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七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夏桂洲先生文集十八卷年譜一卷（二）

〔明〕夏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吳一璘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桂洲集十八卷》提要

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閩清漳後學林[illegible]挺干
後學鄭大璟仔尹甫較
外裔孫吳一璘淑采甫重[illegible]

序

送湯君而栗補化州序

正德庚午湯君而栗與予同舉於鄉其器資明粹抱負不凡儕輩咸以遠大期之予尤加心敬焉乃連不得志於春官至嘉靖癸未以親老須祿養始謁選於銓曹考據優等得守廣之厓州厓居大海中去京師餘萬里即漢之珠厓郡地黎猺番蠻雜處而環居宋嘗改厓爲吉陽軍是爲逐臣貶所在我 明亦號爲遠方君筮仕得此人爲之弗堪焉君曰吾方志於惠人而後不媿其有祿又何地之敢擇即慨然而往及抵厓數月而政通朞年而化孚二年而俗易他如作隄防以捍海寇製衣裳以變椎結卓異之政有不能盡書者於是五嶺以南諸郡之理莫厓若焉而君之名稱始大著監司守臣旌書奬檄交發而沓至且將聞于 上請增祿秩而君以憂歸矣厓人士君至今如脫乳於慈母

爲令年以起復赴闕居無何再補廣之化州化亦
瀕海即秦之象郡故爲夷俗雖久被禮敎而吏若
難治者猶夫昔也人又弗堪焉君曰吾初得是行
志而未之信今幸有所試矣何化之足辭即欣然
以往予聞之而喜曰厓州之政君可謂踐言矣獨
化否邪吾茲慶化人之遭也嗟夫今世之願仕者
恒以中土爲善地而用人者亦以是示私焉至欲
求愛人之政不朽之業炳然照耀於來世則往往
於夷荒僻遠之區有徵焉此有志之士所以寧爲
此弗爲彼也方今 聖天子在御宵衣旰食汲汲

焉求守令之賢且將越常格以登用之而未得其
人也君往哉他日化州治行當爲天下第一則君
雖欲終身馳驅於嶺海間不可得矣予尚拭目以
俟會同鄉諸大夫謀有以贈君遂強予書以爲序

題百壽圖序

牧菴魏公以予給事中良弼貴嘉靖庚辰冬受
封如子之官今年八月公壽躋六十給事君屢謀
歸省圖及辰拜慶竟莫之遂葢君自拜諫官多所
獻納持正務大體棘棘無少阿狥比奉 勅簡閱
固原兵馬委寄甚重軍中弊端叢集如蝟莫可爬
梳君蚤夜孜孜刻剔殆盡驕將悍卒斂手就律亡
軍爲之振肅間嘗論列時政每每觸諱少所顧忌
上兩下之詔獄尋復釋之君屢挫而氣益振 上
察君忠讜黙加眷注頃出獄纔幾日即拜君禮科
都給事朝野稱頌以爲 上之崇奬直節往往類
此君感 上恩遇奮起思報自是遂不敢言歸第
自念不能緘黙苟容而忌者日肆羅織傳聞鄉間
將貽牧菴公之憂用是頗大懼頃鄉人至牧菴以
書貽君曰爾朝廷事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矧
聖天子在御比德堯舜有君如此寧忍負之宜盡

瘁報國無以老身爲念至於升沉通塞自有定命
不當以利害置胸中爾其識之君捧讀喜甚走告
於予予曰賢哉而翁斯言也可以訓矣豈獨子當
敬聽之哉君奉公書教力務舉職自是益不敢言
歸頃因公初度屆期君悵望雲舍無繇稱觴爲公
壽乃繪圖以泥金鈎勒壽字一大可五尺許采古
諸家篆籀及道經釋典天書雲章蟲魚龍馬科斗
鍾鼎之文共得百壽書塡於鈎勒間丹碧間錯雲
霞輝映燦然燁然如天孫雲錦光采奪目亦奇觀
也歸而掛諸高堂之壁公誦覯之能不爲君一解

顧乎哉書洪範一曰壽詩曰創壽詩曰壽[illegible]
曰朋壽曰壽而臧凡人臣之祝其君人子之祝其
親必以壽爲言蓋惟壽始可以享諸福是故祈天
愛日之誠舍是無以用其極矣是故給事君之茲
舉也可以觀君德之聖焉可以觀親教之嚴焉可
以觀忠臣之志焉可以觀孝子之情焉合而觀之
可以占世道之隆焉蓋一事而五善具可書也已
君以圖示予予敘而引之

送少司寇朱南岡先生得請養疾還鄉序

嘉靖九年冬南岡朱公以巡撫湖南副都御史召

入爲少司寇明年以雷擊午門樓尾即上疏求去
位今年秋以彗復出東又上疏力求去上皆溫旨
慰留之比感風淫得末疾在告纔月餘一日復上
疏乞去辭益力疏入鄉曲僚屬無一人知者　上
覽詞懇切重違公意允之仍命有司俟公疾可到
具奏起用蓋異數也　命下朝之公卿相與愕然
日南岡公體賦豐健雖疾未甚少即便安艮藥食
旬月且愈何遽求去之確如此又相與慨然曰古
岡公端亮朴茂執德不回昔爲御史抗論權姦[illegible]
爲大臣恥枘貴要風采論議棘棘侃侃[illegible]
風若公者豈可令一日去朝廷邪越數日公戒行
鄉之大夫士咸出送都城門外於是相與執公之
袂而言曰今之爲大臣者視去其官不啻嬰兒之
奪乳病不至臥牀蓐阽危未肯開口乞身去甚則
爲人指摘平生短長使聽之者髮豎背汗若不能
一朝居方且悻悻然奮其頰舌與言者爭勝負幸
而　天子不即擯斥則復偃然就列無少顧惜又
或依阿澳涊漫不可否事惴惴焉保其祿惟恐失
之今公立朝正直不防方爲　明天子所倚重士
論翕然交與而僅以微疾亟投疏丐休去不俟終

日無幾微戀祿意豈非廉靖知出處大節屹然古
之大臣哉公之歸誠可爲吾鄉榮矣先是同鄉諸
君嘗造予曰南岡公行公可無一言茲敢以所聞
於朝之公卿及諸君云者書之以爲南岡公贈

壽許太夫人八十序

箕昏中之詰朝許襄毅公夫人設帨之辰也夫人
子少宰函谷公誥大司徒松臯公讚時並立於朝
爲　聖天子所毗倚不能以朝夕去左右而夫人
領其少子武選公論食養于家二公謀諸少司徒
申臺張公曰誥也母王偁高公進之元女也而都

司諫斐之姊也以先公貴階一品夫人焉以誥兄弟貴進階太夫人焉生丈夫子六人而誥也長司徒以下皆通籍朝士矣孫且九人與五曾孫皆頭角嶄嶄業不失爲箕裘矣母年今八十諸福已備則徼於天也不乃厚乎我諸子亦既徼福於我母也不乃厚乎茲欲爲壽焉念無以籍手也惟公惠徼福於先君爲私于中朝名公得一言爲許氏焜燿則誥也兄弟實大幸哉繇是諸公卿聞於中臺公咸作而嘆曰猗歟夫人蓋人瑞也求之宇內其不能一二數矣於是太宰汪公少宰周公冂大人

秘儀景胄撫有貴室淑慎婉娩惠問宣著而栗修之虔沼沚之共允矣其頻則也語所謂禮義得天而齒年世數所繇致者非與少宗伯湛公顧公曰襄毅博綜深抉奫泓汗瀾發爲文章鸞龍雎渙拾芥甲第鎭甍宰執斯非其衣績有賴何以得之大司馬王公少司馬錢公黃公曰襄毅信威穹幕偉竝燕勒抗志權奸屹若砥障風槩固自天授而婉佐之力不可誣者大司寇王公少司寇朱公聞公曰諸子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皆不家食矣則朝鼎而暮鐘出闕而入鞠坐承天休

於無窮此非所謂適欲而使壽生年以之而得是者乎少司空林公曰少宰司徒竝才爲特出方照長世之德導先　皇輿以登三而咸五若徵以儁類姓文之自則德之無斁也過於趙孟遠矣又何患於不年御史大夫王公大廷尉周公暨同僚諸公則又合詞曰娟娟諸孫蘭茁其芽皆欲庶乎袁楊之徽所謂有胤在下百世祀焉者非繇於導迎善氣翀霧篤厚之乎中臺公以同鄉故乃偕少司徒王公獨殿之曰歲時新晴御輿升軒周覽乎家園芳樹列白雲多壽觴舉慈顏和一喜一懼起舞

抗歌人生安樂孰知其它詩曰永錫難老蓋信乎難老也既乃拱揖予曰公其謂何吁予亦何言諸公皆已攄言詩之純嘏書之五福傳所謂義順仁正吉祥善事亦既盡之矣余雖欲頌焉其能有加乎諸公唯是與二公重有世好義當爲諸公執役敢辭櫛諸名言而敘列之歸之二公請以爲太夫人壽

送大宗伯甘泉湛公之南都序

嘉靖十二年秋七月五日丙午甘泉湛公以禮部左侍郎拜南京禮部尚書命下公卿交口相慶曰

聖心之簡注士論之允若茲可爲天下得人賀矣
公卜曰戒行李將陛辭就道乃八月十五日若過
阜上爲壽餞留都暨四方守屏表賀者且至公曰
彼身處江湖萬里外猶馳驅闕廷罔敢後矧予尚
在左右詎可遄邁邪遂弗果行及期公夜半鳴珮
以入拜殿前舞蹈獨揚嵩呼之聲雷發識者知公
忠戀之志越七日始面辭以行九卿長貳諸公相
率餞于郊且合辭徵予言爲贈予不敏亦曷敢辭
先是公拜命之日有言者曰甘泉公少讀六藝之
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尋衰濂洛關閩之學出入

老佛之宗士執經問業者彬彬滿門下固蔚然號
一時儒宗矣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欣欣
然想望唐虞三代之盛而相與佐理之者實惟五
六大臣朝夕是毗若甘泉公豈可一日去　朝廷
左右又曰甘泉公文章浩浩乎人莫涉其涯容貌
充充然人莫測其端醇如泊如弘和以舒默守乎
道義之樞宜乎入相　天子坐而論道以燮調陰
陽斡運元化庶幾霖雨我生民茲以大宗伯居南
都無乃非所以處公邪予曰不然　國家建兩都
做周典設官南北無以異也今　天子聖神德侔
堯舜大臣承式之不暇而無事乎所謂匡救者則
內外上下維　天子使卽去左右猶夫在左右也
前者介谿嚴公以少宰往北者鳳山泰公來爲司
空浚川王公來掌中憲或北而南焉南而北焉孰
非　天子之休命亦何有於遠近疎戚之嫌昔周
公居東召公居西彼皆所爲相天下而顯其君者
固不拘拘於內外出入之間而經營四方典司政
本古之人未嘗擇也且古今言相業者宜莫如皐
夔稷契考其職任則今之六卿之事也夫不欲爲
皐夔稷契則已苟欲以皐夔稷契自爲則亦何貴

於世之所謂相者哉且周禮建六官以均擾和平
乎邦國而皆曰佐王我　聖祖立法盡舉天下之
政以分屬六卿而弗專宰相之權者其責任之重
意固如此言託於甘泉公寅寀之末者且三年方
朝夕資公以助不逮今且遠去是則不能無介然
於懷耳乃若二人者之言則非予所知亦或者非
公意也於是羣公躍然起而觴公曰宗伯之言眞
可爲南宗伯贈矣遂書以爲序

慶封兵部職方司主事胡公暨太安人雙壽序

致仕錦衣胡君用甫其尊翁職方公今年七月壽躋七十其太安人今年四月亦壽躋七十𠂤里族親交賀咸奉觴上壽或曰父母俱存聖賢固以為第樂之首而王天下猶不與況今俱存而俱涉耆耋俱榮顯封者乎若古之君子而得此則其為樂將又不知其何如矣胡翁胡母何徼天之厚如此耶余聞之曰造物者豈獨不嗇鍾於二人益有道焉而鬼神莫之違也職方公與安人和儀而柔正於禮之善物者舉皆尚之是所謂維德之行者也靜好之和偕老之誠閭之祝之神之聽之也固有

素矣周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予羽所以決二大夫之必至者繇是論之則胡君今日竝有怙恃之樂顧豈偶然者耶然天下之為人子者孰無是願乃往往不可必得嘗試以古人之所得求之二人而較其有無則胡君之為樂殆不可以尋常觀矣慈則曾參孝則舉元上終天性之愛下無嫉虐之戚而未免傷往之悲感月之嘆此王駿之所有而職方之所無也灌園粥蔬以供朝夕牧羊酤酪以待伏臘遠覽王畿近周家園絲竹駢羅抗音高歌此岳毋之所有而胡母之所無也堂高祿厚甘毳自致備長筵列子姓烏紗象服禪映福榮玉枝板輿[illegible]池館登歌南陔下管白華稱觴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舞斒斕戲烏雛日進景舒以相遊於百四十之天孺色益增慈顏益酡此則元振王溥與用甫之所同也胡君既去古人之所無又兼古人之所有則夫為樂詎可易視哉昔韓子謂歐陽詹曰父母之心亦必以有得為榮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也用甫方以官侍從不得獻壽為不憚以是言觀之則職方公安人之

樂固有出於用甫所思之外者矣用甫惡■以是為歉歉哉君求予文予以為此人子之大樂可賀也乃不辭而序之

慶強菴曾君六十壽序

嘉靖甲午仲春廿日余鄉兵科都諫曾君汝誠甫翩翩焉握一牘再拜余於南宮贊治堂而固請曰忭長兄怡字民悅別號強菴先中憲公之冢子也先公棄背時仲子方八歲忭亦呱呱在襁先恭人梁氏寡居寔兄繼母兄孝友篤至事上育下克殷克誨故先恭人安其孝忭兄弟忘其為孤以底[illegible]

今日旣又曰兄爲人廉潔忠信尤勇於爲義如宸濠叛中丞心遠王公倡勤王兵首率家僮以應之八世祖某以死宋難謚忠愍久未有祠乃倡子姪搆廟祀之以至周貧乏恤孤獨久而不倦鄉譽翕然歸之雖邑侯若鶴山陸公輩莫不賓禮焉又嘗從羅大宰整菴學性喜作詩縉紳先生益樂與游忭間遇詔例爲輸俸授王府引禮舍人雖非兄所欲亦重違忭意勉受之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壽踰六十願以官守弗克執卮酒從諸子姪後艮以爲恨惟得大賢君子一言以昭兄德之光俾弱族承

膺享之亦庶幾有大願耳余以爲於詩有之宜弟宜兄令德壽豈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今觀强菴行誼甚富然節惠而論尤莫難於友愛之一德君是以益啣感不忘是謂令德而樂只之大者曰壽豈曰眉壽固其所也又惡用夫緣督以爲經而後可以全盡年哉況今　聖天子方營壽域欲躋一世而納之中其游游蕩蕩乎擊壤於帝力何有之天者顧非茲善之慶歟昔洛中嘗起耆英會亦惟集士大夫老而賢者爲之無德者雖貴且壽不與也則是古俗雖尚齒而又尚德也若强菴者

可謂能有其德矣無藉於引翼而壽祺自我致之者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不患矣其爲壽也豈不爲可貴歟都諫君乃起立謝曰賴公之言兄茲不朽矣壽孰愈於是願奉以歸爲吾兄壽

壽史進士祖母王太孺人八十序

嘉靖甲午春觀吏部政進士史君公甫奉　命使甫都一日來謁余言曰際繼祖母太孺人王氏今年壽登八十顧念非得名賢高文固不可以徒手爲壽敢不請於下執事曰先司諫府君生數歲而失怙先大父又告逝外難薦至太孺人撫育教誨

修內政禦外侮卒保有我家以及先君得第爲給事中及不肖生八月即失恃暨長未有立尋失怙外難又益至太孺人撫育教誨出身申理家難克平際復登第史氏再世備嘗難阨皆賴太孺人起而振之我子孫從有啣感尚獲大老名筆揄揚耀尊俎間非特際也之幸即太孺人蒙獲寵光真所謂壽考維祺矣矧我司諫公辱在先尚書公榜末際忝世講後願公賓鑒之余聞之作而嘆曰是太孺人之德之功其於史氏也蓋卓哉爾矣鞠養二代之遺孤保全數世之舊業克成子若孫以科第

起家於史氏當爲姚中之功宗𠃓世之爲繼母爲
繼祖母者聞此風亦孰不勃焉篤於慈愛以保其
子孫家室于世道豈不爲大有所裨哉然則今日
之壽之榮親見其子若孫之繼顯是豈爲過歟孰
謂造物者好惡果與人異也公甫乃再拜謝曰太
孺人聞公言是爲不朽矣余曰古之人有言伏節
易立孤難若太孺人可以爲難矣茍有聞法當大
書矧重以子請乎乃爲之歌俾有觴焉歸以爲太
孺人壽歌曰華堂春酒琥珀濃綺羅四座喧歌鍾
阿母鶴髮明雙瞳錦袍輝映酡顏紅人間八十度

春風氷霜歷盡雨露重託孤兩世京氉氉甲科接
武俱眼中蘭孫彩衣耀春空玉節遙下江之東[illegible]
陵山色秀蒼從大江奔濤元氣雄入心物理相[illegible]
通母兮眉壽當無窮猗哉母兮眉壽當無窮

贈汪東峯陞戶部侍郎序

都御史東峯汪公巡撫江西之明年御史龍洲李
君以巡按至兩賢相得政尚惇大弊絕惠流翕然
成俗是年秋予蒙　恩賜歸頤瞻桑梓潤被膏澤
私竊慶賴焉又明年公特被簡召[illegible]擢戶部右侍
郎龍洲使來徵予文以贈公行始予舉進士聞公

之賢心慕之及官兵科公爲都給事中相聚朝夕
論議天下事班行倚重焉歲己卯　先皇帝班師
南都駐蹕潞河宸濠俘至先是百官被旨俱赴行
在或議須　駕還京師正濠刑典公毅然曰罪人
不可久留且禮樂刑罰自　天子所何必京師密
語諸當路曰逆彬手握重兵居肘腋內外權奸爲
濠耳目心腹甚衆方人人自危濠入又側子生心
變且不測奈何識者悚然是之乃合廷臣上疏請
誅濠即日奉允旨濠伏誅行在明日　車駕遂還
京畿　武廟睿斷先定而識微首議公之力也當

權倖用事時武臣宦官勢燄薰灼咸有事關涉兵
科公一切禮際不爲峻絕逮今　上即位公一日
獨留于坐垣中取筆手疏羣兇奸狀盡其黨類攻
擊隱微不遺餘力予問曰此曹公昔遇之不惡今
發之若是烈何也公曰彼一時也今　主上神聖
吾力能肆諸市朝更何待焉疏入聞者咸爲公危
命下元兇巨憝悉寘之法誅夷流竄根株殆盡
朝廷之上廓然肅清公一疏之功也大獄與朝堂
震慄公度不能爭乃撫膺大息奸人伺之以告主
者劾公誹謗下獄廷杖之竟削職歸公居常恂恂

[illegible]略邊幅測其微凛不可犯不察察細故於國家
大事則卓有定識是非利害屹不可搖誠齋爲史
部廷議欲起　先朝廢棄予先論及公誠齋曰吾
弟志不復出姑罷之予退而嘆曰有如東峯而果
于忘國耶辛丑　皇上眷公特勤以太僕卿舊職
起公于家公幡然就道未幾保釐江西而司徒新
命薦至矣夫公之正直著在　先朝忠讜受知
今上中外想望公之風裁也久而公之所以自任
者甚重今　國家憂在邊防而調度之難在國計
公之行也必有以紓　九重之慮者矧　皇上知

公之深用公之大當不啻于今而侍御君才猷德
望與公並懋他日勛業相成以澤天下猶吾江西
也予敢私鄉邦而後天下慶也哉書以復龍洲請
質諸公

賀吳母甄孺人七十壽序

正德己卯元朔丙申之辛丑實惟甘蘇吳母甄孺
人衣裼之辰孺人之子道南先時方卒業南雍乃
告於大司成得歸其家國稱慶也至期交于吳子
者咸稱觴更賀丘子時進賀謂予曰子其序之以
頌孺人予應曰諾乃執筆而言曰惟吳子之才也
而孺人之德益彰惟孺人之多受福也而吳子之
孝益聞始予關東泉之館也合同心之士幾十人
吳子與焉而言獨不肯麗澤之益賴吳子吳子之
爲人也言恭而信行端而直勇于求道急于進業
氣岸嶄嶄然望而知其爲奇偉不常之士人皆曰
孺人之教也故曰德益彰及吳子之既舉于鄉而
孺人體益休情益豫每晨起坐堂上吳子率諸子
若孫羅拜堦下夜深諸婦挑燈治麻枲夜分而臥
聞書聲琅琅起四壁間曾無纖芥愁苦入其胸臆
今其七十矣朱顏鶴髮步履蹻躒人望之若神仙

中人人皆曰孺人之有子也故曰孝益聞然他日
歸自黔中吳子過予而謂曰吾二親耄矣乃弗克
顯揚階寸祿以爲養奈何觀其色若蹙蹙然者予
應之曰君子之事親也莫難于順其志莫貴于自
重其身順其志養莫大矣自重其身顯莫大矣夫
又何患焉況以子之才其於所願得以孝而親者
譬若耕而穡圃而蔬不丐貿而有也雖孺人將不
患此此子夫何戚夫何戚吳子起而謝曰謹聞教
矣遂書此爲孺人壽因以爲序

萬首唐詩絶句錄本序

唐人絕句詩合五七言凡萬首釐為百卷宋煥章閣學士番陽容齋洪駒父所彙輯者洪刻之越郡嘗經進壽皇盛被寵賚詳見投進劄子謝狀今去紹熙幾四百年此集不見于世久矣余致仕後復奉旨同大學士石門翟公少保介溪嚴公直內西苑無逸殿介溪携此集抄本夕秉宮燭時時就欄諷詠石門因以得閱若獲奇寶及示余愛弗忍釋公乃命中書官就閣中謄二部一以備余覽越旬日余蒙 恩免留復入閣適此集錄成余喜得縱觀焉竊愛作者興寄高遠情境融會有數百語不

能道而每於二十八字中盡之信夫詩乃文之精者若絕句又非詩之精者耶一日歸閒書寄則有刻本甚佳詢之乃吳下初刻亦忘其為何人寄遺余倍愛而喜然重惜石門公用心之勤不可虛辱且以容齋手輯復得梓行為同志者幸云書此使後人知錄本之自

恤刑錄序

皇上登極之五年為嘉靖丙戌軫念海內敗法亂正召災致沴莫甚於獄於是選法官之良者往慮之吾邑刑部河南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楊君崇周廵奉命從事兩廣踰年而竣合二省二十二郡七十八州縣四十一衛所小大之獄咸聽焉訟牒山積被刑之徒比肩而林立君所至平反如流不俟終日得其情可矜罪可疑者大辟凡若干人發戍者凡若干人疏于 朝下大司寇議得俞旨咸釋宥焉前此諸命使活人多若是者未有如楊君也既乃裒其事為錄命之曰恤刑予得而讀之重有感焉近世治獄之吏以武健嚴酷相尚上下相殿以刻為明往往利人之死以自全其身苟据成案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

文致之跡明也我 皇上重天下之大命傷太平之未洽欽恤之意有加焉君以老吏被 命而往竭乃心力觀諸所辯駁發見幽隱協于法比如庖丁治牛迎刃而解橫罹罪罟多所開宥是足以仰承 帝德克當天心矣其功豈不懋哉豈不懋哉春秋書爵臧孫達而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漢路溫舒勸宣帝以尚德緩刑史稱其辭順而意篤宜其為世家嗚呼予讀茲錄也於楊君亦云

鶴皐榮壽錄序

維楊鶴皐卞隱君者系出晉尚書公壼之後今為

江都鉅宗君名呂號慨有大節貌古而骨奇有類
於鶴又性雅愛鶴嘗曰鶴千六百年形定茲其所
以壽乎因號以自況於是海內士大夫君得納交
焉其親厚者歲必求諸名人詩文以爲壽士大夫
聞君之壽亦各以其詩文壽之故自六袠以至稀
年瓌辭綺句體裁畧備盈諸篋笥茲今子鴻臚君
端奉　命使閩道出葛水謁予于白鷗園乃出所
錄厥翁壽文與鶴皐知足堂詩文若干卷將刻之
再拜跽而請曰願乞一言引諸首簡余意蚤歲偕
計道揚鶴皐嘗從其季父菊亭謁於瓜步余時壽

菊亭以詩而知鶴皐能世其家今　上改元詔五
世同居者得旌其門御史以菊亭名聞適余官大
宗伯遂得請而旌之復大書其堂曰同心以勗其
後人今且歷六世矣壬寅秋余蒙　恩賜歸鶴皐
逆于江浦送抵毘陵強健猶昨見鶴皐未嘗不憶
菊亭也以余觀卞氏之盛起于菊亭鶴皐善繼之
類能以仁儉嚴正率其家人而子孫恂恂然遵稟
其訓顯晦咸克自樹立嘗因歲歉出粟千石賑饑
朝廷榮之散官至於蹈義凡以贍遠族開義塾以
淑鄉秀立義塚以掩暴骼他如文廟之修學田之
助貲無慮萬金皆發之緜衷是積而能散可謂好
禮也已是編也刻而傳焉可也端坐侍余同朝在
門墻爲最久嘉其請懇懇爲之序

記

奉　勅撰修建眞人府記

欽惟　皇上以神聖文武誕膺景命道合上玄孝
通神明以恭默源萬化以仁壽域羣生陶以太和
躋之至順無爲協帝好生洽民治世之德極夫盛
矣萬幾之暇猶復適意玄宗究觀元化思以神道
設教感通天人於是遵　文祖　列聖之遺矩即

大德顯靈宮建昊極尊明殿於彌羅閣之艮隅賜
名曰嘉慶福地像設崇嚴宮宇崇邃羽儀法駕雲
擁星陳蓋將感會通仙祇肅百靈迎貺祝釐以毛
昌帝緒保延　聖齡上培　慈壽下啓農祥爲國
家祈霧集慶之第一洞天也既廼寤寐眞風徵訪
至道乃嘉靖三年冬龍虎山道士邵元節者齋鉞
來京　上召見卽奇之明年畿內旱　上命元節
立壇昭應雷殿禱雨輒應既而還山四年復召至
五年　上命卽彌羅閣祈晴又輒應是年冬於[illegible]
恩靈濟宮祈雪連輒應繇是　聖情感愜都人[illegible]

賀一上始以顯靈宮道院留居之命爲致一眞人領朝天靈濟顯靈三宮道教事恩典優渥眷顧殊常比因道院居隘旦夕不足以敷演科成宣揚經典今年某月　上特命內官監太監某往相度之拓所居東隙地前後左右共爲屋二十楹作亭開軒環植花卉合故所居爲一區繚以周垣表其門額曰眞人府以爲元節修鍊之地誠異數也經始洛成僅兩閱月而工告訖　上親御宸翰命臣言立書其事於石臣聞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淸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

不爭爲行與易云何思何慮語云仁者靜壽之說殆庶幾有合焉今　皇上以至德興神天以大道敷化理太和元氣在我　明宇宙間益渾渾乎登靈乎莫可尚已彼黃老之治已不望其下風矧秦漢以來方士之言一切奇技小數又惡足以動聖明視聽哉惟是眞人臣元節業尚冲密恬澹幽深抱眞葆光冥契玄化足任祝祠之事兼能幹運心靈鼓攝元命驅役龍雷捷於影響累證禳禬之功是皆有裨於　皇上敬天勤民之化其所以[illegible]天休而贊景福者誠不能無萬分一之助是宜

[illegible]龍靈遴置琳宇託廣廈以帡幪翔雲天之芘覆也臣言既紀其事謹再拜稽首繫以銘言銘曰於惟我　皇德尊業光受命永昌奄有萬方承天主神景運維新惠徼玄仁福國壽民大德顯靈　皇祖經營迺觀厥成昊極尊明玉像孔嚴神人具瞻仙都法筵迺潔迺蠲咨爾眞人含和茹醇御氣飛神鶴駕飈輪出入無窮微妙玄通雨雪從空時汝之功㘓羅閣傍有室有堂神君皇皇呵禁弗祥玄構巍巍長廊縵廻丹光宵暉白日風雷月戶雲關霞衣星冠午夜升壇環珮珊珊　聖澤洋洋爲龍

爲光自天降康萬壽無疆　慈極安安南斗光占瓜瓞綿綿則百斯男時和年登萬邦以寧禮臣作銘垂千萬齡

贊治堂記

嘉靖十年辛卯九月十有九日乙巳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　玉音宣吏部來前授之　手敕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內閣機務以臣言爲尚書代時仍兼翰林院學士理部事　命下朝行動色相顧歆異倍常蓋是舉獨出宸衷簡擢從天而下人無豫知者　本朝典制

惟入內閣爲大學士拜吏部尚書始　特降手敕
言承乏禮部侍郎纔月餘而遽領大宗伯又與軸
臣同手勑之命益甚榮矣故事拜尚書以上官例
有辭疏是勑廻　上親灑宸翰令亟就職勿辭尤
爲異數是日駕過文華　上御殿右室召臣言入
見　命觀製闡丘神碑諸香木明日駕幸南城復
召見于崇質殿　面諭建雩壇事久之事畢臣言
稽首致詞曰臣庸陋無堪伏蒙　皇上非常簡拔
授以尚書重職無任惶懼昨奉手旨不敢辭避臣
不勝感戴　聖恩叩頭謝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

汪鋐俱在臣言跪於時左　上欣然右顧臣曰卿
才賦英敏而學行俱優典朕三禮宜夙夜惟寅以
贊朕治臣復惶恐叩頭謝自被命以來深惟淺薄
曷足仰承　聖天子休德然祇服溫綸虛恭禋祀
則罔敢怠遑明年壬辰十一月蒙　恩加太子太
保　賜白金文綺又明年癸巳三月　詔考察京
朝大臣例當自陳言上疏乞解位乃　御筆親賜
批荅曰卿典司邦禮多所裨益朕方任用宜以古
名臣自期以贊朕治不允辭臣言感激之餘仰而
歎曰大哉　皇言終始以贊治望臣至期以古之
名臣吝至渥也臣何足以堪之書曰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此帝舜命伯夷作秩宗之詞也而　皇上
亦以此命臣夫　皇上聖德真比隆虞舜矣顧臣
何人乃敢希蹤伯夷邪比以部署小大廨宇歲久
多壞乃具請　上命大司空亟加修葺先是尚書
燕署之東有隙地一區舊屋數十椽頹甚茲乃謀
盡撤之取新材構堂五楹前作一軒左右翼以小
室重扃邃院窈爾清靚而歲時齋居旦夕草奏恒
寓於斯經始於是年五月再閱月而工告訖顧瞻
茲堂之成仰思我　皇上始而命臣終而留臣

玉音再發惓惓以贊治爲言則淵衷簡注所以責
望之者厚矣而臣何所効其荅稱哉乃謹拜手稽
首大書　天語以名其堂曰贊治將以昭　上德
而厲臣忠俾朝夕顧諟以自警於心以無忘　聖
主命官圖治之意而非敢爲燕安觀美計也且使
它日嗣臣而典禮者又將感佩綸言益務寅清之
政繼繼承承以贊　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休
治則是　皇上一言而世爲人臣勸不獨爲訓迪
臣言而已顧不韙哉於戲周公曰至治馨香感于
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臣敢不是爲　聖天子

頌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臣不敢不以自勉後之君子登斯堂者欲知吾今日君臣相與之盛庶亦有考於斯文

深州修城記

深州州治故有城上下唯土也夏潦秋霖尋至崩泐通池已夷峻隅已頽惡於渠丘嘉靖十一年七月山東平度官侯某來知州事至則早夜跂厲惟民瘼卹隱則蠹興利日討于國爰及設險曰深乃西南重鎮地當衝要城郭不完其何以守亟請于撫按諸大吏皆曰然玆實巨役民將弗堪奈何議

久未決侯則曰是何足憂當力圖之遂先備粟若干石以始興築視民力上下田賦多寡授之丈尺以均其徭發某鄉某都某里某社四隅之民更相作息以均其役猶慮其趨事之或怠也則又擧有司時警戒之自某門步至某門則某治之自某門步至某門之某門至某門則屬之某而侯則統治之令既下風馳電激小大奔走莫敢不共伐石運甓道路相屬荷鍤揮杵萬堵皆興曾未半歲而功迄告成凡用石之工若干木之工若干金之工若干徒若干土石甎甓灰鐵木植麻藁之數若干城之周圍若干尺厚視高加若干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一焉爲門四東曰某西曰某南曰某北曰某城四角各建樓四楹甃城碑堞皆易土以甎鑿石爲樞冶鐵爲扇鋪環以銅啓閉有則懸以飛梁塹以重濠以至發號之亭邏卒之舍睥睨樓櫓連甍飛礮靡不畢具於是崇墉堅壁屹屹言言經始於十二年某月迄功於是年六月侯乃諏吉日盛陳鼓吹登城合賓從僚吏以大落之遠近觀者盈城溢郭無不歆豔其改觀之偉成功之速也既其事父老士大夫相率來請文將刻石以垂永余

惟深之爲州平原曠野無山谿之險北接京師外控諸郡千里負販百里黍稷常溢於廬市而俗多强獷車騎易馳非有城郭之恃小有盜警即遑遑奔竄莫與爲守傳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衛預不虞善之大者也若官侯者可謂知重民者矣法當書之他如書院學舍諸修建例皆可書而城池爲大故皆畧之詩曰於赫皇代環海爲疆文恬武嬉撤藩弛防維深爲州實古畿甸之屛南北之衝　皇帝曰咨伊誰予殿有嘉官侯克充其選維侯涖止有卓其能興墜修廢百度具興惟[illegible]

重鎮險固莫治事變匪常民社焉恃不有嚴城其
何以寧迺究迺度迺經迺營按圖審埶庀財鳩工
摹司響應役夫景從荷鍤成雲揮杵如雨分程考
功各立部伍樹餘軛石葺灰聚甓許許甍甍雉堞
具翼崇墉既起壯我維藩盤樞承鍵截鐵成闕限
以長壕防以連埭跨以飛梁洞屬闤闠昔也無城
民何所依今也城成按堵而居昔也我民朝警夕
惕今也我民戶不夜閉我有室家于以康之我有
粟帛于以藏之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為謳伊
誰之力伊誰之力嚴辦有臣固我險塹以衛我人

大書厥功勒之穹石以繫民思百世無斁

賜進士題名記

嘉靖十一年壬辰春三月　上臨軒策試禮部中
式貢士　親灑宸翰問以耕蠶大務　賜林大欽
等三百二十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明日錫宴禮
部又明日　廷賜冠帶朝服寶鈔恩榮次第如故
事獨制策發自　天衷軫及生民大命資以參調
化機作與治理大哉　皇言此三代以下人主未
有及也諸士子筮仕之初遭逢不其盛哉事竣禮
部據例請立石題名樹諸太學　上命臣言記其
事時臣承乏禮部尚書獲執提調事乃特蒙　休
命盍異數也臣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天之生民必
眷求明德立之司牧君主乎民必簡求賢俊屬之
佐理要皆以生乎民也夫民弗衣而寒弗食則餒
生養之弗遂而欲教化大行難矣是故生民之道
莫重於衣食王政之大莫先於耕蠶自古在昔若
神農播百穀黃帝制衣裳生人之功萬世永賴是
故其名與天地日月並久而同光成周盛時周公
作無逸之書陳七月之詩拳拳於小民衣食之務
德莫尚矣後世長民者或不然知所以教而不培

其善心之所繇生勿齊之以法而不恤乎仰事俯
育之不得其所甚則剝下以奉上饑其民以肥其
家柰之何民不窮且病也夫士患不聞大道之要
令躬覩　君師在上亦既有聞矣其尚思尊所聞
行所知以愛養斯民為心求周公之所以事君者
庶不負　聖天子發策求賢之意矣臣伏讀聖制
曰人君奉天命以統億兆而為之主必先之以咸
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
為無媿於戲諸士子又何求哉惟朝夕恭誦　聖
訓佩服終身則所以服帝載而享天心者在是矣

書曰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與時勲業之成
固將紀太常銘彝鼎與穹壤同不朽豈徒侈託名
茲石已哉謹記

聖駕渡黄河記

嘉靖己亥　皇上躬謁　顯陵南幸荆楚歷燕趙
浮濟衛三月一日已渡師大河詰朝戒嚴萬艘
雲集戈甲横江龍舟錦檣縹緲如在天上時成國
公臣希忠京山侯臣元侍　上左右是日天宇明
霽水波不興舟行若飛瞬息抵南岸乃召臣入舟
直叩榻下　上顧見河流絡繞中原延潤萬里昔

曾澄波應昌運今復安流以濟　乘輿河伯川后
闡霧效順　上乃感念今昔親製七言絶一章有
涇河瀆駕六魚承　先詔撫四輿之句重念受皇
天眷命繼　皇祖大統十八年于今四方開治大
川再涉思永濟以敷貴前人成烈一時天藻雄發
下筆立成大音洋洋雅頌所不及因命臣等即時
恭和臣退遜再三　上霽顔促之曰卿輔臣當先
應制臣承　旨倉卒成句具進深媿鄙拙不能仰
賡　聖意萬一時希忠與元亦以次和進俱稱
上旨而希忠年最少臣與元初不知其能詩希忠
亦謙遜不能　上促之再四且曰希忠似能詩者
希忠果書所作以進　上喜甚曰勲臣中如此人
才可謂絶少已而　上賜臣等茶令面啜啜訖叩
頭謝而起　上駐蹕滎澤行宮臣言入見以前作
未愜請　上裁正　上笑曰卿博學碩儒如何欲
朕改頃之臣元與希忠以前作請改　上乃一一
點竄數字無不精當融潤成章皆迥出尋常意表
復以　御製首倡連書五幅分賜臣勛臣希忠臣
元臣嵩五臣　上是日悦甚揮灑宸翰運筆如神
龍騰鳳翥心畫天成臣等環跪榻前不勝快覩越

四日　駕次襄城行宮又代臣希忠臣元臣言再
賦一絶寫出臣下感遇之情詞旨淵妙臣尤竊自
幸荷　皇上表臣朴忠體亮備至悚動激發誓當
糜隕以期無負於今日之訓　上續作記且曰非
與臣下爭能乃君臣爲歡耳仰承　大聖人謙虚
之度洽俞之風直與賡歌媲美誠前代帝王所未
有也臣躬逢其盛不可無述謹次序其事使天下
後世知　皇上之接遇臣鄰　恩義之洽如此豈
曰魚水足喩舟楫是望已哉臣言謹記

禮部題名記

周官宗伯之設職掌邦禮若唐虞秩宗則又專主鬼神之祀至合典樂典教內而宗國外而蕃夷上而天官下逮醫師膳夫伶人之屬靡不兼總其職務之重且繁視前代不啻數倍則自我 朝始也類非博雅崇古道藝德行備具者莫稱茲任是故祖宗以來率以翰林儒臣爲之往往以文章德業顯名當世迄繇此登公孤任輔導勲烈偉茂後先相望者比比雖以予之謭陋亦頃因建郊議復懋桑受知 聖天子迺繇諫垣改翰林學士歷左侍爲拜尚書加今官斯則 累朝益加崇重守爲家

法固不容以泛泛進而在今日尤不輕畀也視部事餘二年間嘗公暇訪求前良顧名跡無所於考殊用惋惜今百司公署率有題名石而禮部獨無使鴻業懋德爲我 昭代鉅卿宗工名氏漫弗表見而代之者即仰止無從焉茲大非遺且缺歟迺亟命屬吏楊美晃居應埈考之掌故起自永樂已丑迄今嘉靖癸巳得爲尚書者若干人爲左右侍郎者若干人具著其名姓貫址及在事歲月鐫之於石而亭以貯之予竊觀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惟作表悉著其氏名歲月葢將使覽者有以尚論其世而知其人其意固若此也後凡登名是石者其尚夙夜承弼一人以允升於大猷庶幾不負委寄之重俾永永有觀焉則斯舉也於國家葢未必無小助云是爲記

珍謨亭記

嘉靖十三年夏五月辛卯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任丘李公疏於 上曰臣時昔領禮官值 皇上遵祖復古釐正郊兆修明禮樂諸所規畫悉出淵衷數以諭臣臣是以受賜御札獨多旣乃供職內閣承顧問之餘時或賜示

御製詩章若文又皆 親灑宸翰繇是篇帙有倍於昔光華焜耀類非人世之所覩見臣伏思惟若置諸私廬殆近於褻非所以崇 聖製而尊 君上也誠欲以所蒙賜金買地募工營構書院一區建亭於內專以尊藏御墨顧未請於朝不敢私刱惟 陛下俯察臣犬馬之誠錫之名額俾子孫賴以世守以稱臣所以崇報 君恩之意臣時謹頓首頓首以聞制曰可其與名曰珍謨表卿寶重君墨至意命工部製扁給賜迄亭成公屬言記焉按昔帝王若宋之仁宗唐之文皇亦嘗親御翰墨

賜臣下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敬愛比於河圖
洛書及覩之當時諸公表謝則惟云藏之私室不
見有所謂別置尊藏之所名之也故記曰或流於
四方見者聳然觀於我　皇上之所以賜公與公
之所以藏歟賜者推較往古則相去遠哉竊觀諸
御札之賜非講復聖王典禮卽討論古今理道動
盈紙幅或多至踰數百言視前代帝王儲神翰墨
耽弄藝業姑以爲不棄日者固不可同年而語況
諄復頻繁稽訂商確有都俞吁咈之風不特區區
隻字片紙已耳非公之博學守禮上契　聖衷何

以得玆然公之榮遇視前代人臣之受賜者豈不
尤爲千載之一日哉是宜爲亭爲書院以極崇奉
則所謂欽夔比於圖書者始不爲虛語耳然則公
之所爲重　君賜報君恩者比於前輩諸人意不
獨至耶公名德循學閎度達識休休焉得大臣體
其包荒交驩有李文靖王文正諸公之所難者天
下方有所倚賴所用委曲以輔成　聖天子不世
之烈者海內夫人知之也他日鄉邦有過公是亭
者必仰而拜曰此吾　皇所以賜吾李公之御墨
也此吾李公所以藏吾　皇之御墨也又起而讀

曰此非吾　皇以私賜者也此非吾李公以私受
者也乃吾鄉之寶鎭他邦不得而有者也則其相
與輒愛衞之將不止如周人之愛甘棠也已況公
之盛德子孫多且賢必能世守其業哉惟是一代
聖君賢相相與之至並非唐宋盛時所及誠不可
無紀述以詔後世言不敢辭公命敬用載筆系之
銘曰瀛海之東河水環流　淸淮秀會于任丘挺
生巨人爲國宗臣文章德業冠于儔倫公輔之器
海內所服晩遭　帝眷篤衷鈞輔惟　帝中興公
禋于郊公職秩宗克定喧呶制禮作樂悉發　帝

東咨謀考詢朝夕暨公聖藻奎文日星炳郁受賜
以歸雲龍滿屋匪　帝私公公德是宜公有雅量
廓廓恢恢乃弘茹納乃務調劑簡在　帝心翼贊
聖治公拜稽首　帝德曷酬乃謀作亭對揚天休
詣楊上封備瀝忠臆　帝曰俞哉珍謨是錫乃詔
司空製扁驛馳相其成功命彼有司公亭旣成翼
翼巖巖一方偉觀四海具瞻　聖謨洋洋　御墨
煌煌子子孫孫世世寶藏過者拜焉是曰少保公
之鄉

壙誌　神道碑

憲廟康順端妃壙誌

妃姓潘氏世爲浙江處州府青田縣人父雄志賜冠帶母郭氏皆德門也 妃以成化六年八月十三日之入 內庭自幼恪遵宮訓事我 憲宗皇帝夙夜勤慎無少愆違繇是特被眷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冊封爲端妃生子一既長 冊封爲榮王 妃生于天 三月二十九日子時以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日薨逝享年七十有五妃溫惠性成端正有儀夙荷 憲宗皇帝寵遇之隆晚膺今 上皇帝榮養之厚迄其以薨聞 上

深用痛悼輟視朝三日易服致祭進謚曰康順稱其平生之行也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 武廟皇妃 中宮皇妃 聖嫡 公主咸致祭焉以薨之明年三月十有六日塟于某山先是九月 上秋祭山陵乃奉 列聖諸妃從祭陵殿大學士臣夏言實與陪祀長陵恭覩 帝后在上諸妃在旁儼然如生仰贊 皇上孝哀之至 上因語及 憲廟諸妃惟妃近薨未塟故猶未與祭臣言對曰 皇祖祀廿六人若靜僖榮妃以下六人皆蒙享 皇上至養獲壽終哀榮有餘 上默然曰 端妃薨 皇祖妃已無矣嗚呼妃壽踰七十身歷 四朝而晚遭神孫在御卒以令終可謂全福則妃之薨也將復何憾哉儒臣言奉 命作誌勒諸貞石百世而下尚亦有徵哉

榮安惠順端僖皇貴妃閻氏壙誌

妃姓閻氏山西沁州人父諱紀錦衣衛指揮僉事母賈氏 妃稟賦柔懿賦性端淑自幼恪循內則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被選入內庭獲供奉皇上左右小心敬慎夙夜罔懈十年三月初三日

冊封爲麗嬪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誕生 皇第一子 上大悅 詔告天下播聞四夷甫兩閱月遽薨 上悼痛弗置乃追封爲 太子謚哀冲十三年正月十五日進妃爲麗妃十五年九月初九日加封爲貴妃十八年春 上南巡妃時已抱疾 上於行在每念之妃亦遣使來上起居及 大駕還京妃疾少間復侍 上詣 山陵 上益喜慰今年正月初二日未時竟以疾薨妃生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寅時至是享年二十有五 上悼有加是月十三日追封爲皇貴妃謚曰榮安

惠順端僖惟妃毓秀德門早膺國選式被柔嘉之
德久端宮闈之儀首誕元祥克贊內治　聖[illegible]眷
洼卓越等夷其薨也　上輟視朝五日一應禮儀
視皇祀事例加優隆焉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
太后　中宮皇后皆遣祭　武廟皇妃　皇貴妃
等妃　皇嬪　皇太子　裕王　景王　公主
涇簡王妃咸致祭焉以某年某月某　葬于
天壽山　孝潔皇后陵側夫生死有常[illegible]存乎
數惟德行聲芳則歷世不朽所謂不隨死而亡者
妃壽雖弗永而賢著椒塗譽流永巷蒙眷　聖主

生榮死哀然則為妃也者其亦無媿於穹壤矣乎
儒臣奉　命作誌納之玄扃後千萬禩尚亦有徵
哉

皇第八子均思王壙誌

王諱載壓我　皇上第八子也生嘉靖己亥閏七
月十日次日　上親灑宸翰作諭曰朕以菲薄賴
祖宗休　考妣德今月十日仰欽　天賜第八子
生亦榮嬪趙氏出也重降諭曰十有三日子剌朕
躬奏告　皇天闕于　祖考分命大臣告祭　列
聖　皇上復告聞　慈寧　親几既而禮部以稱

賀請乃即以是日受羣臣賀　皇上於王之初生
也其情愛之篤如此　王生而神清氣完稟資豐
厚玄其茂膺福祉永享年壽乃於庚子三月十[illegible]
竟以疾薨初　上於王之疾也日夕躬自守視迨
聞訃悼慟不置喪祭封謚備諸典禮悉　上欽定
以　年■月■日葬于都城西金山之原嗚呼
皇上于王之薨也其哀卹之至又如此然則王雖
不永祿而榮寵有加一如成人百世而下王其可
無憾矣夫臣言謹為詞以識納諸幽宮昭不朽云

戶部尚書鄧公神道碑

鄧曼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楚徙今之涿州者涿之
有鄧其稱固遠然至公益大著公諱璋守禮方別
號炯村公曾祖仕能祖平皆不仕父誠國子生咸
以公貴贈右都御史母蕭氏封夫人公少讀書郎
知為文業舉長領庚子鄉薦繼登丁未進士授南
昌推官寧人有瑕丘故誣民以殺人公覆其中輒
麗寧人法寧大獄數十積稔莫決取故案一視而
成之人驚謂神　上方重良民吏召為福建道監
察御史督催而國課集巡按而民害去績簡　上
心擢大理丞甲子奉　命會勘寧藩鍾陵王無所

忌一意窮詰有干逆濠者悉寘于法人皆難之
乙丑奉　命覆勘大監苗逵等功次務絶知友寅
容之請停勒豪貴冒首功者九百餘人時論快之
遷本寺左少卿俄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贊理軍務乃淸屯田治垣障通關市官酋長布
恩信諸夷懷畏邊人按堵屢爲　上知奬敇巡宣
府復數有軍功遂加俸級至冬擢南京戶部侍郎
時逆瑾執國柄惡不附已輒中傷致仕瑾誅以守
正起爲左副都御史時青州賊楊虎等連衆數萬
轉寇河南屠燒城邑族殺不辜環數千里莫不被

其毒握兵之將皆望塵踧踖莫有枚一戈援一抱
爲士卒先者　命公巡撫至則奮然帥先戰守隨
宜不數月賊平　上勅褒之旣而南北畿甸山東
河南北新刳於兵仍以旱饑民交走死無弔　朝
廷憂焉遣大臣賑之難其人、上習知公才力特
命兼理公因事增智盡心於其不可爲之地卒全
活數百萬人所部賴無事明年改南京刑部右侍
郎繼改兵部時土魯番黠驁背約束擊哈密虜其
王忠順王能大爲邊患邊民數驚　上特命公爲
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諸軍事公及

險建塞徼起亭隧飭弓弩具礧石浚渠荅設屯戍
塞賀蘭山隘口三十處使賊不得通增花馬池塹
壘木樵較驄四十餘里不絶使賊不得越復築城
樹楡外使居民有保障至冬虜大入寇犂蚔蛸毛
而起條集城下公乃掘井羅罍薰穢鐵膌弓梁形
珠擒斬以百計如是者再賊知中國大有人在乃
歛跡去公遂以速陞賞廣推恩重捷音優犒勞嚴
法制完徵輸淸苑馬給商價蠲屯種歸貢夷十事
上陳　上皆加納居亡何西寧番賊刼掠屯寨侵
盜不已公簡將出奇追奔數百里捷聞　上褒奬

之賜白金彩幣公以疾得請還至戊寅土魯番復
攻哈密寇肅州羽檄日至　上思公舊績復起公
提督軍務便宜從事公方至州北虜阿爾禿斯乘
微寇永昌逆吾顏行將官悉銳背往遺之禽公乃
以隨季陷楚法克之土魯番素憚公聞　公復至
亟戒部落曰勿以邊爲意數使乞和及還意使衆
皆欲聽之公曰夷狄之性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後未可服故漢人曰匈奴侵盜無已者無他以不
懲之故耳況今虜雖乞和實未有懼意奈何遽聽
之且彼城所需咸仰給中國但閉關絶貢彼始失

圖有悔心耳遂大為戰守備多多疑形數覩兵塞
徼虜果大恐悔過輸罪悉歸所虜掠公曰可矣乃
許其通貢歸其使又以忠順王不可復立議擇一
都督為守哈密後圖興復　上甚嘉之賜蟒衣金
寶絲環自是訖公歸京師越十餘年莫敢有犯邊
者境內用以少安巳卯宸濠變起　上自將駐蹕
南都秋以公為南京戶部尚書公與兵部尚書喬
公協心同規綜理應給凡中官一切無名之索皆
力却之政有紛更者亦抗疏止之南都人深賴焉
辛巳夏以疾懇乞骸骨　上留弗得從之歸則徜

徉田園課訓子孫足不一至州縣門過賓罕得見
者嘉靖改元　詔進階榮祿大夫秩從一品某年
某月某日以疾薨於里第　天子聞之震悼錫以
塟祭諸卹典有加焉公天性疏亮機警恢豁軼宕
務大體有經國幹畧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慷慨倜
儻不狥委巷以苟異細介讀書務在采高標大歸
不屑章句訓詁兩鎮西北風裁凜凜向敵用儒雅
文字書生一旦取先天下武夫閉其口而奪之氣
士大夫聞者莫不扼腕起立竊自增氣以為使議
者皆知將兵而悪　難者不在彼而在此與人

多可少怍汪汪軌度然剛果敢為遇事雖權勢弗
之奪宇量弘邃喜慍莫見其際有孝友至性弟蚤
早世保恤其嫠楊氏獲成完節底旌其閭撫教二
孤皆得成立公敭歷中外四十年所至聲績輒暴
著尤急於薦賢長於知人凡所甄拔文臣多躋省
臺武臣多膺閫帥平生所著文有奏議三十冊公
既塟城東祖塋子某以公與先子有同年之雅又
余嘗奉　命經涿兩造公之廬以余知公書備請
為文以表公之墓余遂綴華識公平生而復系之
以辭辭曰踔躒鄧公才高罷奇於人所難沛然厥

施姑撮其大聞者茹蘗法抗宗室切覈權貴逆璫
盜柄孰敢不附公獨屹然觸忤弗顧青賊橫行拔
邑陷城一皋踣之民始復生四國流孚公徃賑卹
活倍青州　皇澤用溢吐番黠驁犯我邊境屢殲
其師鷄音懷憬尊事中國卑辭引領忠孝大節經
濟大畧細廉曲謹匪公所樂公於古人疇哉可擬
黃裳齊賢氣味乃似名位丕顯德業允崇樹石墓
門式昭無窮

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菊菴毛公神道碑

公諱超字儀超別號宗菴高祖復初曾祖弘興祖
昌後俱有隱德考敘倫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母
張氏贈安人敘倫公性孝友弟三人俱後母出公
曰諸弟吾父母愛子也家事吾當獨任之不以累
吾弟乃子立支門戶屢運糧北上備極勞勩竟坐
是破產以歿時公年纔十四諸叔數窘辱之乃私
嘆曰吾父母以叔故鬻持門戶至家破身死叔猶
忍不念及孤耶事之愈恭迄無怨言益公自少而
卓然有大節矣尤刻志問學誦書必夜分或達旦
隆寒則擁衾篝燈帳中帷項盡黔無力購書輒借

書手自抄錄積盈篋笥不數年學業大成名曰益
起他境爭延為子弟師公性嚴毅教有法程不惟
子弟遵其訓見者皆驚憚之念母孀居苦節思厚
養弗能有主人盛具饌忽思母泣下食不盡盂而
罷遂感疾他日主人問疾嘆曰孝哉以思母遘疾
是當勿藥果瘳嘗以公事詣縣知縣見而奇之强
之充掾公感其知遇黽勉就役然非其志也繇是
益勤於學成化丁酉中順天府鄉試辛丑以乙榜
受太平府學訓導嚴立科條旦夕集諸生躬訓課
之晨興分經授講日旰乃罷公風範端凝議論鯁
諤諸生敬憚至不敢平回視凡聽講會食起揖趨
走必抑首促促學宮不聞有譁語士寒乏者分俸
廩給之貧不能葬者輒傾囊橐舉其柩遠方聞公
之風學者雲集凡卒業公門者率成名士督學御
史巡按御史咸優禮焉九年考績陞南京兵部司
務盡心薄領卯入酉出無間寒暑其約束歷事監
生無異太平課諸生時又九年陞本部車駕員外
郎歷陞郎中車駕素稱繁劇公遇事立辦綽有暇
日各衛苦黃馬快船之役■計規免公廉得其故
裁以至公一舉輒定人無所售其姦衆心悅服船

歲一造獨市木費鉅上下乾沒不貲每騰物議公
乃選軍職兼有司官召商會估給之宿弊頓革大
司馬張公鼒之遂為著令弘治壬戌壽王薨于德
安　上命中官取宮眷還京差官督船事屬車駕
不得人則道路驛騷為害頗甚大司馬曰是非毛
郎中不可公往涖事法令明肅事巨細嚴辦中官
憚公威廉益自戢其下所至賴以無擾安慶知府
楊茂先嘆其才非人所及方擬乞休會　命下陞
雲南廣西府知府廣西地皆夷僰前此槩以法繩
之輒弗靖公推誠撫字寬其徵徭與之休息夷人

悅服至顴神同願久留公既而鄭郡用兵公督餉
多勞事寧曰可歸矣遂引年以歸家居强健日與
親故過從間爲詩文以見志優游林下者若干年
公長身玉立風神朗烈性剛毅不苟言笑學有本
原教人一以正心術明聖學爲本爲文醇雅尤工
于詩有菊菴集藏于家平生仕宦所在樂施與急
人患難故歸橐蕭然或勸其立生產公曰吾志不
及古人亦不欲以贅疣爲子孫累但書種不乏足
矣人服其爲名言正德癸酉二月九日卒享年八
十有四太平父老諸生思慕公弗忘聞公捐館乃

合言于有司請列祀于名宦先是江西提學李舜
臣檄知縣胡鰲特祀公于鄉賢祠今以大司馬孫
伯溫貴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史配劉氏封宜人今贈夫人劉夫人芳猷懿行比
德于公先公二年卒合塟吉水之東塘原子三人
長榮次華次英榮爲伯溫父中江西丙午鄉試歷
官浙江布政司經歷封大理寺右寺丞今贈資政
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女二人長適謝
正用甥應嶽江西戊子科解元登進士次適曾某
孫十人伯溫而下曰伯洪伯淳伯滋伯清伯淵伯

潤伯澄伯洋伯淑孫十有八人曰相朴棨楷柱棫
格梘棣椿標杭梁材棟棖楠杞杷則伯溫子曰懋
宗又杞之子爲玄孫云菊菴公少遭坎坷乃刻志
勵行卒成一世偉人才足以備公輔而官僅止於
郡守道足以濟蒼生而澤未被於天下是以勿躬
壽後委祉於司馬公勳華赫奕爲昭代名臣非偶
然也公嘗自爲墓文納之丘龕今塟且二十餘年
嘉靖辛丑司馬公經畧安南還朝以元功受上賞
加太子太保拜　命甫畢始以公碑銘屬余盖公
與先伯考司獄葵軒公先考少師象峯公交莫逆

余八齡即受業公門下三世交承垂五十餘年乃
今獲從司馬公並列大僚受　聖主眷遇通家契
分既厚且久故銘公之墓莫宜于余銘曰毛氏之
昌肇基敘倫孝友植德弗求耀聞公實挺生秀念
厥考勵志亢宗學遂聞道奮跡賢科仕優儒職薦
陟郎署丕顯宦績出守炎徼夷方以寧祗力事職
所至有聲惟公之學精思力踐太平教條蘇湖何
忝惟公之政守已愛人文翁之化孚於滇民充公
之才彌綸宇宙僅出緒餘惜也未究德厚流光垂
裕罔極篤生閎孫爲國柱石中臺振紀百度惟貞

底定交南不勞寸兵　天子汝嘉拜大司馬晉加
宮保用安夷夏若司馬公功在社稷公所未施彀
之今日上階穹秩偹膺顯封四世百年胤祚郅隆
王槐賓桂如種而穫異世同符有綿慶澤鳳山巍
巍文水沄沄霧氣攸存尚書之墳我碑我銘庶幾
考實百千萬世過者必式

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太子太傅黔國
公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敏靖
沐公神道碑

粵惟古昔世祿之家延於世德故伊陟象賢齊桓

匡合咸克纘先烈左右王室爲世宗臣我　太祖
高皇帝攘夷奠華郭乾坤而再造之時佐命鷹揚
之臣廓清中原之功魏國爲大若沐昭靖王爲我
孝慈高皇后躬自撫鞠及長日侍　高皇帝智勇
自奮闢地西南殄元遺孽開國于滇而世鎮焉仲
子忠敬王晟又佐　成祖文皇帝蕩平交南郡縣
其地功光昭靖　賜爵上公與魏國並季子則都
督武襄公昂云今贈特進太師謚敏靖公者諱紹
勛字世承別號篤菴是爲都督武襄公五世孫也
初忠敬王傳子榮康公斌榮康公傳子武僖公琮

武僖公鎮滇最久有功德于滇人卒乏嗣子乃以
武襄公之玄孫崑嗣即公父莊襄王閥公也娶駙
馬都尉安陽樊公凱女是爲廣德長公主所生即
公毋樊夫人也莊襄公之請繼襲也　敬皇帝特
命之重後武僖也公性資警慧而器宇凝重幼服
莊襄公之教肆力文藝比於儒生平居不輕言笑
自奉儉約不類侯王貴公子及襲爵鎮滇政尚廉
靜動遵　國典恪守家法無改莊襄公之舊每撫
按藩臬會議大事公不肯輒先出一語語輒中窾
畫成敗無遺策所部將士及荒陬諸夷皆愛戴如

父母如平田州之叛撫臨安之夷殄阿迷蒙自之
寇自麗江永寧鹽井之爭皆不動聲色而地方底
寧及安鳳二寇作亂滋劇則灑泣誓師散財募士
竟突圍而殲之奇謀勝算公力居多焉旣而兵後
議行宥脅從復擄掠返竄避拯荼毒四事遂使民
忘其難肅然按堵公之功偉矣公初襲爵時　毅
皇帝召見西內面撫諭之即日遣還鎮有蟒衣玉
帶白金彩段寶鈔之賜今　皇帝登極馳賜金幣
恩禮有加其平諸寇凡四受金帛之賚惟安鳳之
捷特賜　勅褒奬加太子太傅歲增祿米五十石

蓋異數也公以嘉靖丙申八月二十四日卒於館
享年三十有三訃聞　上輟朝一日下撫按奏于
吏兵二部議　上遂念公之子朝輔襲封繼鎮凡
贈謚祭葬郵典皆如請公配先氏武進伯某之女
繼李氏太師西涯公之姪孫女子男二長即朝輔
次朝弼俱側室賀氏出朝輔遣使奉公柩歸葬于
南都之鍾山及走使具狀請余請公神道碑余憶
正德戊寅春奉　孝貞皇太后遺詔使于滇辱莊
襄公賓禮特恭篤菴時尚幼命出見私第莊襄公
與余同庚余弱子又與篤菴年上下有通家之誼

焉及篤菴赴闕請襲封余時為兵科給事中見篤
菴猶見莊襄公也及膺太傅之加予備員內閣實
草公制誥於莊襄公之有子也篤菴薨　上軫念
朝輔幼命即鎮襲封比以安南功加太子太保予
又皆見之自余辱交王岡公篤菴以父執視余不
忘世好神道之碑予惡忍辭耶乃為之銘曰於維
昭靖早育潛宮闕地西南克敘戎功忠敬纘緒襲
我文祖列爵上公建邦啓土河山帶礪施及無疆
昭靖斷孫是為莊襄作嗣武佐　簡自　孝廟予
昔使滇登堂拜　遺詔公實受我形跡相忘篤菴弱

齡出拜于堂頭角嶄然鸞停鵠峙曾幾何時莊襄
訃至公來襲爵會于闕下燁如莊襄玉帶袞馬明
明　毅皇篤念宗臣　召見西內錫命維新即日
拜表還鎮萬里　帝曰汝欽奠朕南紀迺紹先烈
迺揚武功四平寇亂寵錫攸隆嗟哉莊襄允文允
武篤菴克世無忝厥祖是父是子胡不永年握筆
摛辭我淚潸然刻文于碑以詔千祀世德之光欽
于世世

重修黔寧定遠二王廟碑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夏鎮守雲南黔國沐月朝輔

遣使以嘗來曰我祖黔寧定遠二王在永樂正統
間　朝廷賜廟滇城之西　詔有司春秋祀焉歷
歲久遠垣墉漸圮甃摧剝風雨將及神棲朝輔
大懼以載在祀典弗敢私繕頃者巡撫都御史劉
公某巡按御史宋君某顧謂藩臬諸大夫曰二王
開國元勳血食茲土今廟壞弗葺豈所以稱　朝
家敬答忠勳之意哉諸大夫曰然責在有司豈敢
後乃發官帑羨財徵工庀功重加修飾故缺坊牌
二至是亦併建焉題其額曰崇德報功是役也朝
輔益以祿賜十九工始於癸卯之冬迄甲辰春告

以樓宇一新俎豆生色滇軍民夷羅莫不瞻仰懽
忻交口稱慶朝輔不類敢再拜乞言圖示永永子
竊在內閣嘗恭閱我　成祖文皇
帝兩朝實錄而知二王履歷之槩矣謹按黔寧王
英挺生帝鄉少負異質八歲而遇我　太祖高皇
帝見而奇之撫以爲子受　孝慈高皇后保抱之
恩如親所鞠年十八即能建立武功擒陳友定於
閩南克定其地既而總天下兵馬伐蕃部州藏抵
崑崙山拓地數千里　賜爵西平侯授以鐵券俾
子孫世襲既又征朶耳地降元萬戶迭失迦夷其

部落禽洮州十八族番酋納隣七帖之地盡歸版
圖元僞國公脫火赤以和林叛王總西師以集乃
路渡黃河涉流沙直其境擒之獲其全部以歸又
率師出古北口克灰山嵩州高州全寧四部西北
悉平天下大定而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寔元之遺
孽恃雲南險遠據土稱亂王復以征南副將軍領
三十萬衆自辰沅陸出羅鬼倍道而進至白石江
生擒其將達里麻梁王敗走滇海溺水死王入城
秋毫無犯收其全印并府庫圖籍而有撫其民自
是烏撒畢節建昌徼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

以至鶴慶麗江金齒次第俱下其攻城畧地大小
之功不可枚數　上以王征南功多遂留鎮雲南
王乃定貢賦均力役布德惠民用寧輯諸蠻畏威
懷德革面向風誓不敢叛聞　高皇后升遐哭三
日不食寢疾以薨追封黔寧王諡昭靖定遠王
晟王之次子文武並隆　高皇帝夙器重之初襲
侯爵仍命鎮守雲南王念先王戡定之艱益弘撫
綏之畧麓州之亂王率兵討定即置木邦孟養孟
定三郡設鎮遠威遠二州立于崖潞江灣甸大侯
者樂五長官司又置騰衝千戶所於潞江之西經

畫疆理鉅細無遺策　文皇帝登祚八百蠻酋復
叛王親討之戮其渠魁餘黨不治雲南復平會安
南叛　上命王副征夷將軍率滇蜀諸軍與征夷
將軍分道而進王乃經野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
南奪猛烈棚華關臨築堡造舟分遣諸將出宣光
江口奪輿洳寺沙昇舟踰嶺夜出洮水引兵泝流
鏖戰於富良江盡括軍中舟聯爲浮梁濟師與大
軍會合悉破沿江城柵遂島東西都所至勢如破
竹賊首黎季犛父子窮蹙走海上王督諸軍追至
日南州奇羅海口擒之械送京師得郡四十八縣

八十六戸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安南以平　文
皇帝以三功多賜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　賜誥
券子孫世襲仍　賜玉帶金幣及陳季擴復叛
上獨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將兵往討入其境即擒
季擴送京師誅之威名大震蠻中帖然循　仁宗
皇帝即位　召王還京拜征南將軍佩印還鎮雲
南正統初麓川思任發叛王率兵致討師至潞江
遣裨將夜渡江破賊柵斬三千餘級以暑月瘴作
引師暫住金齒會有　勅令還鎮歸至楚雄以疾

薨嗚呼二王天授將才出扶興運歷百戰入絶域
振威蠻戎廓清土宇立千載之勳建百世之利可
謂有功於國家甚大我　高皇帝建都金陵首作
功臣廟以祀中山王徐達等十五人而黔寧王與
焉復因雲南民之請　詔特立廟滇中至　宣宗
朝賜立定遠廟於黔寧之側我　祖宗所以禮報
二王者可謂甚厚矣嘗讀漢史高祖定天下功臣
諸侯王無慮數十考其傳號久遠爰及苗裔者不
一二數求如王父子佐命同功血食同土傳子若
孫幾二百年以上公爵世鎮南服與國家咸休

則史冊所書葢亦罕覯也公以弱齡嗣爵體文經
武志懷寅亮鎮靜之暇惟以王廟宇弗葺爲懼是
其服忠思孝克篤前人之烈無負　朝廷之寵命
誠可嘉已撫按藩臬諸公崇向勳賢申揚　朝典
其風示遐方作勸有位意亦至哉銘曰眞王受命
奄有萬方挺生鉅人翼龍以翔於皇　聖祖開天
立地洗濯腥羶鴻濛再闢指授羣材如臂斯運天
戈所臨電掃雷奮赫赫黔寧允武允文克壯其猷
以樹大勳童齠謁　帝聖后保育弱冠提兵威加
南服徑涉流沙拓地千里賜爵西平封侯伊始引

師南征深入險阸元孽旣夷諸蠻震讋告成於王
滇南旣平　皇祖曰嘻壯哉爾英仍爾封侯大啓
爾宇貽爾孫子世鎮南土定遠嗣業丕振先[illegible]
功桓桓文德優優一方底寧四疆愼固　帝咨[illegible]
晟紓我南顧安南不庭　帝命徂征王董諸軍號
如震霆代山通道造舟爲梁夜下洮水戰於富[illegible]
元凶季犛勢窮敗走躍馬追之擒諸海口檻車詣
闕清廟獻俘環海萬里入我版圖　天子錫命咨
爾元功大國封黔錫爵上公猗歟二王鷹揚虎視
同濟天綱策勳聖世慶源流發祚亂彌昌鐵券虎

有永殿南邦滇城西隅歸焉二宮俎豆有嚴是曰
勸忠忠烈永存孝思不匱勒銘廟庭垂千萬祀

墓表　墓誌銘

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靜菴呂公墓表

水部主政呂君汝龍以其所爲先公狀泣請于余曰先君諱聰字尚謀號靜菴瑚大父茂忠重耕作先君命課督惟曰不足晩歸侍飲問所事喜而大醉必候其卽安乃退伯父崇蚤充庠生先君悉力營給勸當私若咨曰我旣任家事不可二心兄之有即吾有也大父卒事祖母黃氏定省無曠遇疾

晝夜侍病藥衣垢蟣蝨不解帶夜至三四起未嘗去側及卒哀毀焉先君日奉殊約獨爲教不肖瑚遣遊舅父潘德夫先生之門供饌衣服則過豐膳察瑚有不安意勉之曰汝能勤學成名儒雖不科第亦榮貧何患焉靡費數年不厭術業獲就癸酉六月先君卒瑚登壬辰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恩贈以其官母潘氏亦　封孺人瑚事母亦欲近法先君所以事祖妣者以事之往往禮節粗存而情意弗逮乃知先君至性非瑚所能及也先君生而天資敦樸不華不喜戲謔言每忠信行每醇謹不敢謂有過人之德至於事親誠而不懈待兄厚而不私自奉薄而不怨教子貧而不弛雖不事非常苟異之行而意每懇至要之篤實君子也瑚朔夕哀思不能自紀述以昭之惟大人先生鄉邦山斗
朝著筮龜倘賜一言樹之墓左使先君徵行託於不朽則瑚也有大願矣余以君子之有德者不報於其身則在其子孫今靜菴先生雖不耀而以子官獲　休命水部君方以壯節振轡清塗所至不可量豈偶然也樹表墓門以張厥美宜哉

處士匡公孺人傅氏墓表

嗚呼此吾外祖父母匡公傅孺人墓也公歿於成化丙申享年五十有四孺人歿於正德戊辰年七十九先後權厝於都城南里許迄嘉靖戊戌春舅氏直齋翁始克擇地七里鋪之原奉遷公孺人合葬焉舅氏以墓表屬予時內閣事殷兼日直　西苑不暇及壬寅秋蒙　恩賜歸林居無事始得執筆撰次寄我舅氏俾表刻於墓公諱道賢字昭德純菴其別號也江西信州鉛山人曾祖承宗祖滸達考濟俱隱於耕稼不求仕進而孺人亦鉛山望族處士傅纈勞之女公自少讀書有大志及長

就郡辟爲掾歷二考需選吏部携家僑寓京師
之竟不及授官以卒遺孺人居孀矢節以縫紉
給子二俱幼孺人親課之書甚於嚴師女二長
十九性慧孺人教以書史無不通曉適貴溪御史
姚公明次年十四温惠貞靜終日在室不聞言咲
孺人教之書則謝曰玆非女子事願學女工得如
母氏足矣孺人心異之時先祖妣徐太夫人聞其
母子之賢及門拜孺人爲先公求配許之是爲先
妣累贈一品夫人長子即直齋翁名敬精於醫補
太醫院醫士選授潘府良醫娶馬氏次信崇尚老

氏清淨不樂榮利早卒娶熊氏孫男四世臣習舉
子業累試弗利授鄭府良醫世才錦衣較尉以功
授百戶敬子也信子世卿世儒孫女二皆敬出長
適恩榮官沈淮次適武驤衛百戶趙斌公族姪曰
銘早失怙孺人撫之如已出公殁殫力幹蠱事孺
人盡孝視弟妹友愛孺人朝夕免於困賴有銘焉
生子曰振曰揚孫時振之子以能書補禮部鑄印
局儒士選入　文華殿授鴻臚寺序班嗚呼純菴
公藴德藏器幽而不揚賫志以殁孺人抱節勵志
實有令德以圖史箴誡爲鄉人士女宗師是以爲

生我先妣太夫人懿德淑行爲世閫則備膺　褒恩
寵命榮極一時非偶然也舅氏以暮年力舉大事
可謂終身不忘於孝今其子孫振振日底昌熾未
艾也是固純菴公善慶之餘而孺人秉節成子之
勤有功於匡氏甚大言爲兒受孺人襁抱之恩長
猶耳熟孺人之訓竊擬孺人之賢比於漢曹大家
之流蓋無媿也已是序表而出之俾勒於石以告
永世

致仕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陶公墓誌銘

嘉靖壬辰七月十九日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

陶公卒越明年十月將葬于里之某山公子某狀
其世系行實來請于銘予素熟公之爲人遂不復
辭按狀其先世琰字廷信號逸菴世居山西平陽
之絳州曾祖伯清祖春皆隱德弗仕後以公貴並
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父銓登乙丑進士累官陝
西布政使司右叅議所至有惠政亦以公貴贈兵
部尚書母李氏贈夫人公生有異質長爲諸生成
化辛卯舉鄉薦第一辛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陞本部員外郎大司寇擇專典章疏諸司有疑事
輒以屬斷時當錄有可矜疑者議請　上裁多得

未減已酉陞陝西按察司僉事以撫臣薦陞副使
整飭固原兵備至練士卒繕器械峙芻粟八九年
間邊無警檄陞福建按察使公慎於用刑詳讞精
允每飭一疏閩人謂之青天陞浙江右布政使
轉福建左布政使時南京科道會列天下方面之
賢者薦于朝以居首時諸撫臣缺部四以公舉皆
未報正德丙寅調山東左布政使尋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溥仁惠振大綱平徭役
減科稅黜貪婪丁卯陞刑部右侍郎會往覈陝西
巡按御史李高讞事持法不撓大拂瑾意遂矯旨

下公獄乃落職秋瑾伏誅言官交章論薦起爲左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公單車往鎮宦
得監倉內臣及指揮張鏜等不法事皆置之於法
權勢斂手以淮東南貢獻孔道中使求索無厭公
嚴爲禁令常廩外一毫弗予軍民賴焉先是督運
諸武職科索貧軍貽累糧戶以致餉運愆期公乃
率以勤廉咸知警畏未嘗有一人敢後辛未轉南
京刑部右侍郎時河北賊劉六自北而南犯浙之
嘉興姚源洞賊王浩八自西而東犯浙之衢州
上擢公爲右都御史　命往征焉給關符旗牌聽

便宜行事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
心甫安其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怒濤撼天游
堤激嚙者幾千里居民漂溺者幾數萬公適承
命祭南鎮乃臨其地發帑藏多方賑救民得更生
仍令築堤捍水自蕭山至上虞山陰會稽餘姚凡
五千五百餘丈堤之高三丈許其廣倍之堤旁皆
植以柳民乃奠居咸感公惠立石紀之公復慮姚
源賊情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一員及簡拔羣寮
之有才者督兵倒明年春賊果率衆突入境公亟
臨督戰平之安集賑恤咸得其宜　賜璽書獎勵

加俸從一品又　賜白金一鎰獬豸文綺二襲既
而復以開化常山遂安蘭谿爲盜藪衝也皆城之
六閱月功告成公因引疾求退巡按御史王堯封
奏稱公守節清苦憂國忘家當勉留以靖地方會
總漕員缺復推公往督之公再至淮秉公守法政
譽有加于前受　命數年而求罷凡七上皆　溫
旨褒答最後迺得請仍許乘傳還鄉月給米歲撥
夫役皆一時異數云公家居垂七年巡撫都御史
張禬巡按御史張鵬胥欽任洛以及給事中齊之
鸞孫懋等交章稱公才望優隆宜起用俾得及時

展布辛巳夏　今上登極復起公總督漕政公於
是三蒞茲任矣淮民喜迓於道左尋進戶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壬午改工部尚書啓行之日淮民傾
城出送有歎戲號泣者留公雙履以著去思癸未
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叅贊機務屬歲饑
移文諸曹盡出其所積以助賑濟仍咨戶部預給
軍糧數月用是米價獲平人多賴之時公年七十
有五累乞休　上弗允給事中彭汝寔曾論等御
史曹嘉唐勳等交章當慰留以荅時望是年又具
陳詞甚懇切至凡十疏矣　上批荅曰卿以先朝

耆舊自起以來慎重法守屢進讜言新政之初方
切委任乃固求休退再覽今奏益懇切忠愛至意
特允所請還加太子太保馳驛還鄉有司月給食
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歲時以禮存問繼又
賜璽書有曰卿以宏才偉器累試繁難所至有聲
勤勞茂積中間坐忤權幸屢進屢退喜愠不形清
修直亮時論韙之乃者特加宮保進大司馬俾司
留鑰豈惟資壯猷以濟時艱亦將假耆德以爲實
云公既抵家御史朱洸浦鋐王泮劉瀞各疏稱公
老成忠憂清謹素聞年雖七袠精力不衰即宜召

還戊子春　恩詔命有司彩帛羊酒勞問吏部復
具題進階光祿大夫公有別業在城西二里許汾
水之陽鑿地種蓮闢徑植菊每風日晴和輒命童
子携筆牀茶竈引肩輿造之據榻吟哦或大書或
行草惟意之適今年七月初旬偶嬰疾不起距其
生則正統己巳四月十五日也訃聞遠近雖田夫
野老爲之灑泣公天性至孝雖時祠廟有事雖老
猶夙興率子孫躬奠處宗族以厚窮困失所者恒
捐金濟之親隣有喪貧弗克舉者賙助以棺木周
以帛布居官鎮靜不求赫赫之名而中自有定見

泊乎世味不汲汲於進先後家居近二十年安於
閒逸若將終身平居節儉奉身無長物適口無兼
味自常祿外一毫不取雖交游贈遺一無所受每
罷歸行李蕭然惟三竹笥而已大司徒秦公嘆曰
來三杠是與一琴一鶴何異爲詩文渾厚雅正不
事雕琢所著有歸田稿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先
卒累贈夫人有賢行以儉佐廉內助之功亦多初
公年三十餘未立嗣夫人爲置側室麻氏李氏視
之咸有恩子男三長曰滋麻氏出登甲戌進士授
行人正德時以直諫謫國子學正復遷司正刑部

郎中改兵部嘉靖初又以議　大禮謫戍榆林次
曰治蔭授右軍都督府都事以公老終養次曰沐
早卒女一適監生張珏皆李氏出孫男九曰介曰
元曰允曰方[illegible]庠生曰祐曰守曰任曰貞孫女
一適庠生陳[illegible]孫男四曰治曰阜曰雲曰鴻曾
孫女四一聘童生陳栢餘皆幼銘曰宏才偉畧維
國良也積勞樹聲明德汪也進禮退義介行方也
累黜累起其道光也事列朝榮大史藏也者英高
風冠厥鄉也慶流釐涌昭厥祥也琢辭貢幽播遺
芳也

宮保尚書劉公配誥封王太夫人墓誌銘

侍御劉君思存甫自鄢陵遣其姪庠生述齋書走
數千里來見予于京師而告曰訒母太夫人去歲
冬十月二十五日無疾卒世將卜今年七月某日
祔葬先司寇舊塋唯是所以光賁幽壤而垂不朽
者非得一代名筆不可敢以少參陳公溥所爲狀
稽顙拜請苟拜賜數語則存歿永賴矣余與思存
有同年之好義可終辭乎按狀太夫人姓王氏鄢
陵掖縣承灝之女母楊氏生太夫人於景泰癸酉
幼端重寡言笑掖縣君奇之每授以列女傳女誡
數事輒記憶不忘少長精於女工率不煩習成化
壬辰掖縣君致政歸時司寇公方爲諸生一見深
器之會公前配贈夫人翟氏卒遂許爲繼室太夫
人入門奉舅姑克蹈婦禮侍公讀書恒至夜分司
寇公領鄉薦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勅封安人
弘治甲寅司寇公守松江以政績著聞降制褒嘉
進封恭人丁巳公補太原適母病太夫人侍湯藥
惟謹數焚香告天祈以身代病賴以愈正德丁卯
公陞都御史巡撫宣府太夫人曰邊徼重任臣子
委身之地予挈家西還使君無內顧憂公義而從

之逾年公召爲刑部侍郎進封淑人己巳公陞尚
書　武宗皇帝上　兩宮徽號太夫人偕命婦入
賀　賜食珍品人皆榮之禮成復　賜白金彩幣
進封夫人庚午公加太子少保公曰此布衣之極
也身其可退乎太夫人力贊之連疏乞休去識者
益稱太夫人之賢嘉靖壬午公先卒時仲子思存
已登進士授寧國推官擢侍御奉命巡按乃深以
弗及見公易簀爲恨後力疏乞終養凡可以悅太
夫人之心者靡不力致之越癸巳冬十月二十五
日乃以疾終春秋八十　一子男三長詵鴻臚寺署

丞次詡卽侍御次訡承事郎女二長嫁典膳程天
爵次歸韓城于溥魏逕而爲長女爲翟夫人出孫
男八述遂造迒迥邈逴巡孫女七長婿庠生程侑
次婿禮生柳尚文次蘇涇娶次曹楠娶俱庠生次
廼碧原子威如聘次未受聘次則研岡子可久聘
矣曾孫男袞褒襄褎曾孫女六太夫人性慈好予
尤先宗戚公弟佩署潁州學正事卒于官遺子女
八人太夫人男則教之女則嫁之撫如己子晚年
益喜濟貧捐貲出粟施棺木無算治家嚴而有法
經理內事率夙興夜寐老益不倦撫諸子愛而能

誨是皆太夫人懿行之可與者也銘其可辭乎銘
曰鄢陵之望曰劉與王有卓淑女其德孔章來歸
於劉克愼克惠克孝於姑克昌厥裔相其夫子以
有令名擢第蹐顯宮保是膺有子昪峙各効其力
迄承世科無忝先澤睦婣卹族賑急周貧施於內
外其心孔仁象服副冠與出祿食寵光之錫母嬪
之極龍岡萃止僊溪滙止勒銘墓門詔千百祀

駙馬都尉東園游公墓誌銘

公諱泰字仲亨姓游氏別號東園家世淮安鹽城
人大父鱗正統初以戰功官懷遠衛百戶父傑嗣
世職以公貴晉秩爲副千戶調府軍右衛母馬氏
晉封安人　憲皇某年若干歲以質良族貴得擬
國婚之選尚　隆慶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及冠服
儀仗其諸蟒衣斗牛玉帶莊田奴僕與夫珍異之
賜無虛日故事親臣非卓有賢能罕得與使事公
出入　禁闥餘六十年鮮有僭差　楚藩嗣封故
公得奉　孝皇之命持節往充正使丙辰遂俾入
事宗人府甲子再勑公如鳳陽祭告　皇陵歲時
郊社陵寢之祀無一不與所至以禮度閑雅稱
禁衛兵號大漢將軍典茲有衆秩最近侍每難其

選正德戊辰　廷推公領之時以爲得人禁衛肅
如也治家以儉素聞而賓祀之費動中禮度壼奧
之中不厲不狎妹二長適廣寧伯劉某次適錦衣
衛千戶張銘子男十有二惟四人存鉉錦衣指揮
僉事娶光祿卿楊公琛女鉞錦衣百戶娶本衛千
戶芮傳女歿而以宣城伯衛公錞女繼之錡錫俱
冠帶舍人錡娶中書舍人萬璀女錫娶錦衣指揮
鄭璧女他如銘欽錦鍾鐙鐄鐩鎡皆蚤逝女五皆
已納幣先公卒于家安遠侯柳文英國公張崙豐
潤伯曹棟騰驤右指揮徐深新寧伯譚綸皆其壻

也孫男一人探鉷產也娶武安侯鄭綱女孫女四
尚幼公嬰疾忽不起乃嘉靖十二年十月十有八
日也距其始生天順己卯六月八日享年蓋七十
有五　上聞爲之震悼　命禮官如禮祭塟先是
公王麓於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受
封金冊祔斂塟翠微山至是鉉等以沒之次年正
月二十四日啓其竁奉公柩與之合封焉以左通
政鄭君爲狀來乞銘予曰是宜銘也辭曰穆矣風
遠鳌降非古貴以都尉山海遁處偉哉東園胄出
戶侯出入接對匪攝者嗚恭肅恪勤無欒之泳連

日潘錫寵霧昌泰肅雍之風自公見之礱石昭名
永示來玆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憲費公
墓誌銘

嘉靖十四年四月　詔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公復於位越三月入■朝
再三月而公卒訃聞　上痌傷之輟御朝一日
贈太保　賜謚文憲　命少保禮部尚書臣言諭
祭工部營塟具兵部給驛舟遣官護其喪還自屬
纘至掩土　賜祭九壇宗衆之典備至姑子謁公
之卒走哭之復爲文哭之既而公子懋良以侍講
江君汝璧所狀公行實來請墓中文予欲與公有
世好又晚得同朝甚喜故予之哭公慟者知公備
也予尚何諉而可辭公名宏字曰子充信之鉛山
人曾祖諱榮祖諱應麒考諱璠並以公貴累贈光
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曾祖妣曹氏張氏祖妣周氏妣余氏並累
贈一品夫人先世俱隱德弗耀至樂菴公生五丈
夫子人授以一經是爲公考光祿公兄弟珦舉鄉

貢士瑄舉進士官至貴州布政司右參議瑞舉鄉
貢士光祿公不仕乃生公公生有奇質少讀書過
目成誦稍長即能文與季叔瑞同學年十六遂同
領成化癸卯江西鄉試卒業北雍祭酒丘文莊公
深器重之三年學大成丁未狀元及第授翰林院
修撰是年　憲宗上賓公與修實錄副總裁丘文
莊公楊文懿見公有史才特任之書垂成而公以
疾告去弘治乙卯起于家時　武宗在東宮　孝
宗愼選宮僚首改公左春坊左贊善會以太夫人
憂去光祿公相繼卒癸亥服除　詔起纂修歷代

通鑑纂要乙丑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武宗
嗣位以春宮舊學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正德丙寅與修　孝宗實錄兼經筵日講丁卯擢
禮部右侍郎時閹瑾竊柄威爍公卿公不爲之屈
瑾嘗增陝西山東山西河南鄉試解額瑾誅議者
亟欲裁之公曰賢路宜闢四省才目盛瑾雖私此
何必革人服公之公大庚午陞尚書兼日講如故
賜玉帶麒麟衣辛未冬入兼文淵閣大學士時鄠
藍劉齊羣盜竝起四方騷動公與李文正楊石齋
梁厚齋諸公同心謀畫逾年悉討平之尋以靖寇

功錫武廕公力辭乃　特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
學士甲戌　賜蟒衣進戶部尚書兼官如故時錢
寧怙寵作威一日以百金餽晁求撰誥文公拒之
峻寧懷慙恚會逆藩宸濠謀爲不軌厚賂寧暨諸
當路請復護衛公獨不可曰濠久蓄異志若與之
護衞是藉寇以兵也本兵者不能執濠竟得護衛
公乃力求解位以去公既歸濠銜公怒無所洩乃
陰嗾里中惡少焚公室廬至毁及丘墓未幾濠以
逆誅中外咸服公忠謀達識辛巳四月今　上入
纂阼首降　勑起公有累效忠謀遭讒去位之褒

十月入　朝進少保賜蟒衣玉帶以平濠功加恩
賚并補給三代誥文之毁于火者明年改元嘉靖
壬午以翼戴恩廕子一人爲錦衣衛指揮使公三
疏辭之癸未淮陽大水山東河南旱蝗公條上救
荒十事　上嘉納具見施行甲申進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兵變殺參將及巡撫都御
史廷議欲用兵公力言當遣大臣撫諭之卒擒首
惡重鎮以安乙酉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
太師賜白金文綺賜宴丙戌　獻皇帝實錄成加
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賜金綺襲衣鞍馬及

御製詩一章丁亥以疾力求去　上重違公志詔
馳驛以還時懋賢舉進士初改翰林庶吉士　上
許以侍行家居九年足不入城府卜築烈橋自號
湖東野老集平生所爲文曰自慚漫藁好觀養生
書有飄然霞外之想癸巳八月　皇子生公手自
裁表入賀　上嘉答之公去位久　上念公不忘
時問公起居於言乙未四月　上手勑特諭言曰
宏比復如何言對曰尚健明日　詔起公復用使
至公拜　勑稽首曰老臣辛未即死願得終事
明主遂冒暑行復先持疏以聞　上大喜荅曰卿

可兼程來朕佇竢卿見七月巳卯至京　上方齋
居卽遣中使勞問公奏對言多切于治理　上復
大喜曰卿當獻正閑邪匡朕不逮旣　召見便殿
加勞慰卽日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自是日
承　顧問　召遊西苑多所咨詢會大內　啓祥
諸宮訖工　上告成于　祖考是日予與公同捧
主內殿復陪祭欽安殿拜　賜觀宮後苑薄暮始
出右掖公歸值夜寒猶少飲始就榻伏枕而逝時
冬十月十九日也先是司天奏中台折不數日公
歿豈偶然哉距生成化戊子二月二十六日時享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七二

年六十有八配濮氏太平贈編修公某女有賢行
贈一品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繼孫氏德與清簡公
女累封一品夫人側室李氏子男二長懋賢濮出
職方主事次懋良李出女三長適吳文肅公長子
大理寺副驥先卒次殤次適貴溪江副使艮貴之
子以郊先卒孫男若干人延之逑之女二以某年
月　日葬于某山之原嗚呼公性孝友謙抑自
及第入翰林得告歸侍光祿公卽不忍再別去居
喪盡禮終身哀慕不衰弟完學于公抱負奇器舉
正德癸酉鄉貢累不利春官今判順天府平生兄
弟怡怡如也卽羣從子弟公待之如賓友遇鄉曲
姻戚尤禮意勤厚畧不以齒爵自尊大立朝執政
忠誠直亮持大體不以瑣瑣取名譽故天下陰受
和平之福而人不知至摧抑權姦則一赤心徇國
不復顧其身家公之文章行於天下而體裁醇正
不尚雕刻見近世學士大夫言論過高好立門戶
尤非公所喜公自弱冠大魁天下嘗同考禮闈者
二主試應天者一鑒別精愼得人爲多壯歲卽位
極人臣三入內閣而文章功業古人以爲難兼者
公皆卓有所立足以震耀當世是爲一代元公鉅

桂洲文集　卷之十六　七三

人無忝也銘曰赫赫貴宗世種厥德植本濬源遊
報不食爰暨樂菴志若取償少參光祿幾于賓芳
丕顯自公大起厥家一魁廷對三宣相麻文章炳
蔚司馬良史功業偉茂魏相故事逆折驕藩汲黯
之直歸臥湖東堯夫有易晚遭　明聖再召公車
舊輔元臣銀章爛如十月之交中台預告震風夜
號朝聞巷哭　九重震悼有識與悲爲天下慟我
哭匪私嗣孤賢良祈辭孔哀銘公之藏百世永懷

明故呂太孺人祝氏墓誌銘

嘉靖十四年秋八月二十八日今工部右給事中

永豐呂懷母太孺人祝氏以疾卒明年冬十一月某日將葬於里之某山之原懷使楚還京領部檄終制乃謁予請銘其墓而道其事曰孺人諱信容世爲永豐柘楊里人父孟賢母王氏太孺人生有淑質孟賢重其配見先君器之遂請婚焉既歸事舅姑甚謹庖爨浣濯皆躬爲之每侍食必食已迺敢退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呂氏舅姑稱爲孝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祝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祝氏女可矣此不安不爲之銘又曰先君[illegible]

峯先生好宦學太孺人嘗獨綜家政秩然就緒先君雅好客治共饋無倦客至四時諸節薦祭几具修必預將妊懷動必以禮及爲兒嬉戲即誘之以習禮及長課之讀書作文勵以古人之學懷不肖幸第春官預選庶吉士官侍從少能廉恥名節自持者皆母德慶教澤之及也性勤儉率羣婢紡績至夜分尤不已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身衣練素子既長猶不得服華靡其遇下未嘗見有疾聲暴氣待隣族盡其道見貧者無傲容遇攸求者無怨言故里閭皆稱曰多禮孺人言閨門者必取法焉此其終不可不銘太孺人生之年成化丁亥八月二十二日卒之年則今之乙未也春秋屆六十有九子男三長其懷也娶毛氏次懌娶紀氏周氏次愼娶周氏女二長顏姑適邑典膳劉儒次懿姑贅邑周俊孫男五德宗德充德容德齊德滋宗娶劉氏充娶王氏孫女三皆克嚴老孺人之教徵此吾母之德益明此亦安附青非賴鄉達名公一言不信於後人敢公請銘曰婦則孝妻則順姒則和母則訓家用成世益振吁嗟孺人光我郡

處士夏公亮墓誌銘

處士諱亮字元晦姓夏氏曾太父伯昌大父悅泰

父守軒母趙氏世居貴溪之唐句處士兒時便嗜讀書及長通徹經史兼覽百家言然樂隱德不干聞達自號爲雲林居士平生奉父母能孝爲鄉子弟師能善誘不倦賴以成者甚衆歲時展省先世丘墓必躬必勤一草木摧折瓦石動搖即戚戚然如恫乃身子孫或易視輒正言切責之家貧猶樂施予處弟智終身友愛不衰居常言動恂恂謹飭鄉里化其爲人唐句族大以蕃有欲廢賀止禮者處士不可曰廢此是同路人俗重生辰凡父母高年必合族燕會有欲重賀禮之數處士又不可曰

尤拒貧者耳僉韙其言得如故亟欲立祠堂有志未就正德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以疾卒生景泰丙子年至是享年六十六娶王氏生子男一即時娶鄒氏孫女一容聘弋陽古塘徐應科長子崇仁處士疾亟無他言指子時曰吾生平秖知為善天道有徵兒當大吾家語迄而逝處士之歿今七年矣時始克襄事塋北大巖寺之原嗚呼處士吾宗之善人也後定昌時有儁才處士之言定徵銘處士者孰定於予為之銘曰吾宗之賢胡不永年遺經有傳不爽有天大巖之阡過者式焉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致仕菊莊温公墓誌銘

嘉靖十年正月二日河南布政司右叅議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菊莊温公卒年八十有五明年辛卯二月十六日啓羅夫人壙合塋於威鳳山之原壬寅春公之子託齋公以公墓銘見屬未幾以疾請歸蜀是年秋予亦罷政還信州癸卯二月託齋專使走數十里亟狀申請焉予方杜門謝事然業有夙諾矧公行定書義不敢辞謹按狀公姓温氏諱璽字廷寶別號菊莊先世陜西鳳翔曾大父諱子成始為遂寧州知州因兵亂遂居成都之華陽大父諱艮蜀府奉祀副父彥中號敦本蜀府良醫精於業活人之功多蜀人德之生四子長琮舉進士為御史官至左叅政使次琦蜀府良醫次即公次瓚汧陽縣令公少穎敏不凡成化庚子舉於鄉登辛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母茅夫人年踰七十公亟假使歸得侍終焉弘治己酉服闋仍補戶部尋陞郎中以廉慎授知淮安葉司徒薦於冢宰耿公嘗督餉宣府請託不行貴要無所憚時廵撫都御史陳公紀馬公中錫深器重之

公念父敦本翁年踰九十奏乞省侍既歸侍翁五閱月乃捐館服闋仍補郎中辛酉陞河南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大梁孜孜民隱宗室侵民土田奏訟累歲　上遣中官大臣往勘中官欲盡奪民田並宗室公獨不可竟以大半勒歸民所至視吏民猶子凡訊囚暑則注水漿於側寒則設火具雖罪入於死亦必軫其饑寒有賊刼庫藏當事者捕之急公獨念曰捕急必濫及非辜適有獲賊報功者公知其枉獨虛心訊之被獲者半偽擒者半公竊嘆曰枉民命以逃己責吾弗為乎即以訊狀付之臬司

乃悉鍛鍊成獄公嘆曰是豈有人心者耶坐是遂
決意歸休壬子公之子仁和舉進士入翰林爲庶
吉士公以餉事入京視之事竣歸汴即上疏乞休
冢宰鈞陽馬端肅公學士陳留劉野亭公皆汴人
欲保留之巡撫河南德興孫公需又特薦之考功
馬主事倫知公志不可回言於端肅公乃遂得請
去汴曰百姓遮道泣留如失慈母居林下二十有
八年日與賓友吟嘯浣花之濱即舊廬旁闢地鑿
池種蓮竹以爲樂又於少城之西種菊盈畝暇日
命酒賦詩泊然有陶靖節風公平生不言人過有

言人過者耳不願聞雖子孫有失不欲面加詰責
必委曲以理諭之無不感悟里有爭訟者聞公諭
即寢每晨起焚香拜天叅謁先祠課子弟讀書習
禮日以爲常負郭有田半頃以給親族之貧者公
兄方伯公喪於閩父母俱在堂公懼傷親心匿不
以聞者久之比歸始終襄事不遺餘力焉視其遺
孤若已出弟瓚敦本翁尤鍾愛時喪婦未有子翁
念之且病幾殆公曰老親無以弟未有繼室憂乎
乃亟爲逆新婦于廣漢至則跪見翁于榻前翁喜
病果愈仍見其生孫六歲始棄養翁殁愛其弟視

翁在有加焉姊李氏早寡無子而貧公養之終身
尤篤於故舊閭人子孫克世其家則喜或衰落不
振輒憂形於色甚則隕涕其存心之厚如此公年
逾七十子仁和初以翰林侍讀歸省繼以春坊諭
德歸省嘉靖丁亥冬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蒙
恩給驛歸省至是侍養逾二年給以疾考終公父
敦本翁以方伯公貴封監察御史再以公貴封戶
部郎中又以孫仁和貴贈吏部右侍郎累贈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母茅氏贈夫人公配羅氏繼
配張氏俱贈夫人公生二子長時和蜀府奉祠副

次仁和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是
爲託齋公女一歸成都後衛指揮丘岳孫男五顓
顏順顯頡顏順俱擢鄉科曾孫繼業繼勛繼文繼
芳孫女五公生於丙寅九月十有一日卒之日鄉
人無大小遠近咸哀弔罔或後先是託齋公以學
士歸省　上賜白金彩幣爲路費至是訃　聞請
䘏典　上特賜祭葬皆異數也公以子貴初封朝
儀大夫再封通議大夫今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子惟菊莊公才見於督餉德形於
鞫囚節槩著於抗權貴以歸民侵田至於不忍人

之罹兖竟辭官以去所謂以仁存心者非邪其孝
友忠信尤爲人所難及惜乎未究大施乃卒生賢
子爲一代名臣碩儒豈偶然之故哉爲之銘其辭
曰華陽之温鳳翔瀋源遂寧揚芬益大以顯世爲
德門本翁種德徵於後昆乃至蒴莊德德軒軒甲
科奮揚爲司徒郎□□于疆釐單侵年儲峙如岡
執法擢權聲振朝行□參藩省分守大梁宗室兼
并爰起巨訟民號于穽金錢通神左璫□命公力
抗之經界以正威宣惠流兩河底定孰殺無罪祿
食是娩我惟有退天監公德享有子貴尚書顯封

孰去終晦銘貽千秋以告有位

明故誥封奉政大夫進階朝列修政庶尹太
醫院院使吳公墓誌銘

晉陵暘谷翁頃捐館舍乃子龍津太守以訃報我
於葛溪之濱再閲月遣使持白洛原正郎所爲翁
行狀來乞銘余昔在禮部叨預內閣龍津時爲給
事中翁居京師交往最久及余蒙　恩歸休龍津
以左遷擢守吾信已二年翁適就養在郡相見道
故舊甚歡已而別去龍津念翁日勤劬養弗得乃
一日竟棄官以歸時翁尚康不數月遘疾遂不起

自龍津之孝不可不書矧洛原爲余舊知其狀翁
皆實錄余惡可不書邪公姓吳諱傑字士奇別號
暘谷其先本泰伯後故爲吳郡人自睦州公而下
徙居錫之梅里代以儒爲業勝國天曆間有諱祖
肇者始業醫避紅巾亂再徙蘭陵則公之高祖也
祖肇生玘玘生寧是爲靜菴翁實生公公生而穎
慧器宇英偉及長銳志學問凡天文地理陰陽星
卜之書靡不通究尤專精軒岐之術於人全活甚
衆弘治改元　詔求明醫郡邑以公聞咸寧伯王
公鉞大司寇顏公頤壽時爲御史交疏薦公於是

吏禮二部奉　詔合天下所舉再試之公考據優
等得竟入　御藥房即令之　聖濟殿一時名動
京師會　武宗寢疾危甚　召公診視進藥一劑
而愈　上嘉賞之賜三品服及襲衣銀牌刀扇之
類自是　恩賚頻繁繇御醫擢院判授階承侍郎
考績蒙　恩典封厥父靜菴如其官母朱氏爲安
人尋擢院使　武宗將南廵公叩首泣諫　上怒
命左右曳出不令扈從及　駕幸臨淄　上疾一
夕夢公遣錦衣官立召至則□泣下公亦泣固請
車駕還京後駕駐通州權奸江彬慮既懷異志謀

勸 上北巡彬密問公 上疾如何公曰無恙彬
心少安謀遂寢以危言動左右 上因得還大內
以紛此社稷隱功而人不及知也公性直諒慈恕
好施與以醫活人甚多遇人有危疾不可救必焚
香祝天以藥之能愈人之難周貧恤困至傾囊橐
弗少靳有友人貸及千金度不能償憂鬱成疾公
察知之語其所親曰吾善療此疾試與俱來至則
公以劵焚其前且慰籍之其友感泣而去疾亦旋
愈客都下餘四十年自奉儉約惟竭力教二子俱
學業大成先後舉科第季子希孟初授浙江東陽

知縣有惠政尋擢戶科給事中屢有封彈已而奉
使朝鮮賜一品服著皇華集以文章重外夷公曰
吾兒隨事盡職眞不負吾教矣先是公在都下時
一日忽心動卽致政還毘陵甫月餘有二親皆逝
舒太史芬誌其事以為孝感家居不營貲產酷好
老莊諸書究心養生之術與里中故老談玄終日
充然自得也今年夏疾作更治諸醫弗愈卒之日
整冠端坐神氣大定默然而逝實嘉靖甲辰六月
二十五日也其生為成化丁亥壽七十有八以子
希賢貴進階朝列大夫修政庶尹配周氏繼李氏

贈安人朱氏廖氏贈安人子六長希顏補太醫院
冠帶醫士娶錦衣陳錦女次希曾中順天甲午鄉
試娶北直隸壽官石璁女繼湖廣憲副王君錫女
次希孟卽龍津登壬辰進士歷陞江西左參議以
在諫垣忤執政謫會稽丞尋歷遷廣信知府娶鄞
城令王鑄女封孺人次希周郡庠生娶合浦丞胡
憲女次希程聘楊謨女次希張聘典膳何鏜女女
二長適太醫院副使錢德徵守節死次適萬融孫
男六應乾應奎應壁應麒應鳳應澤孫女四曾孫
女一希曾等卜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葬于某山

之原公初三子皆成人故稱希孟為季希程以下
晚年初生也為之銘曰緊吳之宗出泰伯自睢州
祖徙居錫避元之亂在天曆梅里蕩折蘭陵宅儒
家者流改醫業累世弗耀有潛德如種斯邁報未
食傳至靜菴乃肇跡克篤生公振前烈布衣一朝
侍 君側 武皇南巡諫且泣敢觸逆鱗觀者慄
萬乘駐蹕臨淄夕忽感 帝夢召公悉是時權奸
居肘腋周旋一言可活國大駕還京功社稷天寶
臨之報不忒六桂競爽有軾轍季也登朝列諫職
忤權觸諱累遷謫擢守吾郡民庶悅棄官圖養何

勇決家承忠孝有典則子孫克世綿慶澤視我銘
文昭罔極

通議大夫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
右侍郎諡文裕陸公墓誌銘

儼山先生陸公既卒之明年爲嘉靖乙巳其子楫以是年某月葬公於上海黃浦之原先期奉恩副唐龍江先生狀以墓銘請龍江先少師象峯公丙辰甲榜同年也文高行卓於人愼許可至狀公行縷縷萬言若未能盡可謂知公備矣謹按公諱深字子淵姓陸氏自號儼山學者稱爲儼山先生其

先自漢晉以來爲三吳著姓元季諱子順者居華亭馬橋鎭子曰餘慶公之高祖也國初以構累罹法自沉於江遺孤德衡纔五齡伶仃孤苦暨長稍振遷居上海洋涇之原長子璿號筠松生五丈夫子仲平號竹坡竝有隱德公之曾祖祖父也竹坡初娶於瞿繼娶吳有賢行方娠夜夢海潮湧一童子以朱盒盛冠帶排戶而入覺而生公及晬筠松翁見之曰兒腰圓異日紆金相也五六歲即能屬對奇語驚人甫成童淹貫經史文詞儁拔辛酉舉南京鄉試第一乙丑舉進士賜二甲第八人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尋丁母憂府劉瑾亂政諸館職悉改部曹授南京精膳司主事以憂未赴服闋還朝瑾已誅乃還舊職先是上　兩宮徽號恩典未與至是援例陳請獲給　勑命考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贈孺人壬申補　經筵展書官其年充副使偕武平伯持節往封淮王以疾乞歸丙子疾起入朝念竹坡公不忍行背妻子侍養丁丑會試充同考官是年狀元舒芬及諸名士皆公所取戊寅陞國子監司業博按六書義旨幷歷代名家書法作書輯庚辰　武廟巡邊　郊祀踰期公屢

省牲　南郊分獻風雲雷雨壇駕還有銀牌緋綺之賜辛丑春竹坡翁棄養哀毀骨立居廬三年足不踰戶閾戊戌春以廷臣薦詔起公入備講讀甫及都門陞國子監祭酒模範卓然多士以得師自慶仲秋丁祭公上疏言犧牲當用水上嘉允之著爲令巳丑　上祀南郊再充分獻官賜明倫大典三月　經筵進講大學士桂公蕚閱公講章輒加竄易公即　文華殿講畢面奏云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愚　上欣然可之退而人謂公曰　經筵面奏非故事公乃上疏辨非

上批荅云爾昨奏講章不欲內閣閱看此舊規也
不必更改爾果有所見當別具聞公感優遇至於
流涕乃條奏有關聖學事凡千餘言大抵仍欲使
講官之言得盡達於上然後聰明日啓無壅蔽之
患當路益忌之疏下吏部竟左遷延平府同知抵
任專理清戎公盡心事職稽覈奸蠹至無遺弊暇
日詮次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三儒要語名道南
三書以嘉惠後學未幾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總理
學政著河汾燕閒錄陽曲生劉鐣父為知縣笞死
愬於巡按趙御史御史下鐣於獄公曰父死非辜

人子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力辯不合即上疏劾
趙趙亦劾公奉　旨俱還籍已而科道官勘實以
聞趙謫外任公得復職是歲作史通會要壬辰補
浙江按察司副使仍理學政痛革時文險怪之習
陞江西布政司參政決淹獄數十被公德者爭肖
像以祀作豫章雜抄不數月遷陝西布政司右布
政未履任轉四川左布政使乙未夏抵保寧大旱
公易服卻騶從率屬禱雨輒應至成都視事憫蜀
人凋瘵政從寬簡民以按堵所著有蜀都雜抄乎
胡錄威茂諸夷作亂　朝廷命將進勦公移文何

總兵鄭璽暨數千言洞悉夷情曲中事機當事者
多采用其議公復悉力調度兵食未幾夷患悉平
捷　聞受白金文綺之賜建昌行都司地震雨壞
公私廬舍殆盡兼饑饉死者枕籍公力議發官帑
賑貸全活甚衆臺臣交章論薦是冬擢光祿寺卿
著知命集詩準去蜀吏民感戀傾城泣送為光祿
供億繁浩中貴旁午勢難裁抑公至不動聲色而
弊除橫戢戊戌　內閣特疏薦改太常寺卿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領脩　玉牒充　廷試讀卷官扈
駕天壽山謁　諸陵奉　勅撰泗州　祖陵碑文

撰上　太神冊表冬至　圜丘大報禮成賜百官
誥勑公以三品贈及祖考俱太常卿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祖妣尤氏妣吳氏俱淑人己亥春以冊立
皇太子恩陞子楫為國子生扈　駕幸承天府給
行在印章　上見公名御筆去侍讀二字改行在
翰林院學士至承天侍朝　龍飛殿陪祀社稷山
川復從　駕謁顯陵行大享禮有白金之賜四月
回　鑾內閣屬公草百官謝表所著有征南稿是
年考察京朝官公自陳乞罷歸奉　溫旨留公以
二代恩贈尚仍舊銜又前母未霑恩典特上疏懇

乞俱被　俞旨於是祖考改贈詹事兼學士瞿氏
追贈淑人　國朝贈典不及前母唯一二大臣有
之皆出自　特恩公得此蓋異數也每陪祀玄極
寶殿　奉先殿有脯醢酒果品物之賜充經筵日
講官有蜀扇炙鵞餅果之賜士林榮之會天變自
陳仍被旨勉留辛丑元旦雪詞臣獻瑞雪頌　上
覽公頌獨加稱賞焉廷試再充讀卷官值九廟災
詔百官修省公退志久決乃上疏詞極懇切得
旨致仕抵家杜門謝事以館閣頻年祿賜建二環
橋於浦口行路稱便循古制立家廟闢廬洲為田

百餘畝以備賑䘏鄉閭皆義舉也日居東堂讀諸
子書參酌經史疑義作傳疑錄甲辰春俄感瘧疾
尋苦脾胃傷餐泄不止日漸羸憊公知不可起呼
楫命之曰汝四舉子不育標姪季子可育為嗣命
名曰鄭猶手集古隱逸事作山居經方瀕危始輟
筆先一夕家人見大星隕庭中公聞遽命具後事
索衣冠衾歛視之一一稱愜已而命楫以昔蒙
聖旨忠敬二字令勒扁金書恭揭中堂以識榮遇
家廟工未畢可亟為我成之語畢而逝七月二十
五日昧爽也公生天順[illegible]酉八月十日享年六十

有八配楊氏初封孺人加封淑人子男一即楫儁
才偉器克承公世女一贅太學生瞿學召公姿度
英挺器量淵邃孝友明哲發自天衷於書無所不
讀非疾病甚僃憊未嘗手釋卷是以造詣精深發為
文章成一家言作詩直寫性情得風人之旨書法
奴過鍾王比於趙松雪而遒勁過之平生慕李鄴
侯韓魏公程伯子邵康節之為人其氣味特似白
翰林出剔歷中外多所請練文章禮樂之外如刑
名錢穀甲兵之事咸精其能平生砥節礪行直道
正辭不於利害有所迎避視干進苟容一切時態

尤所深恥喜談　國朝典故及前輩風烈至商榷
事理品隲古今談鋒灑然聽者傾服不錄人細過
有片善必極口稱揚之故賢不肖咸樂親就公以
是得公教者多成材平生無他嗜好唯古書名畫
商彝周鼎則時取鑒賞為博古之助館閣先輩目
公才識性度類東坡天下士大夫稱公文章節槩
為今之歐陽子非諛言也少宰徐少湖公鄉人也
嘗謂松先達如張莊簡公之政事錢文通公之風
猷張莊懿公之器量顧文僖公之才望二沈學士
之書翰皆一代名流儼出先生殆兼而有之至於

問學之宏博詞賦之精工直與先朝宋文憲李文
正爭衡斯實錄哉公平生著述甚富椁方輯公詩
文又百餘卷要皆必傳於世無疑訃聞　皇上軫
念講筵舊學　特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　命禮
部遣官　諭祭工部遣使中書舍人萬采董治葬
事賚終恩典至隆極備公所不朽者多矣獨惜夫
退身太早天不憗遺卒不獲相　天子以康濟生
民是則世之不幸而斯文有餘憾也余爲公丁丑
所取士受知於公最久公嘗語其子曰平生知已
莫如桂洲予不忍銘公然非余又誰銘銘曰陸自

漢晉氏著三吳華亭馬橋元季世居國初處困再
遷泮涇植本既固於茲乃萌筠松有子蕃北燕贊
竹坡亢宗式昌厥後猗文裕公闢世豪賢積德之
發奚啻百年公之文章月星江河晶熒類白汪洋
若坡公之容儀長身嶽峙抑抑武公嚴嚴孟氏
經筵正色　天子改容振鐸橋門多士景從忤催
被謫公則安之所至樹績人有去思楚越蜀晉馳
驅萬里簿書繽紛靡輟文史晚歲召還望懸海內
曾幾何時乞身勇退歸來雲臥江東故廬安石短
屐克夫小車惟公一身進退以道天不永年斯文
之悼明明　天子軫痛舊學賜謚易名贈官改竁
治窆遣使諭祭有文一時哀榮千古令聞黃浦之
原高塚峩峩詔千萬祀我銘不磨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西峯蔡公墓誌銘

公諱海字德涵別號西峯其先江右人本張姓元
季有仕閩縣教諭者諱伯源字宗本爲連江主簿
父子相繼宦於閩遂卜居三山之黃巷占籍候官
宗本生馬賜馬賜生容幼孤母蔡氏攜歸外氏鞠
之蔡氏絕遂襲其姓則公之曾祖祖諱珠考諱鍾

字守和號節齋妣林氏以成化庚寅七月初三日
生公生五歲卽喪母已知哀慕朝夕不輟哭內外
咸嗟異之年十四節齋遘疾日侍湯藥不離左右
屢籲禱於神竟不起擗痛幾絕既而喪事悉咨據
於禮如老成人鄉族愈加嘆異事繼母謝氏盡孝
撫謝所生弟泮極友愛弟歿哭之慟憂形骨立其
孝友天至如此公爲人淳泊坦厚好覩書史過目
卽了大義自奉甚薄若祭祀賓客必致豐潔於人
窮餓阽危則畢力振䘏之不少靳平居恂恂若不
能言者至宗族子弟有小過必勸諭亹亹依於道

德麗然可聽聞者聳悟論世事成敗得失犂然中
肯脊人服其識尤能詩嘗觀山水作感興詩有動
觀流水靜觀山之句識者以爲有道者語三子皆
教之以學詩以訓辭檃括韻語俾之諷誦嗣子今
總督尚書半洲公丙子丁丑連收科第知嘉興縣
迎公就養以版輿奉繼母謝俱往旣遂子養又曲
盡母歡踰年謝思歸復奉以歸道路躬自扶持歸
數月而謝寢疾臨終語公曰人孰無繼母誰似汝
孝者天必有以厚報汝後尚書公繇知縣擢給事
中積閥至今官用申公封知縣階文林郎乙酉得

請改封給事中癸巳進封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
卿己亥又進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考贈如其官妣贈淑人其曰知縣改封
給事中前此未有得請者公時就養京邸得入謝
闕庭公拜前尚書公拜後班行注目以爲盛事及
兩拜少卿兵侍誥命於家鄉人聳觀歆豔公益洪
然不自侈大每一轉官必寓書尚書公勉其盡心
事職樹忠孝大節毋負　寵命半洲公提督兩廣
便歸省侍時朝廷欲問罪交阯廷議未決公語尚
書公曰夷狄自擾恐未可勞中國以動兵於遠莫

若宣布朝廷恩威俾其自服後莫酋面縛詣闕請
降朝廷赦之革去王封授以官秩交南遂以底定
固尚書公猷畧之遠而得於廷訓者實多少少年
嘗客遊江湖夜起墜水舟人無覺者見一老人狀
貌甚偉挾出登舟年三十病疽幾甚恭夜夢二青
衣持公至一官府若有王者曰此人當有後福亟
令出公遂覺驚汗浹體二事頗異豈公積善動有
鬼神相之邪公晚年以尚書公貴四受　錫命尊
榮備至而居鄉謙抑無改布衣人咸高之癸卯十
一月十一日遘疾將易簀慮尚書公聞訃必哀毀

他人莫能諭意命弟津馳至梧州述遺命止慰之
復取筆書治喪事宜數條示子孫書畢遂斂手足
覆衾而逝享年七十有四訃聞　天子爲遣官諭
祭命有司治其葬先娶林氏尋卒繼鄭氏吏部員
外郎少谷善夫之女兄也性溫懿不及事舅姑事
其繼姑極孝敬雅習女工動有儀法生尚書公又
生綸親教以字義小學弘治庚申二月八日卒年
二十六贈淑人復繼娶劉氏封淑人生女一其側
室林氏之子綱女一劉女適知府李景元之子邦
仕林女適歐鈿孫男長恭蔭補太學生次思謙思

我思頎恩勤[illegible]女五曾孫女三初尚書公登第即
改其姓復張姓公曰吾曾祖[illegible]抱長於蔡氏微
蔡與吾張亦絶矣安有以報之哉也余與尚書公
舉丁丑進士爲同年復同爲給事中先是公得改
姓時嘗獲見公儀容又作歌以賀之年家契誼爲
最厚尚書公在諫垣能侃侃言事封章日進 上
嘉納之屢見施行及銑憲副臺撫治山東總督兩
廣及村倶略鎮歷中外數業不書在鎮七年南方
一奏爲 天子倚重君子以爲有嚴君焉若西峯
[illegible]尚榮已尚書公以巡撫江西都御史靜峯張

公來請銘靜峯與尚書公同鄉其許與至此公
於陳太丘辛朗陵擬倫特似可爲實錄矧尚書公
在狀哀惻惻怛爲之銘銘曰赫赫蔡宗其先維張
遡厥本原系繇豫章元季始祖振鐸閩庠有子繼
業簿於連江有孫曰容嗣自蔡氏四傳及公遂承
其世公實幼孤孝友天至謝母之言天實臨視篤
學踐行出登于膚恭儉惠慈美積厥躬篤生賢胤
教之以忠奮起甲科薦躋顯通諫官敢言憲臣貞
度司馬總戎奠安南土撫交戢黎允文允武朝野
具瞻知有嚴父七十稀年而康而壽四受顯封五
福則有諸子克世孫枝彌茂 天子有命治其幽
藏遣官計祭 帝制煌煌生榮死哀維德之光我
銘不磨以詔無疆

貴州按察司副使石沙李公墓誌銘

嘉靖甲辰冬十一月七日貴州按察司副使石沙
李公卒於家明年將葬其孤良翰奉其季父禮部
進士橋爲 公行狀與族走大梁中謁余請銘嗚呼
予素知石沙痛其壽年弗永惜其所抱負不大用
於世於銘也奚忍辭按狀公諱圯字文甫石沙其
號也世家南豐之背郭里始祖曰德新祖汝正中

永樂癸卯鄉試再中乙榜授訓導以文行著稱曾
祖孔顒祖九錫考惟廣號直菴皆潛德弗耀直菴
以公貴封惠州府知府妣陳氏封太恭人弘治間
一日雞升屋梁鳴家以爲異獨曾祖妣傅氏曰兹
非惡聲也吉氣且至子孫當有大吾家者逾年生
公公生而朗烈爲兒即負奇氣嘗患疹傷其足鄰
嫗戲之曰跛亦能官邪公怫然歸告陳恭人曰兒
必有官以解嫗嘲正德辛未隨母姊避冦山中母
姊被執紿公歸謀贖金歸罵賊以死時年十一郎
能作奇語攄寫哀慟識者大嗟異之事載別傳嘉

靖戊子領鄉薦己丑連擢甲科授刑部主事執法
剛明於貴勢無少阿徇故制詞有執法懲奸凛不
可犯之稱公餘惟讀書績文工於詩一時名重秋
曹禮部侍郎湛公若水以道學立門戶或勸從之
遊公曰吾爲學知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耳不知
其他有權璫橫恣殺人諸曹怵勢置不問公奮然
曰法行自近是不可長也竟執之禁中諸璫忿恚
不平乃謀孽公門禁不謹逮繫錦衣獄人皆危之
公曰吾守法忤權卽得旣無悔賴　主上聖明竟
得末減調廣西都司添註經歷廣西提學以公主

桂林書院遐方士子多賴以成就廵按御史檄公
查盤桂林錢穀桂林多軍旅費財出自閩楚有司
出入侵漁難於稽察故事查盤者惟應文了事且
礙諸文武大吏莫敢按實公至據簿書鬮覈無遺
弊丙申稍遷四川順慶府同知至則盡殫心事職
舊有唐店諸堰湮沒歲久水利盡廢民病焉公喟
然曰此而不力禁養民之政何在卒修堰三百二
十有五人不苦役堰成躬自勸農憩延福諸寺所
在有題咏民歌樂之郡豪楊某者罹法劉參政捕
之逮其子公曰罪人不孥在法非叛逆不連坐子

竟得釋其用法平恕又如此尋陞惠州府知府士
民攀轅而哭留者塞城郭惠爲廣東奧區俗浮靡
尚鬼多鼓鑄之徒結納胥吏並緣爲奸公至揭守
己如女視民如傷宇于堂以作官箴有郭知縣楊
典史者皆金華勢族與監司有連怙勢虐民公首
黜之貪吏縮首土豪李亞珠神巫菊花頭迹最著
一日並就擒物害頓祛傅羅民有病狂死誣坐其
妻殺之貴溪民習戲劇捕以爲盜公立辨之人稱
神明又刻木隷令諸告者持去以省追呼案牘皆
躬自裁定不入吏手故有浮橋商稅利入頗鉅斗

庫之役冗費無紀厚取分例官使多所餽遺公至
盡革之復保甲法明鹽鐵例杜攢造飛詭之弊定
里甲均平之法嚴私屠賭博之禁一切煩弊悉除
流徙復業者日衆至增寘集二圖修印山堤繕城
鑿池建東新金斗橋修惠州府新誌日以經術課
士民知嚮風焉在郡五年歲登有秋溪峒之民怗
然無桴鼓之警提督尚書半洲蔡公稱之曰簡重
端詳廉明平恕斯實錄也其賢稱見於撫按薦剡
者若出一口癸卯入　覲至濟寧聞命陞貴州按
察司副使惠人李通判者嘗殺人奪其土田公力

抗權貴竟戒其獄至是造飛語中公當事者不察
坐得謫公嘆曰吾往往以持法得譴是不宜於仕
也當歸娛老親課子姓以終焉時大司馬東塘毛
公獨爲不平號於人曰文甫爲吾鄉人物惠州治
行第一今以俛家語謫官世尚有公道邪公還家
自喜蟬蛻世網胷中灑然無所芥蔕日汲汲於脩
緝宗譜營構祠屋而已暇則稍攻詩文以自娛適
會染疫癘以歿悲夫子男二長卽良翰博學能文
孝友篤至次良臣有儁才充邑庠生女一聘譚氏
孫男一龍尚幼公生弘治庚申十月十八日享年

僅四十有五公性亮直平生寡諧仕途屢挫畨
始終一節不少變順慶惠州之政卽古循吏何以
過之使天假以年其功業所至詎可量夫嘗聞公
筮仕日卽自警不以死生富貴動心師范希文以
不欺師司馬君實令槩公平生可謂能踐言者矣
銘曰背郭李宗望於南豐慶基隆隆發源則洪是
生石沙甲科起家既貴於位而壽弗遐侃侃直節
顯顯令聞仕也弗利於道則伸不盡其有可恃者
天有美二子克象公賢勒銘于幽我辭匪諛千秋
墓門過者式車

頌

應制寶露頌有序

嘉靖九年庚寅冬十一月二十有三日巳酉日
南至　皇上肇脩大報于圜丘是夕天宇澄霽
月星明朗禮明樂和上帝居歆是日下　詔肆
赦大賚區內宇宙改觀神人胥慶庚戌錫燕羣
臣風和日鮮雲物流光明德至治馨香升聞三
靈協應斯昭昭矣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三日巳
卯天降寶露于我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
帝之顯陵霏珠委玉流被林木中官守臣懽呼

忭蹈恭覩上瑞弗敢隱閉爰愼采掇貯之罌罍
遣使乘傳登獻于朝明年辛卯正月二十日乙
巳至自安陸　上祗受之曰睠茲天貺厥惟休
徵矧適當匝月之期見于　先皇帝妥靈之地
傳稱陰陽之津凝爲寶露王者德貫三極乃獲
斯瑞殆非一草木鱗角羽毛之異朕曷敢矯慢
上天迺躬薦諸　祖考馳獻于　皇太后分賜
勳戚輔臣宮僚講官以及大宗伯司馬司空
上乃命宗伯曰爾其差吉日朕將昭謝　皇穹
於丘壇告　皇考於世廟乃二月九日甲子

駕幸南郊祇靶于上帝乙丑享于 考廟先是
皇上親灑宸翰製爲歌章響奏金石洋洋渢渢
足以荅天休而昭 考德丙寅文武元僚率百
官於奉天門致詞稱賀禮成翰林院侍讀學士
兼吏科都給事中臣夏言以備員侍從預霑殊
渥謹稽首作頌紀茲盛美頌曰
聖王御天龍飛九年作丘于郊祇載上玄至日就
陽柴禋馨香樂奏舞陳煙燎載揚對越穆穆駿奔
肅肅天鑒明德景命有僕熙熙事慶成錫燕于庭肆
赦萬方寰宇以清天眷 皇祈亦孔之固陰陽凝

和降茲寶露既霑澤澤鮮鮮珠明玉光膏流液懸
金墉碧甍鬱鬱崇崇于栢于松于我 考宮一陽
初升大報斯行越月同辰獲此嘉禎守臣詞闕蚤
夜惟寅瞻彼林樹郁郁蓁蓁爰采爰掇迺濡迺渥
以罍以罌載之纍纍征夫皇皇江漢湯湯載馳載
驅獻之明堂 皇帝曰都至德之符天錫雰既執
予敢誣乃獻 祖考代予頻藻乃獻 母后永錫
難老貽茲天休貺我 聖獻能祈交交告于圜丘
大孝顯親嘉祥聿臻永念 考德協于高旻春月
禮成 皇心載寧洽于上下赫赫明明烝哉 上
聖德通孝敬感天動神響答聲應廣運如天睿哲
如淵惟精惟一惟日乾乾於昭 皇德立我民極
貞符獨握衆瑞駢集人康時和明良賡歌祥麟遊
藪鳴鳳在阿嘉禾穎連瑞麥彌阡投蜉擲螟偃戈
鑄鍱和氣薰茂草木斯受瑞應維何 天子萬壽
天子萬壽光于家邦侍臣作頌以告四方

白鵲頌 有序

嘉靖十年辛卯 鄭王遣使以二白鵲來獻維
時秋分恭遇 天子夕月于西門會四郊典禮
告成大宗伯疏請百官上表稱賀而白鵲適至

乃亟呈進內庭中外懽傳以爲 聖王之瑞殆
非偶然 天子曰都欽哉維茲雰物寔爲嘉祥
皇天啓佑我國家厥惟子孫億萬年無疆之慶
哉爾太史其諏日奉常具儀乃以是月八日己
丑 上恭詣太廟之寢殿齋明盛服具香帛醴
齋告獻于 祖宗 列[illegible]以彰天休是日禮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illegible]言寔陪從在廟恭
捧 孝宗敬皇帝主躬遇盛事目覩嘉瑞乃退
而齋沐稽首頓首作瑞鵲頌一章紀述 聖徽
臣誠不揣蕪陋謹端拜以聞其辭曰

天王聖兮業重光奠乾坤兮辨圓方揭日月兮[illegible]
貞明叶告萬世兮典禮成貞符發兮瑞圖呈感天[illegible]
帝兮孚神靈嵩修貢兮河獻珍產中州兮獲祥[illegible]
發皓羽兮揚奇音儔白雉兮匹素烏效儀鳳兮[illegible]
高梧縠王囿兮陞 帝都登 祖廟兮陳明堂[illegible]
皇德兮顯禎祥應天慶卿叶兮亂祚昌

白兔頌有序

嘉靖壬辰歲撫蜀憲臣宋滄獲白兔一于[illegible]
之蟠龍嶺是年十月遣使馳貢闕下辭曰[illegible]
謹按瑞圖王者應事疾恩加耆老則白兔見茲

寔 皇帝聖德所被遠方小臣無任欣喜敢不
恭獻以奉揚 天子之休慶於時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臣夏言稽首頓首上奏曰 陛下
丕膺聖圖欽若天道祗載郊禋光昭 祖配達
孝成於 尊親至仁溥於天下寶賢重穀食崇
右儒總乘乾剛章明典憲萬方寧謐四夷咸賓
神功 聖德美矣茂以加矣是以太和薰蒸天
迺降瑞協氣流暢地不愛寶嘉祥奇瑞紛至沓
來顧茲弱物允爲[illegible] 陛下安開朝堂御紫
宸受羣臣百官賀[illegible]皇帝曰吁咈哉其在前代

聖王暨我列祖神宗則有緜然予一人寡昧其
曷克與茲其俾日奠 宗廟告于我 祖考呈
之 兩宮皇太后以昭世德以徵天休爾羣臣
百官其勿賀予臣言稽首頓首上奏曰 陛下
體道謙冲遜美弗居含弘光大此古聖帝明王
之所弗若也臣言職典禮文輿稽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克致祥瑞其臣莫不拜表稱賀退而
作爲歌詩雅頌以播揚吾 君之休聞矧 陛
下功德赫奕煒燁照灼千古乃慶禮弗稱頌聲
弗作後千萬世將何觀焉臣不敢愛死敢再請

皇帝曰兪爾臣職則然予重違爾其可哉乃十
一月丙辰以兔獻 太廟世廟徐呈 兩宮越
九月乙丑乃文武百官上表稱賀禮成臣言無
任懽踊謹再拜稽首頓首敬獻頌焉頌曰
皎皎白兔質馴良兮色奪縞練毛凝霜兮玉[illegible]
[illegible]日揚兮孕靈萃和產金方兮穴于蟠龍冢正
混兮德茂則見瑞 聖王兮我 皇受命開明堂
兮[illegible]其有極廓乾剛兮嚴恭禋祀升馨香兮禮修
樂和百慶張兮朝兢夕惕日靡遑兮羣工承式罔
怠荒兮萬宇寧一戈鋋藏兮四夷來賓百獸蹌兮

爾[illegible]按諸時雨暘兮上帝鑒之錫嘉祥兮有[illegible]
德資露瀼兮嵩嶽之陽皓鶴翔兮偉彼大田嘉[illegible]
穰兮連穎五岐盈倉箱兮徵休紀瑞頌聲洋兮曉
玆靈兔兆殊常兮玉衡峯靖孕瑶光兮星輝虹流
帝嗣昌兮實曆綿綿越虞商兮　天子萬壽萬[illegible]
長兮小臣作頌告無疆兮

賜觀恭默室頌有序

恭默室者文華後殿之東九五齋之西室也[illegible]
上作九五齋遂作茲室　欽定名曰恭默恭默
者昭　聖志也室北壁繪河圖東壁洛書西壁

鳳鳴朝陽圖青奉　旨拜觀退而稽首頓首敬
撰斯頌

繹　皇作室九五之側　皇錫之名是曰恭默恭
默伊何曰惟思道無臭無聲至德之妙河有龍馬
洛有神龜鳳凰鳴矣雝雝喈喈按茲三圖　聖王
之瑞以開人文以來　帝賚六哉　聖心惟恭惟
默與天同遊樾建　皇極小臣敬觀載拜稽首千
載永逢明明我后

賜觀齋宮東室頌有序

文華後殿東室　皇上齋居於此茲加新飾爰
命工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字揭之
門左右楣設　御榻東壁下有御屏三曲護焉
臣言既荷賜觀謹端拜作頌爲當宁獻

穆穆秘殿肅肅齋宮　天子攸居萬福來同誠意
正心聖學之要顧諟斯存丹青有耀日敬曰一續
千載傳雲漢昭回星斗在懸承學小臣先賢是師
平生四字格君在茲倚我　聖皇稽古正學越堯
軼舜匪述伊作一乃心正敬乃意誠上帝鑒之赫
赫明明

賜觀齋宮西室頌有序

皇上既飭文華後殿乃以西室設新榻爲齋宿
所命工繪漢文止輦受諫圖懸之左唐太宗納
魏徵十思疏圖懸之右臣稽首諦觀作而嘆曰
我　皇上樂聞善言同於舜禹豈漢帝唐宗納
諫比哉於此益見我　皇上厚自謙抑聖不自
聖之心矣臣言謹載筆撰辭爲　聖德頌

惟昔漢文止輦受諫魏徵相唐十思是獻太宗納
之竝美史冊爰及丹青千古弗滅我　皇神聖道
同舜禹漢唐之風孰其敢伍惟　聖罔愆不諫亦
入先民之言芻蕘可採曷其繪圖發自　玉音小

臣拜頌一波 皇心

瑞雪頌有序

嘉靖庚子年是冬少雪奄及改歲 皇上憂之
[illegible]背未潤如麥禾何乃卜日躬自奏禱祈民
食于七廟日祝吉恪及除禳木郊嚴乃辛丑元
日丁丑問雪大以降彌漫布濩四野霑足時惟
萬國朝元百寮四表拜舞 闕下懽呼雷動仰
贊 大聖人至德神功上協天心咸舉手加額
曰此大有年之徵兆民之慶也於戲休哉臣言
忝備首輔義深殷肱仰承 休德倍萬欣喜謹

稽首頓首而作頌曰
[illegible]帝德峻極同天一哉 皇心契于重玄洪
[illegible]運誕被八埏休嘉時若厥徵罔愆豐亨豫大
[illegible]茲有年惟昨之冬歲在庚子四海波清九壓塵
[illegible]惟 皇聖衷憂民軫慮覗之如傷治而望治爰
[illegible]民天食為政始雪歉於冬歲窮於紀曷兆來豐
[illegible]昭明賜夙夜皇皇以禋以祀恭默淵悰精誠懇
[illegible]勃流同雲慶合溢於陰風既作復凝丹禱
[illegible]日勤對越玄冥馭旋青陽式覩候爲晨辰
[illegible]雪意春迴天心爲祉集霰飛瑞封條映素
喜洽三農惠流下土潤滋瓊苑色麗瑤垣宮臣走
告衛士傳喧獻歲初吉萬國朝元列侯邐迤遠夷
諸番充庭率舞加額騰歡嘉辰有俶和氣薰烝天
鑒懋敬錫此明徵 宸情悅豫歌頌聿興念古在
昔災祥莫委於湯有旱於堯有水惟我 皇上動
與天會曰雪而雪曰雨而雨斡旋化機主宰元秘
甘露慶雲休祺疊萃申錫無疆受天嘉惠上下同
流天人交契惟 皇爲天天惟我 皇協德一心
視民降康惟此康功萬世永昌輔臣作頌對揚耿
光

龍飛殿祭 天禮成頌有序

龍飛殿者 睿宗獻皇帝之舊邸殿也 上視
顯陵幸承天乃薦今名 上於此祀天而奉
獻考配焉臣言躬覩曠典與陪位恭作頌以紀
詳於詞云頌曰
惟明中葉天心眷命生我 皇上文武神聖挺起
南服山川効順百里河清誕膺景運開造區宇四
方嘉靖中土熙和邊裔底定甘露降祥諸靈畢應
揚謨覲烈考古正義上崇 祖功配祀皇天下巖
考德陪享 上帝於惟 皇考玄潛楚邦亶天聰

明作聖宗指生我　皇上大開治理允茲明堂受
報攸始大禮告成天心悅豫福我儲宮鄉雲再麗
國本既崇孝思未慰爰念　皇考寢園遠處爰悲
慈極大行未舉　聖慮憂勞不遑寧宇卜之羣廟
謀之衆庶爰戒六師南巡舊邸登輿夜興攬衣晨
起兼程迅邁孰憚道靡既達潛都即祭皇隧考德
在天悽然隕淚歷覽周詳覩茲王氣黃道交旋紫
雲盤據赫敞神居龍翔鳳翥事定宸謨喙息羣議
帝靈孔安　皇心允契神功肇運　親恩茂紀乃
舉大享龍飛殿陛黃旗采纛　天子儀衛陳於中

宮旦天球寶器　先帝所遺設於東序雲門咸池大
奏玄醴歌鐘九成纁黃二儀惟天大功惟親大恩
禋禮既興上下交歆根本　帝鄉體魄神藏南陽
一室江漢文王居守永後爲龍爲光乃推恩湯沐
宣諭故老子孫萬世念此豐鎬瑞象昭和羣工舞
蹈玉闕留題黃居拱曜重明麗天從岵思孝隆慶
佳休陽春發耀廟貌中尊玄宮高照日月與懷歲
時遣告奠安南極洪基世保樂章布和王風載道
海隅日出洋溢丕冒與慶之紀沛上之歌九功弗
壞帶礪山河臣作頌以嗣卷阿

贊　銘　箴　跋　文　書

恭撰始陽齋贊有序

上作始陽齋在無上閣左崟　皇上熙神養心
之所也嘉靖壬寅二月二十日奉　旨賜臣言
往觀退而齋沐越宿乃作是贊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浩浩其天純亦不已無極太
極動而生陽乘龍御天變化無方於皇　聖人與
天合一有齋道存神明之室

象一宮贊有序

宮在無上閣右與始陽齋配　皇上禮神致齋

處也臣言既贊始陽已復作象一宮贊云

惟天高明得一以清惟地安貞得一以寧惟　皇
作極法象天地守一抱元長生久視太陽正中
帝德猶龍一烝廻旋造化之宮

華嶽贊

巖巖華嶽亘壓洪麗氣肅金天位正西方廟貌有
嚴祀事孔明祚我　皇圖萬禩無疆

楊公贊

頜渥而質豐神完而烝充其立心則坦以直其處
事則寬而公其臨民之容甚藹其待士之禮甚恭

目介乎有君子之操亦洎然有古人之風或曰子
何以知之葢公嘗作宰吾邑實能知我於稠人之
中也

陸翁贊

賢哉此翁吳門舊識貌恭色溫心夷行直居闤闠
而交匪市道處江湖而有懷泵職若翁者豈非被
褐懷玉託孤遊而舉遐跡也耶

歐怡齋贊

卓哉怡齋抗情物表色和氣夷志則矯矯振鐸湖
湘士溥文藻約處投閒冥心守道有儒者風庶見

此老

玉峽關銘有序

玉峽關者夏子創焉而命之名也舊曰風門口
在隆慮萬山之巔為兩河三晉之界葢天作之
險也前此弗設守廝泯往往憑阻以拒命吏茲
大非失理與迺即是關焉關成而系之以銘

太行盤盤橫厲中原近引河朔遙綴崑崙太原大
梁維國維藩壺關林慮界于花園烏道巘仄輪摧
馬傾㟨石離列能攀豹蹲連崖立壁屹如墉垣絕
頂中斷是曰風門俛臨夜壑仰逼朝暾一夫挺身
萬騎空屯設險慎固王者道存迺告守吏爰作鍵
闍勒銘巖阿寵以瑤琨匪昧在德用戒閽昏

虹梯關銘有序

玉峽關西來餘百里近蟻尖砦千峯壁立中通
峭峽狀如風門而小下則無底之壑石磴齒齒
盤廻霄漢望之若虹霓然比歲青羊之寇憑負
剽拒汴師者此也故號洪梯予易以今名亦因
以關焉從而銘焉

石崖攀天从磴千廻仰干塞明俯臨蔽霾鐵壁勾
連谿谷中開觀者駭魄行子心摧亘如長虹橫絕

天階彼昏者泯肆其喧豗爰據培塿以抗震雷卒
干大刑亦扎之哀太行之阿大河之隈關門弗嚴
維帝念哉北山有石南山有材經之營之突焉
崔嵬侍臣作銘以詔後來

具瞻亭銘有序

予既為禮部題名記鑴之於石而亭以貯之矣
於是乃名之曰具瞻而為之銘以勒于碑陰

奕奕乎亭巖巖乎石迺築迺構以磨以勒其勒伊
何名氏爵里其構伊何蔽葢風雨匪石弗久匪亭
弗固適觀厥成顯晦有數茲石茲亭庶幾永傳名

曾昭昭百世具瞻

我心亭箴 有序

巡御史行臺有亭翼翼然當甬之中四柱離立前後左右無一物以蔽障之而豁焉虛明也桂洲子按事于此日與之對焉因憶宋史洞開諸門之語名其亭曰我心作我心亭箴

維人有心體則虛明物交利誘乖喪厥靈神出鬼沒憧憧來往戸牖錯雜居用弗廣我觀斯亭豁如勇達廓而象之無爲大中巍巍大人兆民所瞻謹爲作箴敢告侍史

輔臣箴

帝代天工曰代天言汝心匪天罪孰大焉王言如綸其出如綸弗慎樞機厥亂斯孳生之殺之予之奪之惟帝之命惟汝之司曰忠曰貞曰公曰平四者闕一既延蒼生皐夔伊周千古稱賢汝獨非夫勗哉其勉旃

篁墩程先生巫山明妃二曲跋

予觀篁墩程先生巫山明妃二曲語工意新爲前人所未道若齊王融梁范雲唐李白宋王介甫歐陽永叔諸公之作可見已此詞乃先生手筆書法絕類山谷老人足稱二妙巡撫東峯汪公按部湖東爲上饒王尹欽刻之公爲先生門婿且與鄙文業固所得翰墨甚多而皆厄于火此其僅存者是宜亟刻而傳之也篁墩先生風槩奇偉文章卓絕爲一代鉅人惜經濟大畧未究于用詞賦之雄乃其餘事耳何足以盡先生哉若公寶重先生手澤以示弗忘是可尚已

春日過疊山書院講堂對諸生語

昨聞諸生講道首陳大學之篇太守談經必闡孟軻之首申言義利之辯洞析天人之歸孳孳道之

精一示人心之準的有功後學克對前修若白鹿書堂之後此道久荒自鵞湖促席以還未聞有什茲喜大賢爲政紹芳躅於南康多士得師振遺風於廣信所貴講明乎正學庶幾有補於當時老夫素乏經綸久膺容勿頃蒙 恩賜獲遂休閒[illegible]里門已見閭閻風俗之美今來學舍益徵鄉邦文獻之隆翰苑瑣聞得一時之儒彥朱幨皂蓋集鬪郡之文僚擊古登堂講古人詩書之業雅歌淸酒洽太平賓主之歡可無話言用酬嘉會所願諸生立德行爲經濟之本養器識於文藝之先可[illegible]

生乃是聖賢之學必爲君子方稱豪傑之夫毋務
高遠而涉空虛毋溺凡近而安俗陋居鄉黨必躬
孝弟而尚仁讓仕　朝廷必遠奸邪而好正直是
則予之望也賢輩其相與勉旃

賀龍津太守興學文

竊以豈弟作人詩著周王之化興起學較史稱蜀
翁之賢躬逢　明聖之朝快覩循良之政老無他
望願吾鄉後輩濟濟有人喜不自勝得一時諸君
循循善誘南山春日講席初開西省秋風賓筵在
望琢磨器業勿辭數月燈火之勤掇取魁元早赴

萬里風雲之會恭惟太守龍津先生身先教導崇
切賢才振起儒風修明師道增學舍給學田已見
盛舉延文儒開文館益重前聞甚愜鄙懷聊官賀
悃非儀并獻別簡具陳

東嶽廟上梁文

伏以泰山作鎭神居五嶽之宗信水行祠禮重一
方之祀尊崇自昔廟貌有嚴疊嶂層峯勢躋五十
盤而登日觀神房香井依稀七十里而至天門棲
宇創自前朝香火垂千歷祀閱年滋久故構漸頹
莫稱妥神曷資徼福　緣罷歸舊里暇卽訪謁名
山恭禱嶽靈專祈胤祚勉圖修葺捐歸橐之賜金
力贊經營賴專城之賢守爰集工村之善賓資佐
領之能不日以成神之力也卜兹朔日升梁修梁
矢口陳詞同聲宜力
拋梁東五雲扶日升天東紫氣東來滿函谷祥光
照耀鄱湖東
拋梁西遙瞻華嶽金天西玉井蓮開花十丈香風
飄拂江之西
拋梁南祝融萬叠衡湘南南極一星朝北斗三台
夜燭靈峯南

拋梁北恒山入望天之北桂樹叢生南國中五嶺
芳接燕山北
拋梁中嵩少崚嶒望洛中九曲黃河清見底榮光
休氣浮天中
拋梁上岱嶽高高五山上稽首東方帝好生願得
明珠來掌上
拋梁下四嶽風雲走其下生甫生申早降神霖雨
屯時溥天下
伏願上梁之後百神歡喜萬室平安時雨時暘歲
歲享豐登之樂以享以祀年年修報賽之勤早占

能夢以生賢允協[illegible]
神庥
賀吳學愚上梁[illegible]
伏以靈峯玉立開[illegible]之[illegible]水水涵映蕙風
之菡萏山川孕秀[illegible]連雲喜見春宮
新第雄城隱霧譔[illegible]耸推王客賢猶闕
下才高八柱心洞[illegible]東宗已議棟梁之器
宦居南省人許廊廟之珍[illegible]日經營聊試鳳樓之
大手他時樹立尚[illegible]閣之奇勲開果修梁式宗
善頌

拋梁東文星烱烱貫長虹光照連雲新用第門[illegible]
譜不羨乘龍
拋梁西樓高寶澤與雲齊鍾鼎隔墻通御氣龍光
午夜照簾幃
拋梁南萬疊奇峯玉筍參共道光華增相府高門
氣象已潭潭
拋梁北靈峯千仞芙蓉矗氷溪一水横拖藍髮鬚
冠雲腰繫玉
拋梁上瞻望紅雲幾千丈王人星斗羅心胸彩筆
中宵干氣象
拋梁下不用高臺與廣榭四時風雨庇蒼生要使
身為萬間厦
伏願上梁之後室家襲吉堂章呈祥生子生孫堂
構衍箕裘之慶發科發第簪纓紹詩禮之傳氷玉
一時冠裳榮於里閈朱陳百世閥閱啓於雲仍庶
羅前聞永垂佳話

賀吳修菴上梁文　少作

板築棲遲曾動鑾輿之聘門閭高大昔符駟馬之
占維茲居室之新允協天人之相修菴吳先生禮
樂衣冠華胄文章黼黻名家體貌豊偉龍馬海鶴

之精神襟度汪洋彭蠡洞庭之氣象門地通闤帶
闠蕭然棲丘飲谷之容聲名誦詩讀書卓哉耕雲
釣月之想貽謀以燕翼子草圖而授工師畫棟揷
天成眼前之突兀飛甍隱霧起心上之經綸流約
八詠之樓通子雲一區之宅廣講日議月招浮丘
洪厓和雪唱風來蘇黄元白宛然林壑坻島之趣
絕勝花木樓臺之清標軌杜門高臥自謂羲皇之
上被褐環堵彈琴以詠先生之風今日華居可號
秘書外監晚年餘樂眞成陸地神仙適逢匠氏之
拋梁庸効輿人之獻頌

梁之東春水芹洲際遠空結箇小堂溪上住憑人喚作浣花翁

梁之西官河楊柳曉鶯啼天教潮落沙成毯留作君家宰相堤

梁之南吳緬高峯謝翠嵐幾度乘舟訪風景宛然身在百花潭

梁之北花市月明天一色小樓讀易夜忘眠漏下天街一千刻

梁之上聘君午夜觀乾象東壁文光近上台報道狀元今入相

梁之下佳水佳山無底價霖雨當如蒼生何無人起我東山謝

伏願上梁之後閥閱增高室家嚮用冠一家之父子啓奕世之弟昆晝戟青雲昭武兼昭文之盛龍頭榜眼紅稻呈紅桂之祥不顯其光於萬斯年

與張靜峯巡撫書

向者生員葉馨來見曾有書奉言橫峯立縣事未蒙見荅比承節鉞蒞部敝郡不獲已畧言之至再執事荅以弟欲增剖都圖添撥丁糧務求事體允當甚盛心也不意別後敝邑愚民無知自生疑灩哄然控訴[illegible]成誠可罪也茲[illegible]葉馨賫執事[illegible]令宣示圖堡長人等即日走赴[illegible]求身請罪尚乞仁明赦其冥頑少寬刑責示以寬大道行處分[illegible]為衆出力圖成其志可憫而小人造言搖惑上下是倪小利而亂大謀以執事之明何不亮之彼[illegible]之賈[illegible]自斃事在可畧生員何從亦乞早賜寬宥以安人心是執事之恩威兼布而地方有賴矣但立縣之舉非惟救橫峯一方生靈將來之患賢[illegible]敝郡無窮之變且往年姚源之亂不過數十[illegible]秋[illegible]輩耳談笑而起遂至於不可撲滅卒[illegible]

三縣百姓受害何可勝言其究亦惟立縣而後定今橫峯之民自弘治以來屢作不靖俱未能絕之及今嘉靖十九年因荒搶穀為亂稍甚乃始議立縣而民翕然從之此都人心悔[illegible]自為久長計耳立縣其善良者利於立縣可免將來玉石俱焚之[illegible]貧窮者利於立縣有差役貿易為資身之謀而其[illegible]良者亦利於立縣可以漸除其積逋之罪而改行從化此三利者乃其民善心之所從生耳執事何可以不俯從乎況此事僕居鄉時聞鄉士夫之言以為必當立縣及還鄉後求其利害之故益見

其不可不立縣是以敢爲執事言之幾亦何所私
邪伏惟執事慨然垂聽亟爲之圖早行題覆以紓
地方目前之憂幸甚幸甚

遺言

遺言與愿副吳學愚賢壻吾擇壻得汝門楣光矣
患難賴汝扶持累汝受驚苦多矣無以爲報但我
有志恢復河套實欲自盡犬馬之忠不虞至此今
復何言今且死矣身後惟有平生奏疏詩文諸稿
望予爲我編板成書諸序并年譜乞借雄筆以昭
不朽諸稿有文五春一經手亦已囑之矣我平生

鄰賢壻所知得禍之詳賢壻所悉他日世有公論
不能無望賢壻記錄願留心留心千古之托也處分
家事別有遺囑賢壻亦與但望教導諸予姪輩各
安守分仍道我苦處俾勿起爭端以召意外且以
彰吾之過也遺言賢女安人我止有汝一人又不得
一見而死千里遠來何以爲情哀哉哀哉身後望
汝歲時墓上看看奶奶今不知生死何如又不知
去配所否今不能作書或已死已去不可及也生離
死別家散人亡　哉　哉勿復道勿復道汝
夫婦務要和睦世上事汝今知之懽樂難得也

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嗣清漳後學林[illegible][illegible]瑞刊
後學鄭大瑔雙尹訂閱
外孫吳一璘淑釆較刋

應制建神四六體文

聖節躬祝文八篇

祝香

十方萃景光騰海岳之精萬世流芬氣屬斗眞之
運敢希闡妙竊願升馨持一瓣以皈依謹三薰而
對越今者屬皇天降誕之辰念太上護持之力感

酬莫罄儀誦靡伸黃道氤氳上與雲軿之集翠煙
繚繞仰祈月轂之臨玄閬風生浮麟精於貝宇清
都露結接龍潤於珠庭虛天地之鑪悉注玄元之
蘊調坎離之鼎爰思明德之徵伏願斗極降靈太
微演化眉壽繁祉永承祖考之徽錫羡降祥益廣
海宇之慶五穀熟而人民育絪縕同囿於休風三
光全而寒暑平清淨允躋於上治是卽朕躬之福
均黴眞宰之慈

奠玉帛

玄黃氣應充庭修享帝之文經緯象明入篚具交

神之實顧六瑞斑　符已應山川之蘊而三盆授繭
賓昭宗廟之儀貞璞無華驗虹霓于神物彌綸有
理覲龍鳳于天章徵可象之華皆本自然之化鞶
之重錦塡以瓊臺綺縠明光識玄纖於織具球琳
璀璨覲圭璧於大庭伏願昭鑒誠文俯歆明質琅
風吹海宇而常春綺雲映山河而永麗仙機黼布
廣衣被于萬方純嘏阜成奠圭璋于百世垂裳希
泰道之升執玉普來王之化

獻茶

翠苑回春結金莖於瑞露丹丘布氣呈玉乳於靈

泉今者吉曜流祥星眞駐景武夷新莢旋登淸闕
之筵陽羨柔芽式貝上方之品陶匏和氣天風飄
鶴渚之花瓦鼎神膏勺水照龍坑之月挹素濤之
潤恪傴僂以瞻依攬綠霧之香端捧持而進獻伏
願九玄錫福三極昭恩望碧漢之仙槎降丹霄之
羽轂歆享芬芳之薦陟降在茲鑒觀涓滴之誠威
靈有赫大花散落而萬宇皆春聖澤霑濡而九垓
共潤

初獻

紹天明命莫踰元祀之尊享帝至誠不棄潢潦之
薦孚斯盈缶殫寅畏於初筵禮始汙樽竭精誠於
灌仰瞻法座敬叩天宮臣爲初誕之辰思答高
眞之德洗心藏密開寶籙於玄壇滌慮祈靈修淨
筵於紫禁翠盤露液光涵玉蕊之春丹府瓊漿珍
捧金甌之潤伏願明白休享鬱鬯昭歆飮受神休
周三界遍十方而俱泰釀成和氣被萬邦際八表
而同春日照月臨永免若濡之慍雲行雨施長同
既醉之歡靈符肇宗社之基餘慶錫眇躬之壽

亞獻

淸醴再將實致殷勤之命黃流迭獻肅申禋潔之

誠進地局以居尊望天顏而拱豫今者適當降誕
仰荷垂慈匪實玄範以宣揚曷罄丹衷而奏報杯
凝琥珀更陳芳碧之尊觴引崑崙重瀉瓊蘇之品
致皈依於二篹泰漆匪寧祈申錫於九天洋洋如
在恭願上淸益福南斗受生星宮拱照散和氣而
長藹芳春運曜迎祥醉靈滋而益沽遐澤福壽康
寧而子孫逢吉豐亨豫大而民物同休永迓神歡
遠延純嘏

終獻

明水通玄承靈歆于始灌汙尊致愫願畢聽于終

虔望羽座之再歆覩仙容而醉上光流醴脉河車收玉液之珍香散酒星躔路應金花之運廣庭同歡于清聖洞府洽宴于羣仙尚承玄閟之春風盻借丹丘之神乳恭願星眞惠祐帝極垂祥散儀氏之靈和洪資保佑探天瓢之玄渥共荷沾濡清廟明堂衍神源于　祖考南山北極同飲福于臣民鳧鷖歌致治之太平龜龍昭文明之上瑞　皇圖鞏固世胤繁昌

獻棗湯

果植玉門擅名品于虞苑筵開金籙籍佳核于周

籩登徒傳美于仙瓜將薦成歆于聖果謹侯眞澤用薦深誠碧潤分春泉濕青雲之潤丹丘采實香浮赤玉之珍曾何借譽於信都自是通神於懸室金甌月滿仰承照耀之神翠釜烟浮願借吹噓之力恭願諸天普化萬聖降禎悅潤味於珠庭散靈甘於瑤島丹心永結與金石而同神玉華常新比松筠而並茂元味旣調福源愈厚膏澤周流於下土光華浮動於重霄

徹饌

神御俯臨陟降已經于三獻眞靈景集周旋幸享於一誠延紫素之瑤光散太消之空響咸池畢聽於簫韶羽戚能觀乎祝舞蘭膏未滅桂層猶馨神旣欣而聿返禮以速而遂成納酒漿於犧鼎滌籩豆於上楹收終惠之法筵望浮空之仙仗翹躬瞻拜攄志皈依恭願斗極延生星樞拱順九州四海常膺敷錫於高玄三界十方無獨贊壽康於冲眇雨暘燠寒風時無易見肅徵之備來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致萬世之永賴是爲君長之受福敢徼聖眞之垂慈厥徹有辭敷陳罔旣

聖節代祝文八篇

祝香

溟海絪縕潤溢驪龍之沫博山繚繞絲騰鸑鳳之光吐圓景於丹丘燦眞曦於玄圃炎熒內耀赤霞凝琥珀之精芬苾外颺絳氣結櫻桃之乳蘭烟孕翠而寶樹參差麝火埋朱而奇峯突兀杳升聞於法界忽遍滿於太虛當此仲秋之辰實維誕聖之節祇肅祈靈之典庸申秘祝之私恭願帝極垂光聖眞委照　皇圖助耀齊日月以常明壽域弘開並乾坤而永固大本隆而宗枝鬯茂降福穰穰中國尊而蠻夷服從厭靈濯濯

奠玉帛

昌城瑤藥瑞珍王母之傳屬滿氷紈價重天孫之織絢浮鈞於三采充實篚於九文瑟彼珪璋藉光輝於天府繪茲黼黻貢綦組於彤庭亶衆粟以式將㒓戔戔之足尚欲效嵩人之祝恩虔顓帝之忱恭願壽考萬年本支百世握璿璣之運紫極迎祥緝經緯之章黔黎賴彼山輝木潤八方倍長夫精神夏蘭春縟五氣悉循於機紐

獻茶

靈芽舒秀翠葩呈乳窟之奇仙蕋含生紫穗吐春

池之瑞清新見龍團之絶品纖嫩有雀舌之傳名味徹蘭漿玉井甘分於神流香傾蓮液金甌美溢於明霞爰攄一掬之誠敬致萬年之祝恭願　皇靈有赫　聖壽無疆福樹敷榮藹寶被高明之化慶源浥潤九垓沾汪濊之恩乾坤育秀而芝夢生河嶽呈祥而醴泉出凡夫寓形於宇宙悉皆蒙造於均鑪

初獻

五齊均調罍乾坤之和粹八風馥郁凝海嶽之精英類于寶殿以祈天釀自瑤池而灌地星旗結彩牖昊極之遥臨桑落流馨供上尊以進獻奠茲明水光浮酈浦之雲霙酌彼醴泉潤浥瀛洲之瀣液恭願丹誠旁達玄貺孔昭璇極增輝茂衍龜疇之福瑤階煥彩式觀龍德之中天馬至鳳凰儀道澤久鍾於醇酌仁風翔和氣洽神功允達於甘醝

亞獻

高穹對越每嚴祼獻之儀休命昭申式鑒精純之禱爰陳亞爵益殫小心齋明澄止水以無波一德湛醇醪於既渥汾清酈醁酌玉瓚以祈靈桂馥椒芳瀉瑤尊而薦敬味兼百末挹北斗之瓊漿價重

千錢注南嶽之玉液恭願真符濬發同江海以俱深睿算綿延後乾坤而不老九垓澄徹扶輿承衎衎之休六物均調億兆享陶陶之樂

終獻

茀祿而康允覿高真之鑒祼將至再益昭明德之馨善果聿終虔心如始歌鐘未亂霓裳已奏於九成涓滴莫輸露液尚申於三享芬芬苾苾衷馨犧尊穆穆皇皇敬叅鶴駕光生琥珀騰三島之精華香藹鬱金融兩間之和氣恭願仁風廣扇茂延周曆之年道炁遐敷永錫禹疇之福醴泉呈瑞萬民

歌既醉之章甘露降祥四海樂永清之化

進棗湯

繁應三星獻上林之美味仁敷五苑傳梁國之奇珍助眞氣以常存功毋昭於却病保穀神而不須用尨重於充饑三千歲踐神女之期數十年過仙童之顧岐峯結實未許易成塘嶺熒膏夙稱絕異故周人設饋籩之品而漢代列封禪之儀禮不貴文誠斯充享恭願三靈眷命萬國歡心嶽效貢而川效珍共獻後天之禱嵩人呼而封人祝咸頌就日之誠仰贊睿靈式憑妙果

徹饌

邕邕式禮粤三獻之巳禹翼翼明禋翕九成之備舉煙升玉帛迴瞻休毖之遺氣歛牲牷邈被芳膋之襲顧慙菲奠久駐雲軿敢憂非馨有懷明德司筵徹御屬睇盻於封壇掌禮移詮肅周旋於坎位瞻依靡極悚戀兼盈恭願鼎祚開符泰元授策恩覃有截恢恢禹跡之山川容保無疆繹繹漢庭之筐篚雨餘甘而雲餘慶有來駿惠之仍日斯升而月斯恒莫紀鴻休之薦明歆有衍敬徹不遲

聖誕文九篇 并散花詞

香

玉鑪丹火升一炁於九清金鼎檀煙集萬靈於三境馥郁而玄通元始氤氳而保合太和龍涎浮璧月之輝芝蓋靄慶雲之瑞誠輸一縷敬展三薰伏願　帝鑒昭回俯納惟馨之悃天臨浩蕩特垂有苾之歆永錫難老之休茂介無疆之祉歛福惟時式應華封之祝惠徼無斁允符嵩嶽之呼

散花詞

寶鼎祥光現金鑪瑞氣騰

燈

寶炬煒煌赤燄朗瑤臺於不夜銀釭璀璨瓊葩發紫苑之長春靈光耀南極之輝芒彩貫中天之曜炫九枝於玉樹聯五緯於珠星願因炳爇之誠仰與光明之照伏願帝靈赫赫天象昭昭注大定之神光發混元之祖炁五福炳箕疇而並煥萬靈同日月以長明寶曆重光鴻圖永保

散花詞

鰲山千炬合瑤水九光分

帛

地緯天經麗密煥日星之彩氷綃霧縠精純照[illegible]

漢之章色映焜煒光涵瑩潔列玄黃而運烟帨不
腆於多儀藉筐篚以通誠敬有將於才將謹肅陳
于　帝座祈俯鑒乎凡忱伏願五老垂休三元敷
佑靈禧庇覆布祥光於紫極玄樞道烝悃愫錫遐
齡於南山嵩嶽綿綿慶緒緯緯　皇圖恒永被於
八荒永綴旒於下國

散花詞

經緯昭三素絲綸結五文

供齋

玉羞珍饌敢將薦信之誠明水大羹用展齋心之

敬謹竭涓於潢潦恭薄采於蘋蘩式張人世之筵
仰企清都之宴遙瞻霄極佇望雲旓伏願天心悅
豫　帝既昭垂俯鑒生辰之悃弘開壽域之祥祚
寶曆以綿長鞏瑤圖於昌泰千秋萬歲祈永保於
長生五嶽三光願同臻於不老

散花詞

玉粒蒸雲饌金莖釀碧漿

茶

靈芽吐秀占百草之先春仙蕋含玄邁六清之異
品金沙獻瑞月團逸美於石花玉壘標奇雀舌誇
珍於蟬翼淨苾遙通於沖漠清馨上格於[illegible]伏
願　帝德明歆神情沖暢永錫難老長合天地之
元和純嘏無疆永受神明之啓佑靈根美固培八
千歲之莊椿聖葉繁昌衍千萬年之周瓞[illegible][illegible]時
歆　皇極永貞

散花詞

活火烹雲乳清泉沃紫茸

酒

玉瓚黃流香浥瓊蘇之潤金尊綠蟻光浮醁醴之
和仙掌露華泛琉璃之瀲灩洞門雲液散瑪瑙之

芬芳明馨上達於紫微素悃仰孚於玄極藉感通
於醲渥冀錫羡於洪深伏願天鑒有臨神恩無斁
川增泉至萬靈添海屋之籌雲擁日升五老集瑤
池之會時膺封祝鴻圖永奠於乾坤歲聽嵩呼鰲
極貞明於日月

散花詞

北斗斟玄醴南嶽獻瓊蘇

果

枝滿玉門方熟少君之棗實成瑤水適來方朔之
桃紅玉離離間交棃而並進赤珠燦燦偕碧藕以

同升謹竭丹忱虔修勝果伏願帝歆碩天敷玄澤
以冲融神飫英華蘊元精於充溢祥開碧玉滿道
炁於鶱林瑞應紫金耀靈光於琪圃百祿允荷萬
壽是膺重延仙李之盤根佇覩孫枝之挺幹

散花詞

桃獻千年實蓮開十丈花

壽星

南極一星瑞應老人之象中天列宿祥開壽域之
徵祚寶籙以延禎贊皇圖而受祉虹流華渚應河
清九曲之年斗孕壽丘徵月彩重輪之日天街炳

耀帝座騰輝光分兩曜之精氣握四時之記注人
永壽昇世遐齡伏願午夜降精益注長生之籙秋
空呈瑞茂增難老之禎介我萬年永享太平之祉
綏予百福丕承至治之休

散花詞

日躔聖主壽天現老人星

八洞神仙

碧海三山原是神真之宅白雲八洞夙聞仙客之
名金丹就而遐舉冲霄大藥成而長生住世三十
六洞天上通法界七十二福地下達人寰抱清淨
於玄虛恣逍遥於汗漫後天地老與日月齊庶大
道以有今仰至人之真跡伏願仙靈降世弗化度
人道我王扶固靈根而不老蹤彼金液保正元以
長存通德三元海屋添鶴龜之算遊神八極藥鑪
養龍虎之丹純嘏無疆萬齡伊始

散花詞

壇迎天地駕曲引洞仙歌

元旦報歲文八篇

祝香

玉鑪丹火恭焚九和之香金鼎瑞煙徑徹三清之

境空飄雲穗霏微草滿於太虛霧靄博山郁穆遍
騰於法界結成三蓋廻旋絳氣之輪囷篆裊五文
繚繞火霞之炳煥洞無隔礙幷千真萬聖於丹霄
大放光明瞻八極九清於玄苑儼鞠躬而對越謹
稽首以讚揚恭願上界帝真盛氤氳浮空而至諸
天聖衆降縹緲躡景以從茂錫玄釐調六氣協三
陽而俱泰遐敷道蔭被萬方際八表而同春麟趾
蟄斯衍百世本支之慶泰山磐石鞏萬年宗社之
基

奠玉帛

璧圭斑瑞先王用以守邦篚篚織文方國以之納
貢是故禮莫重於玉帛道可通於神明敬主未將
享必及物圜龍方虎驗寶氣於山川甕藺鑪絲表
仙霧於造化玄組敢私於徑尺瑤池未獻於百純
稽首玉京迓仙遊於瓊陛馳心銀漢瞻雲錦之天
章念無物以獻恍冀有文以宣敬今則齋杓東指
望斗間三素之雲青輅在庭迎郊外一元之烝柔
風翔而四時肇慶鴻鈞轉而萬物增輝恭願天極
旋樞絳節環紫檀之納陛日星炳耀眞元開黃道
於層霄時對春陽慶同寰宇玄黃氣達扶輿清淑

而宗社奠安經緯象明機紐暢通而品彙嘉遂

獻茶

玉栽紫餅露芽先百草之春金縷龍團仙掌擬九
霄之月雲霧降精於蒙頂雪濤汲潤於中冷自夙
昔而有聞以芳潔之可尚獻花酌水無非揭下土
之虔瀹茗煮泉肅以殫中心之敬端捧持而獻帝
恪偃僂以瞻天采采草香暢陽春之大德澄澄泉
達涵雨露之深恩恭願陟降在茲歆享芬芳之薦
威靈有赫鑒觀涓滴之誠孚佑　皇明玉葉巹千
枝之茂錫申眷命銀潢衍萬派之流

初獻

臘殘春至化機當新故之交律轉星回天運啓陰
陽之泰嘉穀工之甫畢迓明賜之方殷昭受帝庥
備膺道貺敢籍陶匏之獻爰申蘋藻之私五齊有
成達馨香於多旨六物無忒資醞釀於清醇迺和
鬯恪將灌地之誠式奉珪璋祇上迎神之奠恭
願天垂甘露乾坤回玉燭之光地發醴泉海宇沃
金甌之潤鳧鷖既醉歌至治於太平龍馬神龜昭
文明之上瑞式符大順永祚　皇圖

亞獻

蒼璧迎郊氣轉三陽之泰青旂在御律回九有之
春星旗麗天精氣上昭於玄象霧泉湛地至和委
潤於坤輿故麴蘖作醴喩甘辛調劑之功而灌溉
降神闡陰陽感通之旨禮稱玄酒詩頌黃流玉瓚
捧盈殫精禋於再獻瑤尊注溢祈申錫以無疆恭
願上帝居歆流馨香於至治諸天擁護巹玄默於
眞風對太上之顯光洪資保佑冀普天之嘉惠共
荷生成和氣應而惠澤流永錫康寧之祉黃河淸
而甘露降尚臻熙皞之禎

終獻

壇極春回青帝布東郊之令泰階斗轉玄冥斂北
朔之威仰造化而難名報歲功之有卒爰奉眞科
之典式修賓醮之儀黍稷惟馨薦黃流於琫瓚豆
籩有踐挹清酤於犧尊南岳瓔酥夙紀仙人之蘥
瀛洲玉液嘗閟洞府之春穠酒醴之維酷乃神明
而嘉享恭願高眞鑒格明歆下土之誠玄澤流通
昭布溥天之慶和氣薰蒸於四海三光全而寒暑
平豐年似續於萬邦五穀熟而人民育永依妙道
中錫長年

進粢湯

靈泉噴玉京活火於金鐺仙粢如瓜瀹新湯於碧
甌食仁而百邪悉屏助眞炁以長存茹葉而三蟲
免飢保穀神於不隕設玉門於禁籞王母晝下而
雲旗翻遇石室之童歌樵父夕歸而斧柯盡[illegible]
克與人之餌海濱獲神女之遺嘉實見尚於仙眞
奇跡每傳於紀牒是以法筵盛會必假此以薦誠
上帝高眞亦因之而垂享今則盛德在木適青郊
迎氣之辰神水貯春會天宗祈年之日謹資玄教
敬達丹誠寅拜首於虛皇肅齋心於明薦恭願三
極昭孚元氣絪縕於保合九玄洞鑒眞風暢達以

流行少海潤而前星明仁儲大本六府修而四時
序慶衍中朝百神受職以安寧萬世奉天而長久

徹饌

絳節森森既備九朝之禮紫壇肅肅式陳七寶之
筵鸞事告成萃精誠於未散神心孚格慶福胙之
有歸玉收振而金收聲樂具和奏實徹籩而殺徹
豆終事有嚴儀甫畢於玄科神已旋於碧落瓊輪
羽葢紛合沓而飆馳風馬雲輿倏閃爍而電逝望
霄衢而延佇瞻神御以駿奔恭願　帝鑒昭回道
光旁燭垂祥委祉春隨景貺以駢臻錫羨貽庥嘉

與羣生而普惠身康强而逢吉　一人介萬壽於
無疆國清淨以無爲九域逢三陽而同泰祈恩罔
既廢徹有辭

歲報文八篇

祝香

眞炁揚靈十極引吹噓之力神光燭昧一元媾混
沌之華仰攀清淨之緣延佇高穹之鑒茲者歲功
成績大報玄仁敬藉禋儀廣昭明信萬年灝淑三
陽開泰道之階四海昇平一統首王春之令旁宣
道炁清風飄雜舌之馨保合太和寶霧裊龍鱗之

潤念此三清之會誠修一瓣之眞恭望神樞逕穆洞府㴱靈樂歲禎嘉布景雲之化象豐年祥瑞扣青帝之資生縹緲蘂珠降仙輈於淨界氤氳玉陛迎天仗於紫霄恩布千春福延萬世

奠玉帛

齋戒洗心已具未將之敬珍華飾物實緣可象之儀織貝在笥燦虹霓之已化球琳列席晃龍鳳以流翔製出三宮潔純可以享帝文斑五瑞温勵足以交神上登七寶之筵竝獻九華之座恭願十清壯觀八極葆眞㽔瓚充庭浥玄天之和氣縞纖填

几驗寶界之祥芬經緯象明仰覩霞區之采玄黃麗潤聿瞻洞府之珍赤𢝖無瑕丹衷有素廣衣祴於四方感洪恩之挾纊執玉帛者萬國衍大化於錫圭永昭六䆁之精華常顯九章之黼黻八埏服德萬世寶光

獻茶

仙莖露衍寶花呈鳳餅之春醴井泉香瓊液流龍圖之月新呈穀雨已知和氣之先芬合椒風遂擅上清之品是以眞露供養聖鑒昭廻脊茲明水之誠遂比仙芝之勝上延眞馭仰浥玄神一泓澄寶

梵之筵三箋引瑶池之駕伏願帝祉長流天休滋至首新陽而永泰萬年涵玉鼎之和開泰運以長春四海注金甌之潤惠鍾玄澤光演慶源聊子飲恩諸孫溢福

初獻

帝鑒惟初已降在天之御玄功愼始特申灌地之誠禋享冲和味在太美玄醴醲酥浩蕩不遺滄海廣汙是以瀉玉光生直獻太清之座鬱金香潤旁通至淨之津籍此黃流上祈丹轂伏願明神休享玄鑒昭回俯茲禋報之誠廣錫泰交之祚紫檀雲

暖温泉流玉斚之春碧洞陽生明水映綺筵之日瑶池肆會而衆聖忻和翠蹕廻臨而羣仙燕喜孫謨飲德子孝傾情四海流恩萬年沛澤

亞獻

神歆式洽已將始事之誠玄𢝖繼申再冀明禋之享洗瑶尊於東序捧雲爵於阼階虔愼上供潚引南湘之酥駿奔迭獻祼將北鄙之尊伏願神貺長流眞功不匱漫駐丹臺之景徐觀紫籞之春香泛瓊酥浹洽新陽之會光凝玉液感昭元祀之禋散灝氣於紫房化盈卣㽔吐眞滋於玄陛敬在杯盂

領帝運之無心接陽和之有脚慶源廣衍慧海恒
澄普福八埏延休億世

終獻

歲報禋崇已展首獻之禮春明燕享復虔終祼之
將念惟三咤之誠用獻五齊之旨樂師九侑幸畢
聽之和平祝嘏屢申儀飽歆之康樂尊呈芳碧繼
登淸聖之筵罍瀉杳醇得引羣仙之樂恪遵玄度
卒薦丹誠伏願仙蹕綏歸眞游徐駐賞洽長春之
府歡遊首泰之階倒傾八洞之滋天瓢玄渥照曜
三山之供雲府星旗神源長注於九區道味永流

於十極承平普福仁壽同麻世亂徂祥皇圖醉德

獻棗湯

道在甘和特任自然之味功歸淸淨莫踰至潔之
滋廣流玄海之津用結淸途之果一䟦澄徹光生
玉乳之珍萬顆匀圓色籍靈霞之潤茲承玄亨特
薦靈歆伏願俯昭丹質垂鑒赤心玉門之實纍纍
已具禮籩之核幽國之風采再登仙脯之筵泛芬
苾於金罍借吹噓於文鼎春迴地醴浥寶露於瑤
源香散天花引瓊葩於玉葉愈調元氣之華再浥
中和之液年年演化歲歲流祥福溢春臺恩滋世

祈

徹饌

禮成三獻聿觀和氣之雍雍樂闋九成怳見神休
之穆穆惟奏陔之既畢聽宗祝之已終仙幢將返
於丹霄眞馭言旋於碧落禮煩則亂敢廢徹之可
遲情久則弛念棒持之在速拜瞻玄貺祇嚴福祚
之承寶受神餘特旗明歆之羨恭願上眞忻喜虛
極昭回領玉振之終音鑒瑤筵之畢事襲籩于篚
尚留明德之馨返爵於楹紆引太和之旨綿萬年
之勝果鍾四海之玄滋納此酒漿藏茲俎豆顧九

淸之永惠將百祿以是遒保豫皇春光亨帝運

祈歲足民文八篇

祝香

淑氣特升藹銀塗之馥郁眞煙曉散騰玉闕以絪
縕表至治於惟馨含貞元而薦信扶臘而芬流繳
結擬天矯於燭龍逢春而烟梟雲旋接籠蔥於鼎
霧太虛生暈上日霏霙翹與炎敷緲若焱房之華
寶穎因敭潔鬱同溫室之薷珠晃翡翠以成姿檀
靈泉妙雜芝蘭而作屑托品太和百仞飛騰達神
霄而伊邇十空眞穗通梵境之非遙恭願天旂降

瑤空俯鑒履端之慶虹旗飄玉砌先占首作之祥
鶴脂鳳膏護九光於普照幽蘭芳苡衍百和以長
生茂達神功年登而氛穢屏迹遐敷道蔭野淨而
猥爐息紅

奠玉帛

白虹象天器莫重乎六瑞素絲輝漢制尤謹於九
章璆林應鶉火之星霜帛浮應儲之月懸犁結綠
名實倍於五都交龍翥鸞價難比乎三素信赤松
之所服絲慌氏之精湄今則稽首瑤壇式獻禮天
之寶歸心素極統仰圓嶠之珍璧綴琮緣來密山

之黻藻陽經陰緯後阿縞之纖文至敬實先於未
將上儀匪事乎虛飾恭願雲輿戾止風馬降臨鼓
太簇之玄精布熙臺玉燭之澤施玄穹之介祉宣
瓊書純簡之音萬畝產瑜㛹孕藍田之彩八方挾
纊風縹蜀繭之春六府孔修三陽將泰

獻茶

映竹抽茸未羨木蘭之墜露先春結品已踰瑤草
之臨波花露松濤瓶躍中冷之水川繇海沸冎磨
首嶺之銅時既值乎龍星薦乃先於鳳藻金芽玉
蕾合道罷之醍醐霙牟霞杯浮仙斝之甘露蒙頂
發雷門之鼓五出賓花金刑引星窮之流千旋[illegible]
果憑涓滴以通意覺塵磨之去心恭願筑落鬱羅
玄上弱芽於法會玉隆元始登瓊液於眞筵持雪勝
　民膏均舜壤沛雲鱗於被野瑞應堯年造化
　活水將春敷之潤玄元有感清泉流海潤之

初獻

琥液淋漓醞釀久傳乎西母瓊酥瀲灩精萃特邁
乎南湘氣挹九投光涵百品標梅印竹萃妙理於
窯房撥雪被雲得和羹於乳室瞻威神於太皞敬

演冲儀籍鬱灌於狄康初將醴齊虞敦上下瀉萬
斝之春聲殽伞縱橫浮千層之蟻影信神人之所
恍著世代之嘉名几設筵陳珠殿展琉璃之席觴
行樂奏琳宮諧韶頀之音恭願十極圓霧俯鑒黃
封之釀九霄眞泉來歆白雪之尊泛美祿於天潢
四表沾瓊膏之蔭濬聖流於虹渚八荒履瑱域之
休綿　聖壽於龜圖既飽既醉孕帝枝於鳳樹宏
君宏王

亞獻

安春清醥感韶節而成珍經宿香醪應玄旗於有

象醽帝疇之黍沛澤盈盈分貝[illegible]之漿流光醉醲
醑沉盎泛渙雕笋之文章引聖[illegible]賢漾翠池之波
浪時當元旦禮陳上尊亞裸有儀雜石窖沙錫之
美明禋盡志獻露稌霜秫之精漲荒鄙之蒼泉轔
轔雷壁吹洞庭之白雪隱隱飈城五齊可合於神
明三事交膺乎禧祉恭願上清嘉悅饗醻醹之和
平太昊陟臨監蟻浮之玄碧流星向碗落長斟崗
壽之杯賛夏對春開每動千空之駕運鼎阿於指
頃大受弘施納河岳於胷襟妙應時出

終獻

黃流在中瞻秘庭之圭瓚青帝司令開芳草之罍
樹候應韶辰事嚴終饗祭如在祭如三稱殷儀以
肇元祀必有文必有敬籍[illegible]既而通奏恍是以賚
成之私每藉蕆清之醅移[illegible]田之水棪九溢紋風
設華館之霙蘇千層錦霧[illegible]龕流沆瀣應星緯之
彩旋綺井上甘泉踰壺丘之美祿皈心畢事稽首
禮玄璿極玉樞齊赴松醪之會貢圓斗府終歆沼
沚之恍回道陰於蕊芬蓬勝緣於潤澤九龍行慈
水人人領受於夔河三島渡法津總總托居於因
岸曰富曰壽共膺大有之祥如澠如林具字淵求

進棗湯

紅皺風包托虀根於碧海朱殷日顆含道腴於峽
峯先衆品而綴雜心亘搖瓶實誠有感於投赤[illegible]
實重於饋籩奇絕華林美稱安邑汲深清於仙井
光浮珠玉之蓓蕾燦文武之金鑪腤駛風雲之[illegible]
沸溫湯湛湛香分五醴之霧酭絳酥離離味勝九
還之善果保涵五氣而功侔三紫驅除百邪而妙
踰上羨稽首致恭洗心以獻恭願萬聖神遊九天
孚享琪花六出已錫惠於有孚寶谷三登更祈恩

於無量菽栗如水火大豳風八月之歌蘋栗徧園
林陋秦人五苑之賑敷天沛澤易地流歎

徹饌

有翼有嚴禮莫先於順視知微知著帝每錫予休
徵道本無言而言必有應神無常享而享于克誠
撫大禧之惟馨不遲廢徹仰真乘於如在蒸然來
思黍米光中覩諸天之妙相香林苑內聚多寶之
真詮三朝竟而九博終冲蜺有郵五玉陳而三宿
獻淨供普同冉冉紅雲簇鸞輿而上逝重重黃混
駕虬輦以逍遙隊列青龍諒煥高明之羽仗詰街

紫鳳巳承碧落之皇綸挽輅無因攀髯靡及恭靈
太清昭應開大界之祖根元昊巨宗鬱空衢之物
範玄霜絳雪之寶揚慧日於九天吹笙駕鶴之輪
扶法雲於六合祈年有觀荷如京如坻之休望仙
立宮顯利物利人之績動三乘之駕引 羣生汎
八解之流滋濡萬類大君有慶宗子維城

金籙地臘醮壇用文二篇

獻香文

瑞藹金罏道炁合薰風之被香騰玉界法筵慶午
日之臨馥郁絪緼迓羣眞之鶴御光華晶潤導[illegible]

聖之龍游伏願閶闔天開達馨香而徑御紫清日
麗當晝景以光臨稽首叩閽恭焚丹汫

獻 上帛文

珪璧承筐氣發玄黃之秘繖絲充篚文呈經緯之文
祥蒲節届天中亙玉薦誠而表瑞菖辰崇地腊丸
絃緝福以延禎伏願玉闕虛明鑒精潔之下悃[illegible]
存純緻降玄碧之高壇稽首瞻天敬恭登獻

皇妣几筵舟中文四篇

瑶宮避暑每承色養之歡畫舫乘春巳作神遊之
夢時維仲夏適先競渡之辰序屬炎蒸放櫂瀛[illegible]
之會慈愛永同于波逝歲月實駛於川流伏眞俯
鑒芳筵少淹鞏轂風生翠旆徘徊于方壺圓嶠之
間雲湧霓旌貴止于弱水蓬萊之上溪山薦爽席
陳上界之珍殽閣凉生樂奏南薰之調生存咲語
儼親接于雲中江漢英靈式歆臨于天上厚遺福
祉大慰哀思仰扣親神永祈靈庇

翠華風颺木蘭艤鳳沼之遊紫鑾宵長几簟感龍
樓之夢仙蹤可返擬憑北海之飛車法力旁通合
濟西池之羽轂孝誠敢陟于慈航玄渥允躋于道
岸爰修水陸之珍幸鑒潢汚之薦伏願策空降鑒

躡景來歸綠玉波平巳見龍翔于輿慶蔚藍天靜
遥憐鯨化于昆明水幕霞明白玉行高盤之薦氷
壺霧映黃金修列鼎之珍竹樹交陰洲上停雲而
愴念湖山如昨舟前望月以悲思端望 慈神俯
垂休享演恩 帝祢錫慶 皇塗

神游霄漢慈舟遺霧沼之思夢繞湖山仙府動塵
寰之念時惟炎伏景實繁昌畫舸新成感慈游而
莫得芳洲可念嘆宸賞之巳非恭就鳳艘聊陳瓊
席伏願星河泛駕銀漢回槎鑒瑶几于彩鷁樓船
薄娛今夕攀龍游于崑池閬圃追奉生歡簫鼓[illegible]

流忍背臨河之樂鶯花上苑空餘夾岸之春水[illegible]
雲寒列素羞于華鼎氷簾波動映玄醴于方壺[illegible]
歌聞天樂之音輦路擊空明之影虔望丹輿下[illegible]
青舫慰茲孝感佑我禋修
夏日升舟念獨遊于金海春湖汎舸憶往事於
京阻江漢之迢遥闕山陵于闃寂流光迅駛撫
楫以增悲仙夢頻回覩萱階而興愴聯陳淨[illegible]
駐蹕伏願暫下廣寒載娛霧沼雙棹雷動接[illegible]
轂于瑤池一棹風輕引翠華于銀漢顧龍艦新成
簫鼓合中流而競發嗟鳳輿永逝旌幢從冲漠以

來臨水陸珍奇不異當年之燕湖山佳玩得臻今
夕之歡瞻喜色於芝筵想酡顏於桂醑俯歆文子
鑒惠諸孫緩陟雲軿冀淹霞馭

中元報薦二聖文十篇

氣肅星榆玉露靜瑤臺之境香含月桂金飈清絳
闕之宮慨節物之推遷念昊穹之罔極瞻依靡及
報荅何繇顧茲中元之臨實爲大慶之會九華仙
蓋知並集於玄都三寶真科用洪敷於紫禁掃地
薦逍遥之果浮空散馥郁之花陟降在茲放五光
而下燭威靈有赫御八景以來臨瑞靄繽紛霱霞
縹緲瞻龍車之馳驟雷動星羅望鳳軫之肅雍鸞
鳴鶴舞少輟上清之宴載伸長樂之懽弭節舒裾
回翔福地吹笙鼓瑟昭享仙珍撫飾禁之如存儼
聲欬之可即降福簡簡而玉燭常新錫羡綿綿而
金甌永固無任懇籲敢替明禋
天開金梵淨幢繚繞乎五雲地切玉京名果繽紛
乎七葉式充法供齋詠霧篇結紫府之道緣建玄
壇之醮典欲報　二聖罔極之德敬叩十方無上
之真合一黍之光已超凡而入聖御三清之氣尚
感應以垂慈秉寸赤以皈心望穹蒼而稽首日月

照耀洪開紫虛之堂霄漢澄清同出玄都之室大
鴻霧圍翼龍駕以逍遥宓女青琴引鳳旌而縹緲
少輟仙班之樂暫逐天仗之臨道香德香清淨香
端擬法輪迴轉天界地界水陽界載瞻真馭周旋
洋洋若臨示音容於冲渺雍雍至止動顧復於[illegible]
孫恭事玄儀用祈真貺
湘雲縹緲長縈冀社之思漢水悠悠不盡大南[illegible]
望山川邈其修阻歲月易以推移戀慕瞻依
如見念惟在天之　二聖永同得道之[illegible]
寶之金書開洞陽之玉館雖仙路自有逍遥

原缺第三十葉

日翔風生閶闔屬當林惕之辰而廟設裳衣正遡
出遊之日瞻耿光於彷彿撫逝景以徬徨澧水悠
悠常寄情於萬里鎬宮奕奕竊懸望於千秋輙因
衆聖聚會之辰爰舉玄元資昇之典朝禮備施於
紫禁凝眞上感於丹霄閃閃朱旛七葉懋隆大功
德塡塡丁吹九靈寅薦於縢符宣蕋笈以虔人灼
丹花以煉魄龍膏燈燦旌　帝光而下臨鳳腦香
薰散天眞而普徧接引仙游於偕降九玄出珠樹
之林擁扶　聖駕以竝歆五色結寶花之蓋欽明
文思揖帝堯於齋衣敦一誠莊藹太任之鳴玉備

生前之至養儼膝下之餘歡潤浥萬年之卮祥啓
千秋之曆恭陳愚悃仰丏洪庥
福地福天一氣迎嚴肅之候聖日聖月十方當會
集之期玉露凝聚於瑤空金風披拂於寶鏡深仰
紫宮之邃窅莫瞻九廟之威儀顯霞光之相八奏
飛香震雷部之音九華凝采一誠孔邇三界非遙
轉智慧於法輪玄功要妙沛慈恩於斗極法力弘
昌仰藉眞緣祇承之蔭陪清遊於天下翼衆舉於
雲中駕朱鳳之轓乘霧風而[illegible]降建玄龍之節馳
梵氣以偕臨天仗欻留於斯[illegible]而班未返於迅速

如幾如式申純嘏於王林是享是宜荷均禧於醉
飽保我子孫壽考康寧錫厥庶民豐亨豫泰
和沖次房位正玉律之迎秋爽氣入郊墟犒金祗
之御宇慨覩四時之變永惟　二聖之恩歌陟屺
陟岵之章怙恃何在誦靡瞻靡依之什悽愴徒深
罔知瓊闕瑤臺方共千眞萬聖之樂顧惟金盤玉
筯空遺八珍九鼎之豐人世非遙天門常接敬舉
資昇之典庸申報薦之私陳淨醮於玄壇霧氛布
濩按沖科於紫禁道氣彌羅伏願羽帔星冠擁雲
軿而臨碧座金仙玄女導月轂以降芝壇福壽康

寧而子孫逢吉豐亨豫大而民物咸休永垂顧復
之仁大錫靈長之慶懷周京之弘敞載翺載翔顧
豳邑之綢繆有引有翼
日月不居永懷怙恃之愛霜露既降難忘悽愴之
心容衛虛陳華表夢鶴歸之夕音儀已謝高臺憶
鳳逝之年戀慕奚從瞻依徒切顧　二聖之虹車
風馬泝九天之奎璧參房賓雲將二紀久虛鬱鬯
之尋委鏡幾兩周莫返瑤池之駕茲惟白藏司令
之無斁以玄都慶會之辰已迎肅氣於西郊念歲
功之將阜遙浥靈漿於北斗修祀事之孔殷九頓

以申誠三皈心而起敬駕白虬之容與佇瞻芝
蓋於層霄跨朱鳳以逍遙顒望桂旗於八景竝諸
天以惟恍合二氣而往還冀精神盻蠁之存如臨
[illegible]質與蘋蘩薀藻之薄可薦可羞竊借勝緣永綏
泰品昭妙濟於有衆證道力之無窮
[illegible]馴鱗裳列芝臺之象緯神霄仙界以善果為津
梁筏沉淪孰藉以超升在仁聖宜資於薦引仰遵
玄範俯竭丹悰永興　二聖之思徒灑千秋之淚
念劬勞莫報於天地悲音響永隔於雲霄龍輿早
為瓊島之遊未陳太上之禮鳳輦昨赴瑤池之會

復捐長樂之歡顧茲孟秋屬在圓魄匪籍薦揚之
典曷伸報荅之悰潔瑤壇以將事開寶笈以敷文
結梵芝宮散花露岫恭願玄龍九節指禁籞以來
歸朱鳳十幡即宮闈而游息儼威霧之顯赫監精
悃以居歆延帝祉於雲礽燭天光於奕葉宗祈繹
繹法會洋洋
玄都開上宴擷珍品以錯羅紫府集羣真啓瑤函
而郎咏涼生蓬島悲弓劍之永藏香滿椒塗見褕
翟之在御覩星霜之屢變感寒暑之相催逢時興
慕備物薦誠養違九几嗟樽俎之虛陳神在六虛

慨音容之杳隔每切燕臺之望常懸楚嶠之悲禹
典貽昆尚賴乾元之則扶都誕瑞猶存震索之門
弔堯陵而彷彿宸儀望昭冢而依稀如幄顧駿奔
未酬乎鞠育而鴻恩永負於劬勞　嚴慈久綴於
仙班因妙持濟夫道力以今令節屬在中元爰叩
十極之圓霧聯展三辰之淨醮霞衣騈集歸誠甘
露之科寶笈洪敷取證慧雲之地伏願紅雲一朶
捧日表以來臨黃道四開建翠華而降格迓　天
休於慈至沛　聖澤於泰來

中元追報　二聖文十篇

[illegible]衡奠位中元節屆於人間玉宇澄清　二聖駕
[illegible]於天上潔瑤壇而陳法供集羽侶以建齋修翻
[illegible]芨之靈篇宣雲囊之寶範珠彝疊玉羅霞餕以
[illegible]香翠斝流金凝雲漿而輝景伏願享茲道味育
方元神返幻成真遐上寥陽之境出塵入妙即登
快樂之臺慶演瓊枝濯培玉葉
節紀蓐收涼風飄而悽愴動律更夷則白露降而
孝思生迓　二聖在天之霧降九重薰修之會紫
簡散馥啓秘範以敷宣絳蠟舒光敞慈航而濟度
衆擷芹之素懇酬寸草之丹心伏願性遂逍遙神

原缺第三十五葉

白帝柄令少陰御織阿之庭青女司權太素應處
寅之界　二聖逢首秋之節三天降歆薦之神明
玉邑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
退桑笈之金書宣琅函之玉字伏願悟靈源之本
森滿覺海之眞空寶輦騰霞逕詣洞陽眞館翠輿
擁霧高登無上法橋延玉曆以千年茂瓊枝於百
世
颯高露下思親動悽愴之情雲淨天清追遠切君
壽之望啓諸眞以□極迓　二聖於仙壇龍絲敷
琨瑤時食而清淨香花鬱勃獻嘉果以芬芳誦靈

寶之金章諷洞玄之玉冊伏願怡神空寂嚥味沖
□三界罔迷常居極樂之國六根不染永住妙嚴
之宮慶衍璇源祥流寶祚
商飈蕩燠覺素節之初經壁月絢明報首秋之方
半念　二聖久駐於洞天會羣眞同臨於福地經
演九龍飄芝烟於虹鼎章宣丹鳳燦蓮炬於蘭籌
煥道日以舒明藹玄風之披拂伏願清澄五蘊證
妙三元直上虛無御九光之蓮座橫天寥廓遊七
寶之鶱林鳳曆延祥龍圖衍瑞
觸時追慕實人子之至情應節薰修尤法宮之深

孝矧中元之屆候念　二聖以愈悲恪宣藥芨之
科不闡瑞瑤之範飲餐玉液冀收和氣於華池性
滿流霞擬注眞香於丹府伏願遊神鶱樹高步瑤
林怡貝葉之眞詮洞天日永證黍珠之妙果福地
□□茂龍種以衍堯宗蔭麟符而綿禹曆
□□騰景鼓瑤招之清飈金虎行空浴咸池之寶
□惡　二聖之如在啓一念以惟虔玉食珍羞儼
臺蔚之方丈天廚妙勝雜仙鳥之雲漿紛善果之
數羅盛寶花之飄舞伏願頓徹無爲之妙逈超有
漏之塵秉功德之金光卽登道岸開玄元之寶耀

壽度法津慶衍銀潢祥垂玉派

皇八子祈謝文六篇

祈天錫胤曾傾拜表之誠荷帝降祥遽闕酬恩之
敬顧因仍於幾務竟稽阻於宣通抱歉方深積愆
複厚乃自違於眷佑將何該於悔尤念惟八子受
玄恩之再錫稟奇質以鴌生克岐克嶷覩英華於
孩咲妥家室期昌熾於宗潢豈知事與願違喜
將悲至遽嬰疢疾非藥餌之能瘳屢感妖驚致旦
夕之就隕虛上穹申錫之命負私心仰報之衷痛
悼難任震惶靡措以今恭建寶齋顯爲懺□□謝

追報向　恩仰恃洪慈重祈新貺賜鑒來亂疊占
弓綱之祥佑啓後昆益篤宗祊之祜伏願天心昭
格巽賜鑒於耿躬帝德好生願永昌於　皇祚
玉虛造命莫酬已降之恩金籙宣科願丏方來之
福念惟八子允賴洪休曾未一週遽歸玄漠求端
有在思報謝之未申衛道弛防致妖魔之爲祟顧
祈孚佑特賜回祥懺以雪愆幸貰莫逃之累醮求
錫羨惠徵有感之禎再衍神枝郎生華胤康寧逢
吉福壽交臻
天心仁覆每錫慶以無窮　帝德惠慈常流恩而

有羨念惟八子之誕既荷神休云胡九月而殤大
疑物理詎高玄之罔念實妖眚之肆侵仰依帝庇
再種道緣命隸星垣願嘉辰之拱曜祿注斗府望
淑氣以回春再啓神昆益蕃　皇胤天人協吉朝
野增歡
聞香錫慶每消妄入之祲懺誦回祥爰遂維新之
祝誠無不格道實有緣潔金籙以陳儀肅瑤壇而
啓事端爲八子遽爾天殤倏然就殞實以妖氛未
殄以　厲見侵是致玄祐不終英資早折以今恭建
寶籙　上酬洪造再乞靈休八凑香騰盡釋前因之

障九光燈展弘開後耀之華驅雷霆將吏誠妖邪
而掃蕩內庭移星斗神眞降雲霄而生中掖俾
祇德眉壽永悟前身智慧聰明竟完上器終領慈
尊之化聿彰皈命之誠恭望玄恩速符丹禱
玄仁未杳媿有歉于初心帝鑒終回願無替于虔
禱念省過之旣深冀祈求之必應敢修禋潔之齋
佈叩高玄之聽端爲八子見殤實念星躔失度邪
孽妄侵致龍性難馴鳳雛早逝以今恭建寶齋追
報玄恩再祈道惠青華芳蔭益敷彌茂之枝紫氣
瑤光克注重明之曜西池斂暈旣收神璧之光南

極降生更布文離之象扶輿精爽暫往復還宗簾
英靈大來終吉式膺慈庇之仁終鑒皈依之敬
法會載揚大放光明之座道緣幸結久依覆冒之
仁深懺往愆用祈新祜簡淑辰而釐熙事設清醮
以叩高眞念八子之誕生洪庥攸賴甫九月而即
世報效寔迷雖修短之在天奈妖魔之伺隙徒羨
鸞停鳳舉何堪駒逝麟傷觸感恩未報之恩爲謝
罪用祈之舉以今供修醮典再闡沖科丏汪穢之
恩流冀駢畓之福淹龍孫駕霧暫回西樂以還眞
雲稚穿棚倏向東華而注籍亟消災以除罪薦儀

祉而發祥赤脚投懷儼玉災金妃而送喜寶燕鸞
與合星翁電母以奏書豊降摘百惟之形灝號旆
罔垠之化兆啓賢於多祚綿堯曆於無疆恭事玄
儀竹瞻　帝貺

爲民祈禳文十五篇

皇天純祐長貽宗社之隆大道冲盈式衍邦家之
祐匪賴神明之聽曷伸祈祝之誠言念烝民有懷
宵旰玆者四方奏報每騰災異之文百國黎元薦
告凶荒之歲仳離哀號於襄郢嚚獷充斥於江淮
兼以春澤愆期麥秋缺望震風鳴空而拔木熒惑

雖次而耀芒天人之際難知民物之災太甚顧眇
託於人上念率土莫非已憂仰與洪庥敢忘怳
伏願道光旁燭聖鑒詡回斡運氣機協陰陽於
順布昭天德返災沴於至祥降賜豐年衣食足
民人育導揚善氣兵革偃而邊鄙寧瑞日祥雲
麗重霄之景太山磐石丕安萬世之基茂與皇
圖永依妙道
奉　祖統以臨萬國光紹丕基類上帝而徧羣臣
寅修秘祝仰集敷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玆者年
穀少登未協屢豐之願邊烽時聳莫收全勝之功

赤子操挺於潢池饑莩相枕於溝壑虧霾播虐回
祿煽災流移遍於河洛之墺江海溢於吳楚之會
羽檄之馳交至災異之奏屢聞是用宵旰靡寧殷
憂方切欲祈天而保國宜籲　帝以祝釐爰演金
科式宣寶笈仗玄功而有造翼昌運以長隆伏願
坤道順寧泰階昭晰民康物阜弭扎瘥疵癘之災
兵寢刑清臻豫太豐亨之福永資道力孚佑　皇
明
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於下遂干陰陽之
和邇今歲以來四方多故赤霾黃霧駃變異之非

常霖潦旱暵苦凶荒於併值靜言咎證實儆眇躬
御承仁愛之心莫展消弭之術令屢宣於賑貸使
相屬於撫循自惟六事之弗修以致三霧之見譴
斯民何罪伊戚自貽以今寅闡冲科恭祈景貺伏
願高霧垂鑒玄惠敷施風雨調和薦獲京坻之慶
州閭清晏永無兵燹之虞邊塵息而盜鼓不鳴泰
階平而海波增帖永符至順孚佑我明
道尊無上虛皇御禹化之機仁洽有生紫極斡三
元之運天人交感氣化流通欲祈宗社之靈長允
賴玄元之庇佑茲者八方頁災異之圖九牧上凶

荒之狀流離無告哀號徹褱郢之墟奸宄逞兇竊
聚挼江淮之境況東作未沾乎甘澍西成難望乎
有年兼之疾風鼓黃霧而橫擊郊圻沴氣摧赤霾
而彌漫成闕深惟人變殊用震驚昭假明明祇省
愆而思咎敬承赫赫惟修德以畏天矢瀝丹衷仰
祈玄造伏願千禩降佑萬聖延禧渙七經策景之
功昭八緒敷元之鈔藹堯雲於方域舒舜日於寰
區五兵偃而盜賊潛蹤百穀登而民人鼓腹朗乾
坤其淨徹涵宇宙以光明俯納精誠永垂昭鑒
垂示咎徵式感天心之變值凶歲每厪治理之

憂故王者立政當儆戒於無虞而上帝降祥每懷
歸於作善允圖徽惠敢昧責躬竊惟商王六事桑
林之所以動天宋公一言熒惑遂繇之而退舍比
者陰霾晝塞熒惑宵流烈風肆震撼之威赤野瀑
沾濡之潤災荒偏於湘洛盜賊起於豐徐旄頭吐
芒於榆塞將星隕落於柳營變異屢彰機祥疊見
實緣政事之缺失以致災眚之薦仍省已多愆感
時增懇匪貧禳禬曷遂平康伏願玄極垂庥紫虛
布德俾妖氣而殄沴致和氣以回祥五星宣朗而
貞明二氣和調而發育八風條鬯見庶草之蕃蕪

四野昭蘇獲百穀之成茂上回天意錫肅乂於休
徵大致人和覩蕩平於王道豐亨豫大泮渙優游
絃誦作而四野風雲耒耜施而萬方雨露一十九
年之數錫已荷　洪恩億千萬載之昌圖永承乎
佑
帝德聰明鑒精禋于有感天心仁愛垂儆戒于無
虞雖盈虛之理有常而禍福之機可畏誠無不格
變豈虛生茲者熒惑守心潢池膛臂仰惕　皇穹
之警示俯悲赤子之阽危餓莩塡壑於江湖黠虜
跳梁於邊塞將星夜隕旱魃春行顧氣數之戾常

念感召之有自恭修玄範仰叩帝慈伏願旋乾轉
坤回化機於八表風行雷動霈膏澤於九埏土潤
春犂早慰三農之望烟消夕壘全收一將之功二
氣正而風雨時煩豐年於禹甸五穀熟而民人育
聽化日於堯年敢控眇衷用祈　皇鑒
大放光明開十極冲虛之景廓清氣禳播九玄清
淨之風惟德實歉於中和故效莫臻於位育蓋天
人之交與仍氣化之感通茲者旱魃爲災山獐肆
虐轉鵠面之民駢死溝壑驅[illegible]介之衆流毒閭閻
聞之痛心憂如疾首以今衍範瑤壇輸誠璇極伏

願三辰順軌攙搶隱而旄頭平五氣調元化雨濡
而霧風息干戈戢而民安樂士將相得而國保隆
圖普與羣生永承嘉惠
變不虛生每切無虞之儆德惟誠感當祈有昊之
恩念夙夜憂勤㬎永臻於化理胡天人感召乃爲
被於災凶邇者星躔失度雨澤愆期孽火炎空燔
毀宮廬之密震風號野撼搖扃闥之嚴虜塵時蔽
於塞垣盜鼓長鳴於邑里三湘之饑羸盈野兩河
之流徙塞途變實非常民亦勞止念大猷未敷於
德下顧小心尚可以祈天恭藉玄文仰伸丹悃伏

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書保運制潰決之洪波
寶曆延年溥沾濡之甘澤五兵弗試而萬宇以寧
七政咸齊而兆民允殖立消已見之災薦襲將來
之慶不忘造化永荷生成
十五功不宰吉凶昭善惡之徵上帝聽卑臧否協從
祥之應感天心之仁愛念物理之乖違比者火失
炎上之常而宮城書警風返蒙恒之若而門鑰宵
飛熒惑彗空陰霾蔽野椎剽公行而白日充斥饑
羸轉徙而赤縣蕭條土膏愆霡霂之期邊徼火[illegible]
[illegible]之將憂惶實切齊祓敢忘以今祇闡冲科恭修

醮典丐矜原於耿質垂庇佑於下民伏願天德潛
符歲功咸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海羣
生享安靜和平之福萬載保金甌之固四時調玉
燭之光率土蒙庥普天均慶
萬物含生荷兩儀而並育兆民允殖賴一人以作
孚仰丐洪恩俯矜冲悃必民安於樂境斯國保於
長源邇者虎將連阻於要鎭狼胡屢犯於近邊令
弛司權致炎井之煽虐星呈枉矢召綠林之聚嘯
甘雨失時狂飈肆暴哀河洛之民多菜色念湘漢
之盜起蓬心災異踵聞凶荒疊見慮非躬失司牧

之責祈大造敷閔下之仁敢齋默以集神爲黎元
而叩帝閽內庭之清邃建法宇之閎嚴請命上眞
垂恩下寓伏願乾曆開天坤珍闢地赫曦繼照煌
煌旁燭於萬方素曜並明肅肅順行於九道帝車
臨制四序均平雲漢爲章五緯咸正霧祇受職方
嶽奠封雨暘時若品彙蕃蕪太和薰烝疵癘
爲之不作國有忠良而憸壬屏伏野無遺逸而賢
俊登揚將勇兵强邊裔寧而四夷款塞家給人足
府庫實而國國謳歌允願錫祚慶圖申受上天之
貺儲祥寶永丕崇萬世之基孚佑　皇明永符至

禰民癀兹者風霆震撼巳宵旰而弗寧醜虜猖狂
復遠近而騷動旱魃爲虐稼穡失小民之依良將
云亡千城虛閫外之託火警宮城之內盜行郡邑
之中實切隱憂敢歸咎數竊聞成湯罪巳桑林之
甘雨慰農夏禹修文七旬而有苗格命是天人之
交甚近而感應之理不誣以今恭闡眞科備通誠
悃願省愆而消過悉轉禍以成祥伏願上宰垂慈
諸天錫佑朱鳥啣符掃妖氛於回祿赤龍噴玉散
甘澍於先農天狼瞑而弧矢明胡馬嘶風於漠外
旄頭落而三階正蒼生鼓腹於域中尤願元氣絪

緼眞風宣暢室家祚胤膺福壽以咸安宗社臣民
荷禎祥而均泰凡茲品彙悉賴生成
炎帝持衡當朱光之盛候玄眞演範垂紫極之洪
慈仰布德於陽春與敷恩於庶品載祈載禱以禬
以禳茲者伏爲歲凶薦告民鮮聊生流移偶聚於
襄樊寇盜近滋於淮泗連年之水旱相屬四方之
災異數聞比以雨澤愆潤於郊畿霾霧騰昏於城
邑風飄屋瓦火燬禁廬惟諸異之幷臨肆眇衷之
獨軫是用齋精仰祈明眷設沖科而達悃伏寶籙
以通眞稽首紫玄敷心瀝赤伏願大神大祇運法
輪而移世太靈太乙握道樞以度人宥其往愆錫
之新祉熒星退舍而毫祉無災狼燧息紅而榆塞
絕警六官開黃道鼓眞氣而雷域中九道致朱泉
騰溫池而雨天下暢八風之玉律囿萬國於春臺
凡在甄陶並承涵育

禱雨文五篇

亢陽熾野將爲粢盛之憂久旱渴霖彌切郊田之
望益軫三農之務有懷四海之依肅啓丹衷恭修
玄典冀殄蘊隆之氣爾祈膏澤之祥伏願上帝垂
慈鑒此下方之癀明靈錫惠歆予禋祀之誠斡運

神功宣揚法力速蒙昭報俾靈雨應禱而輒零大
慰羣生計旱魃隨驅而卽去公私沾足九稼茂而
在在康年遠近涵濡百穀登而人人飽食永賴玄
元之造化孚芘佑之仁
炎旱成災懼物生之疵癘嘉禾就瘁軫農望之倉
皇仰雲漢之昭回虞田野薦臻於饑饉瞻明星之
有嘒恐山川遂及於燬焚匪仰叩於玄慈曷有瘳
於民瘼靡神不舉惟天可呼是用瀆控於上穹俯
賜矜憐於下土肅陳壇席恭迓聖眞伏願箕畢交
臨擴乾坤之鴻施雷雨作解釋兆庶之煩憂如茨

如粱式副千倉之積旣沾旣足卽看三日之霖歷
彰玄貺之流永保嘉生之享
沴氣干和當農春而少雨炎風旱至軫稿事而可
憂忝司牧於下民每望恩於足食謹齋心而致禱
恭稽首以祈靈仰止帝庭歸誠請命伏願皇皇大
昊俯矜下土之無辜切切冲懷敢蔽萬方之有罪
與溥甘霖之潤拔除雲漢之災海岳效靈鼓龍神
而雨天下禾稼就實昭　帝德而錫豐年仰望慈
憐必彰響應
雨暘休咎動關一歲之豐凶衣食艱難實係四方

之休戚茲以亢陽爲孽實虞嘉穀咸災粒粒皆辛
指西疇而望實嗷嗷待哺乃東作而遘屯匪丐神
功曷沾休澤誠通金石與開龍洞之靈氣感風雲
願應桑林之禱甘霖遍野弗愆十日之期枯卉回
春克遂三秋之望謹焚香而齋祝恭籲　帝以投
誠垂大造好生之慈鑒冲末憂民之素仰祈玄應
卽施霧滋
經春不雨每懷牟麥之憂入夏猶枯益切無禾之
慮民惟邦本非食無以養民食乃民天非農無以
足食故雨暘實資於稼穡而休咎每係於豐凶敢
乞洪慈俯垂默鑒長驅龍吏播溟渤以遍敷迅鼓
雲雷酌天瓢而倒注神滋潛潤萬民含黍內之生
靈渥旁流九野沃玄中之澤黑蜧躍淵於玉井畢
星耿曜於珠躔一雨萬方回羣生之枯槁三秋百
穀慶四方之豐登立我兆民不忘鴻造

禱雨文三篇

誠無不格諒幽卹而必通禱則有孚與神明之是
聽惟皇天仁覆於萬物惟仁君司牧於兆民民實
罹於艱難君可忘于憂閔茲者積陽亢極雲漢爲
災時雨愆期麥禾就槁徒軫心於夙夜亦虔禱神

祇天鑒靡回民憂日甚祥雲方合忽漓散於炎飈
和氣將騰又侵傷於霾沴晝杲杲而日熾夜嘒嘒
而星明瞻仰昊天渴思霖雨伏願鴻鈞造命霈
帝澤以四敷鸛垤呈祥倒天河而一瀉化焦涸爲
浸潤轉饑饉爲豐穰哀此民窮佇祈神聽
旱既太甚禱已再三神若罔聞天乎弗弔艱惟民
食憂大命之皇皇涸彼河流念軍儲之汲汲茲者
田疇乾坼沃思破塊之霖草木焦卷渴望灌枝之
雨胡旱魃之爲虐煽炎氣以如焚何屏翳之弗神
屯膏流其苦吝湮源泉於井谷萎百穎於隰原憂

切閭閻靡遑旦夕伏願天心憫下軫率土之民饑
神惠在八救一時之物困發膚雲於觸石興雨祁
祁晦驕陽於烈空震雷隱隱騰百川而作潤沃千
里以降霖無事再雩允符六禱
經時暄濁釀氣沴以見災歷夏旱暵積恒暘而作
眚四野焦然而失潤五穀槁矣而不滋井邑蕭條
烟火稀而缺食河渠斷緇舟楫閣而阻通國脈所
關民命爲急若十日不雨豈惟無麥無禾將一歲
成災何以足民足國念周饑於雲漢禱湯旱於桑
林土龍有象而弗靈石燕將飛而卽止地方千里

而旱國難免于凶荒已不再食而饑人將委於溝
壑矧畿輔萬邦所先而亦師四方之極其爲休戚
尤切安危伏望天心仁愛既不忘警示之慈帝德
含弘尚益溥好生之惠騰黑蜧於泉淵奮鱗作雨
起神龍於溟海噓氣成雲大施六合之霖俯活萬
民之命鑒此哀懇錫我有年

謝雨文三篇

玄天丕冒庶品具依頃當番啓之時適軫旱乾之
慮憂惟民食敢齋祓以祈年託在君人謹熏修而
叩帝潔靈場以闡事安賓笈以通誠方謝過於羣
生施徵恩於玄極敢祈大道荷聖眞以降霧決用
先天驅龍雷而作使乃於旬日之內屢瞻霈雨之
零賴俯鑒於下私敢弭忘於上造茲者四郊沾足
民喜有秋萬物欣榮國以多慶爰秉寅精之悃仰
伸昭謝之忱伏願太上垂慈列眞降鑒滋霈膏於
畎畝頒終賜以豐年回休徵於雨暘冀永膺於嗣
歲

天心垂眷已蒙鑒禱之麻　帝德恩酬爰藉報神
之典頃者旱暵爲虐田畝幾災念民食而軫憂望
高穹而請命五辰少忒雖愆十日之期百穀回生

竟藉一朝之力霧場載闢立祛妖魃之氛法印甫
提迅鼓風雷之令驅豐隆而震盪役屛翳以飛揚
江湖已封而復開草木就枯而載茂病者起憂者
喜天何貴于雨珠禾乃興麥乃登地實同于穫寶
免物生之疵癘荷神聰之顧綏遂成大有之歲功
悉荷不知之　帝力伏願　皇穹孚佑鑒此謝私
保食龍穴之霧膏永益鳳池之嘉澤鍾銀潢而不
竭資玉斗以旁流旱用作霖式殄蘊隆之患肅時
雨若聿臻順敘之休更祈玄漠之恩永翊靈長之
運

載嚴壇席式陳昭報之忱敢罄齋精仰　荅嘉休之
應頃者旱魃爲災田疇盡涸萬民集勞　而憂食百
穀枯槁以閔生爰伸丹悃于玄庭恭叩　帝慈而請
命一旬應禱旁流　帝澤於崇朝四野咸沾允錫
年豐於下土匪徐匪疾不破塊而潤發膏腴旣渥
旣優乃滋稼而催成粟穎傾天瓢於一注灑瓊液
於萬方克佑含生式蒙施貺伏願高高玄極鑒茲
昭謝之虔赫赫明神益篤弘仁之芘永順五行之
序常修六府之和時雨時暘海宇豐登於有永配
天配地璇圖鞏固於無疆

謝雨文九篇

天聽不違神應孔速頃值土膏之動方　添旱鬱之
憂矜此下民紛徬徨于田畝忝茲高位　凜祈禱於
穹蒼甫精意之冥通荷神功之默運巽風亟播解
澤旁施躍黑蜧於江瀆騰神功於霄漢雷君出裝
而隱隱玉女披衣以淋淋鞍上飛雲巨壑納九川
之潤洞中鞭石膏田敷萬畝之腴四維賴以護持
五穀資其播種螟蝗遁跡回祿潛踪恭伸酬謝之
私用荅沾濡之惠伏願恩覃有截澤沛無窮民有
欲而必從時澍灌枝之液神惟誠而可動斯無妄

境之艱內而滋　帝社之榮外以暢漕渠之沮事
[illegible]灑號之效職寧虞伯鯀之罔功式企助禳永懷
大造
[illegible]心悔禍已荷祁祁之恩帝德愛人實降穰穰之
[illegible]匪繇懇禱曷致沾濡粤自三春以來暨于首夏
[illegible]際亢陽肆虐膏雨愆期迺請命於穹蒼冀拯民
[illegible]於塗炭仰蒙淵鑒曲軫鴻慈大施三日之霖亟解
[illegible]國民之厄金穰可望旣無艱食之虞火沴自消咸
[illegible]奠居之樂雖太空漠漠不自以爲功而予心惓
惓敢忘乎其德用陳蘋藻之敬少伸葵藿之依伏

願雨暘之多寡適宜罔俾人猶有憾河海之源流
不竭每令物被其功念稼穡之惟依頓釋陽侯之
慘思水火之旣濟頓防爟氏之妖細雨簷花遍徹
火旗之虐燄圓波長霤永消赤奮之餘威朝野騰
懽禎祥駢集
紫壇宿建恭陳不腆之儀丹悃晨攄仰荅有孚之
惠頃者朱光徹地恣流金鑠石之災旱魃封池絕
沛雨油雲之澤時荒艱虔　帝力可回憐八表之
蒼生訴九閽之玄宰甫申懇禱輒遂感通大施霈
霈之仁足慰雲霓之望九龍時御青回枯槁之萌

衆魚維豐白溢膏腴之地生光榮於萬彙起歡忭
於二農民亦有秋國以多慶實出穹窿之佑敢忘
報謝之私伏願三極垂慈九天錫佑不震不蕩消
除疵癘之災時雨時暘醞釀太平之兆澤滋河潤
福擁川增
爲民請命虎關曾懇於禱祠荷　帝之庥蟻悃敢
忘於報謝頃者陽驕而亢人懼且驚與山竭河伯
同憂言惟罪已爲五穀百嘉求活禱自露身方輸
叩欵之誠遂拜滂沱之賜惟至仁切於愛物豈菲
德可以動天商羊舞而石燕飛洗如焚如惔之苦

蝗螣消而蚕賊去興乃倉乃積之歌匪疾匪徐翻
半空之銀漢既沾既足潤萬畝之瓊田凡在含生
並蒙嘉貺伏願萬聖雲臻羣眞星拱庶徵之來以
敘酌元氣於斗杓三日以往爲霖溢靈膏於原隰
並祈玄澤永導璿源
太上之神靈可賴有欲必從司牧之愆眚既寬洪
恩曷報頃者狂霾肆虐旱魃爲災川澤胥湮田疇
盡赤瞻明星之有嘒我心如熏仰雲漢之昭回令
人何罪是用控讀於穹昊果蒙矜憫乎羣黎勅仙
使以翻瓢慰田夫之抱甕天池灑潤衆不玉而禱
不昧玄浦流馨居者忻而耕者悅求蘇靈稼滋息
實花居高聽高誰謂神功之叵測曰雨而雨空書
休應之非常伏願徽垣歆祀普宥流恩餘浸潤之
功魏文盡解醸薰和之氣魚夢定占六府孔修益
介乎成之福兆民允殖永綏茂育之恩尚冀高眞
辭昭下悃
誠通　上帝永懷雲漢之憂天念我民普降桑林
之澤江河流潤藪牧含和德蕩蕩以難名九有仰
神功之方歆民欣欣而有喜千林覺生意之頓回
乃陳淸淨之筵肆舉報期之典酌飛泉於八解載

挹玄尊承聖水於三天持添玉瓚洗心悲祀稽首
皈誠伏願永錫洪休懋延繁祉雨暘時若泰階啓
昭朗之光川岳安貞皇極降康寧之報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報大有於農祥降福簡簡降福穰[illegible]兆
豐亨於時祀五事建而三才位八風順而六府修
和氣合同嘉禎萃集
德重高穹澤流厚土是爲希覯之瑞況屆齋精之
期昭感應於上霄匪因仍乎故事絓旬霖霪正不
冒於壇場竟夕沾濡更密灑八城　暢遂使炎埃宿
潤虐魃頓驅初期膚寸之資甫資民愠畢致普公

之澤豚我邦儲應知覆載無私敢謂陰陽不測神
意可鑒人誠在玆爰攄涓滴之忱用答生成之貺
恭望神休迓續道貺騈臻稼穡盈倉允協察元之
望丕衆盛薦廟迄昭 祖考之歆九澤貢琛暨川原
之無阻萬方執耒歡献畝之攸登式薦明禋永期
終惠

序維仲夏帝既錫以昌辰時戒僣陽孰敢誘之常
數憂人閔雨式殷祈請之誠鑒下維天果霈需濡
之渥奪陰陽之秘軌挽造化之玄機瑞鵲旋空已
傳鸛鳴之兆仙雲覆水亶乎龍見之徵初泛灑於

上宮遂滂沱於率土自中徂外番茍生成兩公及
私靡不頤茂沐恩波而覲 帝懷德澤以媚神敢
仗冲科俯申謝悃恭望天休滋至帝鑒昭臨運此
歲功泰階平而五緯順憫予農事解澤敘而八風
調川靈克涇塞之嗟藪牧奏平通之績克歆淨供
永介純禧

民露大沛慰渴望於雲霓天錫湛恩普濡膏於川
谷七澤雲興而靈霽九河波溢以汪洋士于朝農
于郊賈于途咸飲更蘇之惠問之宮問之野問之
國共謳大造之仁歆品類之向榮茂時物之爲樂
式勤報祀用答於昭擷澗溪沼沚之芳物其有矣
潔潢汙行潦之薦誠特至焉無任致恭有嚴對越
恭願九玄錫貺十極申休瀉天漢以下流既優既
渥挽昆崙而東注以滙以同洛範協圖豐社獻嘉
禾之頌汾祠出鼎幽郊興瑞麥之歌衛室還淳合
宮御祉少海流膏於億載大川奠紀於五方

元旦禱雪文五篇

九重叩 帝日嚴申祝之誠一念保民 天鑒由
衷之禱乃隆冬冬之就暮望嘉雪以占年玄黙三辰
熏修匝月同雲屢合眞炁動而欲流春脈將施陽

和交而復解再肅履元之敬敢祈更歲之祥伏願
青帝司仁紫樞流慧道不言而善應神有感以必
通一雪徵和散豐盈於畝畝八風宣順卜大有於
穹壤萬民樂飽暖之天百物共熙皡之福重陰沴
戾感一德以潛消皇極休禎引百祥而均集兩儀
交泰九有同春仰與玄慈俯垂終惠

惟辟奉天一念敢忘乎民瘼惟一患下萬方均識
于玄恩涵潔玄冬之禱懇祈瑞雪之霑雲陰醞釀
知神意之已孚風氣迴旋疑丹誠之未至敢布終
嚴之悃與承必應之休伏願太上流恩諸眞賜鑒

陰氛之戾逐暢氣以俱洽泰道之光并雪祥而均至萬彙沾普同之福八埏承亨豫之祿足食足兵西北仰東南之備無災無沴秋冬成春夏之功天心有感而必通人事無求而不遂答祈終聽佇荷
神休

春令已臻式荷履端之慶玄冥既迓再申首泰之占匪造化之無心實委和之有待天心可卜每瞻號令於彤雲雪意未旋實候休嘉於青帝日申懇禱之誠再肅皈依之請伏願星樞運氣霄極垂仁普正一之光於元日淑烝蘊苻布昭融之惠於旱

春流霙集瑞祈天休之優渥降霙雪以霑濡豐登元兆於萬方疵癘全消於九域有生蒙惠率土沾
恩

民生已遂毋懷先事之憂帝賚終孚不負有恒之禱晧春陽之改歲望瑞雪以占年休咎無徵識雲祝之屢合天將有意協泰道以俱臻端修首祚之謗上企虛皇之鑒伏願洪仁普化大道垂慈元得一以迴祥道偶三而成泰民熙物阜共占神惠於壽樞春育秋成式表霧麻于玄極千祥駢集百昔殄消沈霾所無逸之勤小民廸吉四野衎有年之福大界同春眷茲獻歲之祈克懋足民之願尚賁
玄貺立見感孚

迎祥弭釁休徵式應於　君心足食保民玄默仰祈於天鑒氣機亦囿於數道化實本於誠臘意回瑞雪引陽和而並至春光欲動瓊霙將飛霖以俱零再申日卯之虔用合歲成之禱伏願雲樞布澤日馭旋恩調六氣於幾先祥流庶彙凝五辰於熙績惠普羣生扶國運於靄長保聖躬於康吉三階首泰雲光回四野之祥一統同春雪意飽三農之望息狼烽於紫塞占駿發於青郊福普元辰恩

週樂歲上千天造下副國祈

禱雪文七篇

歲華將晏同雲未兆於上天農事嗣興疵癘莫消於下土憂先民食責在朕躬敢竭齊精仰求嘉應
伏願　上帝垂仁冀早蒙於貺施普天同慶降明賜於農穰六出飛霙郊野覩雰雰之瑞平地盈尺來年占芃芃之祥孚佑含生允資霶貺

歲序就終三白未瞻於嘉雪農祥在望雨咲尚遠於公田封條之瑞助優渥於來牟入上之占集遠弭於蝗螭欲昭明鑒願錫霙霏庶設玄[illegible]

而上告式陳浮供祈膏澤以旁施伏願福此含生仰上需之眷佑惠慈民食俾率土以豐登尚惟玄穹之仁終保嘉至之享

民惟邦本祈年布惠愛之誠食乃民天叩 帝兮豐亨之兆惟休徵之類應斯富庶之可臻今者春光欲動嘉雪未沾恭叩玄恩俯垂需脈伏願運神機於妙化素靄祥流散淑氣於冲和形雲結瑞預作三農之喜旋回六出之華戮蝗青於閉藏啓龍陽於深蟄庶呈休象旋卜有年悉屬高穹立昭衷悃

天元嘉氣莫踰瑞雪之祥皇極庶徵可卜豐年之象惟休禎之時敘實豐祈之可徵今者祈穀心勤悶豐意切謹資法惠冀即需氛伏願嚴朔令於初更形堦積素布同雲於四野碧落飄瓊於承青帝之仁式挽玄冥之化仰陰陽交媾之機結天地冲和之福瞻九虛之散瑞占萬彙以俱登恭扣三天神回一炁

君心協帝同歸惠下之仁 聖德格天克副祈農之禱禮玄霄而默扣冀霧雪以感通騰氣方深光亨首兆謹虔秘祝仰乞神休伏願散天上之瓊瑤可資嘉穀產人間之珠玉盡卜豐年庶大有以益修衍五辰之凝績悉屬太平之紀敢忘沖漠之恩恭望丹區即旋玄脈

省歲惟貞毎荷休徵之應閔農默禱式占豐豫之祥祈嘉雪於宮庭啓秋成於畝畝奉演瑤壇之令俯臻玉陛之需伏願立顯神華即昭明象海雲霙舞注瓊霞於簾櫳映月花飛散銀葩於禁籞普函區而同泰盡海宇以皆春預消青戾之災調燮中和之化陰陽時若稼穡豐登仰叩 帝慈幸敷優渥

太平有象豐亨預兆于天機玄化無心仁愛毎昭于帝鑒爰東風之應律引朔氣以迎祥去臈雖深有年未兆叩上天之需雪為下界之休祥恭禮神霄仰叅真帝伏願融玄海之層冰春凝入土普密羅之凉玉瑞不封條滅方蟄之災蝗應將騰之淑氣萬民足食於所天百物廻生於大地均資感應式冀昭乎佇望高虛飄飆下注

禱雪文七篇

天佑下民毎垂仁于陰騭君為民牧宏軫念于豐饑茲惟歲暮之辰未獲豐年之兆冀呼之而必應

乃有禱而歎通夙夜省愛晨昏匪懈恭願　自恭
垂恩大地回春道法顯迺玄機默運驅五方龍使
醮陰雨于九霄勅三山神君布同雲于四野助成
和氣散作天葩鼓玄武於大陰蟄騰蛇於高霧輕
先作瑞厚不封條繽紛飄六出之霙須臾慰三農
之望消蝗羽於地中散龍鱗於天上立昭玄令速
鑒丹衷
增開一死萬神咸聽於指揮庭合五雷十極徑歸
於掌握夫何神聽尚遙天心未應爰申叩禱終望
感通恭願雷轅破石豐轟飜空驅滕六以播揚禁

巽二而靜默倒瀉銀潢之派結作瑤花瀾翻玉海
之冰散成珠蘂布層陰于梵宇凝寒氣于廣庭祈
年得大有之占貞歲有豐亨之兆百祥萃豐於嗣
歲諸福協慶於嘉生式彰閔下之仁丕顯保民之
惠芳流眞貺明賜感孚
疇敘時寒望切同雲之布祀勤歲禱澤稍集霰之
先雖精白一心志必期於大有而高玄十極聽猶
倘於太虛將二麥之無成俾萬方之有賴仰惟天
鑒益切冰競載虔王一之心願展再三之告恭願
道帝玄極恩下丹霄鑒稼穡之維艱流飛霙而啓

瑞慨土膏之待潤垂鴻澍以騰華千林開六出之
祥百穀兆四蟲之虜春回瓊樹迎和氣以俱飄寒
轉玉樓逐天花而並降延休九裔垂需八埏錫皇
極於庶民暢王風於髦士
王者憂民叩帝仰好生之德下方艱食祈天願有
歲之祥念八政之所先冀庶徵之無沴令名先甲
三辰後甲三日民天軫念雪澤未孚道蔭靳乎霙
[illegible]載啓恭願上天有令下土無違命五龍使者屯
[illegible][illegible]雲降六波帝君翻滕溟海鼓玄冥而肅令寒
[illegible]天葩挾皓霧以揚威凝玉霰散流霙於丹墀

積皓彩於瓊林潛消九域之災普集萬家之瑞八
方俱潤六合同春恭望　帝慈立垂洪鑒
誠期格帝扣九閽以通忱志切祈年望三清而籲
悃諒繇衷之可質仰臨下之維明滕六屯膏尚閟
玄冥之澤函三混質未呈素德之祥志在先之預
卜農夫之慶心乎憂矣敢回大造之仁益軫如傷
再干有赫恭願黑帝揚權素霧布惠豐隆戒事謝
風承雙鏈之資青女相行瀛海望勞益之瑞千林
有喜六合同春倬彼雨田五穀兆有年之事去其
螟螣三農慰終歲之勤七政得天而久行八風順

時而不忒兆民允殖萬國維和

合日月於圜中九天昭察運風雲於掌上一炁流通爰茲虔奏之誠再乞終孚之應邇者爲民卜歳引雪祈年天意未回冲情彌切恭願天回昭鑒斡玄化於無心地發光華顯太平之有象轉嚴風於梵宇寶散天花吐灝氣於瑤宮惠滋時玉落日臨圭竇雲布野始飄絮於三階終堆瓊於萬畝望堯田於四境占玉粒於九秋災沴不生休徵類應一人同樂萬國咸庥惟立賜於霧通尚無違於玄禱

華歳幾終慨同雲之未兆丹忱匪懈冀玄鑒之有孚未瞻六出之祥莫慰三農之望仰祈嘉澤再肅靈壜知罪戾實在於眇躬致精誠弗格於穹昊深懷慄慄徒咏瀌瀌敢請命於上玄終錫禧於下土恭願玄冥助順瑞華耀精太乙東霧同威神於八部木郎織女協雷令於三山啓巽風於土囊灑絳霙於亭毒綿綿尺厚先報瑞於歳宮奕奕丈餘實表霧於水德掛玉流千巖之色乃積乃盈凝花垂萬竅之光既沾既渥春生麰麥囿黔首於福林候應太和固率土於德海即如所願敢忘洪庥

爲民禱雨消疫文　六篇

時當東作已沾靈雨之恩望在西成復有亢陽之懼禾既秀而欲萎農方喜而又憂沴氣挾旱以行疫疢緣饑而作俯矜民瘼仰叩天慈願祈三日之霖溥作萬方之寶沃焦卷而甦潤祓疵癘以消[illegible]惠我有年保茲大命

恩雨春沾喜既優而既渥慈霖夏渴懼如[illegible]災適茲旬月之恒陽恐失歳秋之大有敢[illegible]請命謹叩　帝以希恩沛甘雨以祈祈勃起[illegible]之犒介嘉禾而翼翼竟歌周野之豐俯慰凡[illegible]

[illegible]總玄造

災蒸作旱農惟禾稿之憂沴氣釀災民有[illegible]疾蠱經春而常蒙潤澤自入夏而漸靳沾濡[illegible]事之愆戾亂多豈天心之仁愛未溥謹揭虔[illegible]悃恭致禱于神祇懺罪輸誠仰望洪鈞之[illegible]災作福俯矜率土以垂慈冀一雨之滂沱國[illegible]於康樂全資道力茂建玄功

皇極庶徵惟重陰陽之順令烝民大命實資[illegible]之若將二麥將登復値三旬之旱凡農切望[illegible]百穀之傷剜氣烈疹災殃致物生[illegible]疵癘俯[illegible]

穪仰叩玄慈敢微閔下之洪恩願沛及時之甘[illegible]
江河流潤旁滋三日之霖滂滄皆盈大慰兆人之
望致中和而普臻樂利回氣數而大錫豐登澤被
羣生而恩覃萬有
旱不自作端繇人事之乖民亦何辜仰冀天心之
閔月維仲夏時則亢陽百穀不遂其生羣黎何以
爲命方切雷電之望敢忘雨澤之祈瞻仰昊天寰
臨下上願啓元命之秘式彰道力之弘閉諸陽縱
諸陰無假薰生之術油然雲沛然雨聿興宋恩之
苗受賜有年拜恩罔極

桂洲文集　卷之十七　六八

太上好生慈閔莫先於民命兆民允賴憂勤敢怠
於君勞屬維九夏之旱炎莫續三春之潤澤恐金
功之或失幸一念之可通設禱雨之靈壇建額
天之寶醮玉書奏　帝飾風雲雷雨以郊靈鉞[illegible]
橄龍資江海波濤而作潤霈甘霖於九土惠稔歲
於三農咏氣潛回嘉祥總至

應制事神表

中元享　太祖表

蓐收秉令夷則御辰物受氣以凄傷心感時而怵
愴欽惟　太祖　皇帝　孝慈高皇后開天[illegible]

啓佑嗣人峻德崇功覆冒區宇想光靈之如在備
恩澤以難忘欲報大恩昊天罔極茲以中元之令
節仰攀　高廟之神游少鑒蟻誠願迂龍駕玄孫
不勝瞻望祈請之至

中元享　太宗表

涼飈起兌井梧得秋氣之先區月升東階草應陰
羽之數感既濡於霜露追罔極於乾坤欽惟　太
宗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統嗣開基功高定鼎威
加夷夏慶衍雲來念恩德以難名想音容之莫即
特陳家薦用繹廟嘗仰瞻　文祖之威靈俯鑒湯

桂洲文集　卷之十七　六九

孫之孝享玄孫不勝瞻望祈請之至

中元享　仁宗表

夷則御辰商飈甫振望舒戒節素月載盈感時序
以興思追儀形而莫逮欽惟　仁宗昭皇帝　誠
孝昭皇后龍潛居邸仁孝夙成虎步御天功烈丕
顯企光靈之在望增感慕以交懷爰屬新秋式陳
嘉薦願返升遐之馭鑒茲追遠之誠玄孫不勝瞻
望祈請之至

中元享　宣宗表

蓐收新令倏過旬日之秋桂魄圓輝又屆中元之

久感景光之易邁念世德以難忘欽惟 宣宗章
皇帝 孝恭章皇后功深啓佑德厚流光延苑賛
仍霧承熙洽屬此迎涼之候特申追遠之思仰瞻
在廟之威容俯賜降庭之宴樂玄孫不勝瞻望祈
請之至

中元亨 英宗表

序肅新秋仰昊天之始肅月離初望浥繁露之未
晞撫時物之變遷慕威霧而感惻欽惟 英宗睿
皇帝 孝莊睿皇后生有聖德久握皇圖燕及後
昆光培大命顧眇躬之嗣服紹慶緒以承休惟宗

廟之祀尚嚴有家庭之情可洽敢體事存之義仰
瞻如在之神躅踏指墀恭迎龍駕曾孫不勝瞻望
祈請之至

中元亨 憲宗表

顥氣薄空仰見火流之速商聲入樹俯瞻露下之
凄感時序之薦移想音容而憏結欽惟 憲宗純
皇帝 孝貞純皇后德協高穹功施率土篤生聖
孝大啓冲人感萬物有本以生軫一念孝思惟切
屬玆寒節中薦廟嘗願迂龍駕於空衢俯示光儀
於內殿孝孫不勝瞻望祈請之至

上元報薦 慈孝獻皇后請靈駕表

長樂承懽方祝萬齡之壽 慈寧永訣遽成千古
之悲緬慕音容曷勝摧割恭惟 皇妣慈孝貞順
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德隆坤厚體配乾剛
光紹徽音彤管著無窮之聞哀遺冲子王衣儼如
在之思時當獻歲之餘序屬迎春之後偶上元之
節屆會六七之辰臨特申昭報之誠謹按玄科之
範若稽舊典式慰 慈靈王几瓊筵肆設思成之
位雲駢鶴馭降臨有王之依子不勝瞻望迎請之
至

聖旦報薦 二聖請靈駕表

大明嗣皇帝孝子臣御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
言 嚴慈俯申孝悃伏爲涼秋令節瞻寶月之揭
恩靈育初辰憶紫庭之降瑞痛念生身之苦追思
育我之恩福自天申已錫螽斯之祐慶緜先蔭永
貽麟趾之禎祥衍千春功光九廟以今恭建瑤壇
儼陳寶位虔修法供之筵謹獻凌虛之牘奏請
皇考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
文獻皇帝御前 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
誕聖獻皇后懿前欽惟 二聖光靈浩大上啓

極之尊功德高深介據仙班之首仰所神器妙靈
孝誠九鳳雲車少輟丹臺之緻雙龍月馭俱臨紫
禁之遊羽衛咸羣珠幢截道華峯深邃紫霞飛虛
降仙游玄谷清虛翠羽光中移玉軫鸞迎鳳引翩
躚直下蔚藍天鶴駕虬驂夭矯來歸清淨地千輪
齊動震驚海岳之交迎萬騎紛馳驅役雲霄之呵
護三十三級瑤宮盡開月戶億千萬重銀漢遙返
靈槎德配乾剛八極拱龍飛之健功同坤重三山
戴鰲極之移五老啓途百靈扈蹕大羅月朗霄瞻
七寶之容太乙秋深晨迓九華之節暫離帝所下

降仙寰眷顧雲仍東陛現祥光之集達攄誠孝中
樞歆樂壽之娛茂延長樂之春永協華封之祝慶
流宗社福蔭邦家恭候雲軺祗迎龍馭臣不勝瞻
望之至

慈孝獻皇后小祥請靈駕表

慈恩奄背時驚一歲之周諱日初逢痛感終身之
慕音容杳隔夢寐永懷欽惟　皇妣慈孝貞順仁
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德侔太姒功首塗山佑
啓皇圖澗成聖孝江漢被關雎之化宮闈頌樛木
之風寶曆有詒冲末夙蒙於　慈訓慶基肇啓繄
冄允賴於鴻庥方期介壽於東朝遽意遐升於紫
極儀神鄉而不返瞻遺像以如存屬時序之徂遷
仰光霧而摧咽山陵悵望悲霜露於南天几席儼
陳慘風雲於四掖敢因祥旦祗建玄壇演修報薦
之誠肅演冲虛之範爰資道蔭式迓靈斿宴罷瑤
池少輟仙臺之樂朝回絳節暫迂紫禁之臨鳳馭
風生集千行之羽衛龍輴雷動擁萬道之旌幢五
老儼而啓途降鸞驂於玉陛千靈肅其扈蹕駐鳳
葢於瑤壇永綏顧復之慈敷錫壽康之祉含飴繞
膝宛留遺愛於諸孫色喜酡顏尚慰衷情於冲子

惠流宮掖福被臣民子不勝瞻望迎請之至

上元崇報　二聖請靈駕表

陽和布德知乾坤生育之仁獻歲發春動雨露鴻
濡之感剏三元肇祚降百福之自天顧一氣回鈞
與萬物而同泰昌運歸一人之慶鴻休賴　二聖
之遺貽懷方戀於深恩精意遂形於正夢翠華[illegible]
降望神斿於紫極瑕霄寶幄宴娛覲玉貌於龍樓
鳳寢永念升遐之隔彌增追遠之思欲伸崇報以
無繇冀有虔誠而可達以今肅建瑤壇恭陳玉座
雪消紫苑華燈開春醼之筵月滿仙臺寶扇嚴[illegible]

晴波於太液閬苑帶於西池麗日和風而淹留於
淑景桂宮蘭殿暫容與於毓辰鑒冲子之永懷點
示音容於謦欬眷諸孫之在鞠益垂啓佑於繁昌
俯伏三階朝迎　雙駕　子無任瞻望迫切之至

皇考忌辰請靈駕表

百世如新待抱終天之戚千秋永訣莫酬罔極之
恩惟忌日之歲逢曰終身之喪在覩景光而結愴
觸時物以興思純几未塵念音容之已杳縗衣在
御感日月以如流伏暑方殷愠入薰風而莫解凉
秋欲至涕從玉露以先零仰藉玄功恭申永慕肅

承壇而迓聖修寶醮以酬恩披瀝孝誠懇祈巖鑒
欽惟　皇考聖靈大德開先洪謨啓後聖如堯舜
難名蕩蕩之天功邁禹湯克紹明明之祖傾遺哀
於冲子早捐世而上賓雖陟降於庭實睽違於面
命而左右在帝空像想於思成遡江漢以凄其指
園陵而悵望諱辰時屆永日情傷伏願鶴駕來臨
乘千靈而擁侍龍輼至止肅五帝以趨迎庶無厭
棄於塵寰暫卽徘徊于天路雲堂却暑肆陳鳳苑
之氷壺水殿生凉端設龍樓之玉几原廟引神游
而下御鼎湖遡銀漢以回槎日麗丹閣紛龍馭鸞

風清紫籞颺霓旌雲布以盤旋慶溢[illegible]
孫子回榮光於天第藹道炁於　玄都　子不
瞻仰之至

中元追祿　二聖請靈駕表

流易千秋增永慕之情霜露沾濡一氣懷有
之感今者清商中律瞻星漢之迢遙白道行空
[illegible]天之綏輿設裳衣于神御徙思原廟之遊薦
[illegible]于秋辰瞻儀玉容之隔欽惟　皇考睿宗獻
[illegible]道超千古學貫百王精一傳心正脈繼陶唐
之統致明啓運耿光昭文武之謨九廟用光萬方

孫鼎欽惟　皇妣慈孝獻皇后四海光儀六宮明
範關雎首化周徽嗣姒媞之音樛木流風夏德啓
塗山之祚一人尊養百世哀榮祇祈並享於康寧
豈意同升於冲漠眇予冲子劬勞永念於終天服
此洪基稱報竟施於何地東朝問寢臨曉闕以興
思南國馳神盼秋城而隕涕欲展升仙之祝敢陳
顧帝之思伏願蓬島雲開驅白虬而下御崑崙月
滿引青鳥以廻旋瑤佩玉羞少設西池之宴瓊漿
玄醴聊開北海之尊顧仰一日之誠式展終身之
慕慶流祖祚福布寰區仰瞻鳳鶴之御恭迓龍鸞

[illegible]不勝瞻望祈請之至
[illegible]節代祝　二聖請霧駕表
[illegible]統綱深誕育之恩緬想親神永荷生成之
德萬世開祥于亂祚一身基命于天人適當流虹
[illegible]之期又起滅膳徹音之嘆感當年之懷抱得
[illegible]躬顧今日之憂辛眞同昊極今者荷霧昌于
[illegible]慶景福以無疆敢仗玄慈謹申薦報法筵弘
[illegible]供再陳拜仙馭於員羅望眞光于妙界欽惟
[illegible]獻皇帝聖霧克肇洪圖丕承大烈睿製壯風
[illegible]之色喜邁東平文謨耿日月之光化行南陸九

[illegible]屬望萬世啓祥　皇妣獻皇后懿霧大開景祚
[illegible]窮光儀保輔先皇肅著雞鳴之化翼成聊子遂
孫龍見之祥九御承風六宮懷德天何厭代收神
乘虛學道功成得度巳偕玄極之尊行滿發光並
列羣眞之首雖逍遙于帝所恒注念于皇家使聊
子享康寧之壽與文孫同泰豫之休顧此千秋有
如一日神容未邈誰云改念于懷中精爽長存尚
似承歡于膝下瑤尊泫露陳玄肯于蕭辰寶鼎流
滋設大包于淸籞伏望　二聖少離斗府暫御雲
途駟白虬而經西服月轂旋歸乘青鸞而下華池

[illegible]槎再返禮緣大報誕修無上之齋廟莫不遷永
享有嚴之祀萬年金鑑徹霄漢以長明一統瑤圖
固乾坤而永泰臣民並惠夷夏均恩仰覩天花恭
迎雲馭　子不勝瞻望祈請之至
聖節躬祝　二聖霧駕表
運啓昌辰白帝秉金天之令日臨初度紫樞流虹
渚之祥自嚴慈垂罔極之恩爲宗社開無疆之慶
丕霧承于上帝誕敷錫于下民顧茲萬寓之歡毋
致千齡之祝仰思德澤莫罄心酬以今恭建瑤壇
並陳寶座恪貢人間之尺牘攀迎天上之神斿欽

惟[illegible]二聖作賓帝所久眺紫府之逍遙瞻想神儀
儔享金堂之福祉顧遺冲子但覲親顏毋馳戀慕
於高空莫遂承歡於密邇屬茲誕日用竭孝忱丹
鳳行宮設玉几而肅陳瑤席黃龍新舫泝銀渚以
遙接仙槎齋戒冥心祈紫皇之曉離天闕肅恭凝
睇望王母而晝下雲旂羽葢霓旌儼繽紛於層漢
丹霞赤霧晃照耀於空衢驂麒麟翳鳳凰冉冉御
三辰而下領玉童侍仙女飄飄從八極而來回眷
顧於皇途錫禎祥於帝祚匪直證天心之昭格實
[illegible]見親氣之感通帝立子而生育表玄烏千秋之

瑞民同心而歌啓感塗山萬祀之祥拜首天階恭
迎聖駕于不勝瞻望之至

報歲　列聖請聖駕表

歲功成緒萬年懷天地之恩治績咸熙一念感祖
宗之德今者臘盡春回陰旋陽泰百物光亨乎灝
氣五行順應于休徵四方無沴眚之災九塞絕烽
烟之警春臺明處引春風玉燭光中調玉曆筵開
清禁掀花泛滿引之尊度設丹堂芝品薦馨香之
洪上祈璽馭鑒此休明欽惟　列聖尊靈功並天
高德洞地厚開基創業萬年遺燕翼之休繼體守

位再世衍龍光之祚上瞻　二祖垂舉極曠古之
無施拜　七宗讃訓極于今之烈並啓昌圖於後
亂式開治統於中原眷兹無上之尊並享不遷之
歲時伏臘毋修禋祀之誠寒暑節舉屢動追恩
承新湯首泰益二十年于兹先德流恩實千萬
孫見仰荷熙明之運幸承亨豫之春四時之序
功萬國之朝受命若非積累之仁曷遂贊携之
欽陳席筵謂迓仙輿伏願　列聖暫下雲霄迓
留展丹陛並馭徘徊元旦之歡翠敞遠臨鑒賞
之景雖玉皇之香案駐金爐之翻　所繞滕文

孫悦撫摩之愛承顏耿子儼聆燕喜之音永遺
孫大之禎默相太平之福使千秋萬歲常逢吉於
康和俾九夏四夷悉戴熙於大順年年稱祝世世
皈依拱望霧旂即廻仙駕不勝祈請之至

保祥上帝表

具職臣稽首蒼穹志心祈請者　帝德度生道顯
玄樞之福天心眷命保寧　皇胤之禎仗法力於
叅高聆神鑒於霄極知無言之善應念有開而必
先邇者赤虹現兆玄鳥占祥上蒙天地之恩仰荷
祖宗之澤洪眷屢成而屢副丕圖愈衍而愈蕃

飭丹衷再祈玄庇欽惟　皇天上帝玉陛下妙化
玄微真功浩太贊我明之寶祚引盛世之璇圖念
兹純嘏之辰冀遂多男之祝伏願霧蹕照祉雲氣
入宮東華護聖日之精南極吐祥虹之暈星妃賜
符命於彤闈天姥衛瑞光於甲館本支啓茂巳徵
乘鹿之休子母安寧竟協夢龍之瑞慶霧芝之繞
揚覩五星之降庭春滿瓊林擬暢金枝於琪樹香
凝寶室將承玉果於犀錢吉曜臨恩抱鬱葱之佳
氣斗樞錫福翊昌熾之昆謨蕃衍于於周封降眞
人於漢室仰賴平和之祐特申保佑之祈

保祥大道表

紫握保生妙屬三元之化玄樞[illegible]福道含一氣之
霧百神繞椈以周旋九曜臨垣而拱護眷北帝昆
之祐仰承皇眷之隆蕃燕翼於本支兆龍祥於夢
寐悉歸大道之恩均屬玄元之惠肆有求而必應
遂無感而不通再祈默庇於虛清用冀保寧於晨
夕伏願諸眞錫祐衆聖延禎引日月而媾和布風
雲而衛聖光繞壽丘之電祥[illegible]華渚之虹引帝脈
於天潢養成龍種毓金枝於雲路珍重鳳霧紫霞
丹霧以盤廻日聖星妃之保輔無災無厄喜子母

之康寧有福有禎識祖宗之眷庇感陰陽之妙合
拜斗岳以延生上遵高漢之神擬副勤誠之祝禰
羅降鑒忻喜敷緣

保祥斗表

迎祥保佑神廻斗曜之恩錫福誕生化屬雲眞之
運晃精華之下注鬱眞氣以彌羅輔我皇伏昌茲
景福錫蕃昌於金葉庇康吉於玉脈夢鳳集身喜
天人之協應潛龍在宿知星宿之已臨用申祈保
之私再錫祥明之福恭惟斗府眞君神功不匱恒
解厄以度生注祿有緣每延禧而衛正伏願瑤光
[illegible]照玉緯昭霧北辰酌元氣之和媾成嘉暈南極
引宵華之象保輔眞精接少微於帝座應壽祉於
長庚仰星后之忻廻恍天神之侍衛祖宗降祐子
母康寧瑤枝惟毓以惟喬寶緒愈昌而愈熾玄恩
普惠紫曜流禎仰承我道之霧克保皇天之賜

謝典大道表

太初啓運雲羅崇妙濟之科元始開圖藥籍廣曲
成之化道證天人之果霧涵神聖之眞超三洞以
皈依福延閶闔仰九宸而昭謝敬徹玄冥恭惟大
道元始天尊主宰三天權輿萬象玄恩有俶普濟

度於仙凡洪造無疆冒生成於霧蠢二五握裁成
之柄十千妙化育之機一炁斯神萬形胥備茲者
誕彌巳屆祥慶應期澡志登齋荷祺休之顯被傾
心請命希悃愊之潛通伏願聖鑒昭臨帝恩汪濊
續紛丹禁祥雲現桂闕之光赫奕玄扃纖月映椒
塗之彩俾闢儀夙備早孚徽淑之稱期蕙質天成
不墜齊莊之譽會見壽齡之遠大永無災害之侵
凌宮壼承休房帷襲慶臣瞻仰道霧下情無任感
謝之至

謝典斗表

璿機運化佐成資始之功黃籙注生默應錫齡之
歷作上天之喉舌司元炁爲紀綱七曜炳㵎環紫
微而護帝座三台高拱臨玄極以運神樞兹承降
福於椒宮敢後酬恩於蓮座恭惟中天大聖北斗
玉辰九皇上眞道君玉闕下懸象高穹施仁下土
生生化化咸資延祐之恩蕩蕩巍巍罔測斡旋之
妙在凡庶尚賴好生之德矧天潢可後默酧之權
快覩滿室之紅光上應衡霄之紫氣切念妃祥叶
夢已膺震夙之祥斗炁司成式荷曲成之造敢稽
報謝用荅昭申伏願俯鑒菲芹特歆無藻勅星垣

而注籍永無疢疾之嬰檄天姥以紀名誕叶洪長
之慶司命降庭而錫算天孫集戶以臻祥瑶質天
成光應紫微之秀瑛姿月朗靄含玄甫之華壺祚
攸寧皇熙益永臣瞻仰宸光下情無任懇謝之至

應制意詞

禱雪醮意

具職臣比以歲聿云暮雪澤未沾深以民食是憂
特申躬禱終始七日精白一心乃莫蒙上鑒玄惠
未流三四之夕同雲作密朔月將匝狂飈屢驚仰
視之靳數致憂懷之益軫敬宜丹禱再瀆玄慈
顧冲人誠或罔宣念下士民則何罪伏願玉池發
潤雷騎四張驅風雷而結炁引海岳以效祥散天
上之瓊華恩資萬寶種人間之玉粒富積九秋停
玉葩於方方舞瑶霰於圓池即飛四野之霙遂表
三冬之白陽蹤升騰於久蟄蝗災潛隕於深藏使
五穀發生萬國享豐登之福兆民忻悅百室遂飽
暖之天朝野乂安華夷寧謐式彰道妙立示顯通
雷司得旨依教奉行

祈歲足民青詞

臣惟萬物之主宰淵之帝大德本於好生四時之

化育統乎春元造賴以知始或庶徵乖時若之令
則終歲絫日望之情匪伏玄科曷徼洪庇伏以青
華易候發生已肇於初元紫極居尊善應式孚於
妙感顧竭菲誠而久禱尚稽寶貺以攸臻惕若臨
淵疢如疾首擬即人正之旦載申民事之祈詎意
臈夕未除同雲廣布方訝散鹽之跡俄呈舞絮之
祥裒三白以繽紛合九清而布濩霏霏向日適當
萬國以來朝脈脈融城會見羣黎而率舞臣對時
增忭撫景懷慚實緣大造之垂需敢謂眇躬之奏
格爰建薰修之典肅帝昭謝之私伏願太上延禧

高玄篤祐普施沾濡之澤聿終優渥之恩六府攸
登爭獻金穰於此節三時咸若思迎玉粒於崇墉
永賴帡幪迄昭鑒

祈歲足民醮意

具職臣某欽奉 皇帝聖旨茲因昨歲祈年元辰
降雪謹稽首拜謝者伏以烝民乃粒虞廷牧作乂
之功我田既臧周室詠有年之慶益民生所重在
食而國本所係在民使非潤澤於東作之先曷望
豐稔於西成之後爲此隱憂懇切籲帝至三果於
元旦之辰幸獲玄霙之賜裁剪爲花罪露天工之

巧平鋪如練頓更禁闕之容始降地以紛紛繼入
田而脈脈巳喜遺蝗之遠行看宿麥之滋感茲汪
濊之恩敬竭涓滴之報爲此謹以某日爲始啓建
金籙感謝天恩祈歲足民大齋晝夜至某日圓滿
修設羅天大醮分位爰崇星陛格天仗於清虛恭
啓雲囊仰神光於碧落伏願玄休滋至道庇永垂
自今伊始時零甘澤之恩駿發爾私大慰雲霓之
望天道順軌備三光四序之調地利豐登極千倉
萬箱之盛閭里遂康熙之樂皇圖承盤石之安太
和協於兩間至仁孚於於八表

啓蟄祈歲醮意

具職臣 欽奉 皇帝聖旨仰叩高玄啓蟄祈歲蕆
臻休應者伏以天生地成萬彙仰洪濛之德陽施
陰翕四時流亭毒之恩軫民事於聖心祈歲功于
天貺肹惟啓蟄景屬迎和卜黃道于農祥驗青陽
于平秩贊升和氣殄弭遊氛擬八紀之無愆祈康
稽之咸若九秋大有百穀用成共臻樂歲之緣用
祐昌時之祚匪資玄蔭曷底清熙仰叩洪仁敬伸
微悃潔紫壇而虔告宣丹籙以請求恭候仙旂拜
延眞馭謹以某日爲始修設祈穀福民大齋晝夜

至日圓滿設羅天大醮分位梵音高奏冲範肅揚
諷秘密之清詞陳朗霄之淨供速祈帝鑒委照淵
衷伏願紫樞錫惠青帝垂慈引休徵而俱至四序
罔乖衍瑞景以長春八風俱順彌方輿之祲諸戾
潛消宣未發之和百祥交應散神膏於大地足民
食於所天東作不愆已兆五辰之績西成有賴永
歌六府之功萬方無水旱之虞九塞絶風烟之警
太平有象 聖壽無疆少海潤明璇圖昌熾

祇天大醮青詞

臣惟責重承乾君道以欽天爲極位隆撫世王政

以保民爲先維茲天心示儆宗廟遇災兼以雨澤
愆時漕渠湮塞所關甚重宜省厥修嚴祠祝於高
眞竭懇祈於太上伏以閟宮災燬殊爲國家之同
憂農野旱暵實切君民之共惕寔眇躬之弗類念
兆姓以何辜根本莫重於祀事之修財力可虞於
國儲之繼敢諉心於氣數惟責己於省循洪建法
筵虔依道力趨紫庭而拜手瞻玉闕以傾忱無任
冰兢仡慄震惕伏願三光錫福九極宣和與時雨
之祁祁遂生民之皡皡天神永奠驅炎孽而潤澤
滂通地利時成囘青災而禎祥預著俾大寢早安

於鼎建慶豐年普濟於民艱

祇天大醮醮意

具職臣夏　欽奉　皇帝聖旨茲以某月某日躬
修大典因廟災而奠慰神靈省過愆而仰謝天地
解河患祈時雨者戾氣時行旱暵肆虐震驚列祖
災害羣生惟予承祖宗天地之休是宜深惕勵憂
勤之念敢忘恍禱以求艱虞鈞韶肆奏法駕儼從
大闡眞文嚴修祕祝仰干玄造俯鑒丹誠伏願大
道玄通上天昭格推好生之帝德解率土之民憂
慰神御於閟宮霈潤澤於農畝五行順序丘原弭
旱魃之災百川流通河漕免湮塞之患人安康而
樂利神貺顧而依懷天意昭囘皇圖永固

皇子生謝醮青詞

臣惟大君代天理物實爲郊社百神之依元子主
鬯承祧允屬宗廟兆民之本冀隆基緒所賴繼承
將衍慶源必資玄造巳荷蒼穹之下眷尚稽丹悃
之上通謹積虔誠特申報謝敬涓是月某日右臣
伏以夙膺寶位蒙太上之丕休預建儲宮荷玄元
之顯錫惟天與祖宗既全付畀之重自身而家國
均爲眇末之光匪繇祕禱之虔曷致元祥之慶普

天同賴率土均懽顧臣荷上帝之洪慈晉承繼序
遵列聖之成憲思究彌綸奉若明禋黽勉兩郊之
建載稽古制經營七廟之規將明禮樂以幹化機
必有禎祥以敷民福每於萬幾之暇靡爲一身之
勤惟圖保業以奉天尚願光前而啓後用是衷情
耿耿修祕祝於明神夙夜皇皇思丕承於良嗣乃
荷皇穹之昭鑒竟蒙眞祝之有孚乃今歲孟冬六
日元子誕生臣仰戴天慈倍深銘感爰資玄教代
達丹衷丕昭荅貺之誠寅展酬恩之禮建紫壇於
寶殿闢黃追於琅霄靈風受職以周旋道氣成[illegible]

而罔違伏願天申休命茂延寶系之綿綿祈錫貞
符濬啓慶源之滾滾本支百世尚期媲德之同壽
考無疆益篤重華之慶

皇子生謝醮醮意

眞人臣欽奉　皇帝聖旨朕比以儲嗣位虛宗祧
念切仰恩皇天之眷命永惟社稷之丕基輒輸顓
帝之誠虔致祈天之禱果蒙大造再錫元祥玄貺
已昭洪庥未荅乃今卜取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
三日爲始謹命致一眞人率領官道恭就內庭玄
極寶殿祇建報天壽國集慶酬恩大醮七晝夜誦

誦經詮敷揚科範至七日圓滿祇設羅天大醮三
千六百分位仰謝高穹俯申微悃伏願東明降瑞
南極儲祥克岐克嶷蚤著承華之譽俾昌俾熾益
占椒實之繁上以慰悅於　慈顏下以永貞於國
本祚隆寶系彌昌萬世之宗慶衍璿源申受上天
之貺昊慈罔極中感難名

保祥醮意

眞職臣欽奉　皇帝聖旨恭荷上天降祥后宮孕
瑞謹申安保者伏以天庥滋至已徵龍夢之祥祖
眷式隆每錫鴻圖之慶識虹光之繞室知霓瑞以
旋樞仰承我道之靈屢副宸衷之禱再干玄鑒用
布丹衷懇祈保衛之緣終引隆昌之祐佇延星蹕
虔叩雲途肅啓青壇拱携玄從灑仙衛之法雨麾
霄漢之祥霞天帝降臨雲眞畢集伏願紫極受生
瑤匯注曜罔本支於天與福我麟祥酌嘉烝於斗
恩保寧龍種天神呵護與子母之同安岳聖降霧
識祖宗之丕眷引玄恩於帝座朗赤曜於旋圖尚
昭集鳳之奇式應產芝之瑞臣民慰願寰宇蒙庥
大啓道緣永承法祐志心朝禮稽首皈依望三元
默佑之恩與萬世彌長之福

謝典醮意

眞職臣謹奏茲者序屆首秋運承熙曆正萬寶告
成之候爲嘉祥降誕之期祀啓冲微翼小心於不
見不聞之表誠通宥密沐太和於無聲無臭之中
仰荷穹恩俯申謝悃伏願普無私之鑒軫從欲之
仁惟吉宮帷永迓禧祥之集光生綦組絕無祲厲
之干歛景福於神霄富貴康寧而有衍懋嘉儀於
帝渚肅雍齊眉以非常尚與玄霧歆于素悃

聖節青詞

星迴斗轉倏當誕降之辰地厚天高永荷生成之

造父母劬勞之罔極祖宗功德之無窮天日常明
而孝思不匱仙凡永隔而侍養無繇謹攄丹赤之
忱上叩紫清之聖恭望洪慈俯垂洞鑒伏以化宣
冲灝黃庭耀泰道之階端顯眞元紫極啓長生之
府寶祚燦九光之玉葉瑤圖濬百派之璇潢邇委
求源懷恩慕德思何有極報實無從欲資昇度之
儀恪諭追修之果恭宣蕊笈仰達玄穹伏願帝應
昭孚 皇慈允洽垂恩玉闕賜福金門接引二親
共陟神霄而戲豫昇凌列聖並登玉府以逍遙傾
餘祉以貽厥子孫浩延福壽垂休光而庇予家國

永保康寧
應制讃饌文偈
啓蟄祈歲讃饌文偈五首
累洽重熙茂衍一陽之運太和元氣廣流萬禩之
春仰重慶於先霧光承厚庇遺洪休於子孫普浥
玄仁今日迎和弭變祈穀占年金幄芳羞顒下蓂
臺之馭玉筵香供冀延閬殿之旂欽惟 列聖尊
霧峻德開基眞符衍祚貽謀永永啓燕翼於洪圖
隆慶綿綿衍璇源於濬祚[illegible] 亨豫大廣治運而愈
昌儆戒憂勤保神休而不[illegible] 茂應天眷集我冲人
乃今紫極安尊清都游衍爰佑下民式念有邦之
本保寧天位每仰無逸之情鑒此農祈幸昭豐祉
仰承 列馭申對越之虔祈附燕先恩覃亨嘉之
秘祝伏願玄霧委照神睨旁流黃道天開迓千齡
之擁馭金門日麗儼 列后以臨軒施道貺以奠
邦家闡玄功而昌胤祚布昭和氣返災沴於禎祥
斡運化機贊陰陽於大順霞詞高詠霧餟斯揚偈
曰
天上慶長春寰中雨露新 列馭絳虛宸聽陟降
顧明禋運啓青陽百物新黎元長錫四時春宮筵

閟供延霧馭 列后分明降紫宸
鴻謨衍澤永貽樂利之休蟄震迎祥祇效豐亨之
祝宗功罔斁祐萬國以同春 祖德無疆協四時
而俱泰今者乘時導氣祓禊宜和設 九廟之春
筵拱延霞蹕羅萬方之珍供逢届星軒欽惟 列
聖尊霧謨烈重光動華協德式九閈之眷命聖聖
相承隆萬葉之丕基繩繩紹武河清海晏玄風鼓
暢於瑤圖地久天長駿惠延安於寶曆覿龍光之
巘顯耶鳳馭以夷猶今者天區浩邈帝界清嚴仙
馭非遙恒留情於民瘼英靈如在每屬念於皇塗

侑此布和之辰式協祈農之候有懷宵旰言念烝
民肅演金科預卜豐年之瑞恭開寶籙仰祈大順
之祥伏願皇心委鑒靈應昭垂轂紫府之仙班歆
茲明信駐璚臺之法從顧我蘋蘩茂錫玄釐際八
方而永謐遐敷道蔭普六氣以均調建　皇極於
無虞斂時五福康兆民於有永祐我　一人仰冀
聖慈俯回淸鑒偈曰
芳春開法供麗日引宮筵鶴馭下遙大熙歲事卜
嘉年萬彙祥緜啓蟄初災氛消盡出陽和多緣
列聖雲中庇虔設春筵敘九歌

抑畏田功思始德開基之祚艱難民事啓後人廸
哲之勤懷　祖烈之彌長感親恩而勿替今者將
惟啓蟄候屬迎祥修靑馭之龍筵預占熙事延紫
樞之鶴駕大暢享年揚淑氣於昌期享宗祊於殷
禮欽惟　列聖尊靈德竝乾坤光同日月衍乃聖
乃神之治統業峻重玄繼盡倫盡制之眞傳功高
億世天人協慶威靈永裕乎後昆廟社延康福庇
遠遺於冲嗣乃今賓居帝所尊處霞霄遙引騣圖
每篤萬方之祐福寧鴻祚普施百物之休農事將
典土膏方動祇申虔禱冀沐神滋瑤筵列萬國之
奇璚鼎暢九投之味伏願靈歆敷蔭神鑒流恩暫
駐龍轝燕賞雍和之景徐留鶴駕漫延淸淑之辰
錫美無疆世運仰豐亨之慶降釐有永黎元樂熙
皡之春隆治化以齊三聲　皇靈而竝六仙音式
侑道偈前陳偈曰
條風吹羽蓋甘雨浥靈蘇延佇紫微垣祈　聖馭
降宮原春到瑤林草木知甲萌旁達蟄初移願臻
熙瑞消氛沴恭設雲筵望翠旂
天作之君寔畀綏和之責孫承乎祖永懷詒穀之
恩茲惟物甲之期載揚遲日式協農祥之候祇效

祈年　列馭在天竭精禋於有感先靈降世引鑾
祚於無言俯將率土之誠仰副瞻雲之祝欽惟
列聖尊靈欽明啓運精一傳心翼翼御天肇龍飛
於萬國振振裕後衍麟趾於千秋丕顯丕承亦臨
亦保感蓼莪之流蔭遺慶眇躬藉豐芑之餘恩廣
開熙祚乃今乘虛玄圃御氣絳霄天若面稽每祐
邦家之本年惟順應默臻府事之和擇嘉日以啓
祥恭祈景貺對柔光而禳戾肅迓淸蹕瞻天表之
茫茫祇憑玄鑒望雲衢之眇眇朗誦丹詮伏願龍
節遙歸鳳筵昭享雲盤眷餌聊歆叢玉之珍雷爵

法筵開玉闕清籙啓瑤臺雲中　聖駕來廻九霄
降三台瑞靄繽紛紫禁旁鸞廻鳳馭渡仙潢暫停
法會再霑感寶梵琳琅散寶光
妹洗調音時屬韶華之會清陽協景情深怵惕之
思悽芳節之徂臨悲聖顏之遠背攀號未世永慕
怙恃之恩瞻望終身莫効劬勞之報欲展哀哀之
戀幸憑寶範之依欽惟　皇考聖靈純粹而精文
明以健道超千古神謨啓有道之長德冠百王寵
極衍無疆之祚欽惟　皇妣聖靈慈明誕聖貞善
轄天光啓中興克佐孜墳之化丕基景命永臨宸
桂洲文集　卷之十七　九八
漢之風再慶冲人嗣應寶　念鴻圖之裕後永資
尊養之休痛　龍馭之升遐久缺溫清之敬矧此
時當禁火豈堪情切瞻雲恭開眞籙於令辰祇誦
玄科於玉几伏願寶霧遙臨　慈霞遍覆降雲中
之法駕霆迅雷驚廻天上之仙儀風清月朗貽休
有永生民囿熙皥之天錫羡無疆邦國永奠安之
慶清筵具備雲頌載揚偈曰
寰中逢令節天上慶長春寶籙誦眞筌來　聖馭
錫明禋翠葢珠幢擁太虛祥雲麗日護龍車天珂
聲徹三清界瑞應願予　聖孝紆
流華易邁聖容久隔於鈞天雨露既濡衷悃永馳
乎宸極顧此祥期之已畢益增戀慕之無涯感物
采於桐華深懃寸草覩韶光於榆火莫報春暉敬
憑玄範以資昇祇遡眞風而效報欽惟　皇考聖
靈濬哲入神欽安成聖躬臨南土肇基裕後之洪
圖啓祐中邦克纘無前之偉烈欽惟　皇妣聖靈
靈姿挺秀懿德鍾祥順而有則母儀夙著風動之
休安而且貞柔道永普坤貞之化方卜岡陵而並
壽乃緣霄漢以遐昇丹闕璇臺方共萬聖千眞之
樂金壺玉爵空餘九投百品之馨念寒暑之推遷
桂洲文集　卷之十七　九九
孝思罔斁痛陰陽之代謝追慕何勝日暖鸞臺悵
望承權之夕風和鳳苑悲懷侍燕之辰欲展哀衷
敬陳明信伏願誠應潛孚鑒馨香而至止靈承有
感恍陟降以居歆仙旂佇離於瑤天道蔭弘施於
王宇神凝對越慶洽宗祊侑餟宣詞仰祈昭聽偈
曰
瑞日融三界慈雲布九天大孝格層玄祈玉駕聰
眞筌祥開華渚啓鴻圖萬載昇平頌　聖謨玄泰
光中迎鶴馭翩翩彩鳳舞天衢
乾高坤厚莫酬怙恃之恩歲引月長益倍尊親之

慕時維寒食儼如見於羹墻節屆眚魚空有懷於
口澤念昊天之罔極哀與日新感芳露之淒其痛
因時倍祇效眞科之報式陳黍稷之馨欽惟　皇
考聖靈儉勤垂緒精一傳心學貫三才克紹唐虞
之正統光臨四表茂隆堯舜之豐功欽惟　皇妣
聖靈柔靜懿恭弘仁惠愛至順儷九重之乾健克
助　先皇丕休敷六闈之春和茂垂後裔龍顏痛
隔於瑤天鳳馭同升於紫極春秋更候惕怵膺懷
値茲薦鮪之期聿重啼烏之慕痛仙寰之異境拔
戀無從臨景色之遷期哀衷益切敬舉資升之典

用伸追報之私伏願一誠昭鑒五輅遥臨振玉宣
金發幽光而豐潛德翔龍舞鳳辭法陛而降瑤壇
歆此精禋錫玄休於有永鑒茲哀悃延介福以無
疆偈曰
花陰滋宿雨鄉色起新煙撫景慕々　修道範薦
春筵天香裊裊浮玄闕珠旆飄飄下玉京五鳳齊
迎　聖馭彩霞繚繞遍雲程
風和撫景悵燕臺之望胃纏日煖對時增楚
悲感仙馭之長徂痛聖容之遠背三春景暮
[illegible]之如流百世孝思共乾坤而永久日雲衢

之渺渺焉空貢錄以通玄瞻天表之悠悠訴清科而
聖欽惟　皇考聖靈學與日新聖繇天縱順天
國弘敷廣運之堯仁誕聖開基佑啓重華之舜
欽惟　皇妣聖靈仁功翼運陰教垂謨莘渚擘
祥啓九葉中興之運汝墳集命開萬方一統之基
祈永介夫仙齡乃奄徂於聖境茲值開冰之候式
臨踐鞠之期履韶景以興懷感芳春而永慕　音
容莫覩祇敷寶席以輸誠胖蠁何從敬叩瑤壇而
布悃伏願暫妥懿靈俯歆情悃溯元和之至味餐
大道之眞腴茂集神釐永　皇家之胤祚弘施玄

覩錫民祉之康寧瞻望　天顏讃揚靈豆偈曰
閬苑長春日蓬萊不夜天思親啓玉筵神承[illegible]
流年三春協景應休祥雲旆迢遥儼　帝旁涵[illegible]
龍圖誠額切丕承燕翼孝思長

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閩清漳後學林日瑞廷輯甫彙編
後學鄭大璟斐尹訂閱
外孫吳一璘叔采較刊

應制祭文

御祭、聖母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孝子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聖母大行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尊靈曰痛惟　聖母生我劬勞仰期　慈壽萬齡胡遽一旦奄棄五内推裂攀號無從式陳首奠踊慟曷任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昭聖皇太后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昭聖皇太后遣　致祭于　大行章聖皇太后懿（懿字原係尊字御改）靈曰思（思字原係仰字御改）　惟懿德天成母儀維則誕生　聖子增光　祖宗期享遐齡永綏尊養予方依賴胡遽遐升瞻想音容實深痛悼初陳菲奠惟靈鑒歆尚享

武廟妃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孝姪婦　等敢昭告于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靈曰仰惟　聖母慈德懿行表範宮闈宜享遐年永綏介福胡斯一夕遽爾遐升諸婦靡依曷勝號慟伏惟尊靈鑒此哀悃尚享

皇后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孝婦皇后方　敢昭告于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靈曰嗚呼猥以孱微備位冢婦仰荷　聖母訓育恩德如天恃賴方深遽承奄棄上天降割攀號無任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貴妃等妃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孝婦貴妃等妃　氏等敢昭告于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靈曰嗚呼洪惟慈德久著徽音諸婦仰賴恩廕衣知圖報胡爲遐棄痛切羣哀奠以告哀伏

惟尚享

恭嬪等嬪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孝婦恭嬪等嬪　氏等敢昭告于　聖母章聖皇太后尊靈曰仰惟慈懿教育恩深天胡降割僾爾背棄凡我諸姬豈堪哀痛伏惟尚享

大長公主并涇王妃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大長公主并涇王妃　氏等敢昭告于　大行章聖皇太后尊靈曰仰惟尊靈母儀婦則表率宮闈戚屬蒙恩方切依賴胡爲一疾與世長辭[illegible]容音

容衷腸如割初筵致奠詞以告哀

永淳長公主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永淳公主　敢昭告于　大行章聖皇太后尊靈曰仰惟　聖母鞠我劬勞欲報深恩天地罔極胡云奄棄覩我不終五內崩傷涕淚如雨嗚呼哀哉

夫人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某官夫人妻某氏等謹昭告于　大行章聖皇太后尊靈曰仰惟　聖靈德化宮壼萬邦臣妾感戴深恩方祝遐齡忍聞仙逝上瞻靈几敬致哀忱嗚呼哀哉

文武百官祭　大行章聖皇太后文

定國公及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臣徐延德等謹昭告于　大行章聖皇太后尊靈曰仰惟　慈靈德同坤厚　乾啓　聖茂衍天宗尊養方隆臣民欣戴乃者偶嬰疾疢久療弗瘳仙馭升遐率土悲慟恭陳初奠莫罄哀悰嗚呼痛哉

繼后張氏發引　文武百官祖奠文

曰仰惟　懿德夙著徽音丕享壽祺遽聞奄棄靈輀在道永結哀恫祖奠有儀伏惟歆格

遣祭陝西武功縣后稷廟文

惟神粹茲農事粒我蒸民功實配天萬世攸賴時維仲春（或秋仲）特修明祀式昭誕聖之地永妥在天之靈

遣勳傅臣郭勛臣夏言等祭金海岳鎮等神文

維嘉靖二十年歲次辛丑五月丙戌朔初六日辛卯　皇帝遣太師兼太子太師翊國公郭勛太子太傅成國公朱希忠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夏言少

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翟鑾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嚴嵩代禱于北嶽之神北鎮之神北海之神西湖之神玉泉山之神金海之神名山之神大川之神曰於戲天生乎民民生於食也君代乎天凡以主民也民無食則饑饑則無以為生也天無雨則旱旱則無麥無禾矣無麥無禾歲則兇凶主民者君得無憂乎越自去冬少雪已憂二麥之不滋虔禱經旬幸覩元日之瑞乃者入春不雨歷夏亢陽今且赤旱千里矣麥苗就槁禾則萎矣田疇龜坼井泉涸矣潛

渠斷流固儲阻矣炎氣熇災大警見矣狂飈震驚謹且霾矣滌滌山川如惔焚矣邑里皇皇大命近矣躬告于天禱亦久矣遣祀于神靡弗久矣大災鑒不回罪實在予神惠罔宣民則何辜今事且孔棘加以十日不雨秋成無望將老稚相携而流亡流亡不已又將枕籍而溝壑兼以河流不通漕艘弗至米直騰貴貧者無以得粒京師之人亦將嗸嗸朕則何心忍見斯民之困斃至此也予方力疾爲壇躬籲上帝稽首踼地罔敢夙夜念惟北岳北鎮奠此冀方北海西湖蓄瀦洋洋玉泉之山泉竇

湧出金海之水天潢近接名山大川出雲是職爰命六臣將朕一誠徃禱于神庶幾炳靈神其騰波通氣鞭龍奮霆沛然一雨以救民生澤我地產漲我河流蕩赤氛於旱魃塞炎穴於神丘俾嘉生允植粢盛克修欽若成功無作神羞尚享

禱雨祭告神祇等神文

維嘉靖二十年歲次辛丑五月丙戌朔十五日庚子嗣天子御名謹遣致告于雲雨風雷之神曰茲以旱旣太甚農憂已棘而風霾作祟和氣未回予心皇皇已嘗遣官代禱未獲感孚茲特申虔凡誠再叩于神惟神仰贊上帝哀此下民大降時雨俾我成歲實賴神庥謹告

祭告鎭海瀆山川諸神文同

祭告都城隍之神文

茲旱虐已甚民憂食皇皇朕憂民尤切嘗遣叩未臻靈應神享國祀捍災禦患責有所歸特再命官申告所冀旦夕一雨以紓朕憂神其聽之

祭告三官眞武天將東嶽闕王諸廟文俱同

祭河瀆等神文

茲以漕河水涸運舟膠阻今歲糧米尚未入京軍

國大命所繫實軫朕心已命官經理河流用工疏濬茲特遣官齎捧香帛徃告于神惟神保佑國家閟靈效職以相厥成俾所在奫泓瀦蓄有來汪洋汎艘千里以飽億兆生靈永有利賴神乃血食萬世亦永永有聞不其休哉

祭告淮瀆東嶽靈慈顯惠南旺安平鎭等神文

同

諭祭恭襄祠文

皇帝遣　諭告于恭襄等祠曰卿以　先朝名臣治水有功廟食茲土尚資宣力黙相後人俾有成

蹟是豈惟永保我國家亦不隳爾前休用稱于世世尚其念哉

內侍祭邵眞人文五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七月丙寅朔　日某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　贈少師諡文康榮靖禮部尚書致一眞人邵公之靈曰惟公道合無爲功叅元化匡扶　宗社翊贊　聖明方期住世以長年遽爾神遊於冲漠玆者靈輀啓路言返故丘丹旐載揚永長辭矣某等夙依玄範想慕眞風聰覿無從涕淚如雨臨岐布奠公其鑒之

惟公金門大隱陸地眞仙云胡委蛻於寰門忽復歸眞於大化某等早從紫禁獲覩玄風想念儀形曷勝悲怛玆以輀車旣駕窀穸有期設祖席於都門聞薤歌而隕淚臨風一奠公其歆鑒之

於惟我公玄教宗師　皇朝至人驅百靈以爲衛抱一氣之孔神宓見寵于　天子萃盛福於厥身辭白日以觀化歸碧山而返眞某等獲覩仙風生也何辰敬布哀於一奠臨長河之要津望秋帆而忽不見空涕泗兮泫泫

上清之山太和所鍾挺生異人獨振玄宗變化孔神天矯猶龍舉步升壇驅霆駕風祈　天昌胤建此元功　皇眷斯渥　帝寵攸隆謂宓久視以開盲聾胡即命駕返于崆峒仙源故棲爰有新封素車言旋杖屨率從　天子命使爲作幽宮生榮死哀古今罕同某等隨侍　聖顏覩公德容念玆永違豈勝哀悃臨途哭奠千載遡風

惟公生于仙都顯于　帝庭歿于神京葬于丹丘鶴袍玉帶列于朝紳叅臺華表營于命吏若公者可謂極人世之至榮涉仙寰而獨立者矣某等上戴　聖恩沾濡玄化路隅一奠慰公以辭公其得

不欣然而來享耶

嘉靖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夜半　御札出自禁中至朝房已四鼓是日秋享即起具祭服入　太廟捧主至　廟門羣臣未至乃於門限籠燈下作此不滿三刻水而五篇稿成疾馳至西苑天始明令中書張電與筵等就無逸殿書進　上在仁壽宮竟夕尚未寢已兩得太監溫祥夏言有本來未言累嘗應制尚逾一二時未有若此文之急就者記之以示後人

祭文

欽賜酒飯脯醢祭家廟文

嘉靖十一年壬辰九月十四日孝玄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謹昭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今月十三日伏蒙 皇上召見於西苑迎翠殿之北室 面諭令舉所知以備翰林之選後蒙賜詩二章給筆札令恭和又蒙 賜光祿酒飯尚膳珍饌命中官陪宴於寶月亭是日又蒙 賜薦先新稻米飯并黃封酒一尊脯醢三品果五品十四日 朝罷又蒙 宣召至左順門 賜昨所製

詩 御筆龍箋輝映星日二日之間蒙 恩賜稠疊特出非常此皆賴我祖考遺澤餘庥所致也謹以 欽賜酒飯脯醢果品敬薦伏惟尊靈歆此寵渥

特加太子太保并賞銀兩表裏奠告家廟文

特加太子太保并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寵恩隆重越出尋常此皆我祖考積德餘慶之所致也玄孫言上感 君恩永惟世德祿養弗及倍增感愴謹用奠告伏惟尊靈鑒歆益加默佑以綏後福玄孫言無任感泣追慕之至

冬至 特賜餅餌果品酒餚奠告家廟文

特賜餅餌果品酒餚奠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茲惟仲冬節令長至追念本始永慕曷勝是日恭遇 皇上大祀天於圜丘孫言分獻雲雨風雷壇顯被寵光皆我祖考積慶所致謹併奉告伏惟尊靈鑒歆

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扈從 南巡祭謝辭家廟文

言仰蒙 聖恩以冊上 皇天上帝大號于圜丘以言充泰壇監禮使禮成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

國少師仍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如故隆恩殊錫榮冠一時茲實仰藉祖考餘慶流光以有今日永慕恩德曷勝悲感又以今月十六日扈從 聖駕南巡啓行在卽謹用祭謝以辭伏惟祖考尊靈默垂庇佑俾往復康吉玄孫不勝祈懇之至

一品三年考滿加 恩祭家廟文

維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十月丁亥朔越二十八日丙辰玄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謹昭告于顯高祖考原友府君顯高祖妣許氏孺人顯曾祖考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府君顯曾祖妣吳氏一品夫人顯祖
考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逊齋府
君顯祖妣饒氏孺人顯祖妣徐氏一品夫人顯考
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州象峯
府君顯妣吳氏孺人顯妣匡氏一品夫人曰言以
今月二十一日歷俸一品三年考滿二十六日伏
蒙 聖恩欽遣中官頒賜羊一隻酒十瓶寶鈔二
千貫先是以鍾粹宮工成欽蒙 聖恩賜大紅織
金飛龍服一襲近以啓祥等宮工成欽蒙 聖恩
加陞正一品俸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竊念遭

逢 聖朝致位孤保時蒙 恩渥祿賜有加此皆
仰賴祖考種德積善垂庥流慶以有今日謹以
賜羊賜酒并全豕庶羞之儀恭申祭告伏惟祖考
鑒歆益隆啓佑早昌孫胤以延我祖考世緒於無
窮孫言不勝追慕懇禱之至并告于先伯考葵軒
司獄府君先伯母蕭氏竇氏姚氏孺人先室徐氏
一品夫人詹氏一品夫人徐氏淑人尚享

祭先醫諸神文

維嘉靖二十年歲次辛丑 月 日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 謹以酒果脯
醢之奠告于先醫之神神農之神黃帝之神岐伯
之神扁鵲之神華陀之神曰茲以衰齡多所疾苦
匪資藥餌曷以永年謹卜佳辰合和良劑仰徼神
惠默助靈通俾調劑適宜服食奏效用扶衰薾恭
賴神庥不勝懇禱之至謹屬太醫院官葉文齡許
延齡俞橋國子生顧定芳代告尚享

遣孝孫克承祭臨清先尚書祠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 月朔越 日孝子少
保尚書言謹遣孝孫國子生克承以牲醴之儀致
祭于誥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繼

考象山先生之靈曰嗚呼惟我顯考昔守清源歿
且三十餘年矣州人追思猶如一日比聞有司奉
詔因民之請特建祠祀男繫官于 朝不能展謁
祠下茲因孫男克承南還特遣代祭以申瞻慕之
情惟我顯考神靈尚徃來茲土以永福州人俾有
依賴尚享

宗廟訓錄加 恩祭家廟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十二月壬午朔初四日
乙酉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玄孫夏言謹以清酒庶羞之儀昭告

于顯高祖考處士原友府君神主顯高祖妣許氏
神主寶訓實錄并督造　皇史宬工成加太子太
傅尋加少傅數月之內疊進師傅重秩今又錫之
武廕殊恩異數備極榮寵此皆我祖考遺澤餘庥
所致也追念慶源曷任哀感伏望祖考鑒悅卑昌
嗣人以永延我夏氏宗緒玄孫無任瞻懇延望之
至尚享

誥贈祭告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閏十二月朔日壬子孝
玄孫禮部尚書夏言敢昭告于高祖考原友府君

高祖妣許氏孺人曾祖考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翰林院學士自新府君曾祖妣贈一品夫人吳氏
顯祖考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廻簡
府君顯祖妣饒氏孺人顯祖妣贈一品夫人徐氏
顯考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知州府
君顯妣吳氏孺人顯妣贈一品夫人匡氏曰比者
伏蒙　朝廷加勳柱國進秩少傅兼太子太師仰
念祖考先受誥命未有今階又玄孫婦蘇氏以繼
室限於典制未有　封誥玄孫言上疏陳請荷蒙
皇上特恩三代誥命并見在妻室俱照見任官階
給與茲我高曾祖考俱　誥贈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師妣皆仍一品夫人孫婦蘇氏封一品夫人
天恩所被存殁增榮玄孫不勝感慕先德之至謹
用祭告伏惟鑒知

祭太保費文憲公文

嗚呼天祚　皇明篤生哲人在昔平格保乂有殷
於惟　純皇末命丁未制科得人於是爲最公如
王曾首出其類繼事　敬皇聖學緝熙不顯其德
百辟其儀公如史佚日陳仁義述事　毅皇爰立
作相淮南寢謀家禍是釀公如汲黯社稷所依

聖皇繼統嘉靖中興既有典刑復用老成公爲司
馬爲時保衡退居湖東心在　王室人惟求舊蒲
輪再及公如汾陽聞　召即入嗚呼七月戊寅
上御文華召我閣公眷顧有加十月丁亥象折中
台天不憗遺哲人其萎嗚呼我公爲鄉先覺爲國
名卿身之去就爲時重輕方其柄用也驕藩爲之
懼及其復起也邦國以之寧其再釋位而去也天
下以爲病其復用而遽卒也君子猶恨未究其平
生嗚呼念我先公爲公執友施及小人重連婚姻
賴公同朝股肱元首嗟何及矣國無黃耇在[illegible]

憾哀榮則有嗚呼表行有諡錄實有史不朽有文
傳家有子哭公匪私慟以天下永言千古奠此一
斝
祭　欽祀江西靈山鷹武李將軍之神文并
咨
惟神威靈舊號[illegible]武廟貌巋然靈山之下民有疾
苦與凡禱祈惠然于神應無愆期感神之靈福此
一方有事內苑顯予　聖皇惟　皇憂民錄神之
功列祀玄殿禁[illegible]之中謹製神位大書　賜號爰
託郡守奉安于[illegible]名題　御筆俎豆有光祚國佑

民萬禩無疆謹告
咨禮部爲祀典事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該
本職於西苑無逸殿具奏伏見江西廣信府靈山
石人峯鷹武祖殿有神曰李大將軍其神靈應甚
常郡中水旱疫疾　禱無不響應有功民社歷年
永久伏乞　聖慈軫念一方生靈賴神禦災捍患
俯允臣奏　特賜題號錄俾獲陪侍高玄神實幸甚
不勝戰兢仰祈　天恩之至等因次日奉　御筆
批允　賜號江西靈山鷹武李將軍之神欽此本
日　欽命中書官郎無逸殿書寫神位司禮監等
御門各督工填刻完畢列祀大高玄殿左之統[illegible]
殿訖爲照本神既奉　欽依賜號崇祀內殿其原祀
地方相應遵依　明旨一體改正神號崇祀爲此
移咨貴部煩將咨內事理備行江西廣信府著落
常部官備辦牲醴督率僚屬親詣廟所將本職恭
製神牌并發去祝文一道揭虔奉安祭告施行
祭憲副山泉吳公文二首
嗚呼公胡爲遽止此耶公氣完質堅安享遐算才
宏志正宦膺崇爵二者少不相副然公官至臺臣
四品道行名立可以不朽矣諸子森然甲科能世

其家可謂不死矣在公宜無所於憾而予則不能
已於悲者痛哲人之云亡慨知己之不得見也春
郎待我有子道吾女未能盡一日婦禮公之高誼
有餘予未嘗不歎[illegible]懷也聞公之訃予在西苑郎
日遣吾女從壻哀奔扶公南歸嗚呼遡風千里布
奠一觴公乎有靈知我肝腸
嗚呼昔在京師聞　公訃音感舊懷賢實傷我心今
還鄉里聞公安[illegible]　伏枕杜門哀莫能赴惟公平生
毅然有志攻苦力學刻勵從仕學既聞道仕益著
名見知海內以賢[illegible]者稱家于與公少也同[illegible]託

姻聯每同憂樂自公之逝終鮮相知可語者誰吾
寧不悲公其知乎哉嗚呼

祭大司徒浦汀李公文

惟靈宏才夙負異質挺生教領家傳展矣珪璋之
器名登鼎甲卓哉翰苑之英紬繹史垣公是非而
秉筆開陳聖學侍幃幄以横經台望素孚巍巍
乎斗山之仰藻思雄發鏘鏘乎鈞韶之鳴乃陟宮
坊薦升翰長佐政留都壽家食而濡滞擢貳司馬
屢安靖乎擾攘地卿載晋邦教是掌持正眞而不
回緊夙節之可想用無往而弗宜信能大受守至

老而彌堅足占所養巳而道有未合辭賦歸來青
霄翼倦綠野堂開白月淸風酌羽觴而懽賞黃花
翠竹策鳩杖以徘徊心巳不關於廊廟身如眞憩
乎蓬萊訓子課儒輿蹕芳躅留賓較奕允適幽懷
顧其念濟時難才優王佐靑年入仕早沾北闕之
恩累首解官卽遂東山之臥惟父子司徒之相繼
斯搢紳門第之爲大予以世講之雅屢辱高軒之
過豐功偉烈每奮勵以相期古調豪吟時往來之
賡和俄睽别而訃聞何哀情之可奈比承召而
入神京弔遺蹤而歌楚些惟冥爽之未磨鑒予衷

於靈座尚享

壬寅南歸祭告臨淸褒賢祠文

嗚呼惟我先公以廟堂重器經濟宏才孝友純德
豈弟惠政兼以剛直之氣氷櫱之操屹然凜然至
今猶有生氣然舉進士十年而官僅守一州又竟
以奔走勞疾怫鬱齎志以歿嗚呼痛哉其屈也甚
矣自我先公之歿三十七年於今祠而祀之無小
無大咸感慕咨嗟不少置比歲有司播行明詔
州民詣闕上疏勅賜祠額曰褒賢詔有司春秋
一舉祀嗚呼此則我先公生而抱未究之施歿而

食不世之報蓋庶幾永慰矣言不肖奉先公忠孝
正直之訓服官於朝二十五年罔敢廢墜早受
聖主眷遇簡抜之隆爲千載希中間備嘗艱險屢
遘罪戾日茲久處帷幄輔理無狀蒙恩寛貸特
賜生還乃今獲展松楸焚黃丘壟此實仰藉幽蔭
享此鴻庥伏念先公之神如風雲在天如水行地
無往不存矧茲祠官宦跡攸妥伏願永福茲土永
昌嗣人不勝哀慕祈禱之至

壬寅南歸祭嚴州昭德祠文

惟我先一公筮仕於嚴職推郡刑辟以法專乃用德
化乃除俗弊民到于今陰受其賜授經講學士嘉
得師省賦輕徭小民有依四三年間綽有遺愛自
公至嚴餘四十載往聞公歿父老涕洟號諸有司
立石建祠比奉 明詔上書請賜 天子曰安錫
名昭德乃 勅守吏春秋舉祀邦典有常欽於世
世不肖小子享公未究負奉先訓罔敢或後遭逢
聖主眷遇優隆薦歷通顯列於三公頃緣衰病累
疏乞閒仰荷 聖恩特賜歸田道經富春拜瞻祠
宇想慕音容有淚如雨聽言郡人追思彌切刻諸

賢牧表揚益力遺像儼如廟寢孔肅惟公之靈永
作民福

祭始祖墓文

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十一月丁未朔越二十
一日丁卯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孝玄孫夏言謹以羊
豕酒果之奠祭告于始祖榮甫府君之墓玄孫紹
祖慶緒服國寵恩官躋一品褒贈三代追念我祖
肇發洪源典制所拘恩數不及永惟德澤莫伸孝
思昨月望日立家廟於郡城 勅賜忠禮書院燬
恩堂之左奉安府君神位於中龕以玄孫爵貴當
祭五世恭題曰始祖使子孫世祀焉不勝永慕之
至

祭先祖贈少傅巡簡府君墓文

仰惟祖考積善垂庥慶源洪遠澤流小孫服有顯
爵褒恩累及寵典殊常 天語光華足彰潛德孫
久羈朝著曠違展省茲蒙 聖恩賜歸田里爰舉
焚黃之典式增泉壤之光伏惟歆服 國恩永昌
世祚孫不勝哀慕之至

祭祖妣徐氏一品夫人墓文

惟我祖妣節操剛貞備歷艱苦刲股救夫行通神
明篤生二子並著孝德先考五歲失怙獨受母恩
教育有成發跡科第祿養未逮啣恨終身小孫八
齡猶覩重慈遺音在耳如見今日荷 國殊恩服
有高爵推恩先妣累受褒榮縻祿於朝久缺展掃
茲蒙 恩賜歸謹奉前後誥辭焚黃墓下伏望祖
妣服此龍光益綿慶澤孫不勝哀慕之至

祭先考贈少傅象峯公墓文

嗚呼惟我先考忠孝至行廟堂宏才不偶於時官
止郡牧經濟未究遺庥小子遭際 聖主眷遇殊

常首緣建議　親灑上契　淵衷復議[illegible]郊祀獲
復古典誤蒙階拔歷踐清華不五六載官陟孤卿
遂入預政機晉升首輔推恩先公凡四錫褒典襄
以嚴州臨清之民感公惠政上疏闕下兩郡立祠
賜名褒賢昭德比因子官久於朝曠違祭掃陳情
乞歸乃蒙　恩眷留　特勅遣官修治塋域　賜
以諭祭異數實隆光耀海內是皆我先公位不稱
其壽未滿德有餘之慶流光無窮俾我嗣人食報
今日也昨蒙　聖恩眷憐特賜罷歸獲以今辰展
拜松楸謹奉龍章四函幷私製冠服恭焚墓下伏

惟先公歆服渥恩鑒予哀悃不勝悲愴攀慕之至

祭先妣匡氏一品夫人墓文

自戊子之春拜辭先妣新阡北上迄今十五年矣
仰荷先妣積善遺庥子受知　聖主驟躋顯貴[illegible]
眷非常祿賜優厚近代所希每念我先妣榮養不
逮倍積悲感又二子夭折深虞先妣幽宅匪寧累
疏乞歸展掃謀遷吉壤重荷　聖恩留任特遣工
部欽天監官相度命有司修治塋域恩至渥矣欲
遂初謀大懼驚擾諒我先妣神靈必已安妥今子
蒙恩罷歸恭以累奉贈誥焚黃墓下先妣俯垂靈
鑒昌我嗣人俾孫枝碩大以繁永延世澤子不勝
哀感祈禱之至

祭伯考葵軒公墓文

言嘗記兒時公手抄奇書教之誦讀辛酉秋應試
鄉闈公慮言質弱親挈以往朝夕保護公之恩亦
至矣言荷　國寵恩服有顯爵追念公德圖報無
從茲謝政來歸獲展丘隴謹製冠服焚公墓下少
伸哀慕九原有知尚鑒歆哉

祭徐氏夫人墓文

嗚呼夫人以名門淑質自結髮歸我孝事舅姑親

執庖爨子挑燈讀書夫人每夜績相待敬順無違
言生四子一女如玉樹金英皆不幸夭折一子既
長娶婦生孫而今也皆亡嗚呼痛哉夫人有功夏
氏子實無德以堪不能報夫人為可痛也今我貴
極人臣榮享厚祿夫人曾不得一見悲夫累受誥
贈俱一品夫人身後之榮世亦鮮儷今我謝政歸
田焚黃墓所夫人尚其歆服　國恩鑒我悲悃

祭繼室詹氏一品夫人墓文

嗚呼夫人奉我先太夫人克盡孝敬事我以布衣
日力勤服儉十載初聞我登第而喜既知我奉使

萬里即泫然以悲蓋夫人時已遘疾自慶其不可
待也及我歸而夫人逝已兩月餘矣嗚呼悲哉我
今官極人臣厚享祿賜又得謝政還鄉夫人曾不
得一日榮享何能為情茲焚黃先壟遂以夫人累
受　誥命及製諸命服並用焚誥遲　恩寵數夫
人尚歆服之

先妣遷葬柩過信城奠文

嗚呼我先妣生備全德弗享遐壽僅受一　命之
封遽棄祿養歸即幽壤十有六年言遭蒙　聖眷
位極人臣我先妣雖累贈崇階而殊翟莫被追思

慈恩秖增痛悼乃今亂祚未大以昌實懷深懼久
圖遷定茲始協謀甲午之歲叨蒙　聖恩　勅建
忠禮書院於郡城西隅今已移家　賜第閥閱之
高實本祖德茲者靈輿抵郡艤舟水滸謹設幄上
柱國里坊下率子婦一品夫人蘇氏暨諸妾恭陳
家奠式展孝忱伏惟慈靈鑒歆往即福壤錫慶子
孫於千百世尚饗

流口告先妣改塟文

男不孝蚤歲蒙昧不能卜擇吉壤奉安慈體自戊
子春入京竊祿於朝逾十五年傷心衛慮南望涕
零上疏陳情曲蒙　聖心軫恤差官遷葬是為殊
典乃竟以卜地之難未遂改圖昨歲蒙　恩放歸
焚黃慈壟頗瞻再四實見風氣不完益增愴惕於
是廣延地師尋訪經歲近得一山在上饒鄭家坊
汪塘尾之原山頓水曲形勢秀特土脈厚潤草木
鬱茂是為全吉之地可以妥藏慈親體魄百世攸
寧子孫千億之慶也謹卜今月廿一日啟窆奉遷
伏惟慈靈舍舊即新永綏昌吉謹告

聞講書院文公祠安神告文

言少讀先生之書即知宗信先生之學及覩先生

語錄曰天下有二件極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
南郊其一不為　太祖特立廟自東漢以來千五
六百年無人整理嗚呼非先生學達天人見理真
切不能的然為此言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
初即圜丘祭天方澤祭地立　四親廟以享　祖
考一時創制已為得禮未幾奪於他議即復改更
當時儒臣亦莫有以先生之言進者迨我　成祖
文皇帝定鼎北都廼尊　太祖更制即南郊建大
祀殿合祭天地建　太廟仍同堂異室之制國家
百六十年　列聖相承遂為定典是古禮卒不可

復而先生之言益隱矣肆我　皇上聖學高明大
孝純至踐阼以來慨然以制禮作樂爲已任而復
古之志宵旰惓惓言時爲諫官上疏請舉　親蠶
從之嗣是乃建郊議　上益嘉允及下廷臣集議
宰臣邑沮羣臣附會至於聚訟三月而後定非仰
賴我　皇上聰明睿知不惑之至孰能斷然行之
今則圜丘祀天南郊方澤祭地北郊兩郊配位專
奉　太祖典禮之正遠過百王矣禮成　皇上復
詔曰　郊廟禮之大者頃遵國初祀典既建四郊
矣顧今　太廟之制尚爾同堂異室仰惟　祖功

宗德弗專一廟之享朕心歉然又面諭臣言曰同
堂異室原非古禮此當更正言時爲禮部尚書感
激　皇上大孝純至即日考禮奏議遂定　九廟
之制奉　太祖居中時我　成祖適七世當祧爰
以功德之隆作百世不遷之廟居　太廟前左方
以次左右列　仁　宣　英　憲　[illegible]　武六廟
爲三昭三穆焉而　太祖始得專隆不混同子孫
矣又舉大禘之禮祭以虛位尤爲度越千古郊廟
之禮一時咸正而先生所謂二大事者我　皇上
悉舉而行之予於是慶先生之言始行於今而未
學小子得以所學見用於當時豈非斯文之大幸
歟嗚呼九原可作先生之自慶當何如也予也頃
蒙　聖恩賜歸休閒無事乃恭取　聖製闡講篇
名作書院於信城西北隅朝夕嘉與多士講明先
生之學院有堂恭題闡講兩廡有齋曰聖學王道
堂之後中爲亭以尊藏　聖製文碑左爲祠以祀
先生右則奉我先公象峯先生焉嗚呼夫學未至
於知天不足與議事天之禮孝未通於神明不足
與議事先之禮斯禮也非先生命世之大儒不能
知非我　皇上不世之大聖不能行顧予小子獲

聞先生之教用以上贊　天子而　郊廟大禮式
克釐正千古之謬定萬世不易之典以成一代中
興之盛業獨又非大幸歟祠以祀先生報德也詩
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惟先生其鑒之哉

闡講書院先公祠安神告文

惟我先公英邁挺出屹然鉅人高祀一世五歲而
孤有母與兄克孝克恭至性天成繄我先葉族又
以蕃世積隱德弗求顯聞六世之祖貲雄於鄉國
初觸禁編隸戎行永樂丙申族沉洪水自兹以還
門祚中否我祖樵翁德厚流光篤生先公夏氏乃

昌弱冠從軍荷戈執經發解京闈名聞公卿開館
授徒多士雲集模範一時師道以立晚登進士作
推嚴陵爲邑者沮壽守臨清嚴無冤獄清有善政
惠澤旁流權豪跡屏兩郡祠祀俎豆惟馨昭德褒
賢　帝錫嘉名惟公之德展也仁人惟公之才可
社稷臣惟公之學躬行實踐孝哉之稱孔門奚忝
不肖小子早聞嚴訓一言終身服膺惟謹遭逢
聖明筮仕諫官弗避權倖屢有抨彈乃議　親蠶
乃議　郊禘上契　宸衷陳典邦禮薦叨倘抜入
掌機務爵授元勳秩兼師傅褒封四世累勅疏榮

忠禮建第戎藉除名厚被寵賚獨荷眷憐密勿之
地首尾七年蒙　恩賜歸復承優詔毋幾始終身
名完保追念先德昊天罔極匪賴餘慶曷有今日
庚寅之冬初侍講帷適論漢事　天子解頤　親
御宸翰著聞講篇煥乎堯文日星麗天末學小子
託名　聖製榮被一時光昭萬世頃以賜金營構
書院恭用篇名大書作扁聖學王道作名兩齋
褒錫殊恩立石巍巍　御製有亭講堂之後爰作
兩祠敬修俎豆左祀朱子右我先公春秋釋奠臨
享攸同文公之祀匪專先賢　郊廟神正實川公

言若我先　公潛心聖學尊信前修關閩濂洛教誨
小子期於有成卒遇　明主公之道行惟我先公
功在家國經術淑人宦業澤物大施厚饗弗于其
身積德之發光我嗣人仲夏嘉日奉主入祠貌公
遺像鐫於豐碑鄉有後學仰止實勤千秋百世佑
啓斯文

祭告先公勒像文

惟我先考間氣挺出儀觀超倫長身嶽立海口河
目隆準美髯神采朗照器度淵涵望而知畏見者
起敬景星在天芒寒色正不肖小子追慕音容寫

我遺像刻石祠中千秋百世想見英風

祭告李將軍修廟文

惟神炳靈作福吾郡廟食名山屹立千仞疏神功
德聞於　九重升祀高玄上配　皇穹特捐　賜
金葺神之宇今辰落成躬拜堂下夙有心禱仰祈
神祐神其聽之錫我胤祚

祭告東嶽仁聖帝修廟文

言生際明時叨享重祿慚無功德及人以致報於
嗣息茲者年齒迫暮心憂孔棘幸歸故鄉思禱於
明神祈生嗣子恭惟東嶽仁聖帝岳鎮東方德王

生靑舊有行宮翔自前代在信城東南上游五里昨者齋香朝謁仰見殿庭摧壞幾就傾圮其非所以尊帝靈而奉神棲也謹輸寸誠特捐俸金告許修葺茲卜今日與工謹用祭告伏願大帝垂恩俯鑒凡忱矜憐危迫之情降賜賢壽之子不忘大造異日酬恩當力圖修建用申昭謝伏惟鑒佑以相其成

城隍廟祈雨文

惟神職主一郡福我兆人霧德素孚享祀罔匱時維季夏苗秀望實亢暘不雨禾則就槁農人嗷嗷

跼蹐靡所控救有司匍匐請禱憂形於色蓋已旬日矣切念言自解政還鄉於今二載雨暘若時實拜神賜連覩豐歲賴神默佑俾袞間之人獲與田父歌詠太平今乃值茲暵旱民用愁戚言殷焉靡寧謹躬拜廟庭特茲懇禱惟神大施霧睨早霈甘澤以甦民窮

李將軍廟祈雨文

去歲旱甚農失有秋穀價騰貴民多阻饑所望今登粵脫重困入春徂夏雨暘若時不稼蕃滋秀且望實今乃亢暘連旬禾則就萎南畝鈌望變謳爲呼萬口嗷嗷憂是大命言明農居里實賴年豐閔念民勞揭虔請禱惟神故吏茲土久福吾人今者惟賴一雨卽慶稔歲伏望將軍大布威霧斡旋氣數早施甘澍以奏膚功言當躬率父老釃酒殺羊擊鼓祠下以報於神

旗纛廟祈雨文

比者亢旱將失有秋農野皇皇無所控告敢徼福於神願假旗旄助成風雨大慰民望惟神之功

江公廟祈雨文

惟神以一鄉人傑享有百世廟食惟旱溢之災民

有禱必應此所以列之祀典也今者旱旣日甚早禾就槁民憂用急上下嗷嗷言退聞畝敵實願年豐惟神斡運霧功早慰農望言不勝懇切祈祝之至

新建柱國第告祖文

惟我先考少傅衆峯公弘治間未第時卜居貴溪南象山之下旣舉進士推嚴州日乃遷縣之儒林坊中街言於正德五年舉鄉貢又明年始撤去故屋作新室以奉我先太夫人比登祟顯久竊厚祿乃拓先址加十之七撤舊屋移置於上清桂洲書

院之右茲建造柱國第一區前為門為儀事左建
祠堂右作賓館後益列東西第以予與姪同居永
少傅象峯公志也卜今日之吉豎立梁柱惟我祖
考默垂庇佑以永永昌大我嗣人

祭陸儼山先生文

惟公江左奇才早負英望一登甲第獨步詞林學
國之文流傳海內經世之具屬望一時遭逢 聖
主館侍經帷勸講方勤遽罹權忌偃蹇汨没閱歲
滋深直道難容竟還舊隱 天子神聖目無全才
眷求老成圖弘化理旦夕召用舍公其誰天不慭

遺厥世長逝嗚呼公之不遇一身奚悲爰念蒼生
為天下哭言昔在場屋誤經品題道誼情真受知
最久聞公訃至流涕漬襟遣奠臨風辭一能盡惟
公之靈庶其鑒之

賜金莊興工告文

言恭以頻年欽受 朝廷賞賚金錢買田置莊一
區名曰 賜金莊將以積穀用備荒年賑貸庸彰
君賜示溥 上恩以今日之吉起工惟神鑒佑克
相厥成

祭族弟舉人時文

吾初度之辰聞汝且至即不勝其喜及聞汝病甚
急命醫往又不勝其憂奪不終日遽聞汝死矣乃
不勝其慟嗚呼天乎何予之豐而奪之速也吾不
能慰汝以辭惟有哭也布奠一觴魂庶幾其來復
也

聞 召祭告家廟文

今月十三日吏部差官齎咨文至於九月十五日
奉 聖旨原輔臣言便寫勅差官起召來京吏部
知道伏予言歸休田里已逾三載何意誤蒙 天
恩復茲召用實賴祖考餘慶綿延所至謹用恭告

不勝感慕之至

祭妹壻徐卜塘文

致祭于故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卜塘徐公之
靈曰嗚呼公幼稟穎異之資壯負敏達之才屢歷
中外官躋四品腰金衣緋不可謂不貴顯矣獨謝
政來歸曾不數月即臥病不起未及享林泉之樂
耳又我妹宜人停厝未葬諸孤尚賴教育而公厭
世太速是固天也傷如之何方欲取暇為公卜一
吉壤以速諸甥襄 乃忽聞召命就道有日此懷
竟亦不果茲展謁 塋告辭故里發舟倥傯謹遣

中書姪克承代陳悲咽公宜知之

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桂洲集十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夏言撰言有南宫奏稿已著録此集凡賦詩詞八卷文十卷首有年譜言未相時以詞曲擅名然集内詞亦未甚工詩文宏整而平易猶明中葉之舊格

朱福州集六卷

〔明〕朱豹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朱察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福州集六卷》提要

朱福州集序

朱福州集者故福州守上海朱公之所著也公諱豹字子文以進士知奉化縣有異政察舉能治劇改知餘姚餘姚復以最稱擢貴州道監察御史居　廷中謇謇有直聲數上書言便宜事章數十上皆經國大猷多見嘉納其言慎擇郡守尤切當世之病未幾出為福州守以卒而福人之德公

朱福州集序　一

不減治邑時也公平生所為詩文甚多有萬綠堂淞野內臺洪城閩中等集公卒後其弟國子生子明謁選京師橐之自隨將為校閱以傳者而子明以客死橐遂散軼至是公之子察卿極意蒐拾僅得詩百五十五篇合奏草十篇為六卷刻之而屬余為之序夫君子之學求以行其道而已矣託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今公入而建白既有以資　聖學裨
廟筭賛道化以安元元出而臨民則所居
民安樂之没或烝嘗其地公之所恃以不
已者其果在於言語文字之傳乎及讀公
之詩則清新婉麗興寄玄遠深得風人之
旨而其所奏白者皆忠實簡亮疏通練達
無不可行于世則雖公之所就無所加於
上下世猶宜誦之不忘而況民固尸而祝
之矣其言可不重乎余於是深惜公之遺
文不幸散軼而其存者猶幸公之有子而
傳也且嘗聞公之先自厥考清江公而上
凡四世世世以詩鳴人各有集至公承其
家學弗墜益昌而其一時奏御之言往往
鯁切無諱君子於此謂尤可以考其世焉
察御所爲刻而布之人人蓋非徒為手澤
存焉已也而察御好古有文嚮進不凡所

以大公之傳而益顯于世者又於是乎在
昔人有言活千人者有後公之使江西也
嘗請分便地以郵酤伍出内帑以賑饑民
捐侵賄以釋淹繫此其所活豈止千人哉
公之有後蓋天道也

前進士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長洲陸
師道謹序

朱福州集序

朱福州集詩奏䟽各三卷公名豹字子文號青岡居士以進士令奉化餘姚二縣擢監察御史至福州守因名福州集云公雅以詩名又立朝表表有聲蹟所裒集甚富其弟子朋㩦以自隨後殁于京師散失焉子察卿檢其遺及人所傳誦僅及此又公嘗戒其子凡糾劾章疏其人他令聞或不

可廢不可使聞於後世至于　廟朝大議故非可傳布恐焚棄之嗟乎大人君子之言所遺于世多矣豈必盡傳哉按朱氏居上海自公而上世敦行義復有藝文相禪邑中薰其德莫不稱朱氏多長者其四世祖木嘗以布衣召至公車上安邊十二策適丁榜葛剌國進麒麟因獻麒麟頌有静翁集藏于家其子元振世其業有壽梅集

孫佑仕江西南昌府同知工詞翰有治才著葵軒藁佑生曜提舉清江司有玉洲集公其子也五世皆以文學見郡邑志殆人間所少又況行義稱長者哉予嘗承公奉化之後見遺民稱公善政守其條約種種不忍忘未嘗不歎公其治有狀也其所羅致門下士悉興于時有宦業可觀至于今莫不稱我公請為尸祝之祀兹其表見于

世又豈必一藝學哉至于福州之政諸有碑志可攷大率嚴于自持寛而得民非有學術者不能其稱重於鄉邑非徒然者也察卿字邦憲行有家法而崇文業可謂餘慶洋洋足徵其世矣

嘉靖壬子仲春郡人徐獻忠

朱福州集目錄

一卷

詩

原缺第四葉

二卷

詩

三卷
詩

除夕

元旦寫懷

登許老峯次林榕江韻

飲謝活水萬緑堂

題郭方巖見南書屋

過林榕江別業

登[illegible]石山亭

遊九仙觀

四卷

疏

題爲開延訪以廣聰明事

題爲重民牧以安民生以固 國本事

題爲 召用大臣脩飭邊備以裨
聖政事

五卷

疏

題爲陳愚悃裨 聖政以副修省以祈 天眷事

題爲陳膚見以裨軍政事

六卷

疏

題爲急賑恤以安窮民責預備以濟時用事

題爲寬省餉以禳災異事

題爲清理久淹獄囚以副修省事

題爲薦用風力賢行方面官員以勵庶僚事

題爲薦用賢能官員事

朱福州集目錄終

朱福州集卷一

上海朱豹子文

詩

早朝

千門曙色禁鐘催天樂聲中鳳輦來雲滿赤墀籠玉笋雪晴金闕麗蓬萊　袞衣日照　龍顏近寶篆烟分雉尾開朝罷侍臣歸畫省紫薇花下認三台

謁　天壽山次何侍御韻

山崖險壯由天造檜栢盤旋發地靈一代帝陵依斗位千年王氣繞龍形鼎湖望斷雲封樹鑾馭歸來月滿庭　七廟深恩成累洽褒揚都屬太常銘

謁　泰陵

松陰下馬頻凄然　聖主垂衣憶往年獨秉憂勤追禹德已將歌頌祝堯天鸞輿隱約青山幕金殿陰森玉磬懸斜日小臣瞻拜能不勝悲淚灑郊田

春陰

新年六十日幾日見天晴鶯早聲猶澀花寒色未明病餘愁後劇詩向夢中生况近清明節春雲滿　帝城

送張文儀員外還南都

長安春早物華新千里征軺動曉塵客裡

舊懷憐對酒江南芳草望歸人心懸閶闔偏憂國路出河梁不問津回首日邊雲氣繞要看高閣畫麒麟

送顧經歷之福建

京華倦羈旅歸路喜南天烟柳山頭驛春溪樹杪船官清蓮幕靜地暖荔枝鮮况值干戈少詩篇紀歲年

顧郎中見招陰雨不赴

荒城下餘照深樹晋殘雨庭空寒雀喧風
靜落葉舞索寞思晤言泥塗長艱阻人生
會合難把盞獨延佇

謝蔣子雲見過

高情將水部騎馬出都城寂寞憐羇旅杯
盤敘遠延[illegible][illegible]還賭墅院靜有啼鶯古道
憑君挽[illegible][illegible]酒謾傾

北征次劉考功韻二首

細柳營邊按轡停貔貅百萬擁郊迎朔方
地勝新巡將太白星高欲用兵涼月五更
悲畫角黃塵千里暗飛旌桓桓去病真輕
敵　輦下何人阻北征

黃雲城上掛斜曛玉帳讙歌動地聞爭賀
虜平成大捷肯言師老怯孤軍相沿荒堡
笳如訴誰寄征衣錦織文爲念　神京根
本地　龍興須轉策奇勳

秋日遣懷二首

雲物蕭條僧舍荒砌封蒼蘚半廻廊坐來
草樹俱搖落望入關山更渺茫夢國淚邊
秋色老思家夢裏雨聲長臨風却羨天涯
鴈去啄江南晚稻香

山堂虛敞沈寥天谷裏愁懷正黯然籬菊
吐時寒有信鄉愁多處酒無權一庭吟思
高梧外千里音書落鴈邊坐久無端成獨

嘯却因衰鬢感流年

送徐朝咨

駐揖臨江縣錢唐東復東西堂方夜雨南
浦又秋風片鳥歸帆外孤雲客夢中不堪
分手處天際叫新鴻

待月

吟待中庭月如何不肯明夜闌看斗轉坐
久厭蛩鳴耿耿深秋思蕭蕭遠客情四更

山欲吐高詠使人驚

十四夜簡顧秋官與行

客懷如洗酒如泉月鬼今宵又欲圓粉署仙郎騎馬至芙蓉花下共高眠

送張宗之

扁舟漫作子長遊燕趙奇書滿篋收旅食忽驚寒鴈雨還家已過菊花秋天涯尊酒交情合江上青山夕照留世難相看須努

力未容簑笠臥滄洲

九日漫興二首

異鄉今日是重陽庭菊含芳似故鄉對酒更無知己共登高那復去年狂白雲天遠情何限黃葉秋深病已强憑仗短吟酬節序晚來餘興入蒼茫

寂寞山居菊自開登臨無地獨徘徊涼分細竹風初定雲薄疎簾雨欲來鏡裏年華驚漸改寒邊刀尺倩誰裁羈懷病思渾無賴强對茱萸醉欲頹

送鄉人南還

三月長安杏子青宮袍初試午雲晴忽思鄉井因君去懶逐風花聽鳥鳴春暮虎丘眞似畫[illegible]餘燕筍正宜羹解鞍沉醉吳門月翻笑[illegible]塵錯遠征

宮詞二首

赤闌干外鳳仙開明月光寒浸玉堦曬起不知清露重摘花輕插鳳凰釵

一自承恩入禁宮嬌姿渾不數芙蓉曉風吹醒巫山夢知在湘簾第幾重

送郁子静使淛

水部才名重一時分司南下曲江湄雖因國計傾葵藿定恤民窮薄繭絲湖上青山三竺杳月明畫舫六橋垂莫將公暇成孤

負秋半登臨巳訂期

送程侍御

客中送客夜南浦浦上籠雲瀉寒雨錦楓歷歷照行旌一路清風動寰宇

至日

官衙初散午陰陰至日山城酒自斟雲物謾書南國異江鱸空繫故園心天涯白鴈聲何遠庭下青松色更深西滯海隅如夢

裏歲華人事轉侵尋

立春日

煦煦青皇令條風和以輕端居撫流序式愜長吏情朝暾明遠郭浮靄散孤城林花茜微露砌草青欲生匪直人意豁山禽亦新聲占年徧田父豈必著卜誠緬言玆辰佳農事擬有成倐聞荅暢忭往慮稍稍平非歲苦昔沴艱糴里閈驚惕惕靦尸素亨屯百懷嬰爰覬新昜故勾神秉虔迎斯兆倘非誣萬井休禎幷

郊行

風日初冉冉出城山可憐碧烟生野屋新水滿溪田三犁春農早提壺午餉便長官還自卜[illegible]兆定豐年

獨坐

晝永文書靜庭閑候吏稀緬懷期保障退

食恥甘肥砌草茸茸綠春禽款款飛忽驚花片舞下石點苔衣

山行

山頂聞靈鵲呼晴未得晴雨多溪水急春晚徑花明鳥擇深枝宿人銜濕霧行前途有燈火驛吏遠相迎

夜坐聽雪

滿天風雪是新年片片斜侵紙幌穿疎竹

凍欲呈勁節小堂寒重聳吟肩曉來自辦遊梁屐客裏誰乘訪戴船試掃一鐺烹細茗個中清味幾人傳

喜雪

臥聞簌簌響殘蕉早起看山粉黛嬌殘臘隔春纔幾日一年占瑞又今朝寒光入樹欺梅蘂餘潤分林到柳條獨憶牛衣禁不得朱樓何處擁重貂

題畫

漠漠蘆洲野鴨眠撩人楊柳弄輕烟看山長泛斜陽棹滿樹流鶯似管絃

病中懷于東江

病來十日臥林丘緇地無因憶舊游月滿屋梁寬夢斷詩多齋閣鬼神愁世途直道憑詹尹海國高名重柳州愧我未能酹素願幾回搔首仲宣樓

雙泉

雙泉汩汩下靈湫臥聽寒聲檻外流風靜並張青玉案月明同浸水晶鈎春分灌藥垂絲綆晚汲烹茶泛碧甌笑比蘇家眞不忝滿庭香橘護清秋

雨牕不寐

風梭雨線逗牕紗織出新愁似亂麻寶鼎有香聞刻篆青燈無種自生花夢回已悟

身非蝶病瘥纔知影是蛇蕭颯素絲雙鬢改異鄉空自惜年華

貢院刻竹

碧玉森森蔭綠苔歲寒風節不凡材洞簫吹徹霓裳調月下驚看紫鳳來

野興

山頭日氣含殘雨溪上雲陰送晚風欲散幽懷還獨步薜蘿深徑有殘紅

溪上

差差細水煖浮藍深樹花明宿雨含蓬底好山看不厭又攜春色過溪南

象山道中

日日驅馳疋馬艱朝來又過幾重山路逢白石堪留賞人走紅塵未得閒輕霧乍收孤嶼外餘寒多在萬松間客鄉日暮聞啼鳥無限愁懷鬢欲斑

出南郭

早春南郭路景色巳暄妍雪霽孤村日山青萬井烟聽鶯經竹嶼立馬看松泉芳草天涯遍離情忽黯然

寧海道中

重疊林丘鳥亂鳴依稀樹裏見人行萬山不斷雲常濕一雨初收鳥獨啁石磴崎嶇如世路黃塵狼籍繫鄉情東風送我溪南去詩思俄從勝地生

留別奉化

雪霽峯高服正青除書誰捧到山城頻年菜色慚無補一寸葵心喜自明樹影獨憐征馬瘦江流不滅野人情秋風渡口重回首惠政橋西雨未晴

十四夜對月

月色清秋好羇人獨夜看光涵山館靜影瀉竹牕寒亂杵隨風急鳴蛩促漏殘所思雲共遠搔首發長嘆

留別張艾庵員外

忽報新　恩下日邊嫩涼池館鵲聲便極知疎拙民猶病未徧登臨我自慚多愧故人頻酌水獨攜孤鶴再朝天大江西上重回首夜半龍泉月正圓

贈山人王德升 有序

予自餘姚被　召客有遺予頌德
卷叙其端者乃王德升氏文古雅
可愛予定未識其人叩之知爲山
人也山人少事舉子業中爲數奇
棄去高臥龍泉山下殆古之所謂
徵君者流予令姚六月而不得與
高士通俗狀可想也因賦此以表
其行云

蚤與世不合便令人事疎淵明貧自樂徐
孺老甘鋤長嘯時呼酒狐眠只枕書漫勞
雲錦贈高誼却慚余

贈僧

高僧蹤跡老青山金錫秋空鶴共還靜裡
光陰常入定半牕松影白雲閒

朱福州集卷一

朱福州集卷二

上海朱豹子文

詩

北上留別諸同年

西風吹馬度黃塵雪後梅花凍色勻天地
有身皆是客江山無處不宜人十年聚散
眞浮梗千里驅馳欲問津此去衡峯重回
首隔年離思柳條新

晚下馬鞍山

萬丈丹峯倚碧霄千年飛塔麗岧嶤洞門
花雨常成陣遠浦漁舟欲趁潮芳樹暖香
生澗底夕陽寒影挂山椒遲歸更愛西溪
晚不減濠梁昔日招

遊桃源洞

清泉曲曲遠分源野蝶隨人到石門松下
一亭宜日午洞中三月正春溫烟雲花鳥

掀髯笑廊廟江湖握手論可柰客情消不盡欲將吟賞付清尊

次王子升侍御登姑蘇臺二首

春暮香凝九陌埃東風吊古獨登臺烟雲漠漠山城外燕雀飛飛水樹隈感慨未償覩物興澄清欲展濟時才夕陽驄馬歸來晚一路殘紅點綠苔

鳥銜花雨過幽亭隔水輕陰使節停歷歷數峯當面起亭亭孤栢向人青雲邊恠石晴猶潤竹裏僧房晝亦扃極目平臺因坐久晚風吹面酒微醒

登虎丘次胡可泉韻

千年覇業一青丘落日澄江空自流石上舊題泉品定山頭寒氣劍光浮閒雲半卷僧開閣白鶴孤飛客倚樓謾說興亡多感慨却憐人世幾同遊

宿瑞菴山房疊前韻

夕陽攜客度松丘汩汩清泉繞澗流臺上群花隨雨下望中千刼與雲浮林深塔影山頭月夜半鐘聲樹杪樓明日參禪先有約欲從老衲問天遊

遊南峯

塵緣方擾擾清賞獨悠悠蒼翠千峯聳崗巒萬木稠聽泉心自爽眠石興偏幽更轉溪南路穿山未肯休

登天平山

恠石巉巉似虎蹲萬峯深處鎖龍門厓顛古樹和雲黑澗道流泉帶雨渾極目蒼茫隨去鳥濕衣寒翠近黃昏孤亭徙倚空長嘆古寺淒涼舊刻存

宿白雲僧舍

駐馬投僧舍煩襟頓覺清空庭松影落匀

石蘚斑生山古多幽事雲深薄宦情數峯
明月靜獨宿聽猿聲

遊靈巖山

南上靈巖路未窮尋幽曲曲萬松中湖心
波浪連天白山頂雲霞近日紅草綠琴臺
人去遠烟迷香徑鶴巢空老僧莫說前朝
事石上高歌坐晚風

過北峯寺

石上青松長峯在山之北度溪一來尋院
幽僧亦獨竹深聽鳥鳴愛此山中宿

西山道中

度嶺穿林落照紅鳥聲多在綠陰中好山
處處行遊遍今是雲深第幾重

遊海雲寺

西巖返照欲黃昏十里肩輿破蘚痕白石
清泉溪上路長松疎竹寺前村登山客到
先尋主採藥僧歸正啓門坐久却疑塵世
隔飛飛翠羽出雲根

登鄧尉山

石梯迴轉漸高峯烟鎖樓臺第幾重過雨
山頭春靄靄落霞湖面水溶溶薜蘿徑遶
多啼鳥松竹雲深有暮鐘相對老僧尋往
事千年芳草闔閭宮

遊觀音山寺

青山低處寺門開一派寒泉樹裏來遙指
前峯拂衣去笑聲還在白雲隈

過一雲

茂林深入午風微度水殘花點客衣曲徑
綠鋪烟草軟半山紅綻雨梅肥鶴歸溪上
穿松麓僧向雲邊扣竹扉便欲逃名依谷
口碧崖丹嶂採新薇

宿敬堂僧舍

雲房分榻亦良緣設爇鑪檀說往年萬壑松風宜鶴夢半牕山月共僧眠塵心頓覺如秋水色相何能學老禪自是夜深吟吻渴旋烹石鼎起茶烟

滸墅別舍弟子明

北飛雲鴈是新岐別恨離懷各自知江上晚山青杳杳雨餘芳草綠差差願於眠食頻加愛好寄平安慰所思他日秋風看鶚薦高堂垂白喜無涯

直河道中

風光春欲暮遊子不勝情芳草天涯綠晚山江上青一官將短鬢千里只浮名舊業吳淞曲眠雲看耦耕

憶江南

荻芽初長鱖初肥江上茅齋竹掩扉慙愧微名遠行役北堂應欲寄春衣

下邳道中

僕僕倦行役淮陰春可憐麥隨新雨長鷗傍暖沙眠客思午多嬾鄉書遠未傳夕陽聊自遣買酒更烹鮮

過沛縣

落日青林鳥雀多沛中非復漢山河北風暗地黃塵起壯士依然躍馬過

魯橋見楊柳偶作

楊柳青青節序更天涯倚棹不勝情白頭老父癡兒女正卜金錢問遠行

開河道中

春日江南思烟帆雨後程綠蕪連野色新柳繫歸情雲共平川遠風隨舞燕輕客愁渾欲減倚棹盡中行

賤妾嘆 途中見內臣發遣南行勢甚落莫而作

憶昔承顏多意態忽驚遺落頓蕭條王孫

不愛纏頭舞飛燕難爲掌上嬌雨濕湘裙顔色褪花飛燕樹珮聲遥巳知昨日非今日清夜燈前首重搔

晩次流河驛

帆飛來遠浦棹艤臨荒驛蕩蕩風起波昏昏日沉夕鐘鳴山寺杳鳥宿沙汀白親舍尚迢遞挑燈未眠客

送定清僧南歸

風塵遠道喜還鄉江郭禪房菊正芳錫杖忽驚松鶴夢袈裟猶帶　御爐香登壇說法天花亂臥石看經貝葉黄了却浮生惟入定眞慚　京國馬蹄忙

送王承之南還

燕臺九月送飛旌漠漠霜天旅鴈鳴故國巴猶黄菊酒長亭先慰白雲情風塵遠道三千里江浦孤帆十二程歸去草堂仍舊業莫將書劍負平生

謝張水南惠酒

竹爆桃符處處忙那堪除夕是他鄉多情頼有張公子尊酒猶能慰客腸

夜雨書懷二首

西風吹雨過山房茗碗爐香共燭光孤客未還愁似織寒更帶雨夜偏長人生去住眞難定歳序推移總自忙坐抱殘編成假

寐恍然蒐夢到高堂

一燈枯坐夜如何庭竹蕭蕭振玉珂家信却從秋後得客愁偏向雨中多浮名繫我猶奔走世路驚人欲嘯歌奈爾西隣忽吹笛數聲淸怨耳邊過

送僧鎰還鄉

飛錫遥從上國歸天花時傍衲衣飛閒來入定心如水獨有雲山伴竹扉

送王崇教河南僉憲

天台自昔稱文物况爾才華海內稀客裏經年勞慰藉天涯此日又相違黃塵岐路多悲感青史功名有是非須遣音書慰岑寂北風鴻鴈正南飛

送王克清主事

客裏相逢喜欲狂西風寒驛又催裝簡書已了公家事省覲兼開春酒香萍梗獨憐猶繫我烟波若個不思鄉從來南浦多離別沙白江空去路長

散愁

久客思歸心已切琳宮暫借一盤桓半生勳業欲看鏡此地登臨獨倚欄花雨晝飛簾影亂麥秋風動苧衣寒篙師明日理舟楫想到江南暑未殘

渡淮

舟泛長淮正曉天浪平風息櫓聲便鄉音漸與吳儂似相喚漁郎買小鮮

登鐵甕城望金焦二山

渺渺滄江城下流望中佳境託神遊雙峯蹴浪烟雲繞一水連空殿閣浮吊古欲追甘露寺題詩空記摘星樓海門日暮春潮起畫鷁西飛白鷺洲

登雞鳴山憑虛閣

華閣崢嶸倚半空遊人疑在水晶宮天開霽色東南勝簾捲山光旦暮同坐久不知身是客樹高忽見鳥衝風未因吊古成悲愴多少奇觀落照中

登牛首山

登登牛首寺曲磴轉霏微下見諸峯小遥看遠樹稀蒼茫含日氣空翠撲人衣幽事閑吾況雲閒野鶴飛

遊靈谷寺

十里松陰逐勝遊西風黃葉寺門秋石閒泉水如僧眼樹杪山容上佛頭雲護竹堂閒白日鶴迎仙客下升丘浮生且付吟邊酒鐵馬金戈老未休

過戚里廢宅

風動疎簾噪鳥雀舊時流水見豪華夕陽不管興亡恨猶上危墻影落花

贈九峯鄒山人

少年曾夢筆如椽處士高名北斗邊江館醉眠梅里月竹爐香煑惠山泉清風屢下陳蕃榻勝覽常移范蠡船邂逅又逢淞水上一川雲鳥興悠然

王舜次陸儼山韻

西風江館客停車共愛新葩淡不華野質故應開白露雅容翻覺妬紅霞高人賞識逢佳節學士栽培向輭沙莫把榮枯問朝夕自憐荆璧本無瑕

喜沈原德至

燕子穿簾日正長喜逢知己過西堂夜深話舊渾忘倦醉裏呼盧漫作狂隔塢茶烟花自落灑窗梅雨葛生凉十年雞黍曾相約江上秋高一棹將

送秦元甫北上

髫年椽筆掃千軍三十猶憐志未伸淮海壯遊餘寶劍京華旅食尚青春重縧難困天邊羽高價終歸席上珎坐對寒花應悵別月明何處寄雙鱗

過靜安寺

空山無事易黃昏僧抱孤雲臥竹根寂寂迴廊春欲暮落花滿地不開門

寄程以道

朧梅堤柳又春風客子光陰似轉蓬此日天涯千里隔昔年花底一尊同西川蹤跡孤雲外南浦離愁細雨中早晚瞿塘新水發雙魚煩爾下巴東

山居即事

山齋清晝不掃地獨焚香布穀催耕早溪流引興長竹深宛雀鬪花老覺蜂忙世事雙蓬鬢高歌半酒狂

夏日漫興

江上青山一草堂竹梧交影晝初長飽諳世味須高臥病感流年懶縱狂花雨亂飛侵藥鼎燕泥時落汚書床南隣頼有知音客跡重詩筒過短墻

承韋大夫見過

水鄉二月高軒過鵲度殘枝噪晚風千里江湖今會少九天閶闔舊遊同才名此日卑王粲人物當年重孔融此夜一尊須盡醉燭花偏向故人紅

郊行

楊柳含風晝漏稀水光山色總詩題踏青歸去還攜鶴子午橋頭日未西

龍江歌送曹月川北上

龍江淼淼春茫茫晴光灧灧烟蒼蒼飛花點衣爛如綺流雲礙席移相將月川先生多慨慷虬鬚虎視仍廣顙腹中貯書一萬卷筆下奔濤走千丈買臣五十富貴來觀光一笑登金臺金臺二月鶯聲早絶勝龍江漫春草龍江亭上張離筵亭前楊柳青眼圓吳姬當壚日未午青絲玉瓶酒如泉丈夫意氣青雲上肯使蕭條臥窮巷棟梁清廟須喬松老驥一售天閑空斜陽影亂忽不見帆飽東風疾如箭相思何處到君

前明月龍江夢君面

遊靜安寺

古刹乘閒到[illegible][illegible]路已賒洞門虛歲月壇樹鎖烟霞夕靜泉逾響山空日易斜坐聽清梵久落盡木蘭花

吊妓溺江和陸太史

風捲吳姝赴急流傷心不似採蓮舟蛾眉拭浪低雙黛羅襪凌波冷一鉤塵夢洗醒

秋水淨香魂漂泊海天遊憑誰江上招魂去一葉青萍逐雨浮

送徐夢鶴之新昌

不向新昌去那知山水嘉湖光明使節嵐翠擁公衙邑小偏宜臥官清未足誇年年勸農後飽喫雨前茶

九月十日同諸友登丹鳳樓

雲樓百尺眼前空昨日登高興未窮江上潮聲今古在雨餘山色有無中酒酣黃鵠憑欹聳老去流年付轉蓬倚遍曲闌無限好西風回鴈落霞紅

宋宮人斜

落花滿地無人掃白骨青山幾暮春夜半幽魂常問月趙家宮殿屬何人

遊福田寺

偶入福田寺西風黃葉深江聲來野閣僧語隔松林古刹摩荒蘚高吟見遠岑無緣謝塵鞅霜鬢苦相侵

宿福田寺

旅宿招提夢亦清兩峯寒月送猿聲風迴古殿簷雲冷香燼殘更佛火明塵世已知經萬刼竹房今喜話三生朝來又復趨城市却笑塵緣尚未醒

朱福州集卷二

上海朱豹子文

詩

曉渡錢塘

烟歛吳山霽色浮長年清曉喚登舟西風旋作江豚浪白露偏催海樹秋歲序逼人驚易改乾坤何地是安流往來却笑成勞役自在眞慚水上鷗

客愁

聽唱竹枝曲因悲遊子情異鄉爲客久寒月照窓明捧檄憐毛義傷時哭賈生天涯歸未得豺虎正縱横

嚴子陵釣臺

山古風高老樹青釣臺長日水冷冷江湖滿地千年迥更有何人應客星

蘭溪舟中月夜

宿鳥依林薄停橈戀晩陰溪聲和月動愁思與秋深野渡霜昬霧山城送擣砧夜闌添寂寞孤坐發長吟

新埠夜泊

山村暮靄暗荒津蓬底孤尊對客身繞樹溪聲偏入耳隔汀漁火故依人舟中自覺琴書懶旅次偏於僮僕親銷盡芸烟不成寐有懷千里獨傷神

蘭溪道中四首

叢叢綠竹繞溪涯竹外山樊一樹斜忽聽踏歌聲隱隱始知深處有人家

山脚澄潭長綠蒲雙雙水鳥自相呼日斜漁父收綸去欲向前村問酒沽

傍山茅屋自成村燕子飛飛過石門一道長溪杳然去雲深疑是武陵源

半山紅綻野梅肥度水殘花點客衣越鳥

一聲深樹裏隔溪烟雨正霏霏

宿白沙

荒村仍水宿候吏復奔迎山月半更吐江濤徹夜鳴

弋陽九日喜黃伯貞至

西風黃菊吐秋芳吳客鄉心正渺茫花下幾迴還獨笑天涯今日過重陽溪楓半落官衙靜山雨欲來人意涼軒蓋喜逢黃太

史十年肝膽共清觴

貴溪舟中別夏公謹給事

十年觔骨走塵埃碧水丹山此再來喜見故人清格在不妨公暇笑顏開盤餐更遣清溪別烟月仍煩小棹迴明日相思渺何處落霞孤鶩獨登臺

題夏公謹象麓堂

愛爾山陰新草堂時來文客渡滄浪一雙白鶴當階舞千尺蒼松繞屋長南岫看雲時獨往小亭吟月故清狂莫將經濟空投老青瑣恩光未可忘

九日同陳石峯程初亭顧與行登陽和軒有感

九日同令賞齊山感昔遊青尊欺短髮黃菊帶新愁聚散渾無定興亡各有由爲憐歌舞地寒雀滿青樓

芙蓉花下次程初亭韻二首

晚來微雨濕花臺秋水芙蓉自在開折取一枝閒入手偷香蝴蝶去還來

庭院深深落照明看花那有侍兒迎無言忽憶芙蓉帳漂泊秋風惱客情

風雨言懷次初亭韻

秋雲密密布庭栢因風號空堂振衣坐俛首紊憤勞惠然貽詩章閭里悲瀟瀟茲懷

諒同志絲繭誹輕絺唐堯有洚水吁咈多
夔陶氏瘼乃遜[illegible]懋介琫 清朝補衮需
綺縠安用蒙茸貂願言强策騁清標佩中
椒貧爾麗澤盍前途漫迢迢同胞共仁壽
永固齊松喬

過東林寺次初亭韻二首

卓錫當年事已非依然白石滿寒溪探幽
可奈藤蘿密昏黑啼猿路正迷

院深鐘磬月中鳴砌斷莓苔雨後生三笑
已隨流水逝隔溪搔首聽松聲

廬山道中

驅馬出城北匡廬望轉遙山城銜曉滑野
燒入春嬌隔嶺聞樵笛穿雲度石橋平生
丘壑興未惜路迢迢

月軒

梅橫軒外月月照軒中人軒中人老月如
昨清光不放空金尊爾醉明月酒我歌明
月詩願言人月共長久月明夜夜題烏絲

春日行廬山下

東風吹散匡廬雲聳天五老青嶙峋諸峯
羅立似孫子芙蓉秀朵明芳春綠蘿含烟
綰絲蒻紫蘭過雨飄香新披襟遠眺心自
爽中有福地藏至人王驄馳馳草如織一
飲渴吻清泉濱欲從曲徑入長谷 君恩

未報非吾身山靈莫遣烟霞笑季眞有日
投簪紳

遊開先寺

躍馬開先破曉烟長松千箇夾雲邊萬山
秀色春如染深樹奇花雨更妍看到清泉
忘卻轉輿來白石自高眠因知惠遠尋丘
壑翻笑紅塵是俗緣

月夜懷程初亭

南浦霜寒白雁浮城頭鼓角迴悲秋不眠貪看三台氣無病思爲五老遊幾處尺書俱落落百年雙鬢獨悠悠懷人可奈天涯遠月色風聲入夢愁

建昌道中

百里西寧道鶯花春正深曉峯青帶雨烟鷺白穿林折柳江南思看山物外心却慚塵碌碌衰鬢欲侵尋

書懷

楊柳風和試葛衣菜花香細蜜蜂飛故園春酒今應熟遊子天涯恨未歸

雨坐

山村日多雨時時生薄寒野溪流水闊叢木暮雲闌爲客倦行役傷春愁倚闌忽聽雙鵲噪應喜寄平安

小園獨步偶成

公餘無所作徘徊桑樹陰白石堪玩弄此此堅貞心方塘有止水聊以洗煩襟芭蕉自舒卷此理常相尋黃鳥從東來娛我以好音睛睇射遠甸浮雲薄遥岑忽有世途感躑躅憂思深春風花不知灼灼開東林

雨中

瑞州城中細雨高安郭外飛花牧豎時時吹笛行人處處思家

瑞州察院春日書懷

江南三月暮行役未能休鳥沸鶯春夢花殘動客愁白雲鄉國遠落日此亭幽苦被浮名縛東風愧野鷗

客懷次壁間吳東湖韻

役役他鄉客勞勞報　主身鶯花空逸興湖海有閒人江上鱗鴻杳天涯風俗親韶光忽初夏庭竹又抽新

蘭山小憇

山閣無煩著孤興來尋清寺門人跡少野
樹鳥聲嬌僧飲臨流洗茶鐺掃葉燒好風
清客話時復[illegible]蕭條

重過豐城

一月豐城兩度過東西萍跡更如何風塵
千里　皇華節烟雨孤舟鴇羽歌聽鵲病
懷思問訊倚闌佳序屬清和午牕忽感滄
洲夢笑逐吳農唱踏莎

深夜

短燭虛堂靜寒蛩故故鳴綺疏含落月刁
斗入殘更客久愁長在眠孤夢屢驚狂歌
與清嘯湖海未歸情

餘干舟中

行縣復停橈觀風時捲簾岸吞秋水闊山
露晚峯尖病得新涼減愁隨客路添異鄉

今夜月清賞恨相兼

日暮

院靜無人聲庭鳥自相語西風吹我衣鄉
心亂愁緒欲遣苦未能家在江南渚日暮
復興嗟脉脉天涯雨

遊白雲寺次壁間王陽明韻

曲溪秋水淨深樹晚霞明雲暝宜僧定松
寒動客情山容終日好世路幾時平白石
堪孤坐林迴無鳥聲

浦城山行

山霧濛濛午未晴亂禽啼處惱離情雨花
細點征袍濕遙指前峯問幾程

泊劍浦驛

劍浦橋西泊松深見驛樓溪聲來夾樹巖
影落中流旅鴈催寒色村砧動客愁白沙
連皓月蘆荻夜颼颼

度仙霞嶺

萬山深處度仙霞石磴迷雲十里賒自笑浮名長役役鄉關回首隔天涯

陶園

不辭衝雨過陶園城市眞憐有洞天白鶴一聲松径裏芙蓉千樹草塘邊深穿竹徑烟光暝徙倚山亭日影偏無數清芬滌煩俗桃源何必訪神仙

安溪夜泊

晚烟小艇駐江村傍水人家正掩門萬里江湖生白髮高堂燈火自黃昏丹楓瑟瑟隨風下寒雀啾啾隔樹喧世味客途聊復爾倚篷搔首更何言

除夕

客夢山川遠家書道路遲綵衣慚曠闊斑鬢惜驅馳一歲秪今夜百年能幾時擬將歸老意先報白鷗知

元旦寫懷

萬里風烟接海隅十年奔走歎微軀乘驄謾憶長安道杖鉞聊專刺史符遶郭桃花春事早隔江山色吏情迂忽看南國椒盤頌又憶高堂敍水娛

登薛老峯次林榕江韻

竹杖青鞋尋薛老捫蘿直上第三盤雲深

長嘯謝安石松下狂歌陸務觀絕壁倒明霞結綺千峯迴合樹成團高標已出塵凡外相望冥飛欲附翰

飲謝活水萬綠堂

柱史茅堂背郭開風流儒雅日追陪賦詩笑傲有餘樂載酒登臨還幾迴深樹鳥歌春欲盡晚山雲膩雨將來鈎簾又報庭花落縱飲須傾琥珀杯

題郭方巖見南書屋

芟穢闢深圖窅然踈竹堂南山日日見白鶴時時翔蘭茝拂苔石梧桐蔭藤床窓下有圖史朋來具壺漿談道探物理哦詩爍嵐光清泉注小沼紅蓼亦自芳濯纓適吾意寄興如滄浪倦來謝賓客悠然到羲皇羙爾獨循趣媿我俗吏忙東山豈終卧蒼生共相望

過林榕江別業

曲曲城東路幽幽江上村逃名因散髮問字却移尊砌擁巖花落松依野鶴蹲明朝擬重過無限欲相論

登烏石山亭

百尺孤亭怪石旁越南憑望海茫茫平蕪落鴈銜寒水萬木鳴蟬帶夕陽畫角風前初轉騎行人秋半未還鄉登臨此日情何限强對巖花醉一觴

遊九仙觀

峻閣含風午瘴開憑高渺渺見蓬萊仙人騎鶴去千載遊子悲秋此一來雲外丹梯徧窈窕山中古木半摧頹莫嫌詞客多才思一地黄花點翠苔

朱福州集卷三

朱福州集卷四

上海朱豹子文

疏

題爲開延訪以廣聰明事

仰惟　皇上踐阼以來疏通言路辟用正人汰革冗員省抑妄費中外共稱明聖臣僚期覩太平由是而不倦周成王漢文帝不足侔矣然政有當舉者諸臣言之已詳

竊意　陛下必將次第施行而今所當先而不可忽者延訪是已願　陛下留神焉

臣聞詢岳咨牧堯舜所以成放勳重華之治拜言訪道禹武所以致允殖永清之休非君臣之常接則肝膽之曷通堂下百里漸成壅蔽故古有三公坐而論道之禮而卿士百司不時進見亦得承顏色而納忠諫無非欲聞道而求治也下逮漢唐宋明睿之主莫不舉而行之有曰宣問有曰奏見有曰召對有曰請對或見於便殿或宣至內廷論定而行鮮有敗事史冊班班不能殫述若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聖心高明愈不滿假當時廷臣之以才德著者日賜燕問其中劉基宋濂陶安胡廣楊士奇金幼孜夏原吉蹇義等尤見親洽不但賞罰生殺一切大政相與委曲講求

雖纖悉細務亦一一論辨或至日昃或至夜分實由心樂竟忘體倦　列聖以來每遵前美至於　孝宗敬皇帝尤爲虛襟求治如徐溥劉健謝遷馬文升劉大夏戴珊等屢承宣召講論移時是在　陛下左右之老成者尚親見之不可誣也今　陛下志必希堯舜事必法　祖宗而召問大臣之舉尚未施行諸臣子惓惓之心謂　陛

下有待於從吉之後如周成王之朝廟而訪落也況夫嘉靖伊始天下拭目日宣公卿以咨詢政理此非其時乎臣惟 先帝爲權奸所蠱致海內虛耗而 陛下嗣之乃當其難有捧水馭馬之勢非豐亨豫大之時萬方之所仰賴四夷之所觀望誠非易矣握髮吐哺宵衣旰食尚恐不給未可以怠緩爲之也今者公卿在位已多得人而遺賢漸獲起用固皆忻忻然有鞠躬盡瘁之心然止於奉侍 經筵之頃獲近清光而已未聞 賜以宣召訪以政事君臣道隔上下情疎有言而不得達有懷而不得吐 陛下端拱於深宮之中民食之有無政理之臧否邊境之安虞災祥之多少皆何自而知之至或參之以憸佞指是爲非以危爲安亦何從而審之所以近日

之刑賞予奪蓋有違國是而乖衆心者矣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泰否之故非細而係於上下之交與不交其幾微哉故宋臣蘇軾有曰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否則雖近臣不能自達誠有見於此也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繼天撫世之初當舉出震見離之道伏願遵堯舜所垂於後世之典體 祖宗所望於 陛下之心退朝之後燕閒之頃凡有大政事之當商榷大疑議之當決斷大刑賞之當裁處大禮樂之當酌定必召內閣老臣與之從容談論求適其是而協于中上可以合天道下可以服人心其或 聖心之所欲爲亦以明言使之調停而折衷次及於九卿以至於亞貳亦令得

以披其忠赤而吐其才猷中有德望素著議論明偘允愜於　陛下之心者則又多賜宣召特見施行又講求之後更詢以百姓之休戚何如四方之水旱何如立朝之人才何如近日之政令何如何道則治何道則不治必欲瞭然於心胷而無毫髮之或昧焉若恐諸臣承對之際不能秉公盡心以稱盛舉則許給事中御史各一人隨

侍於後因得面舉其失是亦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之意也至於翰林之設所以備顧問而充侍從也今皆虛其職事違其素心豈　祖宗建官意哉亦乞擇其問學之深長行誼之端愨者日侍文華門外時承宣議如有游息翰墨之事俾得捧筆承硯贊襄將順而效勞於其間如是幾端行之數月則積累時日之久接遇臣

下之熟弗憚於生疎弗阻於勢分情志孚而議論合將如家人父子之相忘雖　陛下亦自樂於此而無異於都俞吁咈之風矣是不惟得善謀以為政事之助亦可以却逸游以養理義之心聰明日廣壅蔽自消識邪正之真知治亂之實有集衆廣忠之益無偏聽生姦之患政令當自安　陛下真善繼善述而天心歆格豐登屢臻太

平之福可以永享且將與　祖宗君臣同遊之美並垂青史為億萬年侈談矣是延訪大臣之舉言之非迂而實為今日之急務行之甚易而能致天下之傾心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真格心第一事也臣待罪言官以此望　陛下者以堯舜待　陛下也苟有曲為論說以沮之者是非望之以堯舜而不愛　陛下也伏願　陛下不

感於人言斷然行之使天下稱仰神聖想
慕風采以共沐嘉靖維新之澤　宗社幸
甚臣亦幸甚

題爲重民牧以安民生以固　國本
事

臣惟國家之安危係於生民之休戚生民
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而守又其要也
守良則一郡安不良則一郡擾漢宣帝曰

庶民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
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所以凡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治理有效
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唐太宗曰爲國養民
者惟在都督刺史所以嘗疏其名於屏風
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註名下
以備黜陟是故漢唐良吏於是爲盛非偶
然也臣竊聞近來各處知府志能向上者

固有才不稱職者寔多或貪墨肆行而清
議罔恤或殘酷是務而淫刑以逞或粉飾
虛譽而罔上行私或軟弱無爲而玩法廢
事或更張瑣碎而事皆乖方或煩僻深刻
而民不堪命求其誠心愛民著實幹事者
數人中不二三也民有寃而無所訴時有
災而若罔　能致豐穰而裨　聖治哉
然則知府之職非他官比誠不可不選擇

而使之也審矣臣嘗考之宋太宗時令學
士兩省御史臺尚書省等官各舉一人又
嘗聞先朝大學士楊士奇建議令京堂官
各舉才堪方面知府者不次擢用一時號
稱得人治理之盛有由然矣今者重內任
而輕外補拘資序而略素履凡知府之擢
用較歷俸之淺深而其才之短長人之臧
否不暇問也及其蒞任之後見之行事乃

往往有如臣所言者伏望　皇上下惻民瘼上念國本以守牧之任關係非輕依倣先年事例特　命兩京文職四品以上翰林五品等官各舉所知或立心之正大光明或操行之廉潔端毅或才猷之疏暢明敏或學識之諳練老成或居官之慈祥愷悌或處事之謹畏縝密凡可以長民而濟時者或在京職或在外任疏名上薦每員下或一二人或二三人下之吏部編記成籍再加詢訪果與相符俟有知府員缺即以陞補夫守既得人則公平之政清白之操無擾於民有補於事而儀嚴範正又足以表率各屬知縣而檢束之廉能者知勸而益勉貪惰者知畏而圖改境內安寧而治效可計矣若其滿考之後久而不變政蹟表表則任之六年九年雖曰歲月之久

而以越次之擢報之或陞爲布政使或陞爲按察使或陞以京堂四品之職不必拘於常格也使通十三省兩直隸之守而皆然則和氣可以立召太平可以立致而
皇上孜孜圖治之心可以仰副萬一矣若
京堂大臣薦所私昵不得其人他日到官貪穢敗事則上有　國法下有清議彼亦何逃或如宋端拱時舉主連坐之罪罪之亦未爲不可也如蒙　皇上俯采臣言勑下吏部特與施行　皇上嘗加之意督率在於必舉如宋眞宗命閤門御史臺計今催促年終無舉官狀者即以奏行責罰又於所舉者籍名　禁中遇有陞用時一親定以鼓舞諸臣則大臣攄以人事君之誠庶僚秉鞠躬盡瘁之誼天下幸甚臣亦幸甚

題爲召用大臣脩飭邊備以裨　聖

政事

臣惟事克有備古人居安思危之道官惟其人聖王保邦制治之圖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言當先事而爲之備也否則倉卒之變無以禦之噬臍何及哉然才有所長器有攸利走九曲之坂者須王良扛萬鈞之鼎者必烏獲蓋能吏事者或不優於用兵善操觚者或不長於握槊必有神明操縱之術而後可以運帷幄之籌必有宏闊豁達之度而後可以輯百萬之衆必有長駕遠馭之畧而後可以濟非常之事必有無懼不怯之勇而後可以應叵測之變故玁狁之侵非吉甫不能逐蠻荊之擾非方叔不能征突厥之退必郭子儀而出而功成關南之安必李漢超久鎭而帖服況夫邊事夷情迥異吏治動之有威望制之有先聲擅無敵之號者邊圉之塵自清著長城之譽者胡馬之牧遠遁曰黑王相公者巳奪西虜之心曰胸中甲兵者先落西人之膽苟徒以尺度之才而寄以閫外之任則殷浩房琯終以辱國而巳　臣竊以　先帝數十年來邊事頹壞戎備廢弛將卒頑惰兵食缺乏有識之士寒心久矣　皇上臨御之後雖嘗選將餉兵講求武備而久瘢之後人心怠愒法度瀾倒玩肆之風漸以成習所以各鎭軍士每肆吶喊抗侮王於殺壞撫臣茂視王章紀綱之廢亦已云極比之唐藩鎭軍士擇立留後之勢豈甚相遠使漢之賈誼處此不知其何如太息也仰視　祖宗朝寧有此等氣象哉況聞七月以來達賊

屢犯直入數百里殺掠數千人未聞與之當鋒對壘但徒誘曰清野堅壁聽其自來待其自去此豈控御戎狄之長技哉苟虜賊熟知虛實易於往來則　廟堂之上恐不能安枕而臥也臣竊謂邊事之壞莫甚於今日今日之務莫急於修邊寧有備而無患無寧有患而無策然修邊之要不得其人不可也如患沉痾者必瘳於瞑眩之

藥承敝彦者必完於幹蠱之人苟馳千里之遠而不得追風之駿是適見其終蹶也竊照致仕吏部尚書楊一清性資英睿器局宏敞蘊天人之學抱經濟之才識見長於料事機權足以應敵歷官久於西北熟知夷情用人善於鼓舞能收衆志聞望懾乎邊陲風聲動於遐邇殆謝安郭子儀韓琦范仲淹之儔匹也修邊之寄苟以諉之

若人或克有濟前該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席書等交章論薦吏兵二部查議起用而　皇上乃不欲煩以邊事是固優待老臣之盛心也然事有緩急時有夷險明良不易逢事功不易就今不早起而用之使之當天未陰雨之時爲綢繆牖戶之計則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萬一疆場有警徐圖委任譬之負弱及門乃始責幹僕以

捍禦亦已晚矣漢文帝當海內晏然之時尚拊髀思頗牧欲借才於異代無非爲治安計耳　皇上聰明神聖豈下於漢文而不圖任人修武以保億萬年之休哉如蒙
　皇上軫念邊防之重　勅下吏兵二部會議若果臣言可采楊一清之才宜於邊事　降勅差官起用如憫其勞即令徑往三邊仍以師保之官兼以總制之任如李

德裕以舊相鎮西夷如裴度以宰相討淮蔡談之至重之責持之數年之久許以便宜毋拘文法期以復祖宗之舊憲期以袪將士之宿弊期以繕修城堡期以積聚糧餉期以選用梟勇期以整束驕惰以求萬全之策以為永佚之圖則英傑設施家數自別風聲感召效驗頗殊上必求副皇上之心下必思厭天下之望趙充國平羌之功馬援安南之績要終不以其老而負國家也皇上西顧之憂庶幾其少追哉若或以其服用過侈而議之竊謂窮奢極欲不能累子儀之功名聲伎滿前不足損天祥之忠義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可得而略也再照南京操江左副都御史伍文定雄才偉度勁氣遠謀志素樂於談兵功近著於討叛操江未盡其折衝之長經

畧始副其凌霄之志是亦可以佐助楊一清而共成邊功者也如蒙俯勑吏部查訪可用乞將伍文定改按西北巡撫贊理之任俾之翼輔而效力策應以受成亦不特邊方之幸也仍乞勑下吏部搜羅諏采凡有決策禦侮臨事發奇之才足以幹理戎務者皆於三邊任用使魏尚班超之儔布滿於西北要害之地則籌邊有人斥堠無警朔漠清而華夏安豈非百世之永利今日之要務哉臣備員言官愧無報稱竊懷杞人之憂不敢尸默伏惟聖明采納為邊方用人宗社幸甚

朱福州集卷四

上海朱豹子文

疏

題爲陳愚悃裨　聖政以副脩省以祈　天眷事

仰惟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專心講學誠不世出之主也宜底熙皞以匹唐虞夫何四方災異層見疊出有往昔所未見

者邇者禮部建言荷蒙　皇上俯垂聽納警戒脩省舉祭告之典議興革之宜此則皇上畏天憂民省躬禳災之盛心與古聖王同一揆也夫災異之來皆臣工奉職無狀所致而乃煩　宸慮之兢惕是　皇上可以爲堯舜而臣等無所裨益乃臣等負　皇上也犬馬之誠不能自已輒敢昧死言之臣惟所謂祭告脩省以禳災異者文焉而已矣欲召和而致祥得乎計今日之所急有當脩之於內者有當求之於外者惟　皇上垂神采納加之意焉耳所謂脩之於內者何曰接大臣也曰求直言也曰公賞罰也曰崇節儉也曰戢豪右也所謂求之於外者何曰端民牧也曰足兵食也曰責撫按也曰戒守巡也曰慎刑獄也是數事者詞雖淺而或切於今言若迂而

或利於用實不自知一得之愚以求塞待罪言路之責如蒙　皇上不棄芻蕘下采葑菲萬一有毫髮之助於　聖明則仁心達於政事仁恩徧於海宇可致之祥無不畢至臣之幸也生靈之福也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

其一所謂接大臣者臣惟君臣都俞唐虞尚矣下而漢唐宋亦皆奏對召對請

對載之史冊可考也我　太祖高皇帝每與劉基宋濂等商論政事累日不怠暨　太宗文皇帝以至　列聖無不時召大臣而咨詢之蓋以端拱深宮君門萬里若非延訪羣臣則雖聖智天錫而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無自而能詳知也　皇上視朝不倦　經筵不輟誠有志於堯舜之盛矣然大臣當　視朝

經筵之時不過佇望　清光而已外此安能有所奏對以裨　聖明哉君臣懸隔猷納無階　皇上雖有好問好察之心無所施也伏願追　祖宗之風烈凡當　清燕之時數召內閣元老及部院卿貳大臣咨訪謀猷講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詢臣僚臧否或及稼穡艱難或究邊徼疾苦則明目達聰壅蔽消

釋治道自然有補而中興之大業成矣

其二所謂求直言者臣惟國之大患在於不得聞諫蓋以人主操予奪之柄有雷霆之威虛心延納猶恐失之其或拒之孰敢抵罪是大臣持祿而不肯言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彼此偷安苟容竊位自古世之不治常由此也故堯舜之聖商周之王皆云諤諤而昌不以犯顏而

罪伏願　皇上以禹拜昌言爲念以漢招直諫爲謀因此災異俯求直言萃以成帙留神省覽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於是盡天下之情得天下之理有所采納必見施行則物無遁情政無失德而災沴爲之自消矣

其三所謂公賞罰者臣惟賞罰者人君

御世之大權也不當賞而賞則僭當賞而不賞則乖不當罰而罰則濫當罰而不罰則縱四者有一則善無所勸惡無所懲政刑失中而天心弗當矣故古之哲王必先致謹於此有甚愛之事有甚愛之人雖行之將用之而於法未當必熟思而寢之有甚惡之事有甚惡之人將廢之將罪之而於理未安必熟思而

寢之此治之所以極盛也伏願　皇上以賞罰為中興之要務重其所賞而賞弗及私嚴其所罰而罰不至縱奉天之命有德必使賞一人而天下人知以為勸欽天之討有罪必使罰一人而天下知以為懼弗以喜怒而為進退弗以愛憎而為予奪則紀綱振肅德惠昭明人心慶於下天道應於上而太平可以立致矣

其四所謂崇節儉者臣惟舜之稱禹曰克儉于家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易曰節以制用不傷財不害民夫聖賢論政而必先節儉者蓋不儉則用度不足用度不足則必重歛於民民已就窮何以供命饑寒所驅必為盜賊昔漢文帝不作露臺唐憲宗躬服浣濯誠審於

此故也伏願　皇上躬勤節用事事撙約以為天下先嚴命所司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停不急之用抑無名之費務足國儲以養民力仍乞　勑下禮部申明禮制播告戚畹勲祿之家居室服用毋得過侈踰制以及各省士民俱要敦守廉朴以免罪戾則天物無暴風俗自約以一言裁損之恩為萬方富庶之

本民生阜而和氣回無難矣
其五所謂戢豪右者 臣 惟傳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夫雞豚牛羊家之所自育也而何以不察不畜蓋以世祿之家所入既厚不可使民之利也 利且不可使而況可奪民之產乎今來斂貨賦里與夫權豪勢要奪人田土受人投獻肆其兼并逐之流

離棄妻賣子枵腹待斃苦不可言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伎兒方且饜飫於酒肉小民吞冤無所控訴寔足以醞而爲災也伏願 皇上勑戒前項豪右念小民爲國本畏法度如天刑勿收養無賴以助侵漁勿過爲奢華以肆攰奪保守世家率循國憲使田野嗷嗷得以遂衣食而免死亡仍乞 勑下法司自今有犯正法繩之不得輕縱以申無告之冤則政治肅清人怨消而豐穰見矣
其六所謂端民牧者 臣 惟成化弘治年間民生富饒熙熙樂業由法度正而守令善也正德以來貪汙成風延至今日習而莫改爲守令者視其官爲傳舍待其民猶秦越邀高者飾虛名以遷官趨卑者巧漁獵以肥己閭閻困苦漠不關

心上下雷同大爲民害上司蒙蔽而不知下民赴訴而無路於是嗷嗷載道咨怨動天如之何而不致水旱召災異也伏願 勑下都察院移文撫按衙門振厲激揚嚴加考覈凡有犯贓者從重究懲不得輕縱以貽一州一縣之哭仍勑吏部詳其詢訪重其黜陟勿使虛名獲進勿容貪殘倖免則邦憲昭明在位

知警守令自善民生自安轉悲嘆為懽欣國家之元氣可復而天變於是乎弭矣

其七所謂足兵食者臣惟軍戍之苦鋒鏑之虞通天下皆然而惟西北邊塞為甚寒飆裂膚驚沙慘目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一聞警報便有死亡勤勞苦楚千態萬狀是必使其足食而後

可望其敵愾也柰何近來將領非人月糧之支使用之費侵尅多端上之則總兵次之則把總下之則頭目各立名色剝削無厭一月之糧幾何到口以生靈之膏脂充師旅之供億 國家之大計也而軍士或未得一溫飽既無休暇之娛常有凍餒之色呻吟愁嘆上達無由仰干天變殆由此也伏願 勑下兵部

凡推擇將官必公必明期得廉仁而委任毋容債帥之貪縱庶其與士卒同甘苦之心自能施檢制諸偏裨之令而侵漁剝削之風少革矣仍行總制撫按衙門嚴尅削之禁立給散之方凡責糧等項情弊為之痛加遏絕又通行各省都司衛所一體遵行約束則軍士有樂生之願兵政肅而天心康矣

其八所謂責撫按者臣惟 朝廷之黜陟憑吏部之進退吏部之進退憑撫按之舉劾則撫按舉劾之當否寔民生休戚之攸係上關國柄下切民命其任誠可謂重而且專也近來巡撫巡按怠於詢訪易於欺蔽賢能者未必舉所舉者或反汙婪鰥曠者未必劾所劾者或加良直或姑息而市恩或愛憎而狥己任

未春年名已薦剡甚而奬勞濫及親知
貪墨於是乎肆行小民由之而喪氣則
下僚之匪人緣撫按之失職灾異之生
亦有由矣伏願　勅下都察院轉行各
處巡撫巡按衙門上體國法下恤民窮
廣詢博訪不偏不倚毋受佞於奉承毋
受欺於務飾所舉所劾必實必真振揚
風采使汙濫望塵而解綬求盡職業使

奸宄畏罪而落膽不得仍前因循玩愒
以庇尸素以抑賢良如舉者非其人惡
者不能去及其敗露罪有攸歸則守令
攺其故習百姓遂其所生而灾變為祥
矣

其九所謂戒守巡者臣惟今之分守分
巡古監司之官也宋神宗謂其職任至
重一道慘舒係焉蓋其總糧儲理刑名
治水利督屯田清軍政以至公私奸弊
之察官吏廉貪之辨所司不為不繁所
委不為不重必其勤於巡歷而後民瘼
以知政事以舉若巡撫巡按亦總其綱
仰其成而已柰何近來各省守巡官員
懷土之心多體國之念少一歲之出巡
不過兩三月一月之所歷不知幾州縣
望其綜核於職也難矣民之利弊弗知

官之賢否弗辨稅糧之飛詭者未究刑
獄之屈抑者莫伸水利廢矣屯田荒矣
軍政怠矣支吾歲月應酬故事雖賢能
不盡然而若此者強半民生何自而遂
哉伏願　勅下吏部咨行都察院轉行
巡撫巡按衙門自今凡計守巡考語或
臧或否不必文采據事實書如刑名水
利之類則云所審者某獄所濬者某河

庚可再加詢訪以爲黜陟其或撫按開註不實罪以失職彼亦何辭仍須撫按督其出巡春初出司至夏方回秋初出司至冬方回回亦不許久住以妨公事年終換道之日備將出巡行過事蹟造冊二本呈送巡按轉呈吏部都察院以俟查考則職業庶乎其修民隱庶乎其悉而四方之休戚有賴矣

其十所謂愼刑獄者臣惟刑者聖人輔治之具不得已而用之用而不當則幽枉傷殘而神人共怒矣律於故勘故入者罪每從重誡　欽恤致謹之意也柰何近來直隷各省問刑官員蔑畏國法輕視民命斷理之際任情使氣觸犯忿諱則深文鍛鍊偏執已見則肆意羅織謟阿好尚則遷就爲能聽行苞苴則虧

枉不恤不加研審不行勘結不究隣証不辨年月嚴刑慘毒孰不招承或不待盡招而輒已擬罪或不必取供而止摘口詞甚至供招不見一字文書已自申詳徒流充軍聽其所加大而死獄亦復如是上官邈然不知據招即便依擬縱奏辭以求伸覆原問而莫理遂使殺身亡家有冤莫訴法度之壞至此極矣幽

明飲恨致干和氣饑變頻仍多在於此伏願　勅下都察院通行兩直隷十三省撫按衙門嚴加戒勅大小問刑官員今後斷理訟獄務要痛革前弊必公必明必平必允下求以活愚民上求以壽國脉如再執迷致有幽枉事或發覺從重罷黜撫按亦要精詳研審毋得怠惰依憑以遂欺蔽之私以招糊塗之誚其

有寃獄未雪訴奏申明者撫按須委隔
別公正衙門虛心勘報毋原問成案之
拘泥必疑獄沉寃之獲昭則國法正人
心平陰陽和而水旱時矣

題爲陳膚見以裨軍政事

臣聞兵政乃 國家之大務所以威遠而
禦侮誠不可一日忽者也柰法久而弛軍
伍空缺在在爲然稽訓軍政之弊至此時

極矣雖欲更法區處而歷 朝條例所須
近日兵部所議已爲詳悉復何所加然因
時損益使法立而可行又有不可以不講
求焉者臣奉 命江西提督清理軍伍謹
以得之詢訪出之臆見者開款上開伏乞
聖明采納一互查考以杜詐僞臣惟解
軍各省止憑批廻有司非不比較而奸民
玩法往往僞印銷繳各省隔別難從查驗

其已赴衛者又多隨到隨逃及衛所不才
官員賣放容其回還輒稱給有批差里老
不敢呈報官府何由知之迨至發冊坐勾
則衛申於司司繳於部部復發司動經一
二年歲如正德十六年發冊至今年方能
降到奸頑得志行伍空虛職此故也乞
勑兵部議處今無通行各該清軍御史今
後各屬清理起解之後獲有批廻者類造

揭帖開送清軍御史處某軍某年月日起
解某年月日批廻清軍御史收候類於春
秋二季移文各省清軍御史某軍某年月
日解某衛所獲有批收要見是否眞批曾
否在衛彼處清軍御史行查的實回文不
曾在衛者即拘軍解里老究治從重解發
彼此互相行文查考或專差人役或順帶
賫文或入鋪遞行量其地里遠近遲速而

爲之則遠者公文往還不過四五月近者
公文往還不過一二月前弊可稽詐僞可
杜而軍伍庶幾有補矣一分南北以便解
發 臣惟南北之風氣固殊民生之性習亦
異南人之不耐苦寒猶北人之不堪瘴癘
也先年北人發極南邊衛南人發極北邊
衛充軍者往往死亡以是人多巧避兩不
着伍該大學士楊士奇建言各照南北查

發當時稱便蓋爲清出舊軍該解者言也
而未及新軍之編發者向來各省按衙門
定衛適照條例多以南人發北極邊北人
發南極邊其有疾惡之甚者所發動經七
八千里各犯畏避知就死地百計規免五
六年不肯起解其有解者少見生還況一
軍即有二解長解之行每有死於中途者
屍骨暴棄是一人犯罪而累及兩家抱恨

也竊惟充軍之罪所以懲奸頑而待之以
不死今犯前罪而往往累死非所以養
國家元氣也其不死者乃以奸避得免是
法又有所不行矣乞 勑兵部議處合無
通行各該撫 按衙門今後編發新軍罪該
邊衛者查照前例南北人發北廣
平水土服習免於死亡人既樂赴而法行
伍亦不缺而用濟仍須查照條例內有該

極邊字樣方發極邊如無極字者遠不過
三千里程限不過一二月不惟軍人易於
發遣而長解亦免無辜累死之苦矣一申
舊例以充行伍 臣查得軍政條例內一款
宣德四年兵部領降條例內開逃軍自首
及紀錄出幼者俱發附近衛所收操又一
款正統三年計議事例山東等處人民原
充兩廣等處衛分軍役今次清出改補東

西北一帶邊衛補伍兩廣等處人民原充遼東等處衛分軍役今次清出改發南方各處邊衛補伍其北人有原係北方南人有原係南方邊衛者俱照舊解補不必改動誠皆救敝濟時之法有補軍政者也但例久而有司忽於奉行時遠而軍人詞爲難信所以逃軍不肯自首紀錄擔本出幼埋沒之軍里老不肯報出軍伍月漸消耗

而末流有濶倒之弊矣乞　勑兵部議處合無將前例重行申明通行各該清軍御史大書告示刊布所屬除冊勾有丁仍舊清解外凡逃軍自首并紀錄單丁出幼者訴改附近衛所仍不出二三百里之外埋沒作絶軍丁府縣清出并里老首報者俱照舊例南人改南北人改北則逃軍不遠避而肯首紀錄不推奸而肯解埋沒不苦於道遠而漸有報出者矣如是而仍作巧犯法清查得出或被人告發重治發遣以戒其餘弊豈有不革而軍伍豈有不充者哉以上事宜雖管蠡之見不足以裨治理之萬一而芻蕘之言或有可錄者願采擇焉如蒙　勑下兵部從長查議俯賜施行軍民幸甚

朱福州集卷五

朱福州集卷六

上海朱豹子文

疏

題爲急賑恤以安窮民責預備以濟時用事

伏覩 憲綱內一款風憲爲 朝廷耳目宜 上德達下情乃其職任所至之處須訪問軍民休戚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隨即舉行或有水旱災傷當奏者即具奏不可因循苟且曠廢其職欽此欽遵臣奉命江西等處清理軍伍按屬之時切見南昌等府連年荒歉今復水災異常蝗食晩禾十無一收嗷嗷缺食以致盜賊縱横肆行刼掠鄉市居民不能安生至於百十成羣白日刼庫殺人横行鄱陽湖中殺死巡捕官兵漫無忌憚日有警報令人駭愕臣

目擊斯害輒敢冒昧一言所謂急賑恤以安窮民者臣惟江西一省人民困於逆濠誅求者已數十餘年又經兵革殺戮之後大家小戶俱已空竭今乃遭此水蝗匱乏盜甚比之他省不同餓莩載道枵腹待食拾取草實日無一餐餉之民隱有不樂生之意而爲之守令者亦多因循玩愒未見有着實憂民救荒之謀如昔之富弼趙抃經畫活民之舉所以各處盜賊日多瀕死已而不顧夫凶荒之歲民心易動况多山險素習爲亂久之乏食萬一嘯聚爲害匪輕每見地方士民深爲此慮且憂及冬盡春初窮困已極不可不早爲之撫定也往年姚源之賊擾害幾年兵費無算此豈可不先幾而預待之哉臣聞周禮救荒之政以散利爲首我 祖宗朝各處奏報凶荒

亦嘗撥內帑之銀遣官賑濟矣近該撫按等官陳琳等疏奏水災巳蒙 勑下該部查勘蠲免及開倖省 勑諭內有被災軍民之家各遣官巡視量行賑濟之命固盛恩矣但張口待哺者有急欲得食之心生計巳窮者有大施賑恤之望如人沉痾垂絕非厚劑參朮以藥之不可以復其元氣也況此處倉庫空虛無可發之財閭里蕭

條無可貸之粟非斷自 宸衷輸之內帑賑恤僅爲虛名何以惠貧民而安地方哉如蒙 皇上軫念江西地方窮困因罹逆濠之慘凶年復在大軍之後宜比別省倍加優恤出內帑幾萬之數遣才望大臣一員賚赴賑給酌量各府被災重輕查審人戶上下等則除上中戶免賑外惟一意賑恤貧民復責令有司多方拯援則菜色垂

死之人不惟有可生之路而一方蠢蠢之衆鼎沸傳揚 朝廷遣官大賚出於常數異於各省 皇上憂念一體之仁雖婦人稚子無不知而感之不啻投醪挾纊之恩亦足以弭其盜心而地方或少安矣若內帑近多費於邊儲而於是有所不暇乞如宋時被災之處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之故事裁度可否依倣行之或於浙江隣

近省府無災去處查其庫藏有餘撥借若干以救此處一時之急俟其倉庫積累遂漸解送補償亦通融權宜不得巳之一策也臣又聞宋臣蘇軾謂熈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於民以救之遲故也然則今日災傷之處盜賊之警不早爲之所豈謀之善哉臣目觸時艱不容坐默 廟堂之上必有至計伏望 勑下該部查議如以

臣言為可采早賜施行豈徒西江之民之
幸哉所謂責預備以濟時用者臣又因今
災傷府縣無積而竊有所感嘗聞之宣德
天順間府縣□□之官報國有實心養民
有實政每□三年六年考滿亦以預備倉
蓄積多寡殿最所以歲內民饑往往有
賴比來時移法玩大不如前倉名雖存其
實已廢官及陞代所積全無或僅有之亦

多沙粃不足充口以是一遇水旱便至袖
手無策百姓死亡委之天數良可浩嘆茲
者江西之災訪之各府縣或無可發之粟
或有而不敷所散之數類以空言虛文塞
責云耳孤父母之責負　朝廷之望滋弊
日甚蓋不特江西一省為然也伏望　勅
下該部准臣所言移文各省撫按衙門凡
遇府州縣正官考滿遵照舊例查勘任內
積有措置收贖稻穀若干比之事例所限
曾否滿數委官查盤堪否濟用然後許其
給由有不及數者量行參究不許起送仍
行令司府州縣按季申報季中積穀若干
以憑查較多寡分別勤惰責成守巡官不
時巡歷查考嚴加優禮戒勑以為勸懲則
希功名者效勞畏罪者勉力倉廩漸充
而緩急足賴實效可臻而吏治有補天下

幸甚臣亦幸甚

題為實省飭以禳災異事

臣近巡歷至吉安府忽見通報開有十月
十二日京師地震者臣不勝駭愕竊惟
皇上改元以來春則火災風變旬日迭見
夏則湖江諸省水災異常秋則應天等府
漂沒數萬而今乃京師地震春秋所紀災
異朞月之間未有若是之甚也方今　聖

明御極百度維新與春秋衰微之世甚異是何災異之變乃過之耶夫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夫豈虛發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是謂不陰坤爲陰體臣道也女道也夷狄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京師天下根本君德所在而天之警告若是臣愚未解其由漢永元間郡國地震說

者謂咸曉恣威之應建光間郡國又震說者謂中常侍江京等擅恣之應宋仁宗時忻代間地震說者謂西北元昊猖獗之應則夫今日之震誠何咎徵而然也春秋之義舉往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伏願　皇上考之往古驗之今日求於天端推於人事晨思夕惕默察心融必究其所以致之之

由而脩夫所以禳之之道不可視爲尋常事文具以爲省也夫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讜議也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今者　皇上齋

戒祭告　勑下群臣同加脩省是可仰見遇災而懼之心而群臣不能體國之咎亦知所戒矣使惟是之爲而不於其要者圖之則政治終或乖違聰明終或窒抑而非以實應天之意天或倦而且怒將默而爲殃矣伏願　皇上因譴告之迹體仁愛之心據易圖難即今懲昔奮揚君德執持主威以繩墨守家法以兢畏保天命爲天下

節財用爲國論明賞罰於凡宮闈戚里祈
恩丐賞日月不乏者俱當斷而不聽以示
至公亦以制其過盛以保其後左右近習
必加訓勑有恩不出位之美實封章疏務
覩省覽無壅蔽欺罔之虞使刑賞一出於
正大而人心服予奪不隨於偏陂而國憲
昭至於邊防戎務尤須講求料理大要在
於選擇主闆興復廢墜黜昔時之債帥飽

今日之餓卒繕修城堡揀汰老弱明軍法
以整驕惰蓄糧餉以備警急有戰勝守固
之具革苟且怠泄之圖豈非懼災禳變之
實久安長治之道哉然而端本之務則又
在於　皇上之愼脩講學以實也翰林儒
臣時賜顧問以知政治之得失親賢以實
也公卿老臣常獲召對以復　祖宗之舊
規聽言以實也言官論列必見施行用人
以實也冗員僭濫俱從裁減則理義由之
而正綱維由之而肅而前之三事當節制
者自節制當脩舉者自脩舉而無所扞格
矣何天心之不可回何天變之不可弭何
和氣之不可召何祥瑞之不可獲海內豐
穰　國家康謐豈特　朝廷億萬年之福
哉戚畹長享富貴之福也左右永有榮祿
之福也邊士安保室家之福也商高宗周

宣王脩德事天之效豈得專美於前哉臣
職居言路見今災變異常且恐儉人以脂
韋善柔之說移　皇上憂勞之志安　皇
上克責之心致　皇上不實意以弭災而
誤　國家之大事也輙敢昧死一言伏惟
聖慈留神關於　朝廷者俯賜采擇係
於該部者　勑下議行　宗社幸甚天下
幸甚

題爲清理久淹獄囚以副脩省事

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明詔內一款內外各衙門囚犯該追贓物係還官給主銀貨至五十兩以上幷入官至一百兩以上監追一年之外及正犯身死拘並家屬各勘無家產堪以變賣陪納者招具所犯情罪奏請定奪其不及前數監追半年之外及正犯身死各勘無家產幷例

該追罰馬牛等項悉與寬免查照發落若係埋葬銀正犯見在者仍依律追給欽此欽遵誠 皇上曠蕩之恩恐獄囚久淹致死以干和氣卽大舜欽恤之心也柰何各省大小問刑衙門奉行未至憚於奏請稽於釋放因循歲月德意成虛甚或惡各犯之過惡縱久監而不顧家産已無終難辦納隆冬盛暑瘟疫傳染饑寒迫侵竟死於獄暴屍數日鴉豕鼠囓必待獄卒獄吏相驗文移完日方得給與屍親其無屍親者將棄諸墟野充狐狗之腸矣所司漠無經心詎其自取以至年計月筭死者不知其幾夫刑莫重於死人命强盜之類有犯亦自甘心今以贓銀而乃獄死雖其迹不同而爲死則一也天地以好生爲心而使死者非其罪拂天地之心矣豈不有干於和

氣哉比來四方災異迭見饑饉相仍固不獨由於此而此其致災之一端也臣奉命江西清理軍伍按屬以來雖此非專責而詢訪所及竊知各府縣前項囚犯甚多有監至五年以上尚不能辦納者其不得所死亦已多矣又有徒杖納贖監追一年之外亦坐病死臣實惻然況近奉修省勑諭益加惕懼嘗察行司府將納贖監追

年久者遵奉　詔例改擬發落外獨贓銀
數多例該奏請定奪輙敢僭越一言切惟
追贓囚犯非侵欺錢糧之人則駆騙嚇詐
之徒或以[illegible]而謀充糧解或以無頼而
出入衙門[illegible]其所犯固爲可惡而恒心壞
於無產廉恥喪於饑寒亦勢然也况昔日
所使一時花費今欲盡追何產可鬻以獄
爲家有死而已此弊則各省皆然而惟江

西爲甚蓋百姓頑狡侵欺贓物比之各省
過多故各屬囚犯盈溢囹圄比之各省迥
別若不督責區處則贓既無償人亦徒死
德惠未沛和煦未洽非所以變災致祥之
道也　皇上臨御以來蠲免民租恩覃四
海而獨可使獄囚之未沾洪澤耶矧江西
饑荒日急盜賊縱横甚於各處此囚久監
終無生理如蒙　皇上擴脩省之心終矜

宥之惠　勅下都察院裁議行令江西巡
按監察御史查委各府廉能幹濟同知推
官及才能知縣分投各府遵奉　詔書事
理嚴加清審凡囚犯贓物係還官給主入
官至五十兩一百兩以上自嘉靖元年以
前侵欺隱追年久者拘集里老隣佑審勘
除能營辦者嚴限追併不許久監外其果
無產業可變家徒壁立取具里老隣佑重

甘結狀即與釋放該充軍者即與起解及
雖有產業而贓銀數多產業價少者亦與
估計量追一半或追三分之一并與不及
前數者查照發遣事完類本具奏若俟奏
請而後發落則往回之間動經幾月方春
饑荒多疫恐有不及受惠而死者矣此實
出於　聖恩非臣之所敢必也仍乞通行
各省巡按御史一體着實清審疎放施行

則待斃之囚忽有生路易嗟怨爲歡喜而
皇上仁心至德上通冥漠和氣卽是可
回變異由是可禳矣昔文王埋骼人謂之
澤及枯骨天下仰之況能活未死之人感
頌當何如哉伏惟　聖慈採納天下幸甚

爲薦用風力賢行方面官員以勵庶
僚事

照得江西地方民狡素稱難治而法度之

廢愒始於逆藩之掣肘山險昔習爲盜而
劫掠之猖獗加於兇年之枵腹官守多因
循怠泄之習政事罕振勵著實之圖公案
山積潰池時警未全華也訪得按察司僉
事余珊志節不凡才猷卓異剛明振乎百
廢而所至風清綜核由於一勤而凡事紀
肅且心存近古無邀譽空言之陋志在安
民非推奸避險之儔如設立鄉兵身親督
戰捕獲自稱嵩主將軍劇賊鍾體江邢魁
端等二起共一百二十餘人探入巢穴皆
不辭危難不伐功勞而袁州等府地方近
獲安息巡歷所屬煮粥濟饑孜孜爲民力
矯故習而南昌一道輒沸頌聲誠一時有
益於　國於民之才非尋常充位者比使
用之各省固無不可而於江西凋敝之後
尤其宜也臣叨按諸省知而不舉則賢者

無以勸惰者無以激有負　朝廷耳目之
責矣如蒙　勑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
言相符遇有江西臬司員缺不次擢用庶
於地方有補而在位者皆知勵矣

題爲薦用賢能官員事

伏覩　憲綱內一款所至之處博采諸司
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
濫奸佞者戒勑之糾舉之勸懲得體人自

敬服欽此欽遵爲照江西方面官員多有起用人數如僉事余珊等近已遷官其未蒙擢用而盡心職守者臣不敢知而不舉訪得布政司右叅議謝廸秉心誠諒持身廉潔幹理精勤公事絕無積案撫牧明恕所至輒有頌聲饒州府知府李熈心行古朴風節孤狷以廉靜而撫傷殘深得衆心持簡默而馭煩劇足稱循吏蓋皆有補治理不愧官箴者也況二臣者遭權姦之廢斥際 聖明而起用科甲已深名位未顯越階甄擢以風群工輿論僉於 聖世有望焉如蒙乞 勑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謝廸李熈量加擢用則振淹求舊之體以崇獎直命賢之典兼錫不特二臣感恩圖報而有位皆知所勸矣

朱福州集卷六

書朱福州集後

右福州集六卷爲詩歌者三爲奏疏者三此福州守上海青岡朱公所作也公少時即有聲黌校所著時文往往爲時輩傳誦未幾登甲科出宰泰化更賢餘姚餘姚稱劇邑而有惠政人多感之文章政事卓然爲一時人物之表衆莫不以大用期之由是晉陟侍御漸顯矣乃以疏上守令久任不合當道遂出守福州尋以憂歸而卒今觀詩歌所詠和平溫雅具見所養而章疏之辭則明白剴切又可考見其經濟一時人物卓然表表者信爲不虛若大用以副衆望則不能得爲可惜也然公言雖剴切未見施行而詩詞所發多有幽憂思歸之意必其不與時合以自展其才猷讀是集又可想見此有志者所共慨也公子察卿

輯而編之公可謂有子矣刻成辱示予予
書其尾而歸之嘉靖壬子仲春郡人張世
美書

余友上海朱邦憲出其先公福州集六卷
見示命良俊書一言於末簡良俊讀公奏
疏竊有 [illegible]爲方公爲侍御史時 今天
子初[illegible][illegible]曆稽故實正典禮直欲比隆唐
虞自漢以下諸君勿屑也而公之章奏但

以開延訪重民牧修飭邊備求直言崇節儉
足兵食為言初無奇謀異計可以少裨
聖思余意當時人必嘗議公謂細瑣聞奏
不稱然余觀頃年以來海内民力日困虜
騎充斥疆圉宰相日夕調兵食常懼不給
則公之所言無乃正為今日耶昔漢文帝
玄默躬化論者比之成康而賈生所陳政
事書至為痛哭流涕當時雖謂為過卒之
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宋之真皇世稱
賢主李文靖公爲相日凡四方奏報祥瑞
必故為滅裂之一有災異則反覆啓告謂
為失德之招雖王文正猶不然之後天書
事起告祀群神海内匱竭人始服公識度
之遠大抵人主希心殊眇者常忽於微人
臣體國忠誠者每防其漸余獨恨當時不
能盡公之用然即今猶可及也苟能取公

之疏舉而措之則於斯世不其有濟乎公
詩清便可喜足窺作者堂廡余不論特論
其大者著之
嘉靖壬子仲春三日東海何良俊書

余嘗言世之淺丈夫生無顯行殁無令名
不足比數嗟哉草木鈞腐耳是故古之志
士思所以樹不朽之業匪直以富貴其身
已焉青岡朱先生少有文行且生當盛際

為名大夫特天不假年弗克究厥用以巳兹可惜也乃先生之子察卿與余游雅善嘗出其遺札書示余讀之其詩閎雅有風人之致其章疏侃侃見之行事有裨化理古之所謂不朽者不在是乎今其子察卿能世其業將益以文顯而諸孫濟濟皆俊朗可念宜先生之令名無窮矣邑人後學張之象題

右朱福州集六卷鄉先生青岡朱公之所作而其子察卿邦憲父之所編刻者也公詩雅潤和平出入岑孟雖觸景會心隨興所至多憂時戀國之辭而思親求退之志每見其中蓋公雅性疏朗雖跡在周行而情懽在野故其蕭閒冲遠之度居然可想奏疏諸篇才諝敏贍而慮事精詳明白剴切得告君之體所謂憂盛世而危明主者每溢言外雖刊削散佚之餘所存僅此然皆可傳也巳昔人謂文章政事不能並稱而實出於一本若公以文章飾吏事者幾二十年遂使忠言嘉謨既效於當時而文采風流復傳於後世亦近時之所希觀者也惜乎[illegible]其年未見其止而公聲績茂著以德[illegible][illegible]所至表表古稱三不朽者庶幾近之則公之傳又不專在於是也余竊謂子美有詩才而流離夔峽多羈窮旅人之思敬輿蒙難盡言而德宗視如棄梗千載而下猶有餘慨既視公所遭際其遇不遇又當何如也朱氏世有文名至公益大振邦憲復好德而文以世其業是集之成他日孜家學之淵源信文獻之足徵者必自兹始而余復何言哉同邑後學董宜陽書于雅歌齋

詩不易傳也自唐以前尚矣　明興襲宋之弊拘以章句志仕進者非是毋繇末益務為剽竊以希進取他藝悉鄙不為知者殆鮮望其作而傳也詎可得哉福州先生以通才妙學鄉治經業兼鶩藝圃少時為詩即多清俊語為人傳誦既仕為御史為郡守賢聲懋績赫著一時然觀覽紓懷大肆聲律尤益俊雅綽有唐風其為傳也無

疑先生詩學乃自家世四世祖靜菴公能詩曾大父怡閒公能詩大父葵軒公能詩父玉洲公能詩子察卿又能詩方深造詣若良駒之馳下坂不可知其止極要古今以詩世其家期以相傳若先生家者殆未多見還生晚不及執鞭幸與察卿游雅相契好因出所藏遺藁讀之深致歆慕遂相與編次定為三卷外疏三卷昔居臺時奏

草也皆刻剔世弊以裨益治體此又大節不可泯沒焉者故并輯以傳後學古婁馮

還書

朱福州集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朱豹撰豹字子文上海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福州府知府是集爲其子察卿及其友馮遷所編凡詩三卷奏疏三卷詩學中唐以流麗清切爲主

過庭私錄七卷泉亭外集一卷

〔明〕吴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一年吴遵晦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過庭私錄七卷外集一卷》提要

泉亭吴公文集序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
院右僉都御史奉
勑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前四川按
察司提學副使溫陵洪朝選撰

錢塘自昔稱名山水地澄湖重江縈帶環合望之若在鏡中又大海起於東北潮頭如奔馬如躍龍直至城下獨浮山峙於其中戰薄激射歸如屹如其秀麗雄偉如此由是鍾爲人才往往有異質奇氣稱賢士大夫者比

比相望以余所見若故廣西叅議吳公泉亭其一人也公起家進士釋褐爲臨淮令值　毅皇帝時　王師南征　車駕親幸淮甸貂鐺環衛雜沓郵傳公以職事當供張續食既不濫用事

巨鐺者意則呼挺挺公公毅然以身當之吏民爭前擁衛公至擊傷巨鐺坐是下　詔獄繫更冬　皇上登寶位乃得釋復舊官而稍遷南京刑部主事當是時公之勁氣直節聞天下其後

公以憂去墜舷傷足卧不復起者十餘年復用薦者言起公南京兵部歷禮部遷廣西叅議而公終以疾廢不復仕也余嘗過公于家公病足如故蹩躠然行也其切劘治道商畧古今條析

時事滾滾不少休至論人材賢不肖是是非非無所回互雖其親監司郡守其賢者稱道之不容口其不肖者亦詆之無所畏與避也是時公去國已久無復用世之志而其年亦向衰矣其

應世酬物之才稜嶒偲直之氣
尚足有為於世如此使當　毅
皇帝時不忤巨鐺　今皇帝時
不以疾廢其所效用又當何如
也余是以惜公公既殁而其子
憲副君出公集以示余余讀之

而益悲公之為人與其文故給
事中海寧許公今方伯茗山許
公既列于誌序余故不復論特
表公之不究其用者以為公慨
後有論錢塘人物而追考公之
世或當如余之所感也凡文若
干卷詩若干卷云
泉亭文集序終

過庭私錄序

大哉剛健之氣聖人所以脗合乾運終始大業金聲而玉振之莫不可企也已其次孟氏善養以盡其大連蹇諸侯間立大憧於天下吐昌辭紹聖緒書與六學並而道爲

百世師也習其讀而考信之豈不然哉又下得一槩焉皆可以成名故賈生得之以慟治朝而危明主孔文舉得之以折姦萌衛神器韓歐蘊氏得之以詆佛老引正得失獨逆鱗九折不悔此其人死已數

百千年精爽猶磅礴霄壤文詞言議炳朗鈞嘉不隨時銷亡歇滅斯亦豈非所謂浩然獨存者有乘之邪予讀泉亭先生存稿而竊有感於數子悲先生之道一何類古人也當

毅皇帝時先生尹臨淮撫二三疲民愛其脂膏髓血不以盈權貴人意干

萬乘之怒震擊困躓而不撓豈頑死哉繫踰冬得出拜郎署應刑兵禮三曹稍陟廣西參議輒病免家

居蓋祿食者僅四三年愈益亢厲守高不少甹以懲昔嗚呼壯矣以彼其槩使得負當世之重窮泰禍福未遽能動也用所素有以衛養元元如令長時功烈豈少乎然終病不出獨閉門為書馳騁古作者達其志之思用表見於來世傳諸學士大夫如此編具是矣讀其書知其人剛正不回也先生姓吴氏名鼎字維新錢塘人其學長於理道有經世之志格於病不究其用所論著多慕思

三祖孝宗之烈叙當時賢公卿大夫事往往誦述前修爰及開國宗臣遺老有意乎其稱之也集凡若干卷蓋既歿而其子應訪君遵晦學生遵道收拾遺草刻於家題曰過庭私錄余早歲從先生遊嘗論文先生曰吾所冀有聞於世者獨文乎哉余故不備列而推本所以昌其辭者見先生之雅故云爾

嘉靖四十有一年歲在壬戌仲秋下澣安次許應元序

刻過庭私錄小序

吳仲子遵梅稽首謹述

先大夫遺言不肖彙爲四帙海内能文之士謂先稿雅足以傳盡名文集然先大夫之意不欲徒以文名已也故名曰過庭私錄云古能言者書且傳類名之義各有當也爲其所自命則地而曰樊川丁卯時而曰長慶嘉祐物而曰篋中橐中門人故吏若私淑之人則曰某公某君某先生維後裔梓其先作有不害

于以文辭著者諸名家蔵家乘世錄世藁可也先大夫道弘經濟不幸阻於疾雖位造三事而夙抱未酬什一屬辭之際時感慨繫見焉人見以縣令擊宦寺也則目之曰有氣節矣人見著作體裁埒子長退之也則偉之曰文章大家矣嗟乎是奚足以盡吾先大夫哉夫哲人類能以德業表見于世大者若伊周其不逹也則爲孔孟道普而言範焉至矣其次乃若子史流以著述顯至韓杜輩爲應世作則又次焉先大夫既以不獲步武往哲立經世垂訓大業爲憾間嘗欲立一家言若裁成浙江通志經史文則又以病亟不果成編若是錄所載雖辭旨迥別然亦因事感發姑以酬物若韓杜諸君子偶肄業及之者耳曾是以爲先大夫所大蘊蓄者耶梅輩蚤歲日侍膝前習聞誼訓謂誠不忍以文人一節之士自命故生平著述類多放失茲數十百篇寔過庭之日竊錄而私蔵之特其發揮慨慷妙合往轍神匠天軸機軼自然玉瑩

珠璇痕謝斧鑿未易企也時乎忽觸肖形辭表濤轉絕壑霆震冰崖卓詭駭悚虬狃狙擊又難狀矣汎覽全帙庶幾得之至如露淵抱詣窮古苞玄蘊淑來葉其義可以縷指詩則有若養痾靈隱及藩司諸公相訪等作似子美之典雅太白之俊逸若正月夜雪壽孔文谷贈蕭中丞諸篇又高古冲澹追跡建安太始諸公文則有若嗟才士之遭也而記載酒亭卷感君臣之遇也而記仰宸樓嘆晦養之難也而記梅東悲

志士之不偶也而序起亭存稿贈李明府則知安民之謨矣送林寺丞則知經國之猷矣征南四策則知平夷之畧矣志劉仲賓則嫉讒人之罔極矣銘施長史則美廉士之高致矣觀徐存翁之贈而知道足以居名觀許台仲之壽而知養足以立命觀趙烈婦之傳而知節足以立義炳炳乎藹藹乎文哉可傳者殆莫先此矣至若志孫氏妹則視祭十二郎文言迫而情過之讀者能無垂涕乎上執政書奮厲婉曲嗟乎

嗟乎重雲垂天應龍鼓翼而奔以終風入淵弗能誕布屐澤志士閒閒慨之豈徒退之明允所云爾已哉是責吳子之篇感厲縈紆悼而能解視送窮對愚之旨超然矣欲知先大夫忠孝大節經濟遠畧者不在此哉不在此哉夫明月連城世見謂寶而片琲寸璞亦足成珍先大夫所能立德立功者與其不可存者俱化矣失荆丘而抱寸璞忘合浦而執寸琲豈非博雅者所重惜乎然又懼其俱泯此錄之所為刻也知言君子有能好先大夫文辭者必將考信而達觀焉故附著之

刻過庭私錄小序終

泉亭先生墓誌銘

海寧許相卿撰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乙卯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泉亭先生吳君卒赴余余扶而哭諸門君之子鄉舉士遵晦郡博士諸生遵道書君顛言來曰知我者許子其託之識我蔵噫嗟巳乎吳君逮死予信悉以疾為解志曰吳君諱愚字維新錢唐城北隅人也父宗裕封承徳郎刑部主事母陸氏繼母戚氏妻顧

志一

氏贈封並安人咸以君故君少慧嗜學父母念獨子重苦之交禁弗為止迺錢唐文學弟子員朗秀駿韡氣蓋一時衿佩少年諸司勸學較藝輒皆冣君冠其曹君正徳中進士釋褐試吏尹臨淮臨淮帝鄉壯縣民多優逸習游惰公私玩敝謾偷政廢不舉糾紛倍十左小邑宿吏側目少君君頗識敏裁便宜張弛更以辦治稱監司使者僉上君治行異等堪風紀選不報

毅皇帝南征侍衛中外諸臣騎乘數十百萬所過縣次續食有柄事中貴人道臨淮非分徵索供具無厭橫甚君從民吏往致常饋不贏中貴人大歎望憤詬呼梃君鋭身先民吏當之民吏争前衛君擊傷中貴人中貴人奏逮君繫詔獄一歲所者廷議白君還治用舉者徵為南京刑部主事轉南京兵部主事以承徳公坐罷歸除喪謁告不仕者十有五年用舉者補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禮部郎中遷廣西布政司

志二

左叅議乞侍養已何病卒年五十三君方病甚二童奴擁之坐氣漸微而神不亂忽左右視曰爾孰誰耶吾其死於吾兒之手二子舉扶代之若将寐者而絶君起寒約性鯁諒力學自立危行不疑恥婾婀苟同孤立行一意而巳俗或病其不諧以哆憎口然居約奉繼母當其心装嫁四女弟甚周與人謀必為之盡當官事關利病直往敢任不顧計前却故所至舉職大節斷斷士亦以此多之一時顯望魁人往往折輩

行慕與之交然仕不克志壽不盡年懷挾其所未究遠然長終知君者莫不傷懷垂涕云君生好文甚其為臨淮衙羅俵劇猶手一編吾伊空堂中治當南北逵逞過客時有中原文獻家博聞邃古諸名士大夫君輒委巳交驩相與下上其論説謙病屏居愈益專力萃精償其積志六籍而下九流諸子策士春秋先秦盛漢之撰古金石竹簡之傳多遠外家雜説譎誕怪迂之語凡奇古文字罔不雋飫醇醴江左北朝以還唐宋近代諸名家亦皆決藩入與神詣作者故其文深涵大放曠蔚閎肆能盡達其意所欲言淵乎蒼然有西京氣骨君卒歲一訪予紫雲山中坐語移日擊腕論文纚纚弗能休予曰雅哉辯然非藝乎求耳吾衰弗事此也久矣君素多病柰何敝精以狥末藝與歛英沃根龢神以貴而生乎君憮然離席曰愛我哉陳義甚高僕將從子於忘言矣然君文聲籍甚紹介屬筆者踵總不容自解免也每一篇出學者爭傳

誦之郡中諸老先生辯博能言者皆自以為弗及也時有紀述莫適自任必推泉亭先生云二子好學世其家女一孫男從同從祖女一墓在積慶山南麓塋之日是歲十二月戊申銘曰有宗斯封有坎斯宫有斐君子歸藏乎中有氣隆隆湖天亘虹後有王朔氏曰咄咄佳哉其下殆古之人以文雄者乎

過庭私錄記文目

明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泉亭吳　昺　著

仲子吳蓮晦錄

過庭私錄卷之一

重建忠節祠記

初弘治十載巡鹺部使者舒城姚公建忠節坊于杭以表故行人伍公唐僕射褚公宋岳武穆王我明于肅愍公謂其上蔡李相國記中坊左爲記石亭亭外墻垣縣官地也比歲垣圯亭毀地沒匿鞠爲茂圃僅存記石漫漶而風聲微矣岳氏于氏及郡縣諸生以白按史吉水周公事下杜倅炳徵諸往牒暨故老良然已反正其地周公曰 國家以忠義勸士而士節不立其諸宣揚導化者之責乎余實忝竊其官

滅賢大夫之烈不述覽先正所建余甚懼焉乃營作忠節祠于故侵地會令毀淫祠則撤其材爲堂像設四公于中前重門東序西序後寢各四楹中門左右各爲亭一以覆李公記石暨今記石他庖湢周垣率如儀經始嘉靖十有六年冬十月越明年夏且落成周公去代者應山傅公飭有司事事歲以仲秋之望合享忠節祠而擇玄妙觀道士侍祠焉又明年眞甯高公來按鹺政歎是義激揚甚大而未有紀述告郡太守陳侯曰侵地復歸賴前記足徵也已今祠而無記後將何考焉矧余馥姚公之位余何敢讓郡守丞圖之相與問于愚或曰何祠乎忠節曰祠人臣以忠而被禍者也然則何賢乎褚公褚公可謂竭忠所事矣何賢乎伍公伍公可謂正言不諱者矣何賢乎岳公岳公可謂主辱臣死之矣何賢乎于公于公可謂安 社稷爲悅矣舍四公無死忠者乎曰有有則何祠乎四公或生于斯或歿于斯者也然四祠載在令甲復祠不近黷乎曰秩祀古今同德合義益廣風勸春秋與賢者不一而足意也惡乎黷悪乎黷不然浮屠黃老何益于人祀而精舍莊嚴幾千百所矣不深省彼而顧厭此謬矣矧曰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哉

是所謂崇 國典修舊章紹聞前人之懿非比于造端也而或疑未經建白于 朝亦過矣爰爲辭四章俾歌以祀四公其辭曰

騁余望兮海東靈何爲兮水中靈之來兮潮生化鴟夷兮長虹駕素馬兮朱旗撫長劍兮儼儼臺有麋兮墓有櫝兮太息兮焉終　右伍行人

展吳歌兮越吟寃不歸兮焉如狐死必首丘兮胡不反葬于故都靈修化兮媒勞絲衣粲兮愁予奠桂漿兮椒糈招魂歸來兮南方不可以居　右褚僕射

鼓鞞兮鐃歌君不樂兮奈何有酒兮如澠君不飲兮

獨醒鐵甲如雲兮蔽日而來下虫尤爲旗兮玄豹爲馬撕天矢兮執天槍落旄頭兮殪天狼歲既晏兮壯士驚杳冥冥兮懷北征　右命少保

吉日兮出狩獻公兮觳酒陳饌纂兮絙朱絃奏黃鍾兮破尾缶死從彭咸之居兮生與仲父爲友狄何爲兮四裔吾何爲兮中原思公功兮未敢言右于太傅

記載酒亭卷

載酒亭字三義取揚子雲故事篆者趙子昂門人桐江俞和和號紫芝攄者解學士推其有能書名者也是篆端勁古樸無俗態雅與亭稱或以遺東橋顧公

公慨焉珍藏爰索圖以副姑蘇謝時臣爲畫亭中人長者面几坐聳身若談前坐者磬恭若請益狀几列觴缶路下艤庣舟筆意祖吳興公與篆同一家決咸可觀已皆怪揚子以彼其才拓落不振蕭然一茨藉飲諸好事聊買以奇字正彼所謂邇文是視邇言是聽者其玄文法訓當世至欲覆瓿悲夫同時丁傅董賢之徒崇甲第盛賓從椎肥釃醇高會若神視斯亭炎寂何如也諸就電滅無紀而茲亭逾千載賢哲慕尚遂爲不朽之盛事又足羨矣且吳興墨妙沾丐後人猶爲世珍如是伎固不可少夫而議者云宋公子豢大夫矧其蹤跡伎藝胥不足尚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言也且鴻名者難容遜不虞者毀操豈其所遭然歟君子采才焉可也不然雄之與類之雋且冠儒林矣惜哉東橋公故吳人僑居金陵仕郡邑行省出入垂四十年文學治行爲天下最茲亭固所投者然公矯矯大節不少狥俗俯仰今以御史中丞徵使撫西陲云

仰宸樓記

明歷百有六十載　今上中興自荆楚入纘宸極表章禮樂稽古敷文之事網羅放失舊籍既藏諸石室

金匱且分賜執經侍從之臣今大宗伯石首張公時爲學士日講說經術稱　上旨時時賜書殆數千百卷　璽書在前爛焉天章入室富有石渠天祿之業公乃即其鄉營構陽山之麓攄厥形勝峻宇層軒爲重屋庋閣其書尊　君賜焉暇日輒登仰徘徊啓函展卷正衣冠俯而讀仰而晞曰斯非吾　君之澤哉掩卷歌曰虖斯宇之顯敞兮將騁望以銷憂東雲夢之蒼莽兮西曠衍乎昭丘鬱陽山之作屏兮面江漢以爲溝上則霓虹之迴帶兮下臨蘭茝之長洲錐嘉樂而非懷土兮豈慕夫仲宣之樓居高明而覽宇宙

兮賴群籍以優游已乃起北嚮拜稽首再歌曰浩浩
江流兮　帝德孔深錫命素書兮式如玉式如金長
跪讀書兮中有經綸老臣受賜兮謀貽後昆寶茲大
訓兮永垂千春天監咫尺兮敢忘忠貞思凌風兮欵
帝閽賡舜歌兮賁皇墳南嶽衡嶽兮歊卿雲北瞻斗
極兮羅星文臨睨故鄉兮意未申載咏豳風兮有遺
音他日公安鄉司徒爲名其樓仰宸云越數年卿得
備祠官隸公門侍鉛槧公以樓記見屬顧下吏淺聞
何敢與知　大君元老交孚至意竊惟漢祖帝而豐
沛依其光光武興而南陽附其翼豈唯里閈之故哉

豐澤以龍出而靈石以玉韞而淵鶴鳴子和茅拔彙
征物有固然者況　聖人作於南紀濯靈江漢鍾其
山川草木皆衣被餘光出爲世珍則亦有楚產之良
臣不二心之耆舊保乂皇家與之咸休誠千載之一
時而天寵流于子孫以資美談不亦盛乎是樓也雖
公之好學尊道齊龍虎之文昭稽古之報而憑藉
上之寵靈甚大仰宸之義有以也夫雖然國以圖書
爲寵家以典墳爲寶槊諸馬上不事詩書東京[illegible][illegible]
金穴者不停矣後之人其無失墜作仰宸樓記

重建玉泉亭記

玉泉出青芝塢自南齊僧曇超發之唐白居易守杭
日嘗遊而樂焉其詩云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
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五代天福中建淨空院至宋
特盛穆陵爲書玉泉淨空之院取金銀玳瑁諸色魚
充牣之元季院燬于兵燹
明宣德中縣官就泉造紙稍葺僧寺泉上置龍王祠
卓亭于泉之陽更百年來亭就圮魚爲好事者取去
益寡泉瑩潔猶故雖大旱不涸溉浸所及畝率收一
鍾故玉泉旁近地號爲沃野無凶年兼之可濯可洗
可酌可釀可潔尊罍而飲無不宜者嘉靖二十有一

年夏六月不雨杭州太守陳侯有事于山川循行阡
陌間從二三耆舊大夫憩于茲亭覩泉脉問遺事顧
亭陋甚嘆曰泉之利用博矣亭豈徒爲觀游哉僧以
新亭請諸大夫贊之侯曰諾哉乃拓其址構亭四楹
前延爲軒凡深二丈有八尺廣三丈六尺臨泉爲檻
左右爲戶戶外側室翊故亭爲之至秋九月落成地
若闢而加勝水若澄而加清遊魚洋洋實栗被野於
時賓佐從事三老工徒守僧及人士來觀者舉欣欣
然慶斯亭之有遭也諸察燕南任君長安桑君宛陵
楊君屬余紀諸壁余惟宋季偏安脉春秋視魚之戒

蕞爾一壑揭龍章而侈峻宇想其臺榭陂池之盛稱是今悉離離禾黍矣此由肆乎一己之樂而不為萬姓後世慮者也顧唯賢者為政施仁之地寄情山水間其餘風遺澤能使後人撫跡增想若羊叔子之峴山山簡之習池樂天之西湖歐陽永叔之醉翁亭民到于今思之此皆先成乎民而因以為樂者也陳侯之王泉亭不當與數子比邪侯以寬裕有容之德勤宣上美湛恩汪洋洽于田里與民相安既三載矣而後興斯亭焉林壑蟲魚隱有喜氣而況沐浴膏澤之民能無樂其樂乎亭且弗替矣陳侯名仕賢福清人嘉靖十有八年秋始來二十有一年冬郡人吳鼎記

杭州府親賢館記

嘉靖二十年冬十有二月杭州太守福清陳侯築館于中門東偏以為客次云先是鄉大夫若士及四方賓旅以事謁郡非得乘車騎入庭中者率懷刺立候門下自門步抵後堂主人送客亦步自後堂出大門之外往來無慮數百武賓主俱勞以是撤小齋之材關館于此賓至徐趨就坐于次主人降與為禮行道適均室密而情洽榜曰親賢館有以也夫或說陳侯曰親賢美名也顧計有未便焉杭故東南一大都會臺察省憲之所治承佐部掾令長而下之所關白四封之內九縣之民錢穀獄訟之所輳聚惟日不給而暇從賓客游談邪且以二千石之權可以市寵可以干澤款門而求通者豈必盡賢哉非有求於君則延君爾故世之善官者嚴閟城府豫誡其門下謹謝客勿通設辭為解唯患避客之弗深爾今遷次而就之客且沓來毋乃自困乎侯曰不然見賢而不親是無禮也親非其賢是不明也吾唯不明與無禮是懼奚恤其他且吾聞之上趨而見諸侯為好勢諸侯趨而見士為好德仕賢雖不敏請從好德之義郡人吳鼎聞而善之再拜請記夫詩詠緇衣易謙下交豈非以親賢有益于人國哉彼曹參治齊避正堂以舍蓋公公孫弘相漢亦開東閤以延賢人猶知賢之不可慢也其後縣令不攝容郡守不迎師遺風蔑如矣今明府破俗吏之見而惓惓禮賢下士為務斯館之建亦猶行古之道與嗟乎悠悠者之談固不足以辱斯館若位列大夫見禮上賓知使事而不告聞闕失而弗言隱情惜己寂然自同于凡庸則虛側席之盛心秖勤館人之送迎爾亦惡得為賢乎館曰親賢侯之意微矣是用作記

新城縣遷學記

新城爲杭下邑洪武十年建儒學于縣治東偏地隘
堂序不足周旋士無弦誦之舍前臨大壑岸齧崩數
請調徙築障無巳蓋百六十年于此矣嘉靖十有七
年春訓導唐堯儒以諸生言白于侍御吉水周公曰
不佞二三小子爰宅于茲不能胥誨以有聞也唯歲
糜縣官庸錢與水爭尺寸地兢兢日虞顛覆且不暇
矧曰克明先王之道應　聖世之求乎邑中有應毀
淫祠曰多福院其地高塏正方以學較之僅五之一
苟捐數載防齧之費舉此遷彼去我凶德兆嘉績于

敝邑竊不勝大願周公如諸生言亟下諸縣當是時
縣乏長吏或沮以浮言未有以處也訓導乃會邑中
諸父老告之故諸父老曰吾有子弟教之而不爲之
所敢煩有司請相與經營分役蓋董董草創其儀而
巳未幾教諭會廷誨至相與嗟惋宮牆之榛蕪而禮
樂之難興也以白于侍御應山傅公公方誠郡縣毋
輒營作煩民聞是則太息曰嗟乎學校者風教之所
關也今吏旣無師帥于下乃不究宣上之令圖使諸
儒抱遺經託處草莽抑不稱
朝廷樂化育賢之意爾經歷朱淵亟往相度凡百役
經費務終厥功經歷奉令唯謹議撤爲故學地及縣官
築地取其直益以贖刑之金爲築作費會瀟山聶瑩
爲令聶固宿儒始至遂以學事爲巳任於是上下驩
然戮力有成績矣故者飭闕者興即浮屠之宮以祠
先師先賢中爲四楹東序八楹前重門門之南鑿泮
池宮左明倫堂四楹東西齋如之前儀門後爲講堂
堂之後尊經閣亦皆四楹其東北隅爲啓聖祠又東
敬一亭亭之南爲射圃亭旁列諸生房凡三十號前
竪廩庾官師異館庖湢潔淸下至吏廨垣屋率如儀
是役也訓導實倡厥始而聶令克成厥終焉十八年

冬十一月落成徵記於余余嘗讀春秋築作臺觀必
謹書之凡以重民力也而魯僖作泮宮無譏焉厥有
旨哉王者建國教學君民爲先役雖勞而不可巳者
此類是也今臺察公持斧來儆務與民休息而獨喟
然興學風勸于四方可謂通經術明大義善觀人文
者哉或云古者國小不備其制然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邑雖陋必教以禮樂牛刀之戲豈其然乎聶令
知首務矣夫土敝則草木不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地氣則然也濟濟多士藏修游息于斯尚明光大印
是以往彬彬多文學焉矣雖然古之設學期以化民

今之設學視爲彌文豈獨壤地有利不利哉諸儒當資厥攸居之初棄乃衡翦惟新厥德爭自灌磨厲精璽門久大之業誠移風易俗之一時也不然大夫師長相與勤教之意荒矣是年學使惠安張公試諸生多異等云

顏溪記

杭故洲也東塘西堰而中城焉所謂左江右湖者也湖清甚無巨魚宴嬉之舟歲費千金然以其厭也非特杭人日嗓焉天下知名久矣東瀕江淤壤數十里每潮汐之候雖大旱土條津潤用是宜晨圃蔬蓏尤

良該曰東菜西水明非他方所及然以其樸也若顏溪者非特不遠聞杭人亦罕造焉出艮山門迤東七里爲顏溪或云顏氏嘗主之故名或云顏鹽也溪經斥鹵若沙田云爾溪稍南即沙田東北指赭山赭山海門也潮汐出焉今司寇胡公別業溪上依水作結廬面田築場不垣不斸肖子于忠未入成均時恒遊息焉樂之自號顏溪主人是溪之味不甘于西湖瑩澂又不如湖載糞壤鳴桔槔飲牛浴鵝不雅于畫舫笙疊而鼓吹也黃茅苦竹榛莽彌岸非若蘇堤之桃麯院之荷也蓬戶草堂話桑麻憂雨暘督稼觀穫而聽耕田之歌又非若漱于泉汲龍井聆水樂洞宇在前雲棲映後而放鶴觀魚其閒也浴濯斯溪坐簟面塗足之夫辨背剌剌不入耳豈如湖上嚴人籍言玉貌而羅綺金珠者予之數者明知其不如而避彼擇此蓋佚則淫勞則好爭其擇之審矣于是見司寇公恭儉之風子忠保家令德皆可爲法記之

怡閒亭記

初大司寇鄞陵劉公作燕居之亭于鄞亭成請名公曰聲色博奕吾無好焉賦詩著書均爲勞生吾唯優游無爲澹然自憀而已其名曰怡閒之亭賓曰公奚

能閒昔者公有文德選在士屬有敏德出典大邦升于方岳有恭德入位中丞遂掌邦禁崇爲孤卿唯時經國勤民夙夜不懈終始幾四十載而後釋政弛負則又無日不討于古訓以勵夫二三子逍遙斯亭其與幾何公奚能閒公笑而不答君子聞之曰公奚適而不閒能閒其心之謂閒務閒其身之謂惰公所怡者閒也非惰也是故駿奔就列定志歛容其閒一也分土甸宣勞而安之其閒二也奠邦鎮俗不疾不駭履險若夷其閒三也不以遜而係吝不以衰而務得其閒四也夫是四者豈必無事奚則哉蕩事不亂在

嚣多暇佚偬旁午常若有餘可以君卑可以任重可以定國可以保身是以貴夫閒也夫營營者妄也妄息則靜戚戚者欲也無欲乃樂樂則怡矣靜則閒矣怡閒之云不亦宜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言有德者閒其心也記曰身勞而心逸者爲之言勞而閒也公之謂矣公堯公之仲子思存侍御懼不自所以閒之義也爰記諸亭用告後之人

桃柳記

宋蘇子瞻守杭日既浚西湖築堤堤樹楊柳世稱蘇堤祀更四百餘載翦伐衰耗可知已

今上之十一年候官王君爲錢唐令循行故堤歎曰仁侯之迹也而湮廢至此乎閒課民補樹柳若干桃居其半君過之喜曰是不足想見東坡公風教邪君既入民部他日薦紳大夫士女過之喜曰是不足想見龍江君風教邪好事者寫爲王堤桃柳京諸賦詠識去思云往余從君觀堤上余請君數所樹籍而藏諸掌故禁後毋樵伐君笑不應今春余過之屬桃柳盛布而我君溫恭令德不復可從凄然感舊頓令人思封殖嘉樹以毋忘遺澤邑中父老子弟孰不如我而奚俟禁之制哉又安知後之人不[illegible][illegible]以紹君美如君之續樹紹蘇公者邪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君子患其身無以示民毋憂身後變置其法也昔者君不我應有以夫有以夫君去之明年爲嘉靖十六年其夏五月己卯朔故民吳冉記

蕭山縣重建西江塘記

會稽郡寔大禹治水功成會計之地當時乘舟蹈橇滌源陂澤之跡邈不可想見蓋已數千年矣唯故穴窆石巋然猶存越民至于今仰之曰微神吾其魚乎凡端冕薦紳而臨民於是者咸望洋顧嘆思繼禹績又安烝民云郡今爲紹興府而蕭山邑于西鄙北濱

鉅海南當大末東陽富春諸川下流西漸錢塘江水波尤悪前代三面環設長堤以防患雖非聖人法固亦隨時救弊策也然隄外諸暨之民利于堤壞則彼無壅閼田收多往往竊來毀隄隄故卑薄又苦於負載蹦踩不戒焉日久矣嘉靖十八年夏五月天連雨至于六月上游諸郡水大至咸匯于下流江海溢溢决壞西江塘四十餘里水高于防三倍湛溺官寺人民廬舍田稼畜藏無慮數千萬百姓嗷嗷流散浩然懷襄之勢未止時部使者應山傅公按越聞之瞿然失席曰水菑殷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現於朔望

也天實以儆我二三有位何敢不傾府庫平谿作堙塞洪流以紓元元之命乎頗玆役甚大惟通判周表職司治水宜益奮貞亮秉節爲民禦患大禹神靈亦當相之而況於民乎而況於肉食諸人乎毋崇空文以避法毋諉諸下吏他綱紀節制其聽諸廉訪若郡守毋忽是時水利監司真定張公如京師而山陽盧公攝其事南平游公分巡東道咸下教郡縣申飭經營於是周君日夜圖上方略慎簡諸執事而傳公博謀于鄉士大夫使同守孫君仝來會周君集諸長吏丞簿尉邑中父老深論便宜分別利害擇善而從蓋

其慎也衆獻議曰計築西江塘萬有百餘丈程之合役六千人人三十日受平價不過費白金百二十鎰亦可以事諸失業浮民衣食縣官而爲作治乃兩便五堰通商尤爲要害計作石隄勢必完安發邑中諸豪坐法者伐買薪石贖罪大喜免刑辱而自爲除疾亦人情也其董役六官經歷歐陽昊項惠主簿王良弼典史陳舉盧崑林希俊各有分地庶可考驗成功議上報曰善亟行之乃閏七月朔周君如策率吏民事事凡八旬西江塘成崇於故防四之三[illegible]十之四其闊二丈屹如崇墉限隔江海越民知免於昏墊矣於是傅公勞列諸執事而疏周君治狀于朝請增秩褒異之周君罷諸吏民來言曰此實明使君捍禦之功諸大夫贊襄之力也盍紀諸余聞使君言水之方割也吾爲民咎焉復閔焉已而深思焉向使鄰邑不以防爲念也通商之家毋見小利也則隄豈易敗哉斯有任其咎者蕩析奔播之餘饑渴風雨胼胝手足三月底績亦已病矣可不大哀邪雖然敬天之命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廢壞安不忘危逸能思務彼何人哉嗚呼何念之深也大禹不云乎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是宜紀功叙遺厥嗣守之人是

年冬張公至自京師而漳浦進士林策新爲令上下相冀慎固封守遂立石焉

梅東記

蘇子瞻之謫黃州也實宋元豐間所遺手植梅至今猶生頗老不華爾在東坡書院中前太守吳公嘗擇諸生才秀異等者受業樹下今地官呂君鳳儀時爲選首慨然嘆曰自坡翁來且五百載有能紹明哲厲風裁興絕業以繼香德配夫芳樹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乃歌曰江有芷兮澤有蘭標有梅兮其實三美人既去兮孰爲主我問梅兮梅不語大節高風兮永

今古遂自號梅東云嗟乎物一也泰山之松以秦封而汗泗上之檜以孔澤而遠豈獨黃州之梅然哉物不足論史稱子瞻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稍自晦養何所不至顧露才揚己自令若是惜夫至讀赤壁賦忘榮辱同死生超然盈虛消息之外視王珪李定之貴勢如蜾蠃之與螟蛉碰文何羨乎公之言曰憂患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悲夫丈夫雖尤履坎壈當世訕笑豈知後人誦義無窮如吾呂君之獨往者邪雖然蘇子之骨已朽矣而手澤猶新遺風餘烈如存焉文學行誼固不廢

如此哉士不可不自飭矣呂君親賢好文雅有遠致蘇公之梅扁之君矣果不誣哉是用作記

魯山記

高皇帝光宅天下繼懷故鄉案古鍾離郡置中立府將建都定四海 詔徙三吳豪富名家填中都于是錫山杜氏以貲中徙已不果都然崇祀
皇陵巍巍萬代血食焉府更名鳳陽于是杜氏爲鳳陽人鳳陽城西南三十里二山東西相峙如闕名魯山山勢蜿蟺磅礴朝于 陵寢堪輿家推步爲龍山云其西山之麓杜氏廬墓在焉蓋昔揆山處也塋凡三世既子孫遷居都內衣冠裳文物隨世雅化彬彬乎習法令明經術非復魯山之遺黎也已今別駕炳猶自號魯山杜氏其言曰吾不敢忘吾祖也當草昧搶攘之餘推輓詰遷處就就當世之禁荷簑笠力疆畎一不中程杜氏無種矣吾於霜露之儀奉俎豆以望魯山之木必涕零焉乃今優游乘軒佐治千里不稼穡而肉食誰之備也吾忍輕用吾身以忝吾祖邪是以志也吳子曰余讀書至遷殷多士周公曰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未嘗不閔起家之艱而虞後世忽忘其先云及幸中都陟降荆塗

二山放于浮丘洪濛佳哉 王氣慨然幽風之思欲觀 興龍舊宅風雲世家而邈乎故老不可游問蓋天下承平久矣伏能思勤盛能思始非所謂賢豪人哉魯山氏之志美矣詩有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杜氏所思天下所則也求以爲記

城隍壁記

周新字志新世南海人國初以郡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永樂二年轉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貴戚皆憚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冷面寒鐵公云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浙有冤民聞命下喜相告曰

吾生矣冷面寒鐵公來也公至果直其寃發姦摘伏如神苞苴不入妻孥荆布而已郡縣望風股栗莫敢觸法然政持大體尤矜恤小民嘗斥西湖以備旱貧甿賴之而抗之豪貴壅湖專利者銜焉竟爲權姦排死臨命呼曰生得爲直臣死當作直鬼

文皇帝寤悟其枉他日見若有人被朱袍立廷中

上問爲誰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歲五月十七日杭人祠事城隍實公生辰有感驗云

右據嶺南彭公譔冷面寒鐵公傳筆其槪云爾往歲毘嬰患阽危巫醫告絕而府君項城隻公憫子于虎牒神祈哀神貺休徵教我以正遂使游塊再起白骨更生倏茲八稔妻公以叅藩之節來還暨毘拜神祠下念罔以答鴻休謹識壁石永揚聰明正直之大者焉

桂洲記

桂洲者今相國貴溪夏公所自號云門下客請其義相君不言客曰當春展采英華灼爍不有若桃李之顏乎貞堅弗鬱凌歲寒而弗凋不有若松栢之姿乎碩果可食匡五穀厚民生不有若柟栗樝梨之屬乎蔽服器用不有若芰荷可衣芙蓉可裳乎此數者相君弗取也奚擇於桂相君莞爾而歌曰青桂叢生兮河之洲扶疏連卷兮枝相繚上拂天路兮下瞰湍流背炎曦兮揚素秋危無實兮冠衆芳胡爲感人兮人不忘今日何日兮與子同舟與芳馨兮聊淹留他日客過海上以語支離生支離生曰不言至矣其長言之也旨哉夫不爲春華之豔者純色也不入果蓏之市者至味也凋卷隨時而不滯者天貞也不効一曲之伎者通方也是以大人去彼取此顧桂所以冠衆芳者無他唯其有國香國人媚服之細若氣微若神物受之而莫能測其去來順八風而不擇施達幽隱而不求報雜揉惡草而不淆沾丐羣品而不費桂雖無實而感人不忘有以夫大人者與桂合德其所以宰天下冠羣后者亦無他惟其休休之度傾身以延天下賢人聞一善而歎息見下士而吐哺求之如恐或遺用之如恐弗及風被縉紳言諫藏詗之塗使振鷺之聲鷞鴻之翼充庭漸陸人人自以爲相君視己百工喜而庶績凝至于海隅黎獻亦慕義無窮精神鼓動橫流旁入游揚天壤之間爲一代宗臣稱首聲施後世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書曰明德惟馨此之謂

也雖然桂亦何容易爲哉春時百卉具菜桂退聽焉
及鶗鴂一鳴羣芳蕪沒更暑雨涉秋則萬物之氣索
矣而桂承其後敷榮御事式光太皞之令使天下士
樂其臭味而忘商飈之肅桂所當之日何日哉故曰
不言至矣支離生吳姓喁其名嘗得附相君驥尾云

泰順縣城記

泰順爲甌之西鄙壤接閩括重山廻谷寔惟深昧荒
僻之地景泰初剿寇平因創縣治簾制官寺邑里而
已越八十載丹徒丁公敬夫來守溫州旣宣德綏閩
上乎下豫與學築館役民以逸顧瞻茲邑詢所疾苦

父老張璉輩進曰山邑苦無扞蔽虎狼時入攫人昏
曉無敢啓扃夜不得火作竊金亡命之徒嬰巢走曠
剽蹂出沒曾無一塹之限用是戶口滋耗公嘆曰鳥
獸壘土細人周藩矧建邦設險而可無城乎以謀諸
僚儲別駕曰宗嘗白此于上官矣以邑小費鉅難之
公嘆曰必若斯言則與不變俗而甌無閩麗也乃建
議曰泰順介於三彊平居易于伏慝多事最先被寇
曩閩盜入境斂手受掠公私亡費奚啻鉅萬使捐萬
金城之域民豐財扼險威遠所獲已多矧費又不及
是乎傳有之曰財散民聚又曰均無貧茲將按籍料

民分作授方食力于官薄厚稱事俾工無弗鳩役無
弗平雖何難之有進議于兵備副憲陽翟党公分守
參政益都黃公咸曰善交贊之乃列上監察當徒端
公報可乃列上大中丞沐陽胡公報可以白諸省部
省部皆亟可之遂如議行焉度城凡九千尺邑凡十
有八里里凡十長俾長各率其十夫咸建五丈官日
廪之倍資募工取石于隍因山爲墉其高若厚咸爲
丈者二隅架八樓方闢四門東曰通瑞南曰通福西
曰來安北曰拱恩水關三粉堞八百望之巖巖奕奕
而將將焉費白金僅五千兩城之妨民田廬者償之

又三百兩城始於嘉靖庚寅春二月凡十有五旬而
畢不愆素規是役也高二守美受成統帥而平陽丞
熊炳是邑尉鄧鏐先後相勞於時士民踴躍觀嘆謂
微丁公茲終荆棘乎吾儕優游朝夕來保有家可忘
所自哉邑令汪瀚承公之功申民之志而樂在職司
也伐石請記按春秋諸侯城緣陵城邢城楚丘凡以
避寇難也豈不重民力哉以爲築鑿之勞愈于寇攘
之毒也今城泰順制阻于衝虞患于暇所謂一勞久
逸暫費永寧者歟雖然當城久矣而必待丁公抑有
由然哉區財者須夫才立功者須夫公博謀均力協

于上下兹非其公平傾瞀以集之綱紀以齊之兹非其才乎奮才秉公樹卅竟績守者勿替居者弗諼記之不亦宜乎城成之歲公進秩按察副使仍兵備温處代守者良鄉趙侯文卿云

龍洲記

江陵故郢都西通巴蜀東有雲夢之饒緣以大江限以巫山諸葛武侯所謂英雄用武之國誠一大都會也江陵有洲博平肥美泉流沃野傳爲李衡種橘處攷司馬子長記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良不誣矣至宋徵士張景隱居其中賦一灣芳草護龍洲

之句龍洲於是著焉夫江陵當天下之襟喉而龍洲爲江陵之天府今侍御李君良伯占斯號也詎淺鮮哉君世儒家別廬洲上水有鮮陸有實可食且貿也江流洋洋木闕草香可樂而讀也楚頌所在淑其不淫梗其有理者君既像之而不竊市井不行異邑身有高尚之義所需給焉固已兼資之矣去是爲
天子禁近臣猶必能洲龍洲云其意遠哉余竊論丘園之貢山澤之肥今世士大夫不可無無亦不可有夫養交安祿之徒豈獨志操不古若哉顧直道危身歸無以爲家飲食被服不足又無寬閒清遠之區優游卒歲令人惝然失守向使稍有中人之產進亦可退亦可忍不彊於義邪衡也木奴千頭歲可辦縑千疋其不內顧宂矣雖然以一丘一壑率天下則荒矣荒則亂且起襟喉之地可先寒心昔人高臺別墅今何如哉景也自誇于君新黍炊魚烝瓜煮鱉是謂蚓而后可者非人臣之大誼故余又病其有今李君家食利幽人之貞立朝効匪躬之節其有龍洲而無龍洲者歟宜爲記

應臺記

應臺山在古隨國東南其上方平如壐或名印臺近

代因建應山縣應山介襄郢申安之間俗多秀士尚節義好詞賦猶有屈宋遺風矧今密邇　承天都會人以比豐沛南陽諸邑英賢應時間出雲從風動依日月之光奮其忠貞爽險不回媲美前烈不負名山神靈如臺察傅公其人也公自號應臺云嘗按部江西獨持風裁無何以刺治宰相門下客被擠久之奉
明詔還臺出按吳越閩淮練達百度禁姦止邪要在爲國持大體不爲詭隨刻轢之政吳越之民暨縉紳士咸稱正直忠厚方爲國柱石云支離子曰余觀往牒漢東多君子清介如二連大節如李庭芝誠足多

者頗竊喜劉侍郎逵與蔡京同朝從容事會臨元祐黨籍碑稍正京悖驟驟乎建中之治矣惜乎京再入相放逐居郡其後稍起爲學士守吾杭有遺惠賦幾哉無黨無偏平平正直之道邪今臺察公進退行事略與侍郎同殆不偶哉大當勢燄薰灼時能不畏彊禦則非頗也既詘而伸意氣不必加焉則非亢也應臺之方平高大于是乎徵矣記之

翠虛亭記

嘉靖二十有二年太原孔公以按察副使奉

董書督學于兩浙崇古礪賢文章爾雅而外直中虛

既已師表多士矣越明年即其治所後庭隙地構亭正中而環蒔新竹時加灌溉耨櫛寖有成林之勢公退輒彈琴求歌先王之風以寄適焉二三子進曰夫子奚樂于是夫所貴於竹者豈崇岡曠野長谷大川之鬱積風雨霜雪霧露烟雲之激揚且登山臨水高臺遠眺若是乎竹信足樂也今不出戶庭之間顧視咫尺之節亦少隘矣夫子奚樂于是公不答迺援琴而歌曰我所思兮樹蕙蘭之九畹嗟草木之黃落兮時冉冉其將晚惟茲竹之可貴兮保昭質其弗渝紛既有此姱節兮又含虛而與道符苟得余之所養兮雖委弱其何傷不撫壯而棄穢兮孰得列夫衆芳翳蓋兮翠於一氣兮孔靈鳳鳥下兮飛鳴還吾道兮上征門人出同官滇南鄒公爲名其亭翠虛云他日公屬州記州不佞竊聞地之美者善養材師之良者善養士夫衛人咏綠竹之美顏不諸切磋琢磨以達于赫喧瑟僩而後已謂其培養如彼發揚如此蓋成材若斯之難也昔者黃帝命伶倫斷嶰谷之竹吹而聽之製律以爲元聲後漢蔡邕識柯亭椽竹以爲籥聲音殊絕彼皆有以取之也今孔公有取於竹事若淺鮮然觀乎其翠則知情深者文明根心者生色觀乎其

虛則知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適足以明養士之方焉不養士而求賢譬猶不養竹而冀其峻茂也若彼崇岡曠野長谷大川風雨霜雪霧露烟雲之所產則有常俟吾養者矣有如紹衛武之規戒體伶倫之取裁精伯喈之鑒別持正以養之虛心以俟之緩以歲月務期爲國之楨以備禮樂以任器使唯　上所用庶是誠養竹而寓養士之方所爲不答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郤金亭記

嘉靖七年。春正月。餘杭縣知縣臣王徧奏略云臣始

發任詢俗于父老父老比縣有寃抑浮里界里長孫祭素號良民往歲他衆縱燒安溪官民廬舍辭誣及祭按獄者鍛祭罪死屢自愬移獄留臺猶未白方安溪被火祭家居適以是日宴客可驗臣聞之未遽信也後訪之賢士大夫賢士大夫如諸父老言臣亦未敢信也近受按察官委臣覆訊躬至火所博諏密採諸所覩記之言咸如嚮所聞臣乃謂同事曰是誠寃獄矣盍平反之或曰其如原問官司何矧祭以多財聞爲之求生人耳疑獄臣弗自顧竟以實報果逢彼怒脅使署狀如成案言祭預縱火是實臣思一署

此紙祭無生矣執不署臣聞之古者婦被殺三年不雨匹夫積怨六月飛霜使孫祭死於非辜安知無傷於和氣乎伏念 皇上盛德好生而微臣預有子民之責臣請得身詣詔獄與衆辯析祭情跡臣言如妄甘伏故出之法如非妄宜釋寃抑之夫寃抑伸則臣職無愧臣雖蒙譴罷臣亦復何憾命下緣是祭竟得減死未及釋而王令以憂去祭母懷白金百兩請助喪役令曰令知民寃 八顧不知令志邪固卻之越二載祭始獲宥歸乃構 亭于逵揭曰卻金樹石請記夫不怵于上不忌于俗 但躬昭枉自獻于

天下可不謂之貞臣乎濟物而不享其報離位而不欺其志可不謂之廉吏乎書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王令兩訖之矣世之遠嫌惜己熟視民隱無敢出一語忤上官而昏夜之金則不避焉視王令之風亦少媿矣若孫氏之爲此其知所報夫信良民矣王令字介夫穎上人以五十秋任八年冬去十一年春三月錢唐吳鼎爲記

竹崖書屋記

許元夫先生雅懷林藂自號竹崖居士名其室曰竹崖書屋予曰如何先生曰古之君子亟稱于竹竹有

道焉其陰足庇仁也其風移如義也節以自度禮也結根于澳知也乾而不華質也瑩若琅玕之色文也歲寒而色不渝貞也外直中虛誠也剛不爲木柔不爲艸中行也爲筍茹爲樂物爲矢幹爲符節爲簡爲箭爲管籥材也爲律呂爲簫韶奏諸郊廟以和神人盛德之至也竹有道焉吾是以名吾室予曰亦先生有道云爾竹何爲者先生道濟民物而后感乎其庇廉靖自持而后感乎其清進退有度而后感乎其節利用安身而后感乎其智被文懷質中正積誠小用則小効大用則大成故感無弗通矣先生弗悟衆美

在躬而外譬諸竹竹有知乎哉夫美在其中而番其
物宜是謂格物格物雖土苴皆至道存焉矧茲竹乎
好惡無節于內見可悅而遷焉是謂徇物徇物雖江
山風月亦癖矣矧茲竹乎是故君子修己以成物不
假物以益性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
金如錫如圭如璧必有金玉君子而后菉竹見其美
焉不然渭川千畝皆膚聖武公矣先生歛容謝曰信
哉道不在竹而在我幸爲記之期日勉焉作竹崖記

江樓記

憲使江樓錢公産于浙學于浙從宦京師遂以薦以

第以官于四方江樓其自號者吾師俞正齋所謂示
不忘本也夫不忘本之義大矣按志錢唐未障時今
城郭棟宇之地率江瀨爾夫江山不可常如此而況
于樓乎公非眷眷於一室也明矣且公官踰三品宅
無樓臺併所謂樓者亦未嘗有也然則所不忘者可
知已昔者伊尹肇自莘野陟爲阿衡功烈著于萬世
無他亦弗忘耕莘之道而已說不忘其傅岩望不忘
其渭濱是以猶夫尹也古之君子潜于其鄉而天下
之望靡不繫焉進宰天下而丘園之志靡或變焉非
褱土也道不可二焉爾公不忘江樓其此類歟故忠
信以基之仁義以立之經籍爲階師友爲牖聖賢爲
江海夫如是雖荒寂之濱壞室之內其高明開曠有
弗若江樓時乎此則無遠無邇無去無住無或乎忘
焉者也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惟聖人明
于禮樂之情故曰不忘本之義大矣是爲記

近田記

近田草堂今帥府參軍許君別業也其父松臯翁嘗
作近田吟曰遠庄阻經理近田易耕作遠水不濟渴
近泉易斟酌遠好常隔離近鄰每相託古聖有嘉謨
不在勤遠畧君因名其耕所且自號云家本古函谷

地今爲靈寶縣南郭有負郭田一區並九里山之麓
臨弘農澗北爲大河東偏爲田舍中築室四楹榜曰
近田草堂堂後阜高三丈許下爲洞曰嬾雲志其息
也鑿池其前曰學智樂其動也由洞登阜南望秦嶺
諸山交翠北俯河流若抱揖亭其巔曰遠芳譬自邇
也西爲竹圃圃北爲榴園園之南有渠即澗水所經
浸灌諸田者也渠東小臺曰濯纓清處喻自取也地
既名勝所以修築長松桃柳陰翳不遠如鄽而有大
山長谷之風焉夫田一也近則逸而有功遠則勞而
鮮終諺云百里不樵千里不糴言民事尚近也惟君

之祖襄毅公顯勲名于弘治正德之際官太宰諸子咸貴而松臯翁獨以明經歴位冢卿繼父位榮當世焉試使君席其門功世祿雖田園極膏腴連城邑亦何求不得何遠不致顧董董守其素風親稼穡敦本始無外慕心賢於人既多矣嗟乎孫叔敖擇磽土得寢丘以貽子穰侯越韓魏取剛壽以益封人之識量相去豈不遠哉誦近田吟所謂言近而旨遠也夫文非前古者易識禮切人情者易行道始閨門者易知法施近代者易述莫昵近也矣獨農事然邪吾滋望于許君作近田記

海山遥祝記

嘉靖十有四年侍御江陵李君使持節督察吳粤弗獲將其父三湖先生先生嘗仕徵爲棗陽王傅不就而老于家明年二月二日爲先生降辰年六十有六矣屬使君彌節胥山之下感時撫物洗腆欲壽其親而悵然吳楚之阻修也迺陟岵西嚮拜稽首奉觴爲歌歌曰皐蘭被逕陽和方兆遊子軫懷目極千里雲夢杳兮江瀰瀰高堂人兮髮垂耳荷衣翩躚兮蕙帶纚纚春酒在户兮孰與燕喜樂莫樂兮采衣怨莫怨兮離居驅吾車兮返吾閭君不諾兮愁予挹東海兮爲漿願南嶽兮齊光賴皇穹祐德兮還及君之未央歌已復西嚮拜稽首吳粤士聽之曰是楚聲與何其婾樂寡而憂思深乎耆老大夫曰奚其憂夫人有美子教之義方枉後惠文爲國司直衣繡持斧揚于四方而光于所生是宜欣欣康樂壽祉無疆者也寧顧其卷韝鞠跽侍酒膝前眦細娛而忘遠圖若兒女子然邪太傅之心必不然矣故遥祝之盛殆踰於三朝之驩也奚其憂吳子曰咼竊伏海瀕不通薦紳久矣使君乃肯臨余冲乎有道之器而弗爲異也貞乎維國之楨而弗爲厲也洋洋乎大受遠致而未涯也是父

是子槩可想見太傅哉乃聞其好稱學而不能行爲病言極合道有以乎辭榮好修老至不衰以長厚關于郡國粹然與古萬石君競爽矣海嶽齊光在此不在彼使君謂余遂昔聞邊尚書紀陳中丞遥祝事亦若吾子之言云授簡爲記

臨淮縣重建察院記

正德十有二年水自臨淮城城圮越又明年錢唐吳子補臨淮長始至埽瓦礫斬蒿艾四顧而問諸父老父老曰水之殘吾民數矣昔吾先子滑君一振之旋殘焉頃盛君竭力一振之兹復殘焉民憊矣懼勿勝

振是以陋焉吳子曰有是哉時民而役怨是用希省
幾以圖功用可就吾其俟之居無何　六師南下大
帥監軍日有至者讓我以供張要我以華館吳子困
焉邑中子弟曰不可以吾不能築館困吾令請謀築
之吳子曰斯其時矣以告于大府張公公曰如費何
吳子曰得白金四鎰可矣公駭曰又何廉哉吳子曰
咢能豐公曰是役非歲時不可　車駕且過恐無及
吳子曰咢能速於時民有徐氏者羸而恪吳子曰富
以是取辦汝吾不爰其乏民有吳氏者捷而練吳子
曰賓以是董於汝吾不爰其緩木石之工咸曰陶宅
尚未命孰周乎垣墻梁棟猶未具矣期乎寢堂吳氏
曰是有張千戶廢宅得其成材徙致之事且立辦議
協以官鎰往易之輿材運甓崇幹覆極不日而偉觀
焉于是計楹餘工量堵布役析斷相聞炬燎繼晷經
始八月上旬落成九月九日門垂廡列堂嚴寢深庋
庖廨史閽墻崇楨役者曰不厲監者曰不費輸者辭
以非其資督者辭以非其力咸歸之吳子吳子曰吾
何功殆所謂時民而役省幾以圖者也吾何功故天
下方無事一興作而民或告勞天下方有事雖趣辦
之而民亦弗怨言時也明年庚辰春班師乃扁其館
為今察院云

菊軒記

菊軒丈人。晚而味道。環室皆菊也。其子鴻臚君進曰。
大人奚獨玩於是。丈人曰。我有取于是者四。德也。操
也。道也。容也。請問焉。曰、春卉方妍。獨未衒。榮晚乃遭
時。亭亭然立乎風塵之表。若不知歲時之暮。我觀之。
如商山諸老。優游巖谷以卒歲者。非其德乎。下無盤
根之據。上無喬木之附。烈風嚴霜。群芳蕪沒。渠猶傲
然。未甘衰瘁。雖瘁弗離其本。必同隕乃已。譬諸古之
遺直。平居無以逾人。遭時阽蕩。挺然與社稷同存亡。
非其操乎。或色白。或色黃。或紫或赤。不可勝品。一聽
造物者。點染陶鑄。至察其臭。味則不殊焉。君子仕隱
夷險。易貌趨時。變現不窮。而君子所性。未之或改。亦
猶是也。故曰有道焉。其為容也。閒靜修潔。故騷人餐
其落英。與泛酒。于逸民。咸宜也。飾而置諸粧臺。舞榭
則不諧矣。故君子正其顏色。可親也。不可褻也。可踈
也。不可汙也。夫菊有是四者。吾是以玩焉。鴻臚君退
而告人曰。大人自道也。少而孤。不戚戚焉。老而拜爵
子孫蕃昌。不汲汲焉。吾見其德矣。非其志不為。非其
義不取。吾見其操矣。庶人召之則往。士大夫禮之則

寓於道有聞矣。出必深衣博帶。諸搢紳先生咸樂與之游。非其類不好也。容不忒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人取于菊以此。夫丈人沈氏名時。字彥通。仁和人。鴻臚君名鑑字文昭。任序班。與予有姻好。作菊軒記。

過庭私錄卷之一終

過庭私錄序文目

明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泉亭吳　鼎　著
仲子吳遵晦錄

過庭私錄序文目

過庭私錄卷之二

起亭存稿序

傳曰聞其樂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樂亡久矣而
詩者古樂之流也今世非王公名卿不謚學士大
夫私相崇重則別號云支離子曰余讀起亭存稿
未嘗不泣下霑襟不能自已焉蓋悲志士不偶而
又嘆其文釆和鳴聲表章於後世也嗟乎士有稟仰
靈德湛醇懿浮英華而不獲際風雲之會銘功太
常流聲史籍乃偃蹇窮阨一旦溘先朝露魂魄長
恨無窮觝其平生孤憤間發所蓄積述往思來垂

空文以自見獨賴是不泯耳尊官厚祿而無能摩
滅易可勝紀唯著作之士特以假儻稱焉又不幸
遺編放失壞爛不收及後人補綴起廢存什一於
千百惡在其發攄洪鬱哉悲夫悲夫雖然一節之
骨專車可想見其非常人矣昔余爲中都宰過濠
梁登莊生臺誦顧公子詩於壁間飄飄然有凌雲
之氣因聞公子高義慕之彷徉其冢墓木拱矣又
十九年乃受此稿於公子之子餘姚君承芳嗚呼
存者鮮矣觀其直已陳德長吟梁甫画菊三顧
圖諸作慨然慕孔明陶潛之爲人秋暵篇異焉

歌紀夢不一而足寓情輔世成名有超忽騰踔之勢
辭纖不盡詣古其志壯矣苟假之年得遂其志之思
沂浸風雅以冲和雖升相如之堂而入子雲之室
可也顧余所見莊子之詩亦不存信所存若無幾矣
嗚呼雄才奇氣不獲概見獨公子名伯謙號起亭故
司徒臨淮顧公佐胄子也終鄉貢進士年二十八時
餘姚君方呱呱而泣他年京兆首選已乃登第出治
巖邑間蔘茲稿以傳凡二卷計詩歌九十五首

贈李明府入覲序

支離子竊伏海瀕人語之泰山崩不信曰是鳴麗敦

固自昔盤石之宗也惡乎崩良久歎曰有以夫有以
夫大國名山百物所生人趨求之廬者墓者輿者穴
者坎者封者臺觀築作斬艾其材木剋鑿其金石墮
斷其地脉日相尋焉而山之元氣益以離矣惡能無
朽壞哉嘗聞天地成形聚于高者必壯其址址雖卑
其負荷弘濟力矣余是以無虞泰山之崩今夫大都
萬家之邑譬則名山而百司庾府羅布境內猶岩巒
廬茇之錯居也政令旁午百役並作獄市姦利鮮不
有求于民爲民疾苦而國之元氣亦日以踈不猶諸
病夫山者哉噫嘻山雖堅有時而阤都雖盛有時而

敝是故泰山之石少摧而終不易者係夫厚址都會之民愁煩而終不悖者係夫良令傳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長民者愼毋恃大都敦固不搖而忽令之功則幾矣去年太原李君來令錢唐錢唐江南一大都會也衆意君少年世家進士且厲武猛立威名而君乃奉職循理身修而諸務不亂聽訟決獄恂恂如與家人言終不尚嚴刑有古循吏之風減供億省禁令愼追逮簡繇賦罷宴游弛諸彌文不急凡以懼傷良民而搖邦基也殆孔子所謂節用愛人者邪父老子弟咸相告語吾役雖勞令無苛政幸相安云余

是以無虞吾邑之敝令茲君赴尚書期會朝于天子脩述職禮公卿方總覈邦之謀尤重治劇之吏嘉弘濟元元之勞推鞏固方嶽之本則君之勳庸褒表不後矣古者天子作樂以賞諸侯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今之勞于治民而宜受懋賞孰有先吾李君者哉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大雅所以贈來朝也及梁山崩春秋書之所以儆諸侯也嗚呼其喻博哉

贈林茂貞寺丞謫欽州序

余觀漢武帝時淮南王父公孫嚴安之議咸戒用兵武帝數詘其議卒致虛耗唐相姚崇說其君勿倖邊功而當世討誅叛虜之將甚爲宋璟所裁玄宗一聽其策坐致開元之盛跡是利敗雖議銷兵可也及讀周書咏大雅于成康宣王之際見其大臣經國周文公曰克治戎兵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無有不服召康公曰張皇六師毋壞高祖寡命召穆公曰武夫洸洸經營四方終之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何拳拳尚武爲也夫二三老臣胥聖人之耦而斷國明謨者法也豈所見弗逮漢唐諸人聞之通達國體者云成康天資仁厚宣王時屬戎備解弛故奮威自強者時也

漢武明皇皆雄姿逸材其好戰貪功素所蓄積故纂如和親便亦一時也其后周以弱廢漢唐以不戢自災羣公諸子之見要各有當云使當成康宣王戒其黷武遇武帝明皇虞其不競是水濟水火益火孰非善謀國者已旨哉其言之也余因之竊有感焉我國家偃武逾百年師旅張弛殷耗非遠臣所知第觀今日政令所及務敦寬仁以不殺爲武無異成周盛時經國大臣存周召脩戎之慮弘成康服遠之威誦四方靡爭之詩勿忘中興虓虎之臣可也苟懲漢唐故事險詘用武者議不已過乎潞城之役常中丞主爲

思田之征姚侍郎主焉土魯番之戰陳中丞主焉虜中之師劉侍郎主焉遼東之請討林寺丞主焉之數臣者行師有臧否陳說有謹忽要皆爲國宜威震驚不廷折衝寢謀猶有人焉宜少假貸愛養毋使姦詆有以窺　朝者誠今時謀國要經也夫覽國勢所趨而深惟其終哲人之猷也度君德好尚而補其袞闕大臣之誼也周召姚宋之業可翏也已寺丞余友也其左官欽州具見序傳余特詢以經國之道云爾老

贈婁杭州陞福建都運序

余讀漢史循吏傳而下竊獄夫治體所繫焉循吏者奉職循理悃愊樸茂言事如不出口靡有赫奕之聲然廉平愷悌吏民安其不煩市里樂業猝有水旱不虞之警民弗散亂以素無苛政故也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故曰循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可爲者民與之安國以之固不可爲者治無異等之效則無以賈顯位取世資其所自爲則拙矣較之能吏嚴峻精敏操切辦具建白更置聳疊動人觀聽其效至縣無逋事路無拾遺豈不快哉然禁令滋彰姦宄滋長上下遁情以避文法積使民弗勝命決壞衙檕非大擊斷不可定如太初天漢間是已其始亦在是之者過也

故能吏可爲而亦不可爲也可爲者課功而超遷不可爲者斂民而虐國爲國計者將奚貴乎今夫春蟲司令涵煦羣生草木蠕蠢咸得自遂於時非無蜂蠆之毒蕭蘭之雜也而景象含弘嬉嬉嚮於長日逮霜清氣晶物無遁形灌莽除蛇虺蟄豈不頓爽顧其氣泠泠然使人不怡豈從而歲且窮矣嗚呼治忽之辯不已喻乎項城婁君來守吾杭日唯奉公約己拊循其民退食常祿之外飲水而已悉蠲徵輸餘羨燕饗厨傳諸費一切省罷境內無束脩之餽出疆則垂橐而往請託雖顯貴無所納其與細民言恂恂若恐傷之遇上官議與同引大體願敷執甚毅凡是皆巧宦士所嗤避而君率虔之不惑所謂循吏非邪於茲六年遷拜閩之鹽運使運使秩三品於布衣願足矣府君不以是不滿而俗乃有黃霸不優卿相之疑獨不聞清靜守法無所變更者爲漢賢相乎且獄市以不擾故平田野以不察故墾工技以不作故舒杭民受賜府君多矣君子於是知理國之體璽長之化也何必紛更約束爲能哉或曰臨者大利所繇試使夷齊司之將以雪汙厲俗爾安知增秩賜金　璽書不追畀乎果若人言循吏信可爲矣

贈方都運致仕序

世不可無廉退秉禮之臣夫遇臣以禮故人矜節行士嬰廉恥故危難可倚古者制爲士大夫相見之儀卑高有則等威以辯雖天子之老不敢遺小國之臣必引與爲禮是以官師自重異於衆庶爲藩爲屏國有賴焉此勵士以禮之所致也近世從政者不樂外補率由委頓太屈承奉太卑故賢者汚之而避焉夫以宿艾之望金緋之重吏民俯伏畏事之矣部使者至約束之可也牽刺之可也銜重詘之以立威殆非所以昭貴貴之化也維 皇上在位既十載益明習百度若曰諸在外四品以上文臣吏民表帥也而儀式不稱其更崇之如禮於時兩浙都運固始方公承上德意歎曰 明王如是予何敢諉既不可遂力求去或謂盍爭之公歎曰 明王如是予何敢託茲非秉禮廉退之臣乎往公四典大郡咸著節槩其來理醝政始半載明果介執通商鳩徒而空洞謙和自處以禮入其室蕭然如旅舍倚恣侵公者雖極意檢索無纖毫染竟移檄褒勞而公歸矣得請之日僚采士民皆惜公去而公方以釋政爲樂怡然返棹誠廉退秉禮矣則謂 聖天子脩明儀憲將使賢者安于位

也守禮如公頡從以去有如 清問下及秉利權而人不能鐫潔之至也順 上美而不回于俗貞之固也寧以禮去不苟屈身風節之著也之數者皆 社稷之衛所謂山川其舍諸不然脫屣三品之祿無少係吝足以警患失之徒世道亦不爲無補云

贈方拙庵陞福建叅議序

史載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而潘安仁嘆云巧固有之拙亦宜然自叙弱冠涉乎知命之年遷職者三而已謂爲拙者之效斯言非是夫抱甕者羞爲桔槔倡優鈍則武劍利美哉拙之有益于人國也矧士大夫居業好修將以立爲名于當世非資忠履信何以勝重任而定大事哉顧其絀機辯屏術數斷觚爲樸遲鈍有似夫拙嗟乎昔者先王之世貨惡其委于地也不必藏夫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此則拙之效也安得拙如斯人與之風化天下哉新安方君行可忠信士也自號拙庵毋亦潘生序意否邪始君令南豐襄陽二縣擢給事中未幾出僉憲廣西吏浙江久之遷閩省叅議自登甲科至是二十年矣乃秩第四品今令四品始朱服金帶云毋亦拙遲故邪夫其能立然諾奉職循理而不能設鉤鉅察隱

伏賨聲名於時能爲國極諫倡議而不解觀望勿爲
禍首揖揖日勑勑沷而不市鄉曲之譽求速化巧宦
士誠不如是推此志也招不可來麾不可去競乎身
當社稷之衛者非拙菴任之君子悲沒世而名不稱
者耻勳烈弗蚤達亦豈以寵榮先後爲意哉雖然五
十之年叅伍使相亦不晚矣獨憶余與拙菴同舉進
士出靳先生門下時余起請益先生曰仕有儌利矯
情終身不免坎壈亦有任質自遂無妨通顯者要之
言信行篤自君子持身常道爾不繫夫利鈍也今拙
菴顯矣併識舊聞贈云

旂山詩集序

余讀布政黃公旂山集樹德愼獨潔身勤政諸詩慨
然想見先正之典刑至于歸田以下又未嘗不歎其
遭讒去國睠懷反覆卒老而莫能用也嗟乎召南之
音和而方伯顯離騷之辭哀而臣節苦故君子之誦
詩非爲藝文音節而已將有所攷見也黃公生洪武
中親見劉伯溫宋太史開尚書風采論建而慕之嚮
往可知矣永樂時起家進士超拜叅政河南至吾浙
左使數侃侃論利病于朝終始爲國恤民而已孤立
不懼也其叅罷無徵米六十萬石七冶貢銀九萬兩

浙人至今賴其須過藩司觀所繫百獅池如聆百僚
肅師之訓以比甘棠云其坐免也以劾罷諸不職郡
守五十七人乃黨人反噬而羣吠逐公去矣時正統
六年也無何禍起北狩天下騷動而公先憂虞亂之
計至是大驗然終不及公自是以來藩鎭之權益輕
碌碌奉其官不給奚暇論繩墨之外乎夫釋褐而服
三品不爲驟知其材當也一紲而沒歯田里不爲悔
知非其罪也其行廉故其辭直其志切故其體近旣
沒而言施于後世固有以也夫試使詞賦爾雅鏗然
炳然皆中鉤矩之會顧其平生靡可稱述亦何能使

人誦法無窮邪余以所聞黃公才節甚高當其時雖
以立勳于少保薛侍郎之間可也乃廢居三十年無
所用之而其志時時槩見文辭間悲夫然公末年飭
諸孫家學尤勤篇中凡三致意焉豈不冀似續于後
之人乎公玄孫宗器以地官郎分司吾土適公去百
年矣謀播是集于梓問予余惡敢知公之詩顧其
治行卓犖槩是而傳必矣矧地官端雅直清有先公
風顯揚出斯刻之外也哉

送楊汝承會試序

生十九年以通經薦諸禮部再上再罷去家居

七年年且二十有五矣吳越復推上楊生楊生過別
余余謂曰昔洛陽賈生當文帝時徵見即稱上吉弱
冠爲太中大夫然竟不踐公卿位至匡衡明于經術
緣屢舉屢不第益得肆力於隱奧羣儒至爲語曰勿
說詩匡鼎來竟以經義輔相元成閒今二子言具在
讀治安策弔屈原文使人激烈奮迅覇心生焉至于
戒妃匹正家審治諸疏言則必稱風雅蔚然醇儒義
疏也何者用力有生熟而資用有淺深也試使賈生
少未舉舉未第也則其閎遠深純之器豈可量哉汝
承之舉亦不可謂不少矣幸猶未即第爾汝承亦有

意乎余登第時正汝承今兹齒也竟荒落至今日年
少不足恃如此因汝承重感焉著爲序

贈徐少湖陞江西副使序

人臣徼亢以成名非難而居之有道爲難夫三去相
而不悔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豈不偉然烈丈夫哉
折諸聖門顧少之藍風節雖奇聲譽雖高槩於道未
有聞爾有道者王者爲經乘時易用詘伸變化剛柔
無常故足多也豈若一節之士抱咫尺之義以孤于
世邪是以禁近不爲昵江湖不爲疏謫去不爲蹇九
遷不爲榮何則道協于一也逾年

國家改定禮儀自朝之公卿大夫士吏紛紜溪訟說
行者排擯異己失勢者詆譏當世幾百人于此矣自
于言或詭其行壯于始不飭其終嗚呼彼固感奮一
日之氣爾惡知道若華亭少湖徐公所謂居之有道
者與始公遊澤宮聞永豐聶先生絃歌講道心醉焉
時山陰蕭先生以御史視學獨識其非凡士余雅知
公以二先生與余通云已聞射策高第入翰苑無何
抗疏辯論典制不合而去國矣竊誦其章意必佩訊
瓌奇之士及起貶所再轉爲憲僉使典學吾浙於是
獲接其風聲論議退乎如弗勝也聆乎其有容也其

教士毋雕談毋語怪言必依于雅馴若與嚮便便于
朝者二人焉余是以貴其有道夫進則危言犯難名
重泰山已而講學雍容有度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豈
非越忿狷之恒情而獨覩於昭曠之道哉使入臣被
逐放者皆若此何患遺棄不收而天下事不輯邪公
兹改使江西增秩二等典學如故　明王賜環嚮用
駸駸盛矣而公於道寧有加損乎雖然蕭先生知人
能得士俾浙士獲公大造類如左方聶先生知人能
得士江西諸士尚亦有利哉可爲有道者賀矣

送周允大序

人臣以經術文章直玉堂之盛譔史記玩藝文不治民而優游清華尊寵是謂翰苑之官學士大夫靡不嚮風而未易得其處也其次給事中朝夕帷幄獻替出納封駁爲國持議通籍于天子鄉宰相不得以屬吏視之士大夫亦靡不嚮風而未易得其處也其次御史內主彈劾百僚及諸道之藩出刺郡國二千石以下奔走受事吏民不寒而慄士志於澄清者願爲而未易得其處也其次尚書郎日從公卿之後輻輳並進以宣六典倡九牧共成庶績而昭應星象郎位追近紫微天庭亦不輕授人矣夫四貴未易一得矧

具美乎殆天所靳哉余聞山陰周天兆太史天啟秋官天保黃門天吉侍御四人同母兄弟也近世所未嘗有意其上世必有大功德苗裔饗報無窮爾不然何以堪其盛乎讀簡庵傳知四子乃考積慶及識黃門先生睟然藹躬君子也而文學行義縉紳推先天固全畀周氏有以也爛然奕世勳閥邁臺閣諸華要乎往歲秋官子浩登進士今年黃門子沛升太學且競爽哉沛字允大俶儻奇士攻古文詞賦余雅與遊冀紹四父之蹤榮道其家聲勿使隊云

海塘事略序

余讀河渠諸書而三嘆治水之難也夫間寰爲海談諸天數民則謂司我者何不仁起而塞之顏林竹楗石菑與於負薪之役者又微文刺譏當世多言亦可畏哉鄙語云溺則予命出則索錢甚哉黎民不可爲深長計也悲夫余嘗東望海濤北俯三吳循行錢唐石防天塹父老曰微武肅王茲其湯湯乎彼錢鏐亦丈夫也真能射潮東邪顧撫駕方畧何如爾他日遣民過其墓垂涕尸祝祠之孰與當時任怨之多哉余於是又嘆有立功者終不昧夫海鹽視錢唐爲下流海益善決駸駸及邪時非無武肅之智也而拘文牽

俗之人媮安不事狃曰毋動爲擾譬之敗垣居水寢處其下土未及崩因謂之安海鹽之塘何以異此往聞長老言永樂中海溢漂溺人民壞良田廬舍以萬計官民遷徙崎嶇救患異感言之於邑有足傷心者嗟乎向使蚤爲之所捐數萬金竭三吳力猶將爲之潰潰弗塞竟成沼矣悔可及邪竊嘗籌之濱海郡縣數數捍患無已如出數年修築之費一大治之塹山堙谷起三江之口南際海鹽西南至于海寧接于錢唐延袤數百里石隄鱗比自非懷山襄陵之勢未必敗也是雖勞費不貲而晏然百世之利誠爲上計不

然及患未深繕完要害故隄而穿渠疏鹵海塘既堅民食亦便去害興利而費約日寡若焦廉訪之爲海鹽計者亦可以百年安哉若俟氾濫既甚潰決衝突左之谿擁沙聚灰欲遏洪流此與以手障何異可謂無策嗚呼難言哉難言哉余曩辱焦公同官雅知其大非常之功而不惑人言者海塘方畧具如左云後有君子欲推而行之得覽觀焉

贈洪憲使序

皇上統承大業十有七載諸夏乂安施及四裔萬里之外無異內地邇者兼資文武徂征不庭凡百粵守監疆埸符節諸夷悉更以才良毋弗勝任會雲南按察使闕冢宰列名上請　制曰參政珠可於是吾浙大參莆田洪公拜命戒行故事牽公有言贈時方伯文公以洪公雅愛余言屬余言余惡知言哉竊聞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勿用良將猛士利兵勁弩守要害之處而顧求純懿之臣陳于四方者蓋軍旅耗病急於和民乃先王保大定功之謨云滇故西南夷壤接交阯軍興徵調餽饟所出滋苦騷然煩費矣而洪公剛爲民部郎更紹興太守至參佐岳牧皆以綏懷爲職所至吏民安其廉平愷悌固天下純臣長者也今使違名都而即邊陲釋養民之政而典刑法何邪臣有以知廟筭之宏遠矣夫轉戰千里畧地日南銅柱之外吾臣有如援者任之運籌決策得蠻氏之要領而制其死命吾臣有如賈者任之此特一時之功爾昔交阯嘗內屬爲郡縣矣強以兵威則從兵去輒畔以故棄置爲外臣至今逾百年豈智慧勇力不足哉懷保之德不先而馴御非其人也洪公歷試諸夏治民已効用之邊陲庶其以夏變夷乎用之明刑庶其以德爲威乎固將申明約束廉除苛政務以恩信與諸夷附遁徠遠即如是滇南之民皆驩然自安樂其處亦與干戈之擾雖有吽呶之夫必無響應之助矣此百世之功也善謀國者不以一旦之利而忽百世之功語云弁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民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是故察攻守之異用而求德安民比隆周室者天子之明也綱紀百司勉飭中和務稱上意勿鄙夷其民者人臣之義也若夫計遠邇量勞佚而爲公少者亦末矣

贈胡可泉參政序

天水胡公以參政守浙西之三月驛書至罷公政俾

俟後命浙小民驚走問故相與嘆曰吾儕天之戮民不然胡亟去其撫我者也而胥魁大猾舉欣欣焉曰尚能使余荷校邪予聞而悲至泣下四明萬子謂予曰國士謀之矣焉用悲予聞而愈悲曰嗟夫才之為公祟也放屈跌躓擯禰寬口猶有招焉為原而不怨為誼而不激為衡為白而恭且慎如是猶譏焉徒以才之故爾是故雖斷其危悔其文也靡嗌其臍困于務也夫物奚咎哉亦才為祟也無才者吾知免夫雖然士木而冠窺之國仰刺焉今人執往牒嗚嗚讀忌者事扼腕憤腐孰不如予親見者予顧兆容焉安用

悼夫昔人邪往公守姑蘇也或刺之而姑蘇人曰是公不持吾一錢者茲蒞浙浙人復云然刺也才之故歟且吾土諸司之萃也民病諸卒徒踰餓幾焉公始減其趾而公歸矣蹉跎之憾墜民之依謀所致也夫惠奸則侵遠民則讟上侵下讟予何以話于茲土余是以悲能直愛夫才也萬子曰何言之深也子非有求于公公非有私于子者也嗚呼是固予所宜言也已

壽許台仲六十序

余讀孟子書至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之云未嘗不反覆三歎有味乎其言之也夫人耳目聰明而心膚知服仁秉義得志於天下進有顯聞退有高節年壽悠長子孫相繼不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賢所謂休徵正命者與若夫導德好學者不獲其報而暴戾恣睢者竟以壽終於是疑生之徒疑於天道靡定怵迫前却沾沾以生故自賣而不知命不可預謀也於是有江海山林之士超然自喪墮肢體絀聰明縱軀委命以為大方其曠達誕足多者雖然惡可不務修身乎哉古之有道術者明知命不可常日夜孳孳好修不知老之將至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未至于命猶岐而二之苟至于命則性與天一命由我立蓋能窮理則自盡其性盡其性則自造其命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知進知退知得知喪而未始有二也悠然與造物者遊而不為遺世絕倫羣品獨立萬象之表豈非所謂天人哉非天人孰能當此立命者乎余友鹽官許先生天下高士自其為諸生時慨然慕古之道術得其粹奧閒發為文章閎深爾雅匪汲汲榮祿者已而起家甲科為郎給事黃門會今上更化求言先生出入禁闥從容論天下利病甚衆豈不冀勳德加於上下也哉無何謝病歸田里絕跡

城府義不苟交日惟沉浸藝術之場巖居川觀非其道不受一介士大夫想聞風采以爲有伯夷之廉延陵季子之節積十四三年微書屢至天子方倚爲輔翱翔未進而漸年六十矣余嘗論先生仕不殉名貞不絕俗詞雖振古而不以藝成名才足取卿相之位而不就援引齒髮雖衰日競于道豈非知命不惑脩身自立者哉余雅從先生遊談天下事至熟品藻當世商確藝文極深而研精退未嘗不充然益也至出處之幾詳謀之遠他友生兄弟所弗及聞而獨以命余余是以憶舊聞修身俟命之論敬爲先生壽嘉靖戊戌歲九月既望實先生生辰云

埋輪風采卷序

余讀秦漢記侍御出監郡國之儀後更號刺史秩六百石其按部條章首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下五條二千石諸不法而已嗚呼省方觀民之典遠矣而權激于繡衣直指之使有以也夫有如海瀕遐遠貴勢大家使民威畏於守丞雖姦積如山莫敢誰何黎庶喁喁然舉踵思欲剸刈豪右腹中特懼　國法未敢爾當是時不有天子使臣省憂而稍制之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易云小懲大誡書云臣無作福作威王食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豈非禁僭忒奉　上法以衛　社稷使臣之體宜爾哉張文紀所稱豺狼當道勿問狐貍誠見於其大者焉以故　朝廷重監察之權非私其人也將以肅紀綱而崇　國體耳侍御吉水周君奉明天子詔按部兩浙既周行宣覽喟然大息曰年穀非不登也而氓里多愁歎之聲　國非有大徭也而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殆二千石非其人乎已擊去五六郡守諸郡民如獲更生獨役于貴強者其疾苦猶昔也聞明使君至遮道大呼使君散遣歸農曰吾以

解元元之倒懸且全舊臣大體云所謂匪激匪隨安上全下者非邪諸失職怨望顧相與騰謗書于朝賴天子明聖未信而天下咸喜譊夫之計不昌綱紀重而國是明豈直爲甌越賀邪屬君及瓜代去西還俟命于家顧風采凜然名愈熾而用愈利已他如薦士甲天下舉遺逸號得人崇正學祠仁賢弗能具述述其大者協諸漢法六條用徵安危之故云

贈文方伯入覲序

皇上中興十有六載修廢起墜率循舊章　郊廟禮樂諸度咸越近世之習而依于古始剏大家宇奢靡

方新休休乎愼簡賢屬圖惟更化期會天下自方伯而下諸長吏朝覲年正月畢至如制于是吾浙大方伯金臺文公先期治行參知政事劉公倪公謂余故附驥尾知文公宜深授簡贈言公起郎官仕至大察愷悌廉貞名實純粹在法曹以練達著歷外臺以明允著自陝右右轄移浙左轄半載人已頌其介而不苛愼而有容玆非所謂仁人長者而大臣宰相之期歟敷奏于廷承 天之寵退與群公朙徵諸司百執事功過而進退之固將爲國審官惜才勿使下吏失在蕭蟄若已推而納之誠仁人長者用心而古

大臣宰相事也於惟休哉竊聞述職黜陟之典尚矣我 國家初制三載令縣大大以上各齋其計簿晉從方伯方伯悉書其功閥以平入覲尚書御史大夫雜考羣吏之治跡而勞賞其最者其有名實不相應則廷糾之聽廢罷于 天子當是時官冣事治雖毀言盈庭勿聽也績用弗成雖譽言日至勿庸也故吏非數易治効烝烝而黎民乂安良有以夫逮踈通選人之汰行乃權歸刺舉之牒曰老疾曰不謹曰罷軟曰貪黍如目輙報罷爾矣被之空名而莫敢辭所謂課功廷糾諸條章領具文而已非復按是進退慶讓焉甚或慮人掎已則建白諸考察奪職者勿遡題輒從邊于是雖有長材寸朽且廢錮終身嗟乎甚非仁人長者之心而遠於古大臣宰相猷爲矣此非古制也非我 國家初制也非變之狀也拔散莫若由舊由舊必覈功實杜毀譽罷空名稽簡書是在御事者其人哉賢方伯言之賢太宰聽之入告于明天子一切如制而百年之敝振矣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古者不輕進退人才如此竊爲吾方伯誦之

贈劉西陂陞湖廣左轄序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何則備美以致用也騷雅以下其明試可徵已大哉君子之作述所以彌綸邦國辯章物采稽古成務而黼藻 皇猷者也豈得以藝文少之哉自昔發憤好修之士上究六籍下迄秦漢博聞典則其言亦雄渾爾雅緪以歲月潛神嘿識已復考歷代之綱要覲百家之會通覃思於宇宙發藻於儒林大者函元氣細者資世用蔚然龍虎之章華國重矣執斯術以往若天文輿地 郊廟陵寢禮樂兵刑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據其舊聞比物引義坐而論之作而行之奚施不可有以

夫君子之貴斯文也自貢舉之法敝士大夫不復識
古今制度沿革葦苴一經四子章句樸學才美不足
顧謬曰吾以經術用薄詞章不爲家家自以爲心學
人人自以爲程朱遇　朝發大議輙瞪兩目視舌橋
然不下其爲政也仰吏爲師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
間爲大故安望其明大體定經制殿邦國而補衮闕
哉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
官五官弗得不治此之謂夫今天下以古學顯者莫
先關中固秦漢之舊京而河山之巨麗也其人文宜
朗宜哉咸陽西陂劉公其一也修先王之術誦法詩

書傳史之文間見詞翰麗而有則海內號博聞辯智
久矣曩拜典學使者士大夫相與賀曰斯文其華國
乎無何免官已而起家叅政于楚楚之文章頓爲雅
馴縉紳先生咸推公俄頃之花要不可誣云今復自
吳往楚左轄當是時楚所急者　園陵禮樂制度財
用貢賦供億戶口百役政令以公首作屏翰所謂彌
綸黼藻辯章稽古之力其必弘濟乎不然抱藝奚施
矣吳中諸大夫雅敬公將大通古之實且其人廉讓
不伐粹然鞠躬長者士益以此附之委僕贈言僕安
敢辭顧慚下吏之淺聞嘆古道之寥闊望公以文致
用而深有感焉是爲序

贈喻月梧陞陝西左轄序

西蜀喻公爲浙省右使三月遷爲關中左使諸大夫
儼然造賀曰何其速也有諳其平生者曰曩公爲銅
陵令政最更令臨海政又最徵入御史數行部風裁
凛然以嚴見憚出補眞定郡太守凡六載坐觸時貴
避位還鄉里久之復守河間再踰年當是時吏部推
公治行宜進秩凡十二上率不用竟用爲貴陽叅政
又三載乃陟閩越憲使至今官積三十年足跡遍天
下嗚呼亦不易矣於是諸大夫又嘿然曰何其淹也

余請得言其故蓋公之爲人廉直不阿明達而勇于
義夫其砥礪材節如是安肯借譽於朝回面易行而
附勢合變哉其淹滯此既一端矣昔者先王量能而
授事度德而定位要以任官稱職爲差非取積日推
遷也故小材雖累歲不離于卑官大賢雖未久不害
爲輔佐是以百司嚮風竭忠盡智務修其職以獻其
功後之用人者不然不問當否不擇賢不肖循資視
例一以日月爲斷魚貫鱗次以進雖有雋乂不得稍
越常調朝秦暮楚疲于道路曠日經久而豪士壯盛
之氣爲國立功名之心亦少頓矣於是莫不捲舌同

聲偃僂循墻坐俟日至之時則俱化矣安用皎皎爲
哉士風靡敝百工未得其理職是故耳如吾驗公自
負忠貞之志處孤立之地言許則見沮行卓則被妬
無惑乎久淹于外已嗟乎才如洛陽年少超遷太中
大夫可也而馮公之論將帥有旨哉白首困于郎署
何邪公孫弘田千秋之徒立談取相封侯固有足多
者而抗節如汲直數棄居郡使若積薪後來者處上
又何邪是特遇與不遇耳淹速安有常則哉雖然消
息盈虛者天之道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語
曰矢激則遠水激則旱彼此易時未知孰淹孰速也

今茲 明天子澄汰百司凡昔巧宦速化奇邪之士
咸屏黜拔除犂然當于人心虛九卿之席以求賢俊
如吾驗公德浮于位簡在 帝心是以錫命曾不踰
時旦暮且徵入應公卿之選都大位而輔鴻業向之
淹轉爲速矣謀國者崇恬退抑奔競遲速與奪之間
士風其少變夫政率如是雖三王之治不難爲而堯
舜之盛可幾及也敬以是爲天下賀

贈馬西玄陞少宗伯序

支離子讀易至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嗚呼
同人之義大矣哉人臣當疇咨之選攄宿昔之憤懣
險蹈瑕而無所因欲濟天下之溺豈非事之艱大者
歟嗟乎雖有天下至難之事苟與衆共之蔑不濟矣
昔者周公躬吐握之勞齊桓設庭燎之禮故能寧武
圖功一匡天下使人誦義無窮焉此非越世俗之恒
情而大同于昭曠之域者邪漢貢士同升于朝謂之
同歲後世曰同年同年雖四海九州之人終身相親
慕猶骨肉然殆得同人之義否邪余嘗論之或失則
比或失則睽睽務其通比務其公是之謂大同在下
勿凌在上勿矜遠而不携邇而不爭是之謂大同善
則相從過則相攻攻必有容從必有終是之謂大同

推而進之非爲黨也特立不隨非離群也凡以戮力
王室協于報 上而已不然交游雖密禮文雖隆所
由殆與同人之義異矣初正德十二年關西馬公與
余輩三百五十人同舉進士更二紀于茲立朝落落
無幾在舊京則御史中丞萍鄉文公奉常弋陽汪公
鴻臚姑蘇沈公而馬公爲司成曁余小子凡五人焉
雖高卑相懸職司亦異而夙夜過從俛仰今昔之故
相與磨厲以須庶幾歲寒後凋之風要不可謂不同
已今茲馬公徵貳宗伯入次密勿佐
天子修禮樂達諸四海不悖以公高才直道卓爾大

雅不群爲縉紳師表雖以建周公之功隆一代之制可也吾屬瞠乎其後矣去是向邪異邪我聞周公曰若游大川予日暨汝奭其濟易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周公以元聖之資輔興盛之業猶望助于同心同心之臭味可無深長思哉馬公告行文公率諸同年贈之言蠡筆余小子余最少且賤偃息呻吟之餘漫憶舊聞同人之義爲序云

贈杜通府調官序

語曰善仕不如遇合力田不如逢年故以屈平之盛智而被放逐賈誼之異才而弃居諸侯非其計謀之

拙又非國是之不明也彼其所與同列者上官絳灌之屬以妨功忌能之心而加之二子信而見疑忠而被疎二子其亦不幸于遭逢哉然二子不被讒不能有激顧其平生所自樹立使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歎息不盡其用有足多云吳子曰余讀卜居漁父諸辭未嘗不歎世道之多岐而悲孤臣之踈竟也及讀治安長疏則壯其才惜其驟嶢嶢易損自今若是蓋至于鵩鳥賦後出從容倚伏消息之機灑然進於道矣中都杜君之判吾杭也正道直行內則匡理郡事爭議可否外則綜覈糧餉與建百務夙夜奉公肅然千里之內嚴憚其風裁監司部使甚任之而心害其能者不少矣吏二載會當縣陜杭之郡官大抵賜罷而失職者顧指怨君必欲陷君同敗賴廟堂公議持之竟調君他郡蓋少塞睚眦云嗟乎以杜君之材遇古循吏爲任會則相推過則相規豈不並受其福哉而數奇不偶若此亦猶屈楚之鄉不能不受楚之咻也惜夫雖然亡羊而補牢善其後也折肱而知醫習其險也故達人君子乘流遇坎進退無佰而曠然不改其初度苟遇善人則師之遇不善人則資之遇不遇吾奚擇焉懲違抑念自彊于義累資積勞取

尊官厚祿爲交游故人光寵未晚也豈不因失爲得更患爲福哉若是且將爲君賀矣別一怏怏於江淮出入之間邪余雅父于君最舊茲行深有望焉

過庭私錄卷之二

過庭私錄卷之二

贈婁勿齋陞右轄序

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潢汚行潦之水黍稷稻粱之物苟有忠信之心馨香之德可以交于神明羞于王公而况君子施樂易之政以臨其民莊以教之悅以安之民其不尊之猶父親之猶母乎父之於子也賢賢而誨不肖母之於子也賢則愛之不肖則矜之豈弟之政合是二道故謂民之父母嗟乎後之為民父母者何如哉聽斷方畧非不精察也建革利病非不昭然耳目也

而惻怛之心弗及焉顧諺曰末世民偽三代直道不可行甚至束之若濕薪虐之若羣羊而民亦目之為蒼鷹為乳虎為蝮蟄嗚呼豈弟之政安得見邪若今頂城婁公其猶古之遺愛與初公守杭政尚清靜居處儉節無出疆之交束脩之餽非為赫赫名者及遷去日黎民老穉塡道弗忍捨爭留其衣履猶思之不置相與刻石紀焉公何以得此聲哉彼其心誠信於民故也再遷參知浙省大政治所固杭民也聞公至喜曰吾父母邪及觀其分省總領糧餉而不擾清靜猶昔也交際日廣而不失其真簡約猶昔也然省中諸大夫莫不推公清修長者未幾超拜右轄衆咸曰宜公何以得此聲哉彼其心誠信於士大夫故也於時左轄安成歐陽公大參山陽盧公鈞陽馬公進賢江公亞參安陸高公相率賀公屬余致辭余嘗論公為人廉而不劌直而不絞退然下士而不可干以私吶吶然如不出口而正言無諱試使公與良二千石較其風采號令鈎姦摘隱誠無足多者顧治郡猶家保民如子秋毫無取民不忍欺田里歸其仁縉紳高其節踈通顯饗蔡蘇有以也夫昔尹吉甫贈其同官詩云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此言

和惠直清之德可以風勵天下也敬為諸公誦之

贈王錢唐考滿序

令甲三載考功王大夫為錢唐既二載請行未果又踰年復請行行有日校官諸儒生過道王大夫之功一生曰宣上德美勞來不怠租齊百役使黎庶舉不失職錄材而教文治以振此吾大夫功也一生曰大夫宏達武敏凜然風裁吏不能欺閭里奸宄慴伏此吾大夫功也其賓閒上考功罰將如何余與諸儒皆書生也惡知考功事哉人臣以德定宗社深謨廟廟使士大夫咸丞其理則公卿宰相之功外之攘郤四

戎內之禽馘寇盜拓境靖亂則封彊將帥之功是其論功顯賞蹟爵策勳事大物而處榮名時莫不以爲宜夫縣令者朝不坐燕不與誅賞不已出無斬將搴旗之効試使與將相以下諸臣比權量功當世則不可同日語矣余謂考功者何哉然天下之大患非由謀臣猛士之乏而恒由於細民弗安其處民誠不安其處雖智如李斯悍如蒙恬適以增其危亂矧論其功乎治雖未有顯績也誠使民無弗安其處則即曡不市譽晉陽不爾繇固國之長利也而可少其功乎故爲邦而不先夫民功是不固其邦基也憂民而不

重夫令長是貴其子而賤其母也是在考功者加之意而已語云山顛有苗勿以爲高深谷有檟勿以爲下余安知考功所高下哉雖然王大夫彬彬質具文武士樂其業民獲其所使得宰天下亦如是邑矣顧其伐姦之才艱貞之節雖以宣威萬里可也安知不終建將相之勳乎哉故樂觀縣大夫奏功重爲天下賀他日天下頌之也庶不私吾鄉校之議云

再贈王君遷拜南京戶部主事序

余疾臥家十載經事縣大夫三人皆賢者始柳州余君三載奏績余列其功曰德閎而政密禮行而刑守惠撫而度餝所謂不剛不柔者也終期其殷邦國和庶官而衛社稷蓋是時廷議若聚訟然而君中和可經云爾又三載京山王君亦奏績余明其功曰大都之邑譬則名山其上臺觀築作鮮不穿塹其山山幸未崩者其趾負焉百司庶府鮮不侵牟于民民猶未散者吾令綏焉終期其由令長而臺省由臺省而公卿毋忘安民亦猶麓而岡岡而顛循一道也蓋時民[illegible]疾苦流亡而君雅克懷輯云爾今侯官王君當上考功先期余數其功曰和齊百役使黎庶舉不失職錄才而教文治以振功一也宏達武敏凜然風裁吏

不能欺閭里姦宄帽伏功二也終之云士樂其業民獲其所使得宰天下亦如是邑矣顧其伐姦之才艱貞之節雖以宣威萬里可也蓋晏安日久宜得磊落不羈之士以備非常若其人哉余君去拜南臺御史前王君入爲御史今王君未行就拜留都戶曹郎夫其華要冗散誠未易與世俗觀也顧昔二君皆左官下州將隆隆者折嶢嶢者缺邪將於余言有所忽邪非能知也先民有言常食易飯常調易官有味乎其言之哉地散則跖不及事簡則過可寡責輕則勢不危職暇則學可修友聚則善可觀優游郎署閒積資

稍遷終不失二千石以往不易易矣乎第余竊有慮焉傳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余方期君非常遠大之勳要非以無事費日所可至也才節雖高不爲則不成君眞能無忽吾言者哉重爲諸儒劉而序之

壽胡君謙八十序

歙人吳仁溥爲余談其婦翁胡豫齋之壽余深有意乎其爲人也歙俗多賈翁能超土風而不出戶庭乎固嘗環走千里虞風波困羈旅鬪智爭時不遺籌策而讓貨利矣意者寡累而無憂邪昆弟四人與居育

四子二女八孫矣共饔飧通錢帛婚嫁吉凶公私叢脞門高事夥支蕃節錯蓋憧憧大家焉凡此亦何以異憑生之庾乎顧其行年八十未嘗犯纖介于有司而亦無昭昭者揭乎四域余是以有意其爲人哉物莫不稟于天閱冬夏不耗唯松竹也青青焉樝梨樗栗橘柚之屬味甘于用唐棣桃李蕙蘭椒桂揚芬振采與世相媚皆不免摧剝掊擊中道夭戕而弗終其天年松有華莫之玩也竹有實莫之采也彼唯不爆其精世亦莫與之爭故內葆其貞外離其患克受後凋之福嗟乎文木自宼曲士殉名神人不材大智竊冥帝王無爲而天下寧百官無爲而刑政清大老無爲而長生吾所謂無爲非不爲也不以爲傷其生也夫賈唯擇人而任時雖發幣如流水其神不搖富而使昆弟子孫職之雖百物交錯所攖常寧是亦寒暑之代而命之成也何所施吾用焉故智巧不出憂患不入不滑其和不近于刑塡塡然獨全其天以致茲壽吾意其幾于道已不然日用不自知耳有以乎仁溥繪松竹梅爲翁壽也

贈王監察淸戎兩浙還朝序

支離子讀易至地中有水師反覆三嘆有感夫作易

者取威定業經綸輔相之道大矣哉自夫驅民荷戈與殳擐甲胄屬行間離遠墳墓萬里乘塞急則嬰白刃冒流矢計不旋踵身塗野草而莫收悲夫役莫毒於從戎矣然古之明主賢臣以是毒天下而民從之功業著於史籍要必有道哉夫剛而不中則民弗與也迫人於險則事弗集也是故君子中道立而民響應寓大順于至險豈不猶厚德載物容百川而不洩乎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之謂歟今天下人民樂業于田畝士伍往往離其尺籍戎備日弛有志者深欲更張之非刻核則招募爾刻核則懼及善良招

慕則懼惠無類皆非中順之道也又有甚者草昧之
隸戎籍或以良家子選或以材勇從軍非全出罪謫
也而子子孫孫幾世矣猶不免取代若近世觸法網
干大禁自殊死而下一等乃得讁戍不及其孥亦甚
幸矣無何遂從赦原嗟乎是豈容民畜衆之理邪今
天子嘉靖中興念張皇六師修舉戎　高祖之命申
勑諸臺臣詰戎兵于四方而歛之王公分符巡察矣
臭其政威而不苛簡而嚴上不廢法下不拂民民咸
稱之明使君明使君云所謂剛中而應者歟行險而
順者歟易曰師貞丈人吉無咎以王公槩諸新進喜

事取約束紛更之而不足成天下之務者公真丈人
行矣我國家得賢臣任使之如是吉又何咎哉僕竊
伏海瀕辱公有知己之言數過從談天下事蓋公體
國勤民樂善忘勢文章勳業且追美於古之哲人余
嘗論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國爲忠臣在僚友爲
直諒信乎其所建樹大矣茲還朝奏事殿中殆有聞
哉易云承天之寵王三錫命在是行矣亭以贈別

臨淮縣志序

昔者司馬遷述八書班氏因之廣爲十志志實書體
顏師古以爲積記其事是已觀於律歷諸篇經緯天
人有今世鉅萬言莫能殫者悉貫辭綜事文成而意
益密所錄諸歌章非關於郊廟禮樂者弗存甚至藝
文畧著篇目而已然於刑法操縱食貨盈縮宏議敷
累牘而不殺地理志倂禹貢全載焉豈徒務省文哉
唐志有意省文事寒而弗暢宋志百六十篇博而寡
要夫二家所記不無二三策幾于道可斆方來者然
非體也書曰辭尚體要今天下郡邑咸具私志故臨
淮舊亦有記焉其體裁高不出宋史其他淪於俚矣
乃招荊山楊鈞氏奚舊志索隆訓綴聞輯見畧倣班
史之體述今志八篇篇成或者咎其崇黜過嚴夫鋪

張　皇休以興瓤風之思備言淮河變遷與所以治
之俾後之觀禹迹者有考焉咸今古之紘維天下之
大業若是類匪不詳明也剗蕪辭而剟其華退諸名
氏而進闇翌則有不容弗畧者矣其叙曰首通志識
其大也大莫擅於形勝舍之而曰　帝迹尊首善也
政賦者吏所以取民風俗者下所以繇上上下交而
治道具矣　帝出於兹疏附莫踰焉故殊備勳舊光
佐命且重世家也理世家者存乎善吏故受之以名
宦名宦修古而遴今揚道彰抑溢美也名宦而人物
次之有實主誼焉人物者士之良也不可不備備書

而流例不可盡也故㮣以雜志終焉

餘杭縣志序

夏殷以前尚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而四方志外史職之說者曰若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已唯春秋經孔筆遂為萬世法釋然但紀事目而說不書子曰我欲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以為行事如是鑒戒足矣奚貴乎空文直削之耳左氏之徒不達復取已刪舍者附以傷廢不經之談成偽誣邪先其旨矣由是觀之志者記行事而已秦漢以還郡縣曷嘗無志居位者矜賢載筆者騁說勢家隆其譜牒文士濫于

詞章便俗摹其榮名如是雖勿志可也若墾田戶口財賦出入征役施舍之法凡令成易該諸簿書刀筆之計漫飛省錄間有發記其文累不具人猾緣為姦護不可究詰如是而不論載以昭遂示後其謂國何夫借譽長吏與資閭閻為美談今之志也而不適用土賦民數役法今之政也弗備于志記者非所行者非所記異乎余所聞矣餘杭令王君介夫正身以綜務稽古起廢捐舊不急乃以意授邑中薦紳士作志上源輿地下波及於說中述吏績民隱其言疆理物產版籍戶口征賦之際詳矣人文辭命咸以達民

事而已其政廉故書無諛詞其秉德貞信故事核而言質皦然一出于行實雖以典刑一時可也且夫吏于土徵其圖籍唯求延雅徵仁賢側作垂則要以成民之務為綜紀豈以玩乎觀諸興廢之端稽其利敗所就亦此邦之畫一也後有君子得覽觀焉

贈桑昆池擢守德州序

居是邦於大夫之賢者事之其去也則頌而送之禮與曰禮也禮同民心經國體辯名實徵臧否而維持世道者也世俗以不言短長為謹厚不別善否為中庸賢者之去也拜送之如儀非賢者之去也亦拜送

之如儀吾求安居吾土而已焉用知彼為國為民何如也嗚呼於是乎失禮之本矣今吾黨相率賀桑大夫而送之庶無忝於禮哉大夫三泰豪傑聽鹿鳴而來為杭別駕衆意前此未風且厲武猶取威名而大夫顧恂恂雅飭治務理劇不動聲色庶務咸中其肯綮職專糧餉而絲粟靡所取廉貞之操質諸神明而無媿徵諸庶民而無間焉是蓋同民之心部使者數薦于

朝朝之顯臣大吏多知大夫最稱曰此賢者賢者云然猶積資五載遷守山東之德州於時行省左使歐陽公曰浙諸郡方之守丞就拜如斯人者吾

屬事且立辦惜爲他省所得爾憲使盧公曰德州古平原郡實河北要害地顏眞卿所以扼胡虜之吭者也邊警方棘擇斯人守斯土廟堂良有見夫是謂經國之體或云糸大夫誠賢然以策非甲科官鮮內調故遷轉不越州郡間爾嗟乎資格之困士久矣雖懷俶儻非常之材不以高科進則無望夫華要之處顧華要古亦有富貴而無能不爲英民稱述者若吾糸大夫所至一日之長爾今其治行卓然士民能道之監司能知之廟堂又知之嚮用詎未艾也奚必甲科貴哉遐日進士不遷別駕乎不以貽敗乎彼恃名而

云此實勝而昌是以古之循吏不以璽書褒表爲異而以桐鄉去思爲賢不以漢庭三公爲榮而以若邪父老爲重蓋勢分既移則非有爲野人無情則非爲佞於是乎足徵公論云爾糸大夫行矣吾黨諸大夫頌而送之名實以辯臧否以明將使治人者咸知民心不可咈士論不可誣兢兢夙夜以求其譽則斯禮也於世道不無小補云是爲序

東源讀史錄序

司馬氏資治通鑑詛取法戒文已要且至少微江氏節要益簡劉氏續編宋元俻矣少微有大失三節正義而着前邪削史文而衍論斷畧或害義而繁且厭讀如舍田子方君明樂官之對而錄其貧賤驕人表孟嘗君雞狗之客而沒其善用公孫戍之諫此類一也典其采林之部以竄范雎孰若載彔仲連之却新垣衍勸蘇氏文以答燕王何如列卽墨大夫之諫此類二也治安全疏讀者不免欠伸欲休而楚王爲薄太后服私奸服舍願省一舍字害義甚矣此類三也其大者如是劉氏蕪陋愈甚四百之曆短于千三百年而鄙背游辭濫三之一吁不足鑑矣是籍也俗便之久不可廢也毋已因正之易置其取舍暢實而刈

浮節宋如漢唐節元如秦隋其庶幾乎竊有志焉病弗竟編傴潯州太守東源田公讀史有得亦錄之其間闢泛斷以崇史斅獨見以表微詆群枉而踶賢識遠文近辭簡義多蓋已超然二氏病而鍼之子谷勿編矣姑序予意寓玆錄云

贈陳太守擢湖廣兵憲序

漢人有言曰太守吏民之本自今讀之未嘗不三嘆其深切也夫置吏皆爲民也而親民者重親民者皆重也而其長尤重使太守得遂其重則丞尉令長簿氣而下各修其職輻輳並進以效夫治理小民咸知

綱紀所在服從其化無有尚且欺罔之志其爲畫治
要就切于是嗟乎太守率群吏爲　天子牧養斯
二千石匪不重也今以方伯師之監司監之巳
□六重矣加之部使者所涖呼大吏如小兒屈天
跪伏奔走其前以文威甚者悉奪其錢穀獄訟
之權凡諸毛舉細故毋得輙行所主斷搖手觸禁非
如漢刺史六條所問已也由是吏不知所承民不知
所從太守不自知其重使非有㬋真不拔之操含弘
容畜之量撥煩治劇之才達變通微之識寧能展布
四體安於其位而與吏民爲治本邪愚因是而歎吾

郡陳公之賢太守固不易而杭又東南一大都會四
方賓旅供億往來日不暇給監司運師部使者日沾
沾視之不離守愈難矣陳公守杭垂五載監司運師
無人不曰賢守部使者亦曰賢守丞尉令長部領而
下有不得其職曰守能庇我庶民有不勝命者曰守
無苛政公何以得此於上下哉毋亦度量才識爲之
本爾余嘗觀公爲人撼之不見其慍說之不見其喜
其量汪汪不可測是大受器也身爲二千石處膏腴
地衣不重采食無兼味俸無遺資入靡間言其操執
有如此者其他才識具見諸行事豈不稱賢哉故曰

天不爲人畏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畏險而夷其阻
君子不爲人之洶洶而易其行此之謂也或曰子激
論爲守之難則然矣然世何以不乏賢守乎曰蓋有
之矣特鮮儔自余目見遷去者若趙康梁公晉江留
公項城婁公彼其人安往而不重哉必陳公也斯繼
之矣不亦難乎今年屬當黜陟進陳公爲按察副使
兵備彬桂實爲楚之監司而吾郡別駕以下楊君羅
君劉君咸懷官長之誼屬余序贈云爾

贈仁和陳學諭遷金華府教授序

萃天下已試之材布列百執事共成國家之盛治者

宰相之任也若天下未用之材濟礪以須隱然爲國
家之利器者典學之官也學官雖卑其責任至與宰
衡等是故士之有志於當世者不得大臣宰相之處
則恒願爲學官蓋幽大營貽造歛據平生報國之憤
捨人才無可爲者矣顧今之學官專與昔殊博士倚
席不講黌舍鞠爲茂草其所由來非一朝夕之故矣
人情畏檢束而樂放曠爲之師者又避訕怒務因循
即有能思其職稍稍約束之輒相扞格懲一生而諸
生環起攻者其隙間者乃謂學官冗員卑秩胡不自
靖以是相尚然至有公禁文學議論爲無益世用者

吁敝也甚矣豈設學端使之然哉余不能知遠嘗聞始豐徐大章爲吾杭教授其士雅馴成一家言縉紳先生至今誦之臨川聶大年作教仁和最久詞翰藏士大夫家不啻拱璧彼流風遺澤猶使人欣慕如此況當時親炙之徒寧有逆其師者邪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之謂也今淮南陳九疇有志之士選貢起家爲仁和教諭始至引繩墨申韋程示師範鼓士氣肆正業矯輕惰有弗率教者威以榎楚一遵
高皇帝約束暨督學使者所下簡書不事近世因循苟且之習士初稟然嚴憚先生已則相親以解卒乃

翻然革翕然從矣所謂師嚴道尊者邪教凡五載第子出而賓興者若干人歲貢者若干人民之補弟子員者又若干人率循循修謹雅足以明先生之道厥幾夫畜和用之柎落礪以須爲國家之利器者也去年冬冢司薦進九疇爲金華府學教授　制曰可於是師生舉酒相賀咸謂今之學豈殊昔之學邑可教則郡亦可教也由陳先生觀之良然九疇既之婺閱歲其僚友及諸弟子謀余贈篇踊門而請者六七未厭也非有以深中其心而能致教思無窮若是乎余乃令知因循取容者非必得譽而修職自信者豈真少恩哉感徐聶二先生之事竊有望于九疇焉

贈中丞劉公巡撫山東序

嘉靖七年大庾劉公來蒞浙省右轄明年夏
天子以浙之宜公也即拜公省長是秋廷議行御史大夫院於浙以浙之宜公也以公薦不果用而用爲御史中丞往撫山東云時浙文武大寮謂予知浙之宜公也屬予贈辭夫公之階方伯以陟監撫釋吳越而即齊魯詎非依宜敷令之方伯不久任而加之以地大務煩非天下之至敏者曷與於斯是以迎衆牘而裁之者才也先百司而正之者政也奮才經政不

以高秩自養者職也之三者文之章也古之誼也而公皆有之夫才大者崇焉政顯者庸焉職修者報焉被文者憲焉道古者望焉茲往也庸之以憲百辟而崇報矣屹爲元臣之望不亦宜乎然齊魯古名華夏吳粵今實殷庶實勝茲腴名勝滋瘠瘠而撫之非天下之至敏者弗克也夫邇衛畿甸而公私無盖藏其瘠一也天子方重守令而良有司不樂其土其瘠二也大盜屢仆屢作而武備日微其瘠三也豐其約者須乎才循其實者須乎政警其虞者須乎職之三者須乎公矣用公不于浙于山東殆社稷至計敷諸公

與子奚獨疵玆浙也詩云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公宜之矣是爲序

益齋潘封君耆壽序

越中嘉山川發育多材龍躍豹變櫛比而鱗萃至于眞隱淑媛家有可封不已盛乎夫以一郡之壤產材若是宜有盈縮消息其間而不可兼也縱其德或靳其名與之壽或嗇其祿不相兼有如此者薄藝而厚寵驟貴而寡年不相兼有如此者二者殊塗從厥攸好然鳳隱者不羣雞食冬青者不謀春紅亦奚用相兼爲哉梅市爲越西郊先漢吳市門卒所隱也玆潘

氏益齋夫子與焉種學績文弗獲一第晩以子直卿貴受御史封偕其配孺人命服榮顯矣未幾直卿不得其言釋位家食夫子恝焉猶未伸也所謂靳其名嗇其祿者非邪吾觀夫子直諒惠和修身俟天行年六十而戒愼如一日蓋粹然至德君子矣剡孺人柔婉克諧直卿既顯揚四方而二季咸率德敦業可謂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者也八月十日爲萬壽節適夫子懸弧之辰一大奇也孺人亦同年生而月日先之偕享耆壽又一大奇也君親之慶同忠孝無二矣父母之年同至樂無外矣凡此非偶然者

蓋天所以厚潘氏也向使潘氏有三公之位兼萬金之產而緊于是數者窮殞以相易哉易云積善餘慶詩云自求多福福自己作慶由善來終亦兼之也已嗚呼交于直卿直卿聞道甚蚤蒞南臺風釆冠一時云

十松軒詩序

昔宋兵部王公以直道陰隲弗究大用後胤卒踐台鼎符其三槐之祥復得蘇文忠學士雄篇勝韻鋪張其事至于今未泯也今國子丞趙君士亨梁國武桓公之裔也卜居鳳凰臺左舊有松十株小者猶可十

圍憧擁屏列若待趙氏之居而遺焉士亨乃作室當之週以軒檻讀先訓其中暇則招賢大夫士對松盤桓自太史景伯時而下咸爲詩歌以詠其祥屬嗚序之夫武桓奮身草昧揃戡強虐之跡雖不可考見然僞漢抗我 眞主時其否泰之機惟公敵愾捐生遂開萬世之業而脫吾人于左衽公有力焉其視兵部公功德鉅細何如也兵部之後自宰相文正公而下有祿秩於朝者數人武桓則廟貌血食子孫猶世有爵邑其享報于天又未知孰爲穰也今世無蘇文忠之文如景氏輩亦一府以文鳴者謂其克張十松之

祥與否姑弗能定然槐人也松則天矣數成於三倫於十依類推義十松之祥要豈減于三槐者歟吾觀王氏代有哲人至南渡時猶有身殉使命無忝其先者其子孫多賢可知已士亨益有文名集義選文會稡於世守鄱陽故城皆著政聲久之以學行入佐成均可謂不負十松之祥矣天將老練其材晚而遂大之邪抑斂華閟實益培其祥而裕諸後昆邪皆未可知也他日十松軒不可無銘咢雖病矣尚執筆以俟

多士常懷序

五溪萬氏夫子以直節古道受命督學兩浙始至約

其章程茂其德教多士相賀部使者為請於朝褒崇而久任之於是有增秩四品之命則又咸賀久之大冢宰進曰請陟其官而仍其生俾浙士來有矜式于是有忝知我省之命則又咸賀時典教趙榮顯董為咢道如是咢謂多士自茲求懷夫子矣今天下聚士而教之官弗若家之良也何故材枉于過求志躁於雜施業荒于趨走懟生於煩苛夫如是誠畏之矣豈其心悅哉上之人愈求豪士士愈以為厲己也夫乾示人以易坤示人以簡君子取法於天地易則有親簡則有功故舜命契曰敷教在寬古之善道也教之

至者孔子也其語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不貴煩苛如此今夫子寬簡舂容要歸堯舜孔子之道而已不求近世牽抑之功示之天常示之地文人其不親以懷乎是以久與處而不厭離之而終不可諼也憲度貞明故易避軌道夷直故易遵湛恩優假故易立紀綱宏畧故易垂夫是以永懷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師道明可以語王道矣書曰念終始典於學教以始之政以終之而後學之事備矣夫子茲執政無忘舊學其終以王道懷天下也乎敬為序之

壽五山陳侯五十序

昔者先王之制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夫君子懷經世之才趨風雲之會豈不宜及強壯之年一日而馳千里哉何至半百為期始從大夫之列與圖政理聽明膂力不已艾乎蓋嘗因是知古者授政之不易必老成之士而後是崇是長也銳氣銷而後可與言循良世故熟而後可與定大事有以夫奇千里之命試不御之權而無爽焉彼誠試之久矣孰與少年諸不更事驟假之權奮方剛之血氣以騁者等邪今五馬山人陳侯以五十之年拜吾杭太守意者老練其才

而授之政歟。蚤歲登進士。由此從政可也。乃曰吾斯之未能信。得請講道于嶺南于河北。優游十載。閒學養堅定。徐升司馬士倅。稍遷春官郎中。余時忝同官。竊窺侯之爲人。忠厚不伐。粹然鞠躬君子。篤信自修。弗知歲月之進。甚。其素所蓄積深矣。杭固劇郡。今茲旱甚。雨不時。若千里嗸嗸。侯甫下車。降服徒行。爲萬民請命于天。已視前稿。飛章乞身。爲萬民請命于朝。當是時也。使新進喜事者爲之不可。廣心遺忘者爲之不可。侯乃不疾不徐。節宣利病。一以救小民。一以安巨室。米價騰踴。而大都九縣之人恃以無恐者。

惟君侯故爾。向非侯之老成練達洞燭閭閻幽隱。曾未朞月而恩信遐克若是哉。試使侯與巧宦速化之士計月日躐華要。則有若後時者。使其坐鎮專城勞來安集。受投大遺艱之任。方自茲始耳。五十何晏乎。十月十有一日。爲侯懸弧之辰。余辱侯知己。自謂知侯者亦莫如余。敬再拜獻百歲壽。昔宋陳堯佐代其弟堯咨尹開封。顯有嘉績。爲一時名臣。其後年踰八十。官至一品。信如陳希夷所言。然殆亦自求多福哉。今侯之前政希齋公。實侯之從翁。古今事相類如是。亦奇矣。雅聞其昆翁語。必期濟美。以爲杭人美談。若然。則福履貴盛。又奚讓宋之二陳邪。敬以是爲知己壽云。

贈別駕楊侯遷守開州序

支離子曰。余因楊侯之遷守開州也。竊思古者九州之人各任其土。

然其良哉。初楊侯起家拜福州別駕。自兗陵抵閩中無慮數千里。其俗未易諳。而其政未易輯。加以侯之明敏勵精。惠和其民。民亦良久而後相安。既三載。方將大有所施。而侯以憂去。歸其鄉。惜乎其澤未究也。再起判吾杭。杭與宣接壤。若東西州然。其俗不難知。而其政不難輯。加以侯之明敏勵精。惠

和其民。不朞月而人咸安之。況復三載。周恤民隱深矣。民日夜望其遂守吾邦。大有所施。顧遷以往河北。惜乎其澤未究也。是故由近世之制觀之。數遷而驟易。朝越暮燕。若可以遠嫌破黨。而其弊使仕者背其所便習。趨其所未嘗經。兢兢焉山行水涉。沙莽之區。過都越險。而後至其始至也。室廬器用被服飲食土風氣候之異宜。與夫謠俗語言習尚嗜惡之不類。雖賢者僶焉弗能安於其躬。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約已信。則又歲月有期。轉而他適。不得終成其治具。以宣布　天子德澤。而建後人可守之法。不亦可慨也。

夫古之仕者弗出其鄉不在西封在東境不勤舟車僕馬而已傳其都邑凡道途夌月之虞一無接于其形動於其慮其至也四體之所便安如不出乎其家田里土風語言習俗之因華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父祖之告詔也其身素安其契紊講施爲損益之術固無俟旁求詳問而得之用是修其治具宣布天子德澤爲後人可守之法孰與用違其方政違其俗者邪然古法不行久矣漢猶近古居官者至長子孫有治効異等與民相安者輙增秩賜金終不遷其官不猶良法矣哉或曰子杭人特惜楊侯未究其澤

云爾今天下有大患二河奴與河決是已故誦漢武瓠子之歌則王尊貝金隄之險者可懼也觀宋室澶淵之役則寇準夾背城之計者可虞也是二患者開州實當其衝楊侯天下士希踪王寇諸賢東西南北奚不可者安得用人常法拘之哉信斯言也非余所及知矣因書以贈

嘉雅亭

初述職之歲嘉禾蕭侯將如京師國人贈之以言君子謂是舉多文詞焉明年公孫項氏曾氏籍記以獻曰是嘉之雅也公曰不可吾聞君子避名以靖殁矧彌文以招損乎二三子毋病我對曰匪君之爲也昔者先王建邦崇訓式和我民猶懼其或拂之導之使言省厥所繇民風之淳漓與政之崇替於是乎定之故天子采詩諸侯納言太史職之工師肄之金石合之朝會饗之胥是物也豈聞過民之口以避名乎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鄭歌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召伯子產猶弗避名君何病焉公曰今之雅非古之雅也對曰今之不能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君所知也信以修辭辭以形政政以正民其有二致乎是故複而不厭昭其同也

邇而不遺昭其公也辭不專取諸國人昭其志也名曰雅倣古也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所聞也言倣古之良也公曰斯籍也無寧弁髦是類而終將廢之其若諸大夫何對曰僞士飾說以詭一日之接者媮也盛德明信而下壅弗宣者鄙也鄙與媮敝民也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姑修政以終譽敝民非所憂也君子曰聽于閭巷政則不忒襲于古始道則無愆度德于遠典則不墜是籍也可以傳矣

壽廖雲卿毋夫人七十序

南陽廖氏夫子起甲科爲郎者六載值其毋夫人春

秋七十矣維時夫子同升諸大夫率進爲壽使來誶嘏曰辭以宣美美以定志志以永命頌之不可已也如是昔者夫子典揚言之衡于吳以吾子爲直是有諒于子也子盍致辭嘏不敏敢以書對曰吾聞深愛者遠圖樹本者務大將爲夫人擇延年之術奏却老之方和勺藥之御使彭聃喬松之徒奔走給養西王母傳籌而紀歲伯子効翟茀之寵叔子獻介壽之章相與娛樂登歌于堂歌曰維春之既暮兮維月之既盈兮酌我謂我毋兮撫茲無終窮兮是亦天下至樂也夫子以爲愜于志乎夫子曰善願少進之對曰木

則有實以生生也人則有後以永世也夫人佐先大夫列胤叔季逮于曾玄幾踰于海岱之諸田楚郢之屈景俾廖宗滋大而蕃焉夫蕃則不匱不匱則歷年多歷年多則千載猶一日爾子姓之身孰非夫人之身乎是亦天下之至久也夫子以爲愜于志乎夫子曰善願少進之對曰吾聞惟德可以不朽昔者公父文伯之母夙夜恭儉勤厲其子以毋忘守君子曰賢母孟軻之母信以始教義以徙善勤以警惰君子亦曰賢母夫是二母于今莫識其面猶有生氣夫人之子孟軻文伯也則夫人亦二母爾不待鑄而存不

隨化而往是亦天下之巨壽也夫子以爲愜于志乎夫子曰唯唯請事斯言俾嘏書諸策

壽江母朱碩人九十序

昔者先王導民之求年也緣情以育神明禮以防疾盡養以厚生分職以定志是故人體便安養之几席目娛文采養之黼黻耳樂聲音養之金石口甘雋味養之庶羞意毓珍善養之圭璧盡養之道類如是養遂則情怡情怡則神無底滯湫隘其生也將無求乎然慮其愈也於是乎有坊德坊欲之則有窈窕初筵之規有賦事獻功之典有無逸享年之訓凡以閑非

僻遠菑疾也其教四達不悖而必基於閨門其効躋一世於康壽而尤篤于世家古道之備如此夫余茲觀朱碩人之壽亦有徵乎古焉耳矣碩人爲叅政居敬公冢婦秋崖公文淵之匹而景侯景升母也誠所謂世家閥閱者余不及識叅政公雅聞其靖共正直之風知教諸家者有禮矣及余舉進士拜秋崖公於第聽其談先哲稱古昔昭儉微業洋洋乎前烈未墜也迨余官南都景升來爲江淮衛叅軍循循恬飭愈得稽其家範焉夫女德不踰閫擬其舅其夫其子則碩人之敦禮循職不既徵矣乎今景辰之姻鄭宗武

又爲圖述景辰因心盡愛畢力豐養毋氏安焉登耄
陜期非偶然者女德不踰閫觀其子善養忝知碩人
神茂而生厚矣景辰嘗乞言爲宗武壽曰闡真祈耇
余得而讀之嘆曰景辰好古以悅者歟夫所好夫古
者非以佶屈其辭爲古好其道焉爾何謂古道曰育
神防疾厚生定志便體娛目樂耳甘口快意稽之典
則經之規訓以是祈碩人之年而永有光於世德是
之謂道古敬姜不謂其子乎冀爾朝夕儆戒曰必無
廢先人之業是猶行古之道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
壽母故稱妻善而先其夫觀毋壽而知其子亦猶古

之道也序以爲宗武介壽獻

贈邵右使進表序

支離子讀大雅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楨以爲惟天產才自給當世用爾而未解其旨深
長也至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喟然大息曰嗟乎
昌明之運群賢濟濟滿朝下至中野武夫皆堪腹心
干城之寄何其盛哉及彼嗣世求見一二舊德之臣
以稽典故光遺烈亦未易得又何落落也此無他故
盛世之作人甚勤而其後稍陵夷衰微矣是故士以
國生國以士楨苟造德不降鳴鳳不聞周公所以戰
戰恐懼而憂召公之去哉余聞之鄉先生大司寇聞
公淵自言始仕弘治正德間與大司徒金陵梁公材
爲同舍郎而前御史中丞安州邵公錫晉州張公璿
皆進士來試政聚于秋官之廣東司四人意氣相期
朝夕劘切疊疊也於呼今之視四公者如曠世麟鳳
而當時乃盍簪一郎署間盛至此乎將代不數人天
作之合邪毋乃國家樹德百年醞諸椅桐梓漆時至
皆中清廟之材云往梁公爲杭州太守遺愛至于今
在民玆爲國理財民不加賦而軍國辦給天下倚重
焉聞公爲吏部郎時升細天下士犂然當于人心其

雅量鎮靖雍雍如也循法守正屹然柱石望矣張公
御史時視學畿內興道術甄茂異使多士安其學而
不反迺者公家居隱然名動四方邵公前給事中奮
不顧身以匡國是其巡撫山東裁正宗室諸驕恣僭
差坐是失中丞左遷再轉爲浙右轄舞文奸利之屬
舉斂手毋敢犯省中肅然玆四公雖分職異造而其
志潔其行貞其所居位惟爲　主爲民不詭俗俯仰
三十年如一日挺然霜雪後凋之質是則四人同焉
槩可想見往時崇化厲賢之風矣作人之烈於斯爲
盛嗚呼不亦國之楨夫邵公治浙三月洋洋乎廉正

年登矣而遽如京師升表上　萬歲壽竊懼公欲長
往無能作君與篇留之聊誦所聞贈焉

介壽序

邢大夫張公老于婁江之上其子允清職刑曹念其
遠也疏請便養不報再疏請復不報於是乎司空走
官有江南之役而莫之承也允清欣然當之曰是不
可以省吾親邪或訾之吳子曰余讀紀壽編而知張
子好古以悅親者也所好乎古者非以佶屈其辭為
古好其道焉爾古之道為人臣捐其生有益於國則
為之況迂其身以為君乎為人子捐其生有益於親

則為之況迂其身以為父乎周公孔子之道蓋如此
故迂其身以為其親張子亦循行古之道歟資於事
君以悅親者正也父不可將而圖就之者宜也得所
宜雖越其職猶將任之者權也有見於愛親無見於
避譏孝之篤也夫居正度宜明權以成其孝亦循行
古之道爾人所訾於張子者非張子病也顧吾願擇
古道與張子勉爾古之人有以天下養為孝者有以
含菽飲水為孝者有甘祿三釜為孝者有不以祿養
為孝者吾奚擇焉擇其誠乎悅親而已矣吾誠悅親
邪雖舍其祿猶孝也況任非其職乎吾非悅親邪雖
以天下養猶非孝也況任非其職乎故誠於悅親者
真古道也請以鄙言為介壽獻

壽李夫人八十序

禺少慕徐貞襄公之風而弗及見也及見其子鄉進
士鎡以方嚴見憚鄉閭信公教諸家者貞矣而見仝
貞襄女李夫人焉夫人萬戶敬之之偶而楚師元貞
毋也年八十矣祗服先訓不倦以康殆天壽令緒以
昭先哲之遺度歟於戲世家耆老關於土風也大哉
詩曰齊侯之女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尚貴
族也故成風庇其宗國叔姬能守魯禮季氏之婦稱

於孔子孰非先王正訓之所漸也而世焉得謂碩人
無種而盛德寡後耶夫澤大而蛟龍出焉基廣而崇
墉載焉而況於人乎故教閑於躬其育也才慶鍾於
天其命也永子為名臣叔季具馨可不謂出之大乎
同室偕老而耋耄未艾可不謂墉之崇乎崇大不騫
使國人望曰名家之風度若是舊德遠被若是不猶
有徵乎書云無逸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吾於夫人稽古且以徵天道云俞司
空胄子有子夫人孫婿也仕南臺與禺善為之序

新城縣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凡以紀天道之始終識人事之沿革驗賢否陳風俗而存一邦之典則也自罷侯置守而國史私志代不廢焉我　明嘗採天下舊記而纂之曰一統志固已備一王法而正統以後百年之間未有紀述使夫　朝之善政鄉之美俗賢士大夫之職業人才物產之間出其歲月先後利病所繇咸湮沒而無傳非甚闕典歟而長吏方以簿書不報錢穀獄訟為大故恬然視此彌文弗急況求其作述如古良史哉余於是而嘆聶新城之賢於人也新城邑小而制未備聶侯夙有志節為政廉平始還學育才稍稍修起諸典章既五載乃延前文學博士方君董作縣志請余序之余惟列國更為郡縣則編年之體

更為紀傳表志也亦宜今之志者皆含司馬子長矣法哉夫表者標其宏綱志者識其條理紀以記主德傳以傳臣事綱紀相關鉅細不紊序事之體當如是已今天下大政載在　國史非下邑所當紀其曰表曰志曰傳不猶有典刑邪志凡十二卷曰縣邑曰疆域為二表則大綱既舉矣曰地理曰灘溢曰建置曰學校曰職官曰選舉曰禮制曰食貨曰藝文曰雜志為十志則衆目畢張矣列傳凡十曰宦績曰名宦曰仕籍曰鄉賢則賢否可鑒曰忠義曰孝友曰貞節曰文學曰隱逸曰雜傳則風俗可觀庶幾哉詳而不穢簡而有體不虛美不蔽惡如斯志者不徒為是邦之典則殆亦可備太史氏採錄云余於是重嘆聶侯之賢而喜方君知史法也作新城縣志序

送余錢唐序

余大夫為錢唐三年而報政邑中博士弟子闤闠術衍執爵而前曰唯夫子秉德經政崇禮明刑施惠貞度以照臨敝邑其誰不聞之常祿之外靡有私藏清也知無不為以火繼晷忠也小大之聽斷咸以情遂明且恕也是之謂德唯茲岳牧攸建王人賓旅攸萃期會出納靡或稽越供億候館靡或不勤是之謂政其施敬于人也人莫能玩施威于民也人莫能怨敬者禮威者刑也二者衰矣歲比不登者其征斂發其積聚惠則寬矣然事神養士未嘗不豐備也貴驕之家未嘗假借也度不忒矣夫德

閎而政豁禮行而刑守惠撫而度飭是以四境之內輯睦乂安不即于虞如期政成人情大悅行矣夫子宜其光輔　明主以為生民庇也不佞二三小子敢賡吳子曰是士論也夫書所謂不剛不柔詩所謂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非是類歟是故屠牛者不挫刃解鬬者不控拳踰險者不蹶駕體國者不徇名中堅外潤含光履實洞變中機旁行曲遇廉而不劌直而不有材而不揚明而不皦凡以體國也二三子善頌善禱推而行之豈唯敝邑是賴殿邦國和庶官而衛社稷其永有濟也夫

月升滄海圖序

歲名端蒙作噩招搖指鶉火之次月幾望張伯子叔子季子洗

腆于堂北相肅而進之相命曰兹辰也毋氏有大慶焉吾儕何以爲樂夫十二十二辰相乘而始終此天之五紀也吾毋得於天兹辰又其初也禮俗樂成而重始盍共圖之于時翔進爲壽鞠跽三爵之後伯子起舞賦月之恒三章曰月之恒兮天益爾冲毋氏温恵允淑其躬月之盈兮大明既經毋氏萬年和樂且平命素娥兮揚厄吸陰精兮保順介景福兮無涯叔子延舞賡歌洪海四章曰於廓洪海方來百川珍錯是采鯤鯨是潛既沃朝陽聿助景耀載滌夜光燦燦遐照瑶沿其西蓬山其東宜兹令人翱翔其中靈潤爾祉坎德爾豊億千萬祀與天無窮季子畢舞而賦陳圖彰彩二章曰陳圖彰彩月麗于海帨設于房茵敷於壇乃緝授几列咢及咢載燔載炙雜薦醽醁有酒如飴巨斝酌之飲我壽毋承天之禧不震不縮不敝不虧海月作朋式燕于斯

贈邵京尹序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同好相成同病相恤同心之語必臧易曰水就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盖君子必類聚云夫居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有餘視其所予不足視其所不取此交游常談爾然昔人以是卜相焉嗚呼觀其於交游且不苟其肯苟於社稷之計哉咢也病伏海瀕雅聞石峰公天下高士非其友不友往公自中丞出浙省也特枉車騎過敝廬一語相技如平生驩所以恤其疾疢救其闕失者備矣諸大夫莫不聞毋亦氣味偶同歟竊觀公之爲人適合已者傾身慕之其有汙行雖隆貴弗能忍見俗士以是寡附焉然内行修潔正論讜言練達朝章縁以經術使得參還公卿丞弼之處將無正色直言匡朝寧國之刻予假令託不御之權臨險難之節所謂招之弗往揮之弗卻者不在若人哉顧久淹于外混諸庸人此同好之士所爲流涕而大息者夫今年徵拜京尹而後君子之類喜可知已公獨謂余曰吾所以待子諸大夫莫不聞今曾無一言片辭以送我哉

余曰唯唯咢抱痼疾不自療何敢言事公曰雖然必有以贈我咢折肱知醫者也請以病喻聰明材辯者病於癖淺聞寡陋者病於矜慈良無斷者病於疵伉厲守高者病於偏沉毅後時者病於癡廣心浩大者病於健忘又有甚者鄉原媚世之徒有病之實無病之形病在骨髓以今天下多病此安得遇扁鵲使咸治之而霍然病已乎如公之才非博聞有道術所謂能治之者也盍廣交道勉思弗和弁包衆容更化群枉同歸于治不亦善乎願諸病不難療而骨髓之痼宿濁尤深非破胃滌腸之神不易爲也書曰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公行矣。爲我謝天下之有是病者。曷
少瘳乎。公曰。善。是同心之語哉。因序次云

贈陳提學陞陝西叅政序

支離子讀書至君牙之命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之
云暑雨祁寒小民怨咨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而
竊嘆曰宣布中和者文儒禮義之職也顧重煩以田
里疾苦之狀可乎至于孔門之記曰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先王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然後知古之人
君唯爲官而擇人古之人臣不擇官而効忠非若後
世文學教化之司獨號清重詘錢穀之務不居方伯

連帥吏民之本也亦視談經講藝殊途此以彼爲俗
吏彼以此爲腐儒二者交譏而學士多稱慕於世焉
察其故皆失其本已君子能爲師則能爲長豈非所
謂左右具宜乎廣陽陳公旣以經術取高第自中郎
出爲二千石久之遷拜監司副使尋奉　璽書視學
吳粵閩清華貴寵矣積資五載稍遷關中叅政諸大
夫曰資望如陳公文學行誼如陳公輙補公卿之缺
若儒林侍從之選何不可者竟從常調何哉余曰唯
唯否否不然易至精徵獄市佃漁諸政咸取象以成
天下之務尚書百篇要于立政讀詩三百授之以政

郎吏典兩郡轉吾浙都運先後二十餘載貞介苦節
久淹不改其操今歲當黜陟　天子特進公廣西叅
政嗟乎余目見鹺使更八九人矣非不合去則賄敗
衞豈鹺使之設端有不利哉今楊公爵然汚濁之不
可緇而自奮青雲之上請與鹺司潛光可也亦足彰
廉吏之利矣賈人已與輩感公政平無私交也請余
贈言余亦雅重公之爲人因作廉說遺之

贈王兩泉陞夾江學諭詩序

余讀蜀人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遵之文章蔚然冠
西京諸作未嘗不嘆文翁興學倡教之功而當時文

學祭酒典學從事司儀主事並垂譽文石不亦顯哉
嗟乎周道衰而士非素養孔鐸息而教爲虛文猶幸
賢豪不狥俗流振起先王遺風於遐陬而薰陶之變
樸陋爲俊國由是而材諸位公卿大夫吏士彬彬其
選矣作人之功其可少夫今天下郡邑皆設學校官
自文翁爲之始邑之長曰教諭其貳訓導即祭酒從
事之等也兩泉王先生生長南徼學周公孔子之道
經明行飭年踰二十有司選貢上京師拜杭郡學訓
引繩墨謹禮法臨諸生嚴而有恩要之能特立者典
學使者諸大夫皆賢之敝其藝文又殊等用是縉紳

不踰二三世終莫能與及見鄉里長老耻論人過言事曾不出口忍詬納汙享年七八十如小兒狀顧其子孫取通顯致蕃大若或相之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吾杭乾峰楊先生昔與余爲同舍生天資樸茂絳侯張相如之流也業經術甄文雅不諧俗好輒屏居郊外獨授經其子汝承絕跡城市非其義弗干也汝承舉進士高第以能文章被選翰林無何出守州徵爲比部郎跋遞山東荊江三省官憲僉所至以高才稱褎然時望重矣方乾峰屏居時落落寡儔俗士多迂先生先生自若也今年汝承起家拜楚憲之

命適先生年六十三月十有九日其生辰也是日也自浙之三省郡縣以及鄉大夫士友姻婭嘗所往來客咸會致牛酒箧幣車騎滿庭中憲君拜前諸孫羅後上壽蹈舞衎衎如也鄉人以爲寵汝承語其姻洗兩生必索余言爲父壽余聞民譽世者謀翼子貴松栢者觀晚凋試令楊乾峰與世之浮華辯士閭里豪俠爭名於都會競利於錐刀誠無足多者顧其深中謙退粹然鞠躬長者既已開先昌後身饗其報老而彌篤猶懷布素之心非公事不至縣庭所謂善人君子者非邪楊氏之福蓋未艾云　上壽承恩序

不達不貴也孔子之文章莫煥於春秋其言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六藝雖殊其極一也陳夫子有道之士橫經設教也匪爲名高籌書期會也匪爲冗務居粵也不爲淹入秦也不爲拙故曰有本者如是茲行也譬若鴻鵠已翔于寥廓而觀者猶豫夫澤藪也不亦邈乎諸大夫謂余能述賢大夫職業因論次其文

壽楊乾峰六十序

人有恒言善人必昌其後亦云君子之壽無疆非其年壽悠長何以成子之才非其子才何以饗夫盛福

非善人君子何以得此於天夫其服仁秉義學道履貞而弗獲効用於當年含章枕籍衡門之下優游歲月亦既晚矣天道豈無知哉嗇其祿或豐其年不顯于躬或顯于子孫策名　帝庭揚美四方子之身亦父之身也安車而肉食揖讓縉紳之間縉紳頌與交驩此亦天下之至樂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豈不信邪衆人徒惑夫顏跖之修短而未思乎白首之尚父徒怪夫蔡鄧之無後而未聞乎傳經之韋氏寧不重誣天道哉余嘗驗之當今詭瑣僄利乘人之鬧弱恣觸禁網時有天幸逸樂終身此其近者禍發子孫遠

嘉靖庚子冬余友孝豐吳君允祥爲司馬大夫閱騎
于江表因過家覲其親南山翁翁年八十矣十二月
十八日其生辰云奉觴上壽衎衎如也酒酣起舞歌
曰黃髮皤皤兮倚閭歲既晏兮遊子來歸錦衣鬖兮
四牡騑騑鐘鼓設兮春酒盈巵祝我君兮壽期頤會
驛書至擢君安慶太守則父子相慶更爲歌曰昔余
好此奇服兮冀人姤爲不妍皇獨諒余之忠誠兮終
無棄捐恭承嘉惠兮一歲屢遷專城千里兮豈曰能
賢大人貽德兮小子勉旃已乃大笑爲樂夫乘傳奉
使衣繡過故鄉長吏以下郊迎亭長負弩矢先驅賓

姻滿堂稱譽盛德卑騎塞門下其爲親娛亦已多矣
況即拜二千石故三輔地隱然更試治民之意爲時
名臣命下之日卷韝鞠跽侍酒膝前相與詠歎國恩
感激遭逢非偶然夫余聞古萬石君以上大夫歸老
于家諸子官皆二千石長子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洗沐歸謁親申申訢訢孝謹聞于郡國子爲齊相舉
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大治爲立石相祠子孫宦
者十三人萬石君之教也今南山翁恭慎首德累封
奉政大夫無忝萬石君而二子允祥守郡允濟參藩
孫維嶽進士諸孫彙征又何讓郎中令齊相國邪其

世同符吳氏之慶殆未艾與我曹鄉人也故賀且有
感焉皖厲上游數經兵戈搶攘供億浩繁噫敝也甚
矣安得憂國如家者爲之經略哉吳君事親孝必能
移忠于　君居家理必能移治于郡環皖千里之民
亦且慕吳氏家行不令而治誦義無窮孰非南山翁
之教邪我曹暨君同舉于鄉者也敢不敬賀

過庭私録卷之三終

過庭私錄墓志目

明廣西布政司左叅議泉亭吴　鼎　著

仲子吴遵晦録

誌銘

過庭私錄墓志目　終

過庭私錄卷之四

胡端敏公墓誌銘

嘉靖九年秋九月丙辰晦致仕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公薨于家　天子聞訃輟朝　賜謚端敏策贈少保遣官祭凡九勅有司營葬基在五雲山之岡其子純卜十年九月癸酉襄事請銘公諱世寧字永清別號靜菴世杭州仁和人祖諱嵩考諱琮俱　贈吏部右侍郎祖妣張氏妣馮氏俱　贈淑人公起家昌化諸生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二人六年第進士八年授德安府推官十三年拜南京刑部主事十八年署

員外郎　毅皇帝即位詔實授加奉訓大夫正德二年署郎中三年出爲廣西太平知府未幾以母喪去職六年復守寶慶七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十年命爲福建按察使未拜而坐前告言寧庶人宸濠反謀謫戍遼東十五年起徒中就家拜湖廣按察使旋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今上改元以吏部右侍郎召聞父喪還四年以兵部左侍郎徵入五年改南京吏部六年拜南京工部尚書是年秋以左都御史徵拜刑部尚書未上加　太子少保左都仍舊入見辭免宮保俄改刑部尚書七年轉兵部加　太子太保八年得請致仕已而　召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太子太保仍舊公固辭不拜而明年薨矣享年六十有三配李氏　封淑人子男一純也錄爲太學生女一嫁富陽學生何繼公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立朝與議軍國事其學務實用凡規爲建白具出定見決非偶然者爲人廉約剛方遇義不可殺然必遂其志不肯養交安祿專心奉　上而已然亦坐是寡合遭訕怒初爲推官以才節者應風憲召顧拜留都散郎久之得補遠惡郡郡領州縣率土官雅不庭參公下令延訪長吏土官有來謁者推至誠與

語却絶其餽獻及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良久乃還他日子弟應嗣官者輒爲任之良厚由是民夷感其恩信雅太平州李璿悍父據印坐法不就逮公知龍英州趙元珽善用兵密檄其捕璿且授之方略元珽乘璿不意猝起師攻之飛炬焚其州治璿走保山寨未該公解衣齋犒元珽曰以吾衣贖一州生靈也寨中兵聞之感泣解散元珽擒璿及其印章名馬來獻公發璿所聚粟以賑被困之民且悉除其租賦一年遂能懷服諸夷治聲大起其爲兵憲時宸濠反有狀人莫敢言公獨上疏畧曰南昌

失火延燒萬家基地便利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
閭閻庄田所侵激民立寨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多
爲鈐束問刑衆吏受成而行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
騷擾遍及於窮鄉臣下懼有賢禍多懷二心禮樂政
令漸不出自　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矣寧王
自得衛兵以來威勢日横而上下官司承奉太過臣
請戒諭寧王遵依　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
勑鎮巡以下官凡王府所委事必須奏可方行庶幾
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累千餘言不果
用濠乃賄結諸用事者計欲殺公杜衆口而指摘疏

中禮樂政令不出　朝廷諸語爲離間親親妖言誹
謗奏逮公捕繫錦衣獄考掠困篤於是給事中御史
交章訟公寃久之得減死論及濠反書聞纔議除公
謫籍還鄉里待次　今上更化首以忠直受知馴至
大用矣其自留都召入當路者頗有力然公不肯與
黨坐臺僅踰月忽吏司寇實疏之也追陳九疇獄起
人始服公持正九疇爲兵備時有與土魯番之功先
機梏殺其內應夷人事速故總制彭公澤至是憸人
聶能遷上書言咎客不能興役由九疇啓釁徵陳下
刑部獄蓋時有主之者將議陳極刑奪彭爲編氓公

嘆曰使我典刑獄而殺一忠臣吾寧先死乃密疏爲
彭陳申理人爲公危之賴　聖明感悟九疇得不死
然王尚書瓊遂主通番以復哈密爲任會公拜大司
馬得竟其事具列夷情變詐非由啓釁今圖復哈密
無益而歲受土魯番之挾我爲奸利則宜有覺而速
改因陳轉危爲安之策意在勿勤遠畧專撫近邊
上悅其言屬時宰有所軒輊遂不盡用其策公又疏
請增武備足邊儲而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堪
統軍旅　上爲起馬都御史昊將用之他亦付所司
議行矣桂冢宰誣公侵官疏昊不可用事中止公遂

引疾求去且以任人圖治之要爲　上極言之
上留公公求去益力　詔乘傳還鄉里優賜輿人月
廪未幾　上更諸用事臣思公强起之公遂稱疾篤
然猶勸　上圖廣嗣育容受直言愛惜人才云公所
至具有政跡立朝隨事獻讜言多不詳紀紀其大者
以銘其辭曰維南有鶚天毖厥愿乃錫忠貞鎮衛
社稷謇謇正言式遏寇賊屆東四年罪人斯得以我
公歸保乂皇國更踐四卿文武作憲匪躬是謀嘉猷
入獻自牖納忠此曰當同違衆匡拂彼曰沽直亟心
如惔孰窺其極刺姦若讎體國若子秉志不回誓以

九死好爵弗縻捨車就徒高朗令終足愧鄙夫有璠
名山有折大江有義茲封與國無疆

誥封曹淑人墓誌銘

曹淑人者故御史中丞錢公鉞之繼室也諱淑和杭
之仁和人考曰曹用妣王氏以正統十一年正月巳
卯生淑人端重寡言溫惠人也少議婚輒不諧卜相
皆云當大貴年踰三十歸于同郡錢公錢公時為汝
寧太守喪其初妻故與曹姻家雅聞淑人賢因納幣
焉不數載太守三遷至都御史更巡撫山東河南貴
州三省才名籍甚雖中丞明達剛毅自致大受而閫

內修絜外言不入訓育諸子女臧獲雅謹使公專心
報國無內顧憂實淑人推轂力也弘治十三年
制命褒封今號爵三品果符卜相之言中丞薨在正
德二年既薨而豎瑾之禍作矣初瑾有門下中官暨
中丞同事貴陽為中丞所裁恨甚他日語瑾錢鉞顯
宦五十載積貲可鉅萬瑾利其財搆中丞前巡撫河
南時奏易　王府祿粮為罪矯制籍其家使者簿錄
遺資大不讎所言懼不滿瑾望至毀屋及墓鬻圖籍
故器勒民倍直以入瑾闔郡騷然執淑人以下凡五
十六人纍然北去屬嚴寒困頓殆死械繫踰時獄辭

不可成則摭其首飾違禁盡室西遷分戍固原莊浪
肅州三軍淑人隨固原當是時諸尚書爭之不能得
山陰王司冦鑑之坐是免官嗚呼豎禍烈矣居再踰
年為正德庚午會　赦得釋而家人亡者十五六矣
行抵闕聞瑾伏誅　詔罪狀瑾首以都御史錢鉞受
害為言於是還淑人　封誥稍稍償故籍物而任子
應福亦復錄用矣九年任子為福州府推官淑人隨
福州福州君躬備孝養十五年遂自閩依故址構堂
奉淑人子母煦煦相樂也居十有七載為今
上之嘉靖十五年九月庚申淑人卒于正寢年九十

有一嗟乎貞女未遇古士孱然不出房闥及作述君
子受　天之寵貴在日月之際固命也夫中遭奇禍
繫引幽囚罪且不測寘身萬里雜居戎狄之間以淑
質老寡當此寃自冀生還哉而竟生還也重享祿養
至耄期之壽又非命乎彼豎竊弄天憲欲制人之死
命還自覆滅天道惡可誣邪余聞淑人被逮過涿州
時病利下劇甚諸子倉皇治後事忽遇異人授其
人養臟湯一飲輒愈不然死道路矣更三十載而正
終首丘寧復有遺憾乎初有子男應禎應祥應祺應
禧應福應祿凡六人應祺為瑞昌王府教授應祥及

應祿俱邑化學生女子一人適總漕指揮王煇淑人
唯生福州君而應禎前吳淑人出他皆側室子女也
孫男十有一人孫女七人諸子存者應祺應福應祿
以卒之後三年某月甲子祔葬淑人于中丞壙吳淑
人之次地曰佛牙塢其綏也以令合官爲營葬而請
未得云銘曰允矣淑人克愼其身標梅傾筐豈不懷
春賢侯迎止百兩其輪夙夜僮僮于以采蘋
帝服有章錫爾賢嬪遭家多難如彼糾纆何以速我
獄何以殛我族亂匪自天寺人之毒無陂不平乃推
而復號咷后笑乃見天則維昔之富維今之疚不震

不騫宜爾眉壽亦既昌厥後亦既終厥牖天保定爾
以莫不厚凡爾子孫聿念爾舊

劉仲賓墓誌銘

仲賓諱景寅其世系郡邑具余所誌乃考栢山公壙
中仲賓請舉順天府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山東平
度知州陞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郞叙進福建司郞
中調兵部武選司無何致仕尋卒于家年四十九嘉
靖十一年夏六月朔也有一男曰贊先一年殤亡唯
二女長嫁餘杭徐鐸妻錢宜人出也幼側出許聘仁
和畢發竟無子族議立從兄子貢爲仲賓嗣久之不
克襄事友人湯溪胡森仁和徐顯胡純皆以貲助喪
嘉靖十三年冬十二月二十日貢乃葬仲賓于臨安
洪基山閽人陳則淸爲買地以志錢唐吳鶚序而銘
之初仲賓仕留都今宰輔張公桂公二黃宗伯時爲
同列朝夕聚談律法禮經間及天下之務而仲賓論
事多大畧時出其絕識人固偉其才其爲人又廓落
坦夷不立異同衆敍與善諸公旣柄用而薦引仲賓
入武部居二載多所釐正人不可干以私有將官匣
金書裝之閒投仲賓仲賓閱實叱還而日宣言于衆
詆仲賓在部不得倖進後其人獲拜大將至挫師虞

國云然仲賓直已行不恤其事者怨忌與人傾蓋語
輒盡其肝膈以是竟遭搆陷王化者傾險士也以戶
曹主事得改御史其按浙有穢行仲賓嘗以白其院
長李康惠公而不容也及嘉靖八年秋張桂甕罷政
黨議起而王化患人以阿附目已輙上疏陳首反劾
任已者及引仲賓輩數人爲自脫計事下吏部有謗
仲賓嘗納張容賂許爲營恩澤者議謫貶官彼
命以原官致仕張容者太監永之弟求有搆反者功
遺表乞官其親屬事下仲賓痛救抑之疏草具在與
亦聞胡端敏公言張永恩澤宜與以劉中官仲賓顧

悆之數趣令覆奏亦徐徐不爲意疑仲賓有憾于求
蓋求事下時胡公實大司馬云嗚呼豈知讒人反諸
仲賓私㝉邪語曰女入宮見妒士入朝見嫉豈不信
然今仲賓蓋棺貧無以葬其妻鍘口不給武選之賄
安在哉他日詹事南海霍公序贈寺丞姚奎亦及仲
賓以爲枉噫吁嘻枉令純臣被汙失職憔悴以死而
公論之明無及也悲夫是余與仲賓讞獄見其依于
仁厚有古長者風意其后必大乃今斬然豈天亦弗
諒之歟昔欒盈改行脩德可免於難而竟絕世非身
之罪也春秋閔之今士大夫於仲賓每亦云然可哀

也已銘曰茲山靡芩胡來菽墳茲山有虎不食譖人
吁嗟乎仲賓

封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前侍御李君時行遺其友人吳鼎書曰先公遊閩越
時見群籍潸肆慨然嘆曰是奇貨不可失至鬻其衣
裝盡市學士家言以歸畀循義曰大吾門者在此已
聞郡中通經術有師道者若子弟茂才異等輒令循
義與遊雖甚貧不减供億諸費於是循義獲舉進士
矣已而就養池州姻家訪諸池有厚皂公曰奈何以
姻故令兒毀操乎俾持券歸取吾家故物塞其意匡
飾多此類也義徵入臺不無由哉及領郡符因間歸
省淶甸而公病且卒矣吾得以報吾親子姑爲我銘
鼎以未識公辭則來示棟塘集而讀其傳記歌頌
詞既深美其人咸名卿大夫今天下號能文章以節
義德望重者而公行事豈不然乎按狀李氏世寧波
府鄞縣人自諱鼎者生廸廸生端三世俱明經爲鄉
校師端配汪氏生公諱正華字本素初封文林郎直
隷池州府推官改封山東道監察御史階仍舊棟塘
其自號云娶何氏故禮部主事瞻之孫女封孺人何
孺人產四子一女曰循仁先卒曰循義是爲侍御按

部江西俄拜程番太守曰循禮亦卒季曰循信女嫁
邑人聽選官吳湘側室男子一人曰循智今亦卒孫
男十五人生明生威已補縣學弟子員女孫四公生
天順二年十有一月辛亥卒嘉靖十三年正月丙午
凡春秋七十有七卒之明年十有二月壬寅葬其邑
龍山之陽公少習舉子業不成又不肯事家人生產
壯而好遊於是四出上武夷浮沅湘渡江踰淮遵齊
魯之故謁闕里登岱嶽留滯燕趙之墟徊翔兩都所
如不偶以布衣豪睨一世志邈如也而尤樂吾杭西
湖既老猶偕樂澹君東軒大夫澹菴先生褁糧來遊

麗然鬚眉衣冠偉博望之莫測其何爲者初族有孤女不能嫁公嫁之裝如己女昆弟子貧無貲公輒與貲仲弟闌出財物與東夷互市而負夷錢數千緡官捕治急公破產爲償脫仲弟於厄於是宗族莫不多公而族頗有造禍中公危法者公既以理自辯數得解已貴受封顧施惠其人於是宗族愈益多公矣郡俗尊祠鮑神無賴巫歲假神生辰與偶像遊市中歛錢物次及公家求弗與巫故旋像當公門不去佯謂神靈使然公奮擊像碎曰是能作禍福者我當之由此巫不爲姦利公竟無他嘗有盜夜入公室公暗觸之盜急刺公傷臭血出沾襟燭至視盜乃素識平生者縱之去後創蹟隱然人問盜誰何公匿不語姓名由是識與不識咸稱公長者余聞慈谿秦太守金云金曩謁公棟塘舍中會其家人輟耕歸咸短衣屩而鋤笠金俾視中二三丈夫非傭畔者問知爲侍御諸弟金大驚謂公已豐亨何苦諸子如是公正色曰吾中子雖有祿秩頗餘子齊民爾安可不令躬耕因自舉其詩子分耕讀不妨多云秦大歎服嗚呼公能使家人忘其貴勢所以貽之良厚矣夫銘曰惇叙類仁撫𢇁類智含垢類弘攘邪類義負奇壯遊孰窺其秘

吾弗得而名銘以俟夫來世

徐臨江墓誌銘

君諱顒姓徐氏初字希道後更子淳別號龍山云世居浙江之瀕爲杭州錢塘人曾祖克敬附籍仁和於是更爲仁和人祖誠考璁以君貴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母潘氏安人君生弘治八年八月十卯幼學胡氏春秋穎敏絕人屬文弘肆下筆輒千餘言年十八爲郡學生明年丱角應試才名已籍甚矣正德十一年舉鄉試高等十五年會試中式明年辛巳　今上初策士賜君進士出身授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廣東司職理京畿中訟獄號繁劇難治君既明察彊力有執守日孜孜究心法家言踰年大閑習所書獄辭老吏不如也同舍郎有疑獄多就問君君咸爲代剖無不如其意所欲出諸郎咸自以爲弗及由是練達刑名之譽奕奕播留都間而君顧恥以刀筆自居折節講學慨然慕程明道朱晦庵之爲人君素倜儻不覊高論時出人意表至是一變頓爲沉默簡重意氣雍容如也嘉靖五年進本司員外郎尋轉貴州司郎中就署內建澄心亭暇輒靜脩于中七年聞承德君訃去職起復除刑部陝西司當是

時蘭谿唐公爲少宰延訪天下奇士士多推轂徐君
者唐公就見君驟問責難于君何謂之難對曰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茲何容易矣而老生常談
堯舜之道爲難奚其難唐公悅以君任大用薦爲儀
制司郎中蓋殊調也　皇上方纂議古禮文之事
札下春官無虛日君咸爲草創其議嘗道謬者預
賜敬一箴大禮集議大學衍義諸書屬天下歲貢生
候部至二百人君爲建白聽其附試京府以廣旁求
路蓋禮部歲貢生預鄉試始此君亢厲守高公卿以

下于請一切不行要在絕私交行已志專心報
上而已以嚴見憚不得久居內遷拜臨江太守躬勤
庶政常夙興以矯游惰擿姦發伏如神吏民莫敢欺
他如去門卒通壅蔽刻題名表官箴作郡誌紀文獻
祠旗纛修武備皆井井規畫利當時而法後人赫然
良二千石矣而逹官貴人取道臨江泊舟去府治且
三十里君雅意不游聲譽非大事弗出郭要人請託
輒拒之曰寧負權臣不負吾民又郡中貴彊之家抵
禁痛繩以法不少貸治郡幾五載不遷以考績行過
家居兩月一疾遽卒時嘉靖十五年十月辛卯年四

十二矣嗚呼悲夫君嘗曰大丈夫終嘗血食後世余
謂以彼其材出入禁闥陳說國體聽微決理使天下
無寃民詎不當樹大勲德邪乃鬱鬱久居郡齎志短
折爾矣可勝恨哉君少時善飲酒承德君誡之遂絕
口不飲及鹿鳴舉觶猶以未奉父命爲辭承德君嘗
患怔忡疾君事之湯藥消息曲當其意不解衣半歲
父歿而養母太安人躬備甘脆家事必禀進止廩祿
貨財悉委於三弟願類頡而傾囊助頡輸資爲太學
生其內行孝謹如此娶郭氏故贛州別駕廷佐之女
封安人產一女曰中饋許配吾兒遵晦長男曰立言季

子曰立宰皆嫡君亡而側室產一女與仲子立德同
母凡三男子二女子君卒之明年冬十二月丙寅立
言輩從諸叔父塟君祖禰塋兆之東地里山名具載
承德君壙志中銘曰貴育可以干城而俾牧羊鏌鎁
可以斷犀割鮮用傷有材匪常孔碩且良亦既用章
云胡弗張云胡弗長悠悠彼蒼

張愛山墓誌銘

杭故江南一大都會千金之家率以貫勝不尚儒術
其子弟雍容襲紈綺膏粱爲游閑公子之態雖有美
質弗學蓋鮮有褎然選首恢弘鄉里之化以廣厲賢

材者焉嗟乎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帥不謹也而比乃有年少取青紫捽先郡國自是勸學講議比屋延師靡然嚮風彬彬爲俊國矣仁和愛山張君非所謂開其風者與君家三世饒于財厥考諱綬鄉邑推其長者嘗受邵陽唐御史褒遺上尊東帛然未遑庠塾之事也初娶趙氏無子卒再娶林氏葉氏君出于林爲長子弱冠以貲補行省承差釋褐需次于家已吏部徵君將用之因謝病免喟然而歎訓諸子與於學詳延方正博聞之士使爲子師脯修館穀唯謹日月省試具有程式其專隆教誨如此於是張氏諸子弟

咸奮矣嘉靖十年中子濂鄉舉第一君謂之曰吾抗發解自李吏部來五十載乃小子續之意望至矣顧未知爾所圖終也十六年冬君寢疾濂當上禮部留不欲行君趣之行曰吾目待爾乃瞑明年濂試春官高第驛書聞君含笑起狀貰坐曰吾目瞑矣無何卒實十七年三月癸卯晦春秋五十有九嗚呼可謂基之而見其搆播之而見其獲者哉吾黨以爲美談曰生子者猶望如張愛山也進士君方入御史臺觀政聞訃奔喪歸謀諸兄弟卜明年正月癸酉瘞君靈鷲山之麓與吳夫人同穴以許泰州狀屬余銘墓誌之

曰張君諱應禎字元兆有官不居自號愛山居士平生康莊有口持論直前無回忌遇合已者亹亹移日不倦即不善輒面謫之使人顙泚無所容人以是多不樂君至爲訾謷君亦不顧自其天性也然親禮貧交昆弟事親孝臨財廉與僮僕共疾苦身富給而不爲紛華盛麗士亦以此多之通醫術諸方伎雜家言能讀秦漢以下史識度卓然蓋于一族雅爲縉紳先生引重云君娶于吳側室三人凡生八男子曰洪曰江曰濂曰沐曰淞曰濟曰激曰洋五女子曰德正曰德莊曰德佰曰德方曰德端孫男二曰榜曰樞孫女

十人濂已有聞江沭榜三人皆學官弟子其銘曰

靈山有梓靈泉有芑良士豈不仕施于孫子亦既觀厥成亦既駿厥聲譽髦其繩哉

朱孺人墓誌銘

朱孺人者明詩人雪村王先生配也生長男一槐爲臨淄令初仁和朱子容贅東里王家而生孺人東里王家海賈也多寶玉諸奇物孺人視等瓦礫不私其一簪以故紈綺子求者其父母率不與竟與王先生王先生亦仁和人諱澄字天碧少忼慨有高志不事家人生産作業雅好讀書泛覽子史百家言至廢眠

食然徙資用作詩兼工晉人書日從東溟公鶴憩先
生諸詩人飲詠西湖間中以親故起去爲昌化縣掾
已更爲處州府架閣庫主吏獨身往留孺人侍舅姑
舅姑安之先生弟客死南海遺孤纔七月先生令孺
人抱哺之孺人育如已子是爲二槐先生訖事兩考
當受事京師而竟棄去益徵故與游者置酒高會縱
觀廣麗飲酣輒相和爲歌詩留連累日不問有無細
大悉委孺人孺人心知其以不偶故時時爲辦具美
飲食務順適其意先生年四十六而病病且亟孺人
禱神代死至刲股肉進先生竟不起手札遺孺人以

二老爲累終吾志者必長男也可令業儒二槐三槐
汝量授藝焉期毋負二槐孺人季子也當是時家徒
四壁立惟郊外田五十畝舅姑皆已年八九十老人
子女五六孩幼尫細又無他生事皆取給孺人孺人
黽勉當之凄凉閉户索寞入厨者非一朝夕矣至或
凶歲佃人不入穀征吏擊門老者呻嚶不能言幼者
又不能出應乃孺人忍詬彷徨檢奩而償之其茹荼
類若此舅歿斂葬如禮姑歿又斂葬如禮齊長男爲
仁和學官弟子二槐攻金三槐業醫咸遵遺令云蓋
先生歿後十有七年而長男舉于鄉又七年舉人爲

劍陵學教諭孺人從銅陵孺人性嗜魚蟹見山澤則
顧喜銅陵江縣也所嗜有之及學諭遷臨淄縣知縣
孺人復從臨淄臨淄稷下也所嗜又有之而十年之
間數見上官以禮勞列其子輒喜都御史御史以其
子名行表薦於朝者七孺人則又大喜謂臨淄曰平
生王雲村給事郡縣曾不霑一命今汝爲邑長於斯
奔走群吏受　天子大臣尊寵如是期砥礪無負先
人志可也久之孺人思歸歸再逾年爲嘉靖十二年
皇子生　詔加恵海内諸郡國七品以上文臣三載
無過舉者得封其所生孺人應封杭守婁君獨奉

詔至門先是孺人寢疾　詔至起冠帔拜命榮顯矣
而顧悲泣數行下語賀者曰平生王雲村乃不及見
今日具道遺令云云凡曰吾旦夕入地傳語吾子必
有以報國也無何竟卒是年十二月十日也春秋七
十有四孺人所生三女皆前卒臨淄未有男子亦三
女二槐有一男曰烱三槐亦一女臨淄令曰吾父墓
在丁家山濵湖謀合葬卜不從從術人言將以嘉靖
十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遷葬吾母錢唐玉岑山屬畀
銘會　勑下贈王澄文林郎如其子官朱氏爲孺人
兩制辭咸信美云畀讀王先生羨黍集而重嘆孺人

之賢焉大丈夫以鴻漸之翼混跡鷄鶩已又不竟其
業非籍文墨陶寫詭浪丘壑安能少紓其憤懣邪向
使遇買臣婦雖欲謳吟道中亦何容易爾及觀孺人
出亡須臾躬覲寵光且　贈命及其葬期常若有爲
爲之者豈非善人必饗其報哉雖不合葬固宜併刻
先生始末以志其銘曰同穴非古刻處陵谷蕃膴斯
丘協于吉卜如岡如阜以陰厥後爾後孔有爾冢孔
久爾名不朽高士之偶賢侯之母

鄭處士墓誌銘

嗚呼是鄭處士故太常瑶夫先生季子也太常以尚

第經術聞于一時身殁無他貲儲而家燬處士嘆曰
不可當吾世廢先人門戶乃往殖貨江湖間或尤之
曰子儒家也溺于商邪處士曰余聞之先人云子德
休明雖處賤才也其姦回襲豢雖與貴不才子也余
懼無令德以紹前聞商非所病焉凡勤約二十餘載
克以貲歸乃室乃構繩繩而果果焉曰是不足守宗
祧乎哉遂不復出太常有梅花書屋燬焉處士泣慕
曰是梅吾家三槐也新其室像事太常日偃息婆娑
其側賓至輒出世藏圖册觀之間娛以觴奕而談先
正文矩官範亹亹也入室者獲聞盛時前輩風烈焉

夜則令二子執經讀而聽之至宵分乃休以是終其
身嗚呼若處士可謂克負荷矣始太常官兩都或不
携家累唯處士隨嘗受學張詒端先生故出入飫聞
至訓德器夙成遭太常喪于邸衙斂以歸不衍于禮
會時宰欲援其入胄監力以非序辭士論義之平生
友睦二兄孟繩孟經對妻子如賓臨財不苟數施舍
折券有負之者亦弗詰也或詬之輒應以温言故終
身與物無競鄉里稱善士善士云處士諱孟紳字宗
儒嘗植松蕫石於庭曰松耐久石堅貞自號松石太
常諱環進士及第累官南京太常少卿妣潘氏封孺

人太常出自南京刑部郎中諱厚刑部出自封奉政
大夫修正庶尹南京刑部郎中諱璧上世自汴徙越
再徙杭爲仁和縣人有　明嘉靖十年秋七月癸亥
處士病卒遡其生天順二年夏四月甲戌凡春秋七
十有四始娶王氏故郡博廷謐之女早卒再娶吳太
守美中之兄女二子吳出也曰存曰布俱縣學生孫
男四曰蒙亨謙亨復亨震亨卜是年十月丁酉葬處
士于石壁山碧梧之原從祖兆焉太守吳公狀云銘
曰世祿者鄙世德者臧有潛李子濟美太常志後厥
始乃士而商用緝厥圯亦孔之光温温恭己繇莫之

戕從先人于是允曰歸藏

孫氏妹墓誌銘

吾同胞三人二弟皆女此其季也先府君諱宗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妣陸氏贈安人弘治十六年癸亥十月十五日生吾弟于錢塘城北隅爲行橋之故居字之曰珩玉年十八而妻仁和孫鸞縣學生其翁曰惡姑沈氏弟嫁十年而病瘵瘵四年而死嘉靖十二年癸巳十月二十五日也止一女曰待元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其邑東山衖從孫氏之先兆焉昔季路云吾寡兄弟而弗忍也今而後

知斯言之悲吾憶喪母時吾年十八弟八歲爾一錢半縑糲蔬卉禍彼此更共如左右手遇饑歲弟恒半飱留飱我士友時來講藝或乏童應客弟至婢服執茗飲出獻擧人俞文祥善相人者也鑑之曰此淑姿豈眞婢邪于時爲羞澁吾母遺貲裝無幾弟入盡推以贈其姊于約倖有禄時爲營裝償之逮于予梁肉飽妻孥擁騶從時而不獲與弟共之吾負吾弟悲夫初歸孫氏也頗得其舅姑歡心居數年竟以其夫學無成名俾夫婦別食而無一壠之分一金之產弟徙易所佩用爲由爲冊以誅朝夕足給其夫遊學疊至絶糧既病時乃指晡日語于曰曩時日景至是我尚未克晨炊唯飲泣塊處一樓咎其壽不以告予則曰恐重爲兄累爾嗚呼疾所由來固矣吾不能周吾同氣使不能糊口窮蹙以死尚誰咎哉悲夫去年吾見待元衣故紅繒詢知猶于爲諸生時有司所犒束帛也計其藏二十年矣身後製斂衾檢其篋得嫁時線用之其縷積銖累儉以圖永類如此克謫孫氏于弗能詳知然觀其善事吾繼母戚安人與吾妻周旋十九年未嘗有迕言歿之日吾家奚婢以上咸號哭失聲要其恭順慈柔有足感人者今年春疽發背遠

夏聞吾兒遵晦選補生員猶手製一花簪之疾革訣其嫂曰吾無子幸吾姪他日成立歲時灑我墳一盂飯無使作餒鬼逐食也悲夫悲夫尚忍言哉銘曰爾溫且惠既年之不長無號無嗣肖以永爾藏後有憐于悲者其弗忍爾戕

林子謙墓誌銘

嘉靖十八年七月甲戌鷄中時太平府經歷錢唐林君子謙卒於家訃至余輒往哭之慟視其斂昆弟壞壞而來僮婢以上槩槩然無所於主傷哉子謙之無後也俎日其仲氏孚抱幼子示余子謙遺令其辭曰

嗟爾嗣子懟爾未有知爾後有知敬視我言毋忽亡父淳齋翁生五子允舜弟愛予爵各有分產直不滿五千余獨與婦劉氏勉治生修業而息之至有白金千鎰二十年間服食居室喪葬婚嫁學宦更徭諸費暨他逋負亦復稱是余業豈細哉嗟爾懟余無子爾本余弟之季子余擇立爾爲嗣悉付爾後事饗余所遺慎余終續余祀無或停義母余妻姊余女聚余僕妾無或不親爾未有知爾所生父惟撫爾教爾期爾成立務敦大義無爲亂階他昆弟宗族異財有年咸建大家富逾于我應無覬覦苟得之心雖然其以千

鎰之半分散余妻女若妾兄子諸弟妹妹之子下及紀綱之僕各有差無或亂余約嗟爾嗣懟尚慎守其餘哉又曰自發喪營葬經費告哀主名咸生時預畫悲夫悲夫維吾杭林氏自太常卿諱章者中翰起家而宗人子姓世以財雄邑中太常有從弟諱秀爲子謙祖秀生岡子謙父也淳齋其別號云妣吳氏子謙諱受號益軒以弘治五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生少學易爲郡學弟子輸資補太學生卒業自以兒時嘗墜地其容少偏雅不願仕請沾一命以歸乃授今秩云初娶劉氏產二男曰崽曰悳先後殤亡女曰文瑛字余同年金少卿之子印印亦太學生子謙有妾高氏再娶妻于潘竟無男以是意忽忽抱病而歿年四十八爾往年子謙得兆于九雲山葬母祔葬劉氏壙虛左今年　月　以厝子謙體魄亦治命云子謙善治生歲穫糴粟儲之爾出取絲纊寸之金穀視時低昂最善任人即其人不可與財通一錢不交也唯善買而謹信者躬戴重貲往遺之恣所爲不問人於僮僕多察察子謙與用事者同苦樂聽其自饒以故能盡人之力坐而待收歲率利什二而又節衣食之費兢兢纖儉不事富人綺靡之習用是累致高貲非有爵

邑祿奉之承稚埋于禁而富也其尤足多者恂恂醇謹鞠躬如不勝衣尊禮賢士大夫當人強盛時不妄納交若衰落急難之際頗捐貲周護尤篤退然有古長者風嗟乎子謙之義高矣雖不幸無後吾屬忍負之哉余爲銘其冢曰爾室翹翹爾樹翛翛爾音昭昭示我不佻風雨毋飄搖

許時久墓誌銘

余少時聞鄉先生許員外昌言爲名流世家云員外有弟之子時久能通其家易學而爲錢唐博士弟子與余爲同舍生雖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觀其

八自奇士沉毅有謀不甚爲容止無城府即有橫逆不忤也學師王先生雅重之異於諸生海陵徐侍郎時爲典學使者占試時久高等食餼廩應辟選矣然屢弗第也以貧故薄遊江湖間宿余金陵官舍夜中嘆曰吾世其中衰乎然余有子他日棄微名如脫屣爾子必無忘吾言哉夫是十載而當嘉靖十一年其子應元第進士時久遽投筆謝諸生曰吾不復擲尺寸之管與諸君競進取矣或勸曰盍忍須臾循年格應歲貢不當獲一校官以優游邪時久咲曰吾決久矣竟不出明年進士守泰安其父從泰安敕廕門內

謹肅無與比余聞之喜曰時久始行所志哉又二年時久感風痺疾屬泰安更守泰州迎父養泰州卒其子官舍中嗟乎舉世好進而乃甘遯靡不有初而乃克終君子哉君子哉而泰州君自叙則云許之先世東安人宣德中有諱誠者順天府舉人入官左遷蘭谿典史道錢唐樂其佳山水於是卜居焉而許氏爲錢唐人蘭谿府君生兩湖府君諱紳娶番禺郁主簿女是爲先君之考妣成化十有七年六月壬戌生先君於鄉義里第諱龜年字時久晚稱平厓先生云初兩湖府君從其仲兄秋官大夫宦游先君年十二三

奉郁夫人家居無僕妾之奉勤薪水內怡顏色無不如郁夫人意及兩湖府君寢疾在衽席期月先君不解帶日夜候起臥掖負之躬視廁牏惟謹事季父兩山先生有恩禮在泰安時以其老也特歸省之涕泣豫爲治後事具備然後去嘗謂應元曰汝非先人厚遺何以及此吾季父老曁汝之叔父皆貧也應元曰諾於是分俸皆三之一我姑歸王氏早寡先君見必泣數行命應元奉之終身其重倫理好義類如此誨諸子必曰士入奉父兄之教出則資朋友之益然慎擇交矣以故應元輩不敢妄有所與卒相磨礪期

不失節者先君之教也卒時嘉靖十有五年四月戊申年五十六矣明年冬十二月庚申葬于錢塘故塋在青龍山之陽夫人陳氏生丈夫子二應元泰州知州應亨東安學生女子二孫男女各一先生平日著書及他隱行多不盡載具蔡行人狀云銘曰維許太嶽之胤也子孫必復其始信邪蘭谿興之而未振司冦振之而未峻平厓宜峻而絀吝嗚呼井不食求以汲膏而屯利后昆一命之貴如浮雲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諱志廉故饒州府君王立之先生之中女今蘇

州別駕張君元助之配而進士洽之母也刑王先生
生四女各為擇士壻長得楊天憲次陳良木次元助
又次惠邦憲四君後皆科貢發身而陳張又先以子
貴亦奇矣王先生可謂知人能得士哉先生錢唐人
仕至府通判娶陳氏生安人端重寡言嫺于內則知
文義年二十一歸于張君張故仁和大姓君時與兄
刑部君競爽聲名籍甚先後起家取科第而安人逮
事舅承德公姑潘安人暨陳氏姑其居常問安視膳
一如禮潘繼室陳蘇州君所從出也終不以是懈于
姊職處娣姒而下克諧以義壼內無間言當是時張

氏駸駸貴盛矣已刑部君喪而承德公喪三叔迪喪
二姑亦喪不數年凡舉六七喪門戶中衰蘇州君煢
疚骨立殆不勝哀諸孫滿家唯安人侍上務順適夫
意下期成全子姓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久之張氏
父子昆弟奮起通經術取青紫彬彬布列儒林海內
號稱文獻名家蘇州君實倡導之而安人推轂之力
為多乃嘉靖二十年子洽登第奉　詔歸省侍自三
省諸公及郡縣守令鄉大夫士賢豪貴戚咸造門敬
賀車騎滿庭中而進士被服彩繡卷韝鞠跽奉觴上
壽安人大驩樂之已顧謂洽曰汝之上世豈不大有

種德哉成進士者四人舉而未成者三人業而未舉
者繩繩焉信先人之餘慶已然盛必慮衰吾為吾兒
懼焉唯恭慎可以免夫以故進士益恂恂退讓不敢
以材辯加人居一載蘇州君念以子貴不欲競進取
姑就一官以老乃闔室如京師蘇州之命方下而安
人病病三月卒于邸嚮使須臾無死進士亦且任官
有祿秩于朝父子內外奉給安人三十年之勤勞不
猶有償邪而竟不待悲夫卒嘉靖二十有二年九月
甲寅生弘治元年五月己丑春秋僅五十有六蘇州
君既抵郡輒棄官歸卜卒之明年冬十有二月庚寅

葬進士反葬安人於龍井之陽從舅姑兆焉安人初
產四男五女存者男洽　賜進士出身吏部觀政女
三洽有子曰格女一銘曰父則貴夫則貴子則貴猗
天之休至矣若夫病不終于寢勞不饗其利斯固命
之難全也又何異哉又何異哉

許小泉墓誌銘

嗚呼余於諫議許君之亡而益嘆夫君臣遇與不遇
天實為之云萬鈞之所壓雷霆之所震信諫說之難
已然寄耳目於人將求聰明豈不樂聞讜論哉嗟乎
臣門如市而欲剴切主上此見下節而遇卑賤必不

納矣不然忼慨徇名矯拂擊排強之以其必不爲止
之以其不能已如是者身危而言亦塞吁嗟乎安得
精白一心識時務引大體弗詭弗隨者令出入禁闥
從容補過拾遺哉有臣如是人主安得不確然信離
然從邪若吾許君清慎莫與比時然後出言蓋其人
哉得是人納諸諫垣可爲
明天子賀矣知君者方喜其遇合而日望有聞也亡
朝七日遽卒非天奪之速邪假令許君曠日彌久親
近不疑 寵澤旣渥獲申其辯智焉必能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而君之勳名且與古遺直比矣惜

夫按狀君諱貫之字道卿號小泉世爲杭州錢唐人
曾大父能大父鵬父鯨號秋崖處士世以醫名妣徐
氏以弘治八年 月 生君少神采卓異群兒入
小學有以勸學文示君者輙笑曰讀書將求利萬倍
巳邪其趨捨巳如此年十三補郡學生治胡氏春秋
能文章蚤擅時譽爲督學五清劉公賞識嘉靖四年
領浙江鄉薦明年下第歸杜門謝交刻厲苦節益研
精典籍蒐修者十載志日堅定十四年登進士授江
西吉水令吉水俗雕悍告訐不可爲君奉職循理不
事威刑仁恕爲質而引義聽斷徐然諭以禍福令勿終

訟小民感其誠意風稍變焉吏故善舞文君廉其情
置小篋以簿書自隨羣胥斂手不能與丙申夏不雨
君禱神數索行誓詰移謫於身代民災已而雨降枯
稿蘇歲飢君請于上官建議賑濟乃計戶口審虛實
量遠近移民與粟務施實惠百姓賴以全活境內頻
歲猛虎爲害白晝咥人官私戒嚴君嘆曰苛政戕民
猛獸在官豪強玩法猛獸在民吁嗟乎奚獨罪野虎
哉悉罷諸捕者於是省刑罰減徭征察于吏民得宿
惡實之法獸忽遁去民有虎豹聞聲北渡河之謠云
其精誠所感類如此邑人李令者故清白吏也貧不

克塟君心獨憐之捐俸爲治墓周其家至遇顯貴顧
不爲私餽自奉極儉約布素若諸生時會當入
覲凡土產貨賄一不爲備從者請之君叱曰殿最在
清濁黜陟有明典持此何施嘗遺其友王德章書曰
居官二載餘秋毫無取赤手東歸天地鬼神共鑒庶
幾不負故人云其教子則曰吾無能開爾先聊以清
白遺之其修潔如此部使者交章論薦被
命徵入十八年擢禮科給事中屬嚴冬入侍衝寒疾
作家人無在側者卒于旅邸是歲十二月八日也春
秋四十有五諸縉紳視斂所遺惟敝衣履古書册俸

餘一鎰而已君初之京典宅爲資裝至是旅櫬無歸蕭然僧舍不克葬士大夫哀金助厥襄事嗚呼悲夫君平生悃愊簡易於物無忤人人樂與交游而君又對客恂恂不輒言即有論議亦尊對巽辭不爲劇談高論尤重然諾以是言無不合者未第時喪母後喪父葬祭皆純孝兼禮父有遺妾事之如母叔祖母吳嫠居事之如其祖母其內行修謹又若此配沈氏男子一曰學郡庠生女子一孫男一曰文江學卜卒之明年十二月葬某山某丘張冬官子文狀云銘曰嗟磻之多貴茲尺璧温而栗清越而詘試于

明堂始發其祥胡碎于牀問諸彼蒼斯丘用藏白虹其光

沈母虞氏墓誌銘

余方遭妹氏之喪哀不能文鄰生沈軾過余曰葬母有日矣唯墓中之銘先生業已許之敢請漫取其所自爲狀讀之不覺愀然增悲潸然而涕下蓋傷婦道之不易云其狀曰軾母虞氏諱淑清杭之仁和人外祖諱文娶范氏而生母與軾祖怡善公同邑因聘爲家婦年十九歸于先君諱福處內有方妯娌無間言久之先君與叔父析居門戶衰薄又好急人之阸嘗代犮人償責其犮竟不酬或出財于人人多負之以是家益落徒四壁立已乃不復顧家挾醫術自資遊于下邑凡十餘載不歸而吾母徒竭其十指之力拮据捋荼紡績無間寒暑晝夜上以供饋舅姑俯則餔糜不肖一簪不得着身怡善公老病風卧榻逾年母朝夕侍湯藥不懈浣滌穢汚人所不堪度不可起迺豫謀棺衾諸物必敬必備怡善公見之謂母曰汝夫久不歸汝兒方九齡女工所得幾何若是其備邪汝孝矣汝孝矣竟卒殯斂如禮未克葬而祖妣王孺人又卒送終如怡善公當是時連遭大故且公家征調

百役所需唯母一人辦具不勝勞瘁於是得嘔血疾他日先君歸且病幾殆母禱天願以身代刲股肉進少間遂舉二喪合葬于九里松祖塋之次人皆稱母有古列女風云軾年十五六未知義方母謂家雖貧不可不就傅賫令受易于會溪李先生又使從游近山金太史之門受辭中離夫子良知之學軾雖愚劣不能顯揚厥幾弗見絶於賢士大夫者實母教使然也嗟乎母氏所以鞠我育我者至矣軾方求無負母志而母竟以前疾至不可藥哀哉昔軾叔父無子蚤卒而叔母無所歸軾母以與同居相守幾三十載人

皆謂叔母得以秉節終身者吾母力云生成化十有五年六月十九日卒于嘉靖二十年十一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三生男一即不肖軾孫女一卜以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壬申𡑞于天竺乳竇峰之麓與先君同穴云銘曰傷哉貧也生賴以養死賴以𡑞盡賴以幹子賴以壯此丈夫之所難而婦人能當之其亦可賢也已其亦可哀也已

周處士墓誌銘

昔邵太僕銳論篤君子也介余交于沈賢良槩且十載未嘗見沈苟毀譽人今其論次周處士行云處士少好讀書明大義然不以應舉邑儒吳景哲諷之曰力田孰如善任答曰讀書求仕而已邪抑以養心邪處士止一子曰忝習法律以吏進或謂處士盍弗令業儒應之曰安知儒非吏而吏非儒也嗟乎處士之言微矣殆有聞哉維昔大道之世業殊德同敏而宏者儒樸而力者農文無害者吏度才居業彼此不相為然詭經市寵侵畔取羸弄法徼利皆不為也是則同今世俗率榮軒冕賤刀筆而憖耕稼及徵夫誦法周孔委蛇而食者或恣睢罔利頑愧于質直寡文之夫亦夾以書爲哉周處士安得有道之言而稱之余

旣重沈之許可且樂道先生遺風也作周處士墓銘銘曰維千一甫知名嘉善爲周本始至壽生顯顯載生源厥配吳氏源有子潤字曰汝德稱怡筠處士不學諳道忝嘉樸忠心靡欺詭讓宅晃弟滓潤三族身無華修信義宣閭匪以財俠邑令至喜令罰爭民往質爾訟于周之里於維周氏無兢于人人亦無訾帝曰爾潤飼我畿甸畀之冠裳天介遐祉八十有三年而富而康嘉靖癸巳冬十二月九日乃亡越歲乙未十一月甲申𡑞兹北鄉初娶于莫今祔繼室李氏同藏子忝將仕攜幼壽孫實主兹喪揖曰陳乾陸廉儀銑女氏三良有笄女孫納贅沈燿𣶏曹叔房

長沙府同知唐公墓誌銘

唐大夫珉字玉和其先楚之麻陽人洪武初徙戍杭
始籍右衛中所曾大父英大父愷父斌毋何氏大夫
生六年誦古文諸書補仁和博士弟子稍長事毋兄
以孝謹稱受易于姚子深伯而卒業沈侯朝綬弘治
五年鄉舉大夫與計偕詣京師退遊金陵講業于太
學名由此顯數年歸不振然好周人之急嘗夜逢一
人爲債家索之急欲死井中大夫瞿然曰某雖貧幸
有藏錢解槖遺之其人捧泣曰公活我無以報公願

公及公子孫世取青紫如此槖物耳後人問知其人
爲李全云初仕興國州守奉法循理治尚寬簡民有
阮廷禹挾毋愛與兄訟大夫謂曰吾亦有兄吾事之
如父吾黨所知也具道所以友愛狀訟者感泣遂兄
弟如初人以爲有古舒化之風居數年興國稱治
朝廷聞其賢延爲長沙府同知興國民至建生祀事
之祠興國無城大夫下令令民城之且云令民雖稍
勞期使父老子孫思我及寧藩變起列郡戒嚴州特
城以無恐治長沙政清如興國吉王有嬖臣柴詡怙
寵殺人匿王所吏不得捕大夫往謀長史曰公知寧
府事乎始寧府藏匿亡命有司不敢言竟休邪臣計
謀爲畔亂所由來漸矣今位在藩輔而阿縱罪人非
訓也有司重以上聞者徒望左右自悟改爾有如
朝廷聞知遣一介使臣問狀公龔得無少損乎長史
曰諾竟出匿者抵罪棄市境中肅然大夫爲人賢於
已者譽之不容口不肖者誚之不能忍默以是同列
深心嫉之以是坐部使者言落職長沙民懷之祠事
如興國焉遺事在一菴文集中多故不著大夫自號
一菴居士云娶沈氏卒乃娶王氏卒乃娶顧氏產四
男曰字守容祭幼孫男一女一嘉靖七年屬大比四

千威與徵辟未集也三月辛丑晦大夫疾卒年六十
八人皆悼大夫以爲大夫須臾無亡且觀諸子之成
矣足年某月某日葬大夫於棲霞之麓銘曰
直道守官天不益其謙需報後賢天不假其年夫復
何言哉其處而未出也有澤以及物其奮而樹立也
有祠以番德斯足勸諸墓石

誥封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劉公合葬墓誌

銘

劉公諱淮字時乂別號柏山世杭州臨安人曾祖曰
叔章祖曰公遠考曰世衡司[illegible]郵倉妣葉氏公始爲

郡曹史郡守張縉器之曰劉某豈一椽才邪弘治中累考升仕版英國張公典宿衛辟公爲記室公閑于疏令上下無違度以定遂功授公户部檢校仍贊幕府正德二年中要人覔榷務刻要人監英國軍雅重公至是數召公與閫議所行公因得依違調護其間以陰庇善類久之忿不可處乃日隱於酒要人後召之至則大醉不可與語要人怒竟出爲楊州府知事公實以智免也在郡克舉其職時奉檄行縣督逋糾懸遇有顯于朝者家貲宮鏹累鉅萬公獨盡法繩之境内稱平而銜之者亦深矣五年要人敗諸與害者

與焉人始稱公之智然猶以舊累謫戍或曰銜之者中之也久之克勵謂人曰欲知吾壽時觀否須吾子孫崇替驗爾十二年公子昇貢第進士遂
今上推恩封公爲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識者謂公克善終天蓋有以祐之公居家孝友奉伯兄源仲兄溥同居白首無私藏樂施予宗戚之貧與死疾無告之人傾身周之故雖經貴勢而沒之日家無餘財云嘉靖八年八月二十有二日乙酉卒于臨安里第春秋七十有七卜是年十有二月甲申葬其邑鳳山之麓合于袁宜人墓公始娶袁氏殂于正德四年八月二十有二日前監察御史王汝舟嘗誌之略曰袁氏餘杭人其母與栢山公之母從兄弟也因聘焉既歸於劉事姑如其母性莊默寡言笑睦於姊姒慈子而有方沒時年五十七銘而未石有待也今贈宜人生子一即昇寅累官武選郎中公再娶大河衛千户仲侯之女封宜人産子男三昇宏昇冕昇窰女二其季許聘同邑郎瑩側室女二孫男一曰贇孫女二徐鐸畢登各聘之銘曰

生也同室沒也同日同歸於兹永無斁

胡子孝墓誌銘

子孝諱繼今大司馬胡公之長男大學生子忠之兄也公爲江西按察副使時知宸濠且反密疏折其機牙堂序左右率濠私人不可嚮邇而閉閣草奏贊畫防理咸出子孝一手且託資戎倫內謹禮法濠黨劉桊之不得公處父子俱陷筮之遇隨之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公臆謂失之言脆也吾係兒免矣子孝號泣曰大人捐身徇國兒亦何用生爲公強之歸杭侍其母李夫人則又大泣抵家日夕泣慕固請復往以公閫止之憤甚發瘍卒正德九年某月某日也年止一十有七遺言殯五載且十載必父歸乃葬至是公乃

悟失子之占而明年果徐　詔獄以非所言斥戍遼陽正德十四年濠反公獲歸胥子孝萬公蕩之原又十年公以宮保尚書引疾歸以他故改葬公母馮夫人于子孝墓所因遷子孝而葬之嘉靖八年某月某日也歿至是餘十五年云嗚呼宸濠之變或死與事會而得贈者執馬箠從軍而拜官者比比也子孝之忠卒有不如彼者乎公不自言相知有力者莫爲焉此子孝所以猶氏禰葬也悲夫子孝爰慧十歲知藝文逮沒時已卒業性至孝幼侍祖母飲食推甘造次扶衛惟謹祖母嘗臥疾踰年有問者輒計其傳變

劇易衆日以對後馮夫人之喪公歸自麗江毅然無宿貲子孝服勞爲多時年僅十二三綽有成人之度矣自能言至於勝冠公屢以自隨其居處寒煖之節籍記器用下逮小襪纊袴必收必考於僕媵以上靡弗愛且愼焉臨沒猶子啓父宜剛柔相濟善與人同共成天下之務故公尤悼之公曰禮有爲殤後者矧吾兒冠不爲殤乃立族孫汀源奉子孝後以紓其悲焉爾子忠謂明曰兄晳而長身居常沉晦寡言笑遇危難乃更踊躍敏給洞中事會侃侃然[illegible]丈夫父昔赴寶慶守逮值劉六群盜犯境猖甚兄從容謂母曰父兵弱義必不免兒長子也當欽父乃罵賊死死忠孝吾志也謂純可奉母全父後其不死于盜死于濠蓋其素所蘊蓄云又曰兄於純猶慈母猶嚴師不屬纊猶誨純曰我死獨爾任父事爾何以畀我目瞑邪純未有以償吾兄乎姑爲誌墓嗚呼賢哉乃序其大節而銘之石泉用其自號者世系州里具載大司馬國史傳與馮夫人壙中銘曰於戲石泉子能衛社稷而死宜乎以成人禮瘞爾

李母顧氏墓誌銘

初胡端敏公爲按察使時爲子子忠求婚曰毋貴族

爲也唯母氏淳謹勿富驕者其女良媄以李氏女嫌曰其母顧以賢孝聞約成而公坐宸濠搆陷禍且不測人或訾替李氏顧孺人怡然安其女弗戚戚也及胡公起徒中拜都御史歸爲子娶婦李氏當是時李氏生氣姻黨爭賀而孺人意氣若平常時不揚揚也後胡公薨諸以勢合者率落落背去孺人遇子壻獨不殊胡公在時子忠曰余吏歷盛衰存亡而不貳其心者余妻之母爾嗟乎孰謂制行房闥不足愧天下市道交者邪嗚呼可以銘矣按沈慈德狀云孺人姓顧氏諱玉蘭其先海寧人徙居錢唐考曰璠妣陸氏

成化二十年五月辛亥生孺人年十九嫁仁和大姓李繼先號槐軒翁潅太學生琦及子忠妻子忠名純以胄子顯其次適邵經禮而夭其季納田輝聯皆庶女諸孫女許嫁者長紫祥次丁思學又二幼嘉靖十五年孺人年五十有三閏十二月甲戌病卒卒三月而槐軒翁亦卒葬日基地其槐軒誌述中槐軒爲人後者也所後母王氏性剛嚴遇孺人尤寡恩不異待婣而孺人務曲順其姑迨其殁哭不絕聲於邑哀毀出于至誠其嫁庶女齎裝踰已女不恡時外家顧氏衰落或謂孺人所不足者非財也顧氏託屬肺附何

至苦若此孺人曰吾聞婦人內夫家不敢私與余與顧仲聲遊微孺人賢孝類如是仲聲孺人兄子名鏞

銘曰夏侯令女孺仲賢妻雖寓不避貴焉不趨喎喎終吉悠悠栽馳斯斯鳴鳩歸懷其私匪爵則重匪年則久不忝爾生與則不朽

王良臣墓誌銘

王先生良臣者錢唐太平里人也其上世有諱役者當洪武間爲里正繇作京師已因遣戍柳州當行避逃卒以其子斌代斌没于柳葬于柳斌子曰銘仍居錢塘長子孫而銘仲子祥號勁庵處士者積貲起家教子弟業儒彬彬稱賢家矣其弟祺仕至延平府同知祥娶蔣氏生子名軒是爲良臣先生先生少受春秋于叔父延平府君府君實受業于姚文敏公之門故經術精習有師道可稱述弱冠補錢唐弟子員會西川吳先生伯通來視學攷覈于昌化昌化杭下邑也後先生受昌化貢入太學當是時天台謝先生爲祭酒建白諸生以貢至者令受業比年視可者始補校官先生於是執經祭酒門下稱高第焉如格得福建松溪縣學訓導抵家歎曰余幸先人厚遺以文學禮義名官已矣安能復爭佔畢利錐刀之末哉年逾

五十未有嗣息余復何之輒投檄不赴陽明王先生所爲賦當年也家素饒于財性又喜客客至未嘗不設醴座上常滿交遊多天下賢豪長者海寧張方洲先生仁和胡端敏公暨陽明先生號天下士皆樂與先生游以圖書文墨相爲引重先生益浪跡山水嘗陟天目探禹穴上釣臺登齊雲躋九華對客長嘯悲歌忼慨不復問家之有無客或竊其貲去亦不問又時時棄貢折券晚年家稍落賓客益散獨藝菊後圃更號晚香道人先是號庸齋一字弘載云有子男一曰元能通其家學初仕訓導休寧縣學實能恢弘先

生之志者二女一嫁湖州守禦所百戶張潜一嫁餘
姚進士錢應揚余外姊汀夫人出也先生始娶于費
無子卒祔塋故丘先生卒于嘉靖十有四年秋八月
丁酉年八十有三矣卒之明年冬十二月甲申乃葬
墓在三台山八盤嶺昔漢儒董仲舒以春秋起家博
士仕竟不達疾免家居終身后其子及孫以春秋學
至大官今先生經明行修成而不居其貽謀已厚矣
然先生不遭時不服官政無他奇節可紀顧其平生
孝于祖𣏌友于弟妹慈良醇謹恥言人過閭里少年
犯之不校藹然鞠躬君子也鄉飲大會嘗推先生爲

祭酒焉銘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不食其祿視其壽不
顯其躬視其後

勑封孺人羅氏墓誌銘

羅孺人者東臺余君之配也羅氏世柳州柳城人考
諱大經任上杭縣學訓導以其子貴封南京工部虞
衡司主事妣劉氏弘治二年八月二十有七日孺人
生自爲孩提時已端重寡言笑大母彭嘗謂人曰此
兒他日必貴已乃許聘同郡余君年十九笄而嫁執
婦道儼如老成人時余君侍其父奉直公守合州孺
人從之事舅姑侄邸六年孝敬彌謹已余君歸補學

官弟子孺人涖之治內有家法而余君獲專務學正
德八年領廣西鄉薦家人走報曰夫人從此貴矣乃
孺人喜不見色自是益勤于家凡筐篚絲枲漿粱醯
醢之屬雖饒不以狼戾非歲時服飾綺麗不御也夙
夜攻其女紅不稍懈弛施于三族喜有慶戚有恤其
孤煢則時招致而飲食之燕若供饋必盡其歡或留
處信宿撫待不倦如是者幾十載及奉直公致政居
家不問有無喜延賓客孺人職中饋所需惟時無弗
豐潔能養厥志嘉靖二年余君登進士明年授杭州
錢唐令孺人從之邑大政繁出入戴星孺人亦夙興

夜寐執巾櫛左右且膳脯教子內言不出于外越三
載徵縣令拜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歲庚寅
今上覃恩勑封羅氏爲孺人明年孺人隨侍御君歸
省覲被其章服上堂禮舅姑退見姻戚姻戚咸賀曰
夫人果貴顯矣孺人又不色喜顧以舅姑老而夫從
王事爲念遂挈身備養舅姑安之若不知其子之去
膝下也無何侍御坐論劾時宰逮赴　詔獄已因被
擠左遷州倅東西播越弗遑將其父凡五年而無離
憂者孺人力也十六年冬奉直公捐館時余君留滯
荆楚孺人攝喪事如禮以俟君歸十九年冬余君起

復如京師屬孺人曰吾毋老矣汝其代吾善養孺人曰諾是婦職耳當是時諸妾媵子婦滿前猶親調滫瀡奉其姑李太宜人姑憂亦憂姑喜亦喜姑或不悅即俯首受訓戒兢兢不敢喘息太宜人少不安輒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或假寐伺動止疾已乃復初二十年余君量移杭州理官杭故治也士大夫稔其內行相與喧君乃知留孺人事母夫人之故是年冬孺人忽遘風疾遂成偏痺二十有一年夏四月丙子竟卒年五十有三子男五長曰齊太學生曰亶曰玄俱鄉試中式舉人孺人所自出其曰方曰立女一側

室出也孫男四瀹之濬之澄之沖之女孫三余君聞訃泣曰與人共事父母長子孫垂四十載而病不及省亡不與斂安用微官為母且何依將拂衣去會命下遷理官為松江郡丞得以其間歸卜今年冬十月壬寅葬孺人于郡城東南社壇龜蘐之間屬其子師周鵬舉為狀余為墓銘銘曰為女為婦為母為祖德既孔多受天之祉昔其享年必齊上古龜蘐有祥發茲幽户二惠競爽纍纍印組

姚毋仰孺人墓誌銘

嗚呼士大夫承家自後匪獨外德茂也要亦有內助焉或女而不婦能婦矣或弗能成子姓有子矣或弗知教若是乎女德之難全也有能全者耐書特書不一書而足孰謂已重乎余友唐子鎮以道自任弗為不試之譽其狀姚生之母畧云姚母仰氏諱元貞歸安孫溪里人也家故饒于貲曾祖淵祖震考蘭糊别號梅南處士姚東氏孺人生而循教授之內則顓顓奉以周旋弗敢墜年十九嫁為蘆溪姚君旭之妻逮事其舅月間翁初月間與梅南相友善其家聲亦相倚後梅南益振月間業稍落孺人宜于姚弗以盛衰故懈于婦職已而舅娶後姑事後姑如禮後姑竟無

男舅歿姑老亭善養二十餘載不自知為繼母以孺人終始執婦道云初蘆溪君春秋鼎盛積思經術而月間翁職鄉賦獨倚辦所親所親多侵漁之賦益虧孺人夫婦明知其繇懼傷親之心弗以告至破產為償壺內無間言他日有司徵賦急孺人不俟翁言輒傾其資裝助輸縣官以故月間負累數百千未嘗抵困辱焉蘆溪素豪邁施舍不貲而孺人左右彌縫其間舒斂有術審其所與要非苟而已及蘆溪銓授高郵州判官孺人從之三載能歸無長物而孺人掇拾遺貲稍稍集故業畢方婚娶名家且給其子翼師友

當世賢士大夫莘莘不倦久之高郵君折節孺人晝
夜哭寢苫姑疏麤疢凡百役及禪而病矣病革與翼
訣曰吾憶曩時爾先君四十不舉子今幸有爾獲從
文學之列諸大夫稱之曰能吾復何憾唯爾先君殯
猶在堂母少延遂卒卒之日爲嘉靖二十年八月丁
巳距其生成化十二年八月丙申春秋六十有六男
子一翼也歸安縣學生女子四一適潘尚書子察一
適錢縣丞子汝周一適孫千戶子熙道一適茅進士
坤孫男二曰孟俊曰仲賢翼卜二十一年冬十二月
庚寅合葬考妣于蘆浦里之陰業已求太史氏爲高
郵君誌而復屬余誌孺人按狀爲銘曰一富一貧可
觀其貞一貴一賤恒德乃見敬爾姑翊爾夫敕爾孤
返爾初

周母孫氏墓誌銘

鹽官周生甸謙信而文比喪其母痛哭稽顙謂余曰
吾無以報吾母之劬勞也已母乃同邑孫仲道之女
先方伯墉之孫而參政子良之曾孫也詩禮世家少
習儀訓歸于我先君易裝送爛然盈門我周世居洛
塘買爲郊外姚嫁頗從田舍樸素之風不以貴驕人
先君數出遊名郡有少年之好吾母曰使我言之[illegible]

改不免爲妬婦言而弗入是及自也我婦人也知貞
順而已俄而先君卒于外館當是時母年未滿三十
皤然老姑藐爾孤甸以煢煢遺嫠俛仰其間每一哀
至輒撫膺大慟嘔血幾絕顧父妾宋氏少而麗勉以
大義誓共守死靡他或秋風雨夜熒檠對績悲而掩
戶相泣奮而攘袂激烈如是者非一朝夕矣竟吾祖
妣考終忘其子之夭折成宋之節至于沒身若不知
所天弗存者皆吾母之力也甸少惑于博奕母泣而
責之曰此非所望于子也提博局投諸河及有他過
輒愀然弗與語憂憤形于色甸能改乃復常甸長而
思爲門戶計或引以待次行省承差母不懌曰此非
所望于子也會邵康僖公歸自翰林甸以姻家進謁
問道母意康僖勸之學於是稍習經藝蟬蛻胥徒之
中而列于學官弟子母喜曰吾家素業也今有望于
子矣他日陽明王夫子倡道會稽天下士無貴賤嚮
應甸不自量輒負笈往從游獲聞心學緒論歸告于
母母大喜曰吾兒能進于道吾滋有望矣自先君歿
四十二年志操皦然如一日以故閭胥鄉大夫至于
縣長臺察移檄嘉其節行勞以粟帛勸姓氏于旌善
亭中幾欲表　閣未上會卒而止實不肖孤緩不逮

事非耶悲夫悲夫吾何以報吾母之劬勞耶卒之日
實嘉靖二十一年秋七月丁卯享年七十有一子男
唯甸一人女一嫁爲郭蒙妻甸有五女一男卜明年
二月甲申祔葬于先君壙在仁和黃鶴山朱頂北麓
惟先生惠而章諸墓銘母之劬勞尚不沒夫余聞而
哀之嗟乎世好言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乎今觀周
母之不矜庶幾少君孟光之則義化其姊庶幾莊姜
仲氏之風愛子以德庶幾孟母屢遷之意故家詩禮
漸涵之助要不可誣云爰爲銘曰錦衣煌煌碩人其
良公侯之孫百兩是將言歸于周不顯其光爲絺爲

綌服之莫忘劳嗟兩髦逝被桑間子未有知母也華
顛有娣任只淑慎且妍先君之思交相勉旃子姑摶
奕母曰無逸子爲公僕母曰無忝青青子衿悠悠母
心欲慰母心莫佇母身骨肉歸于茲塊氣常存歸哉
歸哉斯爲完節之墳

梅月周翁合葬墓誌銘

余聞之沈生軾海寧洛塘周氏甚鉅族云其先趙宋
之汴人元季有周濟者生斯輔生質質娶宋氏生三
子明綱義義字尚濟別號梅月以壽得
賜冠帶梅月翁生于明正統甲子十一月七日至正
德己卯十一月二日卒配虞氏同邑瓊之女生正統
壬戌十一月八日卒嘉靖庚寅六月二十六日子男
二長曰淮次曰洪女三側室子男二曰洣曰淞女二
淮先母氏卒洪卜嘉靖十有三年冬十二月甲寅合
葬考妣于宋家村以兄淮祔實舉三喪焉嗟夫邦君
千駟民無得稱不若古之逸民人到于今稱之乃今
人則美簪纓族誇詡閥閱否則材藝技術之夫市譽
蜚聲生駕頌贊沒崇表誄惟恐不流今信後也若閭
閻敦行善良孝友力田遺老顧闇汐無載述曷由追
古風乎梅月翁闇汐者也余幸載焉始翁壯出分悉

讓其故田宅與兄而別治生起家務稼穡桑麻本業
嗇賤糶貴馭僮僕數百千指咸盡其心力用是累產
千金然時時施舍田租息錢視不能如約者數折券
里有喪無以爲斂翁往往與之棺邑中繕津梁築堤
道建祠社恤饑阨諸義舉鮮不勸分于翁翁輒資之
不以空乏爲解縣嘗徵翁爲糧長他糧長率厚徵所
部私其羨餘翁顧發私廩代貧甿輸逋逋者償或不
雖翁輒曰止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此其人可以貴
勢聲華少之哉較之末業致富爭斗尺而鬪于糴者
顧不宜有稱哉虞氏事姑孝姑宋有疾毉弗愈巫亦

弗愈虔禱天願躬代姑死潛刲股肉哺姑已而宋疾
瘳觀是一節其平生可槩矣將天比德以祚周邪抑
刑于者邪其宜銘銘曰木肯貞黃食豈河魴嚴貞服
樸寔曰民良匪華而懿匪齊而康亦臧孝恭思日贊
襄偕老爾室同穴爾墳鴻邪光邪奠鉠寘邪

姚孺人墓誌銘

嘉靖十有五年秋九月丙子門人沈漢母姚孺人卒
年四十有五明年八月其父鴻臚君亦卒禮所謂父
母之喪偕𦵏先其輕者也是年月日將葬孺人于王
泉山之原前期漢持其婦翁別駕陸君所爲狀請余

銘墓初余聞孺人爲織則曰孺人名家子歸于巨室
伉儷命夫襲紈綺而飫脣粱者三十載有子列于儒
林雖未老而逝亦不云不幸矣自其殯于堂也然後
甚悼孺人弗可作已大作余爲鴻臚間過金太史太
史語余文昭且不久時鴻臚方強盛余愕然曰子知
天道邪抑人事也太史曰人事實然文昭素剛非其
內子莫能釋其感憤不平之氣今且日親米鹽碎務
警枕自諱逆旦亟起督察內外毋須臾間能勿瘁乎
乃今知太史誠先見云嗟乎使孺人不折則鴻臚未
亡縱鴻臚亡而孺人在諸孤尚不如今日之總總也

悲夫仁和爲杭大邑多千金之家而官道姚氏稱望
沈氏咸彰彰者孺人出姚氏諱淑龍字冲明肅齋翁
諱楷之長女也年一十六嬪于沈氏鴻臚君諱鑑文
昭其字正德間嘗爲鴻臚寺序班自號竹亭人稱沈
竹亭云孺人平生柔婉孝慈逮事舅姑鴻臚宦京師
留孺人事舅姑于杭數年舅姑安其孝如一日舅慮
孫枝未衍爲鴻臚置三妾孺人處之訦訦如也而鴻
臚顧益敬愛孺人孺人多男迺三妾咸無男而鴻臚
罔私昵嫡庶之分整然閨閤中無嘻嘻者要之正內
有道不可誣也其相夫無敢專行然覆露諸子洽比

婚友終其身沈氏父子兄弟無間言自士大夫賓旅
以下多親附鴻臚鴻臚爲益彊者孺人有力焉漢業
成而不利于有司孺人恒慮其獲譴於父曲爲調護
以故疾亟時致漢籲天刲股求救良恐失所恃云孺
人產子男三漢其長也次曰溽與兄先後補縣學弟
子員最少者曰湘女二長壻郡學生張深季適邑人
陳表其側室女三人一嫁舍人江岷一嫁學生陳諛
一未嫁孫男一人曰棟余聞鴻臚有姊子貧鴻臚之
貲并姊見踈而貧不能自存孺人則潛遺之錢米諸
用物顧若已私覩然唯恐夫知之毋殁夫問所遺言

第曰君幸多財而猶无弟奈何令老姊坐困若此妾
死願以爲託鴻臚感泣曰吾有姊而重以爲吾妻憂
邪遂爲姊弟如初倍其所聞雖古列女何以加諸銘
曰三代崇替咸繇婦德於乾孟姚寧不爲則敬戒君
子剛以柔克毋忘禍爲樂我琴瑟式穀爾子勿僭勿
忒存俾爾昌亡俾爾藏今其相家譬彼相國宜爾後
人永永封殖

徐母潘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潘氏諱淑端封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潛江
徐公之配故臨江太守顯之母也考曰琢妣王氏世

爲仁和人安人生二十五年乃歸徐公徐公諱聰與
潘同里閈居浙江之濱通四方商旅招延飲食勞來
日不暇給而徐公雅有大志雖處閭閻豪爽不羈當
是時舅歿姑老而性又嚴俗叔居内外尊卑疏戚
人人殊也而安人外贊其夫内合諸子曲處宗屬不
失其歡心尤致養其姑勞而不怨指揮將茶相與起
家夙夜盡瘁有不可勝道者矣教子世學分甘絕少
徐門之大安人實有力焉什踰五十以子爲郎受
璽書褒封安人駸駸乎盛矣時猶身紡績治麻枲率
厲諸子婦曰夙夜以儆惰耳封君既歿就養臨江

臨江君素孝祿入惟安人所用安人顧訓勤昭儉猶
有布素之心焉曰毋忘吾爾父起家之艱云臨江
君以奏績歸省無何遽卒安人哭之慟蓋自是衰矣
逾二載爲嘉靖十有七年以嬰疾其季子太學生顥
歸自京師拜母牀下因會其諸子婦呢呢語曰吾
起荊布爲命婦始約而終泰年幾七十死亦何憾不
幸者老而見壯子之亡也命矣夫命矣夫八月辛丑
朔竟卒適其生成化六年四月十三日春秋六十有
九矣以是年十有二月丙[illegible]與啓潛江翁之兆而合窆
焉所謂妙音山者也安人有丈夫子四人顥最長次

顒次顯次頡其少而殤者二人男曰璧曰珍女曰王
璣孫男四人立言立心立德立宰孫女二人曰[illegible]
曰[illegible]余自束髮與臨江君游得升堂拜母當是時
安人穆穆皜皜憂深而思遠者也已同舉于鄉先後
登朝申以婚姻之好數拜安人丁于申申而競競焉
已貴而勤已富而儉者也逮今見安人遽皇皇如有
所失氣索然盡矣嗟乎昔歲戊子余哭潛江翁丙申
之冬哭吾臨江今茲戊戌哭安人焉僅十載而臨其
父其子其母三喪崇替之感何如也悲夫悲夫銘之
曰始之者艱享之者謙[illegible]之者天歸之者全式穀綿

綿以莫不延保兹萬年

陳文暈墓誌銘

正德戊辰余始識文暈于山寺摩娑古碑誦文辭琅琅不假交一談然未嘗不想其神情俊逸而篤志慕古也癸酉秋余下第卒業邑庠悵悵焉無所依會文暈送婦翁歸自河南館余于其宅由是益知其經術深造性行淑均遂定交焉凡風晨雨夜相與磨礪切磋無所不至至或文暈主京館而余躬執爨笑相約曰他日無相忘去年戊傳文暈將應貢然文暈實非有先人之志嗚呼文暈竟不成名已矣悲夫余何忍

銘吾友邪何與文暈同遊者朱子上為知已子上為之狀行余又何敢弗銘其狀畧曰君諱金字文暈一字子容別號平杖學者稱平村先生其先陳氏大梁人宋南渡有松隱公者始來居錢唐之甘泉里世稱鉅族至君之祖諱用輸粟授七品散官者桂軒公諱佖妣費氏生四男君行三少穎敏孝友桂軒公殿推擇司鄉賦會　詔蠲租公負義為小民愬于部使者使者怒抵公重典繫獄逾年君時未冠也痛父非辜奮身援解竟得脫而公且以疾卒矣卒後家益落繼鄰惡少謀侵之君矢心殫力偕諸兄弟上慰母氏下

御傭僕夙夜孜孜勤生約已唯懼墮餘業貽先人羞遇縣吏追呼徵集繇賦恒親詣公庭罔敢或後一日失期幾為暴吏所辱退自嘆曰吾遭家不造若此而不克自樹顧僕僕屈身畀後其何以為丈夫邪遂憤志儒業學周易經傳會有宋先生瑛者無子止一女擇壻得君贅焉宋宿儒其經術有師法由是君日聞所未聞經義文辭益精補邑庠弟子員學使五清劉公校其藝高等給廩餼久之四方俊彥赴講席被陶鎔者益多如茅子瓚狀元及第方子九敘舉進士文詞名一時此其尤大較著者也亦足以彰其教第其

經義一本於雅道弗善作時俗語以是數詘于有司性善吟詠對景能賦至於經國籌邊地理天文農圃醫卜凡資世用者咸窮其奧有古博雅風平生真率與物無忤遇義不可必毅然力爭不少遜嘗置祭田四時率宗族子姓供事教以尊祖敬宗友愛睦族大義遇考妣忌辰必素服戚容却事默坐終身弗替友愛兄弟尤篤宋先生後仕為河南南陽府學訓導致仕歸卒君養妻之母如母宋族之貧者葬之育其遺孤與朋友交誠心直道有過則諷之改有就謀焉必為之區畫詳密如已事故人人樂與之交處家甚約

衣□饑適溫飽交際往來吉賀宴飲物薄而情密嘗
曰君盡吾心畢吾力爾矣非敢爲吝也苟強厚朘力
不繼後將失禮較今之薄不猶愈于已乎其施於家
者如此嗚呼據君之學足以發科而一貢不偶才足
以用世而一技不售儉足以起家而身後無積藏慎
足以永年而一疾不可救藥悲夫其著述有周易折
疑錄有詩文若干卷藏于家生成化丁未十二月四
日卒嘉靖癸卯三月十有七日年五十有七配宋氏
男一曰宗器錢唐縣學生嘗從余學蓋能繼志者也
孫男一曰元忠孫女一宗器卜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君黃泥嶺之新阡云銘曰明經可以經世而目
爲樸學孝廉可以廉頑而笑爲癡騃華辭者高科尚
通者卓犖嗟哉陳生宜爾不能與之較

陳恭人墓誌銘

正德丁丑歲舉進士三百五十人予與仁和陳遂初
皆在選中遂初年最少學最博器識最閎遠予甚親
重焉時從容語具悉其祖母戴恭人之賢蓋遂初在
襁褓時喪其母施氏而恭人遂覆腋之若已所生孩
提有識固示以禮及成童屬祖父京兆公適時多虞
弗暇顧家官罷且嬰疾恭人深慮遂初失學遴爲擇
賢師傅教之益令親禮名士厚爲奉給資友紙筆諸
費俾得肆力于學其成就不凡也有以夫遂初登第
而京兆公卒未幾遂初亦卒今墓木拱矣而恭人乃
卒嗚呼以恭人鞠育遂初之恩同於罔極而遂初曾
未及送恭人之死而先隕殁寧不遺恨地下耶恭人
之卒實嘉靖二十年六月廿有一日也去遂初之死
巳二十年矣越明年冬十二月庚寅嗣子宋拱恭人
之柩將窆于錢塘縣大慈山啓京兆公之壙而合窆
焉以造士馮晉叔之狀來徵銘于予此吾亡友之志
也義不敢辭按狀恭人家世錢塘人江西饒州府照

磨戴公好學之女也母許氏生而貞慧能通論語孝
經大義照磨公無子唯恭人一女擇京兆公而贅焉
陳氏自宋元來簪纓相襲具載其家乘公未第時每
早暮讀恭人治女工輒先起後臥以相之無倦公第
進士爲南京大理評事進寺副寺正時　敕封戴氏
爲孺人及出守池州府　誥封孺人爲恭人遷山東
叅政奉　敕督課農桑整飭驛傳齊魯之民至今稱
之恭人內助之力爲多已而擢湖廣右布政使當是
時逆瑾用事公以非罪逮至京久之得釋轉福建左
布政使擢應天府尹無何奉　詔致仕恭人意甚安

之與公歸鄉里公唯月飲無他一切委諸恭人恭人攝事唯謹公歿亦如之迄今逝三十載陳之生聚日大以蕃由恭人主家有方不可誣云平生勤儉樂施與唯不喜釋老既貴能善事其姑處妯娌無驕色族人及內外姻婭貧乏不能舉婚喪者輒贊公賙之隨其親疎厚薄爲差逮下有恩其行事多與古內則合者距生天順已卯九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三初京兆公無子恭人爲置二妾竟無子公乃以其兄之子宋爲子生孫男二長進士直遂祠其字次方嘉靖辛卯舉人任四川成都府推官孫女二曾孫男二長曾太

學生次春仁和學生曾孫女二玄孫男二女一銘曰
赫赫京尹絕而弗隕振振陳宗繄誰之功利爾子姓于無窮

郭通判墓誌銘

贛州府倅郭公諱廷佐字師夔其先系出唐汾陽王世爲關中著姓自諱性者仕元來浙爲金華縣尹卒因葬金華尖峰山金華公有子曰宏爲杭州路仁和縣丞卒因葬杭州泰亭山子孫遂爲仁和人仁和公七世孫曰宗信

皇明成化甲午浙省舉人爲荊州府通判荊州公實興之歲二月三日其配仲氏舉長男是爲贛州公公長而受易於沈廉州綸補杭州府學生正德丁卯浙省舉公第十九人時荊州公已歸老于家鄉大夫士咸造賀曰可謂克肖矣越十有三歲庚辰

廷授公江西贛州府捕盜通判諸大夫士又相賀曰誠爲克肖矣贛當西省疆埸犬牙閩廣且崇山藪澤伏慝數盜　國制命御史中丞董師以控制之閫軍門于郡而中丞下設兵憲兵憲下設捕盜府倅倅之重且難可知矣而姦民偵知公長者意其不諳戎務頗易之公既受事乃赫然振厲號于師曰境外入寇

不無招盜者也境內竊發不無蒙盜者也器械不利是無士卒也卒不素習是無帥領也賞罰不明號令不允是無　國典也方今務申軍法時蒐簡精鍛礪夷巢穴詰鄉導無或不如約束於是盜失憑依士樂用命屢討捕劇賊龍湧等殲之然公仁心爲質卒伍有貪功者縛良民詣麾下指曰盜也公廉知其枉輒釋去而罪其卒如是者蓋累活數十百人奉職五年枹鼓罕鳴中丞蔣公賢爽之曰清慎公勤工兵憲度亦云廉可取勤可稱剛不吐柔不茹咸嘉其共濟云爾公自爲諸生感怔忡疾間瘥閒作綿延逾二十載

至是疾復作告辭三月公請如令輟俸中丞公令勿
輟重與告又三月公請謝事去中丞不聽去兵憲亦
不聽去郡太守力不聽去郡吏民咸不願公去而公
愈懇請去凡七請乃得致仕中丞潘公希曾稱公守
官素謹飭郡以禮敎送用勵恬退時嘉靖丙戌春正
月也公年僅五十有三歸而荆州公尚無恙偕仲安
人倚閭笑迎二弟廷贇廷相迭爲奉觴稱壽衎衎如
也公因扁所居室名一樂自號東洲道人歲時出謁
慶吊展墓父子冠蓋垂銀紱采先後一色道傍觀嘆
嘖嘖曰不圖今代復覩斯哉二大夫初公娶江秋崖

澄之女產二女子長嫁邑人毛鴻奎季嫁臨江太守
徐顥臨江前爲郎時　封其妻爲安人荆州公既沒
鴻奎廷相胥亡東洲公竟無男子嘉靖十四年乙未
春公疾大作家人請迎醫公止之曰吾非踈於攝生
也吾棄官以息形寧神歸入絕世紛屛嗜欲日與靜
者居脩呼吸導引之術吾非踈於攝生也而疾竟弗
損命也夫命也夫適臨江君返自朝會拜公于牀下
公執其手曰余先世有大功德于吾子孫代有顯祿
余死無嗣其中徵乎天其或者發祥吾女吾亦有施
于後世哉唯子勉之是歲四月丁未東洲公卒享年

六十有二其弟廷贇卒廷贇子府學生世賢廷相子
世良卜　年　月　日葬公參亭山祖塋之次以臨
江君所哀公行屬余銘墓余觀公恂恂醇謹人也聞
其在郡嘗受檄賑饑吏薦如故事下邑里書饑口勾
稽相當籍成而名給之粟公蹙頞曰若是其需也待
哺者僵矣亟檄舉郡中豪長者部勒之散遣輸糧就
使地某所約饑口幾何給粟幾何某幹略可辦給幾
何咸中事宜賑無後時又嘗署権務商賈無橫征公
家有羸財由介且恕也向使爲州郡長吏用敷其愷
悌優柔之政或兇饑殺一司雅稱其資廉平不擾豈

不綽綽乎循吏哉顧使擐甲胄履行間日尋干戈屠
戮之事誠非其好也雖然辭榮求志較然不惑夫去
就死生之分賢於人亦遠矣宜爲銘銘曰勿謂退速
高風洋洋勿謂無男其侄孔良矧有弟矧有弟之子
亦永其藏

銘施長史余脩自撰墓誌

先生之自叙云。爲後三載爲嘉靖十有四年。先生年
八十八。七月壬午。卒于忠清里。蔣氏宇下。乃僦居也。
越九月壬午。其室人從其子壻陳宋合塋先生于王
恭人墓。始正德五年。　荆王疏先生賢。且久請增秩

四品而劉瑾恐之矯奪先生官勒歸故郡瑾旋伏誅
有 詔徵先生復用先生自以年及不應召遂終老
于鄉而無一畦尺椽之耕求西僑貸不常非其義弗
受也嘗有施姓書生餽粟三十斛求見先生族先生
曰余惟不爲膚脉之事以至于斯固欲之時方絕糧
處之晏如也竟絮叔不給而歿嗚呼隨夷之操今復
見邪世之持粱齧肥居大第腴館而飽死姣堅者彼
何人哉亦可少警矣雖然天與之年不與之子毋亦
不好夫清白吏邪銘曰首路廉貞或可及也固窮以
終昭獨立也家人忘貧盛德柔也室有萊婦允相翁
也妻以夫榮匪窮級也仁爲無後紛雨泣也玄冢巋
然壯吾道也

過庭私錄雜著目

明廣西布政司左參議木亭吳朴 著
仲子吳遵晦錄

玉華高少叅如京拜表贈詩二首

養痾靈隱寺作

贈別余東臺轉官郡丞暫還柳州

題山水圖贈別桂洲閣老

喜藩司諸公携酒相訪

漫興

爲鄒憲副乃翁西泉老人作

獅山十二景并䟦爲同年柯方伯作

壽孔文谷提學

贈朱素庵醫士

雨中西樓赴孔文谷督學招飲

九月十一日同陳郡守蔡學使張地官泛湖

登飲玉泉亭轉入靈隱山中

柳洲亭同蕭丙湖餞孔文谷温州校士遇雨

晚猕

贈皇甫少玄

南山瑞靄圖爲張侍御具慶題

送同年羅世科任黄州通判

秋興

送楊同府考滿

謝少宗伯黄久菴見惠

得東湖陸明府書寄謝

送徐典膳二絶句

寄徐吳江世焴

謝劉侍御思存惠琴

中秋病懷

陳侍御葉戶曹招飲不赴辱送酒賦謝

謝陳侍御送書

葉應二曹長過小樓望湖各賦仄韻

九日喜晴

世事不可期五首答桐岡

王司訓餽魚兼橘詩以謝之

讀史有感

紀夢古有序

老人徐梁贈藥兼酒詩以謝之用韻二首

贈石川張曹長二絶句

衣泗州書來結鄰作此招之

乙金詩并引

朱衣獨釣圖

元夕遇雪

惜梅
送王中丞詩有序
贈同年沈推府赴任韶州二絶句
次韻葉户曹悼妾
放鶴篇有引
夏孤雲詩來問疾次韻酬之
聞閩省竊發用前韻答惠北屏憲副
送應仁卿復補留都兼簡舊僚諸曹長
送胡太常赴留都
郡中諸公見訪以荼蘼餽飲次日楊二府來
問蔡法戲占答之

立夏岳二尹以劉侍御舊作見遺中有保守
予者感而賦之
次韻送同年詹秋曹入京
暮春和方都運
鳳鳴朝陽便面爲楊二守題
聞省竊發犇方伯楊少參被害郭憲副平賊
有功詩以寄意兼哭二公
病中奉柬陳新齋葉桐岡話舊
挽應仁卿乃叔天成隱士

送舊僚張康甫調閩中文學掾
懷劉春岡侍郎一首
次惠北屏憲副韻哭同年江景孚
宿嘉祐院
夜行
送桐岡葉曹長還留都二首
早春贈舊僚朱時濟佐瑞州兼簡張豫卿大
守
讀熙白公入鴈山有感詩
丁憲副敬夫行春輿頌

陳憲副原習生子
乂病林泉起從王事漫因春興賦别知巳
送中丞南津胡公巡撫江西二首
瀛洲行
秋浦汪公見招泛湖石屋洞觀虎跑泉二首
嘉靖十年四月八日松澗謝太卿宗文三山
劉地官汝嘉雲川李秋官良卿楓岡徐侍
御章父勿齋婁杭州存仁一亭金冬官信
夫暨小子凡七人泛湖會同年也小詩識
之

過庭私錄雜著目

過庭私錄卷之六

趙烈婦傳

嗚呼義烈之風所以延天地維人極過夷狄禽獸之禍者豈獨臣僕爲王殺身然哉蓋亦有婦人之貞焉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夫老借老夫夭借夭斯不爲貞婦矣乎或疑公甫文伯卒內人自殺而敬姜誚其厚於婦人其義何居嗟夫殺身爲其所天而猶責之無已哉宋災共姬不避火紀亡叔姬不返宗國春秋皆賢之以爲女德易移而守死者罕著也不然反夫事讎行同狗彘偷生若息嬀孋麗輩又何譏焉故風節義明獨行則賢者變而嚮之不肖者恥而誡之是聖人不用鈇鉞華袞能使人倫勿變爲異類之道也可勿議矣作趙烈婦傳

烈婦趙氏者河南郟人劉璉之妻也璉父山青以提刑照磨宦福建而璉爲學生留郟弗獲侍其二親鬱鬱成疾疾革語趙氏曰吾誤爾盛年柰何趙泣曰君勿慮君以親故而至捐生妾願悋死以從夫邪第有所待爾君勿慮劉生卒趙盡出其嫁時裝治棺歛而晝夜撫柩哭哀毀無復生狀姑王氏自閩亟歸趙抱姑大慟頓絕復蘇泣請于姑曰婦業已許從吾夫於

地下矣所以緩須臾者待舅姑爾今幸姑至婦將畢此志姑曰獨不念爾姑乎趙曰念姑待姑不念姑豈能忍死至今日邪所以不即死者慮夫柩爾姑歸婦無慮矣已復大慟姑曲諭之終不變蓋自是食飲不復入口及葬劉生前期一夕忽抱幼子授姑曰婦僭甚幸姑護此兒片時已乃洗沐更衣潛自經于柩側厥明姑視之死矣年二十五爾與其夫合葬邑東門外

外史氏曰余舊府君項城宰存仁信人也為余述烈婦事如是烈婦之姑乃王右使錦夫女弟右使節氣文章名一時余嘗獲從游固知烈婦有自矣夫鄒魯周公定鼎之區殆遺風數千年猶未熄哉

一松先生傳

先生王氏諱士和字希節福建候官人也其先世居閩粤至正統景泰間有諱傑者始習舉子業不成縱覽子史雜說尤好祿命相人之術生六子長曰士昭先生其第四子也嘗謂其配陳氏曰吾志未就吾兒如昭如和必大吾宗吾弗及見若識吾言毋忘孜以昭貴贈監察御史而先生亦仕至大夫王氏果奕奕顯矣先生幼讀書頴敏為文清奇弱冠補學官弟子

通禮經正德丁卯福建鄉試中式甲戌就署杭州錢唐教諭錢唐自弘治丙辰汪獻登科未有進士幾二十載矣先生憂焉初至萃諸生試之簡儁材異等者十餘人親教之間日課文一通各為質定盡几輒群試而警策焉先生故饒裕弗以供餽有無為意顧厚遇弟子如骨肉然數為設豐饌相對飲食或貸與錢物不校由是弟子嚮慕先生過於私親先生曰若能自致青雲之上使吾免於不明乃所以報我也自是諸生感奮彬彬多文學矣迄今二十載成進士者凡十五人比之疇昔奚啻倍蓰蓋先生開先之功不可誣云丙子同考河南鄉試己卯考山東已乃擢拜繁昌令繁昌瀕江民多伏慝先生至則明設禁防摧彈梁扶貧弱平繇省賦邑中肅然暇則留心教化談論道藝一時人士靡然嚮風報政銓曹署稱職蓋最上考云久之遷高郵知州州當要津繁劇視他郡特甚而先生處之整暇有綱紀俗尚告訐豪俠黠胥善持州縣短長前守莫敢問問輒中傷先生素才且武操切其下以法無少假貸由是姦豪屏息閭閻稱快而謀去先生者不少矣當是時巡撫大吏劉公雅知先生賢察先生不樂高郵為請于　朝更治海州跡入

報聞而先生輙拂衣去歸其鄉會陳太孺人卒行喪終二年遂不起唯日招朋侶宴奕爲樂先生飲少輙醉奕雖敗亦欣欣然或嘲之應曰吾聊以卒歲爾嘉靖十有六年竟卒于家年僅六十平生倜儻多大節居家孝友藹如也自號一松學者稱一松先生初娶陳氏繼娶金氏有子男夔伯皐伯櫻伯埙伯文伯懿伯凡六人皐伯今爲閩清縣學生

吳生曰先生初至錢唐驚贊賞余文第一諸生譁未服也丙子秋倖舉于省明年成進士聘先生至自河南聞之喜不寐人士稍稍服先生矣己卯余吏淮

南先生遺書曰諸子自爾片後爭奮今秋之舉擬加於昔朱衣命文祥輩俱可望然繼爾躡者其唯二田乎二田者汝登汝成兄弟也是年錢唐舉七人如先生期今田叔子文行名世爲福建學使皐伯復出其門下獨予衰遲拓落舊學益廢忝先生知人之明云

樗仙小傳

樗仙者東海散人也少負奇氣有囊括萬象流覩宇宙之意嘗爲學官弟子舉於有司弗成輙棄去曰是不足學益浪跡五湖三江之間神情所到山川草木禽魚飛躍陰陽雨露所變現古今豪傑之興得其精意一發諸畫圖所至薦紳爭館于家捐重貲購請尺縑片楮如獲重器然由是聲名煒然藉公卿間顧其言曰樗無用物也寓言之士有偷焉畫者虛無景象也長康道子名于今亦不果要亦無用之用不物之物天行而神會游藝而道存庶幾古真人之流哉因自號樗仙云士嘲之曰仙者豈以是爲利邪解之曰吾未能辟穀輕舉于塵壒之表則亦惡免以此易彼自濡其身乎士笑曰若是樗非果無用者矣

外史氏曰江海之士翩翩文采多伎術扼腕談神仙顧其效鮮足徵者嗟乎衆人用物之跡仙者用物之

精能運其精而變化莫測往來不窮雖名曰僊奚怪焉樗仙之於畫殆悟是旨否邪不然恍罔弗可象者夫孰能象之學仙者可以思過半矣樗仙謝氏名時臣與予善聊爲論著于篇

祭王參政文

憶往日之對大廷兮期引修名於勿替歲冉冉之忽暮兮悼群英之多逝胡君年之未耆兮亦扶老而流憩余申申其相謂兮益保真以自衛君不信余兮告予以不職既滑而魂兮逝殞在下草木搖落兮發江南哀君無子兮不忍言僕夫負骨兮反葬故園玄

苗其烏兮素旄翩翩峴山高兮漢水深吁嗟乎孰知
君之廉貞尚饗

祭李太守母文

某等胥杭人也恭人有令子爲杭良二千石愷悌廉
平凡我士民慕而懷之因知恭人柔嘉維則昭倹于
家申命攸宜胡不永遐遂使府君去我東歸民嗟無
祿失其所依嗚呼傷哉雖然　效恩之下恭人應封
越五日而疾乃革布　詔吾郡府君拜命越三日而
訃乃至孰爲爲之孰令聽之豈非天錫善類感應之
徵哉嗚呼尚饗

祭邵太僕文

惟靈科名冠天下而士夫宗之也匪以其藝德行追
古人而州里稱之也匪間其家允乎端峰之自況粹
乎正學之無暇限先生之年終班列於卿士極先生
之蘊輿禮樂於邇遐諸人云亡　邦國之嗟彰公論
於身後服贈謚之寵嘉某等炙賢濡教飲惠咀華恤
患則情逾骨肉薦用則秘而弗誇今世之頹風頻矯
古賢之高誼何加哀哀栩冢惻惻侯芭喪我儀刑痛
悼無涯尚饗

祭座主俞正蓀文

昔斯文之在茲兮丁丑吾以入彀旣滋蘭而樹蕙兮
藝揭車以終畝升輪囷于萬乘兮信先容之良厚承
嘉惠之罔極兮慙郢人之質陋忽靈瑣之弗淹兮攺
中道以東狩逢佻巧之太甚兮返初服其何疚已道
遥而卒歲兮復奚疑于夭壽過西州而沾襟兮哭失
聲以感舊負平生之期待兮傷勳名之已後樂莫樂
于初相知悲莫悲于今相離念長辮之弗及兮敢釋
菜於吾師尚饗

祭劉太滌墓文

友人吳鼎東芻絮酒奠于

故人大滌劉先生之原而致辭曰祿仕十餘年而卒
無以爲歛終身不踰丘品而受阿黨之嫌命短子折
弱息停婚爲富兒所薄此先生一時之詘也東海稱
其循良儒林推其俶儻宏通博易溫然如陽春而皎
然如白日使士大夫愛信追憶弗置此先生百世之
長也嗚呼悲夫遭屈抑於身前定公議於身後嗚呼
悲夫鼎也同第同官已而婣婚晚以同病余幸後死
知先生者宜莫如余顧經五稔力疾來過墓木既拱
宿草已多哀壑若聞窈窕山阿語焉莫應有涕如河
尚饗

祭胡端敏公文

嗚呼哀哉失所儀刑矣幼遊鄉校私淑高風如弗克見旣仕邑吏始識面於濠梁之上俾公與進坐論天下之務隨扣如響經綸疊疊具出定畫退而自失始知豪傑之負大望樹高勳應成而後行之非偶然者自是心倚公為楷範矣因念古人千里從師百世尚友而況也生幸同時暮年同鄉殊願弃官從遊以無夫大賢之過鼓猶整履頻開大義公倏召起去任歷常符公也寄之以肺腑重之以婚姻規切誨諭期成于正不圖名世之偉人遂為賤子之知己頃緣不慎致殘公實如痛在體及勇退寡交惟此是顧盍鮮三日不造敝廬者也始得從容備聞積蘊質疑考業自益月裡下至家人婦女漸化清風鮮食菲衣變從儉朴豈徒 社稷之蓍龜實我鄉閭之軌範嗚呼今茲已矣戲言戲動誰為我箴差窮悼廢誰為我矜茲以期會所迫力疾促裝克與公訣不克斷喪惟公存日以年譜見委茲主器復託之狀行緣公盛德大業國史將據以傳不敢不愼敬因奠辭具告公靈而載筆以裁靈其鑒之尚饗

祭胡淑人文

夫人體魄藏于西今二十年餘矣茲緣求圖遷宅東土瞻夫冢於阜原與愛孫相依祐良辰在日親友出祖繇生抱痾匍匐下路稱閫夫人之生也嘗困苦至不忱其生矣抑履險憂以神濟矣諱惡以彰大順矣凡此皆古今劬勞所未有而孝子慈孫所當永念者也顧諸孫爰追召禮則有弗有言者受天之祐則有若奇怪不可訓者楊夫人之賢則有受不賢之誚者嗚呼此夫人之實德幽光猶未碑於神道也哀哉謹以賢孫胡子孝配尚饗

南京太常寺少卿汪公行狀

公諱佃字有之姓汪氏系出徽州越國公華之後子孫自徽徙江西之貴溪再徙弋陽世為弋陽人曾祖諱志福領永樂庚子鄉薦官 岷府教授祖諱仲端累贈禮部左侍郎考諱鳳貴州布政司左參政贈禮部左侍郎妣祝氏淑人生五子長偰工部郎中次佑不仕次俊禮部尚書次偉吏部左侍郎公其季也初父兄懼門戶太盛為公擇今名曰留少子力畊自給耳公顧奮曰兄輩能讀書進取我獨不能乎以易經領弘治戊午鄉薦屬參政公遘疾而諸兄宦遊公日侍湯藥不離側暨遭考妣喪先後殯瘞如禮用是久滯然益得肆力於學正德丁丑領南宮薦 廷試賜進士出身第一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己卯授編修階文林郎庚辰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乙酉以纂修實錄成陞侍讀丙戌充 經筵講官敷陳啓沃多所稱

旨有白金文綺之賜是歲復同考會試秋奉　勑
校書閣中尋爲要人所沮不果行自是假考選翰林
謀擠公去矣初擬陞四川叅政遂庵楊閣老曰　朝
廷日親　經筵方欲求賢注侍讀賢者也豈可使外
補乎擠者頋益甚十月從入講次當講尚書皇極敷
言公依蔡傳衍義不明言君臣一倫蓋君道在皇極
中已擠者因密奏云汪佃講書無君臣倫蓋譏訕也
且佃乃前禮部尚書俊吏部侍郎偉之弟云如擬落
職通判寧國府擠者陽以好相送且窺公見公談笑
如平日諸見誦聲不絶不覺自失有悔言在宣閑門

省過不與民事上下然受其庇諸生暨屬吏之子從
游講學者三百餘人彌年咸充然有得宣俗尚巫覡
喪葬多非禮自公之講學也務以孝弟禮義爲教俗
漸移易己丑量移松江府同知同知職清戎公行其
無事戎清而民不擾治瀕江常患水冦公下令通水
處各爲門時其啓閉盜不得恣雖公文淹郡邑官情
已微至是聞脅宜人疾篤遂拂衣去有部使者銜公
因劾公擅離職未報而南京宗人府經歷之
命下矣公曰吾遲及與老妻訣足矣因繳還經歷皆
身家食待罪辛卯被劾事白有　旨復職時宗伯公

尚存公不忍離雅有終焉之志乙未臺諫舉天下遺
賢數十百人而起用者僅十許人公與焉丙申春北
上道改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尋出爲建寧道按察
僉事在閩三年政不苛而事集部使數薦之建有髡
而俠者小民逋負輙致之桎梏箠禁官司無能誰何
公立取寘之法斥散徒從毀其廬舍百姓莫不稱快
公嘗廉得浦豪黄姓者惡狀郡縣不能捕公使人謂
曰汝無久竄誠畏死第出我痛懲以觀其后可也已
而自面縛至公懲誡而遣之其人遂率化富人張某
爲賊所殺賊不得或疑其姪利所有而戕之公廉究

無狀讞之部使而建守受反間必欲揣之死地部使
復下公議公曰殺不辜以媚人我不忍爲也后部使
代至卒如公議戊戌發礦事起公嘗往礦地窮入山
谷勞瘁特甚自是病矣嘗建皇華樓閎敞雄峻爲一
方巨觀功成而民不知費公自爲記云修建寧府志
武夷山志人物志刻史漢異同李建州集皆行於時
己亥冬以考績過家明年春陞南京尚寶司卿秋七
月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公素患痰火至是日就尫羸
會災異策免大臣公即自陳求去得　旨不允十一
月復具疏乞休　命未及下而公已卒于金陵寓舍

時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二月十六日距生成化甲午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公天性峭直議論英發無諱忌若與人寡合然其中實坦蕩雖以此遭擯斥淪落而賢士大夫推其鯁介亦以此爲兒時即能以禮自防不爲利疚自鄉薦至蓋棺四十餘年公門無私言遇有枉者輙公言之教授公嘗遺田四十畝號生員田資諸孫以勸學自叅政公入邑庠享之而公兄弟箕裘不墜因世業焉嘗與兩兄議讓還而伯氏卒公竟如議捐爲寺田與族人共之其清修退讓行于家者類如此文章平正朗暢得歐公典刑有集若

千卷自號東麓主人學者稱東麓先生云配詹氏貴溪望族年十七歸于公事姑祝夫人得其歡心相夫子幾四十年敬禮嘗如賓教諸子甚嚴有過必聞於公不爲私庇教諸子婦如已出撫臧獲有恩食必遍而後食公居家不問生産而拮据經理宜人之力爲多叅政公嘗以三百金遺公曰汝第時爲產馬費宜人不敢私藏助公置田以供祭祀嘗爲公置側室陳氏禮而教之公鰥居十載巾櫛不乏侍者宜人之遺也初封孺人加贈宜人生成化丁酉閏二月十七日卒于嘉靖庚寅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子男四綱縝績綖俱能讀先世遺書績縣學生公嘗以自隨餘皆入太學女一適貴溪散官林銘孫男六褒宗宿皖案宦女孫三公素解地理宜人卒之七日獲吉地于七里山葬焉山水明秀風氣完聚公喜甚曰地堪雙穴虛左方以俟稚欲結廬曰寧吾云綱等卜公卒之明年某月某甲子從治命啓壙合葬宜有銘以冀附公驥尾嘗辱知已之言託爲序狀如右深懼無識邪充少有發明尚惟立言君子裁之

吳氏先塋表

吳氏塋于斯凡五世其中最上一冢爲始祖諱鑑妣蓋合葬焉塋在前元時莫可詳考鑑生祥字天祥行乙洪武元年年四十六其妣曰魏五娘今左右二冢是巳祥生祐字宗祐號恂然處士妣徐氏次左右二冢是巳恂然生二子長曰敬今左方第三孤冢也少子曰政字以德號樂善處士塋左方末位其右冢妣徐氏諱淑蘭者也西北隅別爲玄堂塋者樂善處士之仲子諱宗裕字仲寛號樸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合葬妣陸氏諱淑寧贈安人其東北隅南向塋者樂善處士之繼室朱氏附塋二殤左吾兒夢登右吾女雲陽承德君有子曰昺幼無聞識

不能顯揚上世事是罔之罪也夫是罔之罪也夫晚始追憶所傳聞表諸墓石至正間楊完者軍夾城或分屯墓下斬吾丘木以爨得守墓人朱媼說免今存喬松十餘大者幾十圍蓋兵亂前所植也地當杭城北廓之外屬錢唐尉司里貝壬衕丙蓋吾高祖天祥府君創始以葬其親塋僅二畝至弘治間先考承德府君益拓東西二墺若兩翼然增地一畝四分嘉靖間罔也買田八畝一分周為塋域正方一畝五分葺廬置守而取其租以供春秋洒掃其南石坊題曰承德郎吳公墓道蓋合五世之澤至承德而顯云嗟乎

草昧起家紮紮孑立以敷遺我後人當其時不自樹吳氏尚有蓬顆地邪兒時聞朱祖母談天祥府君豪邁喜施舍知文法出入閭里閭里率嚴憚府君尊稱吳先生云吾祖樂善府君雅讀書明大義有志弗就中歲窘於繇役雖甚困不鬻先世田廬晚年每撫罔嘆曰兒必償吾志先考承德君幼值家否備嘗艱難年垂三十始娶吾母陸安人家徒四壁立貰貸爲生夫婦苦身作業不敢輒費一錢堇堇克致中人之產然為市賈不欺亦不疑人欺或豪民惡少侮之受而不較於是鄉人咸推府君醇德長者焉嗚呼上世之

事雖不可詳知然覩其稱號恂樸樂善退然不欲以智術逞享年七八十未嘗犯纖芥于有司所謂有德君子者邪是體魄所藏神靈綏之安享殆未艾也然余不敢恃茲居平壤四面耕犁可及余甚懼焉而地里家云無傷是所謂平地一湧者也然余不敢信所可知者家之始也鮮有不由恭儉好善而興既興矣鮮不因之侈汰邪辟而衰甚有恥言先世微賤爲諱者今吾子孫承罔也蓄積稍稍系仕籍安居而肉食盍亦念先人纖嗇筋力起家治生之艱哉苟能念之則可保姓傳氏於無疆不能念之流于侈忲身且

不保其如斯何若是傾不恥歟吁可無戒哉

王源潔墓表

嗚呼是爲槐庄王君之墓君諱浩字源潔別號槐庄初余未識君數過鄉曲道君行事意亦閭里浮沉士耳已因予友吳明叔識其子子卿子卿舉甲午鄉試已因識君今年春二月大會邑中諸大夫于其第視其高堂曲榭供張玩好畧與千戶侯等旋察君風神論議然後知嘗時譽君者要有以也逮夏五月己丑日暮持計至讀之曰噫源潔死矣明叔爲傳甚詳予受而讀之曰信哉君固有足多者君家世錢塘人至

厥考諱輔爲仁和陸氏贅壻更籍仁和仍隷織染署
爲羣工紀綱及君承家治生不事織嗇而能以奇勝
秉機利設方畧籠致百物人趨之如流水乃益雍容
修文物廣田宅被服燕樂恣所美好矣顧自稱曰余
不獲以儒顯成我志者吾子也乃延明師廸其子若
明叔暨會稽徐文熙即其人也故鄉進士成就竟亦
不凡君爲童子時母疾亟刲股療之他日父疾亟又
刲股療之庶兄洪蕩費其貲產而死無以遺其子其
子又以瞽廢君收而字之如子其孝友大節如此嘗
客京師遇閩人曾某以流外銓擢浙藩理問貸君百

金抵治聞親喪去職君憫其貧無以償輒取券還之
君既負才不羈又喜爲人可否事人有緩急昏夜望
門投止不以出爲解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人至比杜
季良云晚乃折節逡巡有長者退讓之風而遽卒矣
年才四十九爾是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秦亭山之
陽鄉進士業巳請太史氏誌矣而予第爲表其大者
其辭曰

布衣里閈之雄非有爵邑秩祿之奉而能不籍尺寸
永建有家斯其人取與然諾要非苟而已也名豈虛
立士豈虛附哉試使王源潔與世之貴介公子巖處
苛士矜勢能之榮較咫尺之節皆無足多者然其推
移俯仰用末求贏用本持之變工爲商變商爲儒亦
豈非賢豪達識哉矧其人德無踰折券幾乎仁解紛
幾乎義垂裕後昆與[illegible][illegible]于無窮雖不永年其開創
宏遠矣余恐世俗不察其長徒與武斷之徒同類而
共訾之也能無表夫

誥贈南京戶部郎中黃公墓表

公諱釗字文鏃唐監察御史滔之後御史之孫曰仁
憲爲犀浦令居蒲江故黃氏爲興化莆田縣人其後
有贅東山鄭氏者遂居東山焉於公爲八世祖曾祖

曰子信祖曰本達考曰[illegible]皆不仕妣吳氏生二子長
曰鐸去爲吏傾貲自隨父往視之無祿于旅鐸亦尋
卒喪厥資公時年十七匍匐奔喪至問逆旅主人主
人曰俗不停匶死即火之不然則昇荒郊以待狐狸
爾况若旅次者哉公號慟欲絕而已無及矣不問其
資而還自後每適野見白骨輒潸然出涕遇忌辰悲
咽盡日不食曰父死不能葬焉用予爲家益落母氏
每追咎往事公慰之曰剏閒無不破之家即非爲吏
能保常不衰邪始贅於曾氏至是白母不復如曾氏曾
氏家留其女弗遣欲以劫致公公遂絕跡三年曾氏

知不可奪而還其妻乃夫婦而生養母備極艱辛而
甚夕訴訴如也母爲忘其貧撫孤姪尤有恩意姪稍
壯母命自爲生計公泣曰幸未至饑餓奚忍開此今
其家兄弟叔姪無敢異財承先志云成化癸卯長子
謹膺生祿命者曰蘭蕙之姿也華而不實屢舉屢不
第竟夭弘治丙辰仲子謹容生祿命者曰二郎勝兄
其有秋哉然君弗食其實矣容少遊鄉校歸公夜燭
監讀至論語孟懿子章公曰何謂也容具師氏訓詁
以對公飲泣不能語蓋感厥考事也正德八年冬十
月公遘患疾亟舉手孰視容曰汝能成吾志吾視瞑

矣卒年六十有一長身玉立器宇凝峻平生喜慍不
形于色而人莫可犯氣久不施鞭楚即之慄如徒居
黃在一室如斗對客終日不聞悃內聲與鄉人處月
旦論評坐里門恣談 過飲評如聚訟公獨默然歸
語人曰此偷風也訴而繼矣後月夜輒杜門招之不
應嘗言吾平生未嘗詈人而亦未嘗詈於人又言總
角時一因徵科識官府嗣是歷四十年無因而至城
郭今老矣吾知免夫卒之三月故溫州倅鄭子克爲
識其樞議所易名曰公家東山田題爲東山先生嘉靖
七年容領鄉薦明年第進士官戶曹郎請改南禮曹

十二年
皇子生推恩贈公承德郎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公
殁至是二十年矣又明年丙申加贈奉政大夫南京
戶部郎中兩制詞咸信美果符祿命之言又五年容
調主客郎中與錢唐吳興爲僚友相善也泣語以狀
吳子曰余起貧賤聞人述其先世側微時事未嘗不
三嘆而流涕蓋傷其當年生養死葬之艱而子孫安
享餘慶至或忽忘故亡云昔范文正母死求一縑斂
不可得他日賜帛如山感舊悲慟此有足傷心者若
文正可謂不沒其親矣大丈夫豈必生而貴哉東山

先生雖弗學無聲華勳閥洋溢境外然天質近道必
不克葬其親怨慕終身不衰藹然孝義可法沉毅長
者恥言人過其開先昌後受 三錫之寵與賢子俱
著于無窮固自宜爾非必日者之術能奇中也書以
告黃氏萬世子孫毋忘起家之艱哉

陳存齋先生墓碣

粵昔盛時名國萬家之域必有儒林世家傳其經術
業成而耆艾其耆德淳風爲世典刑所繫豈其微哉
仁和陳存齋先生殁四十年矣茲余特爲表其墓云
先生諱良心字彦仁上世河南杞縣人宋有爲團練

使者扈蹕寓上虞其後轉徙于仁和曾祖某爲元平
江路學正避錢鶴皐兵亂貿田長興山中故先生爲
長興學弟子祖彪　明古田縣學教諭贈文林郎閩
縣知縣考敏政南康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妣鄒
氏贈孺人繼妣張氏封太恭人以季弟京兆尹良器
貴故先生少業春秋經傳下帷講誦務探其賾隱至
不知日之蚤暮其精如此辭藻論議踔厲恒詘其同
舍生同舍生皆嚴憚先生出其下顧謂掄魁發解如
舉秋毫然典學使者考定率爲選首應補弟子正員
食廩餼而先生豪不肯就推以與他生者數矣年四

十餘乃爲胡提學榮勸令就廩然以屢舉屢不第也
益得游息于藝文諸經外傳歷代全史貫誦罕有遺
謬諸儒學士稽古質疑于先生先生爲言某事出某
史某義某疏如是援諸簡冊良然由是縉紳名卿大
夫咸推先生博雅君子矣弘治改元先生年六十有
一應貢上春官考定天下歲貢生先生爲選首明年
應順天府薦爲春秋第二人時泉山林諭德瀚天下
士也校其文曰淹貫經史對策尤奇甚晚乃遇知巳
云明年分教江西之新城僅二歲進丹陽縣學教諭
先生素矜嚴若不可邇至爲諸生授經講藝輙亹亹

不倦相得甚驩諸生或禮餽先生先生受之不讓而
諸生乏之輙復資之通有無均豐約師生如父子然
嘗喟然嘆曰君子之所以異於凡庸者以其存心也
吾願吾名宜號我曰存齋由是學者咸稱存齋先生
云竟卒于丹陽官舍時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先
生年七十二反葬于故丘在錢塘甘溪之濵丹陽爲
祠于名宦焉先生年未四十喪其初妻張氏嘆曰丈
夫大業未就奚復以家室爲應薦之歲乃繼取黃氏
側室出子男一曰賓女一孫子三人炳燿煥孫女一
先生平生狷介無憾好周宗族陳族大以畜子弟來

遊者輙拊貲子之不吝益以書招群子弟均子之貲
曰以是爲紙筆費且嘆曰世之貴人厭薄親戚干謁
計利析秋毫乃厚藏自殖以飾其車騎衣裘也悲夫
竟先生卒無餘貲財潤其子孫至不能庇廬墓而先
生有從子之子曰克昌爲吏部郎念其先德爲買石
屬友人吳與表之

吳子曰余爲兒童時郡縣擇民子弟補學官諸生其
父兄多不樂從至以故避去者今則比屋爲子營入
學斷斷惟恐後時矣人才果盛邪衰邪昔之士非博
習親師業成強立未可以遂有譽者今則以名德自

更雖卑官溲瀨要亦有所施于不爲紛華盛麗可喜之具人亦無健羨心士之難進也有以夫嗟乎後進束書不觀乃誕曰昔之人無才而談天雕龍少年立取高第稍仕輒攫厚貲營利便田宅揚揚閭里以驕溼相高無識子弟爭相慕之由是鬻序爲市門有相學以入所期物在其中也嗚呼科第日崇人才日下過存齋先生之墓者盍少警於斯文

王月江哀辭并引

月江王處士隱于賈而不爲市道交與余遊二十年餘矣余吏歷憂患疾困時時相吉無變且其人醇謹鄉里稱長

長者故老云亡遺風益邈悲夫爰爲楚辭以俾覽者歌之云爾

玄冬遞代兮白月黃生人長勤兮耆老亡感時思舊兮陂君常不撫壯而棄穢兮招余生以徜徉層臺曲榭兮臨芳圃光風氾蕙兮泉榮蘭苑羔臑鱉兮炰羨和羽觴華酌兮冠蓋羅歲月忽不淹兮君離其殃魂其可招兮往篁乎巫陽謝爲上君之故宇兮遊散乎四方君終不返兮孰察余之悲傷撥盛德兮內厚質直悃悃款款以忠兮先民之遺則來者吾未知兮往者日以不及慨流涕兮長太息

與胡端敏公書

恭承佳聞入總臺端古稱並相且知得　君之深受薦之直天下利害不係職司惟所欲行則行之惟所欲言則言之者斯其官也士有澄清之志者天恒限量其才才凡志矣苦不當其地若才稱其志地得其才此誠千載一時豈非立德立功不朽之會哉稱慶稱忭然不肖嘗忝舊學深知新承姻好豈得自同衆人獻甘言市寵而已固將盡其狂愚以裨萬一焉夫旗選英賢以振肅綱紀樹之風聲使百僚望而嚴憚此皆古名臣所已行而臺下素所蘊畜者無待不肖瑣言矣不肖首望恢弘度以銷疑忌夫君子特立獨行

固宜衆人不識也惟不識則目正爲邪指忠爲佞亦宜耳一旦而以彼不相知者爲僚屬而吾執其榮辱進退之權則彼素有違言於我者豈不惕然日恐吾之挾怨而惟其吾之敗事以實其前言也耶示之信而益疑委之重而愈嘆天下未有人心不一而可幹濟者也君子於此非有他道一唯布其誠心忘其宿憾非惟不滴之齒牙抑亦不芥於夢思之間彼有違言者果能有功於國大則薦揚小則稱美不幸而有小過務必掩護而保全之果有大故於法必不可宥亦當察其情理準其功罪而調停之如此而疑忌

不銷勳名弗集者本一時也又近者臺官被譴但見
利道違章石敘之[illegible]無從容規諷一語以致
上心疑以爲當非常且遽怒焉夫號爲一臺之
長視其非偽非事如此之人視秦人可乎哉聞昔有
御史李某者嘗劾一[illegible]公覈而巡按殺人抵命適
閣帝王公秉筆季自以無罪生全極口詆誣以爲王
公據附王公從容啟避明日密爲疏云御史杖殺下
人當惜大體竟得免死又聞石司徒總憲時李穩御
史劾之後李穩在山西被逮亦自嫌堂尊及見官校
錢寧輩面談始知石公救之不遺餘力矣嘗誌之

美比食芹茲致兄獻與又望循漸次以更憲度夫承
平百餘年來憲度誠爲不振縱未得盡如舊蹟所言
亦當有解舊而張新者然民俗習熟見聞官屬勳樂
權柄一旦驟而奪之使之無如吾意求以共濟大業
難矣今夫六七月之間熱炎至矣天欲革之必解之
以輕風漸之以涼雨日就月將忽不知其入於高寒
然後人無怨尤而歲功成焉向使溽暑之時冰雪遽
降一洗炎威豈不大快然驟入使日不以爲瑞反以
爲異何則天地變化亦有漸也謂宜先勸　明主廣
求忠應受陳言之人利害何所不悉苟必獨見之理亦
宜徵倡其端待衆論建明然後因事納忠徐定其是
當者不出於我而天下陰被其福所謂大臣者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此之謂歟昔者范文正銳以天下
自任得君之初遽欲盡革舊弊天章之對未幾而暌
敗之沮至矣當時識者惜其機會之難逢而病其更
改之無漸豈不當哉文正公與願爲之執鞭而不可
得者也使其尚在與亦當持此瀆告之今以陳於
臺下誠亦不勝惓惓與之妄言止此二端其他固前
所云素所蘊畜無待瑣瑣者也不宣備

上執政書

具官某頓首狀上伏惟畜德者身之基也量而入者
智之府也薦士者公卿之節也名浮于實者士之恥
也銜恩而不報者天之僇民也職不敏竊反覆思此
至熟矣古今大臣德業之盛要亦爲國索才舉能其
官而已舉能其官則海隅嚮風慕義而遺賢布列何
功不立何難不濟雖大將之操利劒造父之馭騏驥
未足喻其意也苟一不稱所舉亦猶渤澥之變晁九
牛之一毛有之不爲重亡之安所損哉且僨國家之
事有傷知人之明何則素無畜積使然也雖然一豫
讓也衆人待之則泯然無聞國士待之則捐生以伸

大義彼誠激於知己感奮自強將以愧天下後世爲
人臣而不知報恩者也職生微且陋早失鄉曲之譽
學未聞道輙隨常調出仕 先朝屬時軍興少不經
事竟陷中官之禍繫將死自分必死伏遇 今上
更化赦使復官至有今日大恩未報一也部使者九
薦以風憲召當路哀憐狂戇之性孤危之踪不以畏
途見處全之散地然猶以讒獄件同舍郎同舍郎趨
登冢司幾陷之不測賴 明主在上不遂中傷之謀
大恩未報二也引疾請告旋遭閔凶復不自戒毀傷
肢體偃息十六年犯起復違限之禁自甘長爲畝畝

之氓無復効節下已矣詎意一旦起廢誤及匪人
荷 聖君再造之恩公卿大夫汲引之力死灰復然
感極而悲大恩未報三也夫四海之大遺賢之衆輻
輳並薦人人自以爲得之及取一於十取十於百董
董數人所謂國士相期者已如職者上之非有高科
理學之名次之非有巖穴奇士之行又未嘗歷踐華
要爲之地小邑冗員無所短長之効亦略見矣尚誠
不足以服衆儁厭士大夫之心自詢而進祇取辱耳
退而深惟愛思未果者直以一身之疾而已大恩未
報如前所陳者責犹大馬大 先朝常調相待猶奮

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況今遭逢希世之典雖諸
葛之盡瘁死職伏波之馬革裹屍不足爲知己者道
也豈敢復以疾爲解沾沾以生故自實爲全軀保妻
子計邪昔者司馬喜臏腳卒相中山范雎折脅終爲
應侯是二人者智不及葵能衛其足安克謀人之國
哉彼誠自負必然之畫特患不遭時耳苟得攝尺寸
之柄雲蒸龍會樹功顯名欲用其所未足也度以是
故形殘處穢而不自引蔽也夫職不佞竊慕是義是
所以報知己爾茲緣感激大恩不勝犬馬私情輒敢
具狀逋謝伏惟

台恕狂僭幸甚

過庭私錄卷之六終

足責吳子文

彊梧大淵獻之歲嘉平之月除夕前二日吳子墜舷折足晝夜仰號七旬歸乃定定後五閱月乃離榻又五閱月乃杖藜自遣慈至是朞矣尚不良于行吳子拊膝歎曰異哉余此足也古之人跣揭陶魚蕭胝躬耕穿屩踐雪躡屩擔簦若是者吾足未經也今之人高門懸簿日佳趦趄造請逢迎健步風趨若是者吾足弗能也比歲多暇祥琴既聲避喧集野聊爾曳行欸一跌而弗振匪三爵之沉冥彼險巇而弗踣此傴

逸而萌生意者多矣非禮刻肌椎髓天降大罰以懲淫宄邪抑斷跪决踵全于首領塞馬非妖支離獲倖邪胡爲宜瘳而久不瘳也足忽應聲責吳子曰足不負子子則負足多矣昔也仕不擇祿詘體小邑驅置風塵之下跪伏庸竪之側汙吾足一也既乃觸　天網墜危機嬰金木受榜笞汙吾足二也朝祥暮歌圭門所譏臨深履薄自世之師子皆弗念以及憯夷汙吾足三也子有三大負于足詬莫甚焉尚何讓我以奔趨而怖我以險艱㓨前軌之未飭忘已跡之多愆且吾爲子足多歷年矣進弗使升華睇要乘堅跨巡

委蛇玉階侍從黼扆退弗使卻影離塵高蹈遐放息響空虛流憩閒曠徒匍匐以學步昧筋力之日發頓坦途而未邁追逸駕其奚望縱此足之無玷亦何裨於貞亮謦匪神作禍弗知創稱天引命詭情諭誑安得無咎哉安得無咎哉若夫步及奔馬而不免爲傴者非關足也珠王無脛而含耀華蹟者世所贍也故夏后偏枯而稱聖樂正困傷而訓垂申徒遺形于子產無趾務學于仲尼跛躃覇晉臏子師齊相中山者臏脚之司馬代穰侯者折脅之范雎咸以倣儻光揚乎下體豈緣陋足借譽于豐軀顏懟媿美于數子何

患見哂爲跛夫

征南四策

一信賞罰以馭將帥稜苴所以善用兵者行法始於貴臣而田单之未下狄城正坐騁帶黃金之樂也今之爲帥者不知果奮忠敵慷受命忘身之人耶顧其尊貴已極所謂國冠之上不可復加不無前郤之心邪激而起之正藉　廟堂之畧聞昔鄉先正于少保撫散卒嬰孤城以抗方張之虜亦惟布大信以激衆心自都督以下文武諸臣或逗遛避難或倡和息兵㓨斷乎輕則削奪重至顯戮故石亨楊洪皆虓虎桀

難制而于公駕馭之為國盡力其信賞必罰有以服其心耳以今　國家全盛平此弱夷視于公時勢何啻百倍惟願當國元老贊襄壯猷示之以信罰不可以貴勢免官不可以無功陞使主帥畏
皇威而不畏敵國則大振矣

一調三鎮以安根本昔周天子西征而徐人不靖漢文帝北伐而濟北有謀盖兵力向於一方智慮遺於所忽此固猾虜不軌之徒覬覦而起者也今日藩衛京師以禦外寇者莫重於三鎮將驕卒悍疆不可使虞為肘腋之患者亦莫如三鎮苟執屬禁而束縛之

將不勝其命而決棄御縻前日呂經是已聲其罪而討之將驚疑激變自壞長城前日劉郤是已近賴廟算潛銷而陰詘之幸甚然俗雜戎夷地險而人很萬一有桀黠之夫攘臂觀釁其間不可以不備此在帷幄運籌密矣跡遠小臣何敢知此幾事竊惟南征將士以選調為榮不以離散為疑乘此事會密諭宣大遼東總制巡撫才智諸臣掄選各鎮豪俠武勇為衆推服志立奇功者優以職事率以南征或有膽力龕猛群聚不逞之徒亦聽從征自効不必紫調全部之兵如此非惟有壯軍行亦疆本弱末之勢也就令各鎮調募新軍以實其伍如此人不驚疑而國有長筭矣

一用蠻夷之兵以攻蠻夷中國之師未習跋履險阻且闇風氣毒瘴不憂見賊而先憂水土此正所短也然所貴於智者能善用其短何者亦惟以夷攻夷而已交阯邉兩廣之疆兩廣土官未盡治之以法者亦不少矣其心豈欲安南之悉歸王化哉計望連兵不決而已因得恣睢其間所謂同惡相濟者今宜
詔諭兩廣凡與安南接境各土官酋長所以征討安南誅畔戡亂之意令其各總所部分道攻討凡獲金

帛人畜聽其自取仍論平定地方功次一體陞賞其東南諸夷國王亦宜降　詔諭意如前勿使煽結旅拒或用反間使自相敵讎則蠻夷之黨與孤而中國之長技展矣

一資徼外之財以餽徼外東南海外諸貨犀珠香藥古稱富甲天下近代尤重胡椒蘇木之利初海禁甚嚴盖不貪遠物而啓遠人入寇之途也往年兩廣軍門請開例抽分海貨以資軍餉有助於軍國不貲已而推抑太甚又苦於過嶺阻難于是姦民竊出徼外招結夷商賤買椒木諸奇貨泛海舶閩或船浙投獻

送官貨底主賣之既免抽分又不出稅獲利甚厚計浙閩等杭越諸郡貨物及諸商分售歲約四五萬金閩中當不減是則一歲十萬之物價乾沒於海島與貴室而其貨則中國小民爲輸將用之豈不可惜且可恨哉今者軍興餉急查照兩廣事例選差部屬官福建浙江各一員會同海道諸官驗船抽稅倒解軍門犒士不然更選海道文武員臣嚴禁閩浙海船毋阿縱以利私門必令全由兩廣抽分以豊軍儲抑亦預防反虜泛海奔逸云

正士風議

議曰成周選舉之法廢而後世鄉評月旦猶可徵焉豈非官守法密巧偽者易以徼名而職于檢防之地乃賢否所不容掩耶近世法禁自倉庫小官至州縣丞佐稍踰繩墨皆部得以論奏而廢置焉憲臣得以明罰而斥逐焉不使潛蹤與民浹則否矣問其賕或不踰一命問其條僅嵬石之厚而已然祭見淵魚鯨鯢漏網不問豺狼而問狐狸不容無議焉今士大夫宿鄉者高爵厚祿身占朝籍抗禮公府風雷由其片言或壟斷罔利貨之所爭趨之則生嘯之則枯侵官之公帑略千金或亦足抵數吏之入剝衆肥家豈其微哉在位者或徇情市譽畏忌而不辯或稍裁制士論紛然以爲俗不長厚中以詬禍者部不以詢臺臣不致劾養成貪橫之風巧者習見如是矯強守官無可非刺望日陞位日進蠹託日煩行而肥家之術益廣矣士風如是安得不稍檢制之哉謂宜請
勅吏部都察院詳議合無令各巡按官委諸州縣親民正官備訪本境鄉宦如有清白著聞堪爲儀表者或饕餮無恥傷衆害義者具跡徑達巡按覈實歲滿與按屬一體舉刺下之部院以俟廢置若無咎無譽者不必煩瀆以啓多端仍著爲令如此庶幾貪偽之

風熄幽貞之操彰法不專行於踈賤無俟變法而得古意士習丕正謂無過此謹議

廉說

大哉廉之爲利也而世俗言利率歸諸貪吏貪吏悪知利唯廉吏能知所利故不賄不賄故身恒安於位而公家祿給不竭功閥日積爵命日崇爲利滋博享深肉長子孫被服諸用恣所美好矣豈不裕哉語曰廉吏久久更富信夫設以賄敗官求贈遺一言且不可得人不唯踈賤之又擯奪之雖金玉厚藏彼終得而有諸即以買喻細人欲肥其家俛有拾仰有取計

算析秋毫貰貸則責太半之息非不擅利也伎不可再逞矣良賈則不然指重貲任人居積稍取其羸忍棄近利衆以其息之廉咸樂趨爲盡其力維容待收售用日廣計累所得羸利不訾顧愈於併兼之家史謂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貴之道惟利是尚亦貴廉如此褒然士大夫顧可不知所決擇哉龍溪楊公自爲郎吏典兩郡轉吾浙都運先後二十餘載貞介苦節久淹不改其操今歲當黜陟　天子特進公廣西參政嗟乎余目見鹺使更八九人矣非不合去則賄敗爾豈鹺使之設端有不利哉今楊公皭然汚濁之不

可涴而自奮青雲之上謂與鹺司增光可也亦足彰廉吏之利矣賈人巴禺黃感公政平無私交也請余贈言余亦雅重公之爲人因作廉說遺之

紀聞贈言

林子按察嶺南專督鹺法惕然若將浼焉歙然真若不足而求助于人也其友吳子告之曰吾聞諸繡衣使者王行甫氏云始受命與鹺利權所繇甚慮之計唯盡下情可以杜倖門防欺蔽爾世有趾言財利者高簡威肅不接物情由是有懷莫吐鑽求徑竇而竊利之徒乘間邀求挾勢藏姦不可禁禦何者上下之情不通人得罔其利也故吾遇有與華于商則悉召商于竈則悉召竈俾庭陳其委曲詰難反覆衆不容私如此則便如彼則病情不礙法亟行之勿易若於法有大妨者詳告之必不可之故俾無庸心焉彼商若竈見其盡下如是何不自辯於使者之庭而肯掮重貲以闕說乎哉故曰盡下情者杜倖門防欺蔽之術也又曰前人終歲不掣一引鹽務搜求商竈深文致之法自謂不招物議此如應舉之文失題意矣蓋三代無征商之令六經無鬻鹺之文隨時經費取羸所囷已非古矣而憲臣之設蓋將撫循其輸運者豈

謂其犯不韙而須嚴訊之哉夫設官以庇之居官者反剝之故曰失其意也王氏言如是故浙中稱知體不識可行於嶺南否聊紀之以代贈言

平西銘　幷序

今上皇帝受天明命式綏九有爰歷一紀罔有草竊不靖之虞唯河東盤村與區介于三疆萃逋藏姦舊矣初郡不逞出剽聚落而亭長求盜不戒反爲所劫關梁徼巡無能誰何盜始放劫不忌歲甲午倡其武帥往討不力顧侵于民從盜者日益衆無慮數千人遂燒屠邑里肆掠官寺列軍行有名號橫行山西

詔責諸道守臣何以致盜若是守臣曰盜不入吾境監司曰吾已逐盜出吾境盜實未嘗損也於是都御史御史相與謀曰諸人詭為自全計甚非一乃心力為國滅賊之義也不有總率亂將曷已都御史曰吾知李憲副才且試御史曰剛正嚴毅唯李君遂以總率屬李公公業已聞河南參政之命矣或謂盍辭諸公奮然曰留罷就非吾所爭也去住皆吾報國地也投袂治兵簡鷹揚之校貔虎之士凡三千有奇四道以兵從亦稱是禡牙誓師罔有不恭遂趨汾州薄文水過交城軍聲所懾如江如雷播告賊中投戈來降若

解散者咸聽自新已乃四伏奇兵犄角要害而身督大軍擊賊四月乙卯及于介休靈石之陘賊猶豫拒公麾壯士先登獲其魁於是諸軍雲合矢石雨集八戰斬捕首虜若干進覆賊巢于盤村餘黨悉下野無遺寇千里奠居凱還獻俘太原僉曰汾賊流毒全晉上震

皇怒下為士大夫憂辱一舉剪除廓清如是李公之功大矣未及上功而公入洛明年遷長淅臺

天子冊功勞公白金二鋌文綺二襲公既稽首拜承兵中諸薦紳咸[illegible]公多為頌歌志喜鼎惟古昔天王有賜于臣其臣乃銘勳庸或紀諸竹帛或被之鐘鼎彝器凡以昭上美示久遠云念茲金帛若可銘也敢獻其辭銘曰維

嘉靖聖天子撫萬國恩封疆嚴禦侮謹無良粵昔西奮虔劉莫方下吏弗戢盜用鴟張矯矯憲臣文武具臧師出有律　皇威孔揚乃殲厥醜乃納弁降執馘于綿上夷壘于汾陽大憝既平為憲萬邦

帝曰休哉何以爾康方府之金黼衣彤裳臣崧拜周敢易施束帛在笥鑄金為觴銘示子子孫孫永覲

天子之寵光

王心田先生壽頌并序

先生王氏號心田閩產也弘治正德間官行人御史按察副使年五十以參政歸歸十有五年矣先生體冲而行肅玄默洞微以為盛世不可自詭也故抗節以明法明法不可久安也故勇退以保身保身不可弘濟也故孝友以範俗夫進退各得則與天遊矣合散無窮則長生矣是之謂真人豈誠有蟬蛻龍變遊方之外之術而後謂之儒哉茲六月二十日先生誕辰也介弟高郵使君皋呂儒象為先生壽僕忝使君弟子也爰作頌曰海嶠降神宅彼南洲遨覽八紘秉

虛遨遊驂駕𤡔豸赤總黃虬陸離長劍斷虹爲綢舒節北垠排閶玄闕王母西從安期獻訣蒼梧龍茸不樂南遊往也風馭返也雲浮修德就閑千秋萬年白雲帝鄉匹此真僊

贈盧太夫人七十壽頌 并序

支離生讀詩至魯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作而嘆曰賢哉僖公庶政咸得其宜故爲人所祝頌在內在外並受多祉而上及其親獻無疆壽其爲燕喜莫大于是是以公侯之孝在能和其邦國賢母之心匪徒貴夫祿養彼固有所樂也若今山陽盧

太恭人之壽其燕喜禮亦宜之太恭人出于錢配梅崕翁誕育吾浙憲使抑齋先生凡五男子一女子今其孫且二十有六人內外曾玄繩繩如也初以子貴封安人加封太宜人進太恭人恭人性溫而行恪昭儉而圖永謂富驕非所以承德也故處約而能安晏安非所以裕後也故諸子咸授其職修職莫先於務學也故勤教以致通顯通顯非可以逸豫也故已貴而不忘其初德與和氣游恩從祥風至故克享天祿而引年勿替矣今年年七十就養于憲府七月九日實誕帨之辰先是境內縉紳耆老大夫咸監司之賢

想母儀之善乞言祝願鼎也嘗辱先生同官生年又同雅聞其母夫人懿行爲詳燕喜之頌不可不續具列如辭云頌曰

赫赫籛鏗啓姓受氏享年八百既昌而熾錢有裔孫居淮之涘產茲碩人作述君子或饁于田或絛于桑我思古人有若孟光夙夜靡忒淑慎溫良天監厥德爰發其祥無菑無害篤生明哲淑問如皐陶廼陳時枲　帝曰爾蕙克長克輔厥初劬勞時維爾母翟茀在笥茲以畀汝　龍章三錫承天之祜有子六人母心則一絕甘分少各得其職孫支孔多如淮之洲瞻

彼桐柏長發其流既壽而康既貴而臧稱我兕觥躋彼北堂以祈景福黃耇無疆旹任魯僖壽母燕堂詩人歌之以張盛美　明有良臣克紹前軌載祝其親黃髮兒齒

壽劉氏妹文

予早失怙恃同胞唯三人而二皆女弟雖已出室欣戚攸同莫過于予然繼先人之事總飭外內責亦莫重于予長妹字珮玉穎慧能讀書解文義先人以歸於劉凡十有四載矣產日進貲日饒奁潤而禮修是固其舅其夫之澤而妹頗有勞焉茲正月二十五日

其三十之生辰也燕爾姻戚以樂成弛張予以一爵獻其姑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有先也再爵頌其夫曰如鼓瑟琴和樂且耽交相宜也三爵祝吾妹曰螽斯詵詵子孫振振廣嗣息也然古人生日必思其所生妹其思吾母焉攻苦食淡手樹田廬先祖母繼也事之二十年如一日以柔道相先君先君樂之以宗祀之故實不肖如拱璧竟推恩爲命婦故今親黨稱吾母者猶未置也吾母不可見而見吾妹如母焉妹其似之

趙生明臣誄 并序

有明嘉靖七年某月某日錢塘趙生明臣卒春秋三十有五嗚呼哀哉生弱冠而聲場屋今司徒梁公亟稱之王繁昌鑒其文曰雞群之鶴也凡六舉竟不得志以夭耄倪撫柩傷如之何屬予嬰疢悽然感舊夫存無勲爵歿無志表不有哀辭曷以彰往遂作誄曰

猗歟王孫有宋之裔肇基南渡來杭胥宇三姓之後于今爲庶豈惟趙宗聚廬託處篤生雋乂先烈之光溫恭磬折文彩琳琅方厓鄧令總憲錢公爲予師友玉孫金春不鄙及予亦厠游從予年差少忝予曰兄或較奇文或析疑義暑寒霜晨數同劇易爰歲癸酉獻璞有司唯我與子品價角齊予則憒鈍子實妍詞學易寡過麗藻紆餘就是前塗校有良師昂昂玄鶴拔爾群雞丙子之秋受知梁侯伯樂顧盼千金寡酬駿蹄銜蹶駑駘先登子不慍色贈我豪吟去住十載跡異情親子憂予病勞子素心涼秋獨夜夢子衢路覩子登科驚喜而寤走介訊占休祥是徵何悟妖夢喪我良朋聞子劬瘁匍匐秋期衆謂姑已垂首儼思有懷二人景迫桑榆良會屢失榮養何時志奮身殲數止于斯嗚呼哀哉孺子踊號老親雨泣送爾于郊

藏爾體魄長夜冥冥安寢事畢生不成名永言悼惜子歛子壙爲予臥疾追慨昔遊雪涕枕席嗚呼哀哉皇穹蒼蒼乃畀明哲天實有材分長而折譬彼春華豔而不遐馥馥蘭芳擢此秋霜回也短命憲也長貧匪直是天戕我明臣嗚呼哀哉

胡夫人誄 并序

維嘉靖十有四年冬十月九日丁酉胡太夫人之柩長朝于祖遂即幽宅祔于先公終天不返嗚呼哀哉初少保徽蒋千然邑中之黔爾人莫或異也夫人父李漢陽先生頗重奇其才及兩家嫌婿漢陽諸女夫

人爲季竟以季女婿少保則夫人終享今日豈偶然
邪往聞少保言余妻性不妬且亦不自識其貴間閲
汝夫歴幾官今何品列輙應曰丈夫當知之婦人焉
用識此嗚呼龎然無非無儀不通梱外之故殆古之
淑媛歟不亦爲内則乎他美詳見誌傳爰綴哀誄代
執紼之歌云爾誄曰
上公特興天立其配豊表婉儀含章壼内我求名德
歸于俊乂誰謂士微後福攸載誰慕禁臠兒女之態
眷言好逑光啓作對陰翊孤忠懋勳當代
帝命三錫式昭爾類象服流珠曳帔振佩於唯夙期

不爽不昧處榮彌約遇困彌貞蘋蘩躬采絺綌歸寧
福綏樛木思逮小星人謂夫子貴崇孤卿吾樂素風
如在布荊豈不知寵亦既宦成惟此梱内婦德是經
梱外之言匪婦所聽七十年間動爲女箴天胡不遺
俾作典刑嗚呼哀哉客歲云暮冢祀微沴一藥而危
再藥而斃孤僾痛擗臍何及噬始昜由興玆昜由蹶
天實使之奚罪賤藝嗚呼哀哉列辟會塟
天王致奠感今思昔憂多樂鮮杯棬猶新靈輴已輾
長寢至山委此遂院戚屬含荼宗姻悲戀嗚呼哀哉
忝余稚子夫人孫壻竊附葭莩之親重惟覆露之恵

昔予阽危兮夫人隕涕今我來斯兮凄其永逝爲誰
陳兮生芻空瞻望兮素繐嗚呼哀哉

邵康僖哀榮錄引

邵康僖公歿六載矣其姻友沈一之蒐輯
朝廷謚贈塟祭典章賢士大夫誌狀誄奠諸文詞勒
梓以傳蓋沈之子炫公子壻也尤致意焉嗟乎哲人
萎則邦家懼正士凋則善類悲是編大有感夫雖然
美行以受美謚而輿論徵于身後非簌言也爲善者
不猶有勸邪獨念余因邵公延譽而一之大與余交
一之高義不負公於生死盛衰之際而余則何以報

公國士之知哉是宜布諸同志云

張子家画像贊

此蜀張公爲水利監司時像也其躬頎然必有儀哉
其貌充然必有願哉其視凝然必有思哉乃若弘遠
之識藹如之辭好修若不及愛才如或遺則画工莫
能圖者也雖然特方岳爲士能輕其吏部郎之寵而
不隱賢水利接踵敗官特最治行蒙美遷亦足徵其
爲人矣嗚呼偉丈夫哉偉丈夫哉

萬憲使画像贊

大夫萬氏字圖南淮之鹽城人也事　兩朝歴二紀

至浙憲使重矣執法按部抗直不撓使數千里内肅然嚴憚如神明雖古汲長孺張文紀毋以加焉顧瞻玆像正容端委清風穆如而亂髯鬒髮富有大業㦡然他日且與閎夭散宜生廟食百世矣麒麟之圖此殆權輿乎敬著賛云

東海之靈歲星之精帝命降生持天下衡英姿傀儡墻宇高明義形儼色風靡連城怒則荊棘除喜則蘭苣榮方將端冕巍闕振纓　天庭股肱大猷萬國肅清允當　社稷之衛而媲古之忠貞也夫

題孫公銘畫像賛并序

予讀倉公華佗傳恒喜愕其方技之神而想見其人弗可作已及聆長老談一松孫翁經脈藥石之奇雖古人何以遠過然予聞翁遇異人授却老之術用是于藝互明交修爾其榮名希世壽百齡而肌若處子有以夫有以夫不然離長康道子安所助毫哉賛曰

執一藝使賢不肖仰之如時雨者術之殊也瑩膚渥顏雙瞳烱然道之腴也抑孰知其以藝游道道與術符協于一致而名與年俱邪於戲貌冠裳而匪儒跡山澤而匪癯殆東方氏之徒歟韓康氏之徒歟

錢烏程父棒年畫像賛

蘇長公誦說吳越王錢氏功德甚大及睹其圖狀瓌梧奇偉信英雄之表也今其裔孫友蘭翁㦡然山澤爲太平之民八十餘載類其行義尊於鄉曲誨其子若孫以儒術取高第黼冕　明世不亦人貌榮名乎傳曰世亂則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安枕而有餘其合德一也雖然棒其名桂其字蘭其號將如莊生所云春秋八千者類邪毋亦慕三閭大夫之風寓情香草曉懷宗國也邪

王定齋畫像賛并序

嗚呼是爲故御史中丞定齋王公之像余識公侍御時清明如神毅然負柔道嫉邪之望善類倚重焉其中丞徵入臺也頒余從容論天下事藹乎其言睟乎其貌深深乎其息相業醇如也嗟乎使竟所蘊豈不舉當世于三代之隆哉而公勳閥且圖麒麟不朽矣今此像與賛藏于家也悲夫賛曰

仁義内美重以修能炳文抱質斯道高明高明伊何陋彼腐儒不知合變章句守株矯矯先生其道密於參積匪俗談經匪空文治四國載奏武功入討帝謨出揚　皇風引繩職茟難諧舟昔摧瑾懷瑜隱

約齊赫巧匠不斷孰揆其極髣髴聲容為我心惻

題時苗留犢圖

世傳時苗留犢事以風廉而論篤君子則譏其不可貞焉余意史氏失其傳僻夫皦皦矜節者定非循良之吏峻文拘法者知無遺愛在民孰如施禮導民上下和洽政綏而禁止風俗盛美乎及其代去民不忍釋其上上亦不忍去其民或者鮮附車之犢以繫去思未可知哉好事者訛云令來時無此犢犢淮南所生故留之此如賈豎牧兒計算畜產陋哉斯言豈其然乎今觀趙學士圖慨然想見細民種種留連之態

而驅犢者出車下令君爽然顧撫其民知非求赫赫名者余深有感於其意云宛陵蕉君與余為同舍郎時共治律令敏達惠和而不失法意自癸巳冬來同僉浙憲監司杭嚴道杭嚴道一大都會也往時訟苦叢脞君治之稍絕其一二之宿猾已則聽訟如家人然法有可利民者輙推予民比年枉者直弱者立各得其所人人呼蕉君蕉君青天云三年鞭朴不嚥膚獄市不容姦四年黎民安其仁士大夫服其有禮於是浙中稱得民者必先蕉君部使者屢言于　朝請以中丞總憲處之而忝知闕省之　命下矣君嘗曰使我復治此道數年政平訟理與民相安雖不增秩吾樂之嗚呼其真不忍去吾民哉去之日老稚數千人載道涕泣不捨願留君常撫我而不可得也則咸爭留君之組履琴鶴愛藏之比甘棠然而余得留其牝鹿鹿且字夫敢不日飼水草長育嬉戲以無忘大惠情之所鍾豈為浙西所生而留哉益徵時苗之故有由然夫此圖余家藏二百年餘偶稱報君後有覩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題山水圖贈趙生行

鍾欽禮善水墨此圖尤予秘惜者也趙生子方從予

遊將歸金陵捐以贈之趙生金陵人而從宦于杭予杭人而遊宦金陵金陵盤踞江山杭以西湖名天下皆帝王舊宅也宜于山水厭觀而飫對矣奚以圖為士大夫産于桑土殉名躭祿奔走炎荒劍漠之區睠然思其故鄉山水嘉樹鳴泉有終其身而不及再見者豈不歎哉今予既支離其形以全于湖山之間趙生復歸其鄉以養志修業各適所安亦一大快也斯圖之贈豈無謂邪或曰子則如志矣趙生方有四方之志非遽以故鄉為戀者也此豈閒道于子之意邪應之曰浴乎沂風乎舞雩是亦樂其故鄉者也豈可

謂無四方之志乎趙生能進于是道乎且謝不能爲之師斯圖也豈漫遊無益云乎哉因書于卷首

跋鴈蕩圖贈張生行

天台鴈蕩東南巨觀也升其峻巔下瞰滄溟汪洋無際使人循跨鰲背附鵬翼凌日月而俯混茫也顧而玩其泉石則又瓌奇靈傑恍如蓬瀛三島金闕銀臺珠泉玉樹變現於前遍視而目力不給焉及夫探幽履邃觀靜思玄又如隨至人駕風馭氣迥立塵埃之表而紛華富貴漠如也信天下之遊觀莫尚焉然或境遠而識卑物美而情惡地閒而心躁雖遇巨觀猶

末之觀也君子極其廣大被其英華守其玄默則雖黃汗行潦皆江河也蟻垤丘封皆仙華也傳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其斯天下之巨觀歟高唐張生南遊吳越以觀太伯季札之遺風泊其返也予憂其病贈以是圖漫跋數語云

跋趙子昂三駿圖

趙學士畫三駿其一驪班班鱗見毛間奚官執靮安步就水草望而知爲天閑上乘已其一白徽赫不受羈束翻身仰天驤首長鳴若負其材力而趫肆者殆駕之姿也其一騧伏地作勢欲奮未果欲息未安欲駕未進殆柔順利貞宜從王事者歟嗟乎使好奇者相之將鄙貞順爲駑駘庸人牧豎且斃笞雄姿爲雕悍也不然視雍容鸞和之器爲虛糜不務粟者矣悲夫然三駿雖殊顧其風神筋骨皆超卓與龍爲友定知非凡種也殆天產之渥洼嘯德而瑞聖歟或貢經萬里而歸有道也有道者鑒衡群材吾何憂

跋葉毋還金傳

還金細事爾可以喻大有無望之福則亦有無望之禍袞然士大夫見利不能釋循蹈大難其智顧出一女子下悲夫五月披裘負薪而不拾遺金彼誠有見

哉使葉毋不勝其濡忍遂令其子安之亦非爲邪也然義方之教積微成著行立而藝精入侍宸翰毋子俱列其名顧不重夫

書癡翁臆說後

吾同姓樂閒丈人著書號臆說且自訾云癡翁俾小子讀之終篇如商彝周斝款識不凡意所獨到千古俱廢世之掇拾倣模收前人餘唾而爲之詞者宜其讀此以爲臆談而笑其癡也夫古今著書者何限其傳而不朽必其自得者也易固卜筮之書春秋乃魯史所記王朝諸侯赴告之文孔子慮思獨造應變無

方之旨寓于易賞善罰惡之權託於春秋二書遂嶄然列爲經訓夫豈襲舊蹈常而爲之說哉唯如是故能俟百世而不惑也孟軻學孔者也孔云性相近爾軻云人性無不善孔子深戒子路好勇軻則自負善養浩然之氣由今觀之軻若臆說矣然稱善學孔子者必云孟軻下逮莊周詭辯屈原變詩爲騷太史遷始立紀傳表志之體雖其是非或謬於聖人猶各卓然名家終非隨人口語而自欺其志者唯楊雄王通規規然準六經論語而爲書步亦步趨亦趨自謂能繼孔氏適爲後人譏笑何者以其非自得也迨韓愈

氏出悉掃剽竊陳言之獘自出杼軸成一家言稱爲百世之師愚以爲學古道而不蹈襲者孟氏以後韓子一人而已宋儒倡明道學逅相祖述然尤偉者周濂溪邵康節二君子焉太極圖解前未聞有是說也皇極經世亦未前聞也二子創然出之信振古豪傑士矣若近世學者縱述仁義道德之談聽之洋洋似立言者徐而覈之無片意半簡出自胸臆甚至寧擬聖經爲誤不敢指傳疏爲非夫沒溺古人糟粕而生無益死無傳可不謂癡甚矣哉不此之覺而顧臆說之笑悲夫孔子孟子韓周邵氏之立言嘗出于臆矣說而臆則固傳也

後山賦

張子之室之背有崔嵬焉而張子娛之辭於邯鄲旅人曰柚子奇思爲茲山張之旅人揣精造端迷厥所言撫枕歎曰後山不載於圖經不列於郡國之記匪有崑崙太華之宏峻與閬風玄圃之奧麗也何以揚之夕夢有若神者來言曰余後山之靈也念子之不得其言請自言之夫大道之繇無庳不美大道攸棄無巨不鄙子徒以名而徵余而不悟無名爲天地之始也九域之山岱宗最著爲王公之鴻號孛登封於

鑾輅然導訣懸磬黥石刊樹信瑰麗而寡儔靡方岳之貞度燕齊海客恣談瀛洲玉樓珠樹長生遨遊迷昚玄命逋萃丹丘縱令誆妄已觸愆尤是皆於道何如也余幸禪形於混沌之坏壤蜿蟺於天目之支餘不濱風濤不穴猰貐託體城闉而雅類於林壑丘墟緇流羽士詭幻之迹又烖因而溷瀦方將合仁知以同軌奚與夫崢嶸詰曲之競長𢿘逮夫張氏華胄淵嘿清揚嚮往在予寤寐無忘爾乃招之以風巘月岫弄之以綠綺金罍娛之以荆葩萱樹蔭之以五桂三梘憑霓峰而設幙倚斗嶂而凌臺於時瓊液流金沙

出玄鶴鳴丹鳥息張子玩樂之無已飄飄然欲登廖廓而逞八極忽撫巘而長嘯延顧影而自失歌大荒於唐風懼無聞於孔室余時亦肅然就靜艮背檢情輔以浩氣資其聰明發以物色藉之形聲雖沒齒其弗耀冀道腴以潤身茲余之式象於寶訓而無怪乎遺俗於山經者也言已旅人驚起失神所在援筆而爲亂曰天梯石棧兮道孔艱美人西遊兮何時還聊求我友兮山之間陟彼岵屺匪曰巑岏樓此衡宇匪曰盤桓鼓瑟琴兮宜其山兮虬駕鑾車兮儛造賒東瞻海隩兮吁雲霞聊樂我姻兮山之厓履彼盤石匪

曰嵯峨采此秋實匪曰春華吹笙簧兮格幽遐兮

筆山賦

漢上丈人自號兩峰有年矣一夕夢若神者昂然鬢眉衣冠其偉揖丈人而賀之曰帝命爾爲筆山先生丈人曰何謂也神曰人生各有所樂兮唯仁者好遊夫名山盍陟降以求索兮肆卜居而遐觀於是丈人乘雲氣軼埃風兮遡上征而叩帝闕帝詔西行整珥節于甘泉覩王母之穴處兮望崑崙之巑岏徵靈圉而部署兮靡不受職驤以屛顔抱仁心以爲質兮雖履險而愈安雄鳩鴆鳥翼其承旂兮信至誠感夫凶頑厲寒泉以東嚮兮吾將佇乎潁陽步箕山之崛嵲嵬礫兮躡遺宗于讓王羌獨宜爲民正兮娛九歌之洋洋夫何傷年歲之遲暮兮忽臨睨夫故鄉捐玦鮮紱引與同車兮復修其初服被石蘭而帶江離兮表獨立夫山之曲山有峰兮若筆神靈矗兮峭崿崒嵂上干玄昊之穹窿兮下臨萬丈之巉嵓攬攙槍以爲鋒兮鑽羅奎壁之墟騰格澤之光耀兮又曼衍灑以雲蜺狀秦廷之毛穎兮淵藝文以華予擬漢史之簪立兮抗白簡而直書理無象而不彰兮兆有奇而匪虛惟誠格于皇天兮信善積而慶餘肆上帝錫以嘉

名兮使從籛鏗之所居丈人驚悟遂更號筆山先生云他日期應允至拜璽書受榮名矣其子柱史君使于吳顧懷先生之耋耄也爰爲歌曰　我所思兮在衡嶽有大人兮宅丘壑凌千仞兮吞七澤飲石泉兮食松柏黃髮番番兮倚閭歲既晏兮遊子不歸陟崔嵬兮遙相望草木搖落兮鴈南翔挹北斗兮椒漿跪敷衽兮稱觴祝皇穹之輔德兮恒欣欣其樂康

松皐歌 并序

夫茂林廣澤之間寒泉白雲之出沒麋鹿之與居北齊民所爲荒忽憭慄而賢人處之顧逍遙徜徉不失

其樂爲位列上公臨制百官貴重於人臣無二此齊
民所爲企踵道旁而賢人處之不足以怵其情性猶
有大山長谷之風焉是何也得道已定而不受外物
之惟移也不以一時變化而定吾所自得也璽賓許
夫子雅號松皋有以自樂起應
明主側席之求任太宰秉四海之鈞矣天下想望風
釆咸稱松皋翁云門人錢唐吳畀爲作歌曰
騁余望兮山之中松矯矯兮若遊龍泉濺濺兮石上
雲容容兮層峰巑巏崟崟兮或騰或倚嶶人不歸兮
春草靡靡重華召余兮爲民正從摯皐陶兮日容與

趨來廻志兮松之皐練精思玄兮中煩勞松喬高跱
兮不可招信姱節之不變兮靈瑮孰異夫山椒

贈王兩泉陞夾江學諭詩并序

余讀蜀人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遵之文章蔚然冠
西京諸作未嘗不嘆文翁興學倡教之功而當時文
學祭酒典學從事司儀主事並垂譽文石不亦顯哉
嗟乎周道衰而士非素養孔鐸息而教爲虛文猶幸
賢豪不徇俗流振起先王遺風於遐陬而薰陶之變
樸陋爲俊髦由是而材諸位公卿大夫吏士彬彬其
選矣作人之功其可以夫今天下郡邑皆設學校官
自文翁爲之始邑之長曰教諭其貳訓導即祭酒從
事之等也兩泉王先生生長南徼學周公孔子之道
經明行飭年踰二十有司選貢上京師拜杭郡學訓
引繩墨謹禮法臨諸生嚴而有恩要之能特立者與
學使者諸大夫皆賢之較其藝文又殊等用是縉紳
多惟歎王先生焯然有遠大之望今年　詔擢爲蜀
之夾江學諭夾江迺文翁遺教之地得人如先生守
道自信倡明經藝爲國造士將與名世之才與先生
俱著於儒林所繫亦大矣余賤且陋何敢與知邦教
竊念先生雅不鄙予吾兒又從先生游喜道之將行

也贈之詩曰師道久不振狂簡誰與裁講席生網塵
黌舍鞠蒿萊物情惡檢束放曠俗所諧譬彼玉不琢
祥光何由開良工理奇璞　清廟登瓌材矧茲錦水
湄文雅古所推石室存遺風感歎心悠哉希賢如有
立頹波諒可回

病中奉別汪方伯詩并序

秋浦汪公公輔望也畀爲邑長識公於監察時比一
紀公來總憲而畀廢臥閭里公不察其不肖枉顧勤
誠陰爲鼓譽畀不敢冒上交之戒能無知己之感邪
今年春公索言贈其僚屈公敬諸病作不果措一辭

而區行矣越茲夏公拜廣右轄之命會鼎火間嘆曰
茲可以有言矣向使余之行不沮于疾欲今覩公承
寵南征攄情賦別不可得也豈蕪辭亦必俟知已而
後發邪夫一言甚微或索之而不就或挍會而成章
若有令之者矧君子之行道或數奇而連蹇或通顯
而遠致豈由人哉然則公騁策亨衢一日萬里出所
蘊蓄賛升大猷以答
明主之遇亦於是乎徵焉爾矣爰申贈章曰
皇圖德綏遠嶺海奠南服干城思上公雄藩屬明牧
祝融驅前旌薰飈戒華轂忝予枉知遇會促別何速

吻吻聽笙簧逍遥宴湖澳貽我新詩篇辭采麗金玉
此誼難重陳悠悠結心曲修鱗縱洪湍涸鮒傷局促
甲柯限鵾鵴寥闊翔鴻鵠嗟哉瀛海內巨細互起伏
抱痾予長終望公秉鈞軸

贈李仁和考績詩并序

仁和劇邑也前政載圯亦曰艱哉而南海李子令於
斯也厲其貞白宣其恭慎奮其明允顯致乃嘉績又
何易也夫貞白以率下恭慎以逮物明允以綜務具
此三善任雖大必濟而況茲乎以是三載奏功其丞
若尉飲餞之以辭禮也劉丞詠武林曰鬱鬱武林山
濯濯揚清風豈無濯木陰懿此孤生桐鳶凰肅來儀
九苞炳其容有美鄭廟姿宰邑効匪躬振纓俯千仞
抗節躋九重九重何迢迢玄冬涉江水三年磨珪璋
言致崑崙虬燴燴流華曜時時白虹起忝予邇芳塵
念子展萬里溫潤表良玉由來企君子張丞爲南國
之歌曰南國佳人徂翔方黄裳朱芾光孔揚右佩明
月左干將蒸蘭肴蕙瓊作糧雲蟠文豹來服箱朝發
江沱夕帝鄉重華御極日月光陳辭考德登明堂睠
顧舊土倚彷徨遺我寳玦守此邦此邦之人不可忘
張尉請賦弦歌曰弦歌爾游耒耜爾修君子在位懿

德思柔撲爾螟蝗扞爾豺虎明威斯張彊禦不吐匪
明匪夕播時正直如彼力田乃稼乃穡惟仕之績亦
農之秋薦此嘉粟承天之休黼衣在笥玄冕宜之鸞
旂覲止龍衮揆之

過庭私錄卷之七

贈別褚光楚

昔予宰中都與子覯濠梁風塵二十載重覯吳山陽
歲寒義彌敦闊久道逾章不負延州期共采江上芳
紉蘭憐氣馥看劍意何長方作比翼遊豈伊千仞翔
祗召趨北極守官反南疆山海阻中州嘉會安可常
雜佩雖莫贈願言愛景光秋草凄已變繁英委嚴霜
毋令功業晚坐嘆天一方

題畫爲符道長

春水扁舟計獨深前村風雨暗青林靈槎無處通消
息一曲滄浪萬里心

壽百歲翁爲周給事乃祖作

心悟崆峒道形同姑射仙春山樁白玉秋渚舉芳蓮
日月朋三壽乾坤有百年夕郎餘慶在封事補堯天

序芳亭歌爲趙大叅作

前年應詔隨驄尾今年應詔看鳳觜鳳觜冥冥不可
攀厚祿榮名如敝屣會採驪龍頷下珠拂衣歸臥千
金軀徵書漫起陶彭澤解組偏憐疏大夫君有長劍
下倚天君有長纓不繫房逍遙黃石赤松間樹蕙滋
[illegible]藥圃申椒菌桂入朋尊亭上揚枹亭下舞遲予

亦賦歸去來合見羣芳繞門廡

馬禁溪大叅歲暮携酒話舊

行廚竹下倒金罍籠柱亭前訪早梅不爲故人偏繾
綣誰能歲暮重徘徊廿年塵事那堪聽五十無聞自
可哀日落星回風物換寒宵短燭更相催

正月十六夜雪同楊廉訪許水曹茅翰林特
宴紫薇樓奉謝詹歐盧馬高五使相凡八
韻

東閣招邀切瓊樓月雪過文華諸子富澤潤數公多
珪璧克薇省琳琅集鳳坡主人情汗漫侍史亦謙和

寒夜供深酌春風試越羅觥籌交密坐鼓吹雜嬌歌
歸路輝銀燭中宵晃玉珂向來高興極自咲意如何

贈蕭兩湖南陽撫民叅政

黃鶴慕儔匹嚶嚶待懷春老驥志千里安能顧其群
昔我同袍友及茲心愈親三載浮雲合一朝江漢分
何以慰離思華酒贈嘉賓行行自斟酌含意誰爲陳
返顧洪海流前瞻清洛塵下車南陽日爲訪躬耕人
草廬今何如古木幾龍鱗寄我梁甫吟使我開心神

夢成絕句

屬玉飜沙塵不斷荷錢出水夏初晴高眠莫遣書聲

惱花落江湖草正生

贈詹燕峰巡撫郧陽

皇圖奠南紀設險祇天工古稱郧子國遺俗雜華戎中丞體明肅鎮撫乘高墉衡嶽足雲氣江漢濯清風高山信可仰開流浩無窮吳會既邁德荊舒諒足懲有教類不異心和政自通樹績方在茲遠猷知匪躬

王苹高少參如京拜表贈詩二絶

三楚多奇士可與策勳庸臨岐看節鉞耿耿氣如虹

塞下軍儲不自供郎官獻策擬平戎只今又上千秋鏡玉宇高寒憶聖躬

日日從人送使君相如過後霍將軍春來折盡長亭柳千里相思贈白雲

養痾靈隱寺作

白霧冪青林浮雲抱日沉聞鐘僧不見撫景自長吟一落泥塗晚空懷丘壑心殘生無處着蹔寄北山岑

贈別佘東臺轉官郡丞蹔還柳州

明月湖心憶舊遊夕陽江外赴新愁十年去住頻傷別萬事蹉跎可自由風急天高秋澹澹蒼梧桂水意悠悠未須極目懷鄉國更上峰頭望帝州

題山水圖贈別桂洲閣老

藍山江上山宛似五湖綠冉冉會稽雲扁舟一何速有叟鼓枻歌如聞滄浪曲碧山生紫芝赤松間黃石風光戀遲暮草木悽別離烟霞閟日月夔居詎所宜回首建章闕斗轉橫南箕飛鴻度江渚渺渺令人悲

喜藩司諸公携酒相訪

一春謝客交游絶此日羣公發興新載酒豈緣楊子宅風流偏愛習家池小牕幽戶臨修竹清幛疎燈看奕棋最是花間沾濕好江城雲雨夜歸時

漫興

莫咲黃流注尾卮綈袍原是故人遺出車短棹從吾好流水高山信所之四月草堂花更發五株柳樹綠尤奇殘骸端合終江海遂着儒人秖看棋

爲鄉憲副乃翁西泉老人作

南極星垂燭壽杯西泉人近白雲隈五朝遺老經全盛百歲名家產俊才紋綉花濃春酒綠桂叢香晚錦筵開懸知有洛歌天保擬見儒郎陟上台

獅山十二景並跋爲同年柯方伯作

獅山太白精化作狻猊形江關雲霧裏一吼百獸驚

右金兌儲精

青山產奇璞歷歷如天星中有連城璧可以獻
明庭　　右珠毬朶秀
燁燁紫芝色赫赫國士聲山靈應有意三秀為君生
　　右靈芝兆祥
至人餘輝光積陽發川陸還將一炬煙散作千門燭
　　右赤光騰彩
山園溪影碧天淨浪痕空好逐桃花去遙應銀漢通
　　右一溪環碧
獅山聳處尊諸峰似子孫廻看青靄合四面白雲屯
　　右羣峰送青
絲桐空苦心風泉足清響調高人不知遊魚自來往
　　右琴泉風弄
誰家遺石几蒼蘚百年餘夜月來長嘯空山閑讀書
　　右石几雲封
落日照楓林楓林色更深不經霜霰集何以表丹心
　　右楓林晚照
槐樹應三公相傳今古同君看庭下影日夕起清風
　　右槐砌午陰
老鶴巢高樹遙知古社基曾聞陳孺子宰肉重當時
　　右枌榆古社

虬枝老逾勁霜筠晚更青相看兩不厭為勸歲寒銘
　　右松竹別庄
獅山主人雄視一世而余也支離竄身江海
眷言夙昔之青雲相對今茲而白首說景申
童情長句短聊因簡望云耳春三月望同榜
進士錢唐吳禺拜識
壽孔文谷提學
覽古慕汾陽凌風望文谷檻泉若龍鱗伊人美如玉
頻足千仞岡濯纓萬河曲朱門安足榮所志在華國
義高卜子夏何論段干木道為王者師西河有遺馥

感激平生懷因之策高足三十奏長揚四十典文學
表觀秦漢風今問延陵俗秋宵三五餘月盈魄始復
大火正西流庭草萋已綠茲辰憶懸弧百年如瞬目
永言樹修名千齡介景福
贈朱素庵醫士
方伎名家世所高奇功況復及吾孫因探肘後青囊
祕數到春風紅杏林市藥不貪金似斗延賓偏愛酒
盈樽看君門巷餘佳氣坐聽聲名起後昆
雨中西樓赴孔文谷督學招飲
朝來爽氣滿西山乘興登臨杳靄間風雨危樓遙遙

望川原秋色斷衰顔雄談康老難重作麗藻王郎去不還却喜多才孔文舉清尊留客意尤閑

九月十一日同陳郡守參學使張地官泛湖登飲王泉亭轉入靈隱山中

登高舉俗喧重九我亦看山到獨遲爲待月明來聽笛況嫌菊瘦未盈枝空川渺渺魚龍靜古道蕭蕭草木悲笑接賢侯儒客飲莫因搖落動愁思

柳洲亭同蕭兩湖餞孔文谷温州校士遇雨

晚霽

晴光林壑動幽期急雨郊原興亦奇草樹烟深人去後海天雲散酒闌時絶憐返照金波麗共坐清宵玉漏遲好去乘槎向甌粤滄浪一曲繫離思

贈皇甫少玄

宦拙悲雙鬢途窮問五湖閉門秋草綠隱几白雲孤舊業空多夢新知亦寡徒偏憐皇甫謐彩筆序三都

南山瑞靄圖爲張侍御見慶題

嗨跡逢明主推恩自近臣蘭臺雙鳳詔詩域兩仙人黼黻當春酒萱花倚大椿乾坤更甲子綸綍耀生辰瑞結南山靄天廻北海濱槐陰開舊戶驄色映通齒偕老怡黄髮終身荷紫宸仙郎能報國風采重

朝紳

送同年羅世科任黄州通判

文物黄州地秋風特送君因懷赤壁賦細誦竹樓文江漢流芳潤山川隔暮雲懸知郡齋夜千里惜離群

秋興

秋苑梧桐集鳳毛露華如雪墜江皋孤亭月冷荷裳薄永夜村虚石枕高病後風雲非舊夢檻前烟樹有漁舠迢迢轉覺雙星隔空負明河搆鵲橋

送楊同府考滿

抱琴頻北上仍卷舊圖書一鶴隨春往孤舟任所如廟堂思展驥朝野頌懸魚獨有相如病空懷長者車

謝少宗伯黄久菴見惠

江雲散還合衾枕抵危樓寒暑每相代芳菲不可留殘骸拋藥物吾道付滄洲珍重故人意瓊瑤忽見投

得東湖陸明府書寄謝

春風往歲同遊路暑雨深更獨夢時忽見飛鴻千里扎漫追芳草十年期雲宵極目懷孤往花竹連牀靜有思一月東湖新水綠扁舟浩渺使人悲

送徐典膳二絶句

桃花淨盡望河陽千里春濤正渺茫一夜扁舟渡江

水迢迢風月下錢唐

寂寂丘園夢帝京十年回首壯心驚重逢孺子仍如王一束生芻慰我情

寄徐吳江世瞻

往歲相將憐越上高秋同病傍江南共嗟齒髮非年少賸有風波可細談李白羈愁悲蜀道屈原憔悴賦湘潭天涯一枕并州夢木落吳江可自堪

謝劉侍御思存惠琴

門有千里客遺我錦囊琴絃新不復識猶識故時音試彈羑里操再鼓白頭吟一倡三歎息感激思彌深

昔爲連枝樹今爲泥與雲願起鍾期子知我伯牙心

中秋病懷

夕草霏微覺露華中秋強起望天涯湘江木落秋無賴彭澤人閒菊未花林鵲孤棲驚月上野螢挍暗入人家病逢節序餘悲慨風急城虛切暮笳

陳侍御葉尹曹招飲不赴辱送酒賦謝

丘壑收殘雨華筵放午晴座涼秋扇歇花晚綉袍明臥病違高會携壷見故情小山孤興在把酒想儀形

謝陳侍御送書

病臥空齋秋草深故人書抵萬黃金明朝又渡江東去涼月清霜思不禁

葉應二曹長過小樓望湖各賦又韻

望湖湖上樓秋宇闊圖畫客至青靄生山空白雲掛棋邊劇笑談酒後恣揮灑孤榻三年心悠然忘困憊

九日喜晴

秋陰弄早寒涔潦沒禾黍蛟鱷計轉深城社穴狐鼠皇天厭泥塗出日昌下土倏忽變清平氛祲了無所茲辰遘重九陽德敷海宇病夫喜欲狂沽酒嘯朋侶瘦菊雖未花幽叢鬱膴膴蔦蘿爾何爲蔓延遠如許誰令爾牽騰何惜受大斧吾將祝司命從今節風雨

世事不可期五首答桐岡

宿約君不諧良會吾偶爾世事不可期吁嗟盡如此

去年閔旱苗今秋愁雨水世事不可期吁嗟盡如此

傾蓋君莫疑彈冠君莫喜世事不可期吁嗟盡如此

黥徒起爲王銅山竟餓死世事不可期吁嗟盡如此

故侯今賣瓜亭長乃天子世事不可期吁嗟盡如此

王司訓餽魚兼橘詩以謝之

鱸魚肥壓橘美香文烈猶知念病鄉厚祿故人書不至草堂寒雨閉重陽

讀史有感

漢武雄才世莫倫輪臺一詔見天眞[illegible]朝都入平準
閣猶有淮陽臥病人

紀夢占 有序

初夏擬按病踈憚當路以宿憾中傷忽夢
人誨不肖詩云八月潮水平八月湖水澄
再三道此二句時氣發薰天意謂浪夢爾
筮之遇夬之九五占曰莧陸夬夬中行无
咎予謂按跡无咎足矣豈知夢與占協果
不爽如今乎續詩紀之亦一奇也

八月潮水平八月湖水澄澄湖際平江風定天宇明
易象不我誑夬夬

皇路清去姦如脫踀莧陸俯何憑微臣紀夢卜
聖德兆中興

老人徐粱贈藥兼酒詩以謝之用韻二首

玄晏閉門甘病廢高人徐稚獨能來萬金良藥勞相
贈只恐吾生自有涯
高秋强起步荒臺潦倒孤懷不易裁老盡黃花誰爲
賞涼風空送白衣來

贈石川張曹長二絶句

聞道石川多雅興林泉到處足徘徊自憐不識東山
破十載空懷作賦才
三年牢落臥江湖寒雨征蓬興亦孤何似逢君凉水
畔春風駟牡踏平蕪

哀泗州書來結鄰作此招之

泗州城下水冥冥使君舟楫無時停故鄉魚肥酒可
飲晚歲人歸花欲零淮海風塵千里夢湖山夜雨一
孤亭從今擬掃裴羊徑竹筍年年爲汝青

亡金詩并引

歲聿云暮病榻蕭然同門夙好棄如遺跡
雪塗掃軌不敢干人乞糴糊口喪其斧資

雷轟碑本始信有之甑已破矣顧之何益

戲作短篇遍呈知己

衾裯經冬澈氷霜歲暮深天廻龍劍去人遠鴈書沉
門外空多轍丘中只故琴青雲竟何許感激動微吟

朱衣獨釣圖

五湖無地不漁簑獨釣秋風柰爾何只恐坐深江霧
重緋袍濕盡舊宮羅

元夕遇雪

臥聽春聲起棹歌忽看雪色靜江波浮雲故礙元宵
月荒徑翻成白玉坡隔坑絶黃人跡少閒庭燈火落

煠多憑欄洒泣梅花瘦◦辜負東風柰爾何◦

惜梅

梅老飛花可自禁逢人空有惜芳心不知風雨緣何事苦迫春光到柳陰

送王中丞詩有引

公昔按浙吲也爲諸生辱一言之知兹二十年公復來而吲病廢閭里承重顧未能謁而公歸矣短章代送

重陟吳山巘勲名二十年青冥揮斧鉞碧海淨風烟明主懸輿並昔賢江城春霧裏聊詠白駒篇

贈同年沈推府赴任韶州二絶句

鹿鳴聯席聽呦呦一落風塵十五秋今日得歸江海臥看君騎馬上韶州

春山細雨渺大淮千里南征驛路斜到處試題江上樹東風應發古棠花

次韻葉戶曹悼妾

無限傷春意飛花風雨中行雲生遠夢孤鶴斷芳蹤環珮音猶在羅幃思不窮旅魂歸未得遺恨與誰同

放鶴篇有引

葉桐岡暇過小樓眺遠題壁詩末云擬放孤山鶴未幾喪偶讀孤山詩殆讖云因續短篇以誌存亡有命且慰悼懷爾

擬放孤山鶴眞成瘞鶴銘生涯春水急愁外舊峰青花落嗟難起人亡蘭自馨悠悠塵夢裏誰復保遐齡

夏孫雲詩來問疾次韻酬之

花惱滄江臥春浮遠嶼青感時歌古調欹枕讀殘經痼疾醫難療閒居眼獨醒草堂無戶牖堪比子雲亭

聞閩省竊發用前韻答惠北臬憲副

海島烽初接江湖草正青憂時思遠略大義仗遺經肉食謀多鄙滄浪久自醒南鄰有任客風雨嘯危亭

送應仁卿被補留都兼簡舊僚諸曹長

東風紅藥白雲司省戶重開榻未移南國幾年推宿望舊遊多暇有佳期春來深倒憐予病斜日江山憶所知白馬翩翩湖上晚綠楊夾道掛新枝

送胡太常赴留都

鼓櫂凌青陽悠悠泝江水翩翩玄鳥至粲粲桃與李黃鵠失舊羣道旁巢孤壘豈無求友聲鎩翮不可起嗟予嬰痼疢長日門掃梲並敎遠相過故人情尚爾清談涉宵分高風薄南紀起看參辰横箕斗竟何似

驚飇揚別襟執手聊徙倚贈言鍾山陰蒙泉有深理

郡中諸公見訪以芥薤餽飲次日楊二府來
問齋法戲占答之

春畦新雨足小摘具盤蔬鼎薌能相訪清尊與有餘
美芹知野意物色更幽居爲愛菜根味題詩扣草廬

立夏岳二尹以劉侍御舊作見遺中有懷寄
予者感而賦之

春歸風雨暗愁讀十年詩黃鳥窺高臥青雲愧後期
故人殘夢斷心事落花知佐政時勞問閒居得所思

次韻送同年詹秋曹入京

五柳堂前舊草亭夜來飛夢入 承明羨君拂袖朝
天去千樹花嬌五鳳城

蓉春和方都運

閉戶從教節序移江南春盡子規知烟州芳杜人同
晚屋角清陰鳥自宜美睡不堪新燕語閒情偏廣落
花時輕盈飛絮休相撩五柳先生懶著辭

鳳鳴朝陽便面爲楊二守題

威鳳翔九霄長鳴下東嶺日出烟霧空照見孤桐影

閩省縮發查方伯楊少參被害郭憲副平賊
有功詩以寄意兼哭二公

聞道南方豺虎亂令公急爲殄凶殘朱旗夜閃荒山
靜露布朝馳萬里看海上風烟生日夕天涯雲氣接
長安東鄰忽奏山陽笛涕泣橫流獨倚欄

病中奉柬新齋龔桐岡話舊

枉抱黃流注玉卮綈袍不奈薄寒時青雲白髮秋愁多
夢流水高山有所思四月草堂花更發十年萍梗會
真奇殘生秖合終江海國士空慚二妙知

挽應仁卿乃叔天成隱士

高原喬木自清娜雨露年年泣翠微庭倚荊花香氣
合月涵松影鶴翎飛人間龐老忘榮辱地下陶潛無
是非悵望風流不可見衣銘讀罷一沾衣

送舊僚張康甫調閒中文學掾

秋昔舊仕鍾山曲春日會看御苑花臺晚鳳皇飡綠
竹湖平玄武瀑晴沙談經洗耳風猶古退食從容月
每斜病臥滄江逢舊侶青衫白髮向天涯

懷劉春岡侍御一首

新竹齊簷燕有雛坐看江雨長菰蒲芳心冉冉隨年
變痼疾悠悠何日蘇鄒子獄書誰復誦潘郎花徑久
應蕪金臺此日乘驄馬猶自題詩寄五湖

次惠北屏憲副韻哭同年江景字

曲江同宴罷開落杏花頻歲月虛高節江湖遲病身
清才無貴士吾道喪斯人好學稱顏氏從來短命貧

宿嘉祐院

行行復行行我馬嗟玄黃玄黃尚可驅晝短路苦長
淮泗廣且深欲渡愁無梁躊躇暮雲滋倏忽西日藏
高鳥赴喬林征夫獨彷徨步入招提境清心聞妙香
明月出夜半美人餘輝光啓戶何所之徙倚還入房

夜行

朝發都梁道夜行泗水濱泗濱無方舟感激生悲辛
圓景不再滿繁星粲以陳野火明我側白露沾我身

無因還里閭謂笑心所親棄置勿重言夜行常畏人

送桐岡葉甫長還畱都二首

清商展玉琴忽奏渡江吟明月片帆影白雲千里心
塵隨騏驥步秋入鳳皇岑回首湖西興長風結武林
身晚馮唐壯心憐鮑叔知千秋逢我輩異代得吾師
解紱酬高誼彈冠吝夙期山中搖落後何夜不相思

早春贈舊僚朱府濟佐瑞州兼簡張豫卿大守

青衫司馬自天涯細雨江帆路復賒經世幾人還落
魄流年雙鬢忽生華臥斜諷長沙賦春曉初看上

漢槎最喜官聯張博望遠懷偏爲故人加

讀點白公入鴈山有感詩

豪貴慕壯遊資用恒不惜擁從從珍廚豈念溝中瘠
紺牢纍肩胥青山爲寬宅况聞永嘉秀頗恨康樂癖
千秋值丁侯嘆息爾遊客海嶠稅未紓矧茲無名役
侯也善措理䰟膺有常格甚美必甚惡題名謝泉石

丁憲副敬夫行春與頌

露冕行春郭風謠動海隅漁樵知異政斥鹵變平蕪
虹影容波淨青峰鴈蕩孤此編同不朽畱與潁川俱

陳憲副原習生子

花發三秋暮人從五嶺歸槐陰排戶入鳳羽接雲飛
補衮功仍在克闕願不違正逢宣室召含笑看斑衣

久病林泉起從王事漫因春興賦別知已

風雨生寒花事稀草堂徙倚惜春暉魏牟頗覺江湖
遠潘岳空悲容鬢非壯志蹉跎千日酒此行慙負北
山薇青雲滿眼知音少獨抱焦桐別釣磯

送中丞南津胡公巡撫江西二首

伏鉞臨江右旌麾動斗南棠花依驛路沙鴈避征驂
百粤烟塵淨千山雨露涵向來東望處明月度澄潭
漂母畱祠地陳公下榻心十年成底事一病負知音

春遠滄江靜潮生南浦深滕王高閣在飛夢越遥岑

瀛洲行

昔聞羽士訪瀛洲風濤幻渺令人愁江南別有藏仙窟瀛洲近在安陽麓安陽地接惠山泉香澗廻流似碧環樓臺雪夜金銀色蒙猶春雨琅玕密雲若唯見白鹿過空谷時聆紫芝曲楊夫子有僊骨主來高臥林間屋赤松未許蚤從遊黃石爲傳書一匱杖策風塵憶舊山青猿白鶴十年閒從來大隱在朝市聊與登瀛學士相躋攀

秋浦汪公見招泛湖石屋洞觀虎跑泉二首

抱病經春序閒居念物華招携煩憲府蕭散愛僧家石屋千年洞桃源二月花虎跑泉更碧小汲試新茶

興長愁晝短侵曉泛湖西過鼓催花發敲棋遲客齊清歌消美酒繡紱淨春溪迴棹重燒燭同拚醉似泥

嘉靖十年四月八日松澗謝太卿宗文三山劉地官汝嘉雲川李秋官良卿楓岡徐侍御章父勿齋婁杭州存仁一亭金冬官信夫暨小子凡七人泛湖會同年也小詩識之

朝野十年夢風塵萬里心春杯逢使節畫舫集朋簪湖白翻文藻天青倚玉岑山川不可再況及故人吟

惠憲副招過別墅阻雨忽霽仍往叙興

烟雨妬春妍東風廻酒船推牕見晴色促棹下斜川細草薰山酌紅芳間錦筵夕陽花更好黃鵠度青天

亭上口號

紅薇高映垂楊綠下有清流照修竹主人愛客不知暮亭上飛觴奏新曲

同魏尹曺汪提刑游湖山因懷方提刑

執熱集西坡開襟値靈雨密雲若帷薄日宴不知暑駕言相追隨林氛絶塵土面溪濯長纓搴芳薦清醑

中園何葱蒨云是古禁籞舊碣仆豐草新阡竄蒼鼠但覩佳麗區往往逢梵宇榮盛不須臾金石竟朽腐人寰寡歡適朋情慨離聚願從東山屐秋風此揮塵

送沈宰泉守廉州

離筵滿飲重陽酒岐路論交二十年草樹烟銷開粵嶠關山月出照合浦雙旌影逐征鴻遠萬戶花當時雨妍此別遥知消息好珠還應有口碑傳

勿齋婁公純心清操洽于吾杭冉欲申借寇之志而未能也聊賦以送入　覲云

秉璧朝元日飛軒謁　聖明琴隨孤鶴往人望五雲

行草樹秋春遠湖山過雨清谿憂思補衮何以慰蒼生

病中送省庵范曹長還京次韻一首

歲暮江寒鳥不飛孤蓬北去思依依春廻隴上梅花瘦雪滿梁園樹影稀病裏不堪人別後年來頓覺物情非唯君京國遥相憶悵望羈鴻接翅歸

挽王蒼峪方伯詩

晚識東山面相憐同病時論文千古意抱節此心知道大逢時忌才高果數奇紫薇春易老横笛暮生悲挂劍應何地囊琴有所思西州門下路洒泣想風儀

奉別林此齋僉憲先生一首

夌春曷言邁含凄望江隩輕陰翳朝暉浮雲變中谷滴滴亦流水遙遙結心曲南來孤飛鴻北向一何速託爾寄沉思揚音遺聲轂返顧忽不及慷慨眺川陸鷙鳥豈卑棲蛟龍不瀟瀆丈夫四海志皎如雲中鵠詘伸自有時攘詢詎改服古人 貴經阻夷險厲修躅願言秉初諒知君愛忠告

奉別蘇原吳恭知一首

花晚春如雪江城雨似秋君今離浙水幾日到廬州誤著潘生賦須登王粲樓古今多此恨暫別莫生愁

天竺寺

心遠地仍僻樓高日復斜爽巖飛瀑布古木墜藤花夾道松含雨盤溪竹映沙坐深霄漢近把酒遲浮槎

贈傅應臺十韻

湘漢紉蘭佩雲霄補衮衣南探神禹穴東覽越王畿濤白春衫浮湖明曉鏡輝臨風頻攬轡問俗獨褰幃頗覺豺狼靜其如鴻鵠飛 帝書函玉節晝日照金緋翼徙南溟闊舟從故國歸隋珠還粲爛黃鶴故希微感激馮唐晚躊躇鮑叔逢自慙非國士何以報恩暉

金陵有感

重過故國歡逆少一上新亭憂思多經世廿年猶落魄流光雙鬢已乖睎壯懷空擬凌雲賦長夜誰憐扣角歌便采紫芝深谷去春山無伴意如何

桂洲入相有懷

海隅久切蒼生望闕下新傳拜相麻坐聽長風送霖雨遥憐春色淨堤沙龍樓況近蓬萊殿甲第斜連上苑花怪底絕無東閣夢十年留滞恥天涯

絶句二首

秦淮三月子規聲江草無烟入望平賈堅不知廢谷

變逢人猶問石頭城
牡丹枝上春如許桃李東風共一家君去試看江上
紅何時開到刺桐花
留别故交
身覺馮唐晚偏憐鮑叔知千秋逢我輩異代得吾師
後會應何地論交憶往時青袍亂飛絮重與故人辭
春日同陳袁二司馬遊東山
乘春過别墅斜日到東山古磴幽人蹟梅花美女顏
談兵從引滿折屐度柴關未了圍棋興昏鴉接翅還

泉亭外集　二十三

泉亭外集終

過庭私錄七卷外集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吳鼎撰鼎字維新號泉亭又自號支離子錢塘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參議是集其仲子遵晦所錄故以過庭爲名皆散體之文末附賦騷古詩數首外集則皆詩也文有整飭平雅者亦有微近俗調者金石文字頗失翦裁有韻之文則更遜矣

半洲稿四卷

〔明〕張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司馬泰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半洲稿四卷》提要

半洲稿序

[illegible]司寇奚泰 欽差撫治[illegible]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illegible]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自所養所養之充歉而正僻異焉所養之衍促而閎窘異焉即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不淫於富貴則移於貧賤其得也胡失之償其榮也胡媿之掩詩由此而欲追古詎可得然故自古文詞過人播

華夷而傳後世者自學人見之必以爲得江山助然而實得其助者必親履其境則峯巒澎湃之狀之聲耳濡目染攬結其秀色飽觀而飫聽心於景會景與神融神與識馳時時相通色色相悟故其文思日以高造詣日以遠漸入與達而不弗自以知司馬子長是也半洲先生崛起閩中非聖不師非經不窮又得

壯遊於四方得江山之助爲多故其詩
文非人人所能及者偶觀北萬南行西
征東巡四稿諸作感嘆不忍釋手吾郡
司馬太守彙而萃之並刻以傳嘗告予
曰半洲公資忠厚故政令簡以嚴心樂
易故軍民安以和因暇登臨矚望裵徊
俯仰今古時得於吟椽筆高揮香墨淋
漓放縱橫貫出入晉魏飽酣漢秦爲世
傑作儻得司馬子長九原復作與半洲
並騁藝苑接踵墨莊則其衆作森列奚
止於是必擬公之文又當絃歌而薦郊
廟彰典刑而施
朝廷與豐功偉烈並立於天地間以傳於
有永則公之所作又不止是於時若再
示一觀予當礱穹碑鉅碣大書深刻於
岱宗滄海之濱之崖以昭名山大川之

助使天下之人知詩自養氣中来如司
馬子長也尚屏息以俟
嘉靖丙申冬十二月吉旦

北寓稿目錄

詩七十七首

舟抵張家灣三首

入朝二首

哭廖師賢三首

九日雨中對菊二首

贈朱山人種菊二絶

初寒

寄朱西谷内翰

冬入姚園四首

寄謝居九峯遨遊金山

舞劍歌贈何時英

妙峯行贈鄭毅甫之衡州

贈郭方巖謫官江右

早朝二首

送山齋感懷一首

獨旅

導駕一首

出郭

侍經筵賜宴

對野菊

答方棠陵見寄二首

劉平嵩書至有懷二首

送朱武貞南還

送林戶侯璽加戶侯文昇武試還閩

送鄭東莊世楊之任湯溪

送陳給事奉使琉球二首

送李時言謫官寧國

聞蟬賦別又贈李時言之官

送王龍川公儀之任錢唐

武清公署

玉田道中對雪

荅王蘗谷都憲湯泉贈別韻

玉田晚宿

贈洪渠泉太守二首

贈鄭次山守嘉禾二首

白髮

次劉平嵩登觀[illegible]容臺上韻

次劉平嵩連窩道中韻

次劉平嵩滄洲韻

北寓稿目錄終

北寓稿

舟抵張家灣三首

夷猶來獨棹迢遞到通津世事丹心苦風塵白髮新秋高桐葉亂天晚鳥聲頻熏沐理袍笏明朝覲紫宸

灣深秋水淨地迥朔風凉形勝羅三輔舟車集萬方天連閶闔近日傍袞衣光圖報真何處和衷望廟廊

萬里揺征旆兹晨開笑容歲豐無盜賊江闊有魚龍淺[illegible]吻君祿[illegible]魏[illegible]蹤遙持五色線欲補舜衣縫

入朝二首

城上金鐘動雲開玉殿開衣冠森鵷鷺仙仗擁蓬萊風袅佩聲細天高露色回嵩呼逢獻繪端媿濟時才

五雲瞻日表萬里覲天顔曉下金門滿光生玉笋班鴉聲起宮樹仙仗隔塵寰短策抱孤志飄蕭兩鬢斑

哭虞師賢三首

予獨抱靈秀生直拔俊髦雄文[illegible]

逼風騷沉默存吾道調和佚爾曹南柯嗟一
夢空有淚盈袍

北郭江樓上慇懃一送君那知此日別遂作
百年分離月空山館松楸入土墳誰言當盛
世天喪斯文

恬靜久成性清修廿自寒生前空有志死後
尚無楷妙思今何在賢聲求不刊可人惟令
子猶得慰辛酸

九日雨中對菊二首

天邊草屋逼秋寒籬外風吹雨滿闌陶令久
看今日節冠八公猶戴舊時冠西山空抱登臨
興南國長懸故水歡莫怪瓦盆花獨瘦幾叢
清影最堪觀

去年對爾浙西堂此日相看是客鄉秋雨釀
寒遲破蕊嫩叢逢節故生香秋緣清白供吟
賞不用茱萸泛酒觴爲問移根向何處且須
隨我過重陽

贈朱山人種菊二絶

佳麗誇京邑樓臺競物華因君獨種菊却似
野人家

笑指開爛熳車馬動秋城籬下數枝瘦悠然
經客情

初寒

寒氣倏然至獨客披重裘寞寞忽慘澹落葉
辭高枝擊柝亂深夜鳴悄紛戍樓大時涉人
事居者猶多愁刻我抱孤志且爲千里游黎
燈靜搖月長劍横清秋金門昔通籍意氣臨
九州風塵垂十載槽櫪淹驊騮高勛在霄漢
白髮何蒙頭父游遍海岱知遇恒寡儔櫝中
有至寶善價誰當求飄蕭大堤樹浩蕩長江
卅以慈感歲序惻惻驚涼飈置身復何所努
力崇嘉猷

寄朱西谷內翰

西谷山人白羽巾杖藜吟望野江濱鶖鶖湖
澹堪垂釣龍虎丹成可養身辭易靜時邀造
化種梅開處長精神天涯此日頻回首擬何
東隣一問津

冬入姚園四首

獨客天涯歲暮時偶緣避俗入東籬鳥鳴林
叟飛應近花間園丁名始知無數野棠寒自

落殘根石竹晚偏宜山童未解尋幽興不放
頻頻酒滿巵
姚園花木競芳菲開到秋風半已非水涸方
塘蓮謝盡雪封寒徑客來稀小橋苔滑輕移
屐古桁香浮暗襲衣獨上高臺長送目南山
隱隱白雲飛
中翰名園逐徑開竹籬疎插遶亭臺雀聲每
雜鷄聲亂雲影時兼月影來松下石秤閒野
老花間木榻閣塵埃葛巾獨向清霄立寒露
淒淒下草萊

竹籬山人號隱仙杖藜不復向林泉豈無松
菊臨今日惟有風烟似昔年秀句尚留諸老
在後堂空對一燈懸多情都愛東君好已放
春光到柳邊

寄謝署九峰邀遊金山

故人京口片帆開江閣披襟勸酒杯老衲慣
呼黿出水小童旋引客登臺山橫北固夕陽
薄樹接金陵秋雨來遙憶九峰棲息處不知
誰復共徘徊

舞劍歌贈何時英

何生策馬今欲行入門寶劍腰間橫金尊倒
盡拔劍起左揮右霍風雷生自言少年去學
劍設心便擬氣飛清神呵鬼護出霜刃世間
萬事誰不平寧知造物如靈怪沉光鏟彩江
南城吁嗟此劍來昆吾歐冶已但今應無請
君寶畜莫輕沽東將禦寇西擊胡

妙峯行贈鄭毅甫之衢州

妙峯西控三山雄若家峯北我峯東參差竹
樹每相過洪塘放棹時能同舞劍當筵迴落
日少年壯氣真如虹那知赤驥垂兩耳鹽車

久頓塵泥中過都歷塊不得意翻蹄窣尾還
嘶風北斗城邊忽携手衢山攬戀何匆匆萬
頃滄波洞庭瞑岳陽樓映江花紅幕府參謀
推省從要令暮夜毋興戎罰情春日爾蠻洞
寧須介子稱奇功請君把劍頻拂拭高官豈
必垂崆峒

贈郭方巖謫官江右

閩南諸夙好與北定新盟正慰三秋別俄驚
萬里行赤心懸日月壯志薄鯢鯨戇直緣忠
憤生全仗聖明憂時雙鬢短去國一舟輕岸

柳擬春思採花對曉晴月隨孤客夢波撼九
江城宣室終承召江都豈爲名停雲還入望
歸鴈各含情大隹贞洋梗行藏似荚枰都門
看意氣寶劍有青萍

早朝二首

紫城樹色半陰濃紫氣黃雲護九重日月旗
開瞻玉殿鳳凰樓迥動金鍾龍盤寶座臨當
宁鵷列銀毫引御封朝罷從容還鎖闥省躬
何以答遭逢

九城車馬動長安雙掖排闥擁百官冊陛日
明金鎖甲御爐香繞玉闌干佩聲細逐從容
步臚唱徐傳舞蹈歡敢訓清朝無闕事向來
補衮媿儒冠

送山齋感懷一首

策馬城西送客行草青沙白不勝情塵中蹤
跡南還北眼底風煙陰且晴漫爾片帆何處
定邇來清議幾時平臨岐獨抱良工苦豈爲
無人識姓名

獨旅

獨旅栖栖靜閉門漫天雨脚亂黃昏十年爲
客空雙鬢萬事蹉跎且一尊北極風雲終有
會故園松菊半無存自憐不是忘歸客肉食
何曾報
主恩

導駕一首

雲間笙鼓出蓬萊蠟炬熒煌寶殿開班合東
西瞻御座地聯咫尺識龍顏日明楓陛珠簾
捲詔下天門冊鳳來自慶遭逢司獻納封章
還愧濟時才

出郭

紅塵策馬日驅馳出郭飄然慰所期暫謝衣
冠身似隱偶尋詩句鳥先知鳴蟬亂傍秋風
發孤鶩遥隨落日移翹首七陵何處是黃雲
朶朶護山眉

侍經筵賜宴

殿上經筵逐曉開玉魚學士進書來虛懷每
切經時策納約還須濟世才綸綍音傳聯省
閣粟糕香捧出蓬萊侍臣幸際崇文日賜讌
從今定幾回

對野菊

手栽野菊近茅堂滿徑開花無數香對汝令
人傷節序念予猶自寄他方夜深月白真同
調秋到天寒却不妨莫討托根殊草木秪緣
素質耐風霜

答方粲陵見寄二首

湖上秋雲拂太陰崇陵歸去白龍吟庭闈不
廢三牲養山水空鳴一曲琴何處逝人真滅
跡他時携手有同心中峯蹤跡今回首草暗
花飛不可尋

爲憶龍淵先照樓題詩應滿壁中舟君曾兩

過堂猶在客不更來事已休吟到沅湘還獨
弔夢回江海亦同遊西湖石壁藤蘿外萬頃
滄波接素秋

劉平嵩書至有懷二首

君還嵩山卧花鳥日與遊滄江望秋月流影
靜觀樓

南渊鴻雁至遺我故人書開緘見顏色寂寞
轉愁予

送宋武官歸選

聞君十載事戎兵直欲身爲萬里城陣列風
雲隨變化氣吞湖海失縱橫業緒未省終生
志投筆還看班子名此日胡兒方款塞兩階
干羽動神京

送林伊侯兼柬伊侯父林武選閩

西北羽書今正急海門今又遏倭采樂戎誰
復籌二策制勝終當出萬全豈意封侯遺李
廣何須拜使覓張騫壯年仗劍仍南國撫髀
還思頗牧賢

送鄭東達世揚之任湯溪

抱策金門十載將拜官新見綰銅章喜君爲

政青山近知爾鳴琴白晝長千里仙舟橫寶
劍萬峯秋月照錢塘他年奏牘還京闕蔽芾
春風亦野棠

送陳給事奉使琉球

乘槎南去渡銀河麟服光懸白玉珂瓊島遙
瞻天使下殊邦欣沐
聖恩多兩階干羽誇方盛中土衣冠喜再過
重譯即看來萬國只今東海不揚波

送李時言謫官寧國

東郊別騎嘆離群此日那知又送君十載交

游半南北古來變態自風雲龍駒未信羈櫪寶劍還看焕斗文獨上高樓横疊嶂秋江煙樹晚紛紛

聞蟬賦別又贈李時言之官

聽彼高樹林𦒍𦒍生繁陰白日翳踈影夕露沾衣襟鳳凰歛芳躅玄圃播徽音螻蛄集危幹逸響寒未臨風轉悽切靡靡傷人心遠游理征旆感此那能禁徘徊岐路側薄酒聊爲斟回首歳華晚豈知寒雪侵紛紛下木葉策策俄蕭森飛鳴渺何許寂歷空林深願君勉行役笑比雙南金

送王龍川公儀之任錢唐

郭隗臺西落葉飄銅章新綰下雲霄卽看甘雨隨雙旆準擬春風滿六橋誰種野棠追召伯每瞻鳬舄憶王喬幾回退食開清書獨上江樓望海潮

武靖公署

退食坐虛堂霜林落葉黃寒聲滿高樹暮色薄迴廊正想維干羽徒煩閱驌驦君安有衣袽千古仰垂裳

玉田對雪

玄陰肅林麓飛雪洒雲端天地忽異色裘劍倍生寒沾衣看細細拂樹轉漫漫徑滿疑無路山糊訝有巒竹斜知壓重鴉噪失棲安曙色輕添日飄聲倏漱瀾小橋旋隱跡高嶼漸層巒綴旌旗捲風迴鼓角殘平田眞擁玉深谷恍流湍羝覺長空近偏宜立馬觀紛紛迷去鳥點點逐征鞍草屋晨炊少榆城晚戍難嘶驂嗟謭薄歲月愧盤桓從極勞希貸

何圖拱石磐豐年今已兆海宇盡騰歡

荅王蘗谷都憲湯泉贈別韻

西江一聚首北冀更逢君湘鬢驚時邁禪堂坐夜分賡詩娟珠玉撫劍動星文浴沂惬眞趣（有浴沂眞趣篇）把酒浮清芬看山心共遠出郭意何勤達士從多口高才定不群紫騮行並轡毋訣靜相聞地迥關河壯燕然佇勒勳

玉田晚宿

雪晴風轉急天晚氣逾寒野曠人烟少岐多客路難白龍横古渡玉樹拂征鞍迢遞山城

小停驂夜已闌

贈洪寒泉太守二首

爰結廬于木蘭陂隃彼石泉有洌其波載
漣載漪惟江惟河君子所履曷此伊何
瞻彼壺公惟石巍峩涓涓者泉于彼山阿庸
濯我纓庸瀹我禾王明汲引受福孔多

贈鄭大山守嘉禾三首

除書新下日雍邉共羨青年太守賢五馬春
風出南郡逢逢鼉鼓上樓船
陌頭楊柳綠藍參相送臨岐酒半酣獨贈一
枝君識否欲將春意到江南
潞河南下望江村草屋無人空閉門誰信三
吳歌舞地邇來財賦及鷄豚

白髮

朝来把鏡忽不㥦令我却憶少年時青春過
眼似昨日白髮到頭如有期適藉金門竟何
補防身寳劒將奚為朔雲寒菊又秋茶騎馬
風塵安所之

次劉平嵩登觀軍容臺上韻

獨上軍容臺南山何壯哉秋聲發萬籟爽氣
徘空来旌旗明曉日桴鼓殷春雷傳呼振虎
旅厥角轟如摧念茲齊魯地文教今弘開吾
皇正恭己干羽羅九垓

次劉平嵩連窩道中韻

晚風吹落日極浦渺歸舟宿鳥盤雲下寒汀
湧月流旅懷聊對酒病骨易驚秋隔岸人家
靜孤吟夜正悠

次劉平嵩滄洲韻

久被微名役勞勞塵未清滄洲在何處使我
雙眼明危樓倚江郭風靜波不興晴沙映白
日落葉来秋聲桃源不可見此地繼吾情瓊
玖信堪把篤言遂茲生

麟山篇贈揚士宜省長

九峰屹南服峯巒麥紫霄芙蓉開翠巘巨壑
敞以邃蟠根入三洲倒影橫海湖神靈忽異
産不數鶚與鵰非無熊及羆種種紛且饒昌
期曠千載麟趾久寂寥粹光動岩谷文采煊
林藪居然協瑞應珍臯來清朝仁風播區宇
聳視傾百寮山靈物不顯芳名振迢迢雲霄
條低隘鳫蕩渾蕭條麟山矯天末萬古高岧

堯

送夏桂洲省長奉使青羊山二首

蠢爾青羊寇潢池敢弄兵干戈違歲月韜畧
佚
皇明玉石誰能辨權衡君獨平
帝心勞簡在持節下神京
抗䟽回公道先聲滿路城指揮平寇壘談笑
見軍情朔雪明衣劒寒雲度旆旌瑣闈司獻
納翹首望歸稅

己丑陪　祀南郊有作二首

歲祀南郊重齋居北闕虔金輿下霄漢寶篆
裊雲烟肅穆千官靜歡呼萬姓傳天風引仙
樂清切最堪憐
登境令八祀扈蹕已三年每覺雲霄近長瞻
日月懸森嚴昭上帝侍從列群仙感格鍾靈
佑
皇圖配昊天

送翁龍山還桂陽

爾抱青萍今十載龍光猶帶出金臺洞庭水
闊蛟螭迅衡岳山高雲霧開異域那堪分短
袂
聖朝終不負清才長安碧草還春色萬里玄霄
看鳳來

潮陽歌贈丘定齋年兄之任

潮陽去京八千里雄藩久擅東南美芙蓉秀
列羅浮峯蛟螭夜蹴滄溟水城上梧桐鸞鳳
棲谿中風雨鱷魚徙鄒魯俄驚落海涯文章
燦燦從玆始刺史誰稱絕代豪異蹟苦名韓
與李嶂霧嵐烟何足論古來爲政惟人耳九
重宵旰念遐方網羅忽得定齋子壯年俠劒

寒斗牛萬斛胸襟藏錦綺縱吟一似宮商鳴
高談頓覺雲雷起赤驥黃鍾迥不侔補袞調
羹鼐所擬只今借寇君莫疑
聖主勤民意如此東山雅抱蒼生懷便向龍樓
着金紫五馬爭看白晝迴霞觴彩服親朋皆
引領長懸乳哺心驅車早入黃堂裡桑麻延
合森林仡瞥責寧須及脂髓試聽歌謠時
盟餘韻流風毋乃是慇懃把贈雙明珠句
相期吾與爾

感遇五首

仲由本堅貞乃有伯寮愬孔聖謂至言頓指
迷途誤如何後世士反覆渝平素臧氏夫奚
為行止顧所遇
五陵驕且貴甲第連雲中金羈絡馬首挾彈
遨新豐一朝豪華盡泠落同飄蓬窮達信有
命馳騖空匆匆
師德時及門文正箴其失孝肅守幽貞平章
乃相識古來知己心所貴忘形迹頹風竟莫
迴可為長歎息
馬去何足追馬來未為喜拆肱與從戎禍福

常相倚世人競刀錐平地生荊杞我羨龐門
翁萬事浮雲爾
白璧逈無雙三獻亦何苦石也良可悲迺復
傷其股千載臥龍人却遇劉先主魚水倘不
投草廬自風雨
訪方宗陵于賈家樓分得戶字
危城抱流水高閣齊秋樹細草寒滿堦涼颷
時入戶湘簟集嘉朋主人有毛瑀浮雲逈南
征嘆此一相聚把劒三十年苦羨公孫龔
然白髮生萬事俱塵土以茲感物懷[illegible]會安

[illegible]可數飛觴落層樓且復酣肺俯矢口下咪幾
揮談動玉麈慨我平生歡允釋潁昔苦酣首
紅日光清輝散寰宇襟期雲漢前努力事
明主
贈別宗陵得清字
宗陵新捧南閩檄拜跪遙趨紫鳳城獨旅愁
看秋到早高樓坐愛晚來清尋山每憶灌司
馬作賦長憐禰正平更抱雙龍還劒浦瀟蓬
風雨送江聲
次王浚川司馬韻贈宗陵
春風南國木蘭舟九曲溪憐爾獨遊定有新
詩題玉女暫將吾道寄滄洲頻移短棹聯青
瑣準擬長安並紫騮回首白龍今寂寞小山
叢竹對清秋

送平嵩給舍謫官江西用釆韻
江湖憐爾去國事更誰先見慚君實知音
失子切盧山明月夜鹿洞早春時歸棹鴻塘
上何緣寄所思
獨坐對月二首
獨坐霜天晚寒風吹遠林可憐今夜月不照

此時心世事負萍梗人情空陸沉蕭蕭雙鬢
短吾意欲抽簪
不寢耿長夜應慚負此生有官居給舍無計
報
皇明笑抱雙龍劍光耀五鳳城冥鴻終遠去極
目想南征
南郊 大祀分獻四瀆壇一首
龍旆曙色下雲霄噦噦鑾聲襍鳳留泰時只
今誇漢武明禋此日見神龔千官肅穆傳金
祈四瀆趨陪引玉蕭蒼璧薦琮森越對萬年

端拱
聖明朝
恭次龍雲岡大史 慶成宴有作來韻
金殿雲晴玉輦來忽聞仙樂動三台宮花照
耀春方媚
天語傳宣日幾迴百辟瞻依
龍衮近萬方歌舞
聖顏開叨從瓊閬沾周宴感激空慚伊甫才
贈傅封君
夫人獨抱華山精白頭伏策朝玉京

天子萬年興禮樂鴻恩千載荷生成班聯鴛鷺
夔龍集地切雲霄門月明西入秦關同釣侶
鹿門應失耦耕名
薊州
少年浪憶薊門行此日驅車度古城鼙鼓經
霜後轉北旌旗映日色逾明黃雲黯黯迷荒
徑白草蕭蕭接遠營落木西風聊獨坐戍樓
吹角不勝情
送許少華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荊等關
曉漏趨陪玉笋班遠猷時見動龍顏節旄獨
鎮幽燕地鎖鑰直當虎豹關每羨詞源翻翰
海即看兵略靖江山共知三輔聊相試回首
勲名霄漢間

北寓稿 我
半洲公宦游京邸所作于時士大夫相與周旋與凡
榮遇感懷登眺閒適與所到處輒於詩焉發之蓋公
才閎於中而文肆於外故形之篇什真足以上裨
治化下矯時俗渾渾噩噩有古人風固非有雕琢無用徒為
作者之聖而已又豈綺章繪句之工專事雕篆者可
彷彿邪餘不敏往涵之餘深以得與斯文為幸且冀

傳之來茲俾繼三百篇之後者公其最也

蜀史劉飛頓首拜識

嘉靖丙戌己丑間半洲翁居燕京所述北寓稿今詳其稱近律古體諸作皆燕京一時所撰故稱北寓云半洲翁文具列四方北寓蓋述其一夫比物鳴類興寓斷辭各義咸備此詩之大端矣然精其義必達其本得其細不遺其實後世靡究斯旨是故明良風雅之音亡而悲淵欲驗之辭作矣觀北寓刻月姚園青羊湖郡等作殆細臣之義不廢矣昔半洲翁寓燕京留直省閣再列北寺出入禁掖懷國恪慤封言時事婉慨不忘皆一時之紀云詩首尾凡十十七首古近律四五七言行排雜備刻於淮南彙附全帙而各分其目

蜀史海瀍顏[illegible]頓首敘

南行稿敘

賜進士出身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選司郎中劉天民譔

南行稿御史大夫半洲蔡公初舉進士也予素與公識被遜至垩法作也嘗過搢紳東士論陶暨吏民穫詩之叔讀且見匹擾卷之白自者詩以來古代治藝作者顯出法語病音節格律之說以議夫藝也意要之執速於吏之氣郵吏之高舉到之盛也以之氣之充緩經之覽聽相因而不當是之時半洲公綜嘅一節筆直呈而出節而威吟雷靜定涉什諸作哭多不其貴志之高真之趣也自紙壁眺振家庭誠之心不諧沖遠雋秀之韻語割而絕倫度穠纖絕

入聖域以氣之定看而能之乎後
之後年歷諫垣出憲而歸於此
若翱望傳重淺者過矣為此時
時與初之矣駭數之業已隱然目
然此固足錄倪云
嘉靖丙申[illegible]月既望

南行稿目錄

詩二百一十四首

簡茂貞兄見過小叙
題羅山主人卷
簡東崗過叙
雨夜
旗山
東小嶼兄二首
曉發葉坊驛
游張都閫四宜亭三首
雲居寺
勝果寺席上分韻得行字

勝果寺漫成二首
旅中憶昔
旅夜
爲申戶部題赤壁小圖
冬行
江淮夜泊
舟行聞谷亭群盜縱火
觀朝報有感
出都門口號
先照樓與崇陵燕集

公堂靜坐二首
我有青桐琴
江上六首
秋夜一首
兹晨一首
海上一首
九日對菊
出郭舟行
除夜
聞雷感懷

言懷
偶入湖南寺二首
題朱參伯南岡卷二首
修嘉興儒學四首
大觀樓偶成
春波門
遊慕松沈子園亭二首
方巖訂遊虎丘雨阻不遇隔江遙望因憶
　昔年同李子中方思源秉燭夜遊憮然
　有作

南行稿目錄終

南行稿

半洲蔡經著

白石

白石灘高水亂流幾家燈火對蘭舟桑麻陰翳村村樂松竹青葱處處幽行客襟懷聊自遣故人鷄黍重相留明朝又作沙頭別迢遞東風甘蕉州

黃田

渭唱東來五日舡牙檣錦纜越江湄樹聲兩岸風初動月色一川人正眠點點夜光依緑草茫茫春水漫黃田客懷寂寞孤燈裡何處漁郎又扣舷

吉溪

陌上紅塵水面風浮生萍迹自西東雲歸鳥宿山村暮人在孤舟月在蓬

鶴湖山館

夢回孤館五更鍾鄉思無端幾萬重曙色漸分山下路煙光輕抹檻前峯十年燈火功何在千里平安信自封啼鳥向人催去馬古槐倚竹共陰濃

晩凉

酷暑侵人汗欲流崎嶇山上火輪收水紋織
亂風初動樹影參差月正浮淸日嵐光淸似
洗一簾雲氣淡於秋何須苦憶蓬萊島良夜
孤舟自勝遊

岳墳

城外雲山枕碧流南枝草木岳王丘一身死
去公何惜匹馬歸來事已休凜凜尚存忠義
魄冥冥猶抱國家讎撫膺長嘆空垂淚欲薦
蘋蘩愧末由

孤山

方巾野服上孤山滿徑松風入鬢斑疎影句
傳人已遠泛湖舟去鶴空還煙波縹渺浮菱
葉松子交離落蘚盤高興不妨歸路晚斷雲
孤鶩水潺潺

西湖

閑移蘭棹泛西湖已覺相從入畫圖物外乾
坤誰獨步眼前風景爾齊驅滄波十里樓臺
影翠岫千層花鳥區醉後有詩隨意寫賓客
忘我我忘吾

送趙貞赴試春宮

連日江頭撾鼓聲牙檣錦纜送登瀛五更燈
火十年夢萬里風塵三月程秋漢已看新羽
翰春光又見舊科名丹山碧水情俱遠我有
相期答聖明

寄介夫

抱藥山房又暮秋病軀疎懶怯登樓乾坤牢
落雙蓬鬢湖海浮遊一水鷗東嶼只今懷楚
璧半洲猶自看吳鈎行藏久待西窗話每問
江頭小客舟

不寐

山風拍樹睡魔遲坐到江城月落時宋玉愁
多秋賦就沈郎腰瘦帶圍移防身劍在蛟螭
泣報國心存鬼魅知九轉丹成扶病骨一竿
未敢上漁磯

病起見菊

秋來多病臥江城此日林邊試一行晚菊尚
留霜後蘂老天初放雨餘情浮名莫負光陰
好世事能令感慨生暫向牆頭過濁酒隔籬
猶聽鷓鴣鳴

鬪鷄

野鷄啼破五更頭殘月疎星尚在樓枕上片
時今古事夢中幾度帝王州班聯玉筍佩聲
細篆消金爐香氣浮感激此時應起舞絲憐
消索寄州丘

寄茂策

不見黃生三月餘小谿茅塞欲教鋤百年道
誼雙青眼十載詞華一白駒客館閑琴懸榻
久病懷索莫故人疎詩筒酒伴非琴鶴何日
相過水竹居

妙峯二首

偶憶同袍會飄然動背心御杯仍白戰秉燭
坐青林共佳哦萍梗陰晴閱鳥音草堂依舊
好索莫對孤岑

春日訪山靈鉤簾坐草亭雲深迷遠樹風急
散浮萍古嶂藤蘿合空堂鳥雀吟聯翩多白
馬歸路幾人醒

庚辰孟夏入妙峯待公巖未至

相期梅雨後重入妙峯山游子來何暮幽人
坐已闌鳥聲蒼樹裡僧語白雲間草閣紅塵
迥應先半日閒

贈我齋蔡希淵年兄高致

同袍江上動歸州風雨瀟瀟自滿樓吾道有
人真自慰浮名如夢竟何求故園花鳥愁應
逼南國衣冠望未休去後宛然成獨坐沙頭
煙樹隔三秋

山行偶入洪山

尋真緣徑入迢遞到洪山流水寒仍綠空堂
靜不關片雲還聚散獨鳥亦忙閑返照迴雙
屐禪鐘杳靄間

簡茂貞兄凡過小叙

一別動經年角書亦杳然欲將懸榻下猶憶
對床眠濁酒無兼味空齋獨短篇東崗還有
約晤語草堂前

題羅山主人卷

我聞山翁不出山主人何意來人間題詩送
子歸山去雲水茫茫天地閑

簡東崗過叙

隔暮訪雲山相逢一破顏烹葵邀語笑裁簡
亟躋攀已惜經年別須拚半日閒草堂頻引
領驅馬出松關

雨夜

燈火熒煌坐夜深山風吹雨過疎林百年事業皐夔傳萬古文章孔孟心世路年勝還直道人情萍梗徧豪吟囊中自有焦桐操何事殷勤覓賞音

旗山

旗山高兮千尋松桂鬱兮茂林雲不破兮窮陰水驟漲兮江流深吁嗟稼穡兮愁人心

柬東嶼兄二首

名園疎竹傍幽亭茗碗香醪與自清猶再鶯花驚歲月悶寥懷抱憶高明山雲含雨群峯暝江樹迎秋雨岸平金井梧桐秋信早松陰十里獨閑行

西麓洲邊一草亭渚蘭汀芷獨關情江涵白浪風初起雲淨青山月乍明有待故人論契闊不妨尊酒共生平相逢幾許猶長別況復秋深萬里行

曉發葉坊驛

漏落山樓曙溪平石齒空露寒遲旅鬢煙重往推遙客況青萍在臣心秋水同願言迴

大明宮

游張都閫西宜亭三首

可愛東明子幽閑一畝亭層山深作洞細徑細為屏水落荷花淨天寒竹葉青不妨折醉去身外即浮萍

鼓枻來千里停驂入四宜隊魚看出沒纖石自高卑秋滿芙蓉樹香浮琥珀卮絃歌延客久燈火送歸遲

山有高人築園無俗士經石橋低渡水野逕曲通亭促揞詩瓢壯呼茶酒轉醒習池成久幻相對恨儂青

雲居寺

旅懷搖落對秋容愛爾雲居萬壑松嬌鳥避人還入樹老僧迎客自鳴鐘四湖影動玻瓈碧北闕恩懶雨露重幽澗叢蘭堪作佩小臣應采上神農

勝果寺席上分韻得行字

白都閫邀遊於寺時會者恰十人方棠陵以醉眠秋共被携手几同行分韻得行字賦此

木落天空秋氣清元戎携榼過山城葛巾一
笑草堂坐晃鳥猶宜花徑行鳥帶斜陽林影
薄江飜白浪海潮生風塵哭下舟南北野寺
惟餘鍾磬聲

勝果寺漫成二首

勝果知名寺林深一逕迷鶴𩙪松子墮雲濕
竹枝歎郭老泉猶在仙姑洞自齊乾坤成底
事木榻想希夷

九月當紫盡清觴歷翠微煙霞悉笑語岩壑
訝巾衣野豎飯牛去山僧負樂歸棠陵精舍

在相送出柴扉

旅中憶昔

憶昔江湖卧深蒙
聖主仁乾坤閱五稔日月到三旬事業容膺
迴羈棲風雪頻可能消客慮珍重報君身

旅夜

月滿清源野燈明獨旅樓柝聲風外度人語
夜深休望
闕星辰近懷家江海浮衹應春信早聊自慰淹
留

爲巾石鄧題赤壁小圖

木落秋天迥江空白露多興隨舟共遠夢行
鶴來過橫槊淮壁上鳥巢亦薜蘿只餘山月
在循自浸寒波

冬行

野外北風烈寒威動四隅徑荒緣菊瘦木落
覺林疎日暮寒鴉鳥江清見隊魚塵纓驅獨
馬搔首一躊躇

江溪夜泊

遠村懸暮靄古樹動淒風萬事形骸外孤舟

煙雨中汀花侵岸白野燒隔江紅樯師辭人
意暫爾落飄蓬

舟行聞谷亭群盜縱火

短燭燒殘夜危樯蕩小舟風聲兩岸急月影
一江流未遂涓埃報空懷葵藿憂谷亭烽火
動寇盜尚遲留

有感

武廟捐臨日慈宮議策辰竹除豺虎力[illegible]
詔書仁奏就紛墨頭安危繫老臣幾人[illegible][illegible]
筆公論到頭真

出都門口號

出郭風塵莫俄驚物候春驅車旋地軸移棹
上天津江腹冰初泮河橋柳漸新旅懷渾索
莫濁酒且相親

先照樓與棠陵燕集

蹤林日影薄古寺微風吹開筵落高閣窈窕
歌聲遲棠陵有任客落筆騰蛟螭坐令函山
圖名卒光陸離餘情索白紙一吐渾珠璣徘
徊修竹關潦倒黃金卮葛巾將草履憶昔中
峰時郭老石泉泠仙姑幽洞奇醉眠得高韻

短春留滯北都客坐各南北死者無還期安知
今日歡不係他年思

公堂靜坐二首

微風吹我衆爽氣如秋涼塵襟一披洗沚水
涵方塘交觀得自照恍惚浮天光宜宜萬化
端得失渾供亡物來各順應既徂定以悲迴
知習靜功可以佇[illegible][illegible]
公庭寂無事乳燕鳴高梁新槐轉疎影古栢
浮清香暫辭案牘勞洗心煙雲鄉民瘼詎棄
置夜雨抽春秧老農冬務本蹤跡歸田庄安

得群黎心竟歲淳以康孤琴坐花塢翊世還
虞唐

我有青桐琴

我有青桐琴泠泠涵素心携之過碧澗一操
披傾襟于期不復作千載空沉沉徘徊山水
間明月照北林

江上六首

數間茅屋抱江村細雨斜風獨閉門小榻孤
篷渾寂寞矮籬青草自黃昏
蘆荻蕭蕭兩岸聲野人江上一舟橫凌晨起

愛看周易古渡煙消燈火明
山雨連村木滿田青苗黃麥各芊芊老農不
解昇平曲笑與兒童話有年
舟過曙色渡江村雨後寒蕪綠滿園開道山
城民事簡照人紅日未開門
隔江矮屋是誰家不種參苓只種花漁父夜
深還秉燭莫教無處覓煙霞
海上風煙一望開萬層奔浪似轟雷憑虛縱
目蓬壺外宇宙滄茫亦一盃

秋夜一首

梧桐上初月蟋蟀鳴空堂一官成獨旅雙髮
近秋霜花圃叢仍在樹瓢與官長癡兒不解
事嬉笑索衣裳

茲晨一首

茲晨涼氣浮漂渺浮煙微開窻坐寥廓曉日
明花枝新秋饒雨澤沾溉稻粱肥芃芃滿阡
陌黍米聊充飢萬事一止足雀骨眞何爲渾
然游大化帝力誰則知江南有劇邑寂靜猶
山扉報勤頗百姓按堵長如斯

海上一首

南行稿　三十二

海上風濤急城頭月色昏蛙聲亂荒草鳥影
沒孤村水遠天無際潮迴石有痕栖遲寒暝
外吾道一桴存

九日對菊

愛爾漸成癖移栽近竹扉節仍今日是花已
去年非色向秋霜老香從曉露微幽姿撩俗
況相對自依依

出郭舟行

出郭江天暮鉤簾野月明村虛禾黍盡風迅
荻蘆橫白屋衆仍開公家賦尚征終年勤勤

意若有向聞聲

除夜

凄凄歲云暮洲雪凌空飛飄風入戶牖策策
吹寒衣危絃絶清響稚子渾啼飢青萍豈不
貴世事多心違千里馬易得伯樂今幾希嗟
我抱貞人靜坐理案牘脂垢不復事敢謂膏
粱肥白日如車輪去去何時歸頗言托彼烏
郁郁鳴翅嗶

聞雷感懷

夜有震雷聲倏爾鳴喑喑春陽噓九垓草木

南行稿　三十三

森何言古人崇大化赫赫非木尊一去千載
間至德今猶存烈焱蔡民命所貴培其根豈
不挾利器剪伐傷太元何以祛魍魎芟去苗
自蕃秉心事懇惻告蕩流殊恩民生苟熙皞
顯晦奚足論

言懷

妻喪棺仍餐兒啼淚自垂耿懷誰我共清夢
只天知撫字勞朝夕災荒憫歲時空齋隔[illegible]
鞅索莫似山扉

偶入湖南寺二首

松桂森森護小堂幽襟對此自徜徉黃閑野
菜曛情日白破江梅訝曉霜春木到門便釣
艇斷雲隨客入僧房獨憐芳草萋萋地樓閣
當年亦上方
案牘勞勞歲月深層軒剛得一登臨青天知
我濟何事白眼逢人負此心政拙幾時酬犬
馬年光到處有呻吟耿耿懷欲吐山堂靜小坐
松陰自撫琴

題宋祭伯南岡卷二首

世啓文明盛瑞符儀羽良和聲鳴曉日立足

向高岡奮覺凌霄漢呂期應
帝王只今
冊闕上恭已有吾
皇
淑氣鍾閩粤壺山控海陬峻摩青漢立清與
至峰倖地迥滄溟渺雲開日月浮丈人崇至
道高遠自為儔

嘉興儒學啟聖雖
聖像不免風雨他可知也惻然興作或
有勞民傷財之嘆且董役者亦或泄泄
因賦此使歌之庶知事有所重而役者
且知勉焉

東魯聖人兮吾道宗師崇德報功兮享祀于
茲廟貌傾圮兮我心匪夷愛勞爾力兮厥理
遄代
財足民命兮浮費匪宜用弗獲已兮惟在節
之咨爾百工兮慎毋我欺幽有鬼責兮明有
人非　叶
南山有木兮采而用之北山有石兮鑿以為
基經之營之兮毋急毋嬉宮墻翼翼兮張我

四維
百工居肆兮厥事乃成學有攸止兮厥業乃
精采采芹菲兮于河之濱可俊髦連彙兮裨
我
皇明

大觀樓偶成

樓倚黌宮縱大觀乾坤納納一凭闌九重日
出八荒霽四面風生六月寒天際浮雲看聚
散海門高浪自瀰漫披襟獨立鴻濛外直挽
星辰落筆端

春波門

旭日照高樹之子戒晨裝雙鶴擢且鳴孤琴
發清商廻逗春波門祖送紛道傍感嘆有垂
泣顧之慚我腹食祿倐三載撫字慚無方群
囂未休息歲歉飢以僅懋勉諭至德黽勉事
發棠民心轉凄然菜色甘稻粱茲將遠行邁
解纜河之梁黄童與白叟惻惻牽衣裳提携
不可忍眷戀徒彷徨

遊慕松江丁園亭二首

名園開遠徑小艇赴幽尋恠石當窓好新篁
夾道青雨滋荒潤滿露濕曉蓮馨對此忘塵
想蕭蕭野色瞋

客多乘興者主有慕松賢洗竹荷亭畔看魚
水檻前山童歌窈窕野鶴舞翩躚去馬柴扉
外松林隔暮烟

方巖訂遊虎丘雨阻不遇隔江遙望因
憶昔年同李子中方思源秉燭夜遊憮
然有作

叅差松檜擁滄州隔岸人傳是虎丘試劍石
高秋草蒲荒臺日落暮烟浮翩思秉燭春宵

暝却訝移舟夜雨留野外村居今寂寞不堪
登眺倍生愁

方觀齋邀重遊金山寺二首

江流深浩蕩山勢鬱崔嵬蜃氣樓臺現鯨波
天地廻高朋舟共濟絕頂我重來四野蒿萊
盡翩思翊世才

南北此江限乾坤何地幽風雷響白晝波浪
遡滄洲日落千山暝天空萬樹秋無情是流
水不繫古今愁

舟阻瓜洲移居熊四園亭

江上孤舟阻移居得舊家層山叢恠石遶徑
植名花亭古青蘿合樓高白日斜旅懷饒野
況不覺在天涯

讀少谷詩有感二首

少谷深入武夷九曲日旰不得食因抱病
崇安書來以文稿相托隨放舟南下抵家
之次日而終焉或者不能無憾于山水之
癖云

臥病崇陽日貽書檇李時遙傳歸棹晚每惜
到家遲道誼青霄逈文章白首期誰能探造

化洒泣對新詩
又抱煙霞志空懷廊廟憂山中餘破屋海內
失名流諫徵存高節垂堂畧遠謀遥憐小兒
女惻惻不勝愁

秋江旅懷

旅懷正蕭索况復是秋時隔岸青山暮横江
白露遲梧桐寒雨落禾黍晚風吹獨立蒼茫
外悠然自咏詩

屠九峯邀遊金山

金山之高高幾何懸崖峭壁垂青蘿星辰中
天手可摘太空縹緲如相摩乾坤開闢一萬
古九垓勝地眞無多岳陽樓吞洞庭水蓬萊
島壓扶桑阿仙子飄飄入霄漢冊砂王笛今
蹉跎此江天設限南北海門吹浪飜鯨波白
日風雷動千里駛流繼運傾天河曹賊臨觀
魏奸魂使船如馬驚胡魔吁嗟至險誠足恃
千尋鐵鎖沉江沱晉開保邦只在德地利安
得如人和君不見金湯十二稱關中咸陽秦
火三月紅又不見劒閣瞿塘勢最雄[illegible]
未皆成功乃知王公雖設險[illegible]國非[illegible]

峒四海車書今一統萬方貢賦輸王宫九重
高拱法堯舜江山永永垂無窮
江上雄山控急湍浮蹤到此是奇觀雲峯南
去金陵近潮水東來玉柱寒樓閣幾層摩日
月舳艫千里帶荆關憑高北望群星拱永祝
輿圖萬代安

瓜州旅寓

獨客危樓上孤舟淺水邊長江涵夕照飛鶻
拂秋天行客惟圖籍驅馳自歲年風塵京國
夢蕭颯鬢絲懸

京口放舟

京口潮生動彩舡遠風吹浪色蒼茫沙頭落
葉驚秋早江上看山盡日長峽水倒流擊砥
柱海門西聳接扶桑寒泉久憶中泠好獨酌
偏宜蔡蘿腸

皜日行

悠悠行邁大江傍金山峯律浮中央秋天無
雲吐白日露色皜皜明紫桑老農鋤禾正當
午腴田沃野俱燋黃憑高回首望吳越飛金
爍石如淮揚吳越春來半饑餒淮揚白至多

逃亡更逢使者手持節皇皇驛報馳南方雁
門搞賞關常數只今督責循星霜廿霖大飢
不可得催科早被仍相戕夏畦偃婁動號泣
石壕驚擾時倉皇寸忱直欲訴上帝短策何
以達朝堂民命安危係不輕古人先見防蕭
墻願挽天河瀉下土田租賜以療時荒天命
君恩渺難測拊心撫目徒嗟傷

捕魚行

大江風急波濤翻飛沙慘慘騰蛟鼉吳艑楚
艦各驚駭落帆𢬍拕維松根中流出沒獨漁
父持竿把網如平原得魚相對較多寡風波
險惡不復論嘘嗔沾酒傳一醉妻孥歎欸歸
荒村豈知江干風正惡爾生輕忽循雞豚世
路羊腸今若何人情反覆多風波急流滔滔
兢來往伊誰聽我漁子歌

秋懷五首

殘暑秋風絛新凉曉露徐宦情長戀闕客夢
輒還鄉抱葉寒蟬鬧呼群獨雁忙閒窓占地
氣元角有微霜

晩浦泊孤艇秋聲生戍樓天時應少變旅况
轉多愁楊柳又黃葉交游漸白頭驅馳淹歲
月何處是滄洲

稚子閩南去孤舟薊北來夢回空索莫詩就
獨徘徊自笑雙蓬鬢何裨一線才白雲遙在
望欲上最高臺

紛紛木葉下策策金風鳴乾坤忽異色廊廟
自多情雲際賓鴻遠天邊鵷鷺行十年車馬
地江海尚塵纓

慘淡暮天色飄蕭秋雨聲高城橫吹笛矮屋
亂鳴砧萬騎罷戈盾三邊息戰爭寒衣隔關
塞不忘未歸情

甲申秋孟早櫛偶感二毛

牢落風塵一病身數莖白髮上頭新拂髭却
憶兒童日把鏡俄驚老大晨報國未能酬犬
馬策勛何以畫麒麟飄蕭黃葉又秋色客况
聊應與酒親

崇武沙邊一繫舟偶緣梳櫛忽生愁青春不
意偏欺我白髮如公未到頭蒙正本非温飽
志仲淹秪有廟廊憂川少窮門渾蕭索矍鑠
猶能為漢謀

秋江夜泊二首

天宇清何限銀河亘不迷秋深金氣肅夜永鼓聲遲露白沙横練風號葉墮枝他鄉仍抱病起坐五更時

獨鳥歸何處孤舟傍此城柝聲寒不振月影淡生明秋水和人浄寒煙拂樹輕關河千里隔竹之一含情

楊柳詞四章

楊柳依依春日晴一枝折去送君行馬頭風雨柳枝瘦莫使輕拋隨路塵

風吹大堤楊柳樹儂欲留君君不住柳根著地如可移儂亦連根贈君去

東風駘蕩抽楊柳此處贈君他處有柳枝榮悴同一時不是君心生好醜

陌頭楊柳綠靡靡馬上逢人寄千里枯枝落葉揺秋風折去長條心不死

采蓮曲

采蓮采蓮花莫去采蓮莚蓮花顏色鮮蓮莚未出水

儂去采蓮花羅裙照綠水花白自可憐留花

結蓮子

采蓮若耶上花開簇如爛拈花莫插鬢把鏡傷儂顏

汎舟采蓮去蓮葉大於盤不得蓮花歸莫將蓮葉殘

白髮篇

仰視浮雲馳一去何時完寒泉落石壁東流自漫漫憶昔少年日總角然如冊陌頭騎竹馬手把青琅玕河濱采苕菲紉佩多芝蘭冥鴻薄霄漢奮擊勞羽翰風塵霧南北日月似

轉丸青絲不可繫白髮何辛酸行年尚衰颯世事摧肺肝子房志未遂辟穀良亦難行矣樹高勛努力惟加餐

君馬篇

君馬踐北邠猗猗風雲姿渥洼躍龍種河洛來神駒揮蹄翻碧玉眼夾雙明珠迢遞幾千里騰踏在須臾頻年困槽櫪塩車混泥途汗血垂兩耳躑躅精神枯伯樂閱冀北惻爾長嗟吁圖形入天廐玉粒充晨芻及時思一奮恐同歲月孤天驕猶紫塞細柳徵匈奴從容

出内苑值與先鋒俱王良執其御造父爲之
驅縱橫三百戰馳突如通備支離遁戈拾草
莽青胡豳逐北天山外回首見飛兒將軍日
奏凱上下多歡呼歸來被恩寵解縛南山隅

野田黃雀行

瞻彼雙黃雀飲啄于野田虞羅伏草莽鷙鳥
鳴樹顛低飛傷羽翮高飛亦迍邅爲雁絲
弋不得由自然上有雙飛鴻翩翩凌風煙下
有雙鯉魚洋洋入深淵矰弋詎可致罟網徒
爾牽神龍蟄滄海乘時飛在天尺蠖困爲屈

庸以伸而前嗟愁語黃雀此道古所傳

秋江晚望

沙頭雲樹鬱依依晚稻吹香紫蟹肥露白秋
江鷗一夢月明寒渚雁雙歸遠迷煙燭孤彈
劍草屋禁風靜掩扉滄海十年空短鬢青山
未遂薜蘿衣

江上

動地西風吹野蒿碧梧蒼檜半蕭騷山連岱
嶽風光遠天入燕雲日色高拂曙片帆隨去
鳥過人秋水照征袍承頭生計青樽在碎擊

中流興自豪

曉起

曉起逗秋思携筇向渺茫浮煙分曙色細雨
暝江光露重蘼蕪歇風高鸛雀忙沙頭晴弄
影矯首望扶桑

楊村阻風

挽舟河水上正值朔風時慘淡黃雲起飄零
白鳥遲滄江翻巨浪芳樹落疎枝客子謾愁
思陰晴還有期

出塞二首

烽火邊關急將軍寶劍鳴長驅決勝召鏖戰
任縱橫勁卒時衝陣奇兵夜斫營殲俘令北
遁奏凱入神京
桓桓細柳將矯矯羽林軍白馬嘶黃磧玄霜
照鐵裙寒旗翻日月結陣迅風雲擊首天驕
子封侯擬出群

河西夜泊

木落風凄野色昏樓船罷鼓到柴門漁歌晚
釣弄煙火農罷秋田携子孫自笑一官滄日
月側聞多事蒲乾坤何人擺脫樊籠去雲外

飛鴻渺已亂

望家書不至

坐看秋天逈空憐鴻鴈來老親經歲別稚子
幾時回故國牢豐稔他鄉悲草萊風塵仍滿
目不得好懷開

河西即事

江上移舟傍釣磯半村斜日映柴扉黃雲慘
慘漫天去白鳥翩翩拂水飛唐鎭又看軍士
橫漢官新見帝王威憂時獨抱希文志涕泣
空沾賈誼衣

感事二首

獨羨南來日孤舟北去時寒聲隨過鴈雪意
薄踈枝淡泊從吾好羈棲動客思側聞秋已
稔喜得慰民飢

秋稔飢饑慰春貧貸已多况當頻歲歉僅得
見時和撫字今方切催科可柰何遍來猶遣
使絡繹出交河

丙戌有警

天驕歃血爾州城事變遙傳呼吸生司馬提
營非制勝監臣專閫豈先聲築臺此日道求

將積穀平時空養兵獨憶嫖姚當漢室幕南
千古尚知名

都下留別陳浴江

陌上紅塵點客衣一杯空館對晴暉乾坤多
事寸心折歲月不知雙鬢非曉路驅車南國
遠寒江回首北雲飛最憐高誼陳夫子那復

論文共帝畿

宿松法林

秋江動征旅獻策黃金門驅車復南去日暮
投荒村朔風吹草莽積雪明高垣野人性眞

率相見知郛昆忽愁且雞黍務弟出兒孫寒
菰摘小圃濁酒傾陶樽自謂禮數朴轉覺風
俗渾緬惟昔通籍優渥承王恩江湖動十載
往返何頻煩風塵髮雖髮白日似轉轅感茲
野人意萬事但忘言

商村

落日投村店披星出樹林時當冬至候容抱
歲寒心雪壓關河白雲連海岱陰凄風仍滿
袖不厭酒頻斟

宿北倉塲

駕車楊村驛早發凌風煙寒驢澁長路艱策
故不前寒露萎蒻草群鵶噪平田夕陽在遠
浦鑿冰橫渡船陌頭有野店參差覆茅簷主
人欲舉火我性苦未便擁衾對僮僕枕藉渾
難眠晨興顧老叟一室空如懸蝗飛蔽白日
水漫成長川茲行各有適爾飢浩無邊何當
發大賚免此溝壑塡

不寐

楊柳村頭風雪深五更無睡擁寒衾關山南
去八千里遠徧天涯客子心

天津感事二首

鎮國將軍龍虎旗轅門幕府盡熊羆如今獨
有天津月夜夜清光照柳枝
昔年風雪阻清源鐵騎翩翩下柳村獨上河
橋回首望竹籬零落半黃昏

荒村

一鞭霜騎向天津敗葦殘槐滿水濱日暮荒
村歸鳥盡相逢唯是異鄉人

偶成

又捧除書出禁闈朔風寒露滿征衣亦知人
上多髦俊不信人間有是非聖主恩深銜厚
祿小臣才拙欲忘機獨憐張翰思歸日又間
秋江蓴鱠肥

西戎有警前時不聞消息

西方戎馬暗邊塵烽火連鼛動虎師八陣風
雲關一戰兩城消息隔多時原頭落日塵埃
滿野外飛霜鼓角悲誰復臥龍漢諸葛幾回
擒縱却蠻夷
甘州烽火已多時況是中原保障基萬里師
行難久事三邊策應未須遲完城只合先謀
食破虜由來在設奇更憶西河寒獨早冰堅
今不似流澌

天津橋望

荒城黯黯野煙浮歲暮那堪獨上樓萬里寒
雲迷遠島一天涼月照孤舟浮蹤何事長爲
客短夢無端不到周誰向西風吹晚角梅花
亂落使人愁

直沽道中

値此苦寒月曠野多飄風霜村居且寥落游子
路何長白日倏已晚歸鳥亦雙翔物情各有

適我行殊未央涼颸起沙漢王露沾衣裳張燈入野店繫馬閒逍遙悵然斟酒還旋逕舒中腸懸弧挾兩矢壯志在四方棲身一宇宙豈必論他鄉

客中寄綸甥

十年滄海鬢垂斑贏得虛舟自往還素性日唯甘淡泊遠懷何復憶家山禿籤插架還須檢白日驅人莫放閑萬里無憑供款水慇懃伏爾慰尊顏

聞西戎出境喜而援筆

羽書萬里急星霜聞道河西退犬羊玉帛請和卑漢室徽允出塞壯周王遙知士女愁應破已息兵戈喜欲狂謾向燕然誅片石雲中老守問馮唐

憶嘉城萩東戴雙湖

橋橫北麗曉風和水淨沙明一棹過已覺宦情隨冷暖不知民瘼近如何黃雲萬頃浮綠熟白雪千篇結社多更憶雙湖湖上月清光猶自照藤蘿

暮樓望家書不至

歲晚天涯傷客心不堪悵望此登臨風飄蕭雪欺疎鬢日逐飛鴻過遠林接地浮雲寒縹緲中原落日氣蕭森悠悠身世蒼茫外何處雙魚抵萬金

奉酬張肯菴年兄地官

瘦馬驅長路幽棲傍古城異鄉今獨我同榻有吾兄歲晚風塵鬢天寒江海情黃昏簾自捲獨鳥樹間鳴

賀卜

把鏡看顏異驚將白髮新幽居祛俗累靜坐覺神清世事有今古人心無變更百年吾道在不必問君平

憶炳子二首

汝今纔十歲汝母忽云終歸路依吾弟還家伏阿翁衣裳防太薄梨栗戒過豐萬里猶為客何當在眼中

頻歲苦多病新秋憐獨歸仍驚淚水惹袖拂隴雲飛日暮家山遠天寒鴻雁稀讀書誰教汝悽惻寸心違

新店道中

野寺鳴鐘月影孤柳楊衰馬趁長途數行煙
樹遥明晦幾處人家漸有無侵雪亂飄天轉
暝朔風驟起鳥驚呼浮生久被微名役髮鬢
依稀似老夫

題周西野小畫

縹緲蒼煙落日遥萬山迴遶樹披離野翁遊
世渾無事坐看峯頭雲起時

夜泊大雄寺

門對滄江闊舟緣野寺停鳴鍾山谷動說法
鬼神聽天遠孤鴻沒雲歸古洞暝老僧閑不
耐獨坐數流星

過錢唐

六載錢唐江上歸朔風飄颯雨霏微歲寒猶
與客心共鄉路無多人語非萬疊潮頭隨去
鵠兩厓山色上征衣驅馳歲月空雙鬢慚愧
滄波白鳥飛

過釣臺

山到富春好水來嚴瀨清高深自成性耕釣
本無情只合從容訪空勞諫議名南陽今寂
寞臺石尚崢嶸

復出東門道

復出東門道驅車閭巷過身如入故里不覺
異風煙父老百里至兒童紛滿前鄉音頗能
辨側耳聞青天提携走乳獨稽首雙淚連自
言饑荒歲伏戎生命全嗟予抱凉德素食空
三年今循念父母民俗何其賢戚戚去兹土
不得相攀牽何當草短疏爲爾扶顛連

石塘夜泊

微月波心出凉風林際生歸舟下遠浦短笛
起孤城犬吠柴門迥山空鬼火明殊方仍獨

旅不耐故鄉情

王山公舘即事四首

晩樹落歸鴉空庭閒明月臺上獨看山白露
侵羅襪

天淨雲自還夜寒氣偏爽四壁寂無人只聞
流水響

山以玉爲名如何只多石能無刖足心或有
和氏璧

夜來風不生葉落一何早出門望孤松翠色
猶自好

宿武陽驛二首

疋馬栖栖來武陽入門蕭颯只空堂幾間草屋殘兵後無數飢烏落木傍樓塌秪堪巢燕雀山深誰復問豺狼皇華正是觀風地對此令人轉自傷

客途寒雨苦未歇況值長風吹晚林故國每懸千里目清時敢負百年心閉門剪燭照無寐落葉滿堦愁不禁起拂青萍待明發莫令空作白頭吟

宿華嚴寺二首

雨久山泥滑風高林木號肩輿穿曲徑小艇犯驚濤自媿才何補誰云賢獨勞覊栖耶古寺拂曙動征袍

山色抱孤寺鳥聲過短墻天寒竹猶健歲晚路還長日月吾將老江湖客自忙野僧無俗慮生事只焚香

過員通寺

寺古山仍抱林深境自嘉堦除馴鳥雀几杖帶煙霞泉吐澗逾滿崖高日易斜幽居絕塵鞅何處覓桃花

望廬山

廬山高聳插青霄五老仙人不可招峯拱香爐留古蹟崖懸瀑布憶前朝千年石洞吞雲氣十里松風壓海潮我欲探奇登絕巘天池寺裡一逍遙

東林寺

我愛東林寺始過千年飛錫已蹉跎廬峯還秀猶如此慧遠傳心近若何雲滿虎溪空笑語月明蓮社鬼藤蘿尋幽賴有山僧在指點茶蹤定不訛

宿劉秋官草堂二首

行客有長劔棲身無草堂宿投風雪夜坐愛白雲鄉門只高松翠庭多落葉黃何時還別墅小艇泛滄浪

山園平野合煙傍晚村浮種竹臨書案開軒近水鷗人今猶泛梗地已是歸休不識陶元亮當年有此不

望九江城

隔江遙望九江城零落人家煙火生此日不知雲鳥陣昔時曾動鼓鼙聲三軍已扱洪州

幟萬里空勞鎮國兵西土鶯花今寂寞北陵
回首淚縱橫

題素菴上人卷

釋子棲遲做卜築匡廬山意隨流水靜心與
白雲閑吟對野梅破坐看沙鳥還虎溪清嘯
處明月下滄灣

題野雲上人卷

水龍吐氣山出雲秋風吹與白鷗群天空野
曠自來往江花徑草空繽紛

夜宿俠山人莊

野人茅屋貼青山木夜柳扉靜不關車馬到
門旁擲榻兒童迎客忽開顏酒傾瓦缶頻相
勸菜摘近園遠未還聽發橋西送旌節掉頭
歸去弄潺湲

長虹鋪口號

山郭時多夜柴門晝始開霜迎日色薄鳥到
水聲廻石壁斜侵徑溪流曲抱臺郵亭馳使
節鼓角遞相催

風江晚望

江色動山嶽濤聲振海門長風晚更烈落日

迴能吞地圻東西岸舟技遠近村乘槎吾獨
去萬里溯河源

日食

白日九霄上清光萬國瞻羅虧自常理遲度
或旋傳坐見浮雲淨旋看懸象圓咸池浴滄
浮千古麗光天

渡江

風平江自寂波靜鳥始閑一棹潮頭去孤雲
天際還寒山晴倒影淺渚細通灣爲問荊門
路王程幾日間

與丹崖劉憲副遊赤壁三首

吾愛此江好與君今始遊潛蛟舞幽壑斷岸
帶滄洲藻密依魚鯉沙寒起白鷗夕陽天際
薄洗盞更相酬

山亭坐不憾把手上蘭橈錦纜微風引霜天
落葉飄漁人紛舉網客子並吹簫一鶴橫空
去孤鳴那可招

向誰謀斗酒便爾買孤舟去下黃泥阪來看
赤壁流興能同二客時不異三秋獨倚東山
上更深月未浮

乘馬
白馬皎如雪銀鞍照且都軒昂邈雲漢驍褭
出河圖萬里真能至千金信不迂君王正西
顧跨爾擊強胡

聞郭方岩入龍虎山兼懷兆游九曲
忽聞爾去龍虎山殘雲卧石何時還危峯萬
丈入寥郭飛泉百道清潺湲兒童採藥赤松
下仙人騎鶴青崖間洞庭煙雨渺回首武夷
九曲高巑岏

登岳陽樓二首

岳陽樓上望今到洞庭邊水遠如無地波涵
獨有天滄茫淩渤海倏忽異風煙却愛君山
樹青青蔚目前
歲暮猶為客天寒獨上樓風輕湖影淡日霽
水光浮孤子丹心苦湘妃翠黛愁祭臨為幽
賞翻使淚雙流

除夕二首
此歲今云暮吾年明復更他方遊子意落日
故鄉情髮颯空雙鬢號光魂半生空寒聯鬬
豈春色候鶯鳴

無數良宵邁人情似不知何緣今夕酒偏惱
少年時鼓角江城動椒花客館遲五更瞻北
斗玉佩滿彤墀

登黃鶴樓
鐵笛吹殘黃鶴休白雲繚亂楚山頭水分江
漢雙流湧日极乾坤獨上樓草色遙連鸚鵡
夕樹聲猶帶漢陽秋翰林詞藻誇崔顥今亦
空隨檻外流

宿明覺寺次趙漸齋郭方岩韻二首
山寺倚雲深僧傳物外心高松栖宿霧修竹

爭焰襟瘦馬波長路歸鴉蒲暮林五更蘿月
淡索莫起孤吟
古寺萬松裡看雲得自由地偏花識發山好
客應留鳥語笙簧奏泉聲日夜流不堪風雨
夕相憶似三秋

過旌忠祠
赫赫旌忠鎮廟門不勝清淚灑黃昏只知一
死身為得豈計千年名獨存風度空庭唯落
葉月明深夜有歸魂綱常萬古昭雲漢慚愧
當時負主恩

過洪鄰故居

荒苔長滿覆收垣尚人知是舊朱門絃歌寂寞更新主花木凋零移故園院落沉沉空白晝夕陽慘慘自黃昏令人却憶東平樂身後衙傳汗簡芳

洲泊

深夜淹長路孤舟傍小汀月籠沙共白山帶樹俱青人語隔村杳客愁隨夢醒雞聲起偏早欸乃霧冥冥

次夏桂洲給事象巖草堂用杜韻四首

茅齋小結象山頭細草寒蕪一逕幽已羨郊坰堪避俗更緣谿谷能解消愁閒居似覺身爲隱高臥應知名是浮散步無妨隨遠近有時瀟洒弄漁舟

門前波靜水鷗迴山下煙消石逕開竹色娟娟團野合泉聲濺濺隔溪來秋深靜看雲歸洞攜榼時邀客上臺世路風塵頻北望衡樊戎馬正堪哀

柴門開遂對江流渚白山青相對幽蹤跡於今猶野老疎狂如我亦沙鷗清秋獨酌花二徑未夜長吟月一鉤懶性那堪入城郭衰殘瀟地尚許求

郭夕停驂入草堂新詩清調逼滄浪山橫夕照風光斂簾捲香風花氣香燭映松杉微弄影露侵几席回生涼十年牢落眞堪笑樽酒相逢喜欲狂

鉛山公署對竹

何人種汝已成林時有風來作鳳吟獨勵冰霜惟勁節可呼君子足虛心九苞不至空垂實六管誰知自賞音春雨蕭蕭山館外穿雲未許薛蘿侵

鵝湖道中

鵝湖山下春可憐野梅含雨柳生煙游絲細細粘林杪獨鶯悠悠飛水田物候催人如過客朔雲回首忽經年征衣尚拂紅塵路悵望鄉關落照邊

過分水關

危關當峻嶺縹緲白雲浮閩越地初隔東西水自流崖深長作雨樹古易為秋忽聽鄉音近歸心落半洲

游武夷二首

武夷今入望山色逼人清峯聳芙蓉出天晴
玉女明危松散綠嶂嬌鳥弄春聲十載風塵
裡兹游始愜情

多情楊判簿邀我武夷山鐵版障猶屹金雞
洞已閒春花正爛熳溪水自潺湲草屩緣崖
上看雲送未還

集山書堂為白泉乃尊題

大集山前靜築室三峯高聳小堂開冥心宜
與煙霞侶遊倦還招濁瀨來青草每隨乘輿
發白鹿洞時符不來將溪鶯恐君道五馬
助吾動九垓

治河贈汪白泉太守

維水湯湯維河孔良厥浪弗居于孫之妨爰
謀寢適率彼舊方

瞻彼方兮既湮且長迺疏迺鑿珉胡用傷詎
知以佚禾矣其康

於昭我皇百夷來王馴我中土遂彼冊毗迺
憂其本亦固其防

維河既闢維穀斯登維氣攸萃士寔用[illegible]伊

謂之續日侯之能

發芋原

㽏江潮正滿游子棹初移北去猶多路南歸
復幾時近知
明主意遥係老親思十載風塵裡勳名愧鼎彝

望白石

白石岐頭近孤舟潮上來故人鷄黍意行客
別離盃雲淨千峯出江清兩岸迴不堪南畝
上蕭颯盡蒿萊

題戴氏雙湖草堂用方崇文韻

越上新開半畝堂小舟乘興泝滄茫魚吹白
浪湖心出雨濕紅蕖水面香静有蛟龍眠日
月時多鷄鶩對鴛鴦葛巾野服隨蕭散肯與
隣翁索酒嘗

日觀峯頭曾駐馬掛冠今已下雙湖渚蘭汀
芷春還媚寶鼎丹砂道未殊長笑句容三獻
璧放吟聊復一操觚滄波不盡東流意海上
猶乘萬里桴

小景雜咏七首

淺渚泊輕舟汀流激亂石隔岸見煙村孤眠

上紅日
日斜林影薄風送小舟輕野客如相問江空
浪已平
茅齋坐不愜醉去眠芳草起覺日斜相語
青山好
倚杖駐江皋秋風萬木號潮頭翻白浪何處
有輕舟
山下寒泉清坐看忘終日童子欲何言我心
方自懌
水平江影靜風細樹聲清坐久幽襟愜空山

待月明
天淨寒雀出風輕落木稀坐言生事少欲采
北山薇

與錢石川遊虎丘席上限韻四首

策馬同登百尺臺遠村秋色半蒿萊林花弄
影搖歌扇每日流光落酒盃千頃雲涵松閣
暝九龍山對石門開何妨秉燭須良夜次第
尋幽到上台
邂逅吳門一棹過虎丘高處散狂歌遠峯落
日懸江漢絕巘流雲駐薜蘿涌地風塵秋後

詩隔村燈火暮來多中亭月色清堪掬談夜
天河萬里撓
步帶秋容入上方危欄斜倚海天長劒池水
淨蛟龍穩貝闕風生几簟涼僧去法壇空短
榻寒侵瓦角有微霜青苹欲試門前石露色
遙連北斗光
竹樓新構我初登門俯來吳萬里流小徑落
殘紅葉深洞鎖吹散碧梧秋江頭去鵠猶堪
繫雲外飛鴻不可求暫把幽襟付林壑不妨
終日共沙鷗

虎丘曉望

木榻僧房睡起遲攬衣帶上倚闌時卷煙簾
樹迷花徑紅日升樓映郊關闔閭曉開錦
繡吳江秋水湧琉璃故宮牧笛今空在千丘灩
巖傳白虎隨
悟石亭頭俯劒谿千丈徜自拂蘚苔覓池塘露
冷芙蕖濕梵宇風微燕雀棲古柏郡浮高閣
潤與雲霄接遠天低迷霜露色扶桑外萬里
流輝到竹西

焦山口號

巨鰲戴石碧波中樓閣時開八面風草徑迴
盤鳥道竹岩憑檻俯龍宮長鯨吹浪三山
白遠日懸空萬島紅我欲探奇凌絕頂笑將
雙劍倚崆峒

暮遊甘露寺

海上尋幽一棹輕寺開甘露坐來清洪濤直
撼金山寺落日斜吞鐵甕城沙外飛帆渾縹
緲雲邊遠樹半分明鐘聲忽送千峯暮京口
秋高萬籟鳴

方棠陵郭淺齋二憲副枉顧草堂賦謝

卜居遙在白沙頭秪為柴門近水鷗地僻長
懸徐孺榻夜深誰泛剡溪舟霜威並肯移雙
節驅馬新看入半洲更喜老親偏愛客濁醪
觴飯苦攀留

南行稿者我
撫臺半洲翁著也翁昔令嘉興政教洽浹民俗丕熙
自受
命以至遷秩及恭者三撫景暢懷對時育物忠君愛
國之思藹然言表長短歌詠凡二百一十有四章清
婉雅幽宏麗典則沖澹優容而不揖追渢渢乎三百
篇之遺音馳聲晉魏以下者其翁之抗也然不佞備
員下吏炙翁之教在多識於修間嘗與湘方懋
思則效深愧於未能也是故誦翁之詩激惕在切益
知翁之德化感諸人心載諸史氏所以範今而風後
者將不可朽也豈徒為一時詩家者流耶
屬下吏祁門謝從頓首拜識

西征稿目錄

少華夕望
對雨
遊玉泉寺以下五首用祝岣嶁給舍来韻
飲石泉亭
飲流泉
登希夷峽
晚歸憩清虛觀
驪山
華清宮

新豐行
慈恩寺
九龍池
中秋遇雨次祝岣嶁来韻
咸陽道中
登乾陵
永壽縣山堂獨坐
邠州對菊同岣嶁給舍飲
秋蕪二首
九日同祝岣嶁登亶父山城

九日先期邀祝給舍對菊未開次韻
聞
皇太子生志喜
大佛寺訪卜道人
龍窩夕眺
登回山王母宮
聞鴈二首
平涼送劉堯臣同年任廣東藩伯
平涼公署見菊盛開有懷岣嶁給舍二首

陳東槐歐西洲大卿邀過暖泉亭同祝岣嶁識集聊歌志別
過崆峒
錦屏峽
登鎮西樓
賀督府唐漁石司馬平夷四首
雪中偶成次祝岣嶁来韻
原州除夕同祝岣嶁飲二首
過六盤山
青家驛夜聞邊聲

西征稿　　半洲著

報國寺與鄭磁江別

川郭臨初夏駐馬當夕陽高槐轉疎影虛閣生微涼故人有鄭谷追餞來禪堂置酒芳臺上仰見新月光長照萬里別明發各一方美君重交誼金玉無相忘勵我加餐飯勉我慎衣裳徘徊復回首惆悵縈中腸謀身豈足尚所貴俾時康

思鄉望雨

旱暵黎庶夏焦勞動聖君懸悵旋瞑色倏忽吐晴曛河漢空垂象山川未出雲誰能挽滄海千里慰耕耘

春懷少華許中丞

少華經歲別索寞嘆離群遙想論心地那知隔暮雲羽書河外急羌笛隴頭聞迢遞關山月淒涼轉憶君

捕蝗謠

定興城外蝗滿田田家日午猶饑眠里胥敲門捕蝗急豈知枵復那能前君不見田家去
計二月天春來無雨生雲煙牟麥如今盡[illegible]

稿鵯雖不捕空蔓延里胥掉臂長噫嗔縣官
仁術誰則知昔歲捕蝗三萬斛開倉計口堪
療饑

安肅縣蒲蘆亭獨坐

經時苦不雨竟日揚沙塵朱炎五月熾且復
驅王孫倘來虛亭下倏然遠世情蕭蕭動蒲
葦颯颯聞秋聲輕飈襲人至獨鳥向我鳴槐
蔭滿空堦月影浮高城夜涼暑應薄坐久心
逾清此夕聊自適百慮何所營

清苑曉發

夜靜暑氣斂早發露猶滋草塵瞑籠燈石城
候扃鑰雙旆懸曙煙五馬紛東郭拂幔望河
堤吹角梅花落旗翻宿鳥驚藻動游鱗躍玄
浦乍鳴挑戍樓餘聲柝鐺淨林扉開雲去山
岑削朝暾吐崦嵫輕飈蕩旗旆夾道綠楊垂
照水紅蕖灼龍劍光欲淨胡笳聲屢作沙嶼
轉逶迤村舍遙聯絡行路誠獨難觸物固可
樂無勞歎遠征聊用紓羈泊

慶都道中書懷

野日晴龍蕭獨本旌旗雙指度芳林雲移轉

愛青山色風細聽啼白鳥音仙伏憶贈金闕
曙寶刀遙挑玉門深漢廷不數嫖姚將擬絕
天驕紫塞陰

中山懷古

中山山上戍樓荒寂寞誰開魏樂羊河北先
憂在藩鎮關內多事自漁陽封疆尚憶憐陵
邵何字難餘閣古堂殘馬仙年經百戰居人
還解說陶唐

料敵塔

岧嶢石塔插雲端風磴蕭蕭五月寒俯接太

行森劍戟晴開瀛海散波瀾遙憐晝寂收戎
馬空欲憑高與共丹史愼
武皇曾駐驆獨留遺跡萬年看

燕臺

燕王本意築金臺祇謂能收濟世才何事荆
軻終遠去空餘樂毅不歸來平沙古嶂河山
在落日鳴禽草木哀三輔雲晴瞻北極
九重宮闕自天開

中山早行

客夢長不成雞聲起偏早既無夜寐安

晨興好觀河濤欲沉朱炎寂猶掃群動屏囂
囂一氣殷灝顥修旆指秦關駕車歷周道古
塔振風鈴中山露瓊島頻聞笳鼓鳴瀰見柴
桑杲遠岫帶平蕪高標誰芳草對此忘驅馳
飛以舒懷抱征轉揚沙塵田礎積枯槁此日
復蕭條昔年仍水澇處處避征徭村村事祈
禱翹首望雲霞秋來愁如擣

中宵聞角

深院中宵聞角聲攪衰危坐旅魂驚由來不
是江南地城上橫吹直到明

月下聞笳

戍樓笳鼓晚來多獨坐空庭月影過莫向今
宵動愁思秋風吹去滿西河

入秦

西入秦關慨壯遊山河百二宿王州相逢謡
道莊浪鎮六月人家已著裘

新樂曉渡

曉箭初催五夜壺渡河人語鳥驚呼花村□
月半明晦遠樹含烟有無萬馬獨看雙劍
[illegible]鳴林邊愛一峯孤玉關萬里將符節此日

[illegible]已到胡

寄虞憲陳中丞

王節金符鎮鴈門貔貅百萬暗雲屯春回雨
露西山潤陣肅風雷北虜奔竹帛正須籌報
國尊罏漫爾賦歸關
明廷即日徵元老秉鉞毋勞出塞垣

同岣嶁祝給舍登龍興寺閣

龍興高閣倚空浮晚日平臨最上頭漢代雲
山今北向滹沱河水自東流雲花遠度諸天
界宮樹晴開五鳳樓仙掌憶同青鎖闥玉關

還得並青遊

奉酬少華邀遊龍興寺閣兼燕集名園
夜復枉臨別二首

中丞高誼薄雲霄虛閣名園每見招芳樹拂
雲斜帶雨小池流水曲通橋蟬鳴獨樹秋聲
早風捲疎簾暑氣消歸興晚從深院靜重瞻
斧鉞照青宵

遙持王節下涼州西望關河萬里秋惟有故
人憐我別不妨終日為君留芳時轉憶他年
夢異域應思此地遊回首相逢更何處即看

鳴珮鳳池頭

彌陀寺小憩

喬木團清陰輕風生夏涼笛聲過雲響鳥語過花香寺古蒼苔合僧閒白晝長元戎擁旌節高燕集林塘

趙州懷古

憶昨遊燕市高臺春草新空悲易水劍不見信陵人井邑猶存趙封疆豈屬秦當年和氏璧何處淚沾巾

過藺相如墓有感

古塚臨叢路傍斷碑荒草幾斜陽秦嬴未滅身先死和璧雖完趙亦亡共鬪竟誰遺勝負同朝空爾計參商百年交態須壽國洒淚逢應薦一觴

內丘縣公館古栢延峙近蝕其一賦此

睠彼雙栢樹秀色欲參天鬼神費呵護風雪閱歲年飛柯盤鐵石直幹干雲煙久置空庭下永宜清廟前憑誰惜此物且復傷其顛豈真造化忌毋乃陰陽偏吾觀岩穴士自昔多名賢栽搭盡梁棟傴僂塞空林泉時危秪自勵

才大難爲全臨風發長嘆意苦詎能傳

順德公署靜坐書懷

驅車日行邁但見塵沙黃無事此靜坐轉覺白晝長堦空下馴雀樹蔭生微涼夕陽忽蕭索悄然思故鄉故鄉隔江漢親舍暮雲傍省侍抱夙志惆悵縈中腸酒泉在何處六月飛秋霜今我擁雙節駕言適茲方風凄大漠動草枯胡鴈翔三山與瀚海萬里遙相望

開元寺夜酌

鉅鹿誇名郡開元擁上方尋幽消旅況隨意到僧房錦訝蓉花褪風添木槿香夜闌還秉燭松徑遶笙簧

邯鄲城寄胡雙溯太守

常山太守胡雙溯黃金早蓋橫清秋芳尊夜對棲遲客祖席曉旁滹沱流十年意氣汝舊侶萬里風沙吾遠遊邯鄲城頭月色白獨坐相憶江雲浮

邯鄲道中謁呂翁祠

盧生昔日逢呂翁青駒短褐嗟困窮黃粱未熟一枕覺世間萬事隨轉蓬君不見邯鄲

舞妙且工酒酣蘇蕩何其雄陌上蕭條蓋禾黍相傳向是明光宮又不見平原意氣真如虹指揮叱咤奔王公荒草飛沙沒古塚斜陽斷碣悲秋風人生擾擾百歲中飄雲覆雨空匆匆自昔豪華亦夢幻鶴樓鐵笛誰能同

叢臺

落日叢臺上寒鴉起暮愁紫山收王氣金屋蝕溪流邑尚邯鄲舊人今歌舞休遙看桑樹接空有野煙浮

銅雀臺

曉渡漳河上小舟隔林遙指見荒丘秪開臺榭藏歌舞何意旋波傍水流九錫其悲公室弱三分誰識鼎圖休西陵亦在藤蘿外半畝無人雲自浮

湯陰謁岳武穆王

湯陰下馬夕陽遲古柏森森武穆祠故國山河懸指掌胡人部落識旌旗朱仙正想王師順金字牢催宋祚移欲起姦諛甘斧鉞更看忠節重褒崇

望衛武公祠

不見淇園竹空餘衛武碑青山還故國綠草自新堤有斐懷君子無荒憶令儀啼鶯亦何意長繞傍祠枝

百泉亭上二首

芳草深連小徑迴危亭清傍碧塘隈愈虛轉覺青山近機息何妨白鳥來野樹樓雲林影動石門懸日暮烟開登高我亦長舒嘯萬壑松風處士臺

山下寒泉注石湖綠楊圍抱野亭孤即看河洛千年在已覺炎蒸六月無錦鯉銜萍移小

艇蒼波蕩日浴飛鳧短橋流水悠悠去坐愛風來似舞雩

蘇門山中候嘯臺不至聊寄見懷四首

獨上孫登臺美人期不來長嘯下山去天風吹草萊

行後日悠悠欲訪蘇門仙空持一盃酒獨自臨清淵

亭上山雲浮亭下泉水白回首望風滿[illegible]坐松石

風吹白楊樹日轉綠槐影更上湧金亭何緣
駐清景

望太行山

遙瞻太行路山勢若有窮路回山亦轉盤礴
何其雄我行已云遠日與茲山逢平崖截天
末峭壁攢雲中蜿蜒難具數回合那可同或
奔如萬馬或亘如孤虹或立如蹲獸或翔如
飛鴻或露如劍戟或隱如帡幪或清如玉女
或怪如仙翁或伏如敗將或起如乘驄或如
正冠佩次第朝王公或如拱圭璧肅穆臨尊

崇或雨滴空翠或日浮輕紅嵌崟抱泰晉犖
崔俯崆峒偉矣神明力壯哉造化功下有金
光草上有蓬萊宮安得九節杖拄入烟霞叢
丹砂駐華髮玉液還青童飄然隘宇宙一覽
開洪濛

夏懷驛次王仲德給舍韻

白日斜侵閣黃河曲抱城沙虛留月色風急
亂灘聲古堞悲笳動高槐宿鳥鳴誰能禁客
思況有王關情

清化村即事

一日日風塵拂去驂偶逢花鳥亦江南灌畦碧
水分蚓澗遶屋青山帶夕嵐乘興欲憑芳草
坐停車聊與老農談雲晴更看孤峯出幾樹
蟬聲月滿潭

渡河

黃河萬里自西來滾滾千年不復廻吾道空
存浮海嘆何人真負濟川才乘槎消息今虛
在擊楫風流亦壯哉欲向源頭探九曲崑崙
天畔倚崔嵬

孟縣道中

風吹細雨潤平沙路入河陽近水涯高浪片
帆孤客艇小山叢桂幾人家野田索寞屯秋
草井邑蕭條起暮鴉何處更逢潘令滿城
桃李盡開花

河陽喜雨

客邊逢雨倍凄涼瀟灑令穉苗欲狂已爲朱
炎祛溽暑即看赤地轉春光庭松永夜聲盈
耳草亭明朝綠滿堂萬頃秋田占歲稔一川
流水下滄浪

旅意二首

燕山方說異鄉身又向燕山更入秦極北回
瞻金闕迥隴西遥望白雲頻
等閒休便嘆離居迢遞關山萬里餘羌笛不
堪吹夜月塞鴻那得寄家書

韓家庄謁呂梁廟

河陽古廟鬱岧嶤石壕穹碑對寂寥八代衰
文廻日月一封正氣薄雲霄孤忠已自開衡
嶂暴鱷猶能避海潮蕢以空慙逢古誇蘋蘩
終見
聖明朝

憶河陽潘令二首

擲果攔街自滿車歸來應種縣前花春風桃
李還開落不似潘郎舊日華
花封千載憶風流落日初臨古孟州十里蕭
葭連遠渚縣門空倚採花樓

孟津河上四首

孟津河上畫船開白日中流鼓角催星海西
來三萬里奔流東去幾時廻
凌晨雙旆渡河陽濁浪排空勢轉狂龍馬負
圖今不見神龜出洛竟何方

滚滚河流白晝昏昔年黃鉞正乾坤沙頭尚
見夷齊廟山下爭傳扣馬村
驅車誰唱棹歌聲堤樹長亭試一聽夾岸青
山隨意好片帆猶似大江行

北邙山弔古

北邙山下塚纍纍塚畔依稀楊柳垂斷碣已
無題姓字歷年那復識伊誰玉魚不復縈羅
綺青草應多接路岐惟有夕陽知故國道傍
猶照漢陵碑

望漢光武陵二首

光武山陵對北邙暮雲黯黯柏蒼蒼危碑不
動荊榛裏羽士長看寢殿傍
雲裏行宮枕古丘相傳重是宋時修獨憐南
渡諸陵寢白骨青山薜荔秋

過魏王城

魏闕今何處危城有故丘邙山猶北峙洛水
自東流野曠寒煙暝天低遠樹浮王風萎蔓
草吾獨慨西周

函谷謠二首

石壁倚荒山天連函谷關鷄鳴方出客道邊

孟嘗還
歸計孰爲傻金憑狐白裘當時能養士別有
却秦謀

過玉樵洞

石枰遥對爛柯山松下無人白晝閑瑶草至
今求海上仙蹤猶只在人間蟠龍虎丹初
就洞鎖烟霞水自潺青鳥不来空佇立西飛
黄鶴幾時還

汚池亭上對竹

小亭烟處䂓石竹三五竿輕颸颯然至瀟瀟
秋雨寒相逢若舊侶對此真忘餐況當行役
倦獨得臨風看盤桓坐將晩月色下雲端清
影散玉碧新涼襲衣單蚪臥上雲漢戛擊披
闌干旋把瑶琴彈忽覺似珊瑚我懷耿不寐
秉燭夜已闌明時有鳳鳥愛爾青琅玕

對鏡

白雲在高山朝往仍暮還如何明鏡裏不肯
駐朱顔朱顔憔悴那可道萬里風霜但自惱
空憶仙人王子喬金莖玉液蓬莱島

三門行

三門之水何處来分明白晝纒風雷晴天忽
訝河漢裂鯨波却鼓滄溟開浮雲西征倏東
返飛鳥欲下愁顛墜中流危石屹砥柱怒濤
百折終不回神門洶湧猶可下人門尚有槳
栫猶崩騰側望鬼門中何當巉巖只石馬憶
昔湯湯洪水時禹王治水真神奇鑿石開山
百川走九州不復驚流移此地胡爲獨險巇
篙師客子徒相悲定須一鏟鬼門石長河萬
古如平夷

會盟臺

汚池城外會盟臺石碣猶當古道開寂寞無
人爭擊缶空餘明月去還来

崤函

崤函山路繞羊腸萬世秦中自帝王金馬門
高誰得見一時烽火徧咸陽

硤石道中遇雨

硤石驅車愁路岐却逢山雨正来時千谿水
驟疾如駛萬壑雲深望欲迷徑入懸崖疑地
拆語臨絶巘藉天知輕風娜娜開林藪樹色
嵐光滿畫旗

陝州雜詠八首

攬轡嵩投硤石鎮按圖今識石壕村幾間茅
屋山坳裏有吏依然夜扣門

一望崤山挂女蘿上連青嶂下黃河王孫高
塚眼中少估客歸帆日暮多

十里荒城跨石岡召南遺跡有甘棠尋山尚
憶弘農郡覽古還過魏野堂

大禹導河來積石直從砥柱下三門狂瀾倒
簸滄溟窄噴薄長驚白晝昏

死去龍逢秋復春忠魂耿耿並嶙峋蘋蘩萬

古器香火獨對西風淚滿巾

鴻翎闕上暮雲橫幾鴨池頭春草生莘野不
知何處是兒童相對話阿衡

河上仙翁去不迴漢文猶築望仙臺垂衣已
拱金鑾殿延壽還思玉液盃

山翁遙指蔚蘿懸向是秦皇古廟前四塞猶
誇天府國一盃誰到敗垣邊

陝州早發

今朝行獨早徑窅山逾高晨風吹宿霧涼露
濕征袍陟巘天河近鳴笳林木號崗巒莽回

互村塢遁周遭野樹連雲合窰居鑿石半年
荒歎禾黍地瘠長蓬蒿歲月虛雙劍驅馳見
二毛經時猶汚洛何處是臨洮識蕩還思奮
恩深敢憚勞盤空任鳥道設險隔龍韜大舜
羅干羽成周戒旅獒
朝廷輕玉帛水鑑折秋毫夙駕趨王事磨崖拂
寶刀

聞鳩

鳴鳩何太苦久旱尚為災地拆龜文見池枯
鮒轍哀千瘡猶稅斂四野但蒿萊引領油雲

起紛紛甘雨來

聞砧二首

黎燈山館坐清宵雙杵砧聲月缺朔雪來
澗關塞柳秋風先到洛陽橋

月下誰家擣練聲寒衣長繫玉關情蕭條我
亦河西去白草黃沙隔渭城

錢郡博邀遊郭從商上舍草堂同崎嶁
祝給舍卽席偶成四首

曲徑通幽澗疎林帶草堂池穿分水色洞闢
引天光簾捲青山近風迴綠樹凉他鄉同系

莫此地斬鯨翔
旅泊弘農郡筵開虢略莊竹深山鳥下花落
水雲香骨肉斯文重驪尊此意長明朝河上
別客路渺烟霜
玄圃雅成趣洞房多含清藉爾幽棲地寫我
良友情心閒畫偏承興劇杯自傾石塘流水
滑湛以濯吾纓
愛爾林塘靜悠悠見碧山客聯青瑣闥旆指
玉關門笙鼓今朝沸風塵幾日還不妨高士
榻猶擬對潺湲

閿鄉雨望
驅車過洛水駐節近秦關徑次河邊岸雲來
雨滿山青半去不返紫氣迴難攀華嶽明朝
見峰嶒一解顏
鼎湖懷古
黃帝飛昇地今餘鑄鼎原斷雲連宿草落日
照孤村龍馭眞何處丹書久不存無緣請秘
訣遙此鬢霜繁
潼關即事
秦地誇天府潼關號鐵城危峯連鳥道飛

與雲平夾岸懸波浪緣崖度旆旌重門猶設
險何處是咸京
瞻華嶽
豈無佳山水長自憶關中入關忽瀟洒太華
何其雄始至詫獨異諦觀安可窮諸峯互羅
列蓮花迴尊崇陰陽變昏曉日月懸西東仙
掌掛丹壁玉女臨瑤空想像金銀闕內有神
人宮修眞吸珠露煉藥供青童飄飄乘鶴馭
颯颯來天風翛然振羽翰一拉希夷翁
登西嶽樓

愛山忘遠近日夕牽塵蹤高樓悵獨往屹對
蓮華峯華峰五千仞今古無改容群峰隨意
態或似開芙蓉蒼翠拂香藹繚繞走蛟龍對
曠煙光滿雲來山色重敍莽過天姥卓絕峯
岱宗紫霞間青靄微茫見孤松還須結瓊字
猿鶴長相從終當發絕巘萬縈羅心胸
謁西嶽祠時值禱雨
寶殿臨丹地雲橋駕石梁三峯遙並峙五嶽
永相望天地眞儲秀山川屢降祥苾芬常修祀
典禮樂薦馨香丕冒館西土崚嶒帶北邙

文翁鳥跡

宸翰煥龍章徽號隆千古穹碑建百王載瞻靈
赫赫應見歲穰穰錯江關人事調和憶廟廊
不堪頻旱魃無計得商霖滄海誰爲瀉銀河
祇自長祈北歆帝德霖雨徧遐方

華陰會周南石九丈

憶別自東郭相逢更異鄉蹉跎非少壯鬢髮
各蒼浪行色西河外爲邦太華傍停盃虛夜
月話及故園長

苦熱對華峰

華峰屹天末六月風雪寒竊栖苦炎熱何由
躡其端看山意不淺遊子行獨難逍遙青柯
谷悵望紫金丹倘逢廣成子白日生羽翰仙
掌翠欲滴明霞高可餐超然覽物象雙躍如
跳丸

遊華山同峋嶁給舍

我久憶華嶽願躋蓮峰巔昨來見顏色即使
心騰騫遙從石橋上始歷雲臺前相去但咫
尺欲往還蜿蜒危亭屹孤嶂古院浮寒烟飄
風振山木繁聲雜朱絃觴憑流水送飲藉酒

旗傳古洞千秋閟幽人書猶聞神仙昔難遇
登眺吾所憐懸崖職白日峻壁連青天捫蘿
盤曲磴攲馬度高阡谷暗晴疑雨林開晚帶
煙岩嶤嶢漢嘒浩渺俯秦川玉液靈丹瑩
花媚綺筵側身凌倒景回首隔塵緣獨有峋
嶁客深期共渺然

希夷峽

吾聞希夷翁平生事高潔棲身戀華峰適意
臥石穴磊落飲丹砂逍遙吸松雪游神八極
周御氣九垓絕至道已仙成逸跡儵蟬蛻古

廟儼令儀危峽立精鐵杳冥覆香蘿遺骸瘞
玉骨吁嗟誠杳茫珍重恐慢褻寶鼎今寂寥
瓊花豈漫滅紛紛學長年誰能通秘訣

遊華山再述

夙負四方志長思五嶽遊及茲愜素尚遂爾
成淹留虛堂對絕巘巨壑洒寒流洞深赤日
晚木落青山秋雲物散復斂樵歌行且休群
峯如可數一覽那能周徑迴忽疎曠石逼仍
傴僂蒼茫凝河漢參錯攬斗牛倚杖發孤嘯
俯瞰清渭流鎬京草方媚阿房煙正浮向處

求火皈不用咱陵丘王風亦靡靡氣空悠
悠黄金有時盡白骨無人收飄颻憶千載感
嘆翻自憂劉君飲美酒萬事將焉求

秋日

今日秋風起蕭蕭吹客衣梧桐寒自落鴻鴈
晚初飛短鬢青霜早空堦白露微皇華連紫
塞未敢憶鱸肥

華州秋日再晤南石

木落少華晚天空明月浮殊鄉難會面遠客
易驚秋已惜出一年別還爲萬里遊處處堂對尊

酒去住兩悠悠

七夕

今夕何夕秋河月光明星耿耿遙相望波浪長
年隔銀漢風雲此夜渡河梁天上佳期曠難
曉人間乞巧紛紛自忙草縞布袍憶太古錦衣
綉帶誇紅粧[illegible]爲姿空語神女等閒莫織羅
裳

華州園亭與周南石宴集二首

異域相逢地林亭共酌時旅懷渾爲破宦況
獨何遲曲徑盤迴紅蓼幽泉引碧池鷺鷥蕭清可

聽猶何用明吹
歎歲晏方切名園到却稀秪緣尋竹徑庶爲
啟荊扉露濕林花瘦風凄木葉飛秋聲何太
早離思欲沾衣

秋夕對月

山月圓如鏡今宵似更明天青秋萬籟露白
夜三更影浸西秦樹光連北斗城涼颸何處
起蕭颯送秋聲

彗陰

昨夜瞻星象妖芒氣已銷況當全盛日又値

聖明朝天意眞難測人心本易調
九重無闕事只合省臣寮

少華夕望

山勢連西嶽嵐光擁少華晴天開菡萏落日
帶煙霞倒影斜侵渭飛流曲繞沙遙瞻丹洞
裏秋草半仙葩

對雨

華嶽油雲起長空膏雨來沾濡饒亦地霡霂
點蒼苔潤滿流初迸林蘇花自開積陰迷遠
嶂餘潤絕浮埃閃閃猶飛電殷殷更存雷鳴

鴂徵樹出石燕拂波回蕭颯秋聲入蒼茫萃
色催登臺殊可上興劇倒金罍
遊玉泉寺以下五首用祝峋嶁給令來
韻
古寺依山麓晴天駐旆旌泉聲來遠壑松影
落空庭靈淨二峯出神清萬感平希夷遺象
在惆悵倚孤亭
飲石泉亭
禪室頗虛曠仙蹤久寂寥亭高臨過鳥風急
亂鳴蜩但覺千鍾少那知萬里遙秪緣泉石

好遲日歇征鑣
飲泜泉
虛谷暗鳴瀨清泜曲逗觴旗分賓主色花雜
蕙蘭香共變商歌發能令世慮忘殊鄉聊適
意不似楚人狂
登希夷峽
紫霞晴縹緲青藹曉霏微危峽藤蘿合高松
鶴雀飛鑪烟浮復散仙骨信還非欲問潛升
訣祠荒空自欷
晚歸憩清虛觀記

逆興閣高動歸僧向晚開引泉兼石髓種竹
避氛埃野氣沉芳室山光落酒盃峋嶁眞曠
達欲去更徘徊
驪山
驪山山上擁荒臺不見當時烽火樓祇為傾
城生一笑那知列國失諸侯離宮斷碣蒼苔
夕古殿高梧白露秋日暮牛羊何處下秦陵
近在隴西頭
華清宮
華清池館鎖煙寒浴罷山泉獨不嘆惟有雨

肥春草自滋更無人倚玉闌干胡來誤恃潼關
險輦去方知蜀道難凝碧歌鍾俱寂寞馬嵬
秋草自凋殘
新豐行
太皇西來思故豐漢高爲築新豐里列戶編
籬閭巷同市中關內崔相傚日夕笙歌動地
來王侯甲第連雲起等閒草莽卽遷舊供奉
天廚極甘旨酒徒俠客今寂寞敗屋頹垣半
荊杞鴻門尙拂驪山煙繁華盡逐東流水憶
昔戍卒對壘時若翁幾在分羹裡休誇料敵

闕普謂蒋古誰知鄉火耶

慈恩寺

慈恩閉古寺半對曲江頭鴈塔寒雲濕南山
秋意浮更無題姓字空復見陵丘往事誰堪
問橋西水自流

九龍池

九龍仙舘靜古栢鬱蒼蒼疑碧池何處沉香
亭已荒闌干誰獨倚花蕚未堪傷歌管朱門
沸春風醉海棠

中秋遇雨次祝峋嶁来韻

正憶冰盤升碧漢無端石燕拂雲迴蹉跎又
覺秋光冷節候徒添白髮催客舘裁詩愁為
破戍樓吹角夜堪哀殊鄉此夕眞蕭索潦倒
誰同濁酒杯

咸陽道中

追憶咸京日巍巍帝子居河山猶帶礪宮闕
久蹈徐返照平原夕秋風渭水跡諸陵誰復
辨立馬問樵漁

登乾陵

獨到乾陵上岡巒壯帝圖洞門餘石馬寒燐

集林烏王井妖魂杳青山穢德汙危碑空百
尺無復更生蘇

永壽縣山堂獨坐

佳節重陽近悠然坐草堂每看胡鴈白不見
菊花黃短笛秋偏切清砧夜轉忙故鄉今萬
里猶擬過花浪

秋葉二首

蕭颯庭前樹落葉飛無數遂客不堪聞閉戸
驚秋雨

又

露白幽山曙楓葉滿阡来處何事朔風吹復上
浮雲去

邠州對菊同峋嶁給舍飲

不意重陽節相從到古豳似知行役倦故遣
菊花新莫惜尊前醉俱為隴外人明年當此
日回首憶三秦

九日同祝峋嶁登覓父山城

節逢九日尚西征駐馬同登覓父城王業已
隨秋草盡深山空有暮雲橫霜前白鴈翩翩
下容裏黃花箇箇明人事天時驚短髮感君

須放酒盃傾

九日先期邀祝給舍對菊未開次韻

黄菊將秋色休嫌故不開此時如蕊發明日
復誰来嫩蕊延清賞新詩羨逸才霜淸花正
好一任歲寒催

聞

皇太子生志喜

忽報天潢使恭聞
皇子生歡聲騰海宇喜色溢
朝廷社稷綿多福乾坤開太平百寮趨鳳闕拜

墅稿　夫

舞動神京

大佛寺訪卜道人

洞口初逢卜道人十年高卧自修眞焚香静
對燒丹鼎飛褐藥時供辟穀身獨下雲梯談秘
訣忽歸云石室避緇塵欲窮九轉同仙侶
王事驅馳數問津

龍門夕眺

石壁盤雲渭水東竹橋新構落飛虹遥看瀑
布懸崖上共詫蛟龍古洞中萬壑秋風吹雨
霧一天涼月照歸鴻年来早㓂連關洛郇爲

世霖四海同

登回山王母宫

回山山頭王母宫古槐老柏盤靑葱周王逸
駿去不返翠華想像瑤池空開花結實八千
載䆁間爛熳蟠桃紅侍臣曼倩識靑鳥鶴驂
鳳偶廿泉中當時漢武遇仙蹕胡爲尚爾棲
樊籠蕭條百代留往跡瓊樓貝闕生秋風憑
崖長眺日西夕紫霞天際横孤鴻

聞鴈

驛馬郵亭暮色催滿山霜月却飛来一聲獨

墅稿　无

叫孤雲外客思無端夜幾回
路入邊城音信稀多情惟有鴈南飛慇懃爲
報高堂上春滿
皇都奉節歸

平凉送劉堯臣同年任廣東藩伯

長安相見轉相親忽報
丹書下
紫宸萬里旌旗臨五嶺十年風節重三秦徼垣
書靜風光滿環島潮生瀕氣新塞北爲君諳
驛路鷓鴣山色近南閩

平涼公署九日獨盛開有懷峋嶁給舍

古豳山館正重陽尊酒相逢菊未黃此日獨
看花滿徑白衣何處憶仙郎
黃花何事故遲開不逐重陽酒一盃昨夜西
風吹落葉看花應及此時來

陳東拙歐西洲大卿邀過暖泉亭同祝
峋嶁識集聊歌志別

東拙陳子歐西洲壯年仗劍寒斗牛秉心塞
淵動
天子簡閱驂裹無驊騮峋嶁奇瓉乘四牡關河

百二來經州崆峒巍峩駐征旆風煙索寞臨
高秋主人張筵擇幽勝朱門書閣開林丘洞
簫清切彩鸞下鯨魚噴薄山泉流樓船靜倚
鴛鴦渚珠簾半上珊瑚鉤酒闌擊鼓挽明月一
篇正落變鳴鶯城頭吹角暮雲起竹邊燈火
催歸輈回看盡是江南客明朝去住長悠悠

過崆峒

九秋臨華嶽萬仞見崆峒絕巘晴含雪危橋
晝臥虹僧呼玄鶴下洞引白雲通何處尋丹
訣還過問道宮

錦屏硤

懸崖抱深谷層岡開錦屏峯巒排劍戟水激
鬬雷霆戎馬驚天險關門控地形征幢當日
佇猶拂霧冥冥

登鎮西樓

樓鎮關西擁上入飛甍危檻俯崆峒九天日
月旌旄外萬里風霜鼓角中白草蕭蕭胡地
迥黃沙漠漠虜巢空如今開府兼文武雪窖
天山早掛弓

賀督府廣漁石司馬平夷四首

節鉞三軍帥風雲六月師指揮馳上將談笑
靖邊陲設險踰天塹先聲裂地維
九重看奏凱萬國頌平夷
韜畧麾諸鎮轅門控六師運籌擒北虜按劍
定西陲鎖鑰真堪寄蛟龍詎可維燕然須勒
石
皇路永清夷
昔秉鈞衡地今提熊虎兵折衝優俎豆制勝
屹干城
魏闕紆西顧雲臺紀北征何人周吉甫文武憲

全名
開府羅車騎登壇畫甲兵亞夫屯細柳克國
駐金城妙算惟無敵
王師號有征朔方今按堵青海識威名
雪中偶成次祝峋嶁來韻
朔月棲荒徼涼風釀曉寒已驚時序改況念
客衣單散亂浮瓊樹參差隱碧巒京門方祖
卧焦寢正辛酸久戍嗟張別疲氓動永嘆歌
難聯郢調酒僅破愁顔忽有山陰興偏宜月
下看不須迴剡棹相對夜初闌

原州除夕同祝峋嶁飲
十年違故國萬里赴西河節候青春近風塵
白髮多椒盤聊獨對柏酒幸君過共憶龍樓
上鳴鍾進玉珂
又
歲暮當今夕天寒且異鄉老親懷獨旅遊子
戀高堂勳業惟雙劍蓬弧本四方明朝花甲
啟話莫厭更長
過六盤山
西風策馬曉衝寒石磴蒼崖過六盤鼓角聲

疑帶漢[illegible]旌旗影近斗牛看[illegible]時更覺殊鄉
切行路誰知此地難白草黃沙關塞杳五雲
回首望長安
青家驛夜聞邊聲
驛樓花角動山城獨向清宵對月明萬里客
愁誰爲遣不堪猶聽斷腸聲
會寧道中春前遇雪
四野同雲起千山朔雪霏陣斜潛入幔飛急
亂沾衣色借銀鞍潤光浮玉樹輝春風明日
動和氣送寒威

西郊送春
秖憶關山遠那知歲月新風煙還紫塞花鳥
忽青春野菜聊堪摘村醪亦自醇醉來觀萬
象生意已津津
安定院中元宵對月
荒城古院對元宵春意初回雪未消草芳
燈看自好山翁濁酒坐相邀且將獨酌酬佳
節況有清光伴寂寥遙憶故園當此夕九衢
歌管上雲霄
張漳源邀遊皐蘭山五泉寺四首

駐馬滿澗微開筵向上方數株新鮮合寒遠
紫雲長晚角堂林鳥春河漲野航深鄉夢會
西回首憶禪堂
春日阜蘭十芳尊古殿開澗如凝白雪雲愁
界青山憑鴈情初度城鴉晚有遐登臨吾獨
愛兒復在邊關
王節来千里銀河瀉五泉遙峰晴積雪高閣
近諸天老柏春浮潤䟽林暝帶煙清時無警
報歌管動山川
白日蕭蕭暮黃河渺渺橫旌旗紛寳刹燈火

照金城容散山僧靜風高野笛鳴明朝觀細
柳壯氣薄鯢鯨
金城閱武二首
繡斧飛霜厲金戈耀日明虎臣眞矯矯駟馬
各彭彭氣薄黃雲動光生寳劍橫單于休近
塞一戰樹威名
天險金城固雲屯鐵騎雄材官諳七策壯士
競邊功野曠風生幕春寒雪滿弓擎旗書海
外含笑陋和戎
蘭河曉渡

月落金城鼓角殘危關曙色拂雕鞍黃河渺
渺中原隔紫塞迢迢邊地寒西望旌旗連翰
海東来風雪滿皐蘭萍蹤萬里休惆悵虎節
龍沙亦壯觀
沙井道中
王節出金城平沙列驛營雪光浮虎竹白色
炫霓旌黯黯陣雲起蕭蕭胡馬鳴清時兼壯
志萬里獨西征
莊浪對雪
路入莊浪氣轉寒經時惟見雪漫漫九衢錯

訝飛花滿萬壑眞宜立馬看絕漠不知春欲
半孤燈相對夜初闌戍樓刁斗空凄切虜騎
長驅獨可嘆
烏稍嶺
峻嶺緣崖上征幢入遠岑雪消鳴暗谷雲寨
失踈林地僻春無力山深晝每陰祇餘松柏
色聊慰歲寒心
游海藏寺
出郭耽幽賞停驂戀物華山猶浮朔雪林欲
吐春葩野色籠烟濟城陰帶日斜歌鍾催夜

酣不覺在龍沙
欲覓眞如境還過佛子堂野雲飛不盡隴水
去何長世界隨空幻禪機入杳茫傳燈今寂
寞誰復上慈航

遊東陂池同峋嶁視給舍漳源張侍御

盡道臨邊地胡沙接大荒誰期出城郭忽訝
見滄浪藻荇金鱗穩舟遲錦纜長春風如愛
客藹藹拂衣裳
何處堪乘興危亭矚野塘風雲天北極簫鼓
水中央數點汀鷗白千條岸柳黃殊方良會

少竟日對韶光

塞上曲五首

銀鞍白馬羽林郎狐帽貂裘塞上粧腰下錦
囊斜插箭隔河射殺左賢王
數聲屬纛陣門開花鼓營中響似雷虎帳牙
旗麾日月驕嘶萬馬一時迴
每歲防秋西戍邊荒城落日枕戈眠祈連山
上朝朝雪不識鶯花二月天
閨人空自寄寒衣路阻關山到却稀聞道胡
雛猶近塞不知何日是東歸

少年仗劍斬樓蘭畫策猶能定勢丹二十功
成今欲老但聞主帥日遷官

老軍曲四首

吾年十五挽長弓雪夜從征瀚海東白首營
門閒自檢戰袍猶染血腥紅
健兒休笑老成翁絕漠由來建大功莫倚射
鵰驚可汗他時褒颯恐相同
曾聞賞格重邊功幾度名占奏凱中盡道封
侯當萬戶豈知猶自困蒿蓬
老來無計避軍需日向沙場東馬芻筋力何
時還少壯更披金甲逐狂胡

涼州曲

涼州城在古浪西日日臨風聽鼓鼙壯士半
騎胡地馬荒隣時哭戍人妻平沙氣冷春無
力三月天寒草未齊行旅蕭蕭提劍戟居民
落落雜羌氐鳥稍嶺上雪長濕黑松林裡鳥
空啼令人却憶江南樂萬紫千紅花滿蹊

古浪行

紫崖環抱古浪城浪草萋萋浪水清沙邊白
骨幽鬼泣隴上黃雲羌笛鳴祁連落日半衡

山寸且相催早閑關暮已蒼茫連大漠月明
惟有鴈飛還危燉烽火夜深起胡騎憑陵渡
河水陰風蹩躠捲旌旗此去誰能辨生死鼓
角聲寒萬馬奔將軍按劍出轅門不知何處
陣雲合但見十里烟塵昏家家征婦倚城樓
極目戰場雙淚泥忽憶漢家仙長許國應教一
箭落旄頭

河西歸過六盤

經年岐路拂征鞍塞外歸來又六盤絕巘雲
深晴亦雨陰崖春盡晝猶寒忽驚歲月催雙
鬢自笑風塵繫一官徼倖何當聚高峰上望綵衣
何日共承歡

寶帷遠惠副贈刀詩謝

故人贈我寶藏刀醉來把視偏雄豪泥星耿
耿拂雲漢白雪皎皎明秋毫陰風慘澹魍魎
泣鯨波簸蕩蛟龍號神物在我合變化世間
萬事真鴻毛

遊崆峒山次豫章楊閣老韻

危岡千仞插晴空石磴縈迴一徑通遙許封
侵玄鶴洞碧梧長鎖白雲宮橋西欲覓廣成

鼎松下難逢採藥翁夕照半山歸興杳鐘聲
遙度翠微中
眺豐亭倚碧山頭坐見蓬壺俯十洲禪室老
僧空寂寞石門芳草自清幽花間啼鳥如相
喚霞外飛仙不可求異域登臨同作客琴尊
終日散離憂
丹崖青壑曉霏微十載心期幸不違萬壑雲
深龍變化九皋風靜鶴來歸飛泉拂樹眞鳴
籟絕巘盤空獨振衣欲向廣成參秘訣故宮
猶在道人非

咸陽謁周文王武王陵有感

文武由來幾千載園陵鬱鬱南山對祀典頻
年石磵開神功聖德昭如在奈時寢殿空巍
巍極目蕭條草莽漢代諸陵誰復辨離離
禾黍秋風過自昔豪華黃土宗當獨重周
文武伯氣雄圖久寂寞千秋不顯垂終古炎
天使節走紅塵拜拜焚香輸寸誠落日傷心
數往隴東烏啼渭川只寓情

榮感三首為漳源張尊堂作　御侍

華原川上動秋風落木蕭蕭帳恨不窮綵服何

緑承薮水丹青今見貴萬壑蓬氣浮星斗蒼龍
蟄月滿瑶池玉珮空却羡今名垂宇宙埋輪
高節正乘驄
龍函遥下五雲鄉沁水爭看日月光章服此
時眞異數音容何處轉堪場淚痕苦憶明經
志手澤空悲遊子裳極目松楸還故國
君恩親詩意俱長
我師半洲蔡公位大理卿奉
命安輯關西至則戎心祇慎我卒咸謐非所謂畢志效
位盛德懷遠者哉古甫召伯之職寔爾璠皇華四牡

所爲作也往返惡絶嶮逾洪流撫原緑坂弔英雄之
墓扳胡髯之竟諸臺爲梵觀具巨覩者未覧游之僚
故仕於是者佔俾與適焉於是出嶠函浮河洛達孟
津望太行歷崆峒北盡大卤西蛀武威蓋兹使事適
足以窮遐荒而愜壯遊也於是淵探腊讀搜奇剔眞
利方爲圓斲巧爲樸發爲詩詞具次裁帙中昔李文
正公作南行錄北上錄東祀錄然公以西行爲西征
錄方之謝大小陸比及杜子沈宋崔陳諸人咸能爲
之吊扣焉蓋都憲唐公嘗言之詎爲溢言乎往嘗讀
古詩未嘗不慨然長誦之也曰嗟乎所謂敎關性靈

[illegible]上經國濟物甄陶風非徒洗滌肺腸縣合
鑿能而已如先生可謂有志於好古者非耶然則彫
鏤之藝非發於情性之衷者曷能著於采録哉抑是
役也可爲人臣效者二奉辦
明命夙夜矢心仰闢以内如見絶域勞也料費稽畫剋
期成事而戚信不爽材也可爲事詩家效者三過化
輙書陳事頌詩積之厚故言之也順無靡辭無卑格
存之樸故發之也雅昔先正有曰言心聲也詩者言
之精也垂芳傳永豈不在素養性情哉門地門人鄭

謹序

是帙廼吾
師半洲蔡公奉使關西所著也鐵得而讀焉見其憫
時弔古撫景寄興與夫贈送懷遺之類要皆氣昌而
辭語嚴而工情暢而正是雖悠車抽筆之餘而寓憂
國愛民之意蓋渢渢乎三百篇之遺音實詩家之法
程也惜舊本刻之東吳滯於一偶傳而弗廣鐵竊深
慨焉乃捐俸繡梓布之四方思與海内有志於詩者
共之意此特公之餘緒耳若夫勲功政績照耀當時
流芳汗簡當與此帙共傳於不朽云
上黨門人楊鐵頓首拜識

東巡稿序

賜進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晉鋦鞮張鳴、撰

予昔按甘凉半洲先生時爲棘卿以鞫讞至再按齊魯先生晉臺卿以撫治至政有謨議作有賡倡聚有登臨燕話罔不浹教乎心益我哉先生隨寓著西征東巡二稿予皆濫與品題珍借于先生多矣守濟南郡司馬氏見西征諸稿傳

廼校東巡稿亦入梓質言于予竊謂景以天設情以人會攄景洩情而聲韻出焉是故謂之詩天人相與之幾其微已乎古風雅尚矣漢魏以下不能盡紹厥美豈其繪詞絺句不古人似邪特岐情景而二之焉爾夫雪之飛雨之注月之輝光山之環列峯巒泉之分流湖沼林廟之突起而交映者皆景也學弗泝原

虛弗受感通弗合一則情暌景叛始邈乎其不相及矣惟達人以天地萬物爲襟凡景之在觀者隱隱然而伏潑潑然而動盎盎然而煥發感于情則爲詩孰非模寫停蓄于胸中者乎先生以之觀先生望雨之詩其情憂喜雪之詩其情暢對月之詩其情切登山望峯之詩其情曠觀泉泛湖之詩其情幽拜孔林謁

顏廟之詩其情慨於乎悽憂夫時者也暢樂夫民者也切好夫君者也曠見夫道者也幽其夫物者也慨感夫聖賢者也噫詩者先生之緒餘詩固不足以盡先生蘊而蘊不因詩可求乎哉雖然先生諫議有草平反有録均力墾田有集里甲驛傳有事宜功業之見于制作者又不宜詩而已矣

嘉靖丙申閏冬之吉

東巡稿目錄

東巡稿

登泰嶽　　　　泮洲蔡經著

憶昔遊關中華峯豁心目因之懷岱宗何由
一栖宿東鉞酬夙期巡方戒行僕遐矚翠欲
流近覩青可掬晨颸滌嵐煙朝暾開林麓萬
仞壁凌霄百丈崖懸瀑蜿蜒往復廻盤礴起
還伏岑巔從天柱横亘蟠地軸陟巘星河搖
覽物齊魯縮曠然帶徂徠邈爾浮海瀆積雪
覆層崗明霞掛石屋山氣春益佳鍾聲暮偏
速幸兹諧登臨慰此抱幽獨惟慨前朝碑苔

蘚不可讀尚餘五嶽情逍遥駕雲轂

又

名山夙所愛矧復東嶽尊殊方悵遐想及此
遂叅門峯巒信獨異雲物何其繁凌晨恣登
陟竟日勞攀援飛泉鳴百道遠樹擁千村飄
飄履危嶂渺渺臨中原真如歷霄漢匪直齊
崑崙往事盡塵土遺蹟空乾坤秦松豈誠古
漢壇亦無存摩崖餘百尺勒石徒多言以兹
感今昔慎勿辭芳樽

十八盤

石磴縈迴十八盤天風吹雪晝生寒蒼苔暗蝕摩崖篆碧草斜侵封禪壇日觀俯臨青海上蓬萊高逼白雲端危亭一覽河山壯玉燭金甌萬代安

五松亭

嶺畔行宮御帳開翠華金輦此曾來五松自擬流恩澤二世誰知蔽草萊惟有白雲還聚散更餘青嶂尚崔嵬雄圖霸業空惆悵古木鳴禽聲正哀

次永南張殿讀來韻二首奉答

遙持玉節皇華使近侍金門直講臣　寶幄晴開聯鵷鷺　御爐香細裊麒麟明廷獻納勤三接經國文章重百鈞笑綰銀魚臨海岱新詩題處徧青春

又

金殿分符下藩國仙班宣册造詞臣龍聲早已翔儀鳳史筆真堪繼獲麟準擬勳名垂琬琰即看調燮秉衡鈞毘陵南去庭闈近此日應酬寸草春

奉壽羅主政乃尊西蒙翁

南嶽高峯開祝融山川淑氣集西蒙掛冠早已從陶令適與還應似醉翁鳳誥即看霄漢上龍駒直産渥洼中洞庭秋水兼天湧獻壽無疆頌共同

喜雪

玄陰天際擁同雲淅瀝寒聲入夜聞野外忽迷青草色沙頭應失白鷗群飄飄拂樹瓊花落點點沾衣玉屑紛共說有年今可卜不妨沽酒醉醺醺

謁孔廟

太極隱混沌陰陽闢元始狉狉復蓁蓁疇焉振人紀綱惟羲黃開此道平如砥精一紹遹傳周文率允執厥中歷春秋不絕如綫耳尼山久鍾靈天縱吾夫子上以繼百王下以開千祀垂教在憲章翊世遵倫理日月並貞明天地無窮已巍然見宮墻幸茲趨闕里穆穆瞻聖儀[illegible]斯文予何人勗哉爾多士

謁顏廟

陋巷名猶古危祠構巽然潛心由博約見道

到高堅學已優希聖天何惜假年只今尋樂
處千載若生前

登山東試院明遠樓

夏日晴登試院樓飛甍危檻俯東州望臨海
岱連齊魯身近雲霄接斗牛隱隱岑巒浮瑞
氣涓涓泉脉漱寒流已占靈秀鍾多士即看
鵰鵬奮九秋

齋居望雨二首

黯黯流雲去復回滿天飛雨幾時來輕雷未
起蛟龍卧厚祿真慚康濟才已見頷顑憐父

老不堪原隰長蒿萊齋堂愁絶孤燈夜白髪
俄驚兩鬢催

又

西郊時見密雲飛霢霂何由慰客衣秖謂天
人能響應況聞感格有神機微忱豈必回蒼
昊此念猶堪徹紫微頷挽九河霖下土一朝
應濟萬民饑

齋夜喜雨一首

竹上初聞淅瀝聲風廻旋復過山城開窓氣
拂琴書潤捲幔凉生几簟清秉燭每從簷溜

望扶犂真慊畎田耕更聞獨坐渾無聽擬聽
瀟瀟直到明

奉次淡川王司馬扈從

謁陵二首

九重晴日移仙仗翠璧丹崖春更宜深深龍
文圍 寳幄鏘鏘環佩集瑤池光浮斗極揮
宸翰喜溢慈闈捧 壽卮十里平湖廻錦纜共
將天保賦周詩

又

西山乍見龍旂繞東海新傳 王輦還百辟

逢時同侍從
七陵隨處幸躋攀露濡玄圃松楸冷鶴唳瑤空
寢殿閒
聖孝獨超千載上遠臣遥戀五雲間

濟南學宮引芙蓉泉環注泮沼一首

芙蓉泉水繞宮墻泮沼天開一鑑光遠遡源
流窮道體靜涵星斗煥文章衣冠直擬追三
代禮樂今方冠百王最喜明時歌樸棫佇瞻
清廟薦珪璋

陳雪崖先生挽詞

幽人卜築龍溪山龍溪之水清潺湲蒼崖石
丈髮松雪玉茗瓊蔦誰躋攀天風吹雪化時
雨崇朝直擬膏霈寰浮雲靉靆散龍湫晏颸
颯颯飄江灣神功未竟轉蕭瑟空令儔士多
愁顏吁嗟餘澤豈終泯蘭芽桂樹森庭間君
不見子猷登第入金門衆今名無窮公有子

登華不注峯

壯遊歷覽名山多蜿蜒突處生嵯峩未有此
山起平地孤標直與雲相摩峭拔寧須附丘
壑崚崢不用牽岩阿中原白日見砥柱遠勢

已欲撐天河嗚呼丈人之峯乃若此我生正
須當如何風塵傾洞世弗兢獨立與爾迴其
波

院中葡萄新熟贈章源侍御

月支移種自何年引蔓春陰小院前潑露瀼
瀼垂玉乳經風裊裊近珠簾澌看紫綻秋初
潤却愛晴乘雨更鮮細摘銀盤浮萬顆嘗新
還願使君先

登歷山對華亭同張章源侍御

歷下名山秋復登丹崖青嶂鬱層層徑緣承
蔔行將偏閑爲有雲帳獨花遠岫斜陽邀去
鳥疏林涼月照歸僧野亭小結依龍洞坐對
華峯翠欲疑

又

秋日南山氣轉嘉縈迴石磴帶晴沙琳宮上
接三千界雲樹遙連幾萬家百頃蒼茫凌菡
萏諸峯羅列瑣烟霞同遊並是觀風客極目
應憐草色斜

秋泛大明湖燕尹太宰池亭

明湖十里蕩秋光暫滌煩襟俯小航細雨曉

催紅蓼色輕風時拂綠荷香波晴並泛沙鷗
近徑轉斜牽錦纜長不用繁絃歌窈窕濯纓
吾欲聽滄浪

又

太宰名園傍水開湖光瀲灔映樓臺幽亭此
日空惆悵飛鳥何心自往來結社秖今還載
酒持衡誰復更憐才即看翠竹干雲上盡是
當年次第栽

同章源侍御遊華不注峯并泛大明湖

平居景幽曠雅懷避煩囂林園皆成趣亦足

供逍遥况兹出東郭雲物如相招群山秀嬝
娜蔡家特岩嶤開筵坐琳宇浩歌凌紫霄朗
情藉軒豁客思飄飄颻騰言泛蓮沼復爾移
蘭橈窈窕邅玄沜逶迤渡危橋菰蒲水清淺
石竹風蕭條擎荷玉觜濶采菱碧波搖槐陰
宿鳥下藻動潛鱗跳何緣對淑景且莘聯高
標因探歷城勝斿采康衢謠念余拙紀述願
君報瓊瑤

有感寄懷

通籍金門二十年平居還似老青氊人間待
足真何日頭上相知獨有天琴鶴每憐清獻
志樓臺長憶冠公賢此心匪石誰能轉私悅
希文置義田

茌平道中

秋雨來不驟晚田潤如酥陳陳既登稼鼓腹
懽農夫在昔歲屢歉饕飧廢寒廚誅求連旦
暮箠楚無完膚井邑轉蕭瑟妻孥劇嗟吁幸
兹稍豐裕積困纔少蘇無勞誥戒務且緩徵
田租逋逃諒來復殷憂亦怡愉願言崇大化
漸使蒞唐虞

東昌院中新搆小亭成因令移竹

古院新亭小開窓亦敞然偶緣擁判牒暫此
把詩篇地靜來風細簷虛得月偏還須培翠
竹彩鳳下翩翩

中秋對月三首

月向清秋好光於良夜多忽爲河上別還在
客中過撫劍心猶壯驚時鬢已皤平生霄漢
意把酒問如何

又

碧海金波湧瑤空玉兎明可憐今夜月偏照
故鄉情鼓角秋逾切風雲晚自輕中宵瞻北
斗遥憶鳳凰城

又

客有悲秋意能無愛月情關河千里隔愁思
一時生夕鴈孤飛影寒砧獨搗聲明時興禮
樂早晚罷西征

泗水觀泉

駐節臨川上涓涓泗水源寒聲鳴地竅靈氣
遡天根萬古神機運千年道體存奔流[illegible]白
折終入海東門

貸縣道中

山城斜月漏初沉曙色煙光帶遠林落木蕭
蕭秋已暮浮雲數數晝還陰川原杳杳悲歲
事鬢髮蒼浪動客心東土驅馳空歲月保叅
無計愧朝簪

三謁

孔廟四章

維茲闕里實鞏我思厥思伊何維以我師
翼翼其宮肅肅其儀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覯亦難止矧覯且親於昭在上有赫廼神

維神洋洋蘋藻是將若啓若翼彼周行

宿靈巖寺二首

忽到山佳處懸崖拘夕陰石橋橫玉蝀梵宇
控珠林鳥下雲間語僧傳物外心空庭霜葉
晚笮磬細清音

又

行邁驅塵軟幽棲愜寺門甘泉浮石髓古洞
吐雲根木落千峯淨風迴萬壑喧天雞啼夜
半帶月過前村

開讀

皇子生　詔赦宥

銀牓天開動震祥青宮日麗繼離光
龍圖衍慶綿千祀
鳳詔頒
恩賜萬方夷夏謳歌慴禹啓
朝廷垂拱見虞唐叅孱幸接雲霄地拜舞懽騰
鵷鷺行

半洲翁綏猷東土稟什萃帙爰題巡稿梓之濟郡猥
吏人龍捧誦終之凡山川雲物之狀風景俗尚之賾
感懷渺階之賦斑斑拭目是故予望甫見憂民之切
焉厥辭多譓于引泉見作士之勤焉厥辭多渙于開
讀見愛君之懇焉厥辭多豫惟憂思濟仕道逵矣惟
作忠養師道樹矣惟愛思忠臣道貞矣讀者畢考全
集迺知翁之作悉根理道匪徒恃揮毫染翰已也

屬下吏華亭李人龍頓首謹撰

東巡稿終

濟郡刻半洲稿成守恭受讀而卒業焉廼作而嘆曰嗚呼斯其爲詩之至也歟夫本性情關倫理詩之至也反是則於一唱三歎之旨有歉矣今觀之四稿種種而皆具斯道而豈徒作者哉是故讀北寓對菊獨坐之什則知出入禁闥之間而不忘南陔之念讀南行旅夜曉發之什則知往來楚越之區而不忘北闕之懷讀西征巷除閱武之什則知鞠躬衷情之時而不忘綸依之憂讀東巡費縣茌平之什則知繩糾官邪之日而不忘綸列之隱念南陔者所以致慕而爲孝也禮斯登焉懷北闕者所以致報而爲忠也義

斯著焉憂綸依者所以致謨而爲烈也智斯闡焉隱編列者所以致愛而無澤也仁斯滋焉夫是謂之本性情夫是謂之關倫理其斯爲詩之至矣乎得是編者美愛爭傳雖九垓百世而可知也豈特鬉今日東土之思之式而已哉

屬吏建業司馬恭頓首謹識

書半洲稿後

夫人秉天地之至淳以生當其不汩於人不持於習情所自發發而爲詩是雖出於匹夫匹婦也而聖人有取焉此風雅之淵源也后世作者矜飾虛靡喪失本眞若長楊子虛之流蔚然詞苑之宗而人之視之若俳優然是尚能通於先王之教矣乎李伯藥見文中子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至於四聲八病剛柔淸濁靡不畢究而文中子不荅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今子之言詩是夫子

之所痛也蓋自建安以降逮于六朝作者務摛綺靡而汩沒其天地之淳今其詩固可誦也其有三百篇之遺意與然則河汾子之所痛蓋痛此矣或曰夫說詩奚其若是之固也六朝以上姑置勿論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作者莫盛於唐其間卓然號稱大家若李杜將亦有所未至與曰吾非敢固而置不足於人也而詩未易言也子貢子夏聖門之高第也蓋必至其晚年有悟於聖人之教而後許其可與言詩然則詩豈易言哉苟由此道其選

之必有取於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不爲河汾子之所痛殆亦鮮矣御史中丞半洲蔡公南行北寓東巡西征靡不有作濟郡太守司馬公裒而刻之題曰半洲稿洪得受而讀焉與皆自其所秉天地之淳盎然出之故自不落文士畦徑而無所謂飾虛麗迷本眞者公昔語洪于省中曰詩非殖所長於乎詩亦工矣謂是足以盡公乎敢從司馬公之教敬以是言薦于卷末後之讀公之詩者庶亦有省于斯言云

嘉靖十六年三月既望德郡葉洪拜手書

半洲稿後序

賜進士出身前奉政大夫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後學臨清林瓊譔

內臺卿半洲蔡公著有北寓南行西征東巡稿司馬郡伯貽瓊任以序瓊歎曰地有四方詩有四嶽兼四嶽以歷四方四方則之其維君子乎瓊三復公稿而始窺厥旨協聲入律和在其中矣幽賾章顯文在其中矣備體正格嚴在其中矣谿神異境靡在其中矣夫天有元氣渾淪磅礴載而行之者地也啓于東盎于南翕于西訖于北東主仁是故和生焉南主禮是故文生焉西主義是故嚴生焉北主知是故睿生焉公之資剛而明溫而肅孕天地正大之氣與又博學會理以澄其原沉謀靜慮以定其適擊回挫墨以作其壯植倫匡紀以堅其節

洞幽宣結以達其厚繇是屹而弗頽通而弗欝完而弗斲蘊之為道義顯印粹白發之為文辭雄渾沖淡塞之為功業廣廓崔嵬浩然燁然瀰漫寰宇故北寓則光上國南行則光吳越西征則光遼陲東巡則光齊魯在在珙璧其著作而板傳而口誦之於乎繁熾有本哉經云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其公之謂乎

嘉靖丙申冬閏月吉旦

半洲稿後序終

濟郡刻半洲稿成守耒受讀而卒業焉遂作而嘆曰嗚呼斯其為詩之至也歟夫本性情關世教詩之至也反是則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歉矣今觀之四稿種種色色皆具斯道而豈徒作者哉是故讀北寓對菊獨坐之什則知出入禁闥之間而不忘南陔之念讀南行旅夜曉發之什則知往来楚越之區而不忘北闕之懷讀西征孿除閱武之什則知鞠讞衷情之時而不忘黼依之憂讀東巡費縣往平之什則知絪絆京邪之日而不忘編列於隱念南陔者所以致慕而為孝也禮斯彰焉懷北闕者所以致報而為忠也義斯著焉憂黼依者所以致謨而為烈也智斯閎焉隱編列者所以致愛而為澤也仁斯湛焉夫是謂之本性情夫是謂之關世教其斯為詩之至矣乎得是編者美愛爭傳雖九垓百世而可知也豈特繫今日東土之思也式而已哉

屬吏建業司馬耒頓首謹識

半洲稿四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張經撰卷首題曰蔡經葢其未復姓時所刊也經字廷彝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總督軍務以左都御史爲嚴嵩搆陷坐以失律棄市後追謚襄愍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第一卷爲北寓稿乃經官御史時所著次爲南行稿爲嘉興府知府時所著次爲西征稿爲大理卿時奉命安輯關西時所著次爲東巡稿巡撫山東時所著詩多五七言近體頗摹唐調葢正當太倉歷下初變風氣之時也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十八卷

〔明〕林希元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八年陳臚聲詒燕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次崖集十八卷》提要

林次崖先生集序

世每以道學與經濟判而為二於是乎有駁雜不醇之經濟即有迂疎無用之道學皆俗學之謬也按前史但有儒林傳自元脩宋史始別立道學傳顧道學之真者每不樂居其名至明代講學者日衆往往以指斥象山為能事一若有此即可以接武乎紫陽者而考其行己立朝輒迂踈而乏致用之實世亦何貴有此道學哉同安林次崖先生自少承鄉先正蔡氏虛齋緒論篤志聖賢之學乃予讀其集中之

文則惟有關經濟者居多茲聚生徒立門戶叫呶爭鬨以爲護道者皆先生所不取嘗与鄒 國裳書謂近日紛紛朱陸之辯皆如矮人看塲聲之於金朱子陸子皆真金今人則以銅而包金者而又何以論定哉先生之持論如

是蓋惟其不欲以道學名故獨得道學之真而發之於經濟亦有其實也先生歷仕殆十年銳意以用世自任而守道守官屢起輒躓由南京大理寺正謫判泗州罷歸起廣東僉事歷南北寺丞復落職知欽州擢備兵海上終以

拾遺畧不得盡展其用方其在南寺丞也世廟初御極條上新政以要重請息內臣機務畧其鎮守迨再擢寺丞又上王政附言二十一事所言皆中興大計天下根本綱要之所在假使當日盡悉舉而厝之誠有足遏亂源而成至

治者其判泗州則以歲饑精求救荒事宜上荒政疏若干條言在僉事則請豁無徵以蘇灶丁豁徑役以澄國課咸詳明切實確然能興利除弊若夫因遼東兵變而請練內兵以殺重兵因安南莫登庸之亂而連上六疏力主必討

之議則先生之運籌決策燭照
無計尤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也夫
豈如俗學之迂疏而無用不所可
同日語歟先生所撰四書存疑十
八卷易經存疑十二卷與虛齋蒙
引並傳學者久奉為圭臬而集
版已漫漶陳舍人灣亭重刻以行

世不遠千里郵寄屬為之序舍
人好古力學闡揚前哲之遺文以
嘉惠來者甚盛心也遂不揣檮
昧而論之如此

乾隆癸酉秋七月長洲後學

沈德潛撰

序

前明中葉姚江大倡新學吾閩
恪守程朱以有蔡虛齋先生持
之而林次崖與陳紫峰兩先生
繼之蒙引淺說存疑三書久衣
被天下余嘗謂四書存疑剖析
格物致知之義使姚江見之必

咋舌俛首而自悔今得次崖文
集讀之益知其用力格致之功
真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
到者也其所上新政八要皆從
本原之地推之用人行政之大
端其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
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嗚呼當

日能用斯言何至有糾季之萬事尾裂哉其有慨於軍寔日隳漸即悽夷論兵論將論屯田論邊患審時度勢按切事情如聚米劃沙可坐言而起行不如是烏得謂全體大用無不明哉然則先生所重偏在知乎非也知之真故行之果先生經南北内外升沉之仕途隨事求是隨分盡職不以利害得失夷險動其心所見卓然不可奪也先生嘗自恨不獲及虛齋之門而與紫峰相劘切其論當世諸儒薛文清後獨推胡敬齋文羅整菴序

序　二

其困知記與張淨峰書以陽明之學盛行江右爲憂謂整菴困知記攻费有力而與學子言則務令反求諸身心不必辨之於口舌之間嗚呼此又可爲後世曉曉聒日以爭勝負爲事者之針砭矣惜是集流布未廣得見者少同安陳君鴻亭鋟以公世其有益於學者甚大故不揣淺陋而序之

乾隆十八年三月上浣後學寧化雷鋐序

序　三

林次崖先生文集序

學得宗旨詮經譯傳述聖道以
啓後人而又忼慨敷陳激昂時
事至於欲復疆土壯國體奠蹶
而不悔論學問則非坐談性命
之空虛語事功則非揮霍才情
之縱斥如次崖先生斯有體有

用之儒稱焉吾同安自朱子簿
邑兼領敎職時從遊親炙則有
王許呂三先生嗣是而聞風私
淑代有名儒至究心經傳闡孔
孟之微言發明濂洛關閩之正
學爲朱子之真傳的派者惟次
崖先生所著易四書存疑實與

同郡蔡虛齋先生蒙引後先繼
起並傳於世
本朝周易折衷及凡輯四書者皆
多所稱引至今文人學士確守
其說聖道賴以常明人心賴以
不死其爲功豈不偉哉夫學者
讀存疑之書罕見其文集則亦

第知其解經析理有功聖賢而
不知其書疏詩文雜著所爲忼
慨激昂直言正氣與存疑之書
相表裏者皆先生躬行實踐之
符契也萬曆間李侯晦美邑前
輩虛臺蔡公嘗搜羅讐校而剞
之屡經兵燹舊板無存予假歸

在籍与同志徧覓刻本完書而不可得閲歲乃得録本於其家復轉覓他本而始全因而論次編録將付之吳門梓人而吾閩雷翠庭先生遼視學江蘇方汲汲表章正學以儀型南國此集出足以為學者感發興起之資其亦以晚進之士廣鄉先正著述之傳為粗知所向往者而進之歟

乾隆壬申年孟冬同里後學陳臚聲鴻亭書於登瀛省齋

林次崖先生文集原序

邑侯李公璥美既捐貲倡義刻次崖先生詩文集成以獻臣有讐校力而屬一言序之序曰正德丁丑榜吾泉最號得人學憲公琛襄惠公岳而大理丞次崖林公希元也三先生皆邃於經學以文章氣節名一時而作用不同際遇亦異其為學士所宗而稱我明人物第一流則一云先生力學刻苦自草茅中即銳然有當世之志其學專主程朱而折衷於王順渠歐陽南野之間不盡名已見尤不喜陽明良知新說今四書易經存疑海內家傳戶誦與蔡文莊蒙引等矣惟是生平蒿目憂世抗論勇為當世廟初筮仕南寺即上新政八要其後復有荒政叢言王政附言諸疏亦皆聳動中外見諸施行而大同遼東兵變及守欽力主征交之議大為當事所側目故先生官躓而起起而復躓竟不獲大用以老既罷而欽人生祠祀之歿又二十年而學使者祀之黌宮今讀其疏纖悉剴切盡關天下大計即鼂賈歐蘇未能過之而其他詩若文雄勁典質俱發其中之所欲言而大指不背於紫陽即年踰大耋室如懸磬而桑梓利病不憚再三為地方諸公往復其志氣磊磊落落雖犀可劃虹可貫奔育可奪矣故為紫峰易為先生難幸而成則為襄惠不幸而不成則為先生所能者人不能者天然先生學而大儒入而名卿出而良吏歿而言立即安南四峒之復都統之授人謂林知州六疏賢於數十萬之

師夫是之謂不朽論者無以其際遇之齟齬而妄訾軒輊哉是集校讐刊屬蔡敬夫參政會赴楚藩不果故余不揣謬爲代斵而詩則劉國夏憲副共之封事全收餘汰一二庶幾無復未見全書之恨李令公嫰政非一而表章茲集及修文公書院乃其右文之大者集原本爲先生子有梧手錄而訂訛敦匠則先生之孫學禎學范學弼曾孫寄察官守容爲最玄孫夢鯉廷璋外曾孫廩生吳大光及諸生林燧卿陳世滐俱與有力而大光尤任勞并志之

萬曆壬子夏五月朔邑人後學蔡獻臣體國甫書於仰紫堂

林次崖先生傳

蔡獻臣撰

先生名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縣翔風里辟浦山人先生讀書邇而卅刻苦至研理釋文尤極精專束髮則銳志當世正德丙子以儒士中福建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世廟登極條上新政八要有君道急務六一曰務正學以隆治道二曰親正人以資輔導三曰用舊臣以輔新政四曰清言路以定國是五曰急交修以圖實效六曰持久大以終盛美有朝廷大政二一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二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其後十三省鎮守盡罷歸內監中興美政實先生啟之時江彬用事有供奉樊宣者犯法應死法司懼忤彬意欲輕之先生不可竟置

重辟累遷寺正適巡城譚御史有所私問斷已而問者家訟寃先生執爲情罪未協且使法司職掌當駁譚請同鄉三御史爲解不從則屬堂卿陳琳爲解又不從陳竟以抗拒論謫先生泗州判官時江北大饑逋聚至九百餘人先生悉心賑濟多賴全活復單車往諭解散之而巡按劉御史以沉醉無禮先生遂棄官歸尋用方西樵霍渭崖薦起先生寺副擢廣東鹽屯僉事先生以法久弊滋悉條奏舉行之由是鹽丁蘇息而屯政肅然未幾改提學先生爲學政三編式士士瞿然顧化庚寅陪推南京大理寺寺丞上特簡擢先生蓋有意大用之矣滿三載留北會遼東兵脅辱都御史呂經先生極言姑息之弊請用兵疏入落職知

欽州時安南莫登庸纂其主而自立東宮建上怪無安南表差官往詰得其狀而先生尤力主必討之議凡六上疏請正天誅諸所爲建學脩解儲蓄守禦無非百年石畫久之擢僉事備兵海北然朝議竟憚用兵辛丑遂用拾遺罷先生而欽人建生祠祀之迄於今不絕先生在粵嘗上荒政數十事丞大理又上王政附言二十一事前後諸疏皆剴切盡事理其志直欲立見施行雖賈誼蘇軾莫能過之獨征交之議與當事意見不同然其後盡復四峒舊地而莫登庸削王爵降爲都統先生力也先生自泗州歸無日不以讀書解經爲事其學專主程朱嘗恨不得及虛齋先生之門於良知新說尤所不喜所著四書易經存疑丞南

時復加刪定而太極圖解讀史疑斷考古異聞古文類抄諸書皆行於世晚復考証大學古本爲改正經傳疏上之竟以此得削籍先生神王氣剛到老不衰家居手不釋卷或忘寢食至地方有寇盜饑荒等事則不厭侃侃爲當道往復卒年八十五葬從順里四五都坑內山之原蓋卓然我朝名臣云提學王公世懋祀先生學宮熊公尙文特建羽翼聖經啟迪後學坊以表先生與虛齋先生今令李公春開又爲梓行其詩文遺集學者始見先生全書善乎傳夏器之論曰予觀古今人物材具不同措施亦異慷慨直節者未必熟於機宜經明行修者未必周於庶務乃先生任職居官所在竭精神敷教化遇事抒直用夏變夷何班

班也蓋其忘私徇國之心出乎天性且學究精微體驗眞切今觀王政一疏燦然七篇模範而中外敭歷畧已見諸施行非止爲空言者至其晚歲歸來家無擔儲著書淑世死而後已則先生之事業悉從德性學問中來所謂有體有用之士先生眞其人與先生眞其人與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目錄

卷六

書 揭帖

卷九

卷十

記　碑

卷十一

卷十四

傳　行狀

卷十五

祭文

卷十八

七言律

詞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目錄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一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願良仝校

奏疏

新政八要疏

臣林希元奏爲應詔陳言以裨新政事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天下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陛下以親藩入繼大統一舉而更之使十七年天翻地覆之世道一旦轉而爲乾淸坤寧之治此湯武以後所未見而年方出幼德已夙成則湯武之所未有

也卽位以來日新厥德施張舉錯動合輿情而尊禮大臣從諫弗咈又古帝王之盛節至於退處深宮終日靜坐觀覽章奏之外卽看書史聲色慢游無所躭嗜侍御僕從之人無敢褻狎天語渙發左右承聽以爲雷霆臣又知陛下端莊靜一於人所不見之地非但恭己以正南面而已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陛下天生聖人此非面諛又謂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恐有所損又謂聖躬宜加愼重飲食起居皆不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爾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覩淸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陛下亮臣之心而稍加採擇臣雖退處衡茅亦無所恨臣觀自古人君莫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爲美名而不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如漢文帝天資近道至於禮樂則謙讓未遑漢武帝嘉唐虞樂商周不免多欲之累皆好名無實者賈誼董仲舒不量其勢而深求之其不售也固宜臣之才不及賈董陛下之聖遠過二帝臣所以敢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不若漢二帝之於賈董二生

也陛下誠用臣之言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不用臣言則帝王之治終不可得臣恐後之悲今猶今之悲昔也所有敷陳爲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淸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脩以圖實效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爲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鎭守以厚邦本條列於左總名新政八要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一曰務正學以隆治道臣惟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故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游心翰墨宋太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

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彼有是乎陛下萬機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耳二帝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只在日用所當行者耳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之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一日二日之萬機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爲得失之多寡所求不同其要歸於精之一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灑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愼以本之毋用意太易

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游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吾之治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回視漢唐宋之粗治小康俱不足言矣然吾觀後世人主莫不知學爲美事人臣亦莫不以學勸其君而自學有緝熙於光明以後未有學問見稱如成王者何哉一則天資不美一則立志不堅故心雖知好之而力不足以副之也陛下有冠古絕倫之資雖成王有所不及但未知聖志之堅否何如耳有陛下之天資而又堅其志由是勉勉循循而致堯舜禹湯也不難苟其志不堅臣恐優游歲月皓首無成徒負千古難得之天資眞可惜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二曰親正人以資輔導臣惟昔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終之曰爾惟愼簡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蓋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必左右前後皆君子而無小人然後可以養君心於善今陛下以沖年嗣位如旭日初升點雲未翳又當愛護保養之時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意正如此臣觀後世人主初年多有可觀向後漸以不美皆由左右前後不得其人逢迎引誘納之於邪其初甚微其終至不可收拾蓋由不能養之於初也今在

外大小之臣孰可孰否陛下當自知之臣不待言在內侍御僕從之臣尙聞循謹臣未有可言然臣不免有憂者蓋藩王與天子相去遼甚有初鮮終人情通患陛下既爲天子而操威福之柄則今日承奉之臣非復前日承奉之臣也天下之所鑽研而攻取之者豈少彼亦豈能保其終不變哉萬一有此亦可慮也臣願陛下細觀冏命之篇凡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必皆端謹循良之士朝夕與居則內外交脩薰陶涵養共致聖心於堯舜也不難然君子難親而易疏小人易親而難疏蓋人情承順之則喜違拂之則難

小人巧於承順君子多於違拂以喜承順之情投之巧承順之人一事之承順未必爲之動事事而承順不覺爲之動矣以難違拂之情投之多違拂之人一事之違拂罔勉强受之事事而違拂必不能堪而繼以怒矣由是君子不期疎而自疎小人不期親而自親臣又願陛下深察於此見人之承順則曰醇醪甘口伐人性也斟酌於中必求所以遠之見人之違拂則曰良藥苦口利人病也斟酌於中必求所以近之則君子日親小人日疎陛下之前後左右皆正人所以輔導聖德者無所慮矣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三曰用舊臣以輔新政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皐夔稷契之臣以輔之有其君而無其臣固不足以致盛治有其臣而不得所以用之亦不足以致盛治陛下堯舜之君也卽位之初悉起先朝遺棄大臣與圖新政固以皐夔稷契望諸臣諸臣想亦有可以副陛下之望者但陛下果能得所以用之與否則臣未敢知也何者當撥亂反正之秋求賢如饑渴之際天下大事又非常時謹厚無過者所能辦必得德業才望冠絶一時者與圖之方今大姦雖去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紘未張君子之道雖長而其勢猶孤陛下所與謀議天下事者二三大臣而已當此之際宜不遑寢食以求賢人遣使星馳四出聘諸元老仍令有司催促卽時上道務使衆賢畢集於朝以重吾君子之勢而共執天下之大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今陛下之於諸臣

但過缺則補似在可有無之間且不見隆才器使之意又只行取來京未見隆厚禮以致之如此用人臣恐賢者未必遽至天下之機會一失天下之亂終不可撥徒使人扼腕嘆息致恨於今日也今之過缺則補者豈不以此間有人彼來無處乎不知今日用人如醫用藥只求對病不拘常用倘有對病之藥則必去常用之藥而決意用之不決意用對病之藥而卒拘於常用其病終不可已昔我孝宗皇帝初年三聘王恕於家處吏部之缺以待之眞可謂能用人者也惟陛下取法孝宗決意以用對病之藥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皐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有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而反之正特易易爾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四曰淸言路以定國是臣惟陛下卽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闕失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姦邪使之彈劾陛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旣不能盡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淸庶可以裨今日惟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卽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卽前日之權奸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爲不橫前後幾二十年時不爲不久天下幾爲敗壞禍不爲不深求見有揚一聲者今始歷數其罪攖猛虎於負嵎之秋衆皆

奇之搏縛虎於圈圈之內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言旣不爲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又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爽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不啻掩而取之又妄獲平民以邀功於時紀功科道埋身藏舌不見其影今始甄別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公論終不明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言者則言鵰鶚不搏而搏鳳凰豺狼不問而問犬豕毁譽任情是非失眞無兒者至有盜嫂之謗未娶者或被撾翁之惡使清議化爲濁議言路轉爲寃門抑

又可恨今者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宜先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答聖天子求言之美意遂決求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譏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諂書一出嘵嘵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已見紛紜重復由前不言不爲忠由後之言不爲勇不明進退之義不爲智自陛下卽位以來臣見諸人論列類多無關大體又且自相矛盾臧否人物往往不得其實洗垢索瘢者有之以愛憎爲毁譽者不無議論愈多愈覺煩贅他人見之已厭觀使人主將何折衷而取信乎如以其所薦遺棄諸臣爲賢則諸臣德業聞望舉天下能言之不待彼也臣思往時言路之官特立者以忠獲罪去位有識者知不可爲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苟且富貴之人也陛下堯舜之君將興至治言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日不言顧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陛下之用今外議紛紛咸謂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但未有爲陛下言者今考察在邇臣願陛下勅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凡在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官才力不及事例隨其輕重分爲等第量爲去留更求能者以充其位仍將

臣黜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可以弼聖[illegible]而亨治道矣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五曰急交修以圖實效臣惟天下之治常壞於名勝而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則以天下爲未治汲汲於自修尙有望治之日惟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日矣臣觀今日之事有似於名勝而實不足何者聖上中興一新化理嘗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位嘗退小人矣而姦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弊而積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曰出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困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爲亂耶則不

亂以爲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有其實爾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是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者正邪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而已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修職業交修之實在於勇往直前怠緩者害之也在於果斷剛決狐疑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於怠緩而欠勇往狐疑而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割藤不斷天下有轉亂爲治之機而未見轉亂爲治之效此臣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亂也惟陛下督率臣下交修職業凡所以進退人才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在必行毋入於讒言毋惑於浮論

毋優游而不斷毋怠惰而因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而不徒爲紙上之空言則正邪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爲治矣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六曰持久大以終盛美臣惟人主必有久大之規然後可終盛美之業昔者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溺於黃老而不進於堯舜三王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人將惜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將惜之如漢文帝聖心弗久臣雖未覩未免爲陛下憂之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請敢爲陛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爲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政我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眞可謂齊德堯舜匹休三王者也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君整頓修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於言者請革東廠諸事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初事須有漸可也若止於是則我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陛下所以自期於遠大也且我太宗皇帝亦創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於後世臣恐左右懼失權者假此以欺陛下若果是舊規則祖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有不可盡循者今於所當遵者有既失遂不肯復至於不可盡循者乃欲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

祖宗之法者哉且當其設此之時未必知後世之爲害至是後世知其爲害則當速改之今一切委之舊規明知其爲害而不改是豈祖宗意哉大抵近時舊規之說多是誤人使人主不法三代者未必不緣此亦猶紹聖小人以紹述而誤哲宗不可盡聽也臣願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晩節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爲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去以復我太祖之舊則陛下之治將與堯舜匹休與三代比隆今日之盛德美業爲能有以終之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其大政一曰息内臣機務以拔禍根臣惟我太祖高皇帝旣定天下日親萬機自決章奏至我太宗文皇帝爲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參預機務今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祖宗之制也昔晉侯以趙衰守原謀之寺人勃鞮唐柳宗元深議其非漢元帝以弘恭石顯主中書其臣蕭望之亦論其失今以機務之重委之奄寺之官後世以爲何如臣聞其端乃起於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反自後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内閣僉書承命而已人主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聞以絲綸簿在其手故也夫内臣一預機務則天下事皆其掌握專權僭竊靡所

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相繼謀逆搢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覆寧不可恨可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於典機務宦者典機務起於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祖宗之舊而已臣觀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後世亦未嘗不知之往往相尋於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蹈其轍漢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至三履其危夫漢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屢免屢犯而不悔是猶人食烏喙幸其毒解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臣恐有時爲之誤爾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年宦官之氣始一沮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未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於今必不能制之於後譬猶穢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陛下真知灼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簿於内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孝宗皇帝晚年深悟累朝假借宦者之失嘗與大臣劉健等謀議欲盡革之厥志未諧遂有後日之禍天下至今惜之有今日之事機而不乘此以拔禍根臣恐後日之禍將復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二曰罷内臣鎭守以厚邦本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爲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重臣以鎭之小大相維亦足以爲治矣後來始有内臣鎭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宮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宮庭執役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爲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鎭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爲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爲何如且内臣出鎭豈真欲藩衛保障以忠於社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爾臣聞一人求鎭必重賂於朝廷之權幸然後得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爲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

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鎭之後金幣寶玩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谿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尅剝諸民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爲也今雖使有司爲之約束彼未必便斂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終有時而弛與其慮爲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爲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設各處鎭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於磐石矣此

亦我孝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明職守以白搆陷疏

臣聞人臣以盡職爲忠理官以守法爲職臣以菲才叨任理官竊念祖宗設立大理寺審錄刑名罪自杖以下稍有出入即令照駁原問官俱坐罪立法之嚴有如此臣仰體祖宗立法之意故自莅官以來蚤夜孜孜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此臣之心也亦臣之分也近該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發審犯人郝勲一起內充軍犯人徐積邱恩鍾鳴鳳俱犯該指稱官員名頭誆騙財物事一次誆江橋銀一百二十兩一次誆吳寬銀一百兩先後告發巡城御史譚魯處不知何故不行送問將伊遞回各原籍及卷查徐積妻朱氏與鍾鳴鳳妻父宗倫訴告并告犯口詞俱稱問擬徒罪遞回去後因徐積病故朱氏纔告到司臣見在京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刑部問理大理寺審錄發落本繳刑科今譚魯巡城專擅受詞理刑係是變亂祖宗成法况中間情弊多端各犯該充軍罪名只問徒罪又屬故出但招詞多爲隱諱未見明白與六合縣典史李洋爲人命事俱該參究已經呈堂駁回再問去後譚魯懼罪六月十九等日節央人求臣免駁臣俱不允至二十六日二事先後送到臣仍欲駁回臣本寺卿陳琳務在包容速典史俱不准駁是臣據法論執意與相忤至二十八月臣復率同僚進講本

官堅執如前反怒臣與相抗臣退思於法既不可廢於志又不得行姑於次月稱病欲求去本官連日杖吏迫行前項文書該寺承行官俱以法守爲辭本官亦解譚魯百般攟拾臣事欲連諸道交攻以撼臣臣俱不理計窮乃使人譖愬臣於本官處旁使其徒聲言以不能服屬官欲加彈劾脅之因使人爲畫策參臣抗拒堂官因以掩飾已罪而釋憾於臣其姦心巧計無所不至本官誠心直道不自知墮其術中也臣惟國家建立諸司設官置屬欲其更相可否共修職業非欲依阿雷同無所事事也大理寺職有執法堂官欲事姑息屬官不敢奉行豈爲抗拒昔漢文帝欲重驚乘輿馬盜高廟環者罪張釋之執之宋太祖欲庇侯

莫陳利用趙普執之二帝卒從不以二臣爲抗拒今臣執
法未能如釋之普本官爲國守法非若二帝之生殺由己
乃不能從以爲抗拒何哉御史風紀之官若有不公不法
等事許互相糾舉大理寺於例亦得查究其違錯今譚魯
所犯違法事情同官既不糾舉理官又不查究反取執法
之官欲加以罪是黨比於賊寇受其兵而代之攻也臣以
孤蹤獨立御史合謀攻於外堂官承旨攻於內臣復何恃
所以不顧患害而必與爭者受朝廷官典三尺法分當死
守不得而避也今本官參臣臣該罷黜但恐臣黜之後御
史有如譚魯者將益無忌憚承襲因仍靡所不至大臣畏
威而不敢言小臣懲禍而不敢爭姦欺肆而主聰壅私黨

成而主勢孤紀綱從此益壞大權日虧削於冥冥之中甚
非國家之利也伏望皇上覽臣所奏特敕三法司會議差
官前來將譚魯所犯事情逐一從公推勘明正其罪以爲
變亂成法者之戒使國法從此一伸紀綱不敢廢墜然後
治臣不能奉承堂官之罪將臣罷黜臣所甘心

陳情辯理疏

先有南京刑部廣西司充軍犯人丘恩等爲誆騙財物事
告發巡城御史譚魯處本官不知有何規避擅將各犯問
擬徒罪遞回原籍事發到司及六合縣典史李洋等爲勘
二命事亦該參究臣俱呈堂駁回再問去後譚魯懼罪六
月十九日央臣同鄉御史史梧等到臣家求免臣不允尋
求免於本寺卿陳琳處至二十五六日二事先後送到臣
仍欲駁回本卿稱說這事道裏列位都來講了如今不要
駁恐惹冤家對臣連拱十餘手連李洋事槩欲將就是臣
據法論譬本卿仍令該吏廖清以鄉情動臣臣姑緩詞以
復待至二十八日臣率同官再議言方出口本卿卽大怒
更不論事是非但說我見御史不禁參汝乃固執如今只
有你寺裡無我堂上了是臣回說堂屬共守朝廷法度豈
可相阿徇御史許互相糾舉豈問不禁參理官守法豈問
冤家臣言止此並無喧攘丟卷等情臣等既退本卿自悟
其發之暴卽授意鍾寺副解臣仍以鄉情相動臣知志不
可行姑於二十九日稱病不出本卿連日杖吏迫行前項

文書該部承行官俱以守法爲辭本卿意亦解史梧等因
臣不受伊囑託反生恨怒從而謀蘖其間七月初六日復
到臣家以堂官欲劾之意撼臣見臣不動遂左使本卿將
緊關情節隱諱復添支節參臣抗拒堂官又爲招結廣東
等道御史戚雄等劾臣如前臣姑具本令義男林以升赴
闕陳訴在後到蒙刑部參臣堂官屬職等級自有分限臨
下承上體統亦有尊卑今林希元徑情直行越禮犯分遂
蒙聖恩依其所奏將臣作浮躁淺露降一級調外任竊念
臣本書生粗知章句豈不知堂屬之分而敢於凌犯但爭
論是非之間各欲理勝辭色至於相戾此則有之豈有喧
攘丟案爲庸人之態只是本卿怪臣不聽主使御史怪臣

不聽請託共爲此詞而加之罪爾方臣之爭此也一講不合從容數日而再講求之不爲迫也再講不合卽引疾而置其事初不必其志之行也謂臣徑情直行越禮犯分可乎臣如有前情本卿何不登時發怒叅臣却乃引延旬日令人反覆游說以冀臣之變志待終不變然後從而劾之該部所以叅臣蓋亦遷其一面之詞而未知中間情事耳若知其情是非必有所分豈加臣以此罪哉堂屬之分何肯不尊然朝廷所以建此官者欲其勉修職業興起事功也若不以職事爲心怕權勢賣法市恩求保其祿位執名分之說驅屬官使從之則夫人皆不能而况於臣乎臣雖死有不能從而况降調乎臣伏覩大明律內一欵若刑部

及大小各衙門官吏不執法律聽從上司官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若有不避權勢明具實跡親赴御前執法陳訴者罪坐姦臣言告之人與免本罪仍將犯人財產給賞有官陞二級無官者量與一官或賞銀二千兩欽此又伏讀仁宗皇帝勑諭大理寺職當詳審不可偏徇畏懼勢要遷合附會以致枉濫欽此夫聽從上官主使出入人罪律禁之嚴有如此而偏徇畏懼權勢以致枉濫我仁宗又有明戒今臣不畏懼本卿權勢聽從主使乃守祖宗之法而忠於陛下也反以爲抗拒將使臣賣法欺君而聽命於彼然後爲能奉承堂官而全體統乎刑部專問刑名別衙門不得干預此國家之大制度大體統也成化八年南京巡城御史鄭節將犯人郭泰叅送南京山東道問理時都察院叅稱北京一應大小詞狀例該通政司受送各衙門施行至於等項巡視御史縱有分內當行詞狀俱發該城兵馬司轉送刑部問理其各衙門未嘗敢受片紙詞訟係是定例今南京巡視御史各有擅受詞狀徑送該道問理未免事體不一人難遵守今後凡有一應詞狀俱由通政司受送各衙門斷理其御史照北京政體各要本分行事一體遵行庶事例相同政體歸一九月初二日於奉天門奏准已著爲令夫巡城受詞叅送該道問理猶謂政體有乖今巡城專擅問刑不關本院不由理官則國家之大制度大

體統乖悖甚矣乃置不問反取爭於此者而加以罪不知何也使臣果有抗拒失儀比之譚魯所犯猶有間彼此兩分其罪猶爲不平况臣並無前情今反得罪而彼全無恙豈得爲平譚魯壞法多端因臣發其一事平生病痛盡見故驚惶失措求臣不得復於該司姜郎中處求焚原案以滅迹本官堅執不從其事爲人議笑今却無恙豈其意之所敢望哉且此事既無所懲則將無所不至倘或在京亦相倣效不知何以處之也在京五品官以下御史不得彈劾係節欽奉英宗皇帝正統六年詔書及天順八年奏准事例故數十年來未有御史彈劾部寺屬官者况御史挾私摻求細事彈劾不實者大明律憲綱又有明禁今戚雄

等因臣叅駁合黨攻臣在律例俱各有違該部不行叅究反因其言罪臣不知何也今據其言論之巡城擅問刑名出脫充軍比之與堂官爭論失儀者事孰為大其失觀瞻體統非聖世所宜有者孰為甚戚畹等不言彼而言此何也以臣執法為矯情干譽必如彼之徇私壞法然後為真情乎臣與譚魯有何關涉而謂挾私據其所言皆欺天罔人而不知自愧於其心也臣本布衣叨蒙朝廷擢用為理官每恨不能以身報國故蒞官以來鞠躬盡瘁期盡吾心於法所當行分毫不敢假借夙夜驚惶惟恐失墜今以守法見黜臣之職分盡矣於陛下可以無負矣臣復何求且臣方爭此之時固以去就決之今日之事臣所甘心夫復

何悔但念賞罰人主之大柄是非天下之至公臣既以是謫官譚魯乃無恙則是非倒置賞罰不行將使奸頑無所懲創理官難於盡職朝廷大制度大體統將益斲壞此臣所以冒斧鉞吐血誠陳於天聽之下也如蒙允臣所奏乞勑法司將譚魯所犯事情亦加窮治稍示黜責庶人心知警國法一伸而臣報國之心亦於是乎盡矣

荒政叢言疏

臣林希元奏為應詔陳言以裨荒政事恭惟陛下堯仁舜孝出潛御天敬德日躋文章虎變臣民作極萬國懽心比聞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處民厄災傷惻然動念大沛獨恩期於弘濟博延群策用廣聰明蓋自三王以降漢唐宋之君少有子育元元窮神知化如斯者也聖主達聰則謀臣奮其議明王崇德則犬馬效其忠自大號渙頒臣民聳動凡有寸長咸思自獻況臣久甘淪棄更荷生成大德莫酬赤心徒抱茲承明詔敢不對揚夫救荒無善政古今所病古以賑濟垂芳史冊者代不數人然法多醇疵事難盡述往時官司賑濟動費不稽毫分無補今皇上不愛太倉百萬之銀以濟蒼生發自宸衷誠曠典也使不精求良法期濟斯人切恐故弊仍存聖心良負然臣疏淺豈有高論能裨神謨顧業尚專門事諳素練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饑民父子相食盜賊蠭起之際臣之官適當其任蓋嘗精意講求於民情吏弊救荒事宜頗聞詳悉今欲有陳於

陛下者亦負日之暄以獻吾君之意也臣聞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曰審戶難救荒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曰次貧之民便賑錢曰稍貧之民便轉貸救荒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曰疾病貧民急醫藥曰病起貧民急湯米曰既死貧民急募瘞曰遺棄小兒急收養曰輕重繫囚急寬恤救荒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曰興工役以助賑曰借牛種以通變救荒有六禁曰禁侵漁曰禁攘盜曰禁遏糴曰禁抑價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荒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曰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備開於後編次以進總曰荒政叢言是皆往哲成規昔賢遺論臣嘗斟酌損益或已行而有效或欲行而未得或得行而未及

詔可施於今日者也若夫恐懼修省降詔求言蠲租稅以舒民困散居積以厚黎元皆人主救荒所當行則陛下已先得之不容臣言也至於責軍職責監生責吏典乃不得已救急之弊事非盛世所當行則大臣已先陳之不待臣言也陛下倘不以臣言爲愚拙爲迂疎乞勅部院詳議可否即賜施行不惟四省之民獲生全之福而九重之上亦可以舒四顧之憂矣

一二難曰得人難者蓋爲政在人况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有不濟况不得人乎如常平義倉之法在耿壽昌長孫平行之則爲良後世蹔之則有弊其故何也正以不得其人耳今各處災傷民罹凶厄陛下隱念至痛府庫百萬之

財盡不愛以濟蒼生此眞憂民如子之心生靈不世之遇也使不得人以行之臣恐措置無方奸弊四出饑者不必食食者不必饑府庫之財徒爲奸雄之資百萬之費不救數人之命此臣所以深憂過慮也然所謂得人者非特府縣官凡分委賑濟官書皆所當擇而不可苟者昔富弼青州賑濟其所用之人則除着州縣正官外就前資及文學等府佐領官擇有廉能者用之夫有歐陽修以主賑濟則府縣正官不用擇所當擇者分委賑濟之官今不得如歐陽修者主賑濟則主賑濟者府縣正官之責所當精擇而擇委官又其責也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州縣正官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官如不堪用可別揀廉能府佐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各就所屬學職等官又待選舉人監生等人員擇素有行義者每廠一員爲主賑又擇民間有行義者一人爲耆正數人爲耆副使監司巡行督察各廠所至考其職業書其殿最並開其揭帖事完官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爲黜陟舉人監生等人員視此爲除授民上之撫按有功者以禮獎勞仍免徭役有過者分別輕重懲治不恕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矣

曰審戶難者蓋賑濟本以活窮民夫何人情狡詐姦欺百出乃有頗過之家濫支米食而窮餓之夫反待斃莩簷寄

耳目於人則忠清無幾樹衡鑑於上則明照有遺此審戶所以難也古云救荒無善政正坐此耳昔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古今所稱臣謂此殆不難何也民至於流即當賑濟無事審戶何難之有惟夫土著之民饑飽雜進眞僞莫分此其所以難也邇時官司審戶有委之里正者矣有親自抄劄者矣有行賑粥之策者矣然皆不能釐革奸弊何者以臣所見言之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饑臣始至稽其簿籍本州已賑濟兩月倉庫錢糧已竭矣而民父子相食者不能救盜兵潢池者日益熾臣深求未得其故既而見民有投子於淮河者問其賑濟則曰無錢與里書不得報名也又審賊犯於獄問其賑濟則曰未也而稽其簿籍

已支兩月糧蓋里書之冒支也又收饑莩於野𨶒其賑濟則曰無有何以不濟曰戶有四口二口支糧月支三斗道途往復已費其半一口支糧四口分之每口只得六七升是以不濟也此按籍之弊也此里正之不足任也臣旣灼知其弊乃親自抄劄則幾入其鄕而告饑者塞途眞與僞莫之辨也旣而沿門審驗則一日不能十數家千萬饑民已不能徧而分委之人其弊與里正要亦不甚相遠此親自抄劄之難也及其廷臣建議賑粥其說以爲窮餓不得已者始求食不須審戶可得饑民臣始是其議用意推行不知歲旣大饑民多鮮恥饑飽並進眞僞莫分甚至富家伴僕報名食粥窮鄕富人遣人關支臣因痛加沙汰追罰

還官者無數是賑粥之法亦難任也故曰三者皆不能盡革奸弊者此也昔宋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令民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備委官檢點古今以爲良法但以臣觀之門壁之貼未必從實檢點之官未必得人安能保其可以革弊而絶無欺僞於其間也然則終無策與臣愚欲分民爲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之民使自檢其鄕之稍貧者而貸之銀次富之民使自檢其鄕之次貧者而貸之種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於勸分之中而寓審戶之法也何者蓋使極富之民出

銀以貸稍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卽次貧也使次富之民出種以貸次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卽極貧也不用耳目而民爲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爲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於此者責委官書逐都推勘隨戶品題旣皆的實然後隨等處分賑濟則府庫之財不爲奸雄之資而民蒙實惠矣或曰貧分三等流民何居臣曰流移之民雖有健弱不一然皆生計窮盡不得已棄鄕土而仰食於外與鰥寡孤獨窮乏不能自存者何以異雖謂之極貧可也臣故曰不須審戶卽當賑濟者此也二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者臣按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口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

口日支五合仍曆子頭上分明筭定一家口數一官如管十書卽每日支兩書逐書并支五日口食河北流民賴以存活者五十餘萬人此荒政之最善古今所稱近時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米者然以臣觀之若次貧稍貧人戶家道頗過不幸而際凶歉之年生理雖艱猶未至懸命朝夕且其力能營運不至束手待斃使其終日皷皷而守升合之米彼固有所不屑者且欲食之民畧無涯限倉廩之積豈能盡濟惟夫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給之以米則免彼此交易之難抑勒虧折之患可濟目前死亡之急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大口日支一升小口半之八口之家四口給米四口之家二口給米非不欲盡給之也民

無窮而米有限窮餓之民日得米半升亦可以存活矣隨饑口多寡不分流移土著合就鄉集立廠每廠賑濟官給與長條小印上刻其廠極貧饑民以油和墨印誌於臉每人給與花闌小票上書年貌住址如係一家即同一票五日一次赴廠驗票支米十人爲甲甲有長五甲爲群群有老每甲一小旗旗上掛牌牌書十人姓名甲長執之每群一大旗旗上掛牌牌書五甲姓名群老執之群以千字文給號當給之日俱限巳時群老甲長各執旗牌領率所屬饑民挨次唱名給散每口一支五升每甲五斗每群二石五斗群甲之糧只給長老使之給散必印臉驗票者防其僞也必群分旗引者防其亂也必一時支給者防其重疊

也必總領細分者省其繁且遲也每廠給與印信文簿將饑口支糧數目逐一造報以憑稽考仍給升一五升斗一五斗斛一當官印烙發付印用其發米下船如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難於搬運則散銀各廠官耆令就本鄉富戶照依時價糴買或本鄉富民粟盡可令饑民遠就有粟去處一頓關支亦移民就粟之意也

曰次貧之民便賑錢者臣按董煟救荒活民書謂支米最不便弊病又多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搬運脚費甚大不如支錢最省便更無僞濫之弊小民將錢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一斗米錢可買二三斗雜斛以二三升伴和野菜煮食則是二斗雜斛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其說是矣近時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錢銀者然以臣觀之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若與之錢銀未免求糴於富抑勒虧折皆所必有又交易往還動稽時日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可謂便乎惟次貧之民自身既有可賴而不甚急得錢復可營運以繼將來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八口之家四口支錢四口之家二口支錢每口所支折銀二錢編群給票亦准極貧印誌旗引則不必用支錢於穿錢繩索係以錢舖散者姓名支銀於包銀紙面印誌銀匠散者姓名如有低僞消折聽其赴官陳告坐以侵漁之罪如是則法不生奸而民蒙實惠矣然塊銀細分必有虧折如銀十兩散五十人每人二錢必虧五六七釐此臣所經驗

也要不若散錢爲尤便且貧民以銀易錢又有抑勒虧折之患也

曰稍貧之民便轉貸者臣按出官粟以貸貧民者古之義倉是也勸民粟以濟貧民者今之納例是也今臣所謂轉貸者借民財以借貧民而不費官財酌二者之間而參用之也夫稍貧之民較之次貧生理已覺優裕似不待賑濟然時當荒歉資用不無少欠不可全不加念是故不之濟而之貸也然欲官自借之則二貧之給錢穀亦或不敷若使富民借之則民度其能償必無不可故使極富之民出財以借官爲立券豐歲使償只收其本不責其息貧民得財而有濟富民捐財而有歸官府無施而有惠一舉而三

得備為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八口之家四口借銀每口二錢自正月至四月總四月之銀一次盡給之待其展轉營運亦可以資其不足而免於匱乏矣一人所借多至二百口少不下一百口若本鄉無富民則借之外鄉並官立文冊事完之日以禮獎勵量免幾年徭役作之有道則民自樂於供輸矣

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者臣按作粥以飼饑民昔漢獻帝蓋嘗行之後世多有用之而專賑粥者但以臣觀之次貧之民生計未急日授之米已有不屑而見粥乎極貧之民生計雖急而給之粥亦有所不願者何則粥之稀稠冷煖不一食之多寡緩急甚殊早關晚放人弗自便氣蒸

疫作死亡相繼始也不得已扶攜強健而入廠終也不得去空拳餉口而出門此所以不願也臣昔泗州親見之審矣若夫垂死之民生計狼狽命懸頃刻若與極貧一般給米則有舉火之艱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惟與之粥則不待舉火而可得食消勺之施遂濟須臾之命此粥所以當急也必於通都大衢量搭小廠亦設官耆令其領米作粥流莩所過並聽就食但人餓既久腸胃噎寒乍飽多死粥要極稀毋令至飽當漸以與之待氣完體壯然後與極貧一體賑米然作粥之法又慮生熟不齊參和灰水之弊要在委任得人則民蒙實惠矣或曰賑粥之法昔大臣嘗行於江北今子三貧之賑不之取獨取而用於垂死貧民何也臣曰昔江北之大饑也民餓死與為盜正在十一十二月之間臣至多方賑濟稍健能行者隨口給米弱憊不能行者為湯粥飼之及正月初廷臣建議賑粥民多不願臣乃試為二廠一賑粥一賑米民皆舍粥而趨米臣因與面論可否其說鑿鑿可聽臣不能奪乃一意推行而更得法然行之未久而弊作何也饑飽混進而糜費浩繁疫癘盛行而死亡枕籍當日上司目擊其弊故行之不兩月羽書星馳令停粥而給米則上司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自改之矣臣目擊其弊乃多方澄汰亦只查革得一二續因饑民病愈乞歸遂給米散遣之雖以賑粥造報實則賑米者半月則臣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陰改之矣然臣始至

泗州也親見饑民立死乃亟行賑濟城郭餓莩既仆者欲仆者亟取米飲灌之旋以稀粥接續與食既仆者十救五六欲仆者全救因思垂死饑民非粥决不能救又不可緩若夫三貧之賑决不可用乃知昔人此法實為垂死饑民而設擇羸弱給粥候氣完然後一給則宋儒程頤之論實有見矣今臣三貧之賑去粥不用而獨用之垂死貧民者豈空言無據哉或曰賑粥民既不願又有濫食者何也臣曰不願食者貧民其濫食者非貧也

曰疾病貧民急醫藥者蓋時際凶荒民作疫癘極貧之民一食尚艱求藥問醫於何取給昔宋趙抃知越州為病坊以處病民給以醫藥者正為此也往時江北賑濟官府亦

發銀買藥以濟病民然斂散無法督察無方醫人領銀不盡買藥而多造花銷窮民得藥初不對病而全無實效今各處災傷重大貧民疾病所不能免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局臨證裁方郡縣印刷花闌小票發各廠賑濟官令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是饑民疾病並聽就廠領票赴局支藥仍開活過人數並立文案事完連冊繳報以憑稽考濟人多寡量行賞罰侵尅錢糧照例問遣如是則病者有藥而民免於夭札矣

曰病起貧民急湯米者蓋疾病饑民或不能與賑濟或與賑濟而中罹疾病逮疾病新起元氣初復正當將息之時也而筋力頹憊不能赴廠支米若非官為之所則呻吟牀

簣之上有枵腹待斃者矣臣昔泗州賑濟四月疫作見饑民多病不能赴廠食粥因遣人訪問其家則有患病新瘥欲食而無所仰者乃遣人沿門搜訪但是疾病新起貧民每人給米一升五合三日內外散米一十一石七斗而濟病民八百二十二名口所費不多全活者衆今各處災傷重大民病有所不免臣愚欲令各廠賑濟官遣人沿門搜訪但是患病新起貧民俱日給米五合一支五日使其旦夕燒湯不時飧飲待元氣既復膚體既壯方發饑民廠照舊支米則病起有養而民免於橫死矣

曰既死貧民急募瘞者蓋大荒之歲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多死道路不為埋瘞則形骸暴露腐臭薰蒸仁者所不忍也故先王有掩骼埋胔之令宋仁宗有官為埋瘞之詔良有以也然死者人所畏惡責人以所惡其從則難誘人以所利其趨甚易臣昔在泗州見郡縣差官給銀買蓆瘞屍督責雖嚴而暴露如舊臣知其故乃擇地勢高廣去處為大塚榜示四方軍民但有能埋屍一軀者官給銀四分或三分每鄉擇有物力行義者一人領銀開局專司給散各廠賑濟官給與花闌小票凡埋屍之人每日將埋過屍數呈報該廠領票赴局驗票支銀事完造報以便查考埋過屍骸逐日表志以待官府差人看驗此令一出遠近軍民趨者如市數日之間野無遺骸官不費力而死者有歸至簡至便今各處災傷疫癘不無饑死轉死所不能免如臣

之法似可行也

曰遺棄小兒急收養者蓋大饑之年民父子不相保往往棄子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於淮河者有棄子於道路者為之惻然因思宋劉彝知處州嘗給米令民收棄子乃倣而行之置局委官專司收養令曰凡收養遺棄小兒者日給米一升一支五日每月抱赴局官看驗饑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之糧遠近聞風爭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抱以希米食旬月之間無復有棄子於河於道者今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輕重囚繫急寬恤者臣按周禮荒政十有二三曰緩刑

蓋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失縱其刑罰所以哀矜之也況年當荒歉疫癘甚行獄囚聚蒸厥害尤甚若不量為寬恤則輕重罪囚未免罹災橫死故充軍徒罪追贓不完久幽囹圄者必量情輕重暫為釋放絞斬重罪有礙釋放者必疎其枷杻給以湯藥如此則輕重罪囚各獲其生無夭札之患矣然四弊既急寬宥則凡戶婚諸不急詞訟當且停止恐負累饑民及妨誤賑濟此又不可不知也

四三條曰借官錢以糴糶者蓋年歲凶歉則米穀湧貴富民因之射利貧民因以艱食昔宋吳遵路知通州適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富家得錢萬貫遣牙吏散出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原價出糶民謂之便今既勸富民出貸貧民又借其財以糴糶則民不堪矣臣愚欲借官帑錢銀令商賈散往各處糴買米穀歸本處依原價量增一分為搬運脚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糴事完之日糴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於我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糴糶之法專為濟貧商賈轉販所當禁革又當徧及鄉村不得只及坊郭則貧民方沾實惠或曰宋蘇軾浙中賑濟謂只將常平斛斗出糶則官司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董煟以為良法遂建救荒三策而以是為首今三貧之賑而不之取何也臣曰大饑之歲三貧俱困安得許多銀可糴米豆而糴買者

多商販或富民也故其策不可用蘇軾之行於浙中者或未至於大饑也

曰興工役以助賑者蓋凶年饑歲人民缺食而城池水利之當修在在有之窮餓垂死之夫固難責以力役之事次貧稍貧人戶力任興作者雖官府量品賑貸安能滿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圮壞之當修湮塞之當濬者召民為之日受其直則民出力以趨事而因可以賑饑官出財以興事而因可以賑民是謂一舉而兩得於工役之中而有賑濟之助者昔宋熙寧七年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饑民董煟謂此以工役賑濟者今之大臣蓋嘗用之於宰縣之日臣昔師其意而行之於泗州既有效者今各處災傷似可用也或曰荒年財力方屈凡百工力皆當停止故周禮荒政有弛力之令今子乃欲興工力何也臣曰荒年工役之停止者蓋謂宮室臺榭之類之可已者若夫城池之禦侮水利之資農皆荒政之所不可已者府庫之財自有應該支用而不干賑濟之數若里甲之類者臣在泗州蓋嘗支用而不碍於賑濟者矣臣興工役之策復何疑哉

曰借牛種以通變者蓋饑饉之後賑濟之餘官府左支右吾府庫之財亦竭矣民方艱食之際只苟給目前固不暇為後圖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為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尤當處置若燕慕容皝以牛假

貧民宋仁宗發粟十萬貸民爲種爲是故也今府庫之財旣殫於賑濟如欲人人而與之牛則都里之民甚多一牛之費甚大欲人人而與之種則缺種之戶不少府庫之財莫繼是難乎其爲圖臣昔在泗州承上司文移上里與牛六具種若干中里與牛五具種若干下里與牛四具種若干臣召父老計之其法難行乃自立法逐都逐啚差人查勘有牛有種者幾家有牛無種者幾家有種無牛者幾家牛種俱無者幾家有牛者要見有幾具有種者要見有多寡通行造報乃爲處分除有牛無種有種無牛人戶聽自爲計外無牛人戶令有牛一具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共養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人戶令次富人戶一人借與十

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拖負官爲立契付債主收執此法一立有牛種者皆樂於借而不患其無償缺牛種者皆利於借而不患其乏用臣半月之間凡處過牛一千九百六十五具種八百四十七石銀一百七十五兩處給一州缺牛種人戶計四千八百五十六家此於財匱之時得通變之術時江北州縣多有倣行者今各處災傷重大如臣之法似可用也然臣昔在泗州不曾定六等人戶故須臨時查勘今旣定民爲六等則稍貧者不待給次貧者令次富給之不待臨時查勘矣或曰次貧之民旣有次富之民出種借之極貧之民則何所借臣曰極富之民旣借之銀次富之民旣借之種不可復借矣要極貧之中無田者多若有田者再處一月之糧而一給之則其事盡濟矣

五六禁曰禁侵漁者蓋人心有欲見利則動朝廷發百萬之銀以濟蒼生而財經人手不才官吏不免垂涎官耆正副類多染指是故銀或換以低假錢或換以新破米或摻和沙土或大入小出或詭名盜支或冒名關領情弊多端弗可盡舉朝廷有實費而民無實惠者皆侵漁之患也昔王莽時南方枯旱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廩之吏盜其廩餓死十七八夫盜廩之弊豈特莽時爲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不重爲禁可乎臣按大明律凡監臨主守

盜倉庫錢糧者問罪刺字至四十貫者斬問刑條例宜大楡林等處及沿海去處監臨主守盜糧二十石銀一十兩以上者問罪發邊衛永遠充軍臣愚以爲賑濟錢糧人民生死所係若有侵盜其罪較之盜宣大沿邊等處錢糧者爲尤大其情尤爲可惡合無分別等第嚴立條禁凡侵盜賑濟錢糧至一兩以上者問罪刺字發附近充軍十兩以上者刺字發邊衛永遠充軍至二十兩以上者處絞按律殺人者死侵盜賑濟錢糧至二十兩以上致死饑民不知其數處之以死豈爲過乎重禁如此庶侵漁知警饑民庶乎有濟矣

曰禁攘盜者蓋人有恒言饑寒起盜心荒年盜賊難保必

無縱非爲盜之人當其鈌食之時借於富民而不得相率
而肆刦奪者往往有之於此不禁禍亂或由以起周禮荒
政十二有除盜之條辛棄疾湖南賑濟嚴刦禾之令正爲
是也然處之無方則禁之不止民迫於死亡方且僥倖以
延旦夕之命豈能禁之使不攘盜乎臣昔至泗州適江北
大饑盜賊蠭起臣先賑濟次招撫次斬捕凡賑過饑民三
千四百口撫過饑民四百五十口捕過撫而復叛饑民六
十口而盜始大靖今各處災傷重大盜賊攘奪難保必無
若官府賑濟未及必作急區處賑濟俾不至攘奪若賑濟
已及而猶犯是眞亂法之民也決要懲治然不預先禁革
待其旣犯遂從而治之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必也嚴加

禁革攘盜者問罪枷號爲盜者依律科斷如有過犯不得
輕宥如此則人知警懼而不敢犯禍亂因可以弭矣
曰禁閉糴者嘗見往時州縣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
令一郡饑則隣郡爲之閉糴一縣饑則隣縣爲之閉糴臣
按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念然同
盟之國尙有恤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閉之糴春秋誅之況
今天下一家民無爾我均朝廷赤子乃各私其民遇災而
不相恤豈吾君子民之意萬一吾境亦饑又將糴之誰乎
是欲濟吾民而反病吾民也謂宜重爲之禁令後災傷去
處鄰界州縣不得輒便閉糴敢有違者以違制論如此則
爾我一體有無相濟非惟彼之鈌食可資於我而已之鈌
食亦可資於人矣
曰禁抑價者蓋年歲凶荒則米穀湧貴嘗見爲政者毋嚴
爲禁革使富民米穀皆平價出糶不知富民慳恪見其無
價必閉穀深藏他方商賈見其無利亦必憚入吾境是欲
利小民而適病小民也昔范仲淹知杭州兩浙阻饑穀價
方湧斗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
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
爭先恐後且虞後者繼至於是米石輻集價直遂平今各
處災傷若抑價有禁參用仲淹之法則穀價不患於騰湧
小民不患於艱食矣
曰禁宰牛者蓋年歲凶荒則人民艱食多變鬻耕牛以苟

給目前不知方春失耕將來歲計亦旋無望臣按問刑條
例私宰耕牛再犯累犯者俱發邊衛充軍弘治十二年九
月初一日又節該欽奉聖旨私宰耕牛今後違犯的照例
治罪每宰牛一隻罰牛五隻欽此夫耕牛私宰在平時尙
有厲禁況荒年宰殺必多所關尤大不爲之禁可乎然徒
爲之禁而不爲之處彼民迫於死亡有不顧死而苟延旦
夕之命者況充軍乎有同類之人父子相食而不顧者況
牛乎謂宜預爲禁處凡民間耕牛不許鬻賣宰殺賣者價
銀入官殺者充軍發遣如果貧民不能存活欲變賣易穀
聽其赴官陳告官令富民爲之收買仍付牛主收養待豐
年聽民販賣或牛主取贖如此則牛可不殺而春耕有賴

民獲全濟而官本不貽臣昔在泗州蓋嘗行之而已後期今各處災傷宜勅所在官司早爲禁處斯可以有濟矣

曰禁度僧者蓋見往時歲饑多議度僧賑濟殊不知一僧之度只得十金之入一僧之利遂免一丁之差十年免差已勾其本終身游手利不可言況又坐享田租動以千百富僧淫逸多玷淸規汙人妻女大傷王化是謂害多於利得不償失事不可行理宜深戒昔宋孝宗淳熙九年勅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爲僧道者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恐米數稍多特減五十石臣按宋人全失中原財賦之入已窘又苦於歲幣之需一遇饑荒故不得已而出度僧之策然猶一僧換米三百石其不輕易如此今

國家財賦既倍於宋蠻夷輸貢無復歲幣其財用既不若宋人之窘迫乃因荒年給度又一僧只易其十金所獲不多而受此不美之名何也故宋人之策不可復用度僧之事決不可行今各處災傷重大恐有偶因費廣復建此議者所當禁也

六曰戒遲緩者臣聞救荒如救焚惟速乃濟民迫饑餒其命已在於旦夕官司乃遲緩而不速爲之計彼待哺之民豈有及乎此遲緩所當戒也昔宋蘇軾與林希書云朝廷原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分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然遲之一言豈但熙寧一時爲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昔在泗州適江北大饑府縣九月十月賑濟皆是虛文而民饑死正在十一十二兩月及至正月而差官發銀始至蓋亦坐遲之病也今宜以此爲戒嚴立約束申戒撫按二司府州縣各該大小賑濟官員凡申報災傷務在急速給散錢糧務要及時申報災傷與走報軍機同限失誤饑民與失誤軍機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乎有濟矣

曰戒拘文者嘗見往時州縣賑濟動以文法爲拘後患爲處部院之命未下則撫按不敢行監司之命一行則府縣不敢拂不知救荒如救焚隨便有功惟速乃濟民命懸於旦夕顧乃文法之拘欲民之無死亡不可得也朝廷雖捐

百萬之財有何補哉昔漢河內失火延燒千家汲黯奉使往視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濟貧民宋洪皓秀州賑濟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截留浙東綱常平米斛以賑濟仰哺之民此皆能便宜處事不爲文法所拘者也今各災傷去處宜告戒撫按司府州縣等官凡事有便於民或上司隔遠未便得請事有妨礙者並聽便宜處置先發後聞惟以濟事爲功不得牽拘文法致誤饑民有孤朝廷優恤元元之意則大小官員得以自遂而饑民庶乎有濟矣

曰戒遣使者臣嘗見往時各處災傷重大朝廷必差遣使臣分投賑濟此固軫念元元之意然民方饑餓財方匱乏而王人之來迎送供億不勝勞費賑濟反妨實惠未必及

民而受其病者多矣臣愚以爲各處撫按監司未必無可用之人顧委任之何如耳莫若專勅撫按官員令其照依朝廷議擬成法仍隨所在民情土俗參酌得中督責各道守巡等官分督州縣着實舉行事完之日年稍豐稔分遣科道各處查勘王命所在誰敢不盡心隄防所關誰敢不用命較之凶歉之際差官往還徒爲紛擾者萬不侔矣

臣按古之救荒有先時預備者有臨時處置者先時預備常平義倉社倉等法是也臨時處置如臣所陳是也臨時處置之方如臣所陳畧盡矣先時預備之法則未之及也救荒不先時預備而待臨時處置亦緩不及事矣古之聖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先時預備也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則臨時處置也必二者並行然後爲聖王之政若宋董煟救荒活民一書可謂兼備矣元張光大取而續增之本朝朱熊又補其遺世稱爲完書版刻見在南京國子監然以臣觀之編次無倫觀閱不便其間闕畧不備窒礙難行蓋亦有之茲遇聖明博求荒政臣愚竊欲重加編集以進然待哺饑民方懸命旦夕若得編完不無遲誤姑以微臣所見臨時賑濟之宜先行具奏俟臣從容編集完日另行奏進臣荷德如天報恩無地墾田積穀願效乎重華陳策救荒竊慕於元晦伏冀聖明俯垂采擇臣不勝感戴之至

陳民便以答明詔疏

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即位以來孜孜向學汲汲求治天下臣民欣然思見治化之成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盛比因陝西四川等處民厄災傷惻然動念大沛渥恩又恐民隱有遺下情未達令中外臣工各陳所見陛下此心即帝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之心也即帝舜明四目達四聰之心也治化之成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盛有何難哉夫天下之事不便於民者亦多矣但臣拘於職守未暇泛論姑以臣之職守言之臣之職守鹽法也屯田也其間利害興革之詳固非臣旬月之間所能具悉且以最切近者言之鹽法之弊則無徵賠賍之苦竈戶差役

之繁屯田之弊則屯種逋負之多追徵程督之不易臣請開列條件以進惟陛下采擇臣聞泰山不棄壤土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故明主兼采於芻蕘聖上廣稽乎衆論臣言如有可采乞勅該部詳察可否即賜施行不惟一方軍民幸獲蘇息而軍需國計亦未必無補矣

一豁無徵以蘇竈戶臣按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鹽課共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引零該銀三萬三千六十五兩有原額有徵者有原額無徵者洪武正統年間兩經强寇蘇有興黃蕭養之亂竈丁消耗遺下鹽課無人辦納是謂無徵其見在竈戶逓年煎鹽辦納鹽課是謂有徵無徵竈

丁二萬八千四百三丁共該鹽課二萬八千四百三十兩該
銀一萬三千六十五兩有徵竈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
丁共該鹽課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引二百六十一斤該
銀二萬二百四兩弘治五年兩廣都御史閔珪因竈丁陳
球之訴差官查勘有冊籍可考者也無徵鹽課貽累見在
竈戶加之差役繁重而竈丁因之逃亡課累見在竈戶是
謂續逃無徵正德四年廣東巡鹽御史鮮冕奏將見在有
徵鹽課寬減二分其先續逃亡無徵鹽課節行停徵嘉靖
元年又蒙皇上登極恩詔蠲免五分竈戶頗獲蘇息嘉靖
三年廣東鹽課提舉司因兩廣都御史督責遂將正德十
六年以來停徵逃亡鹽課通行追徵竈戶家富丁多者可

以支持家貧丁少者窘於賠納而因之逃竄竈丁又十去
二三臣惟有丁則辦鹽丁既逃亡而鹽課責辦於見在之
丁已非國家大體本欲徵滿國課而見在竈丁因之逃亡
國課益以虧折是未見其有益而反有損也且國家之財
賦無限得窮民萬銀之入譬猶太倉之加一粟鄧林之加
一葉不見其有增益貧民之窮徹骨復嚴責代償非分之
賦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實見其艱窘陛下子育
群生明詔拳拳以損上益下為念必不忍為此也又往時
民戶蛋戶見竈戶免差皆求投入鹽司今既差役不免仍
舊逃歸本籍此項名鹽亦在鹽司累及見在竈戶前項鹽
課追徵不完以致提舉場官因之住俸經年不得關支而

邊海無知鹽民因追徵嚴急驚惶而起打奪問死罪徒罪
者紛紛不絕見有鹽丁文宣奏行分豁未結臣自到任節
據廣東鹽課提舉司副提舉屠佳呈及歸德靖康等場竈
老陳繼經林毅等訴欲為奏豁而未及茲承明詔見陛下
大沛蠲恩以濟兆人凡不便於民事件又令各衙門呈奏
廣東鹽民似茲不便想尤陛下所軫念者也臣今仰體聖
心俯順民情欲將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原額竈丁再
行清查如果先續逃亡遺下鹽課無人辦納即與除豁免
得貽累見在竈戶其見在竈戶若有新生續長鹽丁通行
查出僉補原額人物在天地間彼衰則此盛廣東鹽丁雖
兩經兵亂而有逃亡臣訪得見在竈戶人丁新生續長蓋

亦不少若盡查出想亦足補原額縱或不敷亦無甚相遠
矣其先年投入鹽司民戶蛋戶後來逃歸本籍者亦與清
查除豁毋致貽累竈戶又按廣東鹽課雖因竈丁消耗原
額已損於舊邇來生齒漸繁食鹽漸廣各處所入軍餉銀
兩已百十倍於初彼消此長蓋亦互相補也雖陛下子育
窮民有不計此臣為國算計則如此耳臣又查得廣東海
北二提舉司鹽冊自天順六年編造至今六十餘年不行
改造竈丁在冊已故年久者未與開豁新生續長者未及
收入竈丁按冊辦課竈戶或人丁百餘田業數頃名鹽只
納三四引或人只一二家無宿粟鹽課反納四五引苦樂
不均皆坐於冊籍不造而按冊徵鹽也臣愚欲將先年鹽

冊重新改造竈丁已故年久者逕
一清查收入及竈田舊管新收開除與民間黃冊一般編
造向後務要照依黃冊十年一次更造永為定規如此則
官府按籍督課竈戶照丁辦鹽不至於苦樂不均矣臣言
如有可采乞勅該部議擬施行
一蠲徭役以登國課臣按竈戶優免雜差係累朝奏行事
例成化年間因民間多有通同竈戶詭寄田糧圖免差役
奸弊及殷實鹽戶多買民田全免科差府縣官遂將竈戶
與民一般編差以致紛紛奏告屢經巡鹽御史及欽差整
理鹽法都御史等官各先後奏行竈戶一丁辦鹽准戶下
二丁帮貼其餘僉補逃故鹽丁戶內田產每辦鹽一丁除

民田一百畝不當差役其餘一體扣算當差止令出錢僱
役不許編充民快水馬站夫等差正德四年因廣東有司
不行遵守將鹽丁復編民差又致竈丁告擾遂該專理鹽
法僉事吳廷舉再申前例刊行各衙門遵守去後已為定
規夫何近來有司不知事例輒將竈丁竈田一概與民編
當差役以致東莞惠來等縣竈丁盧福方立中等節行告
訴臣又查得廣東丁田自編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錢五
百文田一畝出錢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隨里甲正役出辦
供應謂之均平錢竈丁竈田原不辦此錢近因民戶多買
竈田有司因令出均平錢遂并竈丁竈田與民一般科派
竈丁均平錢之外每歲又有出海守哨之差竈田每畝原

科民糧三升二合又科鹽二斤八兩謂之鹽稅納於鹽司
近因竈田賣入民戶不肯復納鹽稅亦累見在竈戶夫竈
丁每日辦鹽三斤四兩勞苦極矣今又與民概編徭役出
均平錢出海守哨是一丁而有四差若累下無徵鹽課不
為之豁是又有五差也竈田既畝科米三升二合又科鹽
稅二斤八兩今又與民槩編徭役出均平錢是一田而有
四差若田賣而鹽稅不與之豁是亦有五差也鹽民何堪
臣查得洪武二十三年廣東潮州府海陽縣小江場百夫
長余必美奏稱本場竈戶專一辦鹽於內有田地者已經
有司作數送納夏稅秋糧今有司仍將竈戶編充里甲巡
欄庫子等項鹽課難辦欽奉太祖高皇帝聖旨是准他既

做鹽戶如何又着他當差雜役欽此列聖相承俱各優恤
竈戶節有奏行條例歷歷可覩今竈戶一丁辦鹽准二丁
帮貼民田除一百畝不當差役亦因竈戶多買民田有礙
全免而為此隨時救弊之法已非祖宗之舊矣而有司又
不能上體祖宗優恤竈丁之意與陛下子育元元之心故
違累祖奏行事例輒將竈丁與民一體編差果何謂哉臣
節見鹽民赴道告訴至於痛哭流涕其迫切之情誠可憫
念臣伏讀勅諭云爾須提調各鹽課司官吏督令竈戶人
等依額煎辦逋查見在儲積追徵累年逋欠如有積壓數
多量為除豁仍須親行產鹽地方撫恤竈丁使之得所如
有逃亡事故即為設法挨補僉補欽此陛下之惻念竈丁

可謂至矣今目擊竈丁之告而畧不之恤是負陛下所以勑臣之意也非明詔所以望於內外臣工之意也今臣欲將僉事吳廷舉申明成化年間議恤竈丁事例再行申明翻刊發各府州縣令其遵守凡竈丁一丁准二丁帮貼餘丁僉補逃亡竈丁除竈田不編差外戶內田產毋辦鹽一丁除民田一百畝不當差役其餘只令出錢僱役不許編充民壯水馬站夫等差其竈丁均平錢及出海守哨差役亦准前例優免竈田均平錢查洪武年間原額優免戶內若有續買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畝准其贍竈餘田方令與民一體出辦均平錢若有司再行編差科擾以致竈戶告言者以違制論其各竈田賣入民戶則鹽稅每畝二斤

八兩着令隨田出辦不得貽累竈戶如此則竈戶稍得蘇息國課亦易輸辦矣臣言如有可采乞勑該部議擬施行

一明條例以督屯糧臣按本朝屯田之設也足食足兵二意兼具奈何法久弊滋軍士逃亡屯田因之埋沒而難於清查人情奸玩屯糧因之不完而經年逋負屯田埋沒有強占典賣等例屯糧不完有住俸降級等例然屯田之例已明無容復講屯糧之例有似未明而不容不講者臣請陳之如本年子粒延至次年正月不完者比例趲運糧儲事例衛所掌印管屯指揮千戶本管掌印千百戶通行住俸刻期徵解三月中不完者衛所掌印管屯指揮千戶本管掌印千百戶革去冠帶戴罪徵納衛所首領官吏屯老旗甲通行拿問五月中仍復不完各該衛所掌印管屯指揮千戶參問降級本管掌印千百戶提問千戶罰俸一年都司管屯官聽按察司管屯官查舉按察司管屯官若容情怠誤責有所歸此湖廣副使田汝耔之奏戶部議行者也查照律例各都司衛所屯糧如本年終不完管屯及各衛所掌印官并屯種官俱各住俸一年之上不完都司衛所僉書首領官及按察司管屯官各住俸南北直隸山東等處布政司俱限次年正月以裡造冊送部查考不完者官參送問罪各降一級此河南巡按御史王溱之奏戶部議行者也兩例並行莫知適從而王溱參問降級不知在何年夫一年以上不完都司衛所僉書首領官按察司管

屯官既各住俸則衛所管屯掌印等官未應問以降級也似宜再寬一限方可降級而例又未之及也且按察司管屯官既住俸都司管屯官豈宜不問衛所掌印管屯等官又不應畧無分別如副使田汝耔所奏似有斟酌矣但立法當使人易避而難犯必如其議次年三月中不完即革冠帶五月中不完即問降級程期似乎太迫使人難避而易犯必如御史王溱之奏程期乃爲不迫但其例意似未明盡以臣愚見如本年終屯糧不完者管屯及各衛所掌印官并屯種官俱各住俸一年之上不完者衛所僉書首領官及都司按察司管屯官俱各住俸其各衛所管屯掌印屯種等官俱各革去冠帶戴罪徵納屯老旗甲通行提

問又半年之上不完則管屯及各衛所掌印官并屯種官
各叅問降級其都司管屯官聽按察司管屯官查舉如此
則緩急適中情法兩盡而人易遵守矣然屯糧之欠蓋有
數等有田土迷沒或被人霸占貼納不起者有田被水𣏌
沙壓或高阜辦納不起者有軍士奸頑不肯完納者有官
豪影射不肯完納者有攬戶推奸不肯完納者此皆拖欠
在人各該官員失於追徵以之住俸降級可也亦有管屯
指揮千百戶等官將徵過錢糧侵欺入已託名軍欠抵搪
彼則自獲大利住俸降級固非所恤而各該官員乃因之
住俸降級可乎且如奸頑攬戶官豪不肯完納各該官員
不能如法督徵罰以住俸降級可也如或田土迷沒或被

人霸占或𣏌壓高阜辦納不起寧不在所恕乎故臣愚欲
再申明事例凡屯糧本年終不納者衛所掌印管屯屯種
等官照舊住俸仍令開報何人名下拖欠申達按察司管
屯官查考如係奸頑攬戶官豪拖欠卽令作急督徵待至
一年以上不完方照例施行如是管屯等官侵欺不肯完
納卽便叅奏照例問遣如田土遠年迷沒或被人霸占或
𣏌壓高阜軍士難於賠納則當為查處被占者為其追斷
迷沒者為其查理𣏌壓者將新增田土撥補或與開豁高
阜者則令肥瘠相兼領種或准雷州事例只納三分之一
或只納一半查處旣當該衛所管屯掌印屯種等官不行
如法督徵復致拖欠然後坐以降級之罪則人始無後言
矣臣言如有可采乞勑該部議擬施行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一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二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願艮仝校

奏疏

到任謝恩疏

臣林希元奏爲到任謝恩事臣由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吏部文憑蒙聖恩擢臣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臣已於嘉靖十年五月初三日到任望闕叩頭外念臣生逢盛世忝竊賢科初拜一官更歷二寺思欲任事期不負於君親智不[illegible]機輒自致於機穽落秩州倅抱病林居壯志久灰後功奚望况刑獄民命所寄廷尉天下之平畏途方怯於覆車滙水敢圖於奮翼伏遇皇帝陛下英明蓋世神武當天敬學得千聖之傳典禮稽百王之謬存心至道銳志中興立賢遠匹於成湯泣罪有同於神禹故拔臣散地處以外臺遂長舊司實超常格豈曰老馬諳故道可任以前驅亦以使過勝使功易責其後効臣聞無德不報佳會難逢故壯士感恩以捐軀賢者因時而建事况君臣義根天地明王志在唐虞再造殊恩曷忍負焉千載一時豈忍失也恨臣賢不如戴尚有愧唐人妙選之榮才遠謝皐又何贊虞帝協中之化惟當益堅夙志勇奮愚忠犬馬之齒未衰尚竭力圖以補報人臣之職甚大謹夙夜奉以周旋伏願聖德與日月俱新繼明照於四國聖壽與天地同久永治化以萬年

王政附言疏

臣林希元奏爲應明詔敷陳治道事臣伏讀嘉靖九年四月十一日勑諭內一欵一在外民情利害恐有未知亦足致災都察院便行文巡按御史及大小官凡利當興害當除者有所見聞着卽條奏不許詐妄反害小民以違朕意又一欵目下有可救災濟民之宜者卽行奏聞區處施行都察院還行科道官俾人各以見上聞欽此恭惟皇帝陛下聖神仁孝繼統當天學勢湯文治慕隆古比年以來聖德日新光輝益大帝紘皇綱同符三五眞大有爲非常之君會眞元而間出曠萬世而獨隆也迺者璽書屢降詳告萬方皆經國子民之道臣大喜至治可與唐虞三代可復見又懼羣臣有司奉行不至致聖德鬱而不宣聖澤壅而不下究乃取關於治道之大者論著成篇分列條欵其民情利害與凡可救災濟民之宜亦以類附名曰王政附言凡陛下之所欲爲見之詔勑者皆古先帝王之政臣因附以言也爲目二十有一曰守令曰農桑曰賦役曰蓄積曰均稅曰恤窮養之事也曰教化曰選舉曰學校曰師儒曰闢邪曰止淫敎之事也曰平刑曰詳讞刑之事也曰兵政曰將才曰邊患兵之事也曰財用曰屯田財之事也曰祿

米國家親親之事也日用人者爲政在人其要歸於得人也先之以守令者治之本也此臣編緝之意也臣聞進言非難見用爲難見用非難濟治爲難古之人臣懷經濟之術者恒患其君不之用若賈董之於漢程朱之於宋其志拳拳非不欲致主於三代之隆也而其君乃若枘鑿焉則終焉而已其見用於君者又才不足以副之如王安石之遇神宗傾心委任眞伊尹周公復出乃不能恢張堯舜之道以事其君徒以功利之說禍天下豈不重有負此君臣相遇所以爲難三代而下民不見隆古之治千有餘年於茲者恒以是也今陛下倔起千載超越漢宋朋輩商周此千載一時也臣於此時乃不能鋪張王道稍佐下風是負

吾君也是負斯民也是負此生也是自失機會也此臣所以憤悱慊慨不自量其拙且愚必欲有陳於陛下也昔燕昭王欲得士其臣郭隗請從隗始以五百金買馬骨爲喩昭王爲之築臺師事之期年樂毅輩自四方至夫五百金買馬骨將以致千里馬也郭隗非士士之囮也臣才非伊周不足以副陛下之願望陛下以駿骨視臣將臣所奏留神省覽略賜施行將見必有命世之士如千里馬者至輔成我皇上唐虞三代之治矣

一曰守令臣伏讀聖諭云朕惟本固邦寧不可不加意焉欲民又安必愼用守令然後獲所安近屢有旨命吏部多方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某官爲否某方民不聊生無憑黜陟實效未臻又云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先盡職以爲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後各處巡按御史着照近日右都御史汪宏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爲身先之道勑令所在各官果有遵行盡職生民安業的指名奏來陞用或賜旌奬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决不輕貸欽此恭惟陛下以民生休戚責之守令切切焉不得人之慮又責巡按御史考察以闢陛下此心雖堯舜奚過哉然今考察之法行之已久不能無弊苟無變通之術陛下雖日夜懸思於上天語諄諄守令賢否終不可知無益也臣請先條今時考察之

弊而後及變通之宜今之守令吏部以賢否責之巡按御史巡按御史責之二司二司又以縣責之府府考其屬令長而上之二司二司考其守與令而上之巡按御史然後巡按御史合二司之所考而斟酌之而上之吏部此卽成周百官之長各考其屬始總考於司會而達於冢宰漢人郡守課令長刺史課郡國守令而上計書於丞相之意也陛下以守令賢否責之巡按御史是也而臣不免有言者蓋取人以身則哲惟難夫使郡守得其人可也如不得人或以私蔽或以識昏令之賢否於是易位矣使二司得其人可也如不得人則其弊如前而守令之賢否於是易位矣雖然豈特今日哉王成相膠東曾無異能乃以僞增戸

曰棠縣賞陽城刺道州勞心撫字乃以催科政拙書下考則其弊之所從來者遠矣是故計簿具文漢宣所以責三公也徇私廢公光武所以罪郡國也今雖責成御史戒飭諄諄利害嚴切然不立法以繩之又寄耳目於彼臣恐未必能副聖心竊爲陛下惜此舉也臣今參稽衆論酌取厥中惟陛下擇焉夫考察有三要一要考官得人也二要考官課殿最也三要考官責實狀也何也凡人取舍之極定於中然後好惡當於外考官得人則明而且公賢否自得其實矣古之人有欲行之者唐姚崇宋富弼范仲淹是也人惟利害關諸已然後畏懼生於心考官課殿最則人自爲計不敢苟且任情矣古之人有行之者漢馬嚴唐考功

是也凡事因名而考實然後人不舍實以飾名考書責實狀則事必有稽不敢憑空毀譽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宋黃亞夫之考其屬是也考察有二采一采監司之公一采廷論之公何也人之賢否一人未必能公衆人未必能盡私采之監司使布政按察司而下各以其職考郡縣則衆論畢集是非當有的從矣杜預達官各考所統漢人每事有考之法可用也人之賢否已雖未必能知在人未必不知采之廷論使公卿大臣各舉所知則四聰畢達賢否當靡有遺矣宋初上自侍從下至常參官皆得舉人之法可用也然三要二采所以求之考官者耳所用以考人者未及也求所以爲人才與行而已才以興事行以立身二者不

可偏廢所以考之亦當以是也漢以六條察郡國未免專取才臣按古今考課之法惟京房以四善二十四最考內外官最爲得法唐人用之所以一代考課視前代獨優蓋四善以考其行二十四最以考其才以最與善多寡分配校量高下分爲九等而人之居官歷履盡矣所以爲得法也臣願陛下特勑吏部斟酌古今定考官之法取漢六條爲守令之最以京房四善與六最多寡分配差別等第其餘內外官則各以其職爲最如京房法然後以三要責巡按御史令都察院用心精選毋徒以資敘推黜令以其法考察舉刺守令及其餘官各具實以上而課其殿最又以二采責監司與廷臣二司正官及守巡兵備提學而下各

以其職若農桑若學校若刑獄若盜賊考察舉刺所部如前法公卿大臣五品而上各舉守令之賢者以聞要采並用彼此參稽則聖諭所慮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聊生某官爲否某方民不聊生者今可以聞無憑黜陟者今可以黜陟吏部多方遴校用心考察大要亦不外此矣夫知守令之道如此任守令之道則有可言者大抵非久任無以行志非異擢無以勸功昔漢宣帝知此道也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褒美或增秩或賜金任之久也黃霸以敎化治潁州入爲丞相召信臣以興利勸農治南陽入爲少府擢之異也今必久任如漢宣然後可責以治效矣今有治效如黃召則當酬以異賞矣雖然今朝廷重內而輕

外在內者優游拱手不數年而得美官使郡守日夜勤勞於外必久而後處以京秩賞罰不均何以勸功與事故唐張九齡作相欲不歷都督刺史雖高第不得爲列卿都督守令雖遠者無使十年任外誠良法也聖主方隆唐虞之治若取而用之固勸功與事之大權也

二曰農桑臣伏讀聖諭云耕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者都要耕織耕者勿怠於耒耜織者勿怠於機杼晨作晩息庶不致飢寒之苦又云各處但有荒蕪堪種之地着召貧民自種官給與牛具種子不徵稅糧不許强衆侵奪及官豪人等有違一體奏來治罪又云秋

成之後所獲須要撙節愛惜勿得賤棄以備凶歉欽此大哉皇言也邇又肇脩古禮皇上耕籍於南郊皇后親桑於北郊以勸農桑又爲籍田蠶室於內苑內外並行又作無逸圖令侍臣進講書無逸詩豳風七月篇猗與休哉又何聖謨之大歟臣惟農桑衣食之源民命所關王者代天養民使不於是致重則衣食缺而民失所養矣豈惟國之興喪所係也陛下念耕桑之切於民教民男務耕女務織荒蕪教以耕墾秋成戒其妄費又躬耕親蠶以爲之勸且日陳稼穡之詩書以自儆儆可謂深達帝王建國興邦之本眞足以光前烈而啓後王者矣然豈知今天下之民農桑失業郡縣之官牧養失職聖心雖切於上聖澤未易覃布於下與何也今天下之民從事於商賈技藝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農民蓋無幾也今天下之田入於富人之室者十而五六民之有田而耕者蓋無幾也商賈挾資大者鉅萬少者千百不少輸官坐享輕肥農民終歲勤動或藜藿不充而困於賦役此民所以益趨於末也富者田連阡陌民耕王田者二十而稅一耕其田乃輸半租民之欲耕者或無田有田者或水墹沙壓而不得耕得耕者或怠惰而至飢寒或妄用而失撙節此農民所以益困也天下之民益趨於末而農民益困爲有司者方急於獄訟簿書以應上司之所求民之農桑略未暇問如此雖天語諄諄聖躬埶埶無逸七月之篇日陳聖心亦徒切於上耳而澤安得

下究哉且觀勅旨渙頒於茲一年矣巡行阡陌勸課農桑給民牛種開墾荒田者幾人與郎此可知也臣愚謂今欲使民盡力於農桑衣食莫若抑末作禁游手驅民盡歸之農莫若更定制度專官以理其事何也良法與美意當並行徒有美意而無良法則徒善不足以爲政故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陛下教民力務農桑皇上躬耕皇后親蠶以爲之勸可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矣然周官之法度未見舉行此澤所以未能覃布於下也臣按周官一書所載農事甚悉有遂人以教稼穡有遂師以巡稼穡有遂大夫以簡稼穡脩稽政至於趣耕耨稽女工以及合耦之鋤治稼秩敘鄰長里正復有以

任其職縣正之官又有以趣其稼事而誅賞之是先王之世於農政蓋甚詳農官蓋甚繁也而當時之臣亦莫不各躬其職觀詩言星言夙駕稅於桑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蓋可見矣漢雖以司農命官唐雖以勸農置使宋雖以刺史知州通判諸路轉運並帶勸農亦徒爲文具而已國初農桑之政最有可觀初間責成有司後因法弛人玩各處勸農參政通判縣丞等官間亦旋置此皆虛應故事徒費太倉五穀不分棠陰無跡其視漢唐宋之弊豈甚相遠哉臣願陛下稍準周官更立法制五十家擇善農者一人爲田副當里正以治稼穡趣耕耨每里擇善農者一人爲治農老八當鄰長以趣耕耨稽女工令縣丞當縣正以趣稼

事行誅賞令府判當遂大夫以簡稼器脩稼政令藩司一員當遂人遂師巡行督察田老田正田副復其身役司府州縣之官俱帶治農職銜藩司則專勑如今管糧屯田事例得舉劾所部行誅賞農官履任籍其境內有田而耕者幾人人田幾畝有田而删沒者幾人人田幾畝荒田無人耕者幾頃可給幾人賃田而耕者幾人人田幾畝富人有田者幾人人田幾頃商賈逐末者幾人人貲多少百工技藝幾人人業何術游手游食者幾人有無田宅原何職事有田及賃田而耕者理以農官之法删沒核實與除其租窮民以荒田充補其餘以給貧民無牛種者與牛種商賈之重賫者量其利與房租之所入征之百工作淫巧者以傷農事害女工罰之皆以補農征之不及賃田略爲蠲富人之稅仍令富人田五頃以上不許復買游手之民依成周罰之令出里布屋粟夫征其强壯不安耒耜者籍爲兵以補戎伍之缺如此則男耕女織各脩其業商賈技藝游惰之民漸趨於農百姓充足而無飢寒之苦陛下農桑之政本諸身徵諸庶民而仁覆天下矣

三曰賦役臣伏讀聖諭云近來遠近之民餓殍盈途死亡流離無算聞諸郡報實用憂傷本朕一人所致下民何辜重罹斯苦又云守令已有旨令所司愼選外着彼到任之後務要上遵皇祖成祖盡脩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欽此臣惟王者父母萬物視民疾

苦若在已陛下念生民之罹凶阨下詔責躬以安養責守令眞天地父母萬物之心也然臣竊疑國朝有天下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於茲陛下入繼大統又梳櫛百弊閭閻疾苦十去八九宜乎民生日以富庶水旱凶荒之有備也而災殄一臻餓莩立見流離死亡之狀屢塵九重之憂何與臣嘗深思而得其故矣譬之種樹樹根入地必灌溉培養而時衛護之不爲風雨牛羊之所殘害則機完氣固根深葉茂而不可搖若培養虧而衛護不至則生氣日削根不固地一遇狂風暴雨鮮不拔矣民之困於賦役猶木之培養功虧衛護不至常爲風雨牛羊斧斤之所殘害也一遇水旱凶荒安得不流離失所乎今天下之廣臣且未及姑

以目前切近者言之大江以北地方既薄民生復窮其地漸近京師四方孔道郡邑供送之繁民間徭役三歲而更此外復有養馬之役其民大抵苦於重差蘇松常鎮之民科稅太重有畝稅三四斗至一二石者等則甚多加之水潦不時民多逃徙逃徙者責償於當里存在者不蒙乎寬免又田入豪家佃稅不時官府責償於糧長其民大抵苦於重賦今民以傾產爲忌願從他途傾生故有產者復求售不得而北方之民多有從僧道以避徭差者可見其微矣夫差役繁重而民生困民之所惡也薄賦輕徭而民生厚民之所欲也今欲守令修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亦惟於賦役加之意耳然民間丁田只有此數官

府之征有增無減將欲輕之孰得而輕之此守令之官所以難舉于生民所以常受其弊也以臣觀之亦爲守令者不悉心於民瘼稱量輕重之權有未精耳夫緣法起姦固難無弊因事作法豈得無貪善持法者汰其貪以入於凉袪其弊以反乎故斯善法矣今之賦役付之積弊而莫與清固不可也諉之作法而莫敢擬亦豈可哉今夫傳亭使客之供送固不可已然正差者索求太多借差者曾無差別此非緣法之弊乎臣謂正差者可節借差者可殺也而運河餘剩之銀積之州縣者獨不可存留以准役差以舒民力乎兄奸雄根據以花官谿者亦當禁也徭役三歲而更視之江南十年則太速且既科其丁復論其門至於官戶亦不免又何理也此非作法之貪乎臣謂十年兩差斯可矣又丁多不必論戶戶多不必論丁或酌爲寬減亦可也而官戶獨不在所免乎養馬孳生計畝論役已足矣編餘之地復科其馬何也又非作法之貪乎臣謂餘地不必科通融以寬民力或可也南馬力弱需納難中中者復不堪用而軋以傾產此非作法之貪乎臣謂免其輸馬盡令納價令入價於官亦官民之兩便也且地有瘦瘠理宜均配民多流徙地有荒蕪今皆一槩科之又非緣法之弊乎臣謂瘦瘠相兼而豁其荒蕪民力或有稍寬也蘇松常鎮之稅額雖不可減然臣嘗聞魏文侯曰貪其租稅而不愛民虞人反裘而負薪也皮盡而毛無所附今四郡之民窮

甚矣日甚一日皮不幾於盡乎此作法之貪其弊因之不可不爲之所也夫原額固未易減矣災傷獨不可蠲流亡獨不可免官豪逋負獨不可縱乎且四方之田一也而輕重等則乃不一今原額雖未可減但據其輕重而均之毋亦寬民之一策乎然臣所聞猶彷彿者使得聞其間曲折之詳更可論也臣願皇上下寬民之詔令所在有司講求利病果何在如臣所言卽可斟酌施行或臣言未盡或不如臣所言亦卽討論要在於興利除害則所欲與聚所惡與去天下無愁苦之民而王道成矣

四曰蓄積臣伏讀聖諭云有司平日不肯積穀備荒一有災饑無所措置雖每發銀賑濟亦已晚矣況奸官猾吏往

徃使𢡟小民從不沾實惠徒有賑救之名其實未活一命宜若實考訪區罷大哉皇仁神哉聖見何其洞燭吏奸民隱而一念爲民之懇懇也臣請畧述古今沿革之法利害之故及區處之宜爲陛下獻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此漢人常平之法宋人亦用之也其法主於賑糶附近稅戸隨等出粟官爲收貯遇歉給散此隋唐義倉之法宋人亦用之也其法主於賑濟官出本糴穀貯倉鄉都貸與貧民收息復貯此宋人社倉之法元人亦用之也其法主於賑貸我朝四倉之設又異於是穀出於官置倉州縣或賑糶或賑濟或賑貸以時酌行蓋參三代之法而用之也其法可謂周密方之前代超越遠矣然法

久弊生古今一律孰能相尚自今言之糴買論價類多配抑不復視歲至其出糶只及市井不及鄉村則常平適所以爲不平也唐人徵穀過重宋人增加不常又義米入官轉供他費則義倉適所以爲不義也元人專用義社之法立倉鄉都是矣而不免乎掌倉點檢出貸回收之四弊則其弊又有甚於前者若今之四倉其弊又豈止於四代哉官自豐殖不肯積穀其在倉也又坐視民艱不肯與發扃鑰相受積有歲年往往耗於鼠雀化爲糠粃上司徒以文法相拘點檢紛於道路銷耗累於倉戸其實不可用此貯積之弊也至其給散也又群小作奸弊端百出以言乎賑糶則井市貪夫轉販射利鄉村貧子升斗無沾粟糶何有於利民以言乎賑濟賑貸則吏書里老頂名關支乞子餓夫枵腹無哺倉廩既空溝壑亦滿甚可痛也甚可恨也然使一於賑濟貧民雖不得利猶未害也若兼賑貸則豐年按籍責償貧民有名當人歲月既深弊端無窮眼瘡無醫心肉亦剜幸存之民又受害矣今之四倉其類一至於此陛下雖拳拳令有司積穀何嘗得實用雖切切於賑濟貧民貧民何嘗沾升斗哉聖諭云徒有賑濟之名其實未活一命眞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今又懸賞罰使守令積穀切恐有司趨利避害之心生法外科罰勸借所不能免富民又受害矣臣嘗斟酌古今宋人社倉置立民間其法最善蓋倉在民間皆知爲已物若遇放散無不知覺倘不沾

惠必相告言奸雄不敢太欺罔又穀本須出於民方自顧惜而少侵漁然民穀難得官借之而責其償不足借之富民可也又置倉民間擇鄉有產業行義者爲社正副以主之隨鄉戸多寡借與穀本或官或民待本息相當皆以本穀償還勾稽斂散一依宋人之法稍潤色以今之宜而禁其掌倉點檢出貸回收之弊其權一歸之民官但知其數不得干預亦不得頻頻遣官點檢五六年一舉可也社倉建置之於鄉四倉仍置州縣或遇大歉社倉之穀不敷可移四倉之穀以賑之不但可以革官吏之弊亦可以濟社倉之所不及矣社倉四倉相兼並行水旱凶荒有備朝廷免宵旰之憂太倉可無發矣然四倉之穀頻積倣隋開皇

之法穀無過五年米無過三年皆要以陳易新庶無塵耗遺貽累之患至若州縣積穀之令且可停寬民間訟獄必情罪允當方許入贖其法外科罰及勸借者俱照例調用在倉之穀俱要明著所由以待查刷則富民亦不至受害矣然欲行社倉呂氏鄉約尤所當先蓋鄉約隨鄉審戸而施禁戒社倉隨鄉審戸而行賑貸鄉約之法行則民戸貧富可知而賑貸無勞於審戸社倉之法行則民之貧窶有養而禮義可以興行故鄉約之於社倉教養相須不可偏廢也

五曰均稅臣惟耕王田而輸王稅理之常也稅以田科初豈有不耕之患惟夫承平既久奸弊日滋或奸民詭寄飛

射或貧民鬻產留稅或坍壓拋荒失額彼此那移漸至失均歲月積久遂莫稽考有田二三畝而納五六畝之稅者有田五六畝而納二三畝之稅者此猶可也甚者田失稅存人戸逃亡而稅累其里甲又甚者里甲亦逃而稅累其里排又甚者里排亦困而稅累其州縣累里排如臣福建尤多也累州縣如廣東南雄潮州二府浮糧各八九千石官府歲取鹽利以充數是也而臣又有疑焉國家承平日久各處田地坍壓拋荒者雖不無而新闢續墾者亦甚多也在彼則見其日損在此則不見其日增何與毋亦奸民曲為隱蔽有司不之考耳臣思之曰民情利害莫此為甚聖上方留心民瘼疇咨博訪而臣有所見乃不以聞豈惟下負蒼生於吾君有負矣因復自念此民間積弊於今百餘年君門萬里何由得知肉食因循其誰以告今欲言之未知見信否也邇者慶賀北上過舟臨清詢訪民瘼始聞東昌府十二州縣奏均田糧俱蒙聖明俞允行巡撫均處臣聞喜不自勝謂聖上仁育蒼生真若父母之於赤子必欲為之求利避害不但已也天下蒼生何其幸與臣願陛下推東昌之惠以惠天下乘今造冊之年特勑吏部都察院行各撫按督責有司准東昌事例各府州縣但有小民田糧多寡不均及有浮糧貽累里排如臣福建貽累州縣如廣東南雄潮州者責委的當官員通行丈量通與均處若田少稅多則準田與除其稅若田多稅少則準田令收

其稅務使田稱其稅稅稱其田彼此畫一不得失均其水坍沙壓失額之田可以新闢續墾者充補其年久荒蕪可遵勑諭招民耕種補納稅糧如此則田稅適均小民無枵腹之苦州縣亦無失額之憂矣然出額田地盡在富人之家今欲清查宿弊必嚴為令富人田地俱要盡數報官以待丈量若有出額及新墾田地隱匿不報以避稅糧者許隣里首告罪人謫戍邊方田地給賞告者若隣里互相容隱事發一體坐罪里老吏胥作弊亦照隱田事例發遣委官不行用心查理致有奸弊者以罷軟罷黜若有勞效即加陞擢事未完而遷官者亦要事完方許離任如此則人奉法奸弊不作田稅可均民患可息矣

六曰卹窮臣惟王者父母萬物昆蟲草木必使各遂其生至於鰥寡孤獨尤在所急故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此之謂也國家法古爲治天下府州縣咸設養濟院以惠窮民即大舜不虐無告文王惠鮮鰥寡之意也夫何法久人玩爲有司者不體國家子民至意動以文法牽拘寄耳里書授柄奸吏遂使窮民多不得食食者多非窮民至有稱貸以充吏壑名幸繫籍利歸富家必待數年而後得食者此天下之通弊也臣前至京師馬蹄所經見裸體扣胷扶攜輾轉哀苦萬狀號泣於市者所在有之問之或老而無子也或窮而無室家也或殘疾而不能爲生也間至冬寒多凍死矣夫轂輦之下窮民顛連一至於此況欲天下萬物

各得其所乎臣按今在京府縣則有養濟院鐘鼓俸祿又以濟窮乏設有飯堂以宦官掌之國家所以惠養窮民不可謂不至也而窮民猶未得其所何與毋亦有司奉行不至正坐愚臣之所言耳今夫州縣之官受牧養之寄於朝廷課最於吏部然猶不能舉職彼宦者有何重寄有何殿最其不舉職奚怪哉臣見南京有王叫化者飯堂之乞漢也家有百金開張房舖人猶以叫化呼之問其所以乃廣捏鬼名侵支官食居積致然在飯堂多類此不但王也以此觀之則在京飯堂可知也無賴惡少多方詭冒彼篤疾老幼之人匍匐傴僂一步不能自致安得受養於官乎其顛連失所輾轉於道路者固宜也臣願陛下特勅戶部改建養濟院於五城令巡城御史督責地方將各街巷求乞窮民通行抄劄巡視審其姓名籍貫如原非在官養濟人數即便籍收入院存恤府縣不必付之吏胥飯堂不必付之內官以致留難以長奸弊自後五城兵馬督責地方日逐巡視但有前項窮民查無重復照常收養窮民抄劄責之兵馬衣糧支放責之府縣巡城御史從而督責之如抄劄有遺者罪兵馬支給失時者罪府縣御史不行用心督責者罪御史若是則各官無敢廢職窮民不至失所矣又臣前在京師見窮民棄幼子於道者無數臣驟見心戚戚不能安者累日因思聖人子惠窮民而孤幼尤見所念觀周官以保息六養萬民而慈幼又獨居其先大學論平天

下亦以恤孤爲言可見也宋人京師有慈幼局蓋得聖人之意矣臣願陛下倣宋人之法立慈幼局於五城以婦人老寡無子者數人爲保母令五城兵馬巡視街巷但有遺棄小兒不問男女廢疾悉收附該局撫養保母倍給衣糧幼兒衣糧減成人之半抄劄督責悉如前法待至長成廢疾者照例收養強壯者男子收爲兵女子以配軍士如此則不惟京師無失所之幼而兵亦因可足矣

七曰教化臣伏讀聖諭云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愼選外着彼到任之後務要上遵祖宗成法盡修職業愛惜百姓賞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懲其不肖教之以孝弟道之以仁義勿得肆用酷虐殘害我百姓又云凡軍民人等有能在

家孝奉祖親恭事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務要指名奏
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欽此臣惟教化爲治之首務
自古聖王莫不重之刑罰輔治之末具聖人愼之然非所
先也觀孔子論治而刑乃居德禮之後孟軻論治只言教
養意可見矣夫何今在外有司專以獄訟簿書爲急禮樂
教化畧不暇問豈惟郡縣而撫按監司莫不皆然故大巡
歷所至審罪囚理詞訟檢錢穀如斯而已上以是責乎下
下以是應乎上上下交騖於刑名之末求如黃霸守潁州
先教化而後誅賞文翁守蜀興學校而變夷風誰也陛下
將興至治留心教化既責守令愛養百姓復令教以忠孝
導以仁義旌其善而懲其惡此超絕百王之見儒生誦讀

詩書萬不到此惶愧無地矣然天語諄諄且一年矣未見
某郡如何教導某郡旌獎幾人者何與錮於舊習而未能
刮去迫於上司之督責而未暇及也噫亦可怪矣夫教化
治其本也刑法塞其流也治其本則其流自止塞其流則
其來無窮矣寧可盡乎此刑獄所以日繁生民所以日弊
而官府日以多事也欲求三代之治寧可得乎故欲求治
在重教化重教化在責守令責守令在撫按監司各改其
政臣按成周之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比閭族黨莫
不有學而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又歲時屬民讀法而成其
德行道藝其法可謂周且密矣本朝立國之初鄉閭里社
莫不建學鄉置老人教民爲善又置木鐸老人徇於道路

鄉飲酒行及里社講讀律法申明旌善亭建於邑里彰別
淑慝與成周教民之法雖不盡同其意一也今社學雖僅
存教法無取鄉飲只行郡邑里社無聞其餘一切廢弛臣
願陛下特勅禮部申明舊章責令撫按監司督率郡縣將
祖宗教化規制逐一舉行鄉都老人必擇有德專司教化
毋用匪人徒長奸利木鐸老人務要再舉鄉飲行於里社
毋得虛文善惡別於二亭毋得違避社學更爲定制毋徒
鹵莽若宋儒呂氏鄉約其間德業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
卹四者莫非化民成俗之事比之成周屬民讀法尤似詳
密而可補周官之缺者若與今制並行則條貫相通彼此
相發國家教民之法周密詳盡於以化民成俗而致三代

之治也不難矣今在外有司間有好古之士亦或舉行然
未經朝廷須定甲可乙否竟難成功願皇上特勅該部將
其意稍加潤澤責令撫按監司督率所屬令與國朝教法
相兼舉行提學憲臣得專察之皆書其殿最以行黜陟則
人知警畏上下交修事功可成唐虞三代之治不難矣
八曰選舉臣伏讀嘉靖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欵
曰天之立君本以爲民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爲人君者
豈能人人而加之惠哉惟在內外大小諸司得人任用而
已我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猶有薦舉之例並列三
途自大科舉之法行又以偏用進士爲重而貢舉之法遂
輕薦舉之路遂盡塞矣夫三途並用則無偏重而人才有

餘由是懷才抱德之士斯得顯於世非特求之文詞之徒爾已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無方面之陞田野絶保舉之路有一員缺必進士出身者斯得推補以致人尙浮詞不修實行其至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欲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卒未易得也今後着吏禮二部即便考求祖宗以來舊典備細開具奏請定奪務要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用但有眞才實德者不拘近年資格一體不次擢用庶忠義向風浮薄改行內外大小諸司各得其人以爲惠民致治之本欽此臣惟人才國家之器用選舉人才所由進與舉法善則人才無濫進而國家之治不難矣故選舉之法不可不重也成周之世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三

年大比則鄉老鄉大夫考其賢者能者而賓興之士非才德弗舉此官無匪人治道所以隆盛也自周之衰而其法壞矣漢世舉士若孝廉若賢良方正其法雖非成周之舊然取之猶以行檢未全失周人之意也自隋罷中正而設科目則取士純以文詞而古人尙行之意微矣夫歷代取士之法莫善於周然今不可行莫不善於隋然今不得不行何也成周之法幼而學長而習月有書歲有考三年大比則合而通考之其養之也素其察之也豫其核之也精此其法所以善也後世既無周人教養之素又無月季書考之實乃欲得實才而用之則巧詐橫生此其法所以不可行也楊隋之法明經拘於記誦而鮮窮理趣進士限於聲律而非養性靈投牒自舉又非古者賓興勸駕之道其舉之也非所用其進之也不以禮此其法所以不善也然去古既遠奸僞難防與其信難稽之論寄人以耳目而啓倖進之途孰若憑可據之文付之無心以網羅天下之士此其法所以不可不行也然以臣觀之德行首科文章末技取士以德行雖不免矯飾之奸而人猶知尙行古風未至大壞是所失者少而所得者多也取士以文詞雖可以革奸僞之弊人皆棄本逐末古人尙德之風微矣是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也若論私弊則薦舉之有徇情固也典舉或受請託而行賄賂非私弊乎若論得人薦舉之有飾名固也舉人或攻藝文而竊操履非飾名乎故科舉之與

薦舉較量利害未見彼之能勝乎此也今民間子弟當十五六時便習爲浮靡之文於身心漫不加省逮得一官則皆氣質私欲用事多無可紀之政甚者急身家營寵利使民生日敝於下國受其困而君失其望間有表然爲國名臣者亦皆豪傑之士出其間非其教能使之然也夫以文取士其弊一至於此使如漢人之法豈有是哉自古有識者輒欲罷之誠有激而然也然此法之行已久今一旦欲革之亦難若專泥於是又無以救今時之弊臣按病明經進士之逐末以孝廉與之並行者唐人酌楊綰之議也詔有司歲取經明行修之士以示不專文學之意者宋人用司馬光之議也二臣之言眞可救時之弊項安世議欲於

尺度尋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家傑之士時出而用
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之官爵亦足以補風
化隆實行扶善人而愧惡子其言卽二臣之意也惜皆不
見用於時本朝立國之初用人多由薦舉其後雖定科舉
歲貢之法薦舉之例亦時舉行三途並列彼此兼收可謂
損益百王而救唐宋之弊三子之言亦旣舉行矣然當時
條例不立有司無所遵守以致舉薦之路久絶今皇上發
德音下明詔旣重歲舉之選復修薦舉之法令吏禮二部
考求祖宗以來舊典備細開具奏請定奪科舉歲貢薦舉
三途並列此萬世一時也眞可謂克成先志有光前烈矣
臣今仰承聖意斟酌楊綰司馬光之法立爲條格以備采

擇山林之士必行履修潔學識純正方許薦舉行履必如
漢人所謂孝弟力田禮義廉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
入不悖所聞方爲修潔學識必長於經術明先王之道習
當世之務方爲純正當大比之期大郡舉三人中郡舉二
人下郡舉一人直隸之州視下郡皆縣縣上之郡郡上之
省覆勘無異取其吏相保結與鄉試舉人並赴禮部而各
自行投牒禮部取鄉官保結皇上臨軒試時務策一道果
有眞才實德卽付吏部遵照詔旨不拘近年資格一體不
次擢用以示優崇郡國舉士務在得人舉得其人舉主並
進一官舉失其人舉主並同罷黜其舉人監生生員家居
養親年久不仕者亦聽保舉如有賢才在境内有司不以
舉而舉之他人者有司以蔽賢降黜如此則人無妄舉野
無遺賢天下之人皆知聖明取士不專文詞爭修德勵行
以求自見於世忠義向風浮薄改行内外大小諸司各得
其人以爲惠民致治之本今日之治可比唐虞三代之盛
矣

九曰學校臣惟國家養士於學校取之以科目蓋酌唐宋
之法而用之也然取之旣以文詞士遂以空言應於行實
顧多缺焉此古之君子所以每每不滿於科目必欲有以
變之也要其立法之初何嘗不以德行爲重觀夫大比之
期士必保舉於鄉身無過行方許入試當其在學置簿三
等考察甚密何嘗但重文詞也然世之所趨旣在於彼爲

主司者復不能獨持權衡而與俱重焉此所以士益爭趨
而重者愈重輕者愈輕也又三等簿之設特爲虛器提學
嚴切適皆學官射利之門且養之不預士方少時便習浮
文稍能屬筆便學僥倖重名圖試龍斷取利蓋自入學之
初其心術已壞矣如此則士之出於學校者安得不爲科
舉之累也陛下厭科舉之空言欲修薦舉以求篤行之士
是也然學校未修士之在學者故習仍存何以得實才爲
國家之用乎臣愚謂欲得眞才當正士習欲正士習當修
學政欲修學政在立社學以正之於始重考校以養之於
中嚴去取以收之於後行斯三者士習正而眞才可得夫
國家酌古爲治方隅里巷莫不建學又特命憲臣提督之

何嘗無社學也有學而政不修與無等耳夫今之社學有司不以問鄕民各以所便而求師學究苟且隨世而立教上焉者馳情於利祿下焉者取足於記姓名如古之所謂建小節踐小義者無有也如此而欲士心之正何可得哉臣欲方隅里巷各建小社學又於通都大邑建大社學以統之小學以當家塾不可限數大學以當黨庠大邑不過四小邑不過二有司擇士之賢者或致仕者爲之師民間子弟令八歲入小學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入孝出弟之事歲終縣官一考校取年十二以上秀異者升之大社學大社學教以習禮歌詩讀書明理作文之事三歲提學著一考取年十五以上秀異者補郡邑弟子郡邑弟子皆

自社學而進大小社學官並置籍升堂畫卯皆如學官法則士之心術已正於入學之初矣今學校諸生以德行文藝治事優劣分三等歲考月考循序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考校何嘗不審去取何嘗不嚴也然臣觀諸生文藝必提學考校而後知以優劣責學官竟爲虛文士者尚志初未有事胡瑗治事齋乃立教之事豈宜考諸生且本朝科舉之法論策表判之試即治事也何用別試惟德行之考爲不可易然上之人未聞教之於平時乃欲考之於一旦又不別目以立教但泛曰德行而已豈惟學者無所持循以入德而飾虛媒利之弊實緣於此臣欲讀書課程之外以成周六行課諸生精選學職朝夕教誨月視其成而書之歲降簿於各學令列諸生姓名下界六眼若孝能有成則書孝字於第一眼下註所以爲孝者何如其餘倣此次第書之學官書考必會察采及提調官論同而後定學官不公提調官得糾之季終造報以六行多寡分等第六行全者爲一等得四爲二等得二爲三等全無爲下等歲終繳還原簿以備參考簿盡復降簿如初如此則教之也豫考之也精學者有所持循以入德學官飾虛媒利之弊或少矣較之平時無教泛然考以德行高下獨出於一人者不亦遠乎四等定於平時善惡既有所分及遇考校只以文字分等第發案之後始以行簿與文案參校再分等第文行俱在第一等爲第一等行一而學居二爲二等學一

而行居三爲三等學下而行俱無爲下等下等不許科貢如此則士之無行者不得進所進皆篤行之士考取嚴而收之有不苟矣夫學政修士之在學校者既有以正之於始考之於中又以收之於後然而士習不正真才不得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雖然師儒學校之紀綱提學官又師儒之紀綱也師儒不得其人學政雖修其誰與舉提學官不得其人又誰修學政哉是故其要在師儒提學之得人也

十曰師儒臣惟天下治亂在人材人材作養在學校學校興廢在師儒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我朝建立學校設官領教又特遣憲臣督理之而

於師儒尤加慎焉誠知所重矣夫師道行關於治亂聖明之重之也如此奈何今之師儒視之甚輕自處甚苟而待之甚薄也何以言之夫今之教職業事姑息選擇弗精斗筲庸流靦顏師表視之不亦輕乎師範不立苟且自將職業不修牙籌是計自處不亦苟乎終身遷轉不出儒官雖道如程朱者出其間亦莫能自振待之不亦薄乎夫官必惟賢始能舉職學職輕授師範匪人安得不苟且乎士必立功始有厚賞自處苟且師道不立安可厚望乎人必激勸始肯立功歲貢限途雖有豪傑之士亦甘於自棄見可責之庸流乎是故視之輕則自處益以苟矣如此則欲望其立師道作人材以相朝廷理天下何可得也臣愚謂歲

貢之學職擇之不可不精考之不可不嚴待之不可不厚精以擇之嚴以考之厚以待之然而學職不舉師道不立善人不多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迺者陛下梳櫛百弊特重貢途嚴選於鄉國嚴覆於禮部行積滯於胄監行沙汰於學官真大聖人大有為非常之見補天浴日之舉也臣願今後選用教職宜用此法必志行端方學識純正者方授以教授學正教諭等官如此則擇之精矣往者廷臣建議以治事經義考學職一年二次造報專其職於憲臣似矣臣竊謂治事經義在宋時為學官立齋教人則可今移之考學職似覺無謂且操守所先而反缺焉又官員賢否必巡歷而後知半年足未及周而一造報恐考察未真徒奔

走相續於道無益也臣願以德行職業學問三事考學職德行要見德器之厚薄持身之廉汙職業要見教訓之勤惰考校之當否學問要見經術之純駁詞理之優劣各分上中下三等專責提學官巡歷一周然後造報如此則考之也嚴矣迺者陛下重歲貢之途修薦舉之法三途並列彼此兼收此衆正彈冠之時也然科貢並進舉人監生得選京秩而歲貢之為學職者擇之精考之嚴若尚限其前進而未變豈但非一視同仁之意亦非所以勸功興事也臣願陛下以類而推特勅吏部定立則例今後歲貢學職出於精選提學考其學行俱優職業修舉者許與學職舉人一體陞用或敘遷或超遷如此則待之厚矣臣前提學

廣東已有此議適遷官而未及上今逢陛下刷弊更政之際亦臣可言之日也故敢以其愚獻陛下果擇而用之亦泰山之土壤也

十一曰闢邪臣伏讀聖諭云誤農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今尤甚焉夫彼不過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無疑浸浸然而不知省遂至傷倫敗俗廢人事舍農桑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常加省諭禁戒其未來其現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着還做生理須要從容善誘務使轉移如一府中有能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六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察其賢否亦奏來以憑考課欽此臣惟佛入中國以來世

土惑於其說愚民因之波蕩使中華淪於夷狄之教蓋三千四百有餘年於此矣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以釋氏誤農害民傷倫敗俗爲憂令牧民之官化使歸正府州縣各爲之限陛下此舉眞超絕百王之見堯舜文武之盛也唐宗宋祖俱拜下風矣昔韓愈爲闢佛之說曰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臣今亦曰其亦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幸而出於我皇明之世而見正於我皇上也臣等何幸而躬逢其盛歟然大號渙頒於今一年矣府州縣牧民之官未見有奉明詔化釋氏使歸正者

近得邸報始見直隸巡按御史朱廷立奏化釋氏使正者五千二百人夫畿內數郡之地去釋氏至五千之多天下之廣未聞一人焉何相越之遠與官之賢不肖於是可知朝廷之黜陟於是可舉矣士生三代之後毎以不及見堯舜禹湯爲恨今陛下有堯舜禹湯之聖群有司乃不能將順如稷契伊周臣誠爲宇宙惜此機會恨群有司之有負於我皇上也然論事必求其故去弊必得其方臣請爲陛下陳之按釋氏之教必斷情欲絕倫類此豈人可能之事後世爲其徒者豈眞能灰心槁形以從其教哉皆竊其名以資貪利此其禍所以根固而不可搖流漫而不可止也而南北之僧又不同北方之僧則逃貧乏南方之僧則利富腴逃貧乏之者無大利去之也易利富腴者大利所在去之也爲難北方之民家無生產身有差役四體不勤俯仰大累一父二三子始割愛遣一而爲僧謬談報應煽惑愚民豈惟躲免徭差亦以求度衣食是其逃貧乏者然也夫以貧乏之累較之去父母妻子而爲僧其苦樂有不甚相遠者上之人稍有以處之舍之不難矣此去之所以易也南方之僧雖起於貧乏而所圖則易頭髮一落田園連阡富擬封君坐享輕肥間有身居僧寺志在塵垢陽雖削髮爲僧陰實置妻生子又有賤典僧田營植私產家計既立僧籍遂除是其利富腴者然也夫爲僧而獲大利與不爲僧而受寒饑苦樂正相遠也使民去大利就饑寒而不爲

僧雖日殺數人不可得也況虛言能勸誘之乎此去之所以難也夫南北之僧去之旣有難易之殊則今所以有能去不能去者雖曰有司不職之過其大故又有所在矣故臣愚謂欲去僧在北方者不難但使御史朱廷立推其法於諸路斯可矣在南方者若非去其田則僧有未易去者矣夫僧之有田非聖王之世也亦非釋氏之本心也五季迭興偏方離析僭僞割據晚年悔於屠戮乃爭割膏腴於釋氏以求福田僧之有田自此始是豈聖王之世哉釋氏以淸淨寂滅爲道彼以形骸種類爲浼已必欲去之於田何有哉故僧之有田特飼窮餓養惰民以累治化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何也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僧旣富腴則豐

修恣肆靡所不至棄父母淫子女結官府搆爭訟皆所必有至使富鹽匠籍人家長子爭趨其利冒禁詭籍買庇里胥越州縣而爲僧不可禁遏甚者四方無藉亡命之徒依之爲窠穴爲奸爲盜不可窮詰其害豈但若聖諭所謂誤農害義傷倫敗俗而已哉故世之有僧治之蠹也僧之有田田之蠹也本朝於僧田節有事例令僧道田土每寺觀皆六十畝其餘給無田小民成化十六年也奏准福建僧田每寺皆六十畝其餘變賣入官者正德十一年也夫我列聖之於僧田輒欲奪之者何與誠見僧之有田非聖王之世爲治之累故欲去之也其時有司不能奉行者豈特不職之故亦以大利所在僧人百計彌縫而得倖免耳臣

所謂欲去南方之僧惟在於去田者正有見乎此也臣願陛下取累朝事例而酌行之江南僧田每寺量留百畝其餘盡令還官不給小民不必變賣蓋僧田民種也若給小民則紛更貧民不能植產變賣則利歸勢富所以不若歸官之愈也僧田入官置倉收貯除納本田糧差其餘徵價以供邊儲或宗室祿米僧人既無所利然後責令有司遵照聖諭勸化僧人使之歸正每僧量留田二十畝與爲世業則彼來無所獲去有所歸而僧之去也不難矣北方之僧去之既有其則南方之僧去之又有其方然而有司猶不奉職天下之僧猶未盡去是有司之罪然後黜陟賞罰之政可舉矣

十二曰節淫臣按國都用唐宋故事設教坊司以掌俗樂俳優伶人各有職役娼優女子本以待軍士之無妻者耳夫何法久弊生則有詐誘良人爲娼以誘蕩牟大利者雖例有嚴禁曾何所憚加之歷時既久生殖愈多今聞兩京九衢至數萬計在兩京者多流濫於外往往爲奸盜藪夫使人爲娼是畜之以獸道然或罪人妻女猶之可也至數世之後可以已矣而猶未釋不可哀乎罪人遺體猶之可也乃陷良人於獸道不尤可哀乎其初無幾猶之可也生殖愈多畜淫愈廣不尤可哀乎且女子爲娼多非所願臣在理官常見有樂婦不願爲娼被逼而謀殺主母者即此可知也夫聖人在上必使昆蟲草木各得其所況於人乎

天之生物懼其過也止之以秋況非生物乎故買良爲娼者例有嚴禁無待臣言但當申飭而於娼女之生殖愈繁者必當法天道以止之合無令禮部考其的數差官點檢孰爲樂戶孰爲良家娼家之女願從良者聽仍定額數每京毋得過千人額外之數以漸去之令其嫁賣期三年而盡其買良爲娼者且宥其罪並遣歸良無親屬者從官嫁賣再犯乃坐罪仍禁在院樂婦不得出外如此則人道少陷於禽獸貞女不至於淫怨是固王道之一事也

十三曰平刑臣伏讀聖諭曰刑獄重事人命所關其情弊多端最難條數甚傷和氣法司推議奏請欽此臣惟刑獄繫天下之命陛下以寃濫爲慮令法司推議奏請大哉皇

仁眞大舜欽卹之心也臣待罪理官頗知刑獄冤濫之故
請詳陳之國家稽古爲治建立大理寺審錄天下刑名其
職任蓋甚重也初我太祖皇帝既設理官慮刑獄冤濫復
用學士吳沉之言設審刑司詳讞若二寺審錄不當審刑
司詳讞乖方又從磨勘司照駁與原問官俱連坐其立法
甚詳且嚴也厥後定制罷審刑磨勘司天下刑名只從大
理寺審錄罪不合律者駁回再擬二次不當原問官送問
招情未明者駁回再問其情有冤枉者行移隔別衙門再
問若三次審異奏請九卿堂上官會問面奏其事視前爲
省亦不失兩司詳讞參駁之意其法可謂簡而盡矣夫祖
宗之於刑名照駁參駁再問調問若是不憚其煩復者亦

欲獄得其情刑歸有罪以求天下無冤民而已夫何今在
內法司不體祖宗立法之意但遇大理寺駁回刑獄輒執
己見雖至再至三猶不甚改甚者遂己見於犯人招後辯
折駁語殊違體式逮及調問則又囑託同官更相回護至
調三四五六猶不改者駁回犯人必遭重責洩忿駁次愈
多受杖愈酷又故意淹禁動經歲月不肯完問爲理官者
則以所職在是不得不執彼此相持往來煩復有犯人本
無大罪反因杖禁而殞死者甚可哀憐夫理官之設本以
平刑也而反以不平本求無冤也而反以致冤則祖宗立
法之意安在哉陛下念刑獄關繫之重情弊多端令法司
推議奏請臣愚謂法司乃刑獄之綱刑獄其目也今法司

自爲弊則其綱不正而萬目隨之雖推議無益也抑誰爲
推議哉故欲清刑獄在正法司欲正法司在復祖宗舊制
而立法以防之耳祖宗之制犯人稱冤不服則大理寺調
隔別衙門問理今皆從原問衙門堂上官調問又不出其
屬官大理寺近亦因循若遇犯人二次番異亦不復奏請
九卿官會問故法司得以固執得相囑託若依舊制則原
問官不改者別衙門將改之別衙門不改者九卿將改之
彼亦安得固執安得囑託哉臣伏覩孝宗皇帝弘治十七
年詔書但原問官事涉嫌疑或有偏拘者不拘一次二次
聽本寺駁調問理若不改本寺徑行隔別衙門問理又駁
回犯人若不須提人者輕事限五日重事限十日完報若

故意淹禁致情輕犯人累死者聽本寺指實參奏國憲用
是以昭我孝宗皇帝蓋灼見法司之弊而嚴立法以防之
也臣願陛下修復祖宗舊制申嚴孝宗禁令特勅法司今
後大理寺審錄刑名除不合律依律照駁外其招情未明
駁回再問問官執拗不改及犯人稱冤者俱照祖宗舊制
孝宗皇帝詔旨調隔別衙門如刑部調都察院都察院調
刑部問理二次番異則會同九卿堂上官問決在京照例
具奏南京隔遠死罪充軍具奏徒流而下令本寺移文兩
法司問理兩法司毋得推調駁回囚犯除緊關情節必須
提人者難以速報外其餘招罪欠當者輕事仍限五日重
事限十日俱要完報不得挾恨酷打久禁因而致死如有

前弊本寺指實參奏九卿堂上官會問違限者問如律致死者以故勘平人論如此則法司不敢偏執已見不敢酷刑久禁刑罰清而天下無冤民矣雖然法司刑獄之綱理官又法司之綱也欲法司奉法則理官不可不重欲重理官當精其選而隆任之可也夫官後於兩法司乃付以權衡使稱量其重輕而非有不可及之識有不可奪之守不可凌之節則評駁不當或難以折其非操持不堅或難以鎮其浮位望不重或無以壓其慢欲其帖然心服而無異言豈可得哉是故其選不可不精其任不可不隆也臣觀今日之視理官有似甚輕者何以見其然也大理卿缺多以資叙陞補未聞精擇久之陞選僅得六部侍郎評事員

缺多以科道遷退者爲之久之陞遷亦不得同於科道夫官列九卿勢若頡頏其權又在兩法司之上於選補陞遷乃獨苟焉而正卿猶不得與部佐品秩之同者齒其視理官一何輕也然此豈祖宗立法之意哉亦近時用人者之流弊耳臣愚謂大理正卿必於侍郎副都御史中擇德望素著者爲之任之而效則陞尚書或陞官而猶掌寺事可也評事必於行取官員擇才名素著者爲之任之而效雖與科道同遷擢可也此非臣之見也我朝之故事也故以吏部侍郎轉理卿者永樂年間大理卿陳洽是也以理卿陞尚書者嘉靖初刑部尚書趙鑑是也夫擇之精而任之隆則評駁當而法司無不服持守堅而法司莫能奪位任

高而法司無敢慢然而猶有偏執已見冤毒無辜者然後可責之法司也是故其道在乎理官之重也

十四日詳讞臣按國家建立大理寺職專審錄天下刑名此祖宗慎刑之意也今法司者所當講也何則大理寺之初置也天下都布按三司并直隸府州縣衛所一應刑名皆送大理寺審錄非但在兩京法司也後該本寺議以各按察司發遣囚徒已會本布政司審讞無異復送大理寺覆審中間奸猾之徒必多番異又須名集干連証佐重刑推鞫或移文勘問或遣人提取不無輾轉事滯人淹遂令今後凡各按察司發遣囚徒都察院該道詳審無異詞者既轉發工役不須更歷大理寺其察院所受詞訟移文直

隸府州縣按問并按察司所遣囚犯申發都察院詳讞者仍舊發大理寺審讞此於舊法雖云稍變然猶未甚遠也若今之法則又異於是杖罪以下府州縣得自決遣徒流罪犯則取決於按察司雖按察司所問刑名亦不送審察院充軍罪犯則取決於撫按雖撫按所問刑名亦不送審大理寺其經大理寺審錄者惟絞斬以上死罪耳臣按祖宗立法既設兩法司問理刑名復設大理寺讞審之問刑之官自主事御史而上至尚書都御史凡五六人審刑之官自評事而上至卿凡九人一獄必經十四五人之手而後成是何其重復不憚煩也蓋刑獄重事人心不一或存心不公或所見不同或偶見不到皆不能必無若徒取決

於一二人安得無枉必經多人之手而後成者欲其互相糾正互相啟發而求刑罰之當也今在外徒流罪犯獨取決於按察司至其所自問者亦不之虞充軍罪犯獨取決於撫按衙門按察司畧不敢與夫在外之按察司撫按亦人也豈獨勝於在內兩法司心獨盡公見獨無不同獨無不到然則欲求刑罰之當何也臣見今兩京法司刑名送審理官亦有可駁者亦有駁改者在外撫按按察司豈得獨無乎夫今之刑名在內者猶遵舊制送審理官而在外者乃獨不然是何治內也獨詳而治外獨畧也臣又按祖宗設立大理寺審錄兩法司刑名寓意之深臣伏讀皇明祖訓曰我朝罷丞相設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頡頏而治不得相壓大理寺秩次於兩法司而假之審刑之權使兩法司得與往來議論者正所謂彼此頡頏不得相壓也今撫按之權壓於二司二司之權壓於府乃使審錄其刑名豈敢與之往來議論乎嘗見今在外撫按憲司刑獄有所出入雖差謬下司不敢與爭反爲曲說以傅會其意是皆其權足以相壓而其弊至此也富人可以詣闕陳訴貧者含冤結舌於下耳欲求小民無冤不傷和氣何可得乎夫昔之治外也甚詳今也甚畧昔也立法之意甚深今變而至於甚弊是即所謂後世一切苟簡之政也何足與論祖宗慎刑之意哉何足以與唐虞無刑之治哉以臣愚見今在外按察司去京師遠者七八千里其刑名

欲送審大理寺其弊誠有如該寺所議者其法之變不復送審大理寺猶有說也若直隷府州縣去京師遠者不出三四百里較之在外府州縣刑名送審按察司遠者或千四五百里猶爲近也其法亦變而不審送大理寺何歟法之初變令察院所受詞訟發直隷府州縣問理者乃送審大理寺誠爲有見而按察司刑名只送審察院固爲通變之論其有未便者僅出於一二之見又其權足以相壓非可往來議論也合無今後兩直隷府州縣刑名不拘府州縣問理及撫按發問者除笞杖輕罪外其餘俱照國初及後議事例仍送刑部都察院轉發大理寺審錄待報發遣其在外按察司刑名除笞杖輕罪外其餘亦照舊申送都

察院轉發大理寺審錄各衙門應依擬者依擬應參駁者參駁應照駁者照駁俱遵照諸司職掌施行如此則在外撫按憲司問理刑名必有畏憚不敢任情而於時勢亦無所碍法變不失乎古刑罰當而天下無冤民矣若以理務煩多則國初增置評事分理天下刑名之法可用也

十五曰兵政臣聞兵戎有國之大事國之存亡係焉不可不講也國初設立一百二十衛置於兩京三百七十衛列於州縣所以捍衛生民藩屏王國也承平日久兵政廢弛今衛所官軍逃亡者三分之二存在者又孱弱不堪用地方有事則募民間驍勇以爲用往年劉賊鑛賊生發橫行中土搏殺官軍如同雉兎卒收功於邊兵與淮海之鹽徒

則今日兵之不可用也不亦彰彰已乎夫衛所之兵聽其逃亡竭民膏血以養無用之兵又僱兵以爲用則今日兵政之壞何如也且兵非素養則不可得其死力臨時僱募未免緩不及事又小寇或可支持忽遇大衆難矣況名外兵以靖內寇豈不啟戎心而貽後患梟雄之士在草莽天下有變將起而舉大事矣其肯受吾僱募乎是皆隨時苟且支持目前之計非能爲國家深長思也孔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本朝以兵得天下其壞乃至於此非窮而當變通之時乎然自古無不敝之法況兵凶器其易敝也爲尤甚救偏補弊自古所難況兵政之弊其難補救也爲尤甚如唐府兵古今稱爲良法然僅再世而已壞宰相如張說

不能救但爲一切苟且之法而反以基亂宋之禁兵當時自爲得法然卒以繁費困天下宰臣如韓琦輩不能救王安石之變法而亦以基亂兵之易壞而救之難也如此在今日亦豈易言哉雖然兵之難而輕變之固足以基宋唐之亂兵之難而不變之亦豈今日長久之道哉臣聞致弊必有其端今之逃亡也有三患其難用也有四弛貧困也侵漁也遠戍也此三患也不揀閱也失教訓也用不常也令不嚴也此四弛也何謂三患一軍數口而仰斗食之糧出廩斛減十去二三他無營運俯仰何資是曰貧困之患將帥貪暴橫肆誅求稱貸准折不能自立是曰侵漁之患遐方遣戍風土不安骨肉分離心神飛越往往未至而先

思遁是曰遠戍之患何謂四弛父死子繼不復揀選疲癃短少悉入戍行是曰揀選之弛武場金鼓虛應故事兵甲不閑他技自食是曰教訓之弛承平既久士不知兵遇有征勦官府輒募民兵以避殺傷之罪養兵僅如驕子是曰試用之弛力戰無賞退怯無誅紀律不明人心懈玩是曰法令之弛知三患達四弛始可與論兵矣按宋初制兵法本非良唐兵雖善然其弊也在於役繁而地遠其失策也在於府兵不復而張說苟且之法行今兵法不修而隨時苟且以備用何以異於唐哉是故祖宗之法不可以遂廢衛所之兵不可以不修也然欲修之惟在補其逃亡汰其老弱而其法則去三患振四弛如斯而已其事則有未易

言者按宋人之兵二十入籍六十歸田然闕額招塡人猶畏避今法父死子繼人豈樂從國初籍民爲兵有斷指殘目以避其役者今欲籍民以塡闕額豈不驚擾臣愚謂莫若將在營訓練民兵取補闕額不足則募閑民或餘丁以足之亦不必盡勾原額皆許其六十歸田不許拘其子孫願充者聽又厚賞賜以致之則民當有順者定立選格畧倣太公之選騎士宋祖之定兵樣必身材幾尺挽强弩幾石負甲幾斤又令兩兩相射馳驅相擊其不避者始爲中格逃亡之兵必入格方許充補見在之兵必入格方許存留削退之兵別選餘丁或閑民以代之其籍存而不去代軍既退復就正戶選補不中則別選如前法遠戍在外

而原籍有丁者令所在官司查改近衛其揀法亦如前法月糧之外時加賞賜如宋人特支銀鞋薪水之類務令俯仰有賴不至困乏而又月糧嚴虧減之科將帥重掊尅之罰教訓之法必多選武職或良家子之精於武藝者爲師教以騎射戰陣之法而因以將每教不過十人待能精熟方許更易教之務令周徧略如兵法所謂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者教既有成然後操練如常遇有征勦悉驅戎行若互有殺傷查照正德年間事例不科主將之罪其臨陣退縮及在逃者以軍法從事若是則三患去四弛振在伍皆精壯之兵然而猶有逃亡及孱弱不堪用者未之有也

十六曰將才臣惟我朝以武功定天下故武臣子孫咸得世襲蓋不忘其功亦漢人帶礪山河之意也其待之可謂厚矣且承襲之際必比試中式然後與官初試不中減半俸再試不中降從軍其與之也蓋亦甚難而不苟矣夫何承平既久法弛弊滋具文考試假手他人本兵之官不復嚴察沿襲既久因而成風遂使官居將帥不能操戈手握兵戎不能撫馭兵政於是大壞矣今天下武職僅如木偶人充布有位民間雖有斬將搴旗之才欲進無階武職平居既不能訓練軍士但喜掊尅疆埸有事則束手飛神官府不免名民間義勇以靖之義勇靖亂有功而官府不之錄武職不必有功或以虛名被薦或以善求得遷輒登大位是何輕重若此其失均也毋亦念其先世之功白衣不得與同歟然自臣觀之此亦當今一大弊殆非帝王所以懲勸功罪收拾英雄之術也夫何守成之功於創業蓋不甚減而膏粱之子不可以甚縱雄傑之才不可以久抑縱之之甚將至僨事而誤國抑之之久將至泛駕而啟釁何也須祿本以食功建功本以立事國家雖優武臣而官猶不輕與者欲其振父祖之功以備國家之用也今弛祖宗之法行姑息之政使膏粱之子偃然人上兵政因之大壞若又縱之而不爲之繩檢則彼以官爵爲彼家故物朝廷莫之能奪益肆而莫之戒緩急不可得力國家將何所賴故曰僨事而誤國者此也陷陣擊柝屠狗掘冢之豪常出

於民間彼其好逞喜殺之志譬之猛虎久不搏噬則咆哮磨牙以洩其毒今兵事歸之世將而彼無所用其好逞喜殺之志不可畏乎承平無事或俛首於吾樊籠卒然有變有不咆哮奔躍而去者哉今民間盜起輒不可制如往時劉六劉七及閩廣累年之寇何莫非此徒也若不預爲之計切恐積而之久磨牙以洩其毒者安保其必無哉故曰泛駕而啟釁者此也故臣愚見今天下武職欲遵祖法以裁之民間雄傑欲開一途以通之武職承襲令府部嚴加辯驗以試令科道嚴行監察如或不中查照舊例減俸降革不得姑息若倩人代試即揭其黃若犯姦盜失機等重情則揭黃革爵民間雄傑可立千長百長職名以處之俾

掌州縣民兵追捕盜賊若能立功照依武職敘遷若積效數多亦不限其所至若有韓彭奇才則不次擢用若有戡亂大功亦許承襲武職施裁抑之法不惟黜不肖崇賢能以備國家之用且以開白衣登進之門白衣有進身之階不惟備國家之用且可以塞禍亂之源豈非制治保邦之道哉或曰武職裁抑則有失爵不敘之患民間雄傑已收之於武舉而此不亦贅乎臣曰夫所謂軍功亦有數等如太祖太宗起事之初且未敢輕議此外若一累功而得之亦有間矣且國朝元功子孫今或以散官帶俸亦有流落民間者不遇陛下興滅繼絕亦終焉而已今衛所之官豈有如誠意伯諸臣者乎是其功固未足以垂遠況既承襲

數世朝廷報之亦已至矣若其子孫能自奮猶當許復故物固未可遽絕之也若今之武舉於文舉蓋亦不甚相遠均之以言取人而未嘗試孰若取人以功而有可據之實乎且武藝或長而文不能自見者又何從得之也故愚臣之法似若可用明主洞觀萬化之源當必有取於蕘言矣

十七曰邊患臣按夷狄之爲中國患其來久矣自古英君誼辟謀臣勇將罔不疲志經畫然未有得上策者誠哉難也三代而上姑置勿論三代而下以漢言之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羌巴蜀以備西南夷遼東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備南越其爲邊患固廣也自是厥後唐則北備突厥西備吐蕃宋則北備契丹西備寧夏惟二邊之患爲最著而東南之患則稀少矣及至本朝北則達賊西則回賊常爲二邊之患南則兩廣猺獞不見帖戈朝廷於是三方皆畫經界置封關宿重兵以鎮之固國家長久之計也然歷時既久人心怠玩兵政漸弛近日之兵備已不如曩時而各邊玩弛之患則有可慮臣請爲陛下陳焉以北邊言之宣府大同二鎮之兵本以備胡也今達馬時出沒於邊境束手不能禦而反賊撫臣縛主帥以爲國家患國家亦不暇胡虜之患而反糧餉不繼致兵變爲患此何理也推原其故蓋由內兵削弱不足以制之故敢狂悖至此耳夫昔之立國者必使內兵足以制外外兵足以制內內外相制然後可以久安而無患漢丞相司隸之子

悉出戍邊唐關中府兵居天下之半宋以禁兵戍諸州皆此意也本朝一百二十衞置於兩京三百七十衞列於府州縣卽漢唐宋之意也而兵乃削弱何耶兵多不精猶無兵耳正德年間劉六劉七之亂驅京兵如群羊不得已乃名邊兵以靖之劉賊始靖而邊兵之禍始於此矣彼見京兵如是削弱也則強梁跋扈之心生戕撫臣縛邊將而無所憚朝廷亦莫如之何姑息不問由是彼志益驕邊兵之患遂根固而不可解矣昔當造變之初尚書胡瓚往治之使經理有方豈不足以消逆謀而靖大亂夫何斗筲庸材至再生變遺患至今其人乃漏網以去可恨也臣聞今之邊兵主帥畧不能營攝撫臣輒阿徇其意不敢出一聲彼

猶心常畜叛一朝使至輒露刃以待使者恒因之喪膽此與唐之藩鎭何以異也邊兵如此亦幸胡運適衰國家得享太平之福耳萬一胡虜陸梁侵軼邊疆誰能制其死命使之犯鋒鏑以禦乎而本兵之臣亦未聞有以爲憂者豈禦之眞無策歟抑未得其人耶聞邊兵之跋扈起於內兵之削弱內兵若强則邊兵不敢動矣今惟修內兵則邊兵之亂可坐而消也譬之人身有疾可藥則驅之否則但理其元氣固其根本久之而其疾自除矣今京師十二團營之兵有缺則補時時操練衣糧不缺何嘗無兵也然市井無賴苟取充數揀選之法未精也武場金鼓祇應故事教訓之法不實也戰陣不經闘賊膽寒常試之技不熟也如

是則兵安得而强與安能鎭壓邊兵使有怖心與臣愚謂宜用臣揀選之法以揀京兵用臣教訓之法以教京兵揀選既精教訓既熟然後用唐人更戍之法團營之兵分爲三番遣戍宣大使習見胡虜經營戰陣暇則耕種率三歲而更京兵既出取州縣之兵以補其缺皆使分番出入如此則內兵精矣內兵既精邊兵必聞風而怯不敢狂悖戍兵之遣但爲屯田則邊兵不疑必有以制之矣故消邊兵之患宜莫有過於此者屯田之法又當與之並行也昔勾踐於區區之越收拾於破敗之餘生聚教訓猶足以强越而滅吳况國家全盛之時乎以西邊言之甘肅三州等衛郎漢所開斷匈奴右臂之地也我太宗皇帝又設哈密國

蒙古赤斤罕東等衛以爲甘肅藩蔽爲謀何深遠也夫何胡元之餘灰不燃脫脫之國嗣不繼哈密之封遂折入於吐魯番而甘肅之藩籬失矣弘治年間尚書許進蓋嘗復之無何未久而再失當時封疆之臣皆如許豈不足以推亡固存奈何尚書金獻民狐鼠小夫謬膺重寄欺君誤國遂使哈密之地不可復收祖宗千百年之貽謀廢於一旦豈不重可恨與而其人乃僅得輕典可怪也又聞吐魯番自通貢之後每一入貢輒留數十人於甘肅今積至二千餘人矣此其志欲何爲也彼嘗謂瓜沙二州係彼祖宗故地有謀據之志此舉可知也不及今遣之待數十年後人馬益衆則甘肅危矣如此則不惟哈密之失將并甘肅而

失之也夫甘肅開於漢武千餘年矣若至我朝而失之豈非千古之羞哉豈惟貽羞千古三秦之民必無帖席之日也而封疆之臣亦未聞以爲憂何與夫哈密之可復與否論之者多矣以臣愚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哈密之不可復天也罕東赤斤二衞獨不可培植與罕東赤斤之勢或單弱也野乜克力小列禿諸戎獨不可聯結與誠驅逐吐番分哈密之地與二衞皆封爲王給以金印使連兵以守聯結諸戎以爲之援則哈密雖失而不失甘肅之藩籬已撤而復樹矣然舉事以食爲先今國家財用不裕各處邊儲缺乏加之甘肅連歲不登斗米銀二錢此時而欲舉事難矣原甘肅所以歲不登者緣其地四鄰羌胡遁來邊備

廢弛戎馬時擾不得耕收又黑河之水陷而低下不能上灌田畝所以致此雖天時地利亦人事有未脩也若依臣之計先飭兵備而脩屯田之政又寬兩淮鹽商使得厚利樂輸粟於彼則軍輸有餘裕而哈密之事可舉矣以南邊言之兩廣交界之處深山長林上通荆楚廣袤幾千里猺獞生於其間以射獵爲生刼掠爲業邊民常受其害國家置重鎮於蒼梧似足爲生民之衛也然嶺西諸猺時或稍靖府江之猺何嘗息毒成化間都御史韓雍嘗征斷藤峽猺夷屏息者十餘年今則悉無忌憚矣引弩臨江掠取舟楫三司往還曾不少讓官府無如之何姑因而啖之每舟所過額與魚鹽定立約束求免剽掠雖繡斧所經亦攜鹽

自備是得爲紀綱乎官府所以重於攻討者蓋林菁茂密巖谷阻深蜂屯鳥散莫可蹤跡騎不得進兵無所施所以隱忍而就拙策也如臣愚見理亂民如理亂絲理亂絲必求其緒理亂民必求其首緒得其緒則分民得其首則順況攻人必因其所短誘人必因其所利因其所短而求之則困因其所利而誘之則從困於彼則從於此必然之理也今夫猺獞之所缺者魚鹽也無魚鹽一日不可得而食也此其所短也其所以出掠者以是官府所以啖之亦以是也如臣之計閉府江之路使舟楫不行頓荆楚兩廣之兵於四面而絕其魚鹽之路不待一年人皆困弊然後開歸順之門令其頭目各率衆來歸朝廷賜其頭目以官爵俾和輯其衆賜其衆以魚鹽又爲開互市令商人運魚鹽於彼與之交易又選諸頭目中最爲衆所服者授之高官以總撫之彼其頭目利吾之官爵其衆利吾之魚鹽必欣然而定釋戈而至矣從而伐林木開道路立宫室教樹藝漸理以約束如各處長官司之例必不煩吾兵可坐而理矣是謂困於彼必從於此得其首則從也萬一未順而至用兵則彼困敝之餘豈能與一戰乎終歸於效順耳如臣之策雖不中不遠也又近日兩廣撫臣輒召土兵以殺內寇非策之得也夫召土兵以殺內寇猶召邊兵以討劉賊也豈不生侮啟禍今日之邊兵前日之思田皆其驗也任事者亦徒爲目前之計不爲國家深長思爾今宜以此

爲戒非大征不得常召但專精內兵以禦內侮則近患消而遠患亦不作矣夫此三邊今又皆以爲難莫之敢染指臣獨謂可爲者天下無不可能之事特未得其人爾昔諸葛亮用蕞爾之蜀猶足以鼎立而抗强大之吳魏況國家全盛之業又何三邊之患也臣嘗披祖宗地圖往來廉欽之墟詢訪安南山川土俗故事未嘗不恨三楊之失策而知交趾之可復然今以三邊之近患而未能除又何敢言交趾也陛下誠用臣言料理三邊豈特邊患可除將見交趾亦可圖也

十八曰財用臣惟財者國家之命脉猶人之食也人無食則必飢國無財則非國故周官以冢宰制邦用大學論平

天下獨致詳於理財非爲此也三代以前不可尚矣三代
而下國之盛衰何嘗不起於財之盈縮故夫粟腐貫朽而
囹圄空稅商告緡而盜賊起封樁內藏之滿實資靈武之
兵經制月樁之錢乃濟靖康之難明驗大效居然可見矣
我朝混一天下九州內外罔不輸貢財賦較之前朝何啻
數十百倍宜財賦之克溢足以備國家之用也至於今日
京師無十年之積州縣亦未聞有羸餘之數邊儲常告乏
當國者恒以爲憂若束手無策何與臣竊觀太祖立國之
初萬務並興創制度置百官建城郭作宮室官府吏居下
至品官之私宅六軍之營舍罔不備悉而百官俸祿並皆
實支坐食之兵未嘗缺伍其費比於今何啻數千百倍於

是天下初定民出於兵戈之後生殖者未蕃土地荒蕪者
未盡闢各處山林川澤關市之征未盡入也然未聞有乏
財之憂且太平應天山東河南等處蠲租之詔無歲不下
夫昔之財宜縮而反盈今之財宜盈而反縮其故何與臣
嘗深思而得其說矣夫財之來也必有其源財之去也必
有其漏源不浚則壅漏不塞則竭善理財者尋其源而浚
之則財發而不壅尋其漏而塞之則財聚而不竭濬源之
說生財是也塞漏之說節財是也然節財之功較之生財
尤有大焉何也生而不節愈生愈耗猶不生也有何涯止
故曰江海不足以實漏卮山林不足以供野燒言無節也
今國家生財之途不爲不廣然財用常至於匱乏者毋亦
節財之道有未至歟按宋臣鄭湜爲節財之論曰宋朝混
一之初歲入緡錢一千六百餘萬至熙豐間乃至六千餘
萬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全歲不過百五十萬至和末月
支百三十萬夫宋之財賦晚年所入已倍於初而所出反
十倍焉則財安得而不匱今之財賦臣恐未免宋人之弊
也試稽驗焉其盈縮之端當可見矣昔唐臣李絳有元和
會計錄宋臣蘇軾等有元祐等年會稽錄皆所以總邦計
較多寡量入爲出也臣願陛下倣其出入令戶部選能臣
數人自洪武永樂以來通行稽考編造累朝會計錄要見
洪武永樂年間內外文武職官若干員軍士若干名正賦
歲入若干雜賦歲入若干百官俸祿計若干軍士月糧歲

計若干總費若干所除若干成化弘治以來要見每朝官
比前有無多寡以此稽考則孰爲減孰爲增孰爲多孰爲
寡孰爲正費孰爲妄用孰爲當存孰爲當去皆端的可見
而所以量入爲出省費節用者自不容已矣夫財生於天
成於地制於人天有時也地有利也人有事也時有消長
利有盛衰事有得失財之盈縮固由於三者之相推然所
以持其盈而不使之縮培其縮而使之盈者則人獨擅其
能也是故九水七旱非天乎金幣鑄而鬻子贖堯湯所以
制天也鄴田磽确非地乎漳水引而瀉鹵變史起所以制
地也海內虛耗非人乎時務脩而百姓實霍光所以制人
也今之財匱天時地利固所必有而人事居多可無以制

之與是故官冗費濫財緣之蠹臣謂會計之錄可造正統成化以來之俸位可削中外無名之費可損無益之作可已也水旱不時凶歉無備臣謂社倉之法可行堯舜之鑄幣以贖民鬻子者亦可用也邊儲告乏臣謂屯田之政可脩寬商輸粟之令不宜緩各處輸邊之糧宜督責也商店之稅雖久不行然今貧民力穡而服官政富商大賈坐牟大利分文不輸官若稅之以寬民力獨不可乎古者市廛有征漢文帝節儉愛民貢獻租稅山澤之賦無不蠲除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蓋有意也今亦何所嫌乎榷酤雜唐之弊政然今富人避賦役而不殖產并力於市坊以牟利於四方者皆是若榷之以稍代農征亦抑末趨本之意

也何不可乎此皆因天時地利人事而制用之術也然財在天下事端無窮利病難悉臣言要有不能盡者臣之所言者朝廷可斟酌興革臣言所未及者又在司國計者引伸觸類舉其利弊而盡之則財恒足而國家無乏用之慮矣

十九曰屯田臣按屯田之法始於漢氏蓋取空閒之地課人以耕而因以戰守於以足糧餉而省轉輸養兵實塞之要足國安民之計莫先於是三代既降兵不出農猶可以兼農而省坐食之費者屯田之法是也然古今之用其途有二因兵興而屯田者若充國之金城孔明之渭下棗祗之許下是也此屯田之本意也有不因兵而屯田者若東晉之僑流人屯田於江西后魏籍州郡戶十之一以爲屯田是也則無謂矣我朝屯田又異於是我太祖既籍民爲兵衛所遍天下爲養兵之費太廣也乃引兵出野屯種有二八三七四六之等軍人受田京衛猶可其在諸州或二十畝或三十畝隨地腴瘠多寡不同然皆歲輸正糧十二石餘糧如之正糧輸之屯所以給本軍月糧餘糧輸之衛所以給守城軍士一軍出種則省二人之食四百軍出種則省八百人之食此其爲謀可謂周且密爲法可謂簡且易矣然行之未久而大壞軍士逃亡且盡田土遺失過半其故何也科稅太重又撥田之初不問腴瘠窪亢虛實隔涉但欲足數牽紐補搭配抑軍人而使之耕加之軍士多

游惰督耕無良將此其法所以速壞也今夫庶民受田一畝稅五升二十畝而稅一石加以徭差亦不出二石然猶多逋負軍人受田如廣東二十畝乃使輸二十四石之稅其能堪乎況有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則軍士安得不逃亡也軍既逃亡則田或爲豪民之所隱或爲官旗之所據田土安得而不失田土既失則稅糧安得而全徵屯田之壞其故如此後來深知其弊乃正糧不徵聽本軍自食餘糧復與減半軍士或頗蘇息然其法已壞不可復收矣況以二十畝之田而輸六石之稅比之民田終然過重故有以一分而輸二石者有五分而輸十石者法亦隨時更變卒不能守其舊也夫軍亡田失官府但責稅於衛所見

在之官旗見在之官旗不得已乃派之同營之軍余官旗軍余有自手而輸稅者自夫軍亡田在而頂種朋種佃種之名立豪强官余有虛名冒頂一人而兼數分二十分負租稅以覬幸免於官者又有軍戶尚存田爲官旗占據或沙水坍壓情弊多端若夫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又不在此數也屯田之弊大率如此弘治年間雖嘗遣官查理何嘗其要領乎見行條例嘉靖詔書雖有强占多占之禁奸雄曾有所憚乎朝廷雖遣憲臣督理其事何嘗加之意乎或曰如子之言則屯田之弊終不可清與臣曰何不可清在得人耳苟得其人則志識俱到操縱不偏又何不可清也夫屯田之失可究者必當究其不可究者且當已之

也屯田之失者或不可究屯田之未失者不可不理也可究而不究者惰不可究而究者固可理而不理者舛弘治年間福建清查不量可否但欲勾額乃至一分之田折爲二三以塞責卒至徵租不起幾成激變巡按御史毀其籍此失之固也若今各處管屯官則失之惰與舛耳或曰然則今屯田之法可復乎臣曰法尚通變必因其時時變可通何必舊也今衛所之兵逃亡過半守城且不足況可復屯種乎古者屯田因以兵耕亦有以民者若韓重華之屯振武是也屯田之設本在足食糧苟不虧斯已矣何必軍乎今或營丁頂種朋種庶民佃種皆不必易也但清其弊斯已矣是故軍亡既失之田可究者究不可究者姑已之

而除其稅可也軍亡未失之田聽軍頂種朋種或民佃種俱依改元之詔一人一分或二分不許多占可也軍在侵占之田則依條例追究不以累屯丁可也沙水坍壓之田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則與審實有荒田處則撥補否則與減稅或除稅可也然今之屯田有在天下諸州者有在西北諸邊者緩急難易亦各不同諸州之屯田猶可緩沿邊之屯田不可緩諸州之屯田脩之也易沿邊之屯田脩之也難何謂有緩急諸州屯田本爲省兵費而設今兵既逃亡費亦不廣民間賦稅亦足以供之不至上厪九重之憂損國家之府庫所以猶可緩也沿邊屯田本爲備邊而設今備邊之兵無一日可缺各處輸邊之糧既不至而

屯糧又失朝廷輒歲出戶部數十萬銀以足之一有不至則軍士磨刃以挺前日之戕撫臣縛主帥皆以是也且戶部之糧有限又農穀不登倘遇緩急將從何糴買此所以不可緩也何謂有難易州縣屯田弊病雖多然無掣肘不可行者苟得人以理之則其弊清矣此所以易也緣邊屯田則有掣肘不可行者雖得其人未易舉手此所以難也何謂掣肘不可行國初兵威遠振備警甚密胡馬不敢近邊故屯田可行今邊儲廢弛胡馬時出沒於邊境禾黍未登場而踐蹂隨之矣其可耕乎國初威令素行軍士無敢逆命可使耕種今威令既失北邊之兵拱手仰給於太倉如索負然一有不至則出惡言官府愴惶以應之惟恐一

後而變侚可使之耕乎各處軍士田雖荒曠附近之民猶可名種沿邊之民稀少非若州縣可名種也將使誰耕乎故曰掣肘不可行者此也然則終不可行與臣曰天下何嘗有不可爲之事但當費心與力耳夫何脩備邊之屯田當先飭備邊之兵備兵旣飭然後立室廬以居耕人立堡驛以爲捍蔽所耕之田可畧倣經界法建阡陌浚溝洫而外築長隄樹雜木以閑之使胡馬不得馳驅當耕耘收穫之時可用唐人之法常以兵護之則屯田之政可施矣耕種之人可倣漢晁錯唐李絳法發京師及近邊各處徒流充軍罪人免其工役納贖及民之願田者皆復其家不足則出京軍以充之每人與田五十畝無牛種田器者官爲具又畧從唐人之法選民之善農者爲田正田副俾掌其事待有成效則與以官科稅之法亦不必緣舊初耕之年且不徵稅三年後可也宋人用勸法公田以處之如一夫受田五十畝則以十畝爲公田四十畝爲私田使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則人有趨利之心而樂耕種矣俟事有成效歲有收穫徒流罪人役滿願留者聽不留者則遣罪人或募人以補之邊軍願田者亦聽如此將見不惟足糧餉而省轉輸邊兵之患亦可漸消除矣何也田旣有穫邊兵必有聽募而願耕種兵願耕種必有所顧惜而不敢爲亂且耕種之民雜處其間亦可爲密策使與相制而不能爲亂故曰可以消邊兵之患者此也然臣之所

陳者亦大畧耳其間規制曲折之詳又在乎臨時經理非臣筆舌所能盡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有魏相主之於內趙充國經之於外無患金城之屯田不可舉有李絳主之於內韓重華經之於外何患振武之屯田不可集是故其要在於得人也

二十曰祿米臣惟自古帝王富有天下必與子孫共之固人之情也逮夫歷世旣遠枝葉蕃衍以天下之力或不能支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窮而能變困而能通又古先聖王所以新天下而無弊也周之子孫侵凌王室尾大不掉是聖人亦不能保其後矣漢鑒秦弊廣置宗室國絕輒續固欲爲子孫萬世之計也然光武昭烈皆起韋布其子孫固有流落民間者矣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子孫蕃衍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唐不封建之故亦其勢有所不及也我太祖高皇帝旣有天下損益百王分封諸子郡王將軍而下皆有祿米男婚女嫁並有資給所以待子孫者可謂遠過漢唐矣十傳而至今日金枝玉葉愈出愈蕃天下之財只有此數而有司之供億有不能應宗室之所需者閭閻支屬之在城者居民三之二其繁如此他可推也而各府郡王將軍都尉而下祿米頻年不得關支有窮乏不能自存狼狽至甚者往往至京奏擾有願入高墻求飽者其急迫可見矣生民財力譬如繭絲日就於盡郡縣之官至束手無策聞湖廣

王府有以祿米揭借至嘉靖二十三年不知此後又何如也陛下九重之上不免爲之旰食宗室之困至此可不思所以舒之乎臣熟視今日天下之弊獨此爲最大今日救天下之弊獨此爲最先然有司甘受其弊莫以言者蓋朝廷骨肉之間人不敢言故寧勉强支撑隱忍以俟旦夕遷去要此屬皆爲身謀非誠實忠於陛下也臣聞志士不愛身以殉國人臣竭忠以匡君故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使言之有益於君而禍及身固將不避况未必禍乎昔漢帝分王孽庶以天下半卒有尾大不掉之患賈誼晁錯主父偃建分削之策漢文諸君用之而患以消魏懲漢弊猶制諸侯不能自立曹冏建强幹弱枝之議明帝不用而魏以

圻人言有益於人國人也如此今之宗室其事與彼雖不同而當變通實有相似者臣雖不敢前比古人然一念犬馬之忠一得之愚欲忠於陛下未必不同也臣愚以今之財力日屈有司日難供億宗室日受困乏朝廷不免爲之憂與其被虛名受實困而憂朝廷孰若損虛名施實惠以慰其困而寬九重之憂乎昔宋神宗裁減宗室之恩又遣宗子疏屬補外官夫人之愛其子孫一也宋至神宗纔四世而已裁減其恩豈薄其子孫哉毋亦勢不行耳我朝至皇上十世矣宗室日以不舒若稍損虛名而施實惠豈爲薄哉臣欲陛下因時通變諸王有封國者照舊承襲其伯叔昆弟但在五服之內者祿米照舊支給其餘自今爲始計其一年祿米所入若干預處數年之有而一給之令有司爲立產業隨力所及多寡每人不出田二頃使其營運自養免其賦役以別於黎庶此後不復之管男女婚嫁仍舊資給但要稍殺令易輸辦毋致失時若能積學攻書許與士民一同仕進復寬以待之其貧乏不能自存者仍加優恤不使失所諸王近親五服若盡亦依此例如此則宗室有實惠朝廷無隱憂有司不難民力不敝一舉而四科存焉較之被虛名坐受重困憂朝廷敝有司與生民者相去遠矣且人有產業如木有根人能營運如馬常服木有根則風雨不搖馬常服則緩急得用此尤深長久遠之慮也或曰今宗室祿米一年尤不能供况數年乎臣曰王者

所欲何求不遂戶部之財常供之外如山海關市之征之類可以供朝廷之求者何限無已則江南僧田亦可鬻也不尤愈於養游惰以害農乎朝廷一費而永逸宗室小損而永利是謂害小而利多固古聖人所不廢也臣言如不可用更命廷臣再加講求長策要之可以通變宜民而善後斯可矣

二十二曰用人臣按書曰建官惟賢又曰立政惟人蓋賢才國家之器用猶屋之棟樑川之舟楫也屋無棟樑則不建川無舟楫則不濟國無賢才何以爲治乎是故古之帝王莫不欲得賢才而致盛治五臣共濟大舜所以興虞也十亂同心武王所以造周也下及漢唐宋開創之君莫不

各有一代興王之佐陛下將興隆古之治其志不在堯舜湯武之下矣然不求賢才而用之何以興起事功弘濟大業臣伏覩陛下自臨御以來蚤夜孳孳講求治理十年於茲敬天勤民乾綱總攬萬幾獨斷任賢勿貳去邪不疑雖堯舜湯武之聖亦奚以過然治功顧未見於天下者其故何歟毋亦天下賢才未盡布列有位奉行德意者無人猶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耳然臣覩陛下當食撫髀臨軒側席拳拳不得人之慮往嘗命大臣科道各舉所知公卿員缺簡拔悉自聖心多非常格何嘗不切於求賢也猶未得人何歟夫人才之在天下其伏也無盡不可以一端求也天下全材難得人材各有所長不可混而用之也古之帝

王知人材不可以一端求也於是多方以求之知人材不可以混用也於是隨其材而用之取傅說於築巖拔韓信於行陣舉管仲於檻車復三將於敗軍是多方以求之也今必拘以一途則不由科目如傅說不由世將資淺如韓信讎恨如管仲敗廢如三將者皆在所遺矣頗牧備邊龔黃治郡縣劉晏治財賦于公治獄此隨才而用之也今混而用之則邊備者或不閑軍旅治郡縣者或短於撫字理財賦者或昧於心計治刑獄者或失於平恕用違其才而事多緣之誤矣如此則天下之事業何由而集天下之治何由而成哉臣願皇上多方求賢不必拘於一途明詔天下如有豪傑之才如傅說管仲韓信孟明之流在於草澤下僚罪故及休散者所在有司以聞在朝公卿大臣科道各行論薦吏部不次擢用特勑吏部今後用人俱量材器能否如有才非所長資例雖至不得照常敘遷要彼此更調無已亦姑置之則天下之賢布列有位人材各盡所長明主可與共事功矣雖然用賢未難任賢始難更定法令何見用也紛更謗起乃有長沙之疏勸行仁義何見稱也廷爭忤心忽有殺田舍翁之忿京兆政聲當帝心也一事過失莫解分身之戮夫其相得者尚如此而況於疏遠乎故賢誠知而用矣又必無間於終始不撓於群議始稱善用而守令以下諸事可以次第舉之矣不然用之不終即一政一事之幾於道而行於始或廢於後以賢人而舉以

不賢人格之而沮欲以興二帝三王之盛治者未之覩也此用人一節又愚臣惓惓於陛下之意也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二終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良仝校

疏

賞功謝恩疏

緣臣昔備員廣東嘉靖八年强賊王基因驕妻起釁戕殺親兄遂行稱亂官府不及時撲滅但欲撫戢遂致滋蔓自本年正月至於五月衆初不過一十三人迄至五六百刦殺鄉村流毒二縣時巡按御史未至二司朝覲正官未同地方守巡兵備等官俱接新巡撫不在臣適署按察司印目擊民患乃將府縣衛所掌印及地方巡捕官通行住俸戴罪一面設法嚴督各官合兵討捕一面申巡撫衙門候到詳允守巡等官因亦憤激向進官兵四合賊遂就擒適巡撫都御史至上功朝廷蒙査殺賊功次始有臣名乃得隨衆濫叨恩賞念臣本無鞍馬之勞徒仗聖上威靈從中督理當日舉事方以僥倖見恨於同官績後査功乃以微勞見錄於陛下非聖主明見萬里之外微臣安有非望之獲臣當益加策勵服勞犬馬致身以效愚忠敢自愛以負陛下哉抑臣固有獻焉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微細天下之禍無不成於因循王基之亂其初蓋甚微也特以官府因循養成之今天下如王基者又豈少哉廣東海寇黃秀

山許折桂自臣在彼作耗於今三年矣嶺海民遭水火朝廷何由得知始也不過七八百人今聞七八千矣始也陸梁海外今則直逼省城城門晝閉矣始也未殺官軍今聞殺民兵八九百殺番漢將三十員名人血赭南海之波矣事勢至此是皆官府因循徒以招撫養成此亂也今不悔悟猶踵故智猶講招撫是何意見成何國體不及今改圖切恐勢益重大或有奸雄出其間誰能禦之此其可慮者有甚於王基百倍也臣昔不能忍王基之亂寧忍此不一言以解嶺海生民之患以報陛下乎又頃者延綏西海達賊犯邊地方十分緊急始議兵食爲防禦計此所謂臨渴掘井也臣知必不及矣幸而虜勢稍緩不至狼狽此正當

經理整頓之時也就使邊塵從此肅淸猶不可視以無事况醜虜出沒無常將來未可料乎今天下所患惟兵與食臣前已備論未見有舉行者臣觀今日事勢只是苟且撐持目前殆非國家長遠之計也如今日某邊缺糧則請太倉銀明日某邊缺糧又請太倉銀夫糧不素蓄遇缺則請此在平居無事之時或可也萬一變起不測缺在旦夕豈亦緩不及事乎以銀給軍平時猶可買糧也萬一胡虜相持士不解甲銀將何用乎故曰非長遠之計者此也至於兵則廢弛尤甚如南京江口操軍額數雖存然士不勝戈將僅袖手見賊如虎今雖嚴督守備等官討滅江寇然纔一將出江欲應故事不意遇賊棄舟長奔心膽俱破如此

尚望其討賊乎此則目前已不能撐支矣根本之地且衛其他可知也故用今日之兵決不可以討賊集今日之食決不可以行兵故方今急務惟兵食欲處兵食竊謂令臣前策似未有可議者伏望皇上因臣所言爰赫斯怒嚴勅廣東撫按三司速整兵船討滅海寇又勅內外文武大臣速處兵食防禦寇亂則禍患不生皇圖永固臣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其萬一矣臣無任感激天恩叩謝願望之至

遵明詔薦舉人材疏

承准南京吏部照會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爲開讀事合無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查照原行薦舉事嚴督司府州縣官用力查訪所在地方但有懷才

抱德經明行脩不干名利素重鄉評之人即時薦舉覈實布政使司并直隸府州縣給文起送赴部仍行兩京五品以上文職并科道官照依先任行人薛侃奏准事例但有同鄉文學材行堪以任用之人各徑自具實奏薦行勘取用等因題奉聖旨是這舉用人材依擬行撫按官嚴督有司責限從公舉薦不許怠緩兩京五品以上官都着一體訪舉欽此欽遵照會到寺臣謹按臣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王宣剛穎之資超邁之志學多自得行不苟同才堪用世而恥爲塵容孝篤養親而甘於恬退初中弘治十七年鄉試因疾侍養積十餘年一赴春闈遂息宦情甘貧守道讀書授徒後學仰其楷模鄉里高其行義臣同安縣顏弘天資朴茂力行可畏敦親睦族古道成名守禮甘貧一毫不苟少習舉業曾試秋闈輦耕爲養遂輟仕進早存詣姪財而無私喜慍人窮囊入遂辭孝友型家廉介絕俗鄉里皆歸其仁縣官不得而禮是二人者皆臣同鄉文學材行堪爲世用臣所素知者也如蒙乞勅該部行本處官司查勘如果臣言不謬即行取用臣按薦舉三代遺法也法久而弊故變而爲科舉科舉之行於今又千年矣豈能無弊陛下患科舉之偏重復開薦舉之三途此補偏救弊通變神化之道古先聖王之盛舉也然詔書久下部檄屢行至今尚未見薦舉一人者亦以科舉之法行之已久天下人材皆歸學校高尚岩棲之士寥寥寡見間有一二官司又懼

利害不敢論薦爾然臣思科舉之弊在於考文不考行士由科舉進者皆修文不修身故居官無善政生民無善俗明詔謂人尚浮詞不修實行欲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卒未易得誠哉皇言也薦舉之法行人皆修德勵行以待有司之求一時或未得人可薦久之人材將由是出間雖不無飾僞之弊較之專尚文詞不修實行者亦少矣是故薦舉之法誠不可已也伏望皇上益堅初志務重此途[illegible]與科舉並行如臣所薦特勅該部舉用爲天下先仍督中外舉行如昨將見忠義向風浮薄改行庶官各得其人以爲惠民致治之本可以副明詔之所求矣

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弭天變疏

臣聞天人之間捷於影響人事動於下則天象應於上故商秋入秦而彗出西方王氏五侯而黃霧四塞天意幽遠因難億度而人才用舍足以召災致變往往有然者乃者彗星屢見皇上惕然恐懼引咎責躬屢勅在廷臣工同加修省又着九卿衙門官各自陳以聽裁處臣惟陛下以天授之聖應龍飛之運志慕黃唐祗視百代卽位以來孜孜圖治求賢若渴去惡不疑日覽章奏親理萬幾宮庭執役內無三宦之叅貂璫羅鎖事掃四朝之弊金釋觝排見破千載之惑利靡細而弗擧害靡細而弗除又留神聖學銳志典墳心不忘敬手不停編汲汲焉以興修禮樂爲已任夫陛下聖資如此之高聖志如此之大聖學如此之篤聖

見如此之遠聖斷如此之剛聖政如此之勤謂宜至德上通符瑞下消衆變泰階平景星出位育之效應時而臻坐致雍熙泰和之治也而四方災異時聞奏報兩歲之間災星三見經時不滅不免上厪九重之憂其故何與毋亦在廷臣工未盡率職宣揚德意者無人與陛下有堯舜之資諸臣非稷契之佐陛下有高宗之志諸臣非霖雨之才陛下有湯武之學諸臣少丹書之戒陛下有高世之見諸臣少贊襄之美陛下有雷動之斷諸臣寡聽作之謀陛下有日昃不遑暇食之勤諸臣所以疏附先後者或未逮也天有顯道變不虛生反本觀化諸臣不得不任其咎矣臣生長海濱遭逢盛世學不適用道匪通人官階七轉叨末九卿十六年中浮沉相半評事大理卒招違抗之辜謫判泗州無補兵荒之政起官臨法仍乏足國之方轉司學政未展作人之效今之來也執法未堅群猜已集壯心久負靦面班行此皆臣之不職有負我皇上之委任者也以臣厠之九卿譬猶太倉之粟增一粒不見加多然千狐之皮雜以一羊豈得爲善裘哉如臣不肖誠宜罷黜伏望皇上早賜天斷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充其任使微臣無竊位之羞聖世躋得人之盛國家獲布新之化是亦弭災消變萬分之一也

患病乞歸調理以保殘軀疏

臣正德十二年進士初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陞寺副寺

正嘉靖二年八月爲正體統嚴堂屬以便職守事謫授直隸鳳陽府泗州判官嘉靖三年七月告病回籍嘉靖六年九月吏部爲奉欽依斟酌舉用事起臣大理寺寺副尋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初理鹽法繼掌學校嘉靖九年八月蒙聖恩陞臣今職臣海濱草布幸際明時早歲窮經竊有志於當世中年入仕輒坎坷於畏途褫官外補抱病林居適下石之方多詎拔茅之敢望幸遇皇帝陛下拔臣泥途之中遽厠卿寺之末使枯條與秋蘭垂芳沉羽與翔鴻撫翼陛下再造之恩昊天罔極臣碎骨粉身有未能報正當早夜孜孜服勞犬馬以效愚忠固未可言去也况逢陛下遇德商宗希蹤堯舜方得人以濟洪業士之在岩穴伏草野

者皆將畢至以贊休光而愚拙如臣又豈忍於此時求去但臣稟賦素弱盈經憂患元氣受傷中年以後漸就衰頹寒暑易侵奔走勿任素有酸腰痛之疾過勞輒發本年五月以來忽感風邪又得惡寒自汗等症往來纏綿遷延日月飲食減少藥石無功不能任事計臣受病根深恐非一時可愈欲勉強支持以就職業則力所不能欲苟延歲月以糜廩祿則義所不可況根萌未樹牙淺絃急而風波危機之恐又古之君子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嘆息者也臣之生平事頗類此臣不怵惕按轡坐受顛越又焉得智伏望聖慈憫臣多病之軀察臣孤危之跡特勅吏部容臣暫回原籍再加調理倘前病得痊殘軀無恙尚當蚤赴

闕廷以備任使如年齡衰暮不能前進猶當與牧童野叟謳歌聖世雍熙至治之盛決不如朽株枯木無補於朝廷也臣無任激切陳乞之至

急處叛軍以正國法疏

臣聞人臣於國休戚同之凡叨一命者莫不然況臣久廢山林蒙皇上肉骨再造之恩嘗欲虀粉以報而無由乃者邊軍造逆叛賊主將危迫宗室憂及陛下此人臣捐軀圖報之時也臣豈忍隱默不言以負陛下夫邊軍之禍本於內兵之不振兆於正德初年名邊兵殺劉賊成於戕殺都御史許銘長於當時謀國者之事姑息今則習以為常恣無忌憚矣故張文錦再隕桂勇再難今總兵李瑾又罹其殃失今不治臣恐國威益損國脈益虛彼驕益長將來益難為萬一有奸雄出其間國其殆矣臣始風聞朝廷有招撫之議戚曰是蹈前日故事也繼得正國法之報則大喜曰是國威復振之機也但不知國法將何如正欲誅首惡恐首惡不可得將如向日取蔣寧數人塞責而禍根仍在欲得首惡必至於用兵欲用兵則其事有不容直遂者何也投鼠忌器去癭妨命代府宗室在於斯吾欲舉兵能無器命之虞乎故曰不容直遂者此也或者謂邊兵勁悍勢難與敵急則北走胡引寇為患以是隱忍不敢為此皆不能料敵為此慮也夫邊兵仰食於我其命係於我也十日不得食死亡可立待也胡人穹幕而居鮮酪而食非邊軍

之所安也其地不能一日處也胡虜之不能為我患乃胡運之衰若能為患不待彼之誘也使吾厲兵振武堅壁清野以待之不旬日賊可殄滅也以臣策之殆不足慮也臣所慮者宗室之在賊中若鼠之在器癭之在頸有器命之虞也然以此之故復事姑息則國家之患方深事尚有大於此者是故今日之事決不可已當有以處之也古今天下未有難處之事患在人苟且因循自誤事爾昔謝玄以三千之衆走符堅百萬之師郭子儀以一隻之騎屈回紇下馬之拜若以今事與之何足當其指畫世無安石令公則晉唐之事不可為故天下之事惟在於得人爾自古未嘗借才於異代安石子儀世豈必無人特未求之也古之

建大事立大功者未有不盡人之見而能有成也故以韓信之智下問左車張德遠短於從善所以無成今當主憂臣辱之時若不博延群論共討事功安能有濟今日之事姑息既不可正法又不易然則計將安出臣愚有二策請試陳之願陛下擇焉一曰一時之策一曰長久之策何謂一時之策今在內之兵雖云孱弱以孫武宮嬪之事觀之未必不可用也大同之軍雖已作逆以魏博鄆州之事觀之延宣諸鎮之兵猶吾人也宗室雖在賊中以沛公鴻門之事觀之未嘗不可脫也爲今之計當以詭道行之姑赦其罪而徐爲之圖內練京營之兵以固根本密勅遼東宣府延綏三路帥臣揀選精兵厚結其心以待用密勅代王

爲鴻門之計出內兵以援之指揮既定刻期而動彼此相應使三路之兵啣枚疾趨半夜而至城下使代王携其親屬應時由中而出代王既出事易爲矣或以臣言爲迂臣非迂也呂蒙詐病伏兵以襲關羽李愬半夜乘雪入蔡州擒吳元濟亦豈迂乎以此行之事必有濟然用邊兵以收邊兵大同既去寧無大同乎故曰一時之策非長久之策也欲求長久之策則兵政不可以不更將才不可以不擇邊患不可以不弭財用不可以不講屯田不可以不興其法則臣已陳於陛下於今三年矣以臣之愚竊謂擇而行之宜可久安而無患故曰長久之策然臣之所言其畧也兵家之事變化如鬼神飄忽如風雨要在隨機應變非臣之言所能盡也是故其要在於得人也抑今日邊軍之禍臣前言之備矣當時若議舉行想必無今日之患有今日之患乃知臣言非迂也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臣之言猶在也臣願陛下與廷臣計議取臣今言以濟今日取臣前言以備長久於國家想未必無萬分之益太平之業可保以後觀今必無今日之患也臣情出急迫言弗暇擇事在遄虔無由得眞倘有違誤觸犯願陛下原赦之不勝幸甚

討叛軍飭武備以弭禍亂疏

臣前所言大同軍事以宗室多官萬民在內投鼠忌器玉石不可俱焚故欲以謀取之使臣言早達宸聰當不至有

今日今日之事在必攻無疑然兵事貴速久非所利今不知大同糧餉足支幾月若一時未可克曠日持久臣[illegible]外之胡虜內之寇盜或被誘或望風各處乘機而動譬之人身一疾未已百病交作難矣又大師久頓衆心易怠冬苦隆寒春苦雨水銳氣易折賊在死中求生萬一乘我困憊出我不意奮刃突出所謂一夫投命足懼千夫誰能禦之此皆可慮也臣聞上兵伐謀其下攻城故善兵者拔城而不攻毀國而不久言以謀也臣前欲以謀取勝雖云無及今日之攻豈能無謀若能臨敵出奇不以攻戰全勝猶可坐收而免久師破國之禍但不知專閫之臣能出此否也臣觀醜虜狂悖卒然嘯聚本習故態未必有深謀聞城中

居人多以計得出則其防閑亦疎殆易謀也計彼同惡不過十之一二爾餘皆脅從也夫衆心難一其來已久加之大兵日刦於外生計日促於內久之豈無離解兵法曰親者離之況離者乎乘此時而用漢高之反間不吝千金不愛四千戶臣見陳豨之將可降彭寵之頭可斬也況蠢爾叛軍乎抑今所恃以制賊者邊宣之兵爾若倚內兵難也然二鎭之兵有限又各有分守萬一變生內外如臣所云二鎭之兵豈能盡濟況大同之攻久不下兩軍之志或改或知吾所倚在彼而有易我之心或生他變又誰禦之故方今之計大同之事雖所當急各處武備不可不修自大同作叛以來旣數月矣官府日惟叛軍之講未聞奉一令

修飭武備四方晏然若無事此臣之大惑也夫一家失火家家爲之警備者懼火之及也今大同旣叛猶一家失火也家家不見警備豈防患之道與臣願陛下嚴戒中外整飭武備練兵馬選將帥積糧餉利器械修城池民間丁壯亦令所在團集擊劍屠狗豪勇不逞之徒設法收用之南京根本重地祖宗陵寢所在尤加之意如此不惟患至有備且可以沮邪心而寢奸謀矣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吳起曰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此之謂也用人惟其才不問其他況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係尤宜重之如果其才可用雖讐恨如管仲敗軍如孟明猶將用之況未至此乎臣見南京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右軍都督馬永起自下僚拔居上將智勇素聞廷臣交薦臣察其議論意氣名果不虛又無嫌過今當有事之際若使當大同一面與御承連兵共濟或領重兵防賊必奔之路或令衛護京城必能爲民造命爲國舒憂乃置之散地不無可惜臣今所言似贅然人臣視君猶父視國猶家父有憂家有事人子豈得不言而贅之避窮恨遠在千里事難遙度言或不及爾伏願陛下將臣所言參之衆見斷之宸聰即賜施行未必無萬分之補也

獻愚計以制邊軍以禦强胡疏

臣久處山林蒙陛下再造之恩拔之泥塗之中驟至今職竊念草木如葵藿尙能傾心以向太陽受恩如臣曾無涓

埃以報陛下臣實恥之故敢以其愚計獻昨者大同軍士復叛都御史某幾被戕殺仗國家威靈即時撫定臣伏而思之此目前救急之計非國家長久之道也夫邊軍之作叛也必有以制之其亂之相襲而不已也必有以釀之今欲誅叛已亂不可不求其法以處之臣請詳之願陛下垂聽焉古者良將之馭兵也不以己貴而驕人不以獨見而違衆甘辛苦樂與士卒共之使士感其恩而莫不愛或有過失而刑罰加焉使士畏其威而罔不服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使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又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震於敵國十卒而殺其一者威震於三軍夫士卒願死而可殺豈有殺辱撫臣之事哉惟夫爲將

帥撫臣者驕貴自高其視士卒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恩不足於平時一旦欲施之以威則士卒不服群呼而起敢於殺辱而不畏蓋亦平日之憤有待而發焉爾寧復知有顧忌哉如此則將帥之過也豈專在士卒哉故曰必有以致之者此也禍亂既發之後若別其善惡分其首從辨其脅從釋其無辜據法窮討不少假借庶可以懲一戒百怵邪心而息禍亂夫何廟堂諸臣不思遠計只顧目前惟事姑息以致各鎮狂卒無畏愈驕前後相襲而亂不已都御史許銘張文錦呂經總兵桂勇李瑾相繼殺辱遼東之軍再變都御史劉璋總兵馬永幾於不免前歲都御史翟鵬引軍欲入大同而不納今都御史某又幾被殺禍亂相踵

是誰使之然哉盍求其故矣大同之變朝廷決意征討是矣然當時之殺主將者未必闔城之人城外居民曾有何罪當時既不分善惡首從又舉關南居民二千家而盡殺之遂使闔城居民有罪無罪盡力死守以抗王師以自救命是誰之過與及易總制大臣當是之時煤炭道絕城中久困人如累卵投生無門使代之者能嚴叛黨之誅辨脅從之徒闢投生之路將見變自彼生兵不血刃吞舟不至於漏網玉石不至於俱焚不旬日間罪人斯得邊軍震栗禍亂永永不作矣而乃不然使馬昇楊林得為變計首惡之人仍從末減叛軍訖無所畏是以有遼左之變又誰之過與遼左之變蓋見朝廷之兵威不振於大同故肆然而

無忌憚執辱都御史而不顧使當是之時內外臣工皆如臣甲曰當討乙亦曰當討慎選賢能而任之豈不能收功桑榆梟狂賊之首而寒邊軍之膽夫何本兵大臣既事姑息朝廷風紀之官又從而贊之以致狂卒生心亂再作而禍變愈甚及夫勘事之官不敢往本兵討無所出始謀封疆之臣為掩襲之計首惡雖得一二名義不正卒無以折服叛軍之心故邊軍之驕氣未降禍亂相踵至今未已反本窮源又非遼東之姑息為之與故曰必有以釀之者此也邊軍之患既相踵而未已不及今處之臣恐朝廷難為朝廷將帥難為將帥其禍將有不可言者臣請陳處之之策今各邊之兵大同為最悍欲處之當以大同為先前事

既往欲追論之則彼有辭亦覺費事圖之當自今日始計大同之軍不下六萬歲費國家錢穀不知幾千萬臣聞近年以來漸與胡虜交通不相為害胡馬犯邊其害在民彼不相救前年引胡虜以拒官軍往事可驗也況既蔑視將帥撫臣生殺在其手其誰能驅之入水火冒白刃以殺胡虜乎要之不足為吾倚仗今欲去之則未能惟當別設法以陰制之然後從而圖之耳昔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欲欺諸侯而霸天下也今臣作義兵以助軍政欲內折驕兵而外却強虜也按李唐之時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遂雄視山東時稱招義步卒

為諸道最宋眞宗時曹瑋言邊民應募為弓弩手者請給以閑田仁宗時籍兩河强壯揀為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令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則翔集赴援龐籍蘇軾欲團給民間弓箭社約束為兵本朝大學士邱濬欲倣漢唐宋之法於京畿之內設立四輔以宣府為北輔俾守國之北門以永平為東輔俾守松亭一帶關隘以易州為西輔俾守紫荆一帶關隘以臨清為南輔坐鎭閘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欲將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八十九縣見在之丁為兵將原設里社制為隊伍領於有司遣都督一員臨督之使衛京師此皆於常制之外為臨時救偏補弊之法也臣歷考諸法唐之聰義宋之義勇邱之里社皆籍人戶為兵本朝旣設衛所以衛州縣各州縣又有民兵之設今又籍民為兵未免重複其法似難行惟曹瑋龐蘇之法可用近年以來軍伍廢弛兩廣福建兵戈之地防安征勦之兵皆募民間驍勇為之今外而沿邊內而畿輔不無馳馬試劍椎埋屠狗之徒樂於應募如曹瑋之弓弩手福建泉漳之兵素習戰鬪如所謂弓箭社者未必無之若以馬隆之法募選其堪用者為兵寵以聰義義勇之名就邱濬所定四輔之地建立營衛其兵以二萬為卒編為隊伍選民間素有勇畧者為頭目以領之教訓操練皆如官軍統於都指揮使司俾巡撫都御史總制之兵數不足分州縣民兵以足之募養之數例視邊軍依廣東之法

或追州縣民兵月糧或用兩浙兩淮鹽課以充之又用邱濬之法省兩直隸河南山東上班防秋之兵以其月糧給軍餉如此則四輔之兵皆蹻健出衆武藝楸格之士可比山東之聰義兩河之義勇其視邊軍之强弱相半不時叛亂者相去遠矣四輔之兵旣强則邊軍之驕氣自奪一有跳梁則吾有以制之而不敢動然後為潛消黙奪之計更調別衛門可也罷使歸農可也取糧餉以給四輔之兵則官府之僱募可省也移輔兵以補調軍之缺則大同之軍伍可實也胡虜聞風亦不敢長驅南下來則有以禦之前日之如蹈荒原無有也如此則不但內制邊軍又可外禦强虜為今之計莫有先於此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所謂當求其法以處之者此也臣誠愚昧不知國家深謀遠計然皇恩未報一得之見義不容黙故敢以獻願聖明採擇焉

遼東兵變疏

臣林希元奏為陳愚見贊廟謨以處兵變以遏禍亂事臣聞人臣有出力以定邦國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顧乎利與害明主所當虛納深察不可以泛然視者臣希元是也臣所謂國是大計今日遼東之變是已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陳之夫遼東之變蓋自大同了事之日臣已知其有今矣豈特遼東沿邊諸鎭以及天下皆將為遼東也何也大同犯卒敢行稱亂朝廷合三鎭之兵攻之半年不能克而卒苟且了事雖得首惡

數十人桀悍如馬昇楊林者卒莫如何反使其力以了事諸鎮奸雄必謂朝廷果無能爲輕侮之心起於此矣一有觸發則倉擁而起事勢固然今之遼東是也不然都御史或有不當亦是常事五十畝官田殊無大故何至縛執窘辱犯順干紀之若是豈非侮朝廷乎夫都御史者天子之重臣所以振肅激揚鎮定懾服內弭奸盜外遏夷虜下奠生民上康邦國也廝隸下卒敢取而綑辱之是無朝廷也奸盜何以弭夷虜何以遏生民何以奠邦國何以康所損不既多乎遼東之變未已廣寧之變繼起而益甚焉聞呂經被呼無所不至皆非人力所可受要不如一死之爲快呂經何足惜所可惜者朝廷耳聞兵部差官亦被囚繫迹

其狂悖雖大同未有如是之甚者舉朝臣工聞之莫不痛憤深恨陛下特未之聞耳臣意本兵大臣宜與國同憂爲國討賊使奸謀以折禍亂不生然後爲忠於人國也如今所處宛轉支吾終屬姑息叛卒之志不殺而益驕朝廷威令不振而益削臺諫交章而若罔聞邊釁日急而不以入告臣不知何說也臣揣其意不過苟且彌縫圖目前之安耳夫圖目前之安而忽社稷之至計貽將來之大患此不忠之大何也天下之都御史一也此而可辱孰不可辱天下之軍一也此而可叛孰不可叛且遼東之作變以查撥官田也而出於都指揮之呈請必是法所當問也在各邊諸軍事嘗無當問如遼東者乎亦將作變乎其勢將使天下官田聽其隱占天下諸軍聽其不法皆無人敢問朝廷法令不行於諸軍都御史擁虛器於上而亦不必設矣國家體統天下事勢不知將何如故曰圖目前之安忽社稷之至計貽將來之大患者此也今之所以重於舉事者亦有懲於大同之役謂叛卒終不可克耳此大非也夫大同之事非叛卒終不可克乃制帥之誤陛下也何也攻城下策兵家謂之不得已故古之善攻者必運智出奇使敵不知其所守然後可以得志故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又曰伐人之國而不攻取人之國而不毀昔呂蒙伏兵白衣搖櫓以取關羽李愬雪夜入蔡州以擒吳元濟此善攻也郤永之攻大同也奇策不聞即其行兵反以固彼人之

志俾併力致死以抗我師如殺南關居民一節尤其首害事者昔樂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二城三年不能得志於守死之即墨況劉郤能得志於大同乎此劉源清郤永之誤陛下也劉郤已矣使代之者當軍帥新更之始正城中久困衆心易慮之時若能如裴度之誓不與賊俱生再需旬月相機制勝豈不可收桑榆之功乃不運一籌以因人成事僉謀未定遽撤我兵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朝廷討賊大義不明於天下姑息之政已成遂啟今日之禍此張瓚之誤陛下也陛下不悟三臣之誤謂叛卒果不可克今日遼東之變過懲而不爲張瓚不悟往者之誤陛下謂叛卒果不可克今日遼東之變又從而再誤焉國威大損[illegible]

患將成此臣所以憤憤不能自已而有言也今遣大臣往彼查勘臣觀叛卒之意欲朝廷不問直赦其罪耳必欲推究事由坐以笞朴薄罰彼猶不受況重於此者乎聞錦衣衛差去官校被其剝撻械囚鎭守總兵沿街叩頭以死請至三至四然後免其橫暴至此尙肯俯首聽勘乎正恐送羊於虎不足已亂而重取辱也抑其罪狀亦已昭彰聞首惡若干人亦已表暴於衆似無待勘矣臣度今日事勢决在於用兵舍用兵而苟且彌縫以求息事臣見彼如驕子愈養愈驕將無所不至四方效尤乘間而動將來愈難收拾其機皆在於今之一舉誠不可不愼也然向方不得志於大同今又欲快心於遼東大同失事之臣尙在又欲得

人以爲用此不惟陛下疑之雖舉朝臣工亦疑之非惟舉朝臣工疑之雖臣亦疑之也然臣有以解陛下之疑者請言之夫大同之不克明爲三臣之所誤耳使有如呂蒙李愬其人豈至於是因匪人之誤事遂疑叛卒之難克此不察之過亦未有以啟陛下者臣聞宣府延綏大同之兵尙可徵調其間將佐尙有可用者如不可調焉用養彼爲哉且堂堂天下豈患無兵然則古人以一旅而復國者何也自古雖極削弱之國若能自立猶可以得志如漢蜀之於曹魏東晉之於符秦可見也況國家全盛之力而當區區仰給於我之叛卒有何難乎要惟在於得人耳故得其人則衰晉三千之衆能却符秦百萬之師不得其人則國家

全盛之力不能當數十屢叛之卒此皆事有可徵功有可策陛下可勿疑也臣又聞遼東事體與大同異大同北臨强虜爲我捍蔽大同受攻或誘强虜以自解遼東塞外之夷如朶顏諸衛皆我臣屬必不黨彼讐我又地形隔絶必不能越遼東數千里而爲吾患此其大異也又遼東二十五衛所不輸斗糧尺帛於我而歲費朝廷八十萬有之雖可吾藩失之無甚害事且其塞外之夷歲仰器用賞賜於我吾絶遼東不與通東夷失利必怨望歲爲彼患而彼不能一日安其勢終必服屬於我此其異也夫遼東事體旣異大同今日事勢又不容已此臣所以斷今日之計决於用兵也至於用兵之事其間軍馬錢糧指揮調度節目固

多然其要在人主剛斷於上以耐心行之愼擇制帥而委權於彼吾不遙制則綱舉而目自張矣凡此禁功惟斷乃成言能斷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言能耐也丈人吉无咎長子帥師言擇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言委權也率是行之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覩也自古國有大事必集廷臣會議如漢高帝遍問群臣議都關中孫權集將佐議擊曹操故能超登至論遂濟事功國朝有大事及用文武大臣亦集廷議至兵事獨不然如近日大同兵變不盡衆見故有後悔今之遼東亦然所以未能愜衆人之心也然所謂會議者必令大小諸臣各盡所見如漢昭帝鹽鐵之議賢良文學猶得與丞相御史大夫爭可否臣

見今所謂會議者可否之立只出於當路諸臣遞相遜避惟命是承有名已署而莫喻所謂者此何足謂之集議也今日之事臣請陛下下臣章令公卿大臣及科道官從容詳議使各盡所見不得遜避並錄以聞陛下與內閣大臣從中折衷之則衆思畢集群謀僉同大功畢舉而不煩九重之慮矣臣誠狂妄輕率不知避諱死罪死罪然一念憂國愛君之誠有不能自已者伏惟聖明寬宥不即加誅臣不勝幸甚

欽州復屯田疏

臣林希元奏爲復屯田以省轉輸以足軍餉事照得本州官民糧米原額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無徵停徵

實在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每年除解京解司發常平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千戶所官軍俸糧只得二千八十石僅數半年之食尚欠糧一千八百石例撥在外州縣以足之當其遠處尚必踰年然後至官軍欠糧每四月以爲常按記稱無三年之積則國非其國今本州無半年之積豈可以爲州哉爲照臣始入州境塵行三日始抵州城見平原曠野一目望洋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爲荒坡成田者十僅一二所種之田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俱無其地又半沒荒草禾稻十不七八詢之耕民皆不糞不耘撒種於地仰成於天然猶畝收三四石蓋其地極膏腴也數歲力薄則易其處又數歲而復之故熟田常少而荒田常多要皆土廣人稀之故也臣即差官各處踏勘開荒土田附近城郭去處則自爲勘量已得田一百頃節蒙上司明文踏勘荒田招人承種給與牛種但本州僻處一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其土居無糧人戶又怕差役甘於佃耕人田不肯承種官田以此無可招種照得本朝洪武年間設立屯田六十二頃坐落城東廂新立鄉靈山縣下東鄉等處撥欽州千戶所百戶二員領軍出種宣德年間始罷田歸有司給民耕種辦納糧差今查前項屯田民間耕者固有廢爲荒地者尚多況各處拋荒田土無數又不必原田之拘也但承種之人當議處耳臣按屯田之法古今不同大要有三有因兵旅久駐欲省轉輸之勞而屯種者

漢武帝立屯田於燉煌湟中是也有因亂後田荒而屯種者東晉之東流民屯田於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以爲屯田是也有因軍餉不足而屯種者本朝撥各衛所之軍出野屯種是也本朝屯田之法今已廢壞軍士逃亡過半耕種之人多非本軍皆民承佃臣欲因今之法參用之古將勘過荒閑田地及原廢未墾屯田招人耕種不拘軍餘客居及無糧人戶但願承田者悉與之人給田三十畝依欽州下則官田則例畝科米一斗七升一人該米五石一斗仍撥田十畝與爲宅舍不科其稅十人爲一甲甲有頭五甲爲一屯屯有總一屯種田一十五頃共田二十頃該米二百五十五石一屯設屯老一名專理其事給田

四十畝用酬其勞不任其稅五屯之田計一百頃八十畝督責耕種徵收稅糧則屯老責之屯總屯總責之甲頭甲頭責之屯丁以本州叛官掌之而總督於知州無牛種者給與牛種今查荒田一百頃八十畝可作五屯歲可得糧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只招得軍餘朱鏞馮寧等六十人客居及無糧人戶廖逵章料記等六十人尙欠八十人方足四屯之田查得本州額設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守庫守監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撥八十名於附近新立二鄉屯種以足四屯之數令春夏在屯耕種收成之後赴州操練及春夏復歸田耕種尙田一屯欠人耕種臣查得欽州千戶所歲撥軍一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涌海口

駐劄下班之軍月辦銀三錢以備該所公用臣欲於附近孟涌茶山水隆等處撥田二十頃令二軍朋種田一分隨班上下更迭耕作軍一百名可種田五十分以足一屯督耕徵糧俱如民屯之法主之備倭官本州亦得督責之一軍月減米五斗軍一百名月減米五十石歲減米六百石屯糧減米二者通計一年可得糧一千八百七十五石如此則不待取撥於外官軍之食可足矣以軍餘客居無糧人戶屯田卽東晉僑流民屯田於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屯田之遺意也以民快屯田卽唐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卽漢人屯田燉煌湟中且耕且戰之遺意也愚臣之法似若可行然此法也軍餘

客戶則利官軍糧戶則不利民快則利官軍則不利何也各處軍田數多軍餘客戶欲種而不得一與之田人皆樂受故利官軍弗得餘丁差使糧戶弗得多占荒田更易耕種故不利民快苦於雜差種田可以自逸而租易輸故利哨軍習於安佚今使耕田而又減糧故不利知其利害不爲所搖則法行矣如蒙允臣所奏乞勅該部行撫按衙門詳議舉行則轉輸可免軍餉可足一州之幸也

陳愚見以圖補報疏

臣竊伏海濱叨登甲第幸逢聖上龍飛虎變之世父母妻子宗族俱受國恩臣入仕二十餘年歲歷中外曾不能有所建明以報聖恩於萬一常恐身先朝露無以効其區區

狗馬之心遡者待罪欽州平生一得之見幸得驗之一方竊不自揆謂可施之天下故不避斧鉞之誅而冒言之倘蒙聖明採擇得見施行臣雖退居茅衡亦無所恨爲此具本差吏薛鍾英齋奉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一條軍政以保盛業臣聞法久必弊猶衣久之必垢屋久之必壞也法弊之必革猶衣垢之必澣屋壞之必修也國朝有天下一百七十有餘年祖宗法度至是不能無弊者時使然也及時整頓以扶衰救弊而持之永久者誠有在於今日也臣未及悉舉姑以切要言之兵戎國之大事我祖宗之所創業後王之所以保終盛業者皆恃此也今軍政之弊有不可言者矣以臣所目見者言之欽州千戶所

額設旗軍一千三百八十二名今只三百五名逃亡一千七十七名軍之在營伍者消耗如此也臣清理欽州軍伍原有軍二百三十九戶今只五十九戶逃亡一百七十戶軍之在冊籍者消耗如此而現在之軍又多老幼孱弱精壯者僅十之五指揮千百戶類皆安於膏粱不諳韜畧少習矢馬偶有戰鬬往往未陳而先崩望風而自潰官府不得已乃僱募民間精壯以爲兵又名剿廣土兵以爲用夫軍之消耗者既如彼難用者又如此竭民之財以養兵而無用又竭民之財以募兵而爲用此非軍政之大弊乎今清理之法甚密且嚴監司府縣頻年以是爲事遍者分遣御史四出清理督責州縣急於救火臣嘗躬親清理逃

亡之軍絕不可得所清理者見在之軍僅得九名各處解到御史清出軍伍亦只二十一名隨逃八名本州清解之軍絕少精壯間有壯丁又以倫序不當行而他處解到千戶所軍精壯亦少其弊大率亦如欽州夫嚴於清理而所得止於如此則御史清理之不能稍有補於軍政也亦甚明矣今不及時整頓使所養之兵皆所用所用之兵皆所養竊恐積弊愈深軍政愈壞非所以保邦而永治也昔周公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毋壞我高祖寡命解者曰守成之世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世病正在是故周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臣竊謂今軍政之弊至於如此使周召當今之世其憂當有甚於成康之時者皇上聖德中興祖宗之耿光大烈其責在皇上克詰張皇誠有在於今日也然立法易變法難創業之初綱紀法度未立民耳目心志未有所屬而惟上之聽故易守成之後人情安於故常狃於舊習一有改作莫不驚疑而震駭故難今軍政之弊不大振作則不足以興頹而起廢欲大振作又恐駭民而起奸此其所以難也易艮上巽下其卦爲蠱說者謂艮剛在上巽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積弊而至於蠱今不振奮猛勇稍有卑巽苟且之意則安常習故不足以革故而鼎新

然變法非難變法而善使經久可行者爲難況兵戎國之大事又難之甚者如唐府兵變而爲彍騎彍騎變而爲長征是時勢之極不得不變然變之不善所以長征變爲方鎮而亂緣以起也今臣有志更變然臣以寡昧之資實未知善後之策臣願皇上博延群議明詔中外臣工但有深謀遠見可以修明軍政者各具以聞皇上察群臣孰可與計事者與之斟酌擇其可行者用之當必有定議至論可以裨贊廟謨聖算而隆中興之業者臣有愚見亦請陳之以備採擇臣聞救弊必求致弊之端今軍政之弊其端有可言者焉夫軍之逃亡也其患有三其難用也其害有四何謂三患安土重遷人情之常今法遣戍他方道里數千

使人離父母親戚去墳墓而無終返之期人誰則樂往往
未至而先思逃其患一也一軍之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
仰事俯育與凡百用度其費甚廣也今月支米一石出
廩斛減十去二三他無資産身繫於官又無他營運於何
仰給其不能自立而至於逃亡者勢也其患二也有衛所
則有衛所之事有其事則有其用指揮千百戶俸糧所入
自贍猶或不給孰肯捐所入以供官用其勢不免科斂於
軍士而分外尅剝之害又在在有之軍士應辦不及其勢
不免於稱貸稱貸莫償其勢不免於逃竄其患三也四害
者何夫軍人之必揀選猶士人之必選舉也今法父子相
繼父死子幼則月優給米三斗至十六則收入營伍或短

少或孱弱皆所不問餘丁雖有精壯亦不得與曰某軍之
子也如此安得可用其害一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若越之滅吳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用今衛所
之軍主將既不教訓彼亦不習戰鬪之事武場吶喊徒見
虛聲操三歇五虛應故事臨陣安能操戈其害二也兵必
常用然後精常試然後熟承平日久士不知兵遇有征勦
官府輒募民兵以避殺傷之罪養兵僅如驕子使之迎敵
猶驅群羊以逐猛虎耳又安可用其害三也孫子曰兵可
使入水火號令嚴也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罰明也
今之用兵也力戰則無賞退怯則無誅夫樂生惡死人之
情也趨利避害情之切也賞功誅罪駕馭之法也舍生希

賞而無利愛死避害而無誅誰肯舍生而就死其害四也
知三患避四害始可與言兵矣自兵農既分之後古今兵
制莫善於唐之府兵蓋有寓兵於農之意也然僅再世而
隨壞考其弊端在於役繁而地遠其失策也在於府兵不
復而張說彍騎之法行今軍之弊大約如唐若不及時興
修而苟且以支持又何以異於唐哉是故祖宗之法不可
以遂廢衛所之兵不可以不修也然欲修之惟在補其逃
亡汰其老弱而其法則去三患除四害如斯而已其事則
有未易請言之按宋人之兵二十入籍六十歸田然闕額
招塡人猶畏避今法父死子繼人豈樂從聞國初籍民爲
兵有斷指殘目以避其役者今欲籍民以塡闕額豈不驚

擾臣愚竊謂今之精兵皆在民間如正德八年交賊入寇
欽州備倭百戶謝惠駕船二艘領軍一百出海擊賊全軍
皆爲所覆交賊乘勢剽掠我邊犯那郎江駕船四艘有衆
百餘人新民黃遍等一十八人擊殺過半皆棄船浮水而遁
又犯那蘇隘有衆八十總甲黃佛幸土兵三人擊殺二十
餘人賊皆奔去則官軍之不足用精兵之在民間可見矣
今閩廣等處遇有征勦出銀僱募驍勇雲集有打手殺手
名目莫若且將此輩收補闕額不足則僉餘丁及民間精
壯以補足之亦不必盡勾原額皆許其六十歸田不復拘
其子孫願充者聽又厚賞賜以致之則民當有樂從者其
犯罪謫戍之軍除情輕之外如盜倉庫錢糧飛詭稅糧那

移增減戶口之類請如國初事例皆勿宥則營伍庶可充實揀選之法可定立選格如太公之選騎士宋祖之定兵樣必身材幾尺挽強弩幾石負甲幾斤又令兩兩相射馳騎相擊其不選者始爲中格逃亡之兵必入格方許充補見在之兵必入格方許存留削退之兵別選餘丁或閑民以代之其籍存而不去代軍既退復就正戶選補不中則別選如前法遠戍在逃而原籍有丁者令所在官司查改近衛其揀選亦如前法月糧之外時加賞賜如宋人特支銀鞋薪水之類務令俯仰有賴不至困乏又月糧嚴虧減之科將領重掊克之罰教訓之法必選武職或良家子精於武藝者爲師教以騎射戰陣之法而因以爲將每教不過十人待令精熟方更易教之務令遍遍略如兵法所謂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者教既有成然後操練如常遇有征勦悉驅戎行若互有殺傷查照正德七年間事例不科主將之罪其臨陣退縮及在逃者以軍法從事若是則三患去四害除在伍皆精壯之兵然而又有逃亡及孱弱不堪用者未之有也

一查虛糧以蘇民困臣惟帝王疆理天下分田授民使納其賦稅有田則有租租以田科無有輕重不均及無田而徒有稅也惟歷時既久奸弊橫生或貧民鬻產減稅或里書詭寄飛射或田被水坍沙壓或被豪強侵占或人戶逃亡田土拋荒彼此移易漸至失均歲月積久遂莫稽考有田八九畝止納一二畝之稅者有田一二畝多納八九畝之稅者輕重不均莫此爲甚此猶可也甚者田失稅存人戶逃亡而糧累其里甲又甚者里甲亦逃而糧累其排年又甚者排年亦困而糧累其州縣如廣東廣州府虛糧八千二百九十餘石瓊州府虛糧八千五百五十餘石南雄府虛糧八千餘石高肇惠潮雷廉等府虛糧二千三千四千不等廣東一省原額糧米一百二萬三百五十八石內無徵停徵及見徵虛糧共四萬九千七百八十石除無徵停徵不徵外見徵虛糧四萬五千六百二十七石官府不致虧折原額又不忍重困小民乃將見徵虛糧折半徵收實徵糧米每石折銀五錢七分不等虛糧每石例折銀二錢五分南雄府虛糧先年將該府餘鹽銀兩補納後被巡撫都御史查革官府無從出辦欲派小民又難顯言乃陰於該府實徵秋糧內每石各洒派若干令民輸納觀廣東稅糧則例文冊各府皆有虛糧南雄獨無可見也夫糧以田科田雖迷失尚在天地之間不在此則在彼自有得之者非若器物之毀壞無存也今不查田以歸稅乃曲爲輕折又陰洒於民使之賠納豈可爲法乎然此虛糧之有數者官府爲之曲處民猶受一分之賜也尚有業去稅存或田少糧多人戶賠納官府不知其數升斗無與寬減民受重困是可嘆也洪惟皇上仁愛蒼生每臨朝慨嘆百姓多未得所如臣所言亦可見其一節也臣海濱韋布幸遇明

時旱歲窮經竊志兼濟故往者叨丞南寺應詔條陳王政
二十一事間常及之事下該部未見舉行遲者待罪欽州
每於詞訟之間因民告訐田土皆與弓量在任三年查出
民間新墾荒田三十七頃九十五畝陞科官民學米二百
三十四石七斗本州無徵停徵糧米五百三十八石將查
出陞科糧米充補尚有米二百餘石未補臣見本州荒田
數多倉糧數少不足以供歲用乃議立屯田於嘉靖十六
年奏行廣東撫按二司官會議准臣所奏臣查出荒田六
十頃科屯米一千一百一十四石五斗堪給千戶所官軍
俸糧近因追徵所屬靈山縣糧米見得該徵謝鑑徐瑄拖
欠絕戶謝朝政二十二戶虛糧三十一石各賣畜產女子

賠納不前臣乃申詳上司行臣勘處臣查出各戶虛糧田
土俱各見在且有出額此皆臣一得之愚欲行之天下而
未遂今行之欽州而有其效者也謝朝政等二十二戶虛
糧三十一石內豪強占田一頃一十九畝虛懸米三石八
斗二升減稅占田一頃九十畝虛懸米六石九升九合里
書詭寄飛射占田一頃四十八畝虛懸米四石七斗六升
拋荒無人耕種田四頃五十四畝虛懸米一十四石五斗
各戶虛糧田土或被占或減稅或飛射或拋荒皆有其故
以是推之廣東十府以及南北直隸十二布政司其弊槩
可知也邇者上司明文各令府州縣查勘荒糧然未聞有
查出荒田若干可以紓小民之困者蓋亦有其故矣夫田

必弓量然後畝數多寡有無隱占其弊可得而知今不弓
量而欲知其情弊猶求食而不舉火也胡可得哉伏望皇
上覽臣所奏特勑該部通行廣東福建及南北直隸浙江
等布政司令各該撫按守巡等官督責府州縣凡有虛糧
存留貽累小民賠貱如廣東十府及欽州二十二戶者差
官拘集知因田鄰里老十班排年逐圖查勘要見某戶虛
糧田土原在何處與何人田土相連見係何人掌管或是
買田減稅或是詭寄飛射或是豪強侵占或是水坍沙壓
或是拋荒拋荒田土有無開墾備細查勘要見的確緣由
下落有田人戶各令盡數開報或是祖業或買何人物業
或新開墾不許隱瞞一坵一畝若有糧少田多有田無糧

或新墾荒田未經報稅等項情弊許重糧人戶及諸人赴
官告理俱與弓量要見某戶原米若干該田若干見田若
干或糧少田多或有田無糧或新墾荒田未經報稅或田
少糧多或有米無田糧少田多則照田與增其稅有田無
糧及新開墾則照田新陞其稅或田少糧多或有米無田
則照田與除其稅隨在查勘沿坵丈量挨編魚鱗圖本查
冊送官通行計筭要見某都圖田土若干各都圖共田土
若干出額若干有無堪補糧額若是田土查無出額必是
奸民隱瞞查照弘治五年事例就令各該排年分收入戶
糧差待其自行查究如此則奸弊無所容失額田土可得
清查虛糧可得充補小民不受重困官府亦免輕折陰灑

之勢矣然迷失田土多在富人之家今欲淸査必多方隱匿若不重爲之禁何以淸査宿弊必嚴爲令富人田地俱要盡數報官以待丈量若有出額及新墾田土隱匿不報以避稅糧者許隣里首出罪人謫戍邊方田土給賞告者若隣里互相容隱事發一體坐罪里老里胥作弊亦聽隱田事例發遣委官不行用心査理致有奸弊者以罷軟罷黜若有勞效卽加陞擢事未完而遷官者亦要事完方許離任如此則人人奉法奸弊不作田稅可均虛糧可査矣然百有餘年積弊欲革於一旦人情習於故常多有不堪當事者亦憚於紛更故廣東虛糧多爲曲處而査勘荒糧不與弓量職此故也臣愚則謂革奸除弊當不憚於紛更

我太祖高皇帝得國之初天下田土皆與弓量豈不紛更而不憚何也

一重邊州以洽王化臣聞聖王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海隅蒼生均爲赤子未嘗以遠近內外而二視之也故虞書大禹謨曰文命敷於四海言無所不被也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言不以遠而遺之也臣觀今日似有以邊遠爲外而二視之者臣請陳之吏部銓選之法擧人歲貢入監歷事俟次銓曹年資未及者則有願就遠方之例內外官考察才力不及及以罪譴者亦受以邊遠之地夫使有志之士雖遠在蠻貊猶將行其所志而不忍自棄奈何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一得邊遠之地旣自放棄凡百苟且職業不修惟肆誅求以充囊橐庸致紀綱法度蕩然無餘公私廨宇廢壞殆盡視民爲牛羊魚鼈日肆噬食使民如禽獸夷狄莫可馴理如欽州者甚可念也臣始入州境卽見有殺人分屍於路傍者及至州治則見州門內外滿目蓬蒿學宮鞠爲茂草城郭沒於荊榛官吏散居於外庫藏寄於民家屬官僦舍而居師生廢席不講孤老棲於城闉旣而稽其政治則人[illegible]強盜納賂得爲良民徒流杖罪公堂折納子女獄囚[illegible]成鼠牙顚倒財以剝盡十室九空似此之類弗可盡述此吏治之橫也其人民則少諳守墾或忘歲年同姓婚娶男女瀆亂父子不相顧兄妹爲匹偶蓬頭跣足有同牛馬窠居火葬俗類蠻夷賦役不以

時供詞訟不服勾攝圖商貸而一害八命爭產業而陰害一門似此之類弗可盡述此民俗之橫也奸盜放縱於域中蠻寇陸梁於境外偷竊刦殺月無虛日去城十里道途不通近邊閭井生意凋悴此盜賊之橫也推求其故是皆銓曹待以邊遠長吏至是類皆自棄無向上心職業不修放蕩無檢而致是爾臣始至州懼無以稱皇上責任之意乃極力振作夙夜殫心披荊棘斬草萊計用料財度務鳩工以營百宇擧廢墜宣國家憲典列條約嚴法戒以禁止開導其民沿鄉設立社學制訓言立條教擇明師以敎誨民間子弟陳朝廷威德布文告厚勸賞以化蠻夷立營砦編保伍謹斥堠嚴連坐之法立賞功之格以防弭寇盜由

是公私廨宇漸次就緒官府威儀稍稍可觀其民觀於象法稍知善惡趨避之方其子弟習於條教稍知衣冠跪拜揖遜之容讀書作字對偶之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說其寇盜奸宄始畏憚遠避而不敢入境欽民至是稍有文物之美家室之樂中華之風焉臣今三年考滿例該給由赴京但念臣以三年區區狗馬之勞爲皇上破荒亨屯啓蒙化暴惟欲變夷之風以成聖天子文明之化也使繼臣而守者若不一意相承少有懈怠或仍前自棄荒陬職業則臣三年狗馬之勞未免盡廢是可惜也昔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解者曰善人相繼而興至於百年王者之事正皇上今

日夙夜勵精永底於成善人則微臣竊以自勉而勝殘去殺非得如愚臣者相繼而治恐未能也願皇上特勅吏部周咨博訪求各州縣吏治有聲或進士年長才器老成者授以知州職事前來接臣而治待三年之後如果治效有成則不次超擢庸酬其勞蓋邊方人所不樂不次超擢所以優之也弘治年間靈山縣知縣林錦治縣有聲就擢廉州府知府此故事也臣又有獻焉今各處邊方若廣西雲貴諸州縣俱係邊遠亦猶欽州其民皆皇上赤子也州縣正官俱與遴選其超陞優奬亦如欽州則群材効用庶職交修邊民各得其所皇上至仁大化覃敷四訖而成王者之治矣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三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四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良仝校

疏

安南奏疏引

安南奏疏凡六其前五疏知欽之日所上其末一疏分巡海北之日所上也尚有五疏其四皆其枝葉其一未上故弗刻予柰有安南之志頃以雲中遼左之事謫守欽州因得熟知其國山川道路險易夷情强弱虛實適聖天子問罪安南予以佳會難逢故以生平所聞見歷陳於上卒之

交人震慴遁庸納款削國歸地凡百一一如予所料天下人無智愚不肖罔弗稱元之功而予反坐是失官豈非舛與然予之官雖以此去予之志業則有不可泯者疏稿數通不忍棄去錄而藏於家縣大夫方洲袁公見而奇之指俸刻之因書其故於編端

陳愚見贊廟謨以討安南疏

臣伏讀邸報見安南久不入貢禮兵二部會議征討先遣錦衣衛官二員徑往彼國查勘隨蒙海北道信牌抄奉兩廣軍門信牌仰所屬軍衛有司內揀選能深曉夷情熟知道路强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勅使徑入安南等因到州依蒙已選欽州千戶所百戶呂濂送用去後臣按安南

久闕職貢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伐此誠帝王統馭華夷之宏畧也微臣欲有言者蓋兵難遥度事貴萬全故武定侯之疏未盡事情欲各官及生長四省熟知彼處事情者逐一陳奏臣待罪欽州接壤安南彼中事情畧知一二不敢不言以負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來再三體勘節據峝長黃子琮生員黃洪等呈報安南自正德十年黎賙通貢之後遂爲其臣陳暠所殺其臣莫登庸攻殺陳暠暠之子昇奔據諒山登庸立賙之兄子譓爲主登庸謀篡位黎譓奔據廣南登庸以其幼子冒姓黎氏權國事已而自取之安南至是國分爲三而莫氏特人黎氏播越南海阻於登庸欲貢而不得登庸擅人之國身負簒逆

欲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單薄欲貢而不能安南久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簒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欲求貢乞封以定其位而莫爲之主嘉靖五年嘗以千金求通貢於本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於兩廣軍門稱黎氏已亡國人推己見在左江道查勘求報則今之遣使正其所欲計必仍飾前辭以相欺勑使至彼所按所問皆其臣下誰敢以實告使者無由察因之而回奏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祗成其簒據之謀不可之大者也臣見諸臣會議要見見今簒主奪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仰見陛下明並日月威震雷霆不肯少假借於叛賊也今勑使往勘果登庸狡詐如臣所料豈不誤大事此臣所以不能已而有言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命師整兵積糧俱已處分無庸別議事情未盡者臣請陳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於安南若只責其入貢此可不煩兵而定必欲正其叛逆之罪則登庸雖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簒逆以來北難於陳氏南怨於殘黎身經百戰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熟非少年未經事者比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於彼彼之隄防於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簒立未幾卽禪位於子偏海自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國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耳觀其所居宿兵萬人又欄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也聞永

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難百戰之餘以泰山壓卵之勢臨之雖所向無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如往時大將副參游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風氣殊別瘴癘時興北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討李乾德元人之討陳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糧皆爲二年之計若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無功此當慮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江西雖近人不習戰安南所憚惟湖廣鉤刀手廣西狼兵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耳方今

臣將臣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參將沈希儀浙
江都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名將或起於屠釣或
拔於卒伍今專任世將民間雖有孫吳韓岳之才亦無由
進設法收之亦足備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
廣東廣西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鋭二萬人亦可以當八
十萬之强兵若大將副參游擊橫海而下多方搜訪不拘
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者數十人亦可以方靖難之
諸將開平樂中入安南之路有二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
使雲南之兵自蒙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
入以攻其背湖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左福建之兵
由海道抵僞都以取福海廣東之兵由海道抵都齋以取

登庸使四面受敵父子形隔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
憑陳昇可傳檄而定矣大將副參游擊橫海而下皆須習
南方水土者方可久駐四川江西只令出錢糧以給軍餉
貴州則錢糧亦可免之用兵之幾如臣所陳亦畧盡矣征
伐之議尚有二三其說者臣請陳之有謂安南外夷不可
治以中國之治不宜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以爲
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舉洪武中
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爲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篡逆義
不可與討之則疲敝中國宜聲其罪而絕之使四夷聞之
皆知叛逆不軌者在所必絕此一說也有謂北虜糾[illegible]寇
在門庭安南篡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illegible]後論安南可

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宜且緩之此一說也有謂宜興兵致
討聲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名遂黎譓以主其國定其位而
去之此一說也愚臣之見皆異於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崖
同入職方漢晉隋唐皆爲郡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考
姜公輔生於愛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爲唐名將則
其風聲文物固不異於中國也至趙宋始失之我太宗皇
帝始復故物至宣廟復失之乃中國之陷於夷狄非夷狄
也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日煃首先歸順當時未有其幾
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大於微側漢光武棄西域而
不棄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可見也二楊棄交之議本借
漢棄珠崖爲辭然珠崖卒爲郡縣今名臣碩輔相繼而出

則其說之無據可見也是不伐之說非也登庸篡逆之賊
若因其業已成而與之如國法何且黎氏尚在臣訪其所
居雖僅四府然地廣而兵强國富而民輔尚足以拒莫今
與登庸則置黎於何地萬一黎譓效陳添平故事詣闕請
封將何以待之洪武中處李成桂蓋本朝受命之初朝鮮
獨從至又其時王氏以絕非若今黎氏尚存故姑與之其
事不同難以例論且堂堂天朝豈利土物萬里遣使不能
正其罪而反成其奸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
是與之之說非也既爲藩臣而受其職貢則其國治亂亦
當理之今也逆臣篡據邦國分崩既遣使臨問而得其情
乃絕之而不理非所以伸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

謂彼敝中國者謂其地絶遠得之不足以富國若鄙吝專
師之於漢光武絶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雖犬相聞其地
土沃而民富象犀翡翠香藥之利被於上國得其地正足
以富國猶勝於今之貴州廣西非敝中國以事遠夷也是
絶之之說非也吉嚢安南譬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吉嚢
瘡疥之患也瘡疥之患時時可治屈指之患惟一過客能
伸之只在一時必專伸指而兼疥決不先疥而後指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初請封者以
陳氏國朝之所封者亦陳氏黎利中藏狡詐冒有封國則
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及討因而與之其事未明其罪
未正所恨無其機耳今其强臣效尤黎氏失國天道好還

事有其機乃欲取國以還黎氏豈但逆天實自失機會也
是定黎之說亦非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
者二可取者四中國禮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爲表則也登
庸簒逆亂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以爲輕重當
討二也國朝初棄交趾之時安南因而侵本州如昔贍浪
四峒之地置新安州聞其民衣冠語言常有反本之思彼
國執迷怙終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其罪責之使之
改正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地自分國以來驅我衣冠
之民斷髮跣足而爲夷狄之俗管仲之所必匡春秋之所
謹當取一也黎氏得之不義登庸襲其故智二者俱不當
得當取二也彼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人更五姓國祚雖
易疆土不分而今乃分裂天意似可推而知也可取一也
聞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多未附皆與婚姻以結其意
今三姓分爭人心疑惑皆願歸本朝登庸亦朝夕懔懔
王師之至日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款之意可取
二也安南旣分勢難復合三者相持決不相讓彼此俱失
必自甘心是天道有好還之會交趾有混一之機可取三
也五六年間邊民覬覦而動如趙盤韋緣廣者四五起屢
請興兵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止若得明旨
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可取四也
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取者又如此是誠千載
一時也臣聞佳會難逢良時不再鷸蚌相持漁人之利今

之安南所謂鷸蚌之勢中國之利天與我以時也願陛下
與廷臣計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兼採微臣之
策勿專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勿爲登庸所欺則天時
可乘大功可奏一方之民可免於被髮左衽陛下之盛德
大業光祖宗而垂後世矣

走報夷情請急處兵以討安南疏

安南不庭往者朝廷差官往勘命將討罪臣已將彼中事
情征討事宜具奏去後玆復有所聞臣不容默謹一一爲
陛下陳之臣節據時羅都生員黃洪謀者黃禮等報一安
南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海嘯水沒王城崩城墻一
面人民死者二萬有餘牛羊無數此天將亡安南之兆也

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閒朝廷欲討罪立其子莫福
海之子莫福源爲僞大孫欲以今春嗣位莫福海田守於
外掖民間徭役三年此知人心不附父祖子孫分守境土
以自固又因之以收人心也一莫登庸聞朝廷欲討罪於
所居都齋及海東府造船四百餘隻比當極大此欲爲勢
窮遯跡入海之計也一莫登庸聞朝廷欲討罪於其國永
安萬寧等州縣遷民年二十至四十者各五十人赴國都
教練此欲爲防禦之計也臣考永樂中交趾布政司州縣
自一十九府州縣遷五十不過七千八耳一莫登庸嘉
靖十六年十月差人由海上至廉州府合浦縣地方被哨
海官兵獲得一名杜文莊供稱莫登庸差來察探事情此

欲觀我之動靜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閒朝廷欲
討罪隨於八月領兵三萬攻黎寧戰敗死者一萬殺死大
臣四人此莫登庸詐稱黎氏已絕嘗以是求封一閒朝廷
查貢討罪急欲滅黎氏以飾詐不知反自禍也一嘉靖十
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臣撥守上扶隆營旗軍武漢等獲
送歸正人黃伯銀到州其來歸本末具在別奏臣因審莫
登庸兵馬强弱供稱安南法每州縣歲取年二十上下者
二十人分撥各處防守因連年與黎家相攻嘉靖十五年
死者六百八十六年死者一萬人丁壯不足故遷及年四
十者五十人以此觀之莫登庸虛實具可見也臣按安南
僻處一方考其土地人民猶不能當吾廣東一省接壤吾
境又非若朝鮮有崇山大海之限隔漢晉隋唐皆爲郡縣
因五季之亂而失之宋人所以不能復者蓋其創業之初
武業已不競燕雲近在門庭尚不能復況能遠及交趾乎
本朝所以既得而復失者蓋平定之後遽掣三師之兵不
若雲南之留重鎮又各處防守官軍苟簡廢弛加之賊殘
黨未盡除新附之人心未固而易動當時鎮守刑部尚書
黃福知有後患已預言之昔珠崖新附漢光武初造猶不
能保其無變況安南乎以此觀之乃人謀之不臧非交趾
終不可守也今其賊臣割據土宇分崩日動干戈鷸蚌相
持生民糜爛而無主地道不寧而告變如黃金廣等往以
勅書招之而不至今其孫不招而自來海嘯崩城殺人又

亘古所無者天意人心可知也且以數郡之民父子祖孫
分據而三君供億頻繁而戰鬬不已其勢豈能久存今傾
一國之兵以戰破敗之殘黎不能勝而屢敗至覆大師與
大將則登庸人心不與兵力不振覆亡之勢已見於此矣
臣細審黃伯銀若王師入境皆傒后稽首之民其間必有
倒戈俘賊以獻者莫登庸既不競陳昇閩已亡黎氏似亦
當贅以臣觀之安南一塊之土終無獨立之理其勢必折
而入中國是誠天道好還夷運將終交趾復合之時良由
我皇上聖德格天化行方外皇天眷祐我明將全賦畀我
皇上以金甌大一統之業也可謂萬世一時矣或者以今
財力方屈爲疑臣熟計安南之兵不過二十萬二年之食

所費銀不過一百六十萬兩糧四百萬石豈以天下之大不能辦此如臣所處又有不全取之官與民而可以足兵食者况既得安南所入又豈止於此哉若以用兵言之自古用兵安南者無有不勝惟巧於逃遁以延我師北人至彼不習水土往往不能久而引去此安南之長技所以待我者此也如漢馬援征交趾女子徵側逃入金谿穴中二年然後得元討陳日烜屢逃海港三年不能得本朝永樂中討黎季犛陳季擴輒逃海島三年然後得往事可驗也今莫登庸造舟都齋寶踵日烜犛擴故智臣節奉上司明文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安南叛亂已有旨征討占城國乃其鄰壤宜勑其國王整兵把截勿令奔逸欽此聖神料敵

遠中機宜眞所謂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者矣臣愚竊謂防之於隣境尤當防之於門庭防之門庭則海上之兵爲最急海上之兵則福建漳泉爲上廣東東莞南頭次之然湖廣廣西雲南土兵俱有頭目總領福建廣東之兵俱散在民間素無頭目總領若領於州縣之官則舟楫風濤非其所習又技不相知情不相得彼固不肯爲此用此亦不能用之臣愚謂可就其中擇有智勇爲衆所推服者假以土指揮千戶之名使統領其衆各自爲戰如能屢立奇功就使即眞與武職一體陞賞無功可錄者事能照舊爲民如此則人必致死以立奇功其下亦必致死以爲之用或謂名器不可輕與人非也昔漢高祖時陳豨反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高帝嫚罵曰豎子能將乎四人慙伏地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高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今安南之地尺寸非吾有而海上之兵未有將者又何愛土指揮千百戶之虛名不駕馭英傑濟吾事乎然此一節也又以大體言之向者大號渙頒聲罪致討命將出師大將副參游擊總餉紀功等官俱已差點續奉明旨暫且停止令雲南兩廣撫鎭官隨宜撫勦臣愚謂往者此間兵糧未備若王師卒至輕進不可王師久頓非兵之利也明旨綏師可謂得勝算矣然欲倚此成功臣恐未必能

何也當此事未舉之先形迹未露令兩廣雲南撫鎭圖之沉機密謀定而速發使彼不暇爲謀則可以得志今形迹已露聲息已聞於外夷我兵未集彼備已深忽焉中變彼謂朝廷不急於此必有相易之心彼民未知朝廷意向必不敢輕去逆賊歸屬於我此一慮也又兩撫之兵事權不一彼此或不相應恐誤大事如宋討黎桓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乃頓兵不進宋纍金師宣撫令進兵樞府一面令退軍此事權不一之驗也臣按今西北二邊撫鎭俱有大臣一員爲總制今安南之事又非西北二邊常時寇掠之虜比也宜照二邊事例置總制大臣一員庶事權歸一大事不誤大功可成又兩撫之兵大將出於齊梁之餘

恐未必能任大事將佐則副參都司指揮千百戶之輩耳此何足以攝服遠夷故臣愚謂宜遵照前旨大將命於朝必擇素有聞望爲衆所推服者副參游擊而下令兩廣雲南撫鎭擇所屬武職素有才望如沈希儀者充之福建廣東海上之兵宜添置橫海將軍各一員以海上備倭指揮素有才望如湯慶者充之行兵以食爲先總餉大臣自不可少紀功科道所以覈功實驗勇怯鼓人心作士氣尤爲要緊臣前奏欲五道進兵今計實三路耳宜改七源州之兵從欽州進海上二支之兵與欽州爲一路臣考漢史馬援征交趾軍至合浦詔令并領樓船將軍段志之兵以進蓋水陸並進也二路進兵宜各遣紀功官二員臣復有獻

焉行兵所至納降爲先安南人心旣屬在本朝可因而導之宜明立賞格其國群臣百姓有能執莫登庸父子以獻者封以侯伯以府降者授以指揮以州降者授以千戶以縣降者授以百戶若莫賊繫頸自歸亦待以不死仍量與官職則人心觸聽賊膽自寒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矣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以中國而服遠夷使舉動不出於萬全而萬一有失焉所損不細臣忝守邊州有疆埸之責欲求萬全之筭故不避煩瀆之罪謹昧死爲陛下陳之願陛下與廷臣計議擇可而行實國家宗社萬年無疆之休也

陷夷舊民歸正復業疏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本州貼浪都崗長黃里貴遞到安南澌濼等峒土官黃伯銀黃腷添黃晉黃福内黃結黃貧黃子銀七員名詞狀一紙内稱上祖原係廣東廉州府欽州貼浪如昔二都土官宣德六年被安南國侵佔二都土地鄉村人民二百七十二戶男婦三千四百餘口糧米八十餘石俱陷入安南國收留彼伊遍令短截頭髮并封祖黃金廣黃寬僞官帙遂將軍經今百有餘年各人父祖時常思憶祖宗鄉土無由歸還近幸安南國紊亂伯銀并各土官人等願率一十九村人民見在一千二百餘口心願復業歸順本朝復爲良民等因臣以舊民慕歸彼國人心屬在本朝可見大兵入境就可用爲嚮導但今

大兵未到未敢輕發至十二月二十八日據巡守上扶隆營旗軍武漢等獲送交趾夷人黃伯銀黃父愛二名到州臣等會同欽州守備廉州衞指揮孫正當堂審據黃伯銀供稱先於嘉靖九年六月趙盤趙溥招來投降在本州居住至十一年十二月逃回今年六月聞天朝要討安南伯銀等又思要復業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狀託老崗長黃里貴投告本州至今未見准否伯銀與子黃父愛前來本州貼浪都上扶隆村打聽被巡捕軍人捉得等語臣查嘉靖九年卷案州民黃康鎮與濱西狠目趙盤趙溥招回黃伯銀等男婦九十四名口本州申蒙上司行勘黃伯銀的係黃金廣等子孫已經行州廩給議安插續後風聞州

民黃留保欲引夷人前來追捕黃伯銀復行文將伊遞回安南國黃伯銀等聞風懼怕俱各陸續逃去與今見詞大署相同臣考得黃伯銀之先係山東人有祖萬定從漢馬援征交趾留守欽州生子黃令欽等七人分管澌凜古森金勒丁葛思牙那蘇時羅七谿峝世爲長官司俱有印信孫支繁衍散處分爲時羅如昔貼浪三都今三都之民皆黃姓實本此也至我朝啟運始廢官收印降爲編民然猶得世爲峝長管轄其方人民至宣德年間交趾布政司安南遂侵佔本州如昔貼浪四峝之地授澌凜峝黃金廣古森峝黃寬金勒峝黃子嬌丁葛峝黃建皆爲懷遠將軍子孫世襲經署僉事黃伯銀乃黃金廣之孫黃福添乃黃

寬之孫葛陽原土官黃音河州土官黃福內古弘土官黃結羅浮原土官黃子銀其祖皆四峝之民陷入安南與世襲巡檢守把葛陽等各鄉村也安南得四峝之地遂以貼浪都地置新安州又改萬寧縣爲萬寧州徙治如昔都又移永安州於本州如昔時羅二都兼界境上皆門固守疆圍防我侵軼也本州舊管中和城東新立永樂如昔時羅貼浪等十里既失如昔貼浪二都餘民歸併作貼浪一都不及半里州民有遺恨每新官至輒來告言臣查得正統六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朱鑑曾奏覆請勘本州時羅都出榜登山建旗招黃金廣等不至因名其山曰招遠尚有刻石及印信榜文見在景泰四年思牙峝長黃應彬等又因前項土地人民被安南侵佔糧差負累具本赴京奏差戶部右侍郎前來勘處後因地方有事事懸未結奏案現在以是觀之則黃伯銀等乃先朝之所爭而不可得今則不招而自至由我陛下聖德覃敷無遠弗屆故陷夷舊民聞風相率而至也臣訪得黃伯銀等祖父雖歸安南世襲僞官然入國則服夷服至家仍衣華衣當官則稱萬寧新安州歲時祭報猶稱大明廣東廉州府欽州貼浪如昔都其心實未嘗一日忘中國臣前奏安南事情已嘗言之今其告稱各人父祖時常思憶祖宗鄉土無由歸還今願率一十九村人民一千二百餘口願復業歸順本朝復爲中國良民非虛語也臣聞聖人在上外夷內夏以及昆虫

草木無不各得其所夷而進於中國則華之中國陷之夷狄則匡之故孔子稱管仲之功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黃伯銀等久淪夷狄短髮跣足百有餘年父祖子孫時思鄉土誠我陛下之所必匡孔子之所憫也目今有事安南黃伯銀等首先來歸求復鄉土臣愚謂宜乘此時宣責安南使歸我侵土還我人民將黃伯銀等厚加撫集以慰百年懷土之思仍量與一官以爲遠人慕義之勸將見遐邇聞風四郊嚮應王師所至必有壺漿倒戈之民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矣如蒙允臣所奏乞下廷臣集議從長施行國家之幸遠人之幸也爲此具本并錄御史朱鑑招撫榜文州民黃應彬奏本差吏

陳國忠齋捧謹具奏聞

定大計以御遠夷疏

臣按安南莫登庸躬行篡逆阻絶朝貢向者陛下赫然斯怒命將出師聲罪致討臣二次將當討之罪可取之狀具本陳奏已蒙陛下嘉納特勅該部會議施行因朝議未協以致陛下不樂而罷續因莫方瀛上表乞降陛下復命大臣前來查勘應否聽其投降及黎氏子孫有無作何着落臣知陛下未能釋意於安南故不遽聽其降而復加審處也今可否之權在勘官臣不敢知姑以投降一節言之夫投降者籍其土地人民以獻將以聽朝廷處分而彼不復有也必聽吾處分然後爲真降如不聽吾處分但曰投降

謂之真降未也今莫方瀛雖籍其國土地人民以獻然臣觀其意不過緩我之兵要我之封爵以定其位耳謂之真降未也何以明之嘉靖十六年五月據兩廣軍門明文准雲南巡撫都御史來文莫登庸遣子莫方瀛西攻武文淵十戰而十不利卒以計掩襲其妻子旋爲武文淵所敗奪回人口今聞武文淵已爲逆庸所滅未知是否夫武文淵願從討賊陛下嘉其忠義錫以冠帶賞以金帛莫方瀛當時方乞降於雲南而乃西攻武文淵是得爲真降乎嘉靖十七年六月調到各處兵船屯聚廉州大洸港莫方瀛乃伏兵烏雷殺我官軍六名虜去戰船一艘臣時具申合干上司事停未究嘉靖十八年七月安南送到廣州等處飄風人口臣得其國文移其君臣仍前僭擬名號以大正紀年斥吾中國爲化外夫旣奉表乞降乃殺據兵船又不待朝命仍前僭竊斥我化外是得爲真降乎臣得邸報伏見陛下勅禮部尚書黄綰如或莫氏父子陽爲投降陰恃險遠譎詐不一即令就彼從宜酌處奏請定奪臣有以仰見陛下深居九五遠見夷情真所謂天下至聖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也今遣大臣前來查勘臣竊謂欲勘於彼國則彼國君臣方飾詞如昨誰肯以實告其情不可得也欲勘於吾邊則兩邊重臣方爲具奏請降所見如昨孰肯易詞其情亦不可得也如臣愚見惟因其投降爲之處分觀其聽命與否則登庸之情僞從可

見矣今之處分安南有四事臣請陳之其一還我四峒侵地其二使黎寧不失其位其三使黎氏舊臣如鄭惟憭武文淵輩皆有爵土其四奉我正朔革去年號不得仍前背叛如此處分然後中國不失其尊而得待夷之體今勅使臨勘若聽其投降宜及是時以四事詔諭莫氏父子使如勅奉行彼如一一奉命則是投降出於真誠納之可也有一不如吾意則是聖諭所謂陽爲投降陰恃險遠譎詐不一投降非出於真誠納之不可也按四峒之地在本州如昔貼湏二都曰澌凜曰古森曰監山曰博是其地崇山峻嶺而阻大江崎嶇險阻車馬不得進過此則平原孔道直抵龍編乃中國之藩籬門戶如秦有函關蜀有劍閣唐有

維州宋元於此置七峝長官司控制安南其地未失則其
險在我其地既失則其險在彼乃中國之所必爭不可棄
也宣德年間棄交趾布政司漸凜峝長黃金廣率四峝之
民一百九十口叛降安南本州遂失此地正統年間我英
宗皇帝命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朱鑑奉勑至本州時羅都
招黃金廣等不至後因國家有事遂懸未結今黃金廣孫
黃伯銀等率舊民來歸臣前已具奏未蒙處分今黃伯銀
等見在貼浪都仰候朝命昔齊人歸魯侵地春秋特書以
為盛事燕雲沒於契丹而不能復宋人以為大恥四峝之
地雖不大於燕雲亦不少於汶陽其可棄而不取乎因其
投降使之歸地還我故物非取諸彼其理甚正其詞甚順

宜無難者故曰還我四峝侵地者此也據雲南請降之奏
則黎寧實有其人據兩廣請降之奏則黎寧似無其人莫
方瀛則謂黎寧乃阮金之子如臣愚見黎寧所居去雲南
為近去兩廣隔遠雲南之奏當得其真縱使黎寧果係阮
金之子彼與逆庸比肩事主國敗君喪能鳩集散亡以倡
名義討叛逆義膽忠肝表暴於國鄭惟燎萬里乞師為主
報仇武文淵刁鮮輩首順王師願先士卒鄭惟忱阮仁連
輩義存故主志殲强賊其忠義俱可嘉尚今納莫氏之降
諸人若不為之所逆庸積恨於彼皆將取而甘心焉何以
自存陛下君主華夷當使民物各得其所釋叛逆而殄忠
義臣知陛下不為也因莫氏之納降舉其國而九分之黎

寧鄭惟燎武文淵鄭惟沈何迫适阮春嚴阮仁連鄭子春
與莫方瀛各行其一土官陶仙車帶富車克讓等冠帶土
舍刁鮮交人黃明哲寨主李孟光等以及伯雅罕開猛來
猛索等各因其故地置立衛所授以指揮千百戶等職如
此則萬物各得其所陛下君主華夷其道始盡故曰使黎
寧不失其位鄭惟燎武文淵等各有爵土者此也往者逆
庸因僭擬名號擅作大誥詔諭臣民叛背朝廷被雲南鎮
撫等官具奏陛下震怒特勑兩邊重臣聲罪致討庸瀛以
此懼罪上表乞降未蒙朝廷處分乃仍前僭逆紀元大正
以中華帝王自居斥我為化外輕朝廷舞中國其罪比之
擅作大誥猶為過之今若聽其投降亦必下詔切責使彼

輸誠服罪削去名號奉我正朔然後中國不失其尊小夷
無敢縱肆故曰革去名號奉我正朔不得妄自尊大者此
也凡四事皆為切要而使黎寧不失其位鄭惟燎武文淵
輩皆有爵土陶仙刁鮮輩皆置衛所又所以分安南之勢
使更相雄長不相統屬而吾得以坐制之此尤制馭夷狄
之上策漢賈誼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我成祖文皇帝分
置女直一百八十四衛皆用此道邇者勛臣郭勛欲分安
南為土官衙門亦此意也如此處分逆庸如不奉命則彼
國人民皆知其直在我其曲在彼而有叛彼順我之心鄭
惟燎武文淵之徒不得爵土欲求自全皆有讐彼助我之
意彼人心內潰讐敵並起父子孤立實有土崩瓦解之勢

提數十萬之師因助順之衆討乖亡之虜何戰不克何攻不取或者以今財力不足爲慮臣竊謂不然夫逆虜以數州之地素無倉廩之積自篡逆以來干戈不息者二十餘年未聞有乏財之憂今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用臣不信也又以主帥乏人爲慮臣竊謂不然無代不生材自古未嘗借材於異代故魏尚能爲頗牧頗牧近在禁中昔者趙宋之時金師南侵笑南朝無人既而韓世忠岳飛輩崛起皆足以寒逆虜之膽而奪其氣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特今法專任世將雖有其人無由自見耳苟設法收之多方致之將有智勇如韓岳者出爲吾用而何將帥乏人之憂也或者又謂安南遠夷雖得其地無所用臣竊謂不然夫

安南乃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地與南海珠崖同入職方地產佳穀種播闊廣象犀玳瑁翡翠之珍奇楠安息沉香諸香波及上國其富過於雲貴廣西觀漢書稱交趾多珍貨刺史多無淸行以致吏民怨叛唐姜公輔生於愛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爲唐室名相則其財賦人物不減中州而非無用也可見矣今在廷臣工知安南之當討者蓋十而七八特以宋元討安南而不能成功本朝取安南而不能終有以是爲疑故互生觀望而莫敢主耳夫宋元之不成功本朝之不能有也皆有其故非安南不可克不可守也臣請明之宋人之討黎桓也侯仁寶以邕州一路之兵獲安南數萬之衆斬首萬餘獲甲兵戰艦以無數

乘勝長驅所向無敵特孫全興頓兵不進仁寶孤軍深入無援黎桓因而詐降遂爲所害此則士不用命主帥寡謀之過然考其時侯仁寶以私意而舉兵盧多遜以私憾而主謀心不合天事焉由濟宋人之不成功也以是非安南之不可克也元人之討陳日烜也王師南下日烜空國而逃大軍直抵國都虛其城國宮室虜其宗族臣庶勢如壓卵罔弗碎粉特日烜屢逃海港山林而不可得王師久駐海運遭風不至始謀退兵此則天時之故然考其時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加之將帥不和自相矛楯人謀不臧坐失機會元人之不成功也以是非安南之不可守也我朝之取安南可謂得勝筭矣所以不能終有者蓋平定之後遂

制三帥之兵各要害戍兵又多未罷繼而郡縣貪饕珍寶各肆誅求久蓄民怨及中官馬騏貪暴激變遂成禍亂而黎利請立陳氏後英國公張輔直料其詐請發兵討滅又爲大學士楊榮等所阻遂棄交趾蓋其始也兵防之未周其中也贓吏之釀禍其終也英謀之不用安南之失正坐於此非其地終不可守也夫宋元之不成功本朝之不能守其故如此諸臣之疑沮可以釋然矣今莫氏納降臣願陛下如臣所奏以四事處分如不奉命請以臣所言決意征討則堂堂中國不爲小夷所欺聖武布昭王靈丕振九夷八蠻罔弗率服矣臣復有獻焉自安南舉義成聲遠播其國忠義豪杰莫不響應其民莫不日夜引領以望王師

其腹心黨與亦自攜貳而向於我莫氏父子逃生無所日夜治舟爲逃遁之計使當時若不反汗將見犂庭掃穴大功已奏矣乃群議不協持疑未決於今三年使遠人失望豪杰解體莫氏知我虛實遂肆無憚之心徐爲剪滅之計西攻武文淵南攻阮仁連今黎寧不知何在機會頓失大功不建是皆諸臣不能將順德意以誤陛下也使武文淵果爲逆庸所滅黎寧刁鮮阮仁連輩或爲逆庸所并是彼首應王師倚命天朝自取誅滅我邊重臣既招之使來乃坐視而不能救是彼之滅亡乃吾致之其咎安在也今不此之問而猶講納降之事誠愚臣之所不識也今遣大臣臨勘臣恐彼此蒙蔽又失事機妨誤大事故不避繁瀆而冒言之伏望陛下矜臣之愚宥臣之罪社稷之至計遠方生民之大幸也

條上南征方畧疏

臣按安南莫方瀛上表乞降陛下不即聽信復命大臣前往查勘臣已將納降事宜上本具奏萬一納降不成其勢必至於用兵其用兵方畧臣請陳之願陛下採擇焉夫方瀛之父登庸起自蛋戶習於舟楫家住都齋其地濱海爛泥十餘里舟楫不能泊西北至龍編王城七程而阻七水車馬不能進逆庸恃以爲固中樹木爲城僞封其黨七人爲公環之於外號七公府於海上新興社建立兵府有衆約二萬專習水戰又於塗山置州枝封縣置兵俱爲藩蔽

逆庸嘗與其黨計王城可慮都齋不必慮若天兵南下王城不支則舉國以奔都齋都齋不支則舉國以奔海上則都齋者莫氏所倚以爲命謂金城湯池之固吾莫如之何者也臣愚則謂善征者攻其所恃則其餘不攻而自破昔唐百濟故將福信據周留城以叛劉仁愿不能支高宗命劉仁軌將兵擊之諸將以加麻城水陸之衝欲先克之仁軌謂周留虜之巢穴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水陸並進遂拔周留用此道也臣愚欲以東莞瓊海之兵助占城使出兵擊其南截其奔路以福建之兵由海道出枝封使湖廣之兵出欽州與之合以攻都齋覆其巢穴以廣西之兵出憑祥使雲貴之兵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拔其根本

龍編受攻莫方瀛必奔都齋北兵南驅南兵北截東兵內擊大兵四合莫氏父子可一鼓而擒也然五路之兵必齊心協力彼此相應然後足以有濟伏願陛下特以是戒勅諸臣俾無攜貳前歲安南事動莫登庸使其子莫方瀛領兵備蒙自使其孫莫福源領兵備憑祥而自至萬寧備欽州蓋逆庸知人心內離不敢倚託以父祖子孫自爲備而登庸獨備欽州蓋所慮在欽也以是觀之則其勢亦甚孤故臣欲以五路合攻先破都齋奪其所恃者此也若夫用兵之要用人爲先選兵次之理財又次之何謂用人爲先夫欲建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而用非常之人非可以常格拘也昔漢高祖以蕭何之薦知韓信之賢拔之卒伍

之中授以上將之位遂定三秦摧强項以成漢業唐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及討百濟以爲帶方州刺史遂拔周留走王豐定百濟此皆不以常格而用之也邇者安南事動臣見吏兵二部推用將佐協贊等官只於常資內推選類皆白面書生閒談兵而膽寒色變惟恐其事之成此安可與共事哉夫才兼文武自古所難臣見多有吏事號稱精絕臨寇閉門束手無策者求將才於常資中胡可得哉人有利於前而鈍於後者非其賢否頓異志有壯老焉耳昔田單起於步卒旬月之間以莒墨二邑復齊七十二城後以齊國之衆攻狄三年不下魯仲連謂其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於澠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故弗克臣愚謂今之勳臣亦田單之流耳其難用固也若不拘常格軍民職官民間豪傑有智勇如韓信劉仁軌者用以爲大將副參游擊等職福建廣東海兵頭目如臣前奏假以指揮千百戶職銜彼受非常之遇當必有奮發以立功名者何患大功不成哉臣願陛下明詔中外臣工令各舉才堪將領及贊理軍務者以聞陛下親試以征南方畧就中擇而用之當必有眞才以副陛下之用者故曰用人爲先者此也何謂選兵次之六兵務精不務多兵若精選一可當百兵不精選百不當一六韜曰有冒刃之士有陷陳之士有勇銳之士有勇力之士有寇兵之士有死鬬之士有死憤之士有必死之士有幸用之士有待命

之士此選兵之法也昔晉馬隆討樹機能願募勇士三千無問所從來武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百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以行遂斬樹機能平涼州此能選兵也今安南之兵如馬隆之精選亦不用十萬援漢馬援征交趾不過十萬馬援古名將固不易及然宋仁寶特以邕州一路之兵黎桓已不能當元討陳日烜兵不過七萬餘日烜東奔西竄逃生無所今日之兵何用多爲我成祖皇帝用兵八十萬當時特以百戰之威泰山之勢壓之耳其實不堪用陛下若簡可用之臣賜以手勅如晉用馬隆令於閩廣募兵無問所從來必有引弓挽弩如三千五百人者爲吾用何患大功不成哉故曰

選兵次之者此也何謂理財又次之今安南之兵議者謂三年之計須銀四百萬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誠能揀選精兵如馬隆則不戰而成功固不須四百萬使果用四百萬豈以國家之大不能辦此哉臣前奏欲追各州縣壯快機兵月錢以備募兵借衛所無用旗軍月糧與僧租以備行糧鬻廢寺田以造戰船已經議行兩廣軍門酌用若能推廣用之亦不多需府庫之財朝廷只捐淮浙兩年鹽利而其事可集矣故曰理財又次之者此也今議者多謂安南得之易守之難臣惟未得安南耳若得安南於能編置撫鎭官各一員俾居中以制四方使兩廣撫鎭兼制憑祥諒山一路使雲南鎭撫

兼制蒙自光明一路又於欽州置撫鎭如兩廣兼制海東
海陽一路俱與龍編撫鎭相應雄鎭中關三方鼎峙如虎
豹之在山交夷如澤中之羊隨發卽撲因無能爲而亦不
敢爲矣何患不能守哉攻守之策愚臣所陳大畧見矣參
以臣前後所陳當有可以補陛下采用者陛下若留神垂
覽國家幸甚遠民幸甚臣幸甚

　速定大計以破浮議以討安南以解倒懸以慰民望疏

安南之事向者陛下命禮部侍郎黃琯前往勘處事宜及
征討方畧具本差吏薛鍾英於本年十月初一日齎奏去
後至十一日得邸報閱黃琯以別事罷去廷臣奉旨議遣

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前來整勑兵糧以備征討
若莫方瀛父子悔罪請死束身待命恐以土地人民聽天
朝處分則待以不死又得邊民報黎氏舊臣有曰巴廣者
卽阮仁連割據廣南逆庸傾一國之兵以攻之今年九月
十二日已爲逆庸所滅又聞武文淵已於嘉靖十七年冬
爲逆庸所滅臣按逆庸納土乞降陛下好生不殺亦旣俯
就廷議待以不死矣爲逆庸者正宜束身待罪歸土地人
民於天朝拱手以待處分可也而乃乘納降之機假天朝
之勢曰天朝已納吾降因而前滅諸雄去年攻滅武文淵
今年攻滅阮仁連且僭擬如故巍然以中國自尊斥我爲
化外投降者固如是乎臣固知其詐而謂不足信矣而諸

臣猶以是望之何與夫建功惟時成事在人當爲不爲難
以語勇好事失時難以語智自嘉靖十五年冬舉事於今
三年矣起而又罷罷而又起於今五次矣方其義聲傳播
華夷震動海內豪傑之士咸欲乘風雲以立事功彼國忠
義豪傑之士咸欲摧鋒附驥以討逆賊其民咸欲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使左右腹心之臣皆能繼陛下之志而無他
臣見凱歌已奏大功已成聖主無拊髀臨朝之嘆矣而乃
不然使聖心疑而不決聖志鬱而不宣皇威沮而不震豪
傑爲之解體事機因而漸失賊勢愈張大功不立寧不大
可恨與且黎寧失國播遷羈棲南土鄭惟燎萬里乞師待
命兩廣武文淵阮仁連之徒阻兵助主仰待王命彼諸人

之望救於我者有如倒懸急在旦夕而朝議不決至於三
年豈特遠人失望切恐四夷見笑莫氏父子亦窺見我之
虛實矣忠於謀國者如是乎今武文淵阮仁連已爲逆庸
所滅黎寧鄭惟燎何伯适刁鮮黃孟哲李孟元輩存亡不
知如何夫人擧國望風望救於我以中國爲足倚賴可以
蕩掃奸兇發舒神人之憤也而朝廷亦旣與之賞之見之
廷議形之詔旨矣乃講勦講撫王師三年不出使逆賊因
而乘機借勢以剪滅諸雄我之邊臣旣招之使來乃立視
其死而不救使彼國忠義豪傑之士肝腦塗草野冤恨埋
九泉堂堂中國如此舉措何以示四夷八蠻天下與來世
此皆左右腹心之臣誤陛下而至此也又不大可恨與今

不翻然悔悟命將出師正名討罪壯觀天朝逌聖心震怒
見之詔旨乃議遣二臣整勅兵糧以備征討摠褱聖意而
不正言討罪又開端使之納降謂登庸父子恭聞天聲恐
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聽天朝處分據此哀情
似亦可矜夫彼方肆志橫行敢於誅滅我歸順之人而無
憚乃謂其聞風悔懼彼方務爲吞併僭竊名號夷視中國
而不遜乃謂願以土地人民聽吾處分彼之罪惡滔天不
可赦乃謂其情可矜似此欺罔君門萬里無由得知天下
耳目安可掩也諸臣之意或者以爲國省事息民爲解不
知損中國之威傷中國之體莫有甚於此者夫事有若緩
而不得已者今之安南是也王者無外安南雖遠皆吾臣

子昔成湯征葛爲匹夫匹婦復讐我成祖皇帝之征黎季
犛乃以殺陳添平薛嵒起事今庸瀛躬行簒逆又攻殺歸
順武文淵阮仁連其罪豈減於季犛而諸臣猶然以兵爲
諱何也或者之論謂逆庸飾詐乞降不可墮其計中其說
是矣謂王者不伐夷狄討問其罪於其國使人人得而誅
之其說非也夫戡亂以武經治以文未聞文以戡亂也而
況夷狄乎必如其說則商高宗何以有鬼方之伐周宣王
何以有淮夷之征殆未通之論也莫氏簒逆之勢已成其
威行於一國國人敢怨而不敢言其君臣勢窮力屈不得
已望救於天朝今不出師而使自討彼能自討何望救於
我哉且彼望救不至三年之間武文淵阮仁連皆爲逆庸

所滅若復待三年五年黎寧鄭惟忱讙豈復有遺類且鄭
惟燎久羈兩廣黃伯銀待命欽州何以處之可謂迂遠不
切於事情矣臣爲此論諸臣必以臣爲喜事爲好兵臣非
喜事好兵也爲中國惜大體爲朝廷伸天討爲陛下定大
計諸臣之見非臣所知也今臣言武文淵阮仁連爲逆庸
所滅諸臣必以臣爲妄誕若差官行勘必妄行希旨共爲
欺罔臣勢孤官小亦不能與辯臣請陛下且不依臣言惟
即廷臣之議而試之臣言之妄與不妄了然矣廷臣之議
謂莫氏父子悔懼乞降願以土地人民聽天朝處分今舉
其土地人民而處分之莫氏若歸我四峒侵地存黎氏宗
祀分土武文淵阮仁連等諸臣削去僭號而不拒朝命則

是降出於誠武文淵阮仁連未殺諸臣之言是臣之言妄
也四者有一不如吾意或武文淵阮仁連不在無可分土
則是降出於詐二人已殺臣之言不妄諸臣之言非也其
是其非惟決於此而已且武文淵爲逆庸所滅於今三年
臣聞之久矣而未有言於陛下者何哉知當路之旨欲言
而不敢也於是可以察群臣之壅蔽矣往者雲南都御史
汪文盛初意甚銳副使鄭登高亦甚勇爲招徠彼國忠義
豪傑皆可爲吾用一得當路之旨遂爾退縮旣而鄭登高
者以考察去人皆畏避無敢復以兵爲言者矣臣遐卻之
臣也官卑位隔乃無所畏忌而敢爲陛下言者誠義激於
中不避患害而亦恃有聖明在上也伏願陛下將臣所奏

與前二奏詳賜觀覽勘破逆廝之詐黜去納降之說勿爲近臣所欺決意征討毋復遷延再失事機則聖武布昭王靈丕振元兇授首大功可成矣

又復屯田省轉輸以足軍餉疏

臣自嘉靖十五年到任見得本州官民糧米止有二千四百九十石除解京司外撥納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千戶所官軍俸糧止得二千八百石僅敷半年之食尚欠糧一千八百石倒撥在外州縣糧米以足之當其遠處常必半年然後至官軍欠糧每四五月以爲常臣自入州境見得本州地廣人稀平原曠野一目望洋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爲荒土無人耕種臣乃差官各處查量臣政事

之暇亦親行丈量計查出荒田堪爲稻田者一百餘頃查照戶部勘合榜招各處流民給與牛種令其領種緣本州僻處偏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先年雖有肇慶府陽江縣廣西上思州等處人民移來本州居住計亦不多皆畏糧差甘於佃種人田不肯承種官田臣因查得本州洪武年間設有屯田撥欽州千戶所百戶領軍出種至宣德年間始廢臣乃將查出各處荒地議復立屯田招各處流民千戶所餘丁及撥本州民快與千戶所哨海官軍各給與田令其領種三年之後辦納稅糧以足軍餉以省轉輸具本於嘉靖十六年奏行廣東撫按衙門行二司守巡道會議依臣所奏轉行到州令臣多方設法招人承種前項荒田及奉戶部勘合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大用奏轉行到州令臣查勘荒田給與守營軍快領種以給軍餉臣承上司明文將查前項荒田再行差官踏勘丈量明白多方設法招得廣東潮州府福建漳泉等府流民何政等三十名領種田九頃又查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廣西上思州等處先年移來本州賃耕人田陳林宗等九十一名領種田一十七頃一十畝又招欽州千戶所餘丁樊元成等三十一名領種田四頃五十畝本州民快羅佛送等六十戶領種田一十二頃防城那蘇二營旗軍楊德風等五十名領種田七頃一十五畝哨海旗軍李敬等一百名領種田一十五頃各項共田六十五頃一十畝但臣願奏每田一畝照

依欽州下則官田則例每畝科米一斗七升今據巡按御史陳大用所奏每畝科米三斗二奏不同今照本州地廣人稀不比他郡如臣所奏每畝科米一斗七升各人已告重難若每畝科米三斗愈加畏避隨查民快每名一年編工食銀七兩二錢官軍一年支月糧一十二石若每畝科米一斗七升似乎太輕若依陳御史所奏每畝科米三斗未免過重臣乃從中酌處民快守營哨海旗軍查照陳御史所奏每畝減科屯米二斗客居軍餘人戶每畝照臣原奏科米一斗七升客居軍餘一百四十八名共領田三十頃六十畝分作二屯曰寓民上屯寓民下屯每屯科米二百五十五石二屯共米五百一十一石民快旗軍二百一

十名共領田三十四頃五十畝分作三屯曰民兵屯科米
二百四十石曰備邊屯科米一百五十石曰海軍屯科米
三百石共米六百九十石五屯共領過田六十四頃八十
畝該屯米一千二百五石連宅田四頃二十畝共計田六
十九頃尚餘田三十一頃八十畝無人承種照臣原奏每
十人為一甲內推一人為甲頭五甲為一屯內推一人為
屯總五屯之外欲照臣原奏另舉二人為屯老專課督耕
種催辦稅糧據老人林有容等告稱田土數多二人難以
幹理姑從所請設立老人四名使相協助幹理屯事已將
查出荒田坐址頃畝科過糧米各數目及承田人姓名籍
貫造成冊籍申解各衙門備查去後但本州地廣人稀民

皆多佔田土任意耕作不糞不耘仰獲於天數歲力薄則
更易其處又數歲而復之故熟田常少而荒田常多又有
新墾成熟及先年拋荒後來開墾未經報稅者常多如永
樂鄉民黃景泰戶米只有八斗占田至四頃五十畝貼泥
都民黃康戶米並無升合有田多至四五頃即此推之其
他可知也臣始查究荒田各人多方破冒或稱本戶田土
或稱絕甲田土臣始揭查黃冊欲將各戶田土逼與丈量
乃皆輸服吐退不敢復言及臣設法招得各處流民堪承
田土彼又多方破毀稱待臣去之後欲要多方擺布致其
懼怕多無固心如福建漳州流民吳俊民等一百二十餘
名臣招致到州未及三日被其恐嚇俱各逃散臣聞遣人
各處招諭只得何政陳秉鑑等六人夫臣在任尚如此計
臣去之後必多方生情或稱本戶田土或稱絕甲田土後
官不知其弊萬一為其所惑則臣三載經營已成之業廢
於一旦重可惜也今將臣經營屯田首末與姦民佔田情
弊備陳於皇上仍造屯田冊一本解送戶部伏望皇上勅
下該部將臣屯冊貯庫備查仍將臣所奏行廣東撫按二
司轉行本州將臣經理過屯田事實從實舉行毋為奸民
所撓則臣三載經營已成之業庶可不廢本州軍需歲用
亦有所資矣

謝恩明節疏

臣林希元奏為安南功成叨蒙恩賞專人陳謝兼明臣節

事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蒙禮部差福建按察司鄭
廷焰齎花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裡到臣臣廢棄林下又蒙
眷念恩同罔極感激殊深謹望闕叩頭外臣聞帝王之御
天下也征伐以討不庭爵賞以勸有功恩威並振而風行
天下故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安南莫登庸殺君篡國逆命不庭皇上聲大義以討之
既服而釋之可謂仁立義行春生秋殺雖虞舜之征有苗
周宣之討淮徐不是過也兵部上功分為四等陛下用之
一等金幣陞級二等金幣陞俸三等金幣四等賜金大號
渙頒覃恩廣被如臣之愚亦濫叨冒粉骨碎身未知所報
伏念臣入仕二十五年官階九轉屢蹶屢起不能過五品

今則罷職矣緣臣愚朴之資但知以身徇國而瘠於自謀故動輒得禍而恒無以自解然臣狗馬之志不以屢經摧折而少變故隨其所至必欲勉盡職業以無負於陛下幸蒙聖明察臣愚忠不忍終棄每加甄收而今乃以安南事失官是臣不能度時審幾之過而亦平生有以自取也臣正德十二年進士初任南京大理寺評事幸遇皇上登極臣應詔陳言新政八要蒙聖明嘉納因爲大學士楊廷和所知楊廷和頗改初心漸掐物議臣以書規正不意反逢其怒時臣因審錄刑名執法不阿被堂官參論楊廷和因而擠臣謫判直隸泗州此臣爲大理不敢廢職以負陛下也臣至泗州適江北大饑民父子相食陛下發銀二十萬

命大臣賑濟臣多方設法救數萬生靈之命隨以救荒事宜集成荒政叢言獻於陛下蒙聖明嘉納例行天下此臣判泗州不敢廢職以負陛下也臣以賑饑致疾乞病回家陛下用大臣論薦起臣廣東按察司僉事初理鹽屯繼督學校臣感聖明知遇竭力馳驅奏谿無徵鹽課二萬八千四萬引隨查補原額申明鹽屯條例更議徵糧條例俱蒙聖明嘉納例行天下官有定守申明勑諭臥碑須學政三編於十郡士習亦因而變劇寇王基作亂剽掠廣惠二府時適缺巡撫守巡觀望恐禍滋蔓臣署按察司印乃督率府衛兵指授方畧即時討平叨蒙皇上白金之賞此臣爲憲司不敢廢職以負陛下也入爲南北兩京大理寺丞首尾五年臣若依違守常卿佐可致乃以大同遼東兵變執法建議降調欽州此臣丞大理不敢廢職以負陛下也初降調命下吏部以臣京堂年深欲優臣以閑局臣不敢虛縻皇上廩祿因欲一州自効而得欽州欽州接壤安南地荒民寡稅糧二千不及蘇常中人一家之產民俗雜夷城郭官舍半鞠墟莽臣至悉心經理至忘寢食比及四年增稅糧一千石變夷從華興廢革弊始成州治陛下問罪安南臣熟究其國虛實强弱人情向背屢以所見陳於陛下而安南卒賴以成功此臣爲知州不敢廢職以負陛下也陛下起臣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兼管兵備珠池海北遠隔中州法弛弊滋軍民疲困珠池尤甚珠盜肆行臣

至悉心經理立條教嚴法禁肅及一年民困頓蘇珠盜屛迹此臣爲分巡不敢廢職以負陛下也臣不敢廢職以負陛下陛下察臣愚忠寵任微臣實踰常分臣自入仕屢有建白俱蒙聖明嘉納特賜施行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也初自州判起臣提學又自提學拔臣於九卿之末又自知州起臣分巡此越次用臣不以常調也今雖失職家居安南之功猶蒙頒賞陛下待臣實爲殊恩臣於陛下實爲殊遇以臣如此之遭際乃不能乘時自奮致身遠大迄就遐州而終以摧落者豈臣拙於進取哉實以區區狗馬之心急於徇國而昧幾宜自致傾覆耳故曰臣平生有以取之者此也然臣被論去官至今未詳其故臣素受陛

下知遇之恩料陛下於臣無明知而終棄之理故敢以血
誠訴於陛下而不畏斧鉞之誅者誠料聖意無他而恃以
無恐也聞臣被論乃以屢議安南爲異議者所忌然吏部
都察院奉旨會議査臣歷年考語俱優已擬兩用蓋以臣
平生狗馬之心所至鞠躬盡瘁不敢廢職以負陛下故不
忍輕議能黜也然臣竟以是去官臣反覆深思未知其罪
若以臣屢議征安南爲罪則臣猶有說夫安南本中國故
地五季失之我成祖皇帝收復至宣德初年又失之臣以
中國故地沒於夷狄中國帝王所宜動心祖宗土地沒於
夷狄聖子神孫所宜動心君父之志未伸爲人臣子所宜
動心復中國之故地大功也復祖宗之土地大孝也成君

父之大志大忠也幸遇陛下銳志安南臣謂千載奇會故
早夜孜孜攄誠盡謀期贊陛下中興不世之業豈謂異議
之臣反以爲罪且安南之事本發自聖心陛下聖武神明
乾剛獨斷猶不免異議者之譏議阻撓臣以孤蹤而犯衆
怒又安能免臣故知建議征南必不爲異議者所容但以
臣子大義苟有關於國家大體而事不可已者雖死生所
係猶將不避而爲之而不敢自愛況人臣謀國均出忠愛
雖意見不同而心實無他豈以異同輒相傾害故臣恃以
無恐必盡所見以忠於陛下而不虞竟取禍也臣於安南
之事連進十疏內一疏爲走報夷情請急處兵以討安南
事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兵部奉旨會議興兵致討適爲
異議所阻奉聖旨安南此事識體達道者則見得分曉聞
卿士大夫間私相作論謂不必整理他你部裏幾次會議
亦不力主何者爲正既都不恊心同事且罷又一疏爲條
上征南方略事奉聖旨兵部看議了來說爲御史錢應揚
所劾兵部議覆奉聖旨安南事情朝廷簡命文武重臣前
去處置已備載勑旨了今後不許群臣淆亂沮誤事機是
臣之愚忠已蒙聖明之洞察似不爲罪也臣言欲五路進
兵又言福建海兵與湖廣苗兵皆交人所憚尚書毛伯溫
與咸寧侯仇鸞奉命至廣整飭兵糧悉主臣議會委臣福
建募兵又差官行文湖廣募兵及至進兵果分五路是臣
之愚計已爲毛伯溫仇鸞之所取似不爲罪也臣聞莫登

庸購臣奏稿以千金蓋以臣久處欽州偵知其國虛實情
僞所言皆切中其膏肓也臣募福建水兵直至安南舉國
震恐其頭目阮文郁西寧之徒咸勸莫登庸納欵歸地阮
文郁請莫登庸納降疏草與欽州義民文通尚長黃皓帖
稟登庸納降事由臣俱收見在可證則臣之愚計以爲安
南之所畏憚似不爲罪也臣言莫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
猶多未附國內人心未知所屬皆願歸本朝似有望風送
欵之意又言以數郡之民父子祖孫分據而三君供億頻
繁而戰鬪不已其勢豈能久存若王師入境皆徯后稽首
之民其間必有倒戈俘賊以獻者既而仇鸞毛伯溫至廣
安南果內變莫方瀛爲國人所殺人心離叛莫登庸見勢

孤事急不得已出關投降今聞莫登庸又爲黎氏所殺則
臣料安南之事無一不中聞兵果爲交人所憚彼國人心
果有倒戈徯后之意歷歷可驗益見臣之無罪也臣言欽
州澌凜古森了葛金勒四峝係欽州故地欲以四事處分
安南其一還我四峝侵地其二使黎寧不失其位其三使
黎氏舊臣如鄭惟𢯲武文淵輩皆有爵土其四奉我正朔
革去大正年號兵部奉旨議覆俱奉欽依行毛伯溫仇鸞
酌處施行及莫登庸納降臣與參政翁萬達計議登庸必
遣子入質方見眞實投降如果眞實不費吾一矢斗糧功
亦可嘉以難復執前奏然方瀛既爲國人所殺其大事已
不可成亦難仍與封爵可依隋唐故事與爲都護或總管

府其四峝必還欽州無疑既而登庸納降毛伯溫以安南
爲都統使還四峝侵地遣侄莫文明齎表上進是皆因臣
與翁萬達之所計議而酌用之也觀莫登庸降本內開比
者聞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澌凜古森了葛金勒四峝係
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而毛伯溫論功之疏亦稱
臣建議復地召募驍勇太平府通判蘇廷瓛與臣書亦稱
初莫賊不肯歸四峝侵地彼與指揮王艮輔同往向莫賊
說稱林僉事奏草尙在袖你不歸地如何得了莫登庸懼
怕始歸四峝之地以此觀之則安南納款削國歸地固皇
上威靈丕振華夷與諸大臣恊贊之力而臣屢議雖不足
爲功亦可見其無罪矣而今乃以臣爲罪因之失官此臣

所以心不能甘而輒鳴訴於陛下也莫登庸畏臣獨至恨
臣甚深臣前在欽州莫登庸每對人言林欽州如何久不
陞去及聞臣去官舉國君臣鼓舞稱慶臣以誠體國爲夷
狄所忌又以建議平夷爲異議者所忌是非無兩在陛下
明並日月必有定臣之是非矣臣伏讀聖旨安南廢職不
庭本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譏議阻摇國是者比命官勘勦
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處分了何表賀之
有內外大小官員宣勞宜錄欽此又不須詔安南詔告天
下臣仰窺聖意似有未滿焉者陛下必以安南有可取之
機而群心不一聖志未盡遂以是爲未滿耳臣愚竊謂今
之安南雖未能收全功然比之前代與我國初其功已遠

過之而安南之不能收全功者則以郭勛之沮撓也何者
安南自分據以後宋人討之不克封之爲王元人討之不
克封之爲王我朝既已郡縣之復封之爲王今陛下兵未
入境而逆庸納款故地削國爲都統使分地爲宣撫司其
不郡縣雖未比於十三布政司已可比於雲貴之土官矣
陛下之功不高於宋元與我國初與安南之事陛下命將
出師已有成議將佐監督諸臣皆已差遣大將俟人衆屬
郭勛郭勛憚行隨唱且令邊臣撫勦之說其事隨爲之沮
及安南內變人心我屬勢如拾芥而諸臣舉兵臨境竟不
敢越滇南尺寸之地以收全功者誠懼郭勛在內勝之不
以爲功萬一少有挫衄構成大罪也然則安南之不能收

全功也亦有其故而臣之被禍也亦有所由矣臣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出處進退士人大節臣被論去官而猶不能已於言者豈急於求進而昧廉恥之大戒哉實出處之義未明求全之毁未雪故披肝膽昧死求明於陛下耳伏望皇上覽臣所奏勅下吏禮兵三部都察院查臣功罪臣如果官箴有玷勤勞無錄甘願廢黜無辭如或官箴無玷勤勞可錄乞復臣原職容臣以禮致仕則臣出處之義以明雖飮疏水沒齒永無恨矣

改正經傳以垂世訓疏

臣聞作經以垂世訓者聖賢也正經以垂世訓者帝王也以帝王而兼聖賢之事者伏羲文王是也故馬圖出河而

八卦畫龜文出洛而九疇敍以帝王而成聖賢之事者漢武帝宋理宗者是也故遺書求而六經完理學崇而六經明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德應河淸之運允文允武亶聰明而作元后克仁克讓敷五典而建皇極統嗣明而父子之倫伸郊廟更而大祀之禮成銘敬一釋四箴心法接百聖之傳重農桑正典禮著述掃漢宋之陋是以帝王而兼聖賢之事實宇宙百年之所希見蓋上天之所屬意懇臣之所仰望者也故敢以大學經傳之宜者獻於陛下請聖裁焉蓋大學一書孔子言之而爲經曾子述之而作傳其綱領有三條目有八帝王成身御世之道學者修己治人之方無不畢具聖朝建學立師以經學造士而取之於

科目是書獨先焉第以秦火之餘編簡散亂混於記載之中漢儒收之而未正宋儒正之而未盡至近世諸儒始取而更正之由是大學始爲全書收之未盡者如釋誠意置之經文之後此類尙有今在禮記註疏中可考此漢儒劉向鄭玄等之所見也正之未盡者如知止而后有定物有本末二條混於聖經之中而格物致知一傳獨闕今書肆板行天下士子之所誦習此宋程頤朱熹之所見也今之更正者謂格物致知傳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四章釋格物致知此近世諸儒董槐葉夢鼎王栢車淸臣宋濂方孝孺蔡淸之所見也臣取前後諸儒所定反

覆詳玩宋儒之所定委有未安近世諸儒更定義理周盡委無可議臣因細爲辯折以明其可從或者謂朱熹命世大儒萬世所宗所定之書似無容更改臣竊謂不然夫義理無窮非一人之言所能盡亦天地所秘未肯一時盡洩於人也故宇宙數千年聖賢迭興各自立言後聖有作尙有可言者焉精一執中之傳始於堯舜未發之中猶待於子思先天後天之易作於羲文十翼之傳猶待於孔子孔子以爲仁敎學者異商湯之克仁敬恕之功則前聖所未及也孟軻以仁義告時君異孔門之爲仁養氣之論則前聖所未發也無極圖說繼往聖而開來學氣質之性破諸儒而助孟軻豈後之作者賢於前聖哉義理非一人之所

能盡天地之秘至是始洩耳大學一書已經程朱所定近世諸儒又取而更正之諸儒豈賢於程朱哉亦義理非一人之所能盡天地之秘至是而始洩也必以出於朱子所更改不容復改則大禹之聖何以聞善則拜大舜之聖何以舍己從人朱子改易不宜舍程傳而為本義蔡沉註書不宜棄師言而自立說故執朱子之說而不欲更改者固非學者求是當仁之誠亦豈朱子所望於後學之意哉臣見方孝孺𢰅大學纂書後云聖經賢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所能盡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世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斯言也可以解庸俗之惑矣臣於是仰見天生我皇上之意

焉蓋宋濂等之所見正當我太祖高皇帝建學造士尊經設教之日是書諸儒欲更正而未果又當我成祖文皇帝表章六經命諸儒纂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之日亦未聞有以是進者迨一百五十年陛下應運而興又二十八年臣乃得以所聞於先正者獻於陛下豈苟然哉蓋斯文之顯晦有時大學之書出自孔氏一經秦火錯亂殘闕者一千七百年實反正歸全之期陛下應期而生全稟聖明兼隆述作實天以斯文付陛下是書之反正歸全蓋有待焉亦臣所謂天地之秘於是乎洩耳故曰非苟然也今臣將前後諸儒所定附以己見類寫成編名曰大學經傳定本裝績以進伏望皇上俯賜觀覽特賜裁正如果是書可全臣言不謬乞勅禮部改正頒行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司府州縣使學官以是造士科舉以是命題則千載未全之書一朝復全天下學士大夫無復遺憾皇上允為萬世道德之宗斯文主盟名與天壤共不朽矣臣平生所著又有四書易經存疑二書亦幷以獻俱乞勅禮部命官考究如果於經傳有所發明後學有所裨益亦乞勅禮部頒行為此將更正大學經傳定本一冊四書存疑一十八卷十冊易經存疑一十二卷八冊命義男林泉齋捧奏聞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四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書

與舒國裳脩撰同年書一

久欲與兄作長話昨者留都一面卒爾別去甚無樂於時也承惠詩譽奬太過不敢當亦未能和承教凡事只論道理不問利害眞有道之言愧元也未之能行也不肖忝從人於世恥落人後每念旣不能如往日諸賢大振作驚撼天下豈可并職守之常厭然喪之蓋拙見道理當如此不

悟反以爲罪是非顚倒一至於此使人何適從哉見得今人作事只是以一團私意包籠將去更不論道理何如上下交相助以濟其私號之以忠厚此是人心世道一大變不知流弊將何如也可懼可懼數日閙時事令人食不下咽賢者目擊之不知又何如然今日之事必有任其責者矣嘗謂祖宗培養人材百餘年而至今日不能分毫有益於國反以激亂不大可恨哉今元以已事置之度外以時事置之胸中登長崗望鍾陵恨不能下皇祖於九天學貢生痛哭而訴之吾兄之心想必與同也馳慕多時無從奉問因同年鍾天慶去聊布腹心

與舒國裳脩撰同年書二

前二僕去倉卒不及脩問乃辱拳拳照念足見兄之愛我不以形迹也往留都相見正以不及致意爲恨故前書言之來教云云足見相愛之心同也今日之事自是不容已當初已辦此一着今欣然受之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薛文清爲大理下獄今尚未至此豈以小小者介意耶來教云云正合我心朋友以善相責正當如此而士夫至有以相賀者要亦非也君子豈願有此只是犯手處放不下耳今攻我者又加以矯情干譽元初未有此然吾謂如今矯情干譽之人亦不易得夫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今人只小小利害已覺動心能舉千乘之國而讓之乎故曰不易得也聞京中更有一種議論口甜口淡俱隨他要之於我

無與也崔後渠司城素無半面不悟作意相向一見即倒肺腑迹其言論行事要是樸實頭下工夫非徒尚口說者求古人於今人此其的矣於吾兄尤深致慕可謂仁人能好人矣朱陸之辯近日紛紛皆所謂矮人看場者來教謂恐未實着力是也譬之金朱子如百煉之金陸子煆煉之功或未至要之皆眞金也今人則以銅而包金者耳何以論金哉本朝大儒薛敬軒而後吾取胡敬齋焉此伊洛正脈也嘗欲爲請官今後渠道欲爲請謚刻其書於大學來教拳拳又深多吳東湖表章之功皆不約而合要之此心此理到處同也東湖適去所寄使人追至江上及之已道盛意於彼得報即束裝但東西南北未知所命若不在窮

山大海之中信息可通幸不吝頻頻見教

與舒國裳脩撰同年書三

久不領教音塵埃滿腹矣寅想執事震艮惠迪踐履日熟探討日深他日所就自當不小元到官以來事事不敢不盡心至忘寢食期於行所志不悟稟性迂戇又不爲當路所容如今已作歸計古之仕者大以行道次爲貧也今道既不可行又貧無以自給不去何爲昊東湖崔後渠二公作意相念東湖千里差人因都府致書相問可謂知己矣家口先往揚州已當待命於此本去謝病本也竟爲所留不得已姑乘官去幸爲看詳千里投懷寸楮不悉尚祈照亮

與舒國裳脩撰同年書四

自泗水辭官屬時多難諸親友在亡莫獲的信心懸朝夕竊聞吾兄將以侍養歸乃庸爲慰茲聞守制家居江山迂阻弔問不通緬想音容徒增感悵常思宇宙之間相知無幾相知者又或千里睽孤無緣聚首此願爲雲龍昌黎所以歎也聞兄周禮已有成說往寄東湖老惜不及借觀今可賜教否元自杜門爲數口紛心似此等書亦會用意竟未能卒業亦造物者限之耳若得高論以開愚蒙又省力矣情事滿腹筆不能盡餘惟人便不吝教音是望

與鄭秋官與聚同年書

小僕到知執事爲我極口分疏又知合曹諸君有扶持之力故舊之愛義理之公舉見於是感紉感紉要元之所以有此者豈吾兄之所能爭與諸君之所能救哉其行止微意固自有在且不必言也况此事怪他人不得却是自家要做見得道理當如此合下便辦此一着今直順受之殊不介意此非虛言也古今天下如此類者多矣此何足言哉夫以岳武穆之忠秦檜以謀反誣殺其父子事有大於恢復者乎古今才與功有過於武穆者乎其顛倒一至於此世間是非若皆明白而無倒置則三代至今存可也故今日之事皆歸之天餘皆不必言也得信即束裝待命辯書兩上非有他望明心迹於天下後世而已貴寅諸君希道此意千里馳情寸楮不悉

與徐考功伯和同年書

小僕到致尊意及書來知執事拳拳懇懇於我雖生死骨肉之愛何以過是此恩何可忘也當日之事自是不容已故隨他千方百計俱挽不得志既不行只得求去今之調官欣然受之昔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蚳鼃諫於王不用致爲臣而歸古人所爭正在此乃至於被黜而引去今猶未至是在宋人固有自求補外者而今何足介意乎聞時論多爲之不平要之亦是承藉國家百餘年太平之福創見其事耳自古受冤鬱至亡身家終無以自白如岳武穆者何限而吾未至是也今只看國家運祚何如耳萬一不幸運祚當否如前人時節也終是有元之禍當不止此受禍者又不止元一人而已此則可慮也元今何爲釋章布爲

一官常恐寸心有負而今其庶幾矣但能使此心常如一日則平生事已畢至於升沉得喪俱是餘事不必論也執事純心偉識自是遠器大用當有日善自珍善自珍元今束裝待命辨書再上非有他說明心迹於天下後世而已千里馳懷草草不盡尚祈照亮

與鍾天慶理副同年書

小僕歸得執事自劾疏元心事白矣雖葛巾歸去樂也北調息至酷爲欣幸執事名位從此升矣元平生無他解惟志在生靈到州適年荒民父子相食大盜起於境悉心力爲之幸賴以安辱知都府不悟廵按有意相督過不得已始圖歸去豪傑之士豈能爲區區祿仕拘縶南山之南北

山之北固自有樂也家口以五月二日先往楊州十子登家已俟錢糧明白而後行量不能半月矣宦海茫茫未知此後有聚首處否感今思昔令人愴然執事其此同乎千里投懷寸楮不盡餘惟心照

復季明德同年書

小僕回辱佳惠骨肉厚愛詎容云謝來教備悉尊意謹紉謹紉傳習錄往嘗得之與蔡希淵黃誠甫諸友辯論往往不合要未實見得未敢易言也拙性最鈍凡看義理苟自無實見處和朱子底也疑覺是病痛平生頗欲云云棄置以來一切放倒兄在遷逐猶爾篤學可畏可畏承召誠裵素但武夷之約三四年俟了永春志當且赴之羅浮之遊且看明年如何耳人回復此不盡

彭城復馬宗孔同年書

去歲過徐承示送客詩愚竊有疑故不及奉復茲承手書下問又似未達鄙意者不敢不盡其愚詩謂吾心即道誰能曉竊謂心是人之神明乃一身之主道是人所當行之理而具於心心是心道是道不是一物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理義之悅我心見不是一物也夫心有善惡道無善惡心有放逸道則係於心大學曰正心惟有惡故有待於正也孟子曰求放心惟有放故待於求也若謂心即道亦可曰正道求放道乎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可曰道之官則思乎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曰

聖人感人道可乎似此之類不能盡書皆足以証心之非即道也又謂物外求心總是痴夫以物外求心爲痴是欲即物求心也然心是吾心物是外物物理具於吾心人當即心以求物如何即物以求心如其說將即鳥獸草木以求人心乎甚不可曉反覆深思未得其解若分析物外兩字爲二謂從物從外去求心似可通但物外兩字相連便是事物之外如區區分析終是牽强自古聖賢亦未有爲此說爲此學者憶陽明傳習錄非朱子解大學止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云至善是心之理曰事理當然之極是義外也兄之說或緣於此夫陽明之說蒙昧不通厚誣聖賢區區已不取今兄之說又似并其立言之意而失之必如

其說當改物外求心曰認心爲物云耳蓋陽明謂至善之理在心若曰事理當然之極是義外是非朱子認心理爲外物也陽明之說旣謬而兄又失之所以益遠而不可通也陽明之說亦精辯之萬物之理皆具於心必求諸物物通則心通矣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至善是事理當然之極此理則具於心非外物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皆可証也陽明以朱子事理當然之極之語是認吾心之理爲外物非厚誣乎今以曾子之釋至善言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夫君臣父子之類皆物也釋至善而語此必如陽明之說則曾子之釋非義外乎似此之類不能盡書皆可以証陽明

之說之謬也又謂優優三百三千發育何曾有間時竊謂此語尚有爭差何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道發育乎萬物三千三百之禮文皆萬物之類道之所發育散見也今失道字只言三百三千發育則是禮文之發育散見不見其爲道又優優大哉本指道乃加諸三百三千之禮文非爭差乎區區之所疑者如此以兄未能釋然於予言且以切磋參証相望故敢盡其愚於左右非好辯求勝也惟兄虛心反求一去先入之言專求諸已不靠人胸中當自有得於區區之說必無疑矣幸垂俯察毋徒遐邈

與門人卞子登舉人書

往歸自京舟中多累受之者良不自安施之者想無毫末也邇時用功何如僕近以奉職見劾於石峰杜門已兩閱月閒寂中不無想念嘗約秋間欲見過今不知得否袁美之亦在此僕東西南北未知所命後會未想在何處若能一來更佳令師趙憲副先生聞古君子也邇因石峰人又道及之欲爲好人不得爲好官信然忙中不能具書希道鄙意僕若幸得角巾南歸當泊舟金山訪先生於水雲沙鳥之鄉瞻有道者氣象以慰邇來景仰之私不知此願得遂否寸楮不悉

與門人陳章二上舍書

別來餘二旬心神寤寐猶在三山之北乃知古人幷州故

鄉之句非虛語不知此後尚有到天涯日否也區區在任餘二年尚恨欽民不率教化痛加罪責復自嘆有商量無計化民頑多負朝廷五品官之句不意去州之日軍民攀轅走送垂涕者載道雖平日在責戒者亦然始知欽民未爲不善其不率者乃區區之誠有未至平日之憤怒罪責者非也悔之晚矣古人云無好人三字不好加人誠然乎哉幸爲我謝諸人使知區區悔罪之意也特三年中以安南事纏縛者過半加以豎造之勞不得與諸生時時講論課其職業使欽江文物異時與瓊海並是則區區之罪也尚賴諸君勸勉諸子努力上進以補予過餘情寸楮不能盡幸照亮

復京中故人書

客歳小僕志興回承手教拳拳垂念是見骨肉至情感激曷勝中心藏之耳中有委曲行道之說未喻厥旨志興傳致尊諭且示以朝報命元速上獻考入廟之疏斯言也信出於執事乎否乎使不出於執事斯巳矣如果出於執事誠爲至愛但元尚不能無疑元平生因不作希世取寵之事故至今日豈以中道改節乎昔與張羅峰共仕留都相與甚厚屢以大禮相援元以福薄不足以致遠辭是時未有方霍二公也及謫判泗州張羅峰桂見山奉詔北上又親至泗相援元以既得罪不可言大事辭是時未有致齋久庵二黃也使在留都能從羅峰之招其位當在方霍之

上矣使在泗州能從張桂之招其位當在二黃之上矣而皆不能此元不能希世取寵之一驗也入佐大理南北五年遼左兵變責不在我隱忍不言非特免禍且可大升元以朝廷紀法所在不能隱忍犯忌諱而爲之而有廉欽之行安南之事舉世所不欲爲元之位卑又無任大事之責特以安南本祖宗中國故地又有可取之機故不量彼巳犯衆怒而爲之卒招意外之謗而落讎人之手使在大理不言遼左之事當在半洲之列矣使在欽州不言安南之事必無今日之禍矣而皆不能此又元之不能希世取寵之二驗也夫當此四時皆可以取大富貴而無禍患又非有以逼之使爲而元皆不爲豈今日失路而反爲之耶使元之歸也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猶不願爲況未至此耶此僕特命進田本與盤費銀十五兩日食脚力俱資傳近山親家乃舍木不進空手而歸不知何爲詢其故乃云云可怪可怪陳滄江行聊因奉問兼布懷抱餘不及悉

與興節推汪可亭書

示及文事足見所學所養令人敬服其於斯槩未有得竊嘗聞之矣大抵文忌艱深艱深則過文忌平易平易則不及盤誥之文近艱深典謨之文近平易然皆其自無窮其言足以法故夫子删經取以憲世今之習爲艱深者不過使人不能以句而其意則淺正坐楊雄之病其爲平易者

則又言輕而味淡語陳而意淺使人讀不終卷而厭觀此於典謨盤誥何有哉今海內推大家者二人曰李崆峒何大復二子雕辭鑄意刮陳去新力挽頹風以還之古似足爲一時文人矣然考其所得典謨巳乎盤誥巳乎予皆未能知也篔墩文集懷麓堂稿在京時人多相惠輒博他書今思篔墩是箇窮理之儒於經言多有裨益處嘗欲求觀不可得所惠實獲我心厚感厚感退居下邑交游甚寡過門頻頻重辱賢者感激又當何如人回并此奉謝筆不盡言尚容面既

與吳思齋書

前月中林宏載家人臨行倉卒附書未審達否八月初又

得令弟傳語人報云足下已復原職至今未得的信企想企想然此有命存焉不足爲欣戚也大丈夫所以垂名不朽固自有在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外此一種紛華世態皆不足掛人牙頰同之釣磯垂名千古而蔡呂輩當時極氣焰可畏今亦安在更當益勵初志勿以小阻自怠聚芳搖落而松栢獨茂始爲天下奇男子也方今天下士夫皆避足下之敢言而獨立不懼矣抑僕聞之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不以已之所能者病人恕故不以人之所未能者愧人故賢者敬而不肖者亦樂就之伯夷之介下惠之和皆可爲百世之師孔子之道行之萬世無弊者亦惟兼清和而時出之近世薛敬軒先生亦云立得脚定

須以寬和處之足下宗孔氏而素慕敬軒不知亦有味於僕之所聞否也向承惠羅圭峰續集讀之多不能句然喜其奇險超絶勉强讀之至不忍釋手信乎金碧丹砂雖不切於日用而實物外難得之奇寶非小小家數所能彷彿其萬一也竊嘗評之入國朝來理學之工者蔡虛齋詩學之工者陳白沙文學之工者羅圭峰直使後人嗟嘆不復措手嗚呼僕讀虛齋之書老矣但覺其汪洋淵奥尚未得其門逕間有得一二層意處則又欣然忘其歲月之老大近欲摘裳引中有補於集註本義者別爲一書以取正足下疎懶之餘力未能就也工詩文二者雖非學者先務然亦不可廢竊意詩當主白沙而參以老杜晚唐諸家似傷於點綴湊合殊失胸中渾全之眞趣姑在所舍作文當依朱子教人只熟讀司馬韓歐三大家自當有得前輩又謂賈浪山推敲二字有何深意弊弊一生精力至此蘇老泉閉門七年只學得古人聲響則是學問尚有大於此者足下無一言以教我乎漢馬伏波曰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僕老矣竊嘗以是自勵不忍遽自抛却凡百可以輔予之不逮者勿厭南下切望切望

與程舉人黙書

舊歲幸挹光儀接高論實獲我心信宿別去不能盡所欲言常以爲恨玆承來教乃獨蒙過信何可當何可當僕平生無大見解但見斯道在天地間雖若甚近甚易至之甚

難孔孟學絶由漢至唐七八百年其間大儒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四人耳四子之中楊雄不必說王韓尚有可言仲舒爲巨擘然僅得爲孔門之游夏有宋名儒群出分漏講學向夜計過窮年矻矻如賈人逐利終日奔走道途迄無寧居求之若此其勤然計其終身所獲有至者有不至者至者甚少不至者甚多也今之爲道學者平日不聞窮究實踐之功一旦出來便巍然以孔孟自任前無古人其徒之相唱和者亦不聞窮年積累之力偶然會合數語相投便謂顏曾復出若使道如此其易則漢唐七八百年間不應如是空缺有宋諸儒數十百人不止明道可比顏子也故竊意其所謂道學者皆虛僞不情未必有克已反躬

之實正所謂澤中之羊蒙虎之皮者耳豈能眞知實踐無愧於古聖賢哉執事見道不惑自不可及尚當反之於身淸心寡欲未可只作一場話說也使回草草復此尤望人便不吝時時見教

復鍾芸溪亞卿書

金臺別時以事絆弗獲奉送至今爲恨嗣聞有內艱江山阻隔未伸吊問又歎包友到承手教獲詳動定兼見情況殊惻達悵區區再罹遷謫亦不自量之過非能直道也君子不以爲狂爲罪幸矣此州遠隔中土其民愚而野人才亦間有之但性習已成多不力學區區亦極力振作第德薄未之能變爾做美官無可紀不若做辛苦官有惠澤及

物芸溪之言名言也第愧未能承當耳執事功成身退當有著述以垂後進退兩得其道乃爲完人區區東馳西走白首無成不足爲知己道也包友去聊布一二餘惟厚自愛以延遐祉是望

柬吳東湖亞卿書

病居弗獲奉問滿一月矣頃接月湖公柬謂近稿本朝理學名臣錄二卷在執事處命取視之又以虛齋事實相托足見此老用心矣其終成厥美又若有望於執事者想必有處也所賜先人墓表且於執事有辱焉不肖父子何以克堪邇聞元事有貽罪執事者數日心不自安夫恐人而必及其所親此是俗態況其間有不可言者想有道者不足介毫末也墓表及柬一并奉覽理學錄若覽畢幸分教病中不一

回海北道王僉憲書

承明文推委甚感知己不謂忽染患病弗能承任使亦命也所收人員已行申報未盡事情次第陳之據來文欲伴送勑使徑入安南境內查勘不入貢緣由反覆深思殊有未當夫安南之國爲逆臣莫登庸篡據黎氏奔據廣南陳氏奔據京北遮塞入貢之路安南所以不入貢者職此也今勑使往彼查勘必於黎氏然阻於莫氏不可及也若於莫氏則求貢正彼之本心若因而與之則名義不正朝廷必不爲也不因而與之必當興師問罪然莫氏據國三分而有其二必不肯束手還國黎氏而我始費手矣若姑置

不問則朝廷益失其尊尤非也以此觀之勑使往勘於事非便爲今之計惟當申稟軍門且留勑使一面具奏朝廷以待詳處然後事出萬全策之善也且本職以多病孱弱之軀若使坐而運籌一得之愚間或一二可取若使伴送勑使遠涉瘴癘之鄉豈有生還之理且前項事情以愚見度之只是如此又何用智謀之士運智出奇哉萬惟體悉戰慄待罪

寄謝徐少湖提學書

昨者承賜詩篇重以手教伏讀再三情義俱到顧踈庸何以堪區區植性迂狂再罹顚踣雖聖賢動忍之功未到亦

義有不容已者窮通得喪志願先定玆順受之耳困亨高論實獲我心敢不佩服自獲罪來耳目所接士夫君子罔不留情肺腑傾倒孰有如執事者百年知已信難其人何幸於今見之區區取友天下餘二十年落落無幾玆得執事可以慰矣斯須作別襟期弗獲盡敘别後不勝拳拳玆因人便聊布腹心情長楮短臨風悵悵

謝白代廵為建牌樓書

家人齋到臺檄捧讀再三驚愧交集元疎狂獲譴萬死投荒罪無所逭乃過蒙獎與若古之人其何以堪宅里之表當世鉅公或不可得乃獨叨冒尤非意望所及夫不虞之譽非望之福世固有之好賢樂善出於至誠若大君子世

幾見其人哉銘刻銘刻相去日遠無由奉謝特命豚子薄致下懷情長楮短不能一一餘惟善自珍攝以膺大用是望

臨清舟中寄董中峰侍讀書

執事才名滿天下元從天下之士竊斗山之仰亦既有年矣昨至京師幸獲挹道範聽德音而所得乃有出於平生所聞之外者此元之改心易目益起敬稱盛德而不能已也奉別以來不盡馳戀日者不量淺深一見郎以蔡虛齋不朽事相托乃蒙欣然為已任夫述德昭善固太史氏職然不知其人未有不反為其人之累者惟執事之賢足以知虛齋故元敢以其事請幸為之百世之後知吾清源有虛齋者皆大賢之賜也敢忘敢忘約以舟中紀其遺事備采擇適其子思敎同南歸備述其先人言行托為序次乃據其所述及元前後所聞於人者互相參考撰虛齋行狀因錄奉寄踐前約極知淺陋不足發虛齋之奧塵大賢之覽姑存其平生事以備采擇爾

謝董中峰宮詹書

京師别後弗久罪譴信問遂稽然懷德之私猶舊退居來分甘棄置邇接伍進士備道愛助至意乃知菲才猶未見絕於君子生死肉骨恩何以報夫吾人所恃惟公論爾公論既伸於天下飯糗茹草終身甘之夫復何恨朝露富貴迄歸於盡人或以此喪平生惑矣道喪文弊斯殆其時宇

宙內事疇其任之執事正論卓立以扶吾道元之望也寸楮不能縷縷餘惟心照是祈

謝崔後渠祭酒書

元也於執事誠願識荆者也無何以病阻輒辱輕身以先何德以堪此方負施報之歉未有以致吾情乃重之以寵貺又何德以堪此於是見執事輕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輕而元也則未足為有道之重輕者也惶恐惶恐所賜郡志未能盡覽粗讀敘論令人塵去滿胸面目豁然太華滄海之觀蓋執事之教於是至矣欲俟面謝惡其遲而無禮也謹脩寸楮庸致寸衷言語之外尚祈簡照

復崔後渠祭酒書

平生所學正要此時驗若此關打不透平日所說俱是空言不濟事來教無任至愛所以鞭策之者至矣敢不勉敢不勉聞欲裁定大禮議以垂世甚慰鄙懷因發篋所收廷議私論納上以備删采黃某近纔相見雖未盡談論看渠舊習仍在如今人多無志纔有志便從那一途去不知何也甚可惜闢邪放淫執事誠不得不自任大學道教之本也本正則末從之矣草次奉復不悉

上林見素尚書書

元之謫官分所當爲心所欲爲不敢怨天不敢尤人但聞京中讒說盛行至以特立相信如叔父亦有性急不遜之疑不免於投杼此則不容不辯令不及詳悉姑以畧節言

之元之於石峰也六月念六日一講不合引退俟念八日再講不合卽引疾向後石峰連日發急欲了事因鍾寺副朱評事不奉命憤怒而訴於刑部吏部此時元已家居不聞其事只是石峰被御史執着自忪迫爾豈是元激之而元何嘗不從容乎則謂元之性迫不遜者非也使元果有過石峰何不登時發怒叅劾却引延旬日使人反覆游說以冀元之變志待其不變然後從而叅之初一日楊進齋冢宰公以鄉曲吳東湖亞卿公以相知俱爲石峰來相解只問事可將就否不問其他可見石峰初不以性急不遜罪元也本將發之時初六日史文材等三人以其意來相諷說王都諸老謂吾兄祖述林志道郎中抗拒堂官風不

可長欲加痛懲亦冀元之變志不問其他本既發之後敝泉林蔣二員外又留本以相勸冀元之變志亦不問其他此可見石峰初不以性急不遜罪元也方講論既退顧寺丞語石峰他所執之法我壓他不得老先生還要央寄他石峰因使鍾寺副傳意纔間我見他聲聲說朝廷句句說法我都是無朝廷無法了我所以怒但我平生無毒他若從我我依然又好他是我鄉里有學問我何等愛他我事事都從他豈此二事不能從我見素書來十分稱道他但云韜晦尤佳此事若行便是韜晦便全他盛德卽此觀之亦可見石峰初不以性急不遜罪元也據此數端皆不見元有性急不遜之罪如今所劾者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

無辭耳詩曰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人心焉數之元願君子之辯之也要之石峰初無他只是無張主爲人所罔初被人哄說元先有叅本慌忙以問屬官白寺正等力辯之纔而王都哄說便是他無本汝以堂官而不能服屬官何以解言者之口遂爲所嚇而操戈焉此可見劾元者非其得已往與志道兄書謂石峰若虛舟把舵者過正謂此也本既發數日見泰鳳山參贊道近爲屬官抵抗如今被我叅了泰公問爲誰曰林希元寺正公曰噫老先生誤矣他名士也可叅之乎石峰始錯愕不知所爲后漸悔恨然已無及矣往與志道兄書謂欲悔則無及歸罪則不敢者正爲是也夫據所爭之事今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是

非元不待辯卽其所爭之語皆鄙俚不經之恐傷長者今略言之者是非未明急於分疏非欲彰人之過也小僕又傳尊教說你主人都稱道好今如何不做好甚矣叔父愛我之深也其云云則投杼之類也元只爲欲做好故有此事爾若使爲聾爲啞吾知免矣其如不好何叔父一去千秋白璧完於今日士論翕然歸重平生所樹立卓卓如此小子安敢望下風但自求寡過以無負大君子生死骨肉之愛如斯而已今却以曾參之謗致疑又不自明以慰母心恐所謂子絕長者之過將自有在故不能已於喋喋也今公論騰湧謂不爲希元惜只爲國家天下惜素翁若在必無此事及聞叔父與石峰書有博大長者不能相容

之語士夫傳誦以爲快以人心推之叔父之愛元者豈其私哉天下之至難者在於死生之大節古人猶謂鼎鑊甘如飴至於謫官何足爲事往當與黃後峰談論謂元獨欠先生一節至今未能放下後峰謂吾輩但隨遇而行不要有心便是然則元之所欲爲者猶不止此彼欲以讁遷而挫我者豈爲相知哉然此但可與叔父及志道兄言之也今聞謫判泗州亦只是以初心去做至於不得則有去而已前輩謂今士夫只是怕寒餓死元想便是棄官去亦豈有餓死的道理此元之志也情緒滿腹寸楮不盡惟執事覃神一覽小子不勝幸甚

與王藥谷中丞書

前閱手教知執事當此時猶不廢學此段意思豈尋常可到無限欣仰元平生頗有書癖不幸生長海濱少不接中州文獻又遭家多難年二十一始獲就學鄉有先正蔡虛齋竟不及遊其門終身爲恨求師當世洪筆麗藻之士則不入於理家談道德者又空虛詭誕之溺而無用不得已求之於心亦時有見然知音者希裁正無人重以疑惑爲心良亦苦矣邇以鄙見求正高明乃獨蒙與可私心之喜豈特知己之故實得朋之幸也對面劇論尤爲至願寒食考滿北上此願想可償矣竊謂執事有所得亦宜隨手筆之以備他日參考庶道理有所發明緣這道理無窮不是一人能見得盡亦不是一家事拾遺補漏固前輩所望於

後人也然紫陽之學占得地步大未可輕議其遺缺處要亦千百之一二耳元所以不敢盡同於彼者亦拾遺補漏效忠前輩之意非敢故爲異同也執事以爲何如久欲遣人奉問公私交奪遂爾蹉跎玆聞作室新成因遣辦事者黃金奉候起居兼致賀敬寸楮不盡所欲言餘惟眠食爲道加愛是望

復吳南溪僉憲書

當路政聲自吾鄉大夫士以及走卒下吏至留都者無不嘖嘖譽道盛美賢公卿如素翁後峰又稱頌不置因念世有若人而不得一投交是一大欠事迺者辱書物過從惠問而再致意焉拜領之餘三復教言竊自喜復自驚愧何

執事好德心多輕於虛譽之信忘勢位百里馳書一泉南鄙人之爲交也元生長海濱孤立寡與不偶者十五年人間辛甘苦樂險阻艱難蓋嘗之而備幸所植不以是推折反得力焉惟是平生善善惡惡太欲明白凡事惟直遂無顧忌故雖見喜於君子而嫉之者甚衆蓋自居鄉家食而已然矣應詔所陳當時亦偶爾不意當世君子類以爲知言過從長者之心被以朴直之譽如執事者於鄙陋尤拳拳焉捫心察色惶愧實多然承人之譽而起欣慕勸勉之心抑亦君子教誨之所及元雖不敏敢不發憤努力以從之繫官於此末由挹光範接淸論以慰平生景仰之私徒結心神望聲光於夢寐想像而已執事倘不以所見不如所聞之外便中無靳一二終惠教之則雖數千里如合室而處對面而談所以扶植成就之者又不在於面不面也恃愛傾倒情性不覺煩縷惟在照亮

與霍渭厓宮詹書

客歲兩奉問諒俱徹左右前得西樵自明即報內有執事不知起事之端及方知衛處得俗牘解乃知初無來歷世態炎凉一至於此可惡殊甚然於君子何損也計此時琴已成聲雖執事志在高尚然漢有汲黯淮南寢謀朝廷於執事想未忍遽舍也元前此尚有當世之志所論王政大略可見今萬念頽灰矣羅峰此起朝廷尤相注念但不知尚能振作以荅聖明償其所志否夫求治不得其要與不

求治同㒵時不再元每誦此語未嘗不爲古今英雄惜也執事以爲何如情事滿腹不能縷縷餘惟人便不吝見教切望切望

復羅整庵冢宰書

留都接教音歲月云邁未及奉答許序因知記亦未能踐約雖車塵馬跡竟日忙忙實大君子之教未能了了有難致辭也玆以狂言獲罪南遷舟中無事始得取先生之書從容檢閱雖未能升堂觀奧盡得大君子之用心宮牆外望大都亦得其一二也乃撰次數言庸塞前責極知鄙俚伏冀改教理氣兩字實難體認先儒理墮氣中之說誠可疑執事之辯是也然理一分殊之論區區輾轉深思竟未見落着更俟請教聖人作易以冒天下之道只一卦一爻於萬事萬物蓋無不該至繫辭則拘滯而不可盡通矣如乾卦元亨利貞則只吾人可用耳卦象所廣如馬龍金玉之類可通乎故序曰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者此也大傳繫辭焉以盡其言又當別看難例論也旅次匆匆弗及盡述因王撫州之便聊附寸楮庸布腹心餘惟隨時爲道加愛以膺遠福是望

與潘石泉總制書

自金陵別後歲月冉冉忽覺四年元遠謫天涯雖自作弗靖要莫非命也執事向日固先言矣於今安之耳敢怨尤哉往諸老欲以閼局相處元固求一州自效乃在荒野凋

殘之邦補漏支傾日恐不及雖不能有所成就然猶得盡心所事以報所天覗往日隨行逐隊京塵中猶似勝之不知執事以爲何如也前差吏奉迎至今未回莫領音教兹遣官遞須知因脩寸楮奉候動定兼布腹心山嵐氣重幸厚加攝以凝多福餘不備

與倫白山司成書

金臺别時承無限厚意圖報未能茅藏諸心耳歳月冉冉忽覺三秋人世局面凡幾變吾人聚散升沉又不論也聞榮擢成均聚海內英才而育之丈夫事業無過於此者何樂如之區區進寸退尺白首無成不足爲知己道也向求一州自效本欲發憤圖蓋前愆不意此州久隔化外經理

獨難力不從心益增罪愧拙稿二冊在渭崖先生處可取覗之其中可否幸因便見敎俾毋底於罪戾是過厚之愛也寸楮不能多及餘照亮

與黄久庵兵侍書

往時頻辱手教黄奉到又承寄聲知不皆常在記念感感近讀明本心及羅峰乞迴避疏知執事與羅峰不合之故得大同撫賑報又知聖明向信在執事正君子可行道時也甚喜甚喜然大同之事關係甚大近則一代治體遠則萬世是非於是乎在又不但若唐宋維州之取舍已也不及今講求眞是非所在處置一差治亂之勢一成使萬世之後議論其是非何補於事故今不吝費辭嘖嘖於左右

者誠欲辯之於早不爲後日之無益也按尊疏謂張其力主征勦之說臣恐大同乃國家城鎮云云再三言之用是知羅峰所主在征執事則撫也但不知執事之不主征是有見於大同之事不庸征乎抑不可征也若謂不庸征此則可說若謂不可征此則當辯請詳之夫論是非者必本之於理與其事之可以善後與否也若於理不當其事不可以善後以之爲是未也今夫士卒戕殺主帥事必在討其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往殺巡撫許銘張文錦姑息不治積習而至今日則撫之不可善後又彰彰明甚也以此觀之但見征之爲是撫之非是也若謂不可征不能征不得已而行姑息之政以圖目前之安尤非也夫征之誠是

矣然征之不克而至於僨軍殺將何也曰此非征之不是不善征也何謂不善征使朝廷之初聞變也持必征之議從容以圖之撫帥且不易陽以撫輯之事責成之而陰爲之計如元初疏所策當不遺一矢而功可成遽爾出師遽易撫帥使賊合謀致死以抗王師此一失也使制將皆得其人臨敵出奇不以攻戰如元再疏所策則舉兵雖涉倉卒勝算猶可坐收乃犯弟子之戒卒取輿尸之凶此再失也失此二着大事遂誤故曰不善征者此也因其不善征而誤事遂謂不宜征猶因急食以致咽而謂之不宜食也而可乎夫撫之固不是矣今而撫之尤不是也何則人臣將則必誅況不止於將乎前者雖云戕殺主帥然未抗拒

王師論以國法已不在原宥之列今事勢至此乃從而宥之則國法何以伸奸雄何所懲萬人之寃何以雪將見朝廷政令不行於一方諸鎮效尤天下大事從此去矣其可乎且招撫之說起於元季是時國運將終群雄並起力無能爲不得已而出此然當時已有將相奇謀只是招之議前輩亦謂元失天下招安之策誤之今國家全盛不比元季瑣瑣叛卒非若谷珍乃引吾可與大有爲之君而行亡國之事可乎故曰尤不是者此也故羅峰之失不在於主征在於不善征與不能持初議執事之主撫前既失之而今益失之也然羅峰之失執事爲之也夫何主征勦之議功久不成而人言起主心疑羅峰於是不能持矣故曰羅

峰之失執事爲之也眞是眞非豈有外於此乎要此事是非亦甚明白遂之人能知之執事豈得不知然必出此者執事之意亦以其事之難不得已而爲是耳愚謂此大非也天下未嘗有難處之事事尚有難於此者唐之征淮蔡也功久不成師老財匱民間至有以騾代耕者當時議者咸請罷兵主心方疑此難也裴度獨身任之卒能平蔡擒濟而收反正之功今叛卒之強未如吳氏國家之困未至李唐猶易也乃無以處之而出不得已之計何與更有難者如孔明以未集之蜀而當曹瞞強盛之勢謝安以偏安之晉而當符秦百萬之師然卒扼魏破秦自立於艱難之秋使敵人有畏蜀如虎之識風聲鶴淚之恐今以國家之

全盛不能集一矢於賊目乃載書輸帛垂首而奔城下之盟何也必如所論大同非比賊窠可以必攻急攻則人皆爲固守攻破則是自撤藩籬然則天下叛軍有如大同者皆不可攻耶萬一叛卒狃於常勝此後復殺撫帥如張文錦李瑾亦曰不可攻而不攻耶殆未通之論也使當太祖太宗盛時必無是事萬一有之亦將如斯而已耶未必然也君子之謀人國也必出於萬全然後可以爲忠今日之事可謂萬全乎然此不忠者之所爲耳執事以赤心報國自誓夫豈不忠者然必出此何也毋亦意見之差以是爲忠耳夫意見之差而至於誤國家之大事其心雖忠猶不忠也可不愼與如必以此爲忠愚敢明其不然何也刑以

討罪兵以勘亂天之道也國之經也違天之道棄國之經而欲已亂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則唐以姑息而失河北元以姑息而失天下何也故愚敢明其不然也人生天地間必求所以自立執事平生所自立者何如今日之事關一代治亂萬世是非正執事自立之時也若此處一失平生所自立者從此壞矣可不愼與或者謂今日之事大勢已成雖欲爲之亦已無及不可復望於執事愚謂不然及今猶可爲也夫何大同之事元嘗考之而知其巓末矣其始也本不煩征勦只可令制帥處之聞之宋以賢都憲其事本起墩臺二十七卒之狂呼五堡之軍其間雖有一二仿使之人其惡未顯其黨又少也主帥既殺堡軍悔禍亦

既討賊以自全潘景哲之所處亦稍靖矣再俟幾時首惡可盡得也以賢與岳晉陽且知之劉汝澄身爲制帥豈得不知乃倡爲征討之計而誤國家大事何也功名富貴之心蔽之其他有不顧耳劉汝澄貪功倡議以誤廟堂廟堂之上輕聽不察而爲之誤則大同之事劉汝澄實當禍首如使用兵有法應變有方舉兵雖曰已誤制勝能出萬全其功猶可掩過乃一籌莫展尺寸無功使萬人之命傾於水火尤可恨也汝澄已矣尤可怪者樊孝夫也當逆賊開門獻馘納欵之際若能察機覩變以靜制動乘彼詐我之機運吾取彼之計使疾雷不及掩耳豈不立收奇功乃束手輕身受侮狂卒羞玷君父自失機會寧不大可恨與銓

曹之所特拔朝廷之所特任者何如而乃如此也今日之事大勢已成元獨謂尚可爲者以黃門一疏朝廷差官查勘猶有可爭之端也然其機要密其策要奇其事要有名竊謂執事之往也宜以賑撫爲名陰求眞正首惡密爲取之之計不責効於旬時不拘拘於繩墨將見往事雖敗於豎儒幹蠱猶幸於有子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故曰及今尚可爲也夫佳會難逢良時不再此正執事赤心報國之秋立身揚名之日也若仍執舊鬪再失大機元恐後之恨今猶今之恨昔也可不勉夫可不愼夫愛人者必納其忠進言者必度其宜故曰忠焉能勿誨乎可與言而與之言元既知執事猶有忠愛之心故忘喋喋之繁而獻願忠之論惟執事求所以自立量區區之平生虛心以受之審愼以行之國家生靈不勝幸甚

與周石崖提學書

希元平生不自揆量毎以天下國家事自任遂致覆敗退居林下鄉國兵荒之禍猶若在躬遂至取怒當道讒謗蝟興及夫身蒙大難求救軍門不惟不救反施下井之石其禍皆起於以天下國家事自任志無間於隱顯致然也日承甌東公書謂希元進退之間一味俱是任底意思在是非之端亦由是起又聞執事以甌東爲知言且謂元平生大槩與霍兀崖相似兀崖是做成的次崖次崖是做未成的兀崖斯言也可謂善論人物不特知希元之平生亦知

兀崖之平生矣然希元安敢望兀崖執事毋亦愛其人而溢其實與元於兀崖氣味相似故平生雖無一面之識而千里投交方落泥塗之時雖平生相知者皆如路人兀崖與方西樵二公一旦得路隨極力引手此豈可以世俗恒情論哉大禮安南之議元本與兀崖相同然希元不爲大禮兀崖不爲安南者各自有見又其事與所遇之時亦異故成敗頓殊此所謂賦命不猶成功者天非人之所能爲也執事之論實前人之所未發元之妄行取困已有甌東之公案矣敢不自承服甌東已轉嶺南遣人致賀因附寸楮聊佈腹心倉卒不及盡敘餘惟爲道加愛以需大用是望

復項甌東屯道書

驛中遞到尊翰伏讀再三具見相知至意元不自揆量志在天下國家故自入仕至家食一念憂國憂民之志不以隱顯而少衰初歸自泗州遇海冦作梗獻策當道不用及起提學嶺南隨有巡海臯臣海道移劄滓城設安邊舘之奏歸自海北遇連歲兵荒又以救荒弭盜之策獻當道雖不見用然於人已不無少補自謂平生陰隲及人最多宜善報也乃有流賊之變朱都之禍天人之道至是皆反常矣然强盜突如其來闔門八十口能脫虎口又不可謂無天道朱都之譖人謂禍且不測而竟不行又不可謂無人心君子所恃以為善而無恐者惟有此耳抑不特居鄉如

是在位亦然初持評南寺法司賣法本寺卿丞皆容之元獨不容是以忤長官而有淮泗之貶入丞大理邊軍行叛舉朝皆容之元獨不容是以忤當道而有廉欽之行安南不庭公卿有位之責舉朝皆不欲也元獨欲為中國復境土為生民改左衽是以觸時忌而有褫官之禍今追思往事凡昔之所為皆理之所當為衆人皆不欲為而元獨欲為之是豈其性與人殊與必有觸目激中而不可解於心者故昨者居鄉之事雖非於當道親戚朋友相戒而不為稍變度者志固自有在君子可以諒其心矣居常自論平生妄謂頗類伊尹今來諭謂元進退之間一味俱是任底意思何所見之同與可謂百年知巳矣又謂古人用行舍藏之心發皆中節之妙尚是隔一兩重公槩元自想亦是如此可謂切中己之膏肓矣其謂外此非所以議公𨚫有議焉或亦任處有以致之於我心又戚戚然使自海北歸來鄉國兵荒蹔之罔聞如張凈峰家被冦盜之禍絕口不言今日是非何從而起不特是也使在大理不言遼左之事使在欽州不與安南之事豈有今日乎夫成敗利鈍聖賢不能免使孔孟遇此必更有處不若元之妄行取困也故來論尚隔一兩重公槩此言不敢不承服石崖公謂元做未成之兀崖誠為確論兀崖於元無平生一面之交地之相去又數千里當元落泥塗之時雖素稱相知者皆若路人兀崖與方西樵獨力引手非聲氣之相同而何以得

此與後兀崖與元同朝亦極相善真有古人金蘭之契故大禮安南之議所見相同然元不為大禮兀崖不為安南者其間各自有見既而成敗頓異此則所遇之事與時不同所謂成功則天也自古英雄豪傑坐此困者多矣寧特元哉謂屯田事宜仰見的定為國家生民至意經綸手段惜未及見其成而去然執事無罪落官故物未復此地既非所以處公此轉又未足以盡公元之所望於執事固未止此也尚祈為道加愛以需大用憲節未審行否謹具菲儀專人聊致賀私寸楮不盡所欲言冀僃亮

與翁見愚別駕書

天下事有義不當為而冒為之言之則起人疑不言則貽

民害與其不言而貽民害寧言之而起人疑此仁人不忍之心若今之攻佛郎機是也佛郎機之攻何謂不當為夫夷狄之於中國若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刼掠我財物若北之胡南之越今閩之山海二寇則當治兵振旅攻之不踰時也若以貨物與吾民交易如甘肅西寧之馬廣東之藥材漆胡椒蘇木象牙諸香料則不在所禁也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猪鷄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刼掠我財物且其初來也慮群盜剽掠累已為我驅逐故群盜畏懼不敢肆強盜林剪橫行海上官

府不能治彼則為吾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據此則佛郎機未嘗為盜且為吾禦盜未嘗害吾民且有利於吾民也官府切欲治之元誠不見其是今以近事明之虜掠河泊官印虜崇武千戶南日山官軍索銀於官府一日殺小嶝與民一百七十餘前後焚燒深扈居民數百家殺死數百人焚張都憲之家殺其叔父虜其子女刼其財物此海寇之患也詐稱都府之兵毀龍亭犯城郭虜刼鄉官子女財物殺死人民不計其數此山寇之患也佛郎機之來於今五年矣曾見有是乎無是而欲攻之何也佛郎機雖無盜賊刼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為無罪然其罪未至於強盜邊民畧誘賣與尤為可惡其罪不專在彼而官府又

未嘗以是攻之官府之攻起於殺死番徒鄭秉義而分其屍其攻亦未為不是也然以彼之悍勇輕生欲殺其十人非償以數十人不可大約機夷之人不下五六百欲盡滅之非陪以千人不可然捐千人之命以陪無大罪之夷亦仁人所不忍也捐千人之命能殺五百之夷猶未失也倘捐數十人之命而猶不能殺其十人反為所殺計其失不愈甚乎是其利害之淺深輕重尚當較量也若不量利害之淺深輕重而必欲攻之恐所得不償所失其禍當有大於此者元於此籌之甚熟未嘗以夷為盡無罪亦未嘗以為有大罪未嘗以夷為不必攻亦未嘗以夷為容易攻故嘗作佛郎論專罪容保交通之人以攻夷責之俾自為計

既獻攻夷之策於海道又薦門下知兵之人為之用是元於機夷未嘗黨之其攻否之宜與攻治之策蓋有見焉不若時人之輕舉妄動也元前見海道欲攻夷會作書薦門生汀漳守備指揮俞大猷可用又薦門下知兵陳一貫獻謀夷秘計於海道未有可用之人又薦生員鄭岳於海道雙華喜之遣暫歸永春俟有急取用既而海道自漳至泉謁巡按過同語元機夷未嘗害吾人似不必攻已遣指揮往夷船諭令暫避巡按若邊民賒貨未還不得去許告官為追元亦是之既而海道見金巡按急欲驅夷始移文永春取鄭岳乘傳至海門諭夷如告子之言鄭生過子問計元曰前柯雙華會以此告今熟思之官府方欲攻夷未能

如何又與追債不惟法上難行夷人亦不信若令夷人將在船貨物報官抽分然後以逋負告官則法上可行夷人亦信又令至夷船察探其虛實以報鄭生至海門諭夷人如予策夷人果悅置酒延款夷舟有九至者六舟尚三舟不至約待會議定然後報厚遣鄭生令還報海道不至三舟乃華人假夷者鄭生行密遣人通訊謂已皆華人故不敢見願謀夷人自贖看官府約何日攻夷願舉兵為內應鄭生以其謀告予元喜曰前日陳一貫之計大畧相似但當時未有可用之人今有人矣如今之策更妙於一貫決可用雙華遣鄭岳諭夷人既有頭緒如不攻遣鄭生再往令報稅抽分可也如欲攻遣鄭生密通三舟約日舉兵令

彼為內應可也二者皆勝算雙華怒元與韓漳南之書棄不用乃用捕盜行狗盜之計掩取夷人解官坐以强盜梟首之罪夫既差人往諭其報稅而忽攻之非失信乎又不顯攻而用鼠盜之計非失體乎彼此皆無所據撫不成撫攻不成攻中國之待夷狄當如是乎其失一也既而狄人脩怨焚青浦之民居掠海上之舟桴其勢不得不用兵其用兵也躬親督戰既不能如汪誠齋之滅機夷因風縱火又不能如周瑜之焚曹操廣致大舟自焚多人溺死徒費官帑之千金不得小夷之一毛其失二也勢莫如何始納夷人之書以老人約正捕盜六人為質於夷船僅得一番奴一通事之來又厚燕勞張皷樂以送之去則官府之技倆皆為夷人識破其為中國之羞甚矣其失三也既已納降而厚待之今茲之來待之如舊可也如何又欲攻之攻之而得勝算不如舊歲之喪師辱國可也如何又踵故智使數十生靈之命喪於滄波府庫不貲之財蕩於煙火視去歲之辱又益甚焉其禍又將誰委是皆忽鄭生之謀用宗善之策其失四也似此四失不但失中國之體損中國之威戎心由是而生將來之禍未已也今聞捐百金購致死之士為必攻之計似也使捐數十人之命能殺夷可也若又不能殺而徒為所殺其罪不尤大乎故元於機夷之攻未盡以為然惜其事已壞追悔無及故前書謂其事已為前人所壞者此也元於此事甚知之負欲言於當道為

一方生民靖難恐疑元黨夷柯雙華黨庇私人恐絕士夫棄謀士之策自貽伊戚遂非不悟元既恥與言而朱秋崖又誣元以渡船載番貨元益無可言之路矣然視官府之攻夷百計千方竟莫得其要領而且殃及乎平民未免短嘆長吁或時至大笑然竟未得可與言之人側聞執事當今豪傑故敢脩書奉候起居畧布懷抱茲承教翰云云始信執事果為當今豪傑有高世之見故盡以所見相告計執事不以元為黨夷使當道聞之欲加害執事必能為白心事萬一因之取禍亦無愧正所謂與其不言而為民害寧言而起人疑也情緒多端不覺煩瀆伏冀原宥幸甚

與周崦菴廉憲書

近承手書差人惠問已因來使奉謝及將兵荒二書抄其大略奉覽茲有所問前未之及今及之去夏斗米銀二錢之時見人棄子於道今正巳見之不知到四五月何如也去夏銀一錢穀三斗今正巳二斗四升不知到五六月何如也去夏濱海之民採野菜木葉而食不知今夏何如也蓋泉自甲辰乙巳無粟麥甲辰無早稻乙巳無晚稻民間貯積日就盡生計愈促今二麥又無所幸元日一雨或可救其半穀價不沕爲喜也妄意當此之時宜急講荒政救民於溝壑也而巡察出按若未聞及何也海寇自癸卯秋元以濟國之難悉心經畫於今三年矣當道莫之省而生民之害日甚姑付之無可柰何而已雖張净峰家被害以

兩廣之力不當事任亦無如之何況林下之人乎元於此久厭言之近者執事以地方爲問故因來使畧及之未審達記室未也然今貪官汚吏豪右害民滋甚此大盜也民望巡察如獵人張羅持矢以待虎狼一過無望則轉望之他矣今民之望於明臺猶獵者之他望也妄意在今日執事當任其責如何如何余鉞過附此聊布懷抱餘不及悉伏祈照亮

與張净峰提學書

去年聞表賀過京曾因顧新山奉問回聞動履甚慰仙舟往還江上相去咫尺曾不能一會恨恨江右之轉爲喜不寐平生懷抱當次序行之幸孰大焉陽明之學近來盛行江右吉安尤甚此惟督學者能正之前向以語思獻竟置空言今執事想不待予贅也然今日事勢似非淺淺言語能救得須大擦刮一番譬之劇疾非參苓蓍黃能療也吾兄以爲何如羅整庵不就吏部之召家居惟杜門著書此聖賢事也所作困知記於道理儘有發明處其攻陽明處尤多故刻之嶺南欲爲作序未及也幸取覩之元之平生吾兄所知邇時被攻首末想具聞欲進知難求退不得今如海浪行舟隨風把柁聽命於天耳心事不能盡寫餘惟眠食爲道加愛是望

與張净峰提學書二

去歲承書問地睽鴻阻未由奉復然未嘗不在念也書中

云云所以鞭策區區者極痛切真令人髮竦面赤噫非吾净峰誰能爲此言也大抵人氣質最害事聖賢只說德性變化看來還是賦稟上占得分數多元平生只是褊急尋常都不見遇事便發旋發旋悔竟不能祛除嘗讀薛敬軒讀書錄謂余性褊於急又易怒因極力變化是知人性固有相似者然薛公能一變至道元猶夫人爲之奈何尚賴同志君子時加磨切爾諭官報至爲不樂者數日非但知巳之故實爲世道恨也去聖既遠今道術大爲天下裂江西又有一種新學迷誤後生非有許大識見力量莫之克正聞執事做得方有條緒中道而廢豈不重可恨朝廷只欲行法豈知適自誤巳事也在吾净峰豈以是爲得喪哉

又得邸報知謫任提舉廣東鹽課此官雖無民事然日與鹽法道相接僕僕亟拜之勞何可當亦看所遇何如耳廣東無徵鹽課元已奏准除遷官而事遂寢莫有繼吾志者淨峰此行豈天欲相成耶寸楮不盡所欲言尚容後便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六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顒艮仝校

書 揭帖

與林國博論格物大學問疑書

承示格物之辯足見認理之眞不爲異說所惑甚美甚美然其中所言未免有出入處尚當辯明尊見謂若如程朱之說以格物爲問學思辯之事而以克己扞物之義入於誠意正心脩身之中爲順若以格物爲扞物則於誠正脩處意微重似頗相犯此說最是最折得倒愚從來有此辯但微字頗字當去其謂聖賢論學有擧要而言者有詳列而言者以聖人告顏子克己復禮不及學問思辯爲顏子至明至健不待言而含於其中若序列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之類則要者分而詳細味此語似未得聖賢立言本旨夫何聖賢論學有自學者用功之始時言者有自學者用功之終時言者自學者用功之始時言則下學工夫獨詳而上達處略自學者用功之終時言則詳於上達而下學獨略今以中庸大學二書明之大學則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分作八件如此其詳悉中庸只曰戒懼謹獨初無許多條件何其略也蓋大學是十五歲方脫小子做成人之學乃學者用功之始時事故

於下學工夫不得不詳中庸則是工夫垂成之日故不須復說下學底事只說戒懼謹獨教人存養省察也今使十五歲學童就去戒懼謹獨如何可得以此觀之意可見矣中庸說下學雖略後面又以智仁勇爲入道之門其言智則曰學知困知博學審問愼思明辯其說下學亦未嘗不詳但此書之所主是上達事故以開卷結卷見本意而下學之事則於其中詳之也又以易明之文言釋乾九三爻義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夫言九三之進脩只曰忠信脩辭不及學問思辯何也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九三之進脩是聖人之學正愚所謂上達之事如中庸之戒懼謹獨也末後釋九二爻義又曰君子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又是詳學問之事如中庸後言智仁勇也聖賢立言各有攸當孔子雖以克己復禮告顏子又不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乎博文約禮是自其用功之始而教之克己復禮則工夫垂成之際從而熟化之也不然下手用功之初豈能一言頓悟而直請問其目請事斯語哉是其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之後蓋亦費許多工夫矣以此觀之乃是其詳者既盡故特撮其要非是撮其要而舍其詳也又如子路問君子聖人只告之以脩己以敬初不及學問思辯何也豈撮其要而舍其詳哉亦是自學問將成之時言故不復及窮理而直言涵養如中庸之言戒懼謹獨耳周子所謂無欲亦是學問垂成時事看其地位比之戒懼謹獨忠信脩辭克己復禮更似不費力不然豈有十五歲學童便能無欲而明通公溥也所以朱子謂其話頭高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一箇敬者正有見乎此也孟子所謂寡欲這欲字與周子說欲字微不同蓋指男女飲食之類在人不可已者言故曰寡若是私欲一毫不可有何得言寡也既說寡欲又說博學詳說知言集義許多事亦未嘗專主寡欲之說也又安得引此以證格物只是扞外物之說哉夫聖賢言語千變萬化各有所由固有相同處亦有不同處必欲比而同之則惑矣譬之醫家用藥或攻其表或攻其裏或補其血或補其氣或血氣並補俱是隨各人身上病

痛處方不得相同今謂大學之格物卽孔子之克己復禮周子之無欲孟子之寡欲是應該血氣並補之人例用補血之劑專四物而去四君子也豈能已疾哉大學問疑大段皆是但詞語太繁不見頭腦又有沒緊要處其曰所謂天地萬物爲一體可以見明德之無不貫而非明德所以得名之實曰聞謂脩己以安百姓未聞謂安百姓以脩己此則是切要語在愚則不須多言只是數語折之曰明德親民自是兩事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曰親民則所以明德則親民乃是明德之實只是一件事不應曰事有終始於非自成己之下又不應用而已所以字可見是兩事也先自治而

後治人不易之理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曰爲政以德自古未有用治人去治己者必如其說明明德者自己身分上都無一事可做必在於治人即傳中所說誠意正心脩身忿懥恐懼親愛賤惡等許多事皆何爲者經文又何以不曰欲脩其身者先齊其家中庸何以不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其性可謂謬戾不通矣陽明說道理乖戾處最多然未有若此之甚者竊謂此處似不必與之辯爲何聖賢問辯工夫是指在是非疑似之間者當辯之使明耳若謬戾不通之甚是非了然明白似此類正無俟於辯亦不必與之辯也執事以爲何如又有忠告吾人生天地間只是自己身心要理會得透透徹徹停停當當勿爲邪說所

勝所惑是第一件事若夫闢邪放淫此等事須得大聖賢出來方做得若無大聖賢許大見識學問服得人欲敝敝焉正之於口舌之間難矣昔年陽明初講道一時學士無底蘊者群然趨之或見招元不惟不從且力與之辯然終不能囬或至乎日相知反失和氣此緣無聖賢許大見識學問故也後思此皆無益身心底事故一切罷之且就自己身心上用功又十餘年道理見得又頗分曉益見得不必與之辯故今若學者問及即與之言若非問及更不言至於十分不容已者亦著之楮筆以待學者之決擇耳未嘗與其人辯也竊謂執事今日亦只求諸己且不切切與辯可也何如

與張淨峰郡守論黄邦相事書

自入靈山即聞黄邦相之事從前諸公皆以此輩爲叛逆搏之滅之惟恐其不早不盡在區區所見似有不同何者譬之人家財物大盜劫掠而有之諸人不能甘百方窺伺欲分其所有地方之人顧不大盜之搏乃取其人而治之禁之可乎不可乎交趾本中國故地遭五季之亂而失之至我太宗皇帝而復不幸仁廟崩逝宣宗初政三楊柄國方聲色華靡之事而不遑遠圖遂使中國故地復爲豺狼所據今登庸篡奪陳黎割據國統分崩奸權之徒生心覬覦亦彼處非其據而有以來之也而吾乃搏之滅之惟恐其不早不盡此何異諸人之窺大盜反爲之治禁也故

曰區區所見有不同者此也黄邦相輩斗筲之徒智小謀大乘交趾之亂生心覬覦事成則富貴不成則剽竊其用心只是如此招兵不應欲進不得欲退不甘資糧旣竭取之鄉民以自給民莫之與因而用兵以致村民驚躲擾亂其狂誕輕舉貽患地方之罪固不能免必欲坐以强盜切恐未安若以謀占安南生事外夷罪之抑又舛也從前王萬生趙盤趙溥覃萬輝諸人皆以是受戮於軍門不亦枉哉看得黄邦相等招兵一書文理不成如此之人而欲舉大事多見其不知量其取敗也固宜元所疑者以斗筲狂誕之徒猶知交趾爲中國故地而有垂涎染指之心而吾乃獨忘其故物黨於盜賊而助之守不知何說也且交趾

自入中國六百餘年而失之今又六百年國分爲三或者天道好還將復合於中國亦未可知所恨者在我無其機耳以予鄙見黃邦相輩且宥其罪只以求索搜掠之罪罪之謫戍遠方且以維係奸雄之心萬一事有機會或天生箇英雄出來復收故物此輩未必不爲我用也如復與王萬生輩一同科斷非但情罪欠妥未免自剪其羽翼也鄙見如此不知執事以爲何如

與廣西何左江少叅論安南書

前經治地感無限盛情已因叩使致謝承諭安南近日求通貢乞封已行文查勘未報元按安南以臣逐君據有其國必待天朝錫封然後定亦猶春秋弑君之賊必列諸侯

會盟然後能定其位也果如所請人心俱向莫氏猶不可因而與之況未必然乎夫安南本中國故地已經收復而復失之有識之士如丘文莊桂見山霍兀崖諸公每有遺恨今其國亂人民無主或者天道好還此其大機萬一有英雄出來收復故物拯中國五六百餘年衣冠左袵之禍豈非古今一大快若因逆謀之請而遂與之則其國遂定機會一失不可復再良可嘆息百世之下又將有遺恨焉是猶衛州吁弑君諸侯會盟以定其位未免取誚於春秋不可不愼也且如今欽龍二州之民覃萬魁黃邦相輩詐交趾往時土官謀復故地此雖非正亦可見黎莫處非其據而來奸雄覬覦之心又可見中國之人猶知安南爲我故地不能甘心於彼欲從而染指也當路諸公乃從而搏殺之罪係之此猶大盜掠吾之所有侵奪於人而吾反爲之禁豈非悖哉豈非悖哉願執事愼重此舉待其勘到且疑難之不必輕與待看天道何如此則老成慮事非可尋常淺近論也幸加詳察無貽后悔千萬千萬

上巡按弭盜書

執事下車以封疆之事訪之林下之老此忠存乎國家志切乎生民古聖賢之事也竊自惟念雖退居林下未忘當世況鄉國之難疾痛在躬又惡容黙敢摭所聞以獻夫海滄寇盜所以相尋不已者招撫啟之也自官府招撫之策行海滄寇盜更相倣效遂不可止今日之林益成即前日

之李昭卒李益進馬宗實輩也夫李周賢者亦見吾往時之跋扈旣卒苟免今日之林益成又得寬宥吾弟之罪未至於益成吾力足以鼓亂而又過之吾再觀兵官府必復憚而我釋此其所以敢爲叛亂輕舉而不顧也今不大加創懲大肆誅滅不足以折奸雄之心不足以塞禍亂之源不足以洗往事之愆然天下之事制之於未然爲力則易周賢之起也不及其微而制之使其牙爪羽翼漸以長成遂至不可禦此其機一失也及其致討也又不防於早徒使林益成者以散餘之卒與之從事待勢力弗敵然後徵兵使聞風遠去而莫之止此再失也失此二機今雖合郡縣之兵以攻之譬猶高飛之鳥深逝之魚愈攻愈遁愈急

愈遠滄海無涯兵力有限老師費財安見賊之可得哉爲今之計宜可偃旗臥鼓示以不攻之形密遣廣東約其地方官謂茶壽貴地今不可輕宥李周賢望風作亂必禍延於彼如欲解禍息民須彼此夾攻使發黑槽大船四十艘星馳而北沿海要害各置精兵而陰爲圖之之計一面遣人親至賊巢徵集鄉老挨門清查籍其姓名別其脅從脅從之民許自首非脅從除首惡外有能自相斬捕與獲賊同賞先之文告傳播四方限兩月以裹如過期不至然後擊其黨親夷其廬舍墳墓沒其田產如此則賊黨漸散賊勢自孤待廣兵既至我兵乃動彼攻其外我攻其內彼如釜中之魚將安逃其死乎周賢既平然後授意廣東并圖

益成則我不失信而大惡以除此又減虢取虞之勢也所以必召廣東之兵者今賊巢集玄鍾陸鰲我若盡衆長驅彼必放舟南下一日千里而前莫之止吾雖有武夫千群何所施哉廣東之兵既來則入廣之路以塞又以萬安大船數十艘分布圍頭等處以遮其入城之路二路既塞賊乃可圖然圖之之策亦有未易言者今各處出海官軍特如土木偶人最不可恃郡縣機兵又皆傭募答應水勢弗諳而巡捕官往往觀望前郤苟應文書此皆難與共事今之可用者獨海濱鹽徒與漁戶耳鹽徒漁戶力皆雄於盜賊海洋之技又與賊共故往往角刃於滄波之間盜賊反出其下今宜遣州縣正官躬詣各澚在同安如官澚坂尾高崎劉五店在南安如蓮河石井在晉江如塔頭石芹石湖深滬以及福漳沿海澚分各選丁壯編成卒伍擇其頭目統率之給以工傭優以犒賞結以腹心隆以禮貌則彼自致死於我不患兵不精也戰船一時殆難架造而海滄萬安官澚等處大船蓮河深滬等處釣船俱可借用器械未精則量給銀兩各令自備糧餉未充或權借預備倉之粟而勸借僧道出粟以償之四事既舉然後以郡縣風力官監督各守地方待時而動將見內治脩而盜賊可圖也今欲撫之使來則李周賢之悖凡再稱兵林益成之事豈容再誤繼自今海滄必無可馴之民而禍亂相踵朝廷失政令矣如欲置之不問彼必鼓亂一方出沒三省海滄之

刼掠無獲勢必沿及鄉村此皆往事可驗是又大可慮也如徒泛爾稱兵輕議攻討略無一定之算是徒費無益空勞罔功不能平賊而反長賊所謂不勝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天下無難爲之事顧其人何如耳往者汀廣劇寇流毒八郡者二十餘年數不過百而猛悍莫當民無告命而郡縣蒙耻大巡簡公一舉而滅之今海寇狂悖過於汀廣瀕海之民閑於水戰執事又適以巡按至此又天與執事以簡公之機也赫然一怒以收簡公之功端有望於今日矣伏惟不棄芻蕘益采輿論勿畏難自沮勿驟勝自怠則大功可奏令名無彊矣

請巡海道乘勝滅賊書

恭喜大獲賊功生靈有幸皆臺下洪庇也無限喜慰尚容專人致賀往常料海寇不難治毋告當道又舉捕盜余光普等堪任用幸蒙見信至今未見成功使元之言無徵負愧久之今水寨連兵十二捕一舉而獲二百劇冦此國家一百五十年來所無之功元之言至是始信執事以為何如也前日所以不成功者雖賊數未終亦吾委用未善耳今觀水寨只捐銀四十兩於十二捕六十兩於其下躬親督戰遂奏膚功若以臺下之權之力駕馭之又何賊之不可盡乎先是奉書臺下料賊必早至請預造舟以備之執事不聽不久而賊果至此舉先攻李鄧諸劇盜巨艘不可動乃舍而擊掠東石之冦正以舟楫不敵之故耳使元之

說早行當不至今日殺掠之慘東石之勝不在群盜而在渠魁矣自賊攻圍頭擄殺嘉禾之後愈加猖獗營前石井諸灣望風而潰劉五店灣頭各灣鄉兵俱遠出買糴於福塘邊民無所恃皆荷擔而立安平市為空且睥睨鄉宦聲震縣治元請縣官設戒而不應東石之攻炮聲五十里煙焰漲天遠近驚怖若無水寨之捷不知成何世界此功不小不可等閑視之也又今賊鋒既挫賊氣大沮正當乘勝發兵殄絕醜虜若舍之不治待其安養生息勢將復熾羽翼一成必肆其報復之心邊民受禍將有不可言者往年廣東許折桂之事可鑒也聞賊方募兵中選者與其家銀一兩穀一石衣甲銀五錢此欲何為哉甚可慮也恐前功

盡棄後患再釀可不預圖之乎然欲盡賊必先賞功將士見有功獲賞必爭致死又何賊之不可盡哉前日海道賞格與撫按懸重賞今固在也請舉而行之昔人徙木者予五十金欲令之信於民也今散千金以賞有功為生民解難其利豈止於徙木哉聞十二捕水兵首與賊交陳亡者二人該府只各與銀五兩似覺未是大戚遇一人致死者尚與埋葬銀十兩為國死事之士豈止於常人而僅與銀五兩哉幸再籌之然金帛之賞特其小者汪帥之功大不可略殺劇賊百餘溺水死者稱是以南北二邊首虜之功較之執事當請巡按奏聞朝廷待以不次之位則各帥俱奮人人用命執事可高枕而收廓清之功矣

與俞太守請賑書一

近蒙委官賑濟甚盛典也然流移乞丐之人內滿城市外滿郊野元請委官賑之而不聽寒家前後門日相續不絕應之則力不及遣之則不去又皆垂絕心實不忍不獨寒家家家皆然在坊市則搶奪漸起矣酒食店舍皆閉又居民有里長方得入審各鄉都寓居之人原無里長者居土着十之三四皆不得與有已死者有垂死者間有一二插入土着者或審得出里長逮繫問罪此皆與上司明文相背不知委官之意何如去年長興里峰頭村寓民不得賑元自賑佃戶三人仍疏所目見垂死飢民陳汝寧等七人送陳少華皆與之今視去年更甚其人更多欲言於委官

想徒付諸空言故告臺下計必有以處之也里長送審飢民得賑者多非飢民的實飢民垂死者多不得賑能買田糴穀者見其孟浪戲隨赴審而反得食有渡海何候求賑不得欲歸不能而死於道路如翔風十五六都大小嶝之民尤可憫也此類甚多不止二與其弊在於官不審問但令里長引飢民而過不得賑也聞漳州飢民群聚搶奪於城中顧六泉不能制乃設法官爲立劵借之富民每人銀一兩田熟還兩一不能償者官許爲償數日始定斂泉之民不如漳郡蓋風氣生人强弱不齊也然近日中左所城外富民陳大淵積穀千石餓軍三百一夕搶掠而盡水寨不敢問其風漸熾今强牽牛而殺者在在而是海寇登岸

殺居民棲淫婦女索銀贖命閭皆各處窮民投附助成其勢莫之敢禦嘉禾陳惟清家被擄贖回人言賊謀以五百人攻縣治刼陳滄江今城外富人聞此風聲俱揭家入城又言近時賊擄人不索銀每人索長把斧頭一百或五十把此其意欲何爲哉若不早爲之計恐縣城不足恃其禍不止於今日也聞近日攻石井東石二澳治亂之機只在於二澳之勝負萬一不勝則餘皆望風而靡其患立至不可救也前年獻計擒賊當道略用亦既有效而乃中止故其禍至此今日賑飢急務第一是且將在倉稻穀給散丐子餓莩與各坊鄉寓民勸富民出粟以繼之止搶奪急務即出榜令民每十名共一詞告指本鄉富民某有穀有銀官府批詞每人借與穀一石鄉銀則五錢弭寇急務莫如壬寅年冬令沿海居民結社彼此相援懸重賞以壯其氣行此三者則目前之急可解然後徐議區處畫策以進惟臺下圖之

與俞太守請賑書二

元聞鹿死不擇音其情急也今飢民立死海寇猖獗禍變將作其情急矣故不暇擇而一言之願臺下垂聽焉伏以災傷異常上司發銀委官賑濟甚盛典也然賑濟而無濟於飢民何取於賑哉請畧言之夫飢民無窮錢穀難限限銀而賑不得賑者多矣同安一縣舊年發銀九百兩今年亦如之元按同安五十圖一圖十里長各帶十甲該人一

百一十戸每戸人口多不止一百少亦十口以下有或單丁者將多補寡一戸只作十五人每里長十一戸得一百六十五人一戸十五人之中少作飢民三人一里長得飢民三十三人十里長得飢民三百三十人十圖里長得飢民三千三百人通縣五十圖得飢民一萬六千五百人此爲極少者每人給銀一錢該銀一千六百五十兩今本府只給銀九百兩是得食者九千人不得食者七千五百人也而一錢之銀間有里長老人各抽一分每人只得銀八分或九分八九分之銀一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拆半只作二人每人只得四分或加五糴耳去年每銀一錢米一斗六升近日只得六升每人實得米三升耳以三升之米

欲給一人一月之食欲不餓死也難矣縱只一人得之亦焉能濟是不得食者先死得食者同歸於死特後數日耳死見上司明文極貧民戶近者給穀五斗遠者給銀二錢次貧銀一錢或穀三斗今皆不然正坐於給銀之少耳至於給賑猶有可論古之賑飢者若李珏之在鄱陽分民爲四等余靖之在鄆州分民爲三等蘇次叅之在澧州患抄劄不公令民用紙半幅上書其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書帖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告首以備委官點檢又患請米者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隊用旗引慮患若是其深防患若是其悉也今委官不然令飢民用紙一幅自書籍貫身面官坐堂上里長引飢民

而過堂下官不審問只用壓風子打棹風子不息飢民流水而過風子一息則隷人拽飢民跪地致禀准與賑濟有先與里長營求而後得見委官者有里長許見皂隷阻止而不得見者有得見委官忽略不與賑者故得賑者多得過之人眞實飢民伺候數日多不得賑委官一過死者相望怨聲載道其得賑者所得之銀里長尅減之外其餘八九分間有里長或作八分徵或作戶口食鹽或作民快弓兵月錢多收入已民實無得假飢不當賑者亦無得也何取於賑濟哉伏見嘉靖三年勑諭朝廷費百萬之銀於民無分毫之益誠哉聖言也至於流移飢民望門求乞棄子女者內滿坊市外滿田野死者相望此眞實飢民不待審驗富弼青州滕達道鄆州賑濟即此民也而委官目擊曾不之問又賑濟只照都圖里長甲首不問寄居客戶不知里長所轄甲首各散處外都近者五六十里遠者一二日程委官一日而賑四五圖焉能卒集同安長興同禾感化歸得等里外來寄居客戶殆將一半今只賑見在里甲是得食者僅六七不得食者尚三四也富滕青鄆之賑流民俱係外郡豈若是乎竊見上司明文不必拘地方與數多寡及各鄉都流移散居貧民尤宜加意此眞得古人之意仁者之政也而委官故違之豈惻隱之心獨與人殊哉然亦給銀之少故耳計今去粟熟尚有箇半月正青黃未接之際飢民艱急視前益甚初一二間嘉禾里民陳子厚妯

戶失姓名一女五歲殺碎煮食分羹子厚驚訝問看始知其子此父子相食之時也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謂今不早爲之計待到四月中飢民死者當十之七八又各處飢民群衆搶掠於城市於鄉都者始於漳州今及本縣官府不能制自古國家亂亡皆起於民窮盜起議者謂今不早爲之計待到四月中當有大變昨會利見齋公謂上司尚欲處賑一月此民可生之幾也若由前所行而無變計恐徒費官帑之財無救生民之死莫止禍亂之源誠不可不念也夫賑非常之飢必有非常之舉無非常之舉而欲救千萬人之命不能也昔汲黯奉命勘災乃權宜發倉以賑飢民何嘗爲尋常法度所縛哉今日前之急第一是處置錢

穀第二是再立方法如何處置錢穀古之賑飢者或發義倉之粟或請內帑之銀或截留上供之數或勸分富人之家今預備倉之粟既不足內帑之銀上供之數不及請勸分之法又不行將何以濟目前同安飢民如前大約之數五十圖飢民一萬五千六百人必如上司明文每人銀二錢始頗有濟該銀三千一百二十兩如三月所賑之數已有九百所少者二千六百之銀耳豈以一縣之力不能辦此昔嘉靖二年元謫判泗州至以冬十一月時江北大饑民父子相食弱者行乞轉死強者激爲強盜是時官倉之粟已罄帑藏之積又虛朝廷發銀之命未下上司未見指揮元無所措乃議勸借之法州少富人多不樂輸或託鄉

官遊說時刼盜四起富人家不自保元乃開陳利害富人出穀賑飢既可保守身家又可積己陰騭貧民無食告指富人官爲揭借可免死亡揭榜通衢民皆帖服乃借花紅羊酒近者躬至遠者差生員凡借銀麥二千兩以上又借徐州運軍行糧一千石由是遂濟五十里飢民一月之食以待官銀之至今錢穀缺少同安富人頗有蓄積若行勸借之法視泗特易易耳今夫富人平時射利兼并以成厥家一遇凶歉一金之穀而獲四五金之利獨租之澤又只富人若使稍捐己貲賑濟窮民亦何虧損況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豈爲過又何憚而不爲乎如以斂怨爲避則怨斂於己而能救千百之命亦仁者之事也如以嫌疑爲避則不恤己之嫌疑而能救千百人之命亦仁者所不辭也況民窮盜起其兆已見若以斂怨嫌疑爲避使千萬生靈陷於水火國家禍亂由此而起亦智者所不爲也何憚而不舉乎昔丙申丁酉大饑官司行勸借之法人何嘗難輸特巡按偏信鄉官以恩怨爲有無加以張推官之暴又因之取偏于故富人受害而飢民亦鮮濟此不善用之過非勸借之過也若因往事而廢勸借之法是因噎而廢食也所失不既多乎然此特一節耳官府錢糧在藩司及各府州縣若贓罰則可支用若折色官米鹽鈔缺官等項解京銀兩似可那借其償亦易何也今歲災傷異常民窮甚於去年民有百金五六十金之產者去年猶可借貸可變

賣今則求借求賣不得矣似此飢民一戶十五人之中除極貧三人之外常居十之三四比之極貧尤似艱苦蓋極貧之人可以擔負求食可以抄乞求食此等常懷羞恥徒受餓於窮閻而死耳若那在官銀兩五口之家借與一兩八口之家借與一兩六錢待晚稻成熟使出息三分亦有可還若將在倉稻穀借與令田熟一石之穀還二石民亦樂輸如此則不待於奏請而錢穀可得何嘗不可行乎近日漳城搶掠四起願府尊不能制乃設法官爲立券借之富民每人銀一兩田熟還一兩六錢不能償者官許爲償數日遂定此可爲法處置錢穀其畧如此至於給散當再議處舊歲陳別駕近日梁大尹切不可法宋李珏分民爲

四等其法甚善蓋仁字係有産業災傷實無所收元所謂
家有五十或百金之産者是也義字係薄有産業災傷實
無所收元所謂求借求賣不得者是也禮字係五等下戸
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藝業饑荒難於求趂之人元所謂擔
負者是也智字係孤寡貧弱乞丐之人元所謂沿門求乞
者是也四等之人最爲詳盡仁字量輕重勸借義字那官
銀或令富民借與禮字將官銀穀或勸借銀穀半貸半濟
智字全濟沿鄉排門抄劄不問土着客戸以鄉老地方爲
主里老輔之俾互相督察其法前日救荒輯要亦畧盡矣
若采而行之近日乞丐寓居的實飢民皆有濟元之所慮
者皆無慮矣雖然有治人無治法有李珏其人則四等之

法可舉無李珏其人則雖上司明文不拘地方與數多寡
及各鄉都流移散居貧民尤宜加意委官尚沮尼不行又
何有於已往之古人哉事急情促不成能章惟照亮幸甚

與俞太守請賑書二

前具書詞爲乞食飢民請賑託梁秀才投上初三又再書
差人請賑想俱已達左右今民間麥麩既盡野菜草根木
葉可食者亦空海寇猖獗商船鮮至至者巳去穀價忽增
初四每米七升銀一錢初五增至一錢四分五釐亦無從
糴買此亘古未聞也故老驚駭其增恐未止此民間愈急
父子相食餓莩滿塗行乞皆鬼形鳥面死者相望塡滿溝
壑此皆各處農民食盡棄田廬父子夫婦離散求乞於四
方而至此縣官目擊不恤日坐縣堂鑿銀賑飢民而飢民
浯洲嘉禾隔海五六十里之外使里長領銀給散不知飢
民爲誰給散與否此去梁尹曾見面目者又遠矣銀兩既
少又施之無用之地不甚可惜哉前請賑乞子三十六人
袁簿發銀三兩六錢元領給賑而二百九十六人求賑於
臺下者鬨風争趨塞滿門庭有伏地告稱三日絕粒者二
日一日絕粒者有立仆者有卧地呻吟者有卧地無聲者
有仆地絕而良久復甦者遣之不去逐之不忍乃隨人撫
救三日二日一日者皆與米湯仍與少米然瓶粟方罄不
能盡濟乃溫言慰諭我請俞老爺發銀賑汝且至汝姑待
之始去此輩再過兩日無銀皆塡溝壑矣所望於臺下者

誠急請速將前詞批下以救千百人之命今所患者第一
是米糧缺少元有三策可以救急請陳之聞縣倉尚有穀
八百石前時袁簿請給散臺下欲留待四五月青黄未接
之時今正其時就可給散此一策也然發穀非難給穀爲
難審戸之法已與袁簿議定允行宜委學官鄉宦生員監
放庶免里長老吏斗級侵漁之患同安富人尚有積穀者
如中左所城外陳大淵家積穀千石一日被飢民搶盡此
可見也近日顧六泉因飢民搶奪於城中乃勸富人穀三
四石折銀一兩借與有田無收貧民田熟還銀一兩官爲
立劵至期無還官代之還富民懲於搶奪無敢不從今可
用其法此一策也然估價太輕未免虧損富人又恐難盡

借再增其價半借半糶可也沿海劉五店灣頭居民俱搊借發船往福州洪塘買糴懼巡司地方阻滞及遏糴皆與元求帖執照及作書蔡半洲數日且到開玄鍾穀船亦將至前日穀船方集二三十隻元請梁尹用丙申丁酉年法將官銀收買給散飢民憚煩不從船穀盡被各旣包買貴賣今可從之旣省官銀開鑿銷餙又省飢民零買販子重秤虧折此一策也三策並行庶可救一二元尚有一策昔朱文公家居値年荒請於官得米六百石以行社倉之法今倉穀只有八百石若每人與穀三斗只可濟二千六百三千人所濟亦少愚意欲效文公之法借此穀以借有薄田無收次貧之民每人一石待六月田熟令還穀一石五

斗可濟八百人官穀俱在又可增至一千二百石盎次貧人戶其苦尤甚於極貧元前書已陳之此項飢民不可不恤濟之則難盡而且傷惠惟將此穀借與田熟固有可還是固古人賑饑之一法也但欲官自借與所借者未必該借之人適入奸雄之手故元欲借於官率鄉宦或生員之同志者行之令具詞赴告伏乞批行若有利害巡按二司元當與臺下分之幸無避也長活溝壑以此獲罪含笑入地古之人固有行之幸酌意千萬

請俞太守停賑書

元以闔邑飢民當一時賑濟告本縣開陳利害備明白剴切袁簿四月十二日回縣元復與書料飢民緊急只在十日之內若過十日之後民之飢者皆死粟亦漸熟不須賑濟二書俱奉在臺下可考也袁簿皆不從自十二至十八在縣賑濟凡七日七日之間只賑得在坊兩圖從順一圖十九日始往長興順途賑濟同禾七都民安八九十十一都翔風十六十五十四十三都今日念八始至十二都十日之間又只賑得八圖其餘三十九圖尚未之及夫以十七日之間只賑得十一圖則三十九圖之賑當用五十六日矣今民間黍粟漸熟市上糶糴每銀一錢黍五斗穀四斗六升市上乞食飢民俱散歸田里田里飢民飢者已死其未死者非飢民也以元觀之今亦不須賑矣前與袁簿二書料飢民緊急只在十日之內若過十日之後民之飢

者已死粟亦漸熟不須賑濟其言於是驗前念一二間民間止急每鄉日死者數人渴望袁簿未至元計敝鄉翔風十三都有十三鄉乃每鄉給與銀一兩舉其鄉之善良者令煮粥少延飢民數日之命以待袁簿之至銀無所奏幸去任楊縣丞以同民義費銀五兩相助克集念四念五二日賑粥念六日袁簿始至敝都飢民得延兩日之命以不死然其他都圖未能及也不知死者若干人矣要之古人賑飢皆一時齊賑無有挨圖給賑遲遲其行以誤飢民如今日者觀涂童蘄州賑濟盡括戶口之數爲三等闔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䓁置場每場以一總管主出納十場以一官專伺察徐寧孫賑濟三策各逐坊巷逐鎮逐村分散

賑濟逐處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請稅戶主管置曆收支給散每五日一次并給州縣鎭市鄉村並令同日支散夫曰鄉村遠近均粟置塲每塲有總管十塲有伺察逐處請鄉官或士人或稅戶令同日支散則非一官親歷挨圖如今日也可見矣今縣官執滯以致賑濟不周臺下發銀穀本縣計銀四千兩以上只賑得十多里分其餘皆不及賑上負朝廷中負上司下負斯民甚可恨也且自去春至今二歲不登災傷異常民雖百金之家六七八口以上求借則無與乞食則怕羞其艱甚急於無卓錐之民此當用賑貸之法官銀不足則代借之富民亦不爲過今不與處但以此項爲次貧與銀一錢夫以百金之

產六七八口之家一日之間爲費幾何而與銀一錢猶洒一杯之水於乾燥之火地耳其能濟乎又聞有只與五分者不知其故大尹之既無濟於民而在官之銀虛費又多不重可惜乎今日念九穀價又減至五斗妄意自今似宜停賑省虛費官錢正緣所賑非飢民徒入奸雄之手也惟臺下裁之

請袁簿急回賑濟書

兩日間飢民死於街衢道路者相望不堪舉目執事乃往嘉禾賑濟何也豈非舍急而趨緩乎執事前謂浯洲嘉禾未賑而在坊上都乃賑二次是也不知浯洲嘉禾極貧飢民已久在此乞食今往賑濟非極貧也請詳之救饑如救焚一刻不可緩緩則焚死矣夫民飢則一時皆飢未有先一都而後一都循序而飢也同安五十里如必循序而飢當初一飢長與一二三都初二飢同禾四五六七都初三飢民安八九十十一都初四飢翔風十二三四都初五飢十五六都初六飢十七八都初七飢十九二十都至初八然後飢及嘉禾念一二三都直至二十廿然後至積善二十都無是理也既無是理賑饑之法當多委官員各領都圖分投四出一時齊賑庶飢民得食不至餓死如前日梁尹四官同行賑給初六日沈井舖賑長與同禾里初七日店頭舖賑民安八九十十一都初八九翔風里十三都楊家賑十三四五六都初十回縣十一日梵天寺賑在坊感

化歸得從順等里十七日往安人積善等里念一日始回而翔風浯洲九圖嘉禾八都尚未賑按人七日無食則死而梁尹之賑自初六至十二已七日所賑者僅十之五六安人積善浯洲嘉禾等里俱在七日之後皆當餓死矣豈復有生存而待濟者乎夫極貧之民稱貸則無與求乞則難繼不忍坐待其死不得已棄廬舍父子夫婦兄弟分散求乞於富屋本鄉怕人識認皆越別鄉無人識認之處求乞以救命故今內而城郭外而鄉都望門求乞皆此人也觀前抄乞食三十六人蒙執事救賑復抄乞食二百九十六人求賑於本府者皆是安人浯洲嘉禾積善等里之民曾有外郡流來者乎其有在家未離鄉士求食者多係次

貧家有薄產遇荒失收及有少財本藝業堪以營運求趂豐年能償人肯借與之人非極貧也此等飢民只可借與不該賑濟今舍極貧乞食之民使餓死道路而下鄉賑次貧猶能支持之人眞所謂倒置也故曰舍急而趨緩者此也使能設法不必躬親不能設法雖躬親如梁尹且有四位能有濟乎兩日人死益多道途不堪舉目死人無人埋瘞可謂亟矣檀溪公既不理請執事速圖以救在坊及各鄉圖飢民之急今執事鑒前賑之謬不照都圖只照村集甚善然五十里飢民須一時皆賑若如前日挨里給賑先此而後彼則其弊復如前必待月終始遍此時民皆飢死眾亦漸熟矣不須賑濟賑濟誠不可緩也自古賑濟皆是

委官分投無一人獨任挨里自賑之理昔江北大饑朝廷差席元山侍郎賑濟泗州五十里分四十九廠每廠設主賑官一員以依親監生省祭官義民充之又設耆正耆副各一名以鄉里有物力行誼爲衆所推服者充之審戶之法令坊鄉各處乞食飢民俱歸本廠待賑又令主賑官督同耆正耆副里老沿鄉排門抄劄極貧飢民送州復差學官帶生員分投覆審無異然後發銀與主賑官及耆正副領去給散今欲五十里飢民一時皆賑當用此法元前書欲與鄉官楊西渠劉南郭諸公分四門地方查報飢民以待執事給賑其各坊鄉亦欲依此法請發告示六張以便行事未蒙發下不知何也尊意無乃謂若爾則其功不出於巳必待親身爲之然後爲賢乎此大非也自古未有不用人而能一身獨任事之理患用不得其人耳如用得其人人之功郎巳之功大而朝廷小而郡縣皆然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先有司古今稱聖稱得人之盛者皆歸虞周何嘗獨賢稷契周召諸臣乎今鄉官諸公俱可相託但恐不肯如元則願陳力執事執事若以其事相委必不相負富鄭公青州之賑流民官吏待缺寄居者皆在委用朱文公家居賑貸則用劉如愚丙申丁酉大饑巡按託黃逸所知府許西浦進士俞大猷千戶可見也此惻隱所發故不避繁瀆而屢屢言之幸勿忽焉

請姜伯溪方伯查賑饑時弊書

上司行文府縣只令里長引十甲領賑不云沿村沿門故各坊鄉客居之民俱不與賑死者十三四又流移乞食之人亦不給賑使餓死街衢道路元前書極言於府縣又言於臺下今本縣既賑乞食飢民又沿鄉排門審賑不拘里甲是矣但始議舉鄉村有物力行義者爲鄉老村老俾查報飢民又令飢民自書家口多少於各人門壁以待委官點檢今袁主簿皆不然只憑主案老書門皂薦舉多在衙門行走之人或積年民害屢經訪獲充軍或賭博逋番及有輕薄鄙吝皆鄉閭不齒者使查報飢民能無弊乎且飢民皆在鄉村城市之中開張店舖經紀買賣者十之八九焉有飢民前日梁尹賑濟全不及此今坊市所報乃多於

鄉村此等飢民從何而來使賣菜菓餅酒雜貨之舖舍僱人挑穀於官倉者紛紛成群而鄉村請賑不得之人縮首旁觀枵腹垂涎出涕而受死是何理也元聞其謬走書相規曾不查究奸弊乃怫然不悅謂若有差放想亦無三百銀我情願賠償不究下人欺罔而引罪自歸欲行賠償非庇奸乎且查報飢民非里老則鄉村之老而鄉宦舉人生員皆求乞飢民與家人佃戶多者至百少亦不下十數故皆人情梁尹之賑焉得有此豈有朝廷錢糧與人做人情買賣敝居鳳山社報飢民家人在內者六人皆削去而目賑之未嘗敢支官錢前為三十六乞食飢民請賑萬縣丞及袁簿發銀三十六封各一錢只散三兩三錢剩三封送

還萬縣丞不接仍送銀三兩六錢令補前數每人銀二錢元送還萬縣丞不接至再至三元乃與書謂前日未賑乞食飢民則元為三十六人請賑今官府既遍賑元又何獨為三十六人仍送還萬縣丞始接敝居鳳山社在城外居民八百元令鄉老查報只五十六人其他如嶺下溪邊鄉老所報三四百人之中飢民乃居其半飢民榜一揭人皆稱鳳山之當而怪他社之濫袁簿雖知稱羨敝社而不查究他社實未喻也前日梁尹賑濟每口銀一錢里長只尅一二分今袁簿銀二錢鄉老乃尅五分又有印掌給銀二錢只有一錢被鄉官劉南郭郄回而補足其數初不查究何人尅落又不知何說也其他奸弊難以悉陳若差官查盤許人告訐烏能拼哉

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

昔丞大理欲討遼左叛軍忤拂夏桂洲謫守欽州在欽欲正安南復忤夏桂州毛東塘廢居林下然猶志在鄉國民物海寇機夷之禍猶言於何古林巡按姚柯二海道薦汀州守備門生俞大猷何巡按用之遂平海寇於漳浦嘉靖三十六年強盜黃老虎流劃同安虜鄉官郭貴德知縣并其家屬分刼劉御史等家殺死官兵鄉夫十餘人元幸家丁店客齊心奮擊擒斬楊薰卿等六賊因得其姓名籍貫以告守巡道窮兵追捕掃其窟穴盜賊屏息於今十年家宰縣泉吳公時為分守嘉寒家得賊之功行文府縣賞勞

有功之人彼時寇欲反仇元遣家人致書求救於都御史朱秋崖怒家人撞突既加之罪又不錄家人得賊之功元由是絕口不言當世事於今十年矣茲聞倭寇有南窺之志恐家族鄉里之人陷於水火故不復避而冒有言伏祈垂察焉邇者倭寇自浙江流入福建駐劄三沙將窺諸郡業當道鈞牌令有司速備器械火藥多募敢勇之士又令近城郭鄉村搬錢糧牲畜入城以絕賊糧餉些少灣分搬附大澳仰見憂國為民之盛心也元聞禦敵必有良謀徒講而寡謀者無濟夫用兵之要有三練士卒也利器械也擇將帥也今欲募勇敢之士未知如何選募欲備器械火藥未知所備何器趙李牧守鴈門募百金之士五百人

遂破匈奴滅襜襤單于避之數歲不敢近趙邊晉馬隆募
能挽弓四百鈞挽强弩九石者三千五百人遂斬樹機能
平涼州此練士之法也邇者浙江募兵五澳每兵與安家
銀三兩募兵官及捕盜頭減每兵只得銀二兩或一兩八
錢此皆窮乏不能自存之人顧目前之急不計日後之生
死者應之欲賴以殺賊不亦難乎宋楊難當擊蕭承之短
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爲短
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遂敗金
兀术自起兵海上用拐子馬以取勝偃城之戰以拐子馬
萬五千來岳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
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兀术大敗此利器之法

也今倭寇長技利刀也利箭也烏銃也今未知用何技以
制之前年浙江募兵漳泉每兵與銀三兩器械在內聽其
自備斬木爲竿末置尺鐵青紅白布裹首行裝不辦盔甲
俱無此如執朝菌以禦蕭艾有不碎乎今見漳州府日解
佛郎機銃過閩不知用於浙江或吾閩但此乃海上擊舟
之器陸非所宜夫兵有短長銃炮視弓弩爲長弓弩視戈
戟爲長戈戟視刀劒爲長長以制短短以衛長機銃力至
五百步弓弩力至一百二十步賊不久停一百二十步之
外須臾即至銃弩無所用而用刀矛矣夫以倭寇之獷悍
挾三技之長無以制之於百步之外欲與角藝於劒戟之
間尤見其難矣以此觀之則器械之不利可見也故曰器
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然有必
勝之將無必勝之民使將帥得人如李牧如馬隆如岳飛
何患器械之不利士卒之不精倭寇作禍於今五年總制
撫鎮之官不爲無人然或去或殺尚未收盪定之功豈非
將帥未得其人與欲令軍民搬移積聚牲畜無貽盜賊之
資卽古人清野之法是也然倭寇在海則舟小不敵於我
登岸則敵强我受其制若徒搬移積聚無術以制之使得
登岸其害可勝言哉以元鄙見當發大船數十分布萬安
鎮以塞入興之路發船數十分布晉江圍頭以塞入泉之
路發船數十分布浯州官澳山後以塞入同漳之路沿海
澳分鄉集如晉江之深扈東石安海南安之營前石井菊

潯蓮荷同安之大嶝澳頭劉五店高崎馬鑾坂尾白礁令
自設備其空缺去處令所在居民扦插木柵以截其登岸
之路須差能幹佐貳官爲之處又督鄉兵以守之否則難
集且爲所焚無益也元度當今事勢倭寇五年直浙殘破
上越淮揚則江北凋敝其勢必竄閩在閩則泉漳先受其
害不可不預爲之防也預防之策宜莫過於元所畫矣元
聞前事後事之師也乙卯夏倭寇一百六十自興化黃石
登岸入駐鎮東海口巡海分巡參將等官駐劄福清募漳
泉打手勦捕殺死都指揮指揮千百戶武舉三十員軍民
以萬計不能得其要領反增二百二十人以去今三沙之
倭數倍於海口莆田仙遊各縣民兵各非選募欲求勝於

彼又知其難也嘉靖二年流寇九十三人流刦與泉漳三郡莆田鄉士夫女子多被擄掠虜贄府判經歷以金贖回刑侍簡一溪先生時以御史按閩至泉延鄉士夫問計時同安大戶葉元忠以任俠坐死繫府獄士夫以元忠薦使殺賊自贖一溪用之質其家屬於獄元忠募敢死士百人調晉江南安永春安溪德化長泰龍溪合同安七縣精兵各令掌印官領之八面合攻推元忠為前鋒令分巡聶公珙督兵參議蕭公瑞督糧餉又密遣健步吏承兵隸分隨各軍日報進止動息由是各軍畏恐無敢不用命者追賊至德化小尤中團盡殲之九十三人無一遺者惠寇惴恐不敢復犯漳泉者三十六年且今倭劄三沙前雖解去旋

復回還尚當為之備今民間任俠豪傑如葉元忠者尚有之執事如欲為預防之策收盪定之功請憲節下臨今鄉之士夫未必無可延問者夫仁賢之智聖明之慮頁薪廟廊之語興衰之事將所願聞也伏望不棄芻蕘俯賜采擇焉踰分干瀆無任惶恐待罪

莫登庸至欽州投降紀事揭帖

嘉靖十九年八月毛侁蔡三堂駐劄廣西南寧府兩廣副參都布按三司駐劄廣西太平府憑祥州廣東副使陳嘉謨都司武鸞駐劄欽州本職奉委福建漳泉召募水兵軍門由憑祥州移檄安南諭其速降莫登庸直走乞降於欽州蔡半洲公大怒怪陳副使招致之陳副使懼責令莫登庸速赴憑祥三公以問參將沈希儀曰吾大兵集憑祥而登庸乃投降於欽州其意為何沈曰此莫登庸所以為老賊也登庸窠穴在都齋都齋切近欽州彼所憚者欽州若往憑祥恐林僉事以兵襲其後覆其窠穴故先至欽州觀事勢陳布兵船以為備兼以結歡於次崖然後往憑祥則都齋可無患而納降之事可恃故至欽州乃為備非投降也三公以為然職過貴縣沈參將以告職因笑謂沈曰莫氏老賊子貞名將哉吾之機心都被勘破了初職往福建募兵與漳泉諸頭目謀曰今大兵雖集憑祥吾料登庸之勢決是納降今方瀛新故國人危懼內懷異志登庸勢孤無復可恃之人他往憑祥都齋必虛吾密差人約三堂請

以四事難之使往來議論不決吾乘其不意舉兵襲都齋破其窠穴都齋既破其餘州縣必望風瓦解憑祥之兵轉而為吾應登庸倉皇失措歸無窠穴逃無處所可一鼓而擒此韓信襲虛破齊之計也諸人咸稱善既而軍門徵兵之文不至事遂不果職之計畫如此而登庸之料到此沈參之見到此此所以莫為老賊沈為名將也沈曰登庸既備都齋公之計尚可行否職曰使登庸之兵不分盡力以備都齋吾猶將攻之況往憑祥其力已分乎沈曰公之計善矣其如不用何

安南功成乞查功補罪以全臣節揭帖

元以不才被論去官不知所論何事逆遇須知官回自京

師者咸云科道諸公謂元平生居官無可議建議征南亦是至當不易之論但今非其時計莫登庸降本當以臘月至過期不至疑是元沮撓故畧彈論以相警意吏部必不便議罷黜已而吏部果議罷用科道諸公甚以爲當不意明旨徑批特與閑住命下之日物論警駭科道諸公咸共歎息追悔莫及謹按元以沮撓納降被論去官卒之當路歎悔元之心事亦已明白似無容復辨但元實未嘗沮撓且平日主征之意與目下不平之事有未白於君子者所以不容已於言也今之不主安南之事其說有三一則謂安南遠夷也不以遠夷之故敝中國一則謂宋元之盛不能取安南我朝取之亦復隨失安南必不可取一則謂今

之兵力方屈不如永樂初年之盛其爲說不過此三者而已如元之見則謂安南與兩廣同入職方非遠夷也自宋人失之中國之民陷於夷狄漢唐衣冠之族如姜公輔輩淪於左衽者六百有餘年所恨者無時無幾耳今之登庸與向日黎利不同蓋宣德之功交趾之民久遺化外一旦拘以中國政令本非所樂加以其時中國之人爲吏於彼利其珍貨各肆貪暴如東漢之季故黎利一起而歸者如市所在爭殺長吏以應之登庸崛起盜竊威柄遂攘其國人心不服且黎氏未殄安南大族多與爲仇敵雖或外服而心實攜二如所謂西寧公者在在而是安南此時實有可取之機與黎利之時不同而閩廣海兵又有能取之勢

佳會難逢良時不再此元所以屢有言而不能已也蓋元平生有安南之志及提學嶺南巡歷廉欽訪知安南國分爲三有可取之勢惜無其機欽州之行元因灼見安南事情逆料莫登庸必不能立國故一意主征而不復變元當中國無事之時倡爲用兵遠夷之說似乎可罪固士夫之所共駭然元明知衆怒之所在乃敢犯衆怒而不畏又勝負兵家不可期元焉能保用兵之必勝乃以一家數十口之命決於一戰屢言之不已者其中必有眞見深意存焉未可以爲孟浪而咻然罪之也今使所言無關於中國之大體無補於中國之大事事幾不投行之而落落難合事無緊要有功而不足爲功登庸投降元果沮撓如是而曰

其言孟浪沮撓事幾罪之可也若言之而有關中國之大體有補中國之大事切中事幾行之而事無不合事在緊要有功而足以爲功則言非孟浪事無沮撓無故談兵雖若可罪而卒賴以集事則其心可原其功可錄而罪不必論矣征伐王者所不廢商宗鬼方之代周王淮夷之征聖人不以爲窮武況安南本中國故地非淮夷之比簒奪相繼朝貢久缺又有當問之罪是元之所言有關於中國之大體也元之建議一則曰征二則曰征雖屢格不行而逆庸之膽已落既而三帥臨邊安南舉國震恐送欵歸地削恐後則元之所議有以震中國之威使遠夷憚懾而折服可謂有補於中國之大事矣元前後建議若王師入境

皆徙後倒戈之民又謂安南一塊之土終無獨立之理其勢必折而入中國又謂漳州海兵交人所憚今三師提兵只是以虛聲恐嚇之鬪兵雖調而未至實未嘗欲用兵也而文郁西寧之徒已皇恐各請逆庸納欵歸地削爵使如元之策實以兵臨之又將如何以此觀之則元料安南之事無不投合於是可見鬪登庸購元奏稿初得以千金繼亦五百蓋元於安南之事知之最眞所言皆深得其諱隱切中其膏肓故深憚之也登庸既降今朝廷以其地爲都統使司設十三宣撫司四峝之歸以其民入編戶夫安南自宋割封以後隨自立國稱皇稱帝聽其自爲宋人討之不克卒封之爲王元人討之不克又封之爲王我朝取之

不得又封之爲王今兵未入境而逆庸繫頸送欵以其地爲都統使司其不郡縣歲輸貢賦雖若異於今各布政司其分其地爲十三宣撫司官命於朝歲頒大統歷三年一貢猶不異於雲貴荆廣土官衙門據此則安南之地已爲吾有宋元與我國初之不能得者於今得之其功不亦大乎四峝之地正統間都御史朱鑑奉璽書取之而不得今則束手而來歸亦豈不爲功乎莫登庸於嘉靖十九年九月送降書十月至欽州防城投降十一月初三日始出鎭南關投降元未嘗啟口動筆爭論可否何嘗沮撓乎夫其言有關於中國之大體有補於中國之大事幾無不投足以爲功又無沮撓如此則元於安南之議言非孟浪其心

可原其功足錄而罪可勿論矣且均之安南也在宋黎桓在國初黎季犛如彼驕倨雖大兵入境而不懾今逆庸只嚇以虛聲而納降恐後則今時之不同於古元料安南之必可取鬪兵之必可用其言非孟浪皆於是可見不然豈操觚執簡能制登庸之死命收復漢唐既失之境土於六百年之後萬里之外哉詳阮文郁之疏其故可知矣昔遼東軍叛元建議必征言雖不行既而叛軍計擒迄不敢動人謂元一疏之功今之安南何異於是要今之君子皆未能灼見彼中事情故不免致疑於愚言雖以霍渭崖平日議論相同及至臨時不敢發一語其他何望哉則愚言之不見信於君子者無怪其然也四峝之地自元建議征南

或帶言或特奏不一而足方登庸未納降之先元與翁參政定議必取及至納降翁參政遣王指揮蘇通判與登庸反復講論只此一事蘇通判至以元奏草常在袖中啓之而登庸怕元亦欲以此取悅了事故於降本中顯言之則四峝之歸本元之奏而東塘半洲二公亦云非先生屢言吾何得知其所由可見矣向使唐西洲潘峩峰之說行逆庸肯歸四峝削國爲都統宣撫否則元奏之不可無不爲罪可見也交事既了蔡半洲私語張維喬參政曰得林茂貞這裏大嚷不是他大嚷恁得莫登庸這等懼怕繫頸來降而毛東塘蔡半洲相見亦面歸功於元則登庸之降四峝之歸孰功孰罪軍門已有定論矣初半洲語兩廣三司

云塘翁欲以林僉事爲首功元募兵田自閩府縣官以告
三司相知者亦以告及至敘功乃居次蓋有沮之者近者
道過江西元以問塘翁翁曰當初委有此議後因衆論不
一只以官序故先生在後塘翁之言蓋有隱諱元之名雖
在後然敘功之疏建議復地召集驍勇誰則先之雖不爲
首功而首功之實自不容掩也然今和官俱無了又何敢
問功初元奉委福建募兵臨行時與翁叅政曰爲我語半
洲公我吞諸公之意只是欲納降恐我在此打攪故令我
遠去以便行事若果納降亦要停當切莫將就了事負此
良時我今不說恐人笑我痴癡被人欺也翁以告半洲隨
以半洲之意來問曰登庸如果投降將何以處之如今講

定了然後行他日勿謂我輩責先生也元曰今方瀛已死
登庸勢孤國人離畔登庸之事大半是不可成矣若又如
前日納降請封此決難准想彼亦不敢望若不費吾斗糧
一矢而來降功亦可嘉吾前奏欲九分其地此必用兵然
後得既不用兵他自來投降亦難執前議果然來降何以
見是眞實投降必遣子入質如南越嬰齊乃可果爾與做
宣慰司可也翁曰宣慰司品級小元曰唐以安南爲都護
府五代時有諸總管府得便宜行事今不與爲總管則與
爲都護可也四峒之地決要還我如不還四峒之地雖云
納降其事決不可了翁曰決是如此行今登庸遣侄入質
削國爲都統宣慰歸我四峒皆元啟之四峒之歸登庸已

見降本質子之遣都護之議今翁見在可問也以此觀之
則今日處分安南元實預議而其事卒無不合則其心可
原其功可錄其罪可勿論於是又可見也元之去官當路
君子亦既不安而元亦無容復言者矣茀念元以談兵爲
逆庸所憚至繫頸送款歸地而削爵又以談兵爲科道所
怒至連本彈論而去官夫登庸自帝其國父子相繼於今
二十餘年矣一旦削國爲都統分地爲宣撫豈不深恨闘
元罷黜豈不痛快豈不欣笑而在元則有難爲者爾爲朝
廷聲義討罪而自招其罪爲國家爭得土地而自失其官
豈特夷狄傳笑天下之人亦必傳笑阮文泰彼中豪傑登
庸心腹阮拔萃以僞狀元及第與諸來納降之人皆有學

問識見今來京師必駭問元被黜之因必謂彼中所畏憚
之人天朝乃罷黜不用豈不竊笑又知我諸臣素憚用兵
至黜其建議之臣以冀息事必且以彼納降爲誤信虛恐
而或退悔中更似於中國體面與今日納降之說皆爲非
便又不但元一人之傾覆已也元平生志氣願慕古人筮
仕二十五年而官兩謫爲州判者一年家居五年爲知州
又五年憂患屢經皆能安處而志不少變今之廢黜豈情
不能堪而嘵嘵申辨哉誠慮平生以古人自期待乃以議
兵致疑於君子其心無以自白又以議兵被黜爲夷狄所
笑心切自愧所以不能已於言者爲是故也伏願高明君
子於元之言反復深思必有以諒其心赦其罪而念其傾

覆矣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六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七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序

重刊四書蒙引序

虛齋蔡夫子以理學名當世平生志述考亭所著有四書蒙引板行已久頗多訛誤為學者病余得善本於夫子之子選士存遠書林葉氏茂見請以刻此子志也因書數語授之經學之不明也考亭而後復三百有餘年矣國朝以經術造士取之以是尊經也又胡不聞近世之病經有三科舉也詩文也道學也科舉以經義已則支裂經言押闔時好其失也市詩文以紀述已則遺外經傳雕鏤枝葉其失也荒道學以希聖已則塵落故實空談性解其失也霸三者出而經蕪矣理之於經譬金之礦玉之璞珠之蚌珊瑚玳瑁象犀之生絕域非穴深山沉重淵浮巨海踰歷百千萬里犯虎豹蛟龍之吻而出之不可以獲世未有以是求者顧以三者病之惡乎明是故明經有術勇力拔山不能攻其堅明見萬里不能燭其微辯駕諸侯不能解其難退焉若有所怯詘乎似不能言疾雷不驚火不焚水不溺紆紆徐徐握道之樞勉勉汲汲循道之則淵淵默默守道之極闇闇昧昧斯道乃會纖纖剪剪斯道乃顯孰能與於

斯哉其吾盧齋夫子乎予未之能逮也願與學者勉之

重刊易經蒙引序

虛齋蔡夫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疏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遜存警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予屬祿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何詩書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爲意句自爲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

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況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爾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遂目之爲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爲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

四書存疑序

余少經憂患就學最晚然自知親筆硯卽喜窮研經理有間卽記頗慕橫渠顧惟寡昧之資短於聞道庸致新故雜襲蕭稂莫分重以海陬僻居麗澤寡與自進獨難時則有若先正虛齋橫經授徒英雋雲集乃以三隅莫反束修未行詎謂天不憖遺哲人奄逝爰卽墳典自求我師十載沉思若將有得無何宦轍東西風波蕩析奚囊舊稿十喪二三幸視學嶺南乃克與修舊業佑啓我生知我者謂旣與斯文不宜獨善乃以四子先付梓人學庸甫就鴻跡忽遷南北奔馳遂虛歲月回盼往業有似夢中旣而因病在告乃復搜尋故紙庸畢前功語孟二疑以次落稿覆瓿之誚庸知其免閉戶之勤有足多者門人胡卞二子請與學庸並刻爲全書或曰世方傳註之病易簡是宗奚乃之學余

曰是何言與夫義理玄微窮之弗盡故在古聖終日皇皇有若曰博曰精切磋深造類皆繁難奚其簡易且六經諸子於今具在使子舍傳求心去繁卽簡豈能頓悟是故陸子之學智者之過匪聖人之要大道之蠧也或聞之曰余過矣二子喜曰旨哉師言請書以序

增訂四書存疑序

四書存疑余窻稿也昔提督嶺南曾刻大學中庸以示諸生四方學者見而悅之有不見全書之恨入丞南大理士多相從學問於是金陵胡椿胡棟江都卞崍共求論語與學庸並刻始爲完書建安王氏取其本翻刻於書坊顧字多訛脫觀者弗便嗜利之徒見此書之行之遠也欲刻之

而嫌起爭又於學庸編首增入數條更其名曰明心義既不倫名亦無謂予病焉思有以正之未得也廢居林下不忍自泯沒爰取舊聞復加溫習幸天不閉其衷時有開益經傳子史頗有論著此書亦有增改陽溪詹文用氏既刻予易疑於書肆復請曰四書近爲葉氏所亂若以今本與文用刊行彼當自廢矣予喜曰此吾志也乃與之因道其故於編端庸告學者

易經存疑序

予自束髮讀書卽喜窮研經理懼其遺亡類皆劄記然性喜知新稿成輒棄去至有一書而二三易稿者經傳子史多入議思周易四子獨有全籍既入仕途王事經心中遺

斥逐鴻迹東西此書雖攜以行曾弗及目而散逸者有之泗水辭官始獲追修舊業稍稍就緒視學嶺表因出以示諸生一二同志欲廣其傳輒謀之梓四子先出繼而入丞大理南北更官重以負罪南遷風波涉歷干戈在念而易遂以束之高閣矣乃者被廢來歸山居無事念夙業未終爰取所藏易說重加刪飾始於辛丑之冬越一歲而告成定爲十二卷命曰存疑從舊也書林詹氏因求刻予弗能止懼其訛亂不倫姑爲之校正而予之或見之曰今之談經者或薄傳註而喜新說舉業者或忽義理而尚詞華次崖此書非子雲之覆瓿與予聞之曰是何言與夫道在生民如日用飲食不可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修道以立教六經所以作也聖人作經將使人由之以適道也經不明則道無由適傳註其可已與漢儒專門授受字疏句釋勤矣然業專訓詁微言奧旨鬱而弗彰由戶升堂吾無取焉有宋真儒輩出更互演繹抽關啟鑰升堂覩奧六經之道如日中天有目者共見可無憾矣學者沿傳求經沿經求道精思力踐深造自得則將親見伏羲而揖姬孔若不追蹤游夏亦必方軌田施隨其所就如飲江河傳註其可少與其或片詞隻翰未協皇墳千賢一失容或有焉然太陽有遺照大海有遺潤安能傷其明且大哉況大畜之道舍短集長謙謙君子裒多益寡故大舜之智成於好問孔子之聖竊比老彭若立已於峻前無古老方於往聖不

亦遠乎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彼無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於今乎是故昔賢傳註庸可厚非今之君子我未之信也乃若將精鬬巧馳騁詞華聖籔賢闕罔而弗問學士沿習弊也久矣前聖作經皇明造士意豈若是賢公卿明有司方是之禁子不知變而是之述何所見之左乎或者聞余言悔曰吾過矣吾過矣乃書其言於編端以告學者

重刊蔡虛齋先生批點四書程文序

四書批點程文四十四篇吾泉蔡虛齋先生之筆也起自永樂之壬辰迄弘治之壬子中經八十一年凡閱二十七科而所取止此去取可謂嚴矣國朝以經術造士取之於

科舉科舉之文必依經傍註於義理有所發明然後爲明經然後爲合式故曰程文然經子之旨雖明義理之文難工工於文者未必明於理明於理者未必工於文文理俱到自古所難虛齋去取之嚴其以是與今觀其文隨題發揮據理鋪敘初不待鑄辭而句語自工不待鉤深而義理自著諸篇之中雖有豐約不同然詞各切當豐者不見其多約者不見其少一篇之中或有純疵不一然全文難得大體可觀亦所不棄信乎程式之文可以式初學也近世學術大壞後生尙詞華而畧理致科舉之文爲之大弊往者諮書拳拳以正文體是務予視學嶺南乃取虛齋江右刻本刻之期與多士共釐厥弊未幾遷去後之君子不能

相與挽回古風而反長之續用非成爲之浩歎予再至嶺南索往日所刻之板已莫知所往而坊間鬻賣亦不見有是編時好可知也邇時科塲取士有取舊題更刻者而更不及其文之善可知也日者當路君子以予嘗刻此編從予求之以教子弟而建陽葉氏如璧復從予求舊本刻之書肆予喜曰斯文未喪其在斯乎乃取舊日所藏之本付葉氏刻之將與多士共釐厥弊挽回古風以還我國朝文明之盛未知能如志否也庸書以俟

批點四書程文序

四書程文自蔡虛齋批點之後選者非一家然醇疵不一求其醇然無疵可入意者少也予不自揆欲步虛齋之武而才不逮志然衆言淆亂學者無所質衷亦不得而辭也按虛齋批選始自永樂之壬辰止於弘治之壬子歷年八十一經科二十七而所得之文爲篇止四十四今予之選始自弘治之癸丑至今嘉靖之癸丑年止六十有一經科二十而所選者乃幾三倍人文之盛不於是見乎然弘治正德以前文氣類皆深厚雄渾如太羹玄酒之爲味黃鍾大呂之爲音自嘉靖以後氣則漸漓求能如前或寡矣文章關於氣運又不於是見乎抑愚又有說焉經義程式之文譬之繪畵夫繪畵者傳人之神與臨山水人物翎毛異臨山水人物翎毛者模寫獨異傳神者若一毫一髮與人不相似則非其人矣書疏序記碑銘等作隨人才思發揮

或出或入不可得而見科舉之文於經義若有一字一句出入不得謂之程文故愚之所取必文理俱到於經義不悖者於經義若有出入則雖文似相如楊雄亦不在所取通經窮理之士試博取而詳觀之始知愚言之不謬矣書林陸璣氏求壽之梓以廣其傳此予志也乃令門人葉文山陳光宇編次校正與之以予所見序於篇首俾學者知予意之所取舍云

古文類抄序

古之選文者自文選文粹文鑑而下若關鍵若正宗文訣軌範精義諸集無慮數家去取不一要皆隨人所好如羊棗嗜芰各隨人性其孰優劣予病其龎雜無倫也乃取予

所好者隨其類編次之名曰古文類抄又批點以發其義俾學者便於誦讀或曰文上秦漢東京而下弗上矣子取文而及唐宋以至於今不亦左乎予曰是何言與夫古之文不能不變而爲今猶今之時不可復而爲古也時既不可復古文乃不欲爲今其可得乎蓋文章根乎元氣元氣之行於宇宙間也一盛一衰衰而又盛相因於無窮文章以之故三代之文至戰國而衰漢興復盛漢之文至南北朝而衰唐興復盛唐之文至五季而衰宋興復盛文之衰也雖能復盛然一元運化萬刦遞歷久則漸薄不能及於前矣故漢文雖盛終不及乎周唐文雖盛終不及乎漢宋文雖盛終不及乎唐譬之花果發生既久花實開結與初

植之時自不同人猶望其如培植之初豈可得乎文之氣雖以漸而薄不能如其初文之制則隨時以變而各適於用蓋世道與時變遷聖人因時立政故帝王禮樂不相沿襲結繩之治舞干之化用於古不用於今亦其時然也有如伊傅告君訓命數篇無多語後世章奏乃至百千萬言居今欲爲伊傅得乎孔孟告君對面矢口而成章後世則執筆攄思或移時經日而不足居今欲爲孔孟得乎故曰時也若以文論之尊孔術黜百氏仲舒有功於吾道也時至韓愈佛老之害甚於百氏昌黎原道德闢佛老崎嶇嶺海功與齊而力倍之如此之文豈下於秦漢乎賣國外夷挾君臣虜秦檜之行犬馬不如胡澹菴一疏奸雄氣奪紫陽謂與日月爭光信也李斯之逐客楊雄之解嘲其文誠美矣然殺身亡秦畜之功安在美新投閣人之嘲誰解如此之文能過於唐宋乎是故文無古今適用則貴苟適於用雖非秦漢安得而左之昌黎澹菴是也不適於用雖秦漢安得而上之李斯楊雄是也今之上秦漢者安排粉飾極力模倣非無一二句語之近似也然精神氣力已遠不逮譬之優孟學叔敖非不宛然似也實則優孟耳何有於秦漢況闢邪崇正未能如韓子之闢佛老黜夷扶華未能如胡子之斥奸檜使果如秦漢猶在所遺况不如乎故予之於文弗問秦漢惟關於世教則取李斯楊雄相如之弗遺以備作文之法耳非所上也是知古今風氣不同文氣

不能不異古今治政異尚文制不必盡同君子論文斯其準的乎或者聞予言默然無以應門人喜曰論文如先生始通論也庸可不聞於學士大夫乎予曰我志也已而書林龔文華等求鋟諸梓以廣其傳乃書所聞於編端爲之序

重刊大同集序

大同集者集朱子簿同時之文也舊板歲久壞爛加以字多訛誤予謂此先賢遺墨不可使片言隻字泯沒嘗考晦翁全集朱子簿同時與門人許順之輩答問甚多舊集所收僅十之五六予謂此先賢至教不可使一言一句不傳乃取全集參校壞爛者新之訛誤者正之遺缺者補之其

去同之後與諸人翰墨往來者亦集焉從其類也其有異時論學論政及於同安者亦附焉明所自也舊八卷今增至十三卷由是此集遂爲完書矣於是見考亭之學焉與吾鄉先哲之學焉按朱子年譜朱子於紹興十八年戊辰登進士第二十一年授同安簿二十二年蒞任是時年方二十有四尚在志學之日然其所爲文字已如老成人其教人無非格言至論其與諸生辨疑解惑皆有以發前聖之微旨足爲後學之印正雖其晚年所就曾不能大有加於舊庸是見考亭之學其得於天者夐異諸人謂非生而知之不可也許順之王近思柯國材三先生皆吾鄉之先哲受學考亭朱子稱順之天資恬淡無物欲之累然平生

學力則無所考近思國材則并其天資而遺之今觀三先生之疑之問不待登拜三公聽其謦欬其天資其學力其造詣已可想像於疑問之間小子後生得以考德而論業孰謂此集無補於先哲與我後人哉書成欲刻之久縣官例拘末文未有過者學諭拙脩李先生每聞予言輒共嘆息甲辰春先生適署邑事予復啟之先生欣然曰吾事也召工刻之未幾而少尹壇溪萬侯令尹景崖郭侯先後至更代靡常事遂中格居無何憲使見齋利公行部至觀風弔古延訪考亭之跡予因告之公乃自以爲功萬侯承之工始告成拙脩曰此書之成可謂有功於前賢後學矣此書之刻先生之心良亦苦矣弗可無志余乃序次校編翻刻之故冠於編端庸告後之君子

新刊宋策序

宋策若干篇予微時燈窗之所業者遇得意處輒爲批點以發其義一時從遊之士咸預聞之多有以是顯者故士爭傳誦焉予既入仕此本遂爲梯航加之宦業易志故業就荒茲尤不暇及矣退居無事溫尋舊業後生子弟或從學問因及舉業予謂舉子程文論規制則本朝視宋爲備論得失則皆不能免宋人取士雖以經學然經書大義短章摘題舍聖言而出已意與經義初不相入割裂破碎特甚如今所傳論孟古義可見也前輩有經義甚於詞賦之誚夫豈過與本朝經義融會題意依經講解絕無碎破之

病其法視宋實爲過焉論乃評議古今人物事變制度之優劣得失如賈誼過秦崔實政論之類是也本朝論式只主訓講要不過卽經書大義而擴長之耳如以君子之道本諸身三聖相授守一道命題其文何嘗不美然其體非矣是雖濫觴於宋然未至是之甚也今之策學起於漢人之策郡國所舉賢良方正能正言極諫者皆訪以時務治道以觀其才識之高下優劣若漢武之策公孫仲舒是也宋人猶有古意今三塲策問或摘詩書隱僻瑣碎之事以乘人之不及此卽唐人明經墨帖之遺意耳何足以知人至其條答也又不過就事論事鮮能於問目之外有所發明而其文詞又多凡陋猥瑣而不振則才識之高下優劣

何自而見於國家求才之意能無負乎故三塲策學予獨有取於宋昔在燈窻沉潛玩味輒爲標㮄圈點者意蓋有在非玩物適情也諸生問及以是語之閙弗省悟塔棐文山因出舊本請予重證予稍加省改復爲定其次第以便學者書林龔文華氏因求壽諸梓以廣其傳請予出數言於編端以詔學者予辭弗獲乃書予所見以予之

宋元史發微序

宋元史發微四卷同學博北城陸子之所著也林子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陸子其邃於史乎夫經載道史載事古有是言也然道不外事事不外道詩書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跡易效天下之動非事乎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

之行事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非道乎故善窮經者必以事善觀史者必以道嗟乎史未易言也古者史官不失其職太史董狐之書又經仲尼之筆故春秋行於萬世與六經並子長古之良史也其自負不凡其才亦足以繼其志其變編年爲五體百代不能易信乎擅制作之規模孟堅不敢望而及也然考其論著各有得失升堂入室猶愧聖門至於李唐其失愈遠起居記注人主獲觀又監修於宰相是非曾足憑乎歐陽司馬命世大儒未免至公之昧其他則又何望幸而紫陽崛起興悲道喪續筆獲麟綱目一出盡洗群史之謬萬世是非於焉一快自宋以降事益悖矣袖詔未出已勞降階之拜金匱所藏豈有三史之書珉玉同塵是非曷準是故黃袍何服可輕加被酒之人天下大器豈偏私諸子之物澶淵駐蹕致人主於乘危司馬之九伐安在京城死守誤二帝於陷虜帝王之全勝何居國母暴崩誰責宰臣之討賊帝后形毀何勞黠虜之歸喪符離三敗宋事再壞於督府史盡隱微赤縣陸沉義士殺身於恢復反書叛亂聖公曲筆葛亮厚誣自古所歎不有君子其能史乎陸子是書卽顯以推隱仗義以伐叛搜遺以補缺摭實以辯誣異而弗鑿約而成章信史氏之折衷晦冥之日月也夫揚推古今義精識鑑載筆立言功崇裨益古史辯折史遷膏肓切中史通攻訶群史癥疵適露故黃門有愛遷之美知幾有識經之議陸子是書寧有

議哉子之學辯博而深入多蓄而善藏人莫之知也當大顯於世乃數奇不偶而安於學職近於有道矣予喜其書又重其人乃爲之序因并及之

龍飛紀錄序

龍飛紀錄何紀我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也畧何事或弗盡姑紀其大畧也紀之者何詔安吳子華甫也恭惟聖祖以天授之聖際五百之運提三尺起塗泥虎噬龍吞剪群雄執秦鹿經綸草昧重開日月誠曠古之英也當其間關百戰收功於萬死一生之餘論道講藝於投戈息馬之際皇圖霸業雖鬼神不能窺測聖德神功盡天地不能爲容何其盛哉顧其當日行事之迹藏之金匱石室不惟草

萊書生目不及見廟堂縉紳之士亦有不及知者吳子生長邊荒糟糠不厭乃能窮討旁捜爲是紀良亦難矣初名聖朝禮樂征伐書予弗善也爲易今名因爲之序紀凡八卷當代名人若顧秋山洪覺山李中溪錢月川江午坡田豫陽夏月川諸公咸尊信傳錄諸生吳天祿義民陳顯林資甫共捐貲刻之華甫名朴性善記書過目輒不忘於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在其胸中所著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程九邊圖本諸書又校補三國志當道見之無不珍愛乃不能推轂使流落不偶予甚憐焉故嘗方之史遷云噫若吳子者其終不遇也耶

春秋文會錄序

徐子世望卒業南雍率其友筲廷和輩十餘人爲春秋之會得義若干篇金陵趙氏見之請刻以惠同志請序於余夫春秋之難言也久矣史稱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夫游夏以文學名又親炙於聖人於春秋一詞猶不能贊後之學者乃欲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顧不難與然則學春秋者亦各隨其人之所見而爲之說耳欲盡得春秋之旨未也譬之江自岷峨觀之江也自漢陽觀之江也自建業觀之亦江也所見無非江然欲盡江之觀未也學春秋者何以異是國朝明經取士春秋初主左氏公穀胡氏張洽傳今則惟胡氏業是經者固不敢越胡而自爲說愚則謂若能兼采三傳旁及諸家會要於道縱不躡武宣尼聞韶忘味或可望庠商賜言詩起予惜乎今之世未見其人也春秋之學既難故業是經者亦少坊間傳刻諸經義無慮數種是經獨闕焉寡見學者無所於法徐子獨會諸生而有是錄可謂有功矣觀其筆作言隨人殊要皆於胡傳有所發明雖業尚專門未必盡得孔聖之心然所以抽關啟戶而爲升堂入室之助者將不在於斯與故不辭爲之序

甘露詩序

嘉靖七祀春王元旦甘露降於漳者累日棲於松栢厥凝如脂厥甘如飴厥臭殊常穎然珠相瑩然玉色既堅弗化實侈且繁三邑之民爭取以獻於郡邦之儒紳相與語曰

茲吾詹侯德政之徵也爭爲歌頌之於是龍邑博陳子道其徒魏講遠來以敘請林子曰昔者明王德合天地幽贊神明則天錫之寵而祥瑞興焉是故龍馬出河羲之瑞也鳳凰來儀昭舜德也下逮一郡一邑之政亦必有休祥以彰懿德是故恭在中牟而馴雉堪在河陽而瑞麥靈芝理木慶雲甘露皆德之致而世寶焉今天子聖明仁孝崇委忠賢方更絃易轍以新一代文明之化詹大夫奉身清苦剔弊革奸能宣上德意以輯其民人和氣致祥瑞豈虛生是故靈露既零太平象也必在於漳郡有道也頌聲交作四海之謳歌也於是見吾皇之德焉於是見詹守之政焉於是見人心之豫焉小子不佞敢效輿人之論以爲群玉

之先驅

平寇詩卷後序

平寇有詩其凱歌之流乎誰之作梟之諸儒紳也誰之頌憲伯北泉聶夫子也平寇論功匪一人者矣曷聶夫子之頌也功也曷功梟之儒紳曰耳覩聞之眞也方醜虜陸梁剽歸德蹂桃林我兵輒敗封疆之臣相視莫敢向前綉斧以爲憂聶子獨毅然請往遂集諸將授方畧分兵數路爲犄角之勢蹤賊出沒伏其歸途防其奔逸自督兵以進乃申訓戒齊卒伍示恩信嚴誅賞用是群策協謀死士致命一鼓而崩之崖谷之間若覆巢焉嗟乎山林孽寇輕猛詭狡挾長技負依阻險出沒靡恒弗可循執肆行罔忌委毒

八郡者數十年而莆陽之禍烈於癸未郡縣操戈以從莫敢引刃相向俘掠淫殺殘虐滋甚人神蓄憤長吏縮首而含羞聶子一舉而殲之幾千百黎元之寃以雪數十載神人之憤以紓皇靈以振越厥功懋哉或曰聶子之兵固有道與數十載郡縣之兵莫獲其領要何也曰用兵之道正志居上謀以行之必誅賞以成之有沉舟破釜之志何事不成有囊沙空壘之謀何戰不克有乖溺斬愛將之信孰敢不用命鬪往者郡縣之兵觀望蓄縮無取賊之心烏合市子幸戈刃未交而思遁畧罔有懲懾以斯謀賊曷賊之謀夫聶子者典封疆志在殲賊既勝而誅賞必信越於人遠矣故一戰而奏功豈幸也與哉或曰賊驕而橫鬪楚而兵官失厥馭要操兵者無上策也夫子用兵有道其兵家者訓與有國之藩垣生民之屛翰也容可勿書乎感或者之言乃序次其事書於平寇詩卷後

卞鶴皐榮壽編序

予昔官南廷維揚卞崙子登從予問學子登才俊豁達有大志能詩善草書予奇之期以遠大其季父鶴皐君因謁予留都官邸君貌崇而禮卑聰明倜儻一見知非庸衆人既而子登舉應天壬午鄉試君喜愈善予歲時温問益勤予以執法忤當路謫判泗水行無資君捐裝予濟予居泗不悅於當道乞歸未得託妻子於子登君極力周旋予歸囊又罄君復助予且令子登送至姑蘇覼予益厚予起官

嶺表入丞南大理追念昔情獨厚鶴皐恨子登已沒不及見也君維揚富室所交多名縉紳在恒情或慕聲利漸名節然於予不以盛衰易志賢於翟門之客遠矣按卞氏裔出晉尚書公壼至菊亭復起鉅家庸能閑以禮義閨門百口同爨無異財雍睦無間言君承家益濟以文雅澤以詩書子弟遵其教各能樹立若崙若峯若萊輩彬彬接武剛名縉紳間矣嘉靖癸未江南北大祲人相食君捐粟千石賑饑富人爭慕效賴以全活者甚衆又置義塚收瘞塡溝壑之人朝廷榮以散官他如置義田以贍宗族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修學舍助學田所費無慮萬金皆人所難者可謂積而能散富而好禮者矣嘉靖改元卞氏得以五世同

居旃其門今六世矣當世重之咸曰卞義門云君之義聲旣著士大夫之交君者愈賢之當其六袠稀年咸有詩文爲之壽序記原說辭賦詩歌頌贊諸體略備君又作知足堂以居士大夫賢之多貺以詩文長篇短釋充盈箱篋瑰詞秀句爛然珠玉一時文獻咸萃其門誠海內之故家也乃子鴻臚君端珍藏之懼其久而散逸也類次成編凡五卷將梓之以爲世寶自維揚書來求序其首簡夫壽居五福之先最人所難得中古以降元氣旣漓聰明富貴者未必壽壽者未必聰明富貴故顏子屢空而夭亡盜蹠橫行而壽考其德位名壽之並得吾見亦罕矣間有聰明富貴而兼壽考者非家運之隆所稟得元氣之淳則節欲養性

積德行義得攝生之道非偶然也鶴臯之眉壽無害其家運之隆所稟者厚與抑節欲養性積德行義善攝其生者與然所貴乎壽者在乎有益於世善可述而名足稱則其人雖止於百歲而其名不與之俱往始足謂之壽也使生無益於時無益於後則雖長生久視如侯門安期生之屬亦與草木同腐者等耳曾足謂之壽乎是故鶴臯之壽非百歲維期之壽千百年不朽之壽也乃不辭爲之序

周母許氏旌節卷序

節義之有旌褒何也所以彰往勸來立人紀而閑世道也夫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也君有難臣委之而去則國何賴夫亡婦委之而去則家何賴此禽獸之行也則將人紀解散世道敗壞而家國非家國矣是故聖王爲治必旌節義之人表宅里樹風聲非蔡其美名也將以彰旣往勸方來立人紀閑世道保家國天下於無窮也噫此爲治之首務古今聖帝明王之所同也國朝之法三十以前守志五十以後奏聞者始得褒旌其不幸不以時聞奏與聞奏不及褒實而死者皆不獲其死後旌表者自有國至今僅得六人焉曰舉人陶亮之祖母鍾母方曰謝方石之祖母趙曰顧中舍之母俞曰陳郡守之母陳與是卷大理丞弓崗周先生之母許也弓嘗考之鍾氏方氏則一門四節之盛奉我孝宗皇帝特旨自餘則皆以子貴夫一百七十年之間死者旌表者止六人而皆有其故則民間貞節處凉寒

拘時例弗與旌表者何限是豈聖人立法之初意哉迂儒俗士行法之拘而失之之過也然自陳以前不過孝子不容已之心隨時爲之自周母旌節之後詒書始著爲例蓋周母之節足以動人周子之賢足以揚親而啟後故有此耳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弓觀母年十九而秉節四十九而告終三十年間煢煢子立守遺腹之子教以詩書禮樂底於成立爲時名宦眞有古人立孤之偉節不特空房獨處黃昏風雨之間寂寞凄凉辛酸窮苦爲可憫也旌淑貶慝天人常紀而禮官初猶難之獨何心與要自古忠臣烈女致身以成國家立節義皆光岳全氣所鍾故能凜凜與烈日爭光與秋霜比嚴夫豈有所爲而爲聖

王爲治欲假之以立綱常閑世風保國家與天下則旌褒之典有不能已者耳奈何俗儒之拘而失之也是卷所旌豈特周毋一人之幸哉綱常世道國家萬世之幸也予不佞謬有天下之志惡夫拘執不化之害道者闡毋之事故樂道其始末爲之序

集山書屋序

崇陽汪希周以武部郎料兵至留都訪予見山亭命序其集山書屋言曰大集我崇望山也山有三峰聳起若筆架尖嵌巖峭人跡莫至意必異人所居諸峰遠近環峙如揖如拜如帶如抱山下有泉百餘行數里會爲崇溪直南有桃花洞幽勝不可名狀多古名賢題咏宋張乖崖宰崇愛

大集之勝築室鑿池其遺址在焉始家翁遊崇校嘗於大集之東葺數椽爲藏修之所兼教我兄弟我兄弟既朝食家翁亦以偕計詣闕下一日翻然拂袖去扁舊所葺曰集山書屋日居之以經籍自娛移書諸子曰天下事而屬爲之放我集山主管風月豈不樂哉遂不復爲當世慮此其大較固未有序其事者君知我能愛於言耶予惟宇內名山水造物者設之意必有待必有道者能知其趣朱其輪華其轂宦海貴途汨汨弗返此不知其趣者也跡岩穴心朝市高隱終南人有捷徑之誚謂知其趣者僞也屢起陰州之想不見拂衣心及而力弗逮謂知其趣者淺也大集山稱崇陽之勝然自造設以還凡閱幾千百祀於乖崖僅一遇又以宦遊至弗狎居餘莫之前聞知其趣者或鮮矣乃翁公獨有契於斯始也葺屋以豫藏修卒用之自老軒冕在前去若脫屣山水之趣公可謂不知者耶意公居是屋也必會境於心以景觸道大集之山秀而高其毋發吾之仁而增其壽乎大集之水清以深其毋發吾之知而助其樂乎臨桃花之洞其毋感吾之吟詠而續古賢之音聲乎覩乖崖之遺址其毋動吾景仰之心思有教子而踵其芳躅乎然則異時集山書屋當與乖崖書院同不朽於崇陽間使過者森竦躊躇而却顧必有雄文巨筆大書之者何有於予序

新刻高東溪文集序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諱忌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爲苟從典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轍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鐺遂沉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搆撫中以羞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訕失官藍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秦爲仇敵雖屢經摧折顛沛流離曾不肯稍强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其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婿太師覬躋通顯迄死弗逮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自肺腑殆不

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爲而爲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予讀其傳見其爲人心竊慕焉徃得其集於留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推黄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失得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與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孫維梁克家漳守何薦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守朱文公熹奏贈其官今三百年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孰謂善不可爲哉孰謂善不可爲哉

邵康僖公文集序

康僖邵公文集若干卷其猶子德夫刻之崇安予南遷過之以序見屬康僖予友也往過古杭哭之於家茲序予責也奚辭或曰聖人貴行而賤言以文乘世君子不多也胡康僖以文行乎曰不然夫言之弗取貴者謂空言而行不逮於道弗近者耳有若達意明道則言惡可已是故雜物撰德匪言弗備闡幽辯惑匪言弗晰申命行事匪言弗流彰往察來匪言弗著言其可已乎經史子集皆言也六經四子學者宗之萬世如一日何也以達意以明道其言不苟也下此則得失互見人之是非可否有不一矣故論文曰不苟作則可曰不必作則不可必曰文不必作則大經可無古賢名世之作俱當燬也而可乎康僖年少以文魁天下顧不欲以文自見其克已省身致力於道汲汲如也觀其筮仕幾三十年起詞林歷藩臬以至卿寺債負莫償身死之日無以爲葬非於道有得乎督學閩楚所至以道師諸生稱盛德者至於今不衰予嘗與同官見其接人雖在造次無疾言遽色事當喜怒雖甚亦不形可謂有養矣其平生言論胸中經綸要亦不少恨弗獲大遇盡見之施設亦命也然錫謚殊恩特出明廷在當世鉅公有不能得而公又不可謂不遇也公既不欲以文自見故平生著作亦少其所得止此然皆不能已於言實本於躬與道而發之非空言也故其言足以傳公諱銳字思抑別號端峰官太僕少卿康僖其謚云

王一臞先生文集序

行非卓行不足以服人行人之所不能行者天下之卓行也言非至言不足以服人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天下之至言也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士君子出處之大節也然有世方我用乃鏟釆韜光而不行如徐穉子之在漢蘇雲卿之在宋豈非天下之卓行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固學者之所貴也然或道喪文弊風靡波頹其有大剗頹風教人自爲起八代之衰黜西崑之體如韓昌黎之在唐歐陽文忠之在宋豈非天下之至言乎國朝恢皇治理至弘治間爲極盛是時也衆正有彈冠之慶士君子方樂於仕進以行其志先生當弘治中歲高擬鄉科南宮一跌以養親

爲辭遂爾卷懷雖朋輩強之而不可方之徐稺子蘇雲卿
不甚相遠豈非天下之卓行乎自科舉之學與天下之士
始則浮華於文詞終則破碎於經義遂失渾厚之體至國
朝弘治間極矣蔡虛齋先生崛起南服以理學教學者遂
盛行於海內先生以高明之資尤能發明師旨至有青出
於藍之譽予觀其記寧德之學欲九州學者之爲同國百
世學者之爲同時序林氏之譜則欲合歐蘇爲一以西銘
爲一大譜讀文章辨體而悟精神力量之不足讀程墩篁
跋文章正宗謂王張之私人與朱陸道一之非眞知至於
序蘇東坡之集稱其天資高明亦有得乎六經語孟其文
章精神氣骨剛而無餒其心在於天下國家君父蒼生大

倫大法與其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事爲作用推
其功於仁義皆鑿鑿乎可用極言新法爲小人所忌惡擠
排終於流竄雖瀕九死而不悔謂合於曾子之臨大節孟
子之養浩然之氣謂朱子非聖賢至公至仁之心此則古
今卓絕之見非尋常之所可及也使天假以年竟其所至
必有以發前人之所未發而乃壽止中身不使遠到豈物
之精華天地所秘先生固莫之能爲也耶嗚呼觀其祭虛
齋之文謂東南數百年山川之精秀獨洩於一人之身已
親炙其門欲深造其閫奧方將伐百代之蕪穢揭六經於
日星不知者謂我孤孤矯矯雖先生亦以爲狂而不經則
其自負亦不止欲爲虛齋而青出於藍之譽信不誣矣先
生不久於人世不能終其學故其文止此二子早喪其文
亦散逸無能收拾者其嗣孫國俊乃能收拾於散逸之餘
非不幸中之幸與國峻欲壽諸梓以予爲先生知己以序
見屬予素高先生之學行嘗薦之於朝未及敘用而先生
已不作矣茲序所以成先生之終也學者不讀予之序孰
知先生之爲高不讀先生之文孰知予言之非佞哉

劉執齋先生稿錄序

客有就予論文者曰文必秦漢已乎曰然曰今之爲屈詰
聱牙之語者秦漢矣乎曰否秦漢之文雄渾典則而得於
自然變化飛動不可捉摸也今之作者辭壞於割裂氣傷
於斲削意屈於拘牽困苦偏枯弊也甚矣烏乎秦漢然則

若何而可秦漢乎曰噫淺哉文章關氣運氣運有登降文
與時遷何秦漢之拘乎文以載道道窮於春秋文止於孔
孟戰國而下陋矣何秦漢之尙乎然則將奚從曰吾奚從
從於道耳夫文有五要門戶要正取材要博尺度要定步
驟要重氣勢要壯文有三利辯是折非利於明比物引類
利於切陳事說理利於盡文有四惡用意惡奇立論惡迂
用字惡僻造語惡陳文有五弊深也或弊而晦顯也或弊
而淺高也或弊而亢卑也或弊而諂激也或弊而怒經之
以五要發之以三利屛四惡懲五弊文之法於是乎盡矣
道於是乎著矣吾何從客聞予言再拜而去大中丞江右
執齋劉先生以古道聞當世其爲文皆自溢諸中而發之

故不待刻意求字讀句語之工而法度自見其視諸弊爲屈詰聱牙之語於道無補者相去遠矣予出先生門下受知獨深及官留都復幸得時親炙於左右暇日因請其所錄稿觀焉三復之竊獲我心乃述答客問之意冠諸編端將以傳先生平生所作甚富火於寇是錄所存蓋十百之一二云

懷蘭集序

余自正德丙子領鄉薦嘉靖辛丑歸田首尾二十六年中間升沉得喪無慮幾變南北東西訖無定迹而辛甘苦樂罔弗備嘗一時士大夫之相與者隨遇而睨以言樂而喜苦而悲蓋亦各盡其情焉類聚群分各有卷帙前積後累

遂盈箱篋退居暇日發舊箱理故牘翰香墨迹歷歷在目萍踪一散不可復合追想平生爲之浩歎懼其久而散逸也乃編次成集命曰懷蘭凡十卷取易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語也余生疎戇動寡諧俗用是取困故入仕近三十年浮沉相半海內君子之交余者弗以升沉得喪而有間可謂同心矣其言不如蘭乎彼此參商遺墨俱在言可味而人不可見使人觸目而興思能無懷乎故曰懷蘭余於是重有感焉海內同心之士當其盍簪握手之時意氣相求道義相許咸欲策勲華光昭宇宙下上伊周弗論管晏是時牝牡雌雄尚未辯也已而時異勢變諸人之得喪升沉始微不同而終乃大異或翔霄漢或墜淵谷或登鬼錄翔霄漢者得時行道霖雨蒼生名實加於當時及於後世疇昔之所志罔弗盡酬余雖不及而私竊喜之墜淵谷者或行高絕物觸怒豺狼或奇數不偶橫罹世網疇昔之志弗及一售平生所學終身泯沒而不見余不自揆而重爲悲之登鬼錄者升沉得喪雖若不同而同歸一土死生殊途幽冥永隔形容不可得而見聲音不可得而聞感今追昔令人重嘆興思而涕淚隨之則余於斯集也能無永懷也耶乃命工刻之而序其意如此

自鳴稿引序

昔楊遂菴太宰之被誣於逆瑾也自登檻車至落籍歸第積所得詩若干名曰自訟稿余自引疾至謫官以來時輒

有作積而成帙不忍棄去因題曰自鳴稿蓋取韓昌黎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語也或見而笑曰處逆一也子之禍又未至於遂翁也遂翁之稿以自訟子之稿以自鳴且遂翁之稿不錄辯理之詞子則錄焉人度識之相越有如此哉予曰是非子所知夫遂翁當時之名之位之才俱出一世之上而所遇則小人也無待於鳴而自白予之名位才於遂翁既遠不逮而所遇又皆君子也不以鳴將誰白哉夫道有幾言有時故艮之九五則取其輔之艮巽之九二不厭史誣之紛各以時也此予之稿所以不敢自比於遂翁曰自訟曰自鳴各有在矣或者然予言遂書之以爲自鳴引

困知記序

整菴羅先生既辭吏部之命家居杜門著書明道予往得其困知記三卷刻之嶺南忽遷官去未及叙也兹又得其續記三卷乃合而敍之曰自古聖賢之言學也咸以躬行實踐爲先識見言論次之故傳說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聖賢之重行也如此故世之論人物者亦惟卽其行履之優劣而爲評品之高下知識文辭弗與焉今世君子則惟知識文詞是尚而行實不論矣故聽其言若伊周孔孟復出考其實則市人不如憂世君子未嘗不於是三致歎焉予觀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

致疵及退居卽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肆其居家又如此且觀其辭吏部一節眞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觀夫世之高論濶談動曰我孔孟我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富貴聲利束縛不能去賢不肖何如也噫當今人物舍先生吾誰與歸百世之下使本朝史冊燁然有光如先生者有幾哉是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詎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不謂善言乎

南京大理寺志序

大理寺舊有志抄本載國初制度畧具作者之胸襟識見要不凡其捜羅亦勤矣考其時當在成化末造惜姓名不傳使後之人無從考德而論世篤其實而逃其名其人亦高矣哉余昔備位廷評服官之暇時取檢閱將與張石嶺先生所續志編輯成書無何謫去承乏重來爰尋舊事寺正鄭子伯震汪子汝正暨諸僚屬咸躬予贊乃卽舊志詳加磨校舍其短用其長伐其蕪討其誤補其遺續其新分門從類共七卷篇目卽其舊而稍更張凡例創自今參之古義建置志寺之創立本末也寺必有官故志官制官必有養故志祿制有祿必有居故志官署志職守官之所事也格式以垂則制令以宣德條例以輔法皆職守之屬

也故志志宦蹟志辭翰存文獻示景行也夫志也者史也古惟天文與地職官人物食貨禮樂刑法有志志官府未或前聞也然備一官之事以垂一代典常亦典之不可缺也南京諸司咸無志獨寺則有亦前輩多君子爾前輩道德如薛文清章楓山功業如馬端肅氣節文章如胡公潤鄒公瑾黃公鞏皆命世之英寺之光也夫得一人如文清公已爲盛矣況弗止乎然則斯志也得大君子亦可以傳矣

棘寺同事錄序

棘寺同事錄何錄同事於寺者之名氏貫至年月也曷錄重之也曷重之合異以爲同是故其同可重也曷合異以

爲同今諸生或吳或楚或閩或粵其地異也或科或貢或
例其途異也地異途異而共事於一官非合異以爲同與
夫君親一也不可輕重臣之仕於君子之事於親一也不
可彼此同生者爲兄弟同仕者非兄弟與故在今日則有
兄弟之好在他日則有世講之義是故其同可重也然斯
同者迹也未心也吾聞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
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公旦管霍同父而異子夔契共兜
同君而異臣其心異也箕子比干同行而異仁伯夷伊尹
同道而異趨其心同也故同事者又當因迹而論心有若
同於爲人而君子小人異同於爲學而爲已爲人異同於
事君而忠佞異同於治民而仁暴異是謂迹同而心異何

足以爲同是故同事者必以心爲人必皆君子也爲學必
皆爲已也事君必皆忠也治民必皆仁也然後可以爲同
矣

永春縣志序

昔者禹既抑洪水乃分九州定山川別疆圻條物產辨貢
賦地理之書於是昉矣周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名始
見嗣後國史地志轉相祖述史志地理郡國志有職服輿
地寰宇各自名家波漫百代夫志一邑之史也備一邑之
事者也地理云乎哉山川風物存乎輿地建置存乎規制
國計存乎版籍吏治存乎官守人物詞翰文獻之徵也雜
志衆流之府也罔弗備矣故志有道焉規度欲正正以立
體該載欲盡盡以周物考核欲精精以審是品騭欲公公
以永鑒四者具斯良志矣書禮春秋始亦志也猶之墳丘
乘杌也刪定於孔氏遂列之經萬世寶焉非夫盡性經政
其言足以法與六經遠矣史記一書傑作也入出牴牾間
或莫揜至獨出機軸首變古法爲今制有百代不能易者
舍短用長可也今郡國咸有志類失步邯鄲誰登古雅永
春志闕久尹天台柴仲和氏病焉既而憲長崑山周公以
斯督郡縣仲和欣然承之輒弗予揆以其事屬予既受事
乃取舊志讀之皆荒誕猥俚弗可籍手加之文獻殘落昔
賢遺事漫無所於考乃與仲和悉力搜研稽政於官問俗
於野訪遺於荒山古廟補其脫畧續其新黜其不可載者

暑寒交始克就緒例以義起事從其類凡七志分九卷夫
事不師古匪克攸聞元也志長力短博觀百氏庸酌厥要
鼠坻牛場容知免夫

高氏族譜序

高氏族譜成客問於林子曰子之譜也立則以起例合比
以成編其制美矣夫亦有說也乎曰善哉問請明告子夫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作而不法後嗣何觀是故序親
比類存乎圖繫往彰來存乎錄軌物垂訓存乎範象賢考
德存乎文觀吾譜諸義如示諸掌乎曰譜之說則吾既得
聞命矣夫亦有受也乎曰帝王之道因革從宜孔聖修經
道兼述作吾監故以起新引類以廣意譜之制於是乎備

矣是故圖以世分其遷史侯王年表之推乎錄以人著其世家列傳之流乎範以義取其內則家訓之法乎文以類集其苑藝文志之餘乎曰予之所受則吾旣得聞命矣抑齋高子之志可得聞與曰夫子篤於仁孝者也夫生人之類必有尊也言乎其祖也必有親也言乎其族也尊祖孝也親族仁也譜也者仁孝之器也世末道降於是乎身致富顯者恥言其先於是乎忽畧根本者無念爾祖於是乎角奪財產者仇視同胞於是乎刻薄寡恩者路視同姓夫予大懼骨肉之散拳拳譜牒之脩以維繫其族人尊祖親族於是乎在矣可不謂仁孝與客曰若是則夫子之志與子之述作皆可書矣請林子林子不可告高子高子辭客

曰讓美弗徵善則善矣著作之義弗彰則若何林子無以對高子曰諾乃書之爲高氏族譜序

潘氏族譜序

潘子勉甫以其所著家譜請序予觀其譜有法焉夫世系弗晰本支紊矣世紀弗聞名實湮矣世範弗立家人離矣世業弗植生理瘁矣世德無考文獻弗徵矣系也者叙親也紀也者撰德也範也者著教也業也者敦本也考也者尚賢也五者備而家道成矣故曰有法焉潘氏博羅望族自貴卿起家迄今九葉代有作者勉甫蓋傑然者勉甫才足經世而行不偶俗方起軏踣平生樹立百不見一斯譜也可以見其槩矣余昔得潘子於泗濱遂棄官去潘子方陟茲予來廣藩潘子乃落職家居漠如也聚散升沉爲之一慨叙茲譜所以識也

林氏族譜序

林氏族譜七卷吾宗饒守羅峰先生之所作也次崖子借觀焉有世系有家傳有衣冠圖有丘原圖有恩命錄有文獻錄有家範乃作而歎曰譜道其備乎夫世系親疎之辨也家傳行履之跡也衣冠祖考之儀刑也丘原先人之委蛻也恩命君寵之光也文獻有家之寶也家範貽遠之謀也故曰譜道其備乎自九宗五兩之法壞生人之類離散久矣有未及數世已忘其所自者而況於其行履乎於其儀刑乎其他抑又末矣羅峰斯譜仁不遺親信不誣先敬

不忘君獻以成家文以飾獻一舉而五善備焉良譜也吾林入閩喬木晉安枝葉蔓延閩廣文武忠孝世象其賢科第之盛著聞天下斯譜亦足徵也

送張淨峰郡守提學浙江序

郡侯淨峰張先生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戒行有期廉衛侯劉子潤夫因節判朱子元東求予言爲之贈淨峰予知已固予所樂言茲督學校尤予所樂言也烏予辭維國家法古爲治建學造士橫經設教而取之於科貢蓋士養於學校三年教成經明行修斯能以經術以出治道也學失其政則世無良才則國無善治學校之所關不其大與國朝弘治以前士必明經學必適用不失國家養士

之意故出於學校者皆能有所樹立以贊國家昌大休明之治師保陳夾輔之力九官有相讓之風臺諫奮敢言之節方岳著旬宣之政州縣勞撫字之心治道駸駸進於古昔自時厥後雜學興而正學廢人才治道重有可慮者矣蓋自詩章雕鏤之學與先王經世之迹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始壞自記誦涉獵之學興孔門博約之旨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再壞自艮知易簡之學與程朱義理之學輟而不講學術於是大壞學術既壞人才何自而出治道何自而致聖天子孜孜求賢圖治於上何由而仰稱哉兩浙人文之盛先天下學術之弊固有然者吾聞道有要事有機督學之官人文之領袖世道轉變之要機也今使督學之官

能得經明行修者十數人分布天下正學安得而不興士習安得而不變淨峰少有異質自知為學即以孔孟程朱為宗日從事於窮理修身之要再經憂患磨礱益熟而造詣益深以若人而督學兩浙可為人文世道賀矣昔淨峰兩任提學所至以道帥諸生不為空言之教其在廣右選貢之法方嚴不貶心以徇時好君子稱其直其在江右易簡之說方熾能正詞以禁時非君子稱其義既而以直失官而義弗終於楚君子稱其屈今淨峰得復其官而又增秩於兩浙豈非君子之論獲伸廟堂之上意固有在也耶淨峰行矣嗚夫子之道以革當今之弊以還國家建學造士之本意以副聖天子孜孜求賢圖治之盛心以協贊我國家昌大休明之治於無窮於是乎望

送陳練塘正郎少參湖南序

丁丑進士於今十六有年矣得失升落予嘗而備已復至留都陳忠夫子始為秋官郎何遲也惟吾忠夫子敦恪沖恬世味莫之動恒引疾以待老其有道者與去歲自刑曹轉儀部校士應天今春遂擢參湖議亦蓄極而通也同年諸君榮之以贈言予役陳子復過余請曰艮謨無似辱在不鄙若得終惠錫之教言敢不夙夜服以終身余辭曰吾子靜養之深易施不利予言祇贅爾陳子請不已乃言曰為政有經居官有體子知之乎何謂經政教刑是矣何謂體百官所職是矣不知經不可以立政不知體不可以舉

官是故古之聖王憲天立法三事並立所以舉經也樹國建官六典分治所以正體也今之為政居官者吾惑焉刀筆刑朴是業先王政教弗講而荒厥經殘矣官弗守厥常事以時禦或胥僭淫厥體紊矣以若求治其將能乎今子之吏湖南厥職祀神也守土也其經其體可不講與昔舜命伯夷作秩宗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宣王命召虎懷江漢曰來旬來宣夫寅敬也直正也清潔也洗心立正以篤乎敬將之以夙夜祀神孰先焉旬巡也宣布也巡行旬域宣布政教弗先以刑威守土孰先焉吾子而取舜之命伯夷者以事神取宣王之命召虎者以守土若經若體具可得矣於治也何有夫為治不法先王者俗也法而不至者

惰也吾子敦恪冲恬不以功名撓志豈俗與惰者是故望之又聞太和名山也地靈産異神仙老氏之所宅於今尤烈襄陽峴首之間水深土厚而民勁羊杜相繼立功之處遺風固在也吾子暇日振衣而登天柱之峰紫霄之洞則遊神太清安知不復遇乘青牛授秘術如尹喜之在函關乎磨辥而讀墮淚之碑銘功之石則高山起仰安知叔子元凱之功不可續之將來乎陳子聞余言欣然笑曰祝我以長生進我以不朽林子愛我至哉小子不佞敢忘佳賜之辱旣而同年諸君復促登軸余乃伸楮濡筆書所言以孚之

送邛松谷正郎擢少參江右序

松谷邛子以冬官郎擢江西參議過孚問曰何以爲江西孚曰子何余之問也吾子飫於經濟昔建議治河當路不能用反子罪竟罔功子見高矣雅尙幽退筮仕十五年官止郎中子守廉矣以若爲江右猶倒囊出物也奚孚之問邛子曰物理無窮小子何知而敢不問也曰有道之言也請以所聞告吾聞立官之本有三其要有二子知之乎曰未也何謂三本曰吾聞處官者職墮於華游道替於正望業卑於滿止夫何物莫能兩盛故冬榮者春必凋西流者東必涸天地且爾而況於人乎是故黜華卽實則分職治去獲攻難則德義立舍邇圖遠則事業大三者所以求諸已而致之道故曰官之本也何謂二要曰今之從政者率苟且隨時語以古之道則曰迂然與曰未之然今之君子咸任智自神見不出諸已則羞然與曰未之然曰善哉子之見乎夫動必則古先王之紀綱法度皆吾之山川道路也蕩而不率何以適治人見有限狂瞽芻蕘之言皆吾之耳目手足也棄而不用何以成身是故以今準古則愆悔亡以己從人則聰明廣二者所以求諸人而致之道故曰官之要也邛子曰內不遺已外不遺人立官之道弗此越矣聞江西俗故喜訟何以治之曰噫吾子過矣夫訟可止不可治今使仲由折獄廣漢鈎鉅蕭何議律江西之訟可盡乎是故正末莫如端本澄水莫如清源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止訟之道哉惜我未之能逮也雖然

三本以經之二要以緯之明德以先之其庶矣乎願與子勉之邛子欣然再拜曰政不違道治必探本先生之教君子也小子不敏敢不夙佞服以終身已而邛子行秋官林子質貞希曾輩以贈言請孚乃書所言以孚之

送方山張都憲入贊內臺序

方山張公以御史中丞督南虔支天子嘉之召入內臺或曰國朝舘職不補外不爲財賦兵刑文學也故不他役公孤輔弼於是乎取之方山入詞林侍經幄有年矣乃歷藩司至都憲財賦兵刑嘗焉而備今復茲轉何也余曰子以方山內臺之名爲非與不然也我明告汝夫道無精粗同於適治才有偏長未謂不器人不經歷弗可大任夷禮皐

刑並列虞官無精粗也商學由政分科孔門猶偏長也野耕巖築並登相位多經歷也夫翰林侍從之官職論思備顧問固仕宦之華階當世之所榮然或才有偏長用人者懼違其才故不他役因襲既久遂以爲常爾豈曰此精彼粗若是其拘也士之有志者天下事皆欲經歷庸肯執一端以自榮端揆之任百責攸叢要以得人豈可不博求而一途取之是故劉誠意以大史爲中丞弗拘也劉忠宣辭舘職求外補有志也李文達由曹司登黃閣論才也斯王者之建官古今之所同也非若子之所云也子之所云叔世之積弊也往皇上初政更新百度翰林之官多補外非外之也於時士出翰林者多不樂至有拂衣而去者余謂

皆非也方山獨不然隨其所至殫心乃職守土也而賑饑操江也而弭盜督賦也而剔弊日有孜孜無往而懈不曰吾文學弗他役也方山之志忠宣之志也與所獲多矣豈執一自榮滯而不化者與吾想方山遇財賦胸中有會計也遇甲兵胸中有武庫也遇刑獄胸中有法律也天下事無不有諸胸中一當事任爲用愒既覩夫素不經歷而夢想億度者賢否相去何如也是故方山之出也所以爲入其經歷也所以爲大任也予何之異也或者喜曰微予言鄙人幾不知大道既而方山行總憲與浦王公厚山周公以贈言請余無能爲役乃書其言以復

送郡侯俞蒲山憲副河南序

郡大夫蒲山俞先生守泉之六年聖上以吏部之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至是凡三推矣而始及或曰近制郡守三年轉憲副五年轉參政蒲山作郡計其俸歷已踰五年僅得憲副毋乃屈耶今之作郡者飽食而嬉睡東窗之日而衆務咸稽求一己之能肥而民瘠罔念蒲山無有也可以觀政矣上擭其君下剝其民江山草木恨不能括以歸不二三年富峙王侯蒲山無有也可以觀守矣夫其政如此其守如此雖一載三遷其官亦不爲過而作郡五年僅得一階毋乃屈耶次崖子曰是非汝所知夫事積久而後成物待時而後遇爲九仞之山者平地積土簣簣而累之寸寸而高之弗程限弗論功日久而山成矣未有今日啟手

而數日遂成山者此積久之說也十圍干霄之木產於深山茂林千百年莫之睥睨一旦工師求而置之廟堂之上棟樑柱石惟其所用夫豈醜於前而良於後哉亦至是而始遇耳此遇時之說也蒲山之守吾泉也心神精力所用幾何春秋五閱而始進一階此猶九仞之山不以日月計也入仕十餘年寸寸而進未大顯於用此猶山林巨木未有所遇將有所待也何足爲蒲山戚哉然凡人之情恒以顯晦而二其心宦成而怠其志楊雄草玄自守卒爲莽大夫其心二也黃霸聲名損於治郡其志怠也心二者喪厥善志怠者棄厥功厥善不喪厥功不棄吾於是見蒲山之升矣是故吾願蒲山之無改其初也或者聞予言唯唯而

退已而蒲山先生行縣大夫以贈言請予不佞迚答客之
語以予之

賀朱平川節判擢知高明縣序

節判平川朱子擢知肇之高明將行問於次崖林子曰何以治高明林子曰知二無斯可以治高明矣何謂二無曰有身無身有家無家何謂也曰身者人之有也惟有其身則所謀者惟身於民不暇及矣家者人之有也惟有其家則所謀者惟家於官不暇及矣是故有身無身有家無家作縣之道也曰此以存心言本也其政可得聞與曰可夫政在於去害而興利有害不去有利不興雖龔黃不能善其治曰民之利害可得聞與曰可夫民有三害有四利何

謂三害曰里甲也吏奸也豪俠也何謂四利曰農桑也儲積也工商也學校也何以謂之害曰里甲役重則江海耗於漏巵奸吏舞文則生死隨於傳比豪俠侵奪則牛羊陷於猛虎庸非害乎何以去之曰用度節則里役輕矣有犯弗赦則奸吏縮矣亟鋤治則豪强斂迹矣何以謂之利曰課農桑則衣食出廣儲積則患有備通商惠工則財用足興學變俗則禮教行庸非利乎何以興之曰授之以法考其耕穫而殿最焉則農桑勸矣不誅私藏則儲積廣矣薄其稅斂則商工畢集矣建學擇師集子弟而教之則學校興矣平川曰興革之教小子不敏請從事於斯矣里甲之害似有難者敢請問焉夫官府之經費其至無涯居官者不能神運鬼輸將欲節諸惡得而節諸林子曰不然夫苟有志於節民何患於不節元之於欽子所知也吾觀今之有司多有可節而不節者焉夫吾人居官自有常入日用飲食乃取諸民可乎官府文書楮劄之費在官自有常積亦取之民可乎賓客迎送薪芻僕馬之費亦有常數乃以一科十又有濫與者可乎里甲之困正坐此耳苟能節之民困其少舒乎然非能忘其身家亦烏能節諸是故有身無身有家無家作縣之道也朱子起而再拜曰命之矣命之矣已而鄉士夫黃廷瞻陳入道輩以贈言請林子乃迚朱子之言以予之

送盧江俞君擢廣東都閫序

天將開一世之治必多生賢傑共成一時之事功功業既成人才必問世而後見其見亦多偃蹇不遇其故何也天人相爲表裏否泰相爲倚伏天運不能外人而自成世道不常泰而無否故天將開泰不能不資乎多才泰運既開則人才亦不爲世數得此實關於氣運之通塞生民之理亂莫非蒼蒼者主之非偶然也炎漢之興良平蕭曹韓彭諸賢爲之輔漢業既成大才如賈誼董仲舒終於不遇孔明雖遇而卒無成李唐之興房杜王魏李徐諸賢爲之輔唐業既成大才如韓愈終於不遇陸贄郭子儀雖遇而亦坎壈於是可見上天之生才矣我太祖龍興一時風雲會合如八公三十七侯一伯其人才視漢唐蓋又多焉一百

七十年來博學鴻儒或問世而出求其運籌決勝攻城斬將如開國諸臣何其希濶寂寥也予獨於虛江俞君有取焉君天資穎悟英敏少有大志長於太公孫吳諸書古今名將傳無不熟讀慕其爲人以泉衛百戶舉武進士上第知予有志當世從予問學予探其志趣言論膽畧有過人者酷喜之安南之役予募兵漳泉君以金門千戶從事發謀吐慮動契予心方與同升適予蹉跌願莫之遂予既退居虛江起金門上京師鄉縉紳交薦受命司馬整頓邊陲以勞效擢試都指揮守備汀漳屢平寇盜民賴以安予每薦之當道亦知其才閩中海寇頻年作梗禍延吳越封疆之臣束手無策當道乃以其事委君遂取官印於劇盜平

群盜於立鍾當道交薦擢都指揮僉事分閫東廣適山寇攻掠同安當道覛漳泉武職無可任者又以其事委君君乃提兵入宜蕪扼賊歸路而挫其鋒雖泉兵不至孤軍無援未能滅賊然已擣穴折首擒其黨破其膽矣夫福興泉漳備倭之官指揮千百戶無慮千員不能平賊虛江以臨汀一隅守帥獨能收功泉漳領兵指揮以下十餘員官兵前後一千五百尾賊不敢追虛江獨以不滿百之兵迎賊而挫其鋒信乎天生將才靳於叔世而虛江爲傑出也方盜虜官印剽同安閩之民無所恃所恃惟虛江今虛江去閩之廣廣之民有恃矣閩之民其誰恃乎予重爲廣人喜未免爲閩人憂也然廣人吾人也奚分爾我一方草寇何足當天下大事虛江之廣進用有機天下事將必賴焉予不以鄉國之私廢天下之公故不爲鄉國憂而重爲天下喜也予昔欲與虛江共成安南之事事既不成虛江乃以北虜進今安南再變予既退居而虛江適轉東廣豈非昔之未遇者將於是乎遇予志之未成將爲予成之與虛江將行諸生趙文璧葉文科等以其有功於泉其門人顏一桂於虛江有師弟之雅相率乞予言爲之賀予喜虛江之進重以諸君之請故不辭爲之言虛江行矣天下事非一人聰明所能獨任萬一天下有事尙當爲子盡言之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七終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願艮仝校

序

送芳洲洪子之任南都序

芳洲洪子舜臣擧嘉靖辛丑進士上第仲春注選舜臣在首例得京秩洪子弗樂也力求留都銓部弗能留與戶部山西司主事便道歸省人駭曰何爲而至也比至始闡厥故人曰今之仕者率重北而輕南洪子乃南之請何也次崖子曰舜臣此擧其過人乎將來事業其可量乎殆不負

予之所期乎始予以廣東提學入丞南大理過家舜臣年方十六予見其文驚曰是嶰竹渥騶非人間凡品也許以女携至留都授之春秋令與縉紳長者游舜臣嶄然露頭角於是名在士夫間矣時嘉靖壬辰也甲午試於鄉不利予在金臺與予書曰兒幸見錄於主司恨爲有力者所奪予報書曰大器無速成未見非子之幸也惟當勉之耳既予以遼左事謫欽過家舜臣朝夕侍一日請曰今兒志力學期不負翁不知何以教之予喜曰士患無志耳夫苟有志何事不立然必勉之毋徒空言已也歲丁酉舜臣高扳鄉科予在欽得報喜不寐既而與予書其略曰今之學者一科一第焉耳身家之計咸取於斯寧復遠望兒切恥之予偉其志恐其荒於言也書以贊之曰吾子賢乎哉然言忌無當子必勉之庚子夏予以戎事過家見其擧止談吐大異往常採其所造益高以邁始信舜臣昔日之志不虛予之知人不謬也是秋會試北上予知其必擧進士與易今字蓋舜臣小名天民予字之朝選後以字入試因以字爲名爲易今字云其望之不淺也辛丑果取進士上第予得報益喜不寐予既謝事舜臣居京師天下賢士大夫問及元者舜臣能歷歷言之時示予古選近體諸作予嘉之移書廣以崇本經世之學聞舜臣既第尙夜讀不輟過家亦然二親憐之弗能止也初至郡城屏騶從徒步謁郡大夫鄉先生人人歎異凡有干請悉峻拒且戒父兄子弟安

靜以保令名人益嘆異咸曰是有遠志非流俗庸態也予喜嘆曰舜臣昔與我言不欲以一第自止今果然矣予其有望乎今世學者期一科一第而止耳既得一第旋忘其故業遂逐於富貴聲利之途終日營營官不高富不極不止也苟可以得富貴者皆將不顧性命而爲之此其最下者其或故業不忘又馳情於詞章華藻之習詩文必漢唐書法必晉體竭一生之力以要時譽於身心性情了無關涉經世之術漫焉不講若此者雖於富貴聲利有間然亦末矣又有馳志高遠超脫凡近遺外傳註目程朱爲支離喜談象山易簡之學聽其言若姬孔復生考其行則鄉黨自好者不肯爲使後生疑其似而莫辯其眞此惑世誣民

之臣好聖門之大盜反不如志富貴聲利者之任情靡他質實靡僞也舜臣旣舉進士猶好學不已辭炎熱而就凉散去俗態而邈古道予知其不以富貴聲利爲事矣厭邇時講學之弊言之深切痛快其識見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予知其不爲異學所惑矣予將何以進舜臣昔謝上蔡見程明道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吕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二者可以觀學矣夫術外者遺內逐末者忘本是故記誦之富眞源之薄也詞藻之工道德之衰也吾舜臣必知所取舍矣昔孔子旣述六經其記誦豈不富詞藻豈不工哉猶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又忘食忘憂而至忘老焉此果何爲

者哉其所學必有在矣舜臣勉乎哉畢子之志以副予之所期端在此矣

送掌教北城陸先生之任南雍序

漳郡教授北城陸先生擢南雍學錄先生教同九年予辱知愛子孫皆蒙教育之恩茲有陞擢之殊惡得無言古者立賢無方耕築屠釣一舉而登宰輔故其治亦震越宇宙三代而下漢世用人最爲近古孝廉明經明法入貲咸得致通顯自隋唐設進士之科則進賢之途狹而治之不古若矣國初用人猶有古意孝廉明經孝弟力田儒士秀才等咸得辟用自文學開科則薦辟盡罷天下文臣咸由文學以進進士爲重鄉舉次之歲貢又次之進士無所不至鄉舉歲貢經歷監部始得爲府佐縣令歲貢就教者終身遷轉不離學職亦不得京秩賢路壅塞莫此爲甚故嘉靖初詔書謂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無方面之寄欲三途並用誠得古先帝王之遺意惜當時銓衡莫能舉行今冢宰默泉先生始行之前擢泉郡唐教授爲縣令今擢陸北城爲南雍學錄千百中無幾見可謂有古賢之風能上體聖天子之明詔矣使由是推之以及其他則古先帝王之法可復於今太平之治其不可致乎然王者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使學行弗稱職業不修則爵不及惡德先生產浙東文獻之族家世易學相承簪紱相紹先生又文學該博所著有宋元史發微天文地理諸書皆前人所未發分教高

郵繼侯官掌教吾同晉教漳郡皆以所學立教而以身先之故所至學者靡然向風登科第者累累不絕賢聲聞於當路名位屢升而又得殊擢是豈偶然也哉先生行矣南雍聚天下英俊先生至六館諸生必感發興起賢聲益以大振異時出臨郡縣以學爲政以儒飾吏使三代兩漢之治復見於今是予之所望也

送舉人鄧汝憲之教政和序

鄧子汝憲會試北上過予艮齋問予言有契於心退而脩贄請師焉予曰子何師之請也顧子之志何如耳夫苟有志於道予心自有師不必人也夫苟無志於道雖日聽教於孔門無得也而況余也今世之問師者吾惑焉意氣偶

合扎跡相從或資其名也或資其利也夷考其行市人也是相率而為僞者也奚得於道也又奚師之問也吾子聰明秀越聞言不滯於心學不以曲說亂是子心自有師不必人也是故在立志也曰先生之教君子也師心之道可得聞與曰人之害心者有五所以去害有二子知之乎曰未也曰居吾語汝尚言而遺行其害也游飾貌而忽心其害也詐喜異而惡同其害也詭崇浮而黜雅其害也靡貴通而賤守其害也市五者有一焉去道遠矣是故尚言之害頰舌之徒也飾貌之害僞行之徒也喜異之害索隱之徒也崇浮之害詞章之徒也貴通之害富貴之徒也五者所以為心害也古之語學曰誠誠也者不二之謂也尚言

二也飾貌二也喜異二也崇浮二也貴通二也誠則不二是故一誠可以消百僞古之語道曰正正也者不偏之謂也尚言偏也飾貌偏也喜異偏也崇浮偏也貴通偏也正則不偏是故一正可以消百邪二者所以去心之害也鄧子聞予言釋然若有契於心欣然若有動於色憤然若必見諸行鞠躬稽顙再拜而別既之失利春官就教政和復過余請問余曰予何問之贅也夫教人脩己一也余昔之言脩己也推之於人教人也子奚問之贅也鄧子頓然悟曰命之矣命之矣

贈翁見愚別駕之任道州序

上生斯世必有益於成敗之數始為人才無益於成敗之數而曰人才未也然人才必因事而後見否則賢否混於一途何以別乎予觀今世之人當其無事駟馬高車前旄後擁揚揚往來於道路下民瞻望驚咤而咨嗟蓋謂天子貴臣吾民父母也才之有無其孰知之及乎風波焱起事變橫生賢者如凌霄鷹隼聞風思奮愚者如鼫鼠伏雌竄伏草莽賢者攘臂輕身以子視民拯之於水火愚者縮首面墻越視其民水火莫拯或從而擠之才之有無至是始見彼無益於民而徒為民之瞻望者寧不厚愧乎以近事言之巡海重臣安邊館予昔建議本以弭奸宄也安邊既設奸宄不能禦而反與奸為市巡海重臣既設不能禦患而反為患予始嘆疇昔建議之非或曰公之建議未為不

是特所用非其人耳今祖宗之法具在何曾墜地舉之者誰乎予始悟孔聖為政在人之語信疇昔之建議不為非或者之言有味也予觀見愚翁先生其今世之人才乎先生以夏官主政出判漳郡劇盜蔡容明輩為患海上遠及長江震驚畿輔禍且蔓延前人之縱也先生至安邊得其奸狀執其渠黨而殄滅之生民大患一朝而除島夷商販吾地當道驅之不得乃嚴交通之禁至商賈之舟亦戒行民病焉先生至曰是因噎廢食也弛之而惟交通之嚴民稱便已而交通者亦屏跡邊民有以千金求弛禁者先生笑而麾之曰我知矣我知矣子姑去其操守又如此其他庶事剖決如流庭無留獄濱海之民咸悲其來之晚而去

之早常見今之爲官者其在也民望其去其去也民恨其晩求如先生目中葢無幾見信乎爲今世之人才也抑先生在漳官居貳佐所分者百事之一所守者兩都之地而其設施已卓卓如此今之道也千里之政得自專之以其抱負見之設施其所樹立又當何如哉楊子有言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今多高枕之人天下若有事所恃以拯溺亨屯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予病當世之乏才惜斯民之不幸於先生之美每喜談而樂道之故於其行也述其槩以爲贈

贈僉憲南橋盛公參議河南序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是故正德利用以遂其養理寃

伸滯以通其困救災恤患以解其難朝廷設賞罰黜陟之典以懲勸天下之臣使舉其職也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能舉職者賞擢加焉以示勸不能舉職者罰黜加焉以示懲撫后虐讐人之情也天下之官不能舉職民害之在則欲其去去則幸焉無害於民無益於民者則其在民不爲有無能舉其職者在則民恐其去去之則民思焉當今之世欲其去者十之一二不爲有無者皆是不欲其去者百無一二也今於憲使南橋盛公見之公浙之嘉興人也負聰明特達之資卓犖之才舉進士爲名御史犯時忌落職藩幕轉今官巡士備兵其職也下車之初詢軍民利病次第舉行大小庶官凜然舉職若嚴霜一墜而萬物肅殺也軍民詞訟悉與聽理不問久近民之枉者直寃者雪困者逋若春陽一敷而萬物滋長也至於救災恤患其功尤鉅身先士卒犯狂倭屢瀕於危而猶不避戊午之夏倭將犯同公募精兵備利器與民固守殺退狂賊城賴以完冬小寇來侵又募兵防殺賊傷乃去初倭去公謀於僚與軍門曰同城脩於元季敝也久矣往雖人和而完而城不可不築咸可之遂以屬公公乃名匠商工慮材計民之役邑俾供需不足則令民之伏辜者輸財以贖城乃功高於舊四之一雉堞樓櫓鈴柝咸備外疏河隍內通馬道而城池以完公既陟河南猶不忘同至墉適而壞賊且近公日夜督工而城復起又發兵邏哨得真倭首以獻其在於

民如此河南公前爲御史巡察之地也軍民利病知之稔矣以情言則有并州之思以利言則有輕車熟路之便必有大造於其民汴梁之間其有來暮之歌乎但倭又來而公且去泉人蒙公之德既不忍公之去倭之來又不獲公之庇既有朝命又不能挽公之行予所謂不欲其去者百無一二於公見之者豈誣與夫公勞於闘者三年今之洛無事之方蓋天以是逸公非偶然也公之升而落落而又升今之往也正所謂蕃極而通道大行也予知必飛翔雲漢霖雨天下柱石廟堂以佐國家之治於無窮垂芳聲於不朽矣予既不能挽公之行於其行也述公之福利於吾民以寄去後之思

贈萬二尹擢寧海州判序

吾同二尹埴溪萬先生擢判山東寧海州耆民紀仕等問贈言於予予毎以言取困其諱於言也久矣在壇溪則有不容已者世末道降士鮮尙行一登科第卽謀肥家有居官未幾時而家已鉅富者有不取財於官家居而致鉅富者在官則取財於民家居則取財於鄉取財於官者不必言矣取財於鄉者則有司之過也或因其在位而納交要譽或憫其窮困而施恩澤求無弗與是非曲直於是倒置鄉民之害詎可言耶予於壇溪獨有取焉旣不取財於官又不施恩於士夫同民無害詩曰民之父母非與先生敦朴不華質直無僞小心畏愼無敢放誕卽其言貌可知其

爲君子也同類缺令長當道命攝邑在他人垂涎不可得先生聞命輙憂恐辭讓至於二三弗獲然後受其受也朝夕凜凜如負千鈞之鬥恐其傾跌也政事張弛履繩蹈矩雖義無傷亦重疑畏如臨不測之淵恐其失足也錢穀催徵責不容辭常數之外弗敢過取如探百沸之湯恐其傷指也獄訟聽斷必依於理或有干請搖手弗答繼以蹙額如傾泰山之霤於石弗入也群下爲奸弗覺則已覺必窮治無所假借故多畏避鮮有犯者先生之進雖不由科第跡其任職居官科第之士吾見亦罕矣居常論天下事古先聖帝明王立賢無方耕莘釣渭版築一舉而登相位故能收得賢之效治功振於今古漢世用人不拘流品或以孝廉或以明經或以法律或以貲財並致位通顯上者爲丞相中者爲列卿下亦不失爲郡守故得人之盛治功之隆光昭史冊國初用人猶有古意明經賢良懷才抱德與學館生徒郡邑胥吏並進後罷諸科獨重進士一途由是鄉舉無九卿之望歲貢無監司之寄入粟不得正職吏員止於邑佐前進之途旣限人何所賴而爲善官無善政世無善治職此之由可專責之士大夫乎夫天地生才少全帝王用人惟器優於趙魏者短於滕薛堪任社稷者不嫺百里見尊於溺冠之主不齒於諸生見推於王佐之才不稱其德行如必進士文學之拘則霍光不得受遺丙吉不得丞相黃霸朱邑不得典郡何以隆漢治稱名臣乎自進

士開科於今一百八十年其間勳庸著聞如霍光丙吉黃霸朱邑者指豈多屈焉知無如霍光者隱於民庶如丙吉者隱於獄吏如黃霸者隱於錢穀如朱邑者隱於嗇夫乎然則謂歲貢入粟法律之無人亦誣矣予觀壇溪不以寵賂毀其官箴不以市恩負其子民視舉人進士之居官居鄉殘害其民者曾不以此易彼可以無科第少之乎先生產江右名藩南昌望族也家世業儒尊甫奎從父嫺猶子恭咸發身科甲爲名宦先生以邑弟子員卒業成均丞吾同克稱其官擢今職由是勉之將來未可量也予素重先生因諸父老之請述其治同之槩以華其行且以徵其後

贈徐東溪三尹擢典簿序

吾同三尹東溪徐先生擢河南伊王府典寶或問於次崖子曰朝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東溪負周物察微之智制繁應變之才其簿吾同也領錢穀而會計當職巡捕而姦宄息司訟獄而聽斷平視邑篆而庶政舉使當西漢立賢無方之世當與張釋之黃霸之徒並列公卿矣今既不可得處以郡邑之佐有何不可顧置之藩封閑散之地豈朝廷官人之意與次崖子曰此造化之微理非汝所知也居吾語汝天地之於物也春以生之夏以長之形形色色聲聲臭臭之類繽紛充滿於南離之墟人見其功用之大也不知二氣絪縕相摩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煖之以日月縱閉之以陰陽彼造化者爲力亦勞矣使如是而

不已焉則造化不至於窮乎於是韜斂閉藏而逸之以秋冬然後勞逸相成動靜相生而元氣不敝化工生生而無窮造化之微理蓋如此東溪之功用其在吾同也彰於人之耳目孰得而掩諸然七載於茲吾見其早作而夜思搖精而勞形風波之跋涉而靡寧居道路之奔馳而弗停軌百物之酬應而無間隙上官之喜怒而難測度觀風使者之予奪而莫可預知何啻雷霆之鼓風雨之潤日月之煖陰陽之縱閉乎藩封之擢此天之所以逸東溪而非左也以予平生之履歷者言之昔丞大理南北五年遼左兵變執縛撫臣篤使予建議征討忤拂當道落職邊方廟堂諸老念予五載京堂欲處以閑局待遷予故求一州自效迄取脫輻之禍使當時如諸老之言已在九卿之列矣而止於是耶故欲勞者迄不逸東溪之得藩封正諸老欲處予之閑局也行將不次而超遷矣若以東溪之識之才當道之所不能舍使再進而得郡邑之佐以涉乎憂患之途焉知不取困如予乎故逸之正所以安之鴻寶全秘之中乃坤養兌說之地故曰造化之微者此也今之伊府也若遇好學修文如河間則賈傅之功名可擬也若遇處家爲善如東平則蒼相之道德可幾也善孰大焉客聞予言唯唯而退東溪將行邑文學北城陸君促鴻磐王君尙賢諸生葉文山等徵予文爲先生贈予素辱東溪之知又有師生之請乃述答客之言以與之

贈惠安萬侯改政閩縣序

林子釋官過惠聞其邑大夫之賢心慕其人未遇也後以事過惠遇於錦田之館其舉止笑吐果不負所聞思友其人未定也退而見淨峰張子張子譽之不已略曰其心可古人才克副之於是益信萬子之賢予之交於焉定矣既而萬子以才調閩將去惠惠之民曰是吾之名父也謀留之弗可則相與立石紀之惠之士曰是吾之文翁也謀留之弗可則相與議俎豆之縉紳惜之去無以致若情乃因張子謀贈言於林子林子曰誠哉萬子之得民也乎夫亦有道乎張子曰有萬子愛其民殆若已子利必爲之致身任其害以德馴頑鞭朴弗忍施厥愛在人深矣去而人立

石紀之陋哉贊序圮弗脩萬子改作之費不動公帑不逮民贊序一新經誦之風以振厥功在人懋矣去而人俎豆之陋哉林子聞而嘆曰萬子古之遺愛者與古之有道者與今之從政者趨走奉迎以取聲譽已矣其有惻怛體民汲汲邦本之圖者乎無也訟獄簿書之勞取適目前已矣其有加意庠序汲汲化本之務者乎無也攻譽取名歆人於旦暮者有矣其有深愛着人永永去後之思者乎無也萬子爲忠觀若人爲何如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萬子有焉或曰閩大於惠而切於監事之繁簡相去十數而倍奔走服役其勞恒奪於政萬子之陋也將不得如惠之日矣林子曰否善操舟者不以灘

瀕失楫天下利器盤根錯節別之吾於萬子有以驗之矣張子曰子之言然請書以贈且以規

贈陸子知鄒序

陸子教同之四年吏部廉其望資進知山東之鄒縣邑博鍾子袁子以僚友諸生葉元舉輩以師弟惜之去徵贈言於林子林子曰元也世之棄人也方退脩海上以自告其奚人之謀陸子聞之曰惡林子棄我也乎余昔處京師仕與子同地既之謫官偶與子同患茲在子之鄉又與子同好甘苦辛樂與子胥之乃者輿論方伸將惟子之言匡予不逮而子辭子其棄我也乎林子弗克讓乃曰自子之謫同也吾不戚子失官喜子得同同紫陽始仕之邦學其所兼之職也今子之陟鄒也吾不喜子得官喜子得鄒鄒孟夫子闕里也一黜一陟皆在鉅賢之游之產之鄉之所聞之所見當有異諸人者非幸與陸子曰善哉言矣未藥石之賜也林子曰今天下財匱於靡費民困於徵需山以東尤甚牧民如樹蔬菓違[illegible]性則顛傷其氣則瘁培養虧則弗榮靜以康之仁以生之政以惠養之牧之道無出此矣陸子曰藥石之賜也庸詎止於斯乎林子曰吾聞爲治必法天地今夫天惠風甘雨以悅民及其變也烈風迅雷而民戰以懼立其威也今夫地平原曠野以近民及其至也崇山廣川而民莫敢犯嚴其限也故政尚寬而病於無制禮貴和而惡於無節寬猛相濟和嚴得衷無弊之道也陸

子曰富哉言乎教我至矣請書以贈林子曰子不鄙予言予庸敢自外乃載酒送之郊書其言爲贈行序

贈龍岡侯先生教諭容縣序

士君子讀書求名積學致用有所成就斯已矣顯晦在乎所遇官之崇卑勿論也莊周之吏漆園荀況之令蘭陵二子之賢卿相何足以待之而止一令一吏者所遇然也而二子安之彼豈以崇卑動念哉古者立賢無方耕築屠釣之夫一起而登將相漢世用人猶有古意嗇夫獄吏得至卿相唐宋以來科目與文學重用人之途始狹矣夫孔門設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凡四科蓋天之生材弗全長於此者或短於彼故帝王用人如大匠用木寸朽不棄彼此

兼收如必文學之拘則無行如長卿堪登宰輔不學如子孟不可託孤所遺不旣多乎國朝用人惟科貢二途皆不外文學科有進士舉人貢有入監就教進士不限所至舉人無九卿之望監生無監司之望教職遷轉不離黌序文學之中而分別又如此今世之士不幸而不入文學進士之科雖有黃憲之淵德終於牛醫兒雖有丙吉之深厚終於獄吏雖有黃霸之德政終於卒史故曰用人之途狹也士旣限於時制不獲自奮亦各安於所遇而無意外之望嗟卑之嘆有志者則履繩蹈矩不失厥守無志者則破規決防無所不至矣夫安分而不失守賢者也漆園蘭陵之徒也若吾龍崗其安分而不失守者與先生以曲江諸生

應貢上春官入試內庭分教諸暨以憂去服除再任同安僅二歲擢教廣右之容縣夫貢士就教遷轉不越學校當今之制也君見予有喜色無戚容曰受先生之教忝進正官平生讀書亦不負矣予感而嘆曰如龍崗者豈以崇卑動念與非予所謂安分不失其守者與非漆園蘭陵之徒與先生曲江名族如文獻張公忠襄余公其先哲也世以儒術相授受遠祖愈隆任襄陽府丞祖父真任武宣縣令伯父襄任衡州府知事不仕伯襄父宸壽屆期頤各以壽官歲受鄉飲詩禮閑於家庭又受婦翁經元鄧龍門之教儒士入科後遊芹泮燁然有聲代巡程涂督學宋魏諸公咸器重之其為人正以持己恕以待人孝不忘親忠不忘君敬不忘師蓋得於內外之教深矣分教同安利欲不入於心作人是務科條不峻矩度咸在諸生受其教無弗感發師道足稱焉巡察陳公拔知其賢委署同安縣事吏民至今羨慕今之容縣一學之政又得專之若以施之同安者施之其效豈止於同安哉先生其勉之予於教職一節有謬論焉夫歲貢卒業成均需次銓曹十餘年而與州縣牧民之職歲貢就教為朝廷操作人之柄若造化甄陶曲盡其方公孤輔弼監司守令皆由此出其遷轉乃終於學校弗能越一步夫為弟子者可以無所不至為師者乃不可以遠至果何說與不知誰為此法今又守之不變也予嘗謂天下事多當通變者此類是也因贈龍崗之行并及

之必有謂予知言者矣

贈鴻磐王先生上教甌寧序

分教鴻磐王先生擢掌教建寧之甌寧同掌教中崗吳先生率諸生某等謁予文致賀予於鴻磐有一日之知分教吾同相處又七年雖無中崗師弟之請猶將有言況請耶按周禮大師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之於學校可謂重矣然不見領於何官曰三老在學其所謂老則三公之老而致仕者為之二卿一人為大司徒之教四孟屬鄉遂之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乃在於州長黨正則學校無專官可見也漢唐

而後學校始有官然所教者乃作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古人明倫之意微矣漢人之法郡邑各置博士以經授徒唐人之法國子四門等學各置生徒博士助教分經講授宋初學校苟簡郡縣教授歷仁宗神宗高宗而後定然考西漢之時潁川之教化興於黃霸西蜀之文學興於文翁所謂學官未見教化之事宋時胡瑗之教蘇湖分經義治事齋國子取以為法則當其時學校亦未有定法國朝學校之設有師儒有弟子員視漢唐為備要不出二代之習大學校本為明倫就一偏而言若能舉厥職使青衿子弟皆棫樸濟濟之人才足以為國家棟梁之用亦可不負國朝建學立師之意矣奈何世乏良材師儒之官猶不能舉

厥職故有終身不遷而去者有遷而無善地者同安紫陽始仕之地人才自宋至今未衰而愈盛建寧乃紫陽闕里又宋世諸儒相望而興鴻磐始分教同安今掌教甌寧非能舉職何以至是先生化州之彥也始為諸生以文學名庠序間每試輒優等以貢上春官入試大庭得分教同安初至立條格以教諸生嚴而不刻寬而有制以身率物口不言利巡察考其文行居優等移檄府縣以禮獎勵諸生感發興起彬彬輩出登科第者不絕銓曹考其績擢教甌寧今之任也以其分教同安者總教甌寧必能闡文公諸儒之道以教其闕里人才將並肩而出以追宋室之盛譽望將蓋隆祿位方升而未艾也豈止於今哉乃書以為賀

賀譚瓶臺邑侯禱雨有應序

同安連被倭奴之禍嘉靖庚申春東作方興雨復愆期自三月辛卯一雨農皆播種繼是不雨至於四月穀之苗者欲槁未播者田如龜裂四野皇皇穀價日湧丙午邑侯瓶臺譚公乃齋戒沐浴率僚屬師生耆民禱於皇天后土雷霆風雨嶽瀆諸神曰嗚呼郊多白骨既室家之難完野無青苗又俯仰之何賴是皆余不職所致百姓何辜憂心如熏求虔於旻天上帝帝心感動牒初發而夕陰雲四布雨連夜達旦苗之欲槁者復青穀之未播者獲播然或雨或閼未沾洽也侯又徧加脩省躬自暴露率士庶協心祈禱未幾上天同雲靈雨霡霂優渥四郊沾足苗之青者咸秀

未播者盡播閭里農工商賈罔弗鼓舞懽慶諸士夫裂綵為幛需予文致賀予按志氣天人交相感動然必其分有以相屬然後其氣相通其感相應故魯之郊祀上帝夫子曰吾不欲觀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諸侯祭封內山川天地非其所祭大夫祭五祀山川非其所祭皆分無相屬而氣不相通也感焉攸應今夫天降下民而責之君君代天子民而責之守令百里之地受之於君民望之為父母也人子有欲而不能遂有惡而不能去為父母者焉不之恤恤之而不得焉不告於天天之愛民甚矣分相屬而氣相通焉有不應者乎侯自下車閭閻之幽隱民生之利病苦樂風俗之美惡厚薄周爰咨諏欲以

次經理已而平賦稅審徭役均勞逸節財用凡可以致民於康乂者無不爲素喜講學故於學校尤加意朔望與諸生講論多所發明四時考校差等第以示激勸學宮少壞輒加修葺至獄大小必盡其情吏不得高下其手有疑者或親臨詳讞其於要囚服念五六日求其生不得然後丕蔽焉倭在滄浯告於當道切欲求援城池最重謀於鄉士夫極力防守是民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眞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侯之政已簡在帝心故一禱而卽應與昔桑林之禱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至齊大旱景公出暴三日而天大雨彼皆心切於民故耳侯何以異於是侯廣之新會人也其先來自宋南渡有曰譚萬庄者富雄

江南侯之四世祖也八傳至龍所侯之尊甫也爲博士弟子受禮於鄉先生黃容菴之門侯生有異質承家學八歲通三場九歲以俊秀先登於邑咸稱曰譚異人年十六以儒士案元與南海馬拯入試馬發解冢宰默泉翁時督學慰之曰汝庚子解首也馬雖先登然福萬不汝及庚子果舉鄉試第二人默泉翁甚喜自謂知人予忝一日之知亦爲國家得人賀又執贄於湛甘泉先生之門將益窮其所至甘泉極器重之盡謂進士上第當如拾芥七試南宮乃不利亦命也二十年始就今職然東西南北之涉歷人情細故備嘗之矣故一施於政而精練如素官其所立如此使由是而益進不已焉必且飛騰雲漢依光日月霖雨蒼生將來事業豈可量哉予曰望之

贈彭石坡邑侯禱雨有應序

嘉靖庚戌季夏穀旣登大旱晩禾不植農民病焉邑侯石坡彭先生戚曰吾民一歲之計也乃卜日齋戒率諸生吏民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未踰日而大雨晩禾盡植至秋七月禾方敷榮又旱禾且悴侯又戚曰今玆不雨前功廢矣又卜日齋戒禱如初踰日又大雨遠近沾足禾乃弗悴有問於余曰前玆縣官禱雨有旣久而後應者矣有旣久而卒不應者矣何我公有禱卽應之若是乎予曰天人有感通之理顧其人何如耳曰天之於人遠矣何感通之易乎曰一氣散爲萬類天地人物山川鬼神其分雖殊其

氣一也呼吸有以相通故本末有以相應今夫陽燧方諸之於日月何其遠也然取水火而卽應豈非其氣之同與曰世有禱而不應者何也曰同而無間則通有間則不通矣凡物無情則無欲無欲則無間有情則有欲有欲則有間陽燧方諸無情也其感通也固宜人有情也感而弗應豈無故乎是故賤臣叩胸霜飛燕地庶女告天風振齊臺同無間也夫匹夫匹婦同而無間尙能動天地感鬼神況天子天下之主郡守一郡之主縣令一邑之主生民之命脈關焉若欲不情起氣不欲間天地鬼神其違之乎是故桑林祈禱甘霖大沛江陵德政反風滅火中牟德化三異徵祥推本窮源豈無自哉彭侯之禱雨而卽應也可以求

其故矣夫守令於民培養以厚其生開導以引其德禁止以防其淫刑罰以懲其惡四者政之經也治之本也若夫錢穀訟獄簿書之類不謂非政然非其本也今之爲守令者吾惑焉本末倒置大經不講惟錢穀訟獄簿書是務又浚民膏以自肥剝民膚以立威治情起欲其氣與天地鬼神間隔不通禱而求應不亦難乎彭侯之爲同也異於是始至問俗知博弈風熾民由以蕩產也聲妓習盛民由以喪德也治喪用浮屠氏俗由以壞也不孝父母倫理由以喪也耕牛屠宰天地之和以傷水旱由以起也咸嚴禁而痛治之畧弗少恕是守令之體爲政之經帝王君師之道也視俗吏之棄本趨末弗啻天淵之隔焉予視其民務休

養惠利而不爲之傷催科從緩鮮額外無名之征用度有經鮮犯禮傷財之患民蒙其仁矣大小之獄必盡其情苟犯吾法不少假借民服其明且公矣請托不行苞苴不入不徇里正之私懸榜預禁其律已嚴矣知吏能爲奸始漸遠而終絶之其馭下嚴矣至於學校人才尤加意作興簿書期會不失其常事上接下不廢其禮蓋其情未起欲其氣與天地鬼神合同而未問故感而遂通禱而卽應也是豈偶然哉諸生蔡某葉某輩重侯之政行求予言以當歌頌予志在國家生民每閗守令之善雖在他邦猶樂道況父母之邦乎故不辭而爲之言

贈掌教李拙修奬勵序

吾同掌教拙修李先生蒞同之三年巡按古林何公移檄府縣奬其賢能諸生葉文科陳大慶詣予求文爲先生贈世末道降今天下百司皆失其職學官尤甚有能舉其職者誠當路之所宜奬也拙修先生以饒陽俊彦貢春官天子試其才俾分教鎭江鎭江天下名郡衣冠文物之所都先生正身率物循循善誘教成名升當宁擢掌吾同之教先生之得同也喜曰同紫陽夫子過化之邦宋相蘇魏公之闕里也紫陽往矣流風遺緒萬古如在豈無可以追攀山川降祥後生晚進豈無嗣武魏公可以造就乎已乃竭心力破常格立新規以爲教諸生之英敏者朴茂者豪嚴者謹愿者隨其才陶冶之啟其志意正其塗轍課其藝業

英敏者欲其沉潛朴茂者欲其聰發豪嚴者欲其斂肅謹愿者欲其恢張將使多士釋回增美咸趨於道如許順之王力行諸子之於紫陽是則先生之教也諸生產魏公之鄉沐紫陽之化玆服先生之教豈無感發興起謀王斷國如蘇聞道成名如許王諸子者乎先生資性醇厚器宇端重舉動言笑皆無所苟望其容貌不待接談而已知其爲君子其學潛心向理宗祖程朱有深造獨得之妙近世易簡佛經之說舉不能惑可謂篤信好學矣時臨諸生講學之外言不及利富者無所覬望貧者弗責也憫其窮周其急者有之古人以身立教先生其近矣縣適缺官當道假先生以治先生以非其事每避讓至寇盜猖獗爲民患則

悉心捍衛無所避民亦賴焉其政可知也至其操守非嚴弗肆巡按之考□儀範可端操持不倦可謂善貌先生然尚有未盡者予因二子之請乃備其事補其所未及將使後之論世者有所考又將使吾黨之士感發興起以無負先生之教是則區區相望後學之意也

贈龍巖學博賀君獎勵序

國朝法古爲治內外府州縣若建學立師聚公卿大夫之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教之取其成材者升於宗伯拔其尤者升於天子之庭簡別其賢否授之官分布內外百司共理天下之治教治教之隆否在人才人才之成否在學校學校師儒之責良亦重矣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

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然觀人才之在世多有不能滿人意者焉今大進士鄉舉歲貢皆出學校也求其幼學壯行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如學校之所教科舉之所求者能幾人與夫一百八十年學校之作養科舉之搜求一出而氣節功業文章赫然震世能爲國家生民倚仗者百無一二其營私肥已昔爲窶人忽爲富室誤國殄民者天下皆是也國家建學立師育才求賢之意寧不有負乎予嘗深思而得其故矣國家以文章取士士攻文章以應主司之求於行檢經術皆不暇修郡縣之所提省者惟是當道之所督理者惟是若德行則無周人月書季考之令經術則無宋人分經限年之法故於行檢經術皆無從考方在學校幼之所學隱居之所求者已非矣焉望其氣節功業文章能爲國家生民倚仗不負國家建學立師育才求賢之美意哉間有名賢碩輔翹然振世此則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非學校之所作育也予熟思之人才之成否實在於師儒蓋士在學校其平日行檢與其經術皆師儒所知郡縣當道不及知也使師儒之官能舉其職以行檢立教而時考其賢否以經術造士而時察其勤惰則學校之中必有經明行修之士蔚然而出以應主司之求其氣節功業文章必翹然震世能爲國家生民倚仗其有營私肥已誤國殄民以取靜言庸違之誚也鮮矣求之當世能舉其職者惟龍巖賀君爲然其僚友馮君某與諸生某輩

述其立官之槩徵予言爲之賀予每有當世乏才之嘆聞賀君之美深嘉之故不辭而爲之言君聞予言得無加勉乎是固司府喜獎之意也

贈邑侯王青崗獎勵序

帝王治天下田里以養其生學校以理其性兵刑以除其害三者備矣然後王道舉然帝王不能自行以其責委之監司守令監司去民遠而守令爲近令視守尤近政令朝發而夕至其澤及民最速者莫令若故自古大賢如程明道張橫渠皆欲爲縣令則令之重於治道也於是見矣夫政教兵刑均之爲王道然政教之事緩其效遠兵刑之事急其效近故養生理性不可責效於旦夕可責效於旦夕

者惟除害一事耳歷觀古今名臣碩輔所至流惠澤著聲名者皆在於下車之初興革得宜士之志於事功與聲名者亦惟於下車之初除害興利而深致意焉吾泉數年以來寇盜生發當道不經懷禍膚滋蔓烽火屢警郡縣玩愒歲月未有能爲民除害舉厥職以報天子者邑侯青崗王先生蒞任不幾月而擒劇寇六十生民之害一朝而除是豈尋常玩愒歲月者乎侯之下車也首詢民瘼知同民之患惟饑與盜戚曰救饑如救焚隨機應變非可預筭吾姑待之治盜如搏虎不可不急乎其圖乎夫虎之居也無常所其食也無常方其去來也無常期慮虎者高其垣墻固其門戶則無虎患矣設其陷阱張其羅網備其弓矢則虎

可得矣治盜亦然山川封域垣墻也關亭墩堠門戶也保伍戒約陷阱也材官力士網羅也戈矛甲冑弓矢也此皆同之固有予無增於其舊惟修其廢墜警其怠玩則其政舉矣乃某月某日刼盜百餘起自濱海攻剽南安轉掠安溪越入同安封疆之人奉侯之令各舉其職封域偵其機烽堠伺其息保伍申其戒材官陳其力戈甲振其威用是豺狠凶謀破散生民免於水火方隅賴以寧謐皆侯經理於無事之先致然予聞之喜曰侯之功其大乎自寇賊生發抄掠海邦如滄浯如深扈圍頭固有之未有越城郭徑山林走數百里攻剽戕殺如今日之南安者有之自今日始使無以折其首挫其鋒而沮其氣則其心將益生志將益肆爲生民無窮之禍自今日始是故死賊寇方生之心遏賊寇方張之禍皆在此一舉侯之功其大乎夫侯一下車而除害之功章章若此由是而立政則民生可養也由是而興教則民性可理也三者備而王道舉矣侯其賢乎予日望之侯安福望族也博學茂才起諸生擢魏科其爲人安重而不浮雍容而不逼恭而不足儉而有禮廉而寡欲其臨民也寬以爲主而嚴以行之動而民莫不悅蒞政之初屬天亢旱祈雨輒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宜民宜人自天祐之侯之謂矣乃祖某翁發賢科司牧與化尊甫四味翁由鄉貢典教德化簪纓累世不墜父子同官吾泉人間希有也當道喜侯之功檄郡以禮奬勵典幕

方塘李君率僚屬致賀請予言爲贈予志在生民數歲兵戈之禍常切於胸見侯之功爲之劇喜故不辭而爲之序

賀朱平川節判奬勵序

予未至郡之先州民黃邦相輩乘交趾之亂糾合不逞假名恢復實肆剽掠緣及我邊民家無雞犬揭妻孥擔負以逃者十而七八節判平川朱君時署州篆戚曰不搏禍滋蔓遒名時羅貼浪諸崗長授以方畧擒其渠十數人械送於府悉寘之法民膚靖當道嘉賞余初至郡以安南本中國故地黎莫取非其據奸雄窺覬厥有自來故於邦相輩亦甚罪君之功未甚知也居無何民以邦相事相言告者日不絕向日之逃者未歸傷者未起憔悴者未蘇余於是

始知邦相之罪不可逭平川之功不可少也聞君之經是盜也憂慮百集寢食不遑故能折首靖民而成厥功艮亦勤且能矣夫牧守生民之寄命也賑其窮拯其傾恤其災救其患俾民有大造而免流離困苦之憂始無負理人之責而爲民之父母今之人牧惟已之肥視民之困苦流離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謾焉莫之省者舉世而是如吾平川寧有幾乎自予至郡君孜孜奉職罔敢失墜兢兢守己靡有缺遺余謫守邊方値凡百凋敝之餘雅欲振作而衰病且老力不從心君左右奔走助我弘多其佐郡又如此非特弭盜已也余考君家譜牒實系出徽國文公世居海寧爲浙西望族詩書禮樂不失其世守君之佐郡又能舉

厥官可謂克象其賢矣君之精力未衰自兹以往能益加勉將來之事業尚未量也余嘉乃績未有以張之適繡斧按郡縣亦嘉平川檄郡以禮奬勵郡師生及鄉士大夫咸乞予言以贈余既樂平川乃述其弭盜居官之槩以與之一以爲平川賀一以爲守官者勸

賀郡侯童南衡榮奬序

士生斯世欲無愧於天地惟求所以不朽者耳古之不朽者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而有一焉皆足以不朽然必相蒸並立始足爲完人道德如孔孟雖不見於事功而文章在萬世蕭何遇漢高不能復三代之治其功則雜伯揚子雲承孔孟之絕學而作太玄法言僅當覆醬瓿道德文章均無取焉文翁之興學校杜詩召信臣之興水利黃霸之務德化龔遂之治盜賊功足稱而德亦恍惚立言則無聞房杜事唐太宗預瀛州之選而不能洗禁門之血趙普事宋太祖成陳橋之計而不能守金匱之盟方之蕭楊抑又下矣蘇軾之守杭張詠之守蜀立功不媿前人文章尤蘇所長其立德與張亦無可議其他純臣良吏與國朝鉅公碩輔班班史冊未能更僕數且自吾泉一郡言之蔡端明王梅溪真西山皆守令之傑然者而真爲尤著其通番舶治盜賊寬租賦平獄訟功業彰彰在泉私淑紫陽衍義一書垂訓萬世道德文章追孔孟而低漢唐迢迢宇宙芳躅誰繼予於郡侯南衡童先生端有望焉

先生古杭豪傑積學有待發名科官御史必行其志不在溫飽立朝議論丰采寒薦紳風動天下落職州郡歷試諸難咸有惠績兹守吾泉酷慕三公之烈而尤致意於西山求八卦河之湮塞而疏導之訪民俗之淫惡而痛治之凡利害之宜興革者咸攘臂勇爲而無遜避華夷賊寇出沒閩浙大爲民患窟穴彭湖彭湖介大海地勢甚險賊恃以爲固時出剽掠沿海居民受禍最慘官軍不能禦反受毒禍生民日告病當道以爲憂先生毅然發憤乃訪官吏士民之有智勇者而禮下之授以方畧令率義兵伺賊之出沒而攻之前後得賊凡若干人又大徵兵將挾彭湖賊聞風氣奪而衰將稍解去軍門巡察嘉其功移檄交奬夫盜

賊之禍余方病之昨言於玉泉趙公惟以其事責軍衛謂有司文儒未敢望之也誰謂先生之發憤討賊乃有出於意望之外乎先生之意氣才畧可方西山而立朝議論丰釆又卓然可觀使得盡行其志西山之道德功業文章可企而及龔黃杜召之流殆不足論古人之不朽者在是矣於天地曾何愧乎邑博陸君偕王君尚賢率諸生徵予文爲先生賀予方冀寇盜之平樂先生之有斯舉也於是乎言

送衢村范大夫報政序

范大夫治廣南三年而報政卜日戒行同寅諸公走觴奉餞酒三行林子揚觶言曰壯哉行也致遠升高於是在矣

大夫曰夫致遠者必有卓越之才焉必有飛騰之譽焉無已必有速化之術焉而予皆無有也故歷仕三十年官不踰四品分也已矣紫陽雲谷之間結數椽以自老於願足矣而又奚外之望林子曰吁玆大夫之所以度越夫人予所以尊大夫也吾聞君子之立政者五而其觀人者三明以燭奸斂以經物貞以執憲利以厚生威以除患五者所以立政也垢濁者易汚沉滯者思通飾僞者易變三者所以觀人也大夫之立政也情僞微曖若觀火其明有如此者紛結盈庭若裂繒迎刃其斂有如此者有法於躬若射之有志其貞有如此者吏政不苛民有蓋藏其利有如此者桴鼓不驚民無宄患其威有如此者四知自畏歸帷圖籍吾於是觀其介矣十年不調無書權門吾於是觀其靜矣抱潔守真益久而操不變吾於是觀其誠矣夫行法以俟命者義也履正而祥亦至者恒也實修而譽弗逮者命也外困而中弗煩以熱者達人以義處命也大夫其以義處命者與雖然十年乃字其天定也大器晩成非物之災也松柏之初也厄於牛羊困於蓬蒿旣而蔽日月干雲霄霜雪不能侵工師莫敢睥睨明堂清廟取而棟樑焉柱石焉何大物多艱而道無終屈也大夫實修而譽弗逮歲月逾邁而官拓落是松柏之初也又烏知蔽日月干雲霄廟堂棟樑柱石之不在於斯乎此予所以祝大夫之升也大夫聞予言起而謝且遜在坐諸公聞之僉曰誠哉林子之

言也於是齊舉觴以祝大夫

贈張淨峰郡守考績序

淨峰張先生守廉之三載當報政之期節判朱君浙經幕黃君鯨瑞學正鄧君璿請於元曰故事郡守滿厲例有賀請先生一言元曰元於淨峰生同鄉仕同年學同道又於諸君之請烏得無言淨峰性悟而善記年二十八發解吾閩人言能日讀一寸書訖以辯博名三十六舉進士官行人人謂公輔可立致乃與朝士伏闕諫武皇南巡落教南雍沉滯者數年旣復官銓部屢虛科道之缺以待淨峰曰是職難盡固辭弗就君子知其志在於行道非苟食人祿者遷禮部郎於典禮多有所發明少傅序菴李公時作秩

宗甚重焉督學廣右江右作人有方咸以其學其在廣右
也遴貢之法方嚴督學者多害之避至以背陽大縣而闕
其人淨峰獨無避曰八桂人材非他比吾不慮害而挫才
卒如常其在江右也後生喜新說而忽傳註諸老患之淨
峰至痛革其弊士習爲變諸老快焉方擬其久以有成也
訖以廣右貢士弗稱落典廣東醝政君子惜之淨峰署無
恀此淨峰平昔居官之大槩也陟守廉郡人曰淨峰以監
司落職陟郡非也淨峰安之曰廉地僻事簡而送迎少正
宜養性吾所喜也日取佛書讀之錄其要而藏之曰尋艮
悅是於官府政令多安其舊而惟遷學修橋教民墾田曰
吾舉大者而其餘自理爾尋奉命守欽以欽僻遠而邊夷

久遺化理銳於整頓淨峰不悅也語人曰吾性好靜胡次
崖喜動也元聞之曰專動固不是專靜亦非也安南之事
淨峰之見與元異元許之淨峰曰吾何嘗謂君言非是顧
今非其時爾元始知其志此淨峰守廉之大槩也當路於
淨峰咸知其賢雅欲推拔今當報政吾知淨峰從此陞矣
諸君曰先生斯言可以贈淨峰矣元曰諾乃命筆書之

送郡侯熊北潭考績序

郡侯北潭熊公涖任之三年將獻最於天子同士夫滄江
陳君淬諸士夫徵予言爲贈國朝法古爲治裂天下爲郡
縣而致守令焉縣於民最近其政令朝發而夕至然非郡
則莫爲之主亦無以及民故今之識治體者於郡守獨重

二千石有治效則以璽書褒美增秩賜金而不輕遷徙蓋
欲其久任而澤生民也國朝於守令每欲久任然時異勢
殊而卒勿克其不才者不久而輒去其才者又不久而推
陞如我公未及滿考而已見推今得以三年之最獻者民
之幸也然今之守令皆以期會簿書錢穀獄訟爲功績此
俗吏之所爲而公豈在此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公
其似之公自涖任之初即以十四不要須七屬二年之後
即更其堂扁曰仰眞則仰眞者公之志至是始見也夫泉
之守如蔡忠惠王梅溪皆澤在生民有專祠者而公獨眞
之仰何與慕西山之學祖洙泗考亭得道統之正傳大學
衍義爲治天下國家之律令經筵之進講公沒之後從祀

夫子廟庭而公獨西山之仰其意有在矣公立政大要以
愛民爲主十四所禁皆害身家累政治之事故拳拳以爲
戒與西山之勸行孝爲善濟饑施藥相同凡有利於民者
攘臂爲之雖難弗避弗利於民者極力避之雖小弗爲初
言利之臣建鹽垣抽分之議公欲藏富於民府檄一下議
者惶愧閣手此類猶多從前郡守多通關節於鄉士夫是
非倒置民受其病公則不通關節民有閻羅包老之譽府
城無賴多託鋪甲名色承符七屬陵轢官吏需索里甲公
則鋪甲不下縣田里無愁嘆之聲當道百需驚至公切切
以時艱民貧爲請語不阿奉而意寓箴規聞者愧屈臺察
主屬官有被誣者銳於解救以飛語被污弗能白者力爲

白之皆撑支一郡之事以爲七邑之民也倭寇掠未急惟勤衛所防守不煩齊民急則降服守陴窮日夜不怠其視西山之西備山寇東備海寇者尤勞民之被害於守兵者以告則爲懲之大則上聞兵爲斂戢當道厭聞賊息有以聞者輙杖之至告以難或不省或强詞却之公聞惻然動念引咎自歸又曲爲處刻板頒行七邑令所屬出公帑賑其窮乏又慮所屬虛應故事以秉公心損陰隲爲戒由是民之彀者虜者焚者始得聞乎官眞惻隱爲民之心也信乎民之父母也矣訟獄至庭多方譬曉有能相讓而退者則喜動顏色有怙終論執者亦爲推鞫務得其情竟從輕典此雖與西山少異然古今人心不一况今當兵亂之際

與西山之時不同不可一槩論也要之公欲使民無訟能聽非所貴耳丁巳端午民廬被火公向火叩首即反風滅火冬馬騮祟作公牒城隍驅之旋則廓清此則公之異政已動天地感鬼神矣至其奉身則廉潔無私苞苴不敢至其門糧科聽民自輸與西山之令民自槩同額外之征一毫無有罪人金贖秋毫不染身居黃堂無豐衣美食清約如寒士公聰明過人問學又優發爲文辭雅健雄深凌駕古人詩歌奇偑清勁上逼李杜每以修己治人之術教學者俾不爲口耳之習政暇視學與諸生講論經理亹亹忘倦多所發明秋闈校文權度精審尤多得人戊午秋試七泉得士盛於他郡皆君之作育也今公以奏最去民無能攀轅挽公之行公玆行也必且受知明主從此大升依光日月霖雨四海不得復至吾泉矣元等特述公之治行送公以遺去後之思以備觀風者之採擇云爾

送汀二守繆侯考績序

帝王有天下取天下之賢才而官之榮其身以及其父母祖宗潤其身以及其子姓兄弟其意何也欲其爲吾任事以安國家澤生民也若取朝廷之爵祿以榮潤其身家於生民國計漫不之省是豈朝廷建官之意哉予昔守廉欽適朝廷有事安南予知安南可取建議請討聖上是予議予徵兵閩廣予友盧江俞子時掌金門所家實相予行或誚曰何其敝中國而事外夷也予聞之笑曰雲中遼左叛

卒戕殺主將執縛撫臣朝議忍不討亦豈敝中國而事外夷乎夫志在民生國計雖遠在荒服萬里之外不辭勞苦雖門庭之寇亦所不恤矣問乎內外遠近哉乃者海寇作梗禍及生民至擄官刼印以羞朝廷予念鄉國之祇屢以捕討之策獻當道而將領乏人適盧江有臨汀守土之命予因以其才薦當道用之又有誚予二人者予聞之大笑曰今豈昔日之安南乎又欲不爲何也大抵時當閑否士夫抱首塞耳以保厥官民生國計惟恐粘着以爲己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孰知朝廷建官之意哉予於汀郡二守三湖繆侯有取焉汀去泉十舍而近侯之政予不及詳盧江子每爲予道之汀居漳贛之間山林巖險群盜據之閒

有嘯徒將流毒三省戒且亟侯單騎至壘靖之久之渠魁被執其徒欲爲繼勢連三省戒且熾侯密計擒之方隅賴以寧謐予聞之嘆曰嗟乎使海寇之初發也能得若人焉剪芟之其中蹶也能得若人焉撲滅之生民豈有魚肉之患哉然使侯而當予位任其在大理也必以遼左謫其在欽江也必以交南敗其亦幸而不當予之位任也與聞侯之在汀也吏事精練文以詩書其假邑也輕徭薄賦興學勑法黜奸崇良恤民瘼除積弊汰冗費其攝郡也修學校舉廢墜賑餓莩理冤獄鋤豪猾奬賢善謹權審量均市平價凡諸美政歷歷可書其奉身又廉潔無汚賢聲茂著當道旌奬不一而足蓋侯之才足以舉政其學足以充才故

其所立如此以侯之才之望雖古之良吏或未能過焉視今之抱首塞耳以保祿位者相去何如哉今天下方多事西北二邊每厪廟堂之憂必欲如遼左交南苟目前之安恐不可得也侯其善以侯之哉侯滇南望族父子昆弟咸起家科第爲名宦家學淵源固有自也茲以報滿去虛江子以贈言請予既重侯之爲人又有虛江之請於是乎言

送郡庠李訓導考績序

榕峯李子以欽郡博九載績成將上於天官戒行有期郡博鄧玉齋先生率諸生乞予言爲贈予負罪南遷民事獨勞久荒筆硯何以贈李子予昔視學嶺南嘗以職事與李子相知今其滿去乃守欽州以送其行似此相遇良亦巧哉憶昔庚寅考校海北師生時當大比列郡師儒得以文學入試者獨榕峯一人人咸異焉當時特以一日之長相知未審其平生何似也茲待罪來欽因獲稔其平生乃知當時之物色榕峰也不謬予以一日之遇能得其平生竊用自慰榕峰爲人質而不俚儉而文執而知化守已如處女見利如懦夫以今所見不異吾昔所聞其德行誠足稱非文藝而已也予違嶺南且十祀前過州郡往時學職不善者已久去其善者多以厥守弗終敗而榕峰獨得以滿去非夫始終一節能不負予昔之所知何以致是然則榕峯其加人數等矣或曰榕峯作教九載弗能轉一秩安善予曰不然今之學職以功績爲陞落榕峯不幸而當欽才

否之會在法已當落其不落而存者非夫學守兼懋取信於人曷致是乎故曰榕峯加人數等矣今其滿去獻最天官若當路與其賢而畧其跡再轉一官以畢其平生事固榕峰之當得也若厭宦途之風波息駕丘園放情山水與儕翁故老結會耆英共尋童子游釣處飲酒賦詩以樂餘生終天年何樂如之是在榕峰自擇云耳玉齋進曰是可以贈榕峯矣乃書以爲贈

送鍾天慶理副考績之京序

同年鍾子天慶既轉寺副之二月遂以廷評滿考於寺於部於院已當入奏於上同年舉酒爲江上之別命予出一言以侑觴予不能言於鍾子有不容不言者吾聞正志以

立本積學以致用知幾以行道執讓以居美四者缺一不可以立於天下故志正而學不至雖有其本非用也用利而幾不達雖有其道弗行也道行而讓弗逮雖有其美弗居也吾見鍾子悃而不華而居之恪也訒乎不能言而內之辯也頹乎無所拂而止於止也而志正矣博取而廣蓄通其意矣發之文詞精深而蘊藉闡其道矣而學至矣退不失守進不逢怒雍容乎事之會而不失其所操識其幾矣有而弗居登而克降執其讓矣有是四者奚患不立於天下夫官爲同僚靜同居動同事可否商其議休戚均其受過相箴善相勸有兄弟之愛焉有朋友切磋之道焉故予於鍾子其情至矣雖然今予有千里之行予方以愚戇

得罪於人東西南北未知所命無已且退居東海之上以自責所與鍾子者不可再矣若之何抑聞之善交交以心不善交交以形交以形者形存而心越交以心者形越而心逼故古人居一室而友四方生後世而友千載之上善交也況闊於廣地相接也官府之聲聞千里可以相及也繼自今吾子有事四方予或角巾歸第予寄驛路之梅花我寄同心之蘭臭則出千里而投交託心神以論道雖東西南北之殊不猶今日同堂合室而處也耶諸君然予言遂各飲數杯盡醉而別

送沈伯充主政考績之京序

昔予舉進士京師嘗閱沈子伯充於三百人中思與之面忽以病歸不及也逮謁選銓部一嘗會伯充於朝思與之處既受官而南弗能也未幾伯充改官南來余始與之定交蓋三五年前之願友伯充而不可得者一旦得之而弗期豈非幸與伯充年少而夙成質美而見道其爲道必欲盡去彌文以還太素故撫冲穆子嘗著凭几論以見志少通洪範學有洪範解數篇既久盡取而焚之曰此皆枝葉緒餘也其高明簡易深切而向裏如此故余酷喜之伯充亦喜余各以其官繫不能時時相見見則坐語移日或留酌歡洽而去凡與語非經言疑義必朝廷當世事至不如意處或共歎息而去有時語古今人孰高孰下至有不樂處或共發一笑而去凡余與伯充非若追琢詩文齊崇尚

飾色笑和聲音爲朋好也茲以三年之績上於朝同官各賦詩作別卷謂余宜有贈伯充以序見屬按今之考績蓋聖朝取有虞三載幽明之典折衷之以行者也士人行止登降盡於是焉在顧不重與伯充不惟不俛仰以冀當道者喜且直欲行吾志以逢其怒不知伯充有何所恃而能爾噫考績重事也伯充既不切切焉以是希進退於人元也亦何嘖嘖焉以是贈伯充哉於其行也姑從士大夫與之飲酒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終

同里後學　陳臚聲鴻亭重訂
鍾攀龍願艮仝校

序

贈郡侯西川方公朝覲序

世道隨時而遷變帝王因時而制治今之郡守即古之諸侯三載朝覲於天子課殿最大行黜陟即有虞五載群后四朝敷奏試功成周十二年諸侯朝於方嶽大明黜陟之遺意唐虞草昧之初法制未備故其考察也在於制度時月日律度量衡之外無有也成周之世法制已備始及於

民事然其時民淳故其事簡土地田野人才之外無聞也自漢唐而至於今日則民僞日滋其法不得不詳故有六事之考察焉是皆時勢之所趨而其治因之故曰帝王因時而制治然治雖因時而制法則有時而窮如漢刺史以六條察郡國唐考功以四善二十七最考內外官其治郡縣何嘗無法然奉法舉職者無幾西漢循吏傳文翁召信臣等止六人唐循吏傳韋仁壽陳君賓等止十五人以是爲能舉其職不能者多矣而六人之中猶行僞增戶口而蒙顯賞者十五人之中三年無囚者不得上考帝王之法不亦窮乎今考課之法三歲一舉舜舉所陟不下二千人一何嚴也然吞舟之魚漏網而雉或羅於羅覆車之轍相尋而恬不戒其法不又窮乎予嘗求其故矣姦欺之情莫勝愛憎之口亂眞評品之公難逢考察之弊又何怪乎故防官在乎法行法在乎人人不可以易得法不可以不行故聖人立法以存防得失付之人待人以行法得失付之天古今考察之得失人也人之得失天也然愚則謂聖人之法亦因小人而窮耳若在君子則不窮小人見已不見法聞陟罔蘄聞黜罔畏忘身以殖貨養交以市譽飾名以文奸賢否混淆而法於是乎窮矣夫君子者無聞於人而樹道自己居常以盡分修職以立身積實以成名不求合於科條而科條不能問法何由窮乎惜今之世少見其人也若吾郡侯西川方先生其君子乎先生誠而不僞朴而

無華重而不浮坦而無頗以名進士爲名御史出守吾泉取法眞西山用其教以諭同官其所存可知也廉以持身仁以愛民公以存心勤以蒞事其大綱已舉矣至於學校田野戶口賦役訟獄盜賊之六事者乃國朝督察守令之令典正唐人所謂尋常職分要不足盡侯之美乃若不拘拘於文法而法亦不廢不屑屑於立名而名亦不損不汲汲於投時好而時亦不臧否勸誘同官有與人爲善之誠讓美同官得卑已尊人之美富貴過人而屢避讓世利之紛華鬪進而視之淡如此皆出於刺史科條之外所謂無聞於人而樹道自己者使考課得人當與寵辱不驚者同書上考矣法其能窮乎當今之世貴名不貴實貴利不貴

義予竊恥之侯之所爲實獲我心茲當朝覲之期將帥其屬受誅賞於天子邑丞吳宇等徵贈言於予予不能文然侯之美不能默故述古今考課之法與侯存心立政之槩以華其行

送惠安陳蛟池邑侯入覲序

國朝分天下爲郡縣而領於監司以學校賦役訟獄等六事責郡縣而督察於監司歲遣御史巡察之課其殿最上之天官三歲監司郡縣並朝於京師天子命太宰計群吏之治大黜陟誅賞之其體統相屬其職守相關其法令相使其休戚相同故上下諸司咸奉法舉職以納民於皇極此祖宗酌百王而損益之故治法治功追虞周趍漢唐而

獨盛也承平日久法度漸解朝廷之責郡縣與監司御史之督察者皆失其職矣縣令失職郡守不督察則天子之手足於是乎廢郡守失職監司不督察則天子之股肱於是乎廢監司失職御史不督察則天子之耳目於是乎廢天子之手足股肱耳目既廢則上德不宣百姓之怨日積於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間有卓然出於監司郡縣之中無待督察而自善必豪傑之士也豪傑之才不可數得間有得之者亦幸而已爾夫朝廷張官置吏以爲民也良吏之得與否付之幸不幸則爲生民者不重可哀乎吾蛟池陳先生殆予所謂豪傑者與侯浙人也生於三衢宦族乃翁某齋舉某科進士任中書侯承家學補邑弟子員有聲儒林屢試不第卒業成均需次銓曹得今官予聞其治惠也以學爲政以儒飭吏其廉足以潔身其嚴足以馭下其惠足以養民其明足以伏奸詭其才足以理繁劇催科有期而民樂供輸用財有節而里役輕省斷獄公平而民稱不冤用刑允當而民無不服其於學校尤加意作興邑當衝要之途加以饑饉之後民之元氣方復而未舒侯左提右挈拔之塗泥之中措之袵席之上故未及三年而饑者食勞者息倉廩實囹圄虛生民繁民俗厚夫當人欲横流之時而侯之所立如此謂豪傑之士非與今世重進士由進士以進者不限其所至雖庸才不失爲美官由鄉貢以進者則限其所至雖異才莫拔於州縣故進士有所恃

而敢於爲惡貢士無所望而惰於爲善二者並進民之膏血日就於竭國家之元氣日銷以鑠矣夫上天生才不齊有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才長於學者或短於政長於政者或短於學古先聖王立賢無方才德學政咸得其用如必進士文學之拘則相如楊雄可當周名廉如孟公綽智如法正不學如霍光等皆無用矣其可乎國初用人猶有古意孝廉賢良人才明經與歲貢並進時稱得人自進士開科用人之路始狹生民之禍亦始於此皇上中興鋭志唐虞三代之治三途並用當日諸臣不能將順其美予每恨焉邇者州縣闕官議者欲增科甲之額愚謂今由進士以進者多有所恃而敢爲惡巡察監司又重其進

士而宥之生民之苦無所於訴使所增者皆得其人可也如不得人豈無有所恃而敢爲惡如予之所患乎宋太宗曰科舉取士非敢望拔十得五只得一二亦可以爲致治之具斯名言也予恐一二猶未能得耳今每科進士不下三百餘人其間德業聞望卓然命世者有幾其誤國殄民者豈少乎故愚謂欲增科甲之額不如廣仕進之路夫歲貢之中豈無德業震世如黃忠宣者乎人才之中豈無長於治民如黃覇者乎任子之中豈無好行教化如韓延壽者乎法律之中豈無廉潔無私如尹翁歸者乎今雖未能盡復古先帝王與國初之舊且就歲貢學職例納恩蔭法律之中開其途不限其所至取治行優等者以補府佐縣

令之缺與進士舉人同升則在仕途如歲貢恩例入貲諸科皆人才也何待增科甲之額而始足用乎陳侯之治行爲今之豪傑今當朝覲黜陟之期太宰計郡吏之治若能拔之以同於科甲不限其所至使得盡展其才又推之以及其他吾見丙吉黃霸尹翁歸韓延壽黃福之賢可復見於今日也天下何患不治乎予廢居林下其言豈能達於朝宁特觸目激中私論之如此聖君賢相有志古先聖帝明王之治必取吾言矣

贈黃叔和助教行取赴京序

嘉靖癸未夏吏部以風憲缺聞疏天下之官之當是選者若郡推若縣帥若學職凡三十幾人南京國子監助教黃君叔和在焉於是地官蔣大夫君和合鄉諸士夫餞之憑虛閣命予出一言以侑觴君又若不鄙予言者故予弗克讓惟國朝用人有叙遷有超遷叙遷以資恒也超遷以望弗恒也風憲之遴超遷也然斯典也率三歲而始一舉曠缺者凡幾何時一舉僅二三十人不與者凡幾千百二三十人之中學職僅二三人不與者凡幾千百是歲之舉學職三人焉黃君適當其一不其難與夫士之未舉也修之難既舉也守之難何官於天下若是其多也奉職守官若是其不少也二三十人者乃挺然獨出於數千百人之中非夫志業才行眞有過人安能鳴於群衆人而先之間固有倖而得者然或寡矣故曰修之難夫舉之若是其不常

也宜將來樹立亦若是其不常也然卒不幾見焉間又有不可言者矣夫豈其名位稍更而賢否頓異無或志怠於宦成業荒於意滿使然爾故曰守之難黃君之在國學也諸生仰其範僚友樂其信官長悅其恭鄉黨稱其順操身無玷令譽有聞其修之也無容予言矣今之往也或居諫垣或居郎署皆其所必有也毋亦益自策勵毋替厥初俾將來樹立越出常衆以毋負於所舉乎吾聞餙名之士必無終久之譽誠不立也鮮不變矣吾見君平常恂恂乎無近名無餙僞誠有餘也可保其終矣故予欲君之守之也夫言一也君子以諷規小人以諛諂予未能爲君子而惡小人之名故與君言不以諂而以規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始予蓬蓽而居竊有尚友之志海內之士名可聞而實足徵不必其皆顯皆心慕而願友焉在吾泉若陳子思獻張子維喬皆所謂無待而興者予心慕而願友也乃陳子居晉安張子居錦田地睽也莫克之近昔在丁丑皇帝取士於南宮擢陳子張子於上第予幸以菲後乘首京師凡閱三時二子者予既獲友之加莫逆焉繼予有歸命弗獲竟周旋二子以去比來則陳子已乞南都張子繼有南雍之命夫陳子之南以親也張子之南以君也以親者孝也以君者忠也二子者各有以焉予茲來也一失陳子再失張子予方須二子以終友而相繼失之予胡無戚頃予過陳

子於古杭見其容和以舒蓋去親日近固然也今予送張子於上都門外見其容鬱以結蓋去君日遠固然也張子行予慰之曰壯哉行矣請為予賀張子曰何謂也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位易名不以貴妨義使若一出遂獵美官善名不立雖紫金曳玉耀動天下有餘辱也今若官黜而道尊位益卑名益高且不朽也不足賀與張子曰不然君子遭隆遘會无譽无咎安身樂命以遊大順上也汙隆相乘臧否相射貞身定命以翼大化次也跋胡疐尾曳輿掣牛委身致命以立大節又次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使人臣被不朽之譽將誰處其不避以善歸己禍將誰歸予聞而嘆曰若長者之心也居卑不避禍去國不忘君為善不近名不避禍者勇也不忘君者仁也不近名者知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處忠而行之以三達德善莫大焉是足書矣請書以為子贈

贈陳紫峯先生南歸序

紫峯陳子初以進士主事刑部未幾乞改南都取道過家期年始至遂自戶部改吏部考功三年滿考又乞病歸客有疑之者曰士於世出則出處則處未有居於出處之間者次崖子希元曰紫峯之志固將仕也八十慈親白雲千里之外江山跋涉不能以迎養至故乞南故乞病殆以是耳客曰紫峯未仕顧其親可也既仕則身也者君之身也顧其親可與元曰紫峯年方強仕事君之日尚多母年八

袠受養之日無幾矣較短量長宜當以彼易此耶客曰命之矣雖然元與若言者猶紫峯之淺也紫峯少以才名望鄉國學子出其門往往掇巍科登顯仕禮部再試名動縉紳公卿皆欲虛位以讓使工於進取不數年公輔可立致而紫峯乃恬然自守足不及公卿之門方以母老屢求退勢利鬪進泊然無所入於其心其光明卓偉孰敢望而及是故紫峯道德之士也進於功名矣客曰夫有所受之與元曰紫峯虛齋夫子高弟子也虛齋以理學名海內筮仕餘二十年立朝不幾年視學江右又不一年而致其事當時人多疑之至今而後稱焉蓋賢人君子進退自有道未易以常情臆度焉希元愚戇無似於時多齟齬戀升斗之

祿徒爇紫峯之高而未能脫屣從之安得不拳拳致意於紫峯耶容聞予言嘖嘖嘆息而去旣而紫峯來告別鄉士夫蔣君和龍又索言爲之贈元因述與容問答之詳以與之使人知紫峯之出處爲有道無徒以功名之士待吾紫峯也

送學諭拙修李先生歸田序

嘉靖丁未莫春上旬學諭拙修李先生致政之報至諸生聞之莫不嘆息咨嗟有泣下者予初聞之謂未的也已而果然爲之鬱鬱不樂者數日或曰朝廷設官分職分理天下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年高者致仕令典也拙修先生才高而年未及乃令致仕以去何與予曰是自有說非汝

所知也夫人生於天富貴貧賤命也智愚賢不肖性也性命不相通賢智未必盡富貴愚不肖未必盡貧賤故孔子大聖孟子大賢終身坎坷而晏嬰臧倉柄用齊魯賈誼董仲舒命世大儒而屈長沙江都絳灌公孫之徒乃得時遇主拜相封侯其顚悖如此豈非命與曰天生聖賢爲世用也聖賢如孔孟可謂盛矣乃貧賤不見用於世何與予曰此天地之大運非區區一人之數也何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名世之臣應期而生性命兩得則君臣會合以成一時之功故五臣相舜十亂與周三傑輔漢下逮唐宋之興以及我朝莫不皆然此天啟之昌期豈能數遇其或辰時已去則眞才不生或生而無命使之顚頓坎坷如孔孟程朱窮焉而無所入豈非氣數當否生才無全功聖賢不免於屯蹇與先生古貌古心其爲學深造而向裏初爲諸生卽不欲作今人聞海內君子之講學如王陽明湛甘泉呂涇野每心慕而願見之屢試不第以起貢而就學官蓋以義命自安無復遠望也昔宦朱方教聲茂著總教吾同益弘初志始至立科條以誨諸生日課月程季考成有常業經書微旨疑義隨才指授各有所得正身率物不爲空言之教與諸生相臨一以道義絕不及利交際常儀厚薄隨人弗校其貧者却之又有周之者焉故士無賢不肖罔不敬愛以慕故老謂同自開國以來師儒克舉其職如先生者殆無多得也兩署邑篆潔身自愛訟

獄輒辭讓人或病焉先生曰吾儒官攝政行未信於上遠嫌也錢穀出納事不容已然僅取充額常額之外毫末弗益其淸白每如此尤節已裕民公私浮費損十之七八里甲應役倫序久定及先生視事越次爭先者紛紛蓋利其省費而懼來者之莫繼也可以觀政矣故嘗謂使世之師儒皆拙修則學校皆蘇湖也使世之民牧皆拙修則郡縣皆卓魯也夫以先生之才使以科第顯得行其所志於國家生民必有所益乃由貢途以進而官止師儒其志曾不及展又不能久其位而遽奪以去不尤可惜哉然有性無命雖孔孟程朱猶不能違天而獨立如拙修者又何疑乎抑嘗今之世志行如拙修問學如拙修位望過拙修而擯

斥不用者何限豈止吾拙脩哉然則拙脩可以自慰矣先
生之去自縉紳下至韋布咸嘆息不已諸生莫為情旣為
詩歌以致其思又相率求言以華其行又將追論其行事
而俎豆之自同之為學職者雖陞遷以去而士民之愛敬
之將送之思慕未有若是之盛然則先生雖去榮於遷擢
達矣又何恨乎予生不辰與世齟齬退居杜門脩書明道
冀求寡過而先生獨為知已涔寂之中每用為慰先生之
去位雖與予不同而命實相似於我心有戚戚焉聚散之
感又有不能為情者故因諸生之請為之言非特以寬先
生之懷抱且以志先生之美於無窮也

贈分教張敬泉先生歸田序

予嘗讀書至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為也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天乎誠士君子行止之所
關乎是故以公孫之詐而作宰相封侯以賈誼之通達國
體乃謫於長沙豈非天乎予嘗以是而觀古今英雄豪傑
之士其行止出處未有能越乎此也吾庠分教敬泉張先
生自乙卯年涖任於今八年矣將謂必遷擢以去乃僅止
於此北城陸先生亦以貢春官始則分教候官繼掌教吾
同又教授臨漳卒轉國子學錄以去夫在北城官則四轉
而先生竟止於此豈非命耶然人有不足於中者則榮悴
升沉足以動其心無不足於心則靜而正無事而常定其
視榮悴升沉如草木繁華之飄風禽鳥好音之過耳豈足
動其心耶是故舍車而徒則丘園之賁中不自亂則幽人
之貞吉也先生長樂故家資產甲一縣資性聰明少游邑
庠嶄然露頭角無何制於命循資貢於春官或勸以卒業
成均州縣可得曰吾旣不能高飛遠走縱得州縣未免僕
僕於人乃就教得同安出其所學以為教模範端方條教
詳盡與學者議論講習月書季考無異北城待諸生有恩
禮諸生莫不愛而敬之誠學者之師表也得歸田之報予
察其心神畧無見顏面予大異之信乎其中無不足眞有
養之士也今之歸也吾知省將蕪之田園尋猶存之松菊
與隣翁野叟圍碁飲酒曰吾昔日之老友也角巾藜杖涉
水登山曰予舊時遊釣處也入蘭亭之會則有曲水流觴

之趣採東籬之菊則有黃花晩節之香論齒論德貴賤兩
忘則洛社耆英之會可結也託南牕以寄卧撫孤松以盤
桓考槃山澗則碩人之歡將永矢弗諼也視向之僕僕於
公卿榮貴之門猶麋鹿之脫樊籠而就荒草豈復顧戀之
哉予於敬泉有師弟之義固不忍別況有諸生之請惡得
無言故述人生行止之數與先生歸田之樂以贈之

贈學博王四味先生致政序

邑大夫靑崗王候尊甫四味先生主教德化年方六十有
五告致政去當道嘉而予之有知足有恥之褒先生遂束
裝戒行取道同安視乃子於官舍邑文學拙修李先生重
先生之行率僚友諸生詣予請文為之贈予抱病半年覘

筆久荒本不能言聞先生之高致且敬且慕義不容默乃作而言曰富貴聲利人情所溺急流勇退古今所難蓋朝食之與家食其勢不同處約之與處樂其情㒹異士君子平日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出處去就之義講之何嘗不明也及至登仕版食太倉豐約一分初心頓負匪特厚祿高官沉酣弗醒卽一資半級亦留戀而不忍舍去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前後相望千載一轍求其振拔於富貴聲利之中不爲所溺而卓然自立者幾何人與昔漢疏廣受二子爲太子傅同時致政公卿榮之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晉陶潛爲彭澤令恥爲五斗米折腰向鄕里小兒八十日卽解印去尤人所難歐陽

脩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人止之修曰吾平生名節爲後生輩描畫惟有蚤退以全晩節豈可更俟驅逐乎竟乞身以去夫自漢至宋相去千有餘載能振拔於富貴聲利之中不爲所溺者史冊所書少見其人獨於二疏柴桑歐陽三見之則急流勇退信難其人彼四子者豈非千古之人豪與今先生年未及而蚤乞身富貴聲利不能溺方之四子豈少讓也然二疏之去蓋預見太子之柔儒無立潔身以遠害元亮之去蓋見劉宋之簒已世爲晉臣恥事二姓歐陽之去蓋因濮園之議爲衆論所攻欲潔身以自全其意蓋有所爲今先生官居文學無二疏之任仕聖明之朝無柴桑之恥以道帥人無濮議之玷其去非有所爲方之四子不尤光明俊偉也與夫道義與聲利並立不可以得兼道心與人心交戰最難以獨勝昔子夏見夫子夫子曰何癯也子夏曰商也入見夫子之道而樂出見人之富貴繁華而說二者交戰於胸中未能決是以癯夫以孔門大賢尙苦於聲利之戰況下於子夏者乎世之溺於富貴聲利而不能決去者何足咎哉先生年未及而蚤乞身富貴聲利斬焉弗溺吾見道義之勝矣非賢而能之乎先生江右吉安人也家世宦族尊甫畏庵公領鄕薦作宰與化皆稱良牧先生少承家學補邑弟子員爲時俊彥數奇不耦俯首而就學官分教六合太湖惠安三仕而晉今職所至正身帥物不爲空言之敎英才樂育桃李盈門廼子青

崗領過庭之訓擢高科掌敎曹邑晉宰吾同淸白自守惠愛在民將來所至未量也父子祖孫詩禮相承簪笏世振先生屹然中峙前有作而後有述孔聖所謂無憂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

送郡侯程省齋終養序

英雄之事業每掣肘而難成天下之治功或垂成而輒毀要皆有數存乎其間評論古今人物者未嘗不扼腕嘆息也溫嶠絕裾以從君徐庶辭君以全母嶠之事業可觀而忘親之罪不可逭庶之孝行雖可取而仕魏之功迄無聞二公之掣肘君子不能不爲之恨黃霸治頴川前後八年治爲天下第一張敞爲京兆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旣免數

月京師枹皷復起則天下之治功必積久而後成作而或輟未有能濟者也吾泉郡侯習齋程公以母太夫人楊氏年高累疏乞終養以去士大夫有惜之者曰習齋之政績方升在古英雄之士事業光照於史冊者將可望而到焉乃以養親去孝則盛矣如事功何希元曰習齋之年方富太夫人春秋已高事君之日多事親之日少今日輟忠而爲孝異日出孝而爲忠忠孝可以兩全將來事業曷患無成吾不爲侯恨第恨泉當大壞極弊之後民之望於侯者弗淺而侯治政之施於民者日醒於人之目而月新於人之耳民方望治化之成如黃霸之潁川張敞之京兆乃遽舍而去則美業弗終民望斯絶是則予之恨也要何莫而

非數乎侯天資過人剛明爽快濟之以學問心地光明無底藏其治識體要知泉之民奸吏蠹日滲以甚弗可以常格治也始至搏擊剗刈重加僇振已乃調劑和變之雷電相濟寬猛適中此侯治泉之大較也同溪埠頭之稅大爲民患民屢告言前後觀風者弗能革或從而長焉侯聞一舉而革之百十年民患一旦而除此興革之大者泉漳二郡之民世世患也奸民有以盜誣民事連數人斃於獄者有謀其同旅而奪其貨於途者他官窮治莫得其奸狀侯一訊得之人稱神明郡有二猾書共爲奸利歲盜官帑以千計成鉅富結勢宦自固前守莫能發侯發其奸並執置於法闔郡稱快他如民以訟獄至庭出入自便隸卒無執縛之苦民以賦役輸官秤量公平吏胥無掊克之患此類不能盡書尤以興學校作人才崇節義勵風俗爲首務時進諸生較藝觧𢦏探玄微顯士經其指授者咸洒然自新有仰高景賢之意聞民間節孝忠義擊節嘆賞甚者俎豆即傳而表揚之民俗欣然丕變使究其所施其事功當不止此乃以養親去此余所以重爲泉民惜也侯產兩浙文獻大邦問學文章馳名鄉國晉試南宮翹然魁天下歷官郡邑郎署所至籍籍有聲其務爲政事恒根理道法律精明不爲束縛如俗吏若夫淸心潔己四知自畏苞苴不入則其根本也初試泉南而卓卓已如此異時大用可知也同學愽陸挺鄧鑾因諸生之請求予言華侯之行予言何

足爲侯重第述侯治行之槩以贈庸致吾同士民之思又備異時觀風之采輯云爾

送興二守新溪李公還郡序

當國家多事危急之秋能爲民禦災捍患興利除害者乃生民之所倚以爲命其去而士民思慕之不已求言以送之亦其情也自倭奴搆禍以來郡縣守土之官兵其素練民其素撫然患至不能禦使數萬生靈陷於水火而身家以之喪如福淸福安永福者吾見亦有矣乃若假攝之官兵非素練民非素撫而能支卒然之變又能爲久遠之圖非其才之過人能如是乎同安戊午歲曾被倭寇之攻正當利害之衝未易爲也不幸缺令當道於所屬中廉新溪

公之才足以任事俾攝同安兵非素練民非素撫也春三月倭寇數千攻同城公率士民分梁而守晝夜巡督殺賊賊始引去一城數萬生靈賴以生全夏五月賊復攻城淫雨經旬不止城垣崩圮不止一處或十丈或二十丈民命危於累卵公募諸溯之兵以身率之晝夜防守夜雨下如注公亦張蓋臨城當矢石之衝以身爲捍蔽一城民命復賴以生全其勞與功視三月尤甚焉賊既退儒學諸生議以前官因賊改築城垣儒學櫺星二門因之逼斗堪輿家忌之議將城垣拓啓長五十丈深二丈以告公公卽任之不辭捐白金三十兩以爲之倡餘令師生措處以成厥蹟同自有學以來學門病於斗前人精於地理者至去其雉

堞立亭於上謂之觀瀾蓋不得已之故也自因賊築城而門益斗諸生始有是議然在假攝之官將視之如傳舍孰肯任其勞而公慨然任之非才足以任事而志在於立功何以有是同之人才將因是益盛皆公爲之也夫禦寇以衛生民者一時之功改城以盛人才者萬世之功也守城之功當道節行獎勞盛人才之功當道豈聞之乎公昔攝惠能爲民禦災捍患士民思其澤既去而爲文以紀之公攝同之功不但一時又及於萬世其功尤大師生求文以送不亦宜乎於此見公之才果足以任事而當道之推委旌獎信乎爲知人也

送王千戶敬之還雷陽序

朝廷有事安南議者謂欽接壤安南形勢孤絶不可無守廼於廣部惠雷諸衛所調軍赴欽分守各邊營堡於是雷州衛所千戶王君敬之領軍二百五十守那蘇隘那蘇道通安南海東萬寧州郡實爲要害先是守帥以輕慓失事去王君之來實出於當路之所推拔非偶然也君才識通敏器局老成嘗爲群弟子員偕諸生事進取治毛氏詩旁涉諸史凡古今人物高下國家治亂成敗事罔不在其胸中旣襲武爵攻太公孫武子兵法凡古今名將傳靡不熟讀而精曉其義故其舉動若書生接人有禮貌操觚成文理謀猷持重號令嚴一遇士卒有恩威古有儒將君其近焉其在那蘇也申軍令明賞罰謹斥堠固封圻凡山川險

易道途遠近夷虜情僞靡不精察而熟知焉予之耳目實沿以廣一方保障實有賴焉邇徵還郡時時相見予審其言論察其動靜探其謀慮果不異吾所聞庸是知君之果可與共事也夫士生斯世顧所遇何如耳當其有事雖駑馬鉛刀皆可割馳當其無事雖驊騮干將亦無所用故孔孟談王道而厄窮途蘇張持口舌而攘相位時也王君之才天下有事吾知其有用乎茲以瓜期得還鄉士夫章君用輩嘉其勞於王事功在此方相與裂綵爲障求予言爲之贈予樂諸君有是舉乃述予所知與其可用者而予之一以華其行一以覲其後

送戴秀才四子歸武安序

吾友梁崗戴先生乃子子東子國子澄與其姪子信從學吾同弼山決君歲晚將歸予內姪郭君俞輩與之善求予言為之贈四子學於弼山主于明經決科之業必有以受之矣予又何言然尚有可言者焉予聞求師者其氣貴下其力貴勤其志貴遠氣不下其失也亢亢則絕物力不勤其失也惰惰則虧業志不遠其失也畫畫則妨大張良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命之取履而不辭難之再三而不厭然後得黃石三編為帝者師使其氣亢而不下能爾乎鄭玄師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第弟子受之業玄弗介意日夜尋誦不輟既而辭歸馬融有吾道東之嘆後成大儒經子註疏垂於萬世使其力惰而不勤能爾乎蘇

秦張儀師事鬼谷子初得溫言食酒坐席交往貨財之禮謂未也再往求之始得傾河填海移山之術使其志畫而不遠能爾乎我國家設學懸經以教天下之士又設科目以網羅之士之翹然奮於章縫而為師者雖未必有黃石絳帳鬼谷之術然其為教一也弟子之求於師者有能取履不拒三却不厭如子房受業高第日夜尋誦如鄭玄初學不滿再求傾河填海移山之術如蘇張者乎子東兄弟不遠百里自武安而至吾同問學於弼山歲晚始歸其氣之下力之勤志之遠皆其必有也若不盡得其學以歸如張如鄭如儀秦吾不信也然黃石老氏之流馬融訓詁之學鬼谷從衡之術仲尼之徒所不道今世科舉之學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二帝三王之治法功業備焉特今之學者竊其皮膚以為取青紫之計不深入其閫奧故視黃石訓詁縱橫之學術反為淺耳若能深入閫奧如陳良之北學於中國二程之受學於濂溪其所就豈張鄭儀秦敢望而及耶予觀子東兄弟丰神俊楚天資穎悟學問充積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騏驥之在冀野皆冲天致遠之器使由今之所學而進之無難也予故因君俞輩之請而進之抑四子之賢非無自也乃翁梁崗先生聰明夙成德業聞望著在當世諸子得家庭之教今使從學吾同實紫陽遺子游學建安之意其望之不淺也梁崗予與姓兄弟其子即吾子也故因君俞輩之請而進之吾子行

矣數年後西望武安有冲天驚人者必吾三四子也子勉乎哉

送阮子歸莆序

阮子以詩名於莆同諸生業詩者修幣走聘從卒業焉阮子至以孟春其教必因其才之高下故及門之徒小大各有造於是他經之士聞風爭從之愚息一松亦在席末繼冬之仲講筵既徹阮子之轍不可留諸子重其去請予以贈言請予久有阮子名今茲來也乃得與相見阮子狀貌魁梧其神清以爽其氣軒以舒其言論英發而不華其文雋永而有味其學術正而無頗予於是始信名下無虛士今所見阮子果不負所聞矣世末道降人才從之學者往

往溺於富貴聲利而不返否則詞章記誦之得高明之士又或空虛好大務爲驚人可怪之談而無補身向裏之事夫富貴聲利卑矣詞章記誦俗矣然皆於道未病病道者其高明之士乎何也馳騁以雄其辯穿鑿以搜其奇而道始病矣故曰貪吏遂法法在奸吏舞法法亡此之謂也予觀阮子智而儉文而有禮其才足以遠至而不流於空虛好大豈有病道者耶夫匡範正者鑄必端陶冶工者劍必良師者人之陶範也可不正與坑焚之禍出於荀卿莊老之學迄以亡晉是故師不可不重也有阮子之學術而不流於空虛好大以病吾道可以爲師矣此予所以重之於其歸也因諸生之請復繹道其善以送之阮子行矣異日

吾邑之士有篤實輝光嶄然露頭角不空虛好大以病吾道與人國者必阮氏之徒矣

贈高用卿還臨淳序

高子用卿自淮渡江涉浙水踰閩山歷建溪數千里至泉謁乃兄太府公於官邸泉之大夫士問於林子曰人維何曰是太學生博雅有文者何以知之曰是試政吾廷中嘗得一日之雅者是吾泗之隣封聲聞可相及者乃曰是可以修士夫往來之禮矣則相致慇懃就訪之用卿氣宇軒豁若玉樹臨風鴻鵠出群也威儀閑習若秉文多士趨蹌於淸廟也言論持重如萬石之鍾不扣不發也於是士大夫皆樂與之遊嘗與陟北山步雲洞入歐陽石室縱觀大海仰天而歌曰東南之觀盡在是矣旣又訪我於同林子與之登大輪山北望三秀南望天馬寶蓋諸峯沿蓬夫岩讀文公障歌其樂融融曰東南之觀又在是矣已當辭去林子送之銅溪之上或曰吾聞仁者送人以言高子之行可容已耶林子曰夫贈人者當於其所無不於其所有吾於高子將曷爲贈夫高子處中都聖祖龍飛建極之初英雄并吞割據之大略其聞之也熟矣歷遊兩京朝廷禮樂衣冠之勝一代文物聲名之盛其覽之也周矣卒業成均其與交者海內之豪儁其所接者名賢之碩論玆入閩也望武夷之高則想昔日諸賢講道之所陟北山之巔則見歐陽讀書之處登大輪之峯則目擊紫陽過化之蹤大海

浩蕩吐吞江河莊生望洋之嘆又不數焉夫歷覽閩山其登東山而小魯乎遊處三郡其登泰山而小天下乎騁目滄溟其觀於海者難爲水乎執經橋門其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乎高子之所立如此吾將何以爲贈用卿喜曰卽子之言可以相贈矣林子乃與酌酒三杯濡筆而書之

東溪贈別序

嘉靖丁亥月在蕤賓卿山郭子肅裝促駕將赴春官覲朋載酒餞之於郊薰風習習荔子初紅酒壺旣傾行色有耀郭子愀然冷然若有不豫廓齋林子進曰今玆行也君門九重有利見之端上國文章有觀光之會江山萬里有子長之遊四海衣冠有朋簪之慶上林獻賦有相如之遇而

子顧若有不豫焉者何郭子曰志扶搖者不修上林之枝東隅一失收之桑榆或寡矣夫士各有志事難一律詩曰心之憂矣不能奮飛吾方奮飛之憂又惡知跌跌之疾走次崖林子聞其言奉觴以進曰君且寬哉吾聞萬物之分大小有定聖人之道隱顯無間天地之數乘除相兼分也者不可得而齊也道也者可得而盡也數也者可得而推也君子知足以處分故大小順受委吏乘田弗去也齊物以弘道故素位而行尊卑貴賤無異處也安心以觀數故否泰相因其往可復也吾子兹行以分吾欲其順受之也以道吾欲其致一不攡也以數吾知其不終於否也今以一第之失遂戚戚焉憐其平生胡人之不廣若是也乎郭

子聞予言欣然而笑於是在坐諸君各賦詩以壯其行廓齋子因命次予言置諸卷首

榕溪贈別序

帝王之致治在求賢帝王之求賢在立法法之善否而治亂因之故法不可不愼也古今帝王求賢之法可數也德行道藝敎於鄉賓興於王非成周之法乎由周而降若賢良孝廉若九品中正法雖遞變不出周人之遺意秀才明經進士行於學館州縣制舉非隋唐之法乎由唐而降若詞賦若經義論策法雖遞變不脫隋唐之故習周法雖變其取人要皆以行也唐法雖變其取人要皆以言也夫言易行難自古所病故躬行君子孔聖不敢恥躬不逮先行其言每與子貢之徒言之取人而一以言豈取於人者所行皆不背所言孔聖不足信與夫空言不足以取人而用人者顧不能舍言而他取其故何與世變日趨人心不古三物之敎既失居於鄉者未必有可賓興之才能仕宦之族既多出於中正者未必有寒門之上品故不若爲不可奈何之法設科以待天下之士使糊名就試於有司去取一付之無心之爲愈也然法不能通變以善治而姑付之不可奈何惡在其立法哉是故鄉舉里選之制雖未可復州縣察舉之法國初猶然獨不可復乎經義論策之科雖未可廢賢良孝廉之舉國初猶然獨可廢乎前輩有言今未論伊周使諸葛亮王猛而當今世必有通變救時之術

誠確論也予因之有感矣今之科貢雖不足得人然士舍是則無由進故自唐宋以來君子小人莫不出乎其間至於天下之治亂則繫乎分數之多寡其中又有大數存焉不在區區法度間也今不論科貢但得所行不背所言者以應主司之求亦可謂國家得人賀矣若吾徒蕖子伯龍非其人乎伯龍少從予游業尙書補邑弟子員嘗居督學卲康僖公首選盡謂功名可立致乃坎坷至今嘉靖己酉歲當府州縣貢士之期有司始以其姓名行業貢於天子其爲人端良朴茂悅親信友鄉評素重其文皆由中而發鑿鑿乎仁義躬行之實非空言者以是而應主司之求小而徧資驟級大而飛黃騰踏必不靜言庸違以負吾夫子

之教我國家立法求賢之望必不孤矣不其榮乎士友重其行共爲詩歌以贈之予方病今世取人之弊而樂菜子之有是行也故出數言以引群玉欲用人者因予言而稍變又欲伯龍因予言而加勉也

同年彭季山話別序

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目興科目興而同年之義始重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夫率土韋布之人一旦際會風雲起畎畝依光日月將以平生之所學者顯設於明廷其道同其志同其時又同而謂汎然無情有是乎今夫君父一也同生於父則爲兄弟同仕於君不爲兄弟乎知君親之並重則同年之不減於兄弟也可見矣唐李絳謂同年

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因而相識於情何有此一時對君之言非通論也然人生十指尚有短長人之行止焉能齊一士之初登朝雖曰同年及其分仕中外命運否泰之相反世途險易之異趨加以富貴聲利之波蕩難持赤子良心之存亡不一於是始有不同者矣或幼學壯行不失其志或靜言庸違不適於用或輕車就熟路而馳騁千里或驅車上太行而中途說輻或同舟共濟相應如左右手或門戶各立相克如水火自此推之不能盡述雖曰同年而行跡之升沉成敗人品之臧否高下豈能盡同與予舉丁丑進士同年三百五十人有名占狀頭道學自許而妻子分崩闔戶無人者有蚤冠群英出入詞苑謫冀鹽梅而秀不實者有才名出衆道乏謙冲忤世而卒沉晦者有危言危行致悔招尤屢進屢退而終不顯者有孜孜奉國自結主知平步而登將相者有遭讒被逮濱九死而忽騰霄漢者有詭遇獲禽寵極人臣驟登台鼎而卒伏斧鑕者有同心同德同官守而願同休戚者有當要津遇落水火而引手援者有相軋相貳乘人井而下石者追想於三十八年之後其形跡之升沉成敗人品之臧否高下歷歷可考其可悲可喜可笑可惡可羞可懼者何限同年彭季山先生始爲建州辯刑推官入爲監察御史以言事落職爲揭陽主簿漸起爲南儀部郎中復遭讒落職判辰州防吉安終守長沙行止與予相同亦其志行相似也昔予謫泗

家食先生在揭陽相惠問相招講道以後音問不缺蓋其行止志行相似故其情不約而厚也然先生豪放不群既退爲司馬子長之遊天台武夷匡廬羅浮鵝湖考亭白鹿之勝皆欲遍其跡茲訪予大同訪晦翁遺趾而興猶未已予獨杜門守拙慕禹跡龍門山陰蘭亭之勝莫能一至先生之學能獨得於章句之外周禮之解孔孟之譜發昔賢所未發而予尋行守墨不能拔出乎章句之間於先生得無歉乎人生萍梗會合難期予同年三百五十人始聚京師一別以後會者不能幾十人幾十人者一別以後會者不能幾人始予北上會先生於南劍後丞南寺會先生於金陵家居十四年而先生得來會於此泉同年六人物故

者五會先生惟予一人聚首之間悲喜交集今俱老矣天各一方相去千里此會寧可再乎此予所以不能無恨也然予聞心邇迹遠者雖隔千里若共堂迹邇心遠者雖比隣若千里同心相照則千里之明月可共驛使之梅花可寄也又何恨乎因書以爲別

贈義民葉元齡南征有功欽賞序

匹夫無斗祿奮民伍應簡書與封疆之臣從王事收功萬里之外同受賞於天子不亦偉乎國家懸爵祿待士士被一命以上秩有尊卑祿祗之多寡凡平生豐衣美食好妻子便田宅與夫快心適意之事一倚是以辦然則秉忠竭節奔走後先從王事乃其職分之宜而臨事顧避者何限

焉有匹夫上不受知於天子下不通籍於宰相斗祿不沾奮民伍應簡書與封疆之臣辛苦從王事者耶邇年漳贛劇寇出沒閩廣江右剽城邑掠居民郡縣苦之天子震怒爰命大臣仗節督兵勦殄文書所下封疆諸臣交臂受事募兵遠近吾邑葉君元齡以應義良民捧郡檄督機兵於上杭山川阻越水土異宜賊滋蔓狡險不可卒勝君以膏粱之子荷戈累足衝風雨冒雪霜蒙煙塵犯瘴癘崎嶇岩崖勞落洞谷剗荆棘行林杪戴星枕月飲饌茹草與士卒同居起晝不安坐夜不貼蓆食不甘味者幾一年既而大兵四集齊力奮討渠魁折首凶黨破滅積年逋寇一朝掃除上功於朝天子欣然謂功不可沒也乃命執政大臣差功論賞大者進階小者錫幣葉君在錫幣之列用是遣書束幣下郡縣即其家致勞名籍登天府恩光動閭里亦布衣之榮也已然葉君能此豈無本乎忠義公秉乾祖父也予聞諸故老正統之季海賊作亂郡縣攻破民避兵高浦者幾千家城中伏數千人賊聚攻之城幾陷秉乾起義兵赴援殺賊城下遂解高浦之圍後爲賊所害天子聞之詔旌忠義夫當郡縣殘破之秋孤城援絶糾鄉兵扼方張之虜解其圍脫數萬生靈於鋒鏑而終以此畢命忠勇足稱厥功大矣葉氏至今屢踣而不即仆者皆公之賜也夫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君其承家聲以起者與然吾聞善作者必能善成君自玆以往雞鳴而起孳

孳不爲利率其子姪兄弟夏葛冬裘與吾人相安於田野之間無以梗國家鳶魚之化則令名可終而家聲寧不可保勿墜乎是爲序

贈工曹椽伍洛川役滿北行序

莆陽洛川伍君爲吏同安六載役滿將上京師里正鄭君君明等相率求予言爲之贈予按古者立賢無方耕莘築巖釣渭一舉而登台鼎故人得盡其才以建功立事商周之治卓越百王漢世用人猶有古意朱邑以桐鄉嗇夫而爲大司農趙廣漢以河間郡吏張敞以太守卒史王尊以涿郡書佐皆爲京兆尹翁歸以河東獄吏爲右扶風丙吉以魯獄吏爲丞相彼皆不拘流品以雄俊明博之才居出

將入相之地故其事功震乎四海聲教立而不朽後世之史其間非無趙丙朱王之才也限於流品不得前進故才者止於郡縣之佐不才者甘於自棄其治之不古若無怪也君莆陽人也世習詩書簪纓相絡君性質淳厚才識通敏嘉靖三十二年奉恩例服役工曹三載役滿三十八年轉本縣戶曹凡力役錢穀簿書期會皆經其手無不練習疏通前後縣官咸信愛而委任之是歲十有二月倭攻鸞城備兵分巡道育吾萬公提兵救援縣官以其推督糧餉時官兵七八百君轉輸不失給散有方軍無乏食時賊勢猖獗軍營與賊對壘君度勝負難料告育吾公將糧移頓十里荒山之外已而官兵失利糧餉獲完育吾公大喜嘉

其才親記其名欲賞其功君之才識如此即小觀大使當蕭何之任必能安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以成帝業使當趙張王丙之任必能肅京兆輯扶風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以成西漢之治而乃限於流品不獲前進是可恨也就今日言之將來從事京師受官庶職若不以根於流品自棄必能獲上治民升其祿爵如今之丞簿者是也君其勉之予日望之

贈楊君漢翀里長役滿序

予嘗觀古今天下治亂未始不起於閭閻之苦樂閭閻之苦樂則里長或為之也昔之知治體者咸謂郡守縣令吏民之本予謂里長亦其本也夫百戶為里里有長幾里為縣縣有令幾縣為郡郡有守守之轄幾縣縣之轄幾里其土廣其民衆里之轄百戶其土狹其民稀民之甘苦溫寒燥濕里長能知之守令未必能知之也守令之能知之者以里長之能知之也里長能達民情於下然後守令能達民情於上里長雖微郡縣之治將必自此始故曰郡縣守令吏民之本里長亦其本也使為里長者上勤於公下恤若民端方正直罔為漁利之計則閭閻幽隱無不通而郡縣得所以為理一有奸雄欺負之徒出於其間則上情室而不通下情壅而不聞郡縣失所以為理而生靈日告病矣里長之關於閭閻之苦樂也固如此哉今世之為里長者賢耶否耶公耶私耶予皆不得而知也翔風十三都二

圖楊君漢翀與予同里閈聰明過人少習覔舉業度不可必得垂成輒棄去以其所聞施之葦布方圓曲直靡不動中節允為良民中巨擘蓋君之尊甫典簿先生以才能為名宦述作相承識者固知其有自也今應正德丙子里長之役夙夜在公縣父母器其能獨嘉委重邑事咨焉下及六曹掾吏與凡係職於公皆雅愛之既竣事戶曹掾龍輩徵贈言於予予於楊君既有鄉曲之雅況又賢乎哉故不能已於言

賀分巡萬公舉子序

士之建功立業於時者必有英雄豪傑之士為之後焉士之建功立業於後者必有英雄豪傑之士為之先焉故曰

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父作之子述之後先繼美所以樹功業於宇宙間此生子當如孫仲謀所以見取於魏武也其在上古時則有若伊尹伊陟其在高宗時則有若巫咸巫賢自斯以降其在張魏公時則有若敬夫其在范文正公時則有若純仁純祐其在呂許公時則有若公著公弼其道德功業文章皆足以名當代而垂後世嗣是而後亦寡矣若其子之遲暮亦關於氣數蓋美事多磨但以有子爲慶不必問其遲暮也分巡肖吾萬公年四十二始得男人謂遲暮乎謂肖吾翁以英雄豪傑之才爲名御史出爲僉憲分司興泉當倭夷擾攘之秋左支右吾撑前持後所以措斯民於平康者無所不用其極今

倭夷旣靖方隅寧謐一方之民所以遂宮居粒食之樂者皆翁力也可不知其所自乎鄧禹嘗言吾爲將握百萬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當有興者其後子孫榮顯女爲賢后故黃曾直詩曰乃翁斷獄多陰德徑仰高門待汝車若其子之早晩亦有數存焉郤堯夫年四十餘始生子其詩曰我生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翁年若百歲當見子五十八也翁之有功於生民也甚大天必祐之使生賢子以繼其後是子之生必英雄豪傑如張魏公之有敬夫如范文正公之有純仁純祐如呂許公之有公著公弼其道德其功業其文章皆足以名當代而垂來世古詩云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又曰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髮千莖父六旬又曰虎兒可愛光陸離開眼已見百步威請并書以爲翁賀

賀莊際範中鄉試序

莊子際範以葩經中福建嘉靖丙午鄉試其鄉之耆老洪尙岳輩與諸親友詣予請文爲之賀予駭曰舉鄉試舉進士鄉黨親戚致賀自古有之以文爲賀未之有也有之自君始亦有說乎尙岳曰隣里鄉黨有相友相助相扶持之義其情之辛甘苦樂榮辱亦均焉故李陵降虜而隴西慚于木踰墻而河西重況有骨肉瓜葛之親哉吾從順一里自尙德白公舉進士於永樂樅林公爲戶郎於成化二公而後縉紳寥如也今莊子幸舉鄉試進士可立致雖曰莊

氏一門之慶實吾儕一里之光也且其爲人敦良質實溫恭有禮居鄉處人和樂無忤其在朋輩雖一日少長於已謙謙隨行不敢先數歲荒歉窮乏稱貸無所吝亦不甚責其息蓋其愛在鄉人吾鄉人之愛之也又如此乃者一登鄉榜群情欣懽欲假名筆以謦吾黨之情耳予聞之嘆曰莊子其賢乎夫人之善惡皆莫逃於鄉故古今論人者或質諸鄉評成周之鄉舉里選漢之舉孝悌力田孝廉皆不外乎其鄉則鄉評之重可見矣吾聞莊子篤學多積其文章雖未及見其取重於鄉閭如此則其爲人可知使在周漢之世必不在所遺況其文又足以應主司之求乎夫士窮有所養然後達有所施其養之不極則其施之也不鉅

昔伊尹相成湯伐夏弔民位阿衡相太甲君臣一德功格皇天功業何其隆也自耕莘樂道之日一介之不取予其根已培於此矣諸葛孔明佐先主起遺播開國荆益成鼎峙之業再爐炎漢之燼聲名何赫奕也然當其窮居草廬之日吟梁甫鄙齊晏其伊周事業已可預見矣莊子讀書積學以發於鄉其文固足以應主司之求可謂不負父兄之所望矣但不知平日之所抱負所期待曾有宇宙之志如伊葛之在莘野隆中乎抑但如今人取足於一科一第而已也若但如今人取足於一科一第則予無說矣如有宇宙之志以伊葛自期待則斯民有望始可爲國家得人賀矣或者謂伊尹孔明天生豪傑宇宙無幾見吾人豈可

望而及乎不知吾人之生均稟齊賦聖賢與人曾無彼此士之立志當以聖賢自期人生天地間以第一等事讓人者非夫也故顏淵欲爲舜孟子願學孔子夫豈不自揆量而妄生覬覦哉莊子今發於鄉是出門第一步前程萬里發軔之始也自今以始益自奮發益自刻厲推平日之所得達於所未得推平日之所至達於所未至奚患古今人不相及哉予平生謬有宇宙之志才疎運蹇白首無成退居林下取笑當世聞莊子之賢發科而劇喜之不自揆謬進以宇宙之事蓋與人爲善之心有感復發而不覺其迂且狂也莊子其然乎否乎

壽廣東憲長張竹崗六十序

嘉靖庚寅八月丁丑爲吾憲長竹崗張先生懸弧之辰於是年六十矣凡我同官以次舉觴上壽有祝先生者曰願先生如松栢之壽不騫不崩祿位川至而日升元曰壽而且祿人之願也未長遠之至也有祝先生者曰願先生子孫昌大以發高科登顯仕嗣世以無斁元曰子而且貴壽之大也未道德之至也又有曰吾之壽先生者異於是夫德也者人之本也名也者身之章也本不敦不可以永世章不著不可以昭遠故君子阜德以敦本樹名以著章是謂不朽之壽非祿壽子孫之所可同日語也先生不降志於權鐺不阿狥於當路再贊外臺兩脫輿輻甘心肥遯浩氣不衰厥本敦矣厥章著矣夫豈不永世夫豈不昭遠詩

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先生有焉請以是爲先生壽元曰子之壽先生善矣然未盡也吾聞善作不如善成善始不如善終先生久就淪晦當聖天子汲汲求賢圖治之初復起而秉臺綱當世儒紳之所屬目嶺海數十萬之所倚賴也不有善成曷彰厥作不有令終曷嗣厥初是故弘厥初以稱廼位所以圖厥成也懋厥德以保令名所以圖厥終也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之謂也請以是爲先生壽諸君聞予言僉曰子之壽先生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予乃合諸君言并書以侑觴

賀周雲川太守壽序

士君子之居官若無過人之識可以燭百姓之姦無過人

之才可以革積歲之弊無愛民之心可以繫萬民之望皆不足為豪傑之士而為民父母我思古人若文翁興學校於蜀而禮讓風行黃霸治潁川而道不拾遺龔遂治渤海而盜賊屏息此皆當世之豪傑邁邁宇宙實鮮其人今於郡賢侯雲川周翁其見之矣初翁之佐吾泉清戎其職也則親臨泉州永寧二衛稽黙軍餘革勾連之弊及任海防躬臨一寨四澚督理戰艦振邊鎮之威軍乏食將為變翁闖親臨撫諭皆解甲而散此非有以服其心乎賊謀攻城應兵內伏翁偵知其情殲其渠魁釋其脅從非其才足以撥亂與翁歷試諸難咸底厥績朝廷以福建興泉諸郡有倭夷之禍遴選於衆人之中以翁有撥亂反正之才衛民

禦侮之方故以泉屬翁俾之守泉之士民若赤子之失父母而復得也若嘉穀之望甘雨而沛然也若涸轍之魚而濟以清冷之水也莫不鼓舞稱慶翁既得泉曰此吾之舊赤子也尤加愛焉謁司道於會城安平覊旅數十久阻會城即挾以歸謁軍門於福清見被擄婦女三十餘覊於官泣言於軍門釋之且攜之歸而與之食此未任之先其澤之及於民者如此及莅政慎施舍重進止革宿弊除蠹政振淹滯舉廢墜省刑罰薄稅歛省財節用逐久戀隸卒十餘輩衙門以清察游辭誣善者而斥治之姦雄縮首於學校尤加意捐俸金百餘兩以賑諸生之不能自存者凡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咸攘臂而身為之士農工商稱慶咸喜其來而悲其晚也茲九月十有九日乃翁懸弧之辰七邑大夫奉觴上壽推吾瓶臺譚公求言以侑觴予何以壽翁哉夫天之愛民甚矣翁愛其民天必報之俾爾昌熾期艾以永其年松栢高崗以堅其骨子子孫孫簪纓相繼以廣其福此一門之壽也豈特一身哉功德在民如蔡端明王梅溪眞西山諸君子芳名流於百世廣譽垂於宇宙此千載之壽也豈特百歲哉翁直隸太倉州人以易經魁南畿舉癸丑進士初知開州有善政民立去思碑茲不及詳予之壽翁者言有盡而意無窮譚君曰是足以壽

賀學博北城陸先生壽序

人之壽有三年歲不與焉得時行道功業著於當時施及

後世其壽一也抱道巖居著書立言啓廸後人聲名因以不朽其壽二也聚髦俊而教之以得之身者淑乎人位雖不顯其名因以傳於後其壽三也蕭曹丙魏之於漢房杜王魏之於唐韓范富歐之於宋一時功業輝映史冊去今千數百年而聲名猶在此非功業之壽乎周濂溪二程張橫渠邵康節朱晦庵諸公或隱身不仕或仕而不顯或顯而不久其功業雖不如韓范富歐之赫奕於時然太極圖通書西銘皇極傳註諸書學者莊誦之至於今不衰此非著述之壽乎胡安定教授湖州立經義治事齋以教學者科條纖悉畢具朝廷與太學取以為式士出其門者咸有所樹立今去其時將五百年而其名猶在此非教授之壽

予古稱壽者曰彭籛然其年止於八百又有完神伏氣長生久視如侯門安期之屬其壽又不可以年計若而人者功業文章泯然無聞要不過與金石等倫耳視韓范富歐周程張邵朱胡諸公名與天壤俱斃孰脩孰短必有能辯之者故曰年歲之壽不與焉此也吾同掌教北城陸先生四明望族也其父兄子姪如碧川石樓石溪諸公咸掇高科爲名縉紳先生天資穎悟其學得之家傳尤邃天文輿地少游芹泮嶄然出群數奇不偶折節而就學職初分教高郵繼補侯官嘉其最擢今職先生得同喜曰同安紫陽過化之邦伯兄學諭文正之職也欣然就道既至諸生喜曰是兩浙文獻之家吾師文正先生之弟也待之殊常先

生乃罄其所有以廸諸生圭角不露而軌範自尊科條不繁而矩度自立訓詁不崇而經旨自暢諸生愛而敬之如子弟之於父兄焉是歲六月二十五日戊辰乃先生懸弧之辰諸生葉文科王濟輩詣予艮齋請曰何以爲北城先生壽予曰今之仕者不得科甲爲州縣寧爲師儒蓋爲州縣而非科甲必不得行其志爲師儒必得行其志也先生自高郵至吾同所歷凡三學高郵侯官教弗克專教澤在人既去而人猶慕之今之同安其效可知也章縫之士得於陶鎔與感者其節槩必有可以表俗其才猷必有可以經政其文章必有可以華國者彬彬接武而出焉則先生之教澤在人愈廣愈深其聲將垂於不朽安定湖州之教可幾也其壽孰加於是哉先生聞予言𨖍然喜曰不穀無似何以克堪重承佳貺寧敢不勉諸生乃請予書其言爲先生壽

賀分教玉田鄧先生壽序

吾同分教玉田鄧先生生於成化壬寅之歲於今戊申年六十有七矣仲秋朔旦乃其懸弧之辰予友葉文科王濟率諸生詣予請文爲之賀予往視學嶺南玉田之學問文章予忝一日之知固予所欲言者況諸友之請耶夫壽居五福之先人之大欲也然豈易得哉孔夫子之言曰仁者壽又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老氏則曰無勞爾形無摇爾精乃可以長生二家之言若不同蓋孔氏主理老氏主氣要

之理即氣氣即理其揆一也或謂人之修短繫於天非可以人爲予竊疑焉今夫燭燃之密室則久耐燃之通衢八風摇鑠則倏忽而盡矣今夫水注之堅石則恒存注之坤地乾土消食則傾刻而沒矣以此觀之則人可回天修煉家有延年接命之說不可謂妄參之孔老之言若合符節然其事甚難必絕思慮去嗜欲離煙火然後可以語延年接命之事然絕思慮去嗜欲離煙火而所得止於年壽又吾儒之所不爲也故愚嘗謂與其煉神養氣而爲神仙不如修身養性而爲聖賢智者必能辯之矣予觀玉田天資近仁其壽有可徵者焉夫驕僞則損眞馳華則耗實挾輕則失體眞損實耗而體失如燃燭於通衢洒水於坤地皆

非壽之道也玉田之爲人也任誠而不僞質朴而無華厚重而弗輕非近仁與任誠不僞眞不損矣質朴無華實不耗矣厚重弗輕體不失矣眞不損則神存實不耗則氣完體不失則形固雖不屑爲神仙修煉之事而聖賢壽考之道得矣故曰其壽可徵也先生出江望族也家世業儒尊甫南窗先生廼弟東嵎嘗以茂才異等貢春官南窗典簿石門完名以歸東嵎需次銓曹尚未受職先生以嘉靖庚子應貢癸卯分教吾同其臨諸生也不厲聲色而教令自行不飭廉隅而矩度自立不曲示恩信而人自敬愛予謂其任誠不僞質朴無華厚重弗輕天資近仁其壽可徵豈輕予哉先生分教吾同殆將六年陞擢在邇即吾同之教

與時學步蘇湖嗣聲張文獻余忠襄爲曲江與吾同之光重有望焉先生年未及稀有子六人孫十人二子差長已游芹泮能繼志餘可知也桂子蘭孫彬彬接武安知異時無發身科第亢大門閭揚名宇宙如張文獻余忠襄以嗣前輩風聲者乎若是先生之壽將與天地同久矣豈止壽考維祺如詩人所祝乎因諸生之請備述其美爲先生賀且以徵其後

壽封翁傅禾江七十序

嘉靖乙巳日在重午實封君禾江傅翁懸弧之辰於是年七十矣乃子侍御君既除太孺人之服當入朝以翁壽躋希年不忍行待上翁壽屆期黍稷既成蒸民始粒閭閻脫悲呻而就燕笑正南薰解慍之月也而翁之生辰值之能無樂乎茲辰也荔子初紅桃李呈實錦筵盛張嘉樂具奏翁朱顏鶴髮烏紗錦衣如神仙中人侍御君奉觴上壽拜舞堂下有老萊斑斕之歡親朋以次致賀有祝翁者曰願翁千百其齡如川之至如日之升如松栢之茂不騫不崩次崖子曰是年歲之壽也未也有祝翁者曰願佳兒高官顯仕馴至公卿寵封洊至老而彌榮曰富貴之壽也未也有祝翁者曰願翁枝葉繁衍百子千孫如螽斯之趯趯瓜瓞之綿綿曰是子孫之壽也未也客曰願聞所以壽翁者次崖子曰予之壽翁者異於是夫道德不充雖壽如松栢固如金石猶夫物耳奚貴事功弗稱雖官居宰輔爵至公

侯猶夫人耳奚貴子孫弗類則前光遏佚雖千億其多爲累愈廣奚貴是故勤儉於家溫恭有禮翁德厚矣予願貴而不驕滿而不溢終始一德聲名聞於州里施於邦國也佳兒列官臺諫天子耳目行道有機矣予願惟孝惟忠匡主庇民名實施於當時垂於後世也克岐克嶷龍駒鳳雛諸孫美矣予願子子孫孫象德象賢如萬石君之恭謹如燕山之五桂本支百世勿引替也親賓僉曰是可以壽翁矣予乃連祝三觴復舉觴以觴侍御翁與侍御君復舉觴以觴諸賓盃爵交酬主賓盡醉遂書其言以爲翁壽

壽袁質庵八十六袠序

歲壬寅同令芳洲袁子尊翁年八十六八月餘晦其誕辰

也袁子羈於官守以不及稱觴壽膝下爲恨常焚香置卓於北望拜者四畢復歌四牡之三章輒愀然不樂同人聞之而重違其情省祭張時載輩因某徵予爲之序余惟遠不忘親人子之孝也爾民頌之何時載曰我侯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我民用沐膏澤而思及其出也是以頌之也余作而曰如子之言袁子之壽親亦有道矣卽雖離憂其親志誠樂也傳曰天下之人歸之名謂之君子之人是成親之名也樂親之謂也樂親也者豈朝夕能養是娛惟遺體之不辱是樂將須其奉宣德意順暢天心明泄王道以佐天子休有令聞俾世有辭是因心之達孝賢哲之上務也吾聞袁子居身無所文飾惟守道秉禮鄕薦紳人士咸喜

爲重厚長者云其涖民惟馴擾不動聲色有愷悌忠篤之純甫六月諸父老子弟輒歌詠勞苦相與離徙法網以爲陳實王烈云迺者侍御徐南湖推賢去疾嘗進之曰惟爾同敎行奸戢獄訟弗繁長吏惟爾有勳余念乃德嘉乃丕績亦以爲闓著令云夫以忠厚長者之心行陳實王烈之政侍御嘉之監司奬之薦紳譽之士民頌之則其不辱親之遺體而成親之名也於是乎在獲上忠也成名孝也孝以忠成忠以孝懋袁子兼之矣是月也同薦紳士民咸致辭逷祝翁壽徐南湖行將以賢能奏予意翁之耳目皆可樂也將心曠神怡而耄而悼而期頤且未艾也假袁子抗厲禰刻畢畢以求聲利爲世所恥詬無論一令長卽朝夕以祿養人且將曰某之不賢某父出也於翁何樂迺袁子其可謂之以志壽者耶遂爲之祝曰願翁之壽如南霍斯崇俾同民遠有令祉百齡永康群姓其宗群士人咸欣然祝曰願翁壽益熾而昌申訓樹儀以錫類我邦鄕迓禎嘉於無疆用次以爲壽敘

進士李子壽嫡母林氏序

進士李子實夫試政戶部奉使餉軍於大同竣事假道歸省其母林氏於是六十又六年李子以復命逼期不及賀乃預於臘月之十一日備山海之珍設瑤池之宴奉觴上壽蓋移月就日委曲以致其情焉耳於是親明葉周溪聞之嘆曰是人子孝親之誠心也是人子榮親之盛舉也咸

相率擧觴稱賀謂敬非物不彰物非文不餙又相率徵予言以文之實夫之先子生同予年又相善無何弗壽深念之林氏善撑後事實夫克光前人皆予所喜者故樂爲之言按林氏賦性聰慧婉順有丈夫之度城步縣尹林公之女國學監丞海峯公之從女弟也歸李氏相訓述君爲賢妻事郞中上舍公爲賢婦實夫七歲而孤林氏撫躬育之知其能有成也擇名師敎之屈意事師凡可以待其師者罔弗盡也其敎如此故實夫之學業日進年十二入鄕校能通大義容止應接談吐如老成人督學午坡江公大書慈訓二字以褒十六領鄕薦二十六擧進士母之敎有徵矣實夫感母之敎奉事益謹今萬里壽親移月就日賢勞

王事遑將其母可謂忠孝兩全矣予聞古之賢母有三歲胎敎買肉以食而爲三遷之敎者孟母也家貧截髮爲子待賓者陶母也丸熊胆資子勤者柳母也古之委曲以孝其親者二人身著五采斑斕之衣爲兒嬉戲者老萊子也出使遠方望親舍於白雲之下者狄梁公也然二母之子皆已出情切於衰未難也實夫於母非其所生而篤於孝始爲難耳人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與予又聞人子之孝親者五備物以致其養一孝也保身以省其憂二孝也承志意以效其順三孝也善繼述以成其親四孝也立身揚名以顯其親五孝也李子之事親已然者無容言矣未然者肯容已乎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王孫賈之母曰

汝朝出而晩回則吾倚門而望朝出而不回則吾倚閭而望父母之情可見也李子委身事君行乎憂患之途若夙夜兢惕以保其身則親之憂可免矣郞中起家進士官止郞署上舍卒業成均卒以疾廢未畢之志責在實夫子其勉之故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今世之士者吾惑焉窮居所學惟記誦詞章以爲取靑紫之計科第旣得則惟利是圖苟可以貴其身富其家者皆不顧禮義而爲之雖官至卿相貲累鉅萬祗辱親耳是焉得爲孝乎李子十六舉鄉科予意其氣盈也長而志意漸不群予每見輒興奇之玆舉進士來歸相見又大異知其可大受也故因其壽親而進之

壽郭母貞節葉氏七十序

郭母貞節葉氏予內兄郭君用顧之配也於今年七袠矣惟玆孟秋八月實母委帨之辰其孫郭宗曜備山海之珍舉觴上壽其孫夫邑彥葉道馨與予兒有梧率親朋求文爲之賀其子艮弼曰文必次崖予每以文取咎方文是戒顧君夢之意不可虛貞節之善又有可述者乃爲之言曰人生不過百歲七十自古所稀仁人孝子之壽其親不過自七十進之百歲而止耳外此豈能有加乎使能全神留形如侯門安期之屬長存宇宙間然生無益於時歿無聞於後亦與草木同腐者等耳奚貴是故百千萬歲不足以爲奇立名不朽乃所以爲奇也予讀左氏傳夫所謂不朽

者不在於世祿而在於三立則吾人之壽可得而言矣今以婦人言之栢舟之詩列於國風叔姬之節春秋筆焉豈非貞心勁節足以愧淫而興善範俗而坊民故聖人以著敎與他如陳孝婦之在漢夏侯令女之在魏此類不少皆留芳史冊千載之下猶使人感發而興起況當其時乎此其人殆與天地同久視夫百歲期頤長生不死者或身歿而名隨泯或身在而名不顯其年壽之修短何如耶葉氏同大姓葉易庵公之女也年十七歸用顧八閱歲而夫歿遺艮弼尚在襁褓姑陳氏憫其年艾諷以改志輒涕哭以死自誓葬其夫塋二壙示必同穴撫育遺孤底於成立君夢入粟爲散官宗曜受庭訓爲邑弟子員咸母之訓也君

夢事母孝先意承志毛髮罔敢遺宗曜善體父志事祖母
惟謹咸母之感也母自喪所天卽不御脂粉茹素攻淡予
守深閨聲不上堂始終一節人無間言鄉閭偉其節上之
有司有司以聞天子嘉之詔旌其門貞節若是視共姜叔
姬孝婦令女等殆異世而同流也其爲壽寧止百千萬歲
哉夫婦之事夫猶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也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子之孝也夙夜無懈以事一人臣之忠也一醮於夫
終身不改婦之節也孝子忠臣節婦此三綱之所由立也
故帝王治天下以綱常爲已責恒必重之或旌其生前或
表其死後凡以彰往勸來爲世道計也然古今天下世代
凡幾更年歲凡幾千歷求忠孝節義表表於人人彰彰於

史冊者指蓋不多屈豈非至難與是故麒麟鳳凰希世之
靈也君王得之則爲瑞孝子忠臣節婦亦猶是也人國得
之則爲其國重人家得之則爲其家重予考郭氏系出宋
錄事公處仁公事親至孝感動天地有甘露之降有司以
聞宋高宗旌表其門是其家已有孝子矣今葉氏守志不
二感動里閭有司上其節天子詔旌其門又有節婦矣獨
居官者未見有廉行是忠臣則未有也今其孫宗曜與猶
子君性君永君命皆青雲偉氣異日必有致身事君爲忠
臣以爲邦國之光郭門之重者予旣以節婦爲母賀復以
忠臣爲母望

壽林母太孺人方氏七十序

葉生伯龍問於林子曰壽人以言古之道與林子曰古之
道也雅祝崗陵頌歌壽朋皆壽人以言也曰今有問言於
夫子者則將應之與曰君子所不壽於人者三年不及不
壽也德不及不壽也子不及不壽也非是三者罔不應矣
曰若是科也可以請於夫子矣肯林子仲充之母太孺人
方氏玆年七十矣是日旣望四日已已則母委帨之辰也
仲充願得君子之言爲母壽吾二三子請之願夫子之弗
拒之也林子曰夫仲充予之深交年友西谷之從母弟也
惡得辭然其母之行則未之前聞也伯龍曰科也嘗聞之
矣母莆方氏南國博之女造士璐之姒九牧林氏擯廢之
偶也毓德有自矣冲靜淵塞饋事宜奉舅姑克以敬閨其

孝足稱也宗黨不忘惠之以德其仁足稱也敦撫六嗣克
有立其慈足稱也乃若居貧能堪獲盜賍而不妄有終身
不見喜慍之形玆又婦人所難者矣林子欣欣喜曰年及
者不必德德及者不必子吾觀方氏旣老而傳年及矣衆
善足稱德及矣仲充輩之賢光前而裕後子及矣三者備
予惡得而不言詩曰介爾萬年君子景福君子萬年永錫
祚胤又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詩人頌禱無有出於此
矣請以是爲母壽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九終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記　碑

漳浦縣朱文公祠堂記

昔朱子守漳去而民俎豆之諸縣遠浦否歷尹恬視罔事民弗脈歲嘉靖丙戌夏尹闕郡憲黃子以方氏視篆至或曰人也文而才禮必可與於是儒紳髦耆帥以告黃子曰噫荒祀廼爾疇任其咎始謀地或曰射圃可相之厥土剛燥厥面孔陽溪山擁抱若屏若帶黃子喜曰地莫茲越毋

天造爾留耶廼誅侵於民戒事商匠致用揆日取材諸溜祠取經費諸浮屠氏諸刑贖命厥簿有章者臨焉遷射圃於左偏以其址建祠堂間三架十有一前闢儀門右為講堂如其制加拓焉兩傍列舍棲士各三十區外蔽以樓厥榜仰止表褒也火流而始事再朔而畢棟宇鳳騫門庭日揭截而庋窈而邃廓以有容落之日見者說聞者欣歌頌其功共圖其不朽於是劉子友仁以鄉之望偕來以記請予聞之法施於民者在祀典故後王祠廟有識置非於維紫陽昔牧爾漳教在我民冠婚喪祭其儀今家有而人飫之也奚啻六經四子之衣被天下是故孔廟有嚴二時從祀達於天下昭其虔也寢堂翼●冀歲享禋薦自我一方致其厚也黃子緣情以立文舉闕以興禮尚賢以崇祀因地以著教其知政也夫其知道也夫按春秋毎興一役必書若築城築臺若作門迭見於簡策或美或惡咸有義存焉黃子斯役費不干公勞弗逮民貶損異端以伸吾志匪特績茂其事偉矣充此王道可舉也是宜書故備其事作祠堂記黃子諱直江西金谿人癸未進士其學正其行方其政登艮黜暴要于愛人記祠堂故弗備

瑤山周氏祠堂記

人之死也形歸於土魂返室堂聖人因其形之歸也為之宅兆而安厝之因其魂之返也為之宗廟而鬼享之則死而勿壞亡而若存是人之終也天地之心也聖人裁成輔

相之業也是故久而不葬王喪不除重其事也昭穆貴賤降殺以兩嚴其制也是五經之所重百王之所同也然形葬於土墓事漸疎魂返於宗廟事漸密其故何也三月而葬歸主於廟則人道終而神道始矣孝子不得以人道事其親而以神道事其親故墓事疎而廟事密也是故孝莫大於嚴親嚴親莫大於廟祀庶人無廟祭於寢至宋始有祠堂之祭去古益遠禮壞樂崩匪獨民家無祠堂有官至卿相家廟顧缺焉者波頹風靡遞習為常瑤山周氏大同著姓自始祖總管公唐季入閩種德積善以遺其子孫至清溪至兆四後先繼作咸克自樹以大厥家然奉先無所於典為缺裔孫光舜氏始謀諸伯兄光朝光實氏倡其族

人捐貲市地商工庀材建祠三間以祀其先升堂以待宴會爲楹幾百根深廣各十餘丈經費數百緡始工於嘉靖元年壬午十一月越明年癸未正月而落成徵記於予嗟乎古禮之不作也久矣有能興起於善與之況予於周氏辱在瓜葛復有徵幣之勤惡乎辭乃述其規爲制度與作歲月與其人姓名勒之於石

皇明科目題名記

成周之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賓興其賢者能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國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國朝以經術取士三年大比

鄉大夫論士之秀者薦於禮部曰舉人禮部論舉人之秀者獻於天子而廷試之曰進士其不中式者令卒業成均試政府部需次銓曹用之爲府佐縣令等官即成周之遺法也而因革損益視唐宋爲尤備然其試也不以德行而以道藝其所謂藝亦非成周之舊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取人而一於言欲盡得人其將能乎如唐柳宗元宋王安石百代文章宗匠亦由進士使科目果足以得人則二人當與稷禹伊周媲美而宗元乃入叔文之黨流落終其身王安石乃以新法誤國殄民卒基宋亂則科目不足以得人非其明驗乎然士生其時舍是則無由進而豪傑之士亦出其間如唐之宋璟張九齡宋之范仲淹韓琦者不爲無人故謂科目足以得人固不可謂科目不足以得人亦不可善乎宋太宗曰朕博求俊彥於科場非敢望拔十得五只得一二亦可謂致治之具矣斯不易之論也夫人才國之所恃以立科目人才所由以出也科目不盡得人則科舉之法毋亦未善乎愚嘗思之國家之治亂皆原於天天將開一世之治必生賢才爲之用如欲亂則基亂者自有其人開元之盛則姚宋張韓等爲之用天將禍唐義府林甫之徒出矣慶曆之盛則韓范富歐等爲之用天將禍宋王呂章蔡之徒出矣君子小人之進退皆天也科目其如之何末世滋僞居今而欲行古之道則奸僞益滋其弊豈止如科目而已哉故科舉取士於

今決不可廢前輩謂無情如天地至公如權衡者益誠有見乎此愚考趙宋三百餘年同安舉進士三十六人爲名官者十九如丞相蘇公頌忠節蘇公緘以及侍郎劉公逵吳公燧少卿林公棐諸公皆翹然百代之英謂科目不能得人可乎我朝自開科以來僅一百八十餘年舉鄉科者自陳顯以下九十人舉進士者自李容以下二十六人人材視宋爲盛國家運祚方興而未艾山川生人無間古今人材應運而生由科目而出者後先接武豈無如二蘇諸公以佐國家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者乎縣學舊有碑記歲久而湮學博陸君梃謀於縣大夫番禺彭君士卓撤其舊而更作之細舉國朝開科以來舉人進士姓氏與其鄉

貢歷官而備書之因以記屬予予幸列名斯石又四明番禺之命不可虛乃不辭為之記

南京大理寺右寺題名記

癸未之夏予既正大理之右寺以題名之缺謀諸君若理副天慶廷評鳴朝子吉時瑞僉予同乃召工琢石稽誌載凡官於寺者之名氏若正若副若評咸書焉諸君長予因以記屬惟理官之設舊矣歷代沿革制度雖不同其職一而已矣今兩京並置南北事權雖不同其職一而已矣我朝之置理官也秩卑於兩法曹權則輕於御史也乃使之執憲度以權衡其重輕而繩糾其愆遺我祖宗立法之意不其深與故為理官有三德焉曰知曰仁曰勇辯物悉情

存乎知盡公推恕存乎仁強立不反存乎勇三者缺一不可今夫宇宙數千年為此官者不少矣漢稱張于唐稱徐杜餘無幾焉垂聲宇宙何其希也非以三德之難與嗟夫士生天地當以稷契臯陶自期待為理官而知有四子已末矣況猶有不逮焉可乎今吾列名茲石者與古之人均之為理官也前乎此有能懋三德稱厥官追配古人已乎想必有之觀於石可考也後乎此將有能懋三德稱厥官追配古人已乎想未必無之觀於石不可不勉也噫比類以觀德存形以著教題名之謂與是故君子重之

廣東提學題名記

督學之有憲臣自我英宗皇帝始也景泰中廢至我憲廟而復嗣是以還列聖相承益慎以重非德行純固文學充備者不輕與皇帝誥曰惟國家致治在人才人才陶冶在學校學政弗脩才將焉出國無賢才誰與經治是故督學之職不可不重也然吾聞之立本以示範者存乎身備物以致教者存乎政懲勸以與物者存乎公身也者物之表也政也者教之法也公也者作之機也表不端不可以率物法不善不可以立教機不神不可以作人故君子擇道以置身所以端表也酌中以立政所以善法也執公以鼓物所以神機也是謂學政之大綱吾督學者所宜從事也嶺南督學自正統至今名列於茲石者凡若干人矣卓彼先覺後先接武皆一時之英負天下之望而克舉斯職者

故由茲以往多為國名臣為天子股肱為生民命脉充然邦國之光予小子謬承厥後其易克稱明德雖然大呂黃鍾聲韻猶在高山景行繩準俱存監古以引今因類以起故觸類以殫餘推微以致著矯其偏以純乎正去其惡以全其好俾遺緒弗亡前光益耀以成我國家建學育才命官專督之意則小子不敏請從事於斯矣

靈山縣儒學記

靈山縣儒學故在石六峰下成化中燬於寇始移建邑城學建於兵燹之餘凡百苟簡故其弊也易地亦弗稱才沿之落師生惑謀遷於故有司例來學莫或省也迺金華龍泉王公以廣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海北視學弗脩且壞作

意興脩師生喜曰機也以告公曰俞予汝圖爰相新基久惟舊吉謀於當路咸贊厥成卜曰攸遷士民胥慶於是能者輸勞富者輸力公因而用之取材於山取瓦於陶取灰於石佐以公帑之羸商匠度務以嘉靖乙未八月啓手越明年六月告成事前文廟後明倫堂兩廡兩齋門行庫庖咸以序竪祠啓聖名宦鄉賢於故址亦有講堂號舍師居貌守崇㤝采章赫奕學宮之美甲於他邑爲費以千計皆公所營度公帑之積實得一二焉師生大公之功懼遂泯沒請予記之予竄罪南遷風波涉歷筆硯荒久矣感公之美不容辭按今老子釋氏之宮雄偉靡麗擬於王者其教槁身而拙用其徒勞勞焉敝厥生以築之夫子之宮乃吾

輩所由成身而致用經世而淑民乃漫焉莫之省或委諸風雨或委諸草莽果何謂也麗泉斯舉豈不遠遠夫人與公於城池甲兵既飭以整於學校又如此職在軍旅不廢俎豆可以觀才矣予因是有望於諸生夫學校不脩有司之過學業不脩誰任厥咎是故積學以明道累行以理身經政以宜民繹教以敦俗是諸子之責予與當道之所望也尚其勉之毋負

合浦縣儒學記

合浦附郭縣也故在前朝學不特設大明洪武八年縣革十有四年復置時皇帝詔天下州縣咸立學知縣盧文會始於府學之東建合浦縣學歲久而圮正統九年廣東提學僉事彭公琉脩成化八年分巡僉事林公錦重建才久弗振咸咎地偏諉而弗脩爭以大敝惟餘齋堂數楹爾後先胥蔑積有歲年大非國家造士之意郡侯凈峰張公至郡之三日首觀學校見而嘆曰惟茲首政曷宜乃爾爰率諸生登高群望得地於城南高而爽曠而夷坦前峰文筆後峰三台四水環抱公顧衆曰地莫茲越旣而儒紳耆髦僉云曰吉聞於當路咸報可迺商匠慮材度務卜日以嘉靖十五年十月啓手越明年十月告成事文廟五間東西兩廡各七間神庫神廚各一間戟門七間櫺星門三座後文廟爲明倫堂凡五間東西兩齋各三間敬一亭在文廟之左櫺星門之左爲學門進爲儀門了齊祠尊堯亭附焉

後建師居二所總繚以周垣爲丈一百五十有二前鑿泮池爲畝有三規模宏聳棟宇騫翔丹青炳若黌宮之美學宮之美昔未有也計其費白金一百八兩人工之數不與焉其財取諸公帑之羸其力借庶人執役之在官者約節而費不浮業成而公私不動於是見公之經濟矣是役之初興也忽有海風飄巨木至者三百取木於大廉和融山負運方艱俄有覆厓海舟之便人曰得天助焉二守餘姚朱公節推永嘉王公實贊其謀教諭楊君佳尤陳其力諸生某輩大公之功爲圖不朽於是教諭楊君述其事以記請昔視學嶺南毋以是督有司茲樂厥成記予責也按學校首政士大夫類能知之及至當官往往漫焉弗省委之荒

士何歟心有所奪弗暇及也淨峰之心非有奪也政先學校不亦宜乎然學校之設以造士也海北自漢唐以來與嶺表諸州均陶王化學校人才乃莫能與並何歟方其學校不脩則曰教之無地有司不良則曰教之無人玆學校改遷不可謂無地矣有淨峰公爲有司不可謂無人矣又將誰諉夫士無奮然特立之志雖聖賢日與處亦末如之何故曰朽木不雕弱草難植言志也咨爾多士昂昂學宮稱曰民秀庸可不自奮勵有能窮經明道克己脩身斐然成章彬彬輩出大者爲棟樑小者榱桷充然備國家之用無使嶺表諸州得專其美豈非淨峰公之所望歟淨峰名岳字維喬弱冠以詩發闡解由進士歷官兩任提學再蹈

而起今官其學博而知要其行方而能圓其政以教養爲先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淨峰有焉玆記學故不備

欽州十八社學記

昔先王治天下爲之農桑衣食以養其民又設庠序學校以教之蓋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乃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故先王之治既富而教於人倫尤所先焉觀舜使契爲司徒以敷五教三代之學皆以明倫可見矣夷考其時上自國都下自閭巷莫不有學無不教之地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無不教之時故民之由於學校者莫不感發順習而趨於王道其秀而頴出者又遞升於王以分布有位任庶政先王建學立教其意如此此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也三代遠王道衰後世建學立政其名雖同於古人其實相去遠矣我朝酌古爲治自府州縣以至坊隅里巷莫不有學在府州縣曰儒學在坊隅里巷曰社學社學之教主於明倫敬身儒學之教主於明經脩行以其責付之郡縣又命憲臣董正之三年大比則選其賢者能者以賓於王其意與古先聖王蓋未始有異也歷時既久漸失其眞學於社學者取足於記姓名知文墨上焉者爲生徒以資進取明倫敬身之意失矣學於儒學者櫽括經言議擬題意以迎合主司掇科第明經脩行之意失焉鄉無善俗世乏良材職此之

故又何怪乎治不古若哉予自知學卽悟其非故往者督學東廣沿鄉建社學作規條選明師俾司教訓以興民於孝弟頒學政經說於諸生黜浮華崇本實以進士於道德蓋將協贊我聖天子雍熙泰和之治以復古昔先王之盛也教未及成而遷官去有遺恨焉適者至欽適當興頹舉廢之際於社學未暇之及既而訪其民風土俗類多同於蠻夷乃列當禁者十數事請於當路榜刻宣示而嚴爲之禁顧習俗已成鞭朴徒煩而禁弗可止始悟曰古之化民善俗者皆爲之於其初則性習未成而轉移也易今欲化民其必於社學乎乃以往日之提學者施之欽訪坊鄉當建社學者十八所以告當路咸報可謂州城首善之地特

先焉顧舊時社學已廢爲荒土其贍學市租又爲前官所鬻乃即其地重建社學諸鄉亦以時並建在城曰中和其他各有名匾立條教作訓言選擇明師召子弟七八歲已上者使教之子弟聞令咸製衣屨入學恐後弗辦弗敢入乎嘆曰吾嚴條約以冠屨責其民莫予應令設學弗責而自急今而後知聖王建學立教之意其深矣乎乃益加勉學舍未就暫假民居諸教讀咸體予意以予規條朝夕教子弟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讀書對偶字倣之文以予訓言朝夕教子弟以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之說其民耳目所未見聞莫不欣懽鼓舞而樂於教子三月而後教讀各以弟子見其父兄不遠三四百里襁負其子而至州其衣裳

步履楚楚如也其進退周旋升降揖遜肅如也其諷誦對偶書倣朗如也予嘆曰人心有天可以理動誠然乎哉或曰三年而後欽其爲中州乎已乃訪其民多有願學而力不足以供師膳者予曰禮義興於富足民窮而驅之學非政也乃廉民之墾田未稅者輸之學各二十畝社學十八所共田三百六十畝贖回官所鬻市肆一十七與新建市肆一十五肩供各學之費諸生李昭中和教讀也請曰社學之設公之政莫先焉合記之使後之作者誦公言勿替公功予曰功予何有勿替我志也乃記

重建文公書院記

昔朱文公簿同既去而人思慕之乃於學宮之東闢地建屋前奉先聖後祠文公制如邑學賜額文公書院其時前元至正歲庚寅其人邑令孔公俊其額閩海憲使許公單懷爲之請也至正甲午歲學宮書院悉燬於寇國初洪武己酉歲邑令呂侯復乃以書院舊址重建儒學別祠文公於學宮之西成化壬辰邑令無錫張侯遜又擇地於東門重建文公書院前爲講堂刻公神像於退軒扁曰畏壘庵蓋用文公去時假寓民居之號以致思慕之意其制雖異於舊其爲學者藏脩之所一也無何書院鞠爲府第人有遺恨予思昔文公守漳建書院於開元禪剎之後題其門曰十二峰送青排闥從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公非眈山水之勝也其用意深矣同文公始

仕之地梵天又其時常遊詠之處故予用文公故事欲作書院於禪剎之後以補東門書院之闕未有任其事者既而學憲康信邵公銳至予告之公欣然乃相與登梵天訪文公舊跡歷方丈戢龍松至瞻亭石命席中坐四眺諸峰皆會公奇之顧邑令安福劉侯裳曰次崖之議子其成之侯乃命工治石當坐處作亭臨文公瞻亭二字於上將作書院而改官去其事遂寢嘉靖癸卯歲郡推刑太倉葉侯遇春視篆同安予以告侯毅然爲己任逎商工鳩材當寺後建書院其制如前移文公刻像於畏壘庵供奉加嚴焉工既出水而侯去自後縣官屢易未有卒其業者予每告有司莫應壬子夏學憲鎮山朱公考校至同得南熟部洪

朝選之書乃特嘉意率予往覩慨然興歎責成於邑令番禺彭侯士卓乃召匠與工命巡檢李余巽董其役予時臨觀之兩閱月而功告成登堂四望背若負扆前若凭欄一水環腰如帶兩峰齊出如車輪同山東峙西山夕照文筆三峰秀出於其北天馬金鞍寶蓋三山森列於西南鴻漸東翔而倚天表蓮花西吐而插雲端大海前襟島嶼出沒如圖畫凡同有名之山川咸於是獻其美焉天地之化相禪於無窮山川景物因時而變無盡狀經營之始不圖其勝之至於斯也予聞君子之學有藏脩有游息咸取助於山川杏壇之教舞雩之遊沂水之浴武夷九曲之歌皆其著者滕王之閣岳陽之樓醉翁之亭山川非不美也不過

供遷客騷人之遊詠與增其悲喜之情爾於學者奚補斯院山川之勝視南昌岳陽瑯琊咸不相讓視天寶之十二峰又似多之其於學者之藏脩游息所助不少寧不繼美考亭上望洙泗也與予有感焉今老子釋氏之宮廢其徒僕僕焉極力以營之不恤其窮與苦吾徒讀孔氏書以取富貴當民社之寄不費己之才力視其宮之廢而不省亦獨何哉斯院之作前朝賜額自文公以來歷年四百作者僅三人再廢莫興葉侯倡之而莫與和之閱八人十閱歲至鎮山公而始成今計其費不過白金十六視前費僅十之一爾而莫之肯任非遇鎮山公寧不廢為墟莽也與噫公之興學作人繼往開來拳拳美意咸於是乎在予忝初議喜其功之成方頌之意既而彭令與邑簿徐君正叙文學陸君侹等以記請乃備其興作始末勒之於石一以存文公之迹於不没一以誌鎮山之澤於無窮焉耳公諱衡字仕南鎮山其別號也江右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

金沙書院記

福建八郡之民惟漳稱難治漳州七邑之民惟龍溪稱難治夫治難治之民如醫難醫之病病難醫者必投以卒烈猛急之劑然後能劃其腸胃而袪其邪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投以温平和緩之劑決不能袪邪而已疾故曰以德化除殘猶以粱肉化疾也龍溪漳首邑其地負山而襟海山居之不逞者或阻巖谷林箐時出剽掠為民患海居之不逞者或挾舟楫犯風濤交通島夷甚者為盜賊

流毒四方故漳州稱難治莫龍溪若也冬嶺林侯初令浙之蘭谿以憂去服闋補龍溪人為慮之侯曰吾得所以治龍溪矣昔子產治鄭以嚴而盜賊屏息子太叔矯之以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間今去子產一千七百年其世變愈趨而下非若子產之時去先王未遠也漳去京師殆萬里其民素稱難治非若鄭在滎陽宛陵之西於王畿猶近也今之治豈有下於子產哉故龍溪之政大抵尚嚴民有犯者必置於法不少假行之期年民果畏服昔之不逞者若受銜勒而脫牙距然侯之嚴治橫民也民之良者則愛而撫之而唯恐其或傷其子弟之知學則養之於學校

務俾其有成故㝠民愈勤於善而子弟咸樂其教蘇文島寘久商吾地邊民爭與爲市官府謂夷非通貢久居於是非體遣之弗去從而攻之弗勝反傷吾人侯與憲臣雙華柯公謀曰殺夷則傷仁縱夷則傷義治夷其在仁義之間乎迺偕至海滄度機不殺不縱仁義適中夷乃解去時嘉靖某年某月也憩金沙公館見諸生周一陽陳科選輩肄業於是喜曰玆也有講誦非空谷之足音乎屬民之機其在是乎爰進諸生教以禮義敎以詩書諸生咸欣然興起島夷既去乃即公館改爲書院堂庭廂庖咸拓其舊樑棟榱桷易以新材又增號舍三十楹由是諸生講誦有所五澳之民遠近聞風咸興於學諸生謀曰侯之德不可

使泯沒無聞乃相率求予記其事予昔視學嶺南於侯有一日之知侯之美固將張之況諸生之請乎昔文翁守成都以文學誘其民蠶叢之墟忽變禮讓韓昌黎守潮陽建學立師以敎其民濱海之地遂爲鄒魯侯以嚴治漳以文章爲教吾知五澳之民將爲文翁之蜀昌黎之潮強梗去而揖讓興龍溪之民將易治而嚴可勿尚矣此侯政之大者乃爲之記侯名松字某別號冬嶺廣之揭陽人

東湖書院記

蒼梧治東大雲山之麓有二水左右分流左極寒冽世呼水井唐元次山所鑿者二水交滙爲池池方可四五畝池受委於水井其淸獨異於衆水又古名賢之遺跡司空蒼梧吳公因是愛之命之小東湖以自儆築室其上與經生學子考德論道其中命之東湖書院東湖在公先世所居湖南嘉魚公取以命若池與書院者葢不忘其先即朱子居建安而繫新安之意也院視潯灕二江煙雲景物隨四序旦暮變以效迎睞之下者不可盡狀大雲山出其後則連帶大靈金石諸山岌業蒼鬱流澤潤而上出雲氣唐人謂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者即其處院爲匾者六皆取學者藏焉脩焉之目以名則孔門師弟子更相授受之法不越是爲亭者十皆取學者息焉游焉之目以名則孔門浴沂風雩之趣不越是院之外爲游觀之景十有八則古今至人達夫貞臣處士騷壇詞客之玩游吟弄以養性全

眞娛神適道者莫不備焉其規度之宏節理之詳以密考之近世名賢藏脩游息之所有未之及公葢取治道經義立齋與夫白鹿規條而潤澤之而加詳焉耳惟天下功業必有所成就之地伊尹不讀書樂道於畎畝躬耕之時何以佐商家造六百年之基業按公發身甲第爲縣爲郡爲監司爲巡撫所至垂惠澤樹勳庸著嶽聲廉貪立懦之操使人望之而非心邪意自消叛藩逆宦爲之側目而重足雖其性植之天者有大過人而豫養之末用以致用者又焉可誣然則斯院也實公之莘野畎畝而平生功業所由以成就也與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近之欲兼善天下與國家遠之欲推明吾道以淑來世故好學之心洵老彌

篤政務之暇不廢論討近世大儒之書若薛胡二子獨表章之遡者皇上更化公與衆正進官朝列夤以直道見疎外再疏請老朝廷又惜其去然公山林之念已切其心蓋無日不在斯院因出其書院狀一通命予志之曰斯院也大宗伯二泉邵公有志矣蓋其始也玆將重脩以為退處之計予為志其終夫公之名在宇宙斯院也異時當與紫陽白鹿鵝湖爭高小子得厠名其間豈非幸與顧虛淺不足承公命姑掇書院所作本末之大槩書之以俟後之君子云爾

詠竹亭記

正德庚辰孟秋司徒子大夫同年胡汝誠使南都以其尊

翁澹庵先生詠竹亭屬予記予請其說胡子曰家君早業覔舉尤長於詩以多病輟進取性澹於物無所好獨好竹嘗拓地舍旁種竹數柯作亭臨之時攜同志玩味其中既以澹名其庵復以詠竹名其亭蓋庵以名其無所好亭以寓其好也而四時旦暮隨時改觀以發吟睇入詩案者皆效於玆亭之下如春陽發育則含煙帶雨舒青而長綠也如赤夏蒸炎則接葉交枝納凉陰而却繁暑也如金行肅殺則蕭蕭瑟瑟釀白露而吟寒蟬也又如霜雪嚴凝則伴歲寒友孤松迎新梅而送殘菊也至於風敲而潛韻響日出而疎影斜朝暉夕曛曉光暮色又屈伸相感於無窮也家君目接而心賞心賞而情動情動而聲形雖人間萬户之侯要未易亭間一日之樂焉予謂胡子曰古之君子遊情於此君者若知之乎猗猗以詠君子冉冉以原人臣竹林竹溪或尚清曠或資隱逸彼為道不同志各有在今若夫子拳拳於是封植於亭而吟詠之誠如子云云已焉不既淺耶胡子欣然答予曰微君言吾不及其詳宗則嘗聞命諸家君矣夫竹去塵絕俗以立清清以廉頑君子詠其清則思廉潔之士貫四時寒暑以立忠忠以事君君子詠其忠則思忠節之士圓外空中以立虛虛以受人君子詠其虛則思謙冲之士吹之成聲聲成變變成方方以立音音以作樂君子詠其音則思造律呂制音樂之聖人列為簡牘寫詩書象義以立文文以載道君子詠其文則思畫

八卦造書契之聖人君子之詠竹彼亦有所合之也乃若四時旦暮之變可以發吟睇入詩案者竹之餘耳予聞胡子言不覺竦然敬謂人曰胡澹庵殆有道之士也因退而取其言作詠竹亭記

鱗瑞亭記

鱗瑞亭春官子部黃子子昭故藏脩處也是在鐔城之西馬源之圜圃僅可盈里而效奇鬬勝各極其能雖勤於遊覽者未能一日遍焉其封君可庵公釋官來歸憩而樂之意造物者為已設也度德較形分為十景有曰水閣書聲者乃十景之一焉黃子故藏脩處所謂鱗瑞亭也臨亭有池歲養魚以為常簿正賓庖取於是庚午忽一魚青變而

黃矣又漸變色如玳瑁玳瑁又漸變色若金由是三色代變若循環焉歷辛未癸酉莫之改焉識者謂黃子曰昔白魚入舟周室以興雀啣三鱣於講庭楊震氏相是魚也一物之變皆成文章不在其他在而藏脩之亭無爲吾子乎既黃子以歲癸酉升於鄉甲戌升於司馬論今官謂魚足徵也故以鱗瑞命諸亭寵瑞也黃子謂林子曰昭瑞章祥世之恒也頌連理木吾見於韓矣記三槐堂吾見於蘇矣於茲亭也敢曰齊德昔人各亦瑞也請與之記若何林子曰吾與若亦行古之道也古之道若多麋若有蜮若六鷁退飛螟螽蝝蜚並著於春秋至若鴝鵒來巢謂魯定之祥也孰曰不可說者必曰災變何春秋記災變不記祥瑞之

書也記災變不記祥瑞何謂記之不足爲教也記之不足爲教何人皆信瑞以自崇忽德而不脩亂天下必自此始黃子曰吾之志變乎是記其瑞俾子目於斯口於斯志於斯書若夜於斯聳乎動乎念惕乎懼乎負是記乃所以爲教也林子聞之喜遂索筆爲之記

可亭記

汪子命其藏脩之所曰可亭林子過之汪子曰古之學者或托物以省心或存言以警道或遇名以勖德立文不同義均嚮教予才弗古人而志弗自棄乃以可名吾亭而因以自勖子其教之林子曰吾聞可有二義曰可也簡則僅至之辭非至遠者之所期也曰當其可之謂時則時中之義聖者之事也子將奚居汪子曰吾從其卑者以寡予過矣聖者之事庸敢知林子曰君子之道由卑而陟高衆人之事忽近而遺遠子處其卑高遠之奚患是固吾子之善學也夫可者善事善物而愜於心參諸天而不愧質諸人而無非是故謂之可有物有則可之本也強恕而行可之方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之散見也中曰善曰時曰義可之別名也可則聖否則狂可則得否則失可則興否則崩故君子之於天下也可而已矣顏子簞瓢以自稿若不可則人謂之固孟子萬鍾而鼎食若不可則人謂之泰龍逢忠諫而殺身若不可則人謂之沽名箕子佯狂而受辱若不可則人謂之懼禍夫可事理之極衆會之通王道

之中生人之止也故君子慎焉汪子曰斯聖者之事非予名亭之所志也林子曰語道而要其極存乎我者也體道而循其序存乎子者也道不遠人是在吾子汪子曰命之矣請書以爲記林子曰諾

中峰記

董子登中峰林子從董子周焉四顧謂林子曰吾觀天地之間可以警學者其此峰乎夫嶠然而特立其君子之強乎鎮然而不動其仁者之靜乎出諸峰而獨峻其賢而最秀者乎脫然而莫附麗其士之進以正者乎與雲雨以澤物其積學者之致用乎故天地之間可以警學者其此峰乎昔吾托名於是朝夕警心以比韋弦顧未有記之者非

子而誰林子欣然喜曰賢哉董子其善學乎夫塞於天地何莫非道著於萬象何莫非教古之聖賢觸目警心何莫非學是故沐浴感而盤銘戶牖遇而置戒川流指道掘井取譬皆古之善學者也今董子悟學於中峰其湯之盤銘也乎武之戶牖也乎孔之川流孟之掘井也乎故曰善學也今夫中峰無極植其根二五範其質坤輿拓其基積土聳其象崑崙發其脈神鬼作其靈升澤厚其津河海宣其鬱金石固其筋草木鳥獸煥其文此中峰所以成德而有合於君子之道也其可警學奚啻盤銘戶牖川流掘井也乎董子獨有契於是其湯武孔孟之徒也乎故曰善學也董子生而神穎長而積學以文章魁天下致位卿相居身

也靜而群物不黨道德功業爲世表儀較其平生於此峰若畫一焉則所願學於中峰者豈我詠也乎然吾聞之取法必於其上學道必用其極古以峰名者有三曰五峰曰九峰曰雲峰而峰之鉅者有二曰紫陽曰泰山三峰其枝也紫陽其幹也泰山其本也沿枝以達幹沿幹以達本由小而鉅進進不已是乃善學董子聞之喜曰起予者茂貞也是可以記矣林子曰唯遂再拜援筆而書之

敦義記送饒一貫歸廣

癸卯端陽前一日書齋寂寥中忽報廣人見訪至廣賓館地也聞之喜啟門迎之無冠無蓋非仕非儒持潮絹二端檳榔欖仁各一封寄煎一器問其姓名曰饒一貫問其籍曰江西撫州府臨川問其藝業曰商賈問其所來曰昔貨楮廣中土人負予貲爲傾嘉靖己丑我公督學持牒上訴蒙責償所負家沿復振今妻孥弗至失所者我公之力也往公居欽州嘗因過价求謝公不可於心終不忘也今公致政家居念舊恩未報心終弗寧故不遠千里踵門致謝盡吾心焉耳矣予聽其言始知其人與其故爲之嘉歎不已夫居官治事其利於民者在上之當然初不以爲恩其受利於官者亦以爲民上之當然初不以之爲恩也一貫行貨廣中予以官司用紙經紀欺負傾貲憐而爲之理亦人上之當然當日初不以爲恩其事已過亦旋忘之歲月其邁今十五年矣而一貫乃獨以爲恩終其身既因舍人

致謝不可今又不遠二千里而至曾不以盛衰顯晦二其心焉此豈平生意望之所及亦豈人間易得之事哉昔翟方進爲廷尉賓客填門及退門外可張雀羅後復爲廷尉欲往方進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夫爲廷尉之客必皆縉紳士夫也當填門之時必嘗受翟公之恩澤者彼其失位而去復位而來炎涼異態宜爲翟公之所薄一貫一賈人耳素不知書予以官司治事之公非若翟公之施恩於其客也而一貫乃不忘舊恩越十五年歷二千里而遠來使翟公之客聞之豈不厚愧遂禮而遺之

鳳山得地記

嘉靖三年甲申冬十月予致泗政歸寄寓外家郭氏延賓無所當道之見過者相接無常處咸訝焉予欲營居第歸囊方罄莫敢擬也四年乙酉郡二守春江李公緝來視同篆欲爲予營第因晉江諸生今御史陳子讓道意許予通關節予辭曰平生不以私干官府故至於此今雖失職豈可改節聞春江昨議鬻天興寺其直八十不鬻巳耳鬻以與我是公之惠也陳子歸告不報未幾督學端峰邵公考校回自漳郡復過予旣而帶管分巡屯田道北泉蔣公珙至予并留之以杯酌敘話各別去端峰欲早行予辭不答禮翌早將答北泉忽門人顏可與邦玉龍倉皇訴予閩邑儒士爲李如玉所累不取科舉求爲言盍如玉巳罷生員

復以儒士應試爲仇家所告端峰怒諸儒士容保故并罪諸生也端峰公巳行諸生翼予徒步枉道由後山尾之不及回由官道遇北泉公於天興寺前謝以不及回答之故公辭登轎予候於道左公弗可自推山門入公見廢寺基回望嗟之語余曰公居無廬胡不取之予曰堪輿家亦云善但棄官來歸重求於有司故不爲也公曰如子則孔子皆住於滿天乎何其迂也亟持牒來我俟於店頭時夏四月也予如命往公下牒於府且語郡守高抑齋曰次崖無居我與天興寺地子可成之薄取其直銀只三十可也府遂行縣李春江得牒愧謝曰此地前議鬻矣爲林德馨王政所阻故獲罪先生今當爲成之耳予於是乎得地此寺

建於楊隋初名天興爲縣官歲時祝聖之所至南唐改爲鹿苑宋季燬於兵元重建復舊名元末復燬於兵國初洪武十年重建不知廢自何時故老相傳寺僧有以斷臂燒香惑衆者謫戍邊衛寺遂廢爲預備倉成化中南安進士傅公凱授徒於此邑諸生洪敏蘇宗彜輩從傳精堪輿家語諸生曰此地可營居汝輩圖之勿失也旣而洪敏舉鄉科謀移預備倉於上路聖庵建牌樓於此扁名鳳山鍾秀欲俟舉進士營之也無何其時倒峻洪登南宮乙榜作教山東弗獲歸其事遂寢蘇宗彜以貢士家居圖之亦不能得寺廢田業散亡尚存之業受糧七石梵天寺僧定波帶管就其地建佛舍一區予自弘治壬戌至正德庚午讀書

授徒於此凡九年正德十五年庚辰佛舍爲邑令趙汝弼所毀時予官留都門人顏可龍走書告予請其地爲居廬予語之曰趙令方在不樂於我葉銅溪宰新興方密於趙天興之廢有由然矣能及我哉汝勿復言旣而趙令罷去葉以事繫廣予適歸自泗州此地遂爲予得物各有數事皆有幾豈偶然哉得地之初欲營居室而歸囊方罄無所藉手適郡守抑齋高公聘予作家譜得白金二十兩諸姻家若義民曾汝脩邵宜榮壽官安平黃文器嶺下葉廷美各助白金十兩顧新山少參爲予置酒邀諸鄉紳捐囊借助郡守田嵋五兩王鏃林城知縣陳尚文縣丞莊憲各十兩莆陽司寇見素林公聞之助銀二十巳而永春請纂邑

志得白金二百兩又借長泰王氏三十凡三閱歲而予徵用之命下東裴將行總會木石工役諸費合銀三百二十兩俱尚草創而門庭渠路井竈溷溜之類尚未及也始付諸子以漸成之予以丁亥冬起廢自戊子至今丁未首尾二十年今計尚須白金百餘而功始畢然昔日之成者又將壞昔之捐囊相助者猶責償未已嗟乎予登第三十一年居官二十一年一第之營至二十三年而未就東塗西抹左支右吾而予之心亦良苦其力亦勞矣恐後世子孫不知予得地之巧成室之難故備其本末記之以示後人使知克勤克儉固守而勿失焉初官議寺地價銀八十兩及予官買只銀三十兩此分巡道北泉聶公定也及巡察

徐南湖奉勑查侵道田地知府俞蒲山咨伯加銀十兩共價直四十云

便安橋記

同安負山襟海上達京國下通百粵七泉之巨邑南北之要衝孔道也去洸井五里而近地曰垻上有溪一帶橫溪爲橋以渡行人郡守經之因名五馬橋據溪上流受谿㵎諸水之委注一遇雨潦則猛湍衝決擊嚙故恒善壞其路自南而北折而東行道迂焉乙未冬適橋壞邑侯后林葉公顧而嘆曰善壞弗安行迂弗便弗安弗便其曷善政迺相地勢移道自南徑屬之東去其環折移橋於下流以避迅湍爲梁三接厥途孔遍厥橋孔碩侯顧而樂曰遍則弗迂弗迂則便碩則弗壞弗壞則安乃更名便安於是耆民某輩相率以記請次崖林子曰吾於斯橋而知侯之政矣昔先王疆理天下城邑山川井野市里罔弗條悉至於橋梁道路亦罔或後故乘輿濟涉子產起譏橋道咸脩諸葛稱才然則橋梁道路非政之所先而可以觀政也侯制百里之命僚佐弗具政事如蝟毛人將日給不暇而顧若無事於橋梁道路尤有餘力焉可謂難矣侯才足以經政學足以文才自爲同安邑之事無廢墜者故啟聖鄉賢名宦有祠廨舍臺亭必葺陂塘溝渠必浚其槩如此餘可知也侯諱允昌字某别號后林浙之慈谿人以貢教崇陽遂擢鄉科擢今職其所至未可量也

欽州平安橋記

欽州阻江而城凡來往合浦靈山者皆亂於江官府造舟以渡行人歲編渡子以執其役顧欽民野渡子去來弗常行人恒阻甚者官府文移亦沿以滯予初至郡病焉思有以易之未及也嘉靖十六年皇帝有事安南督府令州縣有津渡處咸造橋以渡兵馬予召父老計之咸欣然應盍民利所在争趨固也乃度渡處其深以尺計者十有二其廣以丈計者四十有二余曰費鉅而工難或曰天涯亭之南故有東川橋前守李公所建未成而廢請因之予往觀焉度其深以尺計者九其廣以丈計者二十有八予曰工省而地偏弗稱乃相於舊學宮之前南屬游魚洲度其深

以尺計者八其廣以丈計者二十有八厥土易衍厥途切邇予喜曰工省而地要是可橋矣乃樹木為柱跨木為梁為橋二十四架架用柱五梁八或九卜日舉事遠近爭赴民採木四出悶有居者匠人於橋右水中得舊橋壞柱一架柱數如今父老云自年八十者未始見當在洪武永樂中咸曰守之見合古人云父老吳道亨蔣麒周廣全石顯馮賓黃傑監督蚤夜匪懈以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有八日啓手越明年五月十有二日告成父老請名予曰是橋之建以征安南也名之曰平安遂刑牲以祭諸神告成功卒事頒胙賞於其事者衆咸悅父老請移東門墟市於橋南歸者如雲旬月間列肆七八十六月既望靈山大雨

江水暴漲壞民居嚙沙洲沒橋橋壞予求其故江沙而植柱淺水衝沙解柱露故壞予喜曰吾得所以為之矣乃於中流十四架作柱高三丈俾不可沒以巨木為地牛俾不可動分民採木罔有厭怠者父老監督視前加謹已而黃傑以啓蒙去夙夜在工惟吳道亨蔣麒輩五人以嘉靖十七年九月十有一日啓手越明年又七月十有二日告成江岸水嚙廣加三丈長其架步增至二十有五柱一百二十有五梁三百五十有二地牛一十有四他諸欄檻牽穿之數弗與焉工視前再倍之父老請曰是橋之成首尾殆三年時不為不久矣壞而再營工不為不鉅矣蚤作夜息朝戒夕勅父母之心不可為不勞矣弗紀無以垂後余曰

誠然乎哉余於是有感矣予束髮讀書有志經世筮仕餘二十年浮沉相半白首無成功不濟斯人流滯天涯又踰三載冏想平生厚靦面目而斯橋日使往者來者咸曰斯林公之造也則予之濟斯人雖未能遍天下州之行人不亦有濟乎厥名仍舊平安之事成否弗計特以明所由耳抑是橋作於前人中經廢壞百有餘年至予復興存乎其人焉爾使後之君子皆能心余之心斯橋其可永永勿壞乎一時並建者東有平銀西有漁洪平銀以筏為架一十七漁洪以舟為架二十五皆以平安而作因并記之

安平城記

昔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則守國之道不在地利而在人和也尚矣然不幸而有意外之患則城郭又不可後故朔方之城以委方叔備玁狁也東方之城以委南仲備淮夷也福建泉南之安平鎮居民萬戶其地濱海山川風氣之所鍾文物衣冠之所都不特財寶金帛之所聚而已也自倭夷入寇識者有破斧之慮戊午歲士夫各捐貲告於郡侯北潭熊公以城請公曰是城不可緩也乃自以為功以晉江盧尹董其役功未就而寇至生民之糜爛廬舍之灰燼者不堪舉目寇退公曰信哉城不可以已也乃督成厥功功成又選武臣之能者戍之已而寇復至吾人提兵憑城以守遂戶賊於城下者凡數百賊大

創由是來往泉地者毋敢近城民恃爲金湯之固已未歲城復圯於雨公又選幕吏董築之城復完士民感公之功以海天保障命題各爲文致贈或詩或歌或頌或詞賦體製不一要皆以頌公之德於無窮云爾公之善政更僕未能數而安平之城其一也公之奏最予旣率同之薦紳述公之美以贈此復述公築城之本末爲之記要以垂公之不朽於泉以附於方叔南仲云爾

南安城記

昔者聖王之治民也爲之安養以濟其生爲之教化以若其性爲之禁命以防其滔然後道德一風俗同災害不作禍亂不生雖無城郭而守固不幸寇盜交侵姦宄並作民

無保障則城郭之築又不在所後南安自唐元年於郡西北別置武榮州復當南安之名於今千有餘年無城郭而守者世在承平也自倭寇昌熾而築城之議始起時則巡撫都御史阮公巡按御史吉公也以其事責之分巡盛公或者以官帑方虛議移縣治於府城若爾則南安舊地荒爲盜區衣冠仕族富室千餘家置之何所識者固知其不可矣而縣官觀望逡閤而莫舉及縣治火縣官去分巡萬公加意程督縣尹夏侯至始自以爲功縣官之觀望者蓋錢糧之難料量經界之難疆理版鍤之難安插匠作之難驅馭夫役之難徵發非知無以慮事非力無以任重非公無以服衆於是見侯之才矣南安有城實自侯始且其地居晉江上游穀粟竹木薪炭之財羽毛之利永德二溪浮於南安下金溪橋輸泉城波及永寧福泉諸衞所皆出自南安則南安其咽喉也南安不守則咽喉塞府城以下皆困故南安之城最當要害侯之功於是爲大侯於是城也寢食不安日臨諸匠而敦督之一寸一尺不容苟簡故功集而完美相其役者縣丞焦蕃主簿陳鵬監其工者鄉官知縣黃源傅陽明教諭蘇民望貢秀也源尤當事功多於城經始於嘉靖己未季秋九月越辛酉夏而功告成城高二丈二尺周圍七百七十六丈計費白金五千五百七十九兩垜子一千二十一計費白金五百二十兩城門四東曰熙和南曰文明西曰平成北曰拱華門各起樓以樓門

者周圍窩鋪若干座以棲邏者其經費出自晉同惠永德南之提編與其邑之丁糧黃源等與諸士夫述其本末請予記夫朔方之城以命南仲東方之城以命仲山甫詩人美之城緣陵城楚丘齊桓之功春秋書之侯之城南安何以異是故爲之記侯諱汝礪字維金廣右融縣人也尹南安多德政士民別有祠堂記茲記城故不備

陸眼營記

欽邊郡也其地西接廣右四峝狼蠻時剽掠爲民患每遇秋冬之際民荷擔攜孥驅牛羊舍廬舍逃之山谷避寇患者歲爲常思廬一村舊稱富庶因之殘破十戶五亡生意索如也予初至郡父老帥以告及理案牘見民以盜賊相

告言者十而七八嘆曰此一方之害也亦經理之未至焉耳乃作訓詞陳國家威德與善惡利害遣人持至四峝省諭之莫不震慴屈縮互相推避甲曰盜者乙也非我也乙曰盜者甲也非我也乃皆稽顙陳狀聽約束保弗後患使者以報予曰未可恃也乃訪賊出沒所由之路爲防禦之計使人圖其山川道途險易遠近闊之永樂地接廣西以八尺江爲界江之北二十里爲遷隆寨遷隆之西八里爲華陽峝華陽之北十里爲水口峝水口之西十五里爲吳峝吳峝之西二十里爲武黎峝四峝之地華陽最大水口武黎吳峝僅足以當之四峝之寇水口最橫吳峝次之華陽次之武黎又次之賊越遷隆而東則由那架山轉掠而

西由陸眼以歸越遷隆而西則由陸眼村轉掠而東由那架以歸陸眼那架實賊之門戶出沒之所必由乃議於陸眼那架各立營以那架付廣西移防城營官軍於陸眼協民防守上狀當路余曰必待報而舉則緩不及矣乃命管界巡檢宋守才發民伐木誅茅建營房三十六正廳鼓樓退居各一編民爲保伍選民快之精銳者令宋守才督率協民守把既而當路以予議命千戶趙繼文判官朱浙覆視僉予同已而安南事動防城軍未及移然予之營守已備矣鄉兵各自爲守分番上下晝夜惟嚴是歲賊果不至丁酉戊戌如之戊戌之秋賊寇廣西去吾邊二里而近竟不入境予曰狠夷其信我哉乃請於當路遣巡檢宋守才持花紅羊酒勞之其民素不識官府聞至咸驚匿山峝示之意乃皆欣躍爭赴得賞咸北向稽顙謝曰歲歲不敢復入欽邊民有室家之樂於今三年矣己亥之秋予當滿去士夫父老咸曰公去狠賊必復來奈何聞邊民有鬻產爲避谿之計者予嘆曰古之君子宦轍所至去而澤必垂後今予去欽而賊寇後起非政也乃即前議而申敕之留軍三十於防城分二十守那蘇以舊上扶隆營之軍二十守陸眼告於當路備兵憲使二水孫公實成予議舊營創於倉卒弗久就敝乃命巡檢史鼎發民伐木陶瓦即舊址復建縮營房爲二十正廳鼓樓退居視舊加大易茅以瓦環以木柵費白金僅一斤民聞命悉力趨事恐後起工於己

亥秋仲越二月而功告成父老曰非公無以保我邊民非記無以顯公功請記之予曰功予何有保民予志也乃記

邑侯瓶臺譚公保障記

國家東南不幸有倭夷之患嘉靖戊午己未凡再至焚城外居民數千家官府傳舍悉爲灰燼己未冬邑侯瓶臺公至懲前之弊固封圻謹門析詰戎兵利弧矢嚴邏堠鳴刁斗凡防禦之術罔弗備故賊自南而上者越城而棲沈井二十里之外自北而下者越城而棲苧溪三十里之地如是者不數於今三年皆不敢近城士民咸曰此我譚侯之功也予因是思之使侯早至於四年之前城外數千家必無灰燼之禍惟侯不早至而民家不可畱此侯之功所以

為大也夫朝廷裂千里之地而郡之以保障屬之守也裂百里之地而縣之以保障屬之令也守不能保障其民焉用守縣不能保障其民焉能令如候者可謂不負其責矣以候保障之功言之邑當兵荒之後糧餉不足隨地設長團結鄉兵與官兵相兼防禦者一百六十社既設險清野又督建土堡以漸而成凡一百又三座嘉靖庚申夏五月倭犯浯島率兵攻遁獲真倭喚沙士機尾安踛等七名斬倭級六顆擒通倭謀城奸細丁一中等三名及流賊林時泒等六名餘黨撫平辛酉春正月倭賊突侵甫數日而驅出境擒斬真倭及賊洪治仔等六名顆夏六月以後賊令黨數萬環匝晉南隣地調兵截禦毋令犯邊賊有馬三岱

者擁衆內侵率兵鏖戰數合擒斬真倭及賊三十四名顆三岱僅以身免奪其馬械財物弗可勝計自是賊不敢犯興泉道檄該縣只用團練鄉兵緊急甚得其力令賊不敢下縣而久屯晉南二邑者懼該縣鄉兵故也又饒賊蕭雲峰等突侵率兵驅遁擒斬賊酋張重張艮朋等一十九名顆以後不敢犯同境又有土賊金老林三顯鰲山老楊三仔等制立雲師則副部總尚猛名色擁兵萬餘出沒無常迺調集水陸官鄉兵水陸合攻斬葉子溢葉宗愛等七十三名顆撫賊酋蘇任賢等一十五人賊酋林三顯等旋同諸賊受撫八月謀破楊三仔賊黨解功級一百一十一名顆內有田老黃大壯陰謀內叛遣報効人先投內應事覺

發兵搗穴擒斬大壯及東海老吳用聘等一百三十七名顆餘黨近江老鄭大果齊雲老王子琪等遁入安溪突回諸兵協力蕩平擒斬鄭大果王子琪等一百一十三名顆賊自夏蜂起迄秋底平原不聽撫及既撫復叛者舉為俘馘聽撫効順及敗奔撫定者悉復業十月至十一十二月鄉兵染疫原屯晉南倭真假聚衆二萬乘虛入寇悍然有虎噬同城之意因撫降馬三岱解散其部黨復謀官鄉兵勦捕擒斬真倭新三浮老太老白等四名顆賊級八十名顆暨諸民堡皆保無虞前賊遁還晉南二縣今嘉靖四十一年饒寇巳蒙大師撲滅晉南巨寇近亦蒙撫院撫勦蕩平六月間有漏鋒殘賊奔突會兵擒斬一十五名顆投刄

降者二十餘人隨驅出境白石為月港賊所謀及被鄉兵勦散蕩盡又值本縣白礁寨民王出彙集衆據寨為亂因提兵攻捕寨民縛送王出彙及左右威武將軍林翠峰等五名餘撫散罔治通計擒斬功級六百一十九名顆用鄉兵之力居多不至糜費糧餉撫散者萬數千人原亦迫於兵荒猶之亂繩可解者況復得為用不忍投之水火乎夫設城築堡以衛民生東討西捕以除民患侯父母斯民之心於是為至朝廷設官為民之意於侯始不負矣邑士夫萬載尹張君文錄等以予年長當有言予知君獨深故書以記之

欽州興造始末記

嘉靖十四年秋予以言遼左兵變謫守欽州欽接壤安南去京師萬里而遙去會城二千里而遙廟堂例視以荒服賢長吏鮮至至輒自壞無向上志監司如廟堂莫之董正故吏治益玩以弛至百度盡廢公私廨宇十不存一予以十五年秋至州滿目蓬蒿慨焉興嘆思有以振之茫然莫舉手也乃度先後緩急之宜以次行之公堂私室雖不禦風雨猶可支撐迺作吏舍東西並七間作獄舍四室六間官廳三間神祠一間遷判官居室於州堂之右（舊在天涯驛故址）此皆不動官帑從宜設處者首議建學舊學在城東門外地弗善諸生謀遷於州署之東故址迺商工慮材作聖殿五間東西兩廡並七聖殿之東為敬一亭接東廡為祭器

庫接西廡為神廚前作戟門戟門之左為名宦祠右為鄉賢祠又右為宰牲所前為櫺星門聖殿之後為明倫堂堂之東西為兩齋各三間明倫之左為啟聖祠右建師居二所接東齋為儀門東向啟門於櫺星之左為甬道以通明倫堂左右建牌樓二左曰成賢右曰仰聖學宮氣宇巍然一新百十年創見也又於州署之西天涯驛故址建陰陽醫學二署並南向前為陰陽後為醫學皆前堂後室並三間東向開門以臨前衢欽民無學田野之民蓬頭跣足而不衣冠跪拜無禮字墨不諳予思非學無以興民於善顧附城惟中和社學一所久廢乃自州城暨諸鄉村並建社學附城名仍舊在鄉曰城南曰發蒙曰茶山曰水東曰騰龍曰雷峰曰盧山曰平江曰如洪曰留峰曰造材曰凌霄曰思淳曰白峰曰同文曰思文凡十八所遴生儒為之師用予教條訓言以教童蒙期年教成禮讓聿興民咸趨學而苦於貧乃廉民之發田未稅者給鄉社學並二十畝贍前官所鬻市肆一十七再建市肆一十五給中和社學庸給師生供奉紙筆之費民始不患貧學可無廢也州署壞甚不可支撐迺令蛋民代木作譙樓五間宏聳數倍於舊譙樓之內作三門外作二亭左曰旌善右曰申明申明之南為州門鋪門貌既整迺及州堂作正堂五間後堂中堂並三間正堂左右為吏目廳廳後為庫房東向並三間堂之右為鑾駕庫架閣庫為耳房州署氣象巍然一新亦百

十年創見也州城東岡之上東有預備倉西有永豐倉各五間中為官廳屋宇卑隘五間所容不能二千石永豐尚存預備已廢安南之役督府令州縣作倉以儲軍餉予乃於官廳南北並作大倉五間每間能容五間之積亦百十年創見也無告之民棲於西城廢門之窩乃於城西故址作養濟院面城官廳一間耳房四間東西廂房並一間窮民有餘居城隍廟在新學宮之東殆廢城東通街之北有真武祠棟宇將頹乃毀神像與廟作城隍廟寢堂三間拜堂如之憲副林公蓄無祠毀五顯像以其廟為祠卑隘太甚頹廢且盡城東門外演武場之東有玄妙觀後建真武祠州人崇奉甚嚴予惡其惑民乃毀像葺祠以奉林公春

秋祭祀州之西鄉接壤廣右水口武黎華陽吳尚四尚狠蠻時出剽掠為民患予至州傳檄四峒俾無入寇訪盜賊出沒之地曰陸眼村築營房二十間官廳鼓樓各一編民為保伍至冬時分番防守發民兵助之賊懼遠避三年不入境予感其向化請軍門遣官持金帛往勞狠蠻感悅請入編戶屬南寧邊民安焉西南如昔都地接安南分界之際有村曰那蘇舊無兵守安南事動聞交人潛由此伺吾動靜乃卽是築隘兵房二十間官廳鼓樓並一請發雷兵二百於是屯守安南事定軍始掣回去州治東南五里有峰墩俗呼煙通嶺東南二十里有村曰白皮西南十里有村曰方家舊有營堡後廢三處皆濱海路通安南安南事動予於煙通白皮方家並建營房十間官廳鼓樓並一分兵以守安南事定兵始掣回自欽至所屬靈山一百五十里中道有村曰格木舊有公館後廢官府行無舍止予乃作公館正堂一間耳房二間東西廂房並三間行人便焉欽地廣人稀北至靈山東至府治道塗阻遠官府懈怠館舍多廢予乃訪其稍壞者如澄清如舊寨重葺之已壞者如新安如長陂如茶陵重建之司兵得棲公文弗阻州城之外有欽江州東二十里有平銀江州西三十里有如洪咸官造舟以渡歲編渡夫執役顧欽民野渡子在亡弗常公私行人多阻予乃卽城外舊學前造木橋二十五梁以接遊魚洲名曰平安冀安南之平也東造平銀橋以筏為

梁凡十七西造汝洪橋以舟為梁凡二十五州城西門有橋後廢行人不通前守因塞其門予相州之王氣盡在西方西接廣右西南接安南永安州為州孔道乃闢其門門外作木橋二十二梁以通行人名曰西平以在平安之西得名也府治孔道有橋曰丹竹二梁一柱大雨水猛漂木恒衝柱橋輒壞予乃令民伐巨木長三丈者為梁中弗設柱始為久計欽民質野不業商賈民間少市肆有無積於無用予乃令民度道里適中之處設墟市招人貿易凡五處曰橋南曰西門曰大宇曰防城曰平銀城南游魚洲之北岡巒隆起四水環抱諸峰獻秀上有東嶽神祠歲久將壞予報滿當去憶蘇東坡鴻飛那復計東西之句乃毀神像卽其祠重葺之改為鴻飛亭以寓予跡率師生士夫投壺飲酒而樂之州之人士與凡過客之送迎遊觀者咸於是實一州之勝也學校既成復考餘材於儒學之東城隍故址議建號舍二十間為諸生藏脩之所助俸金十兩又於平安橋之北舊學故址議建天涯驛他如沿海長墩管界如昔四巡檢司署宇久廢官吏寄居州城並議重建凡諸役慮材商工已有定議將舉而以報滿行物之成否固有數也初諸工之舉也在官無五十金之積州民素貧無所藉手欽接壤安南防城境上商賈輻輳有商稅前官私焉予乃盡歸之官以充用欽多良材而民不用乃發民入山伐木以為用又當農隙借民力以濟諸工兼是三者諸

工乃舉入見予作州三年百廢具興而不知予心之獨苦也予旣遭譏被廢州之士民念予不已州守黃希白至因民之思追錄予功慮其久而泯也請於督府淨峰張公求予記其顛末將圖不朽嗟乎予入仕二十五年浮沉中外者二十年爲京堂者五年合巡撫而就遠州居蓬蓽之下理荒屯之政首尾四年而事尚草草愧無以副明天子玉成之意功於何有然黃守之意不可虛姑書興造之顛末以予之

宣德交趾復叛始末記

希元以至征安南廢居林下皆命使然固無憾矣然心事不可不白當時廷臣所以見怪者謂成祖皇帝郡縣安南

終不能有宣德年間中國喪師於坡壘關安遠侯敗沒以是爲戒不知古今事勢不同元在欽州備知交趾之復爲安南與中國之所以喪師者有五交趾旣定當時成國公張輔不能如諸葛孔明收拾西土人物方其王師未班豪傑竄伏草莽已有窺覦之志其致釁一也交趾之民久遺化外法網甚疎賦斂極薄一繩以中國之法其民不堪有思亂之意其致釁二也太祖高皇帝雲貴荆川廣諸省間有狼子野心之民皆設土官因其俗治之故終無患成祖皇帝旣取交趾狼子野心之民悉郡縣之故終作梗其致釁三也太祖高皇帝旣取雲南留沐國公沐英在彼鎭守故能壓服其民安南之事旣定即掣回三帥之兵各處守兵未盡設其後事之慮已見於黃忠宣之書其致釁四也交趾多珍寶中國之人爲吏於彼多肆貪殘民不堪命因中官之誅求激變而亂隨作其致釁五也兼此五釁其民皆思黎氏故王師一到彼無傒后之思並起與吾爲敵坡壘關之覆敗有由然也莫登庸纂據國人不服有戀故主之心黎氏舊臣武文淵阮仁連等並起與之爲敵元皆備訪而知其情故力主安南之征觀毛東塘伙總兵催兵文移稱交人聞王師將至咸願爲內應此是實事非歸順憑祥等州之妄報也當時廷臣不知古今事勢不同律以宣德之事歸咎於元豈非枉乎觀宣德中黎利之變安南傾國以抗王師今王師未至登庸郎繫頸送欵其事勢之不

同顯然矣

安南事始末記

予自束髮讀書見交趾本中國故地唐相姜公輔生於愛州即有安南之志及官廣東署按察司事見一罪囚曰陳廷綸者係湖廣富商奏辯到司乃安南族子黎飯據海東府以叛時莫登庸爲將領兵征討黎飯兵敗挾貲貨逃入欽州陳廷綸及邊民黃子景李齡等與之交易官府以交通外夷罪之廷綸坐絞黃子景等充軍凡七八人奏辯到廣元適署按察司事元駁之曰夷酋逃難入境邊民與之交易非交通爲奸難引通夷之律取卷於兩廣軍門盡釋之問其詳又知黎飯至欽州官府捕送安南誅之境上其

時總制乃東泉姚公也元嘆曰黎利負中國黎氏乃天道好還之理何須問以吾所見乘其亂而取之豈非天與之時耶失此機會良可嘆息至軍門以語總制林省吾公公曰此事我不能爲前見霍兀崖常講此事可往問之及問兀崖答曰桂見山素有此志蓋其初爲諸生時夢他日當立功八桂之外及舉進士沉滯州縣欲爲之無階於今當路雅欲爲之思當世之士無可與共事功者惟有王陽明乃特起之於兩廣不謂陽明思田之事既息歸朝之念却切屢求不得拂衣而去見山恨其負已卽動本劾其伯爵予心藏之遷官南大理應詔陳王政二十一事內有安南一節方與桂見山共成事功不謂遽没故祭見山

之文有提學嶺表之時予有安南之志及接兀崖之論始知先生之起陽明者不爲思田何豪傑之士所見畧同之句及落職欽州適有安南之事皇上之志又鋭謂其時有幾故鋭意圖之不謂終身之禍乃起於此初皇上鋭志安南舉朝不欲聖心不樂一日在文華殿得予安南之疏嘆曰我謂海內無豪傑今尚有乎卽召李亭菴夏桂洲武定侯三人李夏先至以予疏示之曰朕決意征了你們如何二公唯唯叩首而出遇武定於承天門問曰皇上云何二公告之武定至皇上語之如二公武定亦唯唯叩首起而旁立卽丢一冷語若自言云那一塊地雖得他何用不知皇上聞之否張東瀛本兵語齋本吏曰你們老爹事成了你欽州有若干錢糧與吏酒飯越二日兵部處分兵馬具本以進蕭謂事不可已矣忽本下兵部曰安南此事識體達道者則見得分曉聞卿士大夫間私相作論謂不必整理他你部裏二三次會議亦不力主何者爲是既都不協心國事且罷其云識體達道云云乃指予私相作論不知爲誰皇上得之何人皆不及知也前都御史唐沛之蘆子唐世橋得皇上語意冀建功安南遂求爲梧州府推官以告予皇上既知予名問左右大臣曰林某何以尚在欽州左右曰此時莫登庸方倔强須林某制之及久之不召朝士笑曰諸老以林某鎖鑰南門何一鎖鑰如是之久也夏桂洲說予於上曰林某一生只是說殺蓋以予既欲征遼

東又欲征安南也後安南入貢皇上思及予從容問六臣曰林某如何時六臣在側無一應者當時若有一人啟口予必不至今日可見公叔文子難其人要人之出處皆天也安南之事雖畢皇上之志尚未滿蓋爲諸臣所沮不得郡縣故也毛東塘當時冀大封拜及得論功卹報大不樂元回自海北道見東塘於吉安其報適至故知之聞乃爲夏桂洲所沮元嘗謂安南之志雖不就亦做得一半其削王爵降爲都統使列於十三藩比判廣雲貴之土官不可謂無功當時若用予策安南可坐而取恨不見用又恨當時不祭告天地祖宗詔告天下及安南臣民予嘗見於辯本後長子林有松拔例人監聞卿士夫辨陶冀人與言聖

上曰朕有二大事未幹一是王三一是安南都未曾祭告
天地祖宗及詔告天下安南臣民行大賞有松聞之卽見
陶眞人問之果有是言始知愚見偶合於聖上其時有松
因訟予之寃眞人亦素聞之又樂為辯理有松欲求之以
書告予予不可乃已時嘉靖丁未也君子雖欲其道之行
又惡進之不以其正古人有舍魚取熊掌正為是耳抑此
一事也王陽明因之失爵毛東塘因之削官蓋東塘本無
將略若非安南之事未必遽至本兵及至本兵果以不稱
敗故予嘗與蔡半洲書曰東塘之成也以安南其敗也亦
以安南始知天下之名不可以虛竊天下之功不可以虛
冒正指此也是知安南一事非特關予一人之出處王毛

二公之出處亦關之也已破之甑似不必贅但三年苦心
又因之喪貝不能忘故記之

杜氏復業記

安人杜氏之先有曰得祿者從戎遠衛宣德中寄操吾泉
出屯種於德化其田在德化萬山中土豪虎食其地吏治
弗能究屯田沒者十之六屯軍郭良觀絕嘉靖十有三年
軍餘杜楚又頂種其田田盡沒於豪右實則空名二田稅
糧每歲族人輸輸有因之傾產者後先胥沿莫能改也嘉
靖二十二年其家之老曰日嚴者毅然曰田在豪右稅則
吾家國法其謂何杜氏子孫誰任其咎予不能甘而食矣
乃選其族之才者三人曰喬釋曰汝椿曰肅朝以收復之
事責成之以婿楊福旺才俾為之相四子欣然惟命相與
謀曰田不復咎誠在我然訟形靡常費不可豫族産貧富
弗一頭會門斂不亦難乎日嚴曰必待衆舉終弗舉矣吾
四人者當任之耳迺以身先之於是咸捐囊以應遂訟於
屯道僉憲曾公公受牒下縣推理土豪機變事沿之枉矚
累二年匪特靡財幾亡其身日嚴語三子曰功不成匪特
吾家世受其斃且取笑於人子其勉之迺益勵志愬訴於
曾公案行二府尹侯始執其豪鞫還荒熟田一頃三十六
畝由是故物始復官租歲輸無空賦之患族衆日望輩相
與議曰非四人不及此吾儕受其敝寧有旣乎今其免矣
功不可泯盍以田與之輸租之外所入皆歸焉匪特償費

且酬功也日嚴與三子曰始議復田本為門戶除弊耳受
若田是商賈也固讓不可日望輩曰田復而償不受匪特
有功義可尚也其可忘乎乃相與詣予乞言勒之石以彰
其功次崖子聞而嘆曰四子其賢乎復百有餘年之業勞
己之力費己之財而不自以為功非賢而能之乎昔魯仲
連郤帝秦之議下聊城之將封爵不受萬世高之予觀四
子其聞仲連之風而興者乎昔孔子相魯齊人懼乃歸所
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
功因名謝城今勒石以記四子之功亦魯人意也予奚辭
乃因其狀備其始末為之記

黄氏公田記

漳西北枕山東南距海民負風氣勁悍自常性法如蔑賦
役多不應持之則逸官惟里正之程急無何輙剗肉償責
俗以習成民坐視破產流徙葢十室而八九龍惟甚霞山
黃子夫卓有志而學擊其事慼焉迺歎曰宿弊所來吾末
如之何也植傾起墜力能而莫之省仁乎迺謀諸族曰計
吾人若干各捐貲若干共博田若干積十稔若干若是則
吾里之逋負可代輸而官免於敲朴而吾免於破產流徙
衆聞之喜曰以義制害而利生焉善政也曷不惟爾從之
於是夫卓捐巳先之附以學金之入闔族膚勸弗戒而集
買田畝若干命曰公田預公需也主之家老擇其可使司
其出納且令後世有加無損又懼久而墜也因予友一孟

顏子以記請予聞先王之世貢賦平徭役均民服政安業
奚有逋負累連之患漳之弊食土弗需而入之代民破產
流徙而上莫之省雖曰牧準失官獨非王政之歉也與夫
卓捐巳守衆植公田代民負補弊救偏植門保家以贊助
王政於是乎在可不謂賢歟昔范仲淹立義田以仁宗族
君子大之夫卓立公田以支門戶用心一也詩曰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惟仲山甫舉之夫
卓之謂也爲之記

前武部郎中璧山盧公盛德碑

公諱岐嶷字希稷璧山其別號也祖遂以進士起家至封
君臘春翁克紹先烈公生而穎悟七歲能文及長博極群
書癸嘉靖甲辰進士第初令浙之歸安入爲戶部某司主
事未幾以外艱去服闋補兵部武庫司主事歷陞武選司
郎中以公事落判寧國府陞同知廣信府事歸安腴地公
清介自持一無所染遺愛在民武選要官尤易染人公益
自勵由是冰玉之操聞於人人故雖遭跌而名不損雖留
滯州郡湛如也常曰吾未遇時不過武安一布衣耳今雖
落秩猶叨厚祿獨愧無以報稱耳又何求乎自入仕即不
欲以官爲家以詩書教子曰若輩當自致勿予恃也又謂
士夫子弟必安儉素弗淄聲味方能自守弗墜家聲諸子
守其家範皆奉身謙約無驕侈之習閉戶劬書不務生殖
非公事不至公門屢以力田守法戒族人俾毋犯於有司

尤善戢僮僕或與人爭惟斥以生事不少容縱前尹若張
凌山諸公尤加敬重居鄉飲人以和不以貴勢臨人意外
橫逆未嘗與校鄉里有訐告必爲解譬是非使之自悟親
賓宴集輒與傾倒必盡其歡辭受取與必察其情之所安
非意相干徐以理遣之歷敭中外十七年其家如未遇時
別無增益漳有山林川海之利士夫以爲利乃至攘奪遇
強弱存亾雖縉紳姻戚不復顧至於閭左特如振落耳公
一無所染閭左之民尤感之重之乃推庠友蔡君壃具狀
推孝子方君穹錫請予文以壽諸石曰彰善所以癉惡非
特樹之風聲將樹風教於鄉國也予按木有本水有源惟
人亦然公尊甫臘春翁樂善循理恤貧好施其母薛太孺

人善體封君之意朝夕以遠大課其子或鬻簪珥爲子延賓人方之陶母公之盛德其教使然也予因之重有感矣國朝設科目網羅俊傑布列中外以爲民也今之居官者則取諸民居鄉亦然生既召怨没後又爲子孫之累往往覆轍相尋而不悟吾見亦多矣蓋自科舉之學興取人以言語文字士不脩於家故居官無善政民受其害使鄉舉里選之法不廢或如漢以孝廉賢良方正取人士必脩於家不壞於天子之庭焉有今日之弊或有特出於流俗之中以名節自勵必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若壁山者其豪傑之士與予故脩其善勒之碑以風勵天下

僉憲林西川德行碑

士之居鄉非有名位德行足以動里閭則人不崇重之若名位既去而人猶崇重之則非德行足以動人深思弗能也昔郭林宗名在太學又名與君廚俊及相高則禁錮爲之立碑黃叔度雖量若汪汪千頃波人以顏子方之以無名位則不爲之碑矣龍溪兵憲西川林君以冬官出憲東廣分鎮嶺西既投簪歸第鄉人感其不關投獻之門不設林下之獄述其行實告於當道請爲立碑巡海憲副甘澤邵公分巡憲僉塘南王公嘉其行素極稱揚之檄府允其立碑其父老數百輩推趙國恩走弊同安徼予記余謂末世士夫古道淪喪方其得志居鄉則侵暴里閭居官則魚肉生民內外黨親以及僕從里閭席其名勢侵暴尤甚及名位既去猶席勢納交官府侵暴如故若致政歸鄉上不欺官下不蠹民名節益勵廉隅愈立關節不通政府世寧有幾人哉抑人之居鄉名位若在或飭名以干進取若名位既去雖名節無前進之望矣其飭名節如故則無所爲而爲善非益人之所難與君初以地卿理德州邊儲矢曰常俸之外少有所取即爲官邪遂條便宜數十條請之部行之著例數萬金毫無所取清介自是表聞比至嶺西又捐贖役金三萬五千有奇入餉德慶一州地接廣西猺獞時作君設遊魚百艘晝夜巡禦猺獞不敢復出邊民安堵爲立碑以紀遺愛討平沙峒塘茶艮三峒及青籃角十三寨偉績見於談十山公碑記則君蓋昭代之傑也今致政

歸鄉而名節益勵蓋始終一節者也寧不猶可重歟聖人善善長而惡惡短故春秋於召陵之書葵丘之會踐土之盟城濮之戰大書特書而不一書君之善鄉人既感之當道又贊之余安得而不書君名應奎字德澤登甲辰進士西川其別號云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終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論說議

論鄉賢以下俱永春縣志論

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今祀鄉賢於學即此意也然祀之於學則尤重矣蓋凡有功於聖門者始得從祀不從祀而祀之學其次也本朝薛文清公議者不與從祀止令祀之學夫道若文清可以從祀矣僅得祀於學則下於文清者可輕議哉宋黃灝云立祠於學者不以功德名位諸不

在六藝之科者不在列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不知正心誠意脩身謹獨之學者不在列噫鄉賢饗祀必如黃灝所定始可立脚聖門矣世之人欲崇高其祖考倚勢貪緣濫登俎豆豈惟夫子門墻容身無所其受人之謗議抑豈少哉是欲崇高其祖考不知反累其祖考也是故鄉賢議祀在有司固不可不慎爲人子孫尤不可不自量云

謹按宋人以王安石配享至坐對於顏子然未幾已革去若群弟子自澹臺滅明以下春秋歷代諸儒自左丘明以下從祀兩廡蓋千數百年矣間中黨等十四人不宜從祀竟至我朝罷黜甚矣祀事之嚴而阿私僭淫無益也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明有司其禮度義慎無輕議祀哉

論僧寺

自王道衰夷狄之教行中國世主復從而崇長之琳宮梵宇遍滿天下矣然未有若吾泉之盛者而田連阡陌亦惟吾泉爲然故泉南古稱佛國永春一縣在宋爲寺六十八結菴棲巖不與焉考之宋邑令黃瑀惠明寺記謂五季迭興偏方離析全閩之地王氏得而有之干戈相尋畧不休息將佐晚年悔於屠戮爭建祠宇盡割膏腴求爲福田僧徒日熾甲於天下以勢相扼以僞相勝噫佛之所以盛於泉南者以此豈非王道之衰哉今考永春僧寺僅存者十六其田糧或歸諸民至於道觀神宮淫祠者類長民君子

間漸毀之或爲書院或爲社學邪正盛衰於焉見矣茲摭其興廢詳著於編以俟反經君子而正焉

論預備倉

預備四倉所以爲備荒之策也古之備荒漢有常平隋有社倉宋有義倉常平之法官出糴本平價糴糶不以給民者也社倉之法穀出諸民遇歉給散不責償者也義倉之法貸民收息遇歉賑貸不責利息者也本朝四倉之設頗與古異或官出糴本或罪人入贖或富民例納遇荒歉或平價以糶或貨與貧民亦不斂穀於民亦不取息於民則監前代而損益之也其法可謂善矣行之既久或州縣之官封利自殖不以積穀爲事或散給不時歲久浥爛僅爲

糠粃或散給之際真僞失實食者不必饑饑者不必食以致一代良法僅爲虛文此則行法者之弊非法弊也因時救弊則在乎當道之君子耳

論小尤中之賊

汀漳之寇殄壽內郡二十餘年矣鋒曾莫之小挫而橫愈甚郡縣之兵日益怯真賊之强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幸刃未交而神先奪矣將兵之將又皆左右前却冀不與賊遇幸而出境則遙望以送之苟應文書而已其敗也非猝爾相遇出其不意則陷於機穽莫之覺耳曾臨陣發一矢戰蕳陽癸未之戰雖合數郡之兵主帥無人前鋒甫接後壘已空欲勿敗得乎噫郡縣禦寇之方概如此賊安得不

驕然則謂寇之强難以力敵亦厚誣矣永春自賊發以來雖未能大折厥首亦時敢與之爭雖前後死者三十餘人賊殺傷亦畧相等使所向盡若是豈不足以少寒賊心而縮其步也哉小尤中之捷固上下一心群策用命要亦賊狃於常勝而驕目中久無官兵自取亡滅耳使雖毋衄之鋒稍挫黃氏之土樓不攻抽戈遠逝蹤跡且不可得况能得其首乎然小尤中之捷雖奏請諸郡武備實未嘗修萬一復有奸雄竊發懲前之敗誰復得而禦之當道君子又可不預講之乎

論陳威應侯

予志永春搜尋遺事遍閱祠廟見其神多五代間良臣勇將因益訪求有陳威應侯者名弗傳舊志云光州人唐末避難隱居西山一夕留弓劍於驛舍而沒後有靈異鄉人立廟祀之心異焉及閱會稽盛烈記謂侯少習武弁雄猛豁達爲時豪傑習兵法征南越大擊醜虜退於唐季功業甚著避祿辭榮退居西山四十里號曰陳巖峭峰歲時往還挈鞍抹馬憩於驛之東偏乃留弓劍一夕而斃始疑侯殆豪傑之士功成不偶避世桃林若介推范蠡之爲者訪求久之未獲也既而柴尹仲和得侯遜孫家譜詳閱之乃知侯爲陳後主叔寶之子與兄鏡臺翁弟中丞者避地於此其後子孫散處而侯猶廟食官田展玩再三爲之嘆惜然盛烈所記與此不同今觀其譜上祖陳胡公下迄本朝

正統上下四千餘年自陳胡公至陳帝霸先則群臣奉勅撰次進呈表在焉自陳帝至後主至國朝詞甚仆俚要後人續之雖其間不無群臣附會至其叙陳氏世位世數入閩本末與國史所書若有合焉要爲可信而盛烈之記未免億度也乃本其譜自鏡臺翁而下各爲立傳置之寓賢將使好古之士考德而論世遺賢往事不至泯沒無聞也

論郭榮六

予至永春見人誦郭榮六之事千百如出一口曰永春之民當日不魚肉不陷於賊者榮六之功也予聞而嘉嘆不已方沙寇煽亂七泉從賊如崩而攻郡城賊首帥則治民也南安民陳歐子榮六草茅匹夫乃能保完鄉井使一邑

生靈免魚肉而脫於左衽之辱厥功不亦大哉景二陞署過人以身徇國可謂無愧乃父矣獨怪國家養兵百餘年紈袴之子奕世膏粱緩急不能得力而匡時勘亂其功乃出於壢蜒寧不愧死與夫榮六之功若此表表竟不沾一命之榮則當日有司之過也前志不載其事予脩志永春父老請不已遂與柴尹仲和訊之信衆人之言不誣也乃列之鄉賢祀之義烈祠

論留正

忠宣出入三朝中行夬夬一時相業赫然有稱建儲之議視趙忠定公爲是不遇故去非糧餉也孤忠難立衆邪爲仇不待人主之聮孤已覘其不終矣邵陽之貶適表平生

非不幸也賢子賢孫萃於一門天之福善久而未艾噫盛哉

論蔡茲

蔡茲不有二天早身退虜豈不誠大丈夫哉過眼翻迷之際物色命世之鴻漸歐陽公巨眼詎容過之

論景魏

體仁不降志於秦檜其視楊龜山何如盛年從仕已動歸與方之廣受夫豈多讓宦轍所至流連山水譬之雲鴻野鶴飛翔於千仞九霄之表豈與瑣瑣者倫雖經綸事業未足償所志文章著作足以芳百代較其所得亦已多矣中行開邊之策足以定國是端行江中之語足以懾遠人介行經學之優景魏治才之美皆能世振箕裘無玷家聲者也噫盛哉

論陳一新

陳一新敢忤權門喪元不易寧失典文之榮弗遵僞學之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非斯人而誰與

論黃叔張以寧以翼

叔張議論識見度越時流受知人主不爲不深恥與獄空之奏甘心外補豈苟且躭祿者以寧守正弗阿庸致棲蹇其無玷於家聲哉以翼雖未遇郎其所居足以自立矣

論莊夏彌邵彌大

莊少師學問足以名世議論足以經國才猷足以立政天

子傾心鼎鉉可待當軸一忤脫輻隨之自古權臣之可畏若是哉彌邵兄弟立朝風釆儘有可觀宋祚旣遷掛冠玄武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斯人與其斯人與

論林純子顏伯錄

舊志人物林純子列諸名宦顏伯錄列之隱逸予今置之叛臣者純子在宋季以邊賞授承節郎監守華亭則固委質趙氏矣幼主南奔蒲賊賣國張少保舉恢復之師正義士奮憤之日也純子乃陳力夷虜戰退王師遂以全城功授蒙古達魯花赤之秩謂非叛臣可乎顏伯錄雖未筮仕固宋民也況嘗刻志爲學通春秋經君臣大義華夷大限講之熟矣國事已去縱不能從少保舉勤王之師反叛父

母可乎論功班賞等於純予原情懲罪烏得而辭或曰純予之罪則吾既得聞命矣伯錄則有可說者志稱壽庚以全城功歸諸故家薦授從仕郎南海尹不言其助桀之事焉知非壽庚欲攀援故族以分己罪伯錄堅辭不起謝絕人事放志詩酒其情可見矣予曰不然伯錄布衣無尺籍於朝當橫流滔天之際苟埋名山谷夫誰物色之旣以全城歸功是必陳力其間而升名於蒲賊也且其家世爲宋臣旣不能散萬金爲博浪之擊可反而操入室之戈乎故讀多方多士之誥則伯錄之罪不可逃讀述酒荊軻之作則伯錄之罪益以顯

論林萬王胄

林萬恥謁光範王胄弗阿所好俱致棲蹇君子哉若人也

師說贈郭子

林子讀韓昌黎師說撫卷沉思作而嘆曰美哉詞乎惜其有未盡也或曰尙有說乎曰有請明告子夫人也生於天制於命陰陽五氣之運不能參齊也是故天變以湛濁昏性地變以偏雜喪用性昏則蠢乎莫之覺也用喪則塊乎莫之動也厥有至人先天獨立因其機以啟之順其勢以翼之正其本以道之啟之而性靈開翼之而作用利道之而準格立是故氣不蔽道質不壞則而性不違天也夫學問思辨啓之之方也克復敬恕翼之之法也仁義道德道之之具也失一則教偏教偏則道缺道缺則業廢是故發機於知履篤於行作則於身三者備矣然後師道立師道立然後教成而人有造今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師云師云止於是而已乎故曰未盡也或曰子之言然矣夫子溫故知新之語非與曰夫子從一節而言也他日不曰予欲無言乎記學論者不曰子以四教乎是故聖人之言猶化工昌黎之教不可爲訓也或曰黎昌一代巨儒言猶有失何也曰黎昌以文字爲學孔門大學之道或未悉耳故其語明德則不及於致知其作師說則又略於力行彼傳道授業解惑之云亦徒得其影響方於孔門格致之說孰淺而孰深乎是故論文於一代吾必以昌黎爲巨擘論學於萬世吾不敢以所好而阿之也雖然今之爲科舉之

學者又左於昌黎矣郭子思贇有聲黌庠閭之舊矣茲來授書吾甥文山始得與相見郭子秀而清雍容而博雅其才俊而能降吾知其爲師必有出於韓說之外者矣書所見以贈之而因以相之

三難說贈李東明

進士東明李子實夫先子訓述君生同予年而差少相友善實夫年十二遊鄉校即知父執事予十六領鄉薦習識日長益予慕時相見考德問業曰雖不親受業門下固已私淑諸人矣予嘉其志樂與之言茲舉進士奉使過家迎母就養將行過予請教其言曰曾祖員外公發身科第仕不終志祖上舍公進以鄉貢病不及仕先子訓述公雖黍

流品進不以儒春芳欲振二祖一考之遺緒伯父何以敎之予聞其言喜曰大哉子之志乎吾伯成爲有子矣乃告之曰吾聞士有三難曰審趨難曰定志難曰守初難子方涉世不可不知也敢問何謂審趨難曰人之生也形同性同衣服飲食嗜好同然或爲騰龍或爲伏雌或爲鳳麟或爲鴟虎何哉人心如面志向各殊安能同哉是故孟軻私淑仲尼以談王道儀秦師事鬼谷以學縱橫賈誼談王以啓漢安石變法以禍宋彼皆豪傑而差異若是豈非所趨之不審與故曰審趨難何謂定志難曰幼學壯行士者之常經見物而遷人情之通患士方窮時讀古人書孰不擊節伊周高談孔孟曰吾欲云云及其遭逢事會大利誘之

於前鮮不乖涎染指變其本心者是故主父黍橫於鼎食谷永黨比於權門宗元依叔文以招權惠卿附安石而變法是皆見利而動志不能持而其弊至是爾則定志不其難乎何謂守初難曰物無常盛松貴後凋故有初鮮終詩人所戒士之初也當其年盛氣壯視天下事若不足爲及經歷事變之後天下事多不如意則雄心以之摧折壯志漸以消磨於是日暮途窮之念與倒行逆施之事起始有不可言者矣是故伯喈渝節於三臺子魚改行於龍首昌黎感二鳥而興嗟子明遇珠媚而易節是皆事拂吾膺末路不保而至是爾則守初不其難乎曰三難之中則吾既得聞命矣芳之駑劣亦可進於是乎曰可今之士者方其埋首燈窗則志存青紫及其脫跡韋偒則志在身家故瑲居所學惟務投合上好鮮窮經致用之實於官所行皆經營富貴之尊主庇民之功蓋其趨向視昔之學縱橫主新法者又其奴僕矣吾子獨不然方在垂髫志氣不群自領鄉薦即露頭角言論風旨已見於五六年之前矣茲舉進士昔志益堅拔乎流俗聲利之中特以聖賢道德功業文章自期待不但予壯之吾黨之士咸推服焉趨向可謂能審矣因往推來知其可以向上執古御今懼其難於善後三難之說故予於吾子深致意也然三者之中審趨易定志難定志易守初難今以最難者言之汲長孺之戇雖動主也淮陽之卧治不可免孔光之諛佞欲持位也骸骨之

乞歸不可得黃門之柱可破黨錮之禍已結美新之論可作投閣之辱莫洗盜蹠之粟不可食蚯蚓之操難持元載之椒不難聚籍沒之禍莫避似此之類皆能移人之志奪人之守吾欲責子以其善恐難能欲責子以其惡則不可將奚居是在吾子之自擇焉爾李子聞予言聳然起欣然再拜曰珍重伯父之教芳雖不敏尚當勉之予嘉李子之勇乃書予言以與之因以爲別

顏惟振字說

顏氏之子應翀冠予借易厥名曰惟振迺尊甫肇慶叔曰請繹之俾小子佩予弗克讓繹曰翀從羽從中上飛也傳云鸞鳳翀霄子曰應翀非欲若鸞鳳之翀霄耶振奮也起

也夫鸞鳳翀霄匪振罔克以惟振易應翀殆欲惟厥振蹈厥名耳然人在穹壤百重交壓於是有沉淪溺沒僵仆墜跌者矣奚其振然則猥卑靡瑣鶩下劣末而已矣奚其翀故予謂應翀者必惟振也厥重伊何有墜於溫飽弗克振者是曰富重令人晝以卑有壓於勢利弗克振者是曰貴重令人競以漓有壓於流俗弗克振者是曰衆重令人輕以浮有壓於虛僞弗克振者是曰妄重令人誇以詐有壓於怠惰弗克振者是曰氣重令人委以靡有壓於逸遊弗克振者是曰荒重令人肆以蕩六者皆其沉淪溺沒僵仆墜跌於猥卑靡瑣鶩下劣末者故惟振者必攻以去之去若富則必志大道談王說霸溫飽不足壓焉去若貴則必

謹進退義路禮門勢利不足壓焉去若衆則必敦雅黜浮流俗不足壓焉去若妄則必葆朴全真虛僞不足壓焉去若氣則必雄發以犯前怠惰不足壓焉去若荒則必斂身以就矩逸遊不足壓焉能茲六者是曰能振振則升升則高遠故其學爲聖爲賢其仕爲卿爲相其事業爲經天爲緯地是曰翀霄者矣肇慶叔曰予之言則幾矣恐小子未之能逮也予遂命筆書之俾惟振佩服之

劉汝楠字說

劉生楹少從予受句讀年十六冠乃翁元堯君字之曰汝楠遂以禮來請曰敢以說累予問楠一歲東榮西枯一歲西榮東枯有藏用之道焉又其木直上柯葉不相妨有讓道焉蓋陽陰之精播爲四品而此得其粹者而世不恒有也一入工師之手小者爲桷大者爲楹則惟廊廟宮闕殿閣樓臺之居獲用之下而三間五架繩樞甕戶之房弗能焉蓋山林之材以充百用而此其最貴者而世不恒有也然自楠至楹節目猶多蓋必生於深山茂林風霜雨雹雷霆野燒斧斤牛羊強禽酷獸之所不殘害然後其天完其性若可以登於用數者或有一焉則不濟未也又必經工師之手繩以直之準以平之矩以方之規以圓之剞之劂之琢之磨之然後效法象入結構就間架可以成於用數者或缺一焉則皆不濟劉生少從予予見其貌昂昂然其心洞洞然與之語輒解蓋人中之楠也元堯君蚤求模範

朝夕與居不少休輟防閑亦至矣然人具耳目口鼻四肢以生衆欲群聚以攻之吾恐其爲風雨霜雹雷霆野燒斧斤牛羊強禽酷獸也不可量計似有非元堯君所能防閑以盡者故予尚欲劉生大自鞭策凡百外妄皆不使或有一焉乘虛抵隙以入而鑿吾真又於前聖之規矩準繩一一聚之以自蹈迪皆不使或缺一焉因循迤邐以過而荒吾性則楠也無所殘害嘯風哦月餐雲吸霧於深山茂林之間而可以爲楹其楹也則爲廊廟爲宮闕爲殿閣爲樓臺恢張王度壯觀山河而非三間五架繩樞甕戶之房之楹矣是固汝楠者之所當念也是固若翁所望於汝楠者之志也是固予所以告汝楠之資於爲是

也何有

劉夢龍字國楨說

松江守沂東劉君冢嗣夢龍以是月八日加冠於其首迺祖封君鐵山公請予爲之字求有以教之予謂沂東富文學不字其子而以屬予必以迺子之意蓋予重也惡得辭迺卽夢龍字之曰國楨夫龍變化不測神物也周公繫易以象乾之六爻孔子以聖人之德明之則人亦龍豈惟聖人其人苟賢皆可爲龍故孔明以王佐之才稱臥龍荀淑八子人稱八龍夢子得龍其賢可知天降下民作之君必生賢人以爲之輔賢人爲君幹事國始乂安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由此觀之夢子得

龍其非常之兆與昔商宗中興夢帝賚以良弼周室中興夢熊羆以叶君王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又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合而觀之夢者人精神所寤亦四體之動也夢而得龍賢才之徵國家將興之兆也故易其名曰國禎然予尚有說焉龍德在人有不由學而至者堯舜周孔是也有由學而至者湯武曾思是也孔明擇婦得醜女有聖賢寡欲養心之學荀彧爲唐衡之婿本心之亡久矣故孔明從劉備而得出處之正荀彧從曹操而取匪人之傷故學不可不慎也夢龍器宇軒昂天資敏悟文詞豐而不俚其學方進而未已將必昌國大家元哉龍乎沂東之夢有徵矣予欲其篤志於學清心寡欲爲諸葛之龍毋爲荀氏之龍蓋欲成乃翁之意與乃祖教育之盛心焉耳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庶幾夙夜毋忝爾所生易曰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國禎勉乎哉

羅子號推吾說

龍巖貢士訥庵羅先生名其子曰孔恕字以近道羅子易其字曰推吾請予繹其義予按先儒程子曰如心爲恕言待人如己之心也朱子解恕之義曰推己之心以及人推己之心以及人則於人不遠矣考之詩書自堯舜以至文武周公中經百聖千賢以心法相授受不過曰中曰精一曰禮義曰寬仁曰誠敬而已恕之說未聞也始聞於孔夫

子仁雖見於商書然王恩惠而言以爲心德則未見也亦始見於夫子蓋仁者心之德恕者所以求夫仁而推己之心以及於人所以求之也堯舜之所謂中不外乎仁而精一禮義誠敬諸說雖不一皆所以求夫中求中卽所以求仁也故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自夫子之說立其徒顏冉曾孟諸子遂專以仁爲學而不復言中又以恕爲入門而精一禮義之類皆在其內次第而行之而無旁門他岐之惑矣此夫子所以爲道德之宗而萬世師之也夫子之以仁恕立教者何也蓋人以一身生天地間其同類之人與吾比肩而皆父母於天地雖父母於天地而形骸各異形骸既

異則人已於是乎分人已雖分其父母於天地一也聖人不以形骸之異視斯人也而以父母之同視斯人故視天下無非我而一心之仁常涵濡灌漑乎天下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仁者與物同體而人每不能者何也私欲累之也蓋人有血氣形骸之軀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同此心則同此欲人同此欲則必求遂求而不遂則爭於是乎起夫人並起而爭欲則自私自利而傷同仁之體矣聖人謂人至於爭吾末如之何也已必不使至於爭而後可使不至於爭則非同其欲不可然自私自利者人之情也安能使之同其欲哉聖人於是有術焉蓋人之情待已常厚待人常薄人心之明孰厚孰薄自無不覺人心之良

厚已薄人亦自不安惟欲心一勝則本心之明為其所蔽而不自覺本心之良為其所賊而反安之不覺而安則厚者愈厚薄者愈薄安望其能同欲於人哉聖人欲發其明而使之覺存其良而使之安於是恕之說立焉蓋以已之所欲度乎人知人之所欲同乎我必不敢自私而推之人則已之欲人皆同之仁於是乎在矣是皆本心之明而覺其如此本心之良而不安其不如此人之所以循循然遷善而不自知亹亹然進於道而莫禦者是皆恕之說有以驅之也雖列聖精一禮義寬仁誠敬諸說其機要不如是之速聖人所以轉移人心其妙莫過於此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嗟夫使天下之人皆從事於恕而推已之心以承人則為父者無不孝之子為君者無不忠之臣為兄者無不悌之弟為士者無不信之友為民者無橫逆之政而天下治矣聖人立教之意不其遠乎予故繹其義俾羅子歸而身體力行之

居素說

吾宗莆驪嚼先生客桃源遇於山舘相與甚歡問語元曰吾厭世之繁華聞上古朴略之風慕之乃寓名於居素比於佩韋子其繹以教我元曰善哉志乎夫五色始於素文始於質故曰繪事後素禮後乎豈惟是哉數始於太乙太乙素也理始於太極太極素也素也者萬物之本也故好古之士不尚飾而尚素從其本也昔者林放生於周末病

文勝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告之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儉禮之本素也夫子大之大尚素也放吾林氏之祖也先生薄厭衰世篤慕古風早瑣煩文雅尚忠朴其聞吾祖而興者與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先生有焉先生讀書知文義練達世故善皷琴嘗月夜坐吾清風舘援琴而歌琅琅乎太古之音聞者聳而聽先生曰素琴本無絃是非吾本色洒妝絲置琴焚香靜坐曰吾以還吾素

梅窻說

自古高人達士鍾情山水花卉者多眷戀流連終其身而不厭至形之言語辭章以宣暢其愛慕欣樂之意如安石之東山蘭亭之曲水屈子之蘭蕙淵明之松菊和靖之梅

又有寓名於是使天下後世以山水花木之名名之如茂叔之濂溪元定之九峰淵明之五柳崔與之之菊坡律以聖賢之道似乎玩物而喪其志者不知於此有至道存焉未可以尋常識度窺也蓋某山某水鍾扶輿之清氣而擅一方之秀某花某木擅造化之精英而爲人間之奇品高人達上受形於天地儲秀於陰陽其所得適與之會故無意而相遭不期而相遇不覺而契之深也豈苟然哉故曰有至道存焉者此也吾邑窮山周君性酷喜梅於所居窻前植梅數本每花時顧盼賞玩戀戀不能置因自號梅窻其志不但欲與梅相友於風花雪月之間實有欲與之忘形而相一焉者學士先生多著述以發其意獨以未得予

文爲歎因吾友吳邦玉以說請予按梅之爲花其風情色臭見於古今文人之品題標榜罔有弗盡弗待予之贅矣至於開首百花則得先天之氣實調鼎鼐則得後天之用雖蓮爲花之君子者猶不能與之方軌若夫菊之隱逸則偏於幽牡丹之富貴則入於俗松栢之歲寒又過於苦視夫梅之所得又孰多而孰寡哉周君爲人聰敏明爽不落塵俗得梅之清接人待物温恭可愛得梅之臭周人之急而通其變鄉閭倚仗得梅之用其所得與之相似故於梅也無意而相遭不期而相遇不覺而契之深也易曰同氣相求周君以之周君於予爲姻戚相與獨厚予重其爲人故爲之說如此博物君子不知以予爲知言否也

欽州驛傳議

照得驛傳之法已蒙上司發下刋定書册仰各遵行去後令復議更改者只因各處人情土俗未盡今欲求經久可行之計耳今驛法新更而州民已告不便一州如此他可例推惟恐所更改者於人情土俗猶未盡合於當道更法之意或未盡愜尚當論也竊惟山谷異制民生異俗故先王經理天下不一槩而施政必因地而制宜廣東所屬十府地各不同驛傳之法乃一槩編差則驛法新更而州民即告不便良有以也按驛傳編差爲照田糧亦因人力今以欽州田糧人力與廣東番南首邑論之番南田土上等一畝銀十一二兩欽州則二兩四五錢中等七八兩欽州

則二兩下等四五兩欽州則一兩五錢以下欽州番南田土俱照畝科米三升二合一勺一石米之田該三十一畝但番南上價三百六十兩欽州止七十五兩價直貴賤相去遠矣欽州之民能拙而生計少農耕之外商賈百工技藝下至垙鐵裁衣一無所能皆番南順莞江西等處之人群聚爲之而食其力布帛織絍婦人職業亦無所能而仰給於外其拙可知也所耕之田又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無有也民間所入稻穀之外一文一分不可得里甲均平徭差雖有力之家不免稱貸於客人三數月間一本而償一利窮民無償反覆加算償及一年一兩而取七八兩或准米穀或准人畜甚至以死償之如客人伍元高見在監

問其窮可知也夫以至賤之田與至貴者同科以至窮之民供至難之役豈特輕重不均切恐催徵不易以本州舊法驗之天涯驛額編馬牌四十名每名歲辦銀十兩伍錢分上下班應役以民米編充每米一名量取三斗通州實徵米二千餘石取六百石每米十五石編馬牌一名以二千之米通計是米五十石編馬牌一名每石出銀二錢一分歲辦銀四百二十兩本州追徵發驛支應后因人戶難徵去任杜知州始令該驛自徵米穀猪鷄陸續准折中間錢銀十無一二然嘉靖十三年尚欠銀五十二兩十四年尚欠二百一十八兩驛丞熊翰節次申稟經年拘追未得分文嘉靖十五年俱是驛丞揭借應用計欠債銀一百二

十五兩夫每名徵銀二錢一分貨物准折不取辦一時只給天涯一驛尚爾拖欠今石徵銀二錢五分取辦一時物貨不得准折揭借本利便是五錢既給天涯又給還珠俱責本州預期徵納切恐鞭朴愈急官民兩敝虛名徒立實效不聞欲求經久可行而反窒礙不通恐於今日更法之意未盡愜也夫今之言驛傳之法者有二曰親當曰追銀如斯而已親當者舊法追銀者新法也舊法即差役新法即僱役也爲新法者固以僱法之於差有利而無害也然差役僱役各有利害宋人蓋嘗言之謂僱法之皆利未敢以爲然也宋自元祐以後差僱兼用今法因之而驛傳之法乃舍差而專僱未敢以爲然也今以二法較論利害親

當之法驛官之輸索無厭棍徒之包攬專科其害一也餘利盡歸私橐公無餘利之積其害二也然窮鄉下戶焉得有銀弟男子姪時自供應布穀畜產陸續准折其利一也馬匹價料各自顧惜典守遞送自繫身家無侵盜疎虞之患其利二也衆力協同以趨公事一遇上司繁冗驛遞無僱募奔走之勞其利三也追銀之法驛官不得橫索棍徒不得罔利其利一也利不入私橐公有耕餘之積如宋入僱役錢可以備他用其利二也然小民無銀或稱貸富家一本而償數利或賤賣穀畜全償僅得其半或變賣子女骨肉緣之分離則宋人所謂農家困於役錢今誠有之其害一也在官給役一切僱募間多浮浪不根官物侵盜四

徒賣放馬料侵尅皆所必有如兩京軍馬可驗也傭僱之人豈能賠償終虧負耳其害二也卒遇煩冗僱募無人驛遞失答應本職先任提學出巡惠潮道經東海驛官二子其父迎接一子中火一子僱夫馬不過六十一時不能備似此之弊今固有之其害三也隨糧帶徵欲人戶自納則官民兩煩欲排年代納則以一科十又不止於驛官之橫索而已如州民盧宗里甲均平只銀一兩四錢甲長盧師保乃橫取五兩事發見問徒罪凡皆此類其害四也官吏既無所獲不免尅減夫價以自濡如上水夫一名銀一錢彼則行使輕等尅減一二分桼和銅鉛又尅一二分名爲一錢實則六七分傭僱窮民何處控訴本職先任提學僉

以此問革棫臺官吏近過南韶驛遞訪問水夫宿弊猶在
其害五也以此觀之親當之利二其害三追銀之利二其
害五二法之利害孰多孰寡可因可革於是見矣浙江便
於追銀者蓋驛遞需索之橫大為民患不得不變糧發馬
價之銀協濟山東河南道途隔遠不得不然然問其法人
戶責之里排里排責之該催該催責之糧長里排往往逃
竄糧長往往傾産則宋時戶長重困破家之患今固有之
安在其無弊也今或有便於追銀者何也便者富民不便
者窮民也便者坊廂附廓之民不便者窮鄉下里之民也
要在因人而施隨地而取斯善耳乃若驛官之不便又不
與焉然以人情論之官府州縣前程既遠俸資又厚尚不

免父母妻子之顧彼驛官者前程有限月俸一石本折二
色不能六錢僅此馬夫一月之直又欲禁其多取父母妻
子將何仰賴其棄官而回者恐不止饒辦甫一人也此槩
一省之害也若欽州不在此論矣小民不慣於親當驛官
則便於追銀何也欽州之民蠢而野在官少供事之人夥
人代當則終歲不與之直拘以自當則一月幾更其人在
州如此若於鄉則狠逸隼放維縶難矣故皆驛官與之支
應陸續取直因循既久遂習為常故曰小民不慣於親當
者此也驛官代民支應經年負累一聞追銀之令夫馬各
項俱從寬處如釋重負惟恐不得比與他處驛遞不同故
曰驛官便於追銀者此也今以本職折衷之親當之法久

矣難行今亦不行姑置勿論追銀之法舊府馬牌亦是此
意本州追徵不得以付驛官遇有差用暫與支應米穀猶
鷄陸續准折官民亦頗相安驛官所以受累者只是本府
將嘉靖十三十四年拖欠之數准作十五年之用窮弩之
勢不能復完故致累耳夫舊欠之銀三年不能完徵新派
之銀乃欲年年不欠斷斷乎其難矣為今之計惟當因新
舊之法而稍損益之舊法庫子一名應辦廩給口糧事極
無謂今宜革去只令看守鋪陳舊設防夫二名館夫一名
今革館夫添設防夫一名共三名專一解送囚犯俱以徭
編庫子一名編銀十兩防夫一名編銀六兩革去馬牌一
十五名每名照舊辦銀十兩五錢在驛支應本州實徵米

二千一百石令除一百石零以為官吏監生貧難一戶優
免之數只以二千石編派每米八十石編馬牌一名每米
一石出銀一錢三分一釐二毫五絲共銀二百六十二兩
五錢夫馬料價鋪陳雜物咸取於是馬牌擇米石最多者
為正戶其餘為貼戶十年一編看馬養馬本州責令馬牌
自辦俱在二百六十二兩五錢之數其餘驛官照舊自行
徵辦本州仍為督責廩給口糧三十兩本州隨糧帶徵每
石徵銀一分五厘給付驛官吏支應必革馬牌十五名夭
涯僻在一方上司公差人員少到每歲所費要不出一百
七十六兩二錢七分二釐見本府除嘉靖十三十四年拖
欠銀一百八十兩作十五年之用可見矣尚銀八十六兩

二錢二分八釐似當准折虧負之數如此庶官民兩便經久可行所屬靈山隣境合浦相去不遠似可依此法其餘府州縣尤在因地定制隨病處方非本職之所知也

海寇議

海寇事宜以元策之乘風揚帆往來上下大兵一集則望洋遠去追捕稍緩則乘虛復來此海寇之所長難以撲滅者也然亦謀事者未得其要耳今聞爲寇者皆東莞之人也滄海若難窮追貫鎗必有可考況身世難久於風波飲食全仰於抄掠進戰或可得捷久持必受重困此皆彼之所短而我得以坐制之者也今賊勢雖猖獗然其大舡不過七隻哨船不過九隻約其數不過五六百人耳往來人

船被其燒毀殺奪出於無備非不敵也今因其無備而輙曰制之難此無見於其實而徒觀其形也今逼近內地大肆殺掠者困於風波之日久思反其居知官府不得其要領速脅之以兵而欲求撫也今若因而與之非惟墮其奸計竊恐益長寇亂耳夫攻賊者必先防其奔逸之路又必長技相當今計賊之奔逸東則惠潮漳泉西則高雷瓊廉不越此二路然賊方來自西採珠船方集勢不復往所必往者東路耳今觀賊之長技大艦堅矻難動哨船輕便行剽其器械則機銃火箭所以燒舟破舟率以此也今必先截其奔逸之路而後可以言攻矣今必長技相當而後可以求勝矣今發四衛官軍以往然只虛張聲勢其實不可得用何也山海之技異强弱之勢殊也莫若僱募東莞慣戰少年一千大艦小哨皆倍其數機銃火箭不爲之量則長技與賊相當矣東路備倭指揮江寶熟於地方事情可使守備都指揮王蘭協同把守要害去處防賊東奔之路備倭指揮陸桓先是領兵一千往西路討捕今莫知踪跡可收其兵暫委參將程鑒領之使分其兵爲二遣一兵往高廉要害去處把守防賊西奔之路以一兵去賊船二三十里駐劄待吾調度如此則賊奔逸之路塞矣從而立賞功之格以作趨事者之心下自相捕斬之令以孤强賊之黨分脅從之科以開可生之路一面拘集鄉老沿門供報某係良民某係爲盜良民必皆在家其出外日久則無生

理無指實地方即爲盜也如果爲盜是實即便拘其妻子沒其田廬則賊之歸路絕矣處置糧餉務令接續分布人馬務令更番處分既定然後使程參將以所領兵自外而來與吾相應尅期而動我攻其內彼攻其外賊內外受攻將安逃乎萬一彼勢尚强一時未能取勝則靜以制之久以持之來則斂舟勿戰去則裹糧躡追晝夜以從之更迭以擾之使彼支吾不暇而我常逸使彼求食不得而我常飽不出旬月皆將自斃萬一突圍以去則彼歸路已絕滄波非久駐之所萬一望洋遠去則彼生計就窮倉卒無入番之備度彼釜中之魚豈有久活之理此皆因賊之短而坐制之者也今謂攻之難欲用招撫之策者皆昧乎此務

為目前姑息之政非有為國已亂保民之誠心也今聞福末南頭等處沿海居民被荼毒者恨入骨髓皆願殺賊若因而用之一可當百此又募兵之利也又聞賊無蓄積炊烟常斷船久壞漏日夜戛水此皆垂敗之勢也夫我有募兵之利彼有垂敗之勢不為攻討之謀而為招撫之策是乘虎之餒不向以兵而飽以肉豈不自失事機益長寇亂哉計今必用招撫之策者非但官府姑息亦以採珠之役方興恐彼此相碍也不知醜虜狂悖燒毀採珠船六十餘隻事在必討沿海居民受禍甚深目今死者未葬傷者未復怨者未伸若捨賊不討而使之採珠是猶水火之後復益以水火也又殺賊之與採珠其事亦不甚相妨殺賊之

人不能當採珠十之二三其事固可并舉況急於殺賊則人快於報怨利於得財家家爭奮而採珠之事亦因以集徒急採珠則人抱怨忿且無固志事之成否未必也或者以錢糧為慮不知釁賊之妻子沒賊之贓賄所入亦足以償所出況國家積財專為養兵國家養兵專為保民為國為民者固不當以財為慮如元之策則賊固無所逃將來亦不敢竊發非但可消目前之患亦久遠之利也

新寧盜議

按新寧之盜所以反覆不常者官府姑息之政使之也往年大征賊卒不可盡且無所懲而復起者所殺多良民賊反得逃其生當道者急於成功略無善後之策也故為今之計在必征然欲征之亦豈易哉夫千山萬林深杳莫測我進彼退禽鳥無蹤此賊之不可得也賊不可得而捕賊者豈肯空手良民始有不得免者矣賊不可得而其志益驕良民不可免亦必相倣效是大征一番不惟不得賊而且長賊不惟長賊且驅良民而從賊也故曰征之不易也夫征之既不易不征又不可然則將奈何善兵者於此必有成算矣夫古之用兵有患戰不勝者矣未有患不得戰也若新寧之兵則不患不勝惟患不得戰不得戰者當求於戰之外夫用兵而不免殺良民皆在與兵懼於無功上下交相蒙也今必使賊有可得之勢我無空舉之勞兵將無僥倖之心上下無相蒙之弊則賊可盡矣然賊之得非

可歲月計也自昔之不得賊者皆在急目前之功不為久遠之圖也夫不為久遠之圖者類以老師費財為詞也夫費數萬之財而不得賊之要領與加數萬之財而賊可盡其得失固相懸也然卒不為者急目前之功而不暇為此也是故賊之不可得者非賊之不可得也吾不欲得之也夫何熟計今新寧之盜所恃以為固者必曰彼進則我退彼退則我反如此而已非但賊之所自恃者以是吾所以慮之者亦以是也而愚則有不然者何也夫賊之逃吾或不可得之矣使逃而必返豈有不可得者哉何也彼雖盜賊固吾編戶其居必有室廬也其耕而食必有田畝也方其為盜也固舍其田廬而不顧及其既逃也使舍其田廬

終不忍吾從其不忍而圖之取彼室廬爲我兵居取彼田
園爲我耕守聚數千之兵爲久駐之計因耕守之利省權
餉之半彼欲去則無途欲歸則不得釜中之魚必無久活
之理向之不可得者將以次而可得不可盡者將以漸而
可盡故曰當求於戰之外者此也然官府急於近功肯從
事於斯者鮮矣故曰非賊之不可得吾不欲得之者此也
夫得賊之策大略如此而舉兵之道尚有當慮者夫今之
爲舉兵之說者必曰非大徵兵不可也然自吾策之亦徒
爲虛名而無實用徒爲費財而無補於事也夫大徵兵者
或討國家之難如唐之討安祿山或征不庭之國如唐之
討淮蔡也今新寧之盜以山林爲命以善逃爲技非若國

家之難與不庭之國也彼雖依憑山林其耳目皆在州縣
吾機方發而彼已先覺我兵方集而彼已先遁矣徒費數
萬之金亦將何所施乎勢必殺良民以塞責在上之人或
憚於無功而姑恕之上下交相恕則良民之禍慘而不可
解矣故曰興兵懼於無功上下交相蒙者此也噫往昔之
兵浪費之鉅竟不能得賊而多殺良民者恒以是而今可
復踐之乎故曰徒虛名而無實用徒費財而無補於事者
此也以愚拙見新寧之盜十人之中未必皆爲盜脅從者
十而七八也大約不過萬人除其脅從不過二三千人耳
是二三千人者斷乎必誅而無赦者也苟處之有方殆猶
折科上槁耳而議者輒曰非大徵兵不可此無見於虛實
之勢也故今日之事兵不必徵也取其精而已形不可露
也密其機斯可矣潛召精兵於外使備兵之官訓閱常練
之兵若非大舉之狀從而分別其類首惡必誅脅從罔治
也怙終必刑自新必赦也先之以文告申之以信誓則潢
池之內必有賣劒之民而賊可去十七八矣然後開以功
贖罪之門下自相斬捕之令則首惡怙終之徒必倒戈於
內將見賊心未戰而先虛賊勢未陳而先崩待吾精兵四
集討必斂甲韜戈四投山林而無俟於交鋒我兵不用而
可以坐勝矣故曰不必大徵兵者此也然舉兵非難得賊
爲難此久駐之計所以必用故曰當求之於戰之外也求
之於戰之外則兵將不求於塞責在上不憚於無功上下

無相蒙之弊而妄殺之禍或可免矣然此特用兵大略耳
若夫隨機應變則主將之事用人擇將又軍門之事皆難
以預說也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一終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願良仝校

雜著

季考諸生策問三道

問交趾自漢武之世與海南滄梧珠崖諸郡同入職方殆且千年其衣冠文物固不異於中國也一自分崩割據其民皆短髮齊眉而爲夷狄之俗夫交趾之民固中國之民也天理秉彝何嘗無之乃甘爲夷狄之歸而不恤何歟齊民已矣問其國俗亦事詩書亦懸科取士其間亦有衣冠

之儒也乃甘夷狄之歸而不恥何歟讀夫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語不知亦有憤激否歟姜公輔生於其地在唐爲名相其墳墓其子孫今固在也乃淪於左衽寧不可恨歟我太宗皇帝神武絕倫取其地而郡縣之固足以雪千古之恥也宣宗初政三楊柄國乃因黎民之叛建議棄之不知其策果是歟否歟諸生居近其地目擊心思必有一定之說請明以告我

問國家設兵以衛民將以圖久安長治也今衛所之兵消耗者十而七八朝廷嘗遣官設法以淸理之竟不能使之充實將何道以處之歟見在之軍類多老幼孱弱不能受戈方隅有事輒調土兵募土人而用之總戎之臣未嘗不時加訓練以振飭之竟不能使之精銳將何道以變之歟夫興衰救弊必有其道誅暴戡亂儒者事也請言之以觀所蘊毋曰軍旅之事未之學

問項羽歸沛公呂后於漢漢王與羽和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漢王欲西歸張良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急擊勿失此羽之於漢其恩可謂大矣張良乃教之擊羽負恩背約莫此爲甚故楊龜山謂張良有儒者氣象道則未盡使漢不擊楚羽東歸其能爲國乎待其自敗然後取之名義不亦正乎且高帝之於張良言聽計從史謂良軋主心如戶樞高帝寵戚姬欲易太子良不能諍乃以其事託之四皓豈四皓獨賢於張良乎劉璋帝室之胄據漢中劉備因

其迎己共扼曹操襲而取之程子謂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孔明之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程子之言是也使孔明不取劉璋劉備其能成鼎足之業以噓炎劉之燼乎抑劉備不取曹操其不取乎則程子之論亦有未安者劉備恥關羽之沒東擊孫權卒取大敗孔明嘆曰法孝直若在言聽計從而又善兵必能制主上東行縱使東行禍不至此夫孔明於劉備如魚水乃不能制劉備之東行救其敗而思孝直何也高帝昭烈漢之賢君也張良孔明漢之名臣也其所行之事有不能不起人之疑者吾子請窮論以告我是亦格物窮理之學也

志言

客有問於次崖子曰吾聞當世之士不遇則已遇則自漆髮而至白首由布衣而至卿相前無輿曳後無牛掣如蕭何起刀筆而爲漢宗臣公孫起射策而至拜相封侯一何順也先生自舉進士而入大理再謫州郡兩爲監司迸居林下浮沉相半皓首無成予觀當世之士坎坷蹭蹬未有如先生者豈非謀身之不巧營進之無術歟次崖子曰是皆命也豈人所能爲哉夫洪爐鼓化二五交運品彙參差洪纖殊狀或起而登天或墮而入淵或變化而爲龍或約綽而爲蝘推其類至於十百千萬奚啻彼順予逆而已哉是故或去畎畝而居鼎鼐或處陋巷而守簞瓢或困屠釣八十而爲尙父或遇英主十二而爲宰相或負斧扆專廢

置入閣而圖麒麟或滅王迹燔六籍臨市而嘆黃犬中山之伐不下跡可疑矣謗書盈篋而不行懐王入秦不歸厥言驗矣上官子蘭之譖而猶入削地諸侯弱支強幹忠漢之謀也乃斬腰於東市賣國外夷挾君臣虜叛宋之賊也乃保首於南牖開閤延賢宰相之體得矣以純正之仲舒而見遣表章六籍帝王之美得矣以失節之相如而見錄若此之類更僕未能數是豈無媒而自至哉洪爐鼓鑄因物陶冶成形之初蓋已定矣故曰非人所能爲也客曰制之於天者弗可爲矣吾人處此其將奈何次崖子曰善哉問乎居吾語汝吾聞造化無定施生物有定受天道無常親君子有常行是故大鵬遇風扶搖而上九萬里鷦鷯棲

林不過一枝稟賦之性殊也鮒處涸轍而慕斗水蒼蠅附驥尾以絶群所乘之勢異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常道有時而變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變而不失其常也用此觀之尹顏之出處各有道呂甘之遲速本乎數霍李之成敗咸其自取樂屈之信疑關於所遇晁泰之興報適逢其變物理錯綜固難一律人生秉彝弗可頓喪故受堯天下不爲泰三讓天下不爲矯鷹揚牧野不爲通絶糧陳蔡不爲塞文王幽羑里而演易夏侯繫漢獄而受書屈子沉江離騷乃作馬遷蠶室史記始傳仲舒退而著書紫陽遁而註述彼皆形跡參商心神弗錯事爲拂亂操檢莫玷豈有充詘隕穫於其間哉若以退爲戚而進爲歡則公孫之曲學

何以瀞於後世若以成爲榮而敗爲辱則諸葛之大名何以乖於宇宙故上士求立身於天地不肥甘而朵頤達人圖不朽於典墳弗腐鼠而喪寶故曰達不離道窮不失義從吾所好行吾所志客聞予言改容避席唯唯而退

談兵

今閩廣浙直無處無倭雖聞有撲滅之處然隨撲隨滅終不能使之斷絶其撲滅之處皆得之於水蓋彼舟小於我自來捕賊者皆捕於海則無不粉碎故倭賊所至則焚舟登陸而不待舟殺掠既飽然後尋舟以去亦有尋舟不得而巢穴於此者賊既登陸則無如之何故將兵者皆何之於海以大船衝之則無不破碎然不能禦之於陸以救生

民之難而何之於海使生民糜爛於干戈然後擒之已無及矣是其得賊之功猶不能贖縱賊之罪而論者多以爲功亦未之思耳今以往事驗之安海之倭僅二百四十叅將黎鵬舉領兵四百頓四十里之外不敢助泉兵而擊使從容就蓮河艤舟以去今乃能擒倭於福寧州則不能得於陸而得之於海可見也戊午十月眞假倭僅八十叅將合巡海漳浦福寧三千之兵四路把截竟不能得使從容由南靖以去則不能得賊於陸又可見也已未同城之攻叅將曾清指揮朱亮朱相千戶王道成等合兵四千臨賊逺避而叅將乃能擒鄭嚴山於海則不能得賊於陸而得之於海又可見也又有可怪者焉今雖曰倭然中國之人

居三之二爲賊爲兵中國之人一也然爲賊則勝爲兵則敗何也中國之人爲賊則自分必死皆於死中求生以故不死中國之人爲兵則自分必生不復致死以故取敗是知爲賊爲兵中國之人一而勝敗異者致死與不致死之故耳今必使吾人爲兵者皆於死中求生則勇同於賊而吾之兵食又日增賊之兵不能增而食又日蹙無可奈何矣又焉有不勝之理哉則平倭之要可識矣然欲使中國之兵不畏賊須先有以爲之備吾之陳法既足以捍禦則我兵有所恃而不畏敢於向前豈有不勝之理元以是獻巡海分巡道而不能用耳

一田翁對

封君一田翁吾郡侯西川公尊甫也翁諱舟字汝濟以一田易其字方氏桐城閥閱累世簪纓多名顯宦翁尤以行義充其門與鄉人居不專湖利弗拾遺馬却非有之金事多類此近於古之卓行者謂土田不如心田故以一田自命客問於次崖子曰耕土田者歲一穫或再穫故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又曰乃千斯倉乃萬斯箱翁之心田有何穫歟次崖子曰客何見事之曉也無感弗應無施弗報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翁之心田乃積善也何謂無穫客曰噫噫先生之言若鑿鑿可信余驗以人事豈其然與豈其然與盖予嘗見有任俠於鄉權侔郡邑漁獵細民厚自封殖富峙封君而多福畢集莫仆

敗者有言愼出口行忌踐義謹身自愛乃枯槁衡門而弗振者心田安在乎又嘗見有宦名盜行魚肉子民虎食鄉井富挾封君怨歛千門而名位無屈者其或畏利如懦夫四知自檢不持一硯視民疾痛如在躬復以貧終心田安在乎曰感應施報乃理之常如客之言乃其變以翁之事驗之翁積德行義稱於其鄉課子弟力學乃弟起進士任諫垣卒以諫顯乃子西川公積學博聞力行慕古起進士爲御史揚清激濁名振西臺出守吾泉以西山眞公自許宅心敷政咸取則焉異時俎豆西山霖雨四海皆翁心田之穫也感應施報之常其有徵矣曰其變誰爲之曰天也陰陽五行錯行迭運參差不齊乖戾萌乎其間人適值之

而變生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曰若是則從吾所好順吾所志俟命於天可也而夫人者乃茹冰嚙雪安寂攻淡濃鮮腴郁若不入其心何歟曰天不以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以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故盜跖食人而考終伯夷遜國而餓死蓋各明其志也且吾聞之歲有豐歉物有盛衰農夫之力田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水耕火耨終歲勤動將以求食也一遇水旱忽然餒矣富人之殖產也早作夜思日積月累田園連阡牛羊被野其富極矣或子孫覆蕩或豪強兼并迄無有焉土田於人曾可恃乎夫惟心田不在地不在天而在方寸間其小不盈一掬其大滿乎六合無經界無溝洫耕不

春耨不夏暵不秋仁義以爲種不資乎稻粱敬恕以爲耕不資乎耒耜省察克治去稂莠也禮樂詩書以灌漑也不計其穫而其穫不可計不計其利而其利不可量唐堯九年之水不能蕩商湯七年之旱不能槁房杜之子孫不能傾嬴秦之虎狠不能噬得失相去一何遠歟抑心田遇變問或有之要不盡然也尼谿之封沮於晏嬰仲尼之田荒矣而其土傳於萬世十萬之祿却而弗受子輿之田荒矣而配食孔廟於千祀蓋其荒也一時之變其熟也萬世之常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翁君子也其田常熟於萬世方氏之子子孫孫終當貴顯而未艾也視土田所穫孰多而孰寡乎客唯唯謝曰鄙人不知其旨聞先生之教始知一田翁之高於庸俗萬萬也既而學博北城陸君裒諸薦紳之言以揚揄翁之美請言於余余答客之言盡之矣乃書以與之

題南國談兵錄

余素不談兵往因諭判淮泗民饑盜起乃身臨賊壘散其嘯徒擒其凶首指揮調度恰中機宜感自心得始信昔人謂儒者胸中有甲兵及用兵不依古法者不爲妄而余之談兵昉於此矣備位嶺南又適方隅多事視學之外間嘗及焉而言議料慮輒有中者是雖生靈不幸而區區一得之愚益用自信乃在留都感時觸事復屢有言察機料敵頗無遺筭當路君子謂余曰知有恨其說之不見者庸是

不忍棄置乃錄其所談若疏若議若書爲一册共十三篇題曰南國談兵藏之於篋俟有用我者舉此以往

題高明朱尹祈雨有應册

人有恒言天人相爲感通余嘗祈雨於欽而信其然今觀於高明祈雨之卷而益信其然戊戌之歲自春徂夏不雨穀種不入地余懼率僚屬師生耆老禱於境內山川社稷城隍諸神三日不雨又三日凡境內之神罔弗禱又不雨余乃免冠帶自責素巾縞衣芒履屏僕馬徒步率僚屬沿途以拜已而陰雲漸起若有雨意明日如之雨意漸盛三日如之禮未終陰雲四合甘雨大沛四郊霑足士夫曰前人祈雨甚至鞭巫竟弗應者此侯積誠之所致也余曰或

偶然耳已而僚友平川朱侯防尹高明已亥之夏不雨如欽侯禱之如欽凡八九日始大雨亦如欽士夫感侯之誠於爲民也共爲詩章歌頌其事裴演成冊持以示余余乃嘆曰天道幽遠不可測知感通之理未必其然以今欽高觀之其信然乎夫在天且然而況於人乎聞高明之民狡而健訟以侯之積誠能感乎天者感之又焉知其不可化乎予願侯之進於是且以望高明之民

跋門人章獻中書後

此去欽至五羊後書也予去欽之日郎聞士民有生祠之議乃因生員黃曰章辭之故其書云云然欽民貧衆力難舉當日州官未有任其事者故諸生議欲因予所建號房

中立書院爲生祠也而號房亦未建故又欲以鴻飛亭作遺愛亭既又未果乃謂曰後自有能發公之龍光者庸是見欽之士民委曲爲予之意不知予何以得此於欽人也廣西水口華陽武黎吳峝四峝每至冬時輒出刼爲欽民患予至州乃開陳利害移檄省諭之又設堡嚴兵爲之備峝賊不二者二年予嘉其向義乃申請軍門以禮獎勞以固其志狼蠻感悅願爲編戶屬廣西南寧府終予任不犯欽境書謂四峝改爲四都公實啟之者此也又謂邇者行路剽掠有欽州之人豈能再請林爺回護你耶之語又聞四都復叛爲四峝始知峝賊之不入境者實感予之恩威其狼蠻之向背者皆繫予一人不知予何以得此於蠻夷也使不以安南累專志於民三年有成之治可幾也而乃不然惜哉

跋門人章鋭書

此書在生祠既建之後去章獻中之書凡九年予自己亥去欽知士民有生祠之議得獻中之書知士民有委曲爲予之意當日盡謂獻中之言出於一時之感激或予尙在位爲此以相諛非其眞也今予既失官矣去欽九年矣生祠之建至是始成章鋭之言不異於獻中始知獻中當日之言非出於一時之感激亦非以在位爲此以相諛欽士民之拳拳於予者果出於至誠鋭子所謂沒世不忘者或近之但自揣居欽近四年與安南事相爲始終弗獲專志

於民不知何以得此於士民也憶昔謫判泗州救荒弭盜所活二千餘人家家畫像而神事焉理鹺嶺南奏豁鹽課二萬五千引蘇息鹽民數千當時亦有頌公之議而竟弗集及征安南鹽民願効死者千人或者有所利覗欽士民之感德報恩何如也故予嘗謂欽雖遠在荒服天荒未破其人太樸猶未散故其厚如此然則夫子之欲居九夷其以是夫

曾恭齋公贊

貌足以聳人之觀而才不殺志必欲出人之上而命弗逮嗚呼賈誼悲湘王勃溺海君其同傳而異代也耶

中山狼傳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導前鷹犬驂右捷禽鷙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愼氏之矢一發飮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北適中山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値之惶不及避狼顧而人言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以延殘喘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噫私爾狼以犯趙孟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者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槖徐實狼其中前虞跋胡後餘疐尾三內之而

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近狼請曰事急矣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脚索繩於先生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如其旨入狼於囊遂括囊口肩擧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怒拔斬轅端示先生罵曰敢諱狼方向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救於世奔走四方實迷其途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然聞之大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尙以多岐而亡今狼非羊比也況中山之岐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

鄙人雖愚亦熟知夫狼矣性貪而狠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手足以效微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簡子黙然回車就道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聲漸沒車馬之音不聞狼知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生可留意矣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於臂我將逝矣先生擧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適爲虞人逐其來甚速雖先生生我然饑餒特甚使不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爲烏鳶食毋寧斃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生旣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擁蔽驢後狼逐之便旋而走自朝

至於日中昃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先生亦力爲之拒遂至俱倦隔驢悚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旣久日晷薦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群至吾死矣夫紿狼曰民俗爲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饞甚望見老樹僵立道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樹中轟轟有聲如人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枝耳踰年花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

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僮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於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斂花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境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汝何得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詢三老今値其一何遽見食叩復與偕行狼愈饞甚望見老牸曝日敗垣中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然我將咥汝矣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耶牛皺眉瞪目舐鼻張口向先生作人言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栗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

二群牛從事於南畝旣壯群牛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犂効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斂仰我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野外酸風射眸寒日弔影瘦骨如山帶淚如雨涎唾而不可收步艱而不可舉皮毛俱亡瘡痍未瘥邇者老農終不利於我其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爾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利刃於鉶以待牛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如是其大且久尙將蒙禍汝何德於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毋欲速遥望老子杖藜而來鬚鬢皓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詞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逋人急幾死求救於我我生之今反欲咥我我力救不免誓決三老初逢老樹强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牸强我問之禽獸無知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先生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汝狼艴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踡跼不敢息又蔓詞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毁我其意蓋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咥丈人顧先生曰果

如是亦羿有罪焉先生不平具道其囊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信也嘗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於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摘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操兵共殪狼棄道上而去

訓蒙四言

父天母地實生人物人物並生惟人最貴仁義禮智具爲四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以及朋友列爲五倫仁主惻隱義主羞惡禮主恭敬智主是非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四性之具成之以信是曰五常
五倫之中君父與夫是曰三綱三綱五常人道之大人若
失此禽獸無異父慈其子子孝其父生事葬祭不違於禮
死生患難不相捐棄是乃能親君使臣禮臣事君忠群黎
百姓賦役時供切作好惡遵王道路是乃能義男女以時
婚姻有禮夫主刑家婦主中饋不娶同姓不得苟合是乃
有別兄友其弟弟恭其兄不爭財產不聽婦言是乃有序
平日交游如同兄弟肺腑相示有約不背是乃能信五倫
克盡教化斯行禍亂不作天下和平斯人之生在於有養
救死不贍惡知禮讓咨爾生民敬哉乃事男藝黍稷麻麥
菽稻糞多力勤深耕易耨女務紡績絲綿麻枲每月共巷

日四十五本業既立民乃遂生富而不教禮俗曷興咨爾
生民務識大義子弟八歲咸入小學延禮明師教以禮樂
禮樂之教要在明倫五品既遜百姓乃親天地之初曰有
太極太極動靜陰陽始生兩儀既立復分爲五水火木金
終之以土五行既生造化始備天高地下於焉定位天有
四時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往來感通地有四維東南西北
山峙川流大者嶽瀆人有四等士農工商藝業各異倫理
俱同物有四等動植飛潛品類散殊有萬不窮生民之初
如璞未斲渾渾噩噩標枝野鹿乃生聖人爲人立極盤古
開天三皇御歷世尚洪荒民如衷極爰有五帝以及三王
草昧經綸相繼以興數千餘載人道始成曷爲五帝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曷爲三王夏禹商湯及周文王三代迭建
曰子丑寅三王異尚曰忠質文三代損益與世推移夏時
獨正古今是依周道既衰諸侯吞并分爲十二合而爲七
秦并六國爲漢驅除先王禮法掃蕩無餘嬴秦之禍宇宙
大變郡縣一事弗可盡貶漢承秦弊去古未遠古道尙存
弗能整頓時無伊周千載遺恨漢德既衰三方鼎立漢魏
及吳是曰三國爰及兩晉南北瓜分五胡紛擾生民遭屯
隨一南北爲唐驅除太宗雄武今古所無閨門慙德垂統
荒疏奪於女孼亂於羯奴方鎭分裂皆起於此女子之禍
始終唐祚唐德既衰五代相繼曰梁曰唐晉漢周氏五十
年閏是曰閏位宋祚三百諸儒挺生文運天啟六經大明

胡運方强武功弗競金帛歲供生民受病徽欽北狩宇宙
大厄爰及胡元隱以混一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冠裳倒置
千古所惜天生聖人起於淮北十年驅除腥穢洗濯日月
重光乾坤再造聖子神孫千秋萬祀

家訓

人家生子難得有資質如湛甘泉嚴介溪之子無資質一
向絕望汝兄弟有資質而不肯力學吾所以恨也汝兄弟
終日汲汲做家所得幾何且莫說中舉使能考校前列補
一擔廩不但可振家聲從來亦有進身之路不失爲衣冠
士夫不猶愈於爲守財虜沒首無聞乎戒之勉之
吾子細思量二子既可教高孫又長吾若辭官歸家教子

孫又開館以教來學猶愈於東西奔走白首無成只爲家業不立歸家無可養贍所以不果耳二子宜體此意各自力學仍加禮敦請嚴師教訓諸孫使有成立庶解慰吾懷抱明年一孟宜厚欵之諸孫不得溺愛晏起遲出或帶往部家妨其學業失其大事

二子方今要緊只在多讀多作一松尤以多作爲先每早讀書食飯後就作義一篇了然後看書做到一二月後當自有功效筆下自純熟矣又須論表判策相間而作大要以三分爲率二分頭場一分二場三場自然本末兼舉一松漢文已讀得幾篇今且將三蘇文集擇其善者熟讀一梧可讀漢文但全史未熟根本門戶未立雖讀古文無益

也須將通鑑綱目及性理諸書日夜熟讀以立根本門戶教學顏亦依此法一松今科場中策一二道亦能成言只是簡短寂寥不豐贍不周匝皆寡讀寡見無材料之故也今宜以爲戒

聞潮州士夫說盛若樹自其兄若林中進士以後發憤讀書經月不歸家讀得形容清瘦僅存人形夫祖爲都堂父爲知縣家業甚大而只兄弟二人尚發憤要中如此二子家業不能及其十分之一乃若欲作家而不發憤讀書以中舉何也勉之勉之

尊事祖宗有家第一義家禮曰君子將營宮室祠堂爲先吾因家計未立故祠堂未建祖祠堂亦倒塌不能蓋甚以爲歉姑就東廳供奉先人香火汝輩全不爲意紗燈改懸別處夜來不點燈朔望不拜奠有事不啟告是何理傳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想我百歲後子事我亦如此汝子孫效汝事汝亦如事我得爲禮義之門乎戒之戒之

人家男女最要有別男子居外女子居內乃不混雜吾先年立定規矩女婢不出門入市男僕十五以上不得入內廳今俱不守了吾前到家事冗男子使喚不得不入此有事之際難以常論今後宜守吾家法

吾自入官以來在衙在家一雞不妄殺有客有事方殺若出巡在途殺雞此有司供給不論也蓋天物不可暴殄蘇

東坡曰食者甚美死者甚苦吾毎念之故雞不妄殺吾見一松自新婦滿月以後與一梧尋常無客無事亦殺雞而食此吾所不喜也人有恒言留不盡以遺子孫有福不可盡享予始貧賤衣食不充故今享得此福汝子孫亦得享其餘今汝輩把後人底一下都享了子孫何望古云造物忌多取吾平生不合虛享大名故官爵亦蹭蹬居家一理汝輩宜深念勿以我言爲迂

佃戶爲我耕田倚命於我我亦倚命於彼待之宜有恩吾見汝輩錢上太急恐待佃戶過於刻薄凡遇荒年租稅要從寬減或免之或緩之無大過失不得輒起田名佃但小民無知要令守分做人不許倚吾聲勢欺害鄉里汝輩亦

不得曲庇爲伊官府方便不但於理有違實則爲他纏累不得讀書如實受虧如林元用爲之無妨

凡人送子來契義此最害事他皆是有利於我故來契義無利彼來何故如恃吾聲勢因而欺害鄉里或爲人包攬官府託我爲方便此類甚多皆爲所累又或恃熟輒入後廳厨房男女混雜恐生出他事今後切不可不戒

結交不可非類委用不可非人傳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俱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則與之俱化矣今與惡人結交或誘我爲非或詐我財物或倚吾聲勢私以害人豈不爲我之累委用不得其人如陳榮理看田受人買囑多增田價以

欺一梧豈不爲我之害今後宜以爲戒

門戶最宜謹愼大門二門後門每月輪流一僕看守朝夕啟閉如有失誤重責不恕則其法行矣

古云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弛於國以國之不可不用刑罰則家之不可不用鞭朴可見矣吾家子孫僮僕豈能無過失而二子未見有戒責一人者來安賭博汝昭詐人來定逆命當時事忙不及戒責今以爲恨二子宜思吾言

居官說要

居官守己宜甚嚴不可有一毫苟且自恕之心大利所在容易見得亦容易祛遣惟是小可沒緊在要去處以爲不打緊放過便如白璧一瑕有終身不勝其恨者漢先主勿以惡小而爲之正是此意戒之戒之

居官行事法度有當執處士夫却來請求道理有實是上司却不以爲是若從之則失吾守不從則非吾利爲之奈何曰請託不從且勿露此意先厚待以禮已而徐以理諭之人亦無得恨已者縱恨亦無可奈何矣若事既不從又簡慢之非特取怨於人道理亦未是上司不相合度一時未可講且待從容又須積誠意以動之萬一不可回又當度其事大小若是小事從之可也大事必不得已去之可也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一條路更無第二箇道理可據別條路可走要見得破

居官能潔己又欲執法若不能防閑其下使下人得作弊則我雖不要錢而下人攢錢我雖欲執法而下人賣法如是雖有吳隱之之廉張釋之之執亦被要錢枉法之名何益於事故防下是做官頭一件事不可不謹

吏胥書手只在內辦文書不得至公堂問刑時與厨子俱關鎖在房恐其背後作怪出巡陞行令與吾相近舟行吏倉與吾相連封其外門令由官倉出入皆防其與人交通書手辦寫文書既不欲其索錢須有以給其家每月給工食銀一兩就府堂發問人犯紙贖罰贖中給與明白取領附卷此亦斟酌行度其有所得勿與可也門子皂隸乖覺能服事人者最易爲所溺最爲害須以爲戒當人前勿假

以辭色常尋事薄撻之則人知其不得用事而彼不得假名詐錢矣問刑之際伺候站立常在面前不退後則彼不得與吏書傳遞音息矣有過大則問罪小則斥逐不得將就放過則彼畏憚不敢輕易犯法矣然用之日久終是不好吾在泗州門子皂隸快手每月一替在廣東鹽法防夫皂隸每季一替初頭來接者皆不用吾之泗時賤名已出到廣時已爲上司皆容易了倘如此關防在初仕者尤不可不愼也

私衙出入封鎖門子皂隸皆不得入不許與家人交接送卷印至廳堂卽出擇篤實皂隸一名看門率一月而更巡歷州縣嚴固門鑰不許吏書門子皂隸私出

書手能做招農民能寫字者雖審知其人篤實可用用至數時亦宜暫遠之待至數時又用之數時又暫遠之如此則嫌疑不生彼此皆無所害矣

上司批下或府堂送來詞狀就摘緊關人犯出牌封而藏之待問完然後粘案必封藏者防吏書抄詞換詞之弊且不令被告生情破調也就出牌者防吏書索錢與原告打點也摘提緊關人犯者省平人牽連騷擾與應捕人索錢也緊關干問人犯用筆圈點狀後書云提幾名若上司批詞則謄稿批點

常見本處官司接受詞狀便以先入者爲主被告千方投訴更不能入此最癡最害事自我入官自家接受或上司批下詞狀被告來訴無不受者無訴詞者臨問必索之何也聽訟苦於不得其情愚民有情或不能自達訴詞或可因之得情也

問刑要革弊要簡捷在乎得法予署廣東按察司印每日斷事三十餘起而無難者惟得法耳犯人解到皆令就二門內陰閑處伺候取問只令長解帶領出入問出徒罪以上方收監不令人調保監押直堂行杖皂隸終日不得離所在傳飯而食問刑令原告先說被告次說知證又次說皆劄記之遂以理斷之曰甲說是乙說非甲說某件是某件非乙說某件是某件非是者用筆圈點非者塗抹某某罪某有罪某無罪皆明白與說仍書於劄令人帶出串供

不得增減情節如此一茶之頃可斷一事雖一日三四十起亦無難矣解到卽問者省淹滯也不令調保監押者省其使用也行杖皂隸不得離所在者防索杖錢也劄記而判斷者備遺忘省繙復也授劄串供不得增減情節者省取供者索錢也有罪無罪就與說者省吏書詐財也

問刑當先看卷老卷案牘有一事卷四五宗積一二箱者不看則不知首末盡看雖一日不能了一事不亦難乎此有捷法以予在廣所行者言之按察司爲問刑歸結衙門府縣問結不服者訴之守巡守巡者訴之撫按撫按者奏奉勘合皆歸結於按察司卷案雖繁不過原發原招再發再招至五發五招其緊要當看不過十數本耳吾欲看卷

先令該吏翻閱用紙條標記原發則云原發招由再發至五發如之垂其末於外以備觀覽而事亦有不至四五宗卷者多寡相兼一夜可看二三十起事此法不亦捷乎

予署按察司事自戊子秋廉使科場應朝以後署官交代不常事積至三四百起吾思欲理舊事則誤新者欲理新事則誤舊者乃一新一舊相兼而理取集本司收囚簿將犯人起數次第錄之遍粘廂房兩壁日暮退堂封門畢即點三十起令該房送卷燈下看詳中間情節都記在心緊關者用筆圈點或紙帖記已將來日當問之事用摺帖逐記之明早開門發牌喚人飯後俱到皆令伺候大門外以待取問投文新到人犯就令伺候二門內必封門然後取

卷者犯人伺候日久渴於取問日間取卷恐吏書門隸順風詐財也當問之事必劄記者備遺忘也新到人犯伺候大門外者到官已久不必防也

大明律問刑條例乃刑官本經四書當熟誦背誦律文簡奧又須詳細講解吾初除南京大理自張家灣至龍江關一部律例已爛熟在胸中矣雖子聰明非予所及然此尚恃聰明不得

問刑引律例當自點檢不得靠吏書有疑難處不妨與長官商量若差錯待上司駁回所損不細

問刑供明無罪人犯不徵紙價有罪人犯方徵紙與罰贖皆貯府縣庫申達上司已不經手入已皆贓切宜戒之

凡問一事就當一氣問成若問未成令帶出復取問不但前功盡棄犯人復生情節吾益難矣甚者知事不巧分外打點別生弊端

凡問事發落要快不得淹禁語云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下情可不體悉常見平常官府無有上事將犯人監禁數月不問不發落者不知日食太倉所幹何事戒之戒之

吾自來問刑只以理折服其心待他心服無辭然後判斷不曾用刑問出重情有可惡者然後加刑情輕則否常見官司問刑往往遍打成招此最下者

問刑條例非掌印官不得接受詞狀推官爲郡理刑非掌印官惟知府送來及上司批下者乃其當理若自接受非

但於例有違知府亦所不喜自家亦覺多事不若守法之愈也知府送來者接受訴詞可與說明入招上司批下者不必入招但知其情可也恐上司見怪也

凡事無大小但疑難處勿恥下問與其問人而濟事不愈於不問而壞事乎陳允場知府爲人篤實又鄉里也凡事可相問必不汝欺同知而下亦然但當擇人而信恐爲所賣

同僚有兄弟之義知府當以兄事之同知通判由舉人歲貢出身者待之尤宜謹慎此輩常疑吾凌他我本無心他卻作有心看我纔一分不到處他就看作十分一失其心所以謀我者無不至矣余去泗州正坐此故今子最宜愼

之
做外官出名只在一月以裏過此泯泯雖恁生奮彂亦不
能扶持得起何也名打頭一壞不可復救也必欲出名不
出於予言矣
接狀之法凡上司多就審此多失之不審不足爲法若暗
審出帖又有詭名代告之弊其法先泛接十張或二十張
作一包用紙封藏辟去下人燈下看審准者判自作一處
否者亦書不字於上作一處在可否間者又作一處准者
或親行或批問又作二項親行者將緊關干問人犯大槩
仍書於後云提幾名批者亦先批定皆隨起包封明早喚
人入審不准者先喚名發落然後及准者皆令伺候在可

否者再加面審可否隨時親行者大事原告監候或羈候
提人批行者大事原告遞回令問提人之法准狀之次日
即行過一日該房杖責二三日問罪若是事簡府縣准狀
就時出牌提人就令原告領牌同該里長或總甲拘人其
法刻定牌面預刷以待臨時填名其法最簡便有式在後
此條雖非推官當行附之以示式也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二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三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誌銘 墓表

南京工部尚書東湖吳公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東湖吳公旣葬其子太學生藩狀來以銘
請予辱公知銘予責也公諱廷舉字獻臣東湖別號也其
先嘉魚人國初從戎居梧數傳至某生英俊英無子俊子
三公其長也母黃氏公以父命爲伯氏後幼雋穎稍長爲
諸生旣冠掇鄉科舉成化丁未進士試政夏官即疏地方

民情四事幸順德政先教化脩學校頒四禮以道民邑有
宿盜久莫奈何公立執之凡諸興革罔不以時舉寺鐺傅
某有寵三府欲爲營家廟公以病民弗聽舶司倚充貢市
葛於縣舊皆倚辦於民公以非地產婉却之獨市二葛以
應七載遷成都倅治劇發奸官無滯政賢聲益籍以憂去
服除改倅松江上時政二疏淸遠盜獗人不能平以司馬
馬文昇劉中丞大夏薦進僉憲備兵嶺南遂討十三村池
水諸峒平之兼理屯鹺振頹剔蠹政一新逆瑾專恣令天
下府庫盡輸京師復有偏求使至諸司承風恐後公旣却
其求復疏留其財於軍門瑾怒未有以罪也進參議岷府
遣奄市藥物於諸路所遇橫驟公發其私瑾積怒命總鎮

伺公公復劾總鎮二十餘事遂交搆之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以枉道過家罪焉重枷暴之必處以死越旬垂斃以主事宿忠孫諸人營救乃解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歸農璉誅以滇南憲副起公姚源峒賊乘嶮作難進参政往治之公以誠信撫諭不服乃議征勦往還弗戒因為賊得臨以兵不動賦詩自若賊異而歸之公賄誘賊黨令反戈遂掃其穴置萬年縣賊功成進廣東右轄立番舶貢獻市易法人便守之又定均平省驛遞民困以舒嶺南猺獞煽亂命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畧方面兼管異典也尋陞都御史賑濟湖南民不阻饑辰州土官相讐殺積年不解公解平之嘉靖更政進公兵部侍郎上疏自劾以千宰輔居五日

調南京工部侍郎徽寧池太安慶饑改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往賑之遂轉副都御史撫治南畿恤凶歉均糧運鋤强惡植弱善剗除宿弊彰脩禮教凡諸稱貸債利額外供用一切病民之事罷不踰時民鼓舞稱便陞南京工部尚書時年六十有四公謂所親曰余年耆耄平生精力鼓舞倦矣退休此其時也連上三疏遂歸歸卽作後計手書遺訓授其子居二年以嘉靖丁亥三月既望終於正寢囊無長物襄事維艱總制姚公助之始克就窆御史屠某以聞上憫之賜葬祭公面若老嫗神采炯然容儀不甚脩飭中甚分辯才略雄偉居常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人眩莫措已獨迎刃而解易易耳居官不為苟簡必盡乃心垂惠澤於民故宦轍所至咸俎豆焉非但賊功之在淸遠姚源爾也嗜學不倦案牘之暇墳籍不去手在順德嘗與白沙陳公甫往來議論本朝大儒若薛河東胡餘干獨酷信慕嘗表章其遺言人有一善舍己從之弗恡弗嫉士有時名者企慕如恐不及一見或當意輒委贅腹至人有不善則纖髮不能容外斥罔弗至惟所悅者寡而所惡者衆故特以刻窄短於人衣無重錦食無重肉客至以數味欵洽不為歉其作縣也還往會城不攜多從惟以一隷負行囊自隨每至人必知為吳知縣也其奉身淸苦類如此東山劉公時參藩政獨重之見必欵之齋舍與談論知其必為遠器每屬意焉天下事罔弗留慮夜坐深思每燃燭達曙遇倦

幷衣就枕或思索有得輒起書之凡有見聞必建白時政得失必參議間或被撓弗恨弗沮事有定見斷必行之雖死生禍福得喪無恤也非其義雖小弗受既老猶不易介永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為壽堅郤之及聞公歿裹糧赴弔其恩信感於夷狄又如此書再過目輒不忘為文隨意所到亦合程度詩有白沙風教蓋得於陶鎔云建東湖書院積古書數萬卷所著奏疏幾卷詩文幾卷有西巡類稿行於世生於天順壬午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九先娶馮氏生藩繼娶梁氏無出側室某氏生女未字馮梁俱封夫人藩以公蔭入太學墓在梧東界首山子其向中為公藏右馮氏左以待梁公之窆丁亥之冬

某月某日也家窶三年弗能具禮上有恩典乃以儹負子官至廣始相成之噫公氣節稜稜若烈日秋霜獨有可信不苟同於俗志在朝廷與天下不恤其私故鬭虎牙落虎穴生死變於前而不懾筮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日容於朝人被其衣食者半天下歸無以潤其身與妻子他諸功業且未論其大節固已卓然萬夫之表矣世之持雌黃之舌者洗垢索瘢於公或有訾議惡足掩其大者哉銘曰

鬱鬱蒼梧實生象傑貌也不揚人則卓絕屢抗權奸剛風烈烈屢平寇亂熱肉掀揭宦轍所經甘棠弗折百年操履冰清玉潔仁覆蒼生身謀廼拙千載幾人爲公擊節界首

之岡允爲公穴公其已矣令名不滅

職方司員外郎次峰謝先生墓誌銘

南京職方員外郎謝先生次峰將窆於土其孤鵬翰持其叔父鄉進士碧峰先生復春所爲狀請銘於余嗚呼吾忍銘吾次峰也與哉予與次峰同鄉榜今於碧峰又姻親予重其行義方與結姻以申夙好而次峰殁矣嗚呼痛哉先生諱崑字鍾璞姓謝氏次峰其別號也按狀謝氏之先出宋奉直大夫紹光其中子圖南以瓊州安撫使食邑同安因家焉先生其十二世孫也曾大父諱乾道大父諱世祚皆隱德弗仕父灝字師程以先生貴贈文林郎成安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德化謝宅望族也乾道家雄吾同至灝而落先生幼喪母鞠於祖母葉氏長事祖母以孝聞刻志爲學弗以貧奪補邑弟子員即有聲正德丙子舉於鄉丁丑庚辰下第家貧親老乞學職得浙西金華訓導嘉靖丙戌舉於南宮遇疾弗預廷試己丑傳臚授知直隷溧陽縣溧陽古稱難治豪猾爭訟動以財賄取勝先生一律以理法奸雄斂手持身廉謹寬以恤民尤嚴於馭吏期年訟息政平巡撫中丞海隅毛公上其政曰才識敏而持守端性行和而勤勞著二載以外艱去服除補直隷之成安以溧陽之治治之成安吏民愛之過於溧陽三載滿去民老稚遮留弗得共立碑寓去思已而擢南京戶部主事出納惟允監鈔滸之北新關北新利藪也以潔入者鮮不以汙出

地曹例爲憚命下先生難之諸老曰此正所以驗苦守也既至益勵初志錙銖弗染商舶一稅取足常課雜費破格除之吏曰除之已必斂怨先生曰吾寧怨歸於己毋寧害歸於商由是清操聞於兩浙縉紳推重歸惟圖籍數肩浙之人士高之共爲詩歌華其行明年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未任以疾卒卒之日鄉友集齋西渠海亭少洛諸公臨哭之檢其囊無長物棺衾莫舉督儲中丞沃焦文公助俸資四十金既而留郡諸公聞風相繼賻遺始克蓋棺云先生溫厚質實與人財利不入於心金華士論至今重之再臨二邑咸著惠愛北關監稅廉名益著歷官二十餘年寒酸未脫晚節愈勵或遇匱乏弗恤惟賦詩自適公餘猶不

廢學平生不樂入逢迎亦不能逢迎權要故自進士十有二年僅得郎署以死死無以爲家學校重其行誼舉祀於鄉賢人曰可以廉頑矣配王氏鄉進士綱之長女以勤儉相夫封孺人子三人長鵬翰王出也補邑弟子員娶葉氏繼娶郭氏次子鵠翰鶴翰側室某氏出也尚幼孫男一孫女三俱鵬翰出先生卒於庚子歲五月十三日距所生弘治己酉十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二嘉靖壬寅正月二十五日葬於感化里牛肚壠之原辛其向處右以待王銘曰

芝草龍駒世不常得猗歟次峰有學有執兩臨利區堅白不涅道恥干時位不滿德天胡不仁而壽之嗇嗟嗟末世仁義竭澤卓卓次峰萬仞壁立憮憮牛崗昂昂馬鬣公名不朽樂哉斯宅

廣信知府鷺沙韋公暨恭人黃氏墓誌銘

南安邑庠生韋崇廉狀乃翁鷺沙君治行請誌於予予與鷺沙鄉同年中之相知者銘烏得辭按狀君始祖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縣隨王潮入泉居武榮州瀛溪皆隱德弗仕六傳至祥別號豫菴君之父也君諱尚賢字思省鷺沙其別號也生而聰穎豫菴劬督一經期亢門閭年十九補邑庠弟子員即嶄然露頭角家貧教授生徒光祿寺卿黃君養蒙地官黃君濂清皆出門下正德丙子督學執齋劉公玉考置首選遂舉是秋鄉試登正德辛巳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司徒儉菴梁公材當朝名宦也於屬官少許可獨重君兩啣簡書董漕江之南北黽勉趨事是歲糧運先簡書二月而至京師從前未有也儉菴公大喜剡薦於朝云素稱廉正堪以差委遂獲錫幣褒封大學士夏公言貴溪人欲建第府城聞君才求吏部陞知廣信府蓋以是託之也君至郡留心職業理詞訟平賦役六事畢脩部使者至郡不三日輒去曰郡有良守矣以才廉登薦剡夏公言託以治第悉置之言啗以美官亦不納且有訕語言益怒郡中四姓得罪於言每監司至輒希旨逮捕必致之死君惻然白免之言怒甚訴於吏部請調別郡冢宰汪公鋐少宰霍公韜知其賢爲調毘陵郡民扶老攜幼走送毘陵六郡也言益怒必欲去之言方得君吏部姑改九江九江南通東

廣東達金陵路當衝要民力疲敝君愛護休養猶如廣信時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百凡旁午支郡守令惶懾投檄君獨以身任之江右十三郡之民輻輳九江君以廣信之民久勞時相與作獨白免之撫按賢之交章論薦繼守信者已致上卿君獨留滯外郡略不爲動甲辰以九江之績上京師方三日報罷亦命也慷慨登途略無悒色未幾豫菴歿送終如禮又以爲幸獨恨母恭人蚤喪弗逮一日之養每遇諱日輒隕涕豫菴歿雖期艾猶哀哭不已三弟繼歿撫成其孤孝友之性實植於天家居八年足不入公門戒子姪毋侵暴鄉里曰留以遺子孫祖居仄陋別治第以居建守謝公上箴扁其堂曰遺安家居無事徜徉山水課

兒輩耕種郡守程公秀民邑令唐公愛每以公事至瀛溪必造門訪問政令有不便於民者輒正告之以此益重君禮致鄉飲大賓辭不就然宿疴時作竟以是不起時辛亥四月二十三日也距所生成化戊申二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鄉人皆流涕如失怙恃配黃氏封恭人武榮簪纓望族寬厚朴素不事粉飾家居終日寡言笑夫君始學勤女工以助費攻苦食淡無幾微見言面君既出仕不異微時事舅姑以孝待側室以恕待臧獲以慈咸足垂範閨壼卒於壬子九月二十六日距所生成化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貳室劉氏甌寧人子三人女五人崇廉娶黃氏顏氏長女適太學生陳艮紀次適中丞丘養浩子庠生維禎黃出也次崇吾娶常州府知府張志選女廉吾俱庠生崇弁未聘女一適蔡國棐一許呂大豐一許柯芬舒劉出也孫男四象可願可廉子也繩可綬可吾子也孫女六墓在晉邑四都歐古山丙其向君所自擇也爲三壙中君左黃氏虛右以待劉崇廉等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二柩以窆銘曰

治繁非才治繁始才處常非守處變始守偉哉鷺沙領民曹繁劇之司而克舉其職守河南貴臣之邦而不撓其操寧失貴臣之心而不失細民之心寧僨私門之事而不僨公門之事豈非百煉之眞金中流之砥柱乎歐古之山風氣攸聚瑞雲上覆是曰大夫之墓

南京國子博士白泉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艮弼字巖夫白泉其別號也賦性聰穎才氣俊逸少習舉子業筆下清新讀者稱快試有司輒利舉正德八年鄉試第十四人同入國朝以白衣發身君於黃偉爲第二人再試禮部不利以貧求就教職得河南之汝州汝地僻人才落寞君以所學爲教克稱厥官入爲南雍博士六館師生咸推讓焉君文學足稱而行率直臨事不避忌諱竟以是敗罷官歸橐蕭然室如懸磬先人遺業盡廢以爲婚娶衣食之費歲歉至求賑於有司晚年喪明步履艱阻不久而歿娶吳氏訓導璇之女生子南金妾朱氏河南汝州人生子南鍾以妬去南金娶葉氏生子尚幼南金歿鞠於南鍾夭折南鍾不能自立依外家嗚呼命之窮孰如白泉哉今父母之愛其子則教以讀書取科第曰將以亢吾宗也將以溫飽吾子孫也能者百無一二也白泉幸而得之乃廢先世之業卒窮其子孫何取於讀書科第哉黃氏爲同著姓同昔有東黃西石南陳北薛之稱君即東黃也在唐時有曰炳者仕至職方郎中至宋有萬頃爲安撫使四世孫曰黃琳字朝珍爲管軍把總管水陸義兵在宋端宗景炎二年也先是端宗舟居泉州之港招討使蒲壽庚作亂盡殺諸宗室及士夫與淮兵之在泉者端宗趨於潮壽庚知泉州越明年七月秋張世傑會師討泉蒲壽庚遂圍之至九月元唆都援泉傳檄數十有能出奇克

敵者官之琳提兵解圍宋師還淺灣省府遂劄授營軍把
總戊寅二年復授本縣長沙巡檢娶陳氏子桂孫娶鄉貢
士陳尭夫之女桂孫子篪娶郡馬詹公之女二婦皆名家
也篪生元良元良生龍震龍震生守謙守謙娶方氏生克
惠克惠娶謝氏生貴君之父也讀書隱居不仕教授鄉閭
小衣冠不出門人咸稱曰黄先生云以祖居迫窄作室東
門之外今鬻於人君生於成化十五年己亥十月初四日
卒於嘉靖丙午年六月二十九日享春秋六十有八女三
長適坑朴呂次適城塲林三適碍尾孫俱吳出君廬𦉪於
人勢當出葬其壻擇地營壙於銅山祖墳之側癸其向以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六日壬寅奉柩以窆予曾與君同筆

硯皆以白衣掇科君先予着鞭予後君幸舉進士而宦途
坎坷雖落落無成猶能自立視君之狠狽失所毎隱念焉
力無如之何乃述其平生出處爲之誌銘曰
賢而克貴官忽放祿而弗富家卒喪命之乖矣忽何往子
式微矣誰與葬我之銘矣胡無慟

淳安縣學訓導北峰蘇君墓誌銘

蘇子昌國將葬乃翁北峰君狀其平生行實來請銘北峰
予會友也相與最厚銘烏得辭君諱桂字子雲北峰其別
號也曾祖蘇平母許氏祖存耀母陳氏父世魁號熙齋母
葉氏君性頴悟夙成幼讀儒書爲舉子時文筆下鏗鏘聽
者洒洒忘倦年十三補邑庠弟子員㷀然有聲長老見其
文無不嘆服人目之曰蔡介夫小試輙優曽居首選廪食
年久曽與予及黄武峰黄白泉爲文會二君相繼領鄉薦
去予亦嗣登甲第君累試不第嘉靖戊子以貢赴春官試
內廷己丑授浙江淳安縣學訓導鋭意作人嘉賢恤貧甚
得師禮學者翕然尊信之辛卯秋闈君末三年弗獲預試
郡守陳公溴嘉其志爲請於督學汪公文盛與遺才進巡
察合浙省生儒試之君居首張濂第二濂舉榜首君卒落
亦當道不與其進也然無不拭目多士推戴君之名滿兩
浙矣甲午歲與提學不相得致仕歸足不至城市教兒孫
誦讀課僮僕耕種以身先之冒風雨潘手足不少暇逸其
家故厚君十年營運再倍於前居鄉飲人以和無衆寡小

大咸禮下之遇貧乏多假貸焉咸獲以濟邑大夫重其行
禮致鄉飲大賓甲寅冬循編本府衙前後躬至郡參謁府
官途得風疾舁歸坐風癱臥病涉二年遂以是終時丙辰
八月十四日也距所生成化丁酉年八十卒之日鄉人莫
不隕涕如失瞻依配劉氏邑大姓劉喬英之女懇直朴素
不事粉飾事夫主以恭待側室以恕御侍從以恩可範閨
壼卒於己亥年七月十有一日距所生成化己亥十二月
十七日年六十有一劉無出男三長輔國次昌國次能國
女一咸側室洪氏出輔國娶蔡氏俱卒無嗣昌國娶陳氏
庠生陳廷遜女能國娶呂氏呂邦鎮女未嗣卒女適戸部
員外李延祐之曽孫棨孫男三光先洪先達先俱業儒昌

國子孫女八歲在長興里一二三都施山星拱壠未其向
爲三壙中君左劉孺右以待洪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
日昌國等奉二柩以窆銘曰
文而弗顯一官卑位而弗久賦式微南山種豆不爲貧衡
門之下足棲遲子孫門戶克撐支乘化歸盡復何悲星拱
之封水深土厚三壤合藏樂哉公所

封刑部主事南雄府通判毅齋留公墓誌銘

吾友參政留子克全將以嘉靖七年某月某日葬其先子
毅齋公於紫帽山之麓先期以前御史郭世重之狀來請
銘曰志淑無似惟先子之不朽是在從者幸無辭予友朋
山毅齋翁猶父也不朽之託敢不聞命公諱芳字汝礪毅

齋別號也先世由浙入閩居永春始祖從劾當五季之亂
以忠勇舉義爲泉漳二州生靈所寄命天下歸宋遂舉地
內屬以功得官其子六傳至忠宣公正爲宋名相嗣是世
濟厥美數傳至耊耊傳安安傳允恭允恭傳昆皆不仕昆
號易菴公之父也公生有美質留至易菴而中微少孤復
無近親既有公父子相依爲命無遑遠望公差長即自別
既知筆研請入黌序爲舉業遂有聲癸卯領鄉薦已卒業
胄子試進士輒不利始就銓注得通判備守南雄南雄五
嶺咽喉百貨會通暴客時禦奪爲患故有是員公適厥始
首事維艱乃獨秉志就列之綱之紀力殫靡遺無幾風令
茂振狐鼠竄伏無敢發謦緣是起當途尚其賢守鈌假郡

符益有樹閒在官五載以母倪憂去服除念易菴老不忍
去膝下遂以子志淑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志淑陞湖南
臬副至今官公復得加四品服金紫婆娑日侍易菴爲樂
公貌侵而神俊爽性莊夷簡恪平居鮮情容尋常不輕入
出入無妄交處世恒任眞既不舞權亦無賈媚故或疑於
流俗惟君子則信之居鄉不以勢臨人轉有橫逆猶能隱
忍其學有藴蓄文字鑿鑿可誦受知邱文莊公士多出其
門下僉事儀莊知府科爲最若泉俗喪葬尙華侈公居母
喪獨刮去俗態從之古君子曰知禮弟蔡啞廉大友之愛
二姪如己子視華若蔡弗以異母殺厥友人皆賢焉自退
居即杜門不預外事晩從鄉諸老爲洛社之游樂而忘大

耋志淑自起進士宦歷中外嘗移書敎以忠孝用能馳其
聲於海內甲申志淑自湖南便道歸省以終養請公曰吾
恨不能推封乃祖孺子可圖矣稍需以畢吾志汝其歸哉
丙戌春志淑報政瀕行而公訃至矣公病華無他語惟索
筆作書遺予志淑以弗終易菴之養爲恨書訖瞑目而游
是歲六月三日也距所生天順丙子正月十有四日年七
十有一先娶鄭卒繼娶黃生子五長志淑即克全次志及
志宏志業志憲志宏上殤志業早卒僅一女黃先公卒以
子貴贈安人有賢行見虛齋誌繼娶胡生一女配同安張
參議定之子文璧孫男四元緒元復元亶孫女九曾孫男
一曰初志及志憲元緒俱弟子員積學有待墳公所自營

某其向右之黃氏左爲公宅鄭先祔祖塋茲不改遷銘曰
川厥有源水厥有根汝德汝能將相之門庾嶺甘棠民詠
弗諼二槐手植益茂以繁生也事順没歸則完紫峰之下
樂哉斯源

封建昌府同知孔公墓誌銘

封建昌府同知孔公既卒之踰月其子平樂知府繚述職
聞訃於京師將歸襄事以狀來請銘曰繚不穀禍延先子
受隕於天無所逭罪茲歸土有期特託名言以垂不朽尚
祈君子不我遐棄言已泣下昔予與平樂舉進士試政民
曹交親且厚在同年最先故在留都實父視翁茲銘其奚
辭按狀翁諱昇字彥高別號朴齋其先臨淮人也始祖某

國初從軍以功授應天衛鎮撫居浦口永樂中落總旗高
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清字伯流別號素菴以壽遇推恩賜
冠帶母陳氏同衛陳某之女翁質實坦易弗能事文飾靡
他嗜好平生與人無虛語凡事率意而行鮮有計慮父命
服賈牟利以乏心計常折其貲然不爲創意豁如也嘗以
穀貸刺廟襲人三千餘斛歲大歉民艱償盡取其券焚之
不復問故尤以惠稱年三十感氣疾胸膈膨滿病甚夢一
童子云某地明醫張一帖可遣人求之至達橋果遇童子
如夢中所見遂得張氏方藥以歸一劑而愈蓋神授之也
性喜儒術恨少失學乃獨銳教子平樂既知書即遣游鄉
校攻舉子業浦口自建堡以來無以科第顯者至平樂始
以明經舉進士翁之發也初平樂爲朝官以危行得謗落
職沉滯州郡者數歲翁由白衣及同知建昌上最吏部始
得以子官貴人曰翁銳教子宜卒食報也翁逮稀年素菴
尚無恙踰中身平樂已顯未壯耆於父既壯養於子平生
服食不待營慮溫飽嬉游終其身卒以貴顯人謂神仙中
人云配何氏同衛何某之女封宜人子二長即平樂君次
文娶陳氏弗嗣卒平樂娶同衛孫輔女繼娶金吾衛千戶
趙明遠女俱封宜人女一適橫海衛趙鑑孫男六儒脩仁
價孫出仕化一女趙出嘉靖十三年甲午十一月二十日
以疾卒距所生天順癸未年七十有三以嘉靖十四年乙
未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之麓某其向銘曰

任其眞無懷氏之民璞之淳祜啟後之人大夫之封顯哉
帝錫某山之麓允惟公宅

坦菴郭先生墓誌銘

坦菴先生諱貴貞字用顧同望族也世居前街孤卿山下
曾祖孔岳祖志敏富而好禮考沂爲國子生有文名母陳
氏監生由德之女配葉氏旌表忠義秉乾之孫坦菴爲人
志大體不拘小節性狷介不能與時偃仰少習舉子業後
因歲歉出粟賑饑受朝廷冠帶方將進乎遠大而天促其
齡矣時弘治乙丑也生於成化辛丑年不踰二十五子一
人夏鄰女一人玉璣皆未離兒行葉氏卜葬於邑東南後
山祖墳之右營二壙以示同穴背丁面癸三秀山拱於前

孤卿山在其後去家不里許以正德丁卯二月初十日吉窆予於坦菴託姻好熟其家世爲人恐芳聲遺躅與人俱往也故爲之誌於石而因與之銘銘曰

志乎高而不屑乎卑喜於古而不悅於時其生於世也無幾其沒也適增人之浩悲

一孟顏公墓誌銘

公諱弘字篤任姓顏氏唐顏魯公眞卿之後也某年自某移居泉之永春自永春移居同之翔風十九都族屬繁衍多出名人如尙書顏拭孝子應祐鹽運司同知顏伯雍臨川教諭大夏尤其著者曾大父某妣某氏大父某妣某氏父某妣某氏公兄弟三人公其季也公豁達大度篤於孝

友少習舉子業提學章公彬取試秋闈臨塲適母病弃歸朝夕侍湯藥衣不改帶者旬日時以孝稱續兄篤雙殁子可幼二親老遂舍舉業以書代耕上事父母下育諸姪所得學資卽散從弟姪之貧者下季未至而瓶粟已空家人恒稱貸以待來歲之償歲以爲常尤好施見人之死喪窮乏輒罄已助之人笑其迂而公豁如也事先甚敬歲時至朔望必盡其禮雙親忌辰雖年遠亦哀哭如初喪教人子弟必以孝悌忠信爲先方伯傅公鎭進士許君福生員林文煥趙文璧咸出其門隣里鄕黨亦教以孝悌忠信人咸化焉食無重味遇魚菜或肉只一孟故予號之曰一孟居士人或稱曰一孟先生云嘉靖初年有薦辟之詔余永南

大理則以先生與鄕進士王一鵬之行薦於朝不報督學潘樸溪先生行縣以先生主一邑社學辭不就士論偉之傳曰仁者必有後先生之卓行上天福善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也長子克賦性聰明乃苦學以隕其身次子恕放蕩不羈死於非命天道無知非特爲鄧伯道慟也予素延之家塾教諸孫癸卯秋疾作予欲遣人舁歸先生自知必不起意在予辭已而卒予備衣衾收斂俱如禮亦盡朋友之道焉耳娶呂氏生男克繼娶薛氏生男恕一女適陳氏喪久不葬從子顏可綷諸弟砥等卜地於某山之源以嘉靖丙辰十二月十有八日癸卯葬其從子君秉請予爲之銘予素重先生之行欲張之而不能銘烏乎辭銘曰

嗚呼若有人兮行之卓上天賦與不爲薄富貴壽兮理之常君胡爲兮獨沒福顏回不壽原憲貧伯道無兒守煢獨造化生人有如此理之變兮不可度

顏謙牧翁墓誌銘

滄浯之間有隱君子聲名籍籍於當時而卒泯泯於後世予始信謙牧翁之爲隱君子也翁諱敦祥字爲禎其姓顏謙牧其別號也其先出顏魯公眞卿之裔子孫仕閩遂占籍泉之永春自永春分居同之金門又自金門分居漳之龍溪之碧溪生齒繁庶在同尤盛翔風十九都十啚里長而占其七代有顯者亦有聞人在永春則有尙書顏拭在龍溪則有尙書顏師魯縣令假守顏賓此類尤多此其顯

者在同安則顏辟雍顏大夏以明經薦顏應祈以孝子稱此閩人也翁天性孝友飭躬勵行博通經史尤長於詩章時推名儒不求仕進甘貧守道教授鄉里生徒出其門者咸知禮讓舉人呂川李煌進士許福皆師事之居父母喪枕苫寢塊不離喪次者三年家貧不克葬衰絰不解郡倅以事至金門所聞其名求見辭以衰絰在身固請以衰絰見益敬重焉縣官屢聘為鄉飲賓輙辭不就年老杖屨時遨遊鄉里間遇讀書子弟與談經義遇耕漁教以勤力遇兒童與熙熙娛笑教以進退揖讓遇知已問起居暨眷屬安否情致藹然故人無眾寡小大咸敬愛之詩文流出肺腑成稿輙棄去不留故無傳聞大父諱原安字宜著妣呂

氏考諱長字志懋號穀齋妣陳氏繼黃氏生男三曰袞娶洪氏曰袞娶許氏曰奮娶陳氏俱陳出女一適陳宗履黃出孫六曰相曰標曰森袞出曰朴曰桂曰桐天歿袞出奮無嗣立標為繼翁生於正統十年丁巳十月癸酉卒於正德十六年辛巳正月初五日丑時壽八十五配陳氏生於正統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午時卒於弘治已酉年七月初七日亥時壽四十八翁沒三子淪喪孫朴廢疾二子溺天孫桂奔走江湖加以貧窘故久弗克葬茲以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卜葬於龍湖之西山辛其向孫桂先期以狀泣請予銘予辱翁知鄉舉北上翁贈以詩墨跡未乾銘予責也銘曰

滄浯之間有隱君子躬行孝弟博治經史教授閭里弗營祿仕厥後弗昌咎將誰諉龍湖之崗樂哉翁所過者必式同譙牧之墓

處士黃公暨配周氏陳氏墓誌銘

公諱朝緒字志理別號廣堂黃其姓也賦性嚴厲治家勤勉其經畫精密處人所不及家故饒裕値業中落恒奮揚激勵有慨復之志至老未遂而猶弗衰嘗誨諸子曰心志萬事之綱心堅石穿志勁石軟男兒無志焉攸立哉又訓其子國濟曰汝讀書當如吾治稼播種芟耘必以時糞溉必以力則稼雖與人同所獲必與人異讀書亦如是國濟用其教故能成其學屢應鄉試未利將有待少年負氣有

犯者輒不量力與較故恒致敗晚年深自貶損謝絕外事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又戒諸子保身守家之道歷舉時人積不善之有餘殃者以為鑑人或負已則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見人戚戚於貧富則曰不願大大富不願小小貧不願人求我不願我求人類皆有道之言怡然自樂嘗以父祖祀事為憂設席會親朋謂曰吾父祖田連阡陌而祀典不備子孫踣斃吾每思及此未嘗不痛惜流涕也今年幾耳順為生幾何乃捐已業若干立為祭田又規畫祠堂規制以垂後人曰吾縱不及為後世子孫必有繼吾志者世居長興之坑柄始遷自某處高祖某妣某氏祖某妣某氏考某號淳朴娶某氏公娶周氏在坊周德榮女某年

某月某日卒距所生某年年二十有五繼娶陳氏民安里陳體盼女某年某月某日卒距所生某年年幾歲周性勤謹惜早歿陳性孝謹事翁淳朴公及周外翁以孝聞處妯娌戚屬始終無間言臧獲老幼咸樂輸欵循約束又有與行隣失一釵價値不貲婢拾以遺還之隣失簪珥典主責償隣母無何號天而泣陳拾遺之皆女中之罕聞者子五人國爵國憲周出國濟國良國佐陳出國爵娶陳氏縣西下路陳崇睿女憲娶蔣氏民安里某女濟娶龔氏晉江潁川某女良娶楊氏翔風里楊中文女孫七人復清復春復祖國爵子復休國濟子復恢復敦復乾國良子國憲國佐俱絕無嗣周氏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本里師堂邊北向

陳氏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公墓之右某向國濟從予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以狀來請銘銘曰

草澤之間有隱君子治稼而能知書當衰而克振蠱學足以奉先慈足以啟後厥配伊何賢哉惟毋鼓瑟而順二親却金可比高士斯干協望兆徵廼子膴膴某岡樂哉斯土過者必式曰廣堂處士之墓

質菴黃處士墓誌銘

古人有言居官致卿相居家致千金此布衣之極予嘗博觀今古有負其能不出世用者窮年齟齬而出入將相乃出於守章句喫菽粟之徒有力耕遠服賈者終身窮窶而堆金積玉乃出於椎埋屠狗之輩豈神運速化非守眞者之所能與抑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致與有如守其眞而獲其獲脩其人而獲於天豈不俊偉卓絕稱丈夫也與若吾同處士質菴黃君其人矣君世家長興之坑柄其地直縣之東北去縣治二十五里而近其山自翠壺紫帽翔舞而來如車載馬馳象蹲而牛飲也其田迂眞鱗次土膏豐潤水泉灌漑天時不能旱也其物產桑麻之衣竹木之材蔬芋蕈筍芹蘋之蔬丹荔碧眼黃彈之果蔗糖蜂蜜之甘禽魚麞鹿之鮮被及四方歲時不斷也黃氏居之世專其利爲長興巨族處士爲尤盛祖業至父微侵及君乃大起又數倍於前人同富室無幾稱君焉君善治生督僮僕耕種樹藝晝夜汲汲冒風露觸犯豺虎無畏沮履林麓窮陵

谷歷溝澗陂池井塍不爲勞終歲勤動不數年起大家然性儉約不事華美布衣蔬食淡如也毋雜處耕夫笠叟間人莫辨爲質菴者安常守分不作非爲賦役以時供外是姓名不登於官籍吏卒追呼鮮踵其門家無外事惟饑則食渴則飲倦則睡覺則起夏嘯松風冬喧榆日朝夕呼童沃林果灌園蔬理籬菊興至率獵犬逐麞鹿射雉兎客至設供具留飲投壺引白盡醉而散如此而已宗族鄉黨無怨姻親感其惠朋友服其信古稱一鄉之善士處士殆無愧焉同之富室固有踰君者矣然或得之非義或得之非望君子有遺議焉弗貴也君之一緡一粒咸出汗力嘵孰議之予所謂守其眞獲其獲盡其人獲於天君非其人與

信乎俊偉卓絶可稱丈夫矣君諱軫字伯禽其先光州固始人也五代時從王潮入閩曾祖尾生娶郭氏在坊人祖益禮妣李氏南安新營人父志爵妣吕氏南安樸兜人處士娶蘇氏田頭村蘇世溫女生三子曰雄娶蔡氏坊民蔡宜表女繼娶葉氏歸得里九十都葉綾女曰雅娶鄭氏坊民鄭銓女繼娶葉氏坊民葉廷馥女曰懷充郡庠生娶曾氏晉江人知府曾仲魁女生女三長嬌蓮適坊民鄭翰天蘇出次淑清適翔鳳彭曰中三淑態適同禾紀泮側室李出孫男三曰文敷聘舉人張文鎱孫女雄之子葉出也曰文明雅之子葉出也曰文炳懷之子曾出也孫女四雄之女曰春杏適坊民劉君齊曰秋菊許坊民葉閩喜蔡出也

曰珪璋許予孫林學朱曰珪璧許坊民莊公福葉出也處士生於弘治甲寅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卒於嘉靖壬寅年三月十二日酉時年止四十有九以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九月十有二日寅時祔葬於母吕氏之左虛右壙以待蘇山曰坂上乙其向以生員鄭汝霖所爲狀請予銘予忝姻末不能辭爲之銘銘曰

爲富而仁曷巽陽虎富而無事曷不堯似曰惟夫子胸蟠太古舉世如公刑罰可措沒葬名山鬼神衛護胡爲其然善人之墓

顔處士文岫墓誌銘

邑弟子顔同禹將葬其父文岫述其家世本末請予銘其墓嗚呼予尚忍銘士抑哉予初設教於大輪岡顔揚玉從予君有不羈之才予意其飛揚拔扈以去而卒止於此豈非命耶按顔唐太師眞卿之後也子孫繁衍散居泉漳永春同安龍溪等縣代有名人君先世卜居浯江諱揚字士抑別號文岫高祖某字某別號廓齋妣陳氏曾祖隆興字某別號某妣曹氏金門人考仁字篤愛別號道遺娶陳氏陳某之女仁生而穎悟不習舉業長於詩歌教授漳州漳守汪公鳳以黄梅雨試學究仁援筆立就詞意高古汪極稱重之名震南漳天性孝友授徒養親教弟弘習舉業以爲世用弘學甫就而仁卒弘遂教授不謀仕進以舉業教揚弘好古知予志頗向上與予相向以古人之道故使揚

就予學予亦以古人之道教之不獨以舉子時文也揚性質聰敏舉業之外每出詩文輒驚長老予亦嘆服嘗師事王一臞極重之當時名公如顧司徒珀見其清源詩乘興望之於南安若蔣正郎孔煬亦與之交鄭博士一鸞傅會元夏器徵時俱與爲友傅尤厚旣顯猶綰其子同禹於家塾教其子姪侍御史陳蕙嘗游其門盡謂功名可立致無何試有司輒不利遂以是終其身授徒於鄉里頗能自立竟不能成家金門千戶俞大猷見其才與爲刎頸之交大猷旣顯致之任所厚資之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回自浙戊午二月疾稍愈越已未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時忽然而逝距所生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得年七十有三娶陳氏先於

嘉靖二十九年卒揚卜葬於東都雙山之源巽乾其向同
禹以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十日辰時奉柩與陳氏合葬銘
曰
有才弗用有志弗使傷哉命也雖豪傑莫之奮揚瞻彼雙
山平原膴膴樂哉予所遺恨九泉人曰顏處士之墓

許處士墓誌銘

乙未秋予以言遼左事謫知欽州過古杭前同安尹許君
元夫持其先子樂菴處士狀請銘於予曰仁不穀仕弗揚
親若得名言以託不朽不穀榮也嗟乎元夫爲吾同善擊
豪猾嚴自持方大有振忽被搆去予惜之未已也茲銘奚
辭按狀許氏世居汴梁從宋高宗南渡占籍臨安遷仁和

三世祖益字進叔娶某氏益生德字德明娶徐氏德生安
字士寬處士之父也母沈氏處士諱晟字景暉胸懷夷坦
居常嬉娛無戚容朋友題其所居曰樂菴因以爲號行事
每率其性面折不容人過然竟以是得名鄉里咸呼許亶
道性至孝居父母喪哀毀甚痛號爲嗄哀至猶拊膺頓足
人不忍見鬩父產惟伯氏所取已甚薄署弗較曰兄弟難
得田地易耳乃力自植躬勤儉奉身布衣蔬食不爲華靡
營治生業窮日矻矻勤勤不少休遂致贏裕數十倍前人
有故業沒於巨豪訟莫復憤曰先業曷失與伯氏訟於朝
卒復之居家樹藝蔬果魚畜凡百經用咸有法則祭祀賓
客歲時問遺往來無失禮閫門男女長幼下及僮婢規防
畢至內外肅如也頗涉文墨元夫知書即命專業語之曰
人貴學問然非勤罔功若勉之因歷舉目擊成敗者爲勸
戒遣游鄉校專厥志家務一不以累迄用有成素嗜畫常
臨名人墨跡時自鑑賞元夫摹間竊取玩覺訴曰無墮乃
業邪悉焚之爲廢已業匪特身教其克已足稱也儒紳尤
加敬禮塾師徐文振弱冠詞藻英發知其有成以妹妻之
卒以文官顯人服其知人善鼓琴奕棊龜卜火珠林易尤
著抱策決疑者接武而至嘗遇羽士得導引之術養生諸
書靡不精熟善談論雖素負者亦爲屈好爲詩詞不求工
惟取適意喜飲酒酣輒擊賞長歌愉愉如也見人之急周
恤不少靳雖一蟻被戕心亦戚然其篤於愛物咸此類也

配孟氏出烏程望族父遠賓母徐氏性嚴毅勤儉似其夫
服飾不趨時好躬紡績不間寒暑閑家甚嚴正堂非客至
及有事門不啟喜聞古今節義事及敦本語蓋其性然也
子一人曰仁即元夫孫男三時敏時中時用孫女三長適
徐璽次適朱鵬咸早孀居三適陸楠曾孫六憲徵慶徵福
徵亨徵遇徵曾孫女四尚幼處士生以正統三年九月十
有二日卒以正德改元八月十有二日年六十有九以正
德二年正月八日葬於邑之北山褚家塢某其向孟氏生
以正統改元閏六月二十有九日卒以正德四年九月二
十有四日年七十有五辛未二月之望與處士合葬銘曰
克創爾家克開爾後胡用不臧況有良偶峩峩北山膴膴

蔣塢二璧合藏與汝同久

洪處士墓誌銘

南安洪德美氏將葬其考恪齋處士以其所為狀託吾師蔡先生來請銘予不知恪齋以吾師之所交恪齋可知也乃據狀為之銘處士諱彬字子學恪齋其別號也世居南安之英山有慎獨翁者諱某字某實洪氏起家之祖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字某別號掬清娶某氏某之女處士生而穎敏深沉有思少習舉子業將成掬清翁不欲其仕進乃輟其所為事家人業力樹藝躬節儉厚積薄費營運孜孜無少懈縱遂致充裕十倍前人孝弟出於天性居掬清喪哀毀踰節殯葬一以禮事庶兄奎尤謹方掬清在淺

土暮夜有號倉皇懷資而遁已慮焦土之變亟還扶柩去他悉不顧篤親忘利尤為人所稱居家無外事曰惟積善行義之勵平心處物不求自便於人無競租稅以時需故步武不躡公門卒歲優游樂山林之樂奉身布衣蔬食淡如也親賓朋舊過從酒食歘洽必盡歡晚避寇患移家府城宗族鄉黨歲時慶弔問遺必躬至無簡禮於居第之西作室一區庭植名花無數品時賞玩以自適世味紛華人間寵辱得喪一不入其心一日與客連袂對談別去倏然而逝人謂其羽化年四十有五娶林氏某里某之女子希純卽德美娶涂氏某里某之女孫男有睿有鳴孫女一配南寧鄭守楠之子文焜處士生於成化丁未二月六日卒於嘉靖辛卯五月九日葬在英山麓某其向虛右以待林氏銘曰

克勤克儉乃積乃倉富而好禮今也則亡英山之麓是為處士藏

湖廣按察司僉事少山王公墓表

聖朝以科目網羅天下士士有用世之志用世之才或無所遇而弗獲見於用其有所遇而獲見於用者又取忌當世弗獲展其用其無取忌者又中道隕沒弗獲究其用若此者豈當天地閉賢人隱之運蒼生不得蒙其福耶抑關吾人一身一家之成敗耶予於同年少山王公不能不為之恨也公諱宗濬字志遠別號少山公氣宇鋒巖性資警

敏七歲入黨塾翹然出群稍長卽知學隆師取友日新厥德長老見其文咸期以遠大弱冠入學永春稍食肄業學使楊公子器博學通儒少許可試公文獨稱奇才改郡庠用是奮勵學益進領正德丙子鄉薦登嘉靖丙戌進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公自入仕必欲行其所學故歷官所至輒有聲始奏查餘銀以防侵沒復水兌以積餘糧事皆可法己丑秋奉命督理淮安常盈等倉會畫精詳釐諸宿弊丁外艱歸壬辰服闋復除戶部四川司主事掌太倉銀庫操持無玷濟以勤能出納詳明大司徒許公瓚亟稱賞癸巳陞員外郎丁內艱歸丁酉釋服陞本部河南司郎中宗室徽藩疏求自賦於民公言於大司徒梁公材曰宗室

自賦則有司無由稽制征求任意民受重困故祖宗無此法臣子當共守之梁公深然之事遂寢徽藩訴於上上大怒參梁尚書與侍郎去逮公詣獄所親病其太執公以義命自安略無悔恨獄成謫提舉廣市舶局閑無事惟閉門觀書情興所到則見之吟咏時或游覽名勝以自適大埔縣令缺當道假公治之大埔新建在萬山中其民荒野貴宦恣張破法爲民患官吏苟且因循公謂非政何以稱朝廷建邑之意乃大振作明法紀興學校去冗費以節民財孤弱者撫楯之發其破法者於當道轉聞於朝重創懲之貴豪斂手不半年縣稱治廉州缺守當道假公攝府事廉邊方僻郡其民多遺法外合浦有珠守倅鮮至海北道遠

駐靈山難遙制蠹弊如毛公堅辭不獲迺單車以往至則爬膚洗垢舉其弊政而盡更之節用愛民清心潔已苞苴不入吏畏其威莫敢舞文弄法時征黎兵興廉當孔道供餉繁沓公曲爲區畫民用弗擾陞直隸太平公廉如昨尤留心政務郡有大獄連百餘人數年不能決巡察難之以屬公公悉心與辯頃刻而定郡稱神明陞湖廣僉事整飭江防兵備脩明法紀訓練士馬奸宄屏息屬郡縣饑請賑於當道得粟萬餘石全活以萬計學舍傾頹命有司脩葺諸生貧不能婚葬者屢捐俸爲之助平生所學將次第見之設施無何一疾忽作遂不起矣上下遠近聞訃罔不盡傷嗚呼公之才足以有爲其時又可以有爲乃蹶然中殞此當天地閉賢人隱之運蒼生不得蒙其福也豈公一身一家休戚之所關耶此予所以爲公恨也公自舉進士志不在溫飽卽以名節自勵在官未嘗取一錢入私第家居不肯以關節干有司初以外艱守制縣官延教邑弟子講讀之外惟以道義淬人他無所與故歷年雖久而家遠不如人可以見其守矣性孝友事母太宜人以孝稱事伯兄憲副一山仲兄恪菴及弟道怡怡如也居喪哀毀致情殯葬一以禮成可式鄉閭配宜人黃氏封松江知府黃希顏之女東石黃公之女兄也敬愼節儉克相其夫公之敭歷中外得盡心王事無內顧之憂者宜人之助也公之行旣有黃涷石公爲之狀又有都憲林退齋公爲之誌乃子廷

獻以予與公同領鄉薦相知最先且厚公之居官骨鯁與其在廣之政又予備聞故復以表屬予初得公葬地堪輿家善焉歆爭讒起訟經巡察監司郡縣至三至四而後定若非廷獻之力未必能濟又自捐橐襄事不斂諸弟可謂孝友兼著矣公之子若孫與其生死葬之歲塒穴之向背誌狀已備不復贅惟述公平生居官行已之大概表於墓以俟後世之秉考焉耳銘曰

上天生人胡不全畀高才捷足者或蹶阻而弗剋於履追風逐電者或顛折而不竟其至往古英雄奚勝屈指嗟嗟少山加斯而已長福之鄉有山其峭哲人藏魄精光莫秘百歲之後行人過之猶見當年之豪氣

贈南京大理寺評事益齋鍾公墓表

士生天地間顧所立何如耳有以自立乘田委吏亦足以自見否雖官至卿相亦與草木同朽腐耳故荀況之賢不以令蘭陵而損朱雲之節不以令槐里而揜遹遹宇宙邈焉寡聞今於評事益齋鍾公見之矣公諱睿字伯通益齋其別號也先世有念三朝奉者當宋南渡自江西興國州遷東莞之大步高祖傑曾祖茂又自大步遷邑之茶園祖定考敘世居焉公生有異質七歲而孤一弟一妹皆在襁褓值寇亂居民奔命入城其家去城遠母戴貧鮮僕懷負二孤曳公以行公艱行履踣母泣公強作能步狀以安母心人憐其異常兒稍長聞司訓叔祖講論若有契叔祖奇

之授以課業而益求進自不能已年十七應鄉試累試不第年四十四始領弘治壬子鄉薦再試禮部不利以祖母年高乃就銓選得如皋縣教諭如皋道遠難迎養分俸歸養正德已巳報滿至部官未轉九月朔日以疾卒於京師惟配袁及婢僕二人在側送終之事皆仗叔祖戶部絡以辦旅櫬南還備經險阻皆袁周旋之力也始公未第祖母養無資曾大父雙瞽責令改業糊口公重違命乃買舟遠服賈辭業師林球造士流涕道故林爲感動贈以言有天人交勝美玉棄遺之嘆久之亦不利加以祖母孀居不欲遠離乃貨鹽於邑之南頭嚴冬烈日率徒步三百里以爲常雖行路亦口誦不置有買臣之風所著經子時義艱得紙恒搜敝牘背書積成卷帙人憐淡苦朋輩見其藝業精深入理咸屈服以所學就正後進聞風相率從游者日益衆然猶未忘貨殖事歲擇餘月日而并力理之或者疑焉公曰祖父嚴命不敢違況學先治生亦前賢所教吾何避爲之如故庸能積累以致饒裕畢弟妹婚嫁送祖父母終事祖父母曲盡孝道每侍寢疾不離左右衣服敝垢必親盥濯人欲代之辭以職分當爾祖父常語人曰卽吾兒而在不能爲也祖母孀居左右就養無方惟恐失其懽心祖母疾信巫公雖素闢邪亦喜趨事其說親多類此處夫婦敬不忘和袁以家計爲憂公曰何苦乃爾士顧所行何如耳憂爲釋課子姪每至夜分所作時義惟指摘瑕疵不與

刪改曰文與時異以人殊當陶鎔變化不欲局乃氣格也處兄弟極其友愛宗族雖衆敦睦無間言如皋人材落寞公在任九年以身爲教講論無間寒暑咸以道義啟發諸生人材遂振有馬紳輩其傑出者邑故有河旋遶學宮爲居民湮塞堪輿家忌之公疏當道疏之胡安定故如皋海陵人學旁有祠後其地屬泰州祠廢公疏於當道復之由是信義孚於上下董學憲臣莆陽陳公署上考雅敬重焉天性坦夷不疑人欺有以不義犯者奮不少讓慕周濂溪之爲人搆一室植蓮盆魚扁曰光霽又題其門曰居臨紅杏青芹裏人在光風霽月中氣象脩然出於風塵之表其居家如此子三人長雲錦入粟爲散官生子卿舉嘉靖已

丑進士任兵部郎中封父如其官見知九江府仲雲祥爲邑庠生痛弗及送父終哀毀廬墓督學朴菴黃公旌奬之尋得疾卒葬於廬次督學莊渠魏公爲立碑題曰鍾孝子雲祥之墓太史程公記之太史甘泉公題其墓曰西廬太史黃泰泉公書之府志季諱雲瑞沒後五年始舉於鄉三年舉進士任南京大理寺評事贈公如其官封母袁太孺人孫男四曰箕卿之弟雲鵬出曰兼曰庶雲瑞出雲祥無後以再從弟雲衢之子爲後孫女五曾孫五尭許尭牧尭聘尭襄尭欽袁嘉靖乙未歲十月十日以疾卒踰年十二月望日與公合葬於祖壠麥家逕之原雲瑞予同年既自誌其平生事於壙懼其德美泯沒無聞也備其行實走書

求帛求予表其墓予聞負異常之質者其所樹立必有以過人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七歲而有異常之行稍長而聞父師之教其天資可謂異常矣其未遇也服賈養親而不廢業其既遇也以身爲教而善作人其所樹立固已過人使其大遇必能震耀宇宙乃止於學官不能展其萬一寧不重可恨歟然季子長孫連登甲第歷官中外衣紫腰金雲瑞以詩魁嶺南與予同舉進士同官大理予與長官爭論刑名被斥逐黃山恥不與求同貶斥時論高之節徵內補出僉憲江右忤權貴沉滯數年復起雲南僉憲進湖南參議行不諧俗見幾而作全身全節尤人所難雖不登台輔視蘭陵槐里之令已過之使遇朱雲之時其折檻豈稍讓之耶此皆先生之所未發而發於其子者若公者可謂有所樹立不負乾坤七尺軀矣予考公生平言行奇偉卓絕雖古豪傑之士殆不能過惜位不滿德其志鬱而不伸其平生之美揜而不著故表而出之以示當世聞公之風者寧不斂衽而屈服感發而興起歟

勅封袁太孺人墓表

勅封太孺人鍾室袁氏之歿既葬之十三年其子參議鍾君天慶狀其平生事請予表其墓予聞造化之理陽全陰半故女子之生資稟恒不及丈夫其有稟賦異常卓冠女流及以贊理內政興隆家道如周之太任太姒魯公父文伯鄒孟軻之母者此則國家將興天地太和之氣萃於其

人非偶然也然亦間見焉乃今於鍾母袁太孺人而見之豈非其家之將興歟按狀母姓袁諱克貞東莞茶園橫崗人曾大父惠德大父尚父崧母衛氏袁東莞故家雖未有顯人然詩禮相承時推名族太孺人之賢雖山川之毓秀亦家教之陶鎔也性習齊莊柔靜初爲處女獨與常流年若干歸評事公適當蠖屈之時上有孀居之老母下無同氣之弟兄家無饒裕之衣食孺人入門悉心幹理寠母多憂朝夕善事得其懽心夫君喫苦攻學躬紡績以相之讀書夜半紡亦夜半讀書達旦紡亦達旦已而夫學成立家亦饒裕養親甘旨亦備評事公領鄉薦作教如皐其教正身率物作人有方人才振起孺人內助之功也評事考績

之京病闕山阻遠欲歸太孺人孺人曰兒輩皆在學弗獲侍我安得離乃隨行蓝齋公以疾沒於京邸從者惟男女二僕孺人哭曰吵予三女萬里鄉關命其盡於此乎既又曰身不足惜夫骸不可不歸乃借力於叔祖戶部絡扶櫬以歸備歷艱險辛苦萬狀始獲歸葬人咸服其有見子三人長雲錦次雲祥季雲瑞卽天慶君太孺人以家政責雲錦令雲祥雲瑞讀父書以繼父志日夜程督之如初相夫君不少貸雲祥痛不及喪父終哀毀傷生爲孝子評事公歿後參議君始登第拜官南評事贈父如其官封母太孺人是時年幾七十矣猶督諸孫勤學業督男女僮僕各勤職業垂二十年不以老而衰孫卿舉己丑進士猶及見之

參議君以詩魁嶺南多士同予舉進士同官南寺相礪以古人事業患難與同物論推重僉憲江右再僉雲南進參湖議必行已志庸是與時世齟齬官止四品僅踰中身飄然高蹈身名兩全孺人之教也孺人家居事親之外尤重於事先歲時享祀晨昏朔望省謁必以禮備極誠意事亡如存遇有時鮮必薦薦必加敬又以禮率兒孫婦女罔有愆違他如五飯酒漿餅餌滫瀡之具衣裳箴紉之業極造精好可爲閫範年及耄耋健康泰不甚用人扶日視兒孫且撫且訓言笑晏晏一日晨起出中堂坐良久視忽偏不省別無言時嘉靖丁未十月朔也扶就床務端臥亦無言越十日午時卒距所生景泰庚午某月某日年八十八方

無恙時常命諸婦女曰觀汝輩家事稍裕輒少事女工亦念我爲妻爲婦夜半紡績之時乎觀汝輩用度多奢泰不自檢飭亦念我粗衣糲食貿布養贍之時乎觀汝輩嘗祭祀接賓客御家衆多簡畧欠周愼亦念我執事敬處衆恩始終表裏不易之時乎汝輩念之遺言不是過也未幾而終迄無他語是其平時之訓言乃臨終之遺囑也亦異矣哉愚嘗評孺人之在室好逑之淑女也之事先采蘋之季女也之事姑崔山南之祖母也之相夫教子持家公父文伯孟軻之母也女德婦德妻道母儀罔弗具備誠女之傑者矣其夫與子若孫皆發身科第爲名宦則孺人之生非天欲啟鍾氏太和之氣萃於其身若任姒諸母與卒之次

年丙申十二月某日參議君奉柩與評事公合窆於太山參家徑其男女婚娶與其穴之坐址向背參議君已具列誌之墓中其德行之美不可泯沒予故表而出之以垂天下後世之女則云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三終

同里後學　陳醲聲鴻亭彙訂
　　　　　鍾攀龍願良仝校

傳　行狀

張母金氏傳

予讀易至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讀禮至內則之教女以女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古之聖人何必於婦人獨拳拳也蓋婦者宗之所由盛衰婦賢則男女正而天下定矣人離必起於婦人故堯降二女於嬀汭曰舜可禪乎予茲試矣夫禪天下必試於婦人則聖人之重婦人也不

亦宜乎今觀其所謂中饋不過躬紡績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所謂女事不過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教子孫請事而已於此能盡可不謂賢乎昔公父文伯退朝而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文伯懼而脩之遂爲魯賢大夫吾二尹白山張君以其母金氏行實請於予曰金氏司馬庫部郎金亮之孫女職方主政金信夫之女弟也幼讀女訓即曉大義先考方田公性倜儻至

孝好義祖大尹慕潛公奇之聞母賢娶以配焉入門事舅姑以孝相君子以禮饋事必親躬紡績治絲繭縫衣裳精五飯幕酒漿祭祀賓客冏冏如禮視文伯之母之所爲無少歉焉御婢僕嚴而有恩故方田君少入郡泮壯入太學得肆力於學業無內顧之憂母之力也方田君不幸蚤世母年方三十有二白山兄弟三人女弟一人俱尚髫抱誓志守節足不踰閾惟紡績教子期以青雲方器每夜讀必監坐至午夜雞鳴即起白山尹吾同始至署惠安大有聲政鄉士夫若李憲副抑齋曾侍御龍山咸作文以華其行至同僅旬日即擒鬼賭獲賭徒獲樹黨之搶奪久爲民患者並置於法治化煥然一新皆母之教也雖制於命不得

大展其驥足然即其所就亦足以自立矣二弟及諸孫在邑庠種學績文燁然有聲俱青雲偉器必不負所望長婦即中丞王定齋公弟邑博厚齋公女弟萬言娶予同年僉憲陳湖山公女萬紀娶別駕王曉峰女女弟萬福配郡伯戴某公孫庠生蒙亨是雖閥閱相當實母之所擇也古云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母之所造何以異是元請以比二母云

楊典幕可齋君傳

公諱舜字世彔居翔風之楊江孝悌出於天性與伯兄世剛同居稱於閭里國初法峻人不樂仕進故公少不習舉業弱冠日者推其年命當貴乃習法律補邑掾赴部試異

等出身省祭歸弘治六年赴部謁選告降等得江西上高典史居官以淸白自持苞苴不入始至邑豪有廖姓者橫暴鄕里威震郡邑人發其不法三十事罪至死當道檄公訊鞫執法不少貸邑豪急伺間夜投白金三百求免公不受昔白令長發其私令長憚避姑名其人還其金又捐一年傭役錢造橋梁以渡行人尤人所難督賦於民不受其私民無敢逋强盜王宏久爲民患捕而戮之民患以除嘗逐林行弗意遇盜知爲公不忍殺可謂仁行於盜賊矣在官六年胥篆二年俸資之外悉無餘取屢引疾乞身當道賢之不忍舍懇求至泣下乃可遂以正德二年致政歸至家杜門絶迹城市邑大夫若江公涯求見不可每遇萬壽

節衣冠望闕拜賀武廟崩憂詔至製衰服哭臨於祠堂三日盡哀作祠堂置祭田忌辰俗節率族人以禮祭祀皆可爲後法公雖以法律出身其居官處家忠孝一節謫孔子業出身者或不敢望而及可謂一鄕之善士矣配翁氏有淑德克相其夫初貧民負傭役錢繫久不能償公欲免之未決翁曰民貧若是何不免之公曰正合我意憫而釋之其賢率此類也可謂夫婦合德矣公致政回路見一男子爲雪凍硬執杖倚石目能視而口不能言公讓裔至浦城活之始知省之漳人也爲尋其伴而與之是府忿恚起彼民各自救夫馬乏人漳人囑其伴自併其担擡翁氏及代負行裝過浦城嶺而免焉是皆陰騭之報也子二曰震字漢冲曰建字漢喬

論曰語云女慕貞潔男效才良予謂貞潔之操在丈夫尤不可少者焉古今貞潔之士每間世而見求相望於一時蓋寡矣況相望於一鄕乎可齋居楊江去予居一里而近於洪舜臣芳洲門相望聲相聞也可齋居官以廉聞於前予與舜臣忝從大夫之後未嘗持官民一錢以歸私室吾三人者相望而出於一時同在一里何天之生才獨厚於一方耶抑大鈞播物本自無心而適遇耶

楊敬孚先生傳

元平生有故人楊君朝幹別號時齋大父黨生公父直叟文雅公君幼慧雙身直叟奇愛之甫十歲輒令出就外傅

常常謂之曰世間惟有讀書高耳百般皆下品也是以遠大責成於君故君學業有稱聲義方之教也弱冠知力學輒愼擇師友其折衷諸說率自心得引進後學講議文字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是以賢愚皆獲其益作爲文章務在理到切實不騁浮靡暇或以詩詞自見胸趣悠然遺興而止不求工也督學屢擢鄕試而竟不能無滄海遺珠之嘆同志之士咸爲稱屈云元見君之爲人要自不凡其事直叟公愛慕不衰雖受贄客外而心未嘗一日不在公之左右每有珍羞輒遺奉然後卽安其孝心純篤如此且苦心力學不以貧撓志寬仁恭恕不脩邊幅不言而接人以敬凡四方賢哲與吾同之縉紳若鄕賢次峰謝君崑逸所貴

君偉咸相與爲麗澤友其餘榮耀儒名者多所禮於其廬其得人敬慕如此元時言事落職朋舊之來訪者屨滿戶外悉相慰問耳君獨以詩送元云晨門荷蕢人言果匆把斯爲自滿看其能以氣義相規〻如此及見陳紫峰紫峰遺元詩云行藏更有深深處其地文光燭上台蓋紫峰意思深長而君則直欲責成於己是元之受教於君者也君嘗謂予曰余年十五母陳氏見背當直叟公之存也旣不能合於世以爲公榮死後又不能爲永叔之表瀧岡吾所最恨者又曰讀義田記始知范文正公之至意懇惻處家之經緯夫固用世之規模也吾有志焉天假我遇當不忘此一段事矣二事見君之大者而竟不售其志友人敎諭

檢吾楊復謚之曰敬孚先生稱情也所著有四書詩經集覽行於時噫君之不試譬大木生於深林雖弗柱清廟棟明堂不妨爲天下材也美璞產於深山雖弗琢珪璋就瑤璵不妨爲天下寶也君以成化丙午九月八日酉時生以嘉靖乙未閏二月十七日終享年僅四十九癸丑冬始克葬於潘林地則元所擇也元與君茹辛麗澤相與有年元幸得第而君不幸命也元雖幸然明於航海而不習操舟用以取困於世豈若君幽韜霜露葆眞弗耀之爲無毀無譽哉今其子光世恐歲月幽遐述生前之實跡故因脩家譜以狀請釆而傳之如此雖其嘉致善行未能殫述有不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而觀孚之傳亦知敬孚先生之不凡也已

林大夫雙溪傳

大夫姓林諱錦字彥章別號雙溪福建連江縣人也以景泰庚午鄉薦署合浦縣訓導事正身立敎旁邑諸生多從問學時四郊盜起郡縣束手無策公屢陳禦盜方略當路奇之天順改元巡撫崑山葉文莊公命攝靈山因得行其所志初至見城中斗窄南郭外居民近千家乃環民居樹木爲柵凡五百餘丈幷徙近鄉之民居之民免寇患歲不登民艱食發倉賑濟民不流餓以訓導秩滿之京盜毀其柵民失庇咸潰入山谷避寇相泣思公葉公以狀聞請知靈山縣詔從之許馳驛之任民聞大喜相率來歸若赤子

之得慈母旣至革諸宿弊政令一新是歲又不登穀價湧貴米斛至千錢公乃發倉以賑窮餓又奏蠲其賦民用蘇是時賊勢猖獗擄掠無虛日公乃單車入賊壘諭以禍福賊感化於是近縣二十五猺皆解甲爲良民有弗率者躬甲冑隨賊所至提兵擊之天順壬午正月敗賊於羅禾水口二月敗賊於盧黃崗嶺五月大敗賊於新庄前後俘斬六百人還所擄掠男婦千餘人賊懼解去攻他邑不敢復近靈山賊退乃去排柵築土城丈四百有奇徙縣治於中城遂宏廓暇日脩學校敎生徒勸民力農桑務孝弟禁淫祀民稍知向風於民利病酌其可垂經久者言之於朝前後三十餘疏朝廷知其忠賢咸嘉納如立總府於蒼梧爲

嶺海生民無窮之福則其大者在任二十餘年軍民安堵狼獠猺獞亦皆向化晚年邊境無事遂致政歸民思之不忘立生祠祀之欽州亦有專祀

論曰吾觀雙溪林公豈非豪傑之士哉遷史稱李牧居鴈門備匈奴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大破匈奴滅襜襤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不聞惠養何宜之政班史稱龔遂治勃海單車獨行至府盜賊悉平開倉廩假貧民勸民務農桑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不聞折衝敵愾之功若吾雙溪可謂兼之矣豈非振古之豪傑哉獨怪公之才略事功不少古人而官止副使竟不得如龔黃之大拜不知當時之爲公卿皆何如人此則當時用人者之

過於公何損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專祀雖當時之爲卿相者未之有也公之所得不益多乎哉不益多乎哉

陳大夫蒙菴傳

大夫姓陳諱烓字文用別號蒙菴更號留餘叟其先光州固始人也世入五季方域分崩有陳檄者以光州豪傑從王氏入閩官太尉長子令鎔卜居大義遂成巨族代有衣冠公幼敏慧讀書日記可千言始爲時文即屈諸長老年十六爲諸生有聲鄉校以春秋取鄉舉禮闈三北猶不屈曰未遇知己耳知我者必彭彥實也蓋彭爲翰林時以經學名世故公自負云已彭主南宮果爲物色登成化戊戌進士第初授潮州推官斷獄詳明凡郡有疑獄不能決必屬公一訊即得其情釋枉濫以無數民咸德公或持金爲謝却之有畫像生祠者編吏係於諸邑計度自心吏莫低昂其手民稱平饒平山民以責逋興變震當路公治得其要咸委情輸負旬日帖然行部所至窮民不遠數百里求直公牒如麻隨手剖決無留滯公暇以經學授諸生得其旨者往往脫穎爲名人佐郡四載能聲籍甚布政陳公選廉使閔公珪交章薦之擢南京監察御史清兩浙戎政兼刷三司案牘得兵萬人劾監司以下十三人名大起然怨亦基於是孝廟更化應詔陳八事曰專委任曰定查理曰理迷失曰清冊籍曰憐老幼曰申役占曰革吏弊多見采

納其八曰蘇民困蓋朝廷歲遣中使錫袍龍山神大爲民病故公言之雖弗即行自後言者繼起事得寢公之啟也秩滿擢廣西按察僉事猺賊黃鑑成戕殺副將朝捕之急公與歐參將計獲以獻泗城州土官嗣絕外婦子岑節求爲嗣當路可之公獨不可其人行重賄公笑而却之賓州八寨叛服靡常議者謂當隸恩恩以制之第避嫌無敢主者公獨主之恩恩德公厚爲謝公却之府江用兵紀功核實冒僞已賞不酬勞人咸惜焉兩監廣右文場錄文多其手訂御史林廷選劉璋交薦於朝丁母呂孺人憂服闋不復起銓曹以舊官起公兩浙抵任三月引疾去年方五十二僚屬不能留御史鄧璋特奏留不報公歸杜門絕跡城

市上官過從必與欵洽否弗面也常葛巾藜杖遨遊山水間遇適意輒形之詩歌晚與林雙松諸老爲泛江之會分韻賦詩比於洛社云正德中遇例進朝列大夫冢子中丞德英又舉進士時人榮焉晚患風疾艱行履年七十九以疾終公貌豐而神爽雙瞳炯炯音吐洪亮性夷坦於物無忤逢人即吐其真無隱藏平居如春風煦物人人可即至當官涖事公私界限斬斬如秋霜烈日人不能犯志尚儉約在官不忘布素居鄉恒徒步塗遇人莫知爲公者尤好禮雖老且病家廟姻戚里社歲時拜謁遺問往來不廢人難之生母王氏歿哀毀如盛年身在岩穴其心未嘗忘當世故時事拂膺輒形慨嘆曰惟教子之務中丞方少知其

異器擇師教之又時訓迪既爲推官歲與白金四十兩曰助若養廉毋忘予戒故中丞歷宦中外至今官公之教也尤好獎後進元昔辭泗南歸公時已艱行乘肩輿僮掖行謁元於旅邸元謝以詩曰身病乞歸頭未白人扶再拜眼何青正指此也性喜吟咏有留餘集若干卷

論曰吾觀大夫如鳳毛驥足其人間之希有者乎其任職居官所至必顯效見奇立聲名留澤惠雖詩書所稱能吏何過焉屢却夜金不爲利動關西四知又何多讓用不究其才卷懷太早使人有横舟之嘆觀其家居聞時事輒槩憂喜然則懷寶迷邦豈我志也必有弗獲已焉者矣然高蹤巍槩使人聞風景慕而震起其裨當世利生民與兼善者又未可以優劣論也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大夫以之

林大夫羅峰傳

大夫林氏之裔諱珹字時獻別號羅峰晉江人也世居陳江之塢爲人重厚朴茂言若不能出口而敏慧內通於書獨善悟曰誦千百言發爲文詞輕清洪亮如敲金彈絲鏗鏗乎有餘音初從蔡虛齋高弟田南山受易學有聲儒林虛齋器之曰吾泉後進其在斯乎弘治乙卯學使善其文置首選應鄉試復當首選有司以白衣易置之然先生長老見其文咸自謂不及一時經生學子爭錄傳誦如恐弗獲尋舉丙辰進士泉白衣取魁第前此未有也人謂破天

荒云試政兵部念親坦夷翁乞侍養居三歲以坦夷之命起就銓授寧國府推官寧國畿內劇郡訟獄囂煩難治大夫鎮以和靜法無泥尼人稱平恕一日忽心動曰吾無事而憂悸若此毋吾親有故耶已而果得坦夷翁之訃人謂誠孝所致報至即行民依依百里攀送弗忍舍服除作堂居第之東扁曰萱室意終事母母不悅曰人子之孝顯親揚名而已若父未封而就木奚孝大夫悟乃赴銓補浙江溫州府推官治溫如寧民懷猶昔居無何復以太安人之喪去服除赴銓銓部以寧國之民之思也復寻寧國其民聞之喜曰使君復來吾其無冤乎政成入爲戶部江西司主事監稅河西務賦盈商裕稱廉能焉轉山西司員外郎

時有宗戚奪河間民田搆訟二十年不決部使者莫任大夫奉命鞫訊歸其田於民還奏稱旨且疏所見數事以聞輿論壯之晉陝西司郎中督視京儲出納明允出知江西饒州府適姚源兵戈之後生理凋悴公私靡弛大夫曰今日之治在德不在刑及去煩苛崇寬大疏鬱滯恤疲困日夜拊循其民而噢休之民獲蘇加意學校時以德業課諸生差其賢否而施懲勸士益勵進科目得人為盛府署故燬久覆茅茨大夫始營搆費出自官不及民民樂成之宗藩祿廩頻累有司大夫節其淫侈時其祿入毋俾傲吏民亦無暴聽訟每至夜分僚佐或勸以自逸大夫曰君畀予以民予自逸俾民弗獲展其衷其謂何久之民亦向化訟

漸簡賢聲日著當道交奬適有瑞徵士民獻頌讓曰善政不紀瑞瑞在人和耳人曰有道之言也正德己卯宸濠舉兵叛宣言過饒士民洶洶欲遁去大夫曰彼以虛聲喝我也無恐戒所部團練義勇嚴備特偽檄交至間諜踵於郡邑弗為動已而賊竟向九江南京不犯饒陽會都御史王守仁檄至郡提兵赴難克復藩城擒逆濠繼督舟師之南康九江掃餘孽撫瘡殘民用安凱還奏捷有金綺之賞庚辰武廟南巡將幸江右命往九江綜理舟餉刻期而集武廟竟不至人方期以大用適有逢官干以私弗可遂為中傷以去無慍色或請少辯大夫曰行止命也安能多事異吾與哉至家杜門不入城市郡縣非公事不至郡大夫尊

寵以鄉大賓力辭不赴與鄉諸老為洛社之會性不能飲惟賦詩自娛晚移家郡城之東南作羅峰書舍於居第之東以圖書杖屨侍老嘉靖壬寅七月朔大夫生日也忽染疾越一日疾革諸子姪環泣問以後事不答舉手以示而歿大夫狀貌豐偉無他腸深沉有度喜慍不形寡言笑雖宴以冠或端坐竟日無惰容親朋群聚談說移時不聞嘲謔之語造次不聞咤叱之聲他無玩好惟喜古書法帖名畫善貯蓄時取觀閱自適孝友根於天性事二親備諸愛恪執喪哀戚甚仲兄早喪以伯氏仲子後焉嫂氏病將死念諸姪服勤量予遺產大夫償金諸姪歸產繼子俾隆所後與伯兄靜菴酷相友歿哭盡哀葬之古陵虛石以自待

曰吾兄弟死且同穴無相遠也厚撫諸姪若已出奉身甚薄樂周人之急宗族貧者衣食之死者葬之所親舊以乏告弗吝也治家甚嚴居鄉恂恂無貴態人樂親之處人和易故無大小咸獲其歡歷宦二十年為僚佐則以敬正輔長上為長官則以道義率僚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獨立無朋任真自率或以此取尤於人置之不校惟相知深而與處久者乃知其忠厚正直可方古君子云子二人長艮儒次艮牧咸能服公之教以無墜家聲待用有日

贊曰語稱剛毅木訥近仁林大夫言若不能出口而孝弟足稱非木訥與褫宗戚豪奪之田歸之民以杜二十年之訟非剛毅與若夫以誠待人以勤涖事所至留惠澤去有

遺愛史稱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公非其人與非其人與

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行狀

先生諱淸字介夫虛齋其別號也先世居惠安東林里元至正間有處士惠者避紅巾寇徙晉江是爲始祖傳高祖潤及曾祖輝中永樂甲午鄕試卒祖懋德不仕父觀慧以先生貴封吏部稽勳司主事母王氏封太安人先生天資穎悟穉出流輩髮就總書冊其師明有司試其文皆以大器期之及長益肆力於學六經子史及周程張朱性理之書靡不熟讀而精究之謂易五經之首性命之蘊故尤盡心焉毫分縷析不遺餘力而深造獨詣有發先儒所未發

者胸中所存要不肯小就直欲窮極底奧折衷群言而上繼朱子於前人蓋不多數嘗謂吾平生所學惟師文公一人而已文公折衷衆說以歸聖賢本旨至宋末諸儒割裂粧綴盡取伊洛遺言以資科舉元儒許衡吳澄虞集輩皆務張大其學術自謂足繼道統其實名理不精而失之疏畧本朝宋潛溪王華川諸公雖屢自辨其非文人其實不脫文人氣習於經傳解有究心國家以經術取士其意甚美但命題各立主意衆說紛紜太宗皇帝命諸儒集群書大全不分異同撮取成書遂使群言無所折衷故吾爲蒙引合於文公者取之異者斥之使人觀朱註瓏玲透徹以歸聖賢本旨如此而已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

而應故號虛齋好學之心至老不倦居官出則治事入則觀書或與諸生講論雖隆寒盛暑不廢常見其臥榻置燈思維自得雖夜半必起而筆之與諸生講退卽記其難疑答問之語以入蒙引有就問者卽傾倒與語每自夜分達雞鳴方辭去教人以看書思索義理爲先其言曰今人看書皆爲文詞計不知看到道理透徹後詞氣自昌暢雖欲不文不可得也又曰吾爲蒙引使新學小生把這正經道理漸漬浸灌在胸中久後都換了他意趣則其所成就自別先生教人旣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士出其門皆能以理學名於時故教聲振於遠近宦轍所至如建如嚴如杭以及南京隨杖履者常百餘人其在病告侍養守制家居則

設講於水陸僧寺有志之士不遠數千里從之泉南人物一時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今天下稱易學猶稱泉南成化丁酉福建鄕試先生年二十五卽發解首有司刻其文先是淸源山鳴如玉磬聲者三日人以爲先生之兆云辛丑試禮部大學士劉公珝方以編脩主試事酷賞其文拔置首選將刻之先生以大雪不終試乃落士論惜焉入胄監祭酒瓊山丘公濬試蔡沉進尙書傳表批其卷有眞儒是宋人之語深加敬重登甲辰進士以病歸戊申弘治改元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冢宰三原王公恕重其學奏改吏部稽勳司主事時與談論道理及訪以時事與當世人物先生感公知遇無不言因上時事管見三劄公皆嘉納又

疏名士東山劉公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王公一時錄用殆盡時有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冢宰朝廷怒下之獄將處以極刑大司寇何公喬新方以病在告舉朝驚懼計莫知所出度惟何公爲能解衆以先生何公所知以其事卽之謀先生曰已達言於何公何公卽出上疏救之得不死謫嶺南先生作詩送之死又以詩哭之其事尤爲時論所重辛亥丁母太安人王氏憂服闋王公已去位銓部有不悅先生者以補祠祭司員外郎先生有長子舉人存畏之喪乞留都厝家室以取選不公爲言者所論遂壓先生南京吏部郎中上疏乞終養至家未三月丁稽勳公憂服適除弘治甲子山東巡按御史陸公偁請主其省試事先

生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丙寅正德改元朝廷卽其家拜江右提學副使既至修白鹿洞重師儒以德行道藝教學者而時課試之激勸有方士欣然爭向上列學政文移及大學中庸蒙引精選程文於學宮學者有所矜式丁卯小試凡居首選之士悉麗鄉薦人尤服其明江西舊例三司朔望先謁寧府而後謁文廟先生率僚屬先謁文廟寧府大怒加訕罵又欲三司具朝冠先生不從又怒先生既不悅於寧府又因其行事度其必反遂上疏乞致仕寧府知其賢使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先生力辭既歸數月朝廷復以南京國子祭酒起之命方下而先生以病故遂不起矣先生素有精鑑常以文字知人之窮

通壽夭士有經其甄別者毫髮不爽在江西舒倚撰芬夏考功良勝鄒編脩守益方爲諸生未知名先生試其文於芬則以殿元許之夏與鄒則稱爲臺閣之器既而皆如所料子舉人存畏聰明夙成先生賞其文疑其不壽學政文移謄其文之粹者先生謂不類平時之作自意必不久不知何見也性好山水經史之暇常攜諸生山游裹糧數百里或經月而後返常謂山川秀抱必毓賢俊風氣齡踈斷無佳產於是漸用葬書改遷其高祖四世以下墳塋又欲遷所居於叢木臨流之處未就歸自江西卽絕意世事日與門人數輩觀山翫水尋葬地以爲樂曰此吾身後百年事也體孱瘠素多病湯藥恒不離一日微恙不復服藥或

強之曰吾數將終豈藥物能續耶前數日召門人故友與別俱朝夕侍左右一日自知將盡沐浴更衣冠端坐謂諸生曰吾官至督學於願足矣復何憾但吾平生志慕古人古人如賈誼諸葛孔明輩皆年未四十做出許大事業今吾年過五十而功業不建上負天地中負朝廷下負祖宗皆吾所以羞也諸君其識之勉之言訖瞑目而逝時正德戊辰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四刻也是夕有星墮於屋西吻距生景泰癸酉年五十六先生孝友出於天性急於求道而進取之念略筮仕二十五年從宦不能十年家居事親讀書之外惟與諸生講學著述及游觀山水而已方進士在告爲母王安人寫容安人見巾幗猶故愀然不樂曰

吾聞母以子貴兒必以官榮親吾有冠服之榮卽吾無恨
矣先生聞其言大哭隨促赴選比至得封安人始末在留
都一日思親心動卽上疏乞終養至家僅三月而主事翁
歿人皆謂孝感所致二親歿後毎忌日必痛哭流涕終日
不飲酒食肉其純孝率如此宗族有貧乏者毎周恤之死
而殯葬之撫其孤者凡八九人叔父容年老篤疾莫爲生
一子四女日就寒餓先生子其子嫁其女奉養之終其身
母安人弟翰爲晉安驛丞鄭者子以去王祀中絶後鄭有
子翰莫能歸先生訪求得之蕭山適翰死收其骸骨挈其
妻子以歸給以田廬俾主王氏祀於門人尤有恩義有貧
者常衣食之而假之館因之成就者甚衆平生惟輕利好

施故家無儲積垂歿之際身無以爲殮皆有司及門人助
之先生少而聞道自幼知學卽悟世儒詞章訓詁之非而
得乎濂洛關閩之風旨謂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
子之道不明則聖賢之道因之遂晦故其所學所推明惟
朱子而已至其用功之要則求之心嘗曰吾居閩南一念
及燕北其神卽在燕北吾居燕北一念及閩南其神卽在
閩南此可見天地之神在我善用之則窮天地之秘搜聖
賢之蘊達古今之變而無所不之也故其爲學必定此心
於靜密以立之本運此心於思索以致之用庸能剖析義
理入於毫釐折衷群言歸於一致又其言曰東海之士得
論語讀之可進於聖人西海之士得大學讀之可進於聖
人南海之士得中庸讀之可進於聖人北海之士得孟子
讀之可進於聖人蓋語孟學庸之書各自以所見示人途
轍少異而其歸則同士囿於東西南北之風氣各以其性
之相近爲學而皆可以入道聖賢垂世立教微旨各有攸
存然非先生之眞知允蹈未能發以示人也然則先生之
學於道深矣世之支離博雜者固不敢望其下風自謂簡
易高明而中實晴昧者又不足涉其藩籬也爲文章尙理
致皆溢中肆外之語不待雕琢而成淳雅平實如良金美
玉無瑕可指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之不厭也所著有四
書蒙引易經新續蒙引河圖太極圖說綱目隨筆密箴文
集皆足以發揮經言折衷衆論羽翼四書六經有大功於

朱子之門以開後之學者仕必欲行其所學一言一行不
合於時則奉身而退雖挽之不能使留則守孔子進禮退
義之家法而禍幾燭見於十年之前又庶幾大易所謂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至其死生之際卓有定見從容而無
遽急安定而不紊亂雖曾子易簀之時朱子屬纊之際要
不是過非達死生之理而深契乎性命者其何以至是噫
若先生者謂振古之豪傑非與元之學也後毎恨不得與
諸賢及先生之門親領其教音蓋嘗聞風興起於先生之
書潛心熟讀亦旣有年竊有以得其緒餘之一二矣癸未
之春考績北上先生之季子舉人存遠過予於京邸備述
其先人平生事託爲序次以垂不朽夫褒崇先哲子志也

亦予責也所愧淺劣無似不能寫先生之萬一況旅次倉皇書籍俱無可考姑據所述與元前後所聞於人者互相參考作行狀若先生之盛德大業元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俟後之君子

南京大理寺丞後峰黃先生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鞏字伯固別號後峰黃氏系出唐桂州刺史岸世居莆之黃巷曾祖師憲祖文嘉父德珍以先生貴贈刑部主事母鄭氏封太安人先生生於成化庚子十一月丁丑少名天佐年二十讀易之革有感因更今名弘治辛酉年二十二以詩舉福建省試第七人登乙丑進士初授湖廣德安推官迎母就養在官有能聲人稱黃片時巡

撫王都御史綸聞其名訪以時政因條五事王公摘其二做諸郡丁卯秋試巡按李御史天賦奇其所作以之代校官之之甄拔皆名士錄文多經其手其僚李知府金請爲郡士開講講下近百人經指授者多出爲名宦沈提學鍾致政居鄂見之執手與語老夫與見素交見君如見見素矣見素今刑部尚書林公也假孝感邑與民興利除弊尤以教化風俗爲先建木鍾堂詠歸亭及齋舍四十間旁刻白鹿洞教條程董二先生學則於學官又倣董孝子墳立崇孝亭自爲文勒石表之撫按監司前後交以賢能薦正德己巳夏考績至京適有旨取用遂留爲刑部主事闔郡人爲立去思碑移書止之在部體公行恕庶獄以平與蜀人宿主事進同志公餘惟以講學爲事本部劉尚書璟張侍郎泰張尚書子麟前後遣子從學何尚書鑑嘉其有吏能命主一部奏牘辛未秋何公轉兵部以練達薦於朝得改兵部武庫司專司奏牘時四方盜起羽書旁午奏覆日數十上先生隨事分處皆有條理何公倚仗之何公去陸尚書完繼之見其具稿驚曰吾意子一文士耳其吏事之精乃如此甲戌春進員外郎充禮部同考會試官得士馬理而下三十餘時稱得人太宰遂菴楊公見其所批馬理卷喜曰考官得人矣秋陸公以劉東山例表薦涂詿車駕郎中經理馬政大有能效明年春改職方司郎中廷議奏牘盡以屬之夏四月丁母太安人憂歸守制家居三年不

出庭戶治葬畢合族人建祠堂修四禮以訓教子弟耿介自守不以秋毫事干人鄉前輩如今大理寺卿山齋鄭公都御史松崖方公與故御史陳公茂烈布政周公瑛咸雅重之與爲忘年交見素林公尤愛之以子郎中逵之女配其長子戊寅春服除將赴部聞武廟北巡慷慨就道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已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許國也見素山齋松崖諸公聞而偉之鳳山之別諸公咸在素翁贈以詩云老至斷儔侶慰心良自得意蓋有所屬者先生亦以爲知己云至京補武選郎中己卯春三月朝廷有旨南巡先是車駕北巡宣府大同陝西榆林等處所至供億不堪郡縣騷然閭閻雞犬爲空而東南水旱不

常正民窮財匱之際一聞南巡之命遠近震恐廷臣皆以爲憂相顧莫敢言是時邊將江彬貪緣用事寵絶一時生殺予奪出其口車駕巡游蓋彬所誘致於外欲以專擅權勢也衆怨盡歸於彬但無敢攻之者先生毅然發憤曰此吾報國之秋也遂疏六事指陳時政詆斥江彬伏闕上之其一曰崇聖學大畧謂吉凶悔吝生乎動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其所以盤游無度流連忘返者毋乃動之過乎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大畧謂言路之通塞係國家之治亂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

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願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大畧謂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爲怪事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若此奈宗廟社稷何願陛下削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天下之分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之其四曰戒遊幸大畧謂陛下始時游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爲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至使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而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爲盜賊速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願陛下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始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則向

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大畧謂今之小人欲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凶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願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大畧謂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曜宗廟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游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

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
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願陛下早及是時於宗室中
選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嗣以係四海之望待他
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
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所言六事俱切中膏肓語詞峻直有
舉朝所不敢言者疏既入自意觸犯忌諱必死爲三札一
遺林見素鄭山齋方松崖三公與別且以後事相託一遺
門生馬主事理親友方主事豪鄭主事善夫三人託以收
拾遺文一遺仲弟布語以家事又以幼子稠程季弟肇託
其友周御史宣凡諸事俱預處分以待罪初先生以其事
白吏部陸尚書完陸止之曰君且安靜不久當以善地相

處先生退曰是欲以好官縻我也車駕陸員外郎震亦欲
言見其藁願與同僉先生未知其志辭陸曰昔蘧伯玉恥
獨爲君子胡君之待人不如伯玉也乃許之朝廷見其疏
大怒江彬亦深惡之與陸員外同下詔獄梏桎之三訊杖
焉廷跪五日縶獄一月必欲置之死先生體不勝杖臀無
完膚伏蒲奄奄莫能運動衆皆謂必死而自分已定畧無
幾微見顏面方與陸從容賦詩講易九卦以求處憂患之
道又寫小像自贊其畧有云此內何有節義文章此外何
有太古冠裳皆忠義所激發將絕者三幸而甦陸竟不起
初劉瑾錢寧江彬相繼用事重法以繩言者人方以言爲
諱至正德末年極矣逮先生倡義伏闕朝士爭和之天子

方盛怒峻法以禁而犯者如歸盖衆皆先生所感發也同
時被繫者百餘人部寺爲空得禍最慘者郎中張衍瑞美
龍孫鳳陸俸員外郎夏良勝主事萬潮林大輅蔣山卿脩
撰舒芬寺正周叙張士鎬寺副郝鳳昇孟廷柯郭五常金
罍評事傳尚文蔡時姚汝皐博士陳九川行人鄧顯麒顧
可久陶滋巴思明李錫黃國用李儼潘銳劉黻張岳翰林
庶吉士江暉馬汝驥汪應軫曹嘉王廷陳醫士徐鰲得不
死落職除名死者十八主事何遵劉校照磨劉珏評事林
公黻司副徐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諸臣
既以言得罪然朝廷南巡之志自是亦沮是時國本未有
所屬寧庶人千謀百計蓄機覬舋乎其外江彬挾震主之

威攬權隱禍於其中西北二邊經蹂踐之餘東南之民正
在凋敝之際天下奸雄又窺伺睥睨於其旁天子方輕去
九重之安以蹈不測之區若一舉足天下事大有可憂者
賴先生忠憤激烈諸賢同聲相應出一生於九死之餘以
挽回聖志於萬不可動之際不可謂無功於社稷生靈矣
先生既不死遂與夏員外萬主事陳博士同除名先生欣
然就道時江彬且密圖之先生謂不可死於無名褁瘡微
服由間道以去走千餘里至濟寧始問舟以詩別其弟肇
有不用汝誄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之句盖肇嘗勸以
遜言避禍不用故此云然於是見先生所志既定雖歷顛
沛萬死有不悔者矣二子道亡一葬姑蘇一葬錢塘立石

誌之而去聘人尤傷之過藺谿哭陸員外爲文祭之詞極
悲慘聞者皆流淚至家祭告家廟而後入遂杜門不出惟
講學著書日與聖賢爲徒侶家貧用度或不給不免舉貸
於人人有周之者又不受鄕人無智愚賢不肖咸加敬愛
當道過莆必拜問於其廬巡按沈御史灼爲建立誠書院
以表之先生旣歸將爲終焉之計無復當世之望矣嘉靖
改元以南京大理寺丞起先生於家先生嘗傷於杖不任
事本不欲起感聖上知遇勉强受命因謝恩勸上稽古正
學敬天勤民必爲堯舜必法祖宗且謂君子或有過誤所
當愛惜而保全小人豈無才能要須深惡而痛絕凡數百
餘言皆藥石語其爲大理也勤以涖事蚤夜孜孜不懈持

心公正私意一毫無所容法所當加雖鄕曲故舊不少假
借事涉權貴無所回避遇有難獄或法律未明必平心易
氣與屬官反覆辯論務得其當而後已未嘗偏執已見故
屬官各得盡其情罪人亦輸服至官不數月廷中稱平兩
法司雖經評駁無有後言者由其公明之服人也八月聖
旦大理寺於次當入賀先生忽病作旦夕以爲憂所親勸
以病辭先生曰吾受國厚恩當盡禮於君父而以病廢何
顏復居位哉萬一不能行則當引去以自咎耳屬病稍愈
六月二十五日犯暑以行先生聲名震朝野聞其名者皆
以不及見而爲恨及至京朝紳爭拭目平生知與不知皆
傾蓋就見先生亦勤於延接殆無虛日所親必夜造與之

盡繾綣先生以孱軀負宿病道感暑氣至京又疲於人事
疾因之大作諸藥蓋勿效素翁山齋更迭候伺之素翁至
不解帶夏員外馬主事陳博士皆朝夕視湯藥病二十三
日以九月九日卒於西長安之朝房舉朝公卿大夫聞訃
傷悼奔弔爭捐俸金致賻下至走卒負販亦奔相告嗟嘆
曰天奪吾忠臣忠義感人近世所未有也素翁山齋共捐
俸金合諸賻贈治殮具匠事殯殮之夏員外馬主事陳博
士與諸親戚皆就調護其喪事惜之者曰後峰不死於被
杖顚沛萬死之時而死於此何耶或曰後峰志在以身徇
國千里趨朝以死盡天欲顯其志成其忠也歿後劉給事
中世揚黃御史國用上其節於朝贈大理寺少卿與祭一

壇蓋殊恩也先生天資過人性甘淡薄世味紛華一無所
好自知爲學卽以古聖賢自期待其必爲善也猶饑之欲
食渴之欲飮而忠孝大節實出於天之所特授有人所不
能及者早喪父事母太安人獲其歡心疾病嘗嘗糞及死
哀毁過情喪葬一如禮二弟希肇尤加友愛肇教習進士
業不成使爲掾今丞池河驛希不仕父所分業盡以與之
姊適鄭氏俱歿旣葬之復撫其遺孤如己子家居貢文之
金以周宗族之貧者葬諸叔之喪凡若干立心處己必欲
置於道義聞一善言善行卽劄記而服行之人或告以己
過則欣然更改蚤夜精修省察克治未嘗以一日怠也辭
受取予一無所苟尤以不受爲潔在大理堂隷綹錢不入

私室盡以充公用居官清白始終一節筮仕二十年田不
能滿十畝歸家不免匱乏權貴之門於禮貌不輕假借在
人有善則扶持必欲成就之尤喜引薦人物至人之奔競
則深嫉之士大夫與游者常以爲戒平生所爲多不徇流
俗故人或目之以矯然先生方卓然自信莫之恤也嘗謂
人生百歲仕宦至卿相中間不過三四十年耳惟立身行
道乃千載不朽之計世人貪富貴而昧道義徒以三四十
年易過之富貴而易千載不朽之事是所謂養其一指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惟所見旣大故世間利害得喪舉不足
以惑之身長而小清臞鶴立退然若不勝衣遇事當爲雖
萬夫不可奪挺然自樹若負崖岸飾邊幅不可近接人無

大小謙抑和易有人不能及者所志惟在天下國家每聞
朝廷事當痛快處則喜動顏色一不當意如負病在身其
才具之優無施不利故自爲節推爲刑部爲兵部至大理
所至皆有能聲使不爲氣節之所掩自當以政事之才名
當世尋常手不釋卷雖居官猶劬書種學如儒生六經子
史百氏之書靡不涉獵多有自得處詩文氣清有理致當
其意到獨得要亦自成一家言雖其所主不在於是要亦
不可泯沒者平生所著有後峰居士文集若干卷又有讀
書錄山居筆記諸作皆未成書先生有以身徇國之忠有
一介不苟取之廉有通經博古之學有超越衆人之議有
經綸不盡之才使假之年充所養得大用而盡其設施必

能爲國家致隆平之治天下蒼生將有賴焉惜乎壽不償
其德用不盡其蘊年僅四十有三而所樹立竟止於此豈
非國家生靈之不幸哉娶林氏生二子旣喪無復出素翁
山齋謀以弟布之子耜孺爲先生後女一適生員李岳林
氏出一生十日而先生北上娶王氏出也元與先生相遇
也晚先生來官棘寺以元爲可教輙忘分與交屢以平生
畏曲事相詔先生歿後又發其家藏檢閱之因得盡核其
平生大較及考績至京素翁將銘其墓命予狀其行以備
去取山齋亦以爲言元旣辱先生之知又核其平生事且
有二公之命烏乎辭苐恨才疎學淺先生之盛德萬一不
能有所發揮又平日所望於先生者謂何而遽使操觚執

筆以誄其身後事曷忍哉存歿交感不覺悽然補綴成言
姑以備有道之删采爾

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朴山林君行狀

同年南京禮部郎中朴山林君旣歿其子焯叙其先人平
生言行履歷請予爲之狀泣而言曰先人之知己者莫如
翁願借言以垂不朽嗟乎朴山予良友也予廢居八年朴
山自太安之任慶遠服除赴部補任南安陞秩南部咸過
予行色匆遽率數言而別平生懷抱殆弗獲盡意朴山當
遠到尚有待也胡竟止於是雖無乃子之請猶將述其平
生之賢以致予志況請耶朴山出自吾林其在漳浦若予
家同安咸邑之望也君諱梅字魁春改字以和世居漳浦

之朴山因以爲號君天資穎悟髫齓習舉業治毛詩卽有
能聲年十六補邑弟子員督學姚東泉劉執齋二公咸器
重焉鄉別駕高公聳見其文與貌知其遠器以弟之女女
焉領正德十一年鄉薦四試南宮弗利卒業成均益肄力
於學大司成介溪嚴公試其文期以遠大爲更今字登羅
洪先榜進士第試政秋官丁外艱守制家居以邑大夫聘
纂脩邑志酌在揭凡艇閒搜逸人稱良志服除就銓嘉靖
十一年授戶部貴州司主事監督簣土等倉出納明愼表
出曹署督課江關釐革宿弊秋毫無染江州人士有秋風
之淸可況行色之譽十四年奏最得推恩封贈所生及其
室進署本部陝西司員外郎事覺察內帑却群奄人求請

獨守法紀司徒儉菴梁公考其最稱君有平易謙厚之資
著督理精詳之政十五年遇朝廷推恩得實授晉封十六
年進山東司郎中督運糧儲轉輸無敢後期後卽罪之權
勢關說俱不免或謂非保身保位之道君厲聲曰吾所知
者國法耳遑恤其他大司徒蒲汀李公重之以廉潔薦於
太宰松皐許公部事無巨細咸與商確吏部欲以君知成
都府李蒲汀留之督運內帑金三萬赴襄陽扈駕還賜白
金文綺調河南司郎中先是勳戚夏勳怙勢奏復庄田下
戶部議君執不可忤權貴落職出知泰安州人有戚之者
君曰京畿內外庄田咸爲戚畹所據命官淸刷取而歸之
官此嘉靖興革之新政臣子所當恪守也夏勳首欲復之

使其計得行則奸雄乘機而動國家良法從而壞吾之罪
豈止於遷謫我今獲左遷吾其幸矣又何戚乎士論偉之
十九年之任泰安州故逋逃淵藪民習狡僞囂訟稱難治
君至誅鋤强梗剗除奸弊節費惜民州民編役沙河荆門
等驛正戶作奸虧損貼戶久爲民患君乃差民貲產厚薄
爲九等彼此通融力役始均無偏重偏輕之弊民患始息
觀風使臣以賢能薦期年轉同知廣西慶遠府州父老遮
留脫靴以寓去思取道閩廣歸省太宜人中途聞訃抵家
守制足不入公門服除赴部執役禮闈勤以供事二十三
年補任江西南安府查處驛傳條陳六事宿弊等革如泰
安視篆數月持正執法豪强惴恐無敢犯期月擢南刑部

員外郎尋轉禮部精膳司郎中二十五年攜二僕抵任寄
寓公署淸曹無事惟取古書置左右朝夕誦閱君雅自負
一經摧折遂沉滯不振或教以學速化笑而不答亦以老
大困頓不能俯仰於人有鱸蓴之想二十六年春欲棄官
歸乃爲大宗伯兩洲王公所留入秋臥病月餘王公視之
猶與議論天下事不以生死動念七月十一日卒於精膳
官舍年五十有七兩洲命同官治其喪檢其囊無長物平
日所積惟簡編萬卷君性嗜學雖久仕猶不廢尤酷好書
籍購求與書不吝百金政務之暇輒取觀閱每讀至夜分
子史百氏下至醫卜星命之書無不涉獵故其學日博文
日益有名有雜著錄藏於家教子良勤雖夜分又以書史

口授諸子性寬厚慈祥待內外親戚下及僕從皆有恩惠
遇鄉人無貴賤少長周旋欵曲咸出由衷親賓過從酒食
欵洽必盡其歡對榻談論古今事亹亹忘倦歷官雖久勤
儉猶昔負郭田數畝家居或過家輒課僕僮耕稼晨出夕
歸不啻一田舍翁也敦朴以先鄉人故爲鄉閭所重訃至
之日識與不識罔弗嘆惜有遽奪老成邦無刑治之恨焉
曾大父昌吉大父弘貴咸隱德弗耀某娶某氏生子某長
某次某君以支子爲伯氏裔後以君貴贈承德郎戶部主
事加贈奉直大夫本部員外郎妣陳氏封太安人晉封太
宜人配高氏初封加封如其姑子男六曰焯邑庠生曰烜
輸粟授散官曰炯國子生曰燧亦庠生曰煜尙幼咸高出

曰烙出自側室王氏女四孫男六嗟乎朴山吾考其平生
學識其節操其治政卓然足稱使輿輔不脫而年壽不虧
雖公輔可立致也乃宦途顛頓淹滯中外十八年壽僅踰
中身而官止一部郎豈非命耶然度支錢穀之淸權貴庄
田之執泰安南安之政生有榮名死有遺澤雖顯顯亦莫
之先則朴山不可謂屈也予無以揚朴山乃次其平生行
實爲之狀

先府君明夫先生行狀

先君諱應字應彬以字行別號明夫世居同安翔風廚圖
山頭曾大父五秀才失其名大父諱乞奴父諱凱明母戴
氏凱明子四先君行居三以叔氏聰明無子後焉性敏悟
絕人少喪怙鞠於母李以愛失學讀書只四書白文長於
書多旁解觀書過眼輒能成誦嘗有官司榜示數十條好
事者疲於抄錄先君哂之人曰若則若何先君曰人眼當
爲胸中物耳人以爲妄試之授以紙筆許三閱而錄僅至
再不遺一字衆皆驚服語元曰吾恨不讀書進士易得也
元質鈍年十七始知學每讀至夜分先君弗取也曰汝故
兒嚌日誦四千餘言然吾未嘗見其夜讀今若日誦不能
三百字復苦如是耶元於書苦讀竟不能成誦姑記大意
而已先君於書惟見其手披目閱未嘗放聲讀也及對客
談論遇事援引滾滾動千百餘言不見錯落父子相越乃
如是每觀史至古奸臣若秦檜賈似道輩必切齒唾罵至

忠臣義士若程嬰公孫杵臼張巡岳飛文天祥事輒爲嗚
咽流涕筭法甚精凡農圃卜筮地理陰陽法家靡不通曉
其術而尤邃星命元方兒時卽知其可成諸子盡如其所
料吾鄉自御史李容以官得禍人皆逃儒卽農儒術遂廢
有習覔舉業者群聚訾之故自正統以來未有仕進者先
君獨拔衆見教元由是鄉人皆知問學章縫之士接武出
焉元六歲卽延師授句讀雖隆冬不廢十九使就外傅家
僮來往供億候問者不絕逮病革先叔祥彬謂曰病革矣
盍無名兒回曰兒方學無妨若業卒不名及名回已不能
語矣其切於教子類如此處家甚嚴子弟少不當意輒呵
責然竟得力故一時多失其歡心後始見思云居鄉飲人

以和人無衆寡大小咸悅之尤以公果見重里中有爭辯多就取決少有犯於有司吾里富人多坐食少務農桑先君曰夫農生人之本國家所重也天地間公卿以上皆有職事以食食焉而廢其事豈不有天殃故自計口度田課僮僕耕之以身率焉又謂元曰若雖讀書茲亦不可不知故稼穡之事元亦親嘗至於抱甕決渠灌蔬常以責元曰使子知人間勞苦耳於物尤加愛惜嘗曰一草一木皆天地所生也一穀一粟一錢一布必天時地利人事三者備而後成也可不重與故雖木屑竹頭草根不棄亦不忍暴殄而一錢尤不妄用不知者咸以爲吝故先君於鄉有儉名衣服寢處咸甘淡薄平生不御車馬雖行數百里外非

舟則步喜賓客四方來者皆延納曲盡其情外剛烈過人中實仁恕人有犯不量彼已輒與之角至人之窮乏則哀悼之輒過其節佃人輸租不能足數每緩之卒則蠲焉閭左下戶與爲主客禮人有患難以身濟之周恤利若害弘治壬子海寇作梗邊海漁民業爲荒苦之先君倡義盡執其渠魁後寇欲反仇先君患之至徙家以避已未爲鄉惡少彭姓者所侮校弗勝業因之落齎恨以歿吾家故盛中而微逮吾曾大父屯叟是爲將絕而續屯叟子三人曰凱明曰仲明曰聰明仲明從戎武清先君兄弟四人曰乾彬曰質彬曰祥彬三郎先君應彬從戎武清於時門戶落寞弗克自立先君十四有家卽能振起不數年林氏復興先君之名著於一邑矣平生涉歷辛苦早年樹立有家不遑終處四十喪長子壽大事嬰懷晚爲寇仇所虐憂忿百集終先君世未有安樂時也歿後十七年元始登第先君又弗及見年四十有七始生元繼有三子人謂晉於壯豐於老焉先娶許氏生某早卒先妣鄭氏最後娶生希元椿焰烟新焆烟俱夭女五長適朱時達次適許尙瑗三適洪端和許出也四適許尙玥五夭鄭出也生正統己卯二月二十六日寅時卒弘治己未二月二十九日巳時得年六十有五以弘治壬戌季冬與先妣合葬縣北長興里安嶺考右妣左從地道也辰蒸囊棨凡三秀峰左雙髻峰右儒巾石先君之歿元雖年十九而世故未諳三年弗克葬葬又

弗具禮銘故缺焉今元誠恐其言若行泯沒無傳也將託大君子之文以垂不朽痛恨元之生也後與先君並世者又相次凋謝莫能語其詳姑以兒時所記憶及聞於人者譔狀如右伏惟執事哀其志與之數言以垂金石是執事與吾先人以不朽也敢不念諸敢不佩諸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四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五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祭文

祭舒國裳殿元文

惟君山川間氣爲國禎祥窮經之學布帛文章丹墀獨對讜論洋洋詞林出入龍翥鳳翔南巡一疏豺虎方張閶鄉遠竄烈日秋霜極圖既闡大典亦彰志非溫飽道足謀王予叨榜末性本疎狂仕不同地志偶同方君始南遷予適北裝河濱邂逅遂托衷腸金陵再晤倉卒道旁詩篇遺別

教音琅琅逮予失官君獨遑遑見素之責誼正辭剛東郭與偕實乃稱揚書來慰問厚望曷當論文講學縷縷精詳言猶在耳予曷敢忘索居海上念汝參商鴈書甫寄忽傳汝喪人生斯世氣類相從當其得意千里共堂與子同心話靡連床百年懷抱僅書數行天奪何速吾道淒涼予既引疾蜂毒猶創百途坎坷善類咸傷諒汝未知今也則亡邇辱王恩拔之泥芒返我初服彝贊臺綱策馬五嶺過舟南昌翹首相知九泉茫茫羹牆徒憶有淚浪浪收子遺書撫子兒郎隻鷄樽酒聊薦瓣香英靈如在彷彿來嘗

祭酉朋山方伯文

嗟嗟朋山遽至此耶惟天生才瑣瑣皆是英雄豪傑百不一二當其得之往往顛躓或偃蹇終身或奄忽凋謝我思朋山潸然出涕樑棟之材瑚璉之器總角成名弱冠筮仕持憲郡國賢聲藉起王政秋曹剖斷罔滯出守大邦民懷吏畏劇郡屢借惠政卓異連陟藩臬廟堂注意柄用有期胡然而逝以予之才罷之殿陛寅亮燮理曷施不利公孤輔弼若取諸寄乃官止方岳年不順耳胡造化之無良羨不全畀豈蒼生之無福時當厄會余所惜者哲人其萎吾道孤矣聞子身後頗招群吠諒子平生弗爾狠狽白璧蒼蠅何能點翳死生炎涼吾獨慨世往聞予訃悲悼不已繫官南國一觴未致千里緘辭望風濺淚九原有知尚鑒此意

祭楊月湖宗伯文

惟公天資純美穎悟夙成士林之望當世典刑志存著述學本六經程朱既遠薛胡勃興餘子紛紛瓦缶雷鳴論議如公卓有師承黃甲發身青瑣馳聲諸難歷試三禮秩清宦業既振吾道亦行急流勇退見義獨精曰予弱冠實稔公名十載嗟跎無因識荊公方投老傾蓋金陵握手恨晚論心獨傾木高風折自古所驚公之慮我弗久而徵公既西歸予謫江城折腰不樂拂袖歸耕半生深契萬里飄萍鴈書中斷梁木俄崩心香莫致血淚交零茲予起廢五嶺提刑取道楚江停舟豐城墓木已拱掛劍未能瓣香束帛聊寫平生公誠如在鑒此微誠

祭王陽明總制文

維公英資蓋世雄智出群涉獵三教迄自成家文武通才功成乃武若公者可謂一世非常之士矣公之功業固當世不敢望而及焉者然西藩既挫之鋒思田已窮之弩皆不足盡公之妙用必遇漢七國宋元昊公之功始可見耳孳孳謀國老目飛鳶萬里捐軀天寒歸鶴公之勞誠可錄而志誠可哀也曰予小子承事此方軍國民謀叨從末議念幽明之永隔悲再晤之無期辦香杯酒聊薦心知公神如在尚其鑒之

祭梁宅之主政文

傷哉宅之騏驥之資謂將千里乃止於斯迺祖迺父積學孜孜一官弗就中道已矣子年十八射策天墀晝錦歸婚帝賜佳期人曰榮只梁氏其丕云何一疾人世奄遺顏回不壽伯道無兒古今所慟子乃甚之如彼春華艷不幾時如彼朝露見陽而晞今其已矣傷哉宅之

祭欽州寇副林公文

維公八閩間氣文武兼全初由學職陟宰靈山牛刀小試村犬夜眠維陟廉守濟猛以寬襲黄在郡盗息民安備兵海北去暴除殘頗牧在邊夷狄膽寒公德在民百世不刊殁也不朽俎豆其間今茲仲春溥薦蘋蘩公神如在尚饗斯虔

祭黄後峰寺丞文

嗚呼先生身若不勝衣心雄萬夫一心許國於身若無學必窮經明道不規規於文辭行不離乎規矩繩墨斷乎以聖賢爲可師所立必爲千載不朽之計不爲一時功利富貴之圖若先生者其卓然一世而振古之豪與昔權奸柄國烈焰如爐傾朝震懾莫敢號呼先生獨毅然率衆伏闕上疏願借劍於尚方以斷其頭受杖朝堂三絕復甦就獄處分精詳舒徐蓋自分以必死直欲追逢干而與遊逮夫削職編戶欣然就途城市不入杜門著書甘心窮餓略無恨辭鄉人高其行誼學者仰其楷模而先生將爲終焉之計豈有一毫分外之謀哉今天子更新化紘首舉先生於廢黜而廷尉是司先生既以身而許國遂盡力以馳驅一私不入秋月氷壺靡寃不釋靡奸克逋蓋法春生與秋殺豈屑屑乎繼迹於張于朝廷方倚以大用天下方望其有爲云何馳表入賀遂以一疾而殞京師嗚呼有德者必得其壽先生之德而壽弗長仁者必有後先生之仁而後事凄凉豈造化之無良固讐於君子耶抑天地無心而成化長短厚薄聽人之自取與吾固疑夫氣化之漸以薄生人漸以不完故孔子之聖終於不遇顏回之賢短命以死先生無乃坐於此雖天地亦莫得而張主耶然先生雖不壽而名垂千古雖不嗣必將廟食千祀是先生之所有者又世之所無而造物者之厚先生又非人之所得與者矣吾想先生含笑入地雖不得盡施所蘊輔翼當世其神必升

天調元贊化以助上帝是先生葢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死
生而介意也耶所恨者廟堂失一柱石當世失一正人蒼
生不得蒙惠後學無所宗師半載論交徒切知心之語子
期不起自憐吾道之孤欲呼天以長哭天高而不我聽對
西方以墮淚猶恐近兒女子之唏噓也嗚呼覩壺山之昂
崇與木蘭之浩蕩懐先生兮不可復見想平生之義與音
教兮庶幾挹精神於夢寐見刑像於宮牆也尚饗

祭林見素司寇文

惟公山川間氣振古之英海內之望當世典刑昔在憲皇
妖僧簧惑愈也忠諫潮陽遠謫西江總憲强藩跋扈黜也
正直淮南寢謀世既柄鑿引疾雲庄人曰陸贄杜門集方

西川再起鄂藍授首人曰子儀單騎見虜正德末天豺狼
拳勇安石東山蒼生是仰嘉靖初造化絃更改司馬人相
人望丰采宦豎干紀王綱孰持漢庭矯矯獨稱釋之乞休
五疏感動當宁絲野逍遙神僊爲侶云何一疾歲月延綿
身乘箕尾倏忽歸天嗚呼自古豪傑制於望卑公聲揚夏
夷望重當時自古豪傑苦於莫遇公歷事四朝結知人主
胡功業寥寥進屢退屢我儀圖之惟公道足匡世獨立寡
與進退一節尤爲不苟故出門舉步動輒齟齬山林之日
多於游仕雖位人臣而功業不究要亦蒼生無福於公何
咎然而天下高其節義當世尚其文章動符古人名完終
始功參元化力扶人紀身歸九泉芳垂千祀如公可謂不
死矣曰予小子忝出公後百年意氣孱在知許嗣音有教
朝夕恐負譏斥中罹受眷獨厚視公如父忽聞公死嗚呼
月缺則完日往則復九泉茫茫公安可作聞訃悲傷山川
阻越一盃走奠展此誠血公神在天尚其來格

祭吳東湖司空文

惟公剛明蓋世志氣不群才足經時行堪表俗混處於衆
人之中而不爲苟同如鳳凰之在百鳥當艱難叢脞之地
而事無掣肘如利器之遇盤根涉利欲富貴之波而不爲
汨沒如砥柱之在中流臨患難死生之際而不喪厥守如
真金之在烈火平生節義表表在人坎坷艱辛蓋嘗備焉
而宦轍所至輒奏膚功西江南海之民至今祀之乃若歷

官臺省歸莫爲家喪事幾失於支持後事不免於零落此
則尤人所難者故嘗論公之爲人屢排權寺有李膺之勇
盪定猺夷有馬援之功詰責公卿有汲黯之直四知自畏
有楊震之廉公之所爲多世人之所不喜使世人爲之或
未敢望公之下風公之處世毀譽常相半然而毀者之私
終不能奪譽者之口蓋木高風搖行高人毀古之君子不
能和衆諧物者恒以是然則公之不能理於衆口者又何
怪與公歷仕餘三十年而立朝不能五日於此可以見公
之槩矣曰予小子素辱公知淮泗之行復蒙保掖金陵許
與之言蘇松推薦之章平生知己如公者葢亦無幾而士
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計所以圖報於公者未能猶夫人

也自姑蘇告別遂即家居公繼亦引去中經四載消息茫然忽聞公訃肝腸寸斷關山萬里復不能駕飛雲陟蒼梧一奠雞絮邇者起廢備員東廣每常問公之家而繫官半載莫之能至茲幸以事走蒼梧乃得過公之廬登公之堂拜公之墓問公之孤將料理公之後事不使零落收拾公之遺文不使散逸誌公之墓石不使泯没無傳又未知一一能遂否也嗚呼知音不作信鍾子之焚琴酬德未聞愧豫生之挂劍一觴薄薦兩淚交傾公神如在尚鑒此誠

祭桂見山少傅文

嗚呼見山何爲而遽殁也先生苦心古學知名一時三爲縣尹皆遺掣肘弗竟所施然遺愛在人則有道傍之口碑

庸是見先生平生之所自立非苟且隨時之脂韋也惜昔金陵傾蓋遂即如故時予謫官方之淮泗握手言別殺雞爲黍授我以荒政贈我以佳語直相期於古人眞道義之相與也泗濱枉駕重感卬思雖蒼蠅之翼有附驥之機實叔疑之不用畏季孫之異也嶺表起廢公在銓衡昔者相違略無纖芥然後知先生之於人不以貴易交不以小嫌大噫此先生所以齊德於昔賢非若夫人之嫉忌也視學五嶺之時余有安南之志及接渭崖之論始知先生之起陽明者不爲思田何豪傑之士心有同然恨彼此睽違弗克一言噫公今已矣夫復何爲余與渭崖區區之懷抱恐亦徒付之夢寐也又安可期哉乃知先生志在天下不爲一身不在一時而在萬世使天假以年功業所就又安可計胡僅踰中壽忽然而逝豈造化之無艮而生成之僻耶抑乾坤之厄會蒼生不蒙其澤耶嗚呼見山已而已而庭樹幾緑未奠一卮追想平生有淚漣如公不可作哭公以詞

祭邵端峰太僕文

嗚呼先生稟三吳之秀氣爲一世之豪英由賢科而發跡首多士以先登儒林拭目翰院馳聲遂韜資而豹隱迄奮翼以鵬騰閩楚督學斯文主盟仁温義塞表正源清英才化其時雨學者守其準繩載長藩臬敷掌政刑名升朝著入貳公卿衆方擬其大拜乃以疾而告行謂勿藥之可喜

忽夢奠於兩楹嗚呼有德者必得其位先生之德而位不盈仁者必壽先生之仁而弗享遐齡有才必有用先生之才而用弗勝胡造化之不艮厚其生而薄其成也邪雖然塟謚全恩特出明廷在當世鉅公有不可得而先生可謂榮矣乃知蓋棺事定自古聖賢每嗇生前之福而侈後世之名也而先生又何不平哉曰予疎亢處世多憎百年天地落落寡朋先生蓋嘗與其可進而慮其易傾亦愛助之過計何所言之卒徵苟予心之可得曷寵辱之爲驚憶昔輪岡握手之日謫廢窮拂之中先生不以貴賤而易情今萬里投荒先生有知豈以得喪而重輕也嗚呼予期不作九泉冥冥翹首吳山飛雲層層望先生而不見徒悽愴而

涕零一盃薄奠聊寫平生公神如在尚鑒斯誠

祭霍渭厓宮保文

嗚呼先生得天地之正氣鍾海岳之精英文章如波濤議論如湧泉正性如鋼鐵可謂一時之豪傑矣逢時講禮允合帝心隨際會風雲依光日月窮時勢之所能爲將何往而不到乃撝謙不居屢避榮位要以明已志之無他獲禽之非詭遇也而郊社大禮乃復枘鑿若不相入迄於取疎而起爭於是見先生果非其心之所安必不肯易辭以投合於是益可以明先生前志之無他獲禽之非詭遇也立朝議論或者有過高難行之病至其正已率物矯愆洗汙所以回天而庇民者不爲無之既而直道方伸聖明眷注

天下方望其柄用而先生之命不可延矣嗚呼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採浦有蛟龍鰍鱔不敢夜舞先生固朝廷之虎豹蛟龍也今其逝矣朝廷何恃元也獨處閩南與先生無一面之雅往日議論又不相合而先生乃獨見取於儔人之中不可謂非知已也自恨降才迂拙不能安常處順筮仕二十五年循資躡級不能絕群脫類保榮名取華要以副先生之知乃疎慢放亢千時怒以至偃蹇流離而不遇今先生已作古人而元又廢居林下天道人情反覆傾危往往如此可勝恨哉元幸獲餘年猶可理舊業讀殘書箋平生所見以垂不朽獨恨先生抱負未克盡施一去而不可復作也然先生令名足以垂宇宙有子足以大家聲足先生雖死而不死夫復何恨舟航邂逅儀物弗具心香一炷聊寫平生先生有知尚其鑒之

祭劉執齋刑侍文

嗚呼先生剛大之氣得於天性純正之學得於家傳爲御史而風采著於朝端督學政而文教震於八閩入贊大理刑獄無冤出督江防盜賊屏息及其入贊內臺晋式邦禁誠心直道不阿權貴正色危言聞者歛肅此可以見先生所學之有用衆方望其大拜而卒以此去矣嗚呼直道難容自古而然奚獨先生使先生得行其志必能爲邦國典型爲廟堂柱石爲蒼生雨露無何天不從人先生之位不可升而歸休之命下矣先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本

心可以無愧彼不義富貴夫子浮雲志士仁人常恐其浼已何足論哉元也束髮讀書竊慕古人時命乖蹇十年不遇先生以爲可教而進之隨脫跡塗泥叨登仕版勇自奮勵克己振身欲不作時俗人以無負先生之教無何時與願違動輒偃蹇徃有淮泗之行嘗勞先生之念而旋以起廉欽之謫則不可復振而繼以去矣先生有知其不益動念也耶聞古人行事論是非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時元也不量彼已不度時勢欲爲朝廷任大事庸致傾覆成敗不必言矣先生有知其以小子爲是耶爲非耶萬世之下又將以爲何如耶昔在京師聞先生之訃曾與同門之士議致一觴未及忽以遷謫去歲月其邁又忽七年此心

鈌如也兹過先生之廬謹以瓣香束帛登堂一獻儀物弗具聊寫此心焉耳萬山昂昂萬水湯湯望先生而不見徒有淚其琅琅

祭廣信姜石泉太僕文

嗚呼石泉忠信之資誠篤之學其言若不出口探其議論則井分區別泉湧而不竭其身若不勝衣其守道卓立則習俗不能移勢利不能惑其深藏不露若空空無知乃若國家人物與故一代興衰治亂之迹無不燭照而囊括蚤發賢科晚際機會在他人孰不乘風鼓翅躡足乎霄漢先生乃獨韜資斂采豹隱乎山霧其出處進退大節又如此可謂俊偉卓越矣噫當世人物若先生可多得哉予與先

生始遇留都僅知姓字棘庭再至始投肝腑官拘勢隔雖不接歡握手之頻頻然所以傾心屬意於先生則有出於聲音形迹之外也江亭話別眞意拳拳上國前秋教音猶在車塵馬跡之中先生之教未及復而訃問至矣嗚呼乾坤叔季人物寥寥良朋凋喪吾黨益孤悠悠蒼天謂之何哉又有恨者貴賤壽夭一時也子孫嗣續萬世也官至卿相同歸黃土壽至期頤終歸於盡先生官不大顯壽僅中身已也乃并其嗣續而絕之造物之於善類一何薄也子有班馬之志董孤之筆嘗述所聞將垂來世記金陵傾倒之日嘗語予曰人壽幾何斯業曷就噫當日之言謂特戲耳胡今果然也先生毋亦賈子之前知死生壽夭等之常事也耶今不知兹業果就與否遺稿又誰收也於乎九泉茫茫千期不作春華再落一觴未致望陽溪而寄詞徒臨風而濺淚先生有知尚其鑒之

祭林少泉司空文

嗚呼少泉何爲而遽至此也先生有高明之資有寬大之德有通達之才有精博之學有深遠之識忠孝本于家傳而視前有光詩禮領於庭訓而裕後愈啓發跡巍科歷官中外久勞岳牧晉總臺綱卿佐兩京隨登八座咸職司空久典邦土名實施於當時勲勞著於王室誠天子之股肱廟堂之柱石後學之蓍龜鄉邦之軌範也非三山之秀氣八閩之精英獨鍾於一人孰有如斯其盛者哉元也中歲

發身忝在後進疎狂不肖每辱先生之知兩京五載受教誨於先生也不少遼左之役元料先生必不可往抗疏言之元雖以此落官而先生之行亦因不果當時之所爲者雖在朝廷而不在先生而先生於元益亦深知德焉天涯留滯頻辱寄慰其所以爲我謀者甚深其如予命之未通何使先生而久在位必能爲故人地無何先生之身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而元之望由此亦絕矣憶昔欽州之行元有安南之志先生慮之至託知巳以相戒及至欽州隨舉安南之議寄稿先生先生匿而不發當時不以先生爲然今安南之事不成而元竟以此失官始知先生之遠見深愛追思往日之言之事何可得也初謫官命下先生與諸

老議欲優以閑局不煩以民事元固請一州自效當時若用先生諸老之言必無今日茲有今日始知先生之遠見深愛追思往日之言之事何可得也然違衆獨立至死不變大丈夫之事也元豈以既經摧折隨生悔恨哉亦見先生之遠見深愛於心不能忘耳前事既往姑置勿論元今雖去官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况筮仕近三十年南北東西終日焭焭精神筋力已覺厭倦今之歸也閑靜可以養心神餘功可以脩舊業詩書可以教子孫著述可以開來學壺觴可以娛親友松菊可以看晚節山林之樂可以終餘年其計未爲不可獨恨先生一去不可復返也然人生百歲終歸於盡古今聖賢所不能免先生春秋七十閱亦可

爲中壽矣况聲名在天下事功在簡冊令子文章學行久播士林諸弟或居翰苑或居諫垣或居州郡各著賢聲皆足以承家而繼志所謂死而不朽殁而愈光在先生亦何恨哉元也解組東歸泊舟芋源方脩書遣使致問使者未報而先生之訃忽聞矣死生契濶莫訴我心束帛瓣香聊表衷愫嗚呼閩山常在閩水長流哲人一去萬古千秋天長地久有恨悠悠哀哉尚饗

祭毛東塘司馬文

嗚呼士之處世有蜚聲騰譽於其始而毀名喪職於其終豈時之所遇有利不利與抑事之所爲有善不善與人之相交有肺腑相示於其先而彎弓相射於其後豈腹劒中藏有待而發與抑風波忽起於倉卒與趙廣漢聰察强毅擊搏豪强誅殺無所避發奸擿伏人稱神明小民得職京兆之政名於一代夫何威武過當賊殺不辜陵逼宰臣自取禍敗此則所爲之不善也可歸咎於時之不利與張耳陳餘並負時名相與爲刎頸交既立趙王分居將相耳被秦兵餘不能救張黶請兵敗没不返猜优遂作耳殺餘泜水之上此則事變中作而風波突起也豈腹劒中藏有待而發與先生少舉進士詳刑劇郡爲名御史出按湖湘入贊内臺毛青天之名顯於天下安南有變皇帝起公於衰絰之中授以軍旅之事遂以定交之功入主本兵此其賢聲豈下於廣漢哉夫何南北之虜强弱勢殊公以處交南

者處北虜肅使虜勢横張變生杯酒平生之所有由此盡喪此則所爲之不善其事與廣漢頗相類也其咎亦無所歸矣予昔丞大理欲討叛軍忤拂當路落守廉欽適皇帝問罪安南予知安南有可取之狀建議主征皇帝是予以公人望攸屬特相委任公至嶺南忘形投交念棘寺之同官慨寺丞之久貶把酒論文握手論心雖耳餘之相友曾是過哉拾遺報至公激於義雅欲引手言猶在耳總制張半洲以安南之事本起於予安南之功爲人所攘舉本相薦公在本兵正可引手之時也而乃從中排擠不與其進何前後之相反與人言公恨予辯本自多安南之功事或可信此則言語之傷而風波突起其事與耳餘亦頗相類

其他不必深論矣安南一事關中國離合與世道盛衰非予一人所能欲亦非先生諸人所能不欲寘寘之中自有司之者其孰是孰非天下自有公論非人好惡之私所能毁譽後世自有執筆以書之者彼推山之火五湖之舟何等勳勞而人皆忘之今之安南爲公塗抹予意尚未滿而豈以此爲功哉自予之歸也日與門人小子談道講書時有所得而筆之以開後學垂來世是進雖不足以成功退猶足以成名彼眼前富貴春花朝露公不肯以絲髮之功分共事之人欲攬爲已有而卒不能有予又何切切於是哉自得公奏報方作書相問尚未能達而公之訃至矣念平生之相與悲再晤之無期爰託簡素聊表衷腸杯酒瓣

香臨風一薦往日之書亦弃以獻公神在天得而讀之得無懷羞而追悔也耶

祭方西樵少保文

嗚呼天之生才其成之也難其壞之也亦易若吾先生可謂善成而不壞者矣自古英雄豪傑之士被褐懷玉窮無所遇抱經綸之業鬱不得施如長沙之傅江都之相者何限求其得時遇主行道建功如伊傅周召者幾何人哉非成之難乎善作者未必善成善始者未必善終蕭何相高帝起豐沛取天下而終不免於械繫韓信定三秦仆趙脅燕滅楚以成帝業而卒菹醢求其明哲保身始終無玷如張良者幾何人哉非壞之易乎先生稟豪傑之資負獨得之學掇高科登顯仕退居西樵藏脩養晦遇聖天子登極之初應時而出與諸賢講大禮以成嘉靖之孝以建中興之業一時君臣志同道合可謂千載一遇矣無何鮮克有終張桂以自相刺背去渭崖以議論不合疏君臣一德始終無間者惟先生一人耳猶未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先生年未中身累疏求去天子不能留急流勇退孰有如先生者哉先生既去之後往日共事之臣久涉風波多生事變先生白駒皎皎塵垢不淄鴻飛冥冥弋者無慕全節全身孰有如先生者哉聞先生没後議論紛起然非先生之意於先生盛德曾何損也元也抱愚守拙違俗寡諧退居林下絕望當世先生無平生之交一

旦得志乃獨舉而升之此古人之事豈可以恒情論也雖進寸退尺不能大振作以答厚知內省於心自信無愧先生豈以小子爲負所舉哉先生好學之心至老不倦杜門著述斐然成章向得先生之書曾因風請教未及聞命而先生之訃忽聞矣復何望哉近時諸老凋謝天下之人方拭目蒲輪之起而大星遂殞是蒼生無福也謂之何哉關山阻隔走奠無從緘辭千里聊寄一哀先生有知尚其鑒之

祭王龔谷中丞文

嗚呼自古豪傑之士與世齟齬顛倒而不得施其才者有之而得施其才者又齟齬顛倒而不得究其用豈上天生

人予之才而不予之福耶抑貴賤得喪隨其所值而天亦莫之能為耶嗚呼蘖谷負卓犖之資有不羈之才如騏驥遭乎康莊而千里瞬息如鷹隼飛於雲漢而飛禽戢翼信乎豪傑之士也夫何宦途坎坷升而落落而升升而又落竟以是終其身而不復振耶先生歷宦餘四十年未嘗持一錢入私終身死之日無百畝之田可遺子孫此伯夷之淸當世所共聞也備兵嶺南掃除猺寇生民安堵威振邊疆功存王室嶺海之民俎豆至今此武侯之績當世所共聞也雲中西蜀之舉措皆欲為朝廷革數十年之宿弊以立萬世峻功而乃以是起謗待罪家食竟以是終自古人臣任事之難若漢之汲黯唐之張九齡宋之司馬光者皆

是又何怪乎先生也在先生者亦可以自慰矣予素慕先生之名無由識荆五年相遇屢辱指教遂結深知萍梗雖有東西肝膽則每相照及公處眞州予官秣陵訊問屢通論文論交衷曲亦盡南舟再北兩接淸談故人相見眞若夢寐予處金陵方望先生起佐明廷而予幸託驥尾也無何予負罪南遷先生方起總西臺旋即垂翅矣南遷之時曾別公於瓜渚又意相見有期誰謂予一斥不復顧莫之遂往者回鸞梓里攜友遊山極一時之樂曾寄聲問而元困處海濱竟不能相從尚冀相見有日也誰謂先生遽舍我而去耶聞公訃遺家多難莫奠一觴緬想平生我心缺如也

祭冢宰羅整庵先生文

嗚呼先生稟天地之浩氣鍾海岳之精英得孔孟之正學當弘治方升之日應時而起以鳴國家之盛如龍馬出河凰鳳鳴岐其生也可謂有自來矣列官侍從出入詞林接夔龍於玉署講堯舜於細旃君有仁聖之名民享昇平之福其出也可謂有所為矣既而位登八座晉宰銓衡實吾道大行之機丈夫之志願而不可必得者先生意有不樂即奉身而退屣脫軒冕如鳳凰翔於千仞使人可望而不可及與鍾鳴漏盡夜行不休者豈可同日語哉先生既退掩耳時事葛巾野服日與田夫野老相忘於雲山野水之間若素未有名位者其視富貴眞若浮雲之過太虛日與

聖賢相對讀人間未見之書發前人未發之蘊其志蓋欲與古之不朽者爭名於百世之下豈與瑣瑣者較優劣於一時哉去聖既遠正學益蕪務記誦者掇糟粕而失道腴攻文詞者騁枝葉而忘本根尚玄虛者淪空寂而寡實用其有欲拔出乎三者之表則又厭同喜異篤僞亂眞自謂繼絕學於孔孟不知自蹈於楊墨自謂揭日月於中天不知自作乎雲霧自謂追蹤於往聖而不知不齒於鄉人也先生為此懼諄諄然力與之辯杞柳湍水之論雖未能倒告子之戈而仁義人性之篇蓋已立孟氏之赤幟矣故嘗論先生之世射策危科有二蘇之遇正學以言無公孫之曲急流勇退有二疏之智杜門著書有董子之恬樂天知

命有淵明之達闖佛似昌黎而不感二鳥之光榮詞賦似相如而無封禪書之澌俊若先生者豈非千古之人豪也與元生也後遇先生也晩覩先生若泰山喬嶽願學而未能獲聞先生之論於困知記中雖嘗潛心玩味尚未能深入其閫奥理氣之教未能領畧固將俟他日之長而卒業焉而先生忽作古人矣嗚呼道心惟微興言易熾宇宙茫茫知已難遇主盟吾道如先生已不可作小子煢煢將何所恃以立耶梁月顔色不爲故人憶羹牆毎見重爲吾道哀也從得先生之訃關河阻遠鷄絮莫奠歲月幾易我心缺如茲緘辭千里仗親友之力聊寫我哀先生有知尚其鑒之

祭同年倫白山祭酒文

嗚呼白山何爲而遽歿也天之生賢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學有學者未必有位有位者未必有壽毎不能兼之者或當世運之否或當地力之偏皆非偶然也大人獻賦飄飄凌雲相如之才非不美也臨卬之琴則行毀免冠遠遯諫議復徵貢禹之復非不淸也節儉之疏則寡學正誼明道仲舒之學正矣江都出相而位則不滿名籍龍虎歐陽詹之達早矣四十夭歿而壽則不足若是者其當世運之否生民不得被其澤耶抑生於遐方僻壤拘於地偏而稟不全耶嶺南自三國以降天荒漸破如張文獻余忠襄崔淸獻則稟其全者也自餘則無聞焉嗟吾白山不能使人無遺恨也先生穎悟之資超然出群童髫出語已驚長老年方弱冠卽以文章魁天下其才可謂美矣德性易直持身恭謹言如不能出口喜怒不形於色父子兄弟位皆通顯不以富貴驕其鄕其德可謂盛矣博通群籍窮究淵源父子兄弟自相師友不立門戸而世之立門戸者不能過焉其學可謂正矣一擧成名占籍翰苑入輔春宮出師國學公輔之位可以立致所謂富貴逼人也夫何一疾纏綿卒以不起僅及中身而壽卒不足耶豈非嶺南地氣散分於諸賢先生不得稟其全耶希元生也無似叨居榜末獨辱先生之知金臺聚首之時握手論心之際其所相許與相期待者不在諸公之下無何希元自作不靖

落職欽州負先生之知而先生不以爲負其見之文字所以崇奬而進與之者殆不以古人爲讓於是見先生之高不以勢位爲輕重於是見先生之厚不以盛衰爲冷煖百年知已海內幾人毎想音容羹牆如見關山脩阻無由致哀千里緘辭臨風濺淚先生有知尚其鑒之

祭盛程齋宗伯文

惟公鍾嶺海之秀爲百粤之英發解秋闈榮登黃甲列官翰苑望重一時蟬蛻汙濁養高林壑若無意當世矣及乎遭盛世步亨衢司納言職風紀冲天之羽方振明夷之翼忽垂井渫不食行道戚焉幸而蒲輪再起際會風雲旋登八座天下方望其有爲以慰蒼生之望也夫何所用非所

衰平生之志竟弗及酬山林之念雖切未敢脫口天下之人以此致疑在希元則知先生緼袍榮於曳玉飲水甘於列鼎決不詭遇以冀丘陵之獲也既而再疏請老拂袖歸山靈龜之志足以自明方將跨蒼龍乘白虎追子房從赤松超乎萬物之表與天地同久也無何玉樓之召忽至瑤池之會不及赴矣豈天地大數終不可逃耶抑攢簇合和之道未至造化未能奪耶平生也後素仰先生令名恨未識荊幸覩學嶺表物色先生之子孫於稠人中始獲先生之厚知未幾金陵聚首契義愈敦意氣相許欲共有為於天下以濟斯世於唐虞也而力不逮心事不從人希元屢經憂患終於沉晦先生晚雖遭際亦竟不能大行其志矣

豈榮枯顯晦繫乎天非人所能為耶抑時當陽九斯世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耶雖然先生雖歿不歿者存文章足以華國忠孝足以輔世迺子迺孫簪紱相紹科第蟬聯慶澤流於百世聲聞垂於無窮是先生雖歿而不朽也又何恨乎往嘗通書門下尚未得報而先生之訃忽聞心神隕越江山脩阻無由縮地緘辭千里聊寄一哀先生有知尚其鑒之

祭宋太府林少卿文

惟公生當宋室隆盛之時負卓偉之才抱經濟之學發跡賢科立功王室澤及生民名登外史沒葬此山祀在鄉賢無何門祚中衰子孫散處居宅隨為郭氏所據夫天地吾人傳舍也尚不能長有而況居宅殆無足恨而墳墓乃為所毀使子孫覩離黍而興悲行人望荒臺而洒淚是則可恨也嗚呼生能保其國沒不能保其家生能庇其民沒不能庇其遺體能使郡縣有司春秋俎豆不能使鄉里豪強存其坏土也言而至此益可恨也夫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以秦皇之園陵而不免於牧豎以宋帝之諸陵而不免於胡僧此英雄之所隕淚我朝律例特重先賢墳墓之禁蓋有見於此也今封丘數尺鄉人咸曰林少卿之墓亦有曰公墳在郭氏園中草堂已毀今所存者郭氏所詭以塞人言耳嗚呼眞耶否耶果然不亦酷耶自公塋域之廢有夜見幞頭紅袍散步於園中者有夜見幞頭紅袍危坐

於堂上者驚傳以為怪元曰此公之英靈也蓋自古魁雄奇卓之士稟賦厚用物宏而取精多其氣皆久而弗散不幸橫罹事故至毀其形迹其性不得其所歸不激為妖風怪物必顯其靈見其異以洩其不平之氣如晉之申生齊之彭生鄭之伯有者往往有之公生於趙宋於今四百有餘年其氣猶未散墳墓發於豪強體魄被毀而神魂無所歸宜其憤激不平而時顯靈見異於屋梁星月之下也寺丞林希元生後於公五年大理一陪通政一推中丞未嘗俞可一夜夢公被髮水溢其穸厥色灰白而官隨謫繼以廢居始知祖孫一氣有以相通顯晦有以相關非偶然也玆率子孫具牲醴望荒丘一祭并以情告願公英靈益顯

陰扶默相於冥冥之中務使墳墓可復神魂有歸則公憤激不平之氣可洩而子孫元等之責亦盡矣公神在天鑒此血誠尚饗

祭戴梁崗都憲文

嗚呼梁崗予與先生相期將無所不至而何竟止於此也先生少予七歲發科先予三年先生自刑曹轉銓部郎爲顯宦贊政西臺予廢居林下起佐外臺由提學轉丞南北二寺亦忝九卿末議遂與先生相好無何並遭讒謗廢居林下相處一十八年交情益篤書問時通尚祈朝廷終不廢可以展其平生而何先生竟止於此也先生聰明過人學雖未積而聞道甚蚤故宦轍所至籍籍有聲在銓衡則

欲爲國家得人在大理則期民無冤治河則順水之性不以鄰國爲壑在遼薊則嚴邊關之防虜不敢入境在鄖陽則善保釐三省邊民不敢竊發至於刑名之精練政訟之平理當世君子未能或之先也又嘗考先生之議論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之序緯有條理讀先生之詩文清新濶亮自成一家使得盡見之設施當爲國家致隆平夫何遭讒廢居而竟止於此也豈非生民之不幸與予不自揆量亦欲爲國家致隆平而旅進旅退偶同先生亦豈生民之不幸與嗚呼先生已矣而今而後懷抱向誰盡疑事向誰問患難向誰相救寧不可痛之甚與嗟乎大鈞播物參差不齊或富而陶朱或貧而原憲或貴而伊呂或賤而屠賈或壽而彭鏗或夭而殤子皆天所賦而造物初無心也亦安之而已又何恨乎予觀先生有子九人皆千里名駒青雲偉器箕裘之紹當必有人又何恨哉辦香杯酒聊寫我哀先生有知尚其鑒之

祭何沅溪司寇文

嗚呼同年三百六十人中會甚頻而情甚疎者踵相接也會甚疎而情甚親如吾沅溪者不得數人也豈非情之厚而德之盛與蓋自尊翁石湖公謝世先生奔喪一會於留都予謫守廉欽起官海北被劾來歸會先生於江右二會之外無再也然予家居被枉於當道訴於闕下當路沮焉先生爲予求之者凡十次始得一行此雖平生屢會者不

肯在先生不可爲厚德與先生英明之才練達之識起江右不十年入贊內臺轉司邦禁聖天子依毗年未艾而即乞身急流勇退已出人數等當世高之使先生久居人世與洛下諸老結會耆英優游飲酒以樂天年有何不可乃僅踰中身忽然而逝何天奪吾沅溪之速不善人之祐耶先生既歸與元書曰欲相見當於地下予謂一時之戲語也豈知遂爲終身之永訣也耶先生盛德重望予意必蒲輪再起掌握鈞衡佐天子以振平明之治以慰蒼生之望元林下或得以承餘庇也胡一疾而遂不起耶嗚呼江山阻遠無路可通幽明永隔無由可達條繾綣之微衷寄馨香於寥廓料公神其猶在尚彷彿其來嘗耶嗚呼仰塗山

之巍峩與兩浙之浩波懐先生兮不可見悠悠餘恨何時而已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古冲冢宰文

嗚呼古冲何爲功業未就而忽然上仙也古之君子有用世之才者或不遇時如賈誼之傅長沙如仲舒之相膠東固可惜也有遇矣或沮於讒邪如陸贄之沮於裴延齡司馬光之沮於蔡京又可惜也無所沮者或沮於壽命不得行其志如諸葛亮祁山之功未就營中之星已隕如宗澤伐北之師未捷天上之箕尾已乘是尤可惜也嗟吾古冲禀甌寧之秀爲豪傑之才發趾名科讀書中秘入贊天官而不驕出理郡縣而不以爲屈諸難歷試遂贊外臺督理

鹺政廣東鹽戶遭黃蕭之亂人去額存没亡過半虛累鹽戶又各逃亡予承乏鹽屯思鹽丁之不可虛累查新生續長之可補逃亡疏奏戶部准行予已改官此奏遂束之高閣十年之後公理鹺政遂舉而行之去宿弊更新法百六十年積弊一旦廓清東廣鹽丁如田之有禾如獵之有獸公之有大造於民也如此既而入教南雍上佐吏部遂進天官權衡人物如氷鑑無私天下方拭目以覩清平之治此可謂遇時非如賈誼之傅長沙仲舒之相膠東矣速化之徒妄求超遷公執不與遂致反噬被逮詔獄此何異陸贄之遇延齡司馬之遇蔡京也幸而罪人斯得聖心已悟公可反初服也乃忽然上仙何異諸葛之隕大星宗澤之乘箕尾也耶嗚呼痛哉予叨與公同年公之志之才十倍於元元官不能如公之大用然志小謀大輒爲群小所沮如賈誼之遇絳灌仲舒之遇公孫將來之事尚未能如諸葛宗澤之得行其志抑將挫折如二公之不遇乎瓣香杯酒聊寫我哀公神如在尚其鑒之

祭劉南郭提學文

嗚呼南郭何爲而遽殁也子年十一從予遊子聰明夙成予不授以科舉常套惟授以古人書而子輒能領解故出語輒驚長老予舉丁丑進士官南大理與堂官爭論刑名謫官泗水甲申棄官來歸得當世名士文章輒收而藏之乃翁二檜公以子所作示予謂人訝其野予驚其不群因

以平生所得授子又以小孫學顏與子結婚子以不世之才兼予之所授用於時文百年文體一時丕變戊子四月北上方與予別四月之間即發解八閩名公如渭崖公爲子播揚子之名遂震於天下己丑會試渭崖公以子試卷與張羅峰爭榜首欲置子第二渭崖不肯留待後科壬辰子會試北上予丞南大理以書戒汝文毋過高汝然予言竟得一第然天下已知有南郭矣夫官之結果不在於科第之高下顧自致何如耳子賦性剛直詳刑湖郡當道將處以清要官爲時所忌僅得刑曹未幾督學荊湖督學美官亦可自致也夫何一疾告歸園林無當世之志天下方仰其清高胡一疾延綿而遂不起耶子之才可卿可相而

止於五品官子之年可期可耄而止於五十八是何天與子才而不大子官與子福而不與子壽也嗚呼造化無全功人無全福自古及今如賈誼歐陽詹者尚多有之奚止吾南郭耶嗚呼子之才雖不顯而文在天地間則有顯者存子之身雖不壽而文在天地間則有壽者存況而子而孫岐嶷俊偉皆千里名駒青雲偉器必克紹箕裘克光前烈又何恨耶瓣香樽酒聊寫我哀英爽如在尚其鑒之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五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六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願艮仝校

祭文　哀詞

祭陳紫峰先生文

嗚呼紫峰天之生才趨向不同而成就亦異不能一律齊也要之各行其志各安其命於道無害是則安身立命之地也寇準張浚委質宋室致位卿相佩社稷安危於一身而魏野雲卿則自食其力決渠灌蔬屢援之而不就趨向何其不同也蕭何以三尺法而爲漢相張良以三編黃石

而爲帝者師賈誼流涕痛哭政事一疏多裨漢室而屈長沙董仲舒天人三策達性命道德之原而屈江都成就何其不同也然寇張二公爲宋名臣而魏蘇二子亦不失爲宋高士蕭張功業赫奕漢室而賈董聲名尤高於後世顯晦成敗雖有不同皆志命不違而於道無敝豈可以優劣論哉嗟吾紫峰子於是重有感矣先生稟豪邁之資加獨得之學微言探理窟高論裨殘經方在帘布名振儒林藩臬鉅公分庭抗禮亦一時之榮也春闈脫穎獨先天下縉紳推讓盡謂公卿可立致而先生乃屢求退自北部而乞南又自考功而告病陶情詩酒留戀林皋民生休戚不入於懷當世理亂付之不知其與魏蘇爲侶而冠張二公獨

不入其胸次趨向可謂不同矣以先生之才之望使一出
而見之事功上之則為伊傅周召次之當為韓范富歐而
先生乃屯膏不施井渫不食生民不蒙其澤宇宙不見其
功江右督學之命斯道大行之機也而竟以疾辭上之既
不為伊傅周召次之又不為韓范富歐是何所就與人殊
與雖然士君子欲立身宇宙間顧所存何如耳所存苟善
如魏野雲卿皆足以自立不問隱與顯也顧所就何如耳
所就苟有如賈傅董相皆足以自立不問大與小也先生
發身科第列職中朝急流勇退當世不得而予奪輿論不
得而非毀其所存如此蟬蛻污濁之中清風高節足以廉
頑而立懦其所就如此豈不足以自立歟況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其次立言先生之易通典淺說學者傳誦以為法
程蓋棺事定歿祀於鄉是先生身雖晦而道則彰也雖不
致位卿相立功宇宙曾何歉乎予與先生生同鄉學同道
仕同年始也相同而終乃大異慕伊尹之任而失伯夷之
清學史魚之直而失甯武之智遂致跋胡疐尾坎坷終身
三仕三黜凡百無成至是始知先生之高如神仙中人可
望而不可及而予三十年中東西馳逐風波歷盡而釁孽
旋生竹帛莫垂而身名不保進退無據彼此兩失視先生
寧不大有愧哉自留都一別忽覺二十餘年海北歸來每
擬與先生連牀對榻談論數日以盡平生之歡而今乃不
可得矣幽冥兩隔相見何期斗酒瓣香聊見予意先生有
知尚其鑒之

祭王一臞先生文

嗚呼一臞吾方望子以有為子何為而遽死也先生有高
明之資而不淪於卑污有自得之學而不滯於章句有絕
俗之行而不混於塵垢平生志尚先憂後樂一跌南宮遂
卽韞匵其恬退之風足以廉頑而敦薄視夫鹿門谷口之
賢又未知孰強而孰弱也飲水飯蔬談道讀書門人學子
炙其規範聽其議論者人人自以為得師乃知當世之顯
顯者曾先生之不如使先生充其所養假以年數焉知物
色之無人經綸之不可盡布胡一疾而遽死也元也晚起
海濱寡徒鮮侶輪尚講學惟二三子一得之愚未知所主

先生獨忘形投交寄聲相許乃知心有同然人有相似恨
隱顯殊途弗克相與以從王事南國薦書志在連茹何機
會之未成忽蟬蛻而仙去嗚呼英雄已矣吾道益孤古今
共痛寧獨一臞京國聞訃撫棺無路萬里緘辭有淚如雨
先生有靈尚其鑒之

祭陳伯龍廷評文

嗟嗟伯龍竟止此耶似子之才世亦有數如柳善書如艮
善御大用可期天奪何遽憶昔同登予年最富春風得意
余幸先汝備位廷中會子一遇逮子來官我已去泗棘寺
聲名林下遠慕既幸重來子復病去邂逅相逢從容未敘
云何一疾臨訣莫語往聞迺疾實伊妒故以死傷生孝哉

艮苦吉人不相天也何誤人生一世無金石固所惜英雄
經綸未布自古有此汝可勿怒雲山千里靈輀就路臨風
一慟兩淚如雨英靈如在鑒此衷素

祭友人顔一孟文

嗚呼一孟豈非卓異之士哉先生早業覔舉已升名塲屋
親老家貧棄所業事筆耕以養其親不復以進取爲念其
志可謂加人數等矣書田所入不爲不厚然不植産業一
有所得輙分兄弟之貧者不旋踵而空又不免稱貸於人
明年復如之竟以是取窮終其身而不悔其行如此夫豈
以纖利入其胸次耶夫自刀錐以下人之所必爭故以子
貢之賢而一介不假書田之利豈止一介盡舉以與人又

不但假之而已然則先生不賢於子貢乎今人出百里外
必呼妻子與別叮嚀告教至再至三縷縷不已若出千里
之外則又別矣當生死之際渴於妻子之一見雖犯風波
虎狼之險亦必冒以赴之而不避先生館予家塾疾病延
綿者閲月予欲亟舁歸與家人別先生弗可一子諸姪在
側無一言囑以後事亦不囑予以子若姪其剛腸又如此
夫豈臨死悲哀嗚咽戚戚吁吁嘆嘆不能已爲兒女之態
者哉先生賦性質直面折不容人過予生疎拙動招悔尤
常賴其箴規得以免於罪戾先生固予益友也予遊仕四
方延先生於家塾託以子若孫先生侃侃不阿俾予子孫
畏憚而不敢肆予家賴之是先生又予家社稷之臣也嗚
呼若先生能可復得哉夫爲人若先生天之相報宜何如
也先生之善既無以濡其身而其子又不能繼父志至不
能自立天之待先生何其薄也嗚呼貧富貴賤死生壽夭
莫不有命存焉而人之智愚賢不肖則不係於是是故原
憲之貧顔回之夭比之季孫之富盜跖之壽曾不以此易
彼而先生又何嫌哉歲月其邁忽焉三秋喪服既除音容
益遠望西風而一薦徒有淚其漣如尚饗

祭亾友陳仕任文

嗚呼仕任遽至此耶子方得疾於省吾惟子不得歸是憂
既歸吾不復爲子慮意俟十月當來相見詎謂遽至此耶
子與吾俱不得志於有司約俟秋再戰至期不過家而行

一日走百餘里志何壯也及疾作引去吾意吾仕任此去
俟三年復來必不可當詎謂遽至此耶子之疾也吾來問
子子迎謂吾曰希元來予何如予非疾得異夢卜之矣不
大勝則大敗予屬疾弗克進而病轉不加瘳噫吾其死矣
乎斯言也吾以爲浪言也果以爲實言乎子詩聲早振同
輩讓先登臨戰輙敗北受制於天也已酷矣又不獲年而
死造物者竟何如耶嗚呼李將軍之無成固豪傑之士扼
腕而流涕讀長沙之賦鵬又何如其爲悲子有老母何以
慰之子有先志誰復承之子有兄弟又曷望之寡妻幼子
夜雨孤燈薄田敝廬曷免飢冷則尤可傷也元忝窮交十
餘年義則斯文情實骨肉我有飢寒子實相恤我有過失

了寶相規我有患難子寶相救百年之道義惟恐動心劄
帝於富貴之紛華遽謂二豎之作妖遽成先生之永訣耶
嗚呼仕任舍予而去此其何之乎吾聞英雄之氣未發洩
者終不可死仕任之軒昂磊落得於天者平生不得少吐
今之死也其能遽泯沒耶意其融結爲金玉爲珠璣爲玳
瑁爲珊瑚以充當世廟堂之求乎抑將爲菖蒲爲大黃爲
硃砂爲甘草茯苓琥珀以充杏林延年養生已疾之用乎
抑其化爲九淵之蛟大海之鯨呵雲吐霧倒海蔽空以洩
其憤乎抑其化作杜鵑哀風泣月以盡其哀乎嗚呼仕任
已矣余又何求而今而後耳不聞規戒之音饑寒困苦不
聞相恤之語感於世喜怒欣戚憤鬱無聊不平又孰與握

手論心以吐其氣乎而吾之勢亦孤矣雖然天地藐藐古
今悠悠一年孰短百年孰脩自一時而觀則吾仕任之夭
者爲可痛自萬世而觀則腰纏十萬跨鶴揚州者皆安在
焉故吾之哭仕任者又不爲兒女子之態惟收拾其遺書
以教其子掇其遺言與行以誌其墓千載之下使人知有
仕任此則予爲人友者之責也嗚呼痛哉山川伊阻哭則
後時予衷予素子實知之隻鷄斗酒格我於堂乎

祭同年郭澄卿文

嗚呼澄卿子何爲而遽死也憶昔泗水辭官過舟姑蘇朋
友有相舍而去者子獨周旋不舍貴賤交情於斯始見中
心藏之實未忘也後起廢北上見子三山時子憂居臨別
教旨今猶在也既而赴官留都倉皇過芋原不及一見徒
爾寄聲子已廢居實予深念力莫汝振徒付之無可奈何
也今予負罪南遷復過芋原予則云亡欲與子相見不可
得矣自甲申至今十二年中與子僅一再見予得喪升沉
蓋亦相半將來未卜何似子則一斥不復遂至於死矣人
生萍梗世事浮雲烏得不動念哉似子之才世亦有數昔
宰大邑如破竹裂繒不見齟齬竟子所至如清廟明堂可
爲棟柱胡蒼蠅一起白璧遂汙而窮廢以死也子之得謗
予不知其故無由爲子辯然即子之平生聰明特達忠厚
惻怛意其豪放不拘小節或有之必不至狼狽若人之言
語也雖然毀譽得喪末事也禍莫大於夭死福莫大於有

子子四十無子忽死於夭吾每痛子之薄福恨造物者之
大酷也玆遺腹呱呱幾絕而續是天奪予之年而不奪子
之嗣子之所得已多矣又何問乎富貴聲利哉嗚呼無兄
盜嫂顏回不壽自古有之吾澄卿可無恨矣吾聞自古豪
雄卓偉之人抱憤恨而死者其不平之氣不激爲風霆則
鬱爲旱霧不顯爲神明則變爲鬼物吾澄卿安知其不此
也耶元也山林再起迂狂如昔妄意談兵邊方再謫感長
洲之夙愛思報李之無及想音容於九泉徒有淚其填臆
辦香盃酒聊寫平生子如有知尚其鑒之

祭門生卞子登舉人文

嗚呼子登何意子遽死也昔吾備屬南廷子與諸子執經

相從於時師生之義雖定未見子情之至也繼余以罪謫官行橐且罄子不遠數百里冒風雨相問捐囊爲資於時雖見子情之至猶未也繼余泗水辭官待命淮南歸囊益罄託妻子於子子左右周旋不使凍餒又資吾行從者不病至是始見子情之至恨余學粗淺當日未有長益子領予之情未有以報而增以愧也余既家居子音問時至益念之自分終伏海濱重會無期幸君相至仁起官而北瓜州再晤眞若更生嶺南又別倐忽二秋每挹心神悵無風翼茲幸備丞南寺方喜聚首有期懷抱可盡何意子遽死也嗚呼子未有嗣息後事莫續未可死也子功名未終平生事未了未可死也子家數世同居忠朴有餘禮文未備

方待於子未可死也未可死而死天何奪子之速也余昔棄官南歸子送我至姑蘇身有宿疾竊爲子憂既而子乃無恙則喜昨在嶺南聞子前病時作復爲子憂既又自解子當無恙如往時何意遽至此也嗚呼子今已矣吾復何爲惟爲子立嗣而教之使子後事有託護持子家使子一門父子兄弟義聲不墜是則吾之所以報子子亦庶可以自慰也已南來聞訃五內崩傷繫官咫尺莫之能至因遣屬吏薄致我私子如有知尚其饗之

祭長泰亡婿沈茂才文

嗚呼茂才其生也何其奇其死也何其悲子年三歲即爲吾婿吾女不幸夭歿子歸自南粵見子於丹霞感念吾女流涕不已不忍子舍因以次女爲續子年差長吾女待年未及婚事乃遲待年既及婚事屆期卜行有日而子忽下世矣嗚呼痛何如哉吾子天資穎悟志氣不群筆下清新而無塵氣鏗鏘而有餘音一入學舍卽嶄然露頭角盡謂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秋闈入試中場折北詎萬里霜蹄一時暫蹶耳胡一疾而遂不起耶嗚呼上天生才必有其用子才堪濟世而用不及可恨一也人生一世百歲者亦中身子年止弱冠可恨二也男女配偶人道始成子當婚而歿竟無儷偶可恨三也人有子孫後事始續子未婚而無嗣身後寂寞可恨四也七十老父靦子終養而中道失望可恨五也嗚呼彭祖曷壽殤子曷夭石崇曷富原

憲曷貧蓋上天生物一氣賦予脩短窮通隨其自取如雨水於地或漲江海或足桮棬或發井泉或增溲溷大小汙潔隨其所值彼蒼無意抑亦莫之能力也吾子亦安於此而已又何恨哉予與吾子續婚十七年歲時道問往來不絕事同一家情若父子忽焉中斬於情何如也天高地厚衷曲莫訴觴酒豆肉聊寄一哀吾子有知尚其鑒之

安南歸四峒侵地祭告朱簡庵都憲文

昔黎利造變鎭夷失利宣宗皇帝用二楊之議棄交趾布政司欽州民黃金廣黃寬黃建黃子嬌以貼浪如昔二都澌凜古森了葛金勒四峒之地叛降安南交人以貼浪之地置新安州又移萬寧永安二州於如昔以鎭之正統五

年先生以英宗皇帝之命奉璽書率三司至時羅都登灘凌山建旗揭榜招黃金廣等不至先生忠憤激發見之詩詞或諭或責或有感或述懷今其榜文與詩詞固在也黎氏既衰其臣莫登庸因而篡奪朝貢不通者二十餘年元以遼左之事謫守欽州州民屢以四峝之事告元考求本末而先生往日之所為蹤跡具在方欲尋先生之故業以畢先生之志而無由適今上皇帝議與安南問罪之師元乃具其事以聞幸而聖上嘉納特敕兵部看詳已而授元憲職備兵海北遂募𨵿兵交人聞風震恐願以四峝之地送欽奉歸是先生未畢之志而今畢之英宗皇帝未復之命而今復之九泉有知想先生必欣然喜躍然起馳報我

英宗皇帝於天上續往昔之詩詞以釋曩時之遺恨也豈非快與茲錄交人題疏降本及元和先生詩詞遣友人邱賓以特牲告於先生先生其鑒之

祭張說呂祖泰二寓賢文

惟茲欽州去京師萬餘里之外地盡南海境接外夷瘴癘時興風氣殊別刺史多不之官而二先生一則不黨邪害正一則扶正嫉邪並忤權奸播遷於此元來守是邦目擊鴻跡心切斗仰爰卽群情議興祀典僉謂曰宜乃以八月仲秋祀二先生於欽之分司初到造次未及建祠蓋有待也嗚呼自古奸臣賊道逆天傷人利已俾忠賢流落萬里之外一時自以為得計也卒之事傳青史臭遺人間而忠賢者高風巍節乃獨伸於百世之下使人聞風而起敬覩德而尊祀如二先生者卒何負哉瓣香杯酒見此彝衷九泉有知尚其鑒之

至欽謁先師孔子文

昔夫子生周季世慨道不行欲居九夷或曰陋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今天下冠帶之國不問海內外罔不崇尚夫子之教廟祀有嚴固不待夫子身居其地而已化其陋矣欽州在古亦荒服之地今固冠帶之國也而人才尚爾落寞風聲文物猶未能齒於上國下鄉邊海之民或蓬首跣足野衣火髻鄙野之甚未盡率於禮教是皆為民牧者不能推廣夫子之道以教此邦之民致然也某叨承上

命來守是邦茲率其父老恭謁廟庭將與諸父老率其子弟共興教化使欽之民風土俗從茲一變聲名文物彬彬然齒於上國而才單力薄不知終能否也夫子在天之靈其默相之謹以潔牲庸申祭告尚饗

欽州去任辭先聖文

希元素服夫子之教竊不自揆欲以夫子之道施之天下入仕餘二十年寸尺無成追想平生寸心艮負往因言事落職備守欽州又不自揆欲宣揚夫子之教於邊方用夏變夷以酬夫子昔日居夷之志歲月其邁忽過三載而才疎意廣復爾無成諸生雖知向方而未肯盡力於學民間子弟雖稍知詩書禮義之教而未底於成頑冥梗化之徒

雖稍知革面猶未能革其心是皆希元不能成夫子之教有負於夫子也雖然勤勞三載寢食俱忘精力爲衰毛髮盡變希元之功雖無可錄其志亦可哀也夫子不云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希元於今亦竊自云謹以牲醴庸申辭告夫子在天之靈尚其鑒之

至欽祭城隍文

元筮仕二十年夢寐不到欽州聞欽州接壤安南每遇人談安南之事有起予者故恒於欽注意焉玆以遼左事謫守此邦是固祿食有方又焉知非志至氣至造物者之於人或將有所授耶君子身之所至必有以化一方之人昔蘇子瞻謫南海以氣節文章化其民瓊海今爲文物之邦

欽江固非昔日之瓊海元也才不逮蘇而私竊有志焉不知異時之欽江能爲今日之瓊海否也惟神典司此土教化均有責焉幸以助我謹以潔牲庸申祭告

起官廣梟祭城隍文

元自戊子之夏授官廣梟歲月冉冉於今十有三祀回觀往時之事如流水行雲了無踪跡回思一時同輩離合聚散得失升沉歷歷可數未嘗不悲喜相因而感慨繼之乃者两滯天涯首尾五載起官廣梟而復來謁神豈天予食祿獨在此方夙數未盡耶抑東廣之民於予有夙緣而未能舍去耶憶昔來官吾廣平生意氣盡欲云云今憂患備歷凡百無成精神意慮鼓舞倦矣恒恐官箴弗保或負初心朝夕兢兢未知所處惟神有靈尚其相之

過烏蠻灘祭馬伏波將軍文

維公經濟奇才倜儻雄度草昧之初能擇所事平生樹立亦足不死馬革裹尸氣橫霄宇萬古標名扶桑銅柱灘頭鴻跡奕其廟祀臨風一薦高山仰止

祭漢馬伏波將軍文

嗚呼將軍豈非豪傑之士哉方草昧之初雌雄未定之際將軍獨識光武於人人中委身相從其識見可謂高人一等矣既而陳謀決策擒囂滅述佐光武以成中興之業其功不在漢廷諸臣之下徵側作叛群蠻響應將軍提十萬之兵犂庭掃穴卒定交南例城郭井疆以奠居民立銅柱

以表漢界去今千有餘年邊民兒童走卒猶知將軍名然則將軍當與天地同不朽謂非豪傑之士其能然哉自將軍去後五百有餘年交南復變爲夷自宋而元不能收復其間非無名臣猛將然不能復將軍之業於是益信將軍之爲豪傑非人所能及也我成祖皇帝收復交南高出前古張英國不爲無功然不能收用豪傑經理彼方使交南之地不旋踵而再失於是益信將軍之爲豪傑非人所能及也我宣廟之初議棄交藩欽州四峝之地反爲黎氏所有往時將軍所立銅柱因而陷沒百餘年未之能復予奉命出守欽州方復將軍之業適聖天子問罪交南予小子不自揆量屢獻籌策既而王師臨邊逆庸震恐送欵歸地

是雖不能盡復漢唐之故疆將軍所立銅柱亦既復矣是固聖上威靈所致想冥冥之中默相之力將軍未必無之茲過將軍之廟謹具潔牲聊申祭告交南之事未知將來如何倘被髮左衽之民能復見漢唐衣冠之美事有所屬將軍相之

失官過烏蠻灘祭馬伏波將軍文

嗚呼將軍以西州豪傑從漢光武於草昧之初發謀陳策討蠻滅逃翼成光武中興之業既而滅側貳平定南交立銅柱以表漢界其功不在漢廷諸臣之下卒之薏苡興謗萬里不歸夫功不蒙錄信而見疑自古有之寧獨將軍哉希元强年入仕志在國家夙夜匪躬願效犬馬遼左之事

欲為朝廷振紀綱而反以得罪交南之事夙夜殫心欲為中國復境土而反以釀禍今以讒去矣希元之功業豈敢望將軍而遭讒之事有相類者此元所以重嘆息也然將軍之冤有朱勃為白之今無朱勃希元將誰望耶挐舟東去不盡愴然謹以潔牲聊伸祭告將軍有知尚其鑒之

辛丑至家祭祖文

希元承祖宗積累之德父母生成之恩束髮讀書叨登甲第竊不自揆欲以平生所學施之當世而生也不辰動輙齟齬官再謫而再起入仕餘二十五年兩歷京堂再任臺憲而官不能過五品而今則以讒被黜矣方其為學也專志讀書田園不視家業為之盡傾及其入仕也心在朝廷與天下不自封殖家計為之不立今之歸也債負不能償日用無所取稱貸無所獲亦已矣而身為大夫家廟不能建使祖宗神主棲於頹垣破屋之下罪何如也夫進不足以成君退不足以成親既不能忠又不能孝自古及今如元者能有幾矣茲將杜門觀書掇拾舊聞著之簡册內以教訓子孫外以成就後學竊謂士之不得志脩身見於世者不知此志能遂否也謹以潔牲庸申祭告惟神有靈尚其明保之

辛丑至家祭告先人文

希元以父母生成教育之恩祖宗積累之德叨登甲第入仕二十五年備員南寺則以為國守法被謫起官東廣晉

武棘卿乃以遼東兵變被謫海北之起讟謂天道好還故物可復乃以安南事被黜屢經坎坷孽皆自作在人或謂其可已在已則見其當然其是其非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茲惟溫習舊聞著之筆札平生之志不得施於當時或可見之後世是則分內當為之事也謹以牲醴庸伸祭告九泉有知尚其鑒之

祭倫母宜人文

嗚呼夫人其生也可謂盛其歿也亦可以自安矣予觀婦人夫賢且貴者未必有子子賢且貴者未必有夫乃若夫子賢貴若夫人者百不一二也夫人作配越崗先生以文章兩魁天下馳聲翰苑夫之賢且貴者未有如越崗者也

三子並登科甲一魁天下一魁廣藩子之賢且貴者未有如夫人之三子者也不其盛與然元之重夫人者不盡在此當今之人一子榮貴其父子兄弟憑藉軼蕩鄉里皆沉使有三子又將何如予自入官東廣問鄉士夫至於倫家寂然無聞若無有也其居鄉如此非夫人之教乎世有父子兄弟簪纓接武高官顯仕榮越一時然家聲不樹前光遏佚使人見其子而傷其父予觀倫氏之子如其父弟如其兄清白相承文章華國其立朝如此非夫人之教乎嗚呼昔爵論記周八士解者歸之有周氣運之盛夫人連生五子三子賢貴二子雖未貴亦積學有待奚愧八士之毋哉南粵在五嶺之外風氣之開視中州獨後扶輿清淑之

氣積久未發發必震赫宇宙必有人當之夫人父子夫婦兄弟之盛其鍾扶輿清淑之氣而當風氣始開之會者乎人生百歲終歸於盡夫人春秋既高其歿也亦與天地同化夫復何恨二子在朝一子在告以奉厥終其福尤可謂全矣元與乃子叨居年末尤切交親江山阻隔莫奠雞絮緘辭千里聊寄一哀

祭年嫂劉孺人文

維靈閨門毓德柔靜專貞毋儀不忒中饋復精輔相君子勵志窮經卒業胄監作判邊城相從萬里苦樂同情朝夕贊助宦績日增方期百歲琴瑟和鳴云胡一疾忽焉上升年不中身兒女未成聽言及此凄其涕零蘋蘩一薦聊寫中局英靈如在尚鑒斯誠尚饗

祭謝親姆文

嗟嗟孺人產自名門母儀婦則克相夫君斷機勸學織錦成文秋闈告捷閥閱增新春風失意鏡鸞遠分別不執手歸空鼓盆寓形宇內曾不中身僅遺一女不見其婚終天有恨彷若朝困曰予犬子叨竊連姻聞訃悲傷有淚暗吞聊用雞絮薄薦溪蘋靈如不昧尚鑒斯勤尚饗

祭許氏二僕文

昔在弘治汝主翁許肇高與我先大夫共築嚮圃埭岈汝二人以主翁之命泛舟運木忽値風波溺死於李安港於今四十年矣汝主翁與先大夫相繼物故其田遂爲彭郭

二家所據於今幸復故物今汝二人以身死事俱無嗣續毀形滄海神魂無歸予甚憫焉予聞横死無歸者其忿怒不平之氣必激爲異物怪鬼而不散聞汝時時爲祟驚疑鄉人於今歲久而猶未衰汝之積恨可知也今具牲醴臨江祭汝繼自今每遇春晚分收之期祭報土神許汝與食汝其鑒之勿復爲祟尚饗

莊後峰哀詞

維年月日友人林希元聞莊子後峰之喪震駭隕越哭莫爲聲傷不盡情爲詞以哀之其詞曰

伊鴻鵠之高邁兮斯一舉而登天胡羽翼之方展兮忽垂翅而隳焉知廢興之有命兮夫亦安其自然胡一旦而忽

死兮乃倒倒而顛顛非彭生之散見兮與二竪之爲殃三嫛合謀兮已露鋒芒爾獨用罔兮謂保無傷輕車以往兮欲正彼彊如蛾赴火兮孰知其亡遠禍幾之發兮如火若湯進退維谷兮四顧垣牆前勿所往兮後勿攸藏升天無路兮入地無方翼無項伯兮噲不在旁百矢交發兮畢集於躬祈一死而弗獲兮曷此生之敢望嗟頃刻之難度兮甘一刄其誰從嗟萬鎰之玉體兮獨罹此苦曷群言之交沮兮而獨不顧豈死生存亡兮靡不有數天固閉其衷兮不與而悟自古皆有惡死兮奚啻一槊商君車裂兮韓彭俎醢俊臣甕炙兮杲卿支解彼或用法過酷兮天速其敗或以功見忌兮或以忠遇害爾何爲兮備玆毒虐君子死

於盜賊兮曾何足錄雖百身之戕殺兮爭能汝贖一人蒙耻兮薦紳之辱嗟世道之愈降兮人情莫測虎龍交鬭兮弱肉强食此而可逭兮禍曷紀極端不可啓兮漸不可積意如逐君兮嗣子四執俠槩罹盜兮秦皇幾及故聖人重履霜之戒而君子有作偪之斥也嗚呼哀哉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六終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七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詩

五言古

送行

勞君千里來送君千里去相送出東門相看寂無語惟願風送馬蹄輕送到嶺頭雲盡處

梧崗松贈吳東湖亞卿

梧崗有孤松千年蔽日星中有金石心外作老龍形霜雪

不受變四時長青青相彼春夏花欣懽各自得豈無烟雨姿乏彼風霜力秋聲一夜至零落無顏色此松獨可慕挺挺任孤直一朝獲登庸工師運斤斧萬牛出深山斲成樑與柱文采耀丹青巍巍飛棟宇宮殿鬱九重衣冠朝率土人皆誇此松禀賦原不類我謂蒼梧山一代王氣至天荒破千古生材豈不異徂松與新栢從此無專美

出龍江回望京邑懷舊有作

仲冬寒氣至百草萎嚴霜浮雲依鍾阜朱陽闇無光俯視衆鳥啾仰盼孤鴻翔感此歲事非撫膺內自傷晨車發北門走餞紛冠裳回首望舊都躑躅以徬徨念我同心友列第半城中昔也雷與陳今爲參與商安能生羽翼奮飛集

其旁

仲冬二日渡江

大江廣以深利涉在舟航北風重凄凄征鴻向我鳴中州值運蹇洪流襄崗陵烝黎嗷告粒皇心惻靡寧曰予一州佐敢不秉嚴兢但恐豺虎驕中野不可行回首武夷山雲樹鬱層層終當辦一往諒豈予至情

鳳陽謁陵二十四日早至濠梁天陰即事

泊舟臨古城浮雲結重陰風猛江濤惡天寒霧雪深長空沒飛鳥孤鴻有遺音遊子獨何之明發抱苦心松菊未可慕風波豈不任斗酒發孤興浩歌彈素琴伯夷與莊周千載安可尋再拜濠梁下聊以慰予忱

去泗州柬諸同志二首

良晨不可再玉衡指孟秋涼風入庭樹落葉滿皇州鶗鴂鳴北林鴻鵠飛高丘嗟予蓬蓽士安能事遠遊西風發淮浦名位輕虛舟士民接岐路攀車詎能留剛腸素無淚感之欲溯流浩歌拍春酒聊以寫我憂回觀臨淮郡雲樹鬱悠悠

歲晏至臨淮皇路方荆棘流亡接衢野父子自相食桴鼓日中嚴潢池勢已亟感此懷隱憂中宵靡遑息移粟賑饑莩單車馴劇賊封甸懽無虞蜂蠆生肘腋遙聞北山下虎豺復橫逆掛冠謝世紛林壑有餘適武夷夙所願茲行在旦夕寄語同心人秋風正蕭索

孟冬六日發浦城寄聲武夷

五載客京師一年居輔郡頭髮忽以蒼所立莫分寸肉食慚無補虛譽衆所濫山行虎豹逆水行蛟龍怱俯心忖所從田園適予分掛冠謝朝列秋風賦歸隱武夷有夙盟舟航為已近青陽遍歲除未能諧所願春風桃李紅九曲增光潤考亭跡未湮舞雩望不遠行將携吾朋於焉一相問賦詩寄山靈庸以致予悃

發浦城望西山

拏舟登浦城霧散日初曉起立望西山巀嶪穹蒼表造化所融結神秀固冥杳崑崙發氣脉吳越青未了諸峰列兒孫百川匯池沼雄勢壓厚坤坐使衆山小虛空薄雲氣往

來迷飛鳥萬木出冬青石巖恣深窕上有萬年松巖霜獨矯矯芝蘭產幽谷清香自縹緲生物弗可窮寶藏要不小敷氣露雨滋流潤江河澑功施贊元化品物倚榮蕘一方聳具瞻八極仰高嶸回首望武夷蜿蜒相紹五峰暨九峰亦自相盤繞低頭一再拜幽意詎云渺我愛西山翁巍巍百世表斯人不可見徘徊發深悄

送高郡守入覲二首

驅馬出東門北顧臨洛橋林陰散朝旭素波生寒潮岡巒迴復疊道路阻且遙君子有行役遠赴正王朝征車凌晨發木落風蕭蕭敷奏諒有聞況值夔與陶重會未有期鳴烏知遷喬感此腸九迴披衣起中宵

大火巳流西金風正凄冽零露沾我裳草木忽改節皦皦南鴈翔唧唧寒蛩咽良人懷遠征值兹芳歲歇戚戚抱遙悲晨裝儼不發京洛天一隅王程阻且越金門亦差我冠佩忝朝集奏最大明宮當爲天下絕

詠張曲江

飛鴻海上來嗷嗷避寒暑黃鳥集高丘爲彼金丸懼君子貴知幾達人重斯舉吾愛張曲江矯矯馳貞素逢時既不容遠避賢者路美服患人指嗟哉獨名喻其人不可作高風邈終古

送張衞山中丞歸田

鳳臺花正繁石城春欲暮送别歸大江行車安可住憶昨

至嶠都傾蓋感如故投壺時引滿披襟見情素將謂長聚首分飛忽異路重會未有期離思良獨苦人生一世間升沉諒有數富貴身外事翻雲或覆雨達人貴大觀安能掛臟腑

送毛海隅都憲致政

五月田未秧憂旱心惙惙江上舟且行感别爲愁絕念子負世英昔志厲霜雪褫郡事巳往總憲名何缺蒼蠅一旦飛白璧成緇涅盛衰理固然明廷恩自濶相彼五湖舟古來羨明哲百年日苦短斗酒堪娛悅榮名身外事諒弗中自熱

送潘石泉南少宰考績二首

石城雲欲暮燕臺葉正黃我友之北方下馬值秋霜虞廷重殿最諸難君歷嘗謁帝承明殿顧盼承恩光皇心應簡在南贛焉可望行當共贊理坐致虞與唐

傾蓋未云久曜靈驚逝波伐木感君愛邂逅倏殊柯君今當北轅予念在山阿東西各岐路臨别當柰何

送萬洽齋都憲致政

送客出南郊玄都桃未紅湖山二載共一旦忽西東世事如雲雨人生類轉蓬别離何足惜杯酒莫辭空物理有乘除四序忌成功古來賢達人得喪靡熱中君名既不朽寧復論窮通

送盛程齋都憲歸田

首夏未炎熱百羽弄清音林花委陌塵佳樹結重陰感物驚節變别離傷我心榮悴理有常行止豈在今長笑出都門清風還故林詩書有舊業孫子皆瑯琳箕裘既有託寧復論浮沉風波予備歷豐草憶投簪何時重相見細語韓山岑

送周貞菴司寇歸田

人生覆載間俯仰無百年嗟彼夜行者苦被聲利牽風波或時起身名兩不全所以漢二疏今古稱智賢吾愛貞菴翁兩疏便歸田功成知止足高蹤疇能肩日和淵明詩時採范蠡船箕裘有人紹至樂安可言

遊觀音閣和劉平嵩禮部

覽勝到名山艮辰及朱夏茲遊有夙期況復時餘暇崖峭
石玲瓏閣虛雲蘊藉礒燕飛不去巖花隨物化薜蘿夾徑
深虎泉臨高瀉江流無今古二儀有高下喜接郎中飲兼
枉金吾駕勝賞足欣懽感別翻悲詫豪傑生世間一去畱
聲華離合理有常何必嘆方尨酷愛王將軍幕府成精舍

送林思泉之任泰州

佐郡得滄海九重寵獨新地偏事自簡物阜俗能淳萬卷
承家學百年報王身牛刀聊此試驥足喜方伸財賦東南
竭瘡痍天下均廟堂誰軫念我輩要畱神難以金臺酒攀
君南去輪惟存方尺簡爲子紀吏循

清源得張白溪巡撫致政報奉寄二首

秋風日夜涼路柳何蕭瑟物彙有變遷歲序忽代易念我
同心友此時在巖石軒冕非爲累投簪何太急江山阻且
深相從無羽翼夢想寄遐思臨風長嘆息
人情貴苟得嗜進不爲異夜行忘漏盡昏乞眈墦祭大道
久陵夷頹風同波逝伊人騁高尚辭榮若蟬蛻青陽未卽
暮幽情有誰契矯矯中丞風可以震百世

南遷過山東蔡半洲巡撫使者送至沙河用古體謝
之三首

憶別東城隅光陰何倏忽君有凌霄翼奮身翔寥廓我行
徧明夷萬里投荒落岐路各不同重會安可約殷勤感來
使高誼有疇若未解報南金聊以布心曲
昔我從南來拜官忝同籍出入侍承明步履日相接臯刑
共在典寅恭自朝夕予生尚疏亢居常仗麗澤河梁感尊
誨高誼重金石浮沉忽異勢離合端足惜
靡靡霜中草春至一何蔚青青河畔柳秋風忽凋瘁榮枯
各有時浮沉何足累丈夫七尺軀俯仰貴不愧棲息苟能
安一枝予爲避君有萬里心務力要自致

題周節婦卷爲周弓岡寺丞太孺人許氏

十七嫁夫君十九與君別爲懽不幾時生死兩隔絕誓不
負君恩誓不改君節空閨夜夜心祇向寒燈滅君無弟與
兄妾娠未誕月高堂有疇依宗禮僅一髮妾心若轉移周
氏豈血食天道信好還孤兒延瓜瓞士林有宿譽冠帶振

朝列嚴訓猶在茲高風卓以烈豈伊嬰曰忠允哉孟母哲

謫官謝恩後有述二首

解纓辭朝籍數日曠偏牢忽念先人亡歲久沉淶舊過門
且有期行車隨當膺予生本疏亢狥國心徒勞一疏拂當
軸萬里投荒郊臣罪死有餘主恩天同高主恩天同高補
報良獨愧殺身豈曰難成事諒不易所願君人側旦夕轉
心意轉意祇忠貞宗社無窮利富貴沒有年營營欲祇事

辭朝遇雨憩端門門闕供具慰勞甚勤有感而作二
首

鞠躬辭朝闕陰雲散復稠一雨竟晨朝端門暫憩留忽逢
中貴人款我意綢繆溫慰兩三語隱然負國憂如何衣冠

士乃爾稻粱謀
聞道諸常侍怪問予何狀身長不七尺賦性甚疎亢旅食
二十年宦囊不少長立朝不一載退食每抱快俯仰逐京
塵恒恐失舊樣而今吾知免舉杯聊自暢

出京驟雨艱行有述二首

京師連日雨泥水深數尺車輪挽不前馬蹄行復尼親朋
更餞送登途日已夕長衢變廣川欲濟無舟楫僕夫迷路
岐荒原起暝色坎坷竟中宵入門天已白共知世途險君
子戒行役蔦予獨疎亢顛沛何足惜出門已若此而況鑾
輿循
松栢有勁節霜雪不受變金鐵有正性烈火堪百煉予生

雖百折我心安可轉富貴豈不耽德義固所願眼看當世
人反覆若雲電下石豈素畏攫金乃常見所悲百歲後同
歸土一片何不留榮名千載令人羡

過毘陵贈徐養齋亞卿二首

宦海夙傾蓋差池踰十秋江山隨鴻跡忽共嶺南遊內補
暫分袂贈篇感綢繆京華欣聚首伐木每相求許國心同
壯論文氣亦投如何忽別去爲予抱離憂
子有凌霄翰林棲豈本情掛冠出城郭餞別走公卿松菊
歸元亮鱸蓴憶季鷹遡哉興不淺一代何崢嶸涉世羞予
拙處時喜獨醒委身成王事褫職守邊城南北從茲別何
時重合并泊舟毘陵下把手意盈盈

靈山別張淨峰太守三首

仲冬寒氣至海嶠未知霜之子將北歸言送靈之陽分岐
在今晨明朝各異方行車安可遏且復盡斯觴
與子共枝鳥分飛各異棲云何皆垂翅共落天之涯宮徵
不同調音節或參差元聲苟不遠纖疵安足疑
南越多烟瘴東吳盛文藻君去秉衡鑑朝夕肆論討夢寐
予未寘命運同秋草發生諒有期安能掛懷抱

和朱鑑述懷兼東廣藩臬諸公韻

龍飛十九祀我皇握機務文德旣與脩武功亦餘裕交夷
久不庭時哉適所遇九重渙綸音老臣特宣諭爾其振朕
師夙清邊塞霧塘翁克壯猷如馬就熟路孤舟起久橫大

川從此渡督府抱奇英勳庸毋自樹曰兵戒馮河協謀同
寅懼朝發蒼梧舟直抵橫邕駐貔貅一十萬水陸交馳騖
豺狼心膽寒降書即日具繫頸赴轅門屏躬率禮度憶昔
宣皇初邊鰍敢夜舞四嵩以市恩皇朝剛失趣天語費招
呼使臣惕朝暮茲以還吾君靡敢執厥故邊民一何幸乾
坤同雨露冠裳淪左衽一旦離復聚向非韓范威那得賊
情吐豸史當年恨豈謂今獨步銅柱復歸漢千秋所仰慕
何以策奇勳我公躬吐哺何以振前光我皇躬赫怒夢寐
覺吾衰聞風若有悟獨喜告愽寬致把褎曲布誰能作凱
歌被之韶與濩誰能脩信史再添伊與傅

楊寬齋哀輓

西江有一士被褐而懷璞造化孕其精混元猶未琢皎皎夜光寒連城價不薄曷不獻虞廷以之充五玉曷不遇卞生獻之三刖足而乃埋其光零落在山谷阿弟岐陽鳳阿郎崑崙竹俱爲命世珍奚必身自作孫蘭與桂子嶄然露頭角九泉永堂寐精光猶上燭

外子洪舜臣將赴留都以詩爲別走筆和之

少小事淸曠物累本寡適入仕三十年志慮不改昔盡道賈生狂亦有文候軾棘庭參末議王門謬通籍未伸萬里足忽脫中途軛世道久陵夷乾坤何窄迫長卿病著書曼倩倦執戟昔賢多偃蹇曰予何足惜羨子抱古心飄飄凌雲翮功業貴及時寧論遠行役金氣入秋凉群芳日向息

客途與獨佳懷古身常側丈夫志四海別離何足惜廼心苟不負顯晦寧異跡

饒平門生陳石岡王政北上見過詩以送之

京國分攜後星霜忽八更雲輪隨日變身世似飄萍幸偃長沙駕曷勝絳灌橫南窻聊寄臥閉戶理殘經冷眼看成敗炎凉見世情故人忽我過卓犖負時英高誼光樽俎黃花照酒觥百年悲聚散何日重合并魏闕丹心在風鵬九萬程願言各努力勿負百年生

王方渠封君哀輓

天地如傳舍耀靈急頹波生年不滿百誰揮魯陽戈塵刼一朝盡聖賢且奈何吾哀方渠叟忽同駒隙過豪華滿寰宇寂寞歸山阿丹桂幾枝芳岵屺增嵯峩九原不可作悲風日夜多

送袁方洲大尹歸田

處世恨太潔退耕力不任故人書斷絕陋巷寡交親所幸大夫賢車馬相過頻解衣意不淺論文道彌眞曰予慚寡昧交義愧雷陳平居之忠告患難密爾憐追悔嗟何及臨岐淚滿襟重會安可必惆悵望車塵

得毛東塘覆半洲薦舉報二首

古人重然諾千金永不移如何今世人晨語夕棄之廊廟且如此市井安足疑載觀毛頫意信若平生期毛頫紙上語渠心安得知

少小讀書史喜誦西南夷遼左功弗建偶落天之涯尉佗久擅命皇綱已解維請纓本予志廷論獨參差銅柱復歸漢薏苡生禍胚伏波旣不朽梁松密爾爲

聞毛東塘削籍報二首

張綱獨埋輪義方欲碎首直節勵氷霜寧能負職守舒子吾邦彥古今豈常有一疏斥奸諛旣死猶遺醜時論雖不容令名永不朽

曰予命運蹇驅車入羊腸前途逢虎豹末路値豺狼寘鴻墜繒弋玄璧瘞其光六陰一消伏百卉摧秋霜陽亨豈無日剝復道之常

自述

孫臏既刖足猶能破魏軍范雎既折脇猶能霸嬴秦英布
曾黥面而乃受茅分馬遷下蚕室史記迄有聞曰予雖蒙
難性命幸苟存著述猶可勉天未喪斯文風雲如有會猶
解策華勲

送莊舉人會試

出門北風寒之子赴神京上苑花初發燕臺柳正青春風
看意得走馬喜蹄輕丈夫生世門當為鯤與鵬高梁歡燕
雀齷齪非所榮子有凌霄翼萬里在茲行功業須努力勿
負百年生

冬至感述

百年如轉轂光陰似擲梭一陽又來復吾生其奈何竹帛

既汗漫身世尚風波乾坤大父毋生才豈浪過斗酒逢佳
節長歌復短歌

述懐二首

夷吾若死糾相業曷崢嶸淮陰不胯下將業曷由成丈夫
各有見豈取一時聲仰首思前輩低頭看後生空齋時擊
節俯仰有餘情
斯道無窮際天機亦秘傳聖賢更論說亦有未盡焉予生
幸有悟微旨發殘編匡人莫予毒天意或在旃後聖如有
作諒不廢予言

送李拙脩學博歸田三首

首夏天炎熱春闈雨水深時序忽然變別離傷我心瑤花
委陌塵珍禽鳴樹陰聦言懐君子回枉輟孤琴子期日益
遠予曲誰知音
知音難再得立馬意躊躕千里在咫尺臨別淚沾裾紅亭
梅子熟官路柳條舒我欲折贈君道遠曷致諸所貴在情
意樽酒當瓊琚
瓊琚安足貴尊酒為君觴觴酒飲立盡別情恨更長念子
同心友後會更何方丈夫志四海千里若共堂有時長相
思願寄鴈南翔

自叙呈李拙脩三首

平生重意氣所尚在玄虛節介希夷惠談經學宋儒事功
慕管葛出處效衛蘧三七登朝籍棘庭忝濫竽擧刑毋在

宥清議著玄湖執法霜臺震褫官泗水居避人歸梓里起
廢握臺符理醢憐蘇療同文羨釘愚
入朝仍理法折獄效張於因雪雲中獄欲驅遼左胡投荒
似坡老攘狄喜夷吾功成不受賞謗起賦歸與揮盃等松
菊閉戸剔蠹魚世情恨冷煖吾道屬艱虞感子能知己與
言溺欲枯百年憐此別腸斷詎能蘇
海內同心友屈指難具陳音容或不接心神獨交親河梁
一分袂聚首復無因中宵毋静想肝腸多苦辛退居忽六
載世態若雲輪平生骨肉交化為道路人君如鮑叔子高
情詎能泯

送王青崗大尹歸旧

相見恨已晚相別一何速若被小兒侵一病難爲藥長風吹征車青山隱黃犢豈不長相思攀轅不可復

送程習齋郡守終養三首

朱淡忽改節商飈入茂林慟人不可止臨別淚沾襟東門紛餞送五馬去沉吟予期寧再得伯牙空爲琴

攬衣思母線遊子在殊方白雲時入望倚門空斷腸感激明主恩甘旨獲親嘗信哉一日養三公不爲強

登山無虎豹涉水少蛟龍閭閻方安堵渚陸忽飛鴻邦人勤借寇誰與達宸聰幸有甘棠在年年憶召公

感事自解

耕稼不問奴織紝不問婢溫飽如有誤厥咎將誰諉予生

喜談兵舉世重疑毀邊左與交南褫官歸梓里世有厭兵者物情咸所喜謂詩可退虜聲名從此起疆場事一臨衆論寧舍己自忖力弗任對人羞啓齒大事一朝誤追悔何及已此事將誰尤世方崇文耳清談禍晉室講和誤宋氏冷眼看塵世流禍安底止

贈葉秀春未婚妻康氏貞烈

結婚未合巹一疾忽云亾敢望汝爲妻汝乃願爲郞不死已爲過捐軀安可當哭泣聲不輟一繳經屋梁生不同君室死則同君房死也人所艱汝乃甘如糖十七閨中秀心堅白煉剛昔聞吳氏女今見葉門康雖云賢者過實則千載光汝能爲君後於義更周詳吾哀章幾葉嗣祿事君王時事一朝變反面忽相忘視汝在天上寧應不愧惶

贈王白石運同

居民四逃竄狼虎滿郊圻父子不相保田野或橫屍咸陽煙火起萬室成灰糜鴻鴈懷安集春燕棲林枝皇運當傾灰民哀當告誰當世無方叔吾生良可悲

七言古

送南贛陳都憲

北風吹塵塞馬鳴南風吹林豺虎橫嗟哉民命同草菅天子求衣日未明吾徒許國何爲者肉食寧能愛此生先生俎豆固所閑況乃胸中十萬兵三邊專閫責不小六月出師看此行十載定交今一面西風十別曷爲情臨岐不盡

叮嚀意只願南煙一鼓清

壽魏國太夫人王氏年七十

鍾山鬱鬱帝圖雄萬方率土皆歸王元勳處守武維揚擎天柱國軍民康萱堂七袠壽且强貞姿懿德久擅芳一陽甫復辰吉良初度重臨錦席張金巵玉斝泛瑤漿烹龍炮鳳羞鹿肪燕歌趙舞鸞鶴翔流楚激鄭協宮商冠蝴帶玉爛斑裳金紫滿堂稱壽觴夫人顧盼樂未央瑤池仙母何足方忠孝兩字持綱常國祥家慶兩無疆

憂旱

四月稻秧不下田驕陽赫赫欲燒天山頂陰雲聚復散簷前綠雨斷復連池塘乾涸魚鼈死田園龜裂没蝸涎二麥

既無粟且稿春秋望雨如火燃富家積穀價日長貧民擔
負那得錢草實木皮豈可食蒼生命脈凛如綫憶昔丙丁
値歲歉粟麥猶賤如今年官司發賑財已竭小民依舊飼
烏鳶學究六口齊餓死羞喫糜粥甘黃泉追思往事猶在
眼皓首空歌雲漢篇縣官與民堅乞命蒼天不應有何言
乾坤生物自大德何爲使民肝腦塗刎原何爲使民肝腦
塗刎原

十一月初二日喜雨

麓前一滴雨漉中一粒粟數時山上麥不種街頭穀價忽
騰躍一間簷前滴雨聲閭閻赤子歡安着不是上天生我
生民民窮不久塡溝壑

一田歌

東家收田盈百室一遇凶年無擔石西家買田千萬畝子
孫覆蕩無寸土吾愛方夫子一生善營田不在地不在天
胸中祗有方寸子誰知廣濶周八埏耕不舂耨不戞鷄鳴
爲善口孜孜誰知乃是勤耕稼堯湯水旱不能荒房杜子
孫不能覆歲取十千不羨富多收十斛無足樂大熟也能
佩相印不似蘇秦倚負郭伊尹起莘作阿衡豈在沾體與
塗足川翁繼述良獨勤仁耕義耨忘朝昏泥塗一際風雲
會期將獻納展經綸千里分符承寵渥桑麻遍野看榮發
有時攀龍起雲雨土田土田咸沾洽始信吾翁心田好想
彼東西富家翁千倉萬倉何足寶

面皮薄歌

人生與得面皮薄皮薄一事最不着心頭纔有半分虧十
分面赤害羞辱官中不曾持一文歸來稱貸無所獲常時
亦可强支持凶年無錢那得穀宗姻知我別稱貸爲我所
累皆怨讟始信厚皮之人爲做美爲馬爲牛皆不避歸來
金銀滿箱篋腴田美宅任意置凶年土荒田宅賤此時仍
獲萬倍利相爾面皮太薄人苦樂爭曾差萬里如今欲作
厚皮人富貴榮華可立致只爲面皮生定不可易欲作令
人復羞死不如且留一箇名好與後人上青史見齋見齋
當世之人面皮幾尺厚何爾與我獨相似

二十六日早出濠梁發舟阻風入夜大雪至次日風
益烈淹留數日寫悶

淮水黒兮蛟龍怒北風吹浪高於樹扁舟震盪不可持買
客無眠三老懼碧山回望二百里煙火濛濛失歸路夜半
聽鷄攬衣起滿空白雪紛如雨感此令人欲斷腸篇詩斗
酒聊自娛

哭周梅窻

富家但知積財帛誰解好文兼好客君家賓客來四方詞
賦詩歌滿箱篋富家財帛秖自貴誰解濟人兼博施君能
損巳濟民窮道路橋梁咸飭理梅花去後餘香存士夫猶
有梅窻記幾處橋梁照夕曛窮民常出含恩涕

七言長古感時

世運皆荆棘有身不能飛用世自有才無力不能爲何人
假我凌霄翼特與廟堂論計策何人假我當世權特與生
民除殘賊豺狼在在作窠居百姓嗚嗚失家宅哀民被食
固可哀勇士喪元尤可惜蕭蕭風雨夜徧寒窣窣乾坤旦
亦黑如今天地總純坤陰盡陽生亦消息天時人事每相
依君相需神看此日若能假我英雄劒砍盡貌猊獻帝室

五言律

登姑蘇虎丘寺

姑蘇城北寺最近吳王臺佳樹琳瑯合名山圖畫開人寰
依下土仙梵接蓬萊上國方多事欣予獨舉杯

秋日東郊餞李少府

秋日郊原上筵開雨乍晴醑芬新釀熟京得午風生草色
連城郭山光映旆旌半年欣聚首爭柰此時情

漁溪送別

送客溪橋上深杯對夕曛西風吹去旆黃葉點征衣水落
銅魚出山高天馬飛那堪攜手處秋月半輪飛

雨中懷林汝桓同年

春闈花已落况復雨淋漓寒到惟斟酒悶來或點棋故人
千里外强項一官卑欲寄相思信何緣到海涯

寄懷林汝桓

故人何時別歲月感蹉跎江海音書缺乾坤涕淚多平生
同許國處世共奔波欲折寒芳寄其如道遠何

送陳廷祿貢士北上

京國八千里年華五十邊還題司馬柱應着祖生鞭雨細
征衫濕風輕去路便三杯一別去回首各風煙

別興化傅少府

十載論交舊相逢卽故知江湖幾馳夢尊酒夜敲棋昏落
荔枝雨凉生竹樹颸三杯一別去聚首又何期

贈郭白峰侍御歸田用素翁韻

不鳴羞仗馬感事觸中情北闕一封疏南滇萬里程疾風
憐勁草許國喜殘生歸去淸源下何慚堯舜氓

自述

壯志青雲上歸心倦鳥知幸然松菊在不覺鬢毛衰浮世

三更夢人間一局棋揮杯卽長策軒冕復何爲

飛來寺

江上夕陽寺何處却飛來塔影隨波去山僧帶月回前朝
碑刻在古殿野花開有帶堪留鎮慚非學士才

相者吳生索題

閉門久不出庭樹忽秋聲北闕書初上南窻夢未成子能
談出處我欲謝浮名著述元非僻多時老病生

送杜質夫歸德慶

嶺南初刮目此地喜朋簪官寺休衙早空齋立雪深百年
難作別吾道幾同心聚首知何日臨風淚滿襟

鉛山道中

小邑東南僻閩關一路通山連越嶺峻地接楚天窮田舍竹籬外村舂野水中舉頭鄉國近莫放酒杯空

過閩關

石逕層層上溪聲急急聞山從天際起水向嶺頭分萬壑留冬莫千峰瑣暮雲時逢偃武日關吏少扃門

建陽道中

飛轎過閩嶺揭簾散曉煙人從鳥道轉舟自劍門穿林密鳥聲細山高々照偏未須問蜀道鄉思一悽然

泊舟飛來寺感舊

寺倚飛來舊停舟日已斜香煙浮暮樹官鼓訝棲鴉雲積旛長畢僧空院自花因悲十載事鴻跡幾泥沙

德慶停舟師生懷舊相見作詩謝之

十載經遊地停舟感慨多江山無改變人物半消磨風定帆虛挂花殘鳥倦歌故交義不薄靑眼重相過

欽州到任感懷

欽州古越郡地僻故荒凉城邑迷荆棘齋居入犬羊依山多虎豹下里少冠裳徒負旬宣寄何由答聖皇

公堂卽事

邊方吏事少朝夕只催科十室逃亡九其如撫字何心勞緣政拙官小悉民痾未有龔黃手誰能起頌歌

送合浦胡縣丞還

京邑分攜後星霜忽二更萍踪同越嶠春樹隔江城彭澤歸陶令長沙滯賈生路岐從此別翹首不勝情

得家信聞丙申丁酉漳泉大饑當路主賑粥餓死數萬人痛而有作二首

早起聞家信別緘淚滿巾有心仁海內無力濟鄉閭白骨悲盈野黃金恨殺人方知淮泗日早見未爲陳

賑粥翻爲累昔予已驗之腐儒偏執古達士幾知幾餓鬼應爲祟吾師良可悲蒼生原阸運豈合罪臺司

過梅嶺回望廉欽有感二首

回望天涯路雲山幾萬重五年居瘴海雙鬢一飛蓬殊俗方從化邊庭近息烽官箴如有玷公論肯誰容

始至頭未白今回兩鬢霜食無一日飽官有四年忺萋菲

從何起松菊久已荒逢人休啟齒舉首望穹蒼

端午石瀞觀競渡二首

杯酌交酬後樓臺雨過時半江沉夕照高閣起凉飈波靜魚龍隱人諠鷗鷺疑未看競渡戲先動屈原悲

結閣臨江渚攜杯對晚暉龍舟隨地鬭梅雨逐風微雲歛山爭出天空鳥獨飛海鷗渾可狎知我久忘機

送葉武舉赴京

聖世方崇武茲行羨壯遊驊騮宜遠道鷹隼喜高秋旂日光行色荷風散旅愁燕然未勒石正好取封侯

代送李學博

春歸復送別別恨兩悠悠去旆隨山遠落花逐水流祖筵

憐廣受立雪緜楊游歸去尋松菊猶應憶舊遊

題韓宛洛司馬惠京扇

京國朋簪日論心獨汝賢相期千載上一別十年前明月
同誰賞音書託鴈傳懷人頻結念覩物涕潸然

陳學博夏霖罷官歸詩以慰之二首

日月相馳逐天道遞盈虛道傍去年柳綠陰蒲路渠時光
一朝改客鬢忽然疎人生固如此顯晦豈常居
顯晦豈常居哀樂誰能齊采采南山菊泛泛五湖舟伊人
各有趣誰能匹其休君其秉明德㠯園足遨遊

送侯龍崗學諭赴任容縣二首

久雨淹旬月歸人滯遠程雲山迎去鳥道路仰遷鶯荔子

紅初綻荷花香正清一樽須盡醉孰舍百年情
廣文官未冷儒雅獨君稱詩禮聞庭訓衣冠自世承門牆
多桃李變化有鯤鵬後會知何處臨岐涕泗零

過白石林大參故居有感

白石千家集門田接海涯草莽人嘶起意氣世稱奇庾宅
依然在文名尚有知可憐身後事零落減當時

庚申新正試筆二首

光陰速於箭歲月詎能留世事操磨盡年華八十週誤猷
頗如吕功業擬與周俗眼疇能識壯心原未休
皇天開喪亂經理自有人理亂常相倚興衰定有因中原
盡虎豹高閣畫麒麟鉅鹿思良將撫髀孰喪神

傷浯洲烈嶼被災三首

海隅逢運蹇黔首靡遺生殺戮同雞犬川原汙血腥除殘
無利甲守禦乏堅城悔禍天未肯何時獲太平
昔號强兵處今先受禍殃千家尚荷擔誰解復持鎗藩籬
既斧破豪傑孰英雄可惜生民命數千蹈火湯
心痛復心痛有如刀割傷生緣火以死人以土為糧民命
同草管盜賊卽豺狼焉得韓岳手妖氛一掃空

送熊北潭太守報滿二首

倭孽留連久民生糜爛餘潢池得龔遂江左仗夷吾誰卧
冦君轍寧留叔度襦教民遺榜在眞守擬齊驅
南浦遠相送陽關無故知一錢貽劉寵五載別杜詩帝命

看新錫民情在去思仰眞堂上日千載照穹碑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七終

陳臚聲鴻亭重訂
同里後學
鍾攀龍顧艮仝校

詩

七言律

送泉州張太守津

黑雲高起楚天低去國孤臣路欲迷萬事不由分曲直一身飄泊任東西紅花綠柳隨村有語燕流鶯爲客啼公去好憑詩與酒莫教時事動悲悽

哭友人陳仕任

西風吹水漾長沙晚泊孤帆何處家滄海月明龍去遠空山木落鳥飛遐百年和氣成朝露終古夕陽有暮鴉地盡楚南天氣少牆梅一度一開花

送趙大尹朝覲回任

雨晴天色碧如藍話別心情兩不堪邂逅只憑詩首一慇懃聊贈酒盃三征車膏轄金臺外去馬停驂紫陌南公去我同爲政後相思莫惜寄愁緘

哭妻兄郭用濟

萬里傷心一炷香看雲無柰涕沾裳十年湖海奔波共此日乾坤離別長楊柳春風纔邂逅屋梁斜月已凄凉從今日望南來鴈不見音書到帝鄉

六月初十夜見月思鄉

幾度京華見月明客心千里獨含情小亭花柳隨年綠故國雲山入夢青把鏡忽驚雙鬢改爲官虛被一生名坐餘不覺槐陰轉疎鼓城頭已二更

別粘中美學博

武林江上憶分襟五載關山魚鴈沉何處相逢今夜月一杯共論古人心鍾陵日暮寒煙積白塔居幽野樹陰萬里前程君此去故人回首海雲深

寄謝高三峰副憲

大名曾仰十年前夢屢勞君入錦川自檢行藏眞愧子人生出處詎非天威行西賊應寒膽官憶長沙正少年萬里寄聲猶耿耿萍蹤每恨隔風煙

與堂官論事不合引疾後呈諸僚友

三載微官慚素尸山林發興已多時如今欲執平生志此地應留去後思落葉滿江秋欲老西風一病藥聊支榮枯眼底俱休問千古行藏有是非

憶黃後峰寺丞

再想音容無處尋乾坤舉目淚沾襟不因臣節生前苦爭有君恩死後深九棘門高風凛凛八閩山起樹森森可憐身外多零落獨有聲名振古今

病中書懷

三載敝衣忝舊班遂人爭說好廷官如今跡拙知無用敢

向清時犯素餐短疏未酬歸老病高秋先已着黃冠百年富貴夢中事留取聲名與後看

謝吳東湖亞卿惠酒肉

閉門一病六經旬無柰西風扇外塵敝屋數間惟怕雨微官四載豈憂貧豚醪深拜大夫賜車馬時勞長者親莫道乾坤瀟索裡鍾峰松栢自青春

寄謝京中故人兼解謗

行止於吾只自憑豈因得喪轉傷神猶憐鮑叔能知我自保曾參不殺人天地如今也忌直江湖到處可垂綸滿城落葉秋風裏車馬還勞迎送頻

行藏

一種行藏只自知西風滿目事堪悲愧無楓葉入詩句幸有菊花對酒卮賈傅徒勞長痛哭漢皇原不負恩私他年莫問召宣室且誦長沙弔屈辭

聞謫判泗州

本以蹤狂爲國憂翻從遷謫赴南州萬鍾於我知無益三尺如人豈不羞滿眼西風悲落木頻年幽夢到滄州長岡立馬重回首雲斷蒼梧江自流

同心惜别卷次韻别范戸部師舜

燭盡杯殘興未央故人千里忽同牀自慚蓬鬢還三黜却恨心知又一方落葉滿江秋已暮離情入酒量須强明朝馬上重回首吳水岷山兩渺茫

高吏部公次考滿赴京與别

十年意氣共京華此日升沉敢淚嗟千里西風吹錦纜一樽别酒對黃花高名已卜雲霄近薄分漸於朝市賖宦海萍蹤渾未定秪祈金石莫相遐

謫官後門人卞子登自江都來訪喜見乎辭

風雨連天掃不開扁舟何處泛江來百年衣鉢憐吾子千里萍蹤忽此杯塞鴈南飛霜節近夕陽西去暮鍾催燈前細語生平事一片芳心與燼灰

二十三日辭孝陵之泗州

孝陵宮殿接雲天翠栢遙連禁曙煙皇祖九原無日起孤臣萬死有誰憐雄圖百戰山河在王氣千秋宅兆堅拜罷

金門騎馬去重來未卜是何年

林地官刑用鄭黃門舜祥共攜樽出龍江相訪仍聯詩作别走謝

載酒題詩各盡歡故人何以重相看百年義氣真憐汝十載功名已謫官湖海孤舟人未老雲山此别歲將殘欲知後夜相思處鴈叫西風月色寒

仲冬四日發六合

維揚江北昨停舟疋馬今朝向泗州曉色連陰山作暮西風結陣鴈生愁人生聚散知何定世事浮沉且自由回首金陵只日下親朋已隔白鷗洲

濠梁聞盜起州境欲歸治之阻風三日述悶

纔假南州幾日符荒年百事費支吾潢池何意兵戈起渤海曾將信義孚許國已知生是夢防時誰道策非迂老天猶不解人意故把東風阻去途

六月二日發泗州晚至清江遇席元山宗伯林汝桓徐問話夙把又與汝桓夜飲詩以志之

世路從來險更崎江亭收艦雨晴時非才爭敢妨三黜暮夜也能畏四知淮水風帆夐瞬息此生宦業任差池清江明月如相約爲送懷人到酒巵

寓淮陰僧舍書事時爲陳典史反噬待問淮安

邇來蹤跡逐飄萍睡起西廊病漸輕九載功名成謫官一時衣食倚門生江城日暮鍾聲動山館風秋木葉鳴懷抱

百年今已矣淮楊荳酒十分清

八月二十日至浙江驛登舟

六年不泛浙江潮把劍登舟興自饒秪爲相如能完璧豈緣元亮懶折腰北風吹浪千山黑白露橫秋萬木凋世事浮沉都莫問此行准擬北山樵

九月二十九日予生辰

百歲青山向八閩清湖自古號通津風波倚棹逢秋盡天地懸弧適此晨把鏡忽驚頭變雪歸家爭恤甑生塵百年事業知虛夢十畝松陰自有春

義江寄謝汪白泉福州守

聲名南國重分虎義氣當年憶斷金聖世掛冠憐我病窮途引手見君心月明西峽灘聲急雲蔽三山霧樹深咫尺關河成隔別相思空寄隴頭吟

至白水鋪入惠安界兼寄張净峰同年

山過壺公白水連泉南風土尚依然征輿冒雨衫俱濕老病還鄉世所憐曉霧滿空悲濁世秋杭遍野喜豐年故人隔在秋風外欲寄梅花未有緣

黄石與陳國英朱必東馬子莘三侍御自文峰泛舟過青山留宿松隱巖紀興

扁舟共泛蘭陂水偶逐落花到虎溪石洞雲深龍已蟄鐵橋人斷鳥空啼青崖白石景自好夜雨青燈夢不迷忽憶十年騎馬地西風回首欲成蹊

送高抑齋郡守入覲

烏石秋高五馬行祖筵初散曉寒輕日舒南國棠陰細路轉閩關鳥道橫望裏帝城雙闕近客邊霜杵萬家鳴正王朝後春風煖應有恩波出鳳城

寓桃源中夜聞秋聲有感

夜半風來樹樹聲異鄉孤枕旅魂驚滿庭木葉經霜下何處征鴻向月鳴病裏秋高猶作客才微歲晚僅虛名百年未有萬年計却恨江頭白髮生

得報起官大理

閉門久不問升沉何處忽傳天上音萬里召歸明主意百年奔走小臣心長卿此日病初起賈傅當年謗亦深重沐

恩波無補報此行敢愧雙南金

送李蒲汀少宰考績赴京

離亭酒盡曉風微日媛江空遠樹稀赴闕喜開楊子棹還家催着老萊衣伯魚詩禮有庭訓太白才名動禁闈此去定膺宣室召好將經濟贊明時

送何石湖南司空考績

八月盧龍江水平風生洲渚錦帆輕離亭且盡一杯酒行色遙堦萬里程宮粥年高身更健司空望重政兼成九重望治今方切定有金甌覆姓名

送周貞庵南司寇考績

傾國衣冠出送行秋臺譽望舊非輕尚書謾道三年最天

子曾知十載名望裏雲山連闕近客邊詩興入秋清此回且莫思豐草朝野方當屬老成

送秦鳳山司徒赴司空之任

聖主中興重老成司空德業久馳名六卿四歷古來少南北重更世所榮此去皇都春色近風生驛樹錦帆輕預知魚水相逢處徐把經綸贊太平

送林芳齋大司成轉北

南國相逢花始開河梁分手獨徘徊論交未盡平生見送別那堪江上杯一代同文關太學兩京祭酒亦崇階遙知璧水橫經久定有微言啓後來

送鍾筠溪兵侍赴倉場總督

候忽金陵兩度秋百年意氣感相求花枝未盡同吟興柳絮翻𣅜送別愁闕內正看蕭相業江東共羨景仙舟此行好把經綸手足國安邊總主憂

送胡南津南刑侍歸田

世事無憑不用猜功成便可賦歸來紅亭綠酒今朝別明月清風兩袖回宦海波濤何日定南湖蓑笠幾人陪謝公還爲蒼生起未放東山久索杯

送王浚川參贊入總內臺

正看南國棠陰好忽報西臺寵命新非有聲名驚宰上何緣文采動楓宸風生萬里江帆遠月滿三山夜夢頻聖主只今思至治要圖勳業上麒麟

送張中梁少司空考績北上二首

司空北去值炎天柳色荷香滿別筵棘寺平翻三載裏蘭臺聲價十年前雲連北闕星辰近帆掛西風驛路便朝罷如蒙宣室問東南民物近蕭然

江上歌聲雜採蓮祖筵初唱遠遊篇舟行正值風時便酒盡那堪別恨牽千里雲山供客况百年清白著官聯遙知奏最君門日無限恩波下九天

送潘鵔峰兵侍考滿

三冬政績歸司馬萬里朝天值一陽曾以丹心扶日月寧論衰鬢犯風霜帝城春色行邊近江閣梅花雪後香莫把離情對杯酒百年事業路方長

送張方山中丞入內臺

白下時光春正妍中丞此去似登仙官當紀法風霜重身近雲霄雨露便入眼梅花俱勸酒長途馬足快揚鞭贈行未有驚人句秖誦仲山補衮篇

送馬總兵赴大同

把劒登舟氣自雄平胡有策幾人同予儀再拜嫌差晚劉向先謀恨莫庸百萬蒼生方寄命長亭杯酒莫從容臨岐不復重分付都在籌邊兩疏中

和遊觀音閣

高閣崚嶒瞰碧流半空石壁翠嵐浮滿江風浪孤帆渺萬里雲山一覽收此日登臨酬夙願百年蹤跡幾人留明朝

策馬青霄去冠蓋重來誰共遊

留別南都諸公

白門十載喜重臨回首當年感慨深千里河山只旦暮一時交與半升沉雪鴻此去仍留跡萍梗何緣又合簪江上一尊難為別相思聊寄隴頭吟

彭城遇中秋有述

佳節重臨是半秋風塵奔走又徐州故園明月應同好昔日黃河頓改流浮世百年雙短鬢壯懷萬里一孤舟廉欽此去無多遠銅柱功名敢浪謀

徐洪阻風懷古

彭城江北昨停舟洪急風高又此留萬里奔波頻阻險百年多難復添愁山河控帶關城壯邑里蕭條木葉秋回首劉項爭戰地英雄一去水空流

過瓜州懷舊

泗亭辭祿憶維舟轉眼風塵十二秋此日南遷重繫纜昔時親友半成丘瓜州渡險風常急楊子江空水自流堪嘆百年頻過客功名不就雪盈頭

過吳門有感

旅懷落落路偏長兩度閶門十二霜吳下雲山猶昨日客邊光景近重陽秋風颯颯雙蓬鬢嶺海遙遙一短航人世榮枯應有數何須作賦吊沅湘

舟發錢塘寄謝浙江三首

萬里投荒路九千喜來江上接諸賢衣冠濟濟俱臺閣犬馬區區負壯年鷗過錢塘秋氣滿州連銅柱土風偏孤帆南去臨朝發回首長安意惘然

過嚴子陵釣臺二首

嚴子祠堂半壁開釣竿遺跡委荒苔秋高木葉千林靜山遠江空一線來秪使客星干帝座那期功業畫雲臺終然漢鼎緣公重當日行藏豈易猜

漢祖中興不世才攀龍濟濟總鹽梅故人底事番高臥當日行藏甚費猜盡說一絲維九鼎誰知七里重三台宦途坎坷嗟無補幾度吞羞過釣臺

生日溝溪泊舟

江湖泛泛長爲客風雨瀟瀟獨悶人十里溝溪秋盡日百
年天地我生辰誰將栢葉供壽酒且向殊方作逐臣萬事
無成雙鬢改忽思戎馬欲霑巾

過蘭谿寄劉學博陸舉人二門生

蘭谿不見吾二子夜半停舟意惘然一日相知吾少長百
年道義汝負賢灘高水急魚龍鬬秋老天空鴻鴈懸咫尺
干河人萬里題詩送寄白雲邊

龍遊江上逢虞山都憲致政歸志喜兼爲别

我從炎海方遷謫君向霜臺獨乞身兩路俱爲失意客百
年總是同心人相逢未說平生事一見先驚白髮新此别
會期渾未定西風落日欲霑巾

三衢夜泊寫悶

心事悠悠逆旅邊滿江風雨撼愁眠客程勞落千山外壯
志消磨十載前舉目江河鄉思切回頭霄漢寸心懸百年
行止渾未定夜對孤燈思悄然

過玉山古城鋪

行李蕭蕭過古城西風吹送馬蹄輕客邊光景三秋盡此
去雲山百粤經音信久稽天北鴈生涯已付海南萍共知
聖世崇干羽誰謂終軍獨請纓

懷玉夜懷南寺舊僚鄭文川少參

懷玉樓前夜月虛夢魂西到永豐墟陶潛已種南山菊賈
誼猶陳北闕書人世百年悲看鏡京華三載憶連車遙知
此日深山裏較往論詩更起予

懷玉寄朱永豐鄉同年

二十年前共看花遡來踪跡各天涯蠻方笑我遙宣化山
縣輸君早放衙元晦家聲終古在永豐政績要人誇秋風
落日溪山路咫尺思君鬢欲華

晚渡建溪

楓林日暮晚風收萬里歸帆泊小洲百仞高峰青鳥外一
雙寒鷺白沙頭僧歸絕壁雲間寺人在隔溪水上樓明月
滿灘偏照客放歌長笑下清流

汀贛踰山嶺不勝艱阻感而有作

一麾出守向南州山嶺巖崖馬力柔萬里風煙連越嶠幾

肩書劒隱邊籌時逢浪說封侯事身在還懷許國憂渭水
長沙俱有分何須作賦吊湘流

過梅嶺有感

梅嶺重經鬢已皤十年光景夢中過山川物色依然在人
世浮雲變態多廿載江湖虛勞落半生宦業轉磋磨從今
萬事俱拋却且與邊民問疾痾

洪崖嶺對景感

洪崖嶺路高入雲兩廣山河此界分萬里乾坤舒望眼九
天風雨散塵紛鄉煙杳杳連銅柱行李蕭蕭向海門獨怪
七年重過此功名不就鬢成銀

登天涯亭

平生夢不到天涯此日登亭獨舉杯一水護門朝海去幾家成市向城開聖朝冠帶從兹盡交趾王租久不來銅柱功名誇漢將百年落落愧凡才

六月久雨有作二首

一雨經旬苦不休公堂偃室水交流廳堂盡着登山屐商旅多乘入市舟東郭人家雖半没西郊晩稻已全收春間祈雨夏間潦太守憂民憂復憂

兩年没計理荒殘半畝棲宮不暇看破屋任從風雨過短牆猶在犬羊埘無端床竈鳴蛙皷誰信廳房轉鴨欄旦夕秪祈官事了區區遑恤一身安

送彭秀才和卿

五羊識子猶昨日海角相逢忽十年眼底光陰眞過隙人生得喪自關天驊騮草綠諳回道鷹隼風高散講筵業視專門端有愧邇來經學付誰傳

瓊郡林見泉節推查盤至詩以送之

九月秋高菊未華異方地氣覺微差故人見面猶疑夢樽酒開懷共憶家鄉國每同推喬木使軺今喜賦皇華天涯此日暫分手回首西風望轉賖

丁酉除夕有感

宦落天涯兩歲除夢中幾度賦歸與聖朝未有寬恩詔邊郡猶勞判事書怄裏不知歲月去客邊漸覺鬢毛踈椒盤此夜誰觴酒忽憶家鄉萬里餘

聞陸平川赴廣城以詩送之

天涯此日同為客嶺海秋高地不寒萬里星槎憐子去中天月色與誰看遠聞國事心猶赤久落嵐鄉身亦安萍梗未知攜手處五羊相憶路漫漫

九日郊行詢民俗閱海軍遂登文筆峰回望州城相學慹因而有述三首

乘興登山到筆峰一城中立萬山宗地從海角開名郡人在天涯望九重未有涓埃霑赤子且將杯酒散愁容從來此會知誰勝醉倚乾坤氣轉雄

唾手燕雲志已灰殊方與客且登臺百年憂國心常結九日凭高首重回山際雲收秋瘴薄海門月上晩潮來此行

只為文翁事不是孟陽愛酒杯

作客天涯忽幾旬偶因問俗到江濱竹籬落照人間屋畫角秋風海上軍萬頃膏腴荒草合千年境土犬戎分南陽溝洫扶桑柱寧有英雄可繼勲

參新任海北道歸途有述

廿載廟堂叨佩紳却來州縣走風塵豈緣斗米腰常折苦為桑弧志未伸日入西山官舍遠路迷歸馬僕夫辛隔溪十里呼村火只見蛙聲不見人

至白皮丈田有述

怄裏偷閑到海濱潮風若為洗塵襟臨春出郭豈無事自古均租即養民遇雨不妨衫袖濕登山剛怕僕夫辛野人

獻食無佳品粗茗濁醪意自眞

烏雷丈田兼看營堡有述

風門嶺外東復西山徑崎嶇斗蹈泥霧雨衝人衣盡濕林青薇日路俱迷江邊斥堠名虛在海上島夷看亦低作郡兩年纔到此兵防民事喜知些

禁鴆觜望安南有述

禁鴆觜上望西洋大小鹿墩亦渺茫只爲魚鳶自下上那分天地有玄黃珠厓此日同冠履交趾何年没犬羊天子即今明討伐伏波功業竟誰强

秋日遣興

天涯薄宦忽三年能得身康即是仙無病不須求藥物有

官何必問陞遷青鳩去後波羅熟滴酒香時螃蟹鮮誰道此方非樂土邇來斗米近三錢

戊戌生日有感二首

乾坤生我太沉浮再謫邊城又作州門上往時虛掛矢天涯此日復添籌風高窮海饑蓬鬢歲暮江空一敝裘竹帛每慚無尺寸百年剩有氣横秋

五年京國乎翻手三載邊方撫字心喜向閭閻知苦樂那於塵世論升沉樽中白酒逢初熟秋後黃花要藕簪莫道子瞻終落魄至今瓊海有遺音

州城開西門有述

欽江王氣在西方道路多年阻未通門啟寧知經國手橋成始見濟川功山川一去連銅柱勲業誰來繼馬公老我不堪當世用偶然此處寄鴻踪

送鍾季明秀才還番禺

萬里雲天一羽孤秋風鴻雁幾相呼山陰雪艇眞憐汝空谷人聲更起予三逕蒿萊隨自長兩程書劍豈言迂遺經教罷却分手後夜思君月正蘇

和朱鑑巡按有感韻

漢家銅柱表天涯陷没何年事可悲豈謂相如能返璧總緣管仲善降夷樓船東下風先動旌節春回日正遲獨憶往時朱豸史空餘忠赤報君知

鴻飛亭

鴻跡因風到海涯羽毛今日又何之稻粱本匪平生志雲漢長懷萬里思木落山空歸路杳秋高天遠北書遲四年作郡慚無補徒向江干賦雪泥

至靈山有感

四載劬勞鬢盡斑歸舟今已到靈山追思往事翻成恨獨喜浮生得漸閑風雨連天迷去雁梅花幾朶破愁顏前程此去天同遠三逕未知幾日還

度洪崖嶺感懷州民有述

肩輿曉度洪崖嶺萬里長風送客行四載宵衣自我責兩行别淚爲誰零天涯亭上寒雲積文筆山前夜月明回首不堪腸斷處秖緣黎庶最多情

過五年感舊

五羊別去十經春冠蓋重過感慨新舊日燕巢猶識主往
時鴻跡久成陳越王臺榭秋山裏蘇子祠堂南海濱躍馬
臥龍終一土英雄底事日紛紛

靈山得拾遺報有感

平生意氣欲凌霄歷盡風霜鬢半凋叨祿兩朝官再謫守
邊六載思常焦懷中白璧知無恙戶外蒼蠅豈自招世路
從來多坎坷只緣失計叅漁樵

自愧

泗水當年叅見幾天涯六載豈忘歸只緣管氏心徒切轉
使穆生願頓違軒冕浮雲隨聚散五湖煙雨足簑衣百年

公論誰能泯任與時人說是非

商兵備劉參戎餞予於聚勝樓詩以謝之

聚勝樓高氷雪寒興來不覺酒盃寬感君高義還投轄笑
我雄心叅掛冠彩鷁曉從三水去錦筵高對七星歡雲輪
世態隨他變寶劒橫空氣未闌

泰和至西崗訪羅整庵冢宰因留別

樹遶西崗水遶田剡溪雪艇豈空還山中宰相眞堪樂海
內士夫誰最賢自笑此生多骯髒更憐吾輩日迍邅有懷
不盡俄分手此後音書寄鴈傳

豐城謁舊尹楊學文先生留飲奉謝

二十年前一故知如今蹤跡各支離淵明久在羲皇上買
誼猶懷漢室悲松菊晚來寧改節海鷗此去可忘機相逢
一飲共拚醉不把行藏入酒卮

江右二司邀飲滕王閣有述因錄奉謝

自從倚棹一登樓倏忽風塵十四秋佳日交遊多零落只
今塵世幾沉浮山連楚越東南勝城帶湖江日夜流此會
叨陪豪俊後愧無佳句繼前脩

至芋原驛有感

芋原江上水悠悠此日郵亭又繫舟世態古今隨日變波
濤日夜向東流三山雲起樓臺隱西峽風高草樹秋獨怪
百年成底事圖書歸去雪盈頭

至錦田望紫帽有感

清源山水甲閩中三百年來運未通吾道固知關氣數廟
堂誰得沒邊功人文自昔宗工叟相業至今數魏公笑我
歸來頭已白高談時事氣猶雄

九日梵天登高和劉南郭學使韻

九日登高遇北風此身如在五雲中江山入眼眞如畫物
論到頭有至公采菊且斟陶令酒搜奇更上紫陽峰百年
懷抱姑休論得失惟應問塞翁

雲奇登高有述

石磴亭亭起碧崖秋風送我獨登臺黃花白酒供佳節綠
樹青山照客杯天外夕陽如可恨一時豪興幾同陪百年
此會眞誰勝不學東山携妓來

親朋索債無償姑書此應之

平生仕宦不言錢向老歸來室磬懸朝暮饔飧聊自給親朋債負苦相煎歲寒松栢誰爭秀雪裏梅花也自妍若憶當時趙長史高風千載幾人傳

題御踏石

六飛一去不復返此地猶傳帝子行萬里山河無駐足數方磐石尚留名天寒水冷魚龍泣海闊天高鴻鴈鳴千古興亡同過旅英雄遺恨幾時平

壬寅元旦感懷

宦海奔馳廿五年東西鴻跡未更遷每逢此日思鄉土誰謂玆辰憶御筵無路衣冠同虎拜猶隨野老祝堯天生平

事業雖未竟喜有餘功理簡編

聞北兵入寇無能禦之有感

越南未得平安報漢北翻聞大舉聲胡騎千群如破竹山河百二少堅城周家元老思方叔漢代英雄數衛青獨怪百年稱養士無能一矢却胡兵

李拙脩學博邀飲尊經閣有述

高閣崚嶒倚碧空七泉形勝一眸中千秋圖籍宗元晦四海人文印大同戶幹乾坤通日月氣收海嶽隱蛟龍諸賢此日齊登眺身在雲霄志並雄

感事有述

平生節操如松栢歷盡風霜不改枝落魄歸來年少侮虛名喜有蹶徒知邀陽叛卒曾歸首交趾降王已受羈眼底榮枯且莫計百年公論有人持

代送李拙脩學博

山遶輪岡水遶溪花飛亂亂草萋萋塵追去馬人如土歌散離亭鳥自啼九畹蕙蘭憐獨佩六年桃李喜成蹊紫陽祠下松杉古俎豆春秋擬並躋

又代有松

唱罷陽關酒半醒剛風無計挽行旌溪橋花柳難爲別故國雲山入望青兩度棠陰垂後愛六年化雨紀賢聲琴書歸去尋鷗侶籬菊傲霜晚更青

吊曾漸溪太守

昔年諫草留青瑣二載棠陰藹近畿賈誼名高終見忌相如病久竟難支屋梁月色頻相憶鄉國儀刑每繫思最恨故交零落盡霜風無語淚空澌

得欽州生祠春祭文有述

一去欽江已十霜春風俎豆始生嘗三秋政績慚無補八里蒼生却不忘文教未能追蜀郡專祠偏得似潮陽百年宦業同秋草惟有遐荒姓字香

聞安南有變

交趾降王久息戈忽然白地起風波諸公謀國皆貪靜當日籌邊算孰多秦檜奸雄終保首屈原忠憤迄投羅是非在世憑誰定天理昭昭定不磨

聞曾石塘總制被逮
遼陽疇昔相氷炭升落於今十四年我以病狂宜偃蹇汝
稱練達也顛連人情反覆應難測天道好還定不愆獨恨
百年空懷抱惟餘諫草照青編
感事二首
平生刻苦為微名貝錦何緣驀地生文舉才高終坎坷深
源命蹇竟飄零雌黃在世誰能定松栢經冬節始明且把
黃花對樽酒莫將時事動心情
二十餘年忝縉紳如今生計轉艱辛尊王空負夷吾志去
國寧辭原憲貧屈指為官多貴富眼中若箇盡廉仁伯夷
盜跖終須別分付時人細認真

己酉元旦
歷盡人間雪與霜乾坤一旦轉春陽窮崖猶有殘陰在暘
谷方看化日長幾樹梅花迎醉眼三杯竹葉散愁腸百年
事業雖未竟也有聲名史冊香
志恨
時去江山不可留臨風載筆淚空流稱臣割地情誰恐涕
泣通婚事有由七葉雲孫慚乃祖平生仕宦愧前脩古今
事變知何定顯晦同歸土一丘
送洪芳洲病痊赴部二律
春風吹馬上金臺楊柳青青照客杯好雨不妨征袖濕林
花正喜滿庭開粵南連歲兵書急漢北逢秋畫角哀老病

相如惟著述請纓須仗濟時才
圖書千卷束行裝北闕雲遮去路長萬里飛騰憐駿足十
年物色憶東床離情莫作陽關苦宦業須令檮杌光京國
若逢知己問草玄未就鬢毛蒼
送傅近山憲使之任河南二首
蘭臺聲價十年餘簡命新更出帝都疏鑿從來誇禹貢才
難自古羨唐虞舟航欲避三門險騏驥寧辭萬里途駑馬
久知難馳策窮廬效著董生書
昔年京國共風塵倏忽光陰十七春世變江河隨日下人
間棋局幾番新崆峒使節沖霄翼洛下衣冠報主身此別
不知聚首處綠楊荒草兩愁人

送門人葉伯龍應貢北上
池蓮風倒柳絲垂繫馬江亭話別離萬里雲山御客旆十
年書劍值明時共憐劉向傳經早誰信匡衡射策遲若到
皇都春色滿瓊林定折最高枝
送葉東卿入監二首
青春才子橋門秀琴劍今當萬里遊共喜觀光赴上國兼
憐跨鶴上楊州一樽只恐青山暮匹馬端逢驛路秋此去
若逢知己問六經次第未全脩
詩書未遂先人志繼述如君世所難泮水三春逢雨化北
溟萬里看鵬摶風生驛路芙蓉淡馬到長安旅夢寒衰老
無堪相寄贈謹身兩字是金丹

弔韋鷺沙太守

纔與群鷗結伴侶忽乘箕尾返元虛度支爭羨秋毫計守郡獨憐掛壁書浦放鱸魰龍去後江寒蘆葦鴈來初蘗牆每憶生平語欲奠生芻遠愧徐

和方西川郡守中秋翫月

百年浮世三春樹佳節重臨轉可哀道遠驊騮何日到天邊鴻鴈幾時來光流萬里銀河淨雲斂長空寶鑑開海內故人今幾在何由共賞獨停杯

壽日寫懷二首

嶺南觧佩歲如流倏忽生辰十一周世上棋局幾變着人間海屋又添籌朱顏倒映黃花色玉盞滿斟白露秋三十

六年叨甲第風波歷盡且維舟

處世何勝喜獨醒風霜欺鬢半凋零縱無畫像登麟閣也有丹心照汗靑駒隙每驚添鶴筭金丹那解煉龜齡古今成敗如同轍笑對西風兩眼惺

壬子夏旱二首

夏來無日不東風況復驕陽作暑隆四野田園龜裂背千畦黍稻火燒蓬一旬市穀立增價十室人情九病空此日群生誰寄命一綫斷續仰旻穹

功名三十六經霜饑飽惟隨歲歉豐在野三農終失望闔門百口已悽惶富家喜糶十年粟寒舍計虧八月糧似此謀生眞絕倒旁人休說短和長

勞方西川太守禱雨

太守憂民心更堅一聞旱極卽潛然降身豈減桑林禱遍羅難嘲時政偏此日群生咸寄命精誠一念自通玄天人交感自常理佇看甘霖沛八埏

哭康眉人

嚴霜夜墜菊花殘凶訃驟聞涕淚潸磯叟功名終落魄堯夫造化忽先還百年世事隨流水十里松陰覆舊山此後思君何日見月梁空復見容顏

送方西川郡守入覲二首

徵角時常領教音那堪南浦別情深賢勞方報三年政胥漢每懸方寸心萬里風霜迎去佩一雙琴鶴號高吟會期

何地應未卜秖有甘棠滿綠陰

海內斯文總弟兄相逢萍水獨關情對床未罄懸河論授簡時聞戛玉聲白首中流虛擊楫靑春上國聽遷鶯洛陽橋下東流水孰挽離人萬里旌

和郡守方西川九詠

道本先天原體物源流一脉到如今舜文彝操豈殊轍蹠蹻孔顏同此心涓涓失窒成江海毫髮爭差隔丈尋百歲浮生容易過先民有訓細沉吟

宇宙堂堂有此身百年誰肯着精神經天事業皆容易暗室工夫獨苦辛秖是我生多潦草且看自古幾任眞仲尼久不周公夢一筆徒勞說復醇

一誠元是物始終舉世相承作僞風反已未能變參魯對人自謂黙回聰鳶魚豈在大淵內飛躍惟存方寸衷作德能教心逸樂心勞轉覺百憂叢

堪笑時人喜立言兩字長知當訂頑認將格物爲誠意欲把禪心透聖關學業只存心地上聖賢豈在口頭間淪辭任憑天花墜一指安能蔽太山

若知萬物備於我格物工夫豈外離方寸淵衷森萬象虛靈窟裏長新知紫陽理徹知燃燭告予心頑淚泣岐堪笑時人無意致使爲猶爾費虛[illegible]

舉世紛紛醉未醒誰將大雅起群聾談玄滾滾皆騰口作賦飄飄却似伶舉足從來皆棘莽鈎名何用立門庭聖賢

只在身心上騰口談經却叛經

朱陸異同憑誰辯達人自可廢筌蹄固知反鑑難求照不遇南針孰指迷元晦工夫終有本九淵易簡竟無倪後生努力須時及流火炎炎又向西

科場取士文非古季代波頹益可羞浮靡却如宗曹魏淵源誰復祖尼丘皇明典禮翻輕變間世鳳麟豈易求自古文章關氣運興衰理亂自相投

知行交養而互發入戶升堂各自專說命易艱言在耳輌書終始日中天誰將二事合爲一勝似儒門逃入禪丈夫生世非閑等趨向應須有度權

有感

長松千尺倚巖阿眼見英雄幾度過雲裏數層擎雨蓋風來十里起濤波不愁廊廟無揮斧只恐光陰似擲梭壯志不隨年歲改玉樓羡酒且高歌

安民道中

雨餘雲淨晚山晴水落溪橋十里聲路險不妨馬蹄滑春深獨喜野農耕時逢陽九民多故身歷風波老未平安得白衣頻送酒每隨松菊醉淵明

初六出泉城宿大盈驛

肩輿凌曉指歸程山嶺煙埋雨氣橫綠草連阡迷客路青苗遍野喜農耕每聞桴皷傷時事慣見炎凉識世情遠望鄉關東嶺外郵亭高柳且停旌

瀨溪下船

十載不經蕭暘路今朝忽泛木蘭舟休憎溪瀨喧鵝鴨獨怪衣冠混馬牛童子炊煙臨夕斷前村旅邸夜分投城中冠蓋多相識有事未能話昔遊

譏時吏

功名兩字不由人若被功名喪却真世上是非如日月人間富貴秪風塵張於陰德猶堪積與俊深文何足憐獨笑平生能執法晚罹法阱弗能伸

廿五日過常思嶺

白雲千頃積常思細雨兼風冷徹肌花柳未聞春信息行人先阻雨淋漓三山臺閣望中近八郡瘡痍告向誰征轎

不堪高下險忽聽啼鳥動心悲

許竹乘舟

許竹登舟憶曩時桂花期折最高枝自從宦海三維棹忽覺秋風兩鬢絲歷盡崎嶇猶坎坷算來造化亦童兒百年事業俱休論飽食安眠却我師

送陳台峰戸部同年

鳳臺並馬只兒童轉眼相逢忽老翁百歲光陰輿轉轂吾人事業各飄蓬慇懃斗酒知情厚倉卒篇詩覺思窮聚首寧知更何日相思猶可託南鴻

謝龔雲崗

金臺攜手偶然間尊酒尋盟豈等閑廿四光陰同雨過一

時笑語獨情關交情厚薄占傾蓋人事窮通看賜環如我杜門應守拙餘光猶擬照衰顏

送周雲川太守入覲二首

我生不幸遭陽九旋轉乾坤自有才撐架廟堂須柱石調和鼎鼐要鹽梅關山此去風初冷京國到今春始回朝罷君王問休戚東南民瘼請詳聞

南海鵬搏正九秋濟川須得善操舟未聞枳棘棲鸞久今喜皇家結網稠萬里雲天高客與一雙琴鶴壯清遊英雄誰謂無奇會帝略王圖此日酬

賀萬肖吾與泉堡障二首

東南忽拱祥桑樹江海茫茫作煙霧手提雄劒坐門庭半壁乾坤獨撐住東家爺娘哭無子西家兒童哭無父百萬蒼生遭陽九不是英雄誰作主

棟宇貞如累卵危掄材孰可解撐支鵜田鎖鑰嘉神算浯島干城更出奇淚洒楓亭民為泣功虜海上凱歌馳國朝元老瞻方叔佇看勲名勒鼎彝

賀邵甘澤海道得功

秋風一起鴈南飛緝繳連天命亦危見說二桃殺三士又聞六計解重圍時違須得丹心輔萬衆只消白刃揮此日蒼生誰作主東山安石望攸歸

夜感

寒蛩四壁夜偏鳴攪動機心夢不成作事無頭悲我老流

光易過使人驚四野干戈墮客淚五更風雨聽鷄聲宋玉悲秋休作賦祖生擊楫誓時清

譚瓶臺喜雨二首

君侯出郭滿天紅倏忽陰雲起太空盡道桑林同此禱固應造化有神功須臾靈雨忽沾霈始信天人捷感通民命正當危一髮由來生意屬旻穹

邇時井水苦無泉沼底遊魚半就煎曉起衝湍奔赴壑門前池水泛成川最憐穀價坊間跌更免流移溝壑塡不是桑林盡日禱一人何以動神天

送戴梁崗葬

哲人一旦歸黃土萬事從今已蓋棺宦業足垂當世法文

章猶可後人看江山寂寂黃泉閉風雨濛濛白骨寒惟有英魂埋不得精光時射斗牛間

送別譚瓶臺

縣官久不見鶯遷羨子高飛復佐泉非有才華能出衆何由超拔出雲端巳見太原能渡虎豈堪枳棘復棲鸞五載關山難作別只將盃酒駐金鞍

題戴東樵書院

百尺危樓託此山風雲變化渺茫間川從一水拖龍起日照三山抱鶴還築室江邊聊寄臥功名有日恣追攀詩書萬卷藏胸臆莫把樵生等閑看

七言絕

題龍門

翠壁丹崖不可攀石門龍過海風寒擎天力盡孤臣驚惟有留題墨未乾

廟房紀事

除却送迎了却官床頭積案漸從寬柏臺晝靜槐陰轉臥聽高梁燕雀喧

送方健夫僉憲之任雲中二絕

一卒狂呼萬骨枯蒼生此日抑何辜朝廷養士知多少若箇眞誠爲國圖

曾把邊情入議思當時那得見希奇而今成敗多如料始信胸藏百萬師

四兒滿月張淨峰以東坡洗兒詩相賀因成一絕以答之

庭竹偶添棲鳳枝忽承坡老洗兒詩未聞公相皆愚魯我滯天涯自數奇

落官報至去靈山有感二首

春到園林物物佳兒童翹首望繁華無端一夜西風起打落人間萬樹花

豺虎望風跡巳深如今歌舞出山林久知天道當如此空負當年攬轡心

題羅整菴別墅二首

山館沉沉掃綠苔白雲飛去又飛來世間名利人爭殺底事先生心獨灰

老去山中惟著書乾坤始信有眞儒紫陽不作象山遠千古是非一筆袪

新作祠堂商工擇日稱貸無獲無何中止因賦紀恨二首

確守官箴也分然獨憐無計庇吾先百年香火頹垣下轉使人將不孝傳

泗水當年一判官饑民十萬倚全安如今坐困寒齋下欲借鈎金也自難

題愛梅巷爲陳賡二首

淵明愛菊周愛蓮君愛梅花似更賢不與群芳爭醜好直

將一點露先天
壺光山下木蘭邊楊柳青青桃李姸惟有摽梅偏出色和羹消渴世爭憐

題扇面

江空林寂竹樓虛坐對靜窻理舊書獨惜風波名利客扁舟泛泛未寧居

感事二首

年年買穀度餘生虛忝鄕邦薄宦名要做人間好男子寧辭家計晩凋零
穀價日高文日低邇來家事轉參差莫言天道長如此斗米三錢也有時

和方西川秋興五首

邊塵遠逐翔風來百二關河一旦開破虜誰當方叔老杞人對菊獨徘徊
北風陣陣起邊庭塞鴈南飛不可聽破虜幾人謀國手萬方猶喜仰皇靈
三載忠勤在簡書使君底事問樵漁洛橋政績猶堪續辭祿求名總是虛
狗馬平生爲國愁無端白雪忽盈頭行藏自古由天定謾向人前嘆倚樓
無情歲月信如流滾倒江湖忽十秋憂國猶參董氏議出關誰肯學青牛

已未歲傷三烈婦

女兒千百盡成行劒戟相逢似犬羊羨爾一身不怕死始知鐵石作心腸

詞

和朱簡庵責叛民黃金廣等詞

不虛生兮男子實蘊藉兮經史志徇國兮忘家歷間關兮九死捧玉音兮南來望天涯兮直指陟招遠兮崇山建黃纛兮駐趾恨叛民兮不歸空浩嘆兮撫髀肆吾皇兮赫怒命老臣兮宣旨干一舞兮臨邊羊知本兮跪乳復左衽兮衣冠化豺狼兮倫理曷夙昔兮負恩曷於今兮知耻惟帝德兮罔愆爰革心兮獨豕祝萬壽兮岡陵祝千孫兮麟趾

民復有兮室家爰耕作兮故址洗百年兮腥穢奧自今兮更始烽火息兮無煙藩籬剖兮弗壘懽聲沸兮載道歌頌作兮盈耳臣負罪兮南還得一州兮萬里撫往事兮內傷屢抗章兮不已噫嘻自今伊始幸夙願之不違竭寸心於螻蟻

踏莎行送朱平川之高明 小引

恭惟某官閣下紫陽華胄太學英才作判邊州政績每徵於優奬擢知大縣經綸益展於設施某等叨承作育義等君親快覩鶯遷無任雀躍聊綴俚詞慶賀其詞曰

綠柳煙收黃梅雨歇矮風輕旆臨朝發攀轅臥轍意無窮滿地棠陰誰忍伐別酒幾行離歌幾闋高樓更上望愁絕

片雲飛處是黃崖行人已在洪崖末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八終

林次崖集十八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希元撰希元有易經存疑已著錄是集爲其子有梧所編凡奏疏四卷書二卷揭帖附焉序三卷記碑共一卷論說議共一卷襍著一卷誌表一卷傳行狀一卷祭文哀詞二卷詩二卷詞附焉希元之學宗其鄉人蔡淸故於明代諸儒惟推薛瑄胡居仁與王守仁同時而排其傳習錄最力雖與守仁門人季本同年相善而與本之書亦不少假借其師其祭守仁文但推其功業而已無一字及其學問也至其氣質剛急銳於用世則類其鄉人陳眞晟故其爲南京大理寺評事則忤江彬忤御史譚會忤大理寺卿陳琳坐謫泗州州判及爲大理寺丞又請勦逐東叛兵坐謫欽州知州官廣東時値安南莫登庸纂國力請討之疏凡六上竟坐是中計典歸歸後又以爭郡邑利病幾中危法其負氣喜任事蓋可想見其由泗州再入大理也蓋方獻夫霍韜薦之故與二人頗相契集中與周石厓書亦自稱氣味與兀厓相似又自稱大禮安南

之議所見與兀厓同兀厓者韜別號也然在泗州時張璁桂萼欲援之同議大禮終謝不行則諸人固不足為希元累矣集中有與汪可亭書曰今海內推大家者二人曰李崆峒何大復二子雕詞鑄意刮陳去新力挽頹風以還之古以為一時文人也然考其所得典謨巳乎盤誥巳乎余皆未能知也云云則非惟學問闢姚江即文章亦闢北地信陽故其詩文皆惟意所如務盡所欲言乃止往往俚語與雅詞相參儷句與散體間用葢其素志原不欲以是見長云